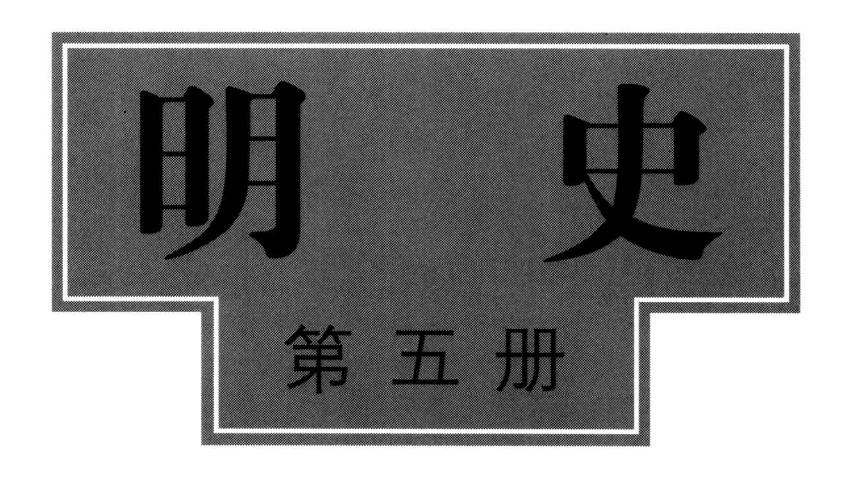


明　史

第五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史/章培恒、喻遂生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5-4

I.明… II.章… III.①中國-古代史-明代-紀傳體②明史-譯文 IV.K248.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7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明　　史

(全十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442　字數 11,03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5-4/K・98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明史》10 册　　140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茲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晋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衡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𤰝"、"畮"、"畆"、"𤱈"、"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様,“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粹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臟(《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骿髀)　缶(缻)　黎(䔉)　禪(禫)
辯(譬譬譬)　蓋(葢)　勢(㔟㔟)　善(譱)
飆(飇飇)　剛(罰)　料(㪚)　觴(醻)
餅(餠)　詬(訽)　躪(蹸)　舐(舓)
豺(犲)　穀(穀)　櫺(檽)　疏(踈疏)
躔(躔)　罐(罆)　騮(駵駵)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榛橐橐)
欸(欵)　悸(痵)　秣(餗)　蜿(蜿)
垂(埀埀)　奸(姧)　粦(粦)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尩尩)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躄(躃)　剿(剿)　篷(篷)　舃(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隙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淑(淑)
登(豋)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懲(懲懲懲)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䙅)
斗(㪷)　絶(䋲)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匡)　麯(麴)　彝(彝)
愕(㦍)　髡(髠)　紝(絍)　癱(癱)
鋒(鋒鋒)　攬(擥擥)　糯(穤)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興(興)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减”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减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明史》全譯出版説明

《明史》是世人所稱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部紀傳體通史，它是清朝設館編修的一部官修史書，一嚮被認爲是繼"前四史"及《晉書》、《隋書》之後又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參加修纂的人最多，經歷的時間最長，又因其體例、内容較好，使這部史書享譽盛名。《明史》最後成書時，由總裁張廷玉奉表將書奏上，因此就署他的名字。

清朝入關後，即提出修《明史》。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急忙開館籌辦編修《明史》，這是效法漢族歷朝易代修史的傳統，以求達到消除民族意識，籠絡漢族知識份子，緩和民族矛盾的目的。因爲當時政局還很不穩定，各地抗清運動尚未停息，緊接着又有"三藩之亂"，清朝統治者爲了强調改朝换代後新王朝的統一局面，藉修明史籠絡明朝的一批降臣和知識份子，并宣揚理學，以達到鞏固其統治的目的。另外，順治一朝，雖然文化事業還未能昌盛，但世祖崇尚文治，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對圖書的編纂和訪求。因此，清朝廷按照歷代爲前朝修史的慣例，於順治二年三月開始討論編纂《明史》。

《明史》主要以官修的《明實録》、《明會典》、邸報等爲依據，還從明史籍、明典志、明傳記、明雜史等幾類史書中提煉取材，其中有大量私人著作。此外，有關檔册以及文集、奏議、稗史、方志、傳記等，都是十分豐富的修史原始資料。

《明實録》是一部明代官修的編年體史料長編。明代每一新君即位後便命史臣纂修前朝皇帝實録，修成後謄録正副二本。正本藏入皇史宬，副本藏於内閣。《明實録》包括胡廣的《太祖實録》，附建文帝四年事跡；楊士奇的《成祖實録》；蹇義的《仁宗實録》；楊士奇的《宣宗實録》；陳文的《英宗實録》，附景宗實録；劉吉的《憲宗實録》；劉健的《孝宗實録》；賈宏的《武宗實録》；徐階的《世宗實録》，附世宗之父《睿宗實録》；張居正的《穆宗實録》；温體仁的《神宗實録》；葉向高的《光宗實録》；温體仁的《熹宗實録》。再加上《莊烈帝實録》、《弘光實録》、王夫之的《永曆實録》，黄宗羲的《隆武紀年》、《永曆紀年》、《魯紀年》等三千餘卷。

《明會典》是從宋、元時期的會要延續而來的，爲明弘治年間官修，嘉靖年間續修，萬曆年間重修，共二百二十八卷。書中以六部爲綱，記述各級行政機構的執掌和事例。包括文職衙門、宗人府、南京宗人府、吏部、户部、禮部、刑部、工部等，所記典章制度最爲詳細和完備，成爲一部有價值的明代官方的原始資料。

邸報是中國古代報紙。漢、唐時代地方長官在京都設邸，邸中傳抄詔令、奏章等，以報於諸藩，因此稱爲邸報，又稱邸抄。在元、明兩代成爲政府官報，由中央政府統一刊行。

明史籍主要以私人撰書爲主，如鄧元錫的《明書》，夏浚的《皇明大紀》，王世貞的《弇州

史料》，王禪的《國朝史略》，鄧球的《泳化類編》，萬斯同的《明史稿》等等。

明典志包括了明朝社會各個領域的内容，如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周子義的《國朝故實》，勞堪的《皇明憲章類編》，徐學聚的《國朝典匯》，馮應京的《皇明經世實用編》，鄧士龍的《國朝典故》，俞汝揖的《禮儀志》，劉維謙的《大明律》，李賢的《大明一統志》，景泰年修的《寰宇通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啓的《農政全書》、《崇禎曆書》等。曹學佺的《一統名勝志》，黄訓的《名臣經濟録》，徐一夔的《明集禮》，張朝瑞的《明貢舉考》，王在晉的《通漕類編》，楊宏的《漕運通志》，史起蟄的《兩淮鹽法志》，朱廷立的《鹽政志》，周夢的《水部備考》，沈啓的《南船紀》，陳龍正的《救荒策會》等。

《明史》的編修時間很長，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下詔令修《明史》算起，至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全書正式告成，前後延續了九十一年。這期間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清順治二年（1645）至康熙十七年（1678），共三十四年；第二階段，康熙十八年（1679）至六十一年（1722），共四十四年；第三階段，雍正元年（1723）至十三年（1735），共十三年。如果再加上乾隆即位後，下令交付武英殿刻板印刷，至乾隆四年（1739）刊印完畢進呈，可以説，《明史》從開始編書到最後與讀者見面，共用了九十五年。

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設立明史館，下詔修《明史》，命洪承疇、馮銓、范文程、李建泰、剛林、祁充格、錢謙益等人任其事。當時政局未定，江南一帶還没有一統。不僅幾個南明政權相繼建立，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權也還存在。政局的不穩定，農民軍和南明的堅持抗清，再加上參加修史的多爲明遺民，無心論述史事，如洪承疇身爲降臣，修明代歷史必然多有顧忌。尤其是馮銓，在明末時厠身閹黨，參與殺害東林黨人楊漣和熊廷弼，本身的言行就已爲士大夫所不齒，因此，他任《明史》總裁後，在皇史宬看到熹宗實録中天啓四年紀事的内容，其中含有對自己不利的文字，於是乘人不備，竊走《天啓實録》的一部份，從而造成史料的殘缺。另外，又有修清世祖實録及後三藩之亂等等因素所阻礙，遂使修明史一事時常停頓，修史的條件尚不成熟，没有進行多久就停止了。到康熙四年（1665），又曾下詔再修，不久也中輟。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清朝平三藩勝券在握，統治日趨鞏固，於是再開史館。這次修史，清政府下了較大决心，爲進一步籠絡漢族地主和明朝遺臣，宣布恢復唐宋時期的科舉名目——博學鴻詞科，招攬名士遺民，搜羅修史人才，將被録取的彭孫遹等五十人全部録用，又派右庶子盧君琦等十六人同爲纂修。他們都以翰林的名義安排在明史館。開始，以徐元文爲監修，葉方靄、張玉書爲總裁。當時許多有名望的學者進入史館，如朱彝尊、尤侗、毛奇齡、潘耒、湯斌、施閏章、汪琬、倪燦、姜宸英、嚴繩孫、喬萊、張烈、黄虞稷等。這一次纔正式商討方法，確定體例，依類分題，分工負責，開始了實實在在的編纂工作。康熙二十一年（1682），開始整理草稿工作。至二十三年（1702），曾任總裁的徐元文延攬大史學家萬斯同任删改工作。這期間對史稿的編纂出力最多的要數萬斯同，他在史館的二十年中，凡編纂的稿件都由他復審、改定，手定史稿不下五百卷，雖不任總裁，實際上却起着總裁的作用。康熙三十年，徐元文去世。三十三年，王鴻緒繼任總裁，繼續聘用萬斯同覈定列傳，萬氏任此事直至逝世。

康熙六十一年（1722），總裁王鴻緒在萬斯同所定史稿的基礎上稍加改動後進呈，這就是世傳的《横雲山人明史稿》，也就是王鴻緒《明史稿》。因此，可以説，在第二階段，《明史》基本完成。特别要指出的是還有一些人雖然没有正式加入纂修官行列，但是在修撰《明史》過程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著名學者黄宗羲和顧炎武都十分重視明史的修撰，他們都不

肯直接與清廷合作,不應徵聘。明史館的首任監修徐元文是顧炎武的外甥,就修史問題曾多次請教於顧炎武。黄宗羲後來命其子黄百家和學生萬斯同參加修史。

雍正元年(1723),清廷重新開設史館續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頊齡爲監修官。張廷玉、徐元夢、朱軾、覺羅逢泰等爲總裁官,孫嘉淦、汪由敦、楊椿等二十五人爲纂修官。各分數卷,着手編纂整理。他們以王鴻緒《明史稿》爲據,增删修改,於雍正十三年(1735)成書。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板刊行,由張廷玉領銜奏上,《明史》終於誕生。

明史館纂修的學者不僅長於著述,還在修史理論和編纂方法方面有不少建樹。他們在討論體例、史法等問題的過程中,表達了各自的史學思想、史學識見及史學理論。在初期,朝野學者議訂修史條例時,就有徐乾學綜合各家討論的意見確定了《修史條議(六十一條)》,王鴻緒有《史例議》,湯斌有《明史凡例議》、《陳史法以襄大典疏》,潘耒有《修明史議》,施閏章有《修史議》,汪由敦有《史裁蠡説》,朱彝尊有《上總裁書》七通,其内容廣泛,對編纂實踐、編纂理論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有精到的論述。參加討論的人又有顧炎武、黄宗羲、全祖望等不下幾十家。

《明史》記載了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間共計二百七十七年的歷史,其中反映了各個時期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一部紀傳體明代通史。全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

《明史》的本紀寫的詳略得當,無繁冗之詞,也避免了求簡過當。如開國皇帝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在位三十一年,其事跡可書者甚多,因此用了三卷的篇幅紀傳。同樣,明成祖朱棣是以藩王起兵,搶得皇帝寶座的,在位長達二十二年,故而卷數同樣也長達三卷。而泰昌時期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僅一個月即身亡,其事跡相對很少,故不單獨成卷,而是併入第二十一卷,於萬曆時期的明神宗朱翊鈞傳記之後。又《明英宗實録》中附景泰七年事,稱明代宗朱祁鈺爲郕戾王,而削其帝號。這是當時史臣曲筆,即有意掩蓋真相。在《明史》本紀中,則將英宗前後二度稱帝分作兩紀,列景帝於兩紀之間,這樣就還歷史於本來面目了。

《明史》表五篇十三卷,諸王五卷、功臣三卷、外戚一卷、宰輔二卷、七卿二卷。《七卿年表》是《明史》獨創,記歷朝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它反映了明太祖罷丞相制,將丞相之職分於六部,及又有都察院糾察百司,和而爲七,這是應明代中央行政機構的變化而立的,是《宰輔年表》的姊妹篇。

《明史》列傳共計二百二十卷,其類傳的名目之多,包含的人物之衆,篇幅之長,都是這部史書最突出的特點。同時,列傳的附傳很多,以此記載了諸多歷史人物的姓名。列傳共分二十類,其中后妃、諸王、公主、循吏等十七類是依舊史之例設立的,新創立的有三類:《閹黨傳》、《土司傳》、《流寇傳》,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在已有《宦官傳》的情況下,另立《閹黨傳》,主要是記載明季宦官黨羽結黨營私、禍國殃民的突出人物及事例,從中可以探察明朝政治及宦官集團的殘暴和腐敗。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佔有十卷篇幅的《土司傳》分别記載了湖廣、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等地區少數民族的情況,並記述了各族首領"土司"的統治及其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明朝民族壓迫的殘酷性,又反映了各族間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情況。因此,它既不應列入外國傳,也不能等同於一般列傳,祇能專類列出。《流寇傳》專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因爲他們領導的農民軍較之其他一些農民起義規模大得多,從而加速了明朝滅亡的步伐。把彪炳史册的明末農民起義領袖編入《流寇傳》,暴露了作者對農民起義的仇視,但同時也保存了晚明以來關於

社會矛盾的重要史實,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纂修《明史》的第一、二階段,清政府有一個明顯的目的,就是爲了收買知識份子,緩和他們對清朝的反抗。待萬斯同在暗中主持下修成《明史》,清統治者認爲對其統治不利,於是就有了雍正年間的第三次續修,改了又改,最終成書,但是與當初的內容相差很遠。即使如此,畢竟因爲底本良好,修撰年限長,參考材料多,修撰人員中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因此它在正史中,還是能够體現出特有的史料價值。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明史》撰文中的立場、觀點是比較明確的。一般講,它同情代表中小地主利益集團;讚揚實行輕徭薄賦的清官,反對殘酷壓榨百姓的貪官;歌頌明末抗清的仁人志士,反對屈膝投降的妥協派。對於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一般能功過兼述,如書中贊揚爲民稱道的被殺害的于謙爲"忠心義烈,與日月争光"(《明史·于謙傳·贊》)。詳述了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鞠躬盡瘁,英勇頑强,誓死不降清的事跡。對權傾一時的張居正也作了客觀評價,肯定了他曾力行變法,試圖改革財政與吏制,整頓邊防,使明朝一度出現了"萬曆中興"的政績,贊揚他"通識事變,窮於任事"(《明史·張居正傳》),但同時又指出他"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最後落得剖棺籍家的結局。由此可見,《明史》在評價人物方面還是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

清修《明史》,首先就要求它爲清朝的政治服務,因此,凡涉及清代祖先的一些問題,衹要他們認爲有礙其政治利益的,就不惜隱没史實删除不書。關於清朝的興起及南明的事跡,也衹用寥寥數語,記述籠統而又曖昧,對於南明時期抗清斗争的具體事跡,則略而不寫。凡此種種,都是由於當時史官屈從於清朝統治者的結果。

《明史》現在通行的版本有:百衲本、中華書局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以 1916 年涵芬樓影印本照相製版縮印本、長沙岳麓書社校點本。

《明史》全譯主編:章培恒、喻遂生。譯者:韓結根、毛遠明、蘇文英、歐昌俊、孟美菊、唐建金、周勤、李明曉、王建明、黄毅、董艷艷、于正安、陳正宏、劉小文、趙立偉、鄧飛、朱邦薇、朱元寅、鄭利華、張國艷、郭鳳花、唐瑛、馬美信、鮑道蘇、乐秀拔、喻遂生、朱習文、甘露、賈燕子、李海霞、廖强、虎維鐸、唐光榮、陳曉華。

明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第十册

明史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何文輝 徐司馬　葉旺 馬雲　繆大亨 武德　蔡遷 陳文　王銘
甯正 袁義　金興旺 費子賢　花茂　丁玉　郭雲 王溥

何文輝

何文輝，字德明，滁人。太祖下滁州，得文輝，年十四，撫爲己子，賜姓朱氏。太祖初起，多蓄義子。及長，命偕諸將分守諸路。周舍守鎮江，道舍守寧國，馬兒守婺州，柴舍、真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皆義子也。金剛奴後無考。周舍即沐英，軍中又呼沐舍。柴舍者，朱文剛，與耿再成死處州難。又有朱文遜，史不傳其小字，亦以義子死太平。自沐英外，最著者唯道舍、馬兒，馬兒即徐司馬，而道舍即文輝也。

何文輝，字德明，滁人。太祖攻下滁州，得到何文輝，時年十四歲，太祖撫養他作爲自己的兒子，賜姓朱。太祖最初起兵，收養很多義子。等長大後，命他們偕同諸將分別鎮守各路。周舍守鎮江，道舍守寧國，馬兒守婺州，柴舍、真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都是義子。金剛奴以後無法考證。周舍即是沐英，軍中又稱他沐舍。柴舍，就是朱文剛，同耿再成死於處州之難。又有朱文遜，史書上不記載他的小名，也以義子死於太平。除沐英以外，最出名的祇有道舍、馬兒，馬兒就是徐司馬，而道舍就是何文輝。

文輝以天寧翼元帥守寧國，進江西行省參政。數攻江西未下州縣，討新淦鄧仲廉，斬之。援安福，走饒鼎臣，平山尖寨。從徐達取淮東，復從下平江。賜文綺，進行省左丞，復其姓。以征南副將軍與平章胡美由江西取福建，度杉關，入光澤，徇邵武、建陽，直趨建寧。元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閉門拒守。文輝與美環攻之。逾十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乞降。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以衆降於文輝。美怒兩人不詣己，欲屠其城。文輝馳告美曰：“與

何文輝以天寧翼元帥鎮守寧國，進升爲江西行省參政。多次攻取江西没有攻下的州縣，討伐新淦鄧仲廉，斬殺了他。援救安福，趕走饒鼎臣，平定山尖寨。跟從徐達奪取淮東，又跟從平定平江。賜予紋綺，進升爲行省左丞，恢復原姓。以征南副將軍同平章胡美從江西奪取福建，越過杉關，進入光澤，攻下邵武、建陽，直達建寧。元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閉門拒守。何文輝同胡美環城攻打。過了十日，達里麻不能支持，乘夜悄悄到何文輝軍營求降。清晨，總管翟也先不花也率衆兵向何文輝投降。胡美因兩人不來投奔自己而憤怒，想血洗其城。何文輝急馳前去告誡胡美說：“我與你一同受命到此，目的是

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既降，奈何以私忿殺人?”美乃止。師入城，秋毫無所犯。汀、泉諸州縣聞之，皆相次歸附。會車駕幸汴梁，召文輝扈從，因命爲河南衛指揮使，定汝州餘寇。從大將軍取陝西，留守潼關。洪武三年授大都督府都督僉事，予世襲指揮使。復以參將從傅友德等平蜀，賜金幣，留守成都。

文輝號令明肅，軍民皆德之。帝嘗稱其謀略威望。遷大都督府同知。五年，命帥山東兵從李文忠出應昌。明年，移鎮北平。文忠北征，文輝督兵巡居庸關，以疾召還。九年六月卒，年三十六。遣官營葬滁州東沙河上，恤賚甚厚。子環，成都護衛指揮使，征迤北陣歿。

徐司馬

徐司馬，字從政，揚州人。元末兵亂，年九歲，無所依。太祖得之，養爲子，亦賜姓。既長，出入侍左右。及取婺州，除總制，命助元帥常遇春守婺。吳元年，授金華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從副將軍李文忠北征，擒元宗王慶生。擢杭州衛指揮使，尋進都指揮使。詔復姓。

九年，還鎮河南。時新建北京於汴梁，號重地，帝素賢司馬，特委任之。宋國公馮勝方練兵河南。會有星變，占在大梁。帝使使密敕勝，且曰：“并以此語馬兒知之。”既復敕二人曰：“天象屢見，大梁軍民錯處，尤宜慎防。今秦、晉二王還京，當嚴兵宿衛。王抵汴時，若宋國公出迓，則都指揮居守；都指揮出迓，則宋國公亦然。”敕書官而不名，倚重與宋公等。十九年，入覲，遂擢中軍都督府僉事。二十五年，以左副總兵從藍玉征建昌，討越巂。明年正月，還至

爲了安撫百姓而已。現在已經投降，爲何以私忿殺人?”胡美便停止。軍隊入城，秋毫不犯。汀、泉各州縣聽到這個消息，都相繼歸附。恰逢皇帝駕幸汴梁，召何文輝侍從，於是任命爲河南衛指揮使。平定汝州殘餘的賊寇。隨從大將軍攻取陝西，留守潼關。洪武三年授予大將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賜予世襲指揮使。又以參將跟從傅友德等平定蜀，賜予金銀幣帛，留守成都。

何文輝號令嚴明，軍民都認爲他賢德。皇帝曾稱贊他的謀略威望。遷升爲大都督府同知。洪武五年，命他率山東兵跟從李文忠出征應昌。第二年，移軍鎮守北平。李文忠北征，何文輝督率軍隊巡行居庸關，因病召回。洪武九年六月死，時年三十六歲，派官埋葬於滁州東沙河上，撫恤賞賜財物很豐厚。他的兒子何環，任成都護衛指揮使，征戰北方時陣亡。

徐司馬，字從政，揚州人。元末戰亂，時年九歲，沒有依靠。太祖得到他，收養爲兒子，也賜姓。長大後，出入侍奉太祖左右。到奪取婺州時，任總制，命他協助元帥常遇春鎮守婺。吳元年，授任金華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跟從副將軍李文忠北征，擒獲元宗王慶生。提拔爲杭州衛指揮使，不久進升爲都指揮使。詔令恢復原姓。

洪武九年，移軍鎮守河南。當時在汴梁新建北京，號稱是重地，皇帝素來以爲徐司馬賢能，特地委任給他。宋國公馮勝正在河南選練兵馬。恰遇有星象變異，占卜變故將出現在大梁。皇帝派使者秘密傳詔給馮勝，并且說：“一起把這告訴馬兒讓他知道。”後又詔敕兩人說：“天象多次出現，大梁軍民雜居，尤其應當慎重防範。今秦、晉二王回京，應當陳兵宿衛。王抵達汴時，如果宋國公出來迎接，則都指揮留守；都指揮出來迎接，則宋國公也如此。”詔書上寫官職而不稱名，器重程度同宋國公一樣。洪武十九年，入朝見帝王，於是升爲中軍都督府僉事。洪武二十五年，以左副總兵跟從藍玉征戰建昌，討伐越

成都卒。追坐藍玉黨，二子皆獲罪。

司馬好文學，性謙厚，所至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在河南久，尤有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寒素。雖戰功不及文輝，而雅量過之，并稱賢將云。

葉旺　馬雲

葉旺，六安人。與合肥人馬雲同隸長槍軍謝再興爲千户。再興叛，二人自拔歸。數從征，積功并授指揮僉事。洪武四年，偕鎮遼東。初，元主北走，其遼陽行省參政劉益屯蓋州，與平章高家奴相爲聲援，保金、復等州。帝遣斷事黄儔齎詔諭益。益籍所部兵馬、錢糧、輿地之數來歸。乃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彦翚合謀殺益。右丞張良佐、左丞商暠擒彦翚殺之，保保挾儔走納哈出營。良佐因權衛事，以狀聞。且言："遼東僻處海隅，肘腋皆敵境。平章高家奴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章屯瀋陽古城，開元則右丞也先不花，金山則太尉納哈出，彼此相依，時謀入犯。今保保逃往，釁必起，乞留斷事吴立鎮撫軍民。而以所擒平章八丹、知院僧孺等械送京師。"帝命立、良佐、暠俱爲蓋州衛指揮僉事。既念遼陽重地，復設都指揮使司統轄諸衛，以旺及雲并爲都指揮使往鎮之。已，知儔被殺，納哈出將内犯，敕旺等預爲備。

未幾，納哈出果以衆至，見備禦嚴，不敢攻，越蓋至金州。金州城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士卒分守諸門。乃剌吾者，敵驍將也，率精騎數百挑戰城下，中伏弩仆，爲我兵所獲。敵大沮。富等縱兵擊，敵引退，不敢由故道，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

衞。第二年正月，回到成都死去。後來因追查藍玉朋黨案獲罪，兩個兒子都獲罪。

徐司馬喜愛文學，性格謙虚温厚，所到之處安撫存恤士卒，很得民心。在河南很久，尤其有德政。公務之暇退居家中，滿屋蕭條的樣子如同貧寒百姓之家。雖然戰功趕不上何文輝，而氣度宏大超過他，兩人并稱爲賢將。

葉旺，六安人。與合肥人馬雲同隸屬長槍軍謝再興，任千户。謝再興反叛，二人自動離開歸附太祖。多次跟從征戰，累積功勞一起授任指揮僉事。洪武四年，一起鎮守遼東。當初，元主往北逃走，元遼陽行省參政劉益駐軍蓋州，與平章高家奴相互聲援，保衛金、復等州。皇帝派斷事黄儔送詔書告諭劉益投降。劉益登記所屬的兵馬、錢糧、土地的數目來歸附。於是設立遼陽指揮使司，任劉益爲指揮同知。不久，元平章洪保保、馬彦翚合謀殺了劉益。右丞張良佐、左丞商暠擒獲馬彦翚殺掉了他，洪保保挾持黄儔逃到納哈出的軍營。張良佐於是暫時掌管衛事，把情况上報。并且説："遼東偏僻地處海角，附近都是敵境。平章高家奴鎮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章駐軍瀋陽古城，開元則是右丞也先不花，金山則是太尉納哈出，他們相互依靠，隨時謀劃進犯。現在洪保保逃去，戰禍必起，請求留斷事吴立鎮守，安撫軍民。而把擒獲的平章八丹、知院僧孺等捆送到京城。"皇帝命令吴立、張良佐、商暠都任蓋州衛指揮僉事。隨後想到遼陽是重地，又設都指揮使司統領管轄諸衛，以葉旺和馬雲一并任都指揮使前往鎮守。此後，知道黄儔被殺，納哈出將向内侵犯擾亂，詔敕葉旺等預先作防備。

不久，納哈出果然率衆兵到，見到防備森嚴，不敢攻打，越過蓋到金州。金州城堡没有修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率士卒分軍鎮守各門。乃剌吾，是敵人的猛將，率精鋭騎兵數百人在城下挑戰，被埋伏的弓弩射中倒地，被明軍俘獲。敵人大傷士氣。韋富等縱兵攻擊，敵人退却，不敢從舊路，而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逃跑。葉旺已

遁。旺先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墻，沃以水，經宿凝沍如城。布釘板沙中，旁設坑阱，伏兵以伺。雲及指揮周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已，寇至城南，伏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趨連雲島，遇冰城，旁走，悉陷於阱，遂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及凍死者無算，乘勝追至猪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第功，進旺、雲俱都督僉事。時洪武八年也。

先率軍扼守柞河。從連雲島到窟駝寨十餘里，沿河壘積冰塊作墻，澆上水，經過一夜凝固如同城墻。在沙中布上釘板，在旁邊設置陷阱，埋伏兵等待。馬雲和指揮周鶚、吳立等在城中樹立大旗，陳兵不動，寂靜得如同没有人。不久，敵寇到城南，伏兵四起，兩山的旗幟遮蔽天空，箭石如雨下。納哈出倉皇跑到連雲島，遇到冰城，向旁逃走，全部掉到陷阱中，於是大敗。馬雲從城中出戰，會合全軍追擊到將軍山、畢栗河，斬殺俘獲及被凍死的人無數，乘勝追到猪兒峪。納哈出僅獨自逃脱。評定功勞等次，進升葉旺、馬雲都督僉事。當時爲洪武八年。

十二年，命雲征大寧。捷聞，受賞，召還京。後數年卒。旺留鎮如故。會高麗遣使致書及禮物，而龍州鄭白等請内附。旺以聞。帝謂人臣無外交，此間諜之漸，勿輕信，彼特示弱於我，以窺邊釁，還之，使無所藉口。明年，旺復送高麗使者周誼入京。帝以其國中弑逆，又詭殺朝使，反覆不可信，切責旺等絶之，而留誼不遣。十九年，召旺爲後軍都督府僉事。居三月，遼東有警，復命還鎮。二十一年三月卒。

洪武十二年，命令馬雲征戰大寧。捷報傳來，受到賞賜，召回京。數年後死去。葉旺留下鎮守如故。恰逢高麗派使者送書信和禮物，而龍州鄭白等請求歸附朝廷。葉旺上報。皇帝説大臣無權對外交往，這是間諜的欺詐，不要輕信，他祇是向我方示弱，以此窺探邊防上的疏漏，把禮物還給他，使之没有藉口。第二年，葉旺又送高麗使者周誼入京。皇帝因其國中殺君，又設計殺朝拜的使者，反覆無常不可信，嚴厲斥責葉旺等并要他斷絶與高麗的來往，而留下周誼不遣回。洪武十九年，召葉旺任後軍都督府僉事。居官三個月，遼東有軍情，又命他回去鎮守。洪武二十一年三月死。

旺與雲之鎮遼也，翦荆棘，立軍府，撫輯軍民，墾田萬餘頃，遂爲永利。旺尤久，先後凡十七年。遼人德之。嘉靖初，以二人有功於遼，命有司立祠，春秋祀之。

葉旺和馬雲鎮守遼，剪除荆棘，設立軍府，安撫軍民，開墾農田一萬多頃，於是帶來長遠的利益。葉旺鎮守遼的時間尤爲長久，先後共十七年。遼人感激他們。嘉靖初，因二人有功於遼，命令主管官吏建祠，春秋祭祀他們。

繆大亨

繆大亨，定遠人。初糾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大亨獨以衆二萬人與張知院屯横澗山，固守月餘。太祖以計夜襲其營，破之，大亨與子走免。比明，復收散卒，列陣以待。太祖遣其叔貞諭降之，命將所部從征，數有功，擢元帥。總兵取揚州，

繆大亨，定遠人。最初集合義兵爲元攻打濠，不勝，元兵潰敗，大亨獨自率二萬人和張知院駐扎在横澗山，固守一個多月。太祖用計夜襲他的營寨，攻破敵營，繆大亨和兒子逃脱。到天明，又收集散兵，列陣等待。太祖派其叔繆貞告諭招降他。投降後，命他率部下跟從征戰，多次有功，升爲元帥。統兵攻取揚州，攻克此地。收

克之。降青軍元帥張明鑑。

降青軍元帥張明鑑。

初，明鑑聚衆淮西，以青布爲號，稱"青軍"，又以善長槍，稱"長槍軍"。由含山轉掠揚州，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招降之，以爲濠、泗義兵元帥。逾年，食盡，謀擁王作亂。王走死淮安，明鑑遂據城，屠居民以食。大亨言於太祖，賊饑困，若掠食四出則難制矣，且驍鷙可用，無爲他人得。太祖命大亨亟攻，明鑑降，得衆數萬、馬二千餘匹，悉送其將校妻子至應天。改淮海翼元帥府爲江南分樞密院，以大亨爲同僉樞密院事，總制揚州、鎮江。

當初，張明鑑在淮西聚集民衆，以青布爲標志，稱爲"青軍"，又因善於用長槍，又稱爲"長槍軍"。從含山轉向掠取揚州，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招降他，任他爲濠、泗義兵元帥。過了一年，糧食用盡，謀劃擁立鎮南王叛亂。王逃走，死在淮安，張明鑑於是占據城池，屠殺居民來吃。繆大亨對太祖説，賊寇飢餓困乏，如果出來四處搶食就難以控制了，而且勇猛英武可以利用，不要被他人得到。太祖命大亨趕快攻打，張明鑑投降，得到軍士數萬、馬二千多匹，把他的將校妻兒全送到應天。改淮海翼元帥府爲江南分樞密院，任繆大亨爲同僉樞密院事，統管揚州、鎮江。

大亨有治略，寬厚不擾，而治軍嚴肅，禁暴除殘，民甚悦之。未幾卒。太祖過鎮江，嘆曰："繆將軍生平端直，未嘗有過，惜不見矣。"遣使祭其墓。

繆大亨有治政謀略，施政寬厚不擾百姓，而治軍嚴肅，禁止暴行，除去殘害百姓之人，百姓非常喜歡他。不久死。太祖經過鎮江，嘆道："繆將軍生平正直莊重，從未有過錯，可惜見不到他了。"派使者祭奠他的墳墓。

武德

武德，安豐人。元至正中爲義兵千户。知元將亡，言於其帥張鑑曰："吾輩才雄萬夫，今東衄西挫，事勢可知，不如早擇所依。"鑑然其言，相率歸太祖。隸李文忠，從赴池州，力戰，流矢中右股，拔去，戰自若。取於潛、昌化，克嚴州，皆預，進萬户。苗帥楊完者軍烏龍嶺，德請曰："此可襲而取也。"文忠問故。對曰："乘高覘之，其部曲徙舉不安而聲囂。"文忠曰："善。"即襲完者，覆其營。取蘭溪，克諸暨，攻紹興，皆先登陷陣，傷右臂不顧。文忠嘆曰："將士人人如此，何戰不捷哉。"

武德，安豐人。元至正年間任義兵千户。知道元將滅亡，對他的軍帥張鑑説："我們才能稱雄勝過萬夫，現在東西受挫，事態可知，不如早選擇可以依靠的人。"張鑑同意他的話，兩人率軍歸順太祖。隸屬李文忠，跟從奔赴池州，奮力作戰，亂箭射中右大腿，拔去箭，應戰自如。攻取於潛、昌化，攻克嚴州，都參預戰鬥，進升萬户。苗帥楊完者駐軍烏龍嶺，武德提出請求説："這可以突襲而攻取。"李文忠詢問其中的緣故。回答説："登高偵察敵方，其部下動蕩不安而聲音喧囂。"李文忠説："好。"就突襲楊完者，全殲敵軍。奪取蘭溪，攻克諸暨，攻下紹興，都是率先衝鋒陷陣，傷到右臂而不顧。李文忠嘆道："將士人人都像這樣，什麽戰鬥不會取勝呢。"

蔣英、賀仁德之叛，浙東大震。從文忠定金華，又從攻處州，遇仁德於劉山，戈中右股。德引刀斷戈，追擊之。仁德再戰，再敗走，遂爲其下

蔣英、賀仁德反叛，浙東非常震驚。跟從李文忠平定金華，又跟從攻打處州，在劉山遭遇賀仁德，被戈擊中右股。武德抽刀斷戈，追擊賀仁德。賀仁德兩次回頭再戰，武德兩次打敗并趕走

所殺。德還師守嚴。後二年，定官制，改管軍百户。從文忠破張士誠兵於諸暨，與諸將援浦城，所過山寨皆下。復從文忠下建、延、汀三州，悉定閩溪諸寨，進管軍千户，移守衢，予世襲。最後從靖海侯吴禎巡海上。禎以德可任，令守平陽。在任八年，致仕。及征雲南，帝以德宿將，命與諸大帥偕行。

他，於是賀仁德被自己的部下殺死。武德回軍守嚴。兩年後，制定官制，改任管軍百户。跟從李文忠在諸暨攻破張士誠，同各將援助浦城，所經過的山寨都攻下。又跟從李文忠攻下建、延、汀三州，全部平定閩溪各寨，進升管軍千户，轉守衢，准予世代襲任。最後跟從靖海侯吴禎巡視海上。吴禎認爲武德可以給予重任，命令他守平陽。在任八年，辭官回家。到征戰雲南時，皇帝因武德是老將，命令同諸元帥一起出行。

張鑑，又名明鑑，淮西人。既歸太祖，每攻伐必與德俱，先德卒。官至江淮行樞密院副使。

張鑑，又名明鑑，淮西人。歸順太祖後，每次征伐一定同武德在一起，先於武德死去。官至江淮行樞密院副使。

蔡遷

蔡遷，不詳其鄉里，元末從芝麻李據徐州。李敗，歸太祖，爲先鋒。從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溧水，破蠻子海牙水寨及陳埜先，皆有功。定集慶，授千户。從徐達取廣德、寧國，遷萬户。進攻常州，獲黄元帥，遂爲都先鋒。從征馬馱沙，克池州，攻樅陽，從征衢、婺二州，授帳前左翼元帥。敗陳友諒於龍江，進復太平，取安慶水寨，收九江，敗友諒八陣指揮於瑞昌，遂克南昌。從援安豐，攻合肥，戰鄱陽，從征武昌，進指揮同知。從常遇春討平鄧克明餘黨，進攻贛州，取南安、南雄諸郡，還兵追饒鼎臣於茶陵，遷龍驤衛同知。從徐達克高郵，破馬港，授武德衛指揮使，守淮安，移守黄州。從下湘潭、辰、全、道、永諸州，轉荆州衛指揮。進克廣西，遷廣西行省參政，兼靖江王相，討平諸叛蠻。洪武三年九月卒，詔歸葬京師，贈安遠侯，謚武襄。

蔡遷，不能詳知他的故里，元末跟從芝麻李占據徐州。芝麻李戰敗，他歸附太祖，任先鋒。跟從渡長江，攻下采石，攻克太平，攻取溧水，攻破蠻子海牙水寨和陳埜先，都有戰功。平定集慶，授任千户。跟從徐達攻取廣德、寧國，遷升萬户。進軍攻打常州，俘獲黄元帥，於是任都先鋒。跟從征戰馬馱沙，攻克池州，攻取樅陽，跟從征戰衢、婺二州，授官帳前左翼元帥。在龍江擊敗陳友諒，進軍收復太平，奪取安慶水寨，收復九江，在瑞昌擊敗陳友諒八陣指揮，於是攻克南昌。跟從援救安豐，攻打合肥，會戰鄱陽，跟從征戰武昌，進升指揮同知。跟從常遇春討伐平定鄧克明餘黨，進軍攻打贛州，攻取南安、南雄諸郡，回軍在茶陵追擊饒鼎臣，遷升爲龍驤衛同知。跟從徐達攻克高郵，攻破馬港，授任武德衛指揮使，守淮安，轉守黄州。跟從攻下湘潭、辰、全、道、永等州，轉任荆州衛指揮。進軍攻克廣西，遷升廣西行省參政，兼任靖江王相，討伐平定各反叛的蠻夷。洪武三年九月死，詔令送回京城埋葬，贈封安遠侯，謚號武襄。

遷爲將十五年，未嘗獨任，多從諸將征討。身經數十戰，輒奮勇突出，横刀左右擊，敵皆披靡不敢近。既還，金瘡滿體，人視之不可堪，而

蔡遷任將十五年，不曾獨自承擔軍務，多跟從各將征討。身經數十戰，總是奮勇衝擊，横刀左右擊殺，敵人都潰敗不敢靠近。回軍後，滿身刀傷，人們都不忍心看他，而蔡遷毫不在意，爲

遷略不爲意，爲太祖所愛重。及卒，尤痛惜之，親製文祭焉。

太祖所喜愛器重。到死時，尤其痛惜他，親自寫文章祭奠。

陳文

合肥陳文者，南北征伐，累立戰功，亦遷亞也。文少孤，奉母至孝，元季挈家歸太祖，積官都督僉事。卒，追封東海侯，謚孝勇。明臣得謚孝者，文一人而已。

合肥陳文，南北征戰討伐，多次立戰功，也是蔡遷一類的人物。陳文小時候是孤兒，事奉母親極其孝順，元末携帶家人歸附太祖，累積功勞升官至都督僉事。死去，追封爲東海侯，謚號孝勇。明臣以孝爲謚號的人，僅陳文一人而已。

王銘

王銘，字子敬，和州人。初隸元帥俞通海麾下，從攻蠻子海牙於采石。以銘驍勇，選充奇兵。戰方合，帥敢死士大噪突之，拔其水寨，自是數有功。與吴軍戰太湖，流矢中右臂，引佩刀出其鏃，復戰。通海勞之。復拔通州之黄橋、鵝項諸寨。賜白金文綺。龍灣之戰，逐北至采石，銘獨突敵陣。敵兵攢槊刺銘，傷頰。銘三出三入，所殺傷過當。賜文綺銀碗，選充宿衛。從取江州，戰康郎山及涇江口，復克英山諸寨，擢管軍百户。從副將軍常遇春戰湖州之昇山，再戰舊館，已，又戰烏鎮。前後數十戰，功多，命守松江。移太倉，捕斬倭寇千餘人，再賜金幣。

王銘，字子敬，和州人。當初隸屬元帥俞通海部下，跟從在采石攻打蠻子海牙。因王銘勇猛，選出充當奇兵。戰鬥剛開始，率敢死之士大吼着衝殺，攻取敵人水寨，從此多次立有戰功。與吴軍在太湖會戰，亂箭射中右臂，抽佩刀挖出箭頭，又投入戰鬥。俞通海犒勞他。又攻取通州的黄橋、鵝項等寨。賜予白金文綺。龍灣之戰，追趕逃兵到采石，王銘獨自衝入敵陣。敵兵攢動長槍刺殺王銘，傷到面頰。王銘三出三入，殺傷的敵人超過自己損失的人數。賜給紋綺銀碗，選任宿衛。跟從奪取江州，在康郎山和涇江口作戰，又攻克英山各寨，升爲管軍百户。跟從副將軍常遇春在湖州的昇山作戰，兩次在舊館作戰，不久，又在烏鎮作戰。前後數十戰，功勞很多，命他守松江。轉守太倉，捕捉斬殺倭寇一千多人，再賜予金銀幣帛。

洪武四年，都試百户諸善用槍者，率莫能與銘抗。累官至長淮衛指揮僉事，移守温州。上疏曰："臣所領鎮，外控島夷，城池樓櫓仍陋襲簡，非獨不足壯國威，猝有風潮之變，捍禦無所，勢須改爲。"帝報可。於是繕城浚濠，悉倍於舊。加築外垣，起海神山屬郭公山，首尾二千餘丈，宏敞壯麗，屹然東浙巨鎮。帝甚嘉之，予世襲。銘嘗請告暫還和州。温士女遮道送迎。長吏皆相顧嘆曰："吾屬爲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然，愧王指揮多矣。"歷右軍都督僉事，二十六年，坐藍玉黨死。

洪武四年，考查百户中各善於用槍的人，大都不能和王銘抗衡。累積功勞升官至長淮衛指揮僉事，轉守温州。上疏説："臣所管的鎮，在外控制島上夷民，城池瞭望臺仍然沿襲其簡陋，不但不足以壯國威，遇上突然的劇烈的變故，没有用以捍衛抵禦的依靠，勢必要改修。"皇帝回報可以。於是修繕城墻疏通濠溝，全部在舊的基礎上加倍。加築外墻，從海神山起連結到郭公山，首尾長達二千多丈，宏偉寬廣壯麗，高聳堅固，成爲浙江東部的巨鎮。皇帝非常贊賞他，賜予世代繼承官爵。王銘曾請求暫回和州。温地百姓夾道相送。長吏都相互看着嘆道："我們替天子治民，百姓看我們去來很冷漠，太有愧於王指揮了。"任右軍都督僉事，洪武二十六年，因藍玉

朋黨案獲罪而死。

甯正

甯正，字正卿，壽州人。幼爲韋德成養子，冒韋姓。元末隨德成來歸，從渡江。德成戰歿宣州，以正領其衆，積功授鳳翔衛指揮副使。從定中原，入元都，招降元將士八千餘人。傅友德自真定略平定州，以正守真定。已，從大軍取陝西。馮勝克臨洮，留正守之。大軍圍慶陽，正駐邠州，絶敵聲援。慶陽下，還守臨洮。從鄧愈破定西，克河州。

甯正，字正卿，嘉州人。幼小時，是韋德成的養子，假托韋姓。元末隨從韋德成歸降太祖，跟從渡長江。韋德成在宣州陣亡，讓甯正統領韋德成部衆兵，累積功勞授官鳳翔衛指揮副使。跟從平定中原，攻入元都，招降元將士八千多人。傅友德從真定平定定州，令甯正守真定。此後，跟從大軍攻取陝西。馮勝攻克臨洮，留甯正鎮守。大軍圍攻慶陽，甯正駐守邠州，斷絶敵人聲援。慶陽攻下，回軍鎮守臨洮。跟從鄧愈攻破定西，攻克河州。

洪武三年，授河州衛指揮使。上言："西民轉粟餉軍甚勞，而茶布可易粟。請以茶布給軍，令自相貿易，省輓運之苦。"詔從之。正初至衛，城邑空虚，勤於勞徠。不數年，河州遂爲樂土。璽書嘉勞，始復甯姓。兼領寧夏衛事。修築漢、唐舊渠，引河水溉田，開屯數萬頃，兵食饒足。

洪武三年，授任河州衛指揮使。上書説："西邊的百姓轉運糧食供應軍餉很辛苦，而茶和布可以换糧食。請求用茶和布供給軍隊，讓他們相互買賣交易，省去運輸的辛勞。"詔令聽從。甯正初到衛，城邑空虚，努力以恩德招徠百姓。不幾年，河州便成爲樂土。詔書贊賞犒勞他，這纔恢復甯姓。兼管寧夏衛事，修築漢、唐舊渠，引河水灌溉農田，開墾屯田數萬頃，士兵糧食富足。

十三年，從沐英北征，擒元平章脱火赤、知院愛足，取全寧四部。十五年，遷四川都指揮使，討平松、茂諸州。雲南初定，命正與馮誠共守之。思倫發作亂，正破之於摩沙勒寨，斬首千五百。已，敵衆大集，圍定邊。沐英分兵三隊，正將左軍，鏖戰，大敗之，語在《英傳》。土酋阿資叛，復從英討降之。英卒，詔授正左都督代鎮。已，復命爲平羌將軍，總川、陝兵討平階、文叛寇張者。二十八年，從秦王討平洮州番，還京。明年卒。

洪武十三年，跟從沐英北征，擒住元平章脱火赤、知院愛足，攻取全寧四部。洪武十五年，遷升四川都指揮使，討伐平定松、茂等州。雲南剛平定，任命甯正同馮誠一起鎮守雲南。思倫發作亂，甯正在摩沙勒寨攻破他，斬殺一千五百人。不久，敵軍大集，圍攻定邊。沐英兵分三路，甯正率左軍，激戰，大敗敵軍，事情記載在《沐英傳》中。土酋阿資反叛，又跟從沐英討伐收降他。沐英死後，詔諭授予甯正左都督代鎮雲南。不久，又任命爲平羌將軍，總領川、陝兵討伐平定階、文的叛賊張者。洪武二十八年，跟從秦王討伐平定洮州番夷，回京。第二年死。

袁義

又袁義，廬江人，本張姓，德勝族弟也。初爲雙刀趙總管，守安慶，敗趙同僉、丁普郎於沙子港。左君弼招之，弗從。德勝戰死，始來附，爲

又有袁義，廬江人，本姓張，是張德勝的同族弟弟。當初任雙刀趙總管，守安慶，在沙子港擊敗趙同僉、丁普郎。左君弼招降他，不聽從，張德勝戰死，纔來歸附，任帳前親軍元帥，賜予

帳前親軍元帥，賜姓名。數從征伐，積功爲興武衛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北征，敗元平章俺普達等於通州，走賀宗哲、詹同於澤、潞，功最。復從定陝西，敗元豫王兵。與諸將合攻慶陽。張良臣兵驟薄義營，義堅壁不爲動，俟其懈，力擊破之。走擴廓軍於定西，南取興元，進本衛同知，調羽林衛，移鎮遼東。

已，從沐英征雲南，克普定諸城，留鎮楚雄。蠻人屢叛，義積糧高壘，且守且戰，以功遷楚雄衛指揮使。嘗入朝，帝厚加慰勞。以其老，命醫爲染鬚鬢，俾還任以威遠人，且特賜銀印寵異之。歷二十年，墾田築堰，治城郭橋梁，規畫甚備。軍民德之。建文元年徵還，爲右軍都督府僉事，進同知，卒官。

姓名。多次跟從征伐，累積功勞任興武衛指揮僉事。跟從大將軍北征，在通州打敗元平章俺普達等，在澤、潞趕走賀宗哲、詹同，功勞最多。又跟從平定陝西，打敗元豫王兵。同諸將合兵攻打慶陽。張良臣兵突然逼近袁義軍營，袁義壁壘堅固不爲敵軍所動，等敵人鬆懈，奮力擊破敵軍。在定西趕走擴廓軍，向南攻取興元，進升本衛同知，調任羽林衛，移軍鎮守遼東。

此後，跟從沐英征戰雲南，攻克普定各城，留守楚雄。蠻人多次反叛，袁義儲積糧食築起高高的壁壘堅守，邊守邊戰，因功遷升爲楚雄衛指揮使。曾入朝，皇帝豐厚地加以慰勞。因他年老，令醫工爲袁義染鬚鬢，使回任以威懾遠方之人，并且特地賜予他銀印以示寵幸優異。在任二十年，墾田修築堰壩，修治城郭橋梁，規劃非常完備。軍民感激他的恩德。建文元年徵調回朝，任右軍都督府僉事，進升同知，死於任上。

金興旺

金興旺，不詳所始。爲威武衛指揮僉事，進同知。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陝西，請益兵守潼關，以興旺副郭興守之，進指揮使。明年，攻臨洮，移興旺守鳳翔，轉軍餉。未幾，賀宗哲攻鳳翔，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爲大箕，形如半舫。每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鈎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城，城中以矛迎刺，敵死甚衆，而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擊之，可敗也。"潛出西北門，奮戰，敵少却。會百户王輅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即以其衆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議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

金興旺，不詳知開始的情況。任威武衛指揮僉事，進升同知。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從河南到陝西，請求增兵守潼關，令金興旺協助郭興鎮守此地，進升指揮使。第二年，攻打臨洮，轉調金興旺守鳳翔，轉運軍餉。不久，賀宗哲攻打鳳翔，金興旺和知府周煥環城而守。敵人編織荆條作大箕，形狀如半條小船。每一箕後有五人頂着箕攻城，箭石不能入。投稻藁焚燒箕，稻藁便飛揚起來。於是在稻藁中放鐵鈎，投擲後就挂在箕的縫隙中，火於是燃燒熾烈，敵人丢棄箕而逃。又挖地道逼近城，城中人用矛對着刺殺，敵人死者很多，而進攻不停。金興旺和周煥謀劃説："他們認爲我援軍没到，一定不敢出戰。我乘其不意攻擊敵軍，可以打敗敵人。"悄悄從西北門出，奮力作戰，敵人稍退。恰逢百户王輅從臨洮收降李思齊降兵東回，就率領他的兵衆入城共同堅守。敵人撤去營寨離去，衆將士想追趕敵軍，王輅説："没有敗而退，是引誘我軍。"派騎兵偵察，到五里坡，伏兵果然出現，回師又圍攻城。衆將議論想逃走，金興旺叱責道："天子把城給

寧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畜積庭中,令曰:“敵少緩,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帝遣使以金綺勞興旺等。

我,怎可以逃走!”因爲王輅率領的士卒都是新歸附的,顧慮發生變故,於是收集城中財物蓄積在庭中,命令説:“敵軍攻勢稍緩和,當即大大犒勞新兵。”新兵高興,合力固守。相持十五天,敵軍聽説慶陽被攻下,於是退去。皇帝派使者以金綺犒勞金興旺等。

明年,達入沔州,遣興旺與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守將降,以興旺守之,擢大都督府僉事。蜀將吴友仁帥衆三萬寇興元,興旺悉城中兵三千禦敵。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數百人。敵益衆,乃斂兵入城。友仁决濠填塹,爲必克計。達聞之,令傅友德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人持十炬,連亘山上。友仁驚遁。興旺出兵躡之,墜崖石死者無算,友仁自是氣奪。時興旺威鎮隴蜀。而國初諸都督中,城守功,興旺外尤推費子賢。

第二年,徐達進入沔州,派金興旺和張龍從鳳翔進入連雲棧,合軍攻打興元。守將投降,命金興旺守此地,升爲大都督府僉事。蜀將吴友仁率軍隊三萬人侵犯興元,金興旺會集城中三千兵抵禦敵軍。臉上中亂箭,拔箭又戰,斬殺數百人。敵人更多,便集兵入城。吴友仁挖開護城河填塞溝塹,作一定要攻克興元的打算。徐達聽到消息,命令傅友德夜襲木槽關,攻打斗山寨,每人持十個火炬,火炬在山上綿延不絶。吴友仁驚慌遁逃。金興旺派兵隨後追擊,墜入懸崖死的敵軍無數,吴友仁從此士氣喪失。當時金興旺威鎮隴、蜀。而開國初各都督中,守衛城池的功績,除金興旺外尤應推崇費子賢。

費子賢

子賢,亦不詳所始。從渡江,爲廣德翼元帥,數有功。取武康,又取安吉,築城守之。張士誠兵數來犯,輒敗去。最後張左丞以兵八萬來攻,子賢所部僅三千人,而守甚固。設車弩城上,射殺其梟將二人,敵乃解去。以功進指揮同知。取福建,克元都、定西俱有功,授大都督府僉事,世指揮使。

費子賢,也不詳知開始的情况。跟從渡長江,任廣德翼元帥,多次立有戰功。攻取武康,又奪取安吉,築城守此地。張士誠兵多次來侵犯,總是敗走。最後張左丞率兵八萬來攻打,費子賢部下僅三千人,而守衛更堅固。在城上設置車弩,射殺其猛將二人,敵人纔退去。因功進升爲指揮同知。攻取福建,攻克元都、定西都有戰功,授官大都督府僉事,世襲指揮使。

花茂

花茂,巢縣人。初從陳埜先,已而來歸。從定江左,滅陳友諒,平中原、山西、陝西,積功授武昌衛副千户。征西蜀,克瞿唐關,入重慶,下左、右兩江及田州,進神策衛指揮僉事,調廣州左衛。平陽春、清遠、英德、翁源、博羅諸山寨叛蠻及東莞、龍川諸縣亂民,進指揮同知。平電白、歸善賊,再遷都指揮同知,世襲

花茂,巢縣人。當初跟從陳埜先,不久來歸附。跟從平定江左,滅掉陳友諒,平定中原、山西、陝西,積累功勞授官武昌衛副千户。征戰西蜀,攻克瞿唐關,進入重慶,攻下左、右兩江和田州,進升爲神策衛指揮僉事,調任廣州左衛。平定陽春、清遠、英德、翁源、博羅等山寨反叛的蠻人和東莞、龍川各縣的亂民,進升指揮同知。平定電白、歸善賊寇,再遷爲都指揮同知,世襲指揮使。多次剿滅連州、廣西、湖廣等瑶

指揮使。數剿連州、廣西、湖廣諸瑶賊。上言："廣東南邊大海，奸宄出没，東莞、筍岡諸縣逋逃蜑户，附居海島，遇官軍則詭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爲寇盗，飄忽不常，難於訊詰。不若籍以爲兵，庶便約束。"又請設沿海依山廣海、碣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築城浚池，收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山海要害地立堡屯軍，以備不虞。皆報可。進都指揮使。久之卒，賜葬安德門。

賊。上書說："廣東南邊是大海，奸賊出没，東莞、筍岡各縣避税逃跑的蜑民，寄居於海島，遇到官軍就詭稱是捕魚，遇到番夷之賊就一起做寇賊，飄忽無常，難於審訊。不如登記作爲士兵，便於約束。"又請求設置沿海依山的廣海、碣石、神電等二十四個衛所，築城疏池，收集海島的人核實清查，查出没有入籍的軍，仍然在山海要害之地設堡駐軍，以防不測。都回報可以。進升爲都指揮使。很久後死去，賜葬安德門。

長子榮襲職。次子英，果毅有父風，亦以軍功爲廣東都指揮使，有聲永樂中。

長子花榮承襲職位。次子花英，果敢剛毅有父親的風範，也因軍功任廣東都指揮使，名聲顯揚於永樂年間。

丁玉

丁玉，初名國珍，河中人。仕韓林兒爲御史，才辨有時譽。吕珍破安豐，玉來歸。隨征彭蠡，爲九江知府。大兵還建康，彭澤山民叛，玉聚鄉兵討平之。太祖嘉其武略，命兼指揮，更名玉。從傅友德克衡州，以指揮同知鎮其地，復調守永州。玉有文武才，撫輯新附，威望甚著。

丁玉，初名國珍，河中人。在韓林兒處作官，任御史，才華出衆有聲譽。吕珍攻破安豐，丁玉來歸附。隨從征戰彭蠡，任九江知府。大軍回建康，彭澤山民反叛，丁玉聚集鄉兵討伐平定叛亂。太祖贊賞其武略，命令兼任指揮，改名爲玉。跟從傅友德攻克衡州，以指揮同知鎮守其地，又調守永州。丁玉有文武之才，安撫新附之民，威望很高。

洪武元年，進都指揮使，尋兼行省參政，鎮廣西。十年，召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叛，以玉爲平羌將軍討之。至威州，貼里降。承制設威州千户所。十二年，平松州，玉遣指揮高顯等城之，請立軍衛。帝謂松州山多田少，耕種不能贍軍，守之非策。玉言松州爲西羌要地，軍衛不可罷，遂設官築戍如玉議。會四川妖人彭普貴爲亂，焚掠十四州縣，指揮普亮等不能克，命玉移軍討滅之。帝手敕褒美，轉左御史大夫。師還，拜大都督府左都督。十三年，坐胡惟庸姻誅。

洪武元年，進升爲都指揮使，不久兼行省參政，鎮守廣西。洪武十年，召任右御史大夫。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反叛，任丁玉爲平羌將軍討伐他。到威州，貼里投降。按皇帝旨意設威州千户所。洪武十二年，平定松州，丁玉派指揮高顯等在此修城，請求設立軍衛。皇帝説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所獲不能供養軍隊，設守不是好策略。丁玉説松州是西羌的要地，軍衛不能罷除，於是如同丁玉所説設置官員修築城堡防守。恰逢四川妖人彭普貴作亂，焚燒掠奪十四個州縣，指揮普亮等不能攻克，命令丁玉移軍討伐殲滅了妖人。皇帝親手寫詔命贊美他，轉任左御史大夫。回軍，拜授大都督府左都督。洪武十三年，因是胡惟庸姻親獲罪被誅。

郭雲

郭雲，南陽人。長八尺餘，狀貌

郭雲，南陽人。身長八尺多，形貌魁偉。元

魁偉。元季聚義兵保裕州泉白寨，累官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元主北奔，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堅守。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出戰，被執。大將軍呵之跪。雲植立，嫚罵求死。脅以刃，不動。大將軍壯之，繫送京師。太祖奇其狀貌，釋之。時帝方閱《漢書》，問識字否，對曰："識。"因以書授之。雲誦其書甚習。帝大喜，厚加賞賜，用爲溧水知縣，有政聲。帝益以爲賢，特擢南陽衛指揮僉事，使還鄉收故部曲，就戍其地，凡數年卒。

長子洪，年甫十三。帝爲下制曰："雲出田間，倡義旗保鄉曲，崎嶇累年，竭心所事。王師北伐，人神嚮應，而雲數戰不屈，勢窮援絶，終無異志。朕嘉其節概，試之有司，則閭閻頌德，俾鎮故鄉，則軍民樂業。雖無汗馬之勛，倒戈之效，治績克著，忠義凜然。子洪可入開國功臣列，授宣武將軍、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僉事，世襲。"其同時以降將予世職者有王溥。

王溥

溥，安仁人。仕陳友諒爲平章，守建昌。太祖命將攻之，不克。朱亮祖擊於饒之安仁港，亦失利。友諒將李明道之寇信州也，溥弟漢二在軍，俱爲胡大海擒，歸於行省李文忠，文忠命二人招溥。是歲太祖拔江州，友諒走武昌，溥乃遣使降，命仍守建昌。明年，太祖次龍興，帥其衆來見，數慰勞。從歸建康，賜第聚寶門外，號其街曰"宰相街"，以寵異之。尋遣取撫州及江西未附郡縣。從克武昌，進中書右丞。洪武元年，命兼詹事府副詹事。從大將軍北征，屢有功。賜文幣，擢河南行省平章，不署

末集義兵保衛裕州泉白寨，積功升官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元主向北逃奔，河南郡縣都攻下，郭雲獨自堅守。大將軍徐達派指揮曹諒圍攻他，郭雲出戰，被俘。大將軍呵叱他跪下。郭雲挺直站立，嫚罵并要求處死。用刀威脅，不動。大將軍贊賞他的豪壯，捆縛送到京城。太祖認爲他形貌奇特，釋放了他。當時皇帝正在閱讀《漢書》，問他識字不，回答説："認識。"於是把書給他。郭雲誦讀其書非常熟悉。皇帝大喜，豐厚地給他賞賜，任用爲溧水知縣，治政有很好的聲譽。皇帝更加認爲他賢能，特地提拔爲南陽衛指揮僉事，使他回鄉收集以前的部下，戍守其地，幾年後死去。

長子郭洪，年齡剛剛十三歲。皇帝爲他下制書説："郭雲出於鄉間，舉義旗保衛故鄉，困厄多年，爲所做之事竭盡心思。王師北伐，人神都響應，而郭雲數次作戰不屈服，形勢困頓援助斷絶，始終没有異心。朕贊賞他的節操氣概，用主管政事來試用他，則平民贊頌他的德政，讓他鎮守故鄉，則軍民安居樂業。雖然没有汗馬之功，倒戈之勞，治政成績顯著，忠義凜然。兒子郭洪可以排入開國功臣之列，授任宣武將軍、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僉事，世代繼承。"同時以降將賜予世職的還有王溥。

王溥，安仁人。在陳友諒處作官任平章，守建昌。太祖命將領攻打他，不勝。朱亮祖在饒的安仁港攻擊他，也失利。陳友諒之將李明道來侵犯信州，王溥的弟弟王漢二在軍中，都被胡大海擒獲，歸附行省李文忠，李文忠命令兩人招降王溥。這年太祖攻取江州，陳友諒逃奔武昌，王溥便派使者投降，太祖命他仍然守建昌。第二年，太祖駐軍龍興，王溥率軍進見，多次慰勞。跟從回建康，在聚寶門外賜予府第，稱其街爲"宰相街"，以示寵幸優待。不久派他攻取撫州和江西没有歸附的郡縣。跟從攻克武昌，進升爲中書右丞。洪武元年，任命兼任詹事府副詹事。跟從大將軍北征，多次立有戰功。賜予文綺，提升爲河南行省平章，不署理政事，每年俸禄與李伯昇、

事，歲禄視李伯昇、潘元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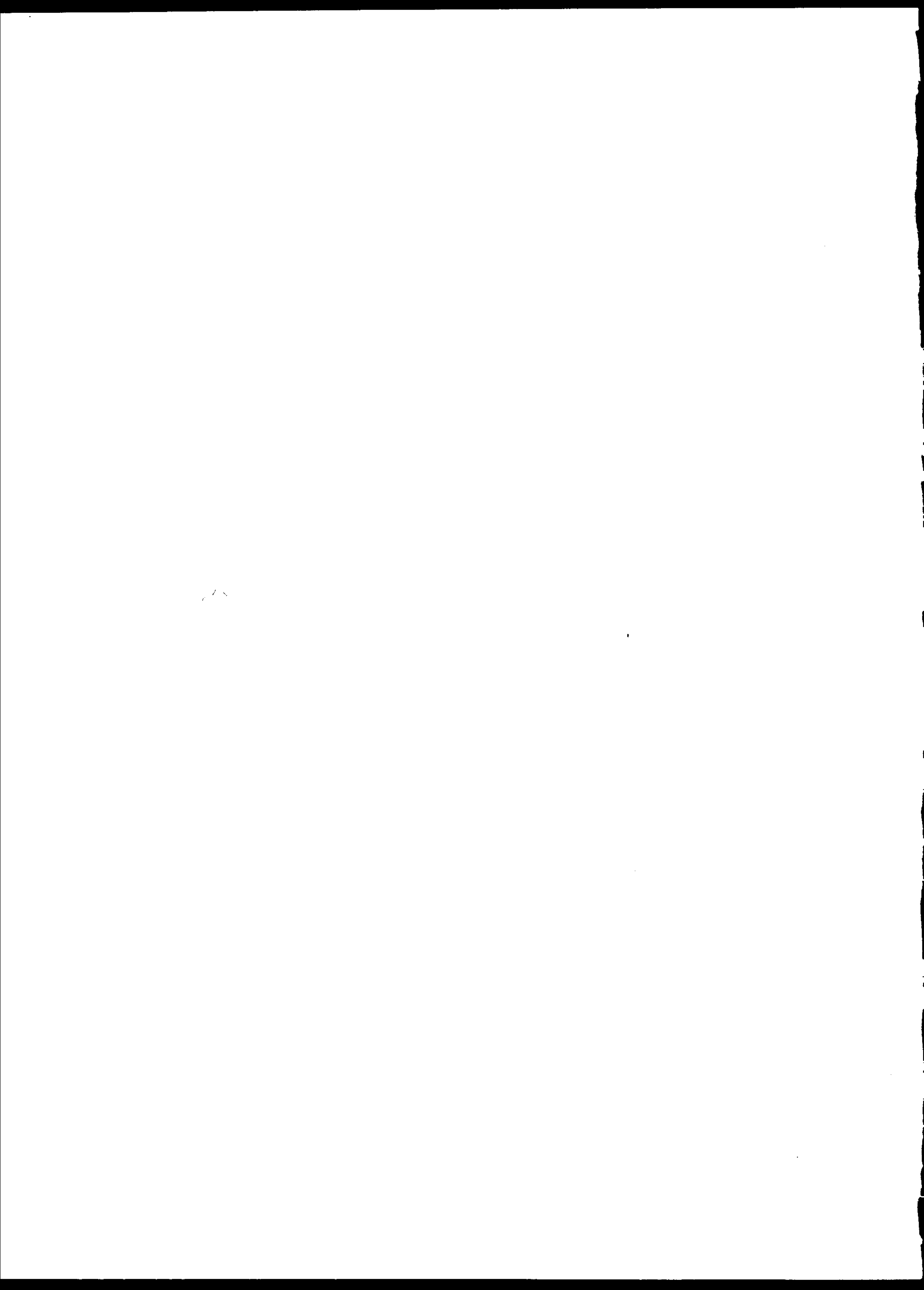
初，溥未仕時，奉母葉氏避兵貴溪，遇亂與母相失，凡十八年，嘗夢母若告以所在。至是從容言於帝，請歸省墳墓。許之，且命禮官具祭物。溥率士卒之貴溪，求不得，晝夜號泣。居人吴海言夫人爲賊逼，投井中死矣。溥求得井，有鼠自井出，投溥懷中，旋復入井。汲井索之，母尸在焉，哀呼不自勝。乃具棺斂，即其地以葬。溥卒，子孫世襲指揮同知。

贊曰：文輝、司馬任寄股肱，葉旺、馬雲效著邊域，大亨以端直見思，郭雲以政績蒙寵。他如蔡遷、王銘、甯正、金興旺輩，或善戰，或善守，或善撫綏，要皆一時良將也。蓋明運初興，人材蔚起，鐵券、丹符之外，其可稱者猶如此。以視詩人《兔罝》之咏，何多讓哉。

潘元明相同。

當初，王溥没有作官時，侍奉母親葉氏在貴溪避兵亂，遇戰亂和母親相失，共十八年，曾夢見母親告訴他自己在何處。到此從容地告訴皇帝，請求回家探視墳墓。同意其請，并且命令禮官備置祭物。王溥率士卒到貴溪，尋找没有找到，晝夜號哭。居民吴海説夫人被賊逼迫，投入井中死了。王溥找到井，有鼠從井中出來，跳入王溥懷中，一會兒又跳入井中。抽井水尋找，母親的尸體果然在裏面，王溥哀哭不止。於是備好棺材裝殮，就在其地埋葬。王溥死後，子孫世襲指揮同知。

贊曰：何文輝、徐司馬任用爲左右輔佐重臣，葉旺、馬雲戰功顯於邊防，繆大亨以正直莊重被懷念，郭雲因政績蒙受寵幸。其他如蔡遷、王銘、甯正、金興旺等，或者善戰，或者善守，或者善於安撫，都是一時的良將。大致明朝國運初興，人才蔚然興起，鐵券、丹符之外，其中可以稱説的猶如這些。以此考察詩人《兔罝》的咏嘆，何必多謙讓呢。



明史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陳遇 秦從龍 葉兑 范常 潘庭堅 宋思顔 夏煜
郭景祥 李夢庚 王濂 毛騏 楊元杲 阮弘道 汪河 孔克仁

陳遇

陳遇，字中行，先世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子孫因家焉。遇天資沉粹，篤學博覽，精象數之學。元末爲温州教授，已而棄官歸隱，學者稱爲静誠先生。太祖渡江，以秦從龍薦，發書聘之，引伊、吕、諸葛爲喻。遇至，與語大悦，遂留參密議，日見親信。太祖爲吴王，授供奉司丞，辭。即皇帝位，三授翰林學士，皆辭。乃賜肩輿一乘，衛士十人護出入，以示榮寵。

陳遇，字中行，他的先祖是曹人。高祖陳義甫，是宋翰林學士，遷居建康，子孫因此居家於此。陳遇天資沉静精純，愛好學習，博覽群書，精通龜筮占卜之學。元末任温州教授，隨後棄官歸隱，學者稱他爲静誠先生。太祖渡長江，因秦從龍推薦，傳書信招聘他，引用伊、吕、諸葛來比喻。陳遇到，和他交談，非常高興，於是留下參與密謀策劃，一天天被親近信賴。太祖作吴王，授官供奉司丞，陳遇推辭。太祖登上皇位後，三次授予翰林學士，都推辭。於是賜予抬轎一乘，衛士十人保護出入，以此表示尊榮寵幸。

洪武三年，奉命至浙江廉察民隱，還賜金帛。除中書左丞，又辭。明年，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西域進良馬，遇引漢故事以諫。除太常少卿，固辭。强之，不可。最後除禮部尚書，又固辭。帝沉吟良久，從之。自是不復强以官。帝嘗從容言欲官其子，遇曰："臣三子皆幼，學未成，請俟異日。"帝亦弗强也。

洪武三年，奉命到浙江巡察民情，回京賜予金帛。授予中書左丞，又推辭。第二年，召令在華蓋殿對答，賜坐，任命草擬《平西詔》。授予禮部侍郎，兼任弘文館大學士，又推辭。西域進貢良馬，陳遇引用漢舊事諷諫。授予太常少卿，堅決推辭。强迫授予，不同意。最後授予禮部尚書，又堅決辭掉。皇帝沉默很久，順從了他。從此不再强行授予他官職。皇帝曾委婉地説要授官給他的兒子，陳遇説："臣三個兒子都年幼，學業未成，請等以後再説。"皇帝也不强迫。

遇自開基之始，即侍帷幄。帝嘗問保國安民至計。遇對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復先王禮樂爲首務。廷臣

陳遇從開國之始，就侍奉於帷幄。皇帝詢問保國安民的最好計策。陳遇以不嗜好殺人，少徵收賦税任用賢人，恢復先王的禮樂作爲首要任務

或有過被譴責，遇力爲解，多得全釋。其計畫多秘不傳，而寵禮之隆，勛戚大臣無與比者。數臨幸其第，語必稱先生，或呼爲君子。命爵輒辭，終成其高。十七年卒，賜葬鍾山。

來回答。有廷臣犯過失遭譴責，陳遇竭力爲他們開解，大多得以解脱。他的計劃多隱秘不外傳，而寵幸之禮隆重，勛臣親戚大臣没有能比得上的。多次駕臨他的府第，言談必定稱他先生，或稱爲君子。授予爵位總是推辭，終於成就他高潔的心志。十七年死，賜葬於鍾山。

子恭，舉人，累官工部尚書，有能聲。遇弟遠，字中復，嘗隨遇侍帝。永樂初，爲翰林待詔，精繪事。遠子孟顒，善書。

兒子陳恭，舉人，多次升官至工部尚書，有賢能的美名。陳遇的弟弟陳遠，字中復，曾隨陳遇侍奉皇帝。永樂初年，任翰林待詔，精於繪畫。陳遠的兒子陳孟顒，善於書法。

秦從龍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官江南行臺侍御史。兵亂，避居鎮江。徐達之攻鎮江也，太祖謂之曰："聞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當詢訪，致吾欲見意。"達下鎮江，訪得之。太祖命從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綺造其廬聘焉。從龍與妻陳偕來，太祖自迎之於龍江。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在元做官，官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戰亂，避居於鎮江。徐達攻打鎮江，太祖對他説："聽説有秦元之，才能精明强幹，你應當詢訪，表達我想見他之意。"徐達攻下鎮江，訪問并得到他。太祖命令侄兒朱文正、外甥李文忠捧着金綺造訪他的廬舍聘請他。秦從龍和妻子陳氏一起來，太祖親自在龍江迎接。

時太祖居富民家，因邀從龍與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已，即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嘗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從龍生日，太祖與世子厚有贈遺，或親至其家燕飲。至正二十五年冬，從龍子澤死，請告歸。太祖出郊握手送之。尋病卒，年七十，太祖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臨哭之，厚恤其家，命有司營葬。

當時太祖居住在富民家，於是邀請秦從龍和他一同住，朝夕詢問時事。此後，就以元御史臺作府，讓秦從龍居於西華門外，事情無論大小全都和他商量。常常用筆寫成漆簡，問答非常秘密，左右都不能知曉。秦從龍生日，太祖與世子有厚禮贈送，有時親自到他的家飲酒。至正二十五年冬，秦從龍兒子秦澤死，請求告假回鄉。太祖到郊外握手送别。不久病死，時年七十歲，太祖震驚而傷悼。當時正督率軍隊到鎮江，親自前去哭悼他，厚厚地撫恤其家人，命令主管部門料理埋葬。

葉兑

葉兑，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書。元末，知天運有歸，以布衣獻書太祖，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時太祖已定寧越，規取張士誠、方國珍，而察罕兵勢甚盛，遣使至金陵招太祖，故兑書於三者籌之爲詳。其略曰：

葉兑，字良仲，寧海人。以經世治國之才自許，尤其精通天文、地理、卜筮之書。元末，知道天命有新的歸屬，以平民身份獻書給太祖，列出一綱三目，談論天下大計。當時太祖已平定寧越，設法攻取張士誠、方國珍，而察罕兵力非常强盛，派使者到金陵招降太祖，所以葉兑的上書在三件事上對此籌謀尤爲詳備。其大略説：

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絶李察罕，南并張九四，撫温、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備，莫急上流。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吴。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所有，非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并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

我聽説奪取天下，必定要有一定的規劃。韓信當初拜見高祖，謀劃出楚、漢的成敗，孔明卧居草廬，和先主談論三分天下的形勢都如此。現在的規劃，應當向北斷絶李察罕，向南吞并張九四，招撫温、台，奪取閩、越，定都建康，開拓地盤到江、廣兩地，進軍就越過兩淮而北征，退軍則劃定長江來自保。金陵古時號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助此地兵力財物，以它進攻則勝，用它鎮守則牢固，一百個察罕能對我軍怎樣呢？長江的防備，沒有何處比得上上游緊急。現在義師已經攻克江州，足够保護全吴。何況從滁、和到廣陵，都被我軍占有，不衹是鎮守長江，同時可以保護淮河。張氏傾覆可以坐而等待，淮東諸郡也將前來歸附。向北平定中原，李氏可以吞并。現在聽説察罕妄自尊大，致書信給明公，如同曹操招降孫權。我認爲元朝國運將終結，人心不附，而察罕想仿效曹操所爲，形勢不同。應按照魯肅的計謀，鼎足於江東，以此觀察天下的間隙，這是大綱。

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今欲攻之，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築長圍，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税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

至於其細目有三點。張九四的地盤，向南包括杭、紹，向北跨過通、泰，而以平江作巢穴。現在想攻打他，不如聲稱奪取杭、紹、湖、秀，而大兵徑直搗毁平江。城堅固難以驟然攻下，則用鎖城之法困守他。在城外箭石到不了的地方另築長長的圍墻，分别命令將卒在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絶其出入的道路，分兵平定所屬的城邑，收其税糧來贍養軍士。對方坐守空城，怎能不困頓？平江攻下後，巢穴已經傾覆，杭、越必定歸附，其餘的郡縣解體，此爲上計。

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

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被江海阻隔，多次攻打却不勝，是因敵方糧道在三江斗門。如果一支軍隊攻打平江，斷絶他的糧道，一支軍隊攻打杭州，斷絶他的援兵，紹興必定

絶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

攻下。攻打之地在蘇、杭，奪取之地在紹興，這是所謂多個方向來迷誤他。紹興攻下後，杭州城形勢孤立，湖、秀傾覆，然後進軍攻打平江，摧毁他的心腹，江北餘黨隨之而瓦解，此爲次計。

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昶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説客，欲説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没，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脅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

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以馴服親近。往年大軍攻取婺州，他就奉書講和。後來派夏煜、陳顯道招諭，他又狐疑不跟從。回轉派使者從海道報告元，説江東委任他講和，誘令張昶奉財物詔書而來，并且派韓叔義作説客，想勸説明公奉詔。他既已歸降我，而反想招降我軍降元，他的反覆狡詐就像這樣。應當興師問罪。然而對方以水爲生命綫，一聽到兵到，便挈家航行到海上，中原的步兵騎兵拿他没法。上等兵法在於攻心，對方説杭、越一平定，就會獻納土地，不過是想迷惑我軍罷了。攻打他的辦法，應限定日期，責令其歸順。他自從方國璋戰死，自知兵力不够用，又加上韓叔義回稱義師的强盛，氣勢已先被挫敗。現在因爲陳顯道率自己的軍隊投降，正可以威脅他而使他順從。事情應快不應慢。宣布招諭之後，另設官吏，收繳集合他的船艦，悄悄收取他的兵權，以消除未料的事變，三郡可以不勞頓而平定。

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必圖歸附，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遲，則大兵自温、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

福建本是浙江一道，兵弱城陋。兩浙已平，必定圖謀歸附，用一個辯士之力便可以辦到。如果又推遲，則大軍從温、處進入，奇兵從海道進，福州一定支持不下去，福州攻下後，旁郡便迎刃而解了。聲威已震，然後進軍攻取兩廣，易如反掌。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去。賜銀幣襲衣。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略如兑言。

太祖認爲他的話奇妙。想留用他，竭力辭去。賜予銀幣襲衣。此後多年，平定天下，規劃順序大體如葉兑所説。

范常

范常，字子權，滁人。太祖軍滁，杖策謁軍門。太祖夙知其名，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諸將克和州，兵不戢。常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太祖乃切責諸將，搜軍中所掠婦女，還其家，民大悦。太祖以四方割據，戰爭無虚日，命常爲文，禱於上帝。其辭曰："今天下紛紜，生民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倘元祚未終，則群雄當早伏其辜，某亦在群雄中，請自某始。若已厭元德，有天命者宜歸之，無使斯民久阽危苦。存亡之機，驗於三月。"太祖嘉其能達己意，命典文牘，授元帥府都事。取太平，命爲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於兵，當令得所。"常以簡易爲治，興學恤民。官廪有穀數千石，請給民乏種者，秋稔輸官，公私皆足。居三年，民親愛之，召入爲侍儀。

范常，字子權，滁人。太祖駐軍滁州，拄杖拜謁於軍門。太祖以前就知道他的名聲，和他交談心意相合，留任於幕下，有疑難總向他詢問，范常全都以實情相對。諸將攻克和州，士兵不受約束。范常對太祖説："得到一個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就大事?"太祖於是嚴厲責備各將，搜出軍中所掠取的婦女，放她們回家，百姓非常高興。太祖因爲四方割據，戰爭不斷，任命范常寫文章，向天帝禱告。其文辭説道："現在天下紛亂，生民塗炭，没有歸屬，萬物殆盡。倘若元朝國運未終，則群雄應當早日伏罪，我也在群雄之中，請求從我開始。如果已經厭棄元朝德運，應歸附有天命的人，不要讓百姓長期臨危受苦。存亡之機，應驗在三月。"太祖嘉奬他能表達出自己的心意，任命主管文牘，授官元帥府都事。攻取太平，任命爲知府，詔諭他説："太平是我的股肱一樣的要郡，那裏民衆多次受困於兵災，應當使他們得其所。"范常治政以簡單易行爲準則，興建學校撫恤民衆。官府倉庫有數千石穀，請求供給缺乏耕種的人民，秋熟時返交官府，公私都富足。居官三年，百姓非常愛戴他，召入任侍儀。

洪武元年，擢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卿。帝鋭意稽古禮文。群臣集議，間有異同，常能參合衆言，委曲當上意。尋以病免歸。歲餘，手詔徵詣闕，仍故官。帝宴閑，輒命儒臣列坐賦詩爲樂。常每先成，語多率。帝笑曰："老范詩質樸，殊似其爲人也。"遷起居注。常有足疾，數在告，賜以安車。尋乞歸，帝賦詩四章送之，賜宅於太平。子祖，歷官雲南左參政，有修潔稱。

洪武元年，升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卿。皇帝决意稽查古代禮文。群臣集中商議，間或有異同，范常能綜合衆家之言，輾轉含蓄符合皇上心意。不久因病免職歸家。一年多，皇上手書徵召到朝堂，仍任原官。皇帝閑暇之餘，便命儒臣坐下賦詩取樂。范常每次最先完成，言語多直率。皇帝笑着説："老范的詩質樸，很像他的爲人。"遷升爲起居注。范常有足病，多次告假，賜給安車。不久請求歸鄉，皇帝賦詩四章送他，賜予房宅於太平。兒子范祖，任官雲南左參政，有高尚純潔的美稱。

潘庭堅

潘庭堅，字叔聞，當塗人。元末爲富陽教諭，謝去。太祖駐太平，以陶安薦，徵庭堅爲帥府教授，慎密謙約，爲太祖所稱。下集慶，擢中書省

潘庭堅，字叔聞，當塗人。元末任富陽教諭，辭去。太祖駐軍太平，因陶安推薦，徵召潘庭堅任帥府教授，謹慎嚴密謙虚含蓄，被太祖稱道。攻下集慶，提升爲中書省博士。婺州攻下，

博士。婺州下，改爲金華府，以庭堅同知府事。時上游諸郡次第平定，擇儒臣撫綏之，先後用陶安、汪廣洋於江西，而庭堅與王愷守浙東。太祖爲吴王，設翰林院，與安同召爲學士，而庭堅已老，遂告歸。洪武四年，復召至，主會試。

子黼，字章甫，有文名，官至江西按察使。會修律令，留爲議律官。書成，卒。黼謹飭類父，而文采清雅過之。父子皆以鄉校顯，時以爲榮。

改爲金華府，以庭堅爲同知府事。當時上游各郡順次平定，選擇儒臣安撫，先後用陶安、汪廣洋於江西，而潘庭堅和王愷鎮守浙東。太祖任吴王，設翰林院，和陶安一同召爲學士，而潘庭堅已老，於是告老歸鄉。洪武四年，又召到朝廷，主管會試。

兒子潘黼，字章甫，有文才的名聲，官至江西按察使。恰逢修定律令，留任議律官。書完成，死去。潘黼謹嚴如其父，而文采清新典雅超過他。父子都以鄉校顯名，當時以此爲榮。

宋思顔

宋思顔，不知何許人。太祖克太平，以思顔居幕府。及定集慶，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總省事，以李善長及思顔爲參議。同時所設省中官李夢庚、郭景祥、侯元善、楊元杲、陶安、阮弘道、孔克仁、王愷、欒鳳、夏煜等數十人，而思顔獨與善長并授參議，其任較諸人爲重。已，建大都督府，以思顔兼參軍事。

太祖嘗視事東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顔曰："主公躬行節儉，真可示法子孫，惟願終始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他日又進曰："句容虎爲害，既捕獲，宜除之，今豢養民間何益?"太祖欣然，即命殺虎。其隨事納忠類如此。後出爲河南道按察僉事，坐事死。

宋思顔，不知何處人。太祖攻克太平，令宋思顔居於幕府。到平定集慶，設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統領省事，任李善長和宋思顔爲參議。同時所設立的省中官員有李夢庚、郭景祥、侯元善、楊元杲、陶安、阮弘道、孔克仁、王愷、欒鳳、夏煜等數十人，而祇有宋思顔和李善長一并授予參議，他的責任比其他各人更重。此後，建大都督府，任宋思顔兼參與軍事。

太祖曾視察東閣，天熱，汗水沾濕衣裳。左右拿衣進去替他更换，都是幾經浣洗的。宋思顔説："主公親身實行節儉，真可以向子孫示法，祇是願始終如一。"太祖嘉獎他的直率，賜予他錢幣。另一日又進言説："句容虎爲害，既已捕獲，應當除掉它，現在豢養於民間有什麽好處?"太祖欣然同意，就命令殺掉老虎。他就像這樣就事進諫忠言。後來出任河南道按察僉事，因事獲罪處死。

夏煜

夏煜，字允中，江寧人。有俊才，工詩，辟爲中書省博士。婺州平，調浙東分省，兩使方國珍，咸稱旨。太祖征陳友諒，儒臣惟劉基與煜侍。鄱陽戰勝，太祖所與草檄賦詩者，煜其一也。洪武元年，使總制浙東諸府，與高見賢、楊憲、凌説四人以伺察搏擊爲事，後俱以不良死。

夏煜，字允中，江寧人。有俊傑之才，擅長作詩，徵召爲中書省博士。婺州平定，調浙東分省，兩次出使到方國珍處，都符合皇上心意。太祖征討陳友諒，儒臣祇有劉基和夏煜侍奉。鄱陽會戰取勝，同太祖草擬檄文抒寫詩文，夏煜是其中一個。洪武元年，使他統管浙東諸府，同高見賢、楊憲、凌説四個人因偵察搏鬥爲能事，後來都以不善而死。

郭景祥　李夢庚

郭景祥，濠人。與鳳陽李夢庚皆從渡江，典文書，佐謀議，分任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既同調浙東分省，尋復同入爲大都督府參軍。景祥性諒直，博涉書史，遇事敢言，太祖親信之。嘗曰："景祥文吏，而有折衝禦侮才，能盡忠於我，可大任也。"先是，克滁州、太平、溧陽，以城郭不完，輒命景祥董治之。既而和州守臣言州城久廢，命景祥相度，即故址城之，九旬而工畢。太祖以爲能，授和州總制。景祥益治城隍樓櫓，廣屯田，練士卒，威望肅然。和遂爲重鎮，璽書褒勞。仕終浙江行省參政。

謝再興之守諸全也，部將私販易吴境。太祖怒殺部將，召諭再興，命夢庚往諸全總制軍事。再興還鎮，忿夢庚出己上，遂叛，執夢庚降於吴，夢庚死之。其時，參佐行省者，又有毛騏、王濂。

郭景祥，濠人。同鳳陽李夢庚都跟從太祖渡長江，主管文書，輔佐謀議，分别擔任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不久一同調任浙東分省，不久又同時任大都督府參軍。郭景祥性情坦誠正直，廣博涉獵經書史籍，遇事敢於直言，太祖親近相信他。常説："郭景祥是文吏，而有抗衡禦侮的才能，能够對我盡忠，可托以重任。"此前，攻克滁州、太平、溧陽，因城郭不堅固，就令郭景祥督察治理。隨後和州守臣説州城久已廢棄，便任命郭景祥觀察測量，在故址築城，九十天而工程完畢。太祖認爲他能幹，授官和州總制。郭景祥增治城壕樓櫓，廣開屯田，訓練士卒，威望令人敬佩。和州於是成爲重鎮，下詔書褒獎犒勞。死於浙江行省參政任上。

謝再興鎮守諸全的時候，部將在吴境私下販物交易。太祖憤怒并殺掉部將，召令告諭謝再興，命令李夢庚前往諸全統管軍事。謝再興回軍鎮守，忿恨李夢庚位出自己之上，於是反叛，抓住李夢庚歸降吴，李夢庚爲此而死。當時，參與輔佐行省的人，又有毛騏、王濂。

王濂

濂，字習古，定遠人，李善長婦兄也。少嗜學，事親孝。初從汝、潁賊，太祖克集慶，乃渡江來歸。善長爲言，得召見，除執法官，讞獄平允。遷中書省員外郎，出爲浙江按察僉事，治行著聞。大風晝晦，濂應詔言民瘼，請緩征。太祖納之。洪武三年卒。帝謂善長曰："濂有王佐才，今死，朕失一臂。"後善長坐事，帝嘆曰："使王濂在，必不至是。"

王濂，字習古，定遠人，李善長妻子的兄長。年少時好學，侍奉父母孝順。最初跟從汝、潁賊寇，太祖攻克集慶，於是渡過長江來歸附。李善長爲他進言，得以召見，任執法官，斷案公平。遷升爲中書省員外郎，出任浙江按察僉事，爲政的成績顯著而聞名。因大風白天晦暗，王濂應詔進言百姓疾苦，請求寬緩徵收賦税。太祖采納其言。洪武三年死。皇帝對李善長説："王濂有輔佐君王之才，現在死了，朕如同失去一臂。"後來李善長因事獲罪，皇帝嘆息道："假使王濂在，一定不至於此。"

毛騏　毛驤

騏，字國祥，與濂同里。太祖自濠引兵趨定遠，騏扶縣令出降。太祖喜，留與飲食，籌兵事，悉當意。取滁州，擢總管府經歷，典倉廩，兼掌晨昏曆，稽將帥之失伍者。從渡江，

毛騏，字國祥，和王濂同鄉。太祖自濠率軍前往定遠，毛騏扶着縣令出城投降。太祖高興，留下和他宴飲，籌謀軍事，全都合意。攻取滁州，升爲總管府經歷，主管倉庫，兼掌早晚點察，稽查違犯軍規的將帥。跟從渡長江，升爲行

擢行省郎中。是時太祖左右，惟善長及騏，文書機密，皆兩人協贊。尋授參議官。征婺州，命權理中書省事，委以心膂。俄病卒，太祖親爲文哭之，臨視其葬。

省郎中。這時太祖左右，祇有李善長和毛騏，文書機密，都由兩人協助。不久授參議官。征戰婺州，任命管理中書省事，以重要職務委托。不久病死，太祖親自寫祭文哭悼他，親臨看他入葬。

子驤，管軍千户，積功擢親軍指揮僉事。從定中原，進指揮使。滕州段士雄反，驤討平之。捕倭浙東，斬獲多，擢都督僉事，見親任，嘗掌錦衣衛事，典詔獄。後坐胡惟庸黨死。

兒子毛驤，管軍千户，累積功勞升任爲親軍指揮僉事。跟從平定中原，進升指揮使。滕州段士雄反叛，毛驤討伐平定叛亂。到浙東追捕倭寇，斬殺俘獲很多，升爲都督僉事，被親近信任，曾掌管錦衣衛事，主管判案。後來因胡惟庸朋黨案獲罪而死。

楊元杲 阮弘道

楊元杲、阮弘道，皆滁人，家世皆儒者。從渡江，同爲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與陶安等更番掌行機宜文字。元杲以郎中擢理軍儲於金華，而弘道亦於是歲以郎中從大都督文正守南昌，皆有功。二人皆於太祖最故，又皆儒雅，嗜文學，練達政體，而元杲知慮尤周密。帝嘗曰："文臣從渡江，掌簿書文字，勤勞十餘年，無如楊元杲、阮弘道、李夢庚、侯元善、樊景昭者。"其後，元杲歷應天府尹，弘道歷福建、江西行省參政，皆卒官。

楊元杲、阮弘道，都是滁人，世代都是儒生。跟從太祖渡長江，同時任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與陶安等輪番掌管兼機要文字。楊元杲以郎中在金華提升管理軍糧儲存，而阮弘道也在這年以郎中跟從大都督文正守南昌，都有功勞。二人都和太祖最有舊交情，又都是儒雅之士，嗜好文學，熟練國家體制，而楊元杲考慮尤其周密。皇帝曾說："文臣跟從渡長江，掌管户簿書籍文章，辛勤勞作十餘年，不如楊元杲、阮弘道、李夢庚、侯元善、樊景昭等。"此後，楊元杲任應天府尹，阮弘道任福建、江西行省參政，都死於任上。

元杲子賁，博學强記，以詞翰知名，薦授大名知縣，仕至周府紀善。

楊元杲兒子楊賁，博學强記，以詩文詞章聞名，推薦而授予大名知縣，官至周府紀善。

元善，全椒人，歷官參知政事，與樊景昭俱無所表見。

侯元善，全椒人，歷任參知政事，和樊景昭都無所表現。

汪河

又汪河者，舒城人，嘗師余闕，以文章名。從渡江，爲行中書省掾，數陳時務。太祖高其才，進大都督府都事。使察罕，議論稱旨。後奉命偕錢楨至河南，報擴廓聘，爲所留。太祖前後七致擴廓書，終不報。洪武元年，大軍下河、洛，擴廓走定西，河始得歸，被拘凡六年。帝甚嘉之，進吏部侍郎，備陳西征方略。二年，改御史臺侍御史。九年，拜晉王左相，

又有汪河，舒城人，曾師從余闕，以文章聞名。跟從太祖渡長江，任行中書省掾，多次陳述時勢。太祖認爲其才高，進升爲大都督府都事。出使察罕，談論符合皇帝旨意。後來奉命偕同錢楨到河南，回報擴廓的聘問，被扣留。太祖前後七次致書擴廓，始終不回應。洪武元年，大軍攻下河、洛，擴廓敗走定西，汪河纔得以返歸，被拘留共六年。皇帝非常贊揚他，進升吏部侍郎，謀劃西征的策略。二年，改任御史臺侍御史。九年，拜升爲晉王左相，皇帝親自到便殿詔諭派

親御便殿論遣之。居數歲，卒於官。

道。居官數年死於任上。

孔克仁

孔克仁，句容人。由行省都事進郎中。嘗偕宋濂侍太祖，太祖數與論天下形勢及前代興亡事。陳友諒既滅，太祖志圖中原，謂克仁曰："元運既隳，豪傑互争，其釁可乘。吾欲督兩淮、江南諸郡之民，及時耕種，加以訓練，兵農兼資，進取退守。仍於兩淮間餽運可通之處，儲糧以俟。兵食既足，中原可圖，卿以爲何如?"克仁對曰："積糧訓兵，觀釁待時，此長策也。"當是時，江左兵勢日盛，太祖以漢高自期，嘗謂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帝起布衣，以寬大馭群雄，遂爲天下主。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嘆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尚間諜，御衆無紀律。我以數十萬衆，修軍政，任將帥，相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定天下於一矣。"

孔克仁，句容人。由行省都事進升郎中。曾偕同宋濂侍奉太祖，太祖多次與他談論天下的形勢和前代興亡的事。陳友諒已滅亡，太祖謀求中原，對孔克仁説："元國運已亡，豪强俊傑互相争鬥，其有機可乘。我想督率兩淮、江南諸郡之民，及時耕種，并加以訓練，兵和農兼蓄，進軍攻取退軍堅守并施。仍然在兩淮間運糧到可以通行的地方，儲存糧食等候。兵力糧食充足，中原可圖謀，卿認爲怎樣?"孔克仁回答説："積累糧食訓練士兵，觀察機會等待時機，這是長策。"在這時，江左兵勢日漸强盛，太祖以漢高祖自許，曾對孔克仁説："秦政暴虐，漢高帝起兵布衣，以寬厚大度駕馭群雄，於是成爲天下之主。現在群雄蜂起雲涌，都不知道修定法度以此昭明軍政，這是他們不能完成事業的原因。"於是感嘆良久。又説："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而有兵而没有紀律的是河北，稍有紀律而兵勢不振的是河南，道路不通、軍糧不能跟上的是關中。江南則衹有我和張士誠罷了。張士誠多奸詐之謀，崇尚偵探，管理兵衆没有紀律。我率數十萬兵衆，修治軍政，任用將帥，觀察時機而行動，其形勢有不難平定之處。"孔克仁叩頭説："主上神武，應當統一天下。"

嘗閲《漢書》，濂與克仁侍。太祖曰："漢治道不純者何?"克仁對曰："王霸雜故也。"太祖曰："誰執其咎?"克仁曰："責在高祖。"太祖曰："高祖創業，遭秦滅學，民憔悴甫蘇，禮樂之事固所未講。孝文爲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業終於如是。帝王之道，貴不違時。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又嘗問克仁：

太祖曾經閲讀《漢書》，宋濂和孔克仁陪侍。太祖説："漢治國之道不純正的原因何在?"孔克仁回答説："王道和霸道混雜的原故。"太祖説："誰承擔其過錯?"克仁説："責任在高祖。"太祖説："高祖創業，遭到秦毁滅學術，百姓憔悴剛剛復蘇，禮樂之事所以没有講求。孝文爲英明君主，正是應當制禮作樂，以此光復三代的舊貌，却徘徊不暇，使漢功業終於如此。帝王之道，貴在不違背時機。三代之王有其時機并能施行，漢文有時機而不做，周世宗則是没有時機却要去做的人。"又曾問孔克仁："漢高祖起於平民而成爲

"漢高起徒步爲萬乘主，所操何道?"克仁對曰："知人善任使。"太祖曰："項羽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然，承以柔遜，濟以寬仁，卒以勝之。今豪傑非一，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以觀天下之變，若徒與角力，則猝難定也。"

及徐達等下淮東、西，又謂克仁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孛羅擁兵犯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挾太子以稱戈，急私仇，無敵愾之志。思齊輩碌碌，竊據一方，民受其害。士誠外假元名，反覆兩端。明玉珍父子據蜀僭號，喜於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能有成。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出襄、樊，東逾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大事可成，天下不難定。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克仁侍帷幄最久，故獲聞太祖謀略居多。洪武二年四月，命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已，出知江州，入爲參議，坐事死。

萬乘之主，所操持的是什麽策略?"孔克仁回答説："知道人并善於任用。"太祖説："項羽南面稱王，不施行仁義，而自誇功績。高祖知道他如此，繼之以柔和謙遜，施之以寬厚仁慈，最終勝過他。現在豪傑不止一個人，我守江左，任用賢人撫佐民衆，以此觀注天下的變動，如果衹與之角鬥，那麽倉猝間難以平定。"

到徐達等攻下淮東、西，又對孔克仁説："壬辰之亂，生靈塗炭。中原各將，孛羅統領軍隊侵入宫闕，敗壞倫理干犯法紀，已經被掃滅。擴廓挾持太子起兵，急於私人怨仇，没有同仇敵愾之志。思齊等平庸，私守一方，百姓深受其害。張士誠在外藉元之名，反覆徘徊於兩方。明玉珍父子據守蜀僭越名號，喜好自行其是而没有長遠之謀。觀察其所爲，都不能有所成就。我推算天時，審視人事，有可以定天下的時機。現在軍隊向西出襄、樊，向東越過淮、泗，首尾相應，攻擊必定取勝，大事可成，天下不難平定。平定之後，生存發展還困難，正應勞神思慮罷了。"孔克仁侍奉於帷幄最久，所以聽到太祖的謀略居多。洪武二年四月，任命孔克仁等傳授諸子經書，功臣的子弟也命令入學。此後，出京任知江州，入朝作參議，因事獲罪而死。

贊曰：太祖起布衣，經營天下。渡江以來，規模宏遠，聲教風馳。雖曰天授，抑亦左右丞弼多國士之助歟。陳遇見禮不下劉基，而超然利禄之外。葉兑於天下大計，籌之審矣，亦能抗節肥遁，其高致均非人所易及。孔克仁無可稱述，以太祖之雄謀大略具其事中，故叙列於篇。

贊曰：太祖起兵於平民，統治天下。渡長江以來，規劃宏遠，聲威教化如風馳騁。雖然説是天授，也是左右輔佐很多國士的幫助。陳遇被禮遇不下於劉基，而超然於利禄之外。葉兑對於天下的大計，籌劃審察，也能堅守節操隱退，他們的高潔情操不是常人容易達到的。孔克仁無可稱頌評述之處，因太祖的雄謀大略都在他的事迹之中，所以叙述列舉於此篇中。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陶安 錢用壬 詹同 朱升
崔亮 牛諒 荅祿與權 張籌 朱夢炎 劉仲質
陶凱 曾魯 任昂 李原名 樂韶鳳

陶安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博涉經史，尤長於《易》。元至正初，舉江浙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避亂家居。太祖取太平，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太祖召與語。安進曰："海內鼎沸，豪傑并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問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太祖曰："善。"留參幕府，授左司員外郎，以習爲太平知府。習字伯羽，年八十餘矣，卒於官。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從小聰敏有悟性，博涉經史，尤其擅長於《易》。元至正初年，參加江浙鄉試中舉，被授予明道書院山長，避戰亂隱居家中。太祖攻取太平，陶安與年高德厚的儒生李習率父老出城相迎。太祖召見陶安與他共議天下大事。陶安進言說："天下紛擾動亂，豪傑并起爭雄天下，然而他們意在奪取子女玉帛，沒有撥亂救民安定天下的雄心。明公渡過長江，以恩德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殺，人心歡悅誠服，順應天理民心，以此行撫慰民情、討伐罪惡的大事，天下的平定不成問題。"太祖問道："我打算攻取金陵如何？"陶安回答道："金陵是古代帝王的都城，攻取并據有它，等於據有優越的地理位置來撫臨四方，所向何處不被攻克？"太祖道："好。"留陶安參與幕府機密，授官左司員外郎，任命李習爲太平知府。李習字伯羽，八十多歲了，最後死於官任上。

安從克集慶，進郎中。及聘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太祖問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讓。黃州初下，思得重臣鎮之，無逾安者，遂命知黃州。寬租省徭，民以樂業。坐事謫知桐城，移知饒州。陳友定兵攻城。安

陶安跟從太祖攻克集慶，進升爲郎中。到太祖聘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到身邊效命時，太祖問陶安道："這四人如何？"陶安回答道："臣謀略不如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理百姓的才能不如章溢、葉琛。"太祖贊賞陶安能謙讓。黃州剛攻下時，太祖思考尋得一重臣鎮守它，沒有勝過陶安的，於是任命陶安知黃州。陶安寬緩租稅減省徭役，百姓因此安居樂業。因事獲罪被貶謫

召吏民諭以順逆，嬰城固守。援兵至，敗去。諸將欲盡戮民之從寇者，安不可。太祖賜詩褒美。州民建生祠事之。

知桐城，調知饒州。陳友定軍隊攻打饒州城。陶安召集官吏百姓以順逆的道理曉諭他們，環城堅守。援兵到，陳友定兵敗退去。衆將打算殺掉所有從寇的百姓，陶安不允許。太祖因此賜詩褒獎贊美他。饒州百姓建生祠供奉他。

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士。時徵諸儒議禮，命安爲總裁官。尋與李善長、劉基、周禎、滕毅、錢用壬等删定律令。洪武元年，命知制誥兼修國史。帝嘗御東閣，與安及章溢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當。"又論學術。安曰："道不明，邪說害之也。"帝曰："邪說害道，猶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治？"安頓首曰："陛下所言，可謂深探其本矣。"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安寧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

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先召陶安爲學士。當時徵召諸儒議禮，任命陶安爲總裁官。不久與李善長、劉基、周禎、滕毅、錢用壬等删定律令。洪武元年，命令他知制誥兼修國史。皇帝曾駕幸東閣，與陶安及章溢等討論前代興亡本末。陶安説喪亂的根源在於驕奢淫侈。皇帝説："居於高位者容易驕奢，處於悠閑安樂者容易淫侈。驕奢則善言聽不進去，而且聽不到對過錯的批評。淫侈則善道不立，而且不顧行爲的後果。像這樣，没有不滅亡的。愛卿所言很恰當。"皇帝又與他們討論學術。陶安道："道義不明，是邪説妨害的。"皇帝道："邪説妨害道義，猶如美味爽悦口舌，美色眩惑耳目。邪説不斥去，那麽正道不會興起，天下從何治理？"陶安磕頭道："陛下所説，可以説深入探到它的根本了。"陶安事奉皇帝十多年，比較諸儒算是最早的。到官居侍從時，皇帝的恩寵更加優厚。皇帝把御製門帖子賜給他，帖子上寫道："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當時的人把此事視作極爲榮耀的盛事。御史有時進言陶安隱秘的過錯。皇帝詰問道："陶安豈有此過，况且你從何知曉？"御史回答道："在道路上聽説的。"皇帝大怒，馬上貶黜了御史。

洪武元年四月，江西行省參政闕，帝以命安，諭之曰："朕渡江，卿首謁軍門，敷陳王道。及參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地，撫綏莫如卿。"安辭。帝不許。至任，政績益著。其年九月卒於官。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帝親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

洪武元年四月，江西行省參政一職空缺，皇帝把它授給陶安，曉諭他道："朕渡過長江，卿首先到朕軍門謁見，陳説王道。到參與幕府之事，朕受益頗多。後來卿進入翰林，朕更多地聽到了你的正直言論。江西屬長江上游地方，撫慰安定它没有誰比得上卿的。"陶安辭讓。皇帝不許可。到任後，政績更加顯著。這年九月死於任上。陶安病重時，還草擬上奏朝廷當世十二件大事。皇帝親自作文來祭悼他，追封陶安爲姑孰郡公。

子晟，洪武中爲浙江按察使，以

陶安的兒子陶晟，洪武年間爲浙江按察使，

貪賄誅。其兄昱亦坐死，發家屬四十餘人爲軍。後死亡且盡，所司復至晟家勾補。安繼妻陳詣闕訴，帝念安功，除其籍。

因貪污受賄被殺。他的兄長陶昱也連坐而死，發配家屬四十多人服軍役。後來服軍役的陶家人死亡將盡，有關部門又到陶晟家中徵調人員補充。陶安繼妻陳氏到朝廷申訴，皇帝念陶安的功勞，免除了陶家的軍籍。

錢用壬

初，安之裁定諸禮也，廣德錢用壬亦多所論建。

當初，陶安裁定諸禮，廣德錢用壬也多所論説建議。

用壬，字成夫，元南榜進士第一，授翰林編修。出使張士誠，留之，授以官。大軍下淮、揚，來歸。累官御史臺經歷，預定律令。尋與陶安等博議郊廟、社稷諸儀。其議釋奠、耤田，皆援據經文及漢、魏以來故事以定其制，詔報可，語詳《禮志》。洪武元年分建六部官，拜用壬禮部尚書。凡禮儀、祭祀、宴享、貢舉諸政，皆專屬禮官。又詔與儒臣議定乘輿以下冠服諸式。時儒生多習古義，而用壬考証尤詳確，然其後諸典禮亦多有更定云。其年十二月，請告歸。

錢用壬，字成夫，元朝時中南榜進士第一名，授官翰林編修。出使張士誠處，張士誠留用了他，授給他官職。大軍攻下淮、揚時，錢用壬前來歸附。屢次升官至御史臺經歷，參預制定律令。不久與陶安等博議郊廟、社稷等儀禮。他所議的釋奠、藉田，都援引根據經文及漢、魏以來的舊有典制來定明朝的制度，皇帝下詔批覆照准，詔文詳見《禮志》。洪武元年分別建立六部官吏，授錢用壬爲禮部尚書。凡禮儀、祭祀、宴享、貢舉等政事，都專屬禮官。又詔令錢用壬與儒臣議定皇帝以下冠帽服飾的各種樣式。當時儒生多習古義，而錢用壬考定證明尤其詳明準確，然而在他以後各種典禮也多有所更改重定。那年十二月，錢用壬請求告老歸鄉。

詹同　詹徽

詹同，字同文，初名書，婺源人。幼穎異，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以其弟槃女妻之。至正中，舉茂才異等，除郴州學正。遇亂，家黄州，仕陳友諒爲翰林學士承旨。太祖下武昌，召爲國子博士，賜名同。時功臣子弟教習内府，諸博士治一經，不盡通貫。同學識淹博，講《易》、《春秋》最善。應教爲文，才思泉涌，一時莫與并。遷考功郎中，直起居注。會議祫禘禮，同議當，遂用之。洪武元年，與侍御史文原吉、起居注魏觀等循行天下，訪求賢才。還進翰林直學士，遷侍讀學士。

詹同，字同文，初名書，婺源人。幼時聰穎異常，學士虞集見到他後説："這是才子啊。"把自己弟弟虞槃的女兒許給他爲妻。至正年間，考中茂才異等，被任命爲郴州學正。遇到戰亂，家居黄州。出任陳友諒的官爲翰林學士承旨。太祖攻下武昌，召爲國子博士，賜名同。當時功臣子弟在内府受教學習，諸博士治一經，没有完全貫通。詹同學識淵博，講《易》、《春秋》講得最好。詹同應諸王之命和詩作文，才思如泉涌，一時間無人與他匹敵。升遷爲考功郎中，當值起居注。恰逢議定祫禘禮，詹同所議恰當，於是采用他的建議。洪武元年，詹同與侍御史文原吉、起居注魏觀等巡行天下，訪求賢才。返回後進升爲翰林直學士，遷升侍讀學士。

帝御下峻，御史中丞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

皇帝駕馭臣下嚴厲，御史中丞劉基説："古時公卿有罪，用盤盛水把劍加在上面，到請罪之

自裁，所以勵廉耻，存國體也。”同時侍側，遂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復剴切言之。帝嘗與侍臣言聲色之害甚於鴆毒，創業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因事納忠如此。

室自殺謝罪，用來鼓勵廉潔知曉耻辱，保全國家的體統啊。”詹同當時正好在皇帝身旁侍立，於是取《戴記》及賈誼疏來進諫，又剴切地議論這事的利害關係。皇帝曾經與侍臣談論聲色的害處大於鴆毒，創業的君王是子孫承受效法的榜樣，尤其不可不謹慎。詹同趁機舉成湯不近聲色，垂裕後代的事來回答。詹同因事進獻忠言就像這樣。

四年，進吏部尚書。六年，兼學士承旨，與學士樂韶鳳定釋奠先師樂章。又以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迹，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請編《日曆》。帝從之，命同與宋濂爲總裁官，吴伯宗等爲纂修官。七年五月書成，自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同等又言，《日曆》秘天府，人不得見，請仿唐《貞觀政要》，分輯聖政，宣示天下。帝從之。乃分四十類，凡五卷，名曰《皇明寶訓》。嗣後凡有政迹，史官日記録之，隨類增入焉。是年賜敕致仕，語極褒美。未行，帝復命與濂議大祀分獻禮。久之，起承旨，卒。

洪武四年，詹同進升爲吏部尚書。六年，兼任學士承旨，與學士樂韶鳳制定在學校祭奠先師的樂章。又因渡過長江以來，征討平定的事迹，禮樂治道的詳情，雖然有記載，但尚未成書，詹同請旨編修《日曆》。皇帝依允了他的請求，命詹同與宋濂爲總裁官，吴伯宗等爲纂修官。洪武七年五月書編修完成，自起兵臨濠到洪武六年，共一百卷。詹同等又進言，《日曆》秘藏於朝廷府庫，外人不得一見，請求依照唐朝的《貞觀政要》，分輯出聖政，宣布告示天下。皇帝依允了他們的請求。於是分出四十類，共五卷，命名爲《皇明寶訓》。以後凡是有政績，史官每天記録它，隨類增入此書。這年皇帝頒賜敕命允許詹同退休，言語極爲褒贊美飾。詹同尚未動身，皇帝又命他與宋濂商議大祀分獻禮。過了一段時間，起用他爲承旨，死於任上。

同以文章結主知，應制占對，靡勿敏贍。帝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無取浮薄。同所爲多稱旨，而操行尤耿介，故至老眷注不衰。

詹同憑藉文章結歡主上受知遇，應制占對，没有不敏捷富贍的。皇帝曾説文章應該明白顯暢易懂，通徹道術，通達當世大事，不要取法浮誇靡薄。詹同所作多稱旨意，而且操行尤其耿直剛介，所以一直到老皇帝的垂愛關注不衰。

子徽，字資善，洪武十五年舉秀才。官至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有才智，剛决不可犯，勤於治事，爲帝所獎任。然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藍玉下獄，語連徽及子尚寶丞紱，并坐誅。

兒子詹徽，字資善，洪武十五年考中秀才。官至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有才幹智略，剛强果决不可侵犯，勤於治理政事，受皇帝獎賞信任。然而性格陰險忌刻。李善長的死，詹徽出了力。藍玉下獄，招供中連及詹徽及他的兒子尚寶丞詹紱，父子二人一起坐罪被誅殺。

同從孫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宫殿城門題額，往往皆希原筆也。

詹同堂孫詹希原，爲官中書舍人，善於寫大字。宫殿城門的題額，往往都是詹希原寫的。

朱升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講授有法。蘄、黄盜起，棄官隱石門。數避兵逋竄，卒未嘗一日廢學。太祖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問時務。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吴元年，授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年老，特免朝謁。洪武元年，進翰林學士，定宗廟時享齋戒之禮。尋命與諸儒修《女誡》，采古賢后妃事可法者編上之。大封功臣，制詞多升撰，時稱典核。逾年，請老歸，卒年七十二。

升自幼力學，至老不倦。尤邃經學。所作諸經旁注，辭約義精。學者稱楓林先生。子同官禮部侍郎，坐事死。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朝末年舉鄉薦，任池州學正，講解教授有法。蘄、黄一帶群盜紛起，朱升棄官隱居石門。多次爲避兵火逃跑，始終未曾一日荒廢學業。太祖攻下徽州，因鄧愈推薦，朱升被太祖召來詢問當世大事。朱升回答道："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太祖認爲他講得好。吴元年，授官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因年老，特恩准免去朝謁。洪武元年，進升爲翰林學士，定宗廟四時祭祀齋戒的禮儀。不久命與諸儒撰寫《女誡》，采古代賢德后妃事可以效法的編進書中上呈。太祖大封功臣，制詞多是朱升撰寫，當時稱他作文典雅確實。過了一年，請求告老歸鄉，時年七十二歲。

朱升自幼努力治學，至老不倦怠。經學尤其深邃。所作諸經旁注，言辭簡約涵義精深。向他學習的人稱他爲楓林先生。朱升的兒子朱同官任禮部侍郎，因事獲罪處死。

崔亮

崔亮，字宗明，藁城人。元浙江行省掾。明師至舊館，亮降，授中書省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以母憂歸。洪武元年冬，禮部尚書錢用壬請告去，起亮代之。初，亮居禮曹時，即位、大祀諸禮皆其所條畫，丞相善長上之朝，由是知名。及爲尚書，一切禮制用壬先所議行者，亮皆援引故實，以定其議。考證詳確，逾於用壬。

崔亮，字宗明，藁城人。元浙江行省掾。明朝軍隊到舊館，崔亮出降，授官中書省禮曹主事。遷升爲濟南知府。因母喪歸家。洪武元年冬，禮部尚書錢用壬請求告老離職，起用崔亮代錢用壬職位。當初，崔亮在禮曹時，即位、大祀諸禮都是崔亮謀劃，丞相李善長上奏於朝廷，崔亮由此知名。到任尚書，錢用壬先前所議定執行的一切禮制，崔亮都援引舊例，來確定錢用壬所議。考核查證詳實準確，超過錢用壬。

二年，議上仁祖陵曰英陵，復請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與以漢、唐未有行者，駁之。亮曰："漢光武加先陵曰昌，宋太祖亦加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自應祭告，禮固緣人情而起者也。"廷議是亮。頃之，亮言："《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今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

洪武二年，崔亮建議上仁祖陵名英陵，又請執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與以漢、唐没有舊例，駁斥他。崔亮道："漢光武帝加封先人陵墓名昌，宋太祖也加封高祖陵名欽，曾祖陵名康，祖父陵名定，父考陵名安，是因爲創業的君主尊敬他的祖考，就也尊崇他們的陵墓。既然尊崇他們的陵墓，自然應當祭告，禮本來就是依據人情而制定的。"朝議肯定崔亮的建議。不久，崔亮説："《禮運》道'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如今天下應增加神祇壇於圜丘的東方，方澤的西

東，方澤之西。”又言：“《郊特牲》‘器用陶匏’，《周禮疏》‘外祀用瓦’，今祭祀用瓷，與古意合。而槃盂之屬，與古尚異，宜皆易以瓷，惟籩用竹。”又請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受誓戒，戒辭如唐禮。又依《周禮》定五祀及四時薦新、祼禮、圭瓚、鬱鬯之制，并言旗纛月朔望致祭，煩而瀆，宜止行於當祭之月。皆允行。帝嘗謂亮：“先賢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今祭祀省牲於神壇甚邇，心殊未安。”亮乃奏考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二百步。帝大喜。

帝慮郊社諸祭，壇而不屋，或驟雨沾服。亮引宋祥符九年南郊遇雨，於太尉廳望祭，及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建屋避風雨故事，奏之。遂詔建殿於壇南，遇雨則望祭。而靈星諸祠亦皆因亮言建壇屋焉。時仁祖已配南北郊，而郊祀禮成後，復詣太廟恭謝。亮言宜罷，惟先祭三日，詣太廟以配享告。詔可。帝以日中有黑子，疑祭天不順所致，欲增郊壇從祀之神。亮執奏漢、唐煩瀆，不宜取法，乃止。

帝一日問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正中，而百官朝參則班列東西，何也？”亮對曰：“天子祭天，升自午陛，北向，答陽之義也。祭社，升自子陛，南向，答陰之義也。若群臣朝參，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皆由卯陛，朝班分列東西，以避馳道，其義不同。”亮倉卒占對，必傅經義，多此類。

自郊廟祭祀外，朝賀山呼、百司箋奏、上下冠服、殿上坐墩諸儀及大射軍禮，皆亮所酌定。惟言大祀帝親省牲，中祀、小祀之牲當遣官代，帝

方。”又道：“《郊特牲》‘器用陶匏’，《周禮疏》‘外祀用瓦’，如今祭祀用瓷，與古意一致。但槃盂之類，與古代風尚不合，應該都用瓷代替，衹是籩用竹。”又奏請大祀前七天，陪祀官到中書受誓戒，戒辭如同唐朝的誓戒禮。又依《周禮》定五祀及四時薦新、祼禮、圭瓚、鬱鬯的制度，并且説到旗纛月朔望日致祭，煩瑣而且過度，應該衹行於當祭的月份。皇上都允許執行。皇帝曾對崔亮説：“先賢有言道‘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如今祭祀視察祭牲於神壇太近，心中特别不安。”崔亮於是上奏所考察古代的視察祭牲的禮儀，古時視察祭牲的禮儀遠離神壇二百步。皇帝大喜。

皇帝擔心郊社諸祭，有壇而無屋，有時突降大雨沾濕衣服。崔亮援引宋祥符九年南郊遇雨，在太尉廳望祭，以及元朝《經世大典》所載壇垣內外建屋避風雨的先例，上奏皇帝。皇帝於是下詔在祭壇的南面建殿，遇到風雨，就實行望祭。并且靈星諸祠也都因爲崔亮進言而建了壇屋。當時仁祖已經配享南北郊祀，但郊祀禮完成後，又到太廟去恭謝。崔亮進言應罷除，衹須祭祀之前三日，到太廟去用配享告知。下詔可行。皇帝因爲太陽中有黑子，懷疑是祭天不順所導致的，想增加郊壇陪從祭祀的神靈。崔亮以漢、唐祭祀煩瑣過度事上奏，不應效法，皇帝於是没有施行。

皇帝一天問崔亮道：“朕郊祀天地，於正中拜位，但百官則班列東西朝拜參見，爲什麽呢？”崔亮回答道：“天子祭天，從午陛升，向北，答謝太陽的恩義。祭祀土地神，從子陛升，向南，答謝太陰的恩義。如果群臣朝拜參見，應當迴避君王的尊威，所以升降都從卯陛，朝拜班列分東西，來迴避馳道，其意義不同。”崔亮匆忙之間應對，一定符合經義，大多如此類。

自郊廟祭祀外，朝賀山呼、百司箋奏、上下冠服、殿上坐墩諸儀禮及大射軍禮，都是崔亮所斟酌決定的。衹是進言大祀皇帝應親自視察祭牲，中祀、小祀視察祭牲應當派遣官吏代勞，皇

命親祭者皆親省。又請依唐制，令郡國奏祥瑞。帝以災異所係尤重，命有司驛聞，與亮議異焉。三年九月卒於官。其後牛諒、答祿與權、張籌、朱夢炎、劉仲質之屬，亦各有所論建。

帝命令親自祭祀的都應親自省視。又請求依照唐朝制度，命令郡國上奏祥瑞。皇帝因爲災異關係尤其重大，命令主管官吏驛馬傳送上報，與崔亮建議不同。洪武三年九月於官任上去世。崔亮以後的牛諒、答祿與權、張籌、朱夢炎、劉仲質之類人物，也各有所議論創建。

牛諒

牛諒，字士良，東平人。洪武元年舉秀才，爲典簿。與張以寧使安南還，稱旨，三遷至禮部尚書。更定釋奠及大祀分獻禮，與詹同等議省牲、冠服。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三皇。太祖下其議禮官，并命考歷代帝王有功德者廟祀之。七年正月，諒奏三皇立廟京師，春秋致祭，漢、唐以下，就陵立廟。帝爲更定行之，亦詳《禮志》。是年怠職，降主事。未幾，復官，後仍以不任職罷。諒著述甚多，爲世傳誦。

牛諒，字士良，東平人。洪武元年考中秀才，爲典簿。與張以寧出使安南返回，稱合旨意，連升三次升爲禮部尚書。更改確定釋奠及大祀分獻禮，與詹同等議定省牲、冠服。御史答祿與權請求祭祀三皇。太祖下發他的建議給禮官，同時命令考定歷代帝王有功德的建廟祭祀他們。洪武七年正月，牛諒上奏三皇立廟於京城，春秋致以祭祀，漢、唐以後，依就陵墓立廟。皇帝爲此事更改確定執行，此事也詳見於《禮志》。這年牛諒因怠忽職守，被降爲主事。不久，官復原職，後來仍因不勝職被罷官。牛諒著述很多，爲世傳誦。

答祿與權

答祿與權，字道夫，蒙古人。仕元爲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入明，寓河南永寧。洪武六年用薦授秦府紀善，改御史。請重刊律令。盱眙民進瑞麥，與權請薦宗廟。帝曰："以瑞麥爲朕德所致，朕不敢當，其必歸之祖宗。御史言是也。"明年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未行，復爲御史。上書請祀三皇。下禮官議，遂并建帝王廟。且遣使者巡視歷代諸陵寢，設守陵户二人，三年一祭，其制皆由此始。又請行禘禮，議格不行。改翰林修撰，坐事降典籍，尋進應奉。十一年，以年老致仕。禘禮至嘉靖中始定。

答祿與權，字道夫，蒙古人。出仕元朝任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到明朝時，寄居河南永寧。洪武六年被推薦授予秦府紀善，改授御史。奏請重新刊定律令。盱眙百姓進獻祥瑞的麥穗，答祿與權奏請進獻於宗廟。皇帝道："把出現瑞麥歸爲朕的功德所致，朕不敢當，它一定應歸功於祖宗的陰德。御史所言對啊。"第二年答祿與權出任廣西按察僉事。還没動身，又復任御史。與權上書奏請祭祀三皇。皇帝下發禮官商議，於是一起建帝王廟。并且派遣使者巡視歷代帝王陵墓，設守陵户二人，三年祭祀一次，這一制度從此開始。又奏請執行禘禮，建議被阻止没有施行。改任翰林修撰，因事獲罪降爲典籍，不久進升應奉。洪武十一年，因年老退休。禘禮到嘉靖年間纔確定。

張籌

張籌，字惟中，無錫人。父翼，嘗勸張士誠將莫天佑降，復請於平章胡美勿僇降人，城中人得完。以詹同

張籌，字惟中，無錫人。父親張翼，曾勸張士誠的將領莫天佑出降，又向平章胡美請求不要殺投降的人，城中的人得以保全。因詹同薦舉，

薦，授翰林應奉，改禮部主事。奉詔與尚書陶凱編集漢、唐以來藩王事迹爲《昭鑑録》。洪武九年由員外郎進尚書，與學士宋濂定諸王妃喪服之制。籌記誦淹博，在禮曹久，諳於歷代禮文沿革。然頗善附會。初，陶安等定圜丘、方澤、宗廟、社稷諸儀，行數年矣。洪武九年，籌爲尚書，乃更議合社稷爲一壇，罷勾龍、棄配位，奉仁祖配饗，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遂以社稷與郊廟祀并列上祀。識者竊非之。已，出爲湖廣參政。十年，坐事罰輸作。十二年，仍起禮部員外郎。後復官，以事免。

張籌被授予翰林應奉，改授禮部主事。奉詔與尚書陶凱編集漢、唐以來藩王事迹爲《昭鑑録》。洪武九年，由員外郎進升爲尚書，與學士宋濂確定諸王妃喪服的制度。張籌記誦廣博，在禮曹所待時間長，熟悉歷代禮文沿革。但頗善於附會。當初，陶安等議定圜丘、方澤、宗廟、社稷諸禮儀，執行了多年。洪武九年，張籌任尚書，於是更改議定合社稷爲一壇，罷除勾龍、棄的配祀位置，奉仁祖配饗，來明瞭祖宗社稷的尊貴從而親敬先輩的道理，於是把社稷與郊廟祀一并列爲上等祭祀。有識之士私下非議他。隨後，出京爲湖廣參政。洪武十年，因事獲罪罰作勞役。洪武十二年，仍被起用爲禮部員外郎。後復原職，因事被免官。

朱夢炎

朱夢炎，字仲雅，進賢人。元進士，爲金谿丞。太祖召居賓館，命與熊鼎集古事爲質直語，教公卿子弟，名曰《公子書》。洪武十一年，自禮部侍郎進尚書。帝方稽古右文，夢炎援古証今，剖析源流，如指諸掌，文章詳雅有根據。帝甚重之。卒於官。

朱夢炎，字仲雅，進賢人。元朝進士，任金谿丞。太祖召來居住於貴賓館，命令他與熊鼎搜集古代事迹中所談質直語，教授公卿子弟，命名爲《公子書》。洪武十一年，由禮部侍郎進升爲尚書。皇帝正在考察古事推崇文治，朱夢炎援古證今，剖析源流，瞭如指掌，文章詳實雅致有根有據。皇帝很敬重他。死於官任上。

劉仲質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初，以宜春訓導薦入京，擢翰林典籍，奉命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拜禮部尚書，命與儒臣定釋奠禮，頒行天下學校，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如儀。時國子學新成，帝將行釋菜。侍臣有言，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帝曰："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左右謂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師，何敢不拜。'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禮宜加崇。"乃命仲質詳議。仲質請帝服皮弁執圭，詣先師位前再拜，獻爵，又再拜，退易服，乃詣彝倫堂命講，庶典禮隆重。詔曰"可"。又立學規十二條，合欽定九條，頒賜師生。已，復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初年，以宜春訓導的身份被推薦入京城，提拔爲翰林典籍，奉命校正《春秋本末》。洪武十五年，拜爲禮部尚書，命令他與儒臣議定在學校祭奠先聖先師的禮儀，頒布施行於全國的學校，每年春秋的第二個月按例如通常的禮儀祭祀孔子。當時國子學新建成，皇帝將要舉行入學時祭祀先聖先師的禮儀。侍臣進言，孔子雖然是聖人，但是爲人臣子，依禮應一奠兩拜。皇帝説："從前周太祖到孔子廟，左右認爲不應該祭拜。周太祖説：'孔子百世帝王師，怎麽敢不拜。'如今朕有天下，尊敬禮遇百神，對先師的禮儀應更加尊崇。"於是命劉仲質仔細議定。劉仲質奏請皇帝穿戴皮弁執圭，到先師靈位前兩拜，獻酒，又兩拜，退下更换服飾，纔到彝倫堂下令開講，可望典禮隆重。皇帝下詔道"可以"。又確立學規十二條，

奉命頒劉向《説苑》、《新序》於學校，令生員講讀。是年冬改華蓋殿大學士，帝爲親製誥文。坐事貶御史，後以老致仕。仲質爲人厚重篤實，博通經史，文體典確，常當帝意焉。

會合欽定的九條，頒布恩賜國子學師生。隨後，又奉命頒布劉向《説苑》、《新序》給國子學校，令生員講習閲讀。這年冬，劉仲質改任華蓋殿大學士，皇帝親自爲他撰寫誥文。因事獲罪貶爲御史，後來因年老退休。仲質爲人厚重篤實，博通經史，文體典雅準確，常常稱合皇帝的心意。

陶凱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領至正鄉薦，除永豐教諭，不就。洪武初，以薦徵入，同修《元史》。書成，授翰林應奉，教習大本堂，授楚王經。三年七月，與崔亮并爲禮部尚書，各有敷奏。軍禮及品官墳塋之制，凱議也。其年，亮卒，凱獨任，定科舉式。明年會試，以凱充主考官，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凱序其首簡，遂爲定例。帝嘗諭凱曰："事死如事生，朕養已不逮，宜盡追遠之道。"凱以太廟已有常祀，乃請於乾清宫左，别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明奉先殿之制自此始。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考中至正年間鄉試第一，被任命爲永豐教諭，没去就任。洪武初年，因人薦舉被徵召入朝，共同編修《元史》。書編修完成後，陶凱被授予翰林應奉，在大本堂教習，給楚王講授經義。洪武三年七月，與崔亮并爲禮部尚書，各自有所敷陳上奏。軍禮及品官墳塋的制度，是陶凱議定的。那年，崔亮去世，陶凱獨任禮部尚書，確定科舉法式。第二年會試，任命陶凱爲主考官，選取吴伯宗等一百二十人的程式文章給皇帝過目，陶凱於每篇文章前作序，於是成爲定例。皇帝曾曉諭陶凱道："事奉死者如事奉生者一樣，朕欲供養已經趕不上了，應該盡力追懷遠去的先輩的道義。"陶凱因太廟已經有常祀，於是請在乾清宫左邊，另建奉先殿來奉侍先人神御。明朝奉先殿的制度從此開始。

五年，凱言："漢、唐、宋時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爲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備稽考，俾無遺闕。"從之。明年二月，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起爲國子祭酒。明年，改晋王府左相。

洪武五年，陶凱進言："漢、唐、宋時都有會要，記載當代政事。如今起居注雖然設立，但衆官署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應該依會要，按類編爲書，希望可以用它垂法後世。下臺省府的，應該各自備置銅櫃保藏，以備稽核考察，使無所遺缺。"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第二年二月，出任湖廣參政。退休。洪武八年，起用爲國子祭酒。第二年，改任晋王府左相。

凱博學，工詩文。帝嘗厭前代樂章多諛辭，或未雅馴，命凱與詹同更撰，甚稱旨。長至侍齋宫，言宜有篇什以紀慶成。遂命凱首唱，諸臣俱和，而宋濂爲之序。其後扈行陪祀，有所獻，帝輒稱善。一時詔令、封册、歌頌、碑誌多出其手云。凱嘗自號耐久道人。帝聞而惡之。坐在禮部時，朝使往高麗，主客曹誤用符驗，

陶凱博學，工詩文。皇帝曾經厭煩前代樂章多阿諛的文辭，有的不雅馴，命陶凱與詹同更改撰修，很稱合聖意。陶凱經常到侍齋宫，進言應該有文章來記載慶賀收成。皇帝於是命令陶凱首先爲文，諸臣都爲文唱和，而命宋濂替他作序。那以後隨從皇帝出行陪伴皇帝祭祀，陶凱有所進獻詩文，皇帝總是稱贊好。一時間詔令、封册、歌頌、碑志多出自陶凱之手。陶凱曾自號耐久道人。皇帝聽説後因而厭惡他。因他在禮部時，朝

論死。

廷使者出使高麗，主客曹誤用符驗一事，被判處死罪。

曾魯

曾魯，字得之，新淦人。年七歲，能暗誦《五經》，一字不遺。稍長，博通古今。凡數千年國體人才，制度沿革，無不能言者。以文學聞於時。元至正中，魯帥里中豪，集少壯保鄉曲。數具牛酒，爲開陳順逆。衆皆遵約束，無敢爲非義者。人號其里曰君子鄉。

曾魯，字得之，新淦人。七歲時，能默誦《五經》，一個字不漏。年歲稍長，博通古今。凡幾千年國家體制人才，制度沿革，没有不能够道出的。依憑文章才學聞名於當時，元朝至正年間，曾魯率鄉里豪傑，招集少壯男子保衛家鄉。他多次準備好酒肉，給鄉里人講述順逆的道理。大家都遵守他的約束，没人敢做不義的事。人們稱他們鄉爲君子鄉。

洪武初，修《元史》，召魯爲總裁官。史成，賜金帛，以魯居首。乞還山，會編類禮書，復留之。時議禮者蜂起。魯衆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説則是，從某説則非。"有辨詰者，必歷舉傳記以告。尋授禮部主事。開平王常遇春薨，高麗遣使來祭。魯索其文視之，外襲金龍黄帕，文不署洪武年號。魯讓曰："龍帕誤耳，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於義何居?"使者謝過，即令易去。安南陳叔明篡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主客曹已受其表，魯取副封視之，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熞，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此耶!"却其貢。由是器重魯。

洪武初年，撰修《元史》，召曾魯爲總裁官。《元史》修成，賞賜金銀玉帛，以曾魯居首功。曾魯請求歸鄉，適逢編修歸類禮書，又留用了他。當時議論禮的人蜂起。曾魯於衆人中揚言道："某禮應根據某説則對，依從某説則不對。"有與他争辯詰問的，他一定一一舉傳記來告知。不久曾魯被授予禮部主事。開平王常遇春去世，高麗派遣使者來祭拜。曾魯索取高麗文書一看，文書外邊裹襲金龍黄帕，文書不署洪武年號。曾魯責備道："用龍帕是錯誤的，納貢稱藩却不奉正朔，有何居心?"使者爲過錯道了歉，馬上命令换去。安南陳叔明篡位自立，害怕被討伐，派使者入朝進貢以觀測朝廷的意圖。主客曹已經接受了安南的進表，曾魯取副本審視，告訴尚書，尚書詰問使者道："安南以前的王名日熞，如今爲什麽突然改名?"安南使者不敢隱諱，完全道出了其中的事實。皇帝道："島夷竟狡獪到如此程度啊!"退回了安南的進貢。從此器重曾魯。

五年二月，帝問丞相："魯何官?"對曰："主事耳。"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其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持典制，不之許。戍將捕獲倭人，帝命歸之。儒臣草詔，上閲魯稿大悦曰："頃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復如此，文運其昌乎!"未幾，命主京畿鄉試。甘露降鍾山，群臣以詩賦獻，帝獨褒

洪武五年二月，皇帝問丞相："曾魯是什麽官?"丞相答道："主事罷了。"皇帝當日便破格提升六個品級，拜曾魯爲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魯因"順"字冒犯自己父親的名諱，就上朝奏請降一個品級。吏部堅持典章制度，不同意他的請求。戍邊將領捕獲倭人，皇帝命令放歸他們。儒臣草擬詔書，皇上閲覽曾魯的稿子後大喜道："不久前陶凱爲文已能引起人的感嘆，曾魯又能如此，文運大概昌盛了吧!"不久，被命令主持

魯。是年十二月，引疾歸，道卒。淳安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士二人，以筆爲舌者宋景濂，以舌爲筆者曾得之也。"魯屬文不留稿，其徒間有所輯録，亦未成書云。

京畿鄉試。甘露降臨鍾山，群臣用詩賦進獻給皇帝，皇帝衹褒獎了曾魯。這年十二月，曾魯稱病告歸，於路途中去世。淳安徐尊生曾説："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用筆爲舌的是宋景濂，用舌爲筆的是曾得之。"曾魯作文不留稿子，他的學生門徒偶有輯録，也没有成書。

洪武中，禮部侍郎二十餘人，其知名者，自曾魯外，有劉崧、秦約、陳思道、張衡數人。崧自有傳。

洪武年間，禮部侍郎二十多人，其中知名的，除曾魯外，有劉崧、秦約、陳思道、張衡數人。劉崧自有專傳。

秦約

約，崇明人，字文仲。博學，工辭章。洪武初，以文學舉，召試《慎獨箴》，約文第一，立擢禮部侍郎。母老乞歸。已，復召入陳三事，皆切直，仍乞歸，卒。

秦約，崇明人，字文仲。博學，擅長辭章。洪武初年，憑文學被推薦，召見時考試《慎獨箴》一文，秦約文屬第一，馬上被選拔爲禮部侍郎。因母親年老乞求歸鄉。隨後，又召入朝廷進陳了三件大事，都懇切質直，仍然請求歸鄉，去世。

陳思道

思道，山陰人，字執中。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帝賞其執法，超拜兵部侍郎，益勵風節，人莫敢干以私。改禮部，乞歸。居家不殖生産，守令造門不得見。久之，卒。

陳思道，山陰人，字執中。進士及第授官刑部主事。皇帝欣賞他的執法，越級授官兵部侍郎，更加砥礪風操氣節，人們没有誰敢向他請求私事。改任禮部，請求歸鄉。居於家中不經營産業，太守縣令造訪門前也不能得到接見。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去世。

衡事别載。

張衡的事迹别處有載。

任昂

任昂，字伯顒，河陰人。元末舉進士，除知寧晋縣，不赴。洪武初，薦起爲襄垣訓導，擢御史。十五年拜禮部尚書。帝加意太學，罷祭酒李敬、吴顒，命昂增定監規八條。遂以曹國公李文忠、大學士宋訥兼領國子監事。會司諫關賢上言："邇來郡邑所司非人，師道不立，歲選士多缺；甚至俊秀生員，點充承差，乖朝廷育賢意。"昂乃奏定天下歲貢士從翰林院考試，以爲殿最。明年，命科舉與薦舉并行。昂條上科場成式，視前加詳，取士制始定。廣東都指揮狄崇、王臻以妾爲繼室乞封。下廷議，

任昂，字伯顒，河陰人。元朝末年中進士，授官寧晋縣知縣，没去赴任。洪武初年，因人推薦被起用爲襄垣訓導，提拔爲御史。洪武十五年拜爲禮部尚書。皇帝重視太學，罷免了祭酒李敬、吴顒，命令任昂增定監規八條。於是任曹國公李文忠、大學士宋訥兼領國子監事務。適逢司諫關賢上奏道："近來郡邑主管之人不盡職，師道没有建立，每年選拔人才不足；甚至俊秀生員，隨便點員充數承應差事，違背朝廷培育賢人的旨意。"任昂於是上奏定天下每年貢士到翰林院參加考試，以定優劣。第二年，朝廷命令科舉與薦舉一起施行。任昂分列項目上奏科場成規儀式，與以前相比更加詳備，取士的制度從此確定。廣東都指揮狄崇、王臻把妾扶爲繼室請求贈

昂持不可。從之。遂命昂及翰林院定嫡妾封贈例，因詔偕吏部定文官封贈例十一，蔭叙例五，頒示中外。

封號。下朝廷商議，任昂持不贊成主張。皇帝聽從了他的主張。於是命令任昂及翰林院確定嫡妾封贈體例，於是下詔偕同吏部定立文官封贈體例十一條，蔭封叙官體例五條，頒布告示朝廷内外。

尋請更定冕服之制，及朝參坐次。又奏毁天下淫祠，正祀典稱號。“蜀祀秦守李冰，附以漢守文翁、宋守張詠，密縣祀太傅卓茂，鈞州祀丞相黄霸，彭澤祀丞相狄仁傑，皆遺愛在民。李龍遷祀於隆州，謝夷甫祀於福州，皆爲民捍患。吴丞相陸遜以勞定國，宜祀於吴，以子抗、從子凱配。元總管李黼立祀江州，元帥余闕立廟安慶，皆以死勤事。從闕守皖，全家殉義者，有萬户李宗可，宜配享闕廟。”皆報可。明年，命以鄉飲酒禮頒天下，復令制大成樂器，分頒學官。是時，以八事考課外吏，及次第雲南功賞，事不隸禮部，帝皆令昂主其議。尋予告歸。

不久奏請更改確定冕服的體制，及朝拜參見的坐次。又奏請毁掉天下淫祠，糾正祭祀典禮的稱號。“蜀祭祀秦國太守李冰，以漢朝太守文翁、宋朝太守張詠附在一起祭祀，密縣祭祀太傅卓茂，鈞州祭祀丞相黄霸，彭澤祭祀丞相狄仁傑，他們都遺愛於百姓。李龍遷在隆州祭祀，謝夷甫在福州祭祀，他們都替百姓抵禦了災患。吴國丞相陸遜憑功勞安定了國家，應在吴地祭祀，以他的兒子陸抗、侄子陸凱配祀。定元朝總管李黼在江州建立祀廟，元帥余闕立廟於安慶，都因爲他們以死報國。跟從余闕防守皖地，全家殉義的，有萬户李宗可，應配享於余闕廟。”皇帝都批准執行。第二年，命任昂把鄉飲酒禮頒行天下，又命令他製造大成樂器，分發學宫。這個時期，用八事考核地方官，及排列雲南戰功封賞等次，事不隸屬禮部，皇帝都命令任昂主持議定。不久任昂被准予告老歸鄉。

李原名

李原名，字資善，安州人。洪武十五年，以通經儒士舉爲御史。二十年，使平緬歸，言：“思倫發懷詐窺伺，宜嚴邊備。靖江王以大理印行令旨，非法，爲遠人所輕。”稱旨，擢禮部尚書。自是遠方之事多咨之。高麗奏遼東文、高、和、定州皆其國舊壤，乞就鐵嶺屯戍。原名言：“數州皆入元版圖，屬於遼，高麗地以鴨緑江爲界。今鐵嶺已置衛，不宜復有陳請。”帝命諭其國守分土，無生釁。安南歲貢方物，帝念其勞民，原名以帝意諭之，令三年一貢，自是爲定制。又以帝命行養老之政，申明府州縣歲貢多寡之數，定官民巾服之式，皆著爲令。

李原名，字資善，安州人。洪武十五年，憑藉通經儒士的身份被薦舉爲御史。二十年，出使平緬歸來，説：“思倫發心懷詭詐窺伺我朝，應加强邊備。靖江王用大理印頒行命令旨意，不合乎法制，被遠方人輕視。”稱合聖意，提拔爲禮部尚書。從此邊遠地方的事情多向他咨詢。高麗上奏稱遼東文、高、和、定州都是他們國家的舊屬領地，請求到鐵嶺屯兵戍衛。李原名説：“幾個州都劃入了元朝版圖，隸屬於遼，高麗地以鴨緑江爲界。如今鐵嶺已經設置了衛所，不應再有陳訴請求。”皇帝命令曉諭高麗國的國民防守自己分封的土地，不要生出事端。安南每年進貢土特産，皇帝感念安南百姓的辛勞，李原名用皇帝的聖意曉諭安南，命令他們三年進貢一次，從此成爲定制。又按照皇帝的命令執行養老的政策，申明府州縣每年進貢多少的數目，確定官民

巾服的樣式，都寫入文書定爲法令。

初，以答禄與權言，建歷代帝王廟，至是原名請以風后、力牧等三十六人侑享。帝去趙普、安童、阿术而增陳平、馮異、潘美、木華黎，餘悉如原名奏。魯王薨，定喪服之制。進士王希曾請喪出母，原名謂非禮，宜禁。凡郊祀、宗廟、社稷、岳瀆諸制，先後儒臣論定，時有詳略，帝悉令原名更正之。諸禮臣惟原名在任久。二十三年以老致仕。

起初，按照答禄與權所言，建置歷代帝王廟，到這時李原名奏請用風后、力牧等三十六人配享。皇帝罷去趙普、安童、阿术而增加陳平、馮異、潘美、木華黎，其餘都依李原名所奏。魯王薨，確定喪服的制度。進士王希曾奏請爲改嫁的母親服喪，李原名認爲不合禮制，應禁止。凡郊祀、宗廟、社稷、岳瀆諸制度，先後儒臣論定，時有詳略，皇帝都命令李原名更正。諸禮臣衹有李原名在任時間長。洪武二十三年因年老告歸。

樂韶鳳

樂韶鳳，字舜儀，全椒人。博學能文章。謁太祖於和陽，從渡江，參軍事。洪武三年，授起居注，數遷。六年，拜兵部尚書，與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定教練軍士法。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正釋奠先師樂章，編集《大明日曆》。七年，帝以祭祀駕還，應用樂舞前導，命韶鳳等撰詞，因撰《神降祥》、《神貺惠》、《酣酒》、《色荒》、《禽荒》諸曲以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皆寓規諫。禮部具《樂舞圖》以上，命太常肄習之。

樂韶鳳，字舜儀，全椒人。博學能文。在和陽拜見太祖，跟從太祖渡過長江，參與軍機大事。洪武三年，授官起居注，屢次升遷。洪武六年，拜官兵部尚書，同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定教練軍士的方法。改任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校正在學校祭奠先師的樂章，編集《大明日曆》。洪武七年，皇帝因祭祀返回，應用樂舞在前導引，命令樂韶鳳等撰寫樂詞，於是撰寫《神降祥》,《神貺惠》、《酣酒》、《色荒》、《禽荒》等曲進獻，總共三十九章，取名《回鑾樂歌》，都寓含規勸進諫意。禮部準備《樂舞圖》奏上，皇帝命令太常練習。

明年，帝以舊韵出江左，多失正，命與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又命考陵寢朔望祭祀及登壇脱舄諸禮儀，皆詳稽故實，俱從之。尋病免，未幾，復起爲祭酒。奉詔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札禮，考據精詳，屢被褒答。十三年致仕歸，以壽終。弟暉、禮、毅，皆知名。

第二年，皇帝因舊韵出於江左，多失正道，命令樂韶鳳同朝廷大臣參考中原雅音糾正它。書編成，取名《洪武正韻》。又命令樂韶鳳考查陵寢朔望祭祀及登壇脱舄諸禮儀，都詳細稽核先例，并完全依從。不久因病免官，不久，又被起用爲祭酒。奉詔確定皇太子同諸王往來書札的禮儀，考據精審詳細，屢次被褒獎回報。洪武十三年退休歸家，以年老去世。弟樂暉、樂禮、樂毅，都知名於世。

贊曰：明初之議禮也，宋濂方家居，諸儀率多陶安裁定。大祀禮專用安議，其餘參彙諸説，從其所長：祫禘用詹同，時享用朱升，釋奠、耕耤

贊曰：明朝初年議定禮儀時，宋濂剛好居於家中，諸禮儀大多由陶安裁定。大祀禮專用陶安所議，其他的參考彙編衆説，取其所長：祫祭禮用詹同所議，時享禮用朱升所議，釋奠、耕藉禮

用錢用壬，五祀用崔亮，朝會用劉基，祝祭用魏觀，軍禮用陶凱。皆能援據經義，酌古準今，郁然成一代休明之治。雖折中斷制，裁自上心，諸臣之功亦曷可少哉？

用錢用壬所議，五祀禮用崔亮所議，朝會禮用劉基所議，祝祭禮用魏觀所議，軍禮用陶凱所議。他們都能援引依據經義，斟酌古代作當今的準繩，隆重地成就了一代美善清明的政治。雖然折中決斷，裁定來自皇上聖心，但諸臣的功勞也哪裏可以缺少呢？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劉三吾 汪叡 朱善　安然 王本(等)　吴伯宗 鮑恂 任亨泰　吴沉
桂彦良 李希顏 徐宗實 陳南賓 劉淳 董子莊 趙季通 楊翿 金實(等)
宋訥 許存仁 張美和 聶鉉 貝瓊　趙俶 錢宰 蕭執
李叔正　劉崧　羅復仁 孫汝敬

劉三吾

劉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孫，以字行。兄耕孫、燾孫皆仕元。耕孫，寧國路推官，死長槍賊難。燾孫，常寧州學正，死僚寇。三吾避兵廣西，行省承制授靜江路儒學副提舉。明兵下廣西，乃歸茶陵。

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召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略。帝鋭意制作，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悦之。一切禮制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吾博學善屬文。帝製《大誥》及《洪範注》成，皆命爲序。敕修《省躬録》、《書傳會選》、《寰宇通志》、《禮制集要》諸書，皆總其事，賜賚甚厚。帝嘗曰："朕觀奎壁間嘗有黑氣，今消矣，文運其興乎。卿等宜有所述作，以稱朕意。"帝製詩，時令屬和，嘗賜以朝鮮玳瑁筆。朝參，命列侍衛前。燕享，賜坐殿中。與汪叡、朱善稱"三老"。既而三吾年日益老，才力日益減，往往忤意，禮遇亦漸輕。二十三年，授晋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其怠職。降國子

劉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孫，以字行世。兄長劉耕孫、劉燾孫都在元朝作官。劉耕孫，任寧國路推官，死於長槍賊難中。劉燾孫，作常寧州學正，在僚人反叛時被殺。劉三吾在廣西躲避戰亂，行省用皇上的命令授他爲靜江路儒學副提舉。明朝軍隊攻下廣西，纔返歸茶陵。

洪武十八年，因爲茹瑺的推薦，劉三吾被召到京城，他已七十三歲了，因上奏對答稱合旨意，被授官左贊善，積功升遷任翰林學士。當時天下剛平定，典章制度缺少。皇帝迫切希望制定禮樂制度，德高望重的老儒生紛紛去世，這時纔得到劉三吾，皇上十分高興。全部禮儀制度及三場考試選取士人的方法多由劉三吾所修改審定。劉三吾博學，善於寫文章。皇帝撰寫《大誥》及《洪範》的注，完成之後，都命他寫序。下敕命劉三吾修撰《省躬録》、《書傳會選》、《寰宇通志》、《禮制集要》等書，都讓劉三吾總領其事，賞賜很豐厚。皇帝曾經説："我曾經看到奎壁之間有黑氣，現在消失了，文運恐怕要昌盛了吧。你們應當有所著作，以稱合我的心意。"皇帝寫詩，有時令他跟着唱和，曾經賜給他朝鮮玳瑁筆。劉三吾上朝參拜，皇帝命他站列在侍衛的前面。皇帝飲宴群臣，賜予他坐在殿中。他與汪叡、朱善并稱爲"三老"。不久劉三吾年紀一天

博士，尋還職。

比一天老，才智一天比一天衰減，往往觸犯聖意，皇上對他的禮遇也漸漸輕了。洪武二十三年，給晋世子講授經書，吏部侍郎侯庸彈劾他怠惰職責。降爲國子博士，不久復職。

三吾爲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懿文太子薨，帝御東閣門，召對群臣，慟哭。三吾進曰："皇孫世嫡承統，禮也。"太孫之立由此。户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婿也，坐贓死。三吾引退。許之。未幾，復爲學士。三十年，偕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於是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琮亦遣戍。帝親賜策問，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初，三吾召還，久之卒。

劉三吾性格豪爽，與人交往不用心計，自號坦坦翁。到了身臨大節的事情，堅定不移不能改變他的志向。懿文太子死，皇帝駕御東閣門，召見群臣對答，慟哭。劉三吾進言説："皇孫是嫡派後裔，繼承帝位，合乎禮制。"立太孫由此開始。户部尚書趙勉，是劉三吾的女婿，因接受贜物獲罪而死。劉三吾引咎辭職，皇帝同意。不久，復官爲學士。洪武三十年，偕同紀善白信蹈等人主考會試。發榜後，泰和宋琮爲第一名，北方士人没有中榜的。於是諸生説劉三吾等人是南方人，私下偏向鄉人。皇帝發怒，命侍講張信等人重新閲卷，不合旨意。有人説張信等人故意拿鄙陋的試卷呈上，劉三吾等人實際囑咐了他。皇帝更加發怒，白信蹈等人判處死罪，劉三吾因爲年老戍守邊塞，宋琮也被遣發戍守邊塞。皇帝親自賜予策問，另外選取六十一人，都是北方士人，當時稱爲"南北榜"，又稱"春夏榜"。建文初年，劉三吾被召回，很久以後去世。

琮起刑部檢校。鄉人楊士奇輩貴顯，琮無所攀援。宣德中猶以檢討掌助教事，卒官。

宋琮開始任刑部檢校。鄉人楊士奇等顯貴，宋琮没有去攀附。宣德年間仍以檢討掌助教事，死在官任上。

汪叡

汪叡，字仲魯，婺源人。元末與弟同集衆保鄉邑，助復饒州，授浮梁州同知，不就。胡大海克休寧，叡兄弟來附，設星源翼分院於婺源，以同爲院判。叡歸田里。庚子秋，同將兵爭鄱陽，不克，棄妻孥，亡之浙西。幕府疑之，檄叡入應天爲質。已，聞同爲張士誠所殺，乃授叡安慶税令。未幾，徵參贊川蜀軍事，以疾辭去。洪武十七年，復召見，命講《西伯戡黎》篇，授左春坊左司直。常命續《薰風自南來》詩及他應制，皆稱旨。請春夏停决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

汪叡，字仲魯，婺源人。元末與弟汪同召集衆人保衛鄉邑，幫助收復饒州，授任浮梁州同知，不去上任。胡大海攻克休寧，汪叡兄弟來歸附，在婺源設立星源翼分院，任汪同爲院判。汪叡返回家鄉。庚子年秋天，汪同率兵爭奪鄱陽，没有攻克，拋棄妻子兒女，逃亡到浙西。幕府懷疑他，傳檄汪叡入應天對質。不久，聽説汪同被張士誠所殺，就授任汪叡安慶税令。又不久，徵召爲川蜀軍事參贊，因爲疾病辭官離去。洪武十七年，又召見他，命令他講《西伯戡黎》篇，授官左春坊左司直。曾經命他續寫《薰風自南來》詩以及其他應詔詩，都稱合旨意。他請求春夏停止處决死刑犯，以體現天地生物的仁德。

從之。逾年，疾作，請假歸。叡敦實閒靜，不妄言笑，及進講，遇事輒言。帝嘗以"善人"呼之。

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過了一年，疾病發作，請假歸家。汪叡爲人敦厚誠實安閑清静，不隨意談論嘻笑，等到進講時，遇到事就説。皇帝曾經稱呼他爲"善人"。

朱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事繼母以孝聞。洪武初，爲南昌教授。八年，廷對第一，授修撰。逾年，奏對失旨，改典籍，放還鄉。復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仇家詆訟，或已聘見絶，或既婚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蓋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故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齊、宋、魯、秦、晋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晋王、謝，唐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温嶠以舅子娶姑女，吕滎公夫人張氏即其母申國夫人姊女。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群臣議，弛其禁。"帝許之。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嘗講《家人卦》、《心箴》，帝大悦。未幾，請告歸。卒年七十二。著有《詩經解頤》、《史輯》傳於世。正德中，謚文恪。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寫文章。元末兵亂，隱居山中，侍奉繼母，以孝敬聞名。洪武初年，任南昌教授。洪武八年，廷對考中第一，授官修撰。過了一年，當廷回答皇帝問題時有失旨意，改任典籍，放還家鄉。又召任翰林待詔。上疏議論婚姻律説："民間姑舅及兩姨的子女，按照法律不得結婚。仇家互相詆毁攻訐，有的已經送禮聘定又斷絶關係，有的已經結婚又離婚，甚至兒女成群，有關部門逼迫奪意離異。按照舊法律，輩分高年齡大與輩分低年幼的人結婚要禁止。大約是認爲母親的姊妹與自己之身，是姑舅兩姨的關係，不可以輩分低年幼的匹配輩分高的。如果是姑舅兩姨的子女，没有尊卑的嫌疑。成周時期，王朝相互通婚的，不超過齊、宋、陳、杞，所以稱異姓大國爲伯舅，稱小國爲叔舅。列國齊、宋、魯、秦、晋也各自成爲甥舅之國。後代，晋王、謝，唐崔、盧，潘、楊的親睦，朱、陳之好，都是世代婚姻，親上加親。温嶠以舅舅的兒子娶姑姑的女兒，吕滎公夫人張氏就是他母親申國夫人姐姐的女兒。古人有很多都像這樣，希望將此下交給群臣議論，放鬆禁令。"皇帝同意了。洪武十八年，提升爲文淵閣大學士。曾經講《家人卦》、《心箴》，皇帝十分高興。不久，請求告老還鄉。去世時七十二歲。著作有《詩經解頤》、《史輯》傳於後世。正德年間，謚號文恪。

安然　王本（等）

安然，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以左丞守萊州。明兵下山東，率衆歸附。累官山東參政。撫綏流移，俸餘悉給公用，帝聞而嘉之。洪武二年，召爲工部尚書，出爲河南參政，歷浙江布政使，入爲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坐事免。未幾，召爲

安然，祥符人，遷居潁州。元朝末年以左丞身份守衛萊州。明朝軍隊攻下山東，他率兵衆歸附。累積功勞升官至山東參政。安撫流民，剩餘的俸禄全都給公家使用，皇帝聽説了贊賞他。洪武二年，召爲工部尚書，出京任河南參政，歷任浙江布政使，入京任御史臺右大夫。洪武十三年，改任左中丞，因事獲罪免職。不久，召爲四

四輔官。

先是，胡惟庸謀反伏誅，帝以歷代丞相多擅權，遂罷中書省，分其職於六部。既又念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爲號，詔天下舉賢才。户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杜佑、龔斆、杜斆、趙民望、吴源等。召至，告於太廟，以本、佑、龔斆爲春官，杜斆、民望、源爲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位都督次，屢賜敕諭，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會立冬，朔風釀寒。帝以爲順冬令，乃本等功，賜敕嘉勉。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刑官議獄，四輔及諫院覆核奏行，有疑讞，四輔官封駁。居無何，斆等四人相繼致仕，召然代之。本後坐事誅。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無他長。獨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眷注特隆。十四年八月卒。帝念然來歸之誠，親製文祭之。繼然爲四輔者，李幹、何顯周。幹出爲知府，佑、顯周俱罷去，是官遂廢不復設。

本不詳其籍里。佑，安邑人。嘗三主本布政司鄉試，稱得人。龔斆，鉛山人。以行誼重於鄉。致仕後，復起爲國子司業，歷祭酒。坐放諸生假不奏聞，免。杜斆，字致道，壺關人。舉元鄉試第一，歷官臺州學正。歸家教授，通《易》、《詩》、《書》三經。源，莆田人。亦再徵爲國子司業，卒於官。民望，藁城人。幹，絳州人。顯周，内黄人。

吴伯宗

吴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洪武四年，廷試第一。時開科之

輔官。

在此之前，胡惟庸謀反被誅殺，皇帝因歷代丞相多專權，於是廢除中書省，將其職權分給六部。不久又考慮到議論思考機密事不可無人，於是設立四輔官，以四季作爲稱號，詔令天下推舉賢才。户部尚書范敏推薦年高望重的老儒王本、杜佑、龔斆、杜斆、趙民望、吴源等人。召到京後，於太廟祭告，任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吴源爲夏官，秋、冬官缺，命令王本等人代理。位居都督之下，多次賜敕訓諭，隆重地用坐而議論的禮節，命令協助參贊政事，平均調和四季。恰逢立冬，北風逐漸釀成寒冷的天氣。皇帝認爲順冬令，是王本等人的功勞，賜敕命嘉獎勉勵。又將一月分爲三旬，各有人主管，以下雨晴天的時間是否準確，來檢驗他們是否稱職。刑官判定案件，四輔以及諫院核對并奏報執行，對判案有疑問，四輔官封還駁正。過了不久，龔斆等四人相繼退休，召安然代任。王本後來因事獲罪被殺。衆人都是老儒，出身於農家，淳樸而無其他特長。祇有安然長時間任京官和地方官，閲歷豐富，通曉各種事務，皇帝對他特別垂愛關注。洪武十四年八月去世。皇帝想到安然歸順的真誠，親自寫文章祭祀他。繼安然任四輔官的，是李幹、何顯周。李幹出任知府，杜佑、何顯周都罷官而去，於是此官職廢除不再設立。

王本不詳其籍貫。杜佑，安邑人。曾三次主持布政司鄉試，被稱選得人才。龔斆，鉛山人。因品行德義爲鄉人尊重。退休後，又起用爲國子司業，曾任祭酒。因放諸生假却不上奏而獲罪，免職。杜斆，字致道，壺關人。元鄉試考中第一名，歷任臺州學正。歸家教學，通曉《易》、《詩》、《書》三經。吴源，莆田人。也兩次被徵爲國子司業，死於任上。趙民望，藁城人。李幹，絳州人。何顯周，内黄人。

吴伯宗，名祐，以字行世，金谿人。洪武四年，廷試考中第一名。當時正值剛剛開科，皇帝

始，帝親製策問，得伯宗，甚喜，賜冠帶袍笏，授禮部員外郎，與修《大明日曆》。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己，伯宗不爲屈。惟庸銜之，坐事謫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久之必爲國患。辭甚愷切。帝得奏召還，賜衣鈔。奉使安南，稱旨。除國子助教，命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説。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詞旨雅潔，賜織金錦衣。除太常司丞，辭。改國子司業，又辭。忤旨，貶金縣教諭。未至，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進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冬，坐弟仲實爲三河知縣薦舉不實，詞連伯宗，降檢討。

親自定題策問，得到吴伯宗，非常高興，賜予冠帶袍笏，授任禮部員外郎，參預修《大明日曆》。胡惟庸專權，想要人歸附自己，吴伯宗不因他改變志向。胡惟庸恨他，他因事獲罪貶謫居鳳陽。他上書議論時政，順勢説胡惟庸專權恣意不守法，不應讓他獨自掌權，長久了必然成爲國家禍患。言辭很懇切。皇帝得到奏報後召他回京，賜予衣服錢鈔。奉命出使安南，稱合旨意。任國子助教，命他在東宮進講，首先陳説端正内心真誠心意之説。改任翰林典籍。皇帝製了十道題命令他作詩，他拿筆就寫好了，言詞旨意高雅純正，賜予織金錦衣。授任太常司丞，他推辭不上任。改任國子司業，又推辭。觸犯聖意，貶爲金縣教諭。没有到任，召回任翰林檢討。洪武十五年，升武英殿大學士。第二年冬天，因弟吴仲實任三河知縣，薦舉人情况不實而獲罪，獄詞連累到吴伯宗，降爲翰林檢討。

伯宗爲人温厚，然内剛，不苟媕阿，故屢躓。逾年，卒於官。伯宗成進士，考試官則宋濂、鮑恂也。

吴伯宗爲人温和厚道，然而内心剛强，不隨意違心阿諛，所以屢次受挫。過了一年，死在任上。吴伯宗中進士時，考試官是宋濂、鮑恂。

鮑恂

恂，字仲孚，崇德人。受《易》於臨川吴澄，好古力行，著《大易傳義》，學者稱之。元至正中，以薦授温州路學正。尋召入翰林，不就。洪武四年，初科舉取士，召爲同考官。試已，辭去。十五年，與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皆以明經老成爲禮部主事劉庸所薦，召至京。恂年八十餘，長年、詮亦皆逾七十矣，賜坐顧問。翌日并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皆以老疾固辭，遂放還。紳後至，以爲鄠縣教諭，尋召爲右僉都御史，終浙江左布政使。其明年以耆儒徵者，曰全思誠，字希賢，上海人，亦授文華殿大學士。又明年請老，賜敕致仕。

鮑恂，字仲孚，崇德人。跟從臨川吴澄學《易》，愛好古文，極力施行，寫了《大易傳義》，學者稱贊他。元至正年間，被推薦授爲温州路學正。不久召入翰林，不上任。洪武四年，開始科舉取士，召爲同考官。考試完畢，辭官而去。洪武十五年，與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都因爲通曉經術且老成，被禮部主事劉庸所推薦，召到京城。鮑恂八十多歲，張長年、余詮也過了七十，賜命坐着備顧問。第二天一并任命爲文華殿大學士，都因老病堅决推辭，於是放他們回去。張紳後到，任爲鄠縣教諭，不久召爲右僉都御史，最終官任浙江左布政使。第二年以老儒身份被徵召的人，叫全思誠，字希賢，上海人，也被授爲文華殿大學士。第二年又請求退休，賜敕命讓他退休。

任亨泰

伯宗之使安南也，以名德爲交人

吴伯宗出使安南時，以名氣品德被交人所尊

所重。其後，襄陽任亨泰亦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一，以禮部尚書使安南，交人以爲榮。前後使安南者，并稱吴、任云。

亨泰爲禮部尚書時，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殺其三歲子祀岱嶽。有司以聞。帝怒其滅絶倫理，杖百，戍海南，因命亨泰定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謹其醫藥。卧冰割股，事非恒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墮宗絶祀，尤不孝之大者，宜嚴行戒諭。倘愚昧無知，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曰"可"。明年，議秦王喪禮，因定凡世子襲爵之禮。會討龍州趙宗壽，命偕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謹邊方，無納逋逃。時帝以安南篡弒，絶其貢使。至是聞詔使至，震恐。亨泰爲書，述朝廷用兵之故以安慰之，交人大悦。使還，以私市蠻人爲僕，降御史。未幾，思明土官與安南争界，詞復連亨泰，坐免官。

重。此後，襄陽任亨泰也考中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一名，以禮部尚書的身份出使安南，交人以此爲榮。前後出使安南的人，并稱吴、任。

任亨泰任禮部尚書時，日照人江伯兒因母親病重，殺了他三歲的兒子祭祀岱嶽。有關部門報告了此事。皇帝因他滅絶倫理而發怒，杖打一百下，戍守海南，就命任亨泰制定表彰孝敬德行的條例。任亨泰議論説："作兒子侍奉雙親，居則致以敬意，養則使其歡樂，有病則謹慎地給予醫藥。卧冰割股不是常法。割股不止，就割肝，割肝不止，以至於殺害兒子，違背道義，傷害生命，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毁敗宗族，斷絶後嗣，尤爲大大的不孝，應該嚴加處理懲戒訓諭。倘若愚昧無知，也聽任他的所作所爲，不在表彰的行列。"下詔説"可以"。第二年，議論秦王喪禮，於是制定世子襲任爵位的禮節。恰逢討伐龍州趙宗壽，命他偕同御史嚴震直出使安南，訓諭謹慎地守衛邊塞，不要接納逃竄的人。當時皇帝以爲安南篡權弒父，斷絶它的貢使。安南這時聽説下詔使者到了，震恐。任亨泰寫書信，講述朝廷用兵的緣故來安慰它，交人大喜。出使返回，因爲私自買蠻人作僕人，降爲御史。不久，思明土官與安南争奪地界，言詞又連累到任亨泰，獲罪免官。

吴沉

吴沉，字濬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沉及同郡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已，命沉爲郡學訓導。

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誤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沉謂修撰王釐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白於朝。釐言恐觸上怒。沉不從，牒請改正。帝喜曰："誠慤人也。"遂眷遇之，召侍左右。以事降編修。給事中

吴沉，字濬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吴師道的兒子，以學識品行聞名。太祖攻下婺州，召見吴沉以及同郡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孫履、張起敬，在宫禁之中相聚進食，每天令二人進講經史。過後，任命吴沉爲郡學訓導。

洪武初年，郡推舉吴沉爲儒士，誤上報其名爲信仲，授官爲翰林院待制。吴沉對修撰王釐説："名字錯誤不更改，這是欺騙。"將要告訴朝廷。王釐説這恐怕要觸犯皇上發怒。吴沉不聽從，上文書請求改正。皇帝高興地説："真是誠實人。"於是優待他，召他侍從左右。因事降爲

鄭相同言：“故事啓事東宫，惟東宫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沉駁之曰：“東宫，國之大本。尊東宫，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帝從之。尋以奏對失旨，降翰林院典籍。已，擢東閣大學士。

編修。給事中鄭相同説：“按舊例有事奏報東宫，衹有東宫的屬官稱臣，朝臣則不用。現在全都稱臣，不合禮法。”吴沉反駁説：“東宫，是國家的重要根本。尊重東宫，就是尊重主上。鄭相同所説不對。”皇帝聽從了。不久因回答皇帝問題不合旨意，降爲翰林院典籍。不久，提拔爲東閣大學士。

初，帝謂沉曰：“聖賢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散在經卷，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至是書成，賜名《精誠録》，命沉撰序。居一年，降翰林侍書，改國子博士，以老歸。沉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後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沿其説。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實自沉發之也。

當初，皇帝對吴沉説：“聖賢立教化有三點：一叫敬天，二叫忠君，三叫孝親。都散見於經卷，不容易領會要領，你們按這三方面編輯經書中的文字。”至此書編成，賜名爲《精誠録》，命令吴沉撰寫序。過了一年，降爲翰林侍書，改任國子博士，因年老歸鄉。吴沉曾寫論辯文，説孔子封王不合禮法。後來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都沿用他的説法。到嘉靖九年，改定祀典，改稱孔子是“至聖先師”，實際上是從吴沉開始提出的。

桂彦良

桂彦良，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六年，徵詣公車，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文，彦良就御座前朗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朴直。時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彦良及宋濂、孔克表爲之師。嘗從容有所咨問，彦良對必以正。帝每稱善，書其語揭便殿。七年冬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爲不敬。彦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彦良所論釋者數十人。

桂彦良，名德偁，以字行世，慈谿人。元時爲鄉貢進士，任平江路學教授，罷官歸家。張士誠、方國珍都徵召他，不上任。洪武六年，徵召到公車，授任太子正字。皇帝曾拿出自己寫的詩文，桂彦良靠近御座前朗誦，聲音響徹殿外。左右驚訝，皇帝贊賞他的樸直。當時選國子生蔣學等人任給事中，舉人張唯等人任編修，在文華堂修習學業。命桂彦良及宋濂、孔克表作他們的老師。皇上曾經在閑暇時詢問問題，桂彦良必定以正直之言對答。皇帝常常稱贊説好，并將他的話書寫公布於便殿。洪武七年冬至，詞臣撰寫南郊祝文時用“予”“我”字。皇帝以爲不敬。桂彦良説：“成湯祭祀上帝時説‘予小子履’，武王祭祀文王的詩中説‘我將我享’，古代有這種説法。”皇帝臉色轉爲和悦説：“太子正字這樣説是對的。”當時御史臺備文定案，命令詞臣復查判定的案件。桂彦良所判釋放了數十人。

遷晋王府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彦良入謝。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

升晋王府右傅。皇帝親自作文章賞賜他。桂彦良入宫謝恩。皇帝説：“江南大儒，衹有您一個人。”桂彦良回答説：“臣不如宋濂、劉基。”皇帝説：“宋濂，衹是文人。劉基爲人嚴峻而心

卿也。”彦良至晋，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帝曰：“彦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彦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越二年卒。

明初，特重師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諸王傅亦慎其選。彦良與陳南賓等皆宿儒老生，而李希顏與駙馬都尉胡觀傅徐宗實，尤以嚴見憚。

李希顏

李希顏，字愚菴，郟人。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之，至京，爲諸王師，規範嚴峻。諸王有不率教者，或擊其額。帝撫而怒。高皇后曰：“烏有以聖人之道訓吾子，顧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贊善。諸王就藩，希顏歸舊隱。閭里宴集，常著緋袍戴笠往。客問故，笑曰：“笠本質，緋君賜也。”

徐宗實

徐宗實，名垕，以字行，黄巖人。少穎悟，篤於學。洪武中，被薦，除銅陵簿。請告迎養，忤帝意，謫戍淮陰驛。會東川侯胡海子觀選尚主，帝爲觀擇師，難其人，以命宗實。中使援他府例，置駙馬位中堂南向，而布師席於西階上東向。宗實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説書。左右大驚，相顧以目。帝聞而嘉之，召宗實慰勞數四。洪武末，授蘇州通判，奏發官粟二十萬石以活饑民。春水暴嚙堤，倡議修築。吴人皆以爲便。請旌元節婦王氏，禮部以前朝事不當允。宗實言：“武王封比干墓，獨非前朝事乎?”遂得旌。建文二年，超擢兵部右侍郎。坐事貶官，尋復職。燕事急，使兩浙招義勇。成祖即位，疏乞

胸狹窄，不如您。”桂彦良到晋，製作《格心圖》獻給王。後來更改王府官制，改任左長史。上京城朝見，上太平十二策。皇帝説：“桂彦良所陳述的，通達事理，有助於治國之道。世人説儒者泥古不通曉世事，像桂彦良可稱得上是通儒了。”洪武十八年請求退休，過了二年去世。

明朝初年，特别重視師傅官職。命令宋濂教導太子後，而諸王的師傅也謹慎選擇。桂彦良與陳南賓等人都是宿儒老先生，而李希顏與駙馬都尉胡觀作徐宗實的師傅，尤其以嚴格使人敬畏。

李希顏，字愚菴，郟人。隱居不做官。太祖用手書徵召他，到京城，作諸王的師傅，規範嚴峻。諸王有不服從他管教的，有時擊打額頭。皇帝撫摸王子之額而對他發怒。高皇后説：“哪有用聖人之道教育我們的兒子，反而對别人生氣的呢?”太祖怒氣舒解，授李希顏爲左春坊右贊善。諸王到藩國後，李希顏返回過去隱居之地。鄉村中宴飲集會時，他常穿紅色官服戴斗笠前往。客人問原因，他笑着説：“斗笠本來質樸，緋袍是國君賜予的。”

徐宗實，名垕，以字行世，黄巖人。少年時穎悟，勤於學習。洪武年間，被推薦，授任銅陵簿。請求告假迎接尊親來供養，觸犯帝意，貶謫戍守淮陰驛。恰逢東川侯胡海的兒子胡觀入選駙馬，皇帝替胡觀選擇老師，難以找到合適的人，就以此職授徐宗實。宦官援引别府的規定，將駙馬的位子設置在中堂向南，而將老師的席位設置在西面階上向東。徐宗實手拉着駙馬的座位放在下位，然後讓附馬坐下給他講書。左右的人大驚，面面相覷。皇帝聽説了贊賞他，召見徐宗實多次慰勞。洪武末年，授官蘇州通判，上奏要求發放官粟二十萬石救活飢民。春天水暴漲侵蝕大堤，他倡議修築。吴人都感到很便利。請求表彰元朝節婦王氏，禮部以爲是前朝的事不應當允許。徐宗實説：“武王給比干墓培土，難道不是前朝事嗎?”於是節婦得以旌表。建文二年，破格提拔爲兵部右侍郎。因事獲罪貶官，不久復

歸。逾二年，以事被逮，道卒。

職。燕兵起事緊急，讓兩浙招募勇士。成祖即位，上疏請求歸鄉。過了兩年，因事被逮捕，在路上死去。

陳南賓

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茶陵人。元末爲全州學正。洪武三年，聘至都，除無棣丞，歷膠州同知，所至以經術爲治。召爲國子助教。嘗入見，講《洪範》九疇。帝大喜，書姓名殿柱。後御注《洪範》，多采其説。擢蜀府長史。蜀獻王好學，敬禮尤至，造安車以賜。爲構第，名"安老堂"。二十九年，與方孝孺同爲四川考試官。詩文清勁有法。卒年八十。其後諸王府長史劉淳、董子莊、趙季通、楊黼、金實、蕭用道、宋子環之屬，皆有名。

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世，茶陵人。元末任全州學正。洪武三年，聘請到都城，授任無棣丞，歷任膠州同知，所到之處用經術來治理。召爲國子助教。曾入見皇帝，講《洪範》九疇。皇帝大喜，將他的姓名書寫在殿柱上。後來皇帝注《洪範》，多采用他的説法。提拔爲蜀府長史。蜀獻王好學，尊重禮待特别周到，造安車賞賜他。并爲他建造房屋，取名"安老堂"。洪武二十九年，與方孝孺同爲四川考試官。詩文清新剛勁有法度。八十歲去世。其後諸王府長史劉淳、董子莊、趙季通、楊黼、金實、蕭用道、宋子環等人，都有名氣。

劉淳

劉淳，南陽人。洪武末，爲原武訓導，周王聘爲世子師。尋言於朝，補右長史，以正輔王。端禮門槐盛夏而枯。淳陳咎徵進戒。王用其言修省，枯枝復榮。王旌其槐曰"攄忠"。致仕十餘年而卒，年九十有七。

劉淳，南陽人。洪武末年，任原武訓導，周王聘爲世子的老師。不久奏於朝廷，補爲右長史，來匡正輔佐王。端禮門槐樹盛夏枯萎了。劉淳陳説災禍的應驗進言勸誡。王聽從他的話修身反省，枯枝又繁盛了。王表彰槐樹爲"攄忠"。退休十多年後去世，年齡九十七歲。

董子莊

董子莊，名琰，以字行，江西樂安人。有學行。洪武中，以學官遷知茂名縣。永樂時，由國子司業出爲趙王府右長史，隨事匡正。王多過，帝輒以責長史。子莊以能諫，得無過。十八年春，當陪祀國社，夙起，衣冠端坐而卒。

董子莊，名琰，以字行世，江西樂安人。有學問品行。洪武年間，以學官身份升遷爲茂名縣知縣。永樂時，由國子司業出任趙王府右長史，遇事則及時匡正。王多過錯，皇帝就責怪長史。董子莊敢於勸諫，所以趙王能够無過錯。洪武十八年春，應當陪祀國社，早起，衣冠整齊，端坐而去世。

趙季通

趙季通，字師道，天台人。亦由教官歷知永豐、龍溪，與修《太祖實録》，累進司業。出爲趙王府左長史，與子莊同心輔導，藩府賢僚首稱趙、董云。

趙季通，字師道，天台人。也由教官歷任永豐、龍溪知縣，參與修撰《太祖實録》，多次升任至司業。出外任趙王府左長史，與董子莊同心輔佐教導趙王，藩王府賢良僚屬首先要數趙季通、董子莊。

楊黼

楊黼，吉水人。官御史。仁宗即位，上疏言十事。擢衛王府右長史。盡心獻替，未嘗苟取一錢。宣德初，卒。

楊黼，吉水人。官任御史。仁宗即位，上疏講了十件事。提升爲衛王府右長史，盡心議論國事興衰，不曾亂取一錢。宣德初年，去世。

金實

金實，開化人。永樂初，上書言治道。帝嘉之。復對策稱旨，除翰林典籍。與修《太祖實録》、《永樂大典》，選爲東宫講官，歷左春坊左司直。仁宗立，除衛府左長史。正統初，卒。爲人孝友，敦行誼，閲經史，日有程限，至老不輟。

金實，開化人。永樂初年，上書談論治國之道。皇帝贊賞他。他又因對策稱合旨意，授任翰林典籍。參與修撰《太祖實録》、《永樂大典》，選拔爲東宫講官，歷任左春坊左司直。仁宗即位，授官衛府左長史。正統初年，去世。爲人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品行德義都很敦厚，閲讀經史，每天規定一定進度，到老不停止。

蕭用道

蕭用道，泰和人。建文中，舉懷才抱德，詣闕試文章。擢靖江王府長史，召入翰林，修《類要》。燕師渡淮，與周是修同上書，指斥用事者。永樂時，預修《太祖實録》，改右長史，從王之藩桂林。嘗爲王陳八事，曰：慎起居，寡嗜欲，勤學問，養德性，簡鞭扑之刑，無侵下人利，常接府僚以通群情，簡擇謹厚人以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獻王。久之，以疾乞歸。成祖怒，貶宣府鷂兒嶺巡檢，卒。子晅，由進士官湖廣左布政使。天順四年，舉治行卓異，拜禮部尚書。初，兩京尚書缺，多用布政使爲之。自晅後，遂無拜尚書者。晅重厚廉静，而不善奏對，調南京，卒。

蕭用道，泰和人。建文年間，推舉他爲懷才抱德，赴朝廷考試文章。提拔爲靖江王府長史，召入翰林，修撰《類要》。燕兵渡過淮河，與周是修同時上書，指責掌權的人。永樂時期，參預修撰《太祖實録》，改任右長史，跟從王到桂林藩王府。曾對王陳説八件事，這八件事是：行動謹慎，減少嗜好欲望，勤於學問，培養德性，減輕鞭撲的刑罰，不要侵奪下人的利益，常接待王府僚臣以瞭解下情，選擇謹慎厚道的人以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言獻給王。過了很久，因病請求歸鄉。成祖生氣，貶爲宣府鷂兒嶺巡檢，去世。他的兒子蕭晅，由進士任官湖廣左布政使。天順四年，推舉爲治行卓異，授官禮部尚書。當初，兩京尚書缺員，多用布政使擔任。自蕭晅之後，就没有人由布政使拜任尚書。蕭晅爲人持重敦厚謙遜沉静，但不善應答皇帝提問，調南京任官，去世。

宋子環

宋子環，廬陵人。由庶吉士歷考功郎中。從師逵采木湖廣，以寬厚得衆心。仁宗即位，授梁府右長史，改越府。和易澹泊，所至有賢聲。宣德中，卒官。自是以後，王府官不爲清流，遂無足紀者矣。

宋子環，廬陵人。由庶吉士歷任考功郎中。跟從師逵在湖廣采木，因爲寬厚得衆人心。仁宗即位，授官梁府右長史，改任越府右長史。爲人平易和悦，淡泊世事，所到之處有賢能的名聲。宣德年間，死在任上。自此以後，王府官不再是清正之輩，於是没有值得記載的人了。

宋訥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元侍御史。訥性持重，學問該博。至正中，舉進士，任鹽山尹，棄官歸。洪武二年，徵儒士十八人編《禮》、《樂》諸書，訥與焉。事竣，不仕歸。久之，用四輔官杜斅薦，授國子助教，以説經爲學者所宗。十五年，超遷翰林學士，命撰《宣聖廟碑》。稱旨，賞賚甚厚。改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至膚始覺。帝製文警之。未幾，遷祭酒。時功臣子弟皆就學，及歲貢士嘗數千人。訥爲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虚晷，夜恒止學舍。十八年，復開進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學者三之二。再策士，亦如之。帝大悦，製詞褒美。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親宋壽卿，元時任侍御史。宋訥性格持重，學問淵博。至正年間，考中進士，任鹽山尹，棄官歸家。洪武二年，徵儒士十八人編寫《禮》、《樂》等書，宋訥參與其事。事情完成後，不任官而歸。很久以後，由於四輔官杜斅的推薦，授任國子助教，以講經被學者推崇。十五年，破格提拔爲翰林學士，命令撰寫《宣聖廟碑》。稱合旨意，賞賜豐厚。改任文淵閣大學士。曾因寒冷靠近火，燒到脅下衣服，燒到皮膚纔發覺。皇帝作文章警示他。不久，升任祭酒，當時功臣子弟都去學習，以及歲貢士曾有數千人。宋訥爲他們嚴格制定學規，終日端坐講解不虚度光陰，夜裏常常住宿在學舍。洪武十八年，又開進士科，取士四百七十多人，由太學出來的占了三分之二。再次策試士人，也如此。皇帝大爲喜悦，作文詞褒揚。

助教金文徵等疾訥，構之吏部尚書余熂，牒令致仕。訥陛辭。帝驚問，大怒，誅熂、文徵等，留訥如故。訥嘗病，帝曰："訥有壽骨，無憂也。"尋愈。帝使畫工瞷訥圖其像，危坐有怒色。明日入對，帝問昨何怒。訥驚對曰："諸生有趨踣者，碎茶器。臣愧失教，故自訟耳。且陛下何自知之?"帝出圖。訥頓首謝。

助教金文徵等人恨宋訥，向吏部尚書余熂誣陷他，下文書命令他退休。宋訥面見皇帝辭官。皇帝驚訝地問了情況，大怒，誅殺余熂、金文徵等人，留任宋訥原職。宋訥曾有病，皇帝説："宋訥有長壽骨，不要擔憂。"不久病愈。皇帝讓畫工窺視宋訥并畫他的像，正身而坐面有怒色。第二天入朝奏對，皇帝問他昨天爲何發怒。宋訥驚恐地對答："諸生有人走路仆倒，打碎了茶器。臣慚愧有失教導，所以自我責備。而且陛下從何處得知的呢?"皇帝拿出圖像。宋訥叩頭謝恩。

長子麟，舉進士，擢御史，出爲望江主簿。帝念訥老，召還侍。二十三年春，訥病甚，乃止學舍。麟請歸私第，叱曰："時當丁祭，敢不敬耶?"祭畢，舁歸舍而卒，年八十。帝悼惜，自爲文祭之。又遣官祭於家，爲治葬地。文臣四品給祭葬者，自訥始。正德中。謚文恪。

長子宋麟，考中進士，提拔爲御史，出京外任望江主簿。皇帝顧念宋訥年老，召回侍奉。洪武二十三年春，宋訥病重，於是住在學舍。宋麟請求回歸私宅，宋訥叱責他説："現在正當丁日祭祀孔子，能不敬重嗎?"祭祀完畢，抬回家而去世，享年八十歲。皇帝悼念痛惜，自撰祭文祭奠。又派遣官員到家祭奠，并爲他修治葬地。文臣四品給予祭奠安葬的，從宋訥開始。正德年間，謚號文恪。

訥嘗應詔陳邊事，言："海内乂安，惟沙漠尚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

宋訥曾經應詔陳説邊防事務，説："海内太平，祇有沙漠尚要麻煩聖上思慮。如果窮追遠擊，未免勞累糜費。陛下爲聖子神孫考慮，不過

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漢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單于引却。陛下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爲制，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帝頗采用其言。訥既卒，帝思之，官其次子復祖爲司業，誡諸生守訥學規，違者罪至死。

明開國時即重師儒官，許存仁、魏觀爲祭酒，老成端謹。訥稍晚進，最蒙遇。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斆。三人年俱高，鬚髮皓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而張美和、聶鉉、貝瓊等皆名儒，當洪武時，先後爲博士、助教、學録，以故諸生多所成就。魏觀事别載。

嘉會，字原禮，嘉興人。以薦徵，累官國子監司業。十六年，亦以老請歸，優詔留之。年八十卒，賻恤甚厚。

謹慎邊防兵備罷了。防備邊塞在於充實兵力，充實兵力在於屯田。漢趙充國率四萬騎兵，分别屯兵於沿邊九郡，而單于退兵。陛下應在諸將中挑選有勇有謀的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爲制，立法分别屯田，布置在要害處，遠近相呼應，遇到敵人就作戰，賊寇離去就耕田，這是長久之策。”皇帝多采用他的言論。宋訥去世後，皇帝思念他，任他的次子宋復祖爲司業，告誡諸生遵守宋訥的學規，違犯的人罪重至處死。

明開國時就重視教官，以儒生任教職，許存仁、魏觀任祭酒，老成莊重謹慎。宋訥稍晚進用，最蒙受恩遇。與宋訥制定學規的人，有司業王嘉會、龔斆。三個人年紀都老了，鬚髮皓白，終日正身而坐，堂上肅静。而張美和、聶鉉、貝瓊等人都是有名的儒士，在洪武時，先後任博士、助教、學録，所以諸生多有成就。魏觀的事另外記載。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因爲推薦被徵召，多次升遷任國子監司業。洪武十六年，也因老請求退休，下褒獎詔書挽留他。年八十歲去世，撫恤助喪的財物很豐厚。

許存仁

許存仁，名元，以字行，金華許謙子也。太祖素聞謙名，克金華，訪得存仁，與語，大悦，命傅諸子。擢國子博士。嘗命講《尚書洪範》休咎徵之説。又嘗問孟子何説爲要。存仁以行王道、省刑、薄賦對。吴元年擢祭酒。存仁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事，至進退人才，無不與論議。既將議即大位，而存仁告歸。司業劉丞直曰：“主上方應天順人，公宜稍待。”存仁不聽，果忤旨。僉事程孔昭劾其隱事，遂逮死獄中。

許存仁，名元，以字行世，金華許謙的兒子。太祖平素聽到許謙的名聲，攻克金華，訪求到許存仁，和他交談，大爲高興，命令教授諸子。提拔爲國子博士。曾命講《尚書洪範》吉祥災禍應驗的學説。又曾問孟子的何種學説重要。許存仁用施行王道、減輕刑罰、減少賦税來應對。吴元年提拔爲祭酒。許存仁出入左右近十年，從考查古代禮文的事，到提拔人才，没有一件不和他議論的。即將議論登上帝位之事時，而許存仁告老歸鄉。司業劉丞直説：“主上正順應上天，順應民心，您應稍稍等待。”許存仁不聽，果然觸犯旨意。僉事程孔昭彈劾他的隱私事情，於是被逮捕死於獄中。

張美和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清江人。能詞賦。元末，累舉不仕。洪武三年，以薦爲縣學教諭，後遷國子助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世，清江人。能寫詞賦。元末年，多次被舉薦却不肯去做官。洪武三年，因被推薦任縣學教諭，後來升任國子助

教，改翰林院編修。致仕歸，帝親爲文賜之。復與錢宰等并徵修《書》傳，既成，遣還。

教，改任翰林院編修。退休歸家，皇帝親自寫文章賜給他。又與錢宰等人一并修撰《書》傳，完成後，遣送回家。

聶鉉

聶鉉，字器之，美和同邑人。洪武四年進士。爲廣宗丞，疏免旱災稅。秩滿入覲，獻《南都賦》及《洪武聖德詩》。授翰林院待制，改國子助教，遷典籍，與美和同賜歸。十八年，復召典會試，欲留用之。乞便地自養。令食廬陵教諭俸，終其身。

聶鉉，字器之，是張美和同縣的人。洪武四年，考中進士。任廣宗丞，上疏請求免除旱災之年賦稅。任官期滿入京朝見皇帝，獻上《南都賦》及《洪武聖德詩》。授官翰林院待制，改任國子助教，升任典籍，與張美和同時賜予歸鄉。洪武十八年，又召來主持會試，想留用他。他却乞求找個好地方自我奉養。命他食用廬陵教諭俸禄，終身享用。

貝瓊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篤志好學，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屢辟不就。洪武初，聘修《元史》。既成，受賜歸。六年，以儒士舉，除國子助教。瓊嘗慨古樂不作，爲《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立四學，并祀舜、禹、湯、文爲先聖。太祖既絀其説，瓊復爲《釋奠解》駁之，識者多是瓊議。與美和、鉉齊名，時稱“成均三助”。九年，改官中都國子監，教勛臣子弟。瓊學行素優，將校武臣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卒。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格坦率，志向堅定，愛好學習，四十八歲時纔在鄉試時考中。張士誠屢次徵召他不去應召。洪武初年，聘任他參加修《元史》。完成，接受賞賜而歸。洪武六年以儒士身份被舉薦，授國子助教。貝瓊曾感慨古樂不在當代再現，寫《大韶賦》來表明心志。宋濂任司業時，建議設立四學，并祭祀舜、禹、湯、文王爲先聖。太祖廢棄了他的説法，貝瓊又作《釋奠解》反駁他，有識之人多同意貝瓊的見解。貝瓊與張美和、聶鉉齊名，當時人稱爲“成均三助”。洪武九年，改任中都國子監，教授勛臣子弟。貝瓊學問品行素來優異，將校武臣都知道禮待推重。洪武十一年退休，去世。

趙俶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元進士。洪武六年徵授國子博士。帝嘗御奉天殿，召俶及錢宰、貝瓊等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爲教，慎勿雜蘇秦、張儀縱横之言。”諸臣頓首受命。俶因請頒正定《十三經》於天下，屏《戰國策》及陰陽讖卜諸書，勿列學宫。明年，擇諸生穎異者三十五人，命俶專領之，教以古文。尋擢李擴、黄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説書，皆見用。九年，御史臺言博士俶以《詩經》教成均四年，其弟子多爲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元時進士。洪武六年，徵召授官國子博士。皇帝曾御臨奉天殿，召見趙俶及錢宰、貝瓊等人説：“你們全都用孔子所定的經書教授，務必不要攙雜進蘇秦、張儀縱横家的學説。”衆臣都叩頭接受命令。趙俶就請求頒布校訂改正的《十三經》於天下，屏除《戰國策》及陰陽讖卜等書，不要列入學宫。第二年，選擇諸生聰穎優異的三十五人，命趙俶專門統領，教給古文。不久提升李擴、黄義等人入文華、武英二堂説書，都被任用。洪武九年，御史臺説博士趙俶在國家所設最高學府以《詩經》教授四年，他的弟子多是地方重臣以及各部的首席

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今年逾懸車，請賜骸骨。於是以翰林院待制致仕，賜内帑錢治裝。宋濂率同官暨諸生千餘人送之。卒年八十一。子圭玉，兵部侍郎，出知萊州，有聲。

錢宰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吴越武肅王十四世孫。至正間中甲科，親老不仕。洪武二年徵爲國子助教。作《金陵形勝論》、《歷代帝王廟樂章》，皆稱旨。十年，乞休。進博士，賜敕遣歸。至二十七年，帝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注與鄱陽鄒季友所論有未安者，徵天下宿儒訂正之。兵部尚書唐鐸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助教靳權等。行人馳傳徵至，命劉三吾總其事。江東諸門酒樓成，賜百官鈔，宴其上。宰等賦詩謝。帝大悦。諭諸儒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年最高，請留。帝喜。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下。厚賜，令馳驛歸。卒年九十六。

蕭執

又蕭執者，字子所，泰和人。洪武四年鄉舉。爲國子學録。明年夏至，帝有事北郊，召尚書吴琳、主事宋濂率文學士以從。執偕陶凱等十二人入見齋所。令賦詩，復令賦山梔花。獨喜執作，遍示諸臣，寵眷傾一時。時帝留意文學，往往親試廷臣，執與陳觀知遇尤異。

觀以訓導入覲，試《王猛捫蝨論》，立擢陝西參政。尋召還侍左右，應制作《鍾山賦》，賜金幣。在陝以廉謹稱。或問陝産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其卒也，妻子幾無以自存。而執以親老乞歸，親没，廬墓側。申國公鄧鎮剿

長官，現在超過七十歲，請求讓他退休。於是按翰林院待制身份退休，賜給國庫錢幣以準備行裝。宋濂率同僚和諸生千餘人送他。八十一歲去世。兒子趙圭玉，任兵部侍郎，出京任萊州知州，有名聲。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吴越武肅王十四世孫。至正年間考中進士，父母年老不做官。洪武二年徵召爲國子助教。作《金陵形勝論》、《歷代帝王廟樂章》，都稱合旨意。洪武十年，請求退休。進升博士，賜敕書放歸。至洪武二十七年，皇帝觀看蔡氏《書傳》，象緯的運行，與朱子《詩傳》説法相違背，其他注與鄱陽鄒季友所議論的都有不妥當之處，徵召天下德高望重的儒生訂正《書》傳。兵部尚書唐鐸推舉錢宰及退休的編修張美和、助教靳權等人。行人駕馭驛站車馬疾行徵召到來，命令劉三吾總管此事。江東諸門酒樓建成，賞賜百官錢鈔，并在樓上宴飲。錢宰等人賦詩謝恩。皇帝大喜。告諭諸儒中年老願意回鄉的人，先放回。錢宰年紀最高，請求留下。皇帝高興。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布發行天下。重重賞賜，命驛站馬車送他們返鄉。錢宰去世時九十六歲。

又有叫蕭執的人，字子所，泰和人。洪武四年鄉試中舉。任國子學録。第二年夏至，皇帝在北郊祭祀地神，召見尚書吴琳、主事宋濂率領文學士跟從。蕭執偕同陶凱等十二人入見於齋戒時静居之所。命令賦詩，又令賦山梔花。特別喜歡蕭執所作，傳給衆臣一一觀看，帝王寵愛眷顧超過當時其他人。當時皇帝留意文學，往往親自考試廷臣，蕭執與陳觀尤其被賞識。

陳觀以訓導身份入京朝見，試作《王猛捫蝨論》，立即提升爲陝西參政。不久召回侍從左右，應皇帝命令作《鍾山賦》，賜予金銀幣帛。在陝時以廉潔謹慎著稱於世。有人問陝所産的金子是什麽形狀。陳觀大驚道："我充任藩府僚屬，怎麽問金子？"他去世後，妻子兒女幾乎無錢養活自己。而蕭執以侍奉雙親請求歸鄉，雙親死後，

龍泉寇，不戢下。執往責之，鎮爲禁止，邑人以安。兩人皆篤行君子也。

築房舍於墓側。申國公鄧鎮剿滅龍泉賊寇，不約束士兵。蕭執前往責備，鄧鎮爲此下令禁止士兵的搶掠行爲，龍泉縣得到平安。兩人都是品德淳厚的君子。

李叔正

李叔正，字克正，初名宗頤，靖安人。年十二能詩，長益淹博。時江西有十才子，叔正其一也。以薦授國子學正。洪武初，告歸。

未幾，復以薦爲學正，遷渭南丞。同州蒲城人爭地界，累年不決，行省以委叔正。單騎至，剖數語立決。渭南歲輸糧二萬，豪右與猾吏爲奸，田無定額。叔正履畝丈量，立法精密，諸弊盡剔。

遷興化知縣。尋召爲禮部員外郎，以年老乞歸，不許，改國子助教，於是叔正三至太學矣。帝方鋭意文治，於國學人材尤加意。然諸生多貴冑，不率教。叔正嚴立規條，旦夕端坐，督課無倦色。朝論賢之。

擢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府吏訐其守踞公座簽表文。叔正鞫之。守得白，抵吏罪。太祖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耶。"累官禮部侍郎。十四年，進尚書，卒於官。叔正妻夏氏，陳友諒陷南昌時，投井死。叔正感其義，終身不復娶。

李叔正，字克正，初名宗頤，靖安人。十二歲時能寫詩，長大了學問更淵博。當時江西有十個才子，李叔正是其中之一。因被推薦授官國子學正。洪武初年，告老歸鄉。

不久，又因被推薦任學正，升任渭南丞。同州蒲城人爭奪地界，多年不能決斷，行省將此事委托給李叔正。他單騎到來，剖析數語，立刻決斷。渭南每年交納糧食兩萬，世家大户與狡猾胥吏狼狽爲奸，田地沒有定額。李叔正丈量土地，立法精密，各種弊端全部剔除。

升任興化知縣。不久召爲禮部員外郎，因年老請求歸鄉，不同意，改任國子助教，這次是李叔正第三次到太學了。皇帝正專心於文治，對國學人才更加留意。可是諸生多是貴族後裔，不遵從教導。李叔正嚴格規定條例，早晚端坐，監督考核無疲倦神色。朝廷評論認爲他是有德之人。

提拔爲監察御史，奉命巡視嶺外。瓊州府吏攻擊知府占據官位，祇是在表文上簽名而已。李叔正查究此事。知府的冤情得以大白，判處府吏之罪。太祖贊賞他說："人家說老御史懦弱，竟能這樣明斷。"積功升任禮部侍郎。洪武十四年，升任尚書，死在任上。李叔正的妻子夏氏，在陳友諒攻陷南昌時，投井而死。李叔正被她的忠義所感動，終生不再娶。

劉崧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家貧力學，寒無罏火，手皸裂，而鈔録不輟。元末，舉於鄉。洪武三年，舉經明行修，改今名。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司郎中。奉命徵糧鎮江。鎮江多勛臣田，租賦爲民累，崧力請得少減。遷北平按察司副使，輕刑省事，招集流亡，民咸復業。立文天祥祠於學宫之側。勒石學門，示府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家境貧寒，用心學習，寒冷無爐火，手凍裂了，但抄録不停止。元末鄉試中舉。洪武三年，舉薦爲經明行修，改爲今天的名字。在奉天殿召見，授任兵部職方司郎中。奉命在鎮江徵收糧食。鎮江多勛臣田，租賦成爲人民的負累，劉崧極力請求得以稍微減少。升任北平按察司副使，在任減輕刑罰減省政務，招集流亡人民，人民都恢復生產。於學宫一側設立文天祥祠。在學宫門邊設置石碑，

縣勿以徭役累諸生。嘗請減僻地驛馬以益宛平。帝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久矣，崧能言之，牧民不當如是耶?"爲胡惟庸所惡，坐事謫輸作，尋放歸。十三年，惟庸誅，徵拜禮部侍郎。未幾，擢吏部尚書。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群臣陳得失。崧頓首，以修德行仁對。尋致仕。

告示府縣不要用徭役牽累諸生。曾經請求減少偏僻地方的驛馬而增加到宛平。皇帝許可了他的奏議，回頭對侍臣說："驛站所用馬勞逸不均已很長久了，劉崧能够奏言此事，管理百姓不就應當這樣嗎?"劉崧被胡惟庸中傷，因事獲罪貶作勞役，不久放還歸鄉。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誅殺，徵召劉崧拜爲禮部侍郎。不久，提拔爲吏部尚書。雷擊謹身殿，皇帝在朝堂上訓諭群臣陳説得失。劉崧叩頭，以修養德行施行仁政來應對。不久退休。

明年三月，與前刑部尚書李敬并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爲司業。賜鞍馬，令朝夕見，見輒燕語移時。未旬日卒。疾作，猶强坐訓諸生。及革，敬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家事。帝命有司治殯殮，親爲文祭之。

第二年三月，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一并被徵召。拜李敬任國子祭酒，而劉崧任司業。賜給鞍馬，命令他朝夕晋見，見面後就親切交談很長時間。不到十天就去世了。病發作，仍勉强坐着訓導諸生。等到病重，李敬問他想說什麽。劉崧說："天子派遣我教育國子，將要求我做出成績，竟然很快就要死啊!"没有一句話言及家庭之事。皇帝命有關部門營治殯殮之事，親自寫文章祭奠他。

崧幼博學，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家累自隨。之任北平，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晡時吏退，孤燈讀書，往往達旦。善爲詩，豫章人宗之爲"西江派"云。

劉崧幼年博學，天性廉潔謹慎。兄弟三人共同居住在一個茅屋内，有五十畝田。等到富貴，田産没有增加。十年用一條布被，被老鼠咬壞了，纔换掉，仍然修補好給兒子做衣服穿。任官時不曾讓家屬跟隨自己。他去任官時，帶了一小童前往，到了北平就派他回去。申時官吏退下後，他便孤燈讀書，往往通宵達旦。善寫詩，豫章人推崇他爲"西江派"。

羅復仁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陳友諒辟爲編修。已，知其無成，遁去。謁太祖於九江，留置左右。從戰鄱陽，齎蠟書諭降江西未下諸郡。授中書諮議。從圍武昌。太祖欲招陳理降，以復仁故友諒臣也，遣入城諭，且曰："理若來，不失富貴。"復仁頓首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臣不食言於異日，臣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汝誤也。"復仁至城下，號慟者竟日。理縋之入。見理大哭，

羅復仁，吉水人。少年愛好學習，陳友諒徵召他爲編修。不久，羅復仁知道陳友諒無所成就，逃遁離去。在九江拜見太祖，太祖留下安置在左右。跟從在鄱陽作戰，携帶封在蠟丸中的文書，告諭江西未曾攻下的諸郡投降。授任中書諮議。跟從圍攻武昌。太祖想招降陳理，因羅復仁曾是陳友諒的臣子，派他進城告諭，而且說："陳理如果來，不喪失富貴。"羅復仁叩頭說："如果陳氏的遺孤能保全性命，使臣在他日不會食言，臣死了也不遺憾。"太祖說："你去吧，我不會害你的。"羅復仁到了城下，終日慟哭。陳

陳太祖意，且曰："大兵所向皆摧，不降且屠，城中民何罪?"理聽其言，遂率官屬出降。

理放下繩索將他拖入城中。他見了陳理大哭，陳說太祖意旨，而且說："大兵所向都被摧毀，如不投降就要屠城，城中百姓又有何罪?"陳理聽從了他的話，於是率領屬官出來投降。

遷國子助教，以老特賜乘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已，復使擴廓。前使多拘留，復仁議論慷慨，獨得還。洪武元年，擢編修，復偕主事張福往諭安南還占城侵地。安南奉詔，遺復仁金、貝、土產甚厚，悉却不受。帝聞而賢之。

升國子助教，因爲年老特賜乘小車出入。每次宴飲相見，賜予座位飲食。不久，又命出使擴廓。以前使者多被拘留，羅復仁慷慨議論，獨獨能够返回。洪武元年，提升爲編修，又偕同主事張福前往告諭安南歸還侵占的占城地。安南接詔，送給羅復仁金、貝、土產很豐厚，他全部拒絶，一點也不接受。皇帝聽説了認爲他很賢德。

三年，置弘文館，以復仁爲學士，與劉基同位。在帝前率意陳得失，嘗操南音。帝顧喜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間幸其舍，負郭窮巷，復仁方坙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賢士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闋以獻。帝悦，厚賜之。尋乞致仕。陛辭，賜大布衣，題詩衣襟上褒美之。已，又召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報可。留三月，賜玉帶、鐵拄杖、坐墩、裘馬、食具遣還，以壽終。

洪武三年，設置弘文館，任羅復仁爲學士，與劉基地位相同。羅復仁在皇帝面前率直地陳説得失，曾操南方口音。皇帝反而喜歡他的質樸正直，稱他爲"老實羅"而不稱呼他的名字。空閑時間駕幸他的房舍，房舍在靠近城郭的冷僻簡陋的小巷，羅復仁正在粉刷墻壁，急忙呼喊他妻子抱凳子給皇帝坐。皇帝説："賢士豈應當居住這樣的地方。"於是賜給城中府第。天壽節作《水龍吟》一闋獻上。皇帝喜悦，重重賞賜。不久請求退休。面見皇帝請求辭職，賜給大布衣，在衣襟上題詩贊美他。不久，又召到京師，上奏減少江西秋天交納的糧食。回報被許可。居留三個月，賞賜給玉帶、鐵拄杖、坐墩、裘馬、食具，送他還鄉，以長壽而終。

孫汝敬

孫汝敬，名簡，以字行。永樂二年庶吉士，就學文淵閣，誦書不稱旨，即日遣戍江南，數日復之。自此刻厲爲學，累遷侍講。仁宗時，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下獄。既與李時勉同改御史，直聲震一時。宣宗初，上書大學士楊士奇曰："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太宗文皇帝再造寰區，然猶翼翼兢兢，無敢豫怠。先皇帝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去冬，簡以愚戇應詔上書，言涉不敬，罪當萬死。先皇帝憐其孤直，寬雷霆

孫汝敬，名簡，以字行世。永樂二年，選庶吉士，到文淵閣學習，背誦書不稱合旨意，當天便派遣他戍守江南，數日復官。自此刻苦奮發學習，多次升遷任侍講。仁宗時，上書議論當時政治的十五件事，觸犯旨意被關進監獄。隨後與李時勉同時改任御史，他正直的名聲震動一時。宣宗初年，上書大學士楊士奇說："太祖高皇帝擁有四海，太宗文皇帝又再造天下，可是仍小心謹慎兢兢業業，不敢安逸懈怠。先皇帝繼承皇位不滿一個月，就離群臣而去。考察其原因，都是奸佞小人，進獻金石藥方而導致的疾病。去年冬天，我因爲愚笨戇直應詔上書，言語涉及不敬，罪當萬死。先皇帝可憐我孤高正直，寬恕我的罪

之誅，俾居言路，撫躬循省，無可稱塞。伏見今年六月，車駕幸天壽山，躬謁二陵，京師之人瞻望咨嗟，以爲聖天子大孝。既而道路喧傳，禮畢即較獵講武，扈從惟也先土干與其徒數百人，風馳電掣，馳逐先後。某聞此言，心悸膽落。夫蒐苗獮狩，固有國之常經。然以謁陵出，而與降將較獵於山谷間，垂堂之戒，銜橛之虞，不可不深慮也。執事四朝舊臣，二聖元輔，於此不言，則孰得而言之者？惟特加采納，以弘靖獻之思，光弼直之義。"

尋擢工部右侍郎，兩使安南。時黎利言其主陳暠已死，而張筵設女樂。汝敬叱之，利懼謝。還督兩浙漕運，理陝西屯田，多所建置。坐受饋，充爲事官。英宗立，遇赦，汝敬誤引詔復職，復逮繫。以在陝措置勞，宥死戍邊。尋復職，莅故任。塞上有警，汝敬往督餉。遇敵紅城子，中流矢，墜馬得免。以疾告歸，卒。

贊曰：明始建國，首以人材爲務，徵辟四方，宿儒群集闕下，隨其所長而用之。自議禮定制外，或參列法從，或預直承明，而成均胄子之任尤多稱職，彬彬乎稱得人焉。夫諸臣當元之季世，窮經績學，株守草野，幾於没齒無聞。及乎泰運初平，連茹利見，乃各展所藴，以潤色鴻猷，黼黻文治。昔人謂天下不患無才，惟視上之網羅何如耳，顧不信哉！

行，没有施行雷霆般誅殺，使我任諫官，反躬自省，没有可以稱職塞責的。伏見今年六月，皇帝車駕到天壽山，親自拜謁二陵，京城的人都懷着敬意觀看嗟嘆，認爲聖天子大孝。不久道路盛傳，大禮結束後立即比賽打獵講習武事，扈從衹有也先土干與他的手下數百人，風馳電掣，在前後奔馳追逐。我聽説了此話，膽戰心驚。打獵本有國家的常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是因拜謁陵墓出宫，却與降將在山谷間比賽打獵，千金之子不站在堂屋檐下的告誡，馳騁車馬時時要提防車馬傾覆的憂慮，不可不深記心中。執掌政事的四朝舊臣，輔佐二聖的重臣，對此却不説，那又有誰説呢？希望能專門采納我的話，以弘揚臣下效忠君上的忠心，光大臣下以直道輔弼君主的忠義。"

不久提拔任工部右侍郎，兩次出使安南。當時黎利説他們的君主陳暠已死，而擺宴席設女樂。孫汝敬叱責他，黎利害怕而謝罪。返回後監督兩浙漕運，管理陝西屯田，多有建樹。因接受饋贈禮物而犯罪，充任辦事官員。英宗即位，遇到赦免，孫汝敬誤引詔書復職，又被逮捕。因爲在陝西處理屯田事務的功勞，寬恕死罪戍守邊塞。不久復職，任原職。塞上有警報，孫汝敬前往督運軍餉。在紅城子遭遇敵人，中了飛箭，掉落馬下得以幸免。因爲疾病告老歸鄉，去世。

贊曰：明初建國，首先以收羅人才爲重，從四方徵召，德高望重的儒生群集朝廷，根據各人特長予以任用。除了議定禮制，制定制度外，有的參與追隨皇帝左右之列，有的在朝廷值班待命，而在國家最高學府中教育帝王貴族子弟的職務稱職的人更多，儒生萃集，算是廣得人才。諸臣在元朝末年，苦讀經書研求學問，是守舊不知變通的草野之民，幾乎終身默默無聞。等到天運初平，連續不斷地被君主召見，於是各自展施蕴藏的能力，以增添國家鴻業光彩，以文教禮制輔佐君王實行文治。以前人稱天下不擔憂没有人才，衹是看君上如何網羅罷了，難道不是真實可信的話嗎！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陳修 滕毅 趙好德 翟善 李仁 吴琳 楊思義 滕德懋 范敏 費震 張琬
周禎 劉惟謙 周湞 端復初 李質 黎光 劉敏 楊靖 凌漢 嚴德珉
單安仁 朱守仁 薛祥 秦逵 趙翥 趙俊 唐鐸 沈溍 開濟

陳修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從太祖平浙東，授理官，援引律令，悉本寬厚，盡改元季弊政。擢兵部郎中，遷濟南知府。時亂後比户凋殘，且多衛將練兵屯田其間，修撫治有方，兵民相安，流亡復業。帝嘉之。洪武四年，拜吏部尚書。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跟從太祖平定浙東，授爲理官，援引律令，全都以寬厚爲本，完全改變元代末年的弊政。提升爲兵部郎中，升任濟南知府。當時戰亂後家家户户凋零殘破，而且很多衛將在其間練兵屯田，陳修安撫治理有方略，士兵平民和睦相處，安寧無事，流亡的人又回來恢復産業。皇帝贊賞他。洪武四年，拜任吏部尚書。

六部之設，始自洪武元年。鎮江滕毅首長吏部，佐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略具。至是修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爲設官煩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核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官。其後部制屢創。令入覲官各舉所知，定内外封贈蔭叙之典，自浮山李信始。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迹文册圖畫土地人民以進，及撥用吏員法，自崑山余熂始。仿《唐六典》，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設官分職，編集爲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由法以爲司、衛、府、縣首領，選監生能文章者兼除州縣官及學正、教諭，自秦興翟善始。三年一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時

六部的設立，開始於洪武元年。鎮江滕毅首先掌管吏部，輔佐省臺裁定考核任免官員的各種法律大致具備。到這時陳修與侍郎李仁詳細地考定舊有典章，根據當時需要，按照地形的衝要或偏僻，確定其設立官員多少。凡是各官署官員的升降以及考核功績核實治績的方法，都精心籌劃，選拔任用官吏的方法井井有條。不久，死在任上。其後吏部制度多次創新。命令入京朝覲的官吏各自推舉所瞭解的人，制定内外加封追贈蔭叙的典制，從浮山李信開始。天下正月朝見天子的官員各自製作事迹文册，圖畫土地人民情况進獻朝廷，以及調配使用官員的方法，從崑山余熂開始。仿照《唐六典》，從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各部門設立官員分擔職務，編集成書叫《諸司職掌》，規定胥吏和差役考核期滿升職時由主管長官將其履歷資料報送吏部的給由法作爲司、衛、府、縣負責總務的首領官，選擇監生中

銓政大略也。

六部初屬中書省，權輕，多仰承丞相意指。毅、修及詹同、吴琳、趙好德輩，居吏部稱賢，然亦無大建豎。至十三年，中書省革，部權乃專，而銓衡爲尤要。顧帝用法嚴，熑以排宋訥誅，善貶，澤拜尚書，未數月罷。惟信歷侍郎，拜尚書，幾二載，卒於官云。

滕毅

滕毅，字仲弘。太祖征吴，以儒士見，留徐達幕下。尋除起居注，命與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始皇、隋煬帝行事以進，曰："吾欲觀喪亂之由，以爲炯戒耳。"吴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召還，擢居吏部一月，改江西行省參政，卒。

趙好德

趙好德，字秉彝，汝陽人。由安慶知府入爲户部侍郎。進尚書，改吏部。帝嘉其典銓平，嘗召與四輔官入内殿，坐論治道，命畫史圖像禁中。終陝西參政。子毅，永樂中，官至工部侍郎。

翟善

翟善，字敬夫，以貢舉歷官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六年，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誅，命善署部事，再遷至尚書。明於經術，奏對合帝意。帝曰："善雖年少，氣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爲營第於鄉，善辭。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帝益以爲賢。二十八年，坐事降宣化知縣以終。

能寫文章的人兼任州縣官及學正、教諭，自泰興翟善開始。三年一次朝拜，考核等次，從沂水杜澤開始。這是洪武時期選拔、任用、考核官員政務的大略情況。

六部最初屬於中書省，權勢較輕，多仰承丞相的旨意。滕毅、陳修及詹同、吴琳、趙好德等人，位居吏部，人稱賢臣，然而也無大的建樹。到洪武十三年，廢除中書省，六部的權力纔得以專任，而選拔人才的吏部尚書更爲重要。祇是皇帝執法嚴厲，余熑因爲排斥宋訥被誅殺，翟善被貶官，杜澤拜爲尚書，不過數月又被罷免。祇有李信歷任侍郎，拜爲尚書，將近二年，死在任上。

滕毅，字仲弘。太祖征伐吴，他以儒士身份拜謁，留在徐達幕下。不久授任起居注，命他與楊訓文收集古代無道之君像桀、紂、秦始皇、隋煬帝所做的事來進獻，説："我想觀察喪亂的緣由，作爲明顯的警戒而已。"吴元年，出任湖廣按察使。不久召回，提拔在吏部任職一個月，改任江西行省參政，去世。

趙好德，字秉彝，汝陽人。由安慶知府入京任户部侍郎。升任尚書，改任吏部尚書。皇帝贊賞他主持選用官吏處事公平，曾經召他與四輔官入内殿，賜坐，議論治國之道，命他於宫禁中畫歷史圖像。最後任陝西參政。其子趙毅，永樂年間，官至工部侍郎。

翟善，字敬夫，以貢舉歷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洪武二十六年，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被誅殺，命翟善代掌吏部事務，升遷兩次任尚書。精通經術，上奏回答皇帝的問題合皇帝心意。皇帝説："翟善雖然年少，胸襟寬闊，别人趕不上。"想在他家鄉爲他營造府第，翟善拒絶。又想免除他家的戍邊户籍，翟善説："戍邊士卒應增加，豈能因爲我而破例?"皇帝更認爲他賢良。洪武二十八年，因事獲罪降宣化知縣，死於任上。

李仁

李仁，唐縣人。初仕陳友諒。王師克武昌，來歸。以常遇春薦，代陶安知黄州府。歷官侍郎，進尚書。坐事謫青州，政最，擢户部侍郎，致仕。

李仁，唐縣人。最初在陳友諒手下任官。明軍攻克武昌，前來歸順。因常遇春推薦，代陶安任黄州府知府。歷任侍郎，升任尚書。因事獲罪貶謫青州，政績考核最好，升任户部侍郎，退休。

吴琳

吴琳，黄崗人。太祖下武昌，以詹同薦，召爲國子助教，經術逾于同。吴元年除浙江按察司僉事，復入爲起居注，命齎幣帛求書於四方。洪武六年，自兵部尚書改吏部，嘗與同迭主部事。逾年，乞歸。帝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吴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爲嘉嘆。

吴琳，黄崗人。太祖攻下武昌，因爲詹同的推薦，召任國子助教，經術超過詹同。吴元年任浙江按察司僉事，又入京任起居注，命他帶着錢幣玉帛到四方尋求書籍。洪武六年，從兵部尚書改任吏部尚書，曾經與詹同迭相主持吏部事務。過了一年，請求返鄉。皇帝曾派使者暗中窺察他。使者秘密地到旁邊房舍，一個農人坐在小凳上，拔起稻苗栽種，容貌端莊謹慎。使者上前説："此處有個吴尚書，在不在?"農人斂手説："吴琳就是我。"使者將此情况報告皇帝，皇帝贊賞他，并對此感嘆。

楊思義

楊思義，不詳其籍里。太祖稱吴王，授起居注。初，錢穀隸中書省。吴元年始設司農卿，以思義爲之。明年設六部，改爲户部尚書。大亂之後，人多廢業。思義請令民間皆植桑麻，四年，始徵其税，不種桑者輸絹，不種麻者輸布，如《周官》里布法。詔可。帝念水旱不時，緩急無所恃，命思義令天下立預備倉，以防水旱。思義首邦計，以農桑積貯爲急。凡所興設，雖本帝意，而經畫詳密，時稱其能。調陝西行省參政，卒於官。

楊思義，不能詳知他的籍貫。太祖稱吴王時，授官起居注。當初，錢與穀物隸屬中書省管。吴元年開始設司農卿，使楊思義擔任。第二年設立六部，改任户部尚書。大亂之後，人多廢棄産業。楊思義請求讓民間都種植桑麻，洪武四年，纔徵收賦税，不種桑的交絹，不種麻的交布，如同《周官》的里布法。皇帝下詔許可。皇帝想到水旱之災没有定時，緊急時没有依靠，命楊思義令天下建立預備倉，以防備水旱災害。楊思義首倡國家大計，以農桑積貯爲首要事務。凡是所興建設立，雖然出於皇帝意旨，可他經營策劃詳細周密，時人稱贊他能幹。調任陝西行省參政，死在任上。

終洪武朝，爲户部尚書者四十餘人，皆不久於職，績用罕著。惟茹太素、楊靖、滕德懋、范敏、費震之屬，差有聲。太素、靖自有傳。

整個洪武時期，任户部尚書的有四十多人，都任職不久，政績很少有顯著的。衹有茹太素、楊靖、滕德懋、范敏、費震等人，比較有名聲。茹太素、楊靖自有傳。

滕德懋

德懋，字思勉，吴人。由中書省掾歷外任。洪武三年，召拜兵部尚

滕德懋，字思勉，吴人。由中書省掾歷官外任。洪武三年，召回拜授兵部尚書，不久，改任

書，尋改户部。爲人有才辨，器量弘偉，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以事免官，卒。

户部尚書。爲人有才智機變，氣量寬弘偉岸，擅長奏疏，一時之間招徠詔令訓諭的文書多出自他的手。因事得罪免官，去世。

范敏

范敏，閿鄉人。洪武八年，舉秀才，擢户部郎中。十三年，授試尚書。薦耆儒王本等，皆拜四輔官。帝以徭役不均，命編造黄册。敏議百一十户爲里，丁多者十人爲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周，餘百户爲十甲，後遂仍其制不廢。明年，以不職罷。

范敏，閿鄉人。洪武八年中秀才，提拔爲户部郎中。洪武十三年，授任試尚書。推薦德高望重的老儒王本等人，都授予四輔官。皇帝以爲徭役不均匀，命令編造黄册。范敏提議以一百一十户爲里，人丁多的十個人任里長，聚集一里的事供每年的徭役，十年一周，其餘百户爲十甲，後來就沿用此制而不廢棄。第二年，因不稱職被罷官。

費震

費震，鄱陽人。洪武初以賢良徵，爲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知漢中。歲凶盗起，發倉粟十餘萬斛貸民，俾秋成還倉。盗聞，皆來歸。令占宅自爲保伍，得數千家。帝聞而嘉之。後坐事被逮，以有善政，特釋爲寶鈔提舉。十一年，帝謂吏部曰："資格爲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超擢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户部侍郎，尋進尚書。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禄之制。出爲湖廣布政使，以老致仕。

費震，鄱陽人。洪武初年以賢良被徵召，任吉水知州，寬緩仁惠得民心，提拔知漢中。收成不好盗賊興起，他開倉把粟十餘萬斛貸給百姓，讓百姓秋天收穫後歸還倉中。盗賊聽説後，都來歸順。命他們占據宅第自成户籍編制，得到數千家。皇帝聽説了贊賞他。後來因事獲罪被逮捕，因爲有善政，特地釋放任寶鈔提舉。洪武十一年，皇帝對吏部説："資格是給平常人設的，有才能的人應當不按等次任用。"破格提拔了九十五人，而拜授費震爲户部侍郎，不久提升爲尚書。奉命制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官吏每年俸禄的制度。出任湖廣布政使，因年老退休。

張琬

洪武初，有張琬者，鄱陽人。以貢士試高等，授給事中，改户部主事。一日，帝問天下財賦、户口之數。口對無遺。帝悦，立擢左侍郎。謹身殿災，上言時政。歲饑，請蠲民租百萬餘石。俱見嘉納。琬才敏有心計，年二十七，卒於官。時人惜之。

洪武初年，有個叫張琬的人，是鄱陽人。以貢士身份考試獲得高等，授官給事中，改任户部主事。一天，皇帝問天下財賦、户口的數目，他隨口對答無遺漏。皇帝高興，立刻提拔爲左侍郎。謹身殿遭火災，他上書評論當時政事。荒年，請求免除百姓的租税一百餘萬石。都被贊賞采納。張琬才思敏捷有心計，二十七歲時死在任上。當時人都痛惜他。

周禎

周禎，字文典，江寧人。元末流寓湖南。太祖平武昌，用爲江西行省僉事，歷大理卿。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以一時行事爲條格，

周禎，字文典，江寧人。元末流浪寄居湖南。太祖平定武昌，任用爲江西行省僉事，歷任大理卿。太祖認爲唐、宋都有固定的法律條文判斷案件，衹有元以一時行事作爲條例法規，小吏

胥吏易爲奸。詔禎與李善長、劉基、陶安、滕毅等定律令，少卿劉惟謙、丞周湞與焉。書成，太祖稱善。

容易作奸亂之事。下詔周禎與李善長、劉基、陶安、滕毅等人制定法律條令，少卿劉惟謙、丞周湞參預其事。寫成後，太祖稱贊做得好。

洪武元年設刑部，以禎爲尚書，尋改治書侍御史。明年出爲廣東行省參政。時省治初開，正官多缺，吏治鮮勸懲。香山丞沖敬有治行，以勞卒官，禎爲文祭之。聞者感動。一時郡邑良吏雷州同知余騏孫、惠州知府萬迪、乳源知縣張安仁、清流知縣李鐸、揭陽縣丞許德、廉州知府脱因、歸善知縣木寅，禎皆列其政績以聞。寅，土司。脱因，蒙古人也。於是屬吏益勸。三年九月，召爲御史中丞。尋引疾致仕。帝初即位，懲元寬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既具，吏士始知循守。其後數有釐正，皆以禎書爲權輿云。

洪武元年，設立刑部，任周禎爲尚書，不久改任治書侍御史。第二年出京任廣東行省參政。當時剛建省治，正官多缺少，官吏治理政績及作風少有獎懲。香山丞沖敬有政績，因爲勞累死在任上，周禎撰文祭奠他。聽説此事的人都感動。一時郡邑優良官吏雷州同知余騏孫、惠州知府萬迪、乳源知縣張安仁、清流知縣李鐸、揭陽縣丞許德、廉州知府脱因、歸善知縣木寅，周禎都列出他們的政績上報。木寅是土司。脱因是蒙古人。於是屬下官吏更加勤勉。洪武三年九月，召任御史中丞。不久以病退休。皇帝剛即位，以元時寬緩放縱爲鑒戒，使用法律太嚴厲，奉行的人非常恐懼。法律既已制定，官吏士人纔知道遵守。其後數次改正，都以周禎所定的作爲最初依據。

劉惟謙

劉惟謙，不詳何許人。吴元年，以才學舉。洪武初，歷官刑部尚書。六年，命詳定新律，刪繁損舊，輕重得宜。帝親加裁定頒行焉。後坐事免。

劉惟謙，不詳是何處人。吴元年，以才學被推舉。洪武初年，歷任刑部尚書。六年，命令詳細制定新法律，刪除繁蕪減省舊規，輕重適當。皇帝親自裁定頒布施行。後來因事獲罪免職。

周湞

周湞，字伯寧，鄱陽人，江西十才子之一也，官亦至刑部尚書。

周湞，字伯寧，鄱陽人，是江西十才子之一，也官至刑部尚書。

終洪武世，爲刑部者亦幾四十人，楊靖最著，而端復初、李質、黎光、劉敏亦有名。

整個洪武時期，掌刑部的將近四十人，楊靖最著名，而端復初、李質、黎光、劉敏也有名氣。

端復初

復初，字以善，溧水人。子貢裔也，從省文，稱端氏。元末爲小吏。常遇春鎮金華，召致幕下。未幾，辭去。太祖知其名，召爲徽州府經歷。令民自實田，彙爲圖籍，積弊盡刷。稍遷至磨勘司令。時官署新立，案牘填委，復初鈎稽無遺。帝嘗廷譽之。

端復初，字以善，溧水人。子貢的後裔，因省文而稱端氏。元末任小吏。常遇春鎮守金華，把他召到幕下。不久，辭職而去。太祖知道他的名字，召爲徽州府經歷。他命令百姓自己據實申報田地，彙總爲地圖户籍，積久的弊病全都除去。漸漸升至磨勘司令。當時官署新設，官府文書堆積，端復初查考審核無遺漏。皇帝曾經當廷

性嚴峭，人不敢干以私。僚屬多貪敗，復初獨以清白免。洪武四年，超拜刑部尚書，用法平。杭州飛糧事覺，逮繫百餘人。詔復初往治，誠僞立辨，知府以下皆服罪。明年出爲湖廣參政，令民來歸者，復其賦一年，流亡畢集。以治辦聞。坐事召還，卒。子孝文，翰林待詔；孝思，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并著清節，朝鮮人爲立雙清館云。

李質

李質，字文彬，德慶人。有材略。元末，居何真麾下，嘗募兵平德慶亂民，旁郡多賴其保障。名士客嶺南者，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蕡、建安張智等，皆禮之。洪武元年，從真降，授中書斷事。明年改都督府斷事，强力執法。五年，擢刑部侍郎，進尚書，治獄平恕。遣振饑山東，御製詩餞之。尋出爲浙江行省參政。居三年，惠績著聞。帝念質老，召還。嘗入見便殿，訪時政。質直言無隱。拜靖江王右相。王罪廢，質竟坐死。

黎光

黎光，東莞人。以鄉薦拜御史，巡蘇州，請振水災，全活甚衆。巡鳳陽，上封事，悉切時弊。帝嘉之。洪武九年，擢刑部侍郎，執法不阿，爲御史大夫陳寧所忌，坐事死貶所。

劉敏

劉敏，肅寧人。舉孝廉，爲中書省吏。嘗暮市蘆龍江，旦載於家，俾妻織席，鬻以奉母，而後入治事。性廉介，或遺之瓷瓦器，亦不受。爲楚相府録事，中書以没官女婦給文臣家，衆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

贊揚他。他爲人性格嚴厲峭拔，人不敢因私事去求他。官僚屬下多因貪污而落職，衹有端復初因清白免於獲罪。洪武四年，破格授任刑部尚書，執法公平。杭州飛糧事件敗露，逮捕關押了一百多人。下詔端復初前往處理，真實虛僞立即辨明，知府以下官員都服罪。第二年出任湖廣參政，下令前來歸順的人，免除賦税一年，流亡的人都回到家鄉。他以善於治理、處事合宜聞名。因事獲罪召回，去世，他兒子端孝文，是翰林待詔；端孝思，是翰林侍書。先後出使朝鮮，都以氣節清正著稱，朝鮮人爲此設雙清館。

李質，字文彬，德慶人。有才能謀略。元末，在何真麾下任職，曾招募兵士平定德慶亂民，附近之郡多依賴他作爲保障。名士客居嶺南的，有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蕡、建安張智等人，都以禮相待。洪武元年，跟從何真投降，授官中書斷事。第二年改任都督府斷事，執法很有力度。洪武五年，提拔爲刑部侍郎，升任尚書，審理案件平正寬恕。派往山東救濟飢民，皇帝寫詩爲他餞行。不久出任浙江行省參政。任官三年，施行仁政，政績顯著。皇帝考慮到李質年老，召回。曾入見於便殿，詢問當時政事。李質直言相告無所隱瞞。拜爲靖江王右相。靖江王因罪被廢，李質竟然坐罪而死。

黎光，東莞人。因鄉薦授官御史，巡視蘇州，請求賑救水災災民，保全救活了很多人。巡視鳳陽，上密奏，全都切中當時弊端。皇帝贊賞他。洪武九年，提拔爲刑部侍郎，執法剛正不阿，被御史大夫陳寧所忌妒，因事獲罪死在貶謫之處。

劉敏，肅寧人。被推舉爲孝廉，任中書省屬吏。曾在夜晚到龍江買蘆，早上運回家，讓妻子編席子，賣了來侍奉母親，然後入官署辦事。性格廉潔耿介，有人送他瓷瓦器，也不接受。任楚相府録事，中書把籍没入官的婦女給文臣之家，衆人勸他請求給予以侍奉母親。劉敏堅決拒絶

"事母，子婦事，何預他人?"及省臣敗，吏多坐誅，敏獨無所預。帝賢之，擢工部侍郎，改刑部。出爲徽州府同知，有惠政，卒於官。

說："侍奉母親，是兒子媳婦的事，與別人有什麼關係?"等到中書省大臣敗落，屬吏多坐罪被誅殺，衹有劉敏没有牽連。皇帝認爲他賢能，提拔爲工部侍郎，改任刑部侍郎。出任徽州府同知，有很好的政績，死在任上。

楊靖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選吏科庶吉士。明年擢户部侍郎。時任諸司者，率進士及太學生，然時有不法者。帝製《大誥》，舉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逵及靖以諷厲之，曰："此亦進士、太學生也，能率職以稱朕心。"其見稱如此。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洪武十八年考中進士，選爲吏科庶吉士。第二年提拔任户部侍郎。當時任各部門官員的人，大多是進士以及太學生，然而常出現不遵法紀的人。皇帝著《大誥》，列舉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逵以及楊靖來教誨勉勵這些人，説："這也是進士、太學生，能盡職以稱合朕的心意。"他被稱贊到如此地步。

二十二年進尚書。明年五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乃以刑部尚書趙勉與靖换官。諭曰："愚民犯法，如啖飲食。設法防之，犯者益衆。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死，餘罪皆令輸粟北邊。"又曰："在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審决，猶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當?卿等當詳讞，然後遣官審决。"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嘗鞫一武弁，門卒搜其身，得大珠，屬僚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帝聞，嘆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悦，一善也。不窮追投獻，二善也。不奬門卒，杜小人僥倖，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

洪武二十二年升任户部尚書。第二年五月，下詔在京任官三年的都升遷調任，寫成法令。於是將刑部尚書趙勉與楊靖交换官位。訓諭説："愚民犯法，如同飲食。設法防備，違犯的人更多。推行仁恕，或許能感化。從今以後衹有違犯十種惡行和殺人的人纔判死罪，其餘罪行都命令向北方邊塞交納糧食。"又説："在京城監獄的囚犯，你們審查上奏，朕親自審理判决，仍然恐怕有漏失。在外的各官員所擬判罪行，怎能完全恰當?你們應當詳細地審核，然後派遣官員審理判决。"楊靖承受旨意研究辨别，平反糾正的案件很多。皇帝都贊賞采納。曾經審訊一武官，門卒檢查他的身上，得到大寶珠，屬下官僚都很驚異。楊靖慢慢地説："這珠子是假的，哪有如此大的珠子?"打碎了它。皇帝聽説了，感嘆説："楊靖的這種舉動，有四種好處。不獻給朕求取歡心，一善。不窮追進獻禮物給誰，二善。不奬勵門卒，杜絶小人僥幸貪功，三善。價值千金的珠子突然到來，一點也不動心，有過人的才智及隨機應變的才能，四善。"

二十六年，兼太子賓客，并給二禄。已，坐事免。會征龍州趙宗壽，詔靖諭安南輸粟餉師。以白衣往。安南相黎一元以陸運險艱，欲不奉詔。靖宣示反覆開諭，且許以水運。一元

洪武二十六年，兼任太子賓客，同時給予兩份俸禄。不久，因事獲罪免職。恰逢征伐龍州趙宗壽，下詔楊靖訓諭安南輸送粟作軍餉。以受處分的官員身份前往。安南相黎一元因陸地運送糧食艱難，不想接受詔令。楊靖公布詔書反復啓

乃輸粟二萬至滄海江，別造浮橋以達龍州。帝大悦，拜靖左都御史。靖公忠有智略，善理繁劇，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寵遇最厚，同列無與比。三十年七月，坐爲鄉人代改訴冤狀草，爲御史所劾。帝怒，遂賜死。時年三十八。

發教諭，且許可用水運。黎一元於是輸送二萬石糧食到滄海江，另外造浮橋以通到龍州。皇帝大喜，任楊靖爲左都御史。楊靖盡忠爲公有智謀，善於處理繁雜的事務，審理案件明察而不以法律條文苛責人。最受寵愛恩遇，同僚不能與他相比。洪武三十年七月，因爲替鄉人代改訴冤狀，被御史彈劾。皇帝發怒，於是賜死。當時年僅三十八歲。

凌漢

時有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以秀才舉，獻《烏鵲論》。授官，歷任御史。巡按陜西，疏所部疾困數事。帝善之，召其子賜衣鈔。漢鞫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欲厚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聞之嘉嘆，擢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論議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左遷刑部侍郎，改禮部。後爲徽所劾，降左僉都御史。帝憫其衰，令歸田里。漢以徽在，有後憂，不敢去。歲餘徽誅，復擢右僉都御史，尋致仕歸。漢出言不檢，居官屢躓。然以廉直見知於帝，故終得保全。

當時有個叫凌漢的人，字斗南，原武人。以秀才身份被舉薦，獻上《烏鵲論》。授官，歷任御史。巡按陜西，上疏所屬地區困苦的幾件事。皇帝認爲好，召他的兒子賜給衣服與錢鈔。凌漢審判案件公平。等他回京，有感激凌漢的人，邀請并安排酒筵，想重重地贈給他金錢。凌漢說："酒可以飲，金錢不能接受。"皇帝聽了嘉獎贊揚他，并爲之感嘆，提拔爲右都御史。當時詹徽爲左都御史，兩人議論不相合，每每當面駁斥詹徽，詹徽恨他。貶官刑部侍郎，改任禮部侍郎。後來被詹徽彈劾，降職任左僉都御史。皇帝憐憫他年老衰弱，命他返歸鄉里。凌漢因爲詹徽在，以後會有憂慮，不敢離去。一年多後，詹徽被誅殺，他又被提拔爲右僉都御史，不久退休歸鄉。凌漢出言不檢點，任官屢受挫折。可是因廉潔正直被皇帝知曉，所以最終能保全性命。

嚴德珉

又吴人嚴德珉，由御史擢左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黥其面，謫戍南丹，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存。嘗以事爲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臺勾當公事，曉三尺法。御史問何官。答言："洪武中臺長，所謂嚴德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往謁，則擔囊徙矣。有教授與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稱"聖恩，聖恩"云。

又有吴人嚴德珉，由御史提拔爲左僉都御史，因病請求歸鄉。皇帝發怒，黥了他的臉，貶謫戍守南丹，遇到赦令放回。穿布衣徒步走，自列爲平民百姓，宣德年間仍然活着。曾因事被御史逮捕。嚴德珉跪在堂下，自己説曾在御史臺料理公務，通曉法律。御史問他是何官，他回答："洪武年間的御史臺長官，人們稱爲嚴德珉的就是我。"御史大驚，拱手行禮請他起身。第二天前往拜訪，却擔着行囊走了。有教授和他飲酒，看到他的面被黥，戴着破冠，就問："老人犯了什麽法？"嚴德珉講述起以前的事，就説："以前國家法律很嚴厲，做官的都不能保全性命，這破冠不容易戴啊。"於是向北面拱手，稱"聖恩，

聖恩”。

單安仁

單安仁，字德夫，濠人。少爲府吏。元末江淮兵亂，安仁集義兵保鄉里，授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孛羅普化守揚州。時群雄四起，安仁嘆曰：“此輩皆爲人驅除耳。王者之興，當自有别。”鎮南王爲長槍軍所逐，安仁無所屬，聞太祖定集慶，乃曰：“此誠是已。”率衆歸附。太祖悦，即命將其軍守鎮江。嚴飭軍伍，敵不敢犯。移守常州，其子叛降張士誠，太祖知安仁忠謹，弗疑也。久之，遷浙江副使。悍帥横斂民，名曰寨糧，安仁置於法。進按察使，徵爲中書左司郎中，佐李善長裁斷。調瑞州守禦千户，入爲將作卿。

洪武元年，擢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安仁精敏多智計，諸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帝意。逾年改兵部尚書，請老歸。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歲給尚書半俸。六年，起山東參政。懇辭，許之。家居，嘗奏請浚儀真南壩至朴樹灣以便官民輸輓，疏轉運河江都深港以防淤淺，移瓜州倉厫置揚子橋西，免大江風潮之患。帝善其言。再授兵部尚書，致仕。初，尚書階正三品。十三年，中書省罷，始進爲正二，而安仁致仕在前。帝念安仁勳舊，二十年，特授資善大夫。其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五。

單安仁，字德夫，濠人。年少時爲府吏。元末江淮兵亂，單安仁聚集義兵保衛鄉里，授官爲樞密判官。跟從鎮南王孛羅普化鎮守揚州。當時群雄四起，單安仁感嘆説：“這些人都是被人驅除消滅罷了。王者的興起，當自有别人。”鎮南王被長槍軍驅逐，單安仁没地方歸屬，聽到太祖平定集慶，就説：“這人真的就是王。”率領部屬去歸順。太祖高興，立即命他率領他的軍隊鎮守鎮江。他嚴厲整飭軍隊，敵人不敢進犯。改守常州，他的兒子叛變投降張士誠，太祖知道單安仁忠誠謹慎，不懷疑他。很久以後，升任浙江副使。强悍兵帥横徵暴斂百姓，名叫寨糧，單安仁按法律處置。升任按察使，徵召爲中書左司郎中，輔佐李善長裁斷。調任瑞州守禦千户，入京任將作卿。

洪武元年，提拔爲工部尚書，仍然兼任將作事務。單安仁精明敏捷多智謀，各處地方的營造，大小符合規格，很稱合皇帝旨意。過了一年改任兵部尚書，請求告老歸鄉。賜給三千畝田地，七十頭牛，每年給尚書的一半俸禄。洪武六年，起用爲山東參政。懇求辭職，皇帝許可。居住家中，曾經上奏請求疏浚儀真南壩到朴樹灣的水道，以方便官員百姓運輸糧草，疏通運河江都深港以防淤塞變淺，將瓜州貯藏糧食的倉庫搬到揚子橋西，免除大江風潮的禍患。皇帝贊成他的話。再次授官兵部尚書，退休。當初，尚書的官階是正三品。洪武十三年，中書省廢除，纔升爲正二品，而單安仁退休在前。皇帝想到單安仁是有功勛的舊臣，洪武二十年，特别授任資善大夫。當年十二月去世，時年八十五歲。

朱守仁

徐州朱守仁者，字元夫，元末亦以保障功官樞密同知，守舒城。明兵下廬州，以城來歸，歷官工部侍郎。洪武四年，進尚書，奉命察山東官吏，稱旨。尋改北平行省參政。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初，守仁知

徐州朱守仁，字元夫，元末也因保衛家鄉的功勞授官樞密同知，守衛舒城。明朝軍隊攻下廬州，他獻城來歸順，歷任工部侍郎。洪武四年，升任尚書，奉命考察山東官吏，稱合旨意。不久改任北平行省參政。因爲送軍糧接繼不上，貶爲蒼梧知縣。當初，單守仁任袁州知州，安撫

袁州，撫安創殘，民甚德之。至是連知容州、高唐州，皆有善政。十年，進四川布政使，治尚簡嚴。以年老致仕。坐事罰輸作，特宥之。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爲楚雄府，遂命守仁知府事。招集流移，均徭役，建學校，境内大治。二十八年，上計入朝，郡人垂涕送之。拜太僕卿。首請立牧馬草場於江北滁州諸處。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群，馬大蕃息。馬政之修，自守仁始。久之，致仕。永樂初，入朝，遇疾卒。

傷殘，百姓很感激他。到這時連續任容州、高唐州知州，都有好的政績。洪武十年，升四川布政使，治理政事崇尚簡約嚴明。以年老退休。因事坐罪罰作勞役，特别寬恕了他。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定，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爲楚雄府，於是命令單守仁執掌府事。招集流離失所的人，平均徭役，建立學校，境内得到很好的治理。洪武二十八年，入朝述職，郡中人流着淚送他。拜爲太僕卿。首先請求在江北滁州各處設立牧馬草場。所管轄十四監九十八群，馬得到大大地繁衍生息。修飭馬政，自單守仁開始。很久以後，退休。永樂初年，入朝，遇到疾病而去世。

薛祥

薛祥，字彦祥，無爲人。從俞通海來歸，渡江爲水寨管軍鎮撫，數從征有功。洪武元年，轉漕河南。夜半抵蔡河，賊驟至。祥不爲動，好語諭散之。帝聞大喜。以方用兵，供億艱，授京畿都漕運使，分司淮安。浚河築堤，自揚達濟數百里，徭役均平，民無怨言。有勞者立奏，授以官。元都下，官民南遷，道經淮安，祥多方存恤。山陽、海州民亂，駙馬都尉黄琛捕治，詿誤甚衆。祥會鞫，無驗者悉原之。治淮八年，民相勸爲善。及考滿還京，皆焚香祝其再來，或肖像祀之。

薛祥，字彦祥，無爲人。跟從俞通海前來歸順，渡過長江任水寨管軍鎮撫，數次跟從出征有戰功。洪武元年，在河南轉運糧餉。半夜抵達蔡河，盗賊突然到來。薛祥不被所動，好言好語告諭他們散去。皇帝聽説後很高興。因爲正在用兵，按需要供給艱難，授官京畿都漕運使，分管淮安。挖河築堤，從揚州到濟數百里，徭役平均，百姓無怨言。出了力的立刻奏報，授給官職。元都被攻下，官民南遷，途中經過淮安，薛祥多方救濟。山陽、海州百姓作亂，駙馬都尉黄琛逮捕治罪，連累了很多人。薛祥會審，没有證據的全放回去。治理淮八年，百姓互相勸勉行善。等到考核期滿回京，百姓都焚香祝他再來，有的挂肖像祭祀他。

八年，授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鬥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祥爲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鐵石匠皆不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爲上匠。帝怒其罔，命棄市。祥在側争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年改天下行省爲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稱第一。爲胡惟庸所

洪武八年，授官工部尚書。當時造鳳陽宫殿，皇帝坐殿中，仿佛有人拿着兵器在大殿屋脊戰鬥。太師李善長奏稱諸工匠用了厭鎮法術，皇帝將殺掉全部工匠。薛祥爲工匠們分辨换班没有上工的人，以及鐵石匠都没有參與，存活的人以千數。營造謹身殿，有關部門將中匠列爲上匠。皇帝對他欺罔感到憤怒，命令處死。薛祥在一邊諫争道："應答不實，竟然殺人，恐怕是不合法律的。"下旨處以腐刑。薛祥又慢慢上奏説："受腐刑，就是廢人了，不如杖責而使工作。"皇帝同意他的意見。第二年改天下行省爲承宣布政司。因爲北平爲重要之地，特别任用薛祥，三年

惡，坐營建擾民，謫知嘉興府。惟庸誅，復召爲工部尚書。帝曰："讒臣害汝，何不言?"對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子四人，謫瓊州，遂爲瓊山人。

政績可稱第一。被胡惟庸中傷，因營建干擾百姓的罪行，貶謫知嘉興府。胡惟庸被誅殺，又召他任工部尚書。皇帝說："進讒言的臣子害你，爲何不說?"答道："臣不知曉。"第二年因受牽連被杖責而死，天下的人哀憐他。有子四人，貶謫到瓊州，於是成爲瓊山人。

孫遠，正統七年進士，景泰時，官户部郎中。天順元年，擢本部右侍郎，改工部。奉詔塞開封决河。還，仍改户部。成化初，督兩廣軍餉，位至南京兵部尚書，以忤汪直免官。

孫子薛遠，正統七年考中進士，景泰時期，任户部郎中。天順元年，提拔爲户部右侍郎，改任工部右侍郎。奉詔填堵開封冲决的黄河。返回，仍改任户部右侍郎。成化初年，督運兩廣軍餉，官位升到南京兵部尚書，因觸犯汪直而免官。

其繼祥爲工部尚書有名者，有秦逵等。

繼薛祥任工部尚書的人中知名的，有秦逵等人。

秦逵

逵，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囚徒，寬嚴得宜。帝嘉其能，擢工部侍郎。時營繕事繁，部中缺尚書，凡興作事皆逵領之。初，議籍四方工匠，驗其丁力，定三年爲班，更番赴京，三月交代，名曰"輪班匠"，未及行。至是逵議量地遠近爲班次，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部，免其家徭役，著爲令。帝念逵勤勩，詔有司復其家。二十二年，進尚書。明年改兵部。未幾，復改工部。帝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命逵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絛各一，以爲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自逵云。

秦逵，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考中進士。歷任都察院。奉公文清理囚徒，寬嚴適當。皇帝贊賞他的才能，提拔任工部侍郎。當時營建修繕的事繁多，工部缺少尚書，凡是興建的工程都由秦逵統領。當初，討論登記四方工匠，考核其中成年勞力，規定三年爲一班，輪流入京，三個月移交，名叫"輪班匠"，未來得及實行。到這時秦逵提議根據地方遠近爲班次，設名册，在驗對符契時交付，到期後拿到部裏，免除他家的徭役，寫成法令。皇帝念秦逵勤勞，下詔有關部門免除他家徭役。洪武二十二年，升任工部尚書。第二年改任兵部尚書。不久，又改任工部尚書。皇帝認爲學校爲國家儲備人才，而讀書人的穿戴無異於小吏，應該更换，命令秦逵製作樣式獻上。總共改了三次，其形制纔定下來。賜給監生藍衫絛帶各一件，作爲天下之先導。明代讀書人的衣冠，大約創自秦逵。

趙翥

有趙翥者，永寧人。有志節，以學行聞。由訓導舉賢良，擢贊善大夫，拜工部尚書。奏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及議定藩王宫城制度。

有個叫趙翥的人，是永寧人。有志氣節操，因學問品行出名。由訓導推舉爲賢良，提拔爲贊善大夫，授官工部尚書。上奏議定天下每年製造軍事器械的數目，以及議定藩王宫城的規制。

趙俊

趙俊者，不知何許人。自工部侍

趙俊，不知何地人。從工部侍郎升任工部尚

郎進尚書。帝以國子監所藏書板，歲久殘剥，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洪武十二年，翥改署刑部，尋致仕去。俊，十七年免。而逵於二十五年九月坐事自殺。

書。皇帝因爲國子監所藏的書板，年歲久了殘缺剥蝕，命令衆儒考核補正，工部監督工匠修理。趙俊奉詔監督辦理，古籍纔得以完備。洪武十二年，趙翥改任署理刑部，不久退休離去。趙俊，洪武十七年免官。而秦逵在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因事獲罪自殺。

唐鐸

唐鐸，字振之，虹人。太祖初起兵，即侍左右。守濠州，從定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爲中書省管勾。洪武元年，湯和克延平，以鐸知府事，拊輯新附，士民安之。居三年，入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六年十二月，召拜刑部尚書。明年改太常卿。丁母憂，特給半俸。

唐鐸，字振之，虹人。太祖最初起兵，就侍從左右。守衛濠州，跟從平定江州，授官西安縣丞，召任中書省管勾。洪武元年，湯和攻克延平，用唐鐸執掌府事，安撫新歸附的人，士人平民都感到安定。任官三年，入京任殿中侍御史，又出京知紹興府。洪武六年十二月，召任刑部尚書。第二年改任太常卿。遭遇母喪，特别給予一半俸禄。

十四年，服闋，起兵部尚書。明年，初置諫院，以爲諫議大夫。帝嘗與侍臣論歷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召，則可祈天永命。"鐸因進曰："豫教元良，選左右爲輔導，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鐸曰："謗近忠，諛近愛，不爲所眩，則讒佞自遠。"未幾，左遷監察御史。請選賢能京官遍歷郡縣，訪求賢才，體察官吏，選歷練老成望隆名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帝從之。既復擢爲右副都御史，歷刑、兵二部尚書。二十二年，置詹事院，命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端重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尚書鐸，謹厚有德量，以爲詹事，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嘗請豫教故也。其年，致仕。

洪武十四年，服喪期滿，起任兵部尚書。第二年，剛設置諫院，任命爲諫議大夫。皇帝曾與侍臣議論歷代興廢説："使朕的子孫如同成王、康王，輔佐大臣如同周公、召公，就可以祈求上天長命。"唐鐸趁機進言説："教育感化太子，挑選左右人作輔導，這是祖宗社稷的萬年福氣。"皇帝又對唐鐸説："人有公私，所以言語有正邪。正言務求規勸進諫，邪言務求誹謗阿諛。"唐鐸説："誹謗近似忠心，阿諛近似愛心，不被迷惑，那麽讒言奸佞小人自己會遠離。"不久，貶官監察御史。上疏請求選擇賢能京官遍到各郡縣，訪求賢才，實地考核官吏，挑選幹練老成德高望重的官吏，擔任布政使、按察使之職。皇帝聽從他的意見。不久又提拔爲右副都御史，歷任刑、兵二部尚書。洪武二十二年，設置詹事院，命令吏部説："輔導太子，必須選擇端莊穩重的人。三代時的保傅，受到的禮遇尊重莊嚴。兵部尚書唐鐸，恭謹淳厚有德行氣量，以他任詹事，仍如以前享受尚書俸禄。"因唐鐸曾請求教育感化太子的緣故。當年，退休。

二十六年，起太子賓客，進太子少保。二十八年，龍州土官趙宗壽以奏鄭國公常茂死事不實，被召又不至，帝怒，命楊文統大軍往討，而命

洪武二十六年，起用爲太子賓客，升太子少保。洪武二十八年，龍州土官趙宗壽因上奏鄭國公常茂死的事不屬實，被召又不到，皇帝發怒，命楊文統率大軍前往討伐，而命令唐鐸以皇帝名

鐸招諭。鐸至，廉得茂實病死，宗壽亦伏罪來朝。乃詔文移兵征奉議諸州叛蠻，即以鐸參議軍事。逾月，諸蠻平。鐸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户所，鎮以官軍。皆報可。

義招撫。唐鐸到達後，查訪到常茂實際上是病死，趙宗壽也認罪來朝拜。就下詔楊文移軍征伐奉議各州叛亂蠻人，便任唐鐸參議軍事。過了一個月，諸蠻平定。唐鐸相形度勢，請求設立奉議衛以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各處守禦千户所，以官軍鎮守。都回覆同意。

鐸爲人長者，性慎密，不妄取予。帝以故舊遇之，嘗曰："鐸自友及臣至今三十餘年，其與人交，不至變色，絶亦不出惡聲。"又曰："都御史詹徽剛斷嫉惡，胥吏不得肆其貪，謗訕滿朝。唐鐸重厚，又謂懦而無爲。人心不古，有若是耶！"後徽卒坐罪誅死，而鐸恩遇不替。三十年七月卒於京師，年六十九。賻贈甚厚，命有司護其喪歸葬。

唐鐸是忠厚長者，德高望重，性格謹慎細密，不亂索取給予。皇帝以故交身份對待他，曾經説："唐鐸作爲朋友及大臣至今已三十多年了，他與人相交，不會變色，絶交也不説出攻擊人的話。"又説："都御史詹徽剛毅果斷，嫉惡如仇，小吏不敢放肆貪污，因此誹謗譏諷滿朝。唐鐸爲人厚重，又説他懦弱無所作爲。人心不古樸，就像這樣！"後來詹徽終究坐罪被誅殺而死，而唐鐸的恩遇没有衰減。洪武三十年七月在京城去世，時年六十九歲。贈予助喪的財物很豐厚，命令有關部門護送他的靈柩回鄉安葬。

沈溍

沈溍，字尚賢，錢塘人。與鐸同官兵部，以明敏稱。帝嘗以勳臣子弟多骫法，撰《大誥》二十二篇，諭天下武臣皆令誦習，使知儆惕。已，又以諭戒八條，頒示將士。時溍以試兵部侍郎掌部事，一切訓飭事宜，皆承旨行之。尋進尚書。廣西都司建譙樓，青州衛造軍器，皆擅科民財。溍請凡都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治罪，仍禁武臣預民事。時干戈甫息，武臣暴横，數捍文法，至是始戢，溍力也。帝嘗諭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溍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矣。"帝善其言。二十三年，以溍與工部尚書秦逵换官，賜誥獎諭。尋復舊任，後以事免。

沈溍，字尚賢，錢塘人。與唐鐸同在兵部任官，以明察敏悟著稱。皇帝曾認爲勛臣子弟多枉法，撰《大誥》二十二篇，訓諭天下武臣都誦讀學習，使他們知道警惕。過後，又用誡諭八條，頒布告示將士。當時沈溍以試兵部侍郎的身份執掌部事，一切訓誡整飭的事宜，都秉承旨意施行。不久升任尚書。廣西都司建城門上的瞭望樓，青州衛製造兵器，都擅自徵收百姓財物。沈溍請求凡是都司衛所營造工程，必須經過都督府上奏批准，官府供給物品材料，不要擅自役使百姓，違犯者都治罪，并禁止武臣干預民事。當時戰亂剛剛平息，武臣横行，屢屢觸犯文法，到這時纔收斂，這是沈溍的功勞。皇帝曾經諭告臣下使國家政治安定清平的關鍵，在於選拔賢才除去不正派的人。沈溍於是説："君子常常少，小人常常多，在於上官教化鼓勵而已。賢人被舉拔，不仁的人就遠離了。"皇帝認爲他的話對。洪武二十三年，將沈溍與工部尚書秦逵交换官位，賜予誥書獎賞告諭。不久又復任原職，後來因事免官。

明初，衛所世籍及軍卒勾補之

明朝初年，衛所世代造户籍以及軍中士兵徵

法，皆溍所定。然名目瑣細，簿籍煩多，吏易爲奸，終明之世頗爲民患，而軍衛亦日益耗減，語詳《兵志》。潮州生陳質，父在戍籍。父没，質被勾補，請歸卒業。帝命除其籍。溍以缺軍伍，持不可。帝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難。"遂除之。然此皆特恩云。

調作爲補充的方法，都是沈溍所定。可是名目繁瑣細碎，簿册煩多，官吏容易作奸僞之事，到明末一直很成爲百姓的禍患，而軍隊防衛也日益消耗減少，這些詳見《兵志》。潮州諸生陳質，父親在戍役名册上。父親去世後，陳質被徵調，請求返回完成未竟學業。皇帝命令免除他的戍役名籍。沈溍以軍伍缺人爲理由，堅持不同意。皇帝説："國家得一士兵容易，得一士人困難。"於是免除名籍。可是這些都是特别恩賜。

開濟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元末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洪武初，以明經舉。授河南府訓導，入爲國子助教。以疾罷歸。十五年七月，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吏治才，召試刑部尚書，逾年實授。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元末任察罕帖木兒掌書記。洪武初年，以明經被推舉。授官河南府訓導，入京任國子助教。因病罷官歸鄉。洪武十五年七月，御史大夫安然推薦開濟有官吏治政的才能，召試任刑部尚書，過一年實授官職。

濟以綜核爲己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即决遣。數月間，滯牘一清。帝大以爲能。會都御史趙仁言，曩者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所取士列置郡縣，多不舉職，宜核其去留。濟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書義"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練達治理"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不及三科者爲下。從之。

開濟以綜合考核爲己任，請天下各部門設置文書，每天記録所做的事，考核得失，又使各部驗對文書，規定期限，來評定功勞、罪過。又説，軍民因小緣故犯罪的人，應該立即審判發落。數月之間，滯留下的案牘全部理清。皇帝以爲他很有才能。恰逢都御史趙仁説，以前的人以"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各科所取的士人一一安置在郡縣，多不稱職，應當考核，决定去職或留任。開濟具文上奏，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書義"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練達治理"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六科都具備的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不及三科的爲下。皇帝聽從他的意見。

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以故帝甚信任，數備顧問，兼預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謗議滋起。然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嘗奉命定詐僞律。濟議法巧密。帝曰："張密網以羅民，可乎？"又設籍曰"寅

開濟聰敏有辯才，凡是國家制度、田賦、獄訟、工程勞役、河渠之事，衆人不能裁定，開濟一一籌劃計算，就有了條理標準法式，可作爲世代遵守。所以皇帝很信任他，數次備顧問，兼參與别部的事。别人因此忌妒他，誹謗議論紛紛産生。然而開濟也嚴峻刻薄，好用法中傷人。曾經奉命制定處理詐僞的律令。開濟議定的法律巧妙縝密。皇帝説："張開密網來網羅百姓，行嗎？"

戌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今使趨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人臣禮。"濟慚謝。

又設置簿籍叫"寅戌之書"，以衡量屬官出入。皇帝嚴厲地責備他說："古人以卯酉爲常規，現在使辦事的人早上寅時出晚上戌時歸，侍奉父母，會見妻子兒女，又在什麼時候呢?"又寫好榜文告誡屬官，請求張貼在文華殿。皇帝說："告誡屬官的言論，想張貼在朝廷大殿上，豈是人臣之禮?"開濟慚愧謝罪。

尋令郎中仇衍脱囚死，爲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其年十二月，御史陶垕仲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時，置奏札懷中，或隱而不言，覘伺上意，務爲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財"。帝怒，下濟獄，并希哲、衍等皆棄市。

不久令郎中仇衍解脱死囚，被獄官告發。開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拘捕獄官打死了他。當年十二月，御史陶垕仲等人告發此事。并說："開濟奏事時，將奏札放入懷中，或者隱藏不說，窺察皇上意圖，務求首鼠兩端，奸詐狡猾難測。役使外甥女爲婢女。妹妹早年守寡，驅逐她的婆婆而掠奪其家財。"皇帝大怒，將開濟下獄，連同王希哲、仇衍等人一起處死。

贊曰：六部之制仿於《周官》，所以佐王理邦國，熙庶績，任至重也。明興，建官分職，立法秩然。又三途用人，求賢彌廣。若陳修、滕毅之典銓法，楊思義、范敏之治賦役，周禎之定律令，單安仁之領將作，以至沈溍、開濟輩之所經畫，皆委曲詳備，細大不遺。考其規模，固一代政治之權輿者歟。

贊曰：六部的制度仿照《周官》，用來輔佐帝王治理國家，興盛各種事業，任務非常繁重。明朝興起，建立官分職權，立法很有秩序。又采取三種途徑任用人，求賢更廣泛。像陳修、滕毅主持選用官吏，楊思義、范敏治理賦稅徭役，周禎制定法律，單安仁統領將作，以及到沈溍、開濟等人的經營策劃，都詳細齊備，無論大小，都不遺漏。考察它的規模，確實是一代政治的開始。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錢唐 程徐　韓宜可 周觀政 歐陽韶　蕭岐 門克新　馮堅
茹太素 曾秉正　李仕魯 陳汶輝　葉伯巨　鄭士利 方徵
周敬心　王朴

錢唐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仇"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學問淵博德行敦厚。洪武元年考取明經科。對策時符合旨意，特别任用爲刑部尚書。二年，下詔在孔廟春秋兩季祭奠先師孔子，衹在曲阜舉行，天下不必全都祭祀。錢唐直接向皇帝上疏説："孔子垂教萬世，天下都尊崇他的教導，所以天下都祭祀孔子，受恩思報，不忘本源的禮法不可廢棄。"侍郎程徐也上奏説："古今祭祀典禮，衹有社稷神、三皇與孔子天下都祭祀。天下人民没有社稷、三皇就不能生存，没有孔子的道義就不能立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聖人，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記載於經中，作爲百王的典範，表率萬世，使世代越衰落而人極力不墜落，是孔子的力量。孔子用道來設立教，天下祭祀，并非祭祀他本人，而是祭祀他的德教，祭祀他的道。現在讓天下人來讀他的書，用他的教，實行他的道義，而不能舉行祭典，不是維持人心扶助世教的方法。"都不聽從。很久之後，纔用他的話。皇帝曾經閲讀《孟子》，看到"草芥""寇仇"的話，説這不是臣子所應當説的，議論罷除祭孔子時孟子配受祭享，下詔有進諫的以大不敬論處。錢唐直接上疏勸諫説："臣爲孟軻而死，死了還有光榮。"當時朝廷大臣没有不爲錢唐擔心的。皇帝明察他的誠懇，不治他的罪。孟子配祭又很快恢復。可是終究命令儒臣修《孟子節

唐爲人强直。嘗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又嘗諫宫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即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

程徐

程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歷官兵部尚書，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歲兒與女瓊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進尚書，卒。徐精勤通敏，工詩文，有集傳於世。

韓宜可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録事。尋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内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九年，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至萬數。宜可疏争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别以協衆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没官男女，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逾

文》。

錢唐爲人剛强正直。曾下詔讓他講《虞書》，錢唐在臺階上站着講。有人檢舉錢唐是草野之民不知君臣之禮，錢唐正色地説："把古代聖帝的大道陳説給陛下，不跪不算倨傲。"又曾經勸諫宫中不適合張貼武后圖像。觸犯旨意，在午門外待罪終日。皇帝怒氣消解，賜給他食物，立即命令撤下武后圖像。不久，貶謫壽州，去世。

程徐，字仲能，鄞人。元代名儒程端學的兒子。至正年間，以通《春秋》出名。多次升官至兵部尚書，退休。明朝軍隊攻入元都，妻子金氏抱着兩歲的兒子與女兒程瓊投井而死。洪武二年，偕同危素等人從北平到京城。授官刑部侍郎，升任尚書，去世。程徐機警勤勞通達敏悟，工於詩文，有詩文集傳於世間。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代至正年間，行御史臺徵召他作輔佐官吏，他不赴任。洪武初年，因推薦授官山陰教諭，轉任楚府録事。不久提拔爲監察御史，彈劾官員不迴避權貴。當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正受皇帝寵幸，曾經侍從皇帝坐，悠閑地交談。韓宜可徑直上前，從懷中掏出彈劾文，彈劾三人陰惡似忠心，奸佞似正直，依恃功勞和寵幸，内心却反覆無常，提升到臺端，擅自作威作福，請求斬了他們的頭來謝罪於天下。皇帝發怒説："快嘴的御史，竟敢排擠陷害大臣！"命令關入錦衣衛監獄，不久釋放了他。

九年，出外任陝西按察司僉事。當時官吏有罪的人，笞刑以上的全貶謫屯守鳳陽，達到萬餘人。韓宜可上疏争執説："刑法是用來禁止奸邪淫惡，統一人民的軌範，應論情節的輕重，事情的公私、罪罰的大小。現在全讓貶謫屯守，這是小人的幸運，君子則危險了，請求分别論處來協合衆心。"皇帝同意了。不久，進京師朝見皇帝。恰逢把没入官府的男女賞賜給各部門，韓宜可獨自不接受。而且極力論説："處罰罪惡不連及妻子兒女，這是古代制度。有事隨意株連，這是濫

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鞫之，獲免。復疏陳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皆稱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尋以事安置雲南。惠帝即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櫪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

用刑法。何況男女，是人中的大倫常，婚姻過了時候，尚要傷及和氣。滿門連坐，豈是聖朝所應做的。"皇帝贊成他的言論。後來因事坐罪將判刑，皇帝到謹身殿親自審訊，獲得免罪。又上疏陳述了二十餘件事，都回覆同意。不久，罷職歸鄉。後來，又徵召他到京城，命令撰寫祭祀鍾山、大江的文章，諭告日本、征伐烏蠻的詔書，都符合旨意，特別授爲山西右布政使。不久，因事安置雲南。惠帝即位，因爲檢討官陳性善的推薦，起用爲雲南參政，入京拜授左副都御史，死於任上。這一夜大星隕落，拴在馬槽上的駿馬都驚恐地嘶鳴，人們都說是韓宜可去世的應驗。

周觀政　歐陽韶

帝之建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則稱周觀政。

觀政亦山陰人。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觀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前觀政者，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日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誠，從之。未幾，致仕，卒於家。

皇帝建御史臺，諸御史中以敢於直言著稱的，除韓宜可外，就數周觀政。

周觀政也是山陰人。因人推薦授官九江教授，提升爲監察御史。曾經監察奉天門。有位宦官領女樂入宮，周觀政制止他。中使說："皇帝有命令。"周觀政執意不聽。宦官不高興地進去了，不久出來報告說："御史還是算了吧，女樂已停止不用。"周觀政又拒絕說："必須當面奉詔。"不久皇帝親自出宮，對他說："宮中音樂廢缺，想使宮女學習罷了。朕已經悔過，御史說的對。"左右没有不驚異的。周觀政多次升官至江西按察使。

在周觀政之前，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被推薦授官監察御史。有詔書，每日命兩御史輪流值班。歐陽韶曾伺候聽命，皇帝乘着發怒要殺人。其他御史都不敢說，歐陽韶快步上前跪在殿廷下，倉促間不能説話，急忙拱手放在額頭上，高聲說："陛下不可以。"皇帝看到歐陽韶樸實真誠，便聽從了。不久，退休，在家中去世。

蕭岐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屢舉不赴。洪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强起之。上十便書，大意謂帝刑罰過中，訐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律科獄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成孤兒，侍奉祖父母以孝敬聞名，有關部門多次推舉而不赴任。洪武十七年，下詔徵召賢良，强行起用他。他上十便書，大意說帝王刑罰過當，揭發控告風熾烈，請求禁止實封以杜絕誣陷欺罔，依照法律條文審案以使詔令信實，共一萬多字。被召見，

授潭王府長史。力辭，忤旨，謫雲南楚雄訓導。岐即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陝西平涼，再歲致仕。復召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幣鈔，給驛歸。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爲之解，合爲一集。嘗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

當是時，太祖治尚剛嚴，中外凜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帝不爲忤。厥後以言被超擢者，有門克新。

門克新

克新，鞏昌人，泰州教諭也。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無隱。授贊善。時紹興王俊華以善文辭，亦授是職。上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初，教官給由至京，帝詢民疾苦。岢嵐吳從權、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邊方，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見重。不數年，擢禮部尚書。尋引疾，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俸。及卒，命有司護喪歸葬。

馮堅

馮堅，不知何許人，爲南豐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

授官潭王府長史。堅決推辭，觸犯旨意，貶謫爲雲南楚雄訓導。蕭岐當天起程，朝廷派騎兵追回來。一年多後，改任陝西平涼，又一年後退休。後來又召他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給錢鈔，供給驛馬回鄉。曾編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法律規定來解釋，合編成一集。曾說："天下之理本來出於一個，出於道必入於刑。我合編兩本書，使觀看的人有所省悟。"學者稱他正固先生。

在這時，太祖治國崇尚嚴峻，朝廷内外恐懼，奉行法律補救過錯還來不及，而蕭岐所上書過於急切正直，皇帝不認爲觸怒。他以後因上言被破格提拔的人，有門克新。

門克新，鞏昌人，泰州教諭。二十六年，任期滿後來京朝見。皇帝召見他問經史及政治得失。門克新直言相告毫無隱瞞，授官贊善。當時紹興王俊華因善於文辭，也授予同樣官職。皇上諭告吏部說："左有門克新，右有王俊華，這是重視直言。"當初，教官給由至京城，皇帝詢問人民疾苦。岢嵐吳從權、山陰張桓都說"臣之職責在於教育讀書人，人民的事情没有參與"。皇帝發怒說："宋代胡瑗擔任蘇、湖教授，兼教經義政事。漢代賈誼、董仲舒都起於田間閭里，而論列時勢。唐代馬周不能親自見太宗，尚且教武臣議論政事。現在已經召集到朝堂，朕親自詢問，都没有什麽對答，有志於聖賢之道的人本來就如此嗎?"命令放逐到邊塞，而且發榜告諭天下學校，使之引爲鑒戒。到這時門克新因誠實正直被重用。不過幾年，提拔爲禮部尚書。不久因疾病引退，命太醫給予藥物，不停止他的俸禄。他去世以後，命令有關部門護送回鄉安葬。

馮堅，不知何地人，任南豐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書議論九件事。一是養聖躬。請求清心省事，不參與小事，以此爲人民社稷的福禄。二是擇老成。諸王年輕氣壯，左右輔導，希望選擇老成大臣出任王官，使之得到正直言論與嚴肅容色以圖匡正補救。三是攘要荒。請求務農講武，在

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别屬吏，具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采歷代忠烈諸臣，追加封謚，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勛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内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輒加棰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致曠廢。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没，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乃命吏部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其明年，卒於任。

邊境屯田，以防不測。四是勵有司。請求得到廉潔正直有操守的人才，任以一個方面的官職，區别屬吏，具實上報而决定升降，使人勇於自我約束。五是褒祀典。請求敕令有關部門收集歷代忠烈衆臣，追加封號謚號，使世俗之人有所振興勸勉。六是省宦寺。宦官與帝早晚親近，他們的言論容易聽從，養成禍患而自己不知覺。請求裁減多餘人員，可以杜絶他日衰敗的弊端。七是易邊將。給予兵權，久在邊境，多導致恣肆放縱。請求經常調任，不使長久一地任官。不僅保全勛臣，實際上可以防止將領驕傲士兵懶惰、朝廷權力輕，外地官吏權力重的情况滋長。八是訪吏治。廉潔幹練的人才，有的被上司忌恨，同僚官吏嫉妒，皇上不加明察，不是激發鼓勵之道。請求廣布耳目，訪問考察廉潔或貪婪，以明確升降官員。九是增關防。各部門用帖子委托小吏，使監督管轄範圍的事，動輒拷打，禍害到人民。請求增設驗對的符契交付各部門，讓他們填寫差遣，事完後交付上報，希望各部門不輕易派遣以免使人民受傷害，而各種事務不至於長久荒廢。書奏上，皇帝嘉獎他，稱贊他明瞭時勢，通達事變。又對侍從之臣說："馮堅所言衹有調换邊防大將不恰當。邊防將領頻繁更换，那麽兵力勇敢膽怯，敵情出没，山川形勢，無從全面得知。倘若得到趙充國、班超，又何必頻繁改换呢！"又命吏部提升馮堅任左僉都御史，在院内很能堅持大局。第二年，死於任上。

茹太素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五月，召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内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核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明年，坐累降刑部

茹太素，是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試中舉，上書符合旨意，授官監察御史。六年，提升任四川按察使，以公平著稱。七年五月，召任刑部侍郎，上書説："自中書省内外各部門，聽從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没有考核評定，應該命令守院御史一并審察考核。磨勘司官吏數量少，難以檢查考核天下錢糧，請求增加若干人員，各自分科。在外省衛，凡是集合議論軍民事情，各不相合，致使拖延，請求用按察司一員糾正此事。"皇帝都聽從了。第二年，因受牽累獲罪降爲刑部主事，陳説時勢達上萬言。太祖命令中書郎王敏

主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

誦讀而聽之。書中説有才能的人，數年來幸存的一百人中無一二人，現在所任之官大都是迂腐儒士庸俗官吏。言辭多觸犯。皇帝發怒，召見茹太素當面詰問，在朝廷上杖責。次日晚上，又在宮中命人誦讀，得到可行的四件事，感慨道："做君主難，做臣也不易。朕所以求直言，就是想切合事實。文詞太多，便是淆亂聽聞。茹太素所陳説的，五百多字就够了。"就命令中書制定奏對格式，使陳述得失的人不要繁雜文詞。摘出茹太素疏中可行的下發給有關部門，皇帝親自在開頭寫序，頒布告示朝廷内外。

十年，與同官曾秉正先後同出爲參政，而太素往浙江。尋以侍親賜還里。十六年，召爲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擢户部尚書。

十年，茹太素與同僚曾秉正先後都出任參政，而茹太素前往浙江。不久以侍奉親人詔賜返回鄉里。十六年，召任刑部試郎中。任官一月，升都察院僉都御史，又降爲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提拔爲户部尚書。

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即續韵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爲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死。

茹太素剛强正直不屈服，多次瀕臨判罪，皇帝常常寬恕他。一日，在便殿宴會，皇帝賜給他酒説："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茹太素叩頭，立即續韵對答："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皇帝很悲戚。不久，貶謫爲御史，又因排擠陷害詹徽罪，與同僚十二人都被銬住脚辦事。最後終被依法處死。

曾秉正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詔群臣言事。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略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祗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强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年，因人推薦授官海州學正。洪武九年，因爲天變，下詔群臣上言論政事。曾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略是説："古代聖君不以上天没有災害怪異之事而喜悦，祇是以畏懼上天責備爲思慮。陛下神聖，文武兼備，統一天下，上天的給與，可以説是很多了。戰争二十多年，纔得以休養生息。而上天盼望太平之心，也很長久了，人民思念太平也很急切。創業與守業的政治措施，大抵不同。開創事業之初，就實行富國强兵的方法，任用辦事立功的人。國家建立之後，形勢已經牢固，那麽普天之下，水土所生産、人力所創造的，都是國家倉庫的積蓄，哺乳的兒童、白髮下垂的老人，都是國家休養生息的人民。不怕不富庶，祇是永遠保住建成

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則變不虚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會初置通政司，即以秉正爲使。在位數言事，帝頗優容之。尋竟以忤旨罷。貧不能歸，鬻其四歲女。帝聞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

的事業就難了。在這時，應當完全革除以前所作所爲，什麽足以順應天意，什麽足以安慰人民期望，天人感應的規律，效驗也很快。”又説上天既然有了警告，那麽天變不是憑空産生的。極力論説《大易》、《春秋》的主旨。皇帝嘉獎他，召任爲思文監丞。不久，改任刑部主事。十年，提升爲陝西參政。恰逢剛設通政司，立即任命曾秉正任通政司使。在位時數次言事，皇帝很寬容他。不久竟因觸犯旨意罷官。家貧不能歸鄉，賣了四歲的女兒。皇帝聽説了大怒，處以腐刑，不知他最後的結局。

李仕魯　陳汶輝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户外者三年。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游，盡受其學。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爲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爲大理寺卿。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年聰明敏捷喜好學習，足不出户三年。聽説鄱陽朱公遷得到宋代朱熹的真傳，前往跟從學習，全部學到了他的學問。太祖原來就知道李仕魯的名字，洪武年間，下詔求能掌握朱氏學説的人，有關部門推舉李仕魯。入宫拜見，太祖喜悦地説：“我尋求你已很長久了，爲什麽相見這麽晚？”任命爲黄州同知，説：“朕姑且拿民事來考考你，行，就任用你。”過了一年，政績德行傳聞於朝廷。十四年，任命爲大理寺卿。

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吴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讒毁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争之。汶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勛舊耆德咸思辭禄去位，而緇流憸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爲僧録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

皇帝自從登上帝位以後，很愛好釋氏教義，下詔徵召東南戒德僧人，數次於蔣山建法會，應答皇帝當廷提出問題符合旨意的人就賜給金襴袈裟衣，召入宫中，賜坐和他談論。吴印、華克勤等人，都提拔任大官，常常看成親信。所以這批人很蠻横，讒毁大臣。滿朝上下没人敢説，衹有李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争執。陳汶輝上疏説：“古代帝王以來，没有聽説過官員與僧徒共同任官，成爲同事，可以互相幫助的。當今有功勛的舊臣德高的老儒都想推辭俸禄離職，而僧徒奸佞小人更是以讒言離間。如劉基、徐達的被猜疑，李善長、周德興的被誹謗，比之蕭何、韓信，他們的不被信任相差多少呢？希望陛下對於得力親信，全取德行及文章都很好的俊才，那麽太平可以立刻到來。”皇帝不聽從。衆僧依恃寵愛，就請求給釋氏創立官職。於是以原先所設置的善世院爲僧録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

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數萬。

右講經覺義等官，都提高他們的品級俸禄。道教也這樣。估計僧尼道士超過數萬。

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章數十上，亦不聽。

李仕魯上疏説："陛下剛剛創業，凡是旨意所指方向，即是告示子孫萬代的法則，爲什麽捨棄聖明學説而崇尚異端呢?"上了數十奏章，皇帝也不聽。

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李仕魯性格剛正耿直，靠儒術起家，正想推廣闡説朱氏學説，以排除佛學爲自己的任務。等到上言不被采用，急切地到皇帝面前請求説："陛下沉溺於此教，難怪臣的話聽不進去。歸還陛下笏板，乞求退休，回歸田里。"於是將笏板放置地上。皇帝大怒，命令武士捕捉揪打，立即死於階下。

陳汶輝，字耿光，詔安人。以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數言得失，皆切直。最後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

陳汶輝，字耿光，詔安人。因人推薦授官禮科給事中，積功升至大理寺少卿，數次上言論得失，都急切正直。最後觸犯旨意，畏懼罪罰，投金水橋而死。

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爲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云。

李仕魯與陳汶輝死了數年，皇帝逐漸知曉諸僧所作所爲多不合法，下詔清理釋道二教。

葉伯巨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通經術。以國子生授平遥訓導。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伯巨上書，略曰：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精通經術。以國子生身份授官平遥訓導。洪武九年發生星變，下詔求直言。葉伯巨上書大略説：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臣看當今政事，做得太過分者有三：分封太寬泛，用刑太繁多，追求太平太急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晋、燕、齊、梁、楚、吴、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宫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

先王的制度，大城邑不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上下差别等次，各有固定名分，這是用來使中央勢力强於地方，遏制動亂的源頭而崇尚治理的根本辦法。現在分裂土地封賞，使諸王各有自己的封地，大約是借鑒宋、元孤立，宗室不强盛的弊端。而秦、晋、燕、齊、梁、楚、吴、蜀諸國，無不連接數十縣邑，城墻宫室均與天子都城相當，優厚待以强盛的甲兵衛士。臣恐怕數代以後，地方勢力强於中央，不聽指揮，然後削其地而奪其權，必定會産生怨恨，更嚴重的乘機起兵，再防治便來不及了。議論的人

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不觀於漢、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晋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

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减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并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静，必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

說，諸王都是天子骨肉，分封的土地雖然廣大，立法雖然放鬆，怎有抗衡的道理？臣私自認爲不是這樣。爲何不看看漢、晋的事呢？孝景帝，是高帝的孫子，七國諸王，都是景帝的同祖父兄弟子孫，一旦削了他們的封地，就立即興兵向西進攻。晋代的諸王，都是武帝的親子孫，換代之後，互相攻打討伐，於是釀成劉聰、石勒禍患。由此說來，分封超過制度，禍患立刻産生，援古證今，很明顯了。這就是臣認爲太過的原因。以前賈誼勸說漢文帝，全部分裂諸國的土地，空置着以待諸王的子孫。假如文帝早聽從賈誼的話，那麽必然無七國之亂。希望趕在諸王没有去封國之前，節制都邑規模，减少他們的衛兵，限制他們的疆域，也以待封給諸王的子孫。這種制度一制定，然後諸王中有賢能才智的人入宫任輔相。其餘的人世代作爲屏障，與國家共命運。放棄一時的恩德，制定萬世有利的大計，消除天變而安定社稷，没有比此更應先做的了。

臣又觀歷代開國君王，没有不以廣施恩德獲取民心，以濫用刑罰失去民心的。國家命運的長短，全源於此。古人判處死刑，天子撤除音樂减少膳食，確實因爲上天生了人民，爲他們設立管理者，本來想他們一起生存，而不是想他們走向死亡。不幸的是有不聽從管教的人進入其中，就不得已采取刑罰。議論的人說，宋、元中期，一味采取姑息的態度，賞罰無章法，以至於滅亡。主上痛心地懲戒於他們的弊端，所以制定不寬恕的刑罰，權用神奇變化的法律，使人知道懼怕而不知他的根本。臣又以爲不應這樣。開國君主垂範百代，一動一静，必定使子孫有所堅持守護。何况刑罰，掌握着人民的命運，能够不謹慎嗎？笞、杖、徒、流、死，是現在的五種刑罰。使用此五種刑罰，既然没有寬宥，如全出於大公無私非常公正，是可以的。而用刑之時，多由天子的心意裁

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删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

决，於是使審理案件的官吏專門迎合天子意旨，嚴峻苛刻的官吏功勞多，平反冤案的人獲罪，想求審理案件的公平，豈能够輕易得到！近來特别下旨，將犯死罪的免死全部充軍，又删除制定舊律中的各條法律，減刑寬宥有差别。然而未曾聽説有敕令告誡審理案件的務必依從平和寬恕的條令，所以法律部門仍遵循舊例。雖然聽説寬宥的名聲，却没有見到寬宥的實際。所謂實，確實在主上，而不在臣下。所以必定有定罪時疑慮判輕之意，而以好生之德和諧民心，這不是很短時間可以做到的。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録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别，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録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争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耻，或事掊克，以備

怎麽能表明這樣呢？古代的讀書人，以走上仕途爲光榮，以被罷職爲耻辱。現在的讀書人，以混迹其中默默無聞爲福禄，以受玷辱不録用作官爲幸，以屯田作工役爲必定獲得的罪罰，以鞭笞杖擊爲平常的侮辱。開始時，朝廷選取天下讀書人，搜羅人才，務求没有遺漏，有關部門催逼上路，如同逮捕重囚犯。等到來到京城，却多以貌選官，所學的或者不是他所用的，所用的或者不是他所學的。等到擔任官職，一有失誤，倘若免除誅殺，則必被判處屯田作工役。大多以此爲常，不稍有愛惜，這難道是陛下樂意做的嗎？本心是想要人恐懼而不敢違犯。我私下看到數年以來，誅殺的人可以説是不少了，而違犯的人接踵而來。確實是由於激勵勸勉不明，善惡無區别，議論賢能的法規既已廢棄，人不自我勉勵，而行善的人鬆懈了。在此有這樣的人，廉潔如同伯夷、叔齊，才智如同張良、陳平，稍犯法律，皇上將録用他的長處、捨棄短處而任用他呢，還是捨其長處，而以苛刻之法處置他的短處呢？假如采取他的長處而捨棄他的短處，那麽中等之才自己要奮發廉潔聰明。倘若苛求他的短處而捨棄他的長處，那麽行善的人都説某人如此廉潔，某人如此聰明，朝廷不稍稍寬恕他，我們又容身於何處呢！致使人朝不保夕，捨棄廉耻，或從事搜刮，以準備屯田、作工程

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時的物資，大多都如此。像這樣不是由於用刑的繁重造成的嗎？漢代曾遷徙大族到皇陵，没有聽説用罪人來充實其地。現在鳳陽這一皇陵所在地，是帝王興起的地方，而大多讓罪人居住，怨恨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恐怕不是作爲敬奉宗廟的方式吧。

且夫强敵在前，則揚精鼓鋭，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突竄山谷，以計求之，庶或可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入不可踪迹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户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鷄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户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税增。今責守令年增户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税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户口，雖蒙憐恤，而猶見留開封祗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况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裒斂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户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

况且强敵在前，就鼓勵精鋭之兵，攻打必然攻克，擒拿必然抓獲，這是可以的。現在賊寇逃竄到山谷，用計謀逮捕他，或者可以得到。如衹是興重兵，對方驚恐逃散，進入没有人迹的地方。搜捕幾年，既然没有辦法，却又歸罪於新近歸附户籍的小民，而遷徙他們。騷動數千里的地方，家庭不能安居，鷄犬不能安寧。何况新近歸附之人，以前流浪他地，朝廷允許他們復業。現在已附入本地户籍，又要再次遷徙，這是法令不能取信於人民。户口盛多而田野開拓，賦税增多。現在要求守令每年增加户口，正是爲此。近來已經交納税糧的家庭，雖然按旨意分别釋放回家，而他們的心仍然不安。已經起户口的家庭，雖然蒙受憐憫體恤，而仍然被留在開封等候，謠言四起，不知出於何處。何况太原諸郡，作爲外界邊境，民心如此，實在不是安定邊境的計策。臣希望從現在起朝廷應保存大體，赦免小過錯，明白地詔令天下，修訂推行“八議”之法，嚴禁酷烈苛刻的官吏。審案公平的人破格提拔他，殘酷搜刮的人罷免他的官職。鳳陽屯田的制度，現在居住屯所的人，任其耕種，徵收錢糧。已起户口的、被留開封的，全都放回復業。如此則足以興隆好生之德，樹立國運長久之福，而百姓自安，天變自然消失。

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

以前周代從文、武到成、康，而教化大大施行，漢代自高帝到文、景，纔稱得上富庶。大約天下的治亂，世事的變遷，人心的趨向，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現在國家紀

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

元，至今九年，兵事停止人民休息，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律謹飭而清明，可以説得到了治理。而陛下對民俗浮薄，人不知害怕，法令出而奸詐産生感到急切。所以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被提升今日被殺戮者有之。以至於法令下發可不久又改動，已經赦免而又收回赦令，天下臣民無所適從。臣愚笨地認爲天下趨於太平，好像堅冰融化。冰的融化，不是太陽突然間能辦到的，陽氣發生，土地脉氣微動，然後能够融化。聖人治理天下，也是如此。以刑罰威震人民，以禮義引導人民，以仁浸染感化人民，以道義砥礪人民，以後教化興盛。孔子説："如果有王者，必定經過一代而後仁。"這不是空話。

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户口、錢糧、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

追求太平之道，没有什麽能先於端正風俗。端正風俗之道，没有什麽能先於使郡守縣令明白自己的職責。使郡守縣令明白自己的職責，没有什麽能先於使御史知道應重視的事。使御史知道所重視的事，没有什麽能先於使朝廷知道所要崇尚的事。古代郡守縣令，以正直作爲下級的表率，以善行引導人民，使教化成功風俗美好。徵收賦税、期會、獄訟、簿書，本是他的小事情。現在的郡守縣令以户口、錢糧、獄訟爲急事，以至於農桑學校，這些王政的根本，却視爲徒具形式的空文而擱置，將如何來教養人民呢？就農桑而言，春天州縣下發一道白帖，里甲衹是回報申送文狀而已，郡守縣令不曾親自視察種植次第、旱澇戒備的方法。就學校而言，發給諸生膳食津貼，是國家作爲選用人才的地方。現在四方師生，缺少人員很多，縱使人員具備，郡守縣令也很少有人以守禮謙讓之實，培養其成器。朝廷急切於社學，屢次進行調查師生姓名及其所學習課程的工作。可是現在的社鎮城郭，或者衹是設置門牌，遠村偏僻地方又衹存其名，郡守縣令不

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耻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决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

過完備公文案卷，準備檢查罷了。上面官員分部巡視，也衹是按照常規，依照紙上的材料清查，不曾巡行實地查看。興廢的實際，上下都看作空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是什麼東西，而禮義廉耻完全没有了。掌風紀的部門，是用來代表朝廷宣揚開導德教、訪察善惡的。處理訴訟、審理案件，本來衹是其中的一件事而已。現在專門以處理訴訟案件爲首要任務。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細枝末節而無暇推舉，所謂的宣揚開導風化哪兒去了呢？最初衹知道免去一個贜官、判决一件獄訟作爲行政事務，而不知鼓勵人民形成好的風俗，使人民心中向善遠離犯罪，纔是治理社會的大事。這是郡守縣令御史不明白輕重的過失。

《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

《王制》評論鄉里德才出衆的人提升到司徒叫選士，司徒評論其德才出衆的人升於太學叫俊士，大樂正又評論學業有成的人中出衆的人升入司馬叫進士，司馬鑒定有作官才能的人，考核評定然後授官，任官然後授爵。考察人才如此詳細，所以成周得到很多人才。現在使天下諸生在禮部考試，升入太學，經過各種職務的練習，任之以政事，可以洗刷歷代選舉人才的陋習，效法古代的成周。然而升入太學的人，有的没有幾個月，立即選入爲官，有時或者委任以民社。臣恐怕這些人不熟悉時勢，不熟悉朝廷禮法，不能够宣揚開導道德教化，上違國家政令，下困平民百姓。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能説不多，所任官吏的名聲、地位不能説不重，從現在算來，存在的有幾個呢？臣恐怕以後看現在，也如像現在看過去，往年推舉的人，難道不值得深深痛惜嗎！所有這些都是臣認爲追求國家治理太急速的過失。

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耻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忠臣義

往昔宋朝據有天下大約三百多年。開始以禮義教育人民，當其興盛之時，民間里巷都有忠誠淳厚之風，以至於耻於説别人的過失。等到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婦人女

士視死如歸，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耻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耻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耻，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禄位皆天之禄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消哉?

子羞於被污辱，這些都是教化的效果。元代據有國家，根本不立，違犯禮義名分，敗壞廉耻防範。没有幾十年，抛棄城池投降敵人的不可勝數。即使是老儒重臣也甘心受污辱，這是禮義廉耻不振的弊端。遺留風俗至今未革除，太奇怪了。臣認爲不如崇尚仁義廉耻，郡守縣令則要求以農桑學校爲緊急政務，御史則要求先教化、審定法律，以公正判案緩用刑罰爲緊急政事。像這樣做了那麽恩德將施及子孫後代，追求太平的措施也許能得到。郡邑諸生升入太學的，必須命令在太學完成學業，或者三年，或者五年，精通一經，兼學一藝，然後入選，或在宫禁值班，或辦理政事，以觀察公卿大夫的才能，過後纔讓他承擔政事，那麽他的才學識鑒都很豐富，差不多不會敗壞事情。而且使他們知道俸禄地位都是上天賜的俸禄地位，而可以堵塞非分企圖。治理的大道既已得到，陛下清簡爲政，太平祥和，等待歲月，那麽陰陽調和而風雨按時，各種福禄吉祥没有不全到來的，那麽天變還不消失嗎?

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

書上呈，皇帝大怒説：“小子離間我的親人，立刻逮來，我親手射死他。”逮來之後，丞相乘皇帝高興而奏報，葉伯巨被關入刑部監獄，死於獄中。

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况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不盡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勢始强。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爲先見云。

在這之前，葉伯巨將要上書，告訴朋友説：“現在天下祇有三件事可值得憂患，其中二件事容易看見而憂患來得遲，而另一事難於看見而憂患來得快速。縱使無明詔，我也將説，何况尋求正直言論呢?”他的意思大約是説分封。然而這時候諸王祇是建藩號，未曾分封土地，不全部如同葉伯巨所説。到洪武末年，燕王屢次奉命出邊塞，勢力纔强大起來。後來因爲削藩奪爵而起兵，從而占有天下，於是人們纔認爲葉伯巨有先見之明。

鄭士利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官湖廣按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鄭士元，剛强正直有才學，由進士歷任湖廣按察使僉事。荆、

察使僉事。荆、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其冤，得白。會考校錢穀册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繫獄。

時帝方盛怒，以爲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空印爲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殺無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

士元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

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覽書，

襄士卒乘亂掠奪婦女，官吏不敢過問，鄭士元立即告訴將領歸還所掠奪的婦女。安陸有冤案，御史臺已經審定案件上報，鄭士元上奏他的冤情，得以昭雪。恰逢考校錢穀書册，空印的事被發覺，凡是主印的人判處死刑，輔佐官員以下捶打一百，流放遠方。鄭士元也因此坐罪關入監獄。

當時皇帝正盛怒，以爲是欺騙，丞相御史没有人敢勸諫。鄭士利嘆息道："皇上不知道，將空印看成大罪。如果有人上奏，皇上聖明，哪裏有不覺悟的。"恰逢星變求直言。鄭士利説："可以了。"隨後讀詔書，有假公言私者治罪。鄭士利説："我想説的，是天子殺無罪的人。我的兄長并非主印的人，本來應該放出。等待我兄長杖罰放出後纔上言，即使死也無遺憾。"

鄭士元出獄，鄭士利於是上書數千言，説了幾件事，而對於空印的事特别詳細。説："陛下想嚴厲治罪空印的人，恐怕奸吏挾帶空印紙以作文書來虐待人民而已。文書必須用完全之印纔可以用。現在考校書籍，是合并兩縫印，而非一印一紙可比。縱然得到，也不能用，何况没有得到呢？錢穀的數目，府裏必然對合省，省必然對合部，數難憑空决定，到了部裏纔定下來。省、府距離部遠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册子完成以後用印，往返非一年不可。所以有先印而後書寫，這是權宜的事情，由來已很長久了，哪裏值得深深怪罪呢？而且國家立法，必須先明白地告示天下，以後纔罪罰犯法的人，因爲他是故意犯法。自立國至今，不曾有空印的法律。有關部門相承，不知有此種罪。現在一旦誅殺，怎麽能使被殺的人無話可説。朝廷尋求賢士，設置衆官，得到賢士很難。官位至郡守，都是數十年纔完成。通情達理清廉明察的人才，并非如小草一樣，可以割去而能重新生長。陛下爲什麽以够不上罪的罪，而毁壞了足以任用的人才呢？臣私下爲陛下可惜。"

奏書寫成後，在旅舍閉門哭泣數天。兄長的兒子問他："叔叔有何愁苦？"鄭士利説："我有奏書想上呈，觸怒天子必引來禍患。可是殺了我而救活數百人，我有何遺憾呢？"於是入京上奏。

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皇帝看了書，大怒，交丞相御史會審，追究指使者。鄭士利笑道："看看我的上書能否采用而已。我的職責是爲國家議論政事，自料必死，誰爲我謀劃?"罪案已定，他與鄭士元都被罰到江浦服勞役，而空印者最終大多没能免罪。

方徵

方徵，字可久，莆田人。以鄉舉授給事中。嘗侍游後苑，與聯詩句。太祖知其有母在，賜白金，馳驛歸省。還改監察御史，出爲懷慶知府。徵志節甚偉，遇事敢直言。居郡時，因星變求言，疏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爲職。今不聞旌廉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罰，此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問羅織及多徵贓罰者爲誰。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以對。貶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方徵，字可久，莆田人。因鄉試中舉授官給事中。曾侍從游後花園，與太祖聯對詩句。太祖知道他有母親健在，賜給白銀，用驛站之馬急馳歸家省親。回來改任監察御史，出外任懷慶知府。方徵志氣節操很遠大，遇事敢於直言。在郡任職時，因星變朝廷求直言，他上疏説："御史官以斥惡獎善爲職責。現在聽不到他們表彰廉潔選拔才能，而專門從事羅織他人之罪，多索取贓物懲罰，這是大禍患。朝廷賞罰分明真實，纔能够勸善懲惡。去年各行省官吏因用空印遭受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都有空印，反而升遷布政使。何以表明獎懲?"皇帝問羅織罪名及多索取贓物懲罰的人是誰。方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來對質。貶爲沁陽驛丞。十三年，因事被逮捕至京城，去世。

周敬心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也。洪武二十五年，詔求曉曆數者，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政數事。略曰：

> 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道之人耶?
>
> 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爲耻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下詔尋求通曉曆數的人，周敬心上疏極力勸諫，而且涉及時政的數件事。大略説：

> 臣聽説國家命運的長短，在於德政厚薄，而不在曆數。三代久遠了，三代以下，最長久的莫過於漢、唐、宋，最短的莫過於秦、隋、五代，長久的是因爲有道，短的是因爲無道。陛下承當天命，垂愛并賦予重任，挽救亂世誅殺暴虐，然而神武果斷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如果仿效兩漢的寬大，唐、宋的忠厚，研究三代因有道而長久的原因，那麼帝王的國運可傳萬世，何必問於行小道的人呢?
>
> 臣又聽説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是因耻於得不到傳國玉璽而已。以前楚平王時，雕琢卞和玉，到秦纔稱爲璽，歷代更替

爲璽，歷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携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毁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晋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札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

至後唐而終。國家治亂興廢，都不在此。石敬瑭叛亂，潞王携帶玉璽自焚，則秦時之璽本來已經毁壞了。石敬瑭入洛，更换爲玉製，晋亡落入遼，遼亡遺失在桑乾河。元世祖時，札剌爾打魚而得到。現在元人所藏的，祇是石氏璽罷了。以前三代不知有璽，把仁看作璽，所以説“聖人大寶稱位，怎麽守位稱仁”。陛下爲何忽視天下大璽，而求取漢、唐、宋代的小璽呢？

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厚，教化溥而民不悦，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城池則願高深，宫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見洪武四年録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兹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哉！

現在勞役過於繁多，賦税收斂過重，教化廣而人民不高興，法度嚴厲而人民不聽從。以前汲黯對武帝説：“陛下内心多欲望而外施仁義，如何能够仿效唐、虞的治世呢？”現在國家則願富，兵力則願强大，城池則願高而深，宫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闊，人民則願衆多。於是多召軍卒，廣收財物，出征攻伐不停止，營造没有盡頭，怎麽可以治理好呢？臣又見洪武四年録用天下官吏，十三年，胡黨連坐，十九年，逮捕長年危害人民的官吏，二十三年，判亂説之人的罪刑。大肆屠殺官民，不分好壞。這些人中間難道没有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嗎？由此可見陛下輕視德行而重用刑罰。連年水旱災害，難道没有緣故嗎！

言皆激切。報聞。

言辭激烈直切。皇帝批答知道了。

王朴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本名權，帝爲改焉。除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旋起御史，陳時事千餘言。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考中進士。本名權，皇帝爲他改此名。授官吏科給事中，因直言上諫觸犯旨意罷官。不久起用爲御史，陳説時事千餘言。性格鯁直，數次與皇帝論辯是非，不肯屈服。一日，遇到事情强行争執。皇帝發怒，命令殺了他。到了刑場，又召回，告諭他説：“你改了嗎？”王朴對答説：“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提升爲御史官，爲何如此摧殘侮辱？如果臣無罪，爲何要殺呢？如有罪，又何必使我活命呢？臣今

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誥》，謂朴誹謗，猶列其名。

有張衡者，萬安人，朴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奏疏剴切。擢禮部侍郎。以清慎見褒，載於《大誥》。後亦以言事坐死。

贊曰：太祖英武威斷，廷臣奏對，往往失辭。而錢唐、韓宜可、李仕魯輩，抱其朴誠，力諍於堂陛間，可謂古之遺直矣。伯巨、敬心以縫掖諸生言天下至計，雖違於信而後諫之義，然原厥本心，由於忠愛，以視末季沽名賣直之流，有不可同日而語者也。

日祇想速死。"皇帝大怒，立即命令行刑。經過史館，大喊道："學士劉三吾記住：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最終被殺死。皇帝撰寫《大誥》，說王朴誹謗，仍然列入他的名字。

有一個叫張衡的人，萬安人，與王朴是同年進士。授官禮科給事中。疏奏急切正直。提拔爲禮部侍郎。因清正謹慎被褒揚，載於《大誥》。後來也因言事坐罪而死。

贊曰：太祖英明威武果斷，廷臣當面答問題，往往言辭有過火之處。而錢唐、韓宜可、李仕魯等人，心懷樸實真誠，在朝廷上極力直言勸告，可以說是有古代遺風的直臣。葉伯巨、周敬心以儒者諸生身份談論天下大計，雖然違背了誠信而後勸諫之義，然而推原他們的本心，是因爲忠心愛國，比較末代沽名釣譽之流，有不可同日而語之處。

明史卷一百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魏觀　陶垕仲 王佑　劉仕貆 王溥 徐均
王宗顯 王興宗 呂文燧 王興福 蘇恭讓 趙庭蘭
王觀 楊卓 羅性　道同 歐陽銘
盧熙 (兄)熊 王士弘 倪孟賢 郎敏　青文勝

魏觀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元季隱居蒲山。太祖下武昌，聘授國子助教，再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元年，遷兩淮都轉運使，入爲起居注。奉命偕吳琳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命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未幾，又命偕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所舉多擢用。三年轉太常卿，考訂諸祀典。稱旨，改侍讀學士，尋遷祭酒。明年，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南縣，旋召爲禮部主事。

五年，廷臣薦觀才，出知蘇州府。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黌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啓、張羽訂經史，耆民周壽誼、楊茂、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課績爲天下最。明年擢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未行，以部民乞留，命還任。

初，張士誠以蘇州舊治爲宫，遷府治於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隘，還治舊基。又浚錦帆涇，興水利。或譖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元末隱居蒲山。太祖攻下武昌，聘任授官國子助教，再升爲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元年，升任兩淮都轉運使，入朝作起居注。奉命偕同吳琳帶着錢幣玉帛，於四方尋求前代賢人。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命令侍從太子講説書籍，以及教授諸王經書。不久，又命令偕同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人分别巡行天下，訪求前代遺下的賢才，所推舉的大多被提拔任用。三年轉任太常卿，考訂諸祭祀典章制度。符合皇帝旨意，改任侍讀學士，不久升任祭酒。第二年，因不按時奏報考訂祭祀孔子的典禮而坐罪，貶謫爲龍南縣知縣，不久召任禮部主事。

五年，朝廷大臣推薦魏觀的才能，出外知蘇州府。前任守令陳寧爲人苛刻，人稱陳烙鐵。魏觀完全改掉陳寧的所作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學舍，聘任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穎之制定學習禮儀，王彝、高啓、張羽訂正經史，年高有德之民周壽誼、楊茂、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政治教化大行，考核成績爲天下之最。第二年提拔爲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未出行，因爲統屬下的人民乞求挽留，命令仍任原職。

當初，張士誠以蘇州舊治所作爲宫殿，遷移府治所到都水行司。魏觀以爲那兒地勢低下狹小，返回舊的治所地。又疏浚錦帆涇，興修水

觀興既滅之基。帝使御史張度廉其事，遂被誅。帝亦尋悔，命歸葬。

利。有人讒毀魏觀興建已被消滅的基業。皇帝讓御史張度查訪此事，於是被殺。皇帝不久也後悔了，命令歸鄉安葬。

陶垕仲 王佑

陶垕仲，名鑄，以字行，鄞人。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劾刑部尚書開濟至死，直聲動天下。未幾，擢福建按察使，誅贓吏數十人，興學勸士，撫恤軍民。帝下詔褒異。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辭相連，并逮至京。訊實，坐大方罪，詔垕仲還官。垕仲言："臣父昔爲方氏部曲，以故官例徙鳳陽。臣幼弱，依兄撫養，至於有成，今兄亦爲鳳陽軍吏。臣叨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禄養報生育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聖天子孝治天下至意。"帝特許迎養，去徙籍。垕仲清介自持，禄入悉以贍賓客。未幾，卒官。

時廣西僉事王佑，泰和人。按察使尋适嘗咨以政體。佑曰："蠻方之人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示勸懲，後難治。"适從之，廣西稱治。蜀平，徙佑知重慶州，招徠撫輯，甚得民和，坐事免官，卒。

陶垕仲，名鑄，以字行世，鄞人。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身份提拔爲監察御史。檢舉彈劾不躲避權貴，彈劾刑部尚書開濟至死，正直聲譽震動天下。不久，提拔爲福建按察使，誅殺贓官數十人，興建學校勉勵士人，撫恤軍民。皇帝下詔特别褒獎。布政使薛大方貪婪殘暴，陶垕仲彈劾上奏。薛大方供辭連及陶垕仲，一并逮到京城。審訊實情，薛大方坐罪，下詔陶垕仲復官。陶垕仲説："臣父昔日爲方氏部下，以原官之例遷徙鳳陽。臣幼小，依靠兄長撫養，至今有所成就，現在兄長也爲鳳陽軍吏。臣叨念皇上聖恩，備位御史臺，想推却俸禄報養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到重新相聚的地方，實在是感激聖明天子以孝治天下的深遠用意。"皇帝特許迎接尊親同住，以便孝養，免去徙籍。陶垕仲清正耿直自我克制，俸禄全部用來招待賓客。不久，死於任上。

當時廣西僉事王佑，是泰和人。按察使尋适曾向他咨詢政體。王佑説："蠻方之人敗壞倫理傷害風化，不在此時表明禮法，告示獎懲，以後將難以治理。"尋适聽從了，廣西號稱太平。蜀平定，調王佑知重慶州，招撫安定人民，很得民衆信賴，因事獲罪免官，去世。

劉仕貆

劉仕貆，字伯貞，安福人。父閈，元末隱居不仕。仕貆少受父學。紅巾賊亂，掠其鄉，母張氏率群婦女沉茨潭死。賊械仕貆，久之得釋。洪武初，以供役爲安福丞張禧所辱，仕貆憤，益力學。

十五年應"賢良"舉，對策稱旨，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司瓊州。瓊俗善蠱。上官至，輒致所産珍貨爲贄。受則喜，不受則懼按治，蠱殺之，仕瓊者多爲所污。仕貆廉且惠，輕徭理枉，大得民和。雖却其贄，夷

劉仕貆，字伯貞，安福人。父親劉閈，元末隱居不做官。劉仕貆少年接受父親教導。紅巾賊亂，掠奪他的家鄉，母親張氏率領衆婦女跳入茨潭而死。賊寇銬繫劉仕貆，很久纔得以釋放。洪武初年，因服役被安福丞張禧所侮辱，劉仕貆發憤，更用心學習。

十五年應考"賢良"科，對策符合皇帝意旨，授官廣東按察司僉事，分管瓊州。瓊州習俗善養蠱蟲。上面官員到了，就獻上所産珍奇貨物作爲禮物。接受了就高興，不接受就擔心查問懲辦，用蠱毒殺他，在瓊州任官的人多被玷污。劉仕貆廉潔而且仁愛，輕徭役辯白冤枉，大得人民

人不忍害也。辱仕貆者張禧，適調丞瓊山，以屬吏謁，大慚怖。仕貆待之與他吏等。未幾，朝議省僉事官，例降東莞河泊使。渡河遇風，歿於水。同僚張仕祥葬之鴉磯。

信賴。雖然推却了禮物，夷人也不忍心害他。侮辱劉仕貆的人張禧，剛好調任瓊山丞，以屬吏身份拜訪他，十分羞慚恐懼。劉仕貆把他與其他官吏同等對待。不久，朝廷議論減少僉事官，按例降東莞河泊使。渡河時遇到風，死於水中。同僚張仕祥將他安葬在鴉磯。

王溥

後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爲廣東參政，亦以廉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污行辱身之漸也。"糧運由海道多漂没。溥至庾嶺，相度形勢，命有司鑿石填塹，修治橋梁，易以車運。民甚便之。居官數年，笥無重衣，庖無兼饌。以誣逮下詔獄，僚屬饋贐皆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事白得歸，卒。

後來有名王溥的人，是桂林人。洪武末年任廣東參政，也以廉潔聞名。他的弟弟從家裏來探親，屬吏和他弟弟同坐一船，贈給布袍。王溥命令弟弟歸還，說："一件衣服雖然小，不可不謹慎，這是玷污行爲侮辱自身的開始。"運送的糧食經過海路時多漂没。王溥到庾嶺，測量地勢，命令有關部門鑿石頭填壕溝，修整橋梁，改爲車運。人民很便利。任官數年，箱子裏無多餘衣服，厨房裏無兩種以上食品。因受誣陷被逮捕關進欽犯牢獄，屬僚贈送的財物全不接受，說："我豈能因爲患難改變心志！"事得昭雪後回鄉，去世。

徐均

時有徐均者，陽春主簿也。地僻，土豪得盤踞爲奸。邑長至，輒餌以厚賂，從而把持之。均至，吏白應往視莫大老。莫大老者，洞主也。均曰："此非王民邪？不來且誅。"出雙劍示之。大老恐，入謁。均廉得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以兩瓜及安石榴數枚爲饋，皆黄金美珠也。均不視，械送府。府官受賕縱之歸，復致前饋。均怒，欲捕治之，而府檄調均攝陽江，陽江大治。以憂去官。

當時有徐均，作陽春主簿。地方偏僻，土豪得以盤踞做壞事。邑長到了，就以厚重的賄賂來引誘，從而挾持他。徐均上任，吏告訴他應該前往探視莫大老。莫大老是洞主。徐均說："這人不是王的子民嗎？不來就殺了他。"拿出雙劍告示他。莫大老恐慌，入城拜訪。徐均察訪到他不法之事，將他逮入監獄。清晨，莫大老拿了兩瓜以及安石榴數枚爲禮物，都是黄金美珠。徐均不看，加刑具押送到府。府官接受賄賂釋放莫大老回去，又送上以前禮物。徐均發怒，想逮捕審訊他，而府官用檄文調徐均代理陽江，陽江治理得很太平。因母喪離職。

王宗顯

王宗顯，和州人，僑居嚴州。胡大海克嚴，禮致幕中。太祖征婺州，大海以宗顯見，太祖曰："我鄉里也。"命至婺覘敵。宗顯潛得城中虚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喜曰："我得婺，以爾爲知府。"既而元

王宗顯，和州人，僑居嚴州。胡大海攻克嚴州，以禮將王宗顯招請到幕中。太祖征伐婺州，胡大海帶着王宗顯拜見太祖，太祖說："是我的鄉人。"命令他到婺州偵察敵情。王宗顯秘密得到城中虚實以及諸將長短，回去稟告太祖。太祖喜悦地說："我得到婺州，任你爲知府。"不久元

樞密同僉甯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貳，遣都事縋城請降，開東門納兵，與宗顯所刺事合。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開郡學，聘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吴沉、徐源等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聲。未幾，卒官。

樞密同僉甯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叛國，派都事掛繩子縋出城請求投降，打開東城門接納士兵，與王宗顯打聽的事情相合。改婺州爲寧越府，任命王宗顯掌管府裏的事情。王宗顯是老儒，廣泛涉獵經史，開創郡學，聘請葉儀、宋濂任《五經》老師，戴良任學正，吴沉、徐源等人任訓導。自從興兵後，學校長久廢弛，至此纔聽到弦樂誦讀聲。不久，死於任上。

王興宗

太祖之下婺也，又以王興宗爲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也，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爲不可。太祖曰："興宗從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居三年，果以治行聞。遷判南昌，改知嵩州。時方籍民爲軍，興宗奏曰："元末聚民爲兵，散則仍爲民。今軍民分矣，若籍爲軍，則無民，何所徵賦？"帝曰："善。"遷懷慶知府。上計至京，帝以事詰諸郡守，至興宗，獨曰："是守公勤不貪，不須問。"再遷蘇州，擢河南布政使。陛辭，帝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鬚亦白。"宴而遣之，益勤其職。後坐累得白，卒於官。

太祖攻下婺州，又任命王興宗任金華知縣。王興宗，原來是奴隸，李善長、李文忠都認爲不可以。太祖説："王興宗跟從我很久了，勤快廉潔能斷事，儒生執法官吏没人比得上。"任官三年，果然以治理政績出名。遷判南昌，改知嵩州。當時正徵民當兵，王興宗上奏説："元末聚集人民當兵，分散了仍爲人民。現在軍民分開，如徵兵，就無民，哪兒去徵收賦税？"皇帝説："好。"遷升懷慶知府。到京城上呈計簿，皇帝因事責問諸郡守，到了王興宗，獨自説："這位守公勤勞不貪財，不須過問。"再次升遷知蘇州，提拔爲河南布政使。面見皇帝辭行，皇帝説："好久不見你了，老了，我的鬚髮也白了。"設宴送行，王興宗更勤於職守。後來因過失受牽連，昭雪，死於任上。

吕文燧

同時有吕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末盗起，文燧散家財，募壯士得三千人，與盗連戰，破走之。三授以官，皆不受。太祖定婺，置永康翼，以文燧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尋召爲營田司經歷，擢知廬州府。浙西平，徙知嘉興。松江民作亂，寇嘉興，文燧柵内署，帥壯士拒守。李文忠援至，賊就擒，諸將因欲屠城。文燧曰："作亂者賊也，民何罪？"力止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闍婆國，次興化，疾卒。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十人，有司以文燧嘗署名公牘，請籍其家。帝曰："文

同時代有吕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末盗賊興起，吕文燧分散家財，招募壯士得三千人，與盗賊接連交戰，擊退盗賊。三次授給官職，都不接受。太祖平定婺州，設置永康爲輔翼，以吕文燧任左副元帥兼管縣事。不久召任營田司經歷，提拔任廬州府知府。浙西平定，遷移知嘉興。松江民作亂，侵犯嘉興，吕文燧用栅欄關好内署，率領壯士抗拒守衛。李文忠來救援，賊寇被擒拿，諸將乘機想屠城。吕文燧説："作亂的是賊，人民有何罪？"極力制止他們。任職滿三年，入朝。奉詔持節告諭闍婆國，途中駐扎興化，因病去世。第二年，嘉興輔佐官員以下因鹽法坐罪被殺的有數十人，有關部門認爲吕文燧曾經在官方文書上署名，請求没收他的家産。皇帝

燧誠信，必不爲奸利，且没於使事，可念也，勿籍。”

説：“吕文燧誠實守信，必定不會非法謀取利益，而且死於出使事務，可以顧念，不要予以没收。”

一時郡守以治行稱者，又有王興福、蘇恭讓二人。

當時郡守因治理政績著稱的人，又有王興福、蘇恭讓二人。

王興福

興福，隨人。初守徽州，有善政，遷杭州。杭初附，人心未安，興福善撫輯。民甚德之。秩滿當遷，郡人遮道攀留。興福諭遣之曰：“非余能惠父老，父老善守法耳。”太祖嘉之，擢吏部尚書。坐事左遷西安知府，卒官。

王興福，隨人。最初守衛徽州，政績很好，遷任杭州。杭州新近歸附，人心不安，王興福善於安撫。人民很感激他。任官期滿應當升遷，郡人攔路挽留。王興福告訴并送走他們説：“并非我能施恩惠於父老，父老很遵守法紀罷了。”太祖贊許他，提拔爲吏部尚書。因事坐罪降西安知府，死於任上。

蘇恭讓　趙庭蘭

恭讓，玉田人。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府，爲治嚴明而不苛。有重役，輒詣上官反復陳説，多得減省。

蘇恭讓，玉田人。考取“聰明正直”科。任漢陽知府，治理社會嚴明而不苛刻。有繁重勞役，就拜訪上司反復陳説，多能够減少。

而知漢陽縣者趙庭蘭，徐人，亦能愛民任事。朝廷嘗遣使徵陳氏散卒，他縣多以民丁應，庭蘭獨言縣無有。漢陽人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則稱庭蘭云。

而作漢陽縣知縣的趙庭蘭是徐人，也能愛民辦事。朝廷曾派使者徵召陳氏的流散士兵，其他縣多用壯丁應付，而趙庭蘭獨自説縣裏没有。漢陽人説及郡守就稱頌蘇恭讓，説及縣令就稱頌趙庭蘭。

王觀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談論。由鄉薦入太學，擢知蘇州府，公廉有威。黠吏錢英屢陷長官，觀捶殺之。事聞，太祖遣行人齎敕褒之，勞以御酒。歲大侵，民多逋賦，部使者督甚急。觀置酒，延諸富人，勸貸貧民償，辭指誠懇，富人皆感動，逋賦以完。朝廷嘉其能，榜以勵天下。守蘇者前有季亨、魏觀，後有姚善、況鍾，皆賢，稱“姑蘇五太守”，并祀學官。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性格耿直，儀表風度英俊奇偉，善於談論。由鄉薦進入太學，提拔知蘇州府，公正廉潔有威嚴。奸猾之吏錢英屢次陷害長官，王觀捶殺了他。事情上報，太祖派行人拿敕書褒獎他，以御酒慰勞他。年成大饑荒，人民多拖欠賦税，部裏的使者督促很急。王觀擺酒，邀請諸位富人，勸説他們貸款給貧民償債，言辭旨意誠懇，富人都感動，拖欠的賦税得以交清。朝廷嘉獎他的才能，張榜告示來激勵天下。作蘇州太守的官員前面有季亨、魏觀，後面有姚善、況鍾，都很賢能，稱爲“姑蘇五太守”，一并在學宫祭祀。

楊卓

楊卓，字自立，泰和人。洪武四年進士，授吏部主事。逾年，遷廣東行省員外郎。田家婦獨行山中，遇伐

楊卓，字自立，泰和人。洪武四年考中進士，授官吏部主事。過了一年，升遷廣東行省員外郎。農家婦獨自行走山中，遭遇伐木士兵，想

木卒，欲亂之。婦不從，被殺。官拷同役卒二十人，皆引服。卓曰："卒人衆，必善惡異也，可盡抵罪乎?"列二十人庭下，熟視久之，指兩卒曰："殺人者汝也。"兩卒大驚，服罪。坐事謫田鳳陽，復起爲杭州通判。有兄弟爭田者，累歲不決，卓至，垂涕開諭，遂罷爭。卓精吏事，吏不能欺。而治平恕，民悦服焉。病免，卒。

羅性

卓同邑羅性，字子理。洪武初舉於鄉，授德安同知。有大盗久不獲，株連繫獄者數百人。性至郡，悉出所繫，約十日得賊即盡貸。衆叩頭願盡力，七日果得。嘗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會方賦鐵造軍器，民爭求售。性曰："此天所以濟民也，吾何預焉。"悉以充賦。秩滿赴京，坐用棗木染軍衣，謫戍西安。性博學。時四方老師宿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吴人鄒奕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年七十卒。

奸污她。婦人不服從，被殺害。官府拷問共同勞動的士兵二十人，都服罪。楊卓說："士卒人多，必然善惡不同，能全部都抵罪嗎?"將二十人陳列庭下，仔細地看了很久，指着兩個士卒說："殺人的是你們。"兩個士卒大驚，服罪。因事獲罪貶謫鳳陽種田，又起用爲杭州通判。有兄弟爭奪田地，多年不能决斷，楊卓到任，垂淚開導勸說，於是停止爭執。楊卓精於吏事，屬吏不能欺騙。而治理平和寬恕，人民心悦誠服。因病免職，去世。

楊卓的同邑羅性，字子理。洪武初年鄉試中舉，授官德安同知。有大盗長久抓不到，受株連關入監獄的人有數百人。羅性到郡，放出全部繫獄的人，約定十天之内捉到賊寇，立即全部寬恕。衆人叩頭願意盡力，七天果然捉到大盗。曾經管理蔬菜園，得到窖藏鐵一萬餘斤。恰逢正徵收鐵造軍器，人民爭着請求出售。羅性說："這是上天用來幫助人民的，我爲何要參預呢?"全部拿出充當賦税。任官期滿赴京，因用棗木染軍衣獲罪，貶謫戍守西安。羅性博學。當時四方老師德高老儒在西安的有數十人，吴人鄒奕說："彙合我們所讀的書，也許有羅先生讀的一半。"七十歲時死。

道同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事母以孝聞。洪武初，薦授太常司贊禮郎，出爲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尤横，數鞭辱縣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執法嚴，非理者一切抗弗從，民賴以少安。

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動。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輒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脱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羅氏者，

道同，河間人。他的祖先是蒙古族人。侍奉母親以孝順出名。洪武初年，因人推薦授官太常司贊禮郎，出外任番禺知縣。番禺以前號稱事務繁重，而衛所更蠻横，數次鞭打侮辱縣中輔佐官吏，以前縣令大多不能忍受。道同執法嚴格，没理的人一概抗拒不聽從，人民依賴他稍稍平安。

不久，永嘉侯朱亮祖到來，數次以權威撼動道同，道同不爲所動。土豪數十人壓價買集市中珍貴貨物，稍不如意，就巧言以罪名詆毁。道同用刑具械繫他們的頭目於大道，諸土豪家裹爭着賄賂朱亮祖求情免罪。朱亮祖擺酒召見道同，委婉地說了此事。道同厲聲說："公爲大臣，爲什麽要受小人役使!"朱亮祖不能使他屈服。另一天，朱亮祖打破刑具放了土豪頭目，藉其他事

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條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同。會同奏亦至，帝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者甫到，則同已死矣。縣民悼惜之，或刻木爲主祀於家，卜之輒驗，遂傳同爲神云。

當同未死時，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同方笞一醫未竟，而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岸然曰："徐公乃亦效永嘉侯耶?"笞竟始遣。自是上官益嚴憚，然同竟用此取禍。

先是有歐陽銘者，亦嘗以事抗將軍常遇春。

歐陽銘

銘，字日新，泰和人。以薦除江都縣丞。兵燹後，民死徙者十七八。銘招徠拊循，漸次復業。有繼母告子不孝者。呼至案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會部符徵漆，即市之以輸。

遷知臨淄，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嘩。銘笞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耶? 銘雖愚，何至詈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爲責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將軍者，毋犯也。"銘爲治廉靜平恕，暇輒進諸生講文藝，或單騎行田間，課耕穫，邑大治。秩滿入覲，卒。

笞打道同。富民羅氏，將女兒嫁給朱亮祖，其兄弟也依恃勢力做壞事。道同又查問懲辦，朱亮祖又把他奪去。道同積攢不平，分列朱亮祖的事上奏。奏章未到，朱亮祖先彈劾道同毁謗倨傲無禮的情形。皇帝不知緣由，於是派人誅殺道同。恰逢道同的奏章也來了，皇帝省悟，以爲道同的職位低下，而敢斥責大臣不法之事，其人剛直可以利用，又派人寬恕他的罪行。兩使者同一天到達番禺，後一使者剛到，而道同已死了。縣裏人民哀傷惋惜他，有的刻木頭作爲牌位放在家中祭祀，占卜就靈驗，於是傳説道同是神。

當道同没死時，布政使徐本很看重道同。道同正笞打一醫生未結束，而徐本急欲得到醫生，派士兵告訴道同釋放醫生。道同嚴正地説："徐公也想仿效永嘉侯嗎?"笞打完纔放回。自此上司更加害怕，然而道同竟因此招來禍害。

在此之前有歐陽銘，也曾因事反抗將軍常遇春。

歐陽銘，字日新，泰和人。因爲人推薦任江都縣丞。戰亂之後，人民死的、遷徙的有十分之七八。歐陽銘招撫安定人民，逐漸恢復生業。有繼母上告兒子不孝。呼唤到几案前，委婉地開導勸説，母子哭着謝別而去，終究以仁慈孝敬著稱。曾經整治官署後的空地，得到白銀百兩，恰逢部符徵漆，就用銀買漆來繳納。

升遷任臨淄知縣，常遇春的軍隊經過境内，士兵進入民户家取酒，互相毆打，全市都喧嘩。歐陽銘鞭笞而遣發了他們。士兵訴説縣令罵將軍，常遇春詰問他。他説："士兵，是帝王之師，人民也是帝王之民。人民被毆打將要死了，士兵難道不應當笞打嗎? 歐陽銘雖然愚笨，爲何會罵將軍? 將軍是大賢人，爲何偏私一士兵而阻撓國法?"常遇春怒意消解，責令軍士來謝罪。後來大將軍徐達到了，軍中士兵互相告誡説："這是剛强的官吏，曾反抗常將軍，不要冒犯他。"歐陽銘治事謙遜沉静平和寬恕，有空就請諸生講文藝，或者單騎行走田間，督促耕種收割莊稼，縣邑得到很好治理。任官期滿入京朝見皇帝，去

盧熙　盧熊

盧熙，字公暨，崑山人。兄熊，字公武，爲兖州知府。時兵革甫定，會營魯王府，又浚河，大役并興。熊竭心調度，民以不擾。後坐累死。熙以薦授睢州同知，有惠愛，命行知府事。適御史奉命搜舊軍，睢民濫入伍者千人，檄熙追送。熙令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繫曹吏，必盡得，不則以格詔論。同官皆懼。熙曰："吾民牧也。民散，安用牧。"乃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此矣。迫之，民且散，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已，知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喪，官爲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塞道，大雨，無一人却者。

王士弘

又王士弘者，知寧海縣。靖海侯吳禎奉命收方氏故卒。無賴子誣引平民，台、温騷然。士弘上封事，辭極懇切。詔罷之，民賴以安。

倪孟賢　郎敏

倪孟賢，南昌人。知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干富室不應，遂詣京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亂。命錦衣衛千户周原往捕之。孟賢廉得實，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忍坐視善良者横被荼毒耶？"即具疏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赴闕訴。下法司鞫實，論告密者如律。

又樂平奸民亦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饒州知州郎敏力爲奏辨。詔誅奸民，而被誣者得盡釋。

世。

盧熙，字公暨，崑山人。兄盧熊，字公武，任兖州知府。當時戰争剛平定，恰逢營建魯王府，又疏浚河道，大型工程一并興起。盧熊盡心調度，人民得以不被騷擾。後來因過失牽連而死。盧熙因人推薦任睢州同知，有仁愛政績，命令代理知府事。正逢御史奉命搜尋舊軍人，睢州人民冒入軍籍的上千人，傳檄告訴盧熙追查送返。盧熙命令人民如實自報，得到曾隸屬軍籍的數人送給。御史生氣，逮捕曹吏，必須完全清查，否則以違抗皇帝命令論處。同僚都恐懼。盧熙説："我是人民的父母官。人民散了，哪裏用得着我這個官吏呢？"於是親自拜訪御史説："州裏軍籍全在此。逼迫他們，人民將會逃散，衹有同知在此，請求充軍役。"御史怒斥而去，他長時間地站立那兒不動。後來，知道不能改變其志，纔罷休而去。後來死於任上，家貧不能辦喪事，官府爲之備辦入殮。靈柩歸鄉時，官吏百姓哀悼痛哭的人堵塞道路，天下大雨，無一人退却。

又有王士弘，任寧海縣知縣。靖海侯吳禎奉命收集方氏舊有士兵。無賴子欺騙牽引平民，台、温騷亂。王士弘上密奏，言辭極其懇切。下詔停止此事，人民因此得以安定。

倪孟賢，南昌人。任麗水縣知縣。百姓中有以占卜謀生的人，干求富室没有回應，於是到京城上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反。命錦衣衛千户周原前往捕捉他們。倪孟賢訪得實情，對屬僚説："朝廷任命倪孟賢任此邑令，忍心坐視善良的人意外地遭受荼毒嗎？"立即備文分條陳述上奏。又命令德高年老之民四十人赴朝廷訴冤。下交法律部門審訊實情，按法律判處告密的人。

又有樂平奸民也到宫廷訴説大姓五十餘家謀反，饒州知州郎敏極力上奏分辯。下詔誅殺奸民，而被誣告的人全被釋放。

青文勝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人。仕爲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扑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爲民請命。再上，皆不報。嘆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帝聞大驚，憫其爲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爲額。邑人建祠祀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萬曆十四年，詔有司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人。任官龍陽典史。龍陽瀕臨洞庭，每年遭遇水患，拖欠賦稅數十萬，嚴刑拷打而死的相繼發生。青文勝激昂地到宮廷上疏，爲民請命。再次上奏，都不回報。他嘆息說："有何面目回去見父老鄉親！"又備文分條陳述，擊登聞鼓進呈，於是上吊自殺於鼓下。皇帝聽說了大驚，同情他爲民獻身，下詔寬恕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規定爲確定的數額。邑人建祠堂祭祀他。妻子兒女貧窮不能歸鄉，以百畝公田來供養其家。萬曆十四年，下詔有關部門春秋致以祭祀，祠堂命名爲惠烈。

贊曰：太祖起閭右，稔墨吏爲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能，以示勸勉，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并鈔三十錠，内酒一尊，賜平陽知縣張礎。又建陽知縣郭伯泰、丞陸鎰，爲政不避權勢，遣使勞以酒醴，遷其官。丹徒知縣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坐事當逮，民詣闕，言多善政，帝并賜内尊，降敕褒勞。永州守余彦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部民列政績以請，皆復官。宜春令沈昌等四人更擢郡守。其自下僚不次擢用者，寧遠尉王尚賢爲廣西參政，祥符丞鄒俊爲大理卿，静寧州判元善爲僉都御史，芝陽令李行素爲刑部侍郎。至如懷寧丞陳希文、宜興簿王復春，先以善政擢，已知其貪肆，旋置重典。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以故其時吏治多可紀述云。

贊曰：太祖出身貧寒，熟知貪臟枉法的官吏是人民的大害，曾處以極刑。然而總是表彰選舉賢能人才，以示獎勵，不專用刑法。曾派使者帶着敕書連同鈔三十錠，宫内美酒一尊，賜給平陽知縣張礎。又建陽知縣郭伯泰、丞陸鎰，施政不迴避權勢，派遣使者以酒醴慰勞，并升遷他們的官。丹徒知縣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因事坐罪應當逮捕，人民到宮廷，說他們很有政績，皇帝一并賜給宫内美酒，降敕褒獎慰勞。永州守余彦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因事坐罪下獄，他們統治下的人民陳説其政績來請求，都恢復其官。宜春令沈昌等四人更是提拔爲郡守。從下級官破格提拔任用的人，寧遠尉王尚賢任廣西參政，祥符丞鄒俊任大理卿，静寧州判元善任僉都御史，芝陽令李行素任刑部侍郎。至於懷寧丞陳希文、宜興簿吏王復春，先以好的政績被提拔，後來知道他們貪婪放縱，很快以重法處置。用委婉言辭鼓勵勸勉十分周到，因此這時期的官吏治理政績多可以記述。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齊泰　黄子澄　方孝孺 盧原質 鄭公智 林嘉猷 胡子昭
鄭居貞 劉政 方法 樓璉　練子寧 宋徵 葉希賢　茅大芳 周璿
卓敬 郭任 盧迥　陳迪 黄魁 巨敬　景清 連楹　胡閏 高翔
王度 戴德彝 謝昇 丁志方 甘霖 董鏞 陳繼之 韓永 葉福

齊泰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十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禮、兵二部主事。雷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德與焉，賜名泰。二十八年以兵部郎中擢左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册以進，簡要詳密，大奇之。

齊泰，溧水人。早先名叫德。洪武十七年參加應天鄉試考中第一名。第二年考中進士。歷任禮部、兵部主事。雷擊謹身殿，太祖在郊宫和宗廟祈禱，選擇做官九年没有過失的人陪同祭祀，齊德被選中參與其事，賜名爲泰。洪武二十八年由兵部郎中提升爲左侍郎。太祖曾經問邊疆大將的姓名，齊泰一一數説没有遺漏。太祖又問所有的地圖户籍，他拿出袖中的手册進獻上去，手册的内容簡要詳備，太祖認爲他是奇才。

皇太孫素重泰。及即位，命與黄子澄同參國政，尋進尚書。時遺詔諸王臨國中，毋奔喪，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諸王謂泰矯皇考詔，間骨肉，皆不悦。先是，帝爲太孫時，諸王多尊屬，擁重兵，患之，至是因密議削藩。

皇太孫向來敬重齊泰。即位後，命令齊泰和黄子澄共同參與國家政事，不久進升爲尚書。太祖去世時下詔，要求諸王守衛自己的封國，不要去京城參加喪事，封國中的官吏和百姓要聽從朝廷的安排。諸王認爲齊泰假托太祖的詔書，離間他們的骨肉之情，都不高興。在此之前，皇帝還是皇太孫時，諸王多是輩分高的親屬，掌握重兵。皇太孫很擔心，到這時便秘密商議削藩。

建文元年，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以罪廢。七月，燕王舉兵反，師名“靖難”，指泰、子澄爲奸臣。事聞，泰請削燕屬籍，聲罪致討。或難之，泰曰：“明其爲賊，敵乃可克。”遂定議伐燕，布告天下。時太祖功臣存者甚少，乃拜長興侯

建文元年，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因罪被廢黜。七月，燕王起兵謀反，出兵的理由是“靖難”，指稱齊泰、黄子澄爲奸臣。聽到這個消息後，齊泰請求皇上除去燕王的宗室譜籍，宣布燕王的罪行進行討伐。有人非難他的建議，齊泰説：“指明他是叛賊，敵人纔能被打敗。”於是商定討伐燕王，公告於天下。當時太祖時代的功臣

耿炳文爲大將軍，帥師分道北伐，至真定爲燕所敗。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代將，泰極言不可。子澄不聽，卒命景隆將。當是時，帝舉五十萬兵畀景隆，謂燕可旦夕滅。燕王顧大喜曰："昔漢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其衆適足爲吾資也。"是冬，景隆果敗，帝有懼色。會燕王上書極詆泰、子澄。帝乃解二人任以謝燕，而陰留之京師，仍參密議。景隆遺燕王書，言二人已竄，可息兵，燕王不聽。明年，盛庸捷東昌，帝告廟，命二人任職如故。及夾河之敗，復解二人官求罷兵，燕王曰："此緩我也。"進益急。

已很少在世，便任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大將軍，率軍分路北伐，到達真定被燕王軍打敗。黃子澄推薦曹國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爲將，齊泰極力反對，黃子澄不聽，最終任命李景隆爲將。那時，皇帝徵集五十萬軍隊讓李景隆率領，認爲燕王不久就會被消滅。燕王反而非常高興地說："昔日漢高祖衹能帶兵十萬。李景隆有什麼才能？他的軍隊正好可以作爲我的資源。"這年冬天，李景隆果然戰敗，皇帝面有懼色。恰好燕王上書極力詆毁齊泰和黃子澄。皇帝便解除二人的職務向燕王謝罪，但仍秘密地留他們在京城參與機密大事。李景隆送信給燕王，說齊、黃二人已被流放，可以罷兵了，燕王不聽。第二年盛庸在東昌之戰中獲勝，皇帝告祭宗廟，命二人仍任原職。到夾河之戰失敗，又解除二人的官職請求罷兵，燕王說："這是延緩我的進攻。"進攻更加猛烈。

始削藩議起，帝入泰、子澄言，謂以天下制一隅甚易。及屢敗，意中悔，是以進退失據。迨燕兵日逼，復召泰還。未至，京師已不守，泰走外郡謀興復。時購泰急。泰墨白馬走，行稍遠，汗出墨脱。或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赴京，同子澄、方孝孺不屈死。泰從兄弟敬宗等皆坐死，叔時永、陽彦等謫戍。子甫六歲，免死給配，仁宗時赦還。

當初削藩的議論剛起，皇帝采納了齊泰和黃子澄的進言，認爲以天下之力制服一個封國很容易。到屢次戰敗，心中十分後悔，所以進退兩難。等到燕王軍日益逼近，再一次召回齊泰。還没有到達，京城已失守，齊泰逃走到京城外的郡縣謀求復興。當時懸賞捉拿他，形勢緊急。齊泰用墨汁染黑白馬逃走，路程漸遠，馬身上汗流出，墨脱落。有人說："這是齊尚書的馬。"於是被捕，押解到京城，同黃子澄、方孝孺一起不屈而死。堂兄弟齊敬宗等都因此獲罪而死，叔父齊時永、齊陽彦等發配戍守邊疆。他的兒子衹有六歲，免於一死而流放，仁宗時遇大赦返回。

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由編修進修撰，伴讀東宫，累遷太常寺卿。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於世，分宜人。洪武十八年考中會試第一名。由編修進升爲修撰，陪伴太子讀書，多次升遷至太常寺卿。

惠帝爲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纔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强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是其言。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學士，

惠帝還是皇太孫時，曾經坐在東角門對黃子澄說："諸王都是輩分高的親屬，掌握着重兵，多不守法，怎麽辦呢？"黃子澄回答說："諸王的護衛軍隊，僅能守衛自己的領地，如有變亂，以天子的軍隊去討伐，有誰能支撑呢？漢代的七國并非不强大，最終還是被消滅。大小强弱的形勢不同，順正與邪逆的道理也是不同的。"皇太孫

與齊泰同參國政，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退而與泰謀，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謀定，明日入白帝。

認爲他說得對。即位後，任命黄子澄兼翰林學士，和齊泰共同參與國政，并對黄子澄說：“先生還記得當日在東角門的話嗎?”黄子澄叩頭說：“不敢忘。”回去便與齊泰密謀，齊泰認爲應先對付燕王。黄子澄說：“不應這樣，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就有許多違法的事，除掉他們事出有名。現在要問罪，應先從周王開始。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除掉周王就是剪斷燕王的手足。”謀劃已定，第二天就進宫向皇帝報告。

會有言周王橚不法者。遂命李景隆帥兵襲執之，詞連湘、代諸府。於是廢橚及岷王楩爲庶人，幽代王桂於大同，囚齊王榑於京師。湘王柏自焚死。下燕議周王罪。燕王上書申救。帝覽書惻然，謂事宜且止。子澄與泰争之，未决，出相語曰：“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又入言曰：“今所慮者獨燕王耳，宜因其稱病襲之。”帝猶豫曰：“朕即位未久，連黜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子澄對曰：“先人者制人，毋爲人制。”帝曰：“燕王智勇善用兵，雖病，恐猝難圖。”乃止。於是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官軍屯開平，選燕府護衛精壯隸忠麾下，召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以弱燕。復調北平永清左、右衛官軍分駐彰德、順德，都督徐凱練兵臨清，耿瓛練兵山海關，以控制北平。皆泰、子澄謀也。時燕王憂懼，以三子皆在京師，稱病篤，乞三子歸。泰欲遂收之，子澄曰：“不若遣歸，示彼不疑，乃可襲而取也。”竟遣還。未幾，燕師起，王泣誓將吏曰：“陷害諸王，非由天子意，乃奸臣齊泰、黄子澄所爲也。”

恰逢有人說周王朱橚有不法行爲。便命李景隆率兵襲擊并捕獲了周王，供詞牽連到湘、代等府。於是廢黜朱橚及岷王朱楩爲平民，在大同拘禁代王朱桂，把齊王朱榑囚禁在京城。湘王朱柏自焚而死。皇帝下發詔令給燕王議定周王的罪過。燕王上書替他們申訴冤情，全力救助。皇帝看過後神色憂傷，認爲事情應當適時停止。黄子澄和齊泰力勸皇帝，没有結果，出來說：“現在形勢到了這個地步，怎麽能不當機立斷呢?”第二天又進宫對皇帝說：“現在所憂慮的衹是燕王，應該在他聲稱有病時襲擊他。”皇帝猶豫不决，說：“朕即位不久，接連廢黜諸王，如果再削除燕王，怎麽向天下人解釋呢?”黄子澄回答說：“先發制人，不要被人所制。”皇帝說：“燕王有勇有謀善於用兵，雖然有病，恐怕倉猝之間難以圖謀。”便停止下來。於是命令都督宋忠調動邊疆的軍隊駐扎在開平，選調燕王府中精壯的護衛隸屬於宋忠的部下，召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人進京，以削弱燕王。再調北平永清左、右衛官軍分别駐扎在彰德、順德，都督徐凱在臨清練兵，耿瓛在山海關練兵，以控制北平。這都是齊泰、黄子澄的計謀。這時燕王心中憂慮畏懼，因爲他的三個兒子都在京城，便聲稱病重，乞求讓三個兒子回去。齊泰想要逮捕他們，黄子澄說：“不如放他們回去，以向燕王表示并没有懷疑他，便可襲擊取勝。”終究還是把他們放了回去。没多久，燕王起兵，燕王流着淚對將士們說：“陷害諸王，并不是出於天子的意思，而是奸臣齊泰、黄子澄所爲。”

始帝信任子澄與泰，驟事削藩。兩人本書生，兵事非其所長。當耿炳文之敗也，子澄謂勝敗常事，不足慮，因薦曹國公李景隆可大任。帝遂以景隆代炳文。而景隆益無能爲，連敗於鄭村壩、白溝河，喪失軍輜士馬數十萬。已，又敗於濟南城下。帝急召景隆還，赦不誅。子澄慟哭，請正其罪。帝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

早先，皇帝信任黄子澄和齊泰，驟然進行削藩。兩人本是書生，軍事并不是他們的長處。當耿炳文軍失敗時，黄子澄認爲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足以憂慮，於是推薦曹國公李景隆可以擔當大任。皇帝便以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但李景隆更加無能，在鄭村壩、白溝河連續戰敗，喪失軍隊輜重人馬數十萬，不久又在濟南城下戰敗。皇帝急忙召回李景隆，赦免了他，不誅殺。黄子澄大聲痛哭，請求治他的罪。皇帝不聽。黄子澄痛苦地捶胸説："大勢已去，推薦李景隆毁了國家，死一萬次也不足以贖罪啊。"

及燕兵漸南，與齊泰同謫外，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難，不宜棄閒遠以快敵人。"帝復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欲與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嘉興楊任謀舉事，爲人告，俱被執。子澄至，成祖親詰之。抗辨不屈。磔死。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悉戍邊。一子變姓名爲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中，進士黄表其後云。

到燕王軍逐漸南下，黄子澄和齊泰共同遭貶在外，皇帝命他們秘密招募軍隊。黄子澄改變裝束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爲國難出力。姚善上書説："黄子澄的才能足以排除艱難，不應當抛棄在遠地閑處，而使敵人高興。"皇帝又召回黄子澄，還没有到達，京城就陷落了。想要和姚善航海去請求援兵，姚善不肯，便依附嘉興楊任密謀起事，被人告發，一起被捕。黄子澄到達京城，成祖親自審問他。他高聲分辯而不屈。被處磔刑而死。同族的人無論長幼都被斬首，親戚都發配邊疆戍守。一個兒子改變姓名爲田經，遇赦，安家在湖廣咸寧。正德年間，進士黄表是他的後人。

楊任，洪武中由人材起家，歷官袁州知府。時致仕，匿子澄於家，亦磔死。二子禮、益俱斬。親屬戍邊。

楊任，洪武年間以人才開始爲官，歷任袁州知府。當時已退休，把黄子澄藏在家中，也被處以磔刑而死。兩個兒子楊禮、楊益都被斬首。親屬發配戍守邊疆。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胡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卧病，絶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寧海人。父親方克勤，是洪武年間守法循理的官吏，另有傳。方孝孺年幼時機警聰敏，雙目炯炯有神，讀書一天可以讀一寸厚的頁數，鄉里的人都把他看作"小韓子"。長大跟從宋濂學習，宋濂門下的知名人士都不如他。前輩胡翰、蘇伯衡也自嘆不如。方孝孺輕視文學創作，長期以彰明王道實現天下太平爲己任。曾經因病卧床，家中又斷了糧。家裏人把這告訴給他，他笑着説："古人三旬吃九次飯，貧窮難道祇是我一人嗎?"父親方克勤受

哀動行路。既免喪，復從濂卒業。

"空印"事件的牽連被殺，護送靈柩回鄉埋葬，悲痛感動了走在路上的人。到守喪期滿，又跟從宋濂完成學業。

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爲仇家所連，逮至京，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説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洪武十五年，因吴沉、揭樞的舉薦，被皇帝召見。太祖喜歡他舉止端莊整齊，對皇太子説："這是一位正人君子，應當讓他的才幹更成熟。"以禮送他回去。後來被仇家所牽連，逮捕到京城，太祖看到他的名字，釋放了他。洪武二十五年，又因人舉薦而被召至京城。太祖説："現在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時候。"任命他爲漢中教授，天天給諸生講學没有倦意。蜀獻王聽説了他的賢能，聘請爲世子的老師。每次相見，都陳説道德教化。蜀獻王尊重他，以特别隆厚的禮儀對待他，稱他讀書的房屋爲"正學"。

及惠帝即位，召爲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録》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爲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

惠帝即位後，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第二年升遷爲侍講學士，國家重大的政事常常向他咨詢。皇帝喜好讀書，每當有疑問時便召方孝孺講解。皇帝駕臨朝廷朝臣陳述事情，大臣們當面議論可否，有時命令方孝孺在殿上批示作答。當時編寫《太祖實録》和《類要》等書，方孝孺都是總裁。更定官制，方孝孺改任文學博士。燕王起兵，朝廷議定討伐，詔書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黄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吴傑、平安兵。孝孺建議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擣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嵓，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嵓匿宣諭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詔。

建文三年，燕王軍攻打大名。燕王聽説齊泰、黄子澄已被流放，上書請求撤回盛庸、吴傑、平安的軍隊。方孝孺建議説："燕王軍在大名長期困頓，天熱下雨，當不戰自疲。迅速令遼東諸將進入山海關攻打永平，真定諸將渡過盧溝直搗北平，燕軍必然回救。我們以大軍跟在他們後面，可以戰勝并擒獲他們。現在他的奏摺剛剛到達，應該姑且給他回信，往返超過一個月，讓他的將士心中懈怠。我們謀略已定對燕軍合圍的形勢已成，進攻并消滅他，并不困難了。"皇帝認爲方孝孺説的對。命令方孝孺起草詔書，派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騎快馬回覆燕王，赦免了燕王全部的罪過，讓他罷兵歸藩。又作了數千言宣諭詔命給薛嵓，帶到燕王軍中，秘密地在衆將士中散布。到達之後，薛嵓藏着宣諭詔命不敢拿出來，燕王也不奉詔行事。

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絶燕。未幾，燕兵掠沛縣，燒糧艘。時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又饋餉道絶，孝孺深以爲憂。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於燕王，嘗欲奪嫡，謀以計間之，使内亂。乃建議白帝，遣錦衣衛千户張安齎璽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送燕軍前，間不得行。

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騷擾燕軍運糧的道路。燕王再一次派遣指揮武勝上書重申以前所請求的事。皇帝將要應允。方孝孺說："撤兵以後，不能再次集結，希望不要被他所迷惑。"皇帝便殺了武勝與燕王決裂。不久，燕軍攻打沛縣，燒毀糧船。當時河北軍隊駐扎已久，沒有戰功，而德州供應軍餉的道路又被斷絶，方孝孺很是擔心。因燕世子仁義忠厚，他的弟弟朱高煦狡猾詭譎，得寵於燕王，曾經想奪取世子的地位，所以方孝孺計劃使用離間計，使燕軍產生内亂。便建議皇帝，派遣錦衣衛千户張安帶玉璽詔書到北平賜給世子，世子收到詔書并未啓封，連同張安一起送到燕王軍中，離間計沒有成功。

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决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説。燕王不聽。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江，時六月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啓，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

第二年五月，燕軍攻到長江北岸，皇帝下詔徵募四方軍隊。方孝孺說："形勢危急了。派人以割地相許，拖延數天，東南一帶招募的軍隊逐漸集結，北方軍隊不擅長使用船隻，在長江上决戰，勝負難以預料。"皇帝派遣慶成郡主前往燕軍，陳述方孝孺的提議。燕王不聽。皇帝命令衆將在長江上集結水軍，但陳瑄帶戰船投降了燕王，燕軍便渡過長江，這天是六月乙卯日。皇帝心中害怕，有人勸皇帝到其他地方，圖謀復興。方孝孺極力請求留守京師等待援兵，到形勢危急之時，便以死報國。乙丑日，金川門被打開，燕軍進入城中，皇帝自焚而死。當天，方孝孺被捕下獄。

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絶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駡曰："死即死耳，詔

早先，成祖兵發北平，姚廣孝把方孝孺托付給成祖，說："攻下京城時，方孝孺肯定不投降，請不要殺他。殺了方孝孺，天下讀書的種子就滅絶了。"成祖答應了。這時想讓方孝孺起草詔書。召方孝孺到宮中，悲傷慟哭之聲響徹宮殿。成祖從坐榻上下來勸勉說："先生不要心中痛苦，我衹是想效法周公輔佐成王罷了。"方孝孺說："成王在哪裏？"成祖說："他自焚死了。"方孝孺說："爲什麽不立成王的兒子？"成祖說："國家應依靠年長的君主。"方孝孺說："爲什麽不立成王的弟弟？"成祖說："這是朕的家事。"示意左右的人給他筆札，說："發布詔書於天下，非先生起草不可。"方孝孺擲筆在地，邊哭邊駡說："死就

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絶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

死，詔書是不能起草的。”成祖大怒，命令在市中處之以磔刑。方孝孺慷慨就義，寫下了絶命詞：“天降離亂啊，誰知緣由，奸臣得計啊，謀國用計謀。忠臣發憤啊，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啊，又有何求。嗚呼哀哉啊，或許不會怪罪我。”時年四十六歲。他的門人德慶侯廖永忠的孫子廖鏞與弟弟廖銘收殮他的遺骨葬在聚寶門外的山上。

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

方孝孺的兄長方孝聞，努力學習，行爲淳厚，先於方孝孺而死。弟方孝友同方孝孺一起被殺，也是作詩一章而死。妻子鄭氏及兩個兒子方中憲、方中愈先於方孝孺上吊自殺，兩個女兒投秦淮河自殺。

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内争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稌潜録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

方孝孺善於寫文章，淳厚精深，雄壯豪邁。每寫出一篇文章，天下的人争相傳誦。永樂年間，私藏方孝孺文章的人判死罪。他的門人王稌偷偷地編録方文爲《侯城集》，因此得以傳於後世。

仁宗即位，諭禮部：“建文諸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戍邊者，留一人戍所，餘放還。”萬曆十三年三月，釋坐孝孺謫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千三百餘人。而孝孺絶無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洪武二十五年，嘗上書闕下，請減信國公湯和所加寧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獲免。孝復子琬，後亦得釋爲民。世宗時，松江人俞斌自稱孝孺後，一時士大夫信之，爲纂《歸宗録》。既而方氏察其僞，言於官，乃已。神宗初，有詔褒録建文忠臣，建表忠祠於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云。

仁宗即位，訓諭禮部：“建文衆臣，已經蒙受了嚴重的殺戮，家屬户籍没入官府的，都赦免爲平民，歸還他們的土地。女家親屬戍守邊疆的，留一人在戍所，其餘的釋放回家。”萬曆十三年三月，釋放因方孝孺而獲罪被發配戍邊的人的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總計一千三百餘人。而方孝孺没有後人，衹是方克勤的弟弟方克家有個兒子叫方孝復。洪武二十五年，曾經上書朝廷，請求減免信國公湯和所加給寧海的賦税，被貶謫戍守慶遠衛，因他的户籍在軍隊得以獲免。方孝復的兒子方琬，後來也被赦爲平民。世宗時，松江人俞斌自稱是方孝孺的後人，一時士大夫相信了他，爲此而纂寫《歸宗録》。不久方氏發現他是作假，報告給官府，纔平息了此事。神宗初年，下詔褒録建文時期的忠臣，在南京建造表忠祠，第一個是徐輝祖，第二個是方孝孺。

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數百人。其門下士有以身殉者，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皆寧海人。

方孝孺被殺，他的族人親友前後因此獲罪而被殺的有數百人。他的門人也有以身相殉的，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都是寧海人。

盧原質

原質，字希魯，孝孺姑子也，由進士授編修，歷官太常少卿。建文時，屢有建白。燕兵至，不屈，與弟原朴等皆被殺。

盧原質，字希魯，方孝孺姑姑的兒子，由進士拜授編修，歷任太常少卿。建文時，多次對國事提建議。燕王軍攻到，没有屈服，與弟弟盧原朴等一起被殺。

鄭公智

公智，字叔貞。嘉猷，名昇，以字行。皆師事孝孺。孝孺嘗曰："匡我者，二子也。"公智以賢良舉，爲御史有聲。

鄭公智，字叔貞。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於世。都師從方孝孺。方孝孺曾經説："能輔佐我的，就是這兩個人。"鄭公智被舉爲賢良，任御史時有聲譽。

林嘉猷

嘉猷，洪武丙子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入史館爲編修，尋遷陝西僉事。嘗以事入燕邸，知高煦謀傾世子狀。孝孺間燕之謀，實嘉猷發之。

林嘉猷，洪武丙子年以儒士的身份在四川校勘文籍。建文初年，進史館做編修，不久升遷爲陝西僉事。曾經因事進入燕王府，知道朱高煦圖謀傾覆世子的情况。方孝孺離間燕王的計謀，實際是林嘉猷首先提出的。

胡子昭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榮縣人。孝孺爲漢中教授時往從學，蜀獻王薦爲縣訓導。建文初，與修《太祖實録》，授檢討，累遷至刑部侍郎。

胡子昭，字仲常，原先名叫志高，榮縣人。方孝孺做漢中教授時，胡子昭曾前往跟從學習，蜀獻王推薦他做縣訓導。建文初年，參與修編《太祖實録》，被授予檢討的職務，多次升遷到刑部侍郎。

鄭居貞

鄭居貞，閩人。與孝孺友善，以明經歷官鞏昌通判、河南參政，所至有善績。孝孺教授漢中，居貞作《鳳雛行》勖之。諸人皆坐黨誅死。

鄭居貞，福建人。和方孝孺關係友好，由明經走上仕途歷任鞏昌通判、河南參政，所到的地方都有好的政績。方孝孺任漢中教授，鄭居貞作《鳳雛行》勉勵他。衆人都視爲方孝孺的朋黨而獲罪被殺。

劉政　方法

孝孺主應天鄉試，所得士有長洲劉政、桐城方法。

方孝孺主持應天鄉試，録取的士人有長洲劉政、桐城方法。

政，字仲理。燕兵起，草《平燕策》，將上之，以病爲家人所沮。及聞孝孺死，遂嘔血卒。

劉政，字仲理。燕王起兵，作《平燕策》，將要上奏，因病被家人勸阻。聽説方孝孺已死，便吐血而死。

法，字伯通，官四川都司斷事，諸司表賀成祖登極，當署名，不肯，投筆出。被逮，次望江，瞻拜鄉里曰："得望我先人廬舍足矣。"自沉於江。

方法，字伯通，任四川都司斷事，各部門官吏上表祝賀成祖登帝位，他應當署名，不肯，擲筆而出。被逮捕，駐扎在望江留宿時，瞻望家鄉禮拜説："能够看見祖先的墳墓就行了。"投江自殺。

樓璉

成祖既殺孝孺，以草詔屬侍讀樓璉。璉，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承命不敢辭。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其夕，遂自經。或曰草詔乃括蒼王景，或曰無錫王達云。

成祖殺方孝孺後，把起草詔書的任務交給了侍讀樓璉。樓璉是金華人，曾經跟從宋濂學習，接受命令不敢推辭。回去對妻子兒女說："我當然甘願去死，衹是害怕連累你們罷了。"當晚，就上吊自殺了。有人說起草詔書的是括蒼王景，也有人說是無錫王達。

練子寧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工詩。洪武初，官起居注，以直言謫外任，終鎮安通判。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於世，新淦人。父親練伯尚，善於作詩。洪武初年，官任起居注，因直言被貶在京外做官，最終任鎮安通判。

子寧英邁不群，十八年，以貢士廷試對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爲治？"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丁母艱，力行古禮。服闋，復官，歷遷工部侍郎。

練子寧才智超邁卓然不群，洪武十八年以貢士身份參加廷試對策，極力說："天生的人才有限，陛下忍心因一點小原因而大肆殺戮，怎麼能够治理天下呢。"太祖認爲他的文意好，選拔他爲一甲第二名，授官翰林修撰。遭逢母親去世，着力實行古代禮節。服喪期滿，恢復官職，多次升遷至工部侍郎。

建文初，與方孝孺并見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己任，多所建白。未幾，拜御史大夫。燕師起，李景隆北征屢敗，召還。子寧從朝中執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爲朝廷除賣國奸，死有餘罪。即陛下赦景隆，必無赦臣。"因大哭求死，帝爲罷朝。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皆抗疏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并不納。燕師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書下廷臣議，用事者盛氣以詬二人。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詬者愧而止。

建文初年，與方孝孺一起被信任使用，改任吏部左侍郎，以官員是否賢能而提拔貶斥爲己任，多次對國家政事提建議。不久，拜任御史大夫。燕王起兵，李景隆北伐多次戰敗，被召回。練子寧在朝中歷數他的罪過，請求皇帝殺掉他，皇帝不聽，練子寧憤怒激動叩頭大聲說："破壞陛下大事的，就是這個賊子。臣忝列執法者，不能爲朝廷除去賣國賊，死有餘罪。既然陛下赦免李景隆，必定不能赦免臣。"於是大哭求死，皇帝爲此而罷朝。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都上疏直言，認爲李景隆作戰失敗，喪失軍隊，懷有二心，應處死刑。皇帝一并不采納。燕軍渡過淮河，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議論國家大計，指責當政的人。皇帝把二人的奏書交給朝中大臣議論，當政的人充滿怒氣詬罵二人。練子寧說："國家形勢到了這個地步，還不能容納上書言事的人嗎？"那些詬罵人感到慚愧而停止。

燕王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子寧從子大亨，官嘉定知縣，聞變，同妻沉

燕王即位，捆來練子寧。他出言不遜，被處磔刑而死，族滅他的家人，姻戚都發配邊地充軍。練子寧的侄兒練大亨，任嘉定知縣，聽到事

劉家河死。里人徐子權以進士爲刑部主事，聞子寧死，慟哭賦詩自經。

變，同妻子一起投劉家河而死。同鄉徐子權以進士做刑部主事，聽說練子寧已死，慟哭作詩，上吊自殺。

子寧善文章，孝孺稱其多學而文。弘治中，王佐刻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子寧，名其堂曰"浩然"。

練子寧善於寫文章，方孝孺稱贊他學問淵博而富於文采。弘治年間，王佐刊刻他的遺文爲《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建立金川書院祭祀練子寧，題名其堂爲"浩然"。

宋徵　葉希賢

徵，不知何許人。嘗疏請削罪藩屬籍。燕師入，不屈，并妻子俱死。

宋徵，不知是哪裏人。曾經上疏請求削除有罪藩王的宗室譜籍。燕王軍進入京城，没有屈服，和妻子兒女一起死難。

希賢，松陽人。亦坐奸黨被殺。或曰去爲僧，號雪菴和尚云。

葉希賢，松陽人。也因被看作奸黨獲罪被殺。有人説他逃走當了和尚，號雪菴和尚。

茅大芳

茅大芳，名誧，以字行，泰興人。博學能詩文。洪武中，爲淮南學官，召對稱旨。擢秦府長史，制詞以董仲舒爲言。大芳益奮激，盡心輔導，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之記。建文元年遷副都御史。燕師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辭意激烈。聞者壯之。

茅大芳，名誧，以字行於世，泰興人。博學而能寫詩作文。洪武年間，爲淮南學官，召他應對，符合旨意。提升爲秦府長史，任命詔書言及，希望他像董仲舒那樣。茅大芳更加奮發激昂，盡心輔佐引導，他的堂屋匾額題爲"希董"，方孝孺爲此作記。建文元年遷升副都御史。燕王起兵，茅大芳贈詩給淮南守將梅殷，言辭激昂。聽到的人都感到他的壯烈之氣。

周璿

周璿，洪武末以天策衛知事建言，擢左僉都御史。燕王稱帝，與大芳并見收，不屈死。而大芳子順童、道壽俱論誅，二孫死獄中。

周璿，洪武末年以天策衛知事上疏提出建議，提升任左僉都御史。燕王稱帝，與茅大芳一起被捕，不屈而死。茅大芳的兒子茅順童、茅道壽都被判罪處死，兩個孫子死在獄中。

卓敬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穎悟過人，讀書十行俱下。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户科給事中，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命改官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聰明過人，讀書一目十行。洪武二十一年考中進士。授官户科給事中，性格鯁直無所畏懼。當時制度没有完備，諸王穿衣乘車都模擬天子。卓敬乘機進言説："京城，是天下人所效法的地方。陛下對諸王不早點辨别等級威嚴，而使他們的服飾與太子等同，嫡庶相亂，尊卑無序，怎麽號令天下呢?"皇帝説："你説的對，朕没考慮到這些。"更加器重他，一天與同級官相見，恰好八十一人，命令改官任元士。不久，因六科是政事的本源，又改稱源士。後來，又稱給事中。卓敬曾歷任户部侍郎。

歷官户部侍郎。

建文初，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絶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强，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夫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翌日召問。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事竟寢。

建文初年，卓敬秘密上疏認爲燕王才智超群，有雄才大略，酷似高帝。北平地勢險要，人馬精鋭强壯，金、元都在那裏興起。現在應該改封南昌，萬一有變，也容易控制。“將要萌動而未動，是徵兆；衡量時機而有所作爲，是時勢。時勢非最剛不能裁斷，徵兆非最明不能覺察。”奏書呈入，第二天皇帝召問。卓敬叩頭說：“臣所説的是天下大計，請陛下察鑒。”事情最終擱置下來。

燕王即位，被執，責以建議徙燕，離間骨肉。敬厲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帝怒，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贄，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横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帝猶不忍殺。姚廣孝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乃斬之，誅其三族。

燕王即位，卓敬被捕，責備他曾經建議改封燕王，離間骨肉之情，卓敬厲聲説：“可惜先帝没有聽從我的話。”皇帝大怒，還是憐惜他的才能，命令關押在獄中，讓人以管仲、魏徵的事勸導他。卓敬流淚説：“爲人臣者獻身於君，祇有死没有二心。先皇帝没有過錯，一旦横遭篡奪君位，恨不得立即死去在地下拜見故君，怎麽能讓我再做你的臣子呢?”皇帝仍不忍心殺他。姚廣孝原本與卓敬有隔閡，進言説：“卓敬的話如果真的被聽從，皇上您哪有今日?”便殺了他，誅連他的三族。

敬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談論，凡天官、輿地、律曆、兵刑諸家無不博究。成祖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萬曆初，用御史屠叔方言，表墓建祠。

卓敬在朝爲官性格豪放，姿態美麗，善於談論，凡是天文、地理、律曆、兵刑諸家無不廣泛探究。成祖曾經感嘆説：“國家奉養名士三十年，衹得到了一個卓敬。”萬曆初年，聽從御史屠叔方的建議，在卓敬墓前刻石以表彰他的善行并建造祠堂。

郭任

同時户部侍郎死者，有郭任、盧迥。

同時是户部侍郎而死的，有郭任和盧迥。

任，丹徒人，一曰定遠人。廉慎有能。建文初，佐户部，飲食起居，俱在公署。時方貶削諸藩，任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儲財粟，備軍實，果何爲者？乃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鋭氣既竭，姑息隨之，將坐自困耳。”燕王聞而惡之。兵起，任與同官盧迥主調

郭任，丹徒人，又説是定遠人。廉潔謹慎有才能。建文初年，在户部任副職，飲食起居，都在衙門中。當時正貶斥削除諸藩王，郭任説：“天下之事先根本後細末則易於成功。現在儲藏財物糧食，準備軍需物資，到底爲什麽呢？衹是向北討伐周王，向南討伐湘王，這是捨本逐末，不是上策。并且兵貴神速，如果曠日持久，喪失鋭氣，姑息放任他們，將是作繭自縛。”燕王聽到後對他很憎惡。燕王起兵，郭任與同官職的盧

兵食，京師失守，被擒，不屈，死之。子經亦論死，少子戍廣西。

迥主持調動軍餉，京城失守，被擒，不屈，死難。其子郭經也被處以死刑，小兒子充軍廣西。

盧迥

迥，仙居人。爽朗不拘細行。喜飲酒，飲後輒高歌，人謂迥狂。及仕，折節恭慎。建文三年拜户部侍郎。燕兵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台人祀之八忠祠。

盧迥，仙居人。性格爽朗不拘小節。喜歡飲酒，酒後就高聲歌唱，人們認爲盧迥狂放。做官後，改變平日志行，恭敬謹慎。建文三年任户部侍郎。燕王軍進入京城，不屈，被捆行刑，長歌而死。台人在八忠祠祭祀他。

陳迪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祖宥賢，明初，從征有功，世撫州守禦百户，因家焉。迪倜儻有志操。辟府學訓導，爲郡草賀萬壽表。太祖異之。久之，以通經薦，歷官侍講。出爲山東左參政，多惠政。丁内艱，起復，除雲南右布政使。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蠻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賜金幣。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祖父陳宥賢，明朝初年，跟從征戰有功，世襲任撫州守禦百户，於是在那裏安家。陳迪才華卓異有志向節操。做府學訓導，給郡守起草祝賀皇帝的萬壽表。太祖認爲奇異。很久以後，因通曉經書被舉薦，歷任侍講。出京做山東左參政，多有政績。遭逢母親去世，守喪。守喪未滿就應召任職，授官雲南右布政使。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的衆蠻煽動叛亂。陳迪率土兵打敗他們，被賜給金銀幣帛。

建文初，徵爲禮部尚書。時更修制度，沿革損益，迪議爲多。會以水旱詔百官集議。迪請清刑獄，招流民，凡二十餘事，皆從之。尋加太子少保。李景隆等數戰敗，迪陳大計。命督運軍儲。已，聞變，趨赴京師。

建文初年，徵召爲禮部尚書。當時更改修訂制度，有沿有改，有減有增，陳迪的建議較多。恰好因水災旱災詔令百官會集議論。陳迪上奏請求清理刑獄，招回流民，總計二十餘件事，都被聽從。不久加官太子少保。李景隆等數次戰敗，陳迪陳述大計。命他督運軍餉。不久，聽説事變，趕赴京城。

燕王即帝位，召迪責問，抗聲不屈。命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磔於市。既死，人於衣帶中得詩及《五噫歌》，辭意悲烈。蒼頭侯來保拾其遺骸歸葬。妻管縊死。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潛置溝中得免。八歲，爲怨家所訐，成祖宥其死，戍撫寧，尋徙登州，爲蓬萊人。洪熙初，赦還鄉，給田産。成化中，寧國知府涂觀建祠祀迪。弘治間，裔孫鼎舉進士，仕至應天府尹，剛鯁有聲。

燕王即位，召陳迪責問，他高聲分辯不屈。命令把他與兒子陳鳳山、陳丹山等六人處磔刑而死。死後，人們從他的衣帶中得到詩篇以及《五噫歌》，文辭悲壯。家中奴僕侯來保收殮他的遺骨回去埋葬。妻子管氏上吊而死。幼子陳珠衹五個月，乳母偷偷地把他放在溝中得以幸免。八歲時，被仇家揭發，成祖赦免他死罪，戍守撫寧，不久改戍登州，成爲蓬萊人。洪熙初年，遇赦還鄉，給予田産。成化年間，寧國知府涂觀建造祠堂祭祀陳迪。弘治年間，裔孫陳鼎考中進士，官至應天府尹，性格剛强鯁直有聲譽。

黄魁

黄魁，不知何許人。爲禮部侍郎，有學行，習典禮，迪及侍郎黄觀

黄魁，不知是哪裏人。任禮部侍郎，有學問品行，熟悉典章禮制，陳迪與侍郎黄觀都愛戴敬

皆愛敬人。燕兵入，不屈死。

重他。燕王軍進入京城，不屈而死。

巨敬

有巨敬者，平凉人。爲御史，改户部主事，充史官，以清慎稱。與迪同不屈死，夷其族。

有一個叫巨敬的，是平凉人。任御史，改任户部主事，充當史官，以清廉謹慎著稱。和陳迪一起不屈而死，誅滅他的族人。

景清　連楹

景清，本耿姓，訛景，真寧人。倜儻尚大節，讀書一過不忘。洪武中進士，授編修，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命署左僉都御史。以奏疏字誤，懷印更改，爲給事中所劾，下詔獄。尋宥之。詔巡察川、陝私茶，除金華知府。建文初，爲北平參議。燕王與語，言論明晰，大稱賞。再遷御史大夫。

景清，本來姓耿，訛誤爲景，真寧人。才華卓異崇尚大節，讀書過目不忘。洪武年間中進士，拜授編修，改任御史。洪武三十年春被皇帝召見，任命代理左僉都御史。因爲奏摺中有錯字，懷藏印更改，被給事中彈劾，被關入欽犯監獄。不久，寬宥了他。詔令讓他巡察川、陝的私茶，任金華知府。建文初年，爲北平參議。燕王與他談話，言談清晰，對他大加贊賞。又升遷爲御史大夫。

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素預密謀，且約孝孺等同殉國，至是獨詣闕自歸。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緋懷刃入。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命搜之，得所藏刃。詰責，清奮起曰："欲爲故主報仇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燕王軍進入京城，衆臣死難的很多。景清平素參與密謀，并且與方孝孺約定共同殉國。這時獨自到京城歸順。成祖命令他仍任原職，很長時間順應朝廷。一天早朝，景清穿着紅色的朝服，懷中藏着兵刃進入宫殿。早先，占卜日辰吉凶的人上奏説，紅色的異星侵犯帝座，非常緊急。成祖本來就懷疑景清。上朝時，衹有他一人身着紅衣。成祖命令搜他的身，搜得所藏兵刃。責問他，景清奮起説："想爲舊主報仇罷了。"成祖大怒，處以磔刑而死，誅滅他的族人。籍没他家鄉的財産，輾轉攀附牽連，稱作瓜蔓抄，家鄉村莊成爲廢墟。

初，金川門之啓，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成祖，被殺，尸植立不仆。楹，襄垣人。

當初，金川門被開啓，御史連楹躍馬想要刺殺成祖，被殺，尸體直立不倒。連楹，襄垣人。

胡閏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太祖征陳友諒，過長沙王吴芮祠，見題壁詩，奇之，立召見帳前。洪武四年，郡舉秀才，入見。帝曰："此書生故題詩鄱陽廟壁者邪?"授都督府都事，遷經歷。建文初，選右補闕，尋進大理寺少卿。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太祖征討陳友諒，經過長沙王吴芮的祠堂，看見題在墻壁上的詩，感到奇異，立即在帳前召見他。洪武四年，郡中推舉爲秀才，入見太祖。皇帝説："這個書生就是原來在鄱陽廟的墻壁上題詩的那個人嗎?"拜授都督府都事，升爲經歷。建文初年，任右補闕，不久進升大理寺少卿。

燕師起，與齊、黄輩晝夜畫軍

燕王起兵，與齊泰、黄子澄晝夜策劃軍事行

事。京師陷，召閏，不屈，與子傳道俱死，幼子傳慶戍邊。四歲女郡奴入功臣家，稍長識大義，日以爨灰污面。洪熙初，赦還鄉。貧甚，誓不嫁。見者競遺以錢穀，曰：“此忠臣女也。”

動。京城陷落，召見胡閏，不屈服，和兒子胡傳道一起死難，幼子胡傳慶發配戍邊。四歲的女兒胡郡奴没入功臣家中，逐漸長大明曉大義，天天用鍋灰把面部弄髒。洪熙初年，遇赦還鄉。非常貧窮，發誓不嫁。看見的人爭相贈給她錢和糧食，説：“這是忠臣的女兒。”

高翔

高翔，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監察御史。建文時，戮力兵事。成祖聞其名，與閏同召，欲用之。翔喪服入見，語不遜，族之。發其先冢，親黨悉戍邊。諸給高氏産者皆加税，曰：“令世世駡翔也。”

高翔，朝邑人。洪武年間，以明經被任命爲監察御史。建文時期，致力於軍事。成祖聽説他的名氣，和胡閏一起被召見，想要任用他們。高翔穿着喪服入宫拜見，出言不遜，滅族。挖掘他祖先的墳墓，親戚都發配戍邊。所有給予高氏物産的人都被增加賦税，説：“讓人們世世代代咒駡高翔。”

王度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少力學，工文辭，用明經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建文時，燕兵起，度悉心贊畫。及王師屢敗，度奏請募兵。小河之捷，奉命勞軍徐州。還，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燕王稱帝，坐方黨謫戍賀縣，又坐語不遜，族。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年少時努力學習，擅長文辭，以明經被舉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建文時期，燕王起兵，王度悉心幫助朝廷策劃。到王師屢次戰敗，王度上奏請求招募軍隊。小河之戰獲勝，奉命到徐州犒勞軍隊。回京，方孝孺給王度寫信，發誓以死報國。燕王稱帝，以方孝孺黨獲罪貶謫戍守賀縣，又因出言不遜獲罪，滅族。

度有智計。盛庸之代景隆，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用事，忌庸等功，讒間之，度亦見疏。論者以其用有未盡，惜之。

王度有計謀。盛庸代替李景隆的時候，王度秘密地陳述機宜，所以纔有東昌戰役的勝利。李景隆被徵召回朝，赦免不殺，反而被任用，忌妒盛庸等人的功勞，進讒言離間他們，王度也被皇帝疏遠。議論的人認爲王度的才能没有完全發揮，爲他惋惜。

戴德彝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累官侍講。太祖諭之曰：“翰林雖職文學，然既列禁近，凡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汝宜以古人自期。”已，改監察御史。建文時，改左拾遺。燕王入，召見，不屈，死之。德彝死時，兄弟并從京師。嫂項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考中進士。積功升官至侍講。太祖訓諭説：“翰林的職責雖然在文學方面，然而既然位列宫中近侍大臣之中，凡是國家政治得失，百姓生活的利益與損害，應當知無不言。昔日唐代的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做官，都能進獻正直的言論，對時政有所補益，你們應以古人要求自己。”不久，改任監察御史。建文時期，改任左拾遺。燕王進入京城，召見戴德彝，不屈，殺死了他。戴德彝死

家居，聞變，度禍且族，令闔舍逃去，匿德彝二子山中，毁戴氏族譜，獨身留家。收者至，無所得。械項至京，搒掠終無一言，戴族獲全。

時，兄弟都跟隨在京城。嫂子項氏住在家中，聽説事變，猜測到禍害將涉及族人，令全家逃走，把戴德彝的兩個兒子藏在山中，毁壞戴氏族譜，一個人留在家中。逮捕他們的人到了，一無所獲。把項氏押解至京城，嚴刑拷打始終一言不發，戴德彝的族人得以保全。

謝昇　丁志方　甘霖　董鏞

時御史不屈死者，有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而懷寧甘霖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又董鏞，不知何許人。諸御史有志節者，時時會鏞所，誓以死報國。諸將校觀望不力戰，鏞輒露章劾之。城破被殺，家戍極邊。

當時身爲御史不屈而死的，有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而懷寧甘霖從容就義，子孫相互告誡不再做官。還有董鏞，不知是哪裏人。衆御史中有志向節氣的常常在董鏞的住處相會，發誓以死報國。衆將官觀望形勢不肯盡力作戰，董鏞便公開上奏彈劾。城破被殺，家屬充軍到極偏遠的邊疆。

陳繼之　韓永　葉福

而給事中死者，則有陳繼之、韓永、葉福三人。

繼之，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時江南僧道多腴田，繼之請人限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兵事亟，數條奏機宜。燕兵入，不屈，見殺，父母兄弟悉戍邊。

永，西安人，或曰浮山。貌魁梧，音吐洪亮，每慷慨論兵事。燕王入，欲官之，抗辭不屈死。

福，侯官人，繼之同年生。燕兵至，守金川門，城陷，死之。

任給事中而死的，有陳繼之、韓永、葉福三人。

陳繼之，莆田人，建文二年中進士。當時江南的和尚道士多占有肥沃的土地，陳繼之上書請求限他們一人衹占五畝，其餘的分給農民。聽從了他。軍情緊急，幾次上書條陳機宜。燕王軍進入京城，不屈被殺，父母兄弟都充軍邊疆。

韓永，西安人，有的説是浮山人。外貌魁梧，説話吐字洪亮，屢次慷慨激昂地談論軍事。燕王進入京城，想讓他做官，他高聲陳辭不屈而死。

葉福，侯官人，與陳繼之爲同年的生員。燕王軍至，葉福守衛金川門，城破，死難。

贊曰：帝王成事，蓋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禦也。齊、黄、方、練之儔，抱謀國之忠，而乏制勝之策。然其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凛凛猶有生氣。是豈泄然不恤國事而以一死自謝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觀之，固未可以成敗之常見論也。

贊曰：帝王成就大事，大概是由天定。成祖得天下，不是人力所能抵禦的。齊泰、黄子澄、方孝孺、練子寧之輩，懷有治國的忠誠，缺乏制勝的策略。然而他們的忠義憤激之情迸發出來，視刀鋸鼎鑊若飴糖之甜，百代以下，凛凛然猶有生氣，令人敬畏。豈是懈怠不體恤國家大事而以一死謝罪的人所可同日而語的啊！由此看來，本不可用成敗的平常見解來評論這些人。

明史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鐵鉉 暴昭 侯泰 陳性善 陳植 王彬 崇剛
張昺 謝貴 彭二 葛誠 余逢辰 宋忠 余瑱
馬宣 曾濬 卜萬 朱鑑 石撰 瞿能 莊得 楚智 皂旗張 王指揮 楊本
張倫 陳質 顏伯瑋 唐子清 黃謙 向朴 鄭恕 鄭華
王省 姚善 錢芹 陳彥回 張彥方

鐵鉉

鐵鉉，鄧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嘗讞疑獄，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

鐵鉉，鄧人。洪武年間，由國子監監生任禮科給事中，調任都督府斷事。曾經審判疑難案件，立即辯白清楚。太祖喜歡，賜給他字叫鼎石。

建文初，爲山東參政。李景隆之北伐也，鉉督餉無乏。景隆兵敗白溝河，單騎走德州，城戍皆望風潰。鉉與參軍高巍感奮涕泣，自臨邑趨濟南，偕盛庸、宋參軍等誓以死守。燕兵攻德州，景隆走依鉉。德州陷，燕兵收其儲蓄百餘萬，勢益張，遂攻濟南。景隆復大敗，南奔。鉉與庸等乘城守禦。燕兵堤水灌城，築長圍，晝夜攻擊。鉉以計焚其攻具，間出兵奮擊。又遣千人出城詐降。燕王大喜，軍中皆歡呼。鉉伏壯士城上，候王入，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既而失約，王未入城，板驟下，王驚走。伏發，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馳去。憤甚，百計進攻。凡三閱月，卒固守不能下。當是時，平安統兵二十萬，將復德州，以絶燕餉道。燕王懼，解圍北歸。

建文初年，任山東參政。李景隆北伐，鐵鉉督運糧餉從不缺乏。李景隆兵敗白溝河，單騎逃往德州，守城的人都望風而逃。鐵鉉和參軍高巍奮發激昂痛哭流涕，從臨邑奔往濟南，和盛庸、宋參軍誓死守城。燕王軍攻打德州，李景隆逃走依附鐵鉉。德州陷落，燕王軍得到積存的物資一百餘萬，勢力更加擴張，於是攻打濟南。李景隆再次大敗，南逃。鐵鉉與盛庸等人登城守衛。燕王軍築堤引水灌城，修築長圍墻，日夜攻擊。鐵鉉用計燒毀他們攻城的工具，乘機會出兵奮力反擊。又派一千人出城詐降。燕王大喜，軍中都歡呼。鐵鉉在城上埋伏精壯士兵，等候燕王進城，放下鐵板擊打他，又埋伏士兵并在燕王過後弄斷進城的護城河上的橋。不久燕王失約，并没有入城，鐵板突然墜下，燕王驚慌逃走。伏兵出擊，倉促之間橋没有斷，燕王騎馬加鞭急馳而去。非常憤怒，百般攻城。共經過三個月，終因防守堅固未能攻下。這時，平安率兵二十萬，將要收復德州，以斷絶燕王軍運糧餉的道路。燕王害怕，

解圍北歸。

燕王自起兵以來，攻真定二日不下，即舍去。獨以得濟南斷南北道，即畫疆守，金陵不難圖，故乘大破景隆之鋭，盡力以攻，期於必拔，而竟爲鉉等所挫。帝聞大悦，遣官慰勞，賜金幣，封其三世。鉉入謝，賜宴。凡所建白皆采納。擢山東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以盛庸代景隆爲平燕將軍，命鉉參其軍務。是年冬，庸大敗燕王於東昌，斬其大將張玉。燕王奔還北平。自燕兵犯順，南北日尋干戈，而王師克捷，未有如東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燕王自起兵以來，攻打真定二日，不能攻下，隨即捨之而去。衹因爲取得濟南可斷絶南北通道，可以劃界固守，金陵就不難謀取，所以乘大敗李景隆帶來的鋭氣，全力攻打濟南，希望能一舉攻下，然而終究被鐵鉉等人挫敗。皇帝聽説大喜，派遣官員慰問犒勞，賜與金銀幣帛，封賞他家三代人。鐵鉉入宫拜謝，賜給宴席。他所提的建議全被采納。提升爲山東布政使，不久又升任兵部尚書。皇帝用盛庸代替李景隆爲平燕將軍，命令鐵鉉參與軍務。這年冬天，盛庸在東昌大敗燕王，斬殺燕王大將張玉。燕王逃回北平。自燕王起兵叛亂以來，南北兩方天天打仗，而朝廷軍隊還未取得過像東昌之戰那樣的勝利。從這以後，燕王軍南下便經由徐州、沛縣，不敢再取道山東。

比燕兵漸逼，帝命遼東總兵官楊文將所部十萬與鉉合，絶燕後。文師至直沽，爲燕將宋貴等所敗，無一至濟南者。四年四月，燕軍南綴王師於小河，鉉與諸將時有斬獲。連戰至靈璧，平安等師潰被擒。既而庸亦敗績。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兵亦潰。

到燕王軍逐漸逼進，皇帝命令遼東總兵官楊文帶領所屬軍隊十萬，與鐵鉉會合，斷絶燕王的後路。楊文軍到達直沽，被燕將宋貴等打敗，没有一人到達濟南。建文四年四月，燕王軍向南追踪朝廷軍隊到小河，鐵鉉和衆將時有斬獲。連續作戰到靈璧，平安等兵敗被擒。不久盛庸也戰敗。燕王軍渡過長江，鐵鉉屯兵淮河邊，兵也潰敗。

燕王即皇帝位，執之至，反背坐廷中嫚罵。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於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并安置海南。

燕王即皇帝位，把鐵鉉拘捕到成祖面前，背向成祖坐在大庭中嫚駡，命他回頭看看，他始終不肯，便在市中處以磔刑，時年三十七歲。兒子鐵福安，發配戍守河池。父親鐵仲名，八十三歲，母親薛氏，一起送往海南安置監管。

宋參軍者，逸其名。燕兵攻濟南不克，舍之南去。參軍説鉉直搗北平。鉉以卒困甚，不果。後不知所終。

宋參軍，亡失了他的名字。燕王軍攻打濟南不勝，捨棄濟南南下。宋參軍勸説鐵鉉直搗北平。鐵鉉因士卒非常疲勞，没有答應，後不知去向。

暴昭

暴昭，潞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三十年擢刑部右侍郎。明年進尚書。耿介有峻節，布衣麻履，以清儉知名。建文初，充北平采訪使，得燕不法狀，密以聞，請預

暴昭，潞州人。洪武年間，由國子監監生被任命爲大理寺司務。洪武三十年提升爲刑部右侍郎。第二年進升爲尚書。性格耿直有高尚的節操，穿布衣麻鞋，以清廉節儉知名。建文初年，任北平采訪使，得知燕王違法的情況，秘密上

爲備。燕兵起，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昭以尚書掌司事，與鐵鉉輩悉心經畫。平安諸軍敗，召歸。金川門陷，出亡，被執。不屈，磔死。

奏，請皇帝預先防備。燕王起兵，朝廷在真定設平燕布政司，暴昭以尚書身份掌管司中事務，和鐵鉉等人悉心經營策劃。平安衆軍戰敗，召暴昭回京。金川門陷落，出逃，被捕。不屈服，被處磔刑而死。

侯泰

繼昭爲刑部尚書者侯泰，字順懷，南和人。以薦舉起家。建文初，仕至尚書。燕王舉兵，力主抗禦之策。嘗督餉於濟寧、淮安。京師不守，行至高郵，被執下獄，與弟敬祖，子玘，俱被殺。

繼暴昭任刑部尚書的是侯泰，字順懷，南和人。因舉薦被授與官職。建文初年，官至尚書。燕王起兵，他力主抵抗的策略。曾經在濟寧、淮安督運糧餉。京城失守，行至高郵，被捕下獄，和弟弟侯敬祖，兒子侯玘都被殺。

陳性善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三十年進士。臚唱過御前，帝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曰："君子也。"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性善工書，嘗召入便殿，翻録誠意伯劉基子璉所獻其父遺書。帝威嚴，見者多惴恐，至惶汗不成一字。性善舉動安詳，字畫端好。帝大悦，賜酒饌，留竟日出。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於世，山陰人。洪武三十年中進士。皇帝召見新中進士，唱名時，陳性善經過皇帝面前，皇帝見他容貌舉止穩重，注目很久，說："這是位君子。"授任行人司副，升遷爲翰林檢討。陳性善擅長書法，曾經被召進皇帝休息的宮殿，抄寫誠意伯劉基的兒子劉璉獻來的他父親的遺書。皇帝威儀嚴肅，看到的人多心中恐慌，以至於害怕得出汗不能寫一個字。陳性善舉止安詳，筆畫端正。皇帝大喜，賜給他酒菜，留待整天纔出宮。

惠帝在東宮，習知性善名。及即位，擢爲禮部侍郎，薦起流人薛正言等數人。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籍，亦以性善言，起副都御史。一日，帝退朝，獨留性善賜坐，問治天下要道，手書以進。性善盡所言，悉從之。已，爲有司所格，性善進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顧問。既僭塵聖聽，許臣必行，未幾輟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爲動容。

惠帝做太子時，熟知陳性善的名氣。即位後提升他爲禮部侍郎，他舉薦起用被流放的薛正言等數人。雲南布政使韓宜可屬於被謫降的官員，也因陳性善進言而重新起用任副都御史。一天，皇帝退朝，衹留陳性善一人，賜給座位，詢問他治理天下的關鍵，寫成奏摺進獻上來。陳性善寫盡想說的話，都依從了。不久被有關官員限制，陳性善進言說："陛下不認爲我不肖，承蒙詢問。既然讓我越級陳述意見，應允我一定施行，不久又停止，改變，做事反悔，如何取信於天下？"皇帝爲此變了臉色。

燕師起，改副都御史，監諸軍。靈璧戰敗，與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皆被執。已，悉縱還。性善曰："辱命，罪也，奚以見吾君？"朝服躍馬入於河以死。餘姚黄墀、陳

燕王起兵，陳性善改任副都御史，監督衆軍。靈璧之戰失敗，和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都被捕。不久，一起被釋放回去。陳性善說："有辱使命，有罪，怎麽面見君主呢？"身着朝服躍馬跳入河中而死。餘姚黄墀、陳子方，

子方，與性善友，亦同死。燕王入京師，詔追戮性善，徙其家於邊。

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歷給事中。建文初，爲大理右丞，廉勤敏達。以督軍被執。縱歸，慚憤，裂冠裳，變姓名，與伯完俱亡去，不知所終。

陳植　王彬　崇剛

時以侍郎監軍者，有廬江陳植。植，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官吏部主事。建文二年官兵部右侍郎。燕兵臨江，植監戰江上，慷慨誓師。部將有議迎降者，植責以大義甚厲。部將殺之以降，且邀賞。燕王怒，立誅部將，具棺殮葬植白石山上。

燕師之至江北也，御史王彬巡按江淮，駐揚州，與鎮撫崇剛嬰城堅守。時盛庸兵既敗，人無固志，守將王禮謀舉城降。彬執之及其黨，繫獄。剛出練兵，彬修守具，晝夜不懈。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嘗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動。禮弟崇賂力士母，誘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猝縛之。出禮於獄，開門納燕師。彬與剛皆不屈死。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中進士。剛，逸其里籍。

又兵部主事樊士信，應城人。守淮，力拒燕兵，不勝，死之。

張昺　謝貴　彭二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累官工部右侍郎。謝貴者，不知所自起，歷官河南衛指揮僉事。

建文初，廷臣議削燕，更置守臣。乃以昺爲北平布政使，貴爲都指揮使，并受密命。時燕王稱疾久不出，二人知其必有變，乃部署在城七

和陳性善友善，也一起死難。燕王進入京城，下詔追戮陳性善，把他的家人流放到邊疆。

彭與明，萬安人。以拔貢進入太學，歷任給事中。建文初年，任大理右丞，廉潔勤奮聰敏暢達。在督軍時被捕。被釋放回去，慚愧憤恨，撕裂衣冠，改變姓名，和劉伯完一起逃亡，不知去向。

當時以侍郎身份督軍的有廬江陳植。陳植，元末參加鄉試考中，不去做官。洪武年間，任吏部主事。建文二年任兵部右侍郎。燕王兵臨長江，陳植在江上督軍作戰，慷慨誓師。部將有議論迎敵投降的，陳植以大義很嚴厲地責備他們，部將殺死陳植投降，并且邀功請賞。燕王大怒，立即誅殺部將，備辦棺材把陳植收殮安葬在白石山上。

燕王軍到達長江北岸，御史王彬巡察長江、淮河，駐扎在揚州，和鎮撫崇剛環城堅守。當時盛庸兵敗，人心浮動，守將王禮圖謀舉城投降。王彬逮捕他及其同黨，關在獄中。崇剛出城選練兵馬，王彬修繕守城器械，晝夜不息。有位大力士能舉千斤之物，王彬曾讓他跟隨自己。燕王軍向城中射入一封飛書，“捆縛王御史投降的，賞三品官”。王彬左右的人忌憚大力士，沒有敢行動。王禮的弟弟王崇賄賂大力士的母親，把她兒子誘出。乘王彬解除甲衣洗浴時，突然捆起他。把王禮從獄中放出，開門迎接燕王軍。王彬和崇剛都不屈而死。王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年間中進士。崇剛，亡失了他的籍貫。

又有兵部主事樊士信，應城人。守衛淮河，力拒燕王軍，不勝，死難。

張昺，澤州人。洪武年間，舉爲人才，積累功勞升遷至工部右侍郎。謝貴，不知他如何開始作官，歷任河南衛指揮僉事。

建文初年，朝中大臣議論削除燕王，重新設置守臣。便任命張昺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一起接受秘密命令。當時燕王稱病久不露面，二人知道他必定有變，於是部署城中的七衛

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將執王。昺庫吏李友直預知其謀，密以告王，王遂得爲備。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朝廷遣人逮燕府官校。王僞縛官校置廷中，將付使者。紿昺、貴入，至端禮門，爲伏兵所執，俱不屈死。

所士兵和屯田的士兵，在九門防守，將要逮捕燕王。張昺的庫吏李友直預先知道了他們的計謀，秘密報告給燕王，燕王纔得以有所防備。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朝廷派人逮捕燕王府中的官員。燕王假裝把那些官員捆在庭中，將要交給皇帝的使者。欺騙張昺、謝貴入府，到端禮門，兩人被埋伏的士兵抓獲，都不屈而死。

燕將張玉、朱能等帥勇士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中曰："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燕府。會燕健士從府中出，格殺二，兵遂散，盡奪九門。

燕王的大將張玉、朱能等率領勇士攻打九門，攻克其中八門，衹有西直門没有攻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在市中大喊説："燕王謀反，跟我殺賊的有賞。"聚集一千多人，將要攻打燕王府。碰上燕王府中的勇士從府中殺出，殺死了彭二，所帶的兵隨之潰散，燕王盡奪九門。

初，昺被殺，喪得還。"靖難"後，出昺尸焚之，家人及近戚皆死。

當初，張昺被殺，靈柩被送回。"靖難"後，挖出張昺的尸體焚燒，家人和近親都被殺。

葛誠

葛誠，不知所由進。洪武末，爲燕府長史。嘗奉王命奏事京師。帝召見，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對。遣還，王佯病，盛暑擁爐坐，呼寒甚。昺、貴等入問疾。誠言王實無病，將爲變。又密疏聞於帝。及昺、貴將圖王，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約爲内應。事敗，誠、振俱被殺，夷其族。

葛誠，不知他由何途徑做官。洪武末年，任燕王府長史。曾經奉燕王的命令到京城上奏事情。皇帝召見他，詢問燕府中的事情。葛誠以實情相告。派他回去，燕王裝病，盛夏坐在火爐旁，大聲説很冷。張昺、謝貴等人進府探問病情。葛誠説燕王實際上没病，將要叛亂。又秘密上奏皇帝。到張昺、謝貴將謀取燕王，葛誠和護衛指揮盧振約定做内應。事敗，葛誠、盧振都被殺，誅殺他們的族人。

余逢辰

又伴讀余逢辰，字彦章，宣城人。有學行，王信任之，以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知變將作，貽書其子，誓必死。兵起，復泣諫，言君父兩不可負，死之。

又有伴讀余逢辰，字彦章，宣城人。有學問品行，燕王信任他，在燕王聽他述説奇異謀略時，乘機全力勸諫。知道變亂將起，送給兒子書信，發誓一定爲國而死。燕王起兵，再次哭着勸諫，説君父都不可辜負，爲此而死。

北平人杜奇者，才雋士也。燕王起兵，徵入府，奇因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

北平人杜奇，是才俊之士。燕王起兵，徵召入府，杜奇極力勸諫燕王遵守做臣子的禮節。燕王發怒，立即斬殺了他。

宋忠

宋忠，不知何許人。洪武末，爲錦衣衛指揮使。有百户以非罪論死，忠疏救。御史劾之，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遂宥百

宋忠，不知是哪裏人。洪武末年，任錦衣衛指揮使。有一位百户以無罪而被判死刑，宋忠上疏請救。御史彈劾他，太祖説："宋忠性情率直没有隱私，爲别人請命，有什麼罪呢?"便赦免

户。尋爲僉都御史劉觀所劾，調鳳陽中衛指揮使。三十年，平羌將軍齊讓征西南夷無功，以忠爲參將，從將軍楊文討之。師旋，復官錦衣。

建文元年，以都督奉敕總邊兵三萬屯開平，悉簡燕府護衛壯士以從。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關，相掎角。北平故有永清左右衛，忠調其左屯彰德、右屯順德以備燕。及張昺、謝貴謀執燕王，忠亦帥兵趨北平。未至而燕兵起，居庸失守，不得進，退保懷來。燕王度忠必争居庸，帥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時北平將士在忠部下者，忠告以家屬并爲燕屠滅，盍努力復仇報國恩。燕王偵知之，急令其家人張故旂幟爲前鋒，呼父兄子弟相問勞。將士咸喜曰："我家固亡恙，宋總兵欺我。"遂無鬥志。忠倉卒布陣，未成列。燕王一麾渡河，鼓噪進。忠敗，死之。

了那位百户。不久被僉都御史劉觀彈劾，調任鳳陽中衛指揮使。洪武三十年，平羌將軍齊讓征討西南夷没有功績，任命宋忠爲參將，跟從將軍楊文討伐他們。軍隊凱旋，復任錦衣衛指揮使。

建文元年，以都督身份奉皇帝命令統領守邊之兵三萬駐扎在開平，悉數挑選燕王府的精壯護衛隨從。又命都督徐凱駐軍臨清，耿瓛駐軍山海關，成掎角之勢。北平原有永清左右衛，宋忠調其左衛駐彰德、右衛駐順德以防備燕王。到張昺、謝貴密謀逮捕燕王，宋忠也率兵趕往北平。還没有到達而燕王起兵，居庸關失守，不能前進，退守懷來。燕王推測宋忠必定争奪居庸，率精兵八千，輕裝疾進兼程趕往懷來。當時宋忠的部下有北平將士，宋忠告訴他們家屬已被燕王屠殺，應努力復仇以報國恩。燕王偵察得知此事，急忙命令這些將士的家人打着原來的旗子作爲前鋒，呼喊父兄子弟相互慰勞。將士們都歡喜説："我的家人本來很好，宋總兵欺騙我。"於是軍無鬥志。宋忠倉促布陣，未成陣列。燕王一舉渡河，擂鼓吶喊前進。宋忠軍敗，死難。

余瑱　彭聚　孫泰

忠之守懷來也，都指揮余瑱、彭聚、孫泰與俱。及戰，瑱被執，不屈死。泰中流矢，血被甲，裹創力鬥，與聚俱没於陣。當是時，諸將校爲燕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死，惜姓名多不傳。

和宋忠一起守懷來的有都指揮余瑱、彭聚、孫泰。戰鬥中，余瑱被俘，不屈而死。孫泰中流箭，血流滿鎧甲，包扎傷口力戰，和彭聚一起戰死陣中。當時，衆將校被燕王軍俘虜的有一百多人，都不肯投降而死，可惜他們的姓名多没有傳下來。

馬宣　曾濬　卜萬　朱鑑　石撰

馬宣，亦不知何許人。官都指揮使。宋忠之趨居庸，宣亦自薊州帥師赴北平，聞變走還。燕王既克懷來，旋師欲南下。張玉進曰："薊州外接大寧，多騎士，不取恐爲後患。"會宣發兵將攻北平，與燕兵戰公樂驛，敗歸，與鎮撫曾濬城守。玉等往攻之，宣出戰被擒，駡不絶口，與濬俱死。

馬宣，也不知是哪裏人。任都指揮使。宋忠趕往居庸的時候，馬宣也率軍從薊州趕赴北平，聽到事變迅速趕回。燕王攻下懷來，回師想要南下。張玉進言説："薊州外接大寧，多騎兵，不攻取它恐怕會成爲後患。"恰逢馬宣發兵將要攻打北平，與燕王軍在公樂驛作戰，戰敗而歸，和鎮撫曾濬守城。張玉等前往攻打薊州，馬宣出戰被擒，駡不絶口，和曾濬一起死難。

燕兵之襲大寧也，守將都指揮卜萬與都督劉真、陳亨帥兵扼松亭關。

燕王軍襲擊大寧的時候，守將都指揮卜萬和都督劉真、陳亨率兵扼守松亭關。陳亨想要投降

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燕行反間，貽萬書，盛稱萬，極詆亨，厚賞所獲大寧卒，緘書衣中，俾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亦縱去而不與賞。不得賞者發其事。真、亨搜卒衣，得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萬忠勇而死於間，論者惜之。及大寧陷，指揮使朱鑑力戰不屈死。

燕王，害怕卜萬而不敢行動，燕軍實施反間計，送給卜萬書信，大肆稱贊他，而極力詆毁陳亨，重賞俘獲的大寧士兵，在他們的衣服中封緘書信，讓他們秘密送給卜萬，故意讓一起被俘獲的士兵看見，也把他們放回去，而未給與賞賜。没有領到賞的士兵揭發這件事。劉真、陳亨搜查士兵的衣服，得到書信，於是逮捕卜萬，下獄而死，家財充公，家人爲奴。卜萬忠誠勇敢而死於離間計，談論的人都認爲可惜。到大寧陷落，指揮使朱鑑奮力作戰，不屈而死。

寧府左長史石撰者，平定人。以學行稱。燕王舉兵，撰輒爲守禦計，每以臣節諷寧王，王亦心敬之。及城陷，憤詈不屈，支解死。

寧府左長史石撰，平定人。以學問品行著稱。燕王起兵，石撰爲防守着想，經常以做臣子的節氣諷諫寧王，寧王心中也敬重他。城陷落後，石撰憤恨咒罵不屈，被支解而死。

瞿能

瞿能，合肥人。父通，洪武中，累官都督僉事。能嗣官，以四川都指揮使從藍玉出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以副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破之雙狼寨。

瞿能，合肥人。父親瞿通，洪武年間，積累功勞升遷至都督僉事。瞿能承襲父職，任四川都指揮使，跟從藍玉到大渡河攻擊西番，有功勞。又以副總兵的職務討伐建昌反叛酋長月魯帖木兒，在雙狼寨打敗叛酋。

燕師起，從李景隆北征。攻北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彰義門，垂克。景隆忌之，令候大軍同進。於是燕人夜汲水沃城，方大寒，冰凝不可登，景隆卒致大敗。已，又從景隆進駐白溝河，與燕師戰。能父子奮擊，所向披靡。日暝，各收軍。明日復戰，燕王幾爲所及。王急佯招後軍以疑之，得脱去。薄暮，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滅燕，斬馘數百。諸將俞通淵、滕聚復帥衆來會。會旋風起，王突入馳擊。能父子死於陣，通淵、聚俱死，精兵萬餘并没。南軍由是不振。

燕王起兵，瞿能隨從李景隆北征。攻打北平，和兒子一起率領精鋭騎兵一千多人攻打彰義門，將要攻克。李景隆忌妒他，命令他等候大軍共同前進。這時燕軍連夜打水澆城墻，天氣寒冷，水結成冰不可登城，李景隆終於招致大敗。不久，又隨李景隆進駐白溝河，與燕王軍作戰。瞿能父子奮力出擊，所向披靡。天將黑，各自收兵。第二天再戰，燕王幾乎被他追上。燕王急忙假裝招來後繼軍隊迷惑他們，纔得以脱身。傍晚，瞿能又引兵搏戰，大喊消滅燕軍，斬首數百。衆將俞通淵、滕聚也率兵前來會合。恰好颳起了旋風，燕王突入陣中馳騁搏殺。瞿能父子死在陣中，俞通淵、滕聚也一起死難，精兵萬餘人全都覆没。朝廷軍隊由此一蹶不振。

莊得

時與北兵戰死者，有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

當時和燕王軍作戰而死的還有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

得，故隸宋忠。懷來之敗，一軍獨全。後從盛庸戰夾河，斬燕將譚

莊得，原隸屬宋忠。懷來之戰失敗，衹有他一支軍隊得以保全。後來跟從盛庸在夾河作戰，

淵。已而燕王以驍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斬殺燕將譚淵。不久，燕王以驍勇的騎兵乘暮夜襲擊，莊得奮力作戰而死。

楚智

智，嘗從馮勝、藍玉出塞有功。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及討燕，帥兵從景隆，戰輒奮勇，北人望旂幟股栗。至是，馬陷被執死。

楚智，曾經跟從馮勝、藍玉出邊塞作戰，有功勞。建文初年，駐守北平，不久召回。討伐燕王時，率兵隨從李景隆，作戰勇敢，燕軍看到他的旗子就兩腿發抖。這時，馬陷被捕而死。

皂旗張　王指揮

皂旗張，逸其名，或曰張能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皂旗先驅，軍中呼"皂旗張"。死時猶執旗不仆。又王指揮者，臨淮人。常騎小馬，軍中呼"小馬王"。戰白溝河被重創，脱胄付其僕曰："吾爲國捐軀，以此報家人。"立馬植戈而死。二人死尤異云。

皂旗張，亡失了他的名字，有人説他能力挽千斤，每次作戰便揮舉皂旗充當先鋒，軍中稱他爲"皂旗張"。死時還舉旗不倒。又有王指揮，臨淮人。經常騎小馬，軍中稱他爲"小馬王"。白溝河之戰受重傷，脱下鎧甲交給他的僕人説："我爲國捐軀，拿這報告家人。"立在馬上以戈植地而死。這二人的死特别奇特。

楊本

又中牟楊本，初爲太學生，通禽遁術，應募授錦衣鎮撫。從景隆討燕有功。景隆忌之，不以聞。尋劾景隆喪師辱國，遂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被殺。

又有中牟楊本，早先是太學的學生，精通擒拿遁甲的法術，應招募，被授予錦衣鎮撫的職務。隨從李景隆討伐燕王有功，李景隆忌妒他，没有上報。不久他彈劾李景隆喪師辱國，便孤軍出戰，被擒，關在北平獄中，後被殺。

張倫

張倫，不知何許人。河北諸衛指揮使也，勇悍負氣，喜觀古忠義事。馬宣自薊州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合兩衛官，帥所部南奔，結盟報國。從李景隆、盛庸戰，皆有功。燕王即帝位，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賣爲丁公乎?"死之。京師陷，武臣皆降附，從容就義者，倫一人而已。

張倫，不知是哪裏人。任河北諸衛指揮使，勇敢剽悍有志氣，喜歡看古代的忠義事迹。馬宣自薊州起兵攻打北平，不勝，死難。張倫發憤，集合兩衛所的官員，率所屬部隊南逃，結盟報效國家。隨從李景隆、盛庸作戰，都有功勞。燕王即帝位，招張倫投降。張倫笑着説："張倫將像丁公那樣叛變出賣自己嗎?"死難。京城陷落，武官都投降依附燕王，從容就義的，衹有張倫一人。

陳質

又陳質者，以參將守大同，進中軍都督同知。助宋忠保懷來。忠敗，退守大同。代王欲舉兵應燕，質持之不得發。及燕兵攻大同不下，蔚州、廣昌附於燕，質復取之。成祖即位，以質劫制代王，剽掠已附，誅死。

又有陳質，以參將的官職守大同，升任中軍都督同知。幫助宋忠守衛懷來。宋忠兵敗，退守大同。代王想起兵響應燕王，陳質控制他不能行動。到燕王軍攻打大同，未攻下，蔚州、廣昌依附燕王，陳質又攻取這些地方。成祖即位，因陳質曾脅持控制代王，并襲擊攻取已經歸附燕王的城市，誅殺陳質。

顔伯瑋

顔伯瑋，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唐魯國公眞卿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李景隆屯德州，沛人終歲輓運。伯瑋善規畫，得不困。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乃集民兵五千人，築七堡爲備禦計。尋調其兵益山東，所存疲弱不任戰。燕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州告急。援不至，遂命其弟珏、子有爲還家侍父，題詩公署壁上，誓必死。燕兵夜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拜，自經死。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尸，自刎其側。

顔伯瑋，名瓌，以字行於世，廬陵人。唐魯國公顔真卿的後代。建文元年以賢良身份被徵召，授官沛縣知縣。李景隆屯兵德州，沛縣人終年運送糧餉。顔伯瑋善於規劃，得以没有困乏。適逢設立豐、沛軍民指揮司，便集結民兵五千人，建築七座堡壘準備防禦。不久調動他的軍隊增援山東，剩下的都是疲弱不堪作戰的人。燕軍攻打沛縣，顔伯瑋派遣縣丞胡先抄小路到徐州告急。援軍不至，便讓弟弟顔珏、兒子顔有爲回家侍奉父親，在衙門的墻壁上題詩，發誓必死。燕軍乘夜進入東門，指揮王顯迎敵投降。顔伯瑋穿好衣服升堂，向南拜祭，上吊自殺。顔有爲不忍離去，又回來，看到父親的尸體，也自刎在父親的身邊。

唐子清　黄謙

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謙俱被執，燕將欲釋子清。子清曰："願隨顔公地下。"遂死之。遣謙往徐州招降。謙不從，亦死。

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謙一起被捕，燕將想要釋放唐子清。唐子清説："願到地下隨從顔公。"於是被殺。派黄謙前往徐州招降。黄謙不從，也被殺。

向朴

又向朴，慈谿人。力學養親。洪武末，以人才召見，知獻縣。縣無城郭。燕將譚淵至，朴集民兵與戰，被執，懷印死。

又有向朴，慈谿人。努力學習，奉養父母。洪武末年，以人才身份被召見，任獻縣知縣。獻縣没有城墻。燕將譚淵攻至獻縣，向朴集合民兵作戰，被捕，懷藏印璽而死。

鄭恕

鄭恕，仙居人。蕭縣知縣。燕將王聰破蕭，不屈死。二女當配，亦死之。

鄭恕，仙居人。蕭縣知縣。燕將王聰攻破蕭縣，不屈而死。兩個女兒將流放，也死難。

鄭華

鄭華，臨海人。由行人貶東平吏目。燕兵至，州長貳盡棄城走。華謂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若年少何?"蕭泣曰："君不負國，妾敢負君?"華曰："足矣。"帥吏民憑城固守，城破，力戰不屈死。

鄭華，臨海人。由行人貶任東平吏目。燕兵攻到，州中的正副官員都棄城逃走。鄭華對妻子蕭氏説："按道義，我必須死，你還年輕怎麽辦呢?"蕭氏哭着説："您不辜負國家，我怎敢辜負您呢?"鄭華説："這就够了。"率領軍民依城固守，城被攻破，奮力作戰，不屈而死。

王省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舉。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中鄉試第一。到達京城，下詔免於會試，命令吏部授給他

授官。省言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授浮梁教諭。凡三爲教官，最後得濟陽。

官職。王省説父母年高，乞請回去奉養父母。不久以文學被徵召。太祖親自考試，符合旨意，應當特别提升。王省自己陳述才智疏淺，父母年高，乞請奉養父母。授予浮梁教諭。三次做教官，最後在濟陽任教官。

燕兵至，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静，適即墨主簿周岐鳳，聞燕兵至濟陽，知父必死，三遣人往訪，得遺骸歸葬。

燕兵至，被游兵俘獲。從容引導曉諭，慷慨陳辭。衆人放了他。回來坐在明倫堂上，擊鼓召集衆學生，對他們説："你們知道這座堂是何名，今天君臣之間的義理又怎樣呢?"於是大哭，衆學生也大哭。王省以頭撞柱而死。女兒王静，嫁給即墨主簿周岐鳳，聽説燕軍到達濟陽，知道父親必定死難，三次派人前往探視，收拾遺骨回去安葬。

姚善　錢芹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縣丞，同知廬州、重慶二府。三十年遷蘇州知府。初，太祖以吴俗奢僭，欲重繩以法，黠者更持短長相攻訐。善爲政持大體，不爲苛細，訟遂衰息，吴中大治。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早先姓李。洪武年間由鄉試中舉，歷任祁門縣丞，又任廬州、重慶二府同知。洪武三十年升任蘇州知府。當初，太祖因吴地風俗奢侈僭越，想要用重法糾正風俗，狡黠之人更是抓住對方的短處相互攻擊。姚善治理政事識大體，不苛求細節，訴訟便漸漸消失了，吴中大治。

好折節下士，敬禮隱士王賓、韓奕、俞貞木、錢芹輩。以月朔會學宫，迎芹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非今所急也。"善悚然起問。芹乃授以一册。視之，皆守禦策。時燕兵已南下，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練民兵爲備。薦芹於朝，署行軍斷事。善尋至京師。會朝廷以燕王上書貶齊泰、黄子澄於外，善言不當貶，遂復召二人。

姚善喜好屈己下士，對隱士王賓、韓奕、俞貞木、錢芹等人以禮相敬。在月初相會於學宫，迎錢芹上座，請求詢問經書的義理。錢芹説："這不是現在最緊急的。"姚善悚然站起相問。錢芹便給他一個小册子。仔細看，都是防守的策略。當時燕王軍已南下，他秘密聯係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做準備。向朝廷推薦錢芹，命錢芹代理行軍斷事。不久姚善到京城。恰逢朝廷因燕王上書，貶齊泰、黄子澄於京外，姚善認爲不應當貶斥他們，於是又召回二人。

建文四年，詔兼督蘇、松、常、鎮、嘉興五府兵勤王。兵未集，燕王已入京師。時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起兵。善謝曰："公，朝臣，當行收兵圖興復。善守土，與城存亡耳。"子澄去，善爲麾下許千户者縛以獻，不屈死。年四十三。子節等四人俱戍配。

建文四年，下詔讓姚善兼率蘇、松、常、鎮、嘉興五府的軍隊援救京城，保衛皇上。軍隊還没有集結，燕王已進入京城。當時黄子澄藏在姚善的住處，相約共同往海外起兵。姚善拒絶説："公爲朝中大臣，應當收集軍隊圖謀復興。我守衛本土，與城共存亡。"黄子澄離去，姚善被部下許千户捆綁獻給燕王，不屈而死，時年四十三歲。兒子姚節等四人都發配充軍。

芹，字繼忠，少好奇節，元末，干諸將，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北平，至大漠。還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樂道。以善薦起。從李景隆北行，遣入奏事。道病將卒，猶條上兵事。年七十三。

錢芹，字繼忠，年輕時愛好奇特的節操，元末，干謁衆將，没有得志。洪武初年，徵召爲大都督府掾，隨從中山王出北平，到達大漠。回來便辭職。居家二十年，甘貧樂道。因姚善薦舉被起用。隨李景隆北行，被派入京奏事。路上得病將死，還條陳上奏陳述用兵之事。時年七十三歲。

陳彦回

陳彦回，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爲歸安縣丞，被誣論死。彦回謫戍雲南，家人從者多道死。比至蜀，唯彦回與祖母郭在。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貧不能歸，依鄉人知縣黄積良，冒黄姓。久之，以閬中教諭嚴德政薦，授保寧訓導。考滿至京，召見以爲平江知縣。逾年，太祖崩，彦回入臨。又以給事中楊維康薦，擢徽州知府。

建文元年，以循良受上賞。祖母郭卒，當去，百姓走京師乞留。彦回衰絰赴闕自陳，乞復姓。當彦回之戍雲南也，其弟彦囦亦戍遼東，至是，詔除彦囦籍。連乞終喪。不許。葬郭徽城北十里北山之陽。時走墓下，哭甚哀，人目之曰“太守山”。嘗對百姓泣曰：“吾罪人也，向亡命冒他姓。以祖母存，恐陳首獲罪，隱忍二十年。今祖母没，宜自請死。上特宥我，終當死報國耳。”燕兵逼京師，彦回糾義勇赴援。已而被擒，械至京，死之。

陳彦回，字士淵，莆田人。父親陳立誠，任歸安縣丞，被誣陷處以死罪。陳彦回被發配充軍雲南，家人跟去的多死在路上。等到達蜀地，衹有陳彦回和祖母郭氏還在。遇上赦免令，又不被寬恕，押送他們的人感到他們可憐，釋放了他們。貧窮不能回家，依附同鄉知縣黄積良，冒用黄姓。很久以後，因閬中教諭嚴德政舉薦，授任保寧訓導。任期滿後到京城，被召見任命爲平江知縣。一年後，太祖去世，陳彦回入朝哭吊。又因給事中楊維康舉薦，提升任徽州知府。

建文元年，因奉公守法受到賞賜。祖母郭氏去世，應當離任，百姓到京城乞請他留下來。陳彦回穿喪服到朝廷陳述，請求恢復原姓。當陳彦回充軍雲南時，他的弟弟陳彦囦也充軍遼東，到這時，下詔除去陳彦囦的謫戍户籍。接連乞求服滿三年喪期。没有被允許。把郭氏安葬在徽城北十里的北山南面。時時到墓下，哭聲非常悲哀，人們稱北山爲“太守山”。他曾經哭着對百姓説：“我是有罪的人，先前亡命冒充他人的姓。因爲祖母還在，恐怕自首獲罪，暗中忍耐了二十年。現在祖母去世，應當自己請死。皇上特地寬恕我，應該以死報國。”燕王軍逼近京城，陳彦回糾集義勇軍趕往增援。不久被擒，押至京城，死難。

張彦方

張彦方，龍泉人。初爲給事中，以便養乞改樂平知縣。應詔勤王，帥所部抵湖口。被執，械至樂平，斬之。梟其首譙樓，當署月，一蠅不集，經旬面如生。邑人竊葬之清白堂後。

張彦方，龍泉人。早先任給事中，爲便於奉養父母，乞求改任樂平知縣。他響應詔命勤王，率所屬軍隊抵達湖口。被捕，加上刑具押解至樂平，斬首。把他的頭挂在城門的瞭望樓上，正當夏天，没有一隻蒼蠅停在他的頭上，經過十天面色如生。城中的人偷偷地把他安葬在清白堂後。

同時以勤王死者，有松江同知，死尤烈云。同知姓名不可考，或曰周繼瑜也。勤王詔下，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斥"靖難"兵乖恩悖道。械至京，磔於市。

同時因勤王而死的，有松江同知，死得尤其壯烈。同知的姓名不可考，有人説是周繼瑜。勤王詔書下發後，他發榜招募義勇軍進京增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且斥責"靖難"軍乖戾君恩違背天道。加上刑具押解至京城，於市中處磔刑而死。

贊曰：燕師之南嚮也，連敗二大將，其鋒蓋不可當。鐵鉉以書生竭力抗禦於齊、魯之間，屢挫燕衆。設與耿、李易地而處，天下事固未可知矣。張昺、謝貴、葛誠圖燕於肘腋，而事不就。宋忠、馬宣東西繼敗，瞿能諸將垂勝戰亡，燕兵卒得長驅南下。而姚善、陳彥回之屬，欲以郡邑之甲奮拒於大勢已去之後，此黄鉞所謂兵至江南，禦之無及者也。

贊曰：燕王軍隊南下，連敗兩員大將，軍鋒鋭利不可擋。鐵鉉以一介書生竭力在齊、魯之間抵禦，屢次挫敗燕軍。假如與耿炳文、李景隆易位而處，天下的事還未可知。張昺、謝貴、葛誠在燕王内部圖謀，事情没有成功。宋忠、馬宣在東西兩地相繼戰敗，瞿能等衆將在將要勝利時陣亡，燕王軍得以長驅南下。而姚善、陳彥回等人，想憑藉郡縣的軍隊在大勢已去之後奮力抵抗，這就是黄鉞所説的，兵至江南，抵禦已來不及了。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王艮 高遜志　廖昇 魏冕 鄒瑾 龔泰　周是修　程本立　黄觀
王叔英 林英　黄鉞 曾鳳韶　王良　陳思賢 龍溪六生 台温二樵
程通 黄希范 葉惠仲 黄彦清 蔡運 石允常　高巍 韓郁
高賢寧　王璡　周縉　牛景先 程濟(等)

王艮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進士。對策第一。貌寢，易以胡靖，即胡廣也，艮次之，又次李貫。三人皆同里，并授修撰，如洪武中故事，設文史館居之。預修《太祖實録》及《類要》、《時政記》諸書。一時大著作皆綜理之。數上書言時務。

燕兵薄京城，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解縉、吴溥與艮、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縉陳説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墻聞靖呼："外喧甚，謹視豚。"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須臾艮舍哭，飲鴆死矣。縉馳謁，成祖甚喜。明日薦靖，召至，叩頭謝。貫亦迎附。後成祖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餘通，令縉等編閲。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中進士。對策獲第一。因他相貌醜陋，换成了胡靖，也就是胡廣，王艮爲第二，第三爲李貫。三人是同鄉，一起被授予修撰的職務，依照洪武年間的先例，設立文史館安排他們。參預編撰《太祖實録》及《類要》、《時政記》諸書。一時重大的著作都得到整理。幾次上書議論時勢。

燕王軍逼近京城，王艮與妻子兒女訣别説："享用國家的俸禄，就要爲國而死，我不可能再活下去了。"解縉、吴溥和王艮、胡靖相鄰居住。京城陷落前一天，都會集在吴溥的家中。解縉陳説大義，胡靖也慷慨激昂，祇有王艮流淚不言。三人離去，吴溥的兒子吴與弼還年幼，嘆息説："胡叔能死，是大好事。"吴溥説："不會，祇有王叔會死。"話未説完，隔着墻聽胡靖大聲説："外面非常喧囂，小心照看小猪。"吴溥對吴與弼説："一隻小猪都不能捨棄，肯捨命嗎?"不久王艮房中有哭聲，原來王艮喝毒藥自殺了。解縉趕去拜謁成祖，成祖很高興。第二天舉薦胡靖，召至，胡靖叩頭謝恩。李貫也一起迎合成祖。後來成祖拿出建文時衆臣議事的書札一千多封，令解縉等人順次閲看。涉及軍事、農業、錢糧的留下來，語言冒犯的及其他一切都燒毁。於是從容地詢問李貫、解縉等人説："你們也應有這樣的書

嘗有也。”成祖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禄，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特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後貫遷中允，坐累，死獄中。臨卒嘆曰：“吾愧王敬止矣。”

札。”衆人没有回答，衹有李貫叩首説：“臣確實未曾有。”成祖説：“你認爲没有是好事嗎？享用俸禄，擔任官職，國家危急的時候，作爲近侍大臣没有一句話，行嗎？朕特别痛恨引誘建文破壞祖法擾亂政治的人。”後來李貫遷升中允，受連累獲罪，死在獄中。臨死感嘆説：“我愧對王敬止啊。”

高遜志

有高遜志者，艮座主也，蕭縣人，寓嘉興。幼嗜學，師貢師泰、周伯琦等，文章典雅，成一家言。徵修《元史》，入翰林，累遷試吏部侍郎，以事謫朐山。建文初，召爲太常少卿，與董倫同主會試。得士自艮外，胡靖、吴溥、楊榮、金幼孜、楊溥、胡濙、顧佐等皆爲名臣。燕師入，存殁無可考。

有一個叫高遜志的，是王艮考進士時的主考官，蕭縣人，客居嘉興。幼年好學，師從貢師泰、周伯琦等人，文章典雅，自成一家。徵召編撰《元史》，進入翰林院，多次升遷至試吏部侍郎，因事被貶往朐山。建文初年，召爲太常少卿，和董倫共同主持會試。所取進士除王艮外，胡靖、吴溥、楊榮、金幼孜、楊溥、胡濙、顧佐等都是名臣。燕王軍進入京城，他的存亡無法考證。

廖昇

廖昇，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相友善。洪武末，由左府斷事擢太常少卿。建文初，修《太祖實録》，董倫、王景爲總裁官，昇與高遜志爲副總裁官，李貫、王紳、胡子昭、楊士奇、羅恢、程本立爲纂修官，皆一時選。

燕師渡江，朝廷遣使請割地。不許。昇聞而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殉難諸臣，昇死最先。其後陳瑛奏諸臣逆天命，效死建文君，請行追戮，亦首及昇云。

廖昇，襄陽人。不知從何途徑做官，學問品行最爲知名，和方孝孺、王紳相友善。洪武末年，由左府斷事提升太常少卿。建文初年，編撰《太祖實録》，董倫、王景任總裁官，廖昇和高遜志任副總裁官，李貫、王紳、胡子昭、楊士奇、羅恢、程本立任纂修官，都是當時的傑出人才。

燕王軍渡過長江，朝廷派遣使者請求割地。燕王不答應。廖昇聽説後慟哭，與家人訣别，上吊自殺。爲國殉難的衆臣，廖昇死得最早。後來陳瑛上奏認爲衆臣違背天命，以死效忠建文君，請求對他們追加戮辱，也是第一個提及廖昇。

魏冕 鄒瑾

時爲瑛追論者，有魏冕等。冕官御史，燕兵犯闕，都督徐增壽徘徊殿廷，有異志。冕率同官毆之，與大理丞鄒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宫中火起，有勸冕降者，厲聲叱之，遂自殺，瑾亦死。瑾、冕皆永豐人。其同里鄒朴，官秦府長史，聞瑾死，憤甚，不食卒。或曰即瑾子也。

當時被陳瑛追加論處的，有魏冕等人。魏冕官任御史，燕王軍進犯京城，都督徐增壽徘徊在宫廷中，有叛逆之心。魏冕率領同僚毆打他，和大理丞鄒瑾大呼，請求趕快處死他。第二天，宫中起火，有人勸魏冕投降，魏冕大聲叱責他們，於是自殺，鄒瑾也死難。鄒瑾、魏冕都是永豐人。他們的同鄉鄒朴，官任秦府長史，聽説鄒瑾已死，非常鬱悶，絶食而死。有人説鄒朴就是鄒

瑾的兒子。

龔泰

又都給事中龔泰，義烏人。由鄉薦起家。燕王入金川門，泰被縛，以非奸黨釋不殺，自投城下死。泰嘗游學宫，狂人擠之，溺池中幾死，弗校，人服其量。

又有都給事中龔泰，義烏人。因州縣薦舉開始做官。燕王進入金川門，龔泰被捕，因不是奸黨，釋放不殺，自己從城上跳下而死。龔泰曾在學宫游玩，被狂妄無知的人擠到水池中，差一點淹死，不計較，人們都佩服他的氣量。

周是修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遷紀善。建文元年，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王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惠帝母弟，未之藩。是修留京師，預翰林纂修，好薦士，陳説國家大計。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於世，泰和人。洪武末年，考中明經，任霍丘訓導。太祖問他在家中做什麽。他回答説："教育别人的子弟，孝敬父母，尊敬兄長，努力耕田。"太祖高興，提升爲周府奉祀正。過了一年，隨從周王北征到黑山，回來後升遷爲紀善。建文元年，有人告周王違法，屬官都下交吏部治罪。周是修因曾經勸諫周王，得以免罪，改任衡府紀善。衡王是惠帝的同母弟，没有去封國。周是修留在京城，參預翰林纂修，喜好舉薦名士，陳説國家大事。

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京城失守，留書别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於尊經閣，年四十九。燕王即帝位，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帝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勿問。"

燕王軍渡過淮河，周是修和蕭用道一起上書指斥當政者。當政者大怒，一起凌辱他們，周是修屹立不爲所動。京城失守，留下書信告别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托付後事，準備衣帽，作贊繫在衣帶之間。進入應天府學，拜完先師，在尊經閣上吊自殺，時年四十九歲。燕王即帝位，陳瑛認爲周是修不順應天命，請求追加罪辱。皇帝説："他享用俸禄，自當盡心，不追究。"

是修外和内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介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計得失，故言無不直；烈女不慮死生，故行無不果。"嘗輯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録》。其學自經史百家，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援筆立就，而雅贍條達。初與士奇、縉、靖及金幼孜、黄淮、胡儼約同死。臨難，惟是修竟行其志云。

周是修外表和藹内心剛强，志向節操超絶出衆，如不合乎義理，即使一點也不肯隨意獲取。曾經説："忠臣不計較得失，所以言無不剛直；烈女不考慮生死，所以行無不果敢。"曾編輯古今忠臣義士的事迹爲《觀感録》。他的學問，經史百家，陰陽醫卜，無不精通，作文提筆立成，而且典雅暢達。早先與楊士奇、解縉、胡靖及金幼孜、黄淮、胡儼相約同死。臨難，衹有周是修最終實現了志向。

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先儒頤之後。父德剛，負才氣不仕。元將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先儒程頤的後裔。父親程德剛，具有才氣，不去做官。元將路

路成兵過皂林，暴掠。德剛爲陳利害。成悦，戢其部衆，欲奏官之，辭去。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洪武中，旌孝子，太祖嘗謂之曰："學者争務科舉，以窮經爲名，而無實學。子質近厚，當志聖賢之學。"本立益自力。聞金華朱克修得朱熹之傳於許謙，往從之游。舉明經、秀才，除秦府引禮舍人，賜楮幣鞍馬。母憂去官，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開封。

成率軍經過皂林，大肆搶掠，程德剛給他陳述利害。路成高興，制止他的部下，想要上奏舉薦他做官，程德剛辭去。程本立年少有大志，讀書不刻意剖章析句。洪武年間，表彰孝子，太祖曾對他説："學者争相謀求科舉，以窮究經書爲名，而没有實際學問。你品質淳厚，應當有志於聖賢之學。"程本立更加努力。聽説金華朱克修在許謙那裏得到朱熹真傳，前往跟從游學。考中明經、秀才科，授任秦府引禮舍人，賜予紙幣、鞍馬。母喪辭官，服喪期滿，補任周府禮官，隨從周王到開封。

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入覲。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携一僕之任。土酋施可伐煽百夷爲亂，本立單騎入其巢，諭以禍福，諸酋咸附。未幾，復變。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知本立賢，屬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山行野宿，往來綏輯凡九年，民夷安業。

洪武二十年春升任長史，跟從周王入宫觀見皇帝。受連累獲罪，貶任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人在大梁，帶一僕人到任。土著部落首領施可伐煽動百夷叛亂，程本立單騎進入他們的巢穴，告之以禍福，衆首領都依附。不久，再次叛亂。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知道程本立賢能，讓他巡行所管轄的縣，掌管軍事。一邊安撫一邊抵禦，自楚雄、姚安到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在山中行軍，在野外露宿，往來安撫協調共九年，各族百姓安居樂業。

三十一年，奏計京師。學士董倫、府尹向寶交薦之。徵入翰林，預修《太祖實録》，遷右僉都御史。俸入外，不通饋遺。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貶官，仍留纂修。《實録》成，出爲江西副使。未行，燕兵入，自縊死。

洪武三十一年，到京城向朝廷報送計簿。學士董倫、府尹向寶交相舉薦他。徵召入翰林，參預編修《太祖實録》，升遷爲右僉都御史。俸禄之外，不接受饋贈。建文三年，因陪祀有失而獲罪被貶官，仍留任纂修。《實録》編成，出京任江西副使。没出發，燕王軍進入京城，上吊自殺。

黄觀

黄觀，字伯瀾，一字尚賓，貴池人。父贅許，從許姓。受學於元待制黄冔。冔死節，觀益自勵。洪武中，貢入太學。繪父母墓爲圖，瞻拜輒淚下。二十四年，會試、廷試皆第一。累官禮部右侍郎，乃奏復姓。建文初，更官制，左、右侍中次尚書，改觀右侍中，與方孝孺等并親用。

黄觀，字伯瀾，又字尚賓，貴池人。父親招贅許家，從許姓。跟從元待制黄冔學習。黄冔爲節義而死，黄觀更加勉勵自己。洪武年間，以選貢進入太學。把父母的墓繪成圖，每次瞻仰拜謁都流淚。洪武二十四年，參加會試、廷試，都考中第一名。多次升遷至禮部右侍郎，便上奏請求恢復原姓。建文初年，更改官制，以左、右侍中爲尚書的副官，黄觀改任右侍中，和方孝孺等人一起被親近任用。

燕王舉兵，觀草制諷其散軍歸

燕王起兵，黄觀草擬制書諷勸燕王解散軍隊

藩，束身謝罪，辭極詆斥。四年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兵赴援。至安慶，燕王已渡江入京師，下令暴左班文職奸臣罪狀，觀名在第六。既而索國寶，不知所在，或言已付觀出收兵矣。命有司追捕，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給象奴。奴索釵釧市酒肴，翁氏悉與之持去，急携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聞金川門不守，嘆曰："吾妻有志節，必死。"招魂葬之江上。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急處死。

回到封國，縛身謝罪，言辭中極力詆毁指斥。建文四年，奉詔在長江上游招募軍隊，并且監督各郡縣率兵援救。到達安慶，燕王已渡過長江進入京城，下令公布左班文職奸臣的罪狀，黄觀的名字排在第六。不久搜索國寶，不知在哪裏，有人説已交給黄觀拿去招兵了。命令有關官員追捕，逮捕其妻翁氏和兩個女兒交給飼養象的奴隸。象奴索要首飾换取酒菜，翁氏全部讓他拿去，急忙帶二女及家屬十人，跳淮清橋下自殺。黄觀聽説金川門失守，感嘆説："我的妻子有志節，必死。"在江上招魂而葬。命行船到羅刹磯，穿朝服向東而拜，跳入急流中自殺。

觀弟覯，先匿其幼子，逃他處。或云覯妻畢氏孀居母家，遺腹生子，故黄氏有後於貴池。

黄觀的弟弟黄覯，先藏起他的小兒子，逃往他處。有人説，黄覯妻畢氏寡居娘家，生遺腹子，所以黄氏在貴池有後人。

初，觀妻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陰雨則見，相傳爲大士像。僧舁至庵中，翁氏見夢曰："我黄狀元妻也。"比明，沃以水，影愈明，有愁慘狀。後移至觀祠，名翁夫人血影石。今尚存。

早先，黄觀妻投水時，吐血在石上，形成小影，陰雨天可以看見，相傳是菩薩像。僧人把石頭抬到廟中，翁氏托夢説："我是黄狀元的妻子。"到天明，澆上水，影像更加清晰，有悲愁慘戚之狀。後來移到黄觀祠，稱作翁夫人血影石。現在仍在。

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黄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并徵至。叔英固辭歸。二十年，以薦爲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多惠政。歲旱，絶食以禱，立應。

王叔英，字原采，黄巖人。洪武年間，和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一起被徵召。王叔英堅決推辭而回。洪武二十年，因被舉薦任仙居訓導，改任德安教授。升任漢陽知縣，多行仁政。遇到旱災，絶食祈禱，立即應驗。

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罰，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證古今，可見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帝嘉納之。

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上奏資治八策，是：致力學習，謹慎好惡，辨别邪正，采納忠言，審察才能，慎於刑罰，辨清利害，確定法制。都引證古今可以見到的具體事例。又説："太祖除去奸人刷去污穢，抑制豪强清除災禍，就像醫生除去疾病，農民鋤掉雜草。治病太急就可能傷體膚，鋤草太急就可能傷莊稼。想把病治好就應該調順血氣，草被鋤就應該培養根苗。"皇帝高興地采納了。

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京城不守。會齊泰來奔，叔英謂

燕王軍到淮河，王叔英奉詔招募軍隊。行至廣德，京城失守。恰逢齊泰前來投奔，王叔英以

泰貳心，欲執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慟哭，共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更衣冠，書絶命詞，藏衣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之城西五里。其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渺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已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燕王稱帝，陳瑛簿録其家。妻金氏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赴井死。

爲齊泰有二心，想要逮捕他。齊泰告訴他原因。便相持慟哭，共同圖謀以後起事。不久，知道事已不可能挽回，洗浴，換衣帽，寫下絶命詞，藏在衣襟中，在玄妙觀銀杏樹下上吊自殺。天台道士盛希年把他埋葬在城西五里的地方。他的絶命詞說："人生天地之間，貴在忠孝兩全。可惜我奉侍君父，自覺許多過愆。志向未及完成，奇病忽然繞纏。佳肴空在案頭，對之不能下咽。或許造化之神，命我回歸九泉。曾念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巔，周粟難道不好？好的祇是一邊。前人足迹渺茫後人難以相延，偶爾之事不足傳。千秋之事史官記，慎重不要稱贊、仰慕其仁賢。"又在案頭題字："生命既將結束，不能補益於當時。死也白白無用，希望不愧對後世。"燕王稱帝，陳瑛查抄他的家産，妻子金氏上吊而死，二女被關在錦衣衛獄中，跳井而死。

叔英與孝孺友善，以道義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酈，信如平、勃，任如蕭、曹，莫得間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樂其利。難行而行，則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時井田雖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無濟實事，爲燕王藉口。論者服叔英之識，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

王叔英與方孝孺友善，相互切磋道義。建文初年，方孝孺想要實行井田制。王叔英寫信給他說："一個人有才能很難，能發揮才能更難。張子房對於漢高祖，能够發揮才能；賈誼對於漢文帝，不能發揮才能。張子房觀察漢高祖，認爲可行纔進言，所以漢高祖任用他，當時都得到好處，即使親近如樊噲、酈生，信任如陳平、周勃，任用如蕭何、曹參，没有人能離間他們。賈誼不觀察而輕易進言，并且言之太過，所以絳侯、灌嬰等人纔可以攻他的短處。現在明君賢臣相遇，千載一時。但是事情有可以實行於古代，又可以實行於今天，夏代的曆法周代的禮帽之類就是。有可以實行於古代，而不可實行於今天的，井田制封建制之類就是。可以實行的實行，則人們順從也容易，而人民樂於從中獲利。不易實行的硬去實行，則人們順從也難，而人民從中受苦。"當時井田制雖然没有實行，然而方孝孺最終用《周官》更改制度，無濟於事，成爲燕王起兵的藉口。議論者佩服王叔英的見識，而惋惜方孝孺不能聽從他的話。

林英

時御史古田林英亦在廣德募兵，知事無濟，再拜自經。妻宋氏下獄，

當時御史古田林英也在廣德招募軍隊，知道於事無補，兩拜後上吊自殺。妻子宋氏入獄，也

亦自經死。

黄鉞

黄鉞，字叔揚，常熟人。少好學。家有田在葛澤陂，鉞父令督耕其中。鉞從友人家借書，竊讀不廢。縣舉賢良，授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三年丁父憂。方孝孺吊之，屏人問曰："燕兵日南，蘇、常、鎮江，京師左輔也。君吴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府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納盗也。指揮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浮，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然仁有餘而禦下寬，恐不足定亂。且國家大勢，當守上游，兵至江南，禦之無及也。"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善得書，與鉞相對哭，誓死國。鉞至家，依父殯以居。

燕兵至江上，善受詔統兵勤王，以書招鉞。鉞知事不濟，辭以營葬畢乃赴。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燕。鉞聞國變，杜門不出。明年以户科左給事中召，半途自投於水。以溺死聞，故其家得不坐。

曾鳳韶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嘗爲監察御史。燕王稱帝，以原官召，不赴。又以侍郎召，知不可免，乃刺血書衣襟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書登進士第，仕宦至綉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囑妻李氏、子公望："勿易我衣，即以此殮。"遂自殺，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

王良

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洪武

上吊自殺。

黄鉞，字叔揚，常熟人。年少好學。他家在葛澤陂有田産，黄鉞父親令他在那裏監督耕種。黄鉞從友人家借書，暗中讀書不止。縣中舉薦爲賢良，授任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考中湖廣鄉試。第二年賜進士，授官刑科給事中。建文三年，遭父喪。方孝孺前往吊唁，讓人退避後問道："燕王軍日益南下，蘇州、常州、鎮江，是京城的左輔。您是吴人，朝廷近臣，現雖然離開，應該有教導我的地方。"黄鉞説："三府中間鎮江最關鍵。如果對守衛的人使用不當，便是拆掉城墻讓强盗進來。指揮童俊狡猾不可任用，在皇帝面前奏請事情，眼光過遠且言語輕浮，心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慷慨，有國士遺風，然而仁有餘，管理下屬却太寬容，恐怕不能平定變亂。况且國家大勢，當固守上游，兵到江南，抵禦也來不及了。"方孝孺於是通過黄鉞寄信給姚善。姚善看信後和黄鉞相對痛哭，誓死報國。黄鉞到家，在父親停留待葬的靈柩旁居住。

燕王軍到達長江邊，姚善受詔帶兵勤王，送信招黄鉞。黄鉞知道已無濟於事，以埋葬完父親後再去相推辭。不久童俊果然以鎮江投降燕王。黄鉞聽説國家變故，閉門不出。第二年徵召他爲户科左給事中，半途投水自殺。以落水淹死上報，所以家人没有獲罪。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中進士。建文初年，曾任監察御史。燕王稱帝，召他任原職，不赴任。又召他任侍郎，他知道不可避免，便刺血在衣襟上寫道："我生在廬陵這個講忠義講氣節的地方，向來内心剛直。讀書考中進士，官至御史。應該慷慨一死，可以含笑九泉，而不愧對我們家鄉的文天祥。"囑咐妻子李氏、兒子曾公望："不要换我的衣服，就穿這件下葬。"於是自殺，時年二十九歲。李氏也守節而死。

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洪武末年，屢次升

末，累官僉都御史，坐緩其僚友獄，貶刑部郎中。建文中，歷遷刑部左侍郎。議減燕府人罪，不稱旨，出爲浙江按察使。

官至僉都御史，因减緩其同僚的案件而獲罪，貶任刑部郎中。建文年間，升遷至刑部左侍郎。上書議論减輕燕府中人的罪過，不合皇帝旨意，出京任浙江按察使。

燕王即位，頗德之，遣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之，衆劫之去。良集諸司印於私第，將自殺，未即决。妻問故。曰："吾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君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饋良食。食已，抱其子入後園，置子池旁，投水死。良殮妻畢，以子付友人家，遂積薪自焚，印俱毁。成祖曰："死固良分，朝廷印不可毁。毁印，良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

燕王即位，很感激他，派使者召王良。王良逮捕使者將要斬首，衆人把使者搶走。王良把各部門的官印集中在私宅，將要自殺，不能立即决斷。他的妻子問其中的原因。他説："我本應死，不知怎樣安置你。"妻子説："您是男子，却爲婦女圖謀嗎?"給王良送來飯。飯後，抱兒子到後園，把兒子放在池塘旁，投水而死。王良埋葬完妻子，把兒子托付給友人，便積薪自焚，印璽一起被毁。成祖説："死是王良的本分，朝廷的印璽不可毁，毁印，王良就不能無罪。"把他的家人發配到邊疆。

陳思賢　龍溪六生

陳思賢，茂名人。洪武末，爲漳州教授，以忠孝大義勗諸生。每部使者莅漳，參謁時必請曰："聖躬安否?"燕王登極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卧不迎詔。率其徒吴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吕賢六人，即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龍溪人。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鋭立祠祀思賢，以六生侑食。

陳思賢，茂名人。洪武末年，任漳州教授，以忠孝大義勉勵諸生。每次部使者莅臨漳州，參拜時必定恭敬地問："聖體安康嗎?"燕王即位的詔書到達，他慟哭説："彰明倫理大義，正在今日。"堅决卧床不迎接詔書。帶領弟子吴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吕賢六人，到明倫堂布置舊君神位，按禮節舉哀。有關官員逮捕他們，押送到京城，陳思賢及六生都死難。六生都是龍溪人。嘉靖年間，提學副使邵鋭建立祠堂祭祀陳思賢，以六生祔祭。

温州二樵

又台州有樵夫，日負薪入市，口不貳價。聞燕王即帝位，慟哭投東湖死。而温州樂清亦有樵夫，聞京師陷，其鄉人卓侍郎敬死，號慟投於水。二樵皆逸其名。

又有台州樵夫，天天背柴到市場，口中不喊兩樣價錢。聽説燕王即帝位，慟哭投東湖自殺。而温州樂清也有樵夫，聽説京城陷落，他的同鄉侍郎卓敬死難，便號啕慟哭投水而死。兩位樵夫都亡失了名字。

程通　黄希范

程通，績溪人。嘗上書太祖，乞除其祖戍籍。詞甚哀，竟獲請。已，授遼府紀善。燕師起，從王泛海歸京師，上封事數千言，陳禦備策，進左長史。永樂初，從王徙荆州。有言其

程通，績溪人。曾經上書太祖，乞求除去祖父戍邊吏卒的户籍。言辭很悲哀，最終獲得批准。不久，授官遼府紀善。燕王起兵，隨從遼王渡海回到京城，上封事數千言，陳説抵禦防備的策略，進升爲左長史。永樂初年，跟從遼王謫戍

前上封事多指斥者。械至，死於獄。家屬戍邊。并捕其友人徽州知府黄希范，論死，籍其家。

荆州。有人説他先前所上封事多有指斥。用刑具押解到京城，死在獄中。家屬充軍邊疆。并且逮捕他的友人徽州知府黄希范，判處死罪，籍没全家。

葉惠仲

葉惠仲，臨海人。與兄夷仲并有文名，以知縣徵修《太祖實録》，遷知南昌府。永樂元年坐直書“靖難”事，族誅。

葉惠仲，臨海人。和兄長葉夷仲都以有文才而出名，做知縣時被徵召編撰《太祖實録》，升遷爲南昌府知府。永樂元年，因照直記録“靖難”事件獲罪，誅滅全族。

黄彦清

黄彦清，歙人。官國子博士，以名節自勵，坐在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誅死。

黄彦清，歙人。官任國子博士，以名節勉勵自己，因在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處死。

蔡運

蔡運，南康人。歷官四川參政，勁直不諧於俗，罷歸。復起知賓州，有惠政。永樂初，亦追論奸黨死。

蔡運，南康人。歷任四川參政，性情剛直不合於世俗，罷官回家。再次起用官任賓州知州，有良好的政績。永樂初年，也追判爲奸黨而死。

石允常

石允常，寧海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坐事謫常州同知。建文末，帥兵防江。軍潰，棄官去。後追録廢周藩事，繫獄二年，免死戍邊。

石允常，寧海人。洪武二十七年中進士。官任河南僉事，廉潔耿介有聲譽。因事獲罪，貶任常州同知。建文末年，率兵布防長江。軍隊潰散，棄官而去。後來追查廢除周藩的事，下獄二年，免除死罪充軍戍守邊疆。

高巍　韓郁

高巍，遼州人，尚氣節，能文章。母蕭氏有痼疾，巍左右侍奉，至老無少懈。母死，蔬食廬墓三年。洪武中，旌孝行，由太學生試前軍都督府左斷事。疏墾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又條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尋以决事不稱旨，當罪，减死戍貴州關索嶺，特許弟侄代役，曰：“旌孝子也。”

高巍，遼州人，崇尚氣節，能寫文章。母親蕭氏有長久不愈的疾病，高巍侍奉在左右，到老没有一點懈怠。母親去世，素食守墓三年。洪武年間，表彰孝行，由太學生任試前軍都督府左斷事。上疏開墾河南、山東、北平的荒田。又條陳上奏抑制末技、謹慎選舉、愛惜人才幾件事。太祖高興地采納了。不久因决事不合旨意，判罪，减免死罪，謫戍貴州關索嶺，特别准許弟侄代替他服役，説：“這是表彰孝子。”

及惠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未幾，遼州知州王鈫應詔辟巍。巍因赴吏部上書論時政。用事者方議削諸王，獨巍與御史韓郁先後請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

到惠帝即位後，上疏請求回家鄉。不久，遼州知州王鈫奉詔徵召高巍。高巍便到吏部上書議論時政。當政者正議論削除諸王，衹有高巍和御史韓郁先後請求加恩。大略是説：“高皇帝分封諸王，與古制相比，全都超過了適當的程度，諸王又大多驕縱不守法，違反朝廷制度。不削除，

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頷之。

已而燕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陳義禮，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令休兵歸藩。”帝壯其言，許之。巍至燕，自稱：

國朝處士高巍再拜上書燕王殿下：太祖上賓，天子嗣位，布維新之政，天下愛戴，皆曰“內有聖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見於今矣”。不謂大王顯與朝廷絶，張三軍，抗六師，臣不知大王何意也。今在朝諸臣，文者智轃，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勝敗之機明於指掌。皆云“大王藉口誅左班文臣，實則吴王濞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竊恐奸雄無賴，乘隙奮擊，萬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

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然自兵興以來，業經數月，尚不能出蕞爾一隅地。且大王所統將士，計不過三十萬，以一國有限之衆應天下之師，亦易罷矣。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

不能建立朝廷綱紀；削除他們又傷害親人間的恩德。賈誼說：‘想要天下治理平定，不如多封諸侯而減少每個諸侯王的力量。’現在何不效法他的用意，不要實行晁錯削除奪權的圖謀，而效法主父偃推恩的政策。在北方的諸王，子弟分封到南方；在南方的諸王，子弟分封到北方。這樣則藩王的權力，不削而自削。臣又希望使親人之間的禮節更加隆重，歲時伏臘讓人帶禮品慰問。下詔褒賞賢能的人。驕縱不守法的，初犯寬容他，再犯赦免他，三犯不改，則告之於太廟廢除他。難道會有不順服的嗎?”書上奏，皇帝點頭稱是。

不久燕王起兵，朝廷命他跟從李景隆出師參與軍務。高巍再次上書，說：“我願出使燕國，剖露忠心，陳述義禮，曉之以禍福，動之以親人間的感情，令他罷兵歸藩。”皇帝贊賞他，認爲他的話很豪壯，允許他出使，高巍到達燕國，自稱：

本朝處士高巍再拜上書燕王殿下：太祖去世，天子繼位，實行新的政策，天下愛戴，都說“內有聖明君主，外有藩國，成、康的盛世，再現於今世了”。不想大王公開與朝廷斷絶關係，率領三軍，抵抗天子的軍隊，不知大王有何意圖。現在朝中衆臣，文臣智者聚集，武臣個個奮勇争先，執言仗義，順應天命，討伐逆亂，勝敗的徵兆比看自己的指掌還清楚。都說：“大王藉口誅除武將文臣，實際上是吴王劉濞曾經玩弄的伎倆，其心思路人皆知。”高巍私下恐怕奸雄無賴之徒，乘機奮擊，萬一有失，大王將有罪於先帝啊。

現在大王占據北平，攻取密雲，攻下永平，襲擊雄縣，占領真定，雖然攻勢順利，如高屋建瓴，然而起兵以來，已經數月，仍不能出你那塊小地方。況且大王所統率的軍隊，總計不過三十萬，以一國有限之兵力應付天下的軍隊，也容易疲憊。大王和天子，道義上是君臣，親屬上是骨肉，還生出叛離

親則骨肉，尚生離間，況三十萬異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協力，效死於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爲大王灑泣流涕也。

願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再修親好。朝廷鑒大王無他，必蒙寬宥，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倘執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抗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税駕也。況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簒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

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巍至願也。如蒙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巍亦可以無愧矣。

書數上，皆不報。

已而景隆兵敗，巍自拔南歸。至臨邑，遇參政鐵鉉，相持痛哭。奔濟南，誓死拒守，屢敗燕兵。及京城破，巍自經死驛舍。

郁疏略曰：

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乃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

的心思，何況三十萬異姓的人能保證同心協力，以死效忠殿下嗎？高巍每想到這裏，未嘗不爲大王痛哭流涕啊。

希望大王能相信我的話，上表請罪，重新恢復親情。朝廷鑒於大王没有其他過失，一定蒙獲寬宥，太祖在天之靈也安息了。倘若執迷不悟，捨棄千乘的尊嚴，捐棄一國的富貴，仗恃小勝，忘却大義，以寡敵衆，圖取僥幸，做不能成功的叛逆的事，高巍不知大王的歸宿。況且大喪喪期未滿，就狠毒地興起軍隊，這與泰伯、伯夷、叔齊求取仁義讓出君位，不是大相徑庭嗎？即使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之人不能没有簒奪君位的議論，即便有幸不敗，天下人會説大王是什麽人？

高巍一介白髮書生，微命如同蜉蝣，生性不怕死。洪武十七年承蒙太祖高皇帝表彰我的孝行。高巍私下認爲，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於忠孝，是高巍最大的願望。如承蒙賜死，得見太祖在天之靈，高巍也無愧了。

多次上書，都没有回音。

不久，李景隆兵敗，高巍自己啓程南歸。到臨邑，遇見參政鐵鉉，相對痛哭。投奔濟南，誓死拒守，屢次打敗燕王軍。等到京城被攻破，高巍在驛舍上吊自殺。

韓郁上疏大略是説：

諸王論親情則是太祖的骨肉，論顯貴則是孝康皇帝的兄弟，論尊崇則是皇帝陛下的叔父。假若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殘忍地遭受殺戮，其心可安嗎？臣每想到這裏，不曾不流淚。這都是豎儒的偏見，擔憂封藩太重，疑慮太深，以至於此。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被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發齊王謀反。爲王出主意的人一定會説，不起兵，就會招致禍害。這是朝廷執政者過激造成的後果。

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既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自得。彼其勸陛下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

燕王起兵兩個月了，前後調集的軍隊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無所獲，可以認爲國家有謀臣嗎？經營已久，軍隊一出動就會困乏，將領不出謀，士兵不用力，白白地讓中原無辜的百姓困頓於糧餉的轉輸之中，民不聊生，日甚一日。天子的憂慮正深，而出入帷幄參與國事的人，正在揚揚自得。那些勸陛下削除藩國的人，到底是何居心？諺語説：“親近的割也割不斷，疏遠的續也不堅牢。”很有道理。陛下不仔細考慮，不待十年，後悔就來不及了。

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鑒，興滅繼絶，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

臣非常愚昧，感激深厚的恩惠，不敢不言。請稍加留意，洞察鑒别，使滅亡的藩國得到興盛，使斷絶的藩國得到繼承，釋放被囚禁的代王，封植湘王的墳墓，讓周王回歸京城，迎接楚王、蜀王爲周公，讓他們各自命令世子帶書信前去勸諫燕王，罷兵守藩，以告慰宗廟的靈魂。明令發詔於天下，撥亂反正，加深親人間的關係，國家大幸。

不聽。燕師渡江，郁棄官遁去，不知所終。

不聽。燕王軍渡江，韓郁棄官逃去，不知去向。

高賢寧

高賢寧，濟陽儒學生，嘗受學于教諭王省，以節義相砥礪。建文中，貢入太學。燕兵破德州，圍濟南，賢寧適在圍中，不及赴。是時燕兵勢甚張，黄子澄等謀遣使議和以怠之。尚寶司丞李得成者，慷慨請行，見燕王城下。王不聽，圍益急。參政鐵鉉等百計禦之。王射書城中諭降，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王悦其言，爲緩攻。相持兩月，卒潰去。

高賢寧，濟陽儒學生，曾跟從教諭王省學習，兩人用節操道義相互勉勵。建文年間，貢舉進入太學。燕王軍攻破德州，圍困濟南，高賢寧正在包圍中，來不及赴太學。當時燕王軍氣勢正盛，黄子澄等人計劃派使者求和使燕軍放鬆進攻。尚寶司丞李得成情緒激昂地請求前往，在城下見到燕王，燕王不聽，圍攻更急。參政鐵鉉等人百般防禦。燕王用箭把書信射入城，要求對方投降，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到城外。燕王看到後高興，延緩攻城。相持兩個月，終於潰敗離去。

燕王即位後，賢寧被執入見。成祖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予一官。”賢寧固辭。錦衣衛指揮紀綱，故劣行被黜生也，素與賢寧善，勸就職。賢寧曰：“君爲學校所棄，

燕王即位後，高賢寧被捕入見皇帝。成祖説：“這就是作論的秀才嗎？秀才是好人，給他一個官位。”高賢寧堅決拒絶。錦衣衛指揮紀綱是原來因劣行被開除的生員，向來與高賢寧相友善，勸他就職。高賢寧説：“您是被學校開除的

故應爾。我食廩有年，義不可，且嘗辱王先生之教矣。”綱爲言於帝，竟得歸，年九十七卒。

人，所以可以做官。我食廩多年，依節義不可做官。并且將會侮辱王先生的教誨。”紀綱向皇帝進言，最終把他放了回去，年九十七歲而死。

王璡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博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初爲教授，坐事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夜四鼓即秉燭讀書，聲徹署外。間詣學課諸生，諸生率四鼓起，誦習無敢懈。毁境内淫祠，三皇祠亦在毁中，或以爲疑。璡曰：“不當祠而祠曰淫，不得祠而祠曰瀆，惟天子得祭三皇，於士庶人無預，毁之何疑。”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羹，璡謂其妻曰：“若不憶吾啖草根時耶?”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精通經史，尤其擅長《春秋》。早先任教授，因事獲罪，謫戍遠方。洪武末年，因賢能的名聲被舉薦，任寧波知府。夜晚四更就秉燭讀書，聲音響徹衙門内外。間或到學府督促諸生，諸生也四更起床，朗誦閲讀不敢懈怠。摧毁境内的淫祠，三皇祠也在被毁之列，有人提出疑問。王璡説：“不應當立祠而立祠的是淫祠，不能够立祠而立祠的是瀆祠，衹有天子纔能祭祀三皇，與平民百姓没有關係，摧毁它有什麽疑問呢?”自己奉行勤儉節約，一天，吃飯準備了魚羹，王璡對妻子説：“你不記得我們吃草根的日子了嗎?”命令撤下埋掉，人稱“埋羹太守”。

燕師臨江，璡造舟艦謀勤王，爲衛卒縛至京，成祖問造舟何爲。對曰：“欲泛海趨瓜洲，阻師南渡耳。”帝亦不罪，放還里，以壽終。

燕王兵臨長江，王璡製造船隻計劃勤王，被衛兵綁到京城，成祖問他造船幹什麽。回答説：“想渡海到瓜洲，阻擋北軍南渡。”皇帝也没加罪，放歸家鄉，得以壽終。

周縉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貢入太學，授永清典史，攝令事。成祖舉兵，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縉獨爲守禦計。已，度不可爲，懷印南奔。道聞母卒，歸終喪。燕兵已迫，糾義旅勤王，聞京師不守，乃走匿。吏部言：“前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皇上靖難，俱棄職逃亡，宜置諸法。”詔令入粟贖罪，遣戍興州。有司遂捕縉，械送戍所。居數歲，子代還，年八十而没。朱寧等皆無考。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貢舉進入太學，授官永清典史，代行縣令事務。成祖起兵，太守縣令相繼迎降，永清離北平尤其近，周縉獨自制訂守禦計劃。不久，猜度事不可爲，懷藏印璽南奔，路上聽説母親去世，回家守喪，至喪期滿。燕王軍已迫近京城，周縉糾集義軍勤王，聽説京城失守，便逃走了。吏部説：“先前北平所屬州縣官員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皇上靖難時，都棄職逃亡，應施之以法。”下詔命令他們納粟贖罪，派遣戍守興州。有關官員逮捕周縉，械解到戍所。過了幾年，他的兒子代役，得以回家，八十歲而死。朱寧等人事迹都不可考。

牛景先　程濟(等)

牛景先，不知何許人。官御史。金川門開，易服宵遁，卒於杭州僧寺。已而窮治齊、黄黨，籍其家。

牛景先，不知是哪裏人。官任御史。金川門被攻破，换衣服連夜逃走，死於杭州寺廟。不久徹底追查齊泰、黄子澄朋黨，籍没他的全家。

燕兵之入，一夕朝臣縋城去者四

燕王軍入城，一夜之間用繩子滑下城墻逃離

十餘人。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然世相傳，有程濟及河西傭、補鍋匠之屬。

程濟，朝邑人。有道術。洪武末官岳池教諭。惠帝即位，濟上書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謂非所宜言，逮至，將殺之。濟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驗，死未晚。"乃下之獄。已而燕兵起，釋之，改官編修。參北征軍淮上，敗，召還。或曰，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一夜往祭，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爲我録文來。"已，按碑行誅，無得免者，而濟名適在椎脱處。然考其實，徐州未嘗有捷也。金川門啓，濟亡去。或曰帝亦爲僧出亡，濟從之。莫知所終。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爲傭於莊浪魯氏，取直買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縷縷不肯棄。力作倦，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聲。久之，有京朝官至，識傭，欲與語，走南山避之，或問京朝官，傭何人，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屬曰："我死勿殮。西北風起，火我，勿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者，常往來夔州、重慶間，業補鍋，凡數年，川中人多識之。一日，於夔州市遇一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岩中，坐語竟日。復相持哭，别去。其人即馮翁也。翁在夔以章句授童子，給衣食，能爲古詩。詩後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後二人皆不知所終。

又會稽有二隱者：一雲門僧，一若耶溪樵。僧每泛舟賦詩，歸即焚

的朝中大臣有四十餘人。他們的姓名籍貫，都不可考。然而世代相傳，有程濟及河西傭、補鍋匠等人。

程濟，朝邑人。有道術。洪武末年，官任岳池教諭。惠帝即位，程濟上書説，某年月日北方起兵。皇帝認爲這不是他所應説的話，逮捕押送到京，將殺他。程濟大聲説："請陛下囚禁臣。臣的話不應驗，再殺不遲。"便把他關在獄中。不久燕王起兵，就釋放了他，改任編修。在淮上參與北征軍，兵敗，召回。有人説，徐州之戰獲勝，衆將立碑記功，程濟在某夜前往祭祀，没人知道他的用意。後來燕王經過徐州，見碑大怒，命令左右的人捶打石碑，再打時，急忙説："停下，給我把碑文抄録下來。"不久，按碑文所録誅殺衆人，没有幸免者，而程濟的名字正好在捶掉的部分。然而考之史實，徐州并没有過勝利。金川門被攻破，程濟逃去。有人説，皇帝扮做僧人逃亡，程濟隨從。不知去向。

河西傭，不知是哪裏人。建文四年冬，披着葛衣在金城集市中乞討。不久，到河西爲莊浪魯氏做僕役，拿錢買羊裘，而把原來的葛衣蓋在羊裘上，破舊襤褸不肯丢棄。做活疲倦，便獨自吟哦，有人在夜裏聽到他的哭聲。很久以後，有京城的朝官到河西，認識他，想要跟他説話，河西傭跑到南山躲避，有人問這位朝中官員，河西傭是什麽人，他也没有回答。在莊浪數年，得病將死，把主人叫來囑咐説："我死後不要埋葬。西北風起，火化我，不要埋葬我的遺骨。"魯家聽從了他的話。

補鍋匠，常常往來於夔州、重慶之間，以補鍋爲業，有數年，川中很多人認識他。一天，在夔州市遇到一人，相對愕然。不久相抱而哭，一起進入山岩中，坐着説話過了一整天。再次相抱而哭，告别而去。那個人就是馮翁。翁在夔州教授童子，解釋經書，維持生活，能作古詩。寫詩後題名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後來二人都不知去向。

又有會稽二位隱者：一是雲門僧，一是若耶溪樵。僧常泛舟賦詩，回去便把詩焚燒掉。樵常

之。樵每於溪沙上以荻畫字，已，輒亂其沙。人有疑之者，從後抱持觀之，則皆孤臣去國之詞也。

時又有玉山樵者，居金華之東山，麻衣戴笠，終身不易。嘗爲王姓者題詩曰“宗人”，故疑其王姓云。雪庵和尚，人疑其爲葉希賢，見《練子寧傳》。

其後數十年，松陽王詔游治平寺，於轉輪藏上得書一卷，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事迹，楮墨斷爛，可識者僅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皆定海人，同族，同仕於朝。田玉，官郎中，京師破，去爲僧。良玉，官中書舍人，變姓名，走海南，鬻書以老。良用爲舟師，死於水。中節好《老子》、《太玄經》，爲道士。何申、宋和、郭節，俱不知何許人，同官中書。申使蜀，至峽口聞變，嘔血，疽發背死。和及節挾卜筮書走異域，客死。何洲，海州人。不知何官，亦去爲卜者，客死。郭良，官籍俱無考，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餘十一人并失其姓名。縉雲鄭僖紀其事爲《忠賢奇秘録》，傳於世。

及萬曆時，江南又有《致身録》，云得之茅山道書中。建文時，侍書吴江史仲彬所述，紀帝出亡後事甚具。仲彬、程濟、葉希賢、牛景先皆從亡之臣。又有廖平、金焦諸姓名，而雪菴和尚、補鍋匠等，具有姓名、官爵，一時士大夫皆信之。給事中歐陽調律上其書於朝，欲爲請謚立祠。然考仲彬實未嘗爲侍書，《録》蓋晚出，附會不足信。

贊曰：“靖難”之役，朝臣多捐軀殉國。若王艮以下諸人之從容就節，非大義素明者不能也。高巍一介

在溪沙上用荻畫字，畫完，便弄亂那些溪沙。有人感到疑惑，從後面抱住他看字，都是孤臣去國之類的詞句。

當時又有玉山樵者，住在金華東山，穿麻衣戴斗笠，終身不換。曾經給王姓的人題詩稱“宗人”，所以懷疑他姓王。雪庵和尚，人們懷疑他是葉希賢，見《練子寧傳》。

其後數十年，松陽王詔游治平寺，在轉輪藏上得到書一卷，記載建文亡臣二十多人的事迹，字迹殘爛，可以認識的衹有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都是定海人，同族，同在朝中做官。梁田玉，官任郎中，京城被攻破，逃離作僧人。梁良玉官任中書舍人，改變姓名，逃到海南，賣書終老。梁良用做水手，溺水而死。梁中節喜好《老子》、《太玄經》，做道士。何申、宋和、郭節，都不知是哪裏人，同時官任中書。何申出使到蜀，至峽口聽説事變，吐血，背發惡瘡而死。宋和及郭節帶卜筮書逃到外國，客死他鄉。何洲，海州人。不知擔任什麽官職，也逃離做占卜者，客死他鄉。郭良所任官職及籍貫都不可考，和梁中節相約棄官做道士。餘下十一人都亡失了姓名。縉雲鄭僖把他們的事迹記録爲《忠賢奇秘録》，傳於後世。

到萬曆時，江南又有《致身録》，説是得之於茅山道書中。建文時，侍書吴江史仲彬所記，很詳細地記載了皇帝出逃後的事情。史仲彬、程濟、葉希賢、牛景先都是跟從逃亡的大臣。還有廖平、金焦等姓名，而雪菴和尚、補鍋匠等人，都有姓名、官爵，一時士大夫都相信了。給事中歐陽調律上書朝廷，想給他們請求謚號，建立祠堂。然而考證史仲彬的史實并不曾任侍書，《致身録》晚出，是附會之辭，不足相信。

贊曰：“靖難”之戰，朝中大臣大多捐軀殉國。像王艮以下衆人從容就義，不是平時明曉大義的人是做不到的。高巍以一介布衣，情緒激昂

布衣，慷慨上書，請歸藩服；其持論甚偉，又能超然遠引，晦迹自全，可稱奇士。若夫行遁諸賢，雖其姓字雜出於諸家傳紀，未足徵信，而忠義奇節，人多樂道之者。《傳》曰："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亦足以扶植綱常，使懦夫有立志也。

地上書燕王，請求他歸藩，服從朝廷；其立論奇偉，又能超然物外引身遠離，隱晦踪迹自我保全，可稱奇士。至於隱居避世的衆賢，雖然他們的名字雜出於衆家傳記，不足徵信，然而忠義奇節，人們多樂於談論。古書中說："與其知道有錯而拋棄它，不如知道有錯而保存它。"也足以扶植綱常，讓懦夫可以立志。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盛庸　平安　何福　顧成

盛庸

盛庸，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累官至都指揮。建文初，以參將從耿炳文伐燕。李景隆代炳文，遂隸景隆麾下。

盛庸，不知是哪裏人。洪武年間，屢次升官至都指揮。建文初年，以參將身份隨從耿炳文討伐燕王。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便隸屬李景隆麾下。

二年四月，景隆敗於白溝河，走濟南。燕師隨至，景隆復南走。庸與參政鐵鉉悉力固守，燕師攻圍三月，不克。庸、鉉乘夜出兵掩擊，燕衆大敗，解圍去，乘勝復德州。九月論功封歷城侯，祿千石。尋命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爲左右參將，進鉉兵部尚書參贊軍務。

建文二年四月，在白溝河李景隆戰敗，逃向濟南。燕王軍追到，李景隆又向南逃。盛庸和參政鐵鉉全力固守，燕王軍圍攻濟南三個月，没有攻克。盛庸、鐵鉉乘夜出兵襲擊，燕軍大敗，解圍而去，盛庸乘勝收復德州。九月論功封爲歷城侯，俸禄一千石。不久被任命爲平燕將軍，充任總兵官。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爲左右參將，鐵鉉進升爲兵部尚書參贊軍務。

時吴傑、平安守定州，庸駐德州，徐凱屯滄州，爲犄角。是冬，燕兵襲滄州，破擒凱，掠其輜重，進薄濟寧。庸引兵屯東昌以邀之，背城而陣。燕王帥兵直前薄庸軍左翼，不動。復衝中堅，庸開陣縱王入，圍之數重。燕將朱能帥番騎來救，王乘間突圍出。而燕軍爲火器所傷甚衆，大將張玉死於陣。王獨以百騎殿，退至館陶。庸檄吴傑、平安自真定遮燕歸路。明年正月，傑、平安戰深州不利，燕師始得歸。是役也，燕精鋭喪失幾盡，庸軍聲大振，帝爲享廟告捷。

當時吴傑、平安守衛定州，盛庸駐扎德州，徐凱屯兵滄州，互爲犄角。這年冬天，燕軍襲擊滄州，攻破城池擒獲徐凱，搶走軍中輜重，進而迫近濟寧。盛庸帶兵駐扎東昌阻截燕軍，背城列陣。燕王率軍向前直衝盛庸軍左翼，不動摇，再衝擊盛庸軍中堅，盛庸列開陣勢放燕王進入，把他包圍數重。燕將朱能率番騎前來救援，燕王乘機突圍而出。而燕軍很多人被火器所傷，大將張玉死在陣中。燕王衹以一百騎兵殿後，退至館陶。盛庸傳檄吴傑、平安在真定阻擋燕王的去路。第二年正月，吴傑、平安在深州作戰失利，燕軍纔得以回去。這一戰，燕軍精鋭喪失殆盡，盛庸軍名聲大振，皇帝爲此在宗廟祭祀告捷。

三月，燕兵復南出保定。庸營夾河。王將輕騎來覘，掠陣而過。庸遣千騎追之，爲燕兵射却。及戰，庸軍列盾以進。王令步卒先攻，騎兵乘間馳入。庸麾軍力戰，斬其將譚淵。而朱能、張武等帥衆殊死鬥，王以勁騎貫陣與能合，庸部驍將莊得、皂旗張等俱戰死。是日，燕軍幾敗。明日復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互勝負。兩軍皆疲，將士各坐息。復起戰，忽東北風大起，飛塵蔽天。燕兵乘風大呼，左右橫擊。庸大敗，走還德州，自是氣沮。已而燕將李遠焚糧艘於沛縣，庸軍遂乏餉。

明年，靈璧戰敗，平安等被執。庸獨引軍而南，列戰艦淮南岸。燕將丘福等潛濟，出庸後。庸不能支，退爲守江計。燕兵渡淮，由盱眙陷揚州。庸禦戰于六合及浦子口，皆失利。都督陳瑄帥舟師降燕，燕兵遂渡江。庸倉卒聚海艘出高資港迎戰，復敗，軍益潰散。

成祖入京師，庸以餘衆降，即命守淮安。尋賜敕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憊于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永樂元年致仕。無何，千户王欽訐庸罪狀，立進欽指揮同知。於是都御史陳瑛劾庸怨望有異圖。庸自殺。

平安

平安，滁人，小字保兒。父定，從太祖起兵，官濟寧衛指揮僉事。從常遇春下元都，戰没。安初爲太祖養子，驍勇善戰，力舉數百斤。襲父職，遷密雲指揮使，進右軍都督僉事。

建文元年，伐燕，安以列將從征。及李景隆代將，用安爲先鋒。燕

三月，燕軍再次南下到保定。盛庸駐軍夾河。燕王率輕騎兵前來偵察，掠陣而過。盛庸派一千騎兵追趕，被燕軍射退。交戰中，盛庸軍列盾前進。燕王命令步兵先進攻，騎兵乘機馳入。盛庸率軍力戰，斬殺燕將譚淵。而朱能、張武等人率軍殊死搏殺，燕王以精鋭騎兵穿過敵陣與朱能會合，盛庸部下驍將莊得、皂旗張等都戰死。這天，燕軍幾乎戰敗。第二天再戰，燕軍列陣東北，盛庸軍列陣西南，從辰時到未時，互有勝負。兩軍都疲勞，將士坐下休息。再次交戰，忽然東北風大起，飛起的塵土遮蔽了天空。燕軍乘風大呼，左右衝擊。盛庸大敗，逃回德州，從此士氣低落。不久燕將李遠在沛縣燒毀盛庸的糧船，盛庸軍於是缺乏糧餉。

第二年，靈璧之戰失敗，平安等被俘。盛庸獨自引軍南下，在淮河南岸列開戰船。燕將丘福等人秘密渡河，到盛庸軍後。盛庸不能支撐，撤退計劃守長江。燕軍渡過淮河，由盱眙攻陷揚州。盛庸在六合及浦子口防禦作戰，都失利。都督陳瑄率水軍投降燕王，燕軍渡過長江。盛庸倉猝間聚集海船到高資港迎戰，再次戰敗，軍隊更加潰散。

成祖進入京城，盛庸率餘部投降，便命令他守淮安。不久下詔説："先前山東未平定，命令你鎮守淮安。現在鐵鉉被俘，衆郡縣都已平定。朕想到山東長久困頓於兵事，疲於轉運糧餉。你應收斂軍隊給百姓休養生息的機會，以合朕意。"永樂元年退休。不久，千户王欽揭發盛庸的罪狀，立即進升王欽爲指揮同知。於是都御史陳瑛彈劾盛庸心懷不滿有叛逆之心。盛庸自殺。

平安，滁人，小字保兒。父親平定，跟從太祖起兵，官任濟寧衛指揮僉事。隨從常遇春攻下元都城，陣亡。平安早先爲太祖養子，驍勇善戰，力舉數百斤。承襲父職，遷升密雲指揮使，進升爲右軍都督僉事。

建文元年，討伐燕王，平安以列將身份隨從出征。到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爲將，任用平安爲先

王將渡白溝河，安伏萬騎河側邀之。燕王曰："平安，竪子耳，往歲從出塞，識我用兵，今當先破之。"及戰，不能挫安。時南軍六十萬，列陣河上。王帥將士馳入陣，戰至暝，互有殺傷。及夜深，乃各斂軍。燕王失道，從者僅三騎，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明日再戰，安擊敗燕將房寬、陳亨。燕王見事急，親冒矢石力戰。馬創矢竭，劍折不可擊。走登堤，佯舉鞭招後騎以疑敵。會高煦救至，乃得免。當是時，諸將中安戰最力，王幾爲安槊所及。已而敗，語詳《成祖紀》。

鋒。燕王將渡白溝河，平安埋伏一萬騎兵在河邊阻截。燕王說："平安，竪子罷了，往年隨我出塞，知道我如何用兵，現在應當先攻破他。"交戰中，不能挫敗平安。當時南方軍隊六十萬，在河邊擺開陣勢。燕王率將士突入陣中，戰至傍晚，互有殺傷。到天黑，纔各自收兵。燕王迷路，衹有三個騎兵跟從，下馬伏在地上觀察河的流向以辨别東西方向，纔知道營壘所在的地方。第二天再戰，平安擊敗燕將房寬、陳亨。燕王見事情緊急，親自冒着箭雨、飛石奮力作戰。戰馬受傷，箭已用盡，刀劍捲折不可再戰。快速登上河堤，佯裝舉鞭招後續騎兵以迷惑敵人。恰逢朱高煦援兵趕到，纔得以脱身。當時，衆將中平安作戰最努力，燕王幾乎被平安的槊刺中。不久兵敗，詳見《成祖紀》。

燕兵圍濟南。安營單家橋，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善水卒五千人渡河，將攻德州。圍乃解。安與吴傑進屯定州。明年，燕敗盛庸於夾河，迴軍與安戰單家橋。安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薛禄，無何，逸去。再戰滹沱河，又破之。安於陣中縛木爲樓，高數丈。戰酣，輒登樓望，發强弩射燕軍，死者甚衆。忽大風起，發屋拔樹，聲如雷。都指揮鄧戩、陳鵬等陷敵中，安遂敗走真定。燕王與南軍數大戰，每親身陷陣，所向皆靡，惟安與庸二軍屢挫之。滹沱之戰，矢集王旗如猬毛。王使人送旗北平，諭世子謹藏以示後世。顧成已先被執在燕，見而泣曰："臣自少從軍。今老矣，多歷戰陣，未嘗見若此也。"

燕軍圍攻濟南。平安駐扎在單家橋，計劃到御河奪取燕軍運餉的船隻。又挑選善於游泳的士兵五千人渡河，將要攻打德州。纔得以解濟南之圍。平安和吴傑前進，屯兵定州。第二年，燕軍在夾河戰敗盛庸，回軍與平安在單家橋作戰。平安奮力出擊，大敗燕軍，擒獲燕將薛禄，不久，逃去。再戰於滹沱河，又戰敗燕軍，平安在陣中綁木爲樓，高數丈。戰鬥正酣，便登上木樓張望，發强弩射燕軍，射死的人很多。忽然颳起了大風，摧毁房屋，拔起樹木，聲音如雷。都指揮鄧戩、陳鵬等人陷在敵陣中，平安便敗走真定。燕王和南方軍隊數次大戰，每次親自衝鋒陷陣，所向披靡，衹有平安和盛庸屢次挫敗他。滹沱河之戰，射在燕王旗幟上的箭就像刺猬身上的刺那樣多。燕王讓人把旗送到北平，告訴世子謹慎收藏以示後人。顧成早已被執在北平，看到旗幟，哭着説："臣自年少從軍。現在老了，經歷許多戰事，不曾見過旗幟上被射中這麽多箭。"

逾月，燕師出大名。安與庸及吴傑等分兵擾其餉道。燕王患之，遣指揮武勝上書於朝，請撤安等息兵，爲緩師計。帝不許。燕王亦决計南下，遣李遠等潛走沛縣，焚糧舟，掠彰德，破尾尖寨，諭降林縣。時安在真

過了一月，燕軍到大名，平安和盛庸及吴傑等人分兵騷擾燕軍運餉的道路。燕王擔心，派指揮武勝上書朝廷，請求撤换平安等人并罷兵，這是緩兵之計。皇帝不許。燕王也决心南下，派李遠等人秘密趕往沛縣，焚燒糧船，攻取彰德，攻破尾尖寨，勸説林縣投降。當時平安在真定，估

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直走北平。至平村，去城五十里而軍。燕王懼，遣劉江等馳還救。安戰不利，引還。時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安自真定餉之。八月，燕兵北歸。安及燕將李彬戰於楊村，敗之。

計北平空虛，率一萬騎兵直奔北平。到達平村，距城五十里駐扎。燕王恐懼，派劉江等人急馳回救。平安作戰不利，引軍而回。當時大同守將房昭帶兵進入紫荆關，占據易州西水寨以窺視北平，平安在真定供給糧餉。八月，燕軍北歸。平安追上燕將李彬，在楊村作戰，打敗李彬。

四年，燕兵復南下，破蕭縣。安引軍躡其後，至淝河。燕將白義、王真、劉江迎敵。安轉戰，斬真。真，驍將，燕王嘗曰："諸將奮勇如王真，何事不成。"至是爲安所殺。燕王乃身自迎戰。安部將火耳灰挺槊大呼，直前刺王。馬忽蹶被擒，安稍引却。已，復進至小河，張左右翼擊燕軍，斬其將陳文。已，復移軍齊眉山，與諸將列陣大戰，自午至酉，又敗之。燕諸將謀北還，圖後舉。王不聽。尋何福軍亦至，與安合。燕軍益大懼，王晝夜擐甲者數日。

建文四年，燕軍再次南下，攻破蕭縣。平安率軍跟在燕軍的後面，到淝河。燕將白義、王真、劉江迎敵。平安輾轉作戰，斬殺王真。王真是一員驍將，燕王曾說："衆將像王真一樣奮勇，何事不成。"這時被平安所殺。燕王便親自迎戰。平安部將火耳灰挺槊大呼，向前直刺燕王。戰馬突然仆倒，被俘，平安稍微後退。不久，再前進到小河，張開左右兩翼夾擊燕軍，斬殺燕將陳文。不久再移軍齊眉山，與衆將擺陣大戰，自午至酉，又戰敗燕軍。燕軍衆將計劃北歸，以圖後舉。燕王不聽。不久何福率軍趕到，與平安會合。燕軍更是大爲恐懼，燕王數日晝夜穿着鎧甲。

福欲持久老燕師，移營靈璧，深塹高壘自固，而糧運爲燕兵所阻，不得達。安分兵往迎，燕王以精騎遮安軍，分爲二。福開壁來援，爲高煦所敗。諸將謀移軍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炮即走。翌日，燕軍猝薄壘，發三炮。軍中誤以爲己號，爭趨門，遂大亂。燕兵乘之，人馬墜壕塹俱滿。福單騎走，安及陳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人皆被執。文臣宦官在軍被執者又百五十餘人，時四月辛巳也。安久駐真定，屢敗燕兵，斬驍將數人，燕將莫敢嬰其鋒。至是被擒，軍中歡呼動地曰："吾屬自此獲安矣。"爭請殺安。燕王惜其材勇，選鋭卒衛送北平，命世子及郭資等善視之。

何福想要持久作戰使燕軍疲勞，把營壘移向靈璧，深溝高墻自保，但糧餉運輸被燕軍阻擋，不能到達。平安分兵前往迎接，燕王以精鋭騎兵狙擊平安軍，被一分爲二。何福打開營壘前來救援，被朱高煦打敗。衆將計劃移軍淮河以獲得糧餉，夜晚令軍中聽到三聲炮響便出發。第二天，燕軍突然逼近營壘，發炮三聲。軍中誤以爲自己的號令，爭着奔向大門，於是大亂。燕軍進攻，何福的人馬墜落到塹壕中把塹壕都填滿了。何福單騎逃走，平安及陳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人都被俘。軍中被俘的文臣宦官又有一百五十餘人，這天是四月辛巳日。平安長久駐扎真定，屢次戰敗燕軍，斬殺驍將數人，燕將無人敢觸其鋒芒。這時被擒，軍中歡呼動地說："我們這些人從此就安全了。"爭相請求殺掉平安。燕王愛惜他的才能和英勇，選擇精鋭士兵護送到北平，命令世子和郭資等人善待他。

王即帝位，以安爲北平都指揮使，尋進行後府都督僉事。永樂七年

燕王即帝位，以平安爲北平都指揮使，不久進升行後府都督僉事。永樂七年三月，皇帝巡察

三月，帝巡北京。將至，覽章奏見安名，謂左右曰："平保兒尚在耶?"安聞之遂自殺。命以指揮使禄給其子。

北京。將要到達，閱讀奏章看到平安的名字，對左右的人説："平保兒還在嗎?"平安聽説後自殺。命令把指揮使的俸禄給他的兒子。

何福

何福，鳳陽人。洪武初，累功爲金吾後衛指揮同知。從傅友德征雲南，擢都督僉事。又從藍玉出塞，至捕魚兒海。二十一年，江陰侯吴高帥迤北降人南征。抵沅江，衆叛，由思州出荆、樊，道渭河，欲遁歸沙漠。明年正月，福與都督聶緯追擊，及諸鄜、延，盡殲之。移兵討平都勻蠻，俘斬萬計。

何福，鳳陽人。洪武初年，積累功勞任金吾後衛指揮同知。跟從傅友德出征雲南，提升都督僉事。又跟從藍玉出塞，到達捕魚兒海。洪武二十一年，江陰侯吴高率領在北征時投降的軍人南征。抵達沅江，軍人叛亂，由思州到荆州、樊州，取道渭河，想要逃回沙漠。第二年正月，何福與都督聶緯追擊，在鄜、延追上他們并全部殲滅。移兵討伐平定都勻蠻，俘獲斬首一萬餘人。

二十四年，拜平羌將軍，討越州叛蠻阿資，破降之。擇地立栅處其衆，置寧越堡。遂平九名、九姓諸蠻。尋與都督茅鼎會兵徇五開。未行，而畢節諸蠻復叛，大掠屯堡，殺吏士。福令畢節諸衛嚴備，而檄都督陶文等從鼎擣其巢。擒叛酋，戮之，分兵盡捕諸蠻，建堡設戍，乃趨五開。請因兵力討水西奢香。不許。

洪武二十四年，拜任平羌將軍，討伐越州叛蠻阿資，打敗并招降他們。選擇土地竪立栅欄讓他們居住，設置寧越堡。於是平定九名、九姓衆蠻。不久和都督茅鼎等合兵招撫五開。未出發，畢節衆蠻再次叛亂，大肆掠奪屯堡，殺害官吏。何福命畢節諸衛嚴密防備，而傳檄都督陶文等隨從茅鼎直擣叛蠻的巢穴。擒獲叛亂的首領，殺了他，分兵盡捕衆蠻，建立屯堡設立戍所，便趕往五開。請求利用兵力討伐水西奢香。朝廷不准許。

三十年三月，水西蠻居宗必登等作亂，會顧成討平之。其冬拜征虜左將軍，副西平侯沐春討麓川叛蠻刀幹孟。明年，福與都督瞿能逾高良公山，擣南甸，擒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不下。春以鋭軍至，賊驚潰，幹孟懼，乞降。已而春卒，賊復懷貳。是時太祖已崩，惠帝初即位，拜福征虜將軍。福遂破擒刀幹孟，降其衆七萬，分兵徇下諸寨，麓川地悉定。建文元年還京師，論功進都督同知。練兵德州，進左都督。與盛庸、平安會兵伐燕，戰淮北不利，奔還。

洪武三十年三月，水西蠻居宗必登等作亂，會同顧成討伐并平定他們。這年冬拜任征虜左將軍，協助西平侯沐春討伐麓川叛蠻刀幹孟。第二年，何福與都督瞿能越過高良公山，直擣南甸，擒獲他們的首領刀名孟。回軍攻擊景罕寨，未能攻下。沐春率精鋭軍隊到達，賊驚恐潰敗，刀幹孟懼怕，乞求投降。不久沐春去世，賊再次懷有叛逆之心。這時太祖已死，惠帝剛即位，拜任何福爲征虜將軍。何福於是打敗并擒獲刀幹孟，招降他的部下七萬人，分兵招撫衆寨，麓川之地全部平定。建文元年回到京城，論功進升都督同知。在德州選練兵馬，進升左都督。與盛庸、平安合兵討伐燕王，在淮北作戰不利，逃回。

成祖即位，以福宿將知兵，推誠用之，聘其甥女徐氏爲趙王妃。尋命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寧夏，

成祖即位，因何福是宿將，知曉兵事，誠心任用他，聘他的外甥女徐氏爲趙王妃。不久命令他佩帶征虜將軍印，充任總兵官，鎮守寧夏，節

節制山、陝、河南諸軍。福至鎮，宣布德意，招徠遠人，塞外諸部降者相踵。邊陲無事，因請置驛屯田積穀，定賞罰，爲經久計。會有讒之者。帝不聽，降敕褒慰。

永樂五年八月移鎮甘肅。福馭軍嚴，下多不便者。帝間使使戒福，善自衛，毋爲小人所中。六年，福請遣京師蕃將將迤北降人。帝報曰："爾久總蕃、漢兵，恐勢衆致讒耳。爾老將，朕推誠倚重，毋顧慮。"尋請以布市馬，選其良者別爲群，置官給印專領之。于是馬大蕃息。永昌苑牧馬自此始。

明年，本雅失里糾阿魯台將入寇，爲瓦剌所敗，走臚朐河，欲收諸部潰卒窺河西。詔福嚴兵爲備。迤北王子、國公、司徒以下十餘人帥所部駐亦集乃，乞内附。福以聞。帝令庶子楊榮往佐福經理，其衆悉降。福親至亦集乃鎮撫之，送其酋長於京師。帝嘉福功，命榮即軍中封福爲寧遠侯，禄千石，且詔福軍中事先行後聞。

八年，帝北征，召福從出塞。初，帝以福有才略，寵任逾諸將。福亦善引嫌，有事未嘗專决。在鎮嘗請取西平侯家鞏昌蓄馬，以充孳牧。帝報曰："皇考時貴近家多許養馬，以示共享富貴之意。爾所奏固爲國矣，然非待勛戚之道。"不聽。其餘有請輒行，委寄甚重。及從征，數違節度。群臣有言其罪者，福益怏怏有怨言。師還，都御史陳瑛復劾之。福懼，自縊死，爵除。而趙王妃亦尋廢。

制山、陝、河南諸軍。何福到鎮所，宣布廣施恩德的心意，招徠遠方的人，塞外諸部投降的接踵而至。邊疆無事，便請求設置驛所開墾田地積聚糧食，確定賞罰制度，爲長久經營計劃。適逢有人進讒言詆毀他。皇帝不聽，降旨褒獎慰問。

永樂五年八月移鎮甘肅。何福治軍嚴厲，部下很多人不適應他的嚴厲。皇帝暗中派使者告誡何福，要善於保護自己，不要被小人中傷。永樂六年，何福請求派遣京城番將率領北方投降的人。皇帝回覆説："你長久統領番、漢軍隊，恐怕人數太多而招致讒言。你是老將，朕誠心倚重，不要有後顧之憂。"不久請求以布換馬，選擇良種分群飼養，設置官員配給官印專管此事。於是馬大量繁殖。永昌苑牧馬從這時開始。

第二年，本雅失里糾集阿魯台將要進犯，被瓦剌所敗，逃向臚朐河，想要收拾衆部潰散的士兵窺視河西。詔令何福嚴陣防備。北方的王子、國公、司徒以下十餘人率所部駐扎亦集乃，乞求内附。何福報告給皇帝。皇帝命令庶子楊榮前往輔佐何福經辦，他們的部衆全部投降。何福親自到亦集乃鎮撫他們，把酋長送到京城。皇帝嘉獎何福的功勞，命令楊榮在軍中册封何福爲寧遠侯，俸禄一千石，并且詔令何福軍中的事可以先行動後報告。

永樂八年，皇帝北征，召何福隨從出塞。當初，皇帝因何福有才略，寵愛任用超過衆將。何福也善於避嫌，有事未曾專斷。在鎮時曾請求取用西平侯家鞏昌蓄馬，以擴充繁殖牧養的規模。皇帝回覆説："先皇時貴戚近臣之家多允許養馬，以示共享富貴之意。你所奏的事固然是爲國家，然而不是對待功臣貴戚的方法。"不聽。其餘的事有請則施行，委以重任。到跟從出征，數次違背節度。群臣中有人數説他的罪過，何福更加怏怏不樂而有怨言。回師，都御史陳瑛再次彈劾他。何福恐懼，上吊自殺，爵位被除。不久趙王妃也被廢黜。

顧成

顧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祖父業操舟，往來江、淮間，遂家江

顧成，字景韶，他的祖先是湘潭人。祖父以操舟爲業，往來於江、淮之間，便安家於江都。

都。成少魁岸，膂力絶人，善馬槊，文其身以自異。太祖渡江，來歸，以勇選爲帳前親兵，擎蓋出入。嘗從上出，舟膠於沙，成負舟而行。從攻鎮江，與勇士十人轉鬥入城，被執，十人皆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者，脱歸。導衆攻城，克之，授百户。大小數十戰，皆有功，進堅城衛指揮僉事。從伐蜀，攻羅江，擒元帥以下二十餘人，進降漢州，蜀平，改成都後衛。洪武六年擒重慶妖賊王元保。

八年，調守貴州。時群蠻叛服不常。成連歲出兵，悉平之。已，從潁川侯傅友德征雲南，爲前鋒，首克普定，留成列栅以守。蠻數萬來攻，成出栅，手殺數十百人，賊退走。餘賊猶在南城，成斬所俘而縱其一曰："吾夜二鼓來殺汝。"夜二鼓，吹角鳴炮。賊聞悉走，獲器甲無算，進指揮使。諸蠻隸普定者悉平。十七年，平阿黑、螺螄等十餘寨。明年奏罷普定府，析其地爲三州、六長官司，進貴州都指揮同知。有告其受賕及僭用玉器等物者，以久勞不問。二十九年，遷右軍都督僉事，佩征南將軍印，會何福討水西蠻，斬其酋居宗必登。明年，西堡、滄浪諸寨蠻亂。成遣指揮陸秉與其子統分道討平之。成在貴州凡十餘年，討平諸苗洞寨以百數，皆誅其渠魁，撫綏餘衆。恩信大布，蠻人帖服。是年二月，召還京。

建文元年爲左軍都督，從耿炳文禦燕師，戰真定，被執。燕王解其縛曰："此天以爾授我也。"送北平，輔世子居守。南軍圍城，防禦調度一聽於成。燕王即位，論功封鎮遠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命仍鎮貴州。

永樂元年上書，請嚴備西北諸邊，及早建東宫。帝褒答之。六年三

顧成年少時身材魁偉，臂力超人，善於騎馬使槊，紋身以示與衆不同。太祖渡過長江，前來投奔，因英勇被選爲帳前親兵，舉華蓋出入。曾經隨從皇上出征，船陷在沙中，顧成負船而行。隨從攻打鎮江，和勇士十人轉戰入城，被捕，十人都死，顧成躍起掙斷捆綁，打倒持刀的人，逃回。引導衆人攻城，攻克，授官百户。大小數十戰，都有功勞，進升堅城衛指揮僉事。隨從伐蜀，攻打羅江，擒獲元帥以下二十餘人，進軍招降漢州，蜀平定，改任成都後衛。洪武六年擒獲重慶妖賊王元保。

洪武八年，調守貴州。當時群蠻叛亂歸服反覆無常。顧成連年出兵，全部平定。不久，隨從潁川侯傅友德出征雲南，做前鋒，先攻克普定，顧成留下列栅防守。蠻數萬來攻，顧成出栅，親手殺死數十百人，賊退走。餘賊仍在南城，顧成斬殺所俘獲的賊寇而釋放一人説："我夜晚二更來殺你。"夜二更，吹角鳴炮。賊聽到後全部逃走，所獲器物甲衣無數，進升指揮使。隸屬普定的衆蠻都被平定。洪武十七年，平定阿黑、螺螄等十餘寨。第二年上奏撤銷普定府，把它所管轄的土地分爲三個州、六個長官司，進升顧成爲貴州都指揮同知。有人告發他受賄賂并且僭越使用玉器等物品，因久有功勞没有問罪。洪武二十九年，遷任右軍都督僉事，佩帶征南將軍印，會同何福討伐水西蠻，斬殺他們的酋長居宗必登。第二年，西堡、滄浪衆寨蠻叛亂。顧成派遣指揮陸秉及自己的兒子顧統分道討伐平定他們。顧成在貴州共十餘年，討伐平定的衆苗洞寨數以百計，都是誅殺魁首，安撫餘下衆人。恩德信義廣布，蠻人帖服。這年二月，被召回京。

建文元年任左軍都督，隨從耿炳文抵禦燕軍，在真定作戰，被俘。燕王解開他身上的捆綁説："這是上天把你送給我。"送往北平，輔佐世子居守。南軍圍城，防禦調度都聽從顧成。燕王即位，論功封爲鎮遠侯，俸禄一千五百石，給予世代享用的鐵券，命他仍鎮守貴州。

永樂元年顧成上書，請求嚴防西北邊疆，及早立東宫太子。皇帝褒獎回答他。永樂六年三

月召至京，賜金帛遣還。思州宣慰使田琛與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構兵，詔成以兵五萬壓其境，琛等就擒。於是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縣，遂設貴州布政司。其年八月，臺羅苗普亮等作亂，詔成帥二都司三衛兵討平之。

成性忠謹，涉獵書史。始居北平，多效謀畫，然終不肯將兵，賜兵器亦不受。再鎮貴州，屢平播州、都勻諸叛蠻，威鎮南中，土人立生祠祀焉。其被召至京也，命輔太子監國。成頓首言："太子仁明，廷臣皆賢，輔導之事非愚臣所及，請歸備蠻。"時群小謀奪嫡，太子不自安。成入辭文華殿，因曰："殿下但當竭誠孝敬，孳孳恤民，萬事在天，小人不足措意。"十二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五。贈夏國公，謚武毅。

八子。長統，普定衛指揮，以成降燕被誅。

顧興祖 顧淳 顧溥 顧仕隆 顧寰

統子興祖嗣侯。仁宗即位，廣西蠻叛。詔興祖爲總兵官討之。先後討平潯州、平樂、思恩、宜山諸苗，降附甚衆。宣德中，交阯黎利復叛，陷隘留關，圍丘温。時興祖在南寧，坐擁兵不援，徵下錦衣衛獄，逾年得釋。正統末，從北征，自土木脱歸，論死。也先逼都城，復冠帶，充副總兵，禦敵於城外。授都督同知，守備紫荆關。景泰三年坐受賄，復下獄，尋釋。以立東宫恩，予伯爵。天順初，復侯，守備南京，卒。孫淳嗣，卒，無子。

從弟溥嗣，掌五軍右掖。弘治二年拜平蠻將軍，鎮湖廣。始至，捕斬苗中首惡。五年十月，貴州都勻苗乜富架作亂，自稱都順王，梗滇、蜀道。詔溥充總兵官，帥兵八萬討之，

月，召到京城，賜予金帛遣回。思州宣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交戰，詔令顧成率兵五萬前往鎮壓，田琛等被擒。於是劃分思州、思南的土地重新設置州縣，便設置貴州布政司。這年八月，臺羅苗普亮等作亂，詔令顧成率二都司三衛的軍隊討伐平定他們。

顧成性情忠誠謹慎，涉獵史書。當初在北平，多出謀劃策，然而總不肯帶兵，賜給他兵器也不接受。再次鎮守貴州，屢次平定播州、都勻叛亂衆蠻，威鎮南中，土人建立生祠祭祀他。被召回京，命令輔佐太子監國。顧成叩首説："太子仁德聖明，朝中大臣都是賢才，輔佐的事不是我所能做的，請准予回去防備蠻人。"當時群小圖謀奪取太子地位，太子心中不安。顧成進文華殿告辭，便説："殿下祇要竭誠孝敬，體恤人民，萬事在天，小人不值得憂慮。"永樂十二年五月去世，時年八十五歲。贈夏國公，謚武毅。

顧成有八個兒子。長子顧統，官任普定衛指揮，因顧成降燕被殺。

顧統的兒子顧興祖世襲侯爵。仁宗即位，廣西蠻叛變。詔令顧興祖任總兵官討伐。先後平定潯州、平樂、思恩、宜山衆苗，投降歸附的很多。宣德年間，交阯黎利再次叛亂，攻陷隘留關，圍攻丘温。當時顧興祖在南寧，因掌握軍隊而不救援獲罪，詔令下在錦衣衛監獄，過了一年得以釋放。正統末年，隨從北征，在土木逃回，判處死罪。也先逼近都城，再次復官，擔任副總兵，在城外禦敵。授官都督同知，守衛紫荆關。景泰三年因受賄獲罪，再次下獄，不久獲釋。因册立東宫的恩德，授予伯爵。天順初年，恢復侯爵，守衛南京，死。孫子顧淳承襲，死，無子。

顧淳的堂弟顧溥繼位，掌管五軍右掖。弘治二年拜任平蠻將軍，鎮守湖廣。剛到，捕獲斬殺苗中首惡。弘治五年十月，貴州都勻苗乜富架作亂，自稱都順王，阻截滇、蜀間道路。詔令顧溥充任總兵官，率兵八萬討伐，兵分五路限期并

分五路刻期并進。誅富架父子，斬首萬計，加太子太保，增禄二百石。召入提督團營，掌前軍都督府事。十六年卒。謚襄恪。溥清慎守法，卒之日，囊無餘資，英國公張懋出布帛以斂。

進。誅殺乜富架父子，斬首以萬計，加官太子太保，增加俸禄二百石。召入任提督團營，掌前軍都督府事務。弘治十六年去世。謚襄恪。顧溥清廉謹慎守法，死的時候，囊中没有餘錢，英國公張懋出布帛殮葬了他。

子仕隆嗣，管神機營左哨，得士心。正德初，出爲漕運總兵，數請恤軍卒。鎮淮安十餘年，以清白聞。武宗南巡，江彬横甚，折辱諸大吏，惟仕隆不爲屈。嘉靖初，移鎮湖廣。尋召還，論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掌中軍都督府事。錦衣千户王邦奇者，怨大學士楊廷和、兵部尚書彭澤，上疏言："哈密失策，事由兩人。"帝怒，逮繫廷和諸子婿。給事中楊言疏救，忤旨，事下五府九卿科道議。仕隆言："廷和功在社稷。邦奇小人，假邊事惑聖聽，傷國體。"有詔切責，移病解營務，卒。贈太傅，謚榮靖。

兒子顧仕隆繼位，掌管神機營左哨，得士兵歡心。正德初年，出京任漕運總兵，多次請求體恤士兵。鎮守淮安十多年，以清白聞名。武宗南巡，江彬非常驕横，侮辱衆大官，祇有顧仕隆不被他壓服。嘉靖初年，移鎮湖廣。不久召回，論以奉迎防守的功勞，加官太子太傅，掌中軍都督府事務。錦衣千户王邦奇，怨恨大學士楊廷和、兵部尚書彭澤，上疏説："哈密失策，事因兩人。"皇帝發怒，逮捕楊廷和的兒子女婿。給事中楊言上疏救援，忤逆旨意，此事下發五府九卿科道議論。顧仕隆説："楊廷和功在國家。王邦奇是小人，藉邊疆的事務迷惑聖聽，有傷國體。"下詔嚴詞斥責，因病解除營務，死。贈太傅，謚榮靖。

子寰嗣，守備南京，奉詔讞獄，多所平反。十七年，爲漕運總兵官。明年，獻皇后梓宫赴承天，漕舟以避梓宫後期者三千。而江南北多災傷。寰請被灾地停漕一年，令改折色。軍民交便。又條上漕政七事，并施行。諸爲漕蠹者病之，遂布蜚語，爲給事中王交所劾。已，按驗不實，再鎮淮安。會安南事起，移鎮兩廣。

其子顧寰繼位，守衛南京，奉詔審理案件，多所平反。嘉靖十七年，任漕運總兵官。第二年獻皇后的靈柩運往承天，漕船因迴避靈柩而延期的有三千艘。而長江南北多災害。顧寰請求受災地停止漕運一年，命令改爲徵收銀鈔布帛。軍民都便利。又條陳上書漕運政令七件事，一并施行。那些以漕運發財的人怨恨他，便散布流言，被給事中王交彈劾。不久，查驗不實，又鎮守淮安。適逢安南事起，移鎮兩廣。

莫宏瀷

莫宏瀷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子也。福海死，宏瀷幼，其權臣阮敬與族人莫正中構兵，國内亂，正中逃入欽州。時有議乘釁取安南者。寰與提督侍郎周延决策，請于朝，令宏瀷襲都統使，安南遂定。三十年事也。尋以兵討平桂林、平樂叛瑶。

莫宏瀷，是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的兒子。莫福海死，莫宏瀷年幼，權臣阮敬和族人莫正中交戰，國内大亂，莫正中逃入欽州。當時有人建議乘機襲取安南。顧寰和提督侍郎周延决策，向朝廷請示，命令莫宏瀷承襲都統使，安南纔平定。那是嘉靖三十年的事情。不久率軍討伐，平定桂林、平樂叛亂的瑶人。

復命鎮淮，有禦倭功。入總京

再次受命鎮守淮，抵禦倭有功。入京統領京

營，加太子太保。復出督漕。召還。請老。隆慶五年特起授京營總督。尋乞休。神宗嗣位，起掌左府。久之，致仕。加少保。萬曆九年卒。贈太傅，謚榮僖。

自溥至寰，三世皆寬和廉靖，內行飭謹，曉文藝。仕隆、寰兩世督漕，皆勤於職。三傳至孫肇跡，京師陷，死於賊。

贊曰：東昌、小河之戰，盛庸、平安屢挫燕師，斬其驍將，厥功甚壯。及至兵敗被執，不克引義自裁，隱忍偷生，視鐵鉉、暴昭輩，能無愧乎？何福、顧成皆太祖時宿將，著功邊徼，而一遇燕兵，或引却南奔，或身遭俘馘。成祖棄瑕録舊，均列茅土，亦云幸矣。福固不以功名終，而成之延及苗裔，榮不勝辱，亦奚足取哉？

營，加官太子太保。再次出京監督漕運。召回。告老退休。隆慶五年特地起用，授予京營總督之職。不久請求退休。神宗繼位，起用掌管左府。後來，退休。加官少保。萬曆九年去世。贈太傅，謚榮僖。

從顧溥到顧寰，三代都寬厚仁慈，遜讓謙恭，操行嚴謹，通曉文藝。顧仕隆、顧寰兩代監督漕運，都勤於職守。三傳到孫子顧肇跡，京城陷落，死於流賊。

贊曰：東昌、小河之戰，盛庸、平安屢次挫敗燕軍，斬殺燕軍驍將，功勞很高。到兵敗被捕，不能引義自殺，隱忍偷生，對比鐵鉉、暴昭等人，能無愧嗎？何福、顧成都是太祖時宿將，在邊疆戰事中立功，但一遇燕軍，或退却南逃，或身遭俘獲。成祖拋棄前嫌用以任舊職，都被封侯，也很幸運了。何福固然不以功名而終，而顧成延及後代，榮不勝辱，何足取呢？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姚廣孝　張玉（子）輗 軏（從子）信　朱能
丘福 李遠 王忠 王聰 火真　譚淵
王真　陳亨（子）懋 徐理 房寬 劉才

姚廣孝

姚廣孝，長洲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爲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嘗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洪武中，詔通儒書僧試禮部。不受官，賜僧服還。經北固山，賦詩懷古。其儕宗泐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不答。高皇后崩，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爲誦經薦福。宗泐時爲左善世，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時時屏人語。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决，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

建文元年六月，燕府護衛百户倪

姚廣孝是長洲人，本是醫生的兒子。十四歲時，剃度爲僧，取名道衍，字斯道，跟從道士席應真學習，學到了他陰陽術數方面的學問。曾游嵩山寺，看相人袁珙見到他説："是哪裏的奇異僧人？眼呈三角，形如病虎，性情中必定喜好殺伐，是劉秉忠一類的人。"道衍非常高興。

洪武年間，下詔命通曉儒家經書的僧人在禮部考試。姚廣孝考試之後，不接受官職，賜予僧服而回。經過北固山，賦詩懷古。他的同輩宗泐説："這哪是僧人的話呢？"道衍笑而不答。高皇后死，太祖選擇高僧陪侍諸王，爲誦經求福。宗泐當時任左善世，舉薦道衍。燕王與他談話，很合心意，請他跟隨自己。到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王府中，行迹很隱密，經常屏退從人説話。到太祖死，惠帝即位，依次削奪諸王，周王、湘王、代王、齊王、岷王相繼獲罪，道衍便密勸成祖起兵。成祖説："民心向他，怎麽辦？"道衍説："我祇知天道，爲什麽要論民心？"便舉薦袁珙和占卜人金忠。於是成祖的意思更加堅决，秘密選擇將校，徵召士兵，延攬有才能勇敢的人。燕府是原來的元宫殿，深邃。道衍在後苑中訓練兵馬。挖地道建造重叠的房屋，建造厚墻圍繞，秘密修治甃瓴甋瓶缶，日夜鑄造兵器，畜養鵝鴨以混淆鑄鍛之聲。

建文元年六月，燕府護衛百户倪諒向朝廷報

諒上變。詔逮府中官屬。都指揮張信輸誠於成祖，成祖遂决策起兵。適大風雨至，檐瓦墮地，成祖色變。道衍曰："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黄也。"兵起，以誅齊泰、黄子澄爲名，號其衆曰"靖難之師"。道衍輔世子居守。其年十月，成祖襲大寧，李景隆乘間圍北平。道衍守禦甚固，擊却攻者。夜縋壯士擊傷南兵。援師至，内外合擊，斬首無算。景隆、平安等先後敗遁。成祖圍濟南三月，不克，道衍馳書曰："師老矣，請班師。"乃還。復攻東昌，戰敗，亡大將張玉，復還。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敗盛庸，破房昭西水寨。道衍語成祖："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從之。遂連敗諸將於淝河、靈璧，渡江入京師。

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録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决於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爲多，論功以爲第一。永樂二年四月，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贈祖父如其官。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出振蘇、湖，至長洲，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重修《太祖實録》，廣孝爲監修。又與解縉等纂修《永樂大典》。書成，帝褒美之。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廣孝皆留輔太子於南京。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廣孝侍説書。

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

告燕王將要謀反。皇帝下詔逮捕燕府屬下的官員。都指揮張信向成祖表達歸附的誠心，成祖便决定起兵。恰逢風雨大作，屋檐上的瓦墮落到地上，成祖爲之色變。道衍説："這是吉祥的徵兆。飛龍在天，風雨相隨。檐瓦落地，預示要换成黄瓦。"起兵，以誅除齊泰、黄子澄爲名，軍隊號稱"靖難之師"。道衍輔佐世子居守。這年十月，成祖襲擊大寧，李景隆乘機圍攻北平。道衍守備堅固，擊退進攻的人。夜晚用繩子從城上送下壯士攻擊南軍。援軍到達，内外夾擊，斬首無數。李景隆、平安等先後戰敗逃走。成祖圍攻濟南三個月，没有攻克，道衍急速送信説："軍隊疲勞，請回師。"纔撤軍而回。再次攻打東昌，戰敗，大將張玉陣亡，再次回師。成祖想要稍微休整，道衍極力催促，更多地招募勇士，打敗盛庸，在西水寨戰敗房昭。道衍對成祖説："不要攻占城市，快速奔向京城。京城防守薄弱，勢必一舉攻下。"聽從了這個意見。於是連續在淝河、靈璧戰勝南軍衆將，渡過長江進入京城。

成祖即位，任命道衍爲僧録司左善世。皇帝在藩國府邸，所接觸的都是武人，衹有道衍定計起兵。到皇帝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中三年，是回師還是進攻，作戰守備的機密大事都取决於道衍。道衍未曾親臨戰陣，然而皇帝起兵占有天下，道衍出力最多，論功以他爲第一。永樂二年四月，授任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恢復姓氏，賜名廣孝，追贈他的祖父和父親像他一樣的官職。皇帝與他説話，稱他爲少師而不直呼他的名字。命他蓄髮，道衍不肯。賜給他府第及兩個宫女，都不接受。經常居住在寺廟，穿官服朝見皇帝，回朝後仍穿僧衣。出京賑濟蘇州、湖州，到達長洲，把皇帝所賜的金銀布帛散發給族人和同鄉。重編《太祖實録》，姚廣孝任監修。又與解縉等人編纂《永樂大典》。書編成後，皇帝褒獎他。皇帝往來兩京之間，出塞北征，姚廣孝都留下在南京輔佐太子。永樂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閣學習，姚廣孝爲他講學。

永樂十六年三月，入京覲見皇帝，姚廣孝當時已八十四歲，病重，不能朝拜，仍住在慶壽

駕臨視者再，語甚歡，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録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爲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廣孝頓首謝。尋卒。帝震悼，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追贈推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禄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謚恭靖。賜葬房山縣東北。帝親製神道碑誌其功，官其養子繼尚寶少卿。

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賓、高啓、楊孟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推奬之。晚著《道餘録》，頗毁先儒，識者鄙焉。其至長洲，候同産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遥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

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世宗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於是尚書李時偕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曰："可。"

張玉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元亡，從走漠北。洪武十八年來歸。從大軍出塞，至捕魚兒海，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户，遷安慶衛指揮僉事。又從征遠順、散毛諸洞，北逐元人之擾邊者，至鴉寒山還，調燕山左護衛。從燕王出塞，至黑松林。又從征野人諸部，以驍果善謀

寺。皇帝多次親臨探視，談話很高興，賜給他金製唾壺，問他想要説的話。姚廣孝説："僧人溥洽被關押很久了，請您赦免他。"溥洽，是建文帝的主録僧。當初，皇帝進入南京，有人説建文帝裝成僧人逃去，溥洽知情，有人説建文帝藏在溥洽處。皇帝便藉其他的事囚禁溥洽，而命令給事中胡濙等到處尋找建文帝，長時間未能找到，溥洽被囚禁十餘年。到這時，皇帝聽從姚廣孝的話，纔命令釋放他。姚廣孝叩頭致謝。不久去世。皇帝非常悲痛，兩天没有上朝，命令主管官員治理喪事，以僧人的禮節埋葬。追贈推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禄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謚恭靖。賜葬在房山縣東北。皇帝親自製作神道碑紀念他的功勞，任命他的養子姚繼爲尚寶少卿。

姚廣孝年少好學，擅長作詩。與王賓、高啓、楊孟載相友善。宋濂、蘇伯衡也推許贊譽他。晚年著《道餘録》，有很多詆毁先儒的地方，有見識的人都鄙薄他。他到長洲，看望同胞姐姐，姐姐不接待他。拜訪友人王賓。王賓也不接見，衹是遠遠地説："和尚錯了，和尚錯了。"再次前往拜見姐姐，姐姐駡他。姚廣孝感到迷惑不解。

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於成祖廟庭。嘉靖九年，世宗曉諭閣臣説："姚廣孝輔佐成祖創立帝業，興盛宗嗣，勞績、功業都有。但他是僧人，位列功臣之中，陪祭於太廟，恐怕不足以尊敬祖宗。"於是尚書李時和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於大興隆寺，太常在春秋兩季前往祭祀。下詔説："可以。"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在元朝做官任樞密知院。元朝滅亡，跟從逃往漠北。洪武十八年前來歸降。隨從大軍出塞，到捕魚兒海，因功授任濟南衛副千户，升任安慶衛指揮僉事。又隨從征討遠順、散毛諸洞，在北方追逐騷擾邊疆的元人，到達鴉寒山而還，調任燕山左護衛。隨從燕王出塞，至黑松林。又隨從征討野人諸部，因驍勇果斷善於出謀劃策，被燕王親近信任。

畫，爲王所親任。

建文元年，成祖起兵。玉帥衆奪北平九門，撫諭城内外，三日而定。師將南，玉獻計，遣朱能東攻薊州，殺馬宣，降遵化，分兵下永平、密雲，皆致其精甲以益師。擢都指揮僉事。

是時，朝廷遣大兵討燕，都督徐凱軍河間，潘忠、楊松軍鄚州，長興侯耿炳文以三十萬衆軍真定。玉進説曰："潘、楊勇而無謀，可襲而俘也。"成祖命玉將親兵爲前鋒，抵樓桑。值中秋，南軍方宴會。夜半，疾馳破雄縣。忠、松來援，邀擊於月漾橋，生擒之，遂克鄚州。自以輕騎覘炳文軍。還言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宜急擊。成祖遂引兵西，至無極，顧諸將謀所嚮。諸將以南軍盛，請屯新樂。玉曰："彼雖衆，皆新集。我軍乘勝徑趨真定，破之必矣。"成祖喜曰："吾倚玉足濟大事。"明日抵真定，大破炳文軍，獲副將李堅、甯忠，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復敗安陸侯吴傑軍，燕兵由是大振。

江陰侯吴高以遼東兵圍永平。曹國公李景隆引數十萬衆將攻北平。成祖與玉謀，先援永平。至則高遁走，玉追斬甚衆。遂從間道襲大寧，拔其衆而還。次會州。初立五軍，以玉將中軍。時李景隆已圍北平，成祖旋師，大戰於鄭村壩。景隆敗，成祖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噪出，内外夾攻，南軍大潰。

明年，從攻廣昌、蔚州、大同。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玉曰："兵貴神速，請先據白溝河，以逸待勞。"駐河上三日，景隆至，以精騎馳擊，復大敗之。進拔德州，追奔至濟南，圍其城三月，解圍還。

建文元年，成祖起兵。張玉率軍奪取北平九門，安撫告諭城内外，三天就安定北平。軍隊將要南下，張玉獻計，派遣朱能向東攻打薊州，殺死馬宣，使遵化投降，分兵攻下永平、密雲，都得到那裏的精良軍隊以充實軍隊。擢升都指揮僉事。

這時，朝廷派大軍討伐燕王，都督徐凱駐軍河間，潘忠、楊松駐軍鄚州，長興侯耿炳文率三十萬大軍駐扎真定。張玉進言説："潘、楊二人勇而無謀，可以襲擊并俘獲他們。"成祖命令張玉率領親兵爲前鋒，抵達樓桑。時值中秋，南軍正設宴聚會。半夜，快速攻破雄縣。潘忠、楊松前來救援，張玉在月漾橋迎戰，生擒潘、楊二人，於是攻克鄚州。親自率領輕騎偵察耿炳文軍。回來説耿軍中没有紀律，其上空有失敗的氣象，應該快速攻擊。成祖便率軍向西，到達無極，回頭與諸將商議進軍的方向。諸將因南軍氣盛，請求駐扎在新樂。張玉説："他們雖然人多，却都是剛剛集結。我軍乘勝直趨真定，必定能攻破他們。"成祖高興地説："我倚仗張玉足以成大事。"第二天抵達真定，大破耿炳文軍，俘獲副將李堅、甯忠，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又戰勝安陸侯吴傑的軍隊，燕軍由此士氣大振。

江陰侯吴高率遼東軍圍困永平。曹國公李景隆帶兵數十萬將要攻打北平。成祖與張玉商議，先援救永平。到達後吴高逃走，張玉追趕斬首甚衆。便從小路襲擊大寧，打敗大寧軍而回。進駐會州。初立五軍，讓張玉率領中軍。這時李景隆已圍攻北平，成祖回軍，大戰於鄭村壩。李景隆戰敗，成祖乘勝到達城下。城中士兵擊鼓吶喊而出，内外夾攻，南軍大潰敗。

第二年，隨從攻打廣昌、蔚州、大同。情報人員報告李景隆收集潰散的軍隊，號稱百萬，將再次攻到。張玉説："兵貴神速，請先占據白溝河，以逸待勞。"駐扎在河上三天，李景隆率軍而至，北軍以精鋭騎兵急馳攻擊，再次大敗李景隆。進軍攻下德州，追趕逃敵到濟南，圍攻濟南

尋再出，破滄州，擒徐凱，進攻東昌，與盛庸軍遇。成祖以數十騎繞出其後。庸圍之數重，成祖奮擊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陣中力戰，格殺數十人，被創死。年五十八。

三個月，解圍而回。不久再次出兵，攻破滄州，擒獲徐凱，進軍攻打東昌，與盛庸軍相遇。成祖率數十騎兵繞到盛庸軍後。盛庸把他重重包圍，成祖奮力作戰得以突圍。張玉不知成祖在何處，突入陣中力戰，擊殺數十人，受傷而死。時年五十八歲。

燕兵起，轉鬥三年，鋒鋭甚。至是失大將，一軍奪氣。師還北平，諸將叩頭請罪。成祖曰："勝負常事，不足計，恨失玉耳。艱難之際，失吾良輔。"因泣下不能止，諸將皆泣。其後譚淵没於夾河，王真没於淝河，雖悼惜，不如玉也。建文四年六月，成祖稱帝，贈玉都指揮同知。九月甲申追贈榮國公，謚忠顯。洪熙元年三月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與東平王朱能、金鄉侯王真、榮國公姚廣孝并侑享成祖廟廷。

燕王起兵，轉戰三年，氣勢很盛。這時失去大將，全軍喪失了鋭氣。回軍北平，衆將叩頭請罪。成祖説："勝敗是兵家常事，不必計較，衹是遺憾失去了張玉。艱難之時，失去我的優秀輔臣。"於是流淚不能止，衆將都流淚。在這之後譚淵陣亡於夾河，王真陣亡於淝河，雖然哀悼痛惜，但不如張玉。建文四年六月，成祖稱帝，贈張玉都指揮同知的職務。九月甲申追贈榮國公，謚忠顯。洪熙元年三月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與東平王朱能、金鄉侯王真、榮國公姚廣孝一起陪祭於成祖廟庭。

子三人，長輔，次輗，次軏。從子信。輔自有傳。

張玉有兒子三人，長子張輔，次子張輗，三子張軏。侄子張信。張輔另有傳。

張輗

輗，以功臣子爲神策衛指揮使。正統五年，英國公輔訴輗毆守墳者，斥及先臣，詞多悖慢。帝命錦衣衛鞠實，錮之，尋釋。三遷至中府右都督，領宿衛。景泰三年加太子太保。英宗復位，以軏迎立功，并封輗文安伯，食禄千二百石。天順六年卒。贈侯，謚忠僖。子斌嗣，坐詛咒，奪爵。

張輗，因是功臣的兒子被任命爲神策衛指揮使。正統五年，英國公張輔控告張輗毆打守墳人，斥責先臣，言語中多有悖背輕慢的詞句。皇帝命錦衣衛核實，拘禁他，不久釋放。三次升遷至中府右都督，領銜宿衛。景泰三年加官太子太保。英宗復位，因張軏迎立有功，一起封張輗爲文安伯，俸禄一千二百石。天順六年死。贈侯爵，謚忠僖。兒子張斌繼位，因詛咒獲罪，被削奪爵位。

張軏

軏，永樂中入宿衛，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從宣宗征高煦，又從成國公朱勇出塞至氈帽山。正統十三年以副總兵征麓川。還，討貴州叛苗。積功爲前府右都督，總京營兵。景泰二年坐驕淫不道下獄，尋釋。景帝不豫，與石亨、曹吉祥迎上皇於南城，封太平侯，食禄二千石。于謙、王文、范

張軏，永樂年間入京宿衛，任錦衣衛指揮僉事。隨從宣宗征伐朱高煦，又隨從成國公朱勇出塞到氈帽山。正統十三年以副總兵身份征討麓川。返還，討伐貴州反叛的苗人。累積功勞爲前府右都督，總領京營兵。景泰二年因驕縱享樂不守道統獲罪下獄，不久釋放。景帝生病，與石亨、曹吉祥在南城迎立太上皇，封太平侯，俸禄二千石。于謙、王文、范廣之死，張軏出了力。

廣之死，軏有力焉。納賄亂政，亞于亨。天順二年卒，贈裕國公，謚勇襄。子瑾嗣，成化元年，革"奪門"功，奪侯，授指揮使。

受賄亂政，僅次於石亨。天順二年死，贈裕國公，謚勇襄。兒子張瑾繼位，成化元年，革除"奪門"功勞，削奪侯爵，授任指揮使。

張信

信，舉建文二年鄉試第一。永樂中，歷刑科都給事中，數言事。擢工部右侍郎。奉命視開封决河，請疏魚王口至中濼故道二十餘里。詔如其議，詳《宋禮傳》。出治浙江海塘，坐事謫交阯。洪熙初，召爲兵部左侍郎。帝嘗謂英國公輔："有兄弟可加恩者乎?"輔頓首言："輗、軏蒙上恩，備近侍，然皆奢侈，獨從兄侍郎信賢，可使也。"帝召見信曰："是英國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時去開國未遠，武階重故也。居職以平恕稱。宣德六年，遷四川都指揮僉事。在蜀十五年致仕。

張信，建文二年考中鄉試第一。永樂年間，歷任刑科都給事中，多次上書議論政事。提升爲工部右侍郎。奉命視察開封的黄河决堤，請求疏通魚王口到中濼的故道二十多里。下詔按他的提議辦，詳見《宋禮傳》。出京治理浙江海塘，因事獲罪貶謫到交阯。洪熙初年，召爲兵部左侍郎。皇帝曾對英國公張輔説："有兄弟可以加恩的嗎?"張輔叩首説："張輗、張軏二人蒙受皇上恩惠，充任近侍大臣，然而都奢侈浮華，祇有堂兄侍郎張信賢良，可以任用。"皇帝召見張信説："你是英國公的兄長嗎?"拿武官官帽給他戴上，改任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這樣做，是因爲當時距開國不久，武官官階更被看重的緣故。因做官平易近人寬宏大量受到稱贊。宣德六年，遷升四川都指揮僉事。在蜀十五年退休。

朱能　朱勇　朱希忠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從太祖渡江，積功至燕山護衛副千户。能嗣職，事成祖藩邸。嘗從北征，降元太尉乃兒不花。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父親朱亮，隨從太祖渡過長江，積累功勞官至燕山護衛副千户。朱能襲任父職，在成祖藩府做事。曾隨從北征，使元太尉乃兒不花投降。

燕兵起，與張玉首謀殺張昺、謝貴，奪九門。授指揮同知。帥衆拔薊州，殺馬宣，下遵化。從破雄縣，戰月漾橋，執楊松、潘忠，降其衆於鄚州。長驅至真定，大敗耿炳文軍。獨與敢死士三十騎追奔至滹沱河，躍馬大呼突南軍。軍數萬人皆披靡，蹂藉死者甚衆，降三千餘人。成祖以手札勞之，進都指揮僉事。從援永平，走吴高，襲克大寧。還，將左軍。破李景隆於鄭村壩。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戰白溝河，爲前鋒，再敗平安軍。進攻濟南，次鏵山。南軍乘高而陣，能以奇兵繞其後，襲破之，降萬

燕王起兵，與張玉爲首設計殺掉張昺、謝貴，奪取九門。任官指揮同知。率軍攻下薊州，殺馬宣，攻取遵化。隨從攻破雄縣，在月漾橋作戰，俘獲楊松、潘忠，使他們的軍隊在鄚州投降。長驅直入真定，大敗耿炳文軍。獨自與敢死之士三十名騎兵追趕逃跑的敵人到滹沱河，躍馬大呼突入南軍陣中。南軍數萬人都望風而潰，許多人相互踐踏而死，三千多人投降。成祖親筆寫信慰勞他，進升都指揮僉事。隨從救援永平，趕走吴高，襲擊攻克大寧。回軍，率領左軍。在鄭村壩大破李景隆軍。隨從攻打廣昌、蔚州、大同，白溝河之戰，爲前鋒，兩次擊敗平安軍。進軍攻打濟南，駐軍鏵山。南軍依高地列陣，朱能率領奇兵繞到南軍陣後，襲擊戰敗南軍，萬餘人

餘人。從攻滄州，破東門入，斬首萬餘級。

投降。隨從攻打滄州，攻破東門而入，斬首萬餘人。

東昌之戰，盛庸、鐵鉉圍成祖數重，張玉戰死。事急，能帥周長等殊死鬥，翼成祖潰圍出。復從戰夾河，譚淵死，燕師挫。能至，再戰再捷，軍復振。與平安戰藁城，敗之，追奔至真定，略地彰德、定州，破西水寨。將輕騎千人掠衡水，獲指揮賈榮，克東阿、東平，盡破汶上諸寨。

東昌之戰，盛庸、鐵鉉包圍成祖數重，張玉戰死。事情緊急，朱能率周長等殊死戰鬥，掩護成祖突圍而出。又隨從成祖在夾河作戰，譚淵戰死，燕軍受挫。朱能到達，連戰連捷，軍威復振。與平安軍在藁城交戰，戰敗平安軍，追趕逃敵到真定，平定彰德、定州，攻破西水寨。率輕騎兵一千人掠取衡水，俘獲指揮賈榮，攻克東阿、東平，攻破所有的汶上關寨。

既而王真戰死淝河，燕軍屢敗，諸將議旋師。能獨按劍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得勝，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成祖亦叱諸將曰："任公等所之。"諸將乃不敢言。遂引兵南，敗平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又敗之。遂拔靈璧軍，擒平安等，降十萬衆。累遷右軍都督僉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拔盱眙，下揚州，渡江，入金川門。

不久王真在淝河戰死，燕軍屢次失敗，衆將商議回師。祇有朱能按劍說："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於占有天下。現在起兵連連獲勝，一點小挫折便回師，還能北面事人嗎?"成祖也斥責衆將說："任憑你們到什麽地方去。"衆將纔不敢說話。隨即引軍南下，戰敗平安銀牌軍。都督陳暉前來救援，又被打敗。隨即攻破靈璧軍，擒獲平安等人，使十萬人投降。多次升遷至右軍都督僉事。進軍攻克泗州，渡過淮河，擊敗盛庸軍。攻取盱眙，攻下揚州，渡過長江，進入金川門。

九月甲申論功，次丘福，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國公，禄二千二百石，與世券。永樂二年，兼太子太傅，加禄千石。四年七月，詔能佩征夷將軍印，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由廣西、雲南分道討安南，帝親送之龍江。十月，行次龍州，卒於軍。年三十七。

九月甲申日論功封賞，僅次於丘福，拜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國公，俸禄二千二百石，給予世代享用的鐵券。永樂二年，兼任太子太傅，增加俸禄一千石。永樂四年七月，詔令朱能佩帶征夷將軍印，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由廣西、雲南分路討伐安南，皇帝親自送到龍江。十月駐扎在龍州，死於軍中。時年三十七歲。

能於諸將中年最少，善戰，張玉善謀，帝倚爲左右手。玉殁後，軍中進止悉諮能。能身長八尺。雄毅開豁，居家孝友。位列上公，未嘗以富貴驕人。善撫士卒，卒之日，將校皆爲流涕。敕葬昌平，追封東平王，謚武烈。洪熙時，配享成祖廟廷。

衆將中朱能最年輕，善於作戰，張玉善於出謀劃策，皇帝倚仗爲左右手。張玉死後，軍中行進駐扎等事都向朱能咨詢。朱能身高八尺。勇武剛毅，性格開朗，在家中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位列上公，不曾以富貴在別人面前驕傲自大。善於撫恤士兵，死的那天，將校都爲他流淚。皇帝下詔葬於昌平，追封東平王，謚武烈。洪熙年間，陪祭成祖廟庭。

子勇嗣。以元勛子特見任用。歷

其子朱勇繼承爵位。因是功臣的兒子任用不

掌都督府事，留守南京。永樂二十二年，從北征。宣宗即位，從平漢庶人，征兀良哈。張輔解兵柄，詔以勇代。勇以南北諸衛所軍備邊轉運，錯互非便。請專令南軍轉運，北軍備邊。又言：“京軍多遠戍，非居重馭輕之道，請選精兵十萬益之。”又請令公、侯、伯、都督子弟操練。皆報可。正統九年，出喜峰口，擊朶顏諸部，至富峪川而還，爲兵部尚書徐晞所劾。詔不問。尋論功，加太保。

同於一般人。歷任掌都督府事，留守南京。永樂二十二年，隨從北征。宣宗即位，隨從平定漢庶人，征討兀良哈。張輔被解除兵權，下詔讓朱勇代替。朱勇認爲南北諸衛所的軍隊守備邊疆轉運糧餉，彼此錯綜很不方便。請求命令南軍專事轉運糧餉，北軍專事守備邊疆。又説：“京城的軍隊常常遠出服役，不合乎人主掌握兵權以駕馭天下的道理。請挑選精兵十萬增加京城軍隊。”又請求命令公、侯、伯、都督子弟操練。都回報説可以。正統九年，出兵喜峰口，攻擊朶顏諸部，到達富峪川返回，被兵部尚書徐晞彈劾。下詔不問罪。不久論功封賞，加官太保。

勇赬面虬鬚，狀貌甚偉，勇略不足，而敬禮士大夫。十四年，從駕至土木，迎戰鷂兒嶺，中伏死，所帥五萬騎皆没。于謙等追論勇罪，奪封。景泰元年，勇子儀乞葬祭，帝以勇大將，喪師辱國，致陷乘輿，不許。已，請襲，禮部尚書胡濙主之，又以立東宮恩得嗣，減歲禄至千石。天順初，追封勇平陰王，謚武愍。儀及子輔皆守備南京。

朱勇赤臉面，鬍鬚鬈曲，相貌奇偉，勇謀不足，而尊敬禮待士大夫。正統十四年，隨從皇帝到土木，迎戰鷂兒嶺，中埋伏而死，所率領的五萬騎兵全軍覆没。于謙等追加論處朱勇的罪過，削奪封爵。景泰元年，朱勇的兒子朱儀乞求賜喪葬祭祀禮，皇帝因朱勇爲大將而喪師辱國，致使皇帝陷於敵手，不許。不久，請求襲封，禮部尚書胡濙主張同意，又因册立東宮的恩德得以繼承爵位，把歲禄減到一千石。天順初年，追封朱勇爲平陰王，謚武愍。朱儀及兒子朱輔都守備南京。

又三傳至希忠，從世宗幸承天，掌行在左府事。至衛輝，行宫夜火。希忠與都督陸炳翼帝出。由是被恩遇，入直西苑。歷掌後、右兩府，總神機營，提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累加太師，益歲禄七百石。代郊天者三十九，賞賚不可勝紀。卒，追封定襄王，謚恭靖。萬曆十一年，以給事中余懋學言，追奪王爵。弟希孝亦至都督，加太保。卒，贈太傅，謚忠僖。

又傳三代到朱希忠，隨世宗到承天，掌管行在左府事。到達衛輝，行宫中半夜失火。朱希忠與都督陸炳保護皇帝逃出。由此被皇帝加恩任用，入值西苑。先後執掌後、右兩府，總領神機營，提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屢次加官至太師，增加歲禄七百石。代替皇帝祭天三十九次，得到的賞賜不可勝計。死後，追封定襄王，謚恭靖。萬曆十一年，因給事中余懋學上言，追奪王爵。弟朱希孝也官至都督，加官太保。死後，贈太傅，謚號忠僖。

希忠五傳至曾孫純臣，崇禎時見倚任。李自成薄京師，帝手敕純臣總督中外諸軍，輔太子。敕未下，城已陷，爲賊所殺。

朱希忠又傳五代到曾孫朱純臣，崇禎時被倚以重任。李自成逼近京城，皇帝手詔命令朱純臣總督京城内外衆軍，輔佐太子。詔書還没有下發，京城已陷落，被賊所殺。

丘福

丘福，鳳陽人。起卒伍，事成祖

丘福，鳳陽人。出身行伍，在成祖藩府做

藩邸。積年勞，授燕山中護衛千户。燕師起，與朱能、張玉首奪九門。大戰真定，突入子城。戰白溝河，以勁卒擣中堅。夾河、滄州、靈壁諸大戰，皆爲軍鋒。盛庸兵扼淮，戰艦數千艘蔽淮岸。福與朱能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自上流潛濟，猝薄南軍。庸驚走，盡奪其戰艦，軍乃得渡。累遷至中軍都督同知。

福爲人樸戇鷙勇，謀畫智計不如玉，敢戰深入與能埒。每戰勝，諸將争前效虜獲，福獨後。成祖每嘆曰："丘將軍功，我自知之。"即位，大封功臣，第福爲首。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淇國公，禄二千五百石，與世券。命議諸功臣封賞，每奉命議政，皆首福。

漢王高煦數將兵有功，成祖愛之。福武人，與之善，數勸立爲太子。帝猶豫久之，竟立仁宗，以福爲太子太師。六年，加歲禄千石。尋命與蹇義、金忠等輔導皇長孫。明年七月將大軍出塞，至臚朐河，敗没。

先是，本雅失里殺使臣郭驥，帝大怒，發兵討之。命福佩征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爲左、右副將，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以十萬騎行。帝慮福輕敵，諭以："兵事須慎重。自開平以北，即不見寇，宜時時如對敵，相機進止，不可執一。一舉未捷，俟再舉。"已行，又連賜敕，謂軍中有言敵易取者，慎勿信之。

福出塞，帥千餘人先至臚朐河南。遇游騎，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飲之酒，問本雅失里所

事。積多年功勞，授官燕山中護衛千户。燕王起兵，與朱能、張玉爲首奪取九門。大戰真定，突入子城。白溝河之戰，率精兵直搗敵人中堅。夾河、滄州、靈壁幾場大戰，都是軍隊前鋒。盛庸軍扼守淮河，戰船數千艘遮蔽河岸。丘福與朱能率領數百人，西行二十里，從上流秘密渡河，突然逼近南軍。盛庸驚慌逃走，奪取了他全部的戰船，燕軍纔得以渡過淮河。多次遷升至中軍都督同知。

丘福爲人樸實戇厚，機警勇猛，謀略機智不如張玉，敢於像朱能一樣深入作戰。每次戰勝，衆將争着向前獻上俘虜和戰利品，丘福獨自在後。成祖常常感嘆説："丘將軍的功勞，我自己知道。"成祖即位，大封功臣，按順序以丘福爲第一。授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淇國公，俸禄二千五百石，給予世代享用的鐵券。命令議論衆功臣的封賞，每次奉命議政，都首推丘福。

漢王朱高煦屢次帶兵出征有功，成祖喜愛他。丘福是武人，與朱高煦友善，數次勸皇帝立高煦爲太子。皇帝猶豫了很長時間，最終立仁宗，以丘福爲太子太師。永樂六年，增加歲禄一千石。不久命令他與蹇義、金忠等輔導皇長孫。第二年七月率大軍出塞，到達臚朐河，兵敗戰死。

早先，本雅失里殺使臣郭驥，皇帝大怒，發兵討伐。命令丘福佩征虜大將軍印，任總兵官，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爲左、右副將，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率十萬騎兵而行。皇帝擔心丘福輕敵，告誡説："行軍應當慎重。從開平往北，即使不見敵寇，也應時時像面對敵人一樣，相機而進，不可固執。不能一戰取勝，等待時機再戰。"丘福出發後，皇帝又接連賜給他手詔，對他説軍中有輕敵的言論，務必不要相信。

丘福出塞，率領千餘人先到達臚朐河南岸。遇上并擊敗了敵人流動的騎兵，於是渡過臚朐河。俘獲敵尚書一人，讓他喝酒，問本雅失里所

在。尚書言："聞大兵來，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而後進。福不從。以尚書爲鄉導，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鋭意乘之。李遠諫曰："將軍輕信敵閒，懸軍轉鬥，敵示弱誘我深入，進必不利，退則懼爲所乘，獨可結營自固。晝揚旂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炮，張軍勢，使彼莫測。俟我軍畢至，并力攻之，必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始上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厲聲曰："違命者斬!"即先馳，麾士卒隨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俱。俄而敵大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及諸將皆被執遇害，年六十七，一軍皆没。敗聞，帝震怒，以諸將無足任者，决計親征。奪福世爵，徙其家海南。

在的位置。尚書説："聽説大軍前來，驚慌北逃，離這裏大約三十里。"丘福大喜説："應當急速擒獲他們。"衆將請求等全軍集結後，偵探虛實再前進。丘福不聽從。讓尚書做嚮導，直逼敵營。交戰二日，每次戰鬥，敵人都裝敗退去，丘福决意乘機前進。李遠勸諫説："將軍輕信敵人的間諜，孤軍轉戰，敵人示弱，誘我軍深入，進軍肯定失利，退却恐怕被敵人抓住機會，衹能扎營自守。白天張旗擂鼓，出奇兵挑戰；夜裏多燃火把多鳴炮，虛張軍勢，讓敵人不能揣測虛實。等我軍全部到達，合力進攻，肯定勝利，否則也可以全軍而退。當初皇上跟將軍是怎麽説的，現在已經忘記了嗎?"王聰也盡力進言，不可輕進。丘福都不聽，厲聲説："違命者斬首!"便率先馳馬而出，指揮士兵隨行。牽馬的人都流下了眼淚。衆將不得已與他一起前進。不久敵人大軍來到，把丘福軍包圍數重，王聰戰死，丘福及衆將都被俘遇害，時年六十七歲，全軍覆没。失敗的消息報告上去，皇帝大怒，認爲衆將之中没有可堪重任的人，决定親征。削奪丘福世襲的爵位，把他全家發配到海南。

李遠　李安

李遠，懷遠人。襲父職爲蔚州衛指揮僉事。燕兵攻蔚州，舉城降。南軍駐德州，運道出徐、沛間。遠以輕兵六千，詐爲南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徑濟寧、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舟數萬，河水盡熱，魚鱉皆浮死。南將袁宇三萬騎來追，伏兵擊敗之。建文四年正月，燕軍駐蠡縣。遠分哨至藁城，遇德州將葛進步騎萬餘，乘冰渡滹沱河。遠迎擊之。進繫馬林間，以步兵接戰。遠佯却，潜分兵出其後，解所繫馬，再戰。進引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獲馬千匹。成祖以歲首大捷，賜書嘉勞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數萬，出奇應變，雖古名將不過也。"復遣哨淮上，敗守淮將士，斬千餘級。累功爲

李遠，懷遠人。承襲父職任蔚州衛指揮僉事。燕軍攻打蔚州，舉城投降。南軍駐扎德州，運餉的道路經過徐州、沛縣之間。李遠率領輕兵六千人，穿同南軍一樣的衣服鎧甲作爲僞裝，每人背上插一根柳枝，經過濟寧、沙河到達沛縣，没有人發覺。燒掉數萬艘糧船，河水全都變熱，魚鱉因此浮上水面而死。南將袁宇率三萬騎兵前來追趕，李遠設伏兵擊敗他們。建文四年正月，燕軍駐扎蠡縣。李遠分兵巡邏到藁城，遭遇德州將葛進率步兵、騎兵萬餘人，乘河上結冰之際渡滹沱河。李遠迎面攻擊敵人。葛進把馬拴在林中，率步兵迎戰。李遠假裝退却，暗中分兵運動到葛軍後面，解開拴在林中的馬，再戰。葛進引兵退却失去了戰馬，於是大敗。李遠斬殺四千人，獲戰馬一千匹。成祖因年初大勝，親筆寫信嘉獎慰勞説："將軍以八百名輕騎兵，戰勝數萬敵人，出奇制勝隨機應變，即使是古代名將也不

都督僉事，封安平侯，祿千石，予世伯券。永樂元年偕武安侯鄭亨備宣府。

能超過。”再次派遣李遠在淮河上巡邏，打敗防守淮河的將士，斬首千餘人。積累功勞任都督僉事，封安平侯，俸祿一千石，給予世代享用的伯爵的鐵券。永樂元年同武安侯鄭亨一起守衛宣府。

遠沈毅有膽略，言論慷慨。既從丘福出塞，至臚朐河。諫福，不聽。師敗，遠帥五百騎突陣，殺數百人，馬蹶被執，罵不絶口死。年四十六。追封莒國公，謚忠壯。

李遠沉穩剛毅富有膽略，言辭慷慨。不久隨從丘福出塞，到達臚朐河。勸諫丘福，不聽。兵敗，李遠率五百騎兵突入敵陣，殺數百人，馬突然仆倒被俘，罵不絶口而死。時年四十六歲。追封莒國公，謚忠壯。

子安，嗣伯爵。洪熙元年爲交阯參將，失律，謫爲事官。已，從王通棄交阯還，下獄奪券，謫赤城立功。英宗即位，起都督僉事。征阿台、朵兒只伯。遷都督同知，充總兵官，鎮松潘。正統六年，副定西伯蔣貴征麓川。貴令安駐軍潞江護餉，而自帥大軍進。賊破，安耻無功，聞有餘賊屯高黎貢山，徑往擊之。爲所敗，失士卒千餘人，都指揮趙斌等皆死。逮下獄，謫戍獨石。卒，詔授子清都指揮同知。

其子李安，承襲伯爵。洪熙元年任交阯參將，違反法律，貶爲事官。不久，隨從王通放棄交阯而回，被下在獄中并削奪世代享用的鐵券，貶謫赤城戴罪立功。英宗即位，起用爲都督僉事。征討阿台、朵兒只伯。升任都督同知，任總兵官，鎮守松潘。正統六年，作爲定西伯蔣貴的副手征伐麓川。蔣貴命令李安駐軍潞江保護軍餉，自己率大軍前進。賊被打敗，李安耻於没有功勞，聽説高黎貢山駐有剩餘的賊寇，前往攻打。被賊打敗，喪失士兵一千餘人，都指揮趙斌等都戰死。逮捕下獄，發配戍守獨石。死後，下詔授予他的兒子李清都指揮同知的職務。

王忠

王忠，孝感人。與李遠同降於蔚州。每戰，帥精騎爲奇兵，多斬獲。累遷都督僉事，封靖安侯，祿千石。出塞戰殁，年五十一，爵除。

王忠，孝感人。和李遠一起在蔚州投降。每次戰鬥，都率精鋭騎兵爲奇兵，多有斬獲。多次升遷任都督僉事，封靖安侯，俸祿一千石。出塞戰死，時年五十一歲，除去爵位。

王聰

王聰，蘄水人。以燕山中護衛百户從起兵。取薊州，攻遵化，徇涿州。轉戰茌平、滑口，破南軍，獲馬千五百，還守保定。從次江上，略南軍舟濟師。累遷都指揮使，封武城侯，祿千五百石。偕同安侯火真備禦宣府。屢奉詔巡邊。從丘福出塞，戰死，年五十三。追封漳國公，謚武毅。子瑛嗣。聰及遠嘗諫福，故得褒恤。

王聰，蘄水人。任燕山中護衛百户時隨從燕王起兵。攻取薊州，攻打遵化，奪取涿州。轉戰茌平、滑口，打敗南軍，俘獲戰馬一千五百匹，回軍守保定。隨從駐軍長江北岸，奪取南軍船隻裝備自己的軍隊。多次升遷任都指揮使，封武城侯，俸祿一千五百石。和同安侯火真一起守備宣府。屢次奉詔巡視邊疆。隨從丘福出塞，戰死，時年五十三歲。追封漳國公，謚武毅。其子王瑛繼位。王聰及李遠曾經勸諫丘福，所以得到褒獎撫恤。

火真 火斌

火真，蒙古人，初名火里火真。洪武時歸附，爲燕山中護衛千户。從攻真定，先馳突耿炳文陣。大軍乘之，遂捷。從襲大寧，戰鄭村壩。日暝，天甚寒，真斂敝鞍蓺火成祖前。甲士數人趨附火，衛士止之。成祖曰："吾衣重裘猶寒。此皆壯士，勿止也。"聞者感泣。真嘗將騎兵，每戰輒有斬獲，呼噪歸營，衆服其勇。累遷都督僉事，封同安侯，禄千五百石。出塞戰歿，年六十一，爵除。子孫世襲觀海衛千户。

火真，蒙古人，初名火里火真。洪武時歸附，任燕山中護衛千户。隨從攻打真定，率先急馳突入耿炳文軍中。大軍隨之前進，獲得勝利。隨從襲擊大寧，在鄭村壩作戰。天將黑，氣候寒冷，火真收取破舊的馬鞍在成祖面前點燃取暖。幾名戰士向前靠近火堆，衛士阻止他們。成祖説："我穿兩層裘衣還感寒冷。這些都是壯士，不要阻止他們。"聽到的人感動地流下了眼淚。火真曾經率領騎兵，每次交戰都有所斬獲，大呼回到軍營中，衆人都佩服他的勇敢。積累功勞升遷至都督僉事，封同安侯，俸禄一千五百石。出塞戰死，時年六十一歲，除掉爵位。子孫世襲觀海衛千户。

裔孫斌，嘉靖中武舉。倭寇浙東，帥海舟與賊戰。賊然火球擲斌舟，斌輒手接之，還燒賊舟。賊屯補陀山。斌直擣其營，多殺傷。後軍不繼，被擒，不屈。賊支解之。官爲建祠曰"忠勇"。

裔孫火斌，嘉靖年間考中武舉，倭侵犯浙東，他率海船與賊作戰。賊點燃火球擲向火斌的戰船，火斌順手接下，投還到賊船上。賊屯兵補陀山。火斌直擣賊營，殺傷很多賊寇。後軍没有跟上，被擒，不屈。賊肢解了他。官府爲他建立祠堂名爲"忠勇"。

譚淵 譚忠

譚淵，清流人。嗣父職爲燕山右護衛副千户。燕兵起，從奪九門。破雄縣。潘忠、楊松自鄚州來援。淵帥壯士千餘人，伏月漾橋水中，人持茭草一束，蒙頭通鼻息。南軍已過，即出據橋。忠等戰敗，趨橋不得渡，遂被擒。累進都指揮同知。

譚淵，清流人。承襲父職任燕山右護衛副千户。燕王起兵，隨從奪取九門。攻破雄縣。潘忠、楊松從鄚州前來救援。譚淵率壯士一千多人，埋伏在月漾橋下的水中，每人拿一束茭草，蒙住頭呼吸。南軍過橋後，便從水中出來占據了橋頭。潘忠等戰敗，奔到橋邊不能渡過，於是被擒。積功進升爲都指揮同知。

淵驍勇善戰，引兩石弓，射無不中。然性嗜殺。滄州破，成祖命給牒散降卒。未遣者三千餘人，待明給牒。淵一夜盡殺之。王怒。淵曰："此曹皆壯士，釋之爲後患。"王曰："如爾言，當盡殺敵。敵可盡乎？"淵慚而退。

譚淵驍勇善戰，能拉開兩石的弓，射無不中。然而性情好殺。攻破滄州，成祖命令發給憑證遣散投降的士兵。還有三千多人未曾遣散，等第二天發給憑證。譚淵一夜之間把他們都殺掉了。燕王發怒。譚淵説："這些人都是壯士，釋放他們可能成爲後患。"燕王説："像你説的那樣，敵人應當全部殺掉。但敵人可以殺盡嗎？"譚淵感到慚愧而退下。

夾河之戰，南軍陣動塵起。淵遽前搏戰，馬蹶被殺。成祖悼惜之。即位，贈都指揮使，追封崇安侯，謚壯

夾河之戰，南軍陣角鬆動，揚起了塵土。譚淵便向前搏殺，馬突然仆倒被殺。成祖感到痛惜。即位，贈都指揮使，追封崇安侯，謚壯節，

節，立祠祀之。

子忠，從入京師有功。又以淵故封新寧伯，祿千石。永樂二十一年，將右哨從征沙漠。宣德元年，從征樂安。三年，坐征交阯失律，下獄論死，已得釋，卒。子璟乞嗣。吏部言忠罪死，不當襲。帝曰："券有免死文，其予嗣。"再傳至孫祐，成化中，協守南京。還，掌前府提督團營，累加太傅，嗣伯，六十九年始卒。謚莊僖。子綸嗣。嘉靖十四年，鎮湖廣。剿九溪蠻有功，益祿。坐占役軍士奪爵。數傳至弘業，國亡，死於賊。

立祠堂祭祀他。

其子譚忠，隨從進入京城有功勞。又因譚淵的原因封新寧伯，俸祿一千石。永樂二十一年，率右哨隨從出征沙漠。宣德元年，隨從出征樂安。宣德三年，因出征交阯行軍没有紀律而獲罪，下獄處以死罪，不久釋放，死。其子譚璟乞求承襲。吏部認爲譚忠是死罪，不應當承襲。皇帝説："鐵券上有免死的文字，讓他承襲。"兩代傳到孫子譚祐，成化年間，協守南京。回京，執掌前府提督團營，屢次加官至太傅，承襲伯爵，六十九歲纔去世。謚莊僖。其子譚綸繼位。嘉靖十四年鎮守湖廣。征剿九溪蠻有功，增加俸祿。因占用役使軍士獲罪，削奪爵位。數傳到弘業，國家滅亡，死於賊。

王真

王真，咸寧人。洪武中，起卒伍。積功至燕山右護衛百户。燕兵起，攻九門。戰永平、真定，下廣昌，徇雁門。從破滄州，追南兵至滑口，俘獲七千餘人。累遷都指揮使。

淝河之戰，真與白義、劉江各帥百騎誘平安軍，縛草置囊中爲束帛狀。安追擊，真等佯棄囊走，安軍士競取之。伏發，兩軍鏖戰。真帥壯士直前，斬馘無算。後軍不繼，安軍圍之數匝。真被重創，連格殺數十人，顧左右曰："我義不死敵手。"遂自刎。成祖即位，追封金鄉侯，謚忠壯。

真勇健有智略。成祖每追悼之曰："奮武如王真，何功不成？不死，功當冠諸將。"仁宗時，追封寧國公，加號効忠。子通自有傳。

王真，咸寧人。洪武年間，出身行伍。積累功勞任燕山右護衛百户。燕王起兵，攻打九門。在永平、真定作戰，攻下廣昌，奪取雁門。隨從攻破滄州，追趕南兵到滑口，俘獲七千餘人。多次遷升任都指揮使。

淝河之戰，王真與白義、劉江各率百餘名騎兵誘惑平安軍，把捆好的草放在袋中好像一束束絲綢的樣子。平安軍追擊，王真等假裝棄袋而逃，平安軍中的士兵争相拾取，埋伏的士兵殺出，兩軍鏖戰。王真率壯士直衝向前，斬首無數。後軍不至，平安軍把他包圍數重。王真受重傷，接連擊殺數十人，對左右的人説："我保持義節不死在敵人手中。"於是自刎。成祖即位，追封金鄉侯，謚忠壯。

王真勇猛有謀略。成祖常追悼他説："像王真一樣奮勇，何事不成？如果不死，功勞應當蓋過衆將。"仁宗時，追封寧國公，加號効忠。其子王通另有傳。

陳亨　陳懋

陳亨，壽州人。元末揚州萬户。從太祖於濠，爲鐵甲長，擢千户。從大將軍北征，守東昌。敵數萬奄至，亨固守，出奇兵誘敗之。復從徇未下諸城。洪武二年守大同。積功至燕山

陳亨，壽州人。元末任揚州萬户。在濠州隨從太祖，任鐵甲長，提升千户。隨從大將軍北征，守東昌。敵人數萬人殺到，陳亨固守，出奇兵誘敵打敗了他們。又隨從攻取還未攻下的城池。洪武二年守大同。積累功勞任燕山左衛指揮

左衛指揮僉事。數從出塞。遷北平都指揮使。及惠帝即位，擢都督僉事。

燕師起，亨與劉真、卜萬守大寧。移兵出松亭關，駐沙河，謀攻遵化。燕兵至，退保關。當是時，李景隆帥五十萬衆將攻北平。北平勢弱，而大寧行都司所領興州、營州二十餘衛，皆西北精鋭。朵顏、泰寧、福餘三衛，元降將所統番騎驍卒，尤驍勇。卜萬將與景隆軍合，成祖懼，以計紿亨囚萬，遂從劉家口間道疾攻大寧。亨及劉真自松亭回救，中道聞大寧破，乃與指揮徐理、陳文等謀降燕。夜二鼓，襲劉真營。真單騎走廣寧，亨等帥衆降。成祖盡拔諸軍及三衛騎卒，挾寧王以歸。自是衝鋒陷陣多三衛兵。成祖取天下，自克大寧始。

亨、理既降，累從破南軍。白溝河之戰，亨中創幾死。已，攻濟南，與平安戰鏵山，大敗。創甚，輿還北平。進都督同知。成祖還軍，親詣亨第勞問。其年十月卒。成祖自爲文以祭。比即位，追封涇國公，謚襄敏。長子恭，嗣都督同知。

少子懋，初以舍人從軍，立功爲指揮僉事。已而將亨兵，功多，累進右都督。永樂元年封寧陽伯，禄千石。六年三月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善撫降卒。明年秋，故元丞相昝卜及平章、司徒、國公、知院十餘人，皆帥衆相繼來降。已而平章都連等叛去，懋追擒之黑山，盡收所部人口畜牧。進侯，益禄二百石。八年，從北征，督左掖。十一年，巡寧夏邊。尋命將山西、陝西二都司及鞏昌、平凉諸衛兵，駐宣府。明年從北征，領左哨。戰忽失溫，與成山侯王通先登，都督朱崇等乘之，遂大

僉事。數次隨從出塞。升任北平都指揮使。到惠帝即位，提升都督僉事。

燕王起兵，陳亨與劉真、卜萬守大寧。移軍出松亭關，駐守沙河，計劃攻打遵化。燕兵至，退守松亭關。當時李景隆率五十萬軍隊將要攻打北平。北平力量薄弱，而大寧行都司所領轄的興州、營州二十餘衛，都是西北的精鋭部隊。朵顏、泰寧、福餘三衛，是元降將統率的番騎兵及擅長射箭的士兵，尤其驍勇。卜萬將和李景隆兩軍會合，成祖恐懼，設計欺騙陳亨囚禁了卜萬，便從劉家口抄小路急速進攻大寧。陳亨及劉真自松亭回軍救援，半路聽説大寧被攻破，便與指揮徐理、陳文商議投降燕王。半夜二更，襲擊劉真軍營。劉真單騎逃向廣寧，陳亨等率軍隊投降。成祖把全部降軍及三衛所的騎兵編入自己軍中，挾持寧王而回。從這以後衝鋒陷陣的多是這三個衛所的軍隊。成祖取得天下，自攻克大寧開始。

陳亨、徐理投降後，多次隨從作戰，戰敗南軍。白溝河之戰，陳亨受傷幾乎喪命。不久，攻打濟南，與平安軍在鏵山作戰，大敗。受重傷，乘車回北平。進升都督同知。成祖回軍，親自到陳亨住處犒勞慰問。當年十月死。成祖親自寫文章祭祀。即位後，追封涇國公，謚襄敏。長子陳恭，承襲都督同知。

小兒子陳懋，早先以舍人身份從軍，立功，任指揮僉事。不久率領陳亨的軍隊，功勞多，多次進升任右都督。永樂元年封寧陽伯，俸禄一千石。永樂六年三月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優撫投降的士兵。第二年秋天，原來的元丞相昝卜及平章、司徒、國公、知院十餘人，相繼率所部前來投降。不久平章都連等叛變逃去，陳懋追趕并在黑山擒獲了他們，没收他們所擁有的全部人口牲畜。進封侯爵，增加俸禄二百石。永樂八年，隨從北征，督率左掖。永樂十一年，巡視寧夏邊疆。不久受命統領山西、陝西二都司及鞏昌、平凉衆衛所的軍隊，駐扎宣府。第二年隨從北征，率領左哨。與忽失溫作戰，和成山侯王通率先登城，都督朱崇等隨後殺到，於是大勝。

捷。明年，復鎮寧夏。

二十年，從北征。領御前精騎，破敵於屈裂河。別將五千騎循河東北，捕餘寇，殲之山澤中。師還，武安侯鄭亨將輜重先行，懋伏隘以待。敵來躡，伏起縱擊，敵死過半。還京，賜龍衣玉帶，册其女爲麗妃。明年將陝西、寧夏、甘肅三鎮兵，從征阿魯台，爲前鋒。又明年，復領前鋒，從北征。

成祖之崩於榆木川也，六軍在外，京師守備虛弱。仁宗召懋與陽武侯薛禄帥精騎三千馳歸衛京師。命掌前府，加太保，與世侯。

宣德元年，從討樂安。還，仍鎮寧夏。三年，奏徙靈州城，得黑白二兔以獻。宣宗喜，親畫馬賜之。懋在鎮久，威名震漠北。顧恃寵自恣，乾没巨萬。屢被劾，帝曲宥之，命所司徵其贓。懋自陳用已盡，詔貸免。

英宗即位，命偕張輔參議朝政，出爲平羌將軍，鎮甘肅。其冬，寇掠鎮番，懋遣兵援之，解去，以斬獲聞。參贊侍郎柴車劾懋失律致寇，又取所遺老弱，冒爲都指揮馬亮等功，受升賞，論斬。詔免死，奪禄。久之還禄，奉朝請。

十三年，福建賊鄧茂七反。都御史張楷討之無功，乃詔懋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帥京營、江浙兵往討。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賊致死於我也。"明年，抵建寧，茂七已死，餘賊聚尤溪、沙縣。諸將欲屠之，懋曰："是堅賊心也。"乃下令招撫，賊黨多降。分道逐捕，悉平之。已而沙縣賊復熾，久不定。會英宗北狩，景帝立，遂詔班

第二年，再次鎮守寧夏。

永樂二十年，隨從北征。統領御前精鋭騎兵，在屈裂河戰勝敵人。另率五千騎兵沿河向東北收捕餘寇，在山澤中殲滅了他們。回師，武安侯鄭亨率領輜重先行，陳懋在險要處埋伏以待敵軍。敵人跟來，伏兵衝出奔突攻擊，敵人被殺過半。回京，賜給龍衣玉帶，册封他的女兒爲麗妃。第二年，率領陝西、寧夏、甘肅三鎮軍隊，隨從征討阿魯台，任前鋒。下一年，又一次擔任前鋒，隨從北征。

成祖死在榆木川，六軍在京外，京城守備虛弱。仁宗召陳懋與陽武侯薛禄率精鋭騎兵三千急速回來守衛京城。命他掌管前府，加官太保，賜予世襲的侯爵。

宣德元年，隨從討伐樂安。回軍，仍然鎮守寧夏。宣德三年，奏請調往靈州城，得到黑白兩隻兔子獻給皇帝。宣宗高興，親自畫了一幅馬賜給他。陳懋在鎮所長久，名聲威震漠北。心中恃寵驕縱，侵吞國家財物逾萬。屢次被彈劾，皇帝曲意寬容他，命有關官員没收他的贓物。陳懋自己説已經用完，下詔寬免。

英宗即位，命他與張輔一起參議朝政，出京任平羌將軍，鎮守甘肅。這年冬，寇侵掠鎮番，陳懋派兵救援，寇退去，報告皇帝説斬殺了敵人俘獲了物品。參贊侍郎柴車彈劾陳懋軍無紀律招致敵寇，又拿敵人所遺留下的老弱之人，冒充都指揮馬亮等的功勞，而受皇帝的賞賜，論罪判斬。下詔免去死罪，削奪俸禄。久後又還給俸禄，官任奉朝請。

正統十三年，福建賊鄧茂七反叛。都御史張楷討伐，没有戰功，便下詔讓陳懋佩征南將軍印，任總兵官，率京營、江浙軍隊前往討伐。到達浙江，有人想要分兵扼守入海口，陳懋説："這是讓賊拼死對付我們。"第二年，抵達建寧，鄧茂七已死，餘賊聚集在尤溪、沙縣。衆將想要屠殺他們，陳懋説："這是堅定賊寇的心。"便下令招撫，賊寇大多投降。分道追捕，全部平定。不久沙縣賊又反叛，很久不能平定。恰逢英宗北征被俘，景帝即位，便下詔班師。諫官彈劾他，

師。言官劾之，以賊平不問。仍加太保，掌中府，兼領宗人府事。英宗復位，益祿二百石。天順七年卒，年八十四。贈濬國公，謚武靖。

懋修髯偉貌，聲如洪鐘。胸次磊落，敬禮士大夫。"靖難"功臣至天順時無在者。惟懋久享祿位，數廢數起，卒以功名終。

長子晟有罪，弟潤嗣。潤卒，弟瑛嗣，減祿之半，嗣侯。十六年，而晟子輔已長，乃令輔嗣，瑛免爲勛衛。輔後坐事失侯。卒，無子，復封瑛孫繼祖爲侯，傳爵至明亡。

因賊已平定而不問罪。仍加官太保，執掌中府，兼管宗人府事。英宗恢復帝位，增加俸祿二百石。天順七年去世，時年八十四歲。贈濬國公，謚武靖。

陳懋長鬚髯相貌偉岸，聲如洪鐘。心胸磊落，對士大夫以禮相敬。"靖難"時的功臣到天順時已没有在世的了。衹有陳懋長久享用俸祿爵位，數落數起，終於以功名而死。

長子陳晟有罪，由弟弟陳潤承襲。陳潤死，弟弟陳瑛承襲，減少俸祿一半，繼承侯爵。成化十六年，陳晟的兒子陳輔已長大成人，便令陳輔承襲，陳瑛免爲勛衛。陳輔後來因事獲罪，失去侯爵。死，没有兒子，又封陳瑛的孫子陳繼祖爲侯，傳承爵位直到明代滅亡。

徐理

徐理，西平人。洪武時，爲永清中護衛指揮僉事，改營州衛。既降，爲右軍副將。每戰先登，有功。成祖將襲滄州，命理及陳旭潛於直沽造浮橋以濟師。累進都指揮僉事，封武康伯。還守北平。理馭下寬，得士卒心。永樂六年卒。再傳至孫勇，無子絶封。

陳文，降後爲前軍左副將。戰小河，死於陣。

徐理，西平人。洪武時，任永清中護衛指揮僉事，改調營州衛。投降燕軍後，任右軍副將。每次戰鬥都衝在前面，有功勞。成祖將要襲擊滄州，命令徐理及陳旭暗中在直沽建造浮橋讓軍隊渡河。多次進升任都指揮僉事，封武康伯。回守北平。徐理對待下屬寬容，得士兵歡心。永樂六年去世。兩代傳承到孫子徐勇，没有兒子不再封爵。

陳文，投降燕軍後任前軍左副將。小河之戰，死在陣中。

房寬

房寬，陳州人。洪武中，以濟寧左衛指揮從徐達練兵北平，遂爲北平都指揮同知，移守大寧。寬在邊久，凡山川阨塞，殊域情僞，莫不畢知，然不能撫士卒。燕兵奄至，城中縛寬以降。成祖釋之，俾領其衆。戰白溝河，將右軍，失利。從克廣昌、彰德，進都督僉事。以舊臣，略其過，封思恩侯，祿八百石，世指揮使。永樂七年卒。

房寬，陳州人。洪武年間，任濟寧左衛指揮時隨從徐達在北平訓練兵馬，便任北平都指揮同知，移守大寧。房寬久在邊疆，舉凡山川要塞，異域風情，無不知曉，然而不能安撫士兵。燕軍殺至，城中人捆綁房寬投降。成祖釋放他，讓他率領自己的軍隊。白溝河之戰，率領右軍，失利。隨從攻克廣昌、彰德，進升都督僉事。因是舊臣，不記過失，封思恩侯，俸祿八百石，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死。

劉才

劉才，字子才，霍丘人。元末爲元帥，明興歸附，歷營州中護衛指揮

劉才，字子才，霍丘人。元末任元帥，明朝興起後歸附，歷任營州中護衛指揮僉事。燕軍襲

僉事。燕師襲大寧，才降。從戰有功。封廣恩伯，祿九百石，世指揮同知。永樂八年從北征，督右掖。失律議罪，既而宥之。二十一年，偕隆平侯張信理永平、山海邊務。明年復從北征，至懷來，以疾還。才悃愊無華，不爲苟合，亦不輕訾毁人，甚爲仁宗所重。宣德五年卒。

擊大寧，劉才投降。隨從作戰有功。封廣恩伯，俸祿九百石，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八年隨從北征，督率右掖。軍隊没有紀律，議定罪，不久赦免了他。永樂二十一年，與隆平侯張信一起管理永平、山海關的邊疆事務。第二年，又隨從北征，到達懷來，因病而回。劉才忠誠無華，不苟且迎合别人，也不輕易詆毁别人，很受仁宗器重。宣德五年去世。

贊曰：惠帝承太祖遺威餘烈，國勢初張，仁聞昭宣，衆心悦附。成祖奮起方隅，冒不韙以争天下，未嘗有萬全之計也。乃道衍首贊密謀，發機決策，張玉、朱能之輩戮力行間，轉戰無前，隕身不顧。於是收勁旅，摧雄師，四年而成帝業。意者天之所興，群策群力，應時并濟。諸人之得爲功臣首也，可不謂厚幸哉？

贊曰：惠帝繼承太祖遺威餘烈，國勢剛剛張大，仁愛的名聲昭明宣揚，衆人樂於歸附。成祖奮起於邊地，不顧大罪以争天下，不曾有萬全之策。是道衍首先秘密計劃，出謀劃策，張玉、朱能之輩，在行伍之間奮力殺敵，轉戰各地，一往無前，奮不顧身。於是收降勁旅，摧毁雄師，四年成就帝業。大概是天讓他興起，群策群力，順應時勢協力并進。衆人得以成爲功臣之首，能够説不幸運嗎？

明史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張武　陳珪　孟善　鄭亨　徐忠　郭亮 趙彝
張信 唐雲　徐祥　李濬　孫巖 房勝　陳旭
陳賢　張興　陳志　王友

張武

張武，瀏陽人。豁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爲燕山右護衛百户。從成祖起兵，克薊州，取雄縣，戰月漾橋，乘勝抵鄭州。與諸將敗耿炳文於真定。夾河之戰，帥壯士爲前鋒，突陣，佯敗走。南軍追之，武還擊，南軍遂潰。攻西水寨，前軍夜失道，南軍來追。武引兵伏要路，擊却之。戰小河，陳文歿於陣，武帥敢死士自林間突出，與騎兵合，大破南軍，斬首二萬級，溺死無算。累授都督同知。

成祖即位，論功封成陽侯，禄千五百石，位次朱能下。是時侯者，陳珪、鄭亨、孟善、火真、顧成、王忠、王聰、徐忠、張信、李遠、郭亮、房寬十三人，武爲第一。還守北平。永樂元年十月卒。出内廐馬以賻，贈潞國公，謚忠毅。無子，爵除。

張武，瀏陽人。爲人豁達有勇力，稍稍涉獵書史。任燕山右護衛百户。跟從成祖起兵，攻克薊州，奪取雄縣，戰於月漾橋，乘勝抵達鄭州。他與衆將在真定擊敗耿炳文。夾河之戰，率領壯士擔任前鋒，突入敵陣，假裝敗逃。南軍追擊他，張武返身迎擊，南軍於是潰敗。攻打西水寨，前面軍隊夜裏迷失道路，南軍來追。張武率領軍隊埋伏在重要的路途，擊退了南軍。在小河戰鬥中，陳文陣亡，張武率領敢死的士兵從林子中突然殺出，與騎兵會合，大破南軍，斬首兩萬人，淹死的人不可計數。多次升遷任都督同知。

成祖即位，論功封爲成陽侯，俸禄一千五百石，位次在朱能之下。這時封侯的人，有陳珪、鄭亨、孟善、火真、顧成、王忠、王聰、徐忠、張信、李遠、郭亮、房寬十三人，張武是第一。返回防守北平。永樂元年十月去世。拿出内厩的馬來幫助治喪，追贈爲潞國公，謚號忠毅。没有兒子，爵位被取消。

陳珪

陳珪，泰州人。洪武初，從大將軍徐達平中原，授龍虎衛百户，改燕山中護衛。從成祖出塞爲前鋒，進副千户。已，從起兵，積功至指揮同知，還佐世子居守。累遷都督僉事，

陳珪，泰州人。洪武初年，跟從大將軍徐達平定中原，授龍虎衛百户，改燕山中護衛。跟從成祖出邊塞爲前鋒，進升副千户。不久，跟從起兵，積累功勞至指揮同知，返回輔助太子鎮守京都。多次升遷任都督僉事，封爲泰寧侯，俸禄一

封泰寧侯，禄千二百石，佐世子居守如故。

千二百石，仍如以前一樣輔助太子鎮守京都。

永樂四年，董建北京官殿，經畫有條理，甚見奬重。八年，帝北征，偕駙馬都尉袁容輔趙王留守北京。十五年，命鑄繕工印給珪，并設官屬，兼掌行在後府。十七年四月卒，年八十五。贈靖國公，謚忠襄。

永樂四年，監督修建北京宫殿，經營策劃有條理，很受賞識推重。八年，皇帝北征，他偕同駙馬都尉袁容輔助趙王留守北京。十五年，命令鑄繕工印賜給陳珪，并設官屬，兼管行在後府。十七年四月去世，時年八十五歲。追贈爲靖國公，謚號忠襄。

子瑜嗣。二十年從北征。失律，下獄死。兄子鏞嗣。再傳至瀛，殁土木，贈寧國公，謚恭愍。弟涇嗣。天順六年鎮廣西。明年九月，瑶賊作亂，涇將數千人駐梧州。是冬，大籐賊數百人夜入城，殺掠甚衆。涇擁兵不救，徵還，下獄論斬，尋宥之。卒，子桓嗣。弘治初，鎮寧夏。中貴人多以所親冒功賞。桓拒絶之，爲所譖，召還，卒。數傳至延祚，明亡，爵除。

兒子陳瑜襲位。二十年，跟從北征。違犯法律，下獄而死。他哥哥的兒子陳鏞襲位。又傳到陳瀛，在土木陣亡，追贈爲寧國公，謚號恭愍。弟弟陳涇襲位。天順六年鎮守廣西。第二年九月，瑶賊作亂，陳涇率數千人駐守梧州。這年冬天，大籐賊數百人夜晚入城，大肆殺戮搶掠。陳涇掌握軍隊不援救，徵召回京，下獄論處斬首，不久寬恕了他。去世後，兒子陳桓襲位。弘治初年，鎮守寧夏。中貴人多以親人冒功請賞。陳桓拒絶了，被中貴人讒言誣告，被召回朝，去世。數代傳至陳延祚，明朝滅亡，爵位被除掉。

孟善

孟善，海豐人，仕元爲山東樞密院同僉。明初歸附，從大軍北征，授定遠衛百户。從平雲南，進燕山中護衛千户。燕師起，攻松亭關，戰白溝河，皆有功。已，守保定。南軍數萬攻城，城中兵纔數千，善固守，城完。累遷右軍都督同知，封保定侯，禄千二百石。永樂元年，鎮遼東。七年，召還北京，鬚眉皓白。帝憫之，命致仕。十年六月卒。贈滕國公，謚忠勇。

孟善，海豐人，在元朝作官任山東樞密院同僉。明朝初年歸順，跟從大軍北征，授官定遠衛百户。跟從平定雲南，升燕山中護衛千户。燕起兵，攻打松亭關，戰於白溝河，都立了功。後來，守衛保定。南軍數萬人攻城，城中兵纔數千人，孟善固守，城得以保全。多次升遷任右軍都督同知，封保定侯，俸禄一千二百石。永樂元年，鎮守遼東。七年，召回北京，鬚眉皓白。皇帝憐憫他，命令退休。十年六月去世。追贈爲滕國公，謚號忠勇。

子瑛嗣。將左軍，再從北征，督運餉。仁宗即位，爲左參將，鎮交阯。坐庶兄常山護衛指揮賢永樂中謀立趙王事，并奪爵，毁其券，謫雲南。宣德六年放還，充爲事官於宣府。英宗即位，授京衛指揮使。卒，子俊嗣官。天順初，以恩詔與伯爵。卒，子昂嗣。卒，爵除。

兒子孟瑛襲位。率領左軍，又跟從北征，監督運送糧餉。仁宗即位，任左參將，鎮守交阯。因庶兄常山護衛指揮孟賢永樂年間陰謀立趙王的事獲罪，一并奪去爵位，毁壞世券，貶到雲南。宣德六年放回，在宣府充任事官。英宗即位，授官京衛指揮使。去世後，兒子孟俊承襲官職。天順初年，下詔恩賜伯爵。去世後，兒子孟昂繼位。去世後，爵位除去。

鄭亨

鄭亨，合肥人。父用，洪武時，積功爲大興左衛副千户。請老，亨嗣職。洪武二十五年，應募持檄諭韃靼，至斡難河。還，遷密雲衛指揮僉事。

鄭亨，合肥人。父親鄭用，洪武時期，屢次升遷任大興左衛副千户。請求退休養老，鄭亨繼任父職。洪武二十五年，應募帶着檄文告諭韃靼，到斡難河。返回，升密雲衛指揮僉事。

燕師起，以所部降。戰真定，先登，進指揮使。襲大寧，至劉家口，諸將將攻關。成祖慮守關卒走報大寧得爲備，乃令亨將勁騎數百，卷旆登山，潛出關後，斷其歸路。急攻之，悉縛守關者，遂奄至大寧，進北平都指揮僉事。夜帥衆破鄭村壩兵，西破紫荆關，掠廣昌，取蔚州，直抵大同。還戰白溝河，逐北至濟南，進都指揮同知。攻滄州，軍北門，扼餉道東昌。戰敗，收散卒，還軍深州。明年，戰夾河、藁城，略地至彰德，耀兵河上。還屯完縣。明年，從破東平、汶上，軍小河。戰敗，王真死，諸將皆欲北還，惟亨與朱能不可。入京師，歷遷中府左都督，封武安侯，禄千五百石，予世券。留守北京。時父用猶在，受封爵視亨。

燕軍起事，帶領所屬軍隊投降。戰於真定，衝鋒在前，進升指揮使。襲擊大寧，到劉家口，衆將將要攻關。成祖擔心守關士兵奔往報告大寧而得以準備，就命鄭亨率精鋭騎兵數百人捲起旗幟登山，秘密到關後，切斷他們的歸路。急速發起攻擊，捆綁了全部守關人，於是突然到大寧，進升北平都指揮僉事。夜裏率衆人攻破鄭村壩之兵，向西攻破紫荆關，奪取廣昌，攻取蔚州，直抵大同。回軍戰於白溝河，追逐敗軍到濟南，進升都指揮同知。攻打滄州，駐扎北門，扼守運送糧餉的東昌路。戰敗，收集流散士卒，回兵深州。第二年，戰於夾河、藁城，略地到彰德，在河上炫耀兵威。回軍屯兵完縣。第二年，跟從攻破東平、汶上，駐軍小河。戰敗，王真戰死，諸將都想返回北方，衹有鄭亨與朱能不同意。進入京城，多次升遷至中府左都督，封武安侯，俸禄一千五百石，給予世券。留守北京。當時父親鄭用還在，受封的爵位如同鄭亨。

永樂元年，充總兵官，帥武成侯王聰、安平侯李遠備宣府。亨至邊，度宣府、萬全、懷來形便，每數堡相距，中擇一堡可容數堡士馬者，爲高城深池，浚井蓄水，謹瞭望。寇至，夜舉火，晝鳴炮，并力堅守，規畫周詳，後莫能易。三年二月召還，旋遣之鎮。

永樂元年，充任總兵官，率領武成侯王聰、安平侯李遠防守宣府。鄭亨到邊塞，觀測宣府、萬全、懷來地理形勢有利，在數個相隔堡壘中，選擇一個能容納數堡戰士馬匹的堡壘，建高城墻深挖護城河，挖井蓄水，謹慎瞭望。敵寇到，夜裏舉火，白天鳴炮，合力堅守，規劃周詳，後任者不能更變。三年二月召還，不久派他回鎮。

七年秋，備邊開平。明年，帝北征，命亨督運。出塞，將右哨，追敗本雅失里。大軍與阿魯台遇。亨帥衆先，大破之。論功爲諸將冠。其冬仍出鎮宣府。十二年，復從北征，領中軍。戰忽失温，追敵中流矢却，復與大軍合破之。二十年，復從出塞，將

七年秋，防備開平邊防。第二年，皇帝北征，命令鄭亨監督運輸。出邊塞，率領右哨，追趕擊敗本雅失里。大軍與阿魯台遭遇。鄭亨率領衆人衝鋒在前，大破阿魯台。論功爲衆將之首。這年冬天仍出京鎮守宣府。十二年，又跟從北征，率領中軍。戰忽失温，追趕敵人中流箭而退，又與大軍合力攻破忽失温。二十年，又跟從

左哨，帥卒萬人，治龍門道過軍，破兀良哈於屈裂河。將輜重還，擊破寇之追躡者，仍守開平。成祖凡五出塞，亨皆在行。

仁宗即位，鎮大同。洪熙元年二月，頒制諭及將軍印於各邊總兵官。亨佩征西前將軍印。在鎮墾田積穀，邊備完固，自是大同希寇患。宣德元年，召掌行後府事。已，仍鎮大同，轉餉宣府。招降迤北部長四十九人，請於朝，厚撫之，歸附者相屬。九年二月，卒於鎮。

亨嚴肅重厚，善撫士卒，耻掊克。在大同時，鎮守中官撓軍政，亨裁之以理，其人不悅，然其卒也，深悼惜之。贈漳國公，謚忠毅。妾張氏，自經以殉，贈淑人。子能嗣，傳爵至明亡。

出邊塞，率領左哨，領兵上萬人，修理龍門道讓大軍通過，於屈裂河攻破兀良哈。運送輜重而回，擊破尾隨追趕的敵寇，仍駐守開平。成祖共五次出邊塞，鄭亨都跟隨出征。

仁宗即位，鎮守大同。洪熙元年二月，頒發制命訓諭以及將軍印給各個邊防總兵官。鄭亨佩征西前將軍印。在鎮守地開墾田地積聚穀物，邊防完好堅固，自此大同很少有敵寇禍患。宣德元年，召回掌管行後府事。不久，仍鎮守大同，轉運糧餉到宣府。招降迤北部長四十九人，向朝廷請求，以厚恩安撫，歸附的人連續不斷。九年二月，死於鎮上。

鄭亨嚴肅穩重敦厚，善於安撫士卒，耻於剥削剋扣軍餉。在大同時，鎮守的宦官干撓軍政，鄭亨以理裁制，此人不高興，可是當鄭亨去世時，他深深悼念痛惜。追贈爲漳國公，謚號忠毅。妾張氏，上吊自殺殉夫，追贈淑人。兒子鄭能繼位，傳爵位到明朝滅亡。

徐忠

徐忠，合肥人，襲父爵爲河南衛副千户。累從大軍北征，多所俘獲，進濟陽衛指揮僉事。洪武末，鎮開平。燕兵破居庸、懷來，忠以開平降。從徇灤河，與陳旭拔其城。李景隆攻北平，燕師自大寧還救。至會州，置五軍。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房寬將後軍，忠號驍勇，使將前軍。遂敗陳暉於白河，破景隆於鄭村壩。白溝河之戰，忠單騎突陣。一指中流矢，未暇去鏃，急抽刀斷之，控滿疾驅，殊死戰。燕王乘高見之，謂左右曰："真壯士也。"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夾河。攻彰德，破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璧。遂從渡江入京師。自指揮同知累遷都督僉事，封永康侯，禄一千一百石，予世券。

忠每戰，摧鋒跳蕩，爲諸將先。而馭軍甚嚴，所過無擾。善撫降附，

徐忠，合肥人，承襲父親爵位任河南衛副千户。多次跟從大軍北征，多有俘獲，進升濟陽衛指揮僉事。洪武末年，鎮守開平。燕兵攻破居庸、懷來，徐忠以開平投降。跟從招撫灤河，與陳旭攻取其城池。李景隆攻打北平，燕軍自大寧回師援救。到會州，設立五軍。張玉率中軍，朱能率左軍，李彬率右軍，房寬率後軍，徐忠號稱驍勇善戰，命他率領前軍。於是在白河擊敗陳暉，在鄭村壩攻破李景隆。白溝河之戰，徐忠單騎突入敵陣。一個手指中了飛箭，顧不上拔去箭頭，急忙抽刀砍斷，拉滿弓飛馳，拼死力戰。燕王登高望見他，對左右人説："真是位壯士。"進攻濟南，攻克滄州，大戰東昌、夾河。攻打彰德，攻破西水寨，攻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璧。於是跟從渡過長江進入京城。從指揮同知多次升遷至都督僉事，封爲永康侯，俸禄一千一百石，給予世券。

徐忠每次戰鬥，衝鋒陷陣在衆將的前面。而管理軍隊很嚴，所到之處不騷擾人民。善於安撫

得其死力。事繼母以孝聞。夜歸必揖家廟而後入。儉約恭謹，未嘗有過。成祖北巡，以忠老成，留輔太子監國。永樂十一年八月卒。贈蔡國公，謚忠烈。

傳爵至裔孫錫登，崇禎末，死於賊。從兄錫胤嘗襲侯，卒，無子。其妻朱氏，成國公純臣女也。夫歿，樓居十餘年，不履地。城陷，捧廟主自焚死。

招降，能使他們甘心效死力。侍奉繼母以孝敬聞名。夜晚歸家必先朝家中祠堂作揖後纔進入。節儉恭敬嚴謹，不曾有過錯。成祖北巡，因爲徐忠老成，留下輔助太子監國。永樂十一年八月去世。追贈爲蔡國公，謚號忠烈。

爵位傳到裔孫徐錫登，崇禎末年，死於賊兵。堂兄徐錫胤曾襲侯爵，去世，無子。他的妻子朱氏，是成國公朱純臣的女兒。丈夫死後，居住樓上十餘年，不踩地面。城池陷落，捧着宗廟神位自焚而死。

郭亮

郭亮，合肥人，爲永平衛千户。燕兵至永平，與指揮趙彝以城降，即命爲守。時燕師初起，先略定旁郡邑，既克居庸、懷來，山後諸州皆下。而永平地接山海關，障隔遼東，既降，北平益無患，成祖遂南敗耿炳文於真定。既而遼東鎮將江陰侯吴高、都督楊文等圍永平，亮拒守甚固。援師至，内外合擊，高退走。未幾，高中讒罷，楊文代將，復率衆來攻。亮及劉江合擊，大敗之。累進都督僉事。成祖即位，以守城功封成安侯，禄千二百石，世伯爵。永樂七年守開平，以不檢聞。二十一年三月卒。贈興國公，謚忠壯。妾韓氏自經以殉，贈淑人。

子晟當嗣伯，仁宗特命嗣侯。宣德五年，坐扈駕先歸革爵，尋復之。無子，弟昂嗣伯，傳爵至明亡。

郭亮，合肥人，任永平衛千户。燕兵到永平，與指揮趙彝獻城投降，立即被任命守城。當時燕軍初起兵，先平定鄰近的郡邑，攻克居庸、懷來之後，山後各州也都攻下來。而永平地接山海關，作爲屏障隔着遼東，既已投降，北平更没禍患，成祖於是向南於真定擊敗耿炳文。隨後遼東鎮守將領江陰侯吴高、都督楊文等人圍攻永平，郭亮防守得很堅固。援軍到，内外合擊，吴高退走。不久，吴高遭人讒言陷害而罷官，楊文代任，又率衆軍來攻。郭亮及劉江合力攻擊，大敗楊文。多次升遷任爲都督僉事。成祖即位，以守城的功勞封爲成安侯，俸禄一千二百石，世代襲伯爵。永樂七年守開平，因行爲不約束而聞名。二十一年三月去世。追贈爲興國公，謚號忠壯。妾韓氏上吊自殺殉夫，追贈淑人。

兒子郭晟應襲伯爵，仁宗特命襲侯爵。宣德五年，因扈駕先歸獲罪革除爵位，不久又恢復爵位。没有兒子，弟弟郭昂襲伯爵，爵位傳到明朝滅亡。

趙彝

趙彝，虹人。洪武時，爲燕山右衛百户。從傅友德北征，城宣府、萬全、懷來，擢永平衛指揮僉事。降燕，歷諸戰皆有功，累遷都指揮使。成祖稱帝，封忻城伯，禄千石。永樂八年，鎮宣府。嘗從北征，坐盜餉下獄，得釋。尋以吕梁洪湍險，命彝鎮

趙彝，虹人。洪武時期，爲燕山右衛百户。跟從傅友德北征，修宣府、萬全、懷來城，提拔爲永平衛指揮僉事。投降燕軍，歷經數戰都有功，多次升任至都指揮使。成祖稱帝，封他爲忻城伯，俸禄一千石。永樂八年，鎮守宣府。曾經跟從北征，因盜取糧餉罪而下獄，得到釋放。不久因爲吕梁洪水勢湍急險惡，命令趙彝鎮守徐州

徐州經理。復以擅殺運丁，盜官糧，爲都御史李慶所劾。命法司論治，復得釋。仁宗立，召還。宣德初卒。子榮嗣。數傳至之龍，崇禎末，協守南京。大清兵下江南，之龍迎降。

治理。又因擅自殺戮運送糧餉的士兵，盜取官糧，被都御史李慶彈劾。命令法律部門論處治罪，又得到釋放。仁宗即位，召回京城。宣德初年去世。兒子趙榮繼位。數代傳爵至趙之龍，崇禎末年，協助防守南京。大清兵下江南，趙之龍出城迎接投降。

張信

張信，臨淮人。父興，永寧衛指揮僉事。信嗣官，移守普定、平越，積功進都指揮僉事。

張信，臨淮人。父親張興是永寧衛指揮僉事。張信承襲官職，調守普定、平越，累積功勞進升都指揮僉事。

惠帝初即位，大臣薦信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詔，令與張昺、謝貴謀燕王。信憂懼不知所爲。母怪問之，信以告。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舉，滅家族。"成祖稱病，信三造燕邸，辭不見。信固請，入拜床下，密以情輸成祖。成祖矍然起立，召諸將定計起兵，奪九門。成祖入京師，論功比諸戰將，進都督僉事，封隆平侯，禄千石，與世伯券。

惠帝剛即位，大臣推薦張信有智有勇，調任北平都司。受密詔，命令與張昺、謝貴圖謀對付燕王。張信憂懼不知該怎麽做。母親感到奇怪問他，張信把此事告訴母親。母親大驚，説："不可以。你的父親常説燕王有君主氣象，你不要亂行動，否則將滅掉整個家族。"成祖稱病，張信三次造訪燕邸，燕王都推辭不見。張信堅决請求，進入在床下拜禮，秘密地把情報告訴成祖。成祖畏懼而起身，召集衆將定計起兵，奪取九門。成祖進入京城，論功張信與衆戰將相同，升任都督僉事，封隆平侯，俸禄一千石，給予世代伯爵的鐵券。

成祖德信甚，呼爲"恩張"。欲納信女爲妃，信固辭。以此益見重。凡察藩王動静諸密事，皆命信。信怙寵頗驕。永樂八年冬，都御史陳瑛言信無汗馬勞，忝冒侯爵，恣肆貪墨，强占丹陽練湖八十餘里，江陰官田七十餘頃，請下有司驗治。帝曰："瑛言是也。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家僮阻之以擅利。王聞，即歸其地於官。今信何敢爾!"命法司雜治之，尋以舊勛不問。

成祖十分感謝張信，呼爲"恩張"。想納張信的女兒爲妃子，張信堅决推辭。因此事更受尊重。凡是觀察藩王的動静各種密事，都命令張信。張信依恃寵幸很驕傲。永樂八年冬，都御史陳瑛説張信無汗馬功勞，却任侯爵，大肆貪污，强占丹陽練湖八十餘里，江陰官田七十餘頃，請交有關部門查驗治罪。皇帝説："陳瑛所説極對。昔日中山王有沙洲一區地是農人的水道經過的地方，家僮阻擋以謀取私利。王聽説了，立即將地歸還給官府。現在張信怎麽敢這樣!"命法律部門共同治罪，不久因爲舊勛不追究。

二十年，從北征，督運餉。大閲於隰寧，信辭疾不至，謫充辦事官。已而復職。仁宗即位，加少師，并支二俸，與世侯券。宣德元年，從征樂安。三年，帝巡邊，征兀良哈，命居守。明年，督軍萬五千人浚河西務河

二十年，跟從北征，監督運送軍餉。於隰寧大閲兵，張信稱病不去，貶職充任辦事官。不久復職。仁宗即位，加封少師，并支取二種俸禄，給予世代侯爵鐵券。宣德元年，跟從征伐樂安。三年，皇帝巡視邊塞，征伐兀良哈，命令留下守衛。第二年，監督一萬五千人疏浚河西務河道。

道。正統七年五月，卒於南京。贈鄖國公，謚恭僖。

子鏞，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子淳嗣，傳爵至明亡。

正統七年五月，死於南京。贈爲鄖國公，謚號恭僖。

兒子張鏞，自己立功任指揮僉事，先去世。兒子張淳襲位，爵位傳到明朝滅亡。

唐雲

有唐雲者，燕山中護衛指揮也，不知所自起。成祖既殺張昺、謝貴等，將士猶據九門，閉瓮城，陳戈戟內向。張玉等夜襲之，已克其八，惟西直門不下。成祖令雲解甲，騎馬導從如平時，諭守者曰："天子已聽王自制一方。汝等急退，後者戮。"雲於諸指揮中年最長，素信謹，將士以爲不欺，遂散。時衆心未附，雲告以天意所嚮，衆乃定。雲從成祖久，出入左右，甚見倚任。先後出師，皆留輔世子。南兵數攻城，拒守甚力，戰未嘗失利，累遷都指揮使。成祖稱帝，封新昌伯，世指揮使。明年七月卒。賜賚甚厚。

有個叫唐雲的人，是燕山中護衛指揮，不知他的出身。成祖既殺張昺、謝貴等人，將士仍占據九門，關閉城門外小月城，向內陳設戈戟。張玉等人夜襲城，已攻克了八個，衹有西直門攻不下。成祖命令唐雲解甲，如平時騎馬導從，告諭守門的人說："天子已經聽任王自制一方。你們趕快退去，後去的將遭殺戮。"唐雲於衆指揮中年紀最長，言行素來謹慎，將士以爲不欺騙，於是散去。此時衆人心未曾歸附，唐雲以天意所向相告，衆人纔安定。唐雲跟從成祖很長時間，出入左右，很受器重信任。先後出兵，都留下輔助太子。南兵數次攻城，極力拒守，戰鬥未曾失利，多次升遷至都指揮使。成祖稱帝，封新昌伯，世襲指揮使。第二年七月去世。賞賜很多。

徐祥　徐亨　徐良

徐祥，大冶人。初仕陳友諒，歸太祖於江州，積功至燕山右護衛副千户。成祖以其謹直，命侍左右。從起兵，轉戰四年，皆有功，累進都指揮使。成祖即位，論功封興安伯，禄千石。時封伯者，祥及徐理、李濬、張輔、唐雲、譚忠、孫巖、房勝、趙彝、陳旭、劉才、茹瑺、王佐、陳瑄十四人，祥第一。祥在諸將中年稍長。及封，益勤慎。永樂二年五月卒。年七十三。

徐祥，大冶人。當初在陳友諒部下任官，於江州歸順太祖，累積功勞至燕山右護衛副千户。成祖因爲他謹慎正直，命令在左右侍奉。跟從起兵，轉戰四年，都有功勞，多次升遷任都指揮使。成祖即位，論功封爲興安伯，俸禄一千石。當時封爲伯爵的，有徐祥及徐理、李濬、張輔、唐雲、譚忠、孫巖、房勝、趙彝、陳旭、劉才、茹瑺、王佐、陳瑄十四人，徐祥是第一。徐祥在衆將中年紀較長。等到封官，更加勤奮謹慎。永樂二年五月去世。時年七十三歲。

孫亨嗣。十二年，從北征，爲中軍副將。至土剌河，獲馬三千。還守開平，將輕騎往來興和、大同備邊。後屢從出塞。宣德元年，以右副將征交阯，無功，奪爵。英宗即位，復之。正統九年，征兀良哈，出界嶺口、河北川，進侯，出鎮陝西，召

孫子徐亨襲位。十二年，跟從北征，任中軍副將。到土剌河，獲得馬三千匹。返回防守開平，率領輕騎往來於興和、大同防備邊防。後來屢次跟從出邊塞。宣德元年，以右副將的身份出征交阯，無功勞，被奪去爵位。英宗即位，恢復爵位。正統九年，出征兀良哈，出界嶺口、河北川，進升侯爵，出外鎮守陝西，召回京城。天順

還。天順初卒，謚武襄。

子賢嗣伯，以跛免朝謁，給半祿，卒。子盛嗣，卒，無子。再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繼祖母，定襄伯郭登女，至是其孫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當爲正嫡，良竟得嗣。良時年五十，家貧，傭大中橋汲水。都督府求興安伯後，良乃謝其鄰而去，僉書南京中府。忤劉瑾，革祿二百石。傳爵至明亡。

李濬 李隆 李瑾 李國禎

李濬，和州人。父旺，洪武中燕山左護衛副千户。濬嗣官，從起兵，奪九門。招募薊州、永平壯勇數千人，破南軍於真定。從收大寧。鄭村壩之戰，帥精騎突陣。衆鼓噪乘之，大捷。轉戰山東，爲前鋒。至小河，猝與南軍遇，帥敢死士先斷河橋，南軍不能爭。成祖至，遂大敗之。累遷都指揮使，封襄城伯，祿千石。永樂元年出鎮江西。永新盜起，捕誅其魁。尋召還。三年十一月卒。

子隆，字彦平，年十五嗣封。雄偉有將略。數從北征，出奇料敵，成祖器之。即遷都，以南京根本地，命隆留守。仁宗即位，命鎮山海關。未幾，復守南京。隆讀書好文，論事侃侃，清慎守法，尤敬禮士大夫。在南京十八年，前後賜璽書二百餘。及召還，南都民流涕送之江上。正統五年入總禁軍。十一年，巡大同邊，賜寶刀一，申飭戒備，内外凛凛。訖還，不僇一人。明年卒。子珍嗣。殁於土木，贈侯，謚悼僖。無子。

弟瑾嗣。成化三年，四川都掌蠻叛。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討，兵部尚書程信督之。師至永寧，

初年去世，謚號武襄。

兒子徐賢襲伯爵，因爲跛脚免去朝拜，給予一半俸禄，去世。兒子徐盛承襲爵位，去世，没有兒子。再堂弟徐良承襲爵位。徐良的祖母是原來的小妻。繼祖母，是定襄伯郭登的女兒，到這時他的孫子争着襲任。朝廷議論以爲郭氏當初曾嫁人，按法不當爲正嫡，徐良終究得以襲任。徐良當時五十歲，家境貧窮，在大中橋受雇傭打水。都督府尋求興安伯的後人，徐良於是謝别鄰居而去，僉書南京中府。觸犯劉瑾，革除俸禄二百石。爵位傳到明朝滅亡。

李濬，和州人。父親李旺，洪武年間任燕山左護衛副千户。李濬承襲官爵，跟從起兵，奪取九門。招募薊州、永平健壯勇敢的數千人，在真定攻破南軍。跟隨攻取大寧。鄭村壩之戰，率精鋭騎兵突入敵陣。衆人大喊着追逐南軍，大捷。轉戰山東，作爲前鋒。到小河，突然與南軍相遇，他率領敢死隊先截斷河橋，南軍不能争奪。成祖到達，於是大敗南軍。多次升任至都指揮使，封襄城伯，俸禄一千石。永樂元年出外鎮守江西。永新有盗賊興起，捕獲誅殺了頭目。不久召回。三年十一月去世。

兒子李隆，字彦平，十五歲承襲封爵。他雄壯有大將才略。數次跟從北征，估計敵人作出奇謀，成祖器重他。遷都以後，以南京爲中心要地，命令李隆留下守衛。仁宗即位，命令他鎮守山海關。不久，又守衛南京。李隆愛讀書寫文章，議論事情侃侃而談，清正謹慎守法，尤其尊敬禮待士大夫。在南京十八年，前後受賜璽書二百多封。等到召回時，南都人民都流淚送他到長江岸邊。正統五年入京總領禁軍。十一年，巡察大同邊塞，賜予寶刀一把，整頓軍隊，謹慎戒備，内外戒懼。事完還朝，不侮辱一個人。第二年去世。兒子李珍襲位。戰死於土木，追贈侯爵，謚號悼僖。没有兒子。

弟弟李瑾襲位。成化三年，四川都掌蠻叛亂。命令他佩征夷將軍印，充任總兵官前往討伐，兵部尚書程信監督。軍隊到了永寧，分六路

分六路進。瑾與信居中節制，盡破諸蠻寨。前後斬首四千五百有奇，獲鎧仗牲畜無算。分都掌地，設官建治控制之。師還，進侯，累加太保。弘治二年卒。贈芮國公，謚壯武。瑾性寬弘，能下士。兄璡以貌寢，不得嗣。瑾敬禮甚厚。璡卒，撫其子鄌如己子。瑾子黼嗣伯，數年卒。無子，鄌得嗣。

進兵。李瑾與程信居中指揮，完全攻破各蠻寨。前後斬殺了四千五百多人，獲得鎧杖牲畜無數。分都掌之地，設立官職建立官署來控制。軍隊回去後，進升侯爵，多次加封至太保。弘治二年去世。追贈爲芮國公，謚號壯武。李瑾性格寬弘大量，能禮賢下士。兄李璡因爲貌醜，不能襲位。李瑾十分尊敬禮待他。李璡去世後，撫養李璡的兒子李鄌如同自己的兒子。李瑾的兒子李黼襲伯爵，數年後去世。没有兒子，李鄌得以繼承爵位。

四傳至守錡，累典營務，加太子少保。崇禎初，總督京營，坐營卒爲盜落職，憂憤卒。子國禎嗣。有口辯。嘗召對，指陳兵事甚悉，帝信以爲才。十六年，命總督京營，倚任之，而國禎實無他能。明年三月，李自成犯京師，三大營兵不戰而潰。再宿，城陷。賊勒國禎降，國禎解甲聽命。責賄不足，被拷折踝，自縊死。

四代傳爵至李守錡，多次主管營務，加封太子少保。崇禎初年，總督京營，因營中士卒作盜賊而獲罪落職，憂憤而死。兒子李國禎繼位。有口辯之才。皇帝曾經召見對話，他熟練地陳説兵事，皇帝相信他真有才。十六年，命令他總督京營，倚重信任他，而李國禎實際上無其他才能。第二年三月，李自成入犯京城，三大營士兵不戰而敗。第二宿，城池陷落。賊寇勒令李國禎投降，李國禎解甲聽從命令。索求財物没能滿足，被拷打折斷了脚踝，自縊而死。

孫巖

孫巖，鳳陽人。從太祖渡江，累官燕山中護衛千户，致仕。燕師起，通州守將房勝以城降。王以巖宿將，使與勝協守。南軍至，攻城甚急，樓堞皆毁。巖、勝多方捍禦。已，復突門力戰，追奔至張家灣，獲餉舟三百。累擢都指揮僉事。論功，以舊臣有守城功，封應城伯，禄千石。永樂十一年，備開平，旋移通州。以私憾椎殺千户，奪爵，安置交阯。已而復之。十六年卒。贈侯，謚威武。子亨嗣，傳至明亡，爵除。

孫巖，鳳陽人。跟從太祖渡長江，多次升遷至燕山中護衛千户，退休。燕軍起事，通州守將房勝獻城投降。王認爲孫巖是老將，命他與房勝協助守衛。南軍到來，攻城很急，城墻樓堞都毁壞。孫巖、房勝多方捍禦。過後，又突出城門力戰，追擊奔逃之敵直到張家灣，獲得運餉船三百艘。多次提升至都指揮僉事。論功，因舊臣有守城的功勞，封應城伯，俸禄一千石。永樂十一年，守備開平，不久移守通州。因爲個人怨恨椎殺千户，被奪去爵位，安置交阯。不久復位。十六年去世。追贈爲侯，謚號威武。兒子孫亨襲位，傳至明朝滅亡，爵位除去。

房勝

房勝，景陵人。初從陳友諒。來歸，累功至通州衛指揮僉事。燕兵起北平，勝首以通州降。成祖即位，以守城功，封富昌伯，禄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四年卒。

房勝，景陵人。最初跟從陳友諒。歸順明朝，多次立功升任通州衛指揮僉事。燕兵從北平興起，房勝首先獻通州投降。成祖即位，因守城的功勞，封富昌伯，俸禄一千石，世襲指揮使。永樂四年去世。

陳旭

陳旭，全椒人。父彬，從太祖爲指揮僉事。旭嗣官，爲會州衛指揮同知，舉城降燕。從徇灤河，功多。力戰真定。守德州，盛庸兵至，棄城走。置不問。從入京師，封雲陽伯，禄千石。

永樂元年，命巡視中都及直隸衛所軍馬城池。四年，從英國公張輔征交阯，爲右參將。偕豐城侯李彬破西都。師還，與彬各加禄五百石。已而陳季擴叛，復從輔往剿。輔還，又命副沐晟。八年，以疾卒於軍。無子，封絶。

陳旭，全椒人。父親陳彬，跟從太祖爲指揮僉事。陳旭繼任官職，爲會州衛指揮同知，舉城降燕。跟從招撫灤河，功勞很多。在真定奮力作戰。守衛德州，盛庸兵到，棄城而逃。置之不追究。跟從進入京城，封雲陽伯，俸禄一千石。

永樂元年，命令巡視中都及直隸衛所的軍隊馬匹及城池。四年，跟從英國公張輔出征交阯，任右參將。偕同豐城侯李彬攻破西都。回軍，與李彬各加俸禄五百石。不久陳季擴叛亂，又跟從張輔前往征剿。張輔返回，又命他輔助沐晟。八年，因病在軍中去世。没有兒子，封爵也斷絶。

陳賢 陳智

陳賢，壽州人。初從太祖立功，授雄武衛百户。從征西番、雲南，北征至捕魚兒海，皆有功。歷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燕師起，從諸將轉戰，常突陣陷堅。軍中稱其驍勇。累遷都督僉事。永樂元年四月，成祖慮功臣封有遺闕，令丘福等議。福等言都督僉事李彬功不在房寬下，涇國公子懋、金鄉侯子通俱未襲爵，而陳賢、張興、陳志、王友功與劉才等。於是封彬豐城侯，懋、通與賢等四人并封伯，禄皆千石。賢封榮昌伯。八年，充神機將軍，從北征。十三年十一月卒。

子智，前立功爲常山右護衛指揮，嗣父爵。宣德中以參將佩征夷將軍印，鎮交阯。怯不任戰。又與都督方政相失。黎利勢盛，不能禦，敗績。奪爵，充爲事官。從王通立功。尋以棄地還，下獄，得釋。正統初，復爲指揮使。

陳賢，壽州人。最初跟從太祖立功，授官雄武衛百户。跟從出征西番、雲南，向北征伐至捕魚兒海，都有戰功。歷任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燕起兵，跟從衆將轉戰各地，常常衝鋒陷陣。軍中都稱贊他驍勇善戰。多次升遷任都督僉事。永樂元年四月，成祖考慮到功臣的封賞有遺漏，命令丘福等人議論。丘福等人説都督僉事李彬功勞不在房寬之下，涇國公的兒子懋、金鄉侯的兒子通都没有襲爵位，而陳賢、張興、陳志、王友的功勞與劉才相等。於是封李彬爲豐城侯，懋、通與陳賢等四人一起封伯，俸禄都是一千石。陳賢封榮昌伯。八年，充任神機將軍，跟從北征。十三年十一月去世。

兒子陳智，以前立功任常山右護衛指揮，承襲父親爵位。宣德年間以參將身份佩征夷將軍印，鎮守交阯。怯懦不能作戰。又與都督方政失和。黎利勢力盛大，不能抵禦，大敗。被奪去爵位，充任爲辦事官。跟從王通立功。不久因放棄地盤而還，被下獄，獲得釋放。正統初年，復任爲指揮使。

張興

張興，壽州人。起卒伍，爲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從起兵，功多，累

張興，壽州人。出身於士兵，任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跟從起兵，功勞很多，多次升任至都

遷都指揮同知。從子勇有力敢戰，從興行陣爲肘腋。興嘗單騎追敵，被數十創，傷重不任戰。以勇嗣指揮使，代將其兵。再論功，興封安鄉伯。永樂五年正月卒。無子。

勇嗣。永樂八年，從北征，失律，謫交阯。赦還復爵，卒。子安嗣。正統十三年，鎮廣東。黄蕭養寇廣州，安帥舟師遇賊於戙船澳。安方醉卧，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尾。賊薄之，軍潰，安溺死。傳爵至光燦，死流寇。

指揮同知。侄子張勇有力氣敢於戰鬥，跟從張興行軍布陣，作爲身邊的重要輔助。張興曾經單騎追趕敵人，身受數十處傷，傷重不能作戰。讓張勇襲任指揮使，代他率領軍隊。再次論功，封張興爲安鄉伯。永樂五年正月去世。没有兒子。

張勇襲位。永樂八年跟從北征，違犯法律，貶謫到交阯。赦免返回後又復爵位，去世。兒子張安繼承職位。正統十三年，鎮守廣東。黄蕭養侵犯廣州，張安率領水軍於戙船澳遇到賊寇。張安正醉卧，官軍不能支持，退到沙角尾。賊寇迫近，軍隊潰敗，張安落水而死。爵位傳到張光燦，死於流寇。

陳志

陳志，巴人。洪武中，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僉事。從起兵，累遷都指揮同知，封遂安伯。志素以恭謹受知，戮力戎行，始終不懈。永樂八年五月卒。

孫瑛嗣。屢從出塞，鎮永平、山海、薊州，城雲州、獨石。爽闓有將材，然貪殘，人多怨者。卒，子塤嗣。歿於土木，謚榮懷。弟韶嗣。卒，孫鏸嗣。總薊州兵。朵顔入寇，禦却之。嘉靖初，叙奉迎功，加太子太保，進少保，委寄亞武定侯郭勛。嗣伯六十餘年卒。又五傳而明亡。

陳志，巴人。洪武年間，任燕山中護衛指揮僉事。跟從成祖起兵，多次升遷任都指揮同知，封爲遂安伯。陳志平常恭敬謹慎受到知遇，致力於軍隊戰事，始終不鬆懈。永樂八年五月去世。

孫子陳瑛繼承爵位。多次跟從出邊塞，鎮守永平、山海、薊州，建雲州、獨石城。他高爽開朗有將才，可是貪婪凶殘，人多怨恨他。去世，兒子陳塤繼承爵位。在土木陣亡，謚號榮懷。弟弟陳韶繼位。去世，孫子陳鏸繼位。總管薊州兵。朵顔入犯，抵禦擊退朵顔軍。嘉靖初年，評定他奉迎的功勞，加封太子太保，進升少保，委任托付僅次於武定侯郭勛。繼承伯爵六十多年，去世。又五代傳爵位至明朝滅亡。

王友

王友，荆州人。襲父職爲燕山護衛百户。從起兵，定京師，論功當侯，以驕縱授都指揮僉事。及丘福等議上，乃封清遠伯。明年，充總兵官，帥舟師沿海捕倭。倭數掠海上，友無功，帝切責之。已，大破倭。帝喜，降敕褒勞，尋召還。四年，從征交阯，與指揮柳琮合兵破籌江柵，困枚、普賴諸山，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六年七月進侯，加禄五百石，與世券。明年再征交阯，爲副總兵。

王友，荆州人。承襲父職任燕山護衛百户。跟從成祖起兵，平定京城，論功應封侯，因他驕傲放縱而授官都指揮僉事。等到丘福等人的奏議上呈，纔封爲清遠伯。第二年，充任總兵官，率水軍沿海追捕倭寇。倭寇數次搶掠海上，王友無功勞，皇帝嚴厲斥責他。不久，大破倭寇。皇帝大喜，降敕書褒獎慰勞，不久召回。四年，跟從出征交阯，與指揮柳琮合兵攻破籌江栅欄和困枚、普賴各山，斬首三萬七千多人。六年七月封侯，增加俸禄五百石，給予世券。第二年再次出征交阯，任副總兵。

八年還，從北征，督中軍。别與劉才築城飲馬河上。會知院失乃干欲降，帝令友將士卒先行，諭以遇敵相機剿滅。友等至，與敵相距一程，迂道避之應昌。軍中乏食，多死者。帝震怒，屢旨切責，奪其軍屬張輔。還令群臣議罪，已而赦之。十二年，坐妾告友夫婦誹謗。有驗，奪爵。未幾卒。仁宗即位，官其子順爲指揮僉事。

八年返回，跟從北征，監督中軍。另外與劉才在飲馬河上築城。恰逢知院失乃干想投降，皇帝命令王友率士兵先行，下諭告以遇到敵人相機圍剿消滅。王友等人到達，與敵人相隔一程，繞道在應昌避開敵人。軍中缺乏食物，死的人很多。皇帝震怒，屢次下旨嚴厲斥責，奪了他的軍屬張輔。返還，命令群臣議論他的罪過，不久赦免了他。十二年，因妾告王友夫婦誹謗而獲罪。證實後，奪去了他的爵位。不久去世。仁宗即位，任其子王順爲指揮僉事。

贊曰：張武、陳珪諸人，或從起藩封，或率先歸附，皆偏裨列校，非有勇略智計稱大將材也。一旦遘風雲之會，剖符策功，號稱佐命，與太祖開國諸臣埒，酬庸之義不亦厚歟。

贊曰：張武、陳珪等人，或興起於藩封，或率先歸附，都是偏將校官，并非有稱得上勇略智謀的大將之才。一旦遭遇風雲之會，剖符分封功臣，號稱輔佐帝王創業，與太祖開國衆大臣并列，酬功之義不也是太豐厚了嗎！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解縉　黃淮　胡廣　金幼孜　胡儼

解縉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祖子元，爲元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義死。父開，太祖嘗召見論元事，欲官之，辭去。

縉幼穎敏，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日上封事萬言，略曰：

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

臣見陛下好觀《説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説苑》出於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閲，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祖父名子元，是元朝安福州的判官，兵亂起，堅守信義而死。父親名開，太祖曾經召見他談論元朝的事，想封他爲官，他推辭離去。

解縉幼時穎悟敏捷，洪武二十一年考中進士。授職中書庶吉士。很得皇上的喜愛和器重，常常侍奉在皇帝跟前。一天，皇帝在大庖西室，當面告訴解縉："朕與你從道義上講是君臣，從恩情上講如同父子，應當知無不言。"解縉當天上奏疏萬言，大略説：

臣聽説政令屢次改動人民就不信任，刑法過於繁苛人民就會輕慢。從建國到現在，將近二十年，没有短期内不變的法令，没有一天中没有過失的人。曾經聽説過陛下震怒，斬草除根，誅殺奸佞逆黨。没有聽説過表揚一大善人，賞賜延及後世，又播及他的鄉里，自始至終如一的事情。

臣看見陛下喜歡閲讀《説苑》、《韻府》一類的雜書和叫做《道德經》、《心經》的書，臣私下認爲這是非常不適宜的。《説苑》出自於劉向，其中多爲戰國時期縱横家的論述。《韻府》出自於元朝的陰氏，謄寫編輯污穢雜亂，没有一點可取之處。陛下倘若喜歡它的便於查檢翻閲，那麽希望召集一些有識見才學的人，臣請求能够執筆追隨其後，往上追溯到唐、虞、夏、商、周、孔，往下涉及到關、閩、濂、洛，其本末源流精確明

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又今《六經》殘缺。《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删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説、箕子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顔、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顔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瞭，因事分門别類，刻成一部經典，上接經史，這難道不是太平時代撰著的一個方面嗎？又，如今《六經》殘缺。《禮記》出自於漢代儒家，舛謬雜亂尤其厲害，應當及時删改。尋訪延請審訂音樂的儒生，充分求備百王的典章，創作樂書這一部經典來有益於萬世。在太學隆重祭祀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説、箕子。孔子則從天子到平民，都把他當作先師來共同祭祀，而以顔、曾、子思、孟子陪祀。自閔子以下的，各在他們的家鄉祭祀。在魯國的闕里，仍然建造叔梁紇的廟，贈以王的封號，以顔路、曾皙、孔鯉陪祀。一改歷代因循相承的舊習，開創天朝的文獻，豈不興盛嗎！

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絶倡優，易置寺閹。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税，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絶其欺誑。絶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祭祀上天應當恢復掃地的制度，尊崇祖先應當完備七廟的體制。奉天不適宜作爲舉行筵宴的場所，文淵閣没有具備館閣的隆重規模。太常寺的樂曲不是民間樂工可以學習的，設立官妓是不符合人道的行爲。禁絶倡妓優伶，變换宦官的地位。執戟守衛在殿階兩側的衛士，都應是才華優秀的人；虎賁、趣馬的職務，都應任用傑出優良的人。廢除開采山林湖澤的禁令和賦税，免除鄉鎮關口所收的商税。使用木頭製造的車輛和居室，土木工程就不會興起；廣泛地開墾荒田，四方邊境的土地就不會去貪占。和尚、道士中身强力壯的加以驅逐，使他們恢復人的綱常倫理；念經誦咒狂妄荒誕的加以火刑，以便杜絶他們的欺瞞誑騙。清除裝神弄鬼的巫師，破除山神野鬼的祭祀，淘汰多餘閑散的官員，削減不重要的縣份，嚴厲懲辦法律外動用嚴刑的現象，永遠革除京城中的工匠役夫。流徙滿十年的任憑他們返回家鄉，杖責八十就不再往上加。婦女不是傷風敗俗，不要下令逮捕收監。大臣有過失罪惡應當誅殺，不應加以侮辱。研究曆法明確時節，指

示人民按時節做事，衹需表明播種的合適時節，哪裏用得着用建、除等十二時辰卜吉凶的荒謬做法？所應該加以著録的，是日月的運行，星辰的位置，仰觀星象俯察人事，觀察事物發展是否符合星象運轉的順逆。七政的齊備，正是指的這一類事情。

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

近年以來，御史臺的綱紀不端正，以判刑輕重爲本領，以審訊囚犯多少爲功勞，這决不是可以用來鼓勵政治的清簡而得要、增長朝廷的風度文采的。御史糾察彈劾，都秉承皇上的密旨，每當聽説皇上有赦免或寬宥，就必定故意做出堅持己見的樣子，認爲這樣做，皇上的恩寵就更重。這些都是小人趨炎附勢的小花樣，陛下爲什麼不像明鏡一樣照見他們的内心深處呢?

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陛下用人不擇賢良與否，授職不掂量輕重。建立了官員不爲君王所用的懲罰法令，所説的得到的都是些卑微之人；設置了禁止結黨枉法的條例，所説的使用的人就像泥沙一樣散漫。監生和進士，通曉經典，品行美好，却多屈居在下層僚屬之列；孝廉和人才，亂跑瞎奔，却或者遍布朝廷。殺人盗尸、嚚張强悍之徒，品格卑劣、愚昧無知之輩，早晨捨棄刀鑷，傍晚就穿上冠帶衣裳，左手扔掉筐篋，右手就繫上綬帶信符。所以賢德之人羞與這些人同列爲伍，平庸之人却熟悉了他們的流風餘韵。以因貪婪而苟且求免爲得計，以因廉潔而遭受刑罰爲文飾。從吏部出來的人没有賢良與否的分别，進入刑部的人没有曲直的判斷。天下人都説陛下憑着個人的喜怒决定生殺，却不知道這都是因爲臣下中缺乏忠良之士的緣故。

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

古時候人的善和惡，鄉鄰一定會記住。現在雖然有申報賢良、表彰善人的舉動，却没有興辦地方學校的章程，相互舉告的辦法雖然嚴格，教誨告誡的方法却没有完備。臣想求助於古人治家的禮教、和睦鄉鄰的方法，如古代藍田呂氏的《鄉約》，今天仁義之門鄭氏的《家範》，公布於天下。歷代爲

旌之復之，爲民表帥，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官的舊臣大族，帶頭提倡，反復地進行表彰，成爲百姓的表率，就將看到變化中的革新，達到每家都可以得到封贈的地步也不難了。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妄誕，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懾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也哉。

陛下的天資極高，與道的細微處相合。神怪荒誕的事情，臣知道陛下已經洞察了。然而還是免不了所説的用神道來進行教化的事情，臣以爲不必如此。一統的天下已經確定了，一代的人心已經順服了，一切的奸雄已經懾服了。上天没有變故災害，百姓没有憂患禍害，聖上的身體健康平安，聖子聖孫承繼不絶，就如所説的得到真正的符命了。何必以取寶爲名發動軍隊，以神仙爲應驗曉諭人民呢?

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虚，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税。既税於所産之地，又税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税糧。或賣産以供税，産去而税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别，膏腴而税反輕，瘠鹵而税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

臣觀察地有盛衰，物有盈虚，而商税的徵收，却一概都有定額。假使賦税有時盈餘了，奸猾之人就得以侵占欺詐；年歲歉收了，良善之家就被補交賦税所困擾。夏税是一項，種植茶、椒有田賦，從事果、絲有徵税。既在其産地徵税，又在運輸所經過的渡口徵税，爲什麽與民争利以至於如此的繁苛?况且大多是貧困下層的家庭，不免有棄地爲荒田的罪責。今日的土地，没有了以往所種植的作物，而今日的賦税，仍然收有以往的糧税。有的人家賣掉田産以交納税款，田産失去了而税仍然存在；有的人家賠償認罰以充當勞役，勞役沉重而百姓疲困。土地的好壞不等，徵收税額的輕重却没有差别，土地肥沃的税反而輕，土地貧瘠的税反而重。要想拯救貧困并革除税收中的弊病，不如實行授田均田的方法，同時采取建立常平義倉的措施，逐漸積累，達到儲備九年的糧食也不是什麽困難的事。

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

臣聽仲尼説："王公設立險關以保衛他的國家。"近世習慣於悠閑太平，摧毁高城，銷毁兵器，禁止用兵，不談武事，以此認爲天下太平。一旦有意外的災禍，相連的城市望風披靡。趁現在應當敕令有關部門進行整修，寬假以時間，以鄉里小吏守衛，設立一

手，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

定名額的弓手，同時教習民兵。開武舉來收羅天下的英雄，擴大鄉村學校來聘請天下的賢能之士。古時候多有書院學田，每個村莊有貢士，每個家族有義田，這些都應當興起恢復并擴大增加。

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

給人定罪不牽累子女，處罰不波及後嗣。連坐開始於秦朝的法律，殺戮子女源於僞書。現在做善事的人的妻、子未必能承蒙榮耀，有過失的人鄉鎮小吏必然定他的罪。况且法律以人的綱常倫理爲重，却有把犯罪人家的婦女發配給别人爲奴妾的條令，聽憑她們陷於不義，那麽法律又怎麽根據節義來制定呢？這是可以歸結到風化的問題。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尚書、侍郎，内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内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内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耻，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

孔子説："名不正則言不順。"尚書、侍郎，是内廷的侍從，却給他們加上六卿的頭銜。郎中、員外，是内廷的職司，却讓他們名義上隸屬於六部。御史詞臣，是用來在臺閣受寵幸的，郡守縣令，是不應當脱離地方政府的。同僚間協作尊重，根據禮相互交往。如今朝廷内外很多部門鞭捶下屬官員，比對待奴隸還厲害。這樣使柔弱怯懦的人廉耻掃盡，前後奔走依附，肌膚還不能不受傷害，這决不是可以用來崇尚孝行、鼓勵節義的。臣認爲從今以後不是犯有罪惡解送官府，就不要用笞杖的刑法，催索租税和督率策勵中小有過失，用蒲草製成的鞭子行刑表示羞辱，也就足以起到懲罰的作用了。

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略無次序，惟陛下幸垂鑒焉。

臣祇知道把心中的想法全部説完，急於陳述進獻，毫無次序，祇望陛下能够垂顧審察。

書奏，帝稱其才。已，復獻《太平十策》，文多不録。

此書奏上，皇帝稱贊他的才能。不久，又呈獻《太平十策》，文字多因而不抄録了。

縉嘗入兵部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溍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爲御史。韓國公李善長得罪死，縉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白其冤。又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謂曰："大器晚成，若

解縉曾經進入兵部衙門索要差役，語氣傲慢。尚書沈溍將此事報告皇帝。皇帝説："解縉因爲閑散無事就放縱自己嗎？"命令改爲御史。韓國公李善長獲罪處死，解縉代筆替郎中王國用起草奏疏表白他的冤屈。又爲同爲御史的夏長文起草奏疏，彈劾都御史袁泰。袁泰深深地懷恨他。當時皇帝身邊近臣的父親都得以入宫拜見皇

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

上，解縉的父親解開到了，皇帝對他說：“大器晚成，若將你的兒子帶回家鄉，進一步令他在學業上有所進步，後十年來，再派大用處也不晚。”

歸八年，太祖崩，縉入臨京師。有司劾縉違詔旨，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不當舍以行。謫河州衛吏。時禮部侍郎董倫方爲惠帝所信任，縉因寓書於倫曰：“縉率易狂愚，無所避忌，數上封事，所言分封勢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吴濞之虞。鄯哈术來歸，欽承顧問，謂宜待之有禮，稍忤機權，其徒必貳。此類非一，頗皆億中。又嘗爲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事，爲詹徽所疾，欲中以危法。伏蒙聖恩，申之慰諭，重以錙賜，令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删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第，洊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欲絶。母喪在殯，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親，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拜山陵，隕涙九土。何圖詿誤，蒙恩遠行。揚、粤之人，不耐寒暑，復多疾病，俯仰奔趨，伍於吏卒，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不測，負平生之心，抱萬古之痛。是以數鳴知感。冀還京師，得望天顔，或遂南還，父子相見，即更生之日也。”倫乃薦縉，召爲翰林待詔。

返鄉八年，太祖崩，解縉進京哭臨。有關部門彈劾解縉違反詔令，况且母親去世還没有安葬，父親年已九十，不應當捨下老父上路。被貶爲河州衛的小吏。當時禮部侍郎董倫剛爲惠帝所信任，解縉因此寄信給董倫説：“解縉率性散漫，狂妄愚蠢，無所顧忌，幾次上奏疏，説分封諸侯而各侯勢力强大，萬一有意外，必然有淮南王劉長、吴王劉濞的憂慮。鄯哈术歸順朝廷，我承蒙皇上的垂詢，説應當待他們有禮，衹要稍稍違背他的巧詐之心，詭密權謀，他的部衆必然會産生貳心。此類事情不止一次，我都很能够猜中。又曾經爲王國用起草諍諫奏疏，説韓國的事，遭到詹徽的妒忌，想以嚴峻的法律中傷我。伏蒙聖上的恩典，一再地加以撫慰，還賜與銀兩，令我用十年的時間著書撰述，穿着官服再來朝廷。《元史》錯謬，承皇上之命改動修纂，接踵修成《宋書》，删定《禮經凡例》，都已被皇帝留中。在侍奉父親的閑暇，閉門纂述，漸漸地有了章程和次序，漸漸地將近八年。皇上升天的消息忽然傳來，我悲痛欲絶。母親的靈柩在家中，還没來得及安葬，家中有九十高齡的父親，倚門懸望思念，我都無暇戀及，希望能一拜先皇陵墓，涙灑九州之土。怎能想到受到牽累，承蒙聖恩得以貶職遠行。揚、粤的人，不耐嚴寒酷暑，又多疾病，周旋奔走，與小吏士卒爲伍，真是不堪忍受。我白天黑夜哭泣，經常害怕發生什麽意外，辜負我平生的心願，懷抱萬古的痛切。所以幾次表達知遇之感，希望回到京師，得以瞻仰天子龍顔，或者南行還鄉，父子相見，這就是我的再生之日了。”董倫於是薦舉解縉，召爲翰林院待詔。

成祖入京師，擢侍讀，命與黄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并直文淵閣，預機務。内閣預機務自此始。

成祖進入京師，提升解縉爲侍讀，命他與黄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一起在文淵閣值勤，參預國家的機要事務。内閣參預國家機要事務就從這時開始。

尋進侍讀學士，奉命總裁《太祖

不久進升爲侍讀學士，奉命主管修纂《太祖

實録》及《列女傳》。書成，賜銀幣。永樂二年，皇太子立，進縉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帝嘗召縉等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勤慎，時言之宫中。恒情，慎初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各賜五品服，命七人命婦朝皇后於柔儀殿，后勞賜備至。又以立春日賜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埒。縉等入謝，帝曰："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一日，帝御奉天門，諭六科諸臣直言，因顧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有。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共勉之。"其年秋，胡儼出爲祭酒，縉等六人從容獻納。帝嘗虚己以聽。

實録》和《列女傳》。書完成後，賜銀幣。永樂二年，皇太子册立，進升解縉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皇帝曾經召見解縉等人説："你們七人從早到晚在朕左右，朕嘉獎你們的勤勉謹慎，常在宫中説起。按照常情，謹慎的開端容易，保持到最後就難了，希望與你們共勉。"因此賜給每個人五品官服，命令這七人被朝廷加封過的命婦在柔儀殿朝見皇后，皇后慰勞賞賜她們十分周到。又以立春日爲名賜給解縉等人金綺衣，與尚書相等。解縉等人進宫謝恩，皇帝説："代表言論的部門，關係着國家的機密事務，況且白天黑夜地侍奉朕，對朕的幫助和補益不在尚書之下。"一天，皇帝駕臨奉天門，告誡六科道的各位臣子要直言不諱，因此回頭看着解縉等人説："王珪、魏徵的諍諫風氣，世上不多有，如果能使進言的人無所畏懼，聽言的人無所抵觸，天下何必擔憂不能大治呢？朕與諸位共勉。"這一年的秋天，胡儼出任爲祭酒，解縉等六人從容地獻計獻策，皇帝常常謙虚地聽從。

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又以定儲議，爲漢王高煦所忌，遂致敗。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丘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會大發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置郡縣。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縉又諫曰："是啓争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寖衰。四年賜黄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而不及縉。久之，福等議稍稍傳達外廷，高煦遂譖縉泄禁中語。明年，縉坐廷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參議。既行，禮部郎中李至剛言縉怨望，改交阯，命督餉化州。

解縉年輕時登上朝廷，才能優秀，做事坦率先行，表裏透澈如一。引薦提拔讀書人，有一個好的便贊不絶口。但他喜歡褒貶，無所顧忌，朝廷的大臣多因他的得寵受到傷害。又因爲確定太子的决議，被漢王朱高煦所忌恨，終於導致失敗。在此之前，皇位繼承人還没有確定，淇國公丘福説漢王有功，應當册立。皇帝秘密地詢問解縉。解縉表示："皇長子仁義慈孝，天下人心悦誠服。"皇帝不回答。解縉又叩頭説："好一個皇孫。"説的是宣宗。皇帝點頭贊同。太子於是就確定了。朱高煦因此深深地怨恨解縉。正值此時朝廷大規模發動軍隊征伐安南，解縉直言規勸，皇帝不聽。最終平定了安南，設置了郡縣。而太子既已册立，又經常不合皇帝的心意。朱高煦得寵日益隆厚，禮數次序超過了嫡皇子。解縉又進諫説："這是開啓争端，不可以。"皇帝發怒，説他是離間骨肉之情，對他的恩典禮數逐漸衰减。永樂四年，賞賜給黄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但没有輪到解縉。不久，丘福等人的議論逐漸傳到了朝廷之外，朱高煦就誣陷解縉泄露宫禁中的話。

第二年，解縉以廷試時評閱試卷不公正而獲罪，貶爲廣西布政司參議。動身之後，禮部郎中李至剛說解縉怨恨責望，被改貶交阯，命他去化州督促軍餉。

永樂八年，縉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縉時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下詔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并及至剛，皆下獄。汝玉、貫、紘、引高、得暘皆瘐死。十三年，錦衣衛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

永樂八年，解縉有事上奏來京師，正值皇帝出征北方，解縉拜謁了皇太子就回去了。漢王說解縉窺伺皇上出行，私自覲見太子，直接回去，没有人臣之禮。皇帝盛怒。解縉這時候正與檢討王偁路經廣東，游覽山川，上疏請求開鑿贛江以溝通南北交通。奏疏到京城，皇帝下令逮捕解縉并關進關押欽犯的監獄，拷打得十分厲害。供詞牽連到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并涉及到李至剛，也都被關進監獄。王汝玉、李貫、朱紘、蕭引高、高得暘都在獄中生病而死。永樂十三年，錦衣衛帥紀綱呈上囚犯的登記名册。皇帝見到解縉的名字說："解縉還活着啊?"紀綱於是就用酒灌醉解縉，把他埋在雪中，立即死去。年四十七歲。没收了他的家産，妻子、兒子和同宗族人流放遼東。

方縉居翰林時，內官張興恃寵笞人左順門外。縉叱之，興斂手退。帝嘗書廷臣名，命縉各疏其短長。縉言："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儁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尚能持廉。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帝以付太子，太子因問尹昌隆、王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仁宗即位，出縉所疏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不狂也。"詔歸縉妻子宗族。

當解縉在翰林的時候，宦官張興仗着皇帝的寵愛在左順門外鞭打人。解縉大聲呵斥他，張興縮手退下。皇帝曾經書寫朝廷大臣的姓名，令解縉分别條陳他們的短處和長處。解縉說："蹇義天資淳厚深重，但內心没有固定的見解。夏原吉有道德氣量，但不疏遠小人。劉儁有才幹，但不知道顧及義。鄭賜可以說是君子，但太缺少才氣。李至剛虚妄而趨炎附勢，雖有才但不正直。黄福持心平易公正，確有志節操守。陳瑛運用法律苛刻，但還能保持清廉。宋禮剛直而嚴厲，别人恨他不體恤下人。陳洽通達敏捷，又不失正直。方賓是文書小吏之才，商人市儈之心。"皇帝將此交給太子，太子就問起尹昌隆、王汝玉。解縉回答說："尹昌隆是君子但氣量不大。王汝玉的文章不易得到，祇可惜有市俗之心罷了。"後來仁宗登位，拿出解縉所寫的評論給楊士奇看，說："别人都說解縉狂妄，看他所評論列舉的，都有固定的見解，并不狂妄。"下詔讓解縉的妻子、兒子、同宗族人返回原籍。

縉初與胡廣同侍成祖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子，廣可以女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女矣。"已而果生女，遂約婚。縉敗，子禎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赦還，卒歸禎亮。

解縉當初和胡廣一起侍奉成祖筵宴，皇帝說："你們二人出生同里，長大同學，任職同官。解縉有兒子，胡廣可以把女兒嫁給他。"胡廣叩頭說："臣的妻子剛剛懷孕，還不知道是男是女。"皇帝笑着說："肯定是女的！"不久果然生了個女孩，於是就定了婚約。解縉遭禍，兒子解禎亮流放遼東，胡廣想解除婚約，女兒割耳發誓說："我這薄命人的婚姻，是皇上做主、大人當面允承的，我寧死無二志。"等到解禎亮免罪回來，最終嫁給了解禎亮。

正統元年八月，詔還所籍家產。成化元年復縉官，贈朝議大夫。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後高煦以叛誅。安南數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

正統元年八月，皇上下詔令歸還所没收的家產。成化元年恢復解縉的官職，贈朝議大夫。當初解縉因議論漢王以及安南的事情而遭禍。後來朱高煦因反叛被殺。安南幾次反叛，朝廷設置官吏不久，又放棄了它。都如同解縉說的那樣。

縉兄綸，洪武中，亦官御史，性剛直。後改應天教授。子禎期，以書名。

解縉的兄長解綸，洪武年間也任御史，性情剛强正直。後來改任應天府教授。兒子解禎期，以書法聞名。

黄淮

黄淮，字宗豫，永嘉人。父性，方國珍據温州，遁迹避僞命。

黄淮，字宗豫，永嘉人。父親名性，方國珍占據温州時，隱居以躲避非法任命。

淮舉洪武末進士，授中書舍人。成祖即位，召對稱旨，命與解縉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重務悉預聞。既而與縉等六人并直文淵閣，改翰林編修，進侍讀。議立太子，淮請立嫡以長。太子立，遷左庶子兼侍讀。永樂五年，解縉黜，淮進右春坊大學士。明年與胡廣、金幼孜、楊榮、楊士奇同輔導太孫。七年，帝北巡，命淮及蹇義、金忠、楊士奇輔皇太子監國。十一年再北巡，仍留守。明年，帝征瓦剌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重入高煦譖，悉徵東宫官屬下詔獄，淮及楊溥、金問皆坐繫十年。

黄淮考中洪武末年進士，授職中書舍人。成祖登位，召見對答合皇上的旨意，命他與解縉常侍立在皇帝的御榻左邊，以備咨詢。有時候到了夜半，皇帝睡了，還賜坐在床前説話，機密和重要事務都預先得知。不久，和解縉等六人一起在文淵閣值勤。改任翰林編修，進升侍讀。朝廷討論册立太子事，黄淮請求册立年長的嫡子。太子確定後，調任左庶子兼侍讀。永樂五年，解縉被降職，黄淮進升爲右春坊大學士。第二年和胡廣、金幼孜、楊榮、楊士奇一起輔助教導皇太孫。永樂七年，皇帝出巡北方，命令黄淮以及蹇義、金忠、楊士奇輔助皇太子留守京師代理國事。永樂十一年，皇帝再次出巡北方，黄淮仍然留守京師。第二年，皇帝征伐瓦剌回來，太子派使者迎接稍有延遲，皇帝又一次聽信朱高煦的讒言，下令將太子屬官全部逮捕并關進關押欽犯的監獄，黄淮以及楊溥、金問都獲罪被關了十年。

仁宗即位，復官。尋擢爲通政

仁宗登位，黄淮恢復官職。不久提升爲通政

使，兼武英殿大學士，與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同掌内制。丁母憂，乞終制。不許。明年進少保、户部尚書，兼大學士如故。仁宗崩，太子在南京。漢王久蓄異志，中外疑懼，淮憂危嘔血。宣德元年，帝親征樂安，命淮居守。明年以疾乞休，許之。父性年九十，奉養甚歡。及性卒，賜葬祭，淮詣闕謝。值燈時，賜游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辭歸，餞之太液池，帝爲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入賀。英宗立，再入朝。正統十四年六月卒。年八十三，謚文簡。

淮性明果，達於治體。永樂中，長沙妖人李法良反。仁宗方監國，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忌太子有功，詭言彬不可用。淮曰："彬，老將，必能滅賊，願急遣。"彬卒擒法良。又時有告黨逆者。淮言於帝曰："洪武末年已有敕禁，不宜復理。"吏部追論"靖難"兵起時，南人官北地不即歸附者，當編戍。淮曰："如是，恐示人不廣。"帝皆從之。阿魯台歸款，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詞，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帝顧左右曰："黄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西域僧大寶法王來朝，帝將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諸番制敕，用'敕命'、'廣運'二寶。今此玉較大，非所以示遠人、尊朝廷。"帝嘉納。其獻替類如此。然量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或謂解縉之謫，淮有力焉。其見疏於宣宗也，亦謂楊榮言淮病瘵，能染人云。

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和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共同負責皇帝詔令。遭母親之喪，請求服滿喪期，未得准許。第二年進升爲少保、户部尚書，仍然兼大學士不變。仁宗崩，太子在南京。漢王久存叛逆之志，朝廷内外驚疑恐懼，黄淮擔憂而吐血。宣德元年，皇帝親自征伐樂安，命黄淮留守。第二年，因疾病請求退休，皇帝准許了他的請求。父親黄性年已九十，黄淮侍奉父親十分勤快。等到黄性去世，皇帝賜予下葬祭祀的物品，黄淮前往朝廷謝恩。適逢燈節之時，皇帝賜游覽西苑，下詔讓他坐轎子登萬歲山。命令他主持會試。等到告辭回家，皇帝在太液池爲他餞行，皇帝作長詩送給他，并且説："朕生日，你當再來。"第二年，入京慶賀。英宗登位，再次入朝。正統十四年六月死去。年八十三歲，謚號文簡。

黄淮性格精明果敢，通曉治國的體要。永樂年間，長沙妖人李法良反叛。仁宗正代理國事，命令豐城侯李彬討伐李法良。漢王忌妒太子有功，詐説李彬不能任用。黄淮説："李彬，是老將，一定能消滅賊寇，希望立即派他去。"李彬最終擒獲了李法良。再有，當時有告發結黨叛逆的人，黄淮對皇帝説："洪武末年就已有敕令禁止，不應當再受理。"吏部追加論罪那些"靖難"軍隊起事時，南方人在北方做官没有立即歸順的人，應當發配邊疆戍地。黄淮説："如果這樣做，恐怕讓人看來心胸不廣。"皇帝全都聽從了他的意見。阿魯台歸順朝廷，請求統治吐蕃各部。請求朝廷將誓言刻在金子上面，磨成金末放入酒中，請各位酋長飲酒盟誓。衆大臣討論準備答應他。黄淮説："他們勢力分散則容易控制，統一起來就難以謀取了。"皇帝回顧左右的人説："黄淮議論事情，如同站在高山，没有遠處看不見的。"西域和尚大寶法王來朝見皇上，皇帝打算刻玉印賞賜給他，把璞玉給黄淮看，黄淮説："朝廷賜給各番王的敕書，用的是'敕命'、'廣運'二塊印信。現在這塊玉比那兩塊印信還大，這不是威示遠人、尊崇朝廷的辦法。"皇帝贊許并采納了。他的建議和規勸大都如此。然而氣量很狹隘。同事有小的過失，馬上報告皇上。有人

說解縉的貶職，黃淮是出過力的。他被宣宗所疏遠，又說是楊榮說黃淮生了癆病，會傳染人等等。

胡廣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父子祺，名壽昌，以字行。陳友諒陷吉安，太祖遣兵復之，將殺脅從者千餘人。子祺走謁帥，力言不可，得免。洪武三年以文學選爲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帝稱善，遣太子巡視陝西，後以太子薨，不果。子祺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改知彭州。所至平冤獄，毀淫祀，修廢堰，民甚德之。遷延平知府，卒於任。廣，其次子也。建文二年廷試，時方討燕，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語，帝親擢廣第一，賜名靖，授翰林修撰。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父親子祺，名壽昌，以字行於世。陳友諒攻陷吉安，太祖派遣軍隊收復了，打算殺掉被脅迫跟從陳友諒的士兵一千多人。胡子祺前往拜見主帥，竭力勸說不能這樣做，這些人得以免除災難。洪武三年，胡子祺因爲辭章修養優異被選爲御史，上奏疏請求建都關中。皇帝稱贊說好，派遣太子巡視陝西，後因太子去世，事情沒有結果。胡子祺出任爲廣西按察僉事，改任彭州知州。所到之處平反冤獄，毀掉歪門邪道的祀廟，修築塌壞了的堤壩，百姓非常感戴他。調任延平知府，死在任上。胡廣，是胡子祺的第二個兒子。建文二年朝廷會試，當時正在討伐燕王，胡廣的對策中有"親藩猖獗，人心搖動"的話，皇帝親自提拔胡廣爲第一名，賜名靖，授職翰林修撰。

成祖即位，廣偕解縉迎附，擢侍講，改侍讀，復名廣，遷右春坊右庶子。永樂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帝北征，與楊榮、金幼孜從。數召對帳殿，或至夜分。過山川厄塞，立馬議論，行或稍後，輒遣騎四出求索。嘗失道，脫衣乘驏馬渡河，水沒馬及腰以上，帝顧勞良苦。廣善書，每勒石，皆命書之。十二年再北征，皇長孫從，命廣與榮、幼孜軍中講經史。十四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職如故。帝徵烏思藏僧作法會，爲高帝、高后薦福，言見諸祥異。廣乃獻《聖孝瑞應頌》。帝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之。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廣言其不可，遂不許。廣上《却封禪頌》，帝益親愛之。

成祖登位，胡廣和解縉一起迎接歸附，被提升爲侍講，改爲侍讀，恢復原名廣，調任右春坊右庶子。永樂五年進升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皇帝出征北方，胡廣和楊榮、金幼孜跟隨左右。幾次在帳幕殿中召見對答，有時直到夜半。經過山川要塞，停住馬商議討論，行進中有時稍微落在後面，就派騎兵四出尋找。胡廣曾經迷失道路，脫下衣服騎着沒有馬鞍的馬渡河，水淹沒了馬身以及胡廣的腰部以上，皇帝十分關切地慰勞他。胡廣擅長書法，每次刻石碑，都命他書寫碑文。永樂十二年再次出征北方，皇長孫隨從軍中，皇上命令胡廣與楊榮、金幼孜在軍中爲皇長孫講論經史。十四年胡廣進升爲文淵閣大學士，仍然兼任原先的職務。皇帝召烏思藏僧做法會，爲高皇帝、高皇后求福，說見到了各種吉祥的徵兆。於是胡廣獻上《聖孝瑞應頌》。皇帝將它連綴成篇作成佛曲，下令宮中歌舞這支曲子。禮部郎中周訥請求舉行封禪典禮，胡廣說這樣做不可以，於是就沒有准許。胡廣呈上《却封禪頌》，皇帝更加親近愛惜他。

廣性縝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時人以方漢胡廣。然頗能持大體。奔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奸黨，株及支親，爲民厲。"帝納其言。十六年五月卒，年四十九。贈禮部尚書，謚文穆。文臣得謚，自廣始。喪還，過南京，太子爲致祭。明年官其子穜翰林檢討。仁宗立，加贈廣少師。

胡廣性情謹慎周密。在皇帝面前所說的話和所管理的事務，出去從不告訴别人。當時的人將他比作漢代的胡廣。然而胡廣很能够堅持原則。奔母親喪事返回朝廷，皇帝問及百姓是否安定。胡廣回答説："安定，但是府縣衙門追究建文時的奸黨，株連到分支的親屬，成爲百姓的禍患。"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永樂十六年五月死去，年四十九。贈禮部尚書，謚號文穆。文臣得以贈謚號，從胡廣開始。靈柩返鄉時，經過南京，皇太子向他表示追悼。第二年，授官給他的兒子胡穜爲翰林檢討。仁宗登位，加贈胡廣爲少師。

金幼孜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進士。授户科給事中。成祖即位，改翰林檢討，與解縉等同直文淵閣，遷侍講。時翰林坊局臣講書東宫，皆先具經義，閣臣閲正，呈帝覽，乃進講。解縉《書》，楊士奇《易》，胡廣《詩》，幼孜《春秋》，因進《春秋要旨》三卷。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於世，新淦人。建文二年進士。授職户科給事中。成祖登位，改爲翰林檢討，和解縉等人一起在文淵閣值勤，調任侍講。當時翰林院、春坊、司經局的大臣爲太子在東宫中講解典籍，都事先陳述經書義理，内閣大臣查閲修正，呈送皇帝御覽，然後纔給太子講解。解縉講《尚書》，楊士奇講《易經》，胡廣講《詩經》，金幼孜講《春秋》，因而呈上《春秋要旨》三卷。

永樂五年遷右諭德兼侍講，因諭吏部，直内閣諸臣胡廣、金幼孜等考滿，勿改他任。七年從幸北京。明年北征，幼孜與廣、榮扈行，駕駐清水源，有泉涌出。幼孜獻銘，榮獻詩，皆勞以上尊。帝重幼孜文學，所過山川要害，輒命記之。幼孜據鞍起草立就。使自瓦剌來，帝召幼孜等傍輿行，言敵中事，親倚甚。嘗與廣、榮及侍郎金純失道陷谷中。暮夜，幼孜墜馬，廣、純去不顧。榮爲結鞍行，行又輒墜，榮乘以己騎，明日始達行在所。是夜，帝遣使十餘輩迹榮、幼孜，不獲。比至，帝喜動顔色。自後北征皆從，所撰有《北征前後》二《録》。十二年命與廣、榮等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遷翰林學士。十八年與榮并進文淵閣大學士。

永樂五年，調任右諭德兼侍講，皇帝因此諭告吏部，值勤於内閣的大臣胡廣、金幼孜等人考核期滿後，不要改任其他職務。永樂七年，跟隨皇上駕臨北京。第二年出征北方，金幼孜和胡廣、楊榮護駕出行。皇帝的車駕停留在清水源，有泉水噴涌而出。金幼孜呈獻銘文，楊榮呈獻詩歌，皇帝都用上等酒慰勞。皇帝看重金幼孜的辭章修養，凡經過山川要塞，就命令他記載下來。金幼孜靠着馬鞍起草，當場完成。有使者從瓦剌來，皇帝招呼金幼孜等人在車駕左右并行，討論敵方的事，非常愛惜倚重他。金幼孜曾經和胡廣、楊榮以及侍郎金純迷失道路陷入山谷之中。夜晚，金幼孜掉下馬，胡廣、金純頭也不回地走了，楊榮爲他繫好馬鞍繼續走，行進時又總是掉下來，楊榮讓他騎在自己的馬上，第二天纔到達皇帝所駐地。這天晚上，皇帝派遣十多批使者尋找楊榮、金幼孜，没有找到。等他們到了，皇帝喜形於色。從此以後每次出征北方金幼孜都跟隨

從行。著有《北征前録》和《北征後録》。永樂十二年，被命與胡廣、楊榮等人編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調任爲翰林學士。永樂十八年，和楊榮一起進升爲文淵閣大學士。

二十二年從北征，中道兵疲，帝以問群臣。莫敢對，惟幼孜言不宜深入，不聽。次開平，帝謂榮、幼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榮、幼孜對曰："陛下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即命草詔，招諭諸部。還軍至榆木川，帝崩。秘不發喪。榮訃京師，幼孜護梓宫歸。

永樂二十二年跟隨皇上出征北方，途中軍隊疲困，皇帝因此詢問各位大臣，没有人敢回答，衹有金幼孜説不應當深入，皇帝不聽。駐扎開平，皇帝對楊榮、金幼孜説："朕二次夢見神人説上天是愛惜生命的，這是什麽徵兆呢?"楊榮、金幼孜回答説："陛下這次的行動，固然是爲了除暴虐、安百姓。然而，火燒出産玉的崑岡山，玉和石都將同歸於盡，希望陛下留意。"皇帝表示贊同，立即下令起草詔書，曉諭各部。撤軍抵達榆木川，皇帝駕崩，保守秘密，不公布於衆。楊榮去京師報喪，金幼孜護送皇帝的棺木返京。

仁宗即位，拜户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是年十月命幼孜、榮、士奇會録罪囚於承天門外。詔法司，録重囚必會三學士，委寄益隆。帝御西角門閱廷臣制誥，顧三學士曰："汝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嘗見前代人主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賢良之臣，言不見聽，退而杜口。朕與卿等當深用爲戒。"因取五人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幼孜等頓首稱謝。洪熙元年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學士如故，并給三俸。尋乞歸省母。明年，母卒。

仁宗登位，金幼孜拜官爲户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不久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這一年的十月，皇帝命令金幼孜、楊榮、楊士奇在承天門外一起審察甄别囚犯。詔令司法部門，審察甄别重囚犯必須會合三位學士，委任付托更加隆厚。皇帝駕臨西角門批閱朝廷大臣所作的誥文，回頭看着三位學士説："你們三人及蹇、夏二位尚書都是先帝的舊臣，朕正要依靠你們來輔助我。曾經聽説前代的君主討厭聽到真實的言論，即使向來親近信任的人，也顧忌君威而順從他的旨意，閉口不言以取悦於君王。賢良的臣子，言論不被君王所聽取，退下後就閉口不言。朕和你們應當深深地引以爲戒。"於是取出五人起草的誥書，親自增加二句話説："不要認爲崇高的就難以進去，不要因爲有所違拗就時有懈怠。"金幼孜等人叩頭謝恩。洪熙元年金幼孜進升爲禮部尚書，仍舊兼任大學士、學士，并且支給三種職務的俸禄。不久金幼孜請求回家探望母親。第二年，母親去世了。

宣宗立，詔起復，修兩朝實録，充總裁官。三年持節寧夏，册慶府郡王妃。所過詢兵民疾苦，還奏之，帝嘉納焉。從巡邊，度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

宣宗登位，詔令金幼孜戴孝進京任職，編纂兩朝實録，任總裁官。宣德三年，持符節出使寧夏，册封慶府郡王妃。所過之地金幼孜詢問士兵和百姓的疾苦，回來後上奏皇帝，皇帝贊許并接納了。跟隨皇上出巡邊地，翻越雞鳴山，皇帝

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宣德六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說："唐太宗憑仗他的英雄威武征遼，曾經越過這座山。"金幼孜回答說："唐太宗不久就後悔這一戰役了，所以建造了憫忠閣。"皇帝說："這座山倒塌在元順帝的時候，是元朝亡國的徵兆。"金幼孜回答說："元順帝是亡國的君主，即使山不倒塌，國家也必然滅亡。"宣德六年十二月金幼孜去世。年六十四歲。贈少保，謚號文靖。

幼孜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宴居之室曰"退庵"。疾革時，家人囑請身後恩，不聽，曰："此君子所耻也。"

金幼孜坦率和易，沉靜緘默，寬容有度量。得皇上的愛重禮遇雖然隆厚，但自己處世更加謙虛，他命名自己閑居的房間爲"退庵"。臨終時，家人叫他向朝廷請求死後的恩典，他不聽，說："這是君子所耻於做的。"

胡儼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少嗜學，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無不究覽。洪武中以舉人授華亭教諭，能以師道自任。母憂，服除，改長垣，乞便地就養，復改餘干。學官許乞便地自儼始。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幼時特别愛好學習，對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法、醫學占卜，没有不推究瀏覽的。洪武年間以舉人身份授職華亭教諭，能够以爲師之道來要求自己。母親去世，服喪期滿後，改任長垣，請求在合適的地方任職以便就近侍養父親。又改任餘干。主管學務的官員允許請求在方便的地方任職就是從胡儼開始的。

建文元年薦授桐城知縣。鑿桐陂水，溉田爲民利。縣有虎傷人。儼齋沐告於神，虎遁去。桐人祀之朱邑祠。四年，副都御史練子寧薦於朝曰："儼學足達天人，智足資帷幄。"比召至，燕師已渡江。

建文元年，以薦舉授職桐城知縣。開鑿桐陂的水道，灌溉田地爲人民帶來了利益。縣境内有老虎傷人，胡儼齋戒沐浴告知於神靈，老虎就逃走了。桐城人民在朱邑祠中祭祀他。建文四年，副都御史練子寧在朝廷上推薦胡儼說："胡儼的學問足以通曉天和人，智慧足以協助運籌決策。"等召到京師，燕王的軍隊已經渡過長江。

成祖即位，曰："儼知天文，其令欽天監試。"既試，奏儼實通象緯、氣候之學。尋又以解縉薦，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俱直文淵閣，遷侍講，進左庶子。父喪，起復。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永樂二年九月拜國子監祭酒，遂不預機務。時用法嚴峻，國子生托事告歸者坐戍邊。儼至，即奏除之。七年，帝幸北京，召儼赴行在。明年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皇太孫留守北京。十九年改北京國子監祭酒。

成祖登位，說："胡儼懂得天文，是不是令他去欽天監試用。"試用不久，欽天監上奏說胡儼真的通曉日月五星、節令變化的學問。不久，又因爲解縉的薦舉，被授職翰林檢討，和解縉等人一起在文淵閣值勤，調任侍講，進升爲左庶子。父親去世，服喪期未滿就應召復職。胡儼在内閣，承蒙皇上的咨詢，常常不想出人頭地，但稍許有些戇直。永樂二年九月拜官國子監祭酒，於是不參預國家機要事務了。當時使用法律嚴厲，國子生中藉口有事告假返鄉的人被定罪流放戍守邊疆。胡儼到了之後，立即上奏廢除了這一規定。永樂七年，皇帝駕臨北京，召胡儼前往皇

帝的住處。第二年出征北方，命胡儼以祭酒兼侍講的身份，主管翰林院的事務，輔助皇太孫留守北京。永樂十九年，改任北京國子監祭酒。

當是時，海内混一，垂五十年。帝方内興禮樂，外懷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實録》、《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充總裁官。居國學二十餘年，以身率教，動有師法。洪熙改元，以疾乞休，仁宗賜敕奬勞，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仕，復其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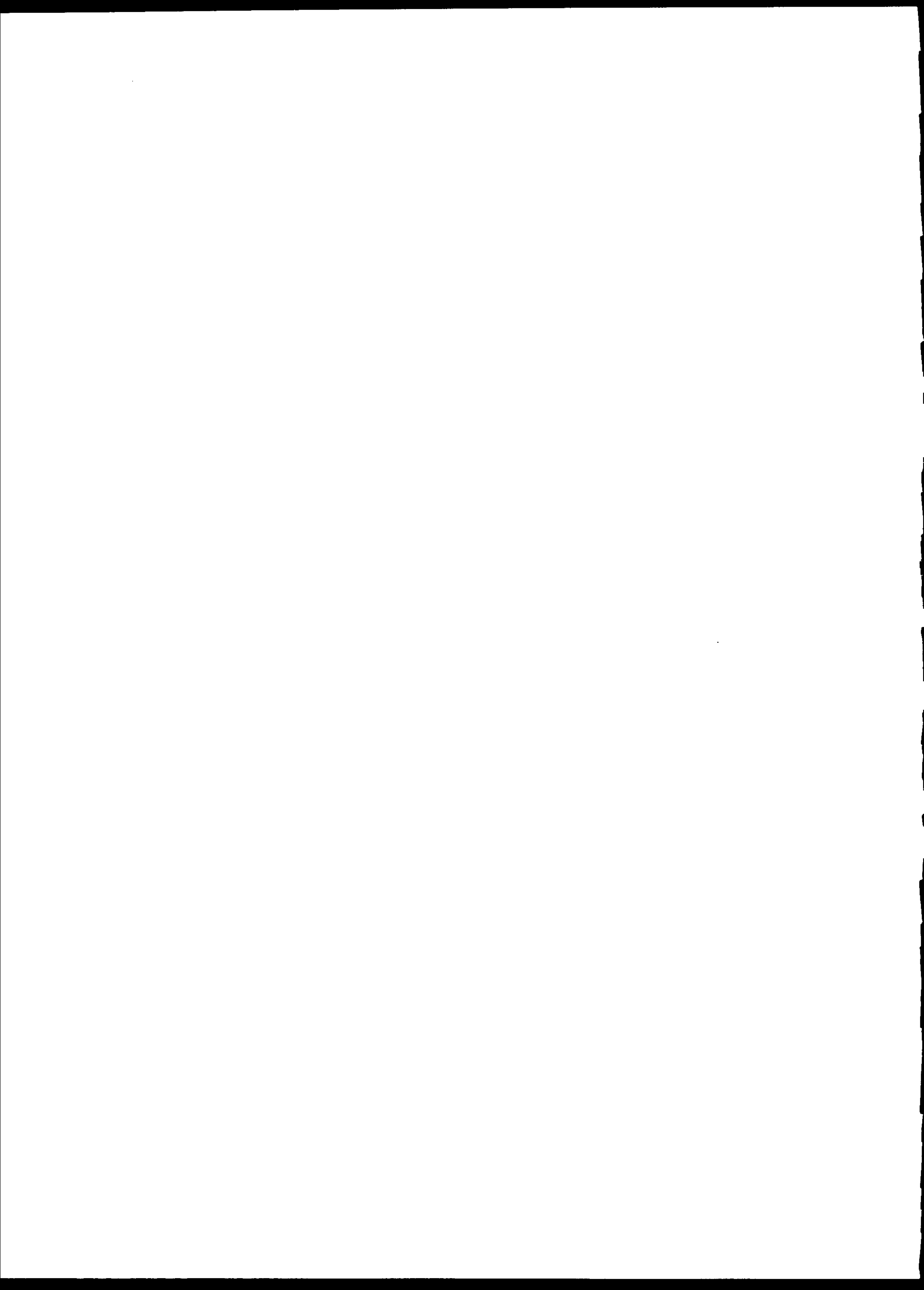
當這時，四海之内統一，將近五十年了。皇帝正對内興修禮樂，對外安撫邊地，朝廷的高級官員們多是彬彬有禮擅長修辭的讀書人。胡儼作爲翰林院的老儒，朝廷的宏大著作大多出自他的手，重新修纂《太祖實録》、《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胡儼都擔任總裁官。身處國子監二十多年，以自己的行爲去教育學生，一舉一動有老師的規範。洪熙更改年號，胡儼因病請求退休，仁宗賜給詔令嘉奬慰勞，進升他爲太子賓客，仍舊兼任祭酒。辭官後，免除了他子孫後代的賦税。

宣宗即位，以禮部侍郎召，辭歸。家居二十年，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儼與言，未嘗及私。自處淡泊，歲時衣食纔給。初爲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其上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爲公孫之阿曲。"世以爲知人。正統八年八月卒，年八十三。

宣宗登位，以禮部侍郎的任命召他回朝廷，胡儼謝絶任命返鄉。在家居住二十年，各級地方長官和顯要大臣都以師長之禮對待他。胡儼和他們談話，從没有涉及過私事。自身處世恬淡寡欲，一年四季的衣服食物剛够使用。當初胡儼爲湖廣的考官，得到楊溥的文章，非常地驚異，在文章上題説："必然能像董仲舒那樣正直敢言，而不會像公孫弘那樣曲意奉迎。"世人認爲他能識人。正統八年八月去世，年八十三歲。

贊曰：明初罷丞相，分事權於六部。成祖始命儒臣直文淵閣，預機務。沿及仁、宣，而閣權日重，實行丞相事。解縉以下五人，則詞林之最初入閣者也。夫處禁密之地，必以公正自持，而尤貴於厚重不泄。縉少年高才，自負匡濟大略，太祖俾十年進學，愛之深矣。彼其動輒得謗，不克令終，夫豈盡嫉賢害能者力固使之然歟。黄淮功在輔導，胡廣、金幼孜勞著扈從，胡儼久於國學。觀諸臣從容密勿，隨事納忠，固非僅以文字翰墨爲勛績已也。

贊曰：明初廢除丞相，將處理政務的權力分别歸於六部。從成祖開始命令儒學大臣在文淵閣值勤，參預國家機要事務。相沿到仁宗、宣宗，内閣的權力日益加重，實際上行使着丞相的職權。解縉以下五人，是翰林院中最早進入内閣的人。身處禁要機密之地，果然能以公平正直來要求自己，而尤其可貴的是端凝莊重而不泄露機密。解縉年紀輕才學高，自認爲有匡時濟世的遠大謀略，太祖讓他用十年時間進一步學習，愛他很深了。他動不動就受到毁謗非議，没能有好的結局，難道這全是嫉妒賢才陷害能士的人竭力必要使他這樣的嗎？黄淮的功績在於輔導皇上，胡廣、金幼孜的功勞突出表現在隨從皇帝出征，胡儼很長時間在國子監。看各位大臣從容謹慎，遇事進獻忠心，當然這不是僅僅用文字筆墨就可以作爲他們的功勛勞績的。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楊士奇　楊榮（曾孫）旦　楊溥 馬愉

楊士奇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早孤，隨母適羅氏，已而復宗。貧甚。力學，授徒自給。多游湖、湘間，館江夏最久。建文初，集諸儒修《太祖實録》，士奇已用薦徵授教授當行，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召入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得士奇策，曰："此非經生言也。"奏第一。授吴王府審理副，仍供館職。成祖即位，改編修。已，簡入内閣，典機務，數月進侍講。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於世，泰和人。很早就失去父親，母親改嫁，他隨母親到羅家，不久恢復本宗。家中十分貧困。他努力學習，教授學生以維持自己的生活。經常出游湖、湘之間，在江夏設立書塾最久。建文初年，朝廷召集各地儒士修纂《太祖實録》，楊士奇已因推舉召爲教授正要出發，王叔英又以有治史之才推薦，於是被召進翰林院，充任編纂官。不久，朝廷命吏部考核評定史館的各位儒士。尚書張紞得到楊士奇的策論，説："這不是經生所能説的話。"上奏爲第一。授官吴王府審理副，仍舊在史館供職，成祖登位，改任編修。不久，被挑選進入内閣，主管機要事務，幾個月後晋升爲侍講。

永樂二年選宫僚，以士奇爲左中允。五年進左諭德。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得聞。在帝前，舉止恭慎，善應對，言事輒中。人有小過，嘗爲揜覆之。廣東布政使徐奇載嶺南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目籍以進。帝閲無士奇名，召問。對曰："奇赴廣時，群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當無他意。"帝遽命毁籍。

永樂二年，挑選太子屬官，任命楊士奇爲左中允。永樂五年，晋升爲左諭德。楊士奇任職十分謹慎，在私人居室從不談公事，即使是最親密交厚的人也從來聽不到。在皇上面前，舉止恭敬謹慎，善於應答，論事總是合乎皇上意旨。别人有小過失，曾經爲之掩蓋。廣東布政使徐奇裝載着嶺南的土特産饋贈給朝廷的大臣，有人得到他準備送人的細目名册進呈皇上。皇上看上面没有楊士奇的名字，就召見詢問他。楊士奇回答説："徐奇去廣東時，各位大臣作詩歌文章送行，臣正值生病没有參加，所以衹有我没上名單。現在各位大臣接受與否還不知道，况且禮物輕微，應當没有其他的意思。"皇上急忙下令燒毁了名册。

六年，帝北巡，命與蹇義、黄淮

永樂六年，皇上出巡北方，命楊士奇與蹇

留輔太子。太子喜文辭，贊善王汝玉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詔令。詩小技，不足爲也。"太子稱善。

初，帝起兵時，漢王數力戰有功。帝許以事成立爲太子。既而不得立，怨望。帝又憐趙王年少，寵異之。由是兩王合而間太子，帝頗心動。九年還南京，召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托。"帝悦。十一年正旦，日食。禮部尚書吕震請勿罷朝賀。侍郎儀智持不可。士奇亦引宋仁宗事力言之。遂罷賀。明年，帝北征。士奇仍輔太子居守。漢王譖太子益急。帝還，以迎駕緩，盡徵東宫官黄淮等下獄。士奇後至，宥之。召問太子事。士奇頓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皆臣等罪。"帝意解。行在諸臣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遂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十四年，帝還京師，微聞漢王奪嫡謀及諸不軌狀，以問蹇義。義不對，乃問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侍東宫，外人無敢爲臣兩人言漢王事者。然漢王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起還宫。居數日，帝盡得漢王事，削兩護衛，處之樂安。明年進士奇翰林學士，兼故官。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明年復坐輔導有闕，下錦衣衛獄，旬日而釋。

義、黄淮留下輔助太子。太子喜愛文章詞采，贊善王汝玉以作詩之法進呈。楊士奇説："殿下應當留心《六經》，有空閑可看兩漢的詔令。詩歌是雕蟲小技，不值得去做。"太子稱好。

當初，皇上起兵的時候，漢王多次奮力作戰有功，皇上許諾事成之後立他爲太子。後來没有得到册立，就怨恨失望。皇上又憐惜趙王年紀輕，十分寵愛他。於是兩位親王就聯合起來離間太子和皇上的關係，皇上很是心動。永樂九年，皇上返回南京，召見楊士奇詢問太子代理國事的情况，楊士奇回答説很孝敬，并且説："殿下的天資高，即使有了過失一定會知道，知道了一定會改正，一心愛人，决不會辜負陛下的托付。"皇上很高興。永樂十一年正月初一，出現日食。禮部尚書吕震請求不要免去朝賀。侍郎儀智堅持説不行。楊士奇也引用宋仁宗的事竭力論説。於是免去了朝賀。第二年，皇上出征北方。楊士奇仍然輔助太子駐守京師。漢王暗中攻擊太子更加急迫。皇上返京，因太子接駕慢了一步，將太子屬官黄淮等人全部關進監獄，楊士奇後到，原諒了他。召見他詢問太子的事。楊士奇叩頭説："太子還和原來一樣孝敬。拖延接駕的事，都是臣等人的罪過。"皇上怒意緩解了。隨皇上出征的各大臣紛紛上奏章彈劾楊士奇不應當被單獨寬宥，於是被關進錦衣衛的監獄，不久釋放。

永樂十四年，皇上返回京師，稍微聽説了一些漢王争奪嫡位的陰謀以及各種越軌的行爲，以此事詢問蹇義，蹇義不回答，於是問楊士奇。回答説："臣與蹇義都侍奉太子，外面人没有敢對我們兩人説漢王事情的。但是漢王兩次被派去藩地，他都不肯動身。現在知道陛下將要遷都，就馬上請求留守南京。希望陛下深入地觀察漢王的意圖。"皇上沉默，起座還宫。過了幾天，皇上全面瞭解了漢王的事情，削减了兩個護衛，將他安排在樂安。第二年，晉升楊士奇爲翰林學士，兼任原來的官職。永樂十九年，改任左春坊大學士，仍然兼任學士。第二年再次以輔助教導太子有差錯而獲罪，關進錦衣衛監獄，十天後被釋放。

仁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士奇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萬斤，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服制二十七日期滿，吕震請即吉。士奇不可。震厲聲叱之。蹇義兼取二説進。明日，帝素冠麻衣絰而視朝。廷臣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之。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宫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進少保，與同官楊榮、金幼孜并賜"繩愆糾繆"銀章，得密封言事。尋進少傅。

仁宗登位，提升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皇上駕臨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還没有退下。皇上遠遠看見楊士奇，對兩人説："新任華蓋殿大學士來了，一定有正直的言論，我們試着一起聽他説。"楊士奇入殿説："皇上下恩詔減去每年宫廷用度纔二天，惜薪司就傳下旨意徵收紅棗八十萬斤，與前面恩詔相抵觸。"皇上立即下令減少一半。朝廷中穿喪服守孝二十七天期滿，吕震請求馬上换成吉服。楊士奇認爲不可以，吕震厲聲地斥責他。蹇義兼取雙方意見奏進。第二天，皇上穿戴着白帽和麻衣麻帶臨朝聽政。朝廷大臣中衹有楊士奇及英國公張輔的衣服和皇上一樣。朝見結束，皇上對左右的人説："靈柩還停留在宫中，换下喪服難道是臣子所忍心説的？楊士奇堅持是對的。"晋升爲少保，與同僚楊榮、金幼孜一起被賜予"督察過失糾正謬誤"的銀質徽章，准許密封奏章論事。不久晋升爲少傅。

時藩司守令來朝，尚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又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吕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群臣習朝正旦儀，吕震請用樂，士奇與黄淮疏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越日，帝召謂曰："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命兼兵部尚書，并食三禄。士奇辭尚書禄。

當時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縣令等地方官員來京朝見皇上，尚書李慶建議發派軍隊中多餘的馬給這些官吏，每年向他們徵收産下的馬駒。楊士奇説："朝廷選擇賢才授予官職，却讓他們去養馬，這是重視牲畜而輕視士子，用什麽給天下後世的人樹立榜樣呢？"皇上同意并親自頒發聖旨取消這一做法，旋即又没有聲息了。楊士奇再次竭力上言，又没有答覆。過了一段時間，皇上駕臨思善門，召見楊士奇對他説："朕以前豈是真的忘了這件事？聽説吕震、李慶等人都不喜歡你，朕是擔心你孤立，恐怕被他們所傷害，不想是因爲你的上言而取消這件事罷了，現在有托辭了。"拿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論養馬不便利的奏疏，讓楊士奇起草敕令并實行之。楊士奇叩頭謝恩。群臣練習正月初一朝賀的禮儀，吕震請用音樂，楊士奇與黄淮上疏制止。没有答覆。楊士奇又上奏，在庭中一直等到夜漏下十刻，答覆説同意。過了一天，皇上召見楊士奇對他説："吕震每件事情都耽誤朕，不是你們上言，後悔也來不及了。"命楊士奇兼任兵部尚書，同時領取三種職務的俸禄。楊士奇辭掉了尚書的俸禄。

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是

皇上代理國事時，怨恨御史舒仲成，到這時

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即罷弗治。或有言大理卿虞謙言事不密。帝怒，降一官。士奇爲白其罔，得復秩。又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得罪。士奇曰："謙應詔陳言。若加之罪，則群臣自此結舌矣。"帝立進謙副都御史，而下敕引過。

候想加罪於他。楊士奇說："陛下登位，下詔説從前違逆過皇上意旨的都將得到寬宥。如果治舒仲成的罪，那麽詔書就失去信用，害怕的人就多了。如漢景帝那樣對待衛綰，不也很好嗎?"皇上立即作罷，不治罪了。有人議論說大理寺卿虞謙上言論事不機密，皇上發怒，將他降了一級。楊士奇爲他辯白其中的冤屈，得以恢復原來的級别。又，大理寺少卿弋謙因上言論事而獲罪。楊士奇說："弋謙響應皇上的詔令陳述自己的意見。如果加罪於他，那麽各位大臣從此就不敢説話了。"皇上立刻晋升弋謙爲副都御史，并下敕令承認自己的過失。

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爲然。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五上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是年四月，帝賜士奇璽書曰："往者朕膺監國之命，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入告，期予於治，正固不二，簡在朕心。兹創制'楊貞一印'賜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尋修《太宗實録》，與黄淮、金幼孜、楊溥俱充總裁官。未幾，帝不豫，召士奇與蹇義、黄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召太子於南京。

當時有上書歌頌天下太平的人，皇上把它拿給衆大臣看，都認爲確實如此。衹有楊士奇說："陛下雖然是恩澤遍布天下，然而流離失所的人還没有返回家鄉，滿目瘡痍還没有恢復，人民的生活還十分艱難。再休養生息幾年，也許太平盛世就可以期待了。"皇上說："是這樣的。"因此回頭看着蹇義等人說："朕以至誠對待你們，希望得到匡救輔助。衹有楊士奇曾五次上奏章，你們都没有一句話。難道果真朝廷中没有錯誤的政事，天下太平了嗎?"衆大臣慚愧謝罪。這一年的四月，皇上賜給楊士奇詔書說："從前朕受命代理國事，你侍奉左右，同心同德，爲了國家而捨身，多次經歷艱難險阻，從不改變志向。一直到朕繼位以來，有好的建議就入宫稟告，期望朕治理好國家，堅貞而没有貳心，這些都刻在朕的心中。現在製作'楊貞一印'賜給你，希望能繼續盡心匡輔，以成就君主賢明臣下良善的美譽。"不久修纂《太宗實録》，與黄淮、金幼孜、楊溥一起充任總裁官。不多久，皇上病了，召楊士奇與蹇義、黄淮、楊榮到思善門，命令楊士奇起草敕令去南京召回太子。

宣宗即位，修《仁宗實録》，仍充總裁。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親征，平之。師還，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言漢、趙二王實同心，請乘勢襲彰德執趙王。榮力贊决。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

宣宗登位，修纂《仁宗實録》，仍然充任總裁。宣德元年，漢王朱高煦反叛。皇上親自征討，平定了叛亂。軍隊返回，駐扎在獻縣的單家橋，侍郎陳山迎接覲見皇上，説漢、趙二位親王其實是同一條心，請求乘此機會襲擊彰德拿下趙王。楊榮竭力贊同。楊士奇說："事情應當有實

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耶！今逆黨言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將入諫，榮先入，士奇繼之，閽者不納。尋召義、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意，移兵事得寢。比還京，帝思士奇言，謂曰：“今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群言。”帝曰：“吾欲封群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於是發使奉書至趙。趙王得書大喜。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始息。帝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賜金幣。

據，天地和鬼神是可以欺騙的嗎?”楊榮厲聲説：“你想阻撓大計嗎！現在逆黨説趙王其實參與了陰謀，怎麽説没有理由?”楊士奇説：“太宗皇帝有三個兒子，當今皇上衹有兩位叔父。有罪的人不可赦免，而其無罪的應當厚待他，懷疑就防着他，衹要不出事就行了。怎麽能突然使用軍隊，傷害皇祖在天之意呢?”當時衹有楊溥與楊士奇的意見相同。正要入宫諫諍，楊榮先進去了，楊士奇跟在他後面，守門人不放他進去。不久皇上召蹇義、夏原吉進去。二人將楊士奇的意見告訴皇上。皇上當初就没有加罪於趙王的意思，發兵的事得以平息。等到返回京師，皇上考慮楊士奇的意見，對他説：“現在議論的人大多上言論趙王的事情，怎麽辦?”楊士奇説：“趙王是皇上最親的人，陛下應當保全他，不要被群臣的言論所迷惑。”皇上説：“我想把群臣的奏章加封後給趙王看，讓他自行處理怎麽樣?”楊士奇説：“太好了，再得到一份詔書那就更好了。”於是派使者出發帶着詔書抵達趙王的藩地。趙王得到詔書大喜。哭泣着説：“我有生路了。”立即上表謝恩，并且獻上王府護衛，那些言官纔不説了。皇上對趙王日益親近而疏遠陳山。對楊士奇説：“趙王之所以能保全，是你的功勞。”賜給金銀綵帛。

時交阯數叛。屢發大軍征討，皆敗没。交阯黎利遣人僞請立陳氏後。帝亦厭兵，欲許之。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帝召士奇、榮謀。二人力言：“陛下恤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尋命擇使交阯者。蹇義薦伏伯安口辯。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别遣使。於是棄交阯，罷兵，歲省軍興巨萬。

當時交阯幾次叛亂。朝廷多次發大部隊征討，都戰敗覆滅。交阯的黎利派人來京假意請求册立陳氏的後裔。皇上也厭倦了打仗，想准許這一請求。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以下的人，都説給他封號没有名義，白白地向天下人示弱。皇上召見楊士奇、楊榮謀劃，二人竭力説：“陛下體恤百姓的生命所以安撫荒遠的邊地，不是没有名義。漢代放棄珠厓，前朝史書以此作爲美談，不算作示弱，准許他衹會帶來便利。”不久皇上下令選擇出使交阯的人，蹇義推薦伏伯安有口才。楊士奇説：“説話不符合忠信，即使是蠻荒之地也不能讓他去。伏伯安是小人，出使將會玷辱國家。”皇上贊同他的意見，另外派遣使者。從這以後放棄交阯，停止出兵，每年節省軍事費用成千上萬。

五年春，帝奉皇太后謁陵，召英

宣德五年春季，皇上侍奉皇太后拜謁祖先陵

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士奇、榮、幼孜、溥，朝太后於行殿。太后慰勞之。帝又語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宫，惟卿不憚觸忤，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願陛下念之。"尋敕鴻臚寺，士奇老有疾，趨朝或後，毋論奏。帝嘗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後數日，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帝以四方屢水旱，召士奇議下詔寬恤，免災傷租税及官馬虧額者。士奇因請并蠲逋賦薪芻錢，減官田額，理冤滯，汰工役，以廣德意。民大悦。逾二年，帝謂士奇曰："恤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户部徵如故。"帝怫然曰："今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復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當是時，帝勵精圖治，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内號爲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虚懷聽納。

墓，召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以及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在皇太后所住的臨時宫殿中朝見太后。太后慰勞了他們。皇上又對楊士奇説："太后對朕説，先帝在東宫做太子時，衹有你不怕違忤，先帝能够聽從，因此没有壞過事。又教誨朕應當接受直言進諫。"楊士奇回答説："這是皇太后具有美盛品德的話，願陛下記住。"不久皇上敕令鴻臚寺，楊士奇年老有病，趕着上朝有時落在後面，不必論罪上奏。皇上曾經改裝出行，夜晚駕臨楊士奇的宅邸。楊士奇慌忙出來迎接，叩頭説："陛下怎麽能不珍惜自己關係到國家社稷命運的身體呢？"皇上説："朕想與你説句話，因此就來了。"過了幾天，抓獲二個盜賊，有不軌的企圖。皇上召見楊士奇，告訴他這件事，并且説："從今以後知道你愛護朕了。"

皇上因各地頻頻發生水災旱災，召見楊士奇商議下詔令寬大體恤，免除受災地區的租税和養官馬所虧空數額的事情。楊士奇因而請求一并免除拖欠的賦税以及徵收柴火乾草的税錢，減少官田賦税的定額，清理滯留的冤案，淘汰到京城服役的工匠，以擴大皇上布施恩德的意願。百姓非常高興。過了二年，皇上對楊士奇説："體恤百姓的詔令下達已久，現在還有什麽可以撫恤的嗎？"楊士奇説："上次詔令減免官田的租税，但户部仍然按以前的定額徵收。"皇上不高興地説："現在開始執行詔令，違反規定的人將依法定罪。"楊士奇又請求安撫逃荒的人民，糾察貪官污吏，推舉有辭章修養的文人和勇猛果敢的武士，讓被判極刑人家的子孫都能够在仕途上進升。又請求朝廷大臣三品以上的以及都察院和六科的官員各自推舉自己所瞭解的人才，以作爲地方行政長官的人選。都答覆同意。在那一階段，皇上勵精圖治，楊士奇等輔臣同心輔助，四海之内號稱爲政治修明，社會安定。皇上就效仿古代君王和臣子巡游的事，每當一年的開始，賜百官休息十天。皇上的車駕也時常駕臨西苑、萬歲山，衆學士都隨從左右，賦詩唱和，皇上安詳地詢問民間的疾苦。有什麽論事上奏，皇上都虚心地傾聽接受。

帝之初即位也，内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東宫舊恩入，不稱，出爲他官。黄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榮、溥三人。榮疏闓果毅，遇事敢爲。數從成祖北征，能知邊將賢否，厄塞險易遠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頗知之，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及原吉，卿乃爲之地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後，語稍稍聞，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歡。帝亦益親厚之，先後所賜珍果牢醴金綺衣幣書器無算。

皇上當初登位的時候，内閣大臣有七人。陳山、張瑛因爲是皇上當太子時的舊臣而蒙恩入閣，不稱職，調出内閣任别的官職。黄淮因病退休。金幼孜去世。内閣中衹有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楊榮爽朗果斷，遇事敢作敢爲，幾次隨從成祖出征北方，能够知曉邊疆將帥是否賢良，要塞的險阻平坦和距離遠近，敵國的歸附情況。但是他經常接受饋贈，邊疆的將帥每年按時送他好馬。皇上很清楚這事，就問楊士奇。楊士奇竭力上言："楊榮精通邊塞事務，臣等人不如他，不應當以小毛病耿耿於心。"皇上笑着説："楊榮曾經揭你和夏原吉的短處，你還要爲他設想嗎?"楊士奇説："願陛下能像寬容臣那樣寬容楊榮。"皇上的怒氣纔緩解。這以後，楊士奇所説的話漸漸傳出，楊榮因此愧對楊士奇，兩人相處得十分愉快。皇上也更加親近厚待楊士奇，先後賜給楊士奇的精美果品、祭品美酒、金綺衣、錢幣、書籍器皿多得無法計算。

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齡，軍國大政關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士奇、榮、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决。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又請以次蠲租税，慎刑獄，嚴核百司。皆允行。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三年，《宣宗實録》成，進少師。四年乞致仕。不允。敕歸省墓。未幾，還。

宣宗崩，英宗登位，纔九歲，軍事國務大事禀告太皇太后後作决定。太后一心任用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有事就派遣宦官去内閣咨詢商議，然後作出决策。三人也都很自信，從容不迫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楊士奇首先請求訓練士兵，嚴守邊防，設置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别派遣文武官員鎮守巡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取消偵事校尉。又請求按照次序免除租税，慎重用刑斷案，嚴格考核各部門工作。都批准實行。正統的開頭幾年，朝廷政治清明，是楊士奇等人的功勞。正統三年，《宣宗實録》修成，晋升爲少師。正統四年，請求退休。不批准，敕令准他返鄉掃墓。不久，返回朝廷。

是時中官王振有寵於帝，漸預外庭事，導帝以嚴御下，大臣往往下獄。靖江王佐敬私饋榮金。榮先省墓，歸不之知。振欲借以傾榮，士奇力解之，得已。榮尋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遂大興師征麓川，帑藏耗費，士馬物故者數萬。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勢益盛，大作威福，百官

當時宦官王振得寵於皇上，逐漸開始干預内庭之外的事務，引導皇上用威嚴管理下屬，大臣往往被關進監獄。靖江王佐敬私下贈金子給楊榮。楊榮已先返鄉掃墓，回來後不知道這件事。王振想藉此機會扳倒楊榮，楊士奇竭力緩解這件事，得以平息。楊榮不久去世，楊士奇、楊溥更加孤立。第二年就大規模發兵征伐麓川，庫銀耗費巨大，士兵馬匹死去達幾萬。後年，太皇太后

小有抵牾，輒執而繫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

崩，王振的勢力更是大盛，大肆作威作福，文武百官稍有抵觸，就遭執拿并拘禁。朝廷大臣人人恐懼不安，楊士奇也無法制止。

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横虐數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天子恐傷士奇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有司乃論殺稷。

楊士奇已經年老，兒子楊稷傲慢暴戾，曾經施暴殺人。言官紛紛上奏章彈劾楊稷。朝廷商議不立即定罪，將這些奏章封送給楊士奇看。又有人揭發楊稷横行暴虐的幾十件罪狀，於是將他關進監獄。當時楊士奇因年老有病正在休假。皇上恐怕傷了楊士奇的心，降旨慰勞勸勉。楊士奇感激流淚，憂傷得不能起床。正統九年三月去世，年八十。贈官太師，謚號文貞。有關部門於是論罪誅殺了楊稷。

初，正統初，士奇言瓦剌漸强，將爲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於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殁未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况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爲世名臣云。

當初，正統初年，楊士奇上言瓦剌漸漸强大，將成爲邊疆的禍患，而邊疆軍隊缺少馬匹，恐怕無法抵禦。請求在附近的太僕寺馬群登記處領取馬匹，西番進貢的馬匹也全部發給軍隊。楊士奇死後不久，也先果然入侵，發生了“土木之難”，有識之士想起了楊士奇的話。又一直善於識别人才，喜歡推薦清貧的讀書人，他推薦的人中有從來没有見過面的。于謙、周忱、况鍾等人，都是因爲楊士奇的推薦，做官達一二十年，清廉和才幹爲天下之首，成爲當代的名臣。

次子穟，以蔭補尚寶丞。成化中，進太常少卿，掌司事。

第二子楊穟，以上代餘蔭的資格被任命爲尚寶丞。成化年間，晋升太常寺少卿，掌管太常事務。

楊榮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成祖初入京，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遽趣駕謁陵。自是遂受知。既即位，簡入文淵閣，爲更名榮。同值七人，榮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何料之審也。”江西盜起，遣使撫諭，而令都督韓觀將兵繼其後。賊就撫奏至，帝欲賜敕勞觀。榮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起初名子榮。建文二年進士，授官編修。成祖剛進入京師，楊榮到成祖的馬頭前迎接謁見説：“殿下先拜謁陵墓，還是先登位呢？”成祖就急忙趕着車駕去拜謁陵墓。從此以後楊榮就受到皇上的知遇。登位以後，選擇楊榮進入文淵閣，爲他改名楊榮。同時值勤的七人中，楊榮最年輕，機警聰敏。一天晚上，寧夏來報説被包圍。皇上召見七人，都已出去，衹有楊榮在，皇上把奏章給他看。楊榮説：“寧夏城池堅固，人民都習慣於打仗，奏章上報已經十多天了，現在包圍已經解除了。”半夜，果然有奏説包圍已經解除。皇上對楊榮説：“怎麽預料得這樣準確！”江西盜賊興起，朝廷派遣

曰："計發奏時，觀尚未至，不得論功。"帝益重之，再遷至侍講。太子立，進右諭德，仍兼前職，與在直諸臣同賜二品服。評議諸司事宜，稱旨，復賜衣幣。帝威嚴，與諸大臣議事未决，或至發怒。榮至，輒爲霽顔，事亦遂决。

使者招撫曉諭，而命令都督韓觀率領軍隊跟隨在他們後面。盜賊接受招撫的奏章抵達朝廷，皇上想賜敕令以慰勞韓觀。楊榮説："算來送出奏章時，韓觀還没有到那裏，不可以評定功勞。"皇上更加看重他，再次提升爲侍講。太子册立，晋升爲右諭德，仍然兼任以前的職務，和在文淵閣值勤的各位大臣一起被賜予二品服。評定議論各部門的事務，合乎皇上意旨，又賜予衣裳和錢幣。皇上嚴厲，與各位大臣商議事情决定不下，有時到發怒的地步。楊榮來到，就使皇上的怒氣消散，事情也就解决了。

五年命往甘肅經畫軍務，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閱城堡。還奏武英殿。帝大悦。值盛暑，親剖瓜啖之。尋進右庶子，兼職如故。明年以父喪給傳歸。既葬，起復視事。又明年，母喪乞歸。帝以北行期迫不許，命同胡廣、金幼孜扈從。甘肅總兵官何福言脱脱不花等請降，需命於亦集乃。命榮往甘肅偕福受降，持節即軍中封福寧遠侯。因至寧夏，與寧陽侯陳懋規畫邊務。還陳便宜十事。帝嘉納之。

永樂五年，受命前往甘肅籌劃軍隊中的事務，所過之地楊榮察看山川的高低險易之勢，調查軍隊和百姓的情况，檢閲城池堡壘等軍事設施。回來後在武英殿上奏。皇上非常高興，當時正是盛夏，親自剖瓜給他吃。不久，晋升爲右庶子，仍然兼任以前的職務。第二年因爲他父親去世讓他乘坐驛車返鄉。下葬後，起用復職，戴孝治事。又明年，因母親去世而請求返鄉。皇上因出行北方的日期迫近而没有同意，命他與胡廣、金幼孜一起隨從護駕。甘肅總兵官何福説脱脱不花等人請求投降朝廷，在亦集乃待命。命楊榮前往甘肅和何福一起接受投降，并帶着符節，就在軍中封何福爲寧遠侯。因而來到寧夏，和寧陽侯陳懋謀劃邊疆事務。返回朝廷後陳述了根據事勢所宜而自行處理的十件事。皇上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

八年從出塞，次臚朐河。選勇士三百人爲衛，不以隸諸將，令榮領之。師旋，餉不繼。榮請盡以供御之餘給軍，而令軍中有餘者得相貸，入塞，官爲倍償。軍賴以濟。明年乞奔喪，命中官護行。還詢閩中民情及歲豐歉。榮具以對。尋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殿。

永樂八年，隨從皇上出巡邊塞，駐扎在臚朐河。皇上下令挑選了三百個勇士爲衛士，不將他們隸屬於將帥，而令楊榮率領他們。軍隊返回時，糧餉接濟不上。楊榮請求將供給皇上御用之餘的糧食全部供給軍隊，并且命令軍隊中有餘糧的士兵相互借貸，進入塞内，公家加倍償還。軍隊依靠這一辦法度過了難關。明年請求返鄉奔喪，皇上命令宦官護送他回鄉。返回朝廷後，皇上詢問福建地區的民情以及年成的好壞，楊榮詳細地回答。不久命他侍奉各位皇孫在文華殿讀書。

十年，甘肅守臣宋琥言，叛寇老

永樂十年，甘肅的地方長官宋琥説，反叛敵

的罕逃赤斤蒙古，且爲邊患。乃復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略。榮還奏言，隆冬非用兵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兵未可出。帝從其言，叛者亦降。明年復與廣、幼孜從北巡。又明年征瓦剌，太孫侍行。帝命榮以間陳説經史，兼領尚寶事。凡宣詔出令，及旗志符驗，必得榮奏乃發。帝嘗晚坐行幄，召榮計兵食。榮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方，耕耨有時，即兵食足矣。"十四年與金幼孜俱進翰林學士，仍兼庶子，從還京師。明年復從北征。

寇老的罕逃往赤斤蒙古千户所，而且成爲邊疆的禍患，於是朝廷再次派遣楊榮到陝西，會同豐城侯李彬商議進兵的謀略。楊榮返回朝廷上奏説，嚴冬不是用兵的時候，況且有罪的不過衹是幾個人，不應該出兵。皇上聽從了他的話，反叛的敵寇也投降了。第二年，再次和胡廣、金幼孜隨從皇上出巡北方。又明年征討瓦剌，皇太孫侍奉前行。皇上命楊榮在打仗的間隙講述經史，兼領尚寶寺的事務。凡是宣讀詔書、發布命令，以及旗幟兵符，一定要得到楊榮的上奏纔發出。皇上曾經晚上坐在臨時大營的帳篷中，召見楊榮計議士兵的糧食。楊榮回答説："選擇將帥開荒屯田，訓練有方法，耕作有時節，那麼士兵的糧食就足够了。"永樂十四年，和金幼孜一起晉升爲翰林學士，仍舊兼任庶子，隨從皇上返回京師。第二年，又隨從皇上出征北方。

十六年，胡廣卒，命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爲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如故。明年定都北京。會三殿災，榮麾衛士出圖籍制誥，舁東華門外。帝褒之。榮與幼孜陳便宜十事。報可。

永樂十六年，胡廣去世，命令楊榮掌管翰林院事務，更加受到親近和信任。衆大臣大多妒忌楊榮，想疏遠他和皇上的關係，共同推舉他爲祭酒。皇上説："我固然知道他可以勝任，衹是要得到能代替楊榮的人。"衆大臣纔不敢説了。十八年，晉升爲文淵閣大學士，和以前一樣兼任學士。第二年，將北京定爲首都。適逢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發生火災，楊榮指揮衛士搶出地圖户籍和御筆誥令，抬到東華門外。皇上嘉獎了他。楊榮與金幼孜陳述了根據事勢所宜自行處理的十件事。答覆同意。

二十年復從出塞，軍事悉令參決，賚予優渥。師還，勞將士，分四等賜宴，榮、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已，復下詔征阿魯台。或請調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榮。榮曰："陛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明年從出塞，軍務悉委榮，晝夜見無時。帝時稱楊學士，不名也。又明年復從北征。當是時，帝凡五出塞，士卒饑凍，饋運不繼，死亡十二三。大軍抵答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帝問群臣當

永樂二十年，再次隨從皇上出塞，軍隊事務全都命他參與決策，賞賜優厚。軍隊返京後，慰勞將士，分成四個等級賜宴，楊榮、金幼孜都排列在前席，受到最高的賞賜。不久，再次下詔令征討阿魯台。有人請求徵調建文年間江西所召集起來的民兵。皇上詢問楊榮，楊榮説："陛下准許百姓恢復本業將近二十年了，一旦再徵調他們，則不能向天下顯示信用。"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第二年隨從出行邊塞，軍隊中的事務全部托付給楊榮，白天黑夜召見没有固定的時間。皇上常常稱他爲楊學士，不叫他的名字。又明年，再次隨從皇上出征北方。當時，皇上總共五次出

復進否。群臣唯唯，惟榮、幼孜從容言宜班師。帝許之。

塞，士兵們忍飢挨凍，後勤運輸又跟不上，死亡人數達十分之二三。大軍抵達答蘭納木兒河，不見敵人。皇上詢問群臣應當不應當再前進，群臣唯唯諾諾，祇有楊榮、金幼孜從容不迫地説應當班師回朝。皇上同意了。

還次榆木川，帝崩。中官馬雲等莫知所措，密與榮、幼孜入御幄議。二人議，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以禮斂，鎔錫爲椑，載輿中。所至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令，人莫測。或請因他事爲敕，馳報皇太子。二人曰："誰敢爾！先帝在則稱敕，賓天而稱敕，詐也，罪不小。"衆曰："然。"乃具大行月日及遺命傳位意，啓太子。榮與少監海壽先馳訃。既至，太子命與蹇義、楊士奇議諸所宜行者。

返回時軍隊駐扎在榆木川，皇上崩。宦官馬雲等人不知所措，秘密地與楊榮、金幼孜一起進入皇上的帳篷商議。二人建議，朝廷的軍隊在外地，離京師還很遠，秘密地不對外公布喪訊，按禮數入殮，用錫澆鑄爲内棺，裝載在車中。所到之地早晚進奉膳食和平時的儀式一樣。更加嚴格軍令，人們無從揣測。有人請求如因其他事情要制敕令，就飛馳報告皇太子。二人説："誰敢這樣做！先皇帝活着則稱爲敕令，賓天了而稱爲敕令，是欺騙，罪不小。"衆人説："是。"於是開列皇上駕崩的月、日以及臨終詔命傳皇位的大意，啓奏太子。楊榮和少監海壽先行飛馳報喪。抵達京師，太子命令楊榮與蹇義、楊士奇一起商議所應當做的治喪之事。

仁宗即位，進太常卿，餘官如故。尋進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既而有言榮當大行時，所行喪禮及處分軍事狀。帝賜敕褒勞，賚予甚厚，進工部尚書，食三禄。時士奇、淮皆辭尚書禄，榮、幼孜亦固辭。不允。

仁宗登位，晋升爲太常卿，其他官職和以前一樣。不久晋升爲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後來，有人説起楊榮在先皇帝剛駕崩時所實行的喪禮以及處理軍務的情況，皇上賜給他敕令嘉獎他的功勞，賞賜非常優厚。晋升爲工部尚書，領取三種職務的俸禄。當時楊士奇、黄淮都推辭尚書的俸禄，楊榮、金幼孜也堅決推辭。皇上不允許。

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召榮等定計。榮首請帝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帝從其計。至樂安，高煦出降。師還，以决策功，受上賞，賜銀章五，褒予甚至。

宣德元年，漢王朱高煦叛亂。皇上召見楊榮等人制定計劃，楊榮首先請求皇上親自出征，説："他們認爲陛下新近登基，一定不會自己前行。現在出其不意，以天子的威嚴臨幸，事情没有不成功的。"皇上聽從了他的計策。抵達樂安，朱高煦出城投降。軍隊返京，因决策之功，楊榮受到最高獎賞，賜給銀質徽章五枚，嘉獎賜予最多。

三年從帝巡邊，至遵化。聞兀良哈將寇邊，帝留扈行諸文臣於大營，獨命榮從。自將輕騎出喜峰口，破敵而還。五年進少傅，辭大學士禄。九

宣德三年，隨從皇上巡視邊疆。到達遵化，聽説兀良哈將侵犯邊關，皇上將護駕前來的各位文臣留在大本營中，單單命令楊榮隨從。親自率領着裝備輕便、行動迅速的騎兵馳出喜峰口，攻

年復從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破敵人而返回。宣德五年，晋升爲少傅，他推辭了大學士的俸禄。九年，再次隨從皇上巡視邊疆，到洗馬林而返回。

英宗即位，委寄如故。正統三年，與士奇俱進少師。五年乞歸展墓，命中官護行。還至武林驛而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

英宗登位，委任托付和以前一樣。正統三年，與楊士奇一起晋升爲少師。正統五年，請求返鄉省視祖墓，皇上命令宦官保護前往。返回時抵達武林驛而去世，年七十。贈官太師，謚號文敏，授予世代承襲都指揮使。

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永樂末，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帝時在塞外，奏至，以示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盗果息。安南之棄，諸大臣多謂不可，獨榮與士奇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其老成持重類如此。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帝意，輒得解。夏原吉、李時勉之不死，都御史劉觀之免戍邊，皆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爲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重修《太祖實録》及太宗、仁、宣三朝實録，皆爲總裁官。先後賜賚，不可勝計。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多歸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楊榮先後服事四代君王，有謀略并且能够决斷。永樂末年，浙、閩的山賊興起，朝廷商議發兵鎮壓。皇上當時在邊塞外，奏章到了，把它給楊榮看。楊榮説："百姓們被官吏所苦，不得已相互聚集起來保護自己。一動用軍隊將更加聚集而不可能解散了。可派遣使者招降安撫他們，應當不用煩勞軍隊的。"皇上聽從了，盗賊果然平息。安南的放棄，各位大臣大多説不應該，衹有楊榮和楊士奇竭力論説不宜以邊遠之地拖垮中國。他的老成持重大都像這樣。他議論事情激烈尖鋭，不能够寬容别人的過失。然而當遇到有人惹皇上發怒而導致有不測時，往往以婉轉的語言疏導皇上的意思，事情於是得以平息。夏原吉、李時勉的得以不死，都御史劉觀的免於流放，都靠了他的力量。他曾經對别人説："服事君王有準則，進言勸諫有方法。以梗直自取其禍，我是不會那樣做的。"所以皇上對他的恩惠和知遇也始終没有間斷。重新修纂《太祖實録》以及太宗、仁宗、宣宗三朝的實録，都擔任總裁官。前前後後被賞賜的東西不可勝數。他生性喜歡招待賓客，雖然大富大貴，但没有一點兒傲氣，讀書人大多心悦誠服地歸附於他。有人説楊榮處理國家大事，不愧於唐代的姚崇，但不拘小節，也很像姚崇。

家富，曾孫曄爲建寧指揮，以貲敗。詳《宦官傳》。

家境富裕，曾孫楊曄任建寧指揮，以經濟問題遇禍。詳細情況見《宦官傳》。

楊旦

曄從弟旦，字晋叔，弘治中進士。歷官太常卿。以忤劉瑾，左遷知温州府，治最，稍遷浙江提學副使。瑾誅，累擢至户部侍郎，督京、通

楊曄的堂弟楊旦，字晋叔，弘治年間進士。先後爲官到太常卿。因爲觸忤劉瑾，降職爲温州府知府，治理政務的成績優等，逐漸改任爲浙江提學副使。劉瑾被誅殺，經多次升遷後任官户部

倉，出理餉甘肅。還，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討平番禺、清遠、河源諸瑶。嘉靖初，遷至南京吏部尚書。張璁、桂萼驟進，旦率九卿極言不可。會吏部尚書喬宇罷，召旦代之，未至，爲給事中陳洸所劾，勒致仕。年七十餘卒。

侍郎，掌督在京及通州等處倉場糧儲，出京去甘肅整治軍餉。返京，晋升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征討平定了番禺、清遠、河源境内的瑶人。嘉靖初年，提升到南京吏部尚書。張璁、桂萼迅速晋升，楊旦率領着各部門長官竭力論説不能這樣做。適逢吏部尚書喬宇退休免官，皇上召回楊旦代替他，還没有到京師，被給事中陳洸彈劾，勒令退休。年七十多歲去世。

楊溥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與楊榮同舉進士。授編修。永樂初，侍皇太子爲洗馬。太子嘗讀《漢書》，稱張釋之賢。溥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未得行其志也。"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太子大悦。久之，以喪歸。時太子監國，命起視事。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遲，帝怒。黄淮逮至北京繫獄。及金問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溥，逮繫錦衣衛獄。家人供食數絶。而帝意不可測，旦夕且死。溥益奮，讀書不輟。繫十年，讀經史諸子數周。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和楊榮一起考取進士。授官編修。永樂初年，侍奉皇太子任洗馬。太子曾經閲讀《漢書》，稱贊張釋之賢良。楊溥説："張釋之誠然賢良，若没有文帝的寬厚仁慈，也無法實現他的志向。"采集文帝的事迹分類成編呈獻給太子。太子十分高興。過了很久，因喪事返鄉。當時太子代理國事，下令起用任職。永樂十二年，太子派遣使臣迎接皇上稍遲了，皇上發怒。黄淮被逮捕到北京關進監獄。等到金問到了，皇上更加發怒説："金問是什麽人，竟然能够侍奉太子？"關進刑部官署審訊，牽連到楊溥，逮捕關進錦衣衛的監獄。家裏人供應食物幾次斷絶。而皇上的心意揣測不透，早晚將死去。楊溥更加發奮，讀書不停止。關了十年，閲讀經史和諸子來回好幾遍。

仁宗即位，釋出獄，擢翰林學士。嘗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賜鈔幣。已，念溥由己故久困，尤憐之。明年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侍值。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學録楊敬、訓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值閣中。命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尋進太常卿，兼職如故。

仁宗登位，被釋放出獄，提升爲翰林學士。曾經秘密地上疏論事，皇上嘉獎答覆了他，賜予錢鈔綵帛。不久，皇上惦念楊溥由於自己的緣故長期不得志，尤其憐惜他。第二年，在思善門左邊修建弘文閣，在衆大臣中挑選有學問品行的人侍從當值。楊士奇薦舉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舉學録楊敬、訓導何澄。皇上下詔任命陳繼爲博士，楊敬爲編修，何澄爲給事中，每天當值閣中。命令楊溥主管弘文閣的事務，親自授予弘文閣的印信，説："朕用你在我的身邊，不衹是因爲學問。是想要廣泛地瞭解民情，作爲治理國家的參考。有什麽意見和倡議，奏疏可封口直接呈進。"不久晋升爲太常卿，仍然兼任以前的職務。

宣宗即位，弘文閣罷，召溥入内

宣宗登位，弘文閣被取消。召楊溥進入内

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居四年，以母喪去，起復。九年遷禮部尚書，學士值内閣如故。

閣，與楊士奇等人一起主管機要國務。過了四年，因母親的喪事離去，被起用復職。宣德九年，升爲禮部尚書，和以前一樣以學士值勤内閣。

英宗初立，與士奇、榮請開經筵，豫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職。且請慎選宫中朝夕侍從内臣。太后大喜。一日，太后坐便殿，帝西向立，召英國公張輔及士奇、榮、溥、尚書胡濙入，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屢加嘆息，不意今尚見卿。"溥感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爲太子，被讒，宫僚多死詔獄，溥及黄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時時於宫中念諸臣，太后亦久憐之，故爲溥言之如此。太后復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正統三年，《宣宗實録》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後士奇、榮二十餘年入閣，至是乃與士奇、榮并。六年歸省墓，尋還。

英宗剛剛即位，楊溥與楊士奇、楊榮請求開設爲皇上講解經史的講席，預先選擇講官，一定要選到學問見識平正公允、言語行爲端莊謹慎、老成持重識大體的若干人供職。并且請求慎重挑選在宫中早晚侍奉的宦官。太后大喜。一天，太后坐在便殿中，皇上面朝西站着，召英國公張輔以及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進殿，告諭説："你們都是老臣，皇帝年幼，希望同心同德一起使社稷安定。"又召唤楊溥到前面説："仁宗皇帝念及你的忠心，多次嘆息，没想到今天還能够見到你。"楊溥感激而流淚，太后也流淚了，左右的人也都很悲傷。仁宗剛做太子時，遭人讒言，其屬官大多死在皇帝下令關犯人的監獄中，楊溥和黄淮一關十年，有好幾次差點死去。仁宗常常在宫中思念衆臣，太后也久久地憐惜他們，所以對楊溥説了這樣的話。太后又回過頭來看着皇上説："這五位大臣，三代朝廷都選拔任用，讓他們輔助後人。皇帝日理萬機，應當與五位大臣一起商量。"正統三年，《宣宗實録》修成，晋升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比楊士奇、楊榮晚二十多年進入内閣，到這時候則與楊士奇、楊榮并列了。正統六年，返鄉掃墓，不久回到朝廷。

是時，王振尚未横，天下清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而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號爲南楊。溥質直廉静，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墻而走。諸大臣論事争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嘆服。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比榮、士奇相繼卒，在閣者馬愉、高穀、曹鼐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用事。十一年七月，溥卒，年七十五。贈太

當時，王振還没有横行，天下太平，朝廷没有失去政綱，朝廷内外的臣子和百姓紛紛稱頌"三楊"。以他們的宅邸的位置稱楊士奇叫"西楊"，楊榮叫"東楊"，而楊溥曾經題署先世居住之地爲"南郡"，於是稱爲"南楊"。楊溥質直廉静，没有很深的城府。性情謙恭謹慎，每次入朝，都沿着墻壁很快地小步跑。衆位大臣議論事情要争個高低，有的甚至説出不合情理的話。楊溥平心静氣地與他們相處，衆大臣都贊嘆心服。當時人説楊士奇有學問品行，楊榮有才幹識見，楊溥有高尚的節操，都是人們所難以企及的等等。等到楊榮、楊士奇相繼去世，在内閣的馬

師，謚文定。官其孫壽尚寶司丞。後三年，振遂導英宗北征，陷土木，幾至大亂。時人追思此三人者在，當不至此。而後起者爭暴其短，以爲依違中旨，釀成賊奄之禍，亦過刻之端也。

愉、高穀、曹鼐都是後輩而聲望不高。楊溥孤立無助，王振更加專權。正統十一年七月，楊溥去世，年七十五。贈官太師，謚號文定。他的孫子楊壽被任爲尚寶司丞。以後三年，王振就逢迎英宗出征北方，皇上身陷土木堡，幾乎釀成大亂。當時人追思如果這三個人還活着，肯定不至於這様。而後來的人争着揭露楊溥的短處，認爲他對皇上的意旨猶豫不決，釀成了閹賊王振之禍，也是過於苛刻的一個開端。

馬愉

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德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九年秋特簡史官及庶吉士三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愉爲首。正統元年充經筵講官，再遷至侍讀學士。時王振用事，一日，語楊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内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翼日，遂列侍讀學士苗衷、侍講曹鼐及愉名以進。由是愉被擢用。五年詔以本官入内閣，參預機務，尋進禮部右侍郎。十二年卒。贈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

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德二年進士第一名。授官翰林修撰。九年秋季朝廷特别挑選史官以及庶吉士三十七人進入文淵閣學習，以馬愉爲首。正統元年充任經筵講官，再提升到侍讀學士。當時王振專權，一天，王振對楊士奇、楊榮説："朝廷事務很久以來煩勞你們，你們都已高齡，疲倦了。"楊士奇説："老臣鞠躬盡瘁報效國家，死而後已。"楊榮説："我們這些人衰弱殘喘，已經没有什麽可效力的了，應當挑選年輕而能够勝任的人，以報答聖上的恩典啊。"王振竊喜而退下。楊士奇怪楊榮説錯了話。楊榮説："他討厭我們了，一旦内宫中出示一張紙説令某人進入内閣，將怎麽辦？趁着現在進薦一二個賢良之人，同心協力，事情還可以挽救。"楊士奇認爲是對的。第二天，就開列了侍讀學士苗衷、侍講曹鼐以及馬愉的名字進呈皇上。於是馬愉被提升任用。正統五年，詔令以本身的官職進入内閣，參預機要事務。不久晋升爲禮部右侍郎。正統十二年去世。贈官尚書兼學士。贈官職并兼其他職務，就是從馬愉開始的。

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帝納焉。邊警，方命將，而别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爲治之本。波及於善，非法。乘人之來執之，不武。"帝然之，厚遣其使。

馬愉端莊穩重簡静沉默，門前從没有因私事而來拜謁的人。議論政事主張寬厚。曾經上奏説全國長時間關在監獄裏的人大多病死，應當挑選使者分道去判決發落。皇上接納了他的意見。邊疆報警，正要任命將帥出征，而對方部落的使者到了，衆臣商議把他抓起來。馬愉説："賞善罰惡，是治理國家的根本。禍害波及於善，不合於法。乘人來朝時抓他，不合於武道。"皇上表示贊同，優厚地打發了他們的使者。

贊曰：成祖時，士奇、榮與解縉等同直内閣，溥亦同爲仁宗官僚，而三人逮事四朝，爲時耆碩。溥入閣雖後，德望相亞，是以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靖共匪懈。史稱房、杜持衆美效之君，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又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楊"其庶幾乎。

贊曰：成祖時，楊士奇、楊榮與解縉等人一同在内閣值勤，楊溥也同時是身爲太子的仁宗的屬官，而三人先後在四代朝廷任職，是當時年高并具有道德學問的人物。楊溥進入内閣雖然晚一些，但道德聲望得相匹配，所以明代贊許賢良的宰相，必然首推"三楊"。他們都能够以儒家的學説爲根本，通曉洞察事情的先機，同心協力互相幫助，謹慎謙恭從不懈怠。史書贊許房玄齡、杜如晦用衆人的美德爲君主效力，輔贊大業彌補過失并將自己的作用隱藏起來。又贊許姚崇善於應變，使天下的事情都有所成功；宋璟善於遵守成法，以保持天下的公正平衡。"三楊"也差不多是這樣吧！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蹇義　夏原吉 俞士吉 李文郁 鄒師顔

蹇義

蹇義，字宜之，巴人，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帝問："汝蹇叔後乎？"瑢頓首不敢對。帝嘉其誠篤，爲更名義，手書賜之。滿三載當遷，特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由是朝夕侍左右，小心敬慎，未嘗忤色。惠帝既即位，推太祖意，超擢吏部右侍郎。是時齊泰、黃子澄當國，外興大師，内改制度，義無所建明。國子博士王紳遺書責之，義不能答。

蹇義，字宜之，巴縣人，起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上奏論事合乎皇上意旨。皇上問："你是蹇叔的後代嗎？"蹇瑢叩頭不敢回答。皇上贊賞他的誠實厚道，爲他改名義，親手書寫賞賜給他。任滿三年應當提升，皇上特地命他任滿九年，説："朕將要用蹇義。"於是早晚侍奉在皇上左右，小心謹慎，從没有忤逆過龍顔。惠帝不久登位，推想太祖的意思，越級提升他爲吏部右侍郎。當時齊泰、黃子澄主持國政，對外興起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内改革原有政策法度，蹇義没有什麽建議和作爲。國子博士王紳致信責問他，蹇義無法回答。

燕師入，迎附，遷左侍郎。數月，進尚書。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説本末。帝稱善，從其言。

燕王的軍隊進入京師，蹇義迎接歸附，提升爲左侍郎。幾個月後，晋升爲尚書。當時正在實行反對建文的政策，建文時所更改的政策法度要全部取消。蹇義從容不迫地説道："減損和增益都貴在適合時宜。前面改革的固然不恰當，今天一定要全都恢復原狀，也未必都恰當。"因此列舉幾件事陳述其始末詳情。皇上稱贊説很好，聽從了他的意見。

永樂二年兼太子詹事。帝有所傳諭太子，輒遣義，能委曲導意。帝與太子俱愛重之。七年，帝巡北京，命輔皇太子監國。義熟典故，達治體，軍國事皆倚辦。時舊臣見親用者，户部尚書夏原吉與義齊名，中外稱曰"蹇、夏"。滿三考，帝親宴二人便

永樂二年，兼任太子詹事。皇上有什麽事要傳告太子的，總是派蹇義去，能够婉轉地傳達皇上的意思。皇上和太子都愛惜倚重他。七年，皇上巡視北京，命蹇義輔助皇太子代理國事。蹇義熟悉典制掌故，通曉治國的體要，軍事與國政都倚仗他辦理。當時前朝舊臣被用爲親信的，户部尚書夏原吉與蹇義齊名，朝廷内外稱之爲"蹇、

殿，褒揚甚至。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以父喪歸，帝及太子皆遣官賜祭。詔起復。十九年，三殿災，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之。還治部事。明年，帝北征還，以太子曲宥呂震婿主事張鶴朝參失儀，罪義不匡正，逮義繫錦衣衛獄。又明年春得釋。

夏"。通過三次考績，皇上親自在便殿上宴請二人，大加表揚。蹇義幾次奉命兼管其他部門的事務，職務繁雜紛集，但他處理得十分自如。永樂十七年，因父親去世而返鄉，皇上和太子都派官員去祭祀。詔令起用并復職。永樂十九年，三殿發生火災，皇上敕令朝廷大臣二十六人巡視全國。蹇義以及給事中馬俊分派巡視應天府各府，詢問士兵和百姓的疾苦，罷黜幾個騷擾百姓的文武縣級官吏，條陳幾十件可大興改革的事情上奏朝廷并得以實行。返回後治理本部門事務。第二年，皇上出征北方返京，以太子不公正地寬宥呂震的女婿、主事張鶴朝見皇上儀禮不當的過失，加給蹇義不糾正的罪名，逮捕蹇義關進錦衣衛監獄中。又第二年的春季得以釋放。

仁宗即位，義、原吉皆以元老爲中外所信。帝又念義監國時舊勞，尤厚倚之。首進義少保，賜冠服、象笏、玉帶，兼食二祿。歷進少師，賜銀章一，文曰"繩愆糾繆"。已，復賜璽書曰："曩朕監國，卿以先朝舊臣，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卿勞心焦思，不恤身家，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承大統，贊襄治理，不懈益恭。朕篤念不忘，兹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賜卿，俾藏於家，傳之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相與有成也。"時惟楊士奇亦得賜"貞一"印及敕。尋命與英國公輔及原吉同監修《太宗實録》。義視原吉尤重厚，然過於周慎。士奇嘗於帝前謂義曰："何過慮?"義曰："恐鹵莽爲後憂耳。"帝兩是之。楊榮嘗毁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讒榮者，願陛下慎察。"帝笑曰："吾固弗信也。"

仁宗登位，蹇義、夏原吉都以元老的身份被朝廷内外所信任。皇上念及蹇義在代理國事期間的舊功勞，尤其厚待并倚重他。首先晋升蹇義爲少保，賜給冠服、象牙朝笏、玉帶，兼領二種職務的俸禄。先後爲官晋升爲少師，賜給銀質徽章一枚，文字是"督察過失，糾正謬誤"。不久，又賜給詔書說："從前朕代理國事，你以先朝舊臣的身份，天天侍奉在左右。兩京開始建造，政務正繁多，你勞心苦思，不顧家業，二十多年，不論平坦還是險阻，都保持一種節操。朕繼承天子之位，協助治理，毫不懈怠而更加謙恭。朕念念不忘，就按自己的心意，製作了"蹇忠貞印"賜給你，可把它藏在家中，傳給後代，瞭解朕是君臣一起度過艱難，共同求有成功的。"當時祇有楊士奇也得到賜給的"貞一"印信以及敕書。不久命蹇義與英國公張輔以及夏原吉共同監督修纂《太宗實録》。蹇義對夏原吉特别優待，但是過於周到謹慎。楊士奇曾經在皇上面前對蹇義說："有什麽可過慮的呢?"蹇義說："恐怕魯莽從事會成爲後世的憂患罷了。"皇上認爲兩面的意見都有道理。楊榮曾經説蹇義的壞話。皇上不支持楊榮。蹇義叩頭說："楊榮没有其他的意思。即使左右有説楊榮壞話的人，希望陛下慎重考察。"皇上笑着說："我本來就没有相信。"

宣宗即位，委寄益重。時方修獻

宣宗登位，對蹇義委任付托更加深重。當時

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義、原吉。二人力贊曰："聖見高遠，出於至孝，萬世之利也。"帝親爲規畫，三月而陵成，宏麗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以爲制。迨世宗營永陵，始益崇侈云。

帝征樂安，義、原吉及諸學士皆從，預軍中機務，賜鞍馬甲胄弓劍。及還，賚予甚厚。三年從巡邊還。帝以義、原吉、士奇、榮四人者皆已老，賜璽書曰："卿等皆祖宗遺老，畀輔朕躬。今黄髮危齒，不宜復典冗劇，傷朝廷優老待賢之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官禄悉如舊。"明年，郭璡代爲尚書。尋以胡濙言，命義等四人議天下官吏軍民建言章奏。復賜義銀章，文曰"忠厚寬宏"。七年詔有司爲義營新第於文明門内。

英宗即位，齋宿得疾。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義爲人質直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士奇常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有之。"

子英，有詩名，以蔭爲尚寶司丞，歷官太常少卿。

夏原吉

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德興人。父時敏，官湘陰教諭，遂家焉。原吉早孤，力學養母。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原吉危

正要修築獻陵，皇上想遵照先帝的遺詔從事勤儉節約，以此事詢問蹇義、夏原吉。兩人竭力贊同說："聖上的意見高瞻遠矚，出於大孝，是千秋萬代的利益所在。"皇上親自參加規劃，三個月而獻陵建成，其宏偉壯麗不如長陵，這以後的各朝皇帝所以都以它爲法式。等到世宗營造永陵，纔開始崇尚奢侈。

皇上征伐樂安，蹇義、夏原吉以及衆學士都隨從，參預軍隊中的機要事務，賜給鞍馬、甲胄、弓劍。等到返回，賞賜更是優厚。宣德三年，隨從皇上出巡邊疆回來，皇上因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都已經年老，賜給詔書說："你們都是前朝的舊臣，是賜給朕并輔助朕的。現在頭髮花白了，牙齒鬆動了，不適宜再主管繁重的事務，有損於朝廷優眷老臣禮待賢良的禮數。可以停止所管的事務，早晚在朕的左右討論高深的道理，共同安定國家。官職俸禄全部照舊。"第二年，郭璡代替蹇義爲尚書。不久因胡濙上言，命令蹇義等四人議論全國的官員和軍人百姓的建議和奏章。又賜給蹇義銀質徽章，文字是"忠厚寬宏"。宣德七年，詔令有關部門爲蹇義在文明門内營造新的宅第。

英宗登位，蹇義齋戒值夜而得病。皇上派醫生前去探視，問他想說些什麽話。他回答說："陛下剛繼承帝位，希望謹守祖宗的成法，始終不違背。"不久去世，年七十三。贈官太師，謚號忠定。

蹇義爲人樸實正直，對待父母兄弟孝順友愛，善於與同僚朋友相處，從没有一句話傷害對方。楊士奇常常説："張詠的不以身外玩物矯飾自己，傅堯俞的待人以誠信，范景仁的待人不設心機，蹇義是兼而有之。"

兒子蹇英，有善於做詩的名聲，以上代餘蔭的資格被任爲尚寶司丞，先後做到太常少卿。

夏原吉，字維喆，他的祖先是德興人。父親夏時敏，任官湘陰教諭，於是定居在湘陰。夏原吉很小就失去父親，致力於求學并奉養母親。以鄉薦的身份進入太學，被選入宫内抄寫制令詔

坐儼然。太祖詗而異之。擢户部主事。曹務叢脞，處之悉有條理，尚書郁新甚重之。有劉郎中者，忌其能。會新劾諸司怠事者。帝欲宥之，新持不可。帝怒，問："誰教若？"新頓首曰："堂後書算生。"帝乃下書算生於獄。劉郎中遂言："教尚書者，原吉也。"帝曰："原吉能佐尚書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初，擢户部右侍郎。明年充采訪使。巡福建，所過郡邑，核吏治，咨民隱。人皆悦服。久之，移駐蘄州。

書。諸生中有人喧笑，夏原吉正襟危坐很莊嚴的樣子。太祖暗中注意他并感到他與衆不同。提升爲户部主事。本部門的雜務細小瑣碎，處理得都很有條理，尚書郁新很看重他。有個劉郎中，妒忌他的能力。適逢郁新彈劾各部門中做事懈怠的人，皇上想原諒他們，郁新堅持説不行。皇上發怒，問："是誰教你的？"郁新叩頭説："大堂後的書算生。"皇上於是將書算生關進監獄。劉郎中於是説："教尚書的，是夏原吉。"皇上説："夏原吉能够輔助尚書管理部内事務，你想陷害他嗎！"劉郎中和書算生都被殺頭。建文初年，提升爲户部右侍郎。第二年充任采訪使。巡視福建，所經過的郡縣，考核官吏治事的成績，咨詢民間的隱情。人們都心悦誠服。很久以後，轉移駐扎在蘄州。

成祖即位，或執原吉以獻。帝釋之，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時用事，不可信。帝不聽，與蹇義同進尚書。偕義等詳定賦役諸制。建白三十餘事，皆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困民，吾不忍也。"

成祖登位，有人執拿夏原吉獻給皇上。皇上放了他，轉任左侍郎。有人説夏原吉在建文年間當權，不能够信任。皇上不聽，將他與蹇義一起晋升爲尚書。和蹇義等人一起詳細審定賦役各種制度。提出的意見和倡議有三十多件事，都是簡便而且容易遵守的。説："能够實行但是難以爲繼的事，將會大大地使百姓貧困，我不忍心。"

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永樂元年命原吉治之。尋命侍郎李文郁爲之副，復使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書賜之。原吉請循禹三江入海故迹，浚吴淞下流，上接太湖，而度地爲閘，以時蓄泄。從之。役十餘萬人。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事竣，還京師，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泄，非經久計。明年正月，原吉復行，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黄浦。大理少卿袁復爲之副。已，復命陝西參政宋性佐之。九月工畢，水泄，蘇、松農田大利。三年還。其夏，浙西大饑，命原吉率俞士吉、袁復及左通政趙居任往振，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者，

浙西發大水，有關部門治理没有效果。永樂元年命令夏原吉去治理。不久命令侍郎李文郁擔任他的副手，又派僉都御史俞士吉送有關水利方面的書籍賜給他。夏原吉請求沿着大禹引導三江入海的原有河道，疏浚吴淞江的下游，上接太湖，并選擇合適的地方建造閘壩，按季節蓄水泄洪。朝廷同意他的意見。徵發役夫十多萬人。夏原吉穿着便衣步行，日日夜夜測量規劃，盛夏時也不張蓋遮陽，説："百姓勞苦，我怎麽忍心一個人舒適呢？"工程竣工，返回京師，説大水雖然已由原有河道流入大海，但支流没有全部疏浚，不是長久之計。第二年正月，夏原吉再一次前往，疏浚了白茆塘、劉家河、大黄浦。大理寺少卿袁復擔任他的副手。不久，又命令陝西參政宋性輔助他。九月工程完畢，大水得以排泄，給蘇、松地區的農田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三年後返回京師。這一年夏天，浙西發生了嚴重的饑荒，

原吉馳疏止之。姚廣孝還自浙西，稱原吉曰："古之遺愛也。"

朝廷命令夏原吉率領俞士吉、袁復以及左通政趙居任前往賑災，發下糧食三十萬石，供給牛和種子。有人上疏請求徵召人民租種洪水退後淤積而成的土地以增加賦税收入，夏原吉派人飛馳上疏制止了這件事。姚廣孝從浙西還京，稱贊夏原吉説："這是古人留下的仁愛。"

亡何，郁新卒，召還，理部事。首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皆報可。凡中外户口、府庫、田賦贏縮之數，各以小簡書置懷中，時檢閲之。一日，帝問天下錢穀幾何，對甚悉，以是益重之。當是時，兵革初定，論"靖難"功臣封賞，分封諸藩，增設武衛百司。已，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造巨艦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宫闕，供億轉輸以巨萬萬計，皆取給户曹。原吉悉心計應之，國用不絀。

不多久，郁新去世了，朝廷召夏原吉返京，主管户部事務。他首先請求削減因值朝班而由公家供膳的做法，平均賦税和勞役，嚴格有關鹽法、錢鈔的禁令，清理倉場，擴大屯田種植，以供給邊疆復蘇百姓，并且給商賈以便利。都答覆可行。凡是朝廷内外的户口、倉庫、田賦的贏利虧損的數額，各以小紙片寫好放在懷中，隨時查看。一天，皇上問全國的錢財糧食有多少，夏原吉回答得十分詳盡，因此皇上更加看重他。在這時，戰争剛剛平息，評定"靖難"中有功之臣的封賞，分封各位藩王，增加設置武衛百官。不久，又派遣士兵八十萬人去討伐安南，宦官建造了巨大的船艦與海外各國交往，大規模地建造北京的宫殿，供給和轉運輸送各項物資的錢財以上萬萬計算，都是由户部官署支取供給。夏原吉盡心盡意地計劃應付這些問題，國家的開支没有虧缺。

六年命督軍民輸材北都，詔以錦衣官校從，治怠事者。原吉慮犯者衆，告戒而後行，人皆感悦。

永樂六年，朝廷命夏原吉監督軍隊和百姓運送木材去北京，詔令派錦衣官校隨從，整治那些怠工的人。夏原吉擔心犯法的人會很多，先警告然後出發，人們都很感激和高興。

七年，帝北巡，命兼攝行在禮部、兵部、都察院事。有二指揮冒月廪，帝欲斬之。原吉曰："非律也，假實爲盗，將何以加?"乃止。

七年，皇上出巡北方，命令夏原吉兼管出巡途中臨時朝廷的禮部、兵部、都察院的事務。有二名指揮冒領月糧，皇上想斬了他們。夏原吉説："這不符合法律，如果真的做盗賊，那將用什麽加罪呢?"這纔没有這樣做。

八年，帝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時諸司草創，每旦，原吉入佐太孫參决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手書，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啓監國，京師肅然。帝還，賜鈔幣、鞍馬、牢醴，慰勞有加。尋從還南京，命侍太

永樂八年，皇上出征北方，夏原吉輔助皇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都北京政府各部門的事務。當時各部門剛剛設立，每天早晨，夏原吉進宫輔助皇太孫參與决策衆多的事務。退朝後，各部門的郎官御史都圍着他請示事情。夏原吉口答手寫，不動聲色。向北管理到北京行都，向南開導到南京監國的皇太子，京師秩序井然。皇上返

孫周行鄉落，觀民間疾苦。原吉取籥黍以進，曰：“願殿下食此，知民艱。”九載滿，與蹇義皆宴便殿，帝指二人謂群臣曰：“高皇帝養賢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自是屢侍太孫，往來兩京，在道隨事納忠，多所裨益。

回，賜給他錢鈔綵帛、鞍馬、食物甜酒，慰勞有加。不久隨從皇上返回南京，受命侍奉皇太孫四處巡視鄉間村落，觀察民間的疾苦。夏原吉取來細碎的黃米呈進，説：“希望殿下吃了這種食物，能瞭解人民的艱難。”九年滿，與蹇義一起在便殿接受皇上的宴請。皇上指着二人對衆位大臣説：“高皇帝培養賢士留給朕。想見到古時的名臣，這二位就是。”從此以後夏原吉多次侍奉皇太孫，往來於南京和北京，在路途中隨時有事就進上忠言，對皇太孫多有補益。

十八年，北京宫室成，使原吉南召太子、太孫。既還，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告成。宜撫流亡，蠲逋負以寬民力。”明年，三殿災，原吉復申前請。亟命所司行之。初以殿災詔求直言，群臣多言都北京非便。帝怒，殺主事蕭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大臣争詈言者，原吉獨奏曰：“彼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帝意解，兩宥之。或尤原吉背初議。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衆始嘆服。

永樂十八年，北京宫殿建成，派夏原吉去南京召回太子、太孫。不久返回，夏原吉説：“連年營造，現在大功告成。應當安撫流亡在外的人，減免拖欠的賦税以使人民休養生息。”第二年，三殿發生火災，夏原吉再一次陳述上次的請求。皇上急切地命令有關部門實行。當初皇上因三殿火災而下詔徵求真實的言論，衆大臣大多説在北京建都不方便。皇上發怒，殺了主事蕭儀，説：“當初要遷京師的時候，和大臣們秘密地商議，很久以後纔決定，并不是輕率的舉動。”言官於是彈劾大臣。皇上命令言官們跪在午門外對質辯論。大臣們争相責駡言官，衹有夏原吉上奏説：“他們應詔上言無罪。臣等人充數爲大臣，没能協助搞好這一大計劃，罪責在臣等人。”皇上的怒意緩解了，兩邊都原諒了。有人責怪夏原吉違背了當初的決議。他説：“我們這些人經歷事情很久了，説話雖然有失誤，幸好皇上憐惜我們。假若言官獲罪，那損失可不小啊。”大家這纔贊嘆并心服了。

原吉雖居户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帝每御便殿闕門，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阯平，帝問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遷官爲後日費，無窮也。”從之。西域法王來朝，帝欲郊勞，原吉不可。及法王入，原吉見，不拜。帝笑曰：“卿欲效韓愈耶？”

夏原吉雖然在户部爲官，但有國家大事總是要讓他發表詳細的意見。每當皇上駕臨便殿内廷，就召他説一會兒話，左右的人都不得聽見。退下後則很謙恭的好像什麽也没有參預的樣子。交阯平定，皇上詢問升官和賞賜哪一種方法適宜。夏原吉回答説：“賞賜花費衹在一時，是有限的；升官是以後的費用，是没有窮盡的。”皇上聽從了。西域喇嘛教的首領來朝見皇上，皇上想到郊外迎接和慰勞，夏原吉認爲不可以。等到喇嘛教首領入宫，夏原吉相見，不拜。皇上笑着

說："你想仿效韓愈嗎？"

山東唐賽兒反，事平，俘脅從者三千餘人至。原吉請於帝，悉原之。谷王橞叛，帝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以百口保之，乃得寢。

山東唐賽兒反叛，事情平息，擒獲了被脅迫參加反叛的三千多人到京師。夏原吉向皇上請示，全都免了他們的罪。谷王朱橞叛亂，皇上懷疑長沙有串通陰謀的人。夏原吉用一百口人爲其做保，事情纔得以平息。

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征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吕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吴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乏，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而吴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召原吉繫之內官監，并繫大理丞鄒師顔，以嘗署户部也。賓懼自殺。遂并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采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

永樂十九年冬季，皇上將大規模興兵出征沙漠。命令夏原吉與禮部尚書吕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吴中等人商議，都說不應當出兵。還没有奏報，正好皇上召見方賓，方賓竭力說出兵缺乏軍費，皇上很不高興。召見夏原吉詢問用於邊疆的軍用儲備有多少，夏原吉回答說："連年出兵没有成效，軍馬的儲備十分中喪失了八九分，災禍更迭發生，朝廷内外都感到疲憊。况且聖上龍體欠安，還必須調理保養，請求派遣將帥前往征伐，不必煩勞聖駕了。"皇上發怒，立即命令夏原吉出京料理開平的糧食儲備。而吴中入宫回答的話和方賓一樣，皇上更加發怒。召回夏原吉關在宦官的監獄中，還一起關押了大理寺丞鄒師顔，因爲他曾經代理過户部的事務。方賓害怕而自殺。於是皇上一并抄了夏原吉的家，除了所賜給的錢鈔外，衹剩下布衣和瓦器。第二年出征北方，因爲糧食吃完了引兵返回。不久，又連年出兵塞外，都不見敵人。還軍抵達榆木川，皇上病了，看着左右的人說："夏原吉愛惜我。"皇上駕崩的消息到京師三天，太子跑到關押夏原吉的地方，呼喚夏原吉，哭着告訴他這個消息。夏原吉伏在地上哭泣，起也起不來。太子令他出獄，參與商議喪禮的事，又問起大赦詔令中所應當做的，夏原吉回答說賑災，减免賦税，停止西洋取寶船出航以及雲南、交阯采辦各道金銀課税，都聽從了。

仁宗即位，復其官。方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傳歸葬，有司治喪事。原吉不敢復言。尋加太子少傅。吕震以太子少師班原吉上，帝命鴻臚引震列其下。進

仁宗登位，恢復了他的官職。當初夏原吉在監獄的時候，遇上母親去世，到這時就請求返鄉服滿喪期。皇上說："你是老臣，應當和朕一起度過難關。你有喪事，惟獨朕没有喪事嗎？"優厚地賞賜他，命令他的家屬護送靈柩，乘坐官車急馳返鄉下葬，當地有關部門治理喪事。夏原吉不敢再說。不久加官太子少傅。吕震以太子少師

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食三禄。原吉固辭，乃聽辭太子少傅禄。賜"繩愆糾繆"銀章，建第於兩京。

的身份排在夏原吉之上，皇上命令鴻臚將吕震劃定在夏原吉之下。晋升爲少保，兼任太子少傅、尚書如同原來一樣，領取三種官職的俸禄。夏原吉堅决推辭，纔聽任他辭去太子少傅的俸禄。賜給"督察過失，糾正謬誤"的銀質徽章，在南京和北京建造府第。

已而仁宗崩，太子至自南京。原吉奉遺詔迎於盧溝橋。宣宗即位，以舊輔益親重。明年，漢王高煦反，亦以靖難爲辭，移檄罪狀諸大臣，以原吉爲首。帝夜召諸臣議。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帝意遂决。師還，賚予加等，賜閽者三人。原吉以無功辭。不聽。

不久仁宗崩，太子從南京趕來。夏原吉奉遺詔在盧溝橋迎接。宣宗登位，因是舊輔臣而更加親信重用。第二年，漢王朱高煦反叛，也以"靖難"爲藉口，分發公文宣布各位大臣的罪狀，以夏原吉爲第一個。皇上連夜召見各大臣商議，楊榮首先勸説皇上親自出征，皇上很爲難。夏原吉説："惟獨不見李景隆的往事嗎？臣昨天看見朝廷派遣的將帥，命令一下臉色馬上都變了，事到臨頭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兵貴神速，捲起鎧甲趕赴戰場，正可謂先於人一步有奪下對方信心的效果。楊榮的計策是好的。"皇上的决心纔下定了。軍隊還京，賞賜加一等，并賞賜了三個守門人。夏原吉以没有功勞而推辭，皇上不聽。

三年，從北巡。帝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從閱武兔兒山，帝怒諸將慢，褫其衣。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力諫。帝曰："爲卿釋之。"再與蹇義同賜銀印，文曰"含弘貞靖"。帝雅善繪事，嘗親畫《壽星圖》以賜。其他圖畫、服食、器用、銀幣、玩好之賜，無虚日。五年正月，兩朝實録成，復賜金幣、鞍馬。旦入謝，歸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忠靖。敕户部復其家，世世無所與。

宣德三年，隨從皇上出巡北方。皇上取來夏原吉口袋中的乾糧嘗嘗，笑着説："怎麽這樣難吃啊？"夏原吉回答説："軍隊還有挨餓的人。"皇上命令賜給夏原吉豐盛的酒食，并且犒勞將士。隨從皇上在兔兒山檢閲軍隊，皇上因各位將帥行動緩慢而生氣，下令剥去他們的衣服。夏原吉説："將帥，是國家的武臣，怎麽能讓他們受凍而倒下呢？"反復地竭力勸諫。皇上説："爲了你放了他們。"又與蹇義一起被賜予銀質印信，文字是"含蓄弘大忠貞恭敬"。皇上很擅長繪畫，曾經親自畫了《壽星圖》賜給夏原吉。其他圖畫、服飾食物、器皿用具、銀幣、玩好的賞賜，没有停過一天。宣德五年正月，兩朝實録修成，又賞賜金幣、鞍馬。早晨入宫謝恩，回家後去世，年六十五。贈官太師，謚號忠靖。敕令户部免去他家的賦税，世世代代不用繳納。

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有善，即采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吏污所服金織賜衣。原吉曰："勿怖，污可浣也。"又有污精微

夏原吉有寬宏的度量，人們不能够測量其邊際。同事中有好的建議，立即采用接納。有人有小的過失，一定爲他打掩護。小吏弄髒了他穿在身上的金綫織成的皇上賞賜的衣服。夏原吉説：

文書者，吏叩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吕震嘗傾原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爲之請。平江伯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閲爰書，撫案而嘆，筆欲下輒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慎如此。

“不要害怕，髒了可以洗的。”又有弄髒他精緻隱微的公文的事，小吏叩頭承認罪過。夏原吉不問罪，自己入朝承擔責任，皇上命令更換了公文。吕震曾經想扳倒夏原吉。吕震爲兒子請求官職，夏原吉以吕震在“靖難”時有守衛京師的功勞，幫他請求。平江伯陳瑄起初也討厭夏原吉，夏原吉却經常稱贊陳瑄的才能。有人問夏原吉説：“度量是可以學習的嗎?”説：“我年幼的時候，如有冒犯，没有不發怒的。開始是從臉色上忍，後來是從心裏面忍，時間久了則没有什麽可以忍的了。”曾經夜晚閲讀記録囚犯供辭的文書，扶着桌子而嘆息，提筆要寫又停住。妻子問他爲什麽。説：“這是年終死刑的奏疏。”與同僚一起在其他地方飲酒，夜晚回家正逢下雪，經過皇宫門口，有人想不下來步行了。夏原吉説“君子不在黑暗之中敗壞自己的品行”。他的謹慎如同這樣。

原吉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管度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於三楊。仁、宣之世，外兼臺省，内參館閣，與三楊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而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

夏原吉與蹇義都是從太祖的時候出仕的。蹇義掌管權衡朝政，夏原吉掌管財政收支，都是二十七年，名聲地位先於三楊。仁、宣之朝，對外兼管都察院和六部，對内參預翰林内閣之事，與三楊同心同德輔助朝政。蹇義善於謀劃，楊榮善於決斷，而夏原吉和楊士奇尤其能够保持大局，有古大臣的風度功業。

子瑄，以蔭爲尚寶司丞。喜談兵，景泰時，數上章言兵事，有沮者，不獲用。終南京太常少卿。

兒子夏瑄，以上代餘蔭的資格被任命爲尚寶司丞。喜愛談論軍事，景泰年間，幾次上奏疏論軍事問題，因有人阻撓，没有得到重用。終官南京太常少卿。

俞士吉

俞士吉，字用貞，象山人。建文中，爲兖州訓導。上書言時政，擢御史。出按鳳陽、徽州及湖廣，能辨釋冤獄。成祖即位，進僉都御史。奉詔以水利書賜原吉，因留督浙西農政。湖州逋糧至六十萬石，同事者欲減其數以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爲也。”具以實奏，悉得免。尋爲都御史陳瑛所劾，與大理少卿袁復同繫獄。復死獄中，士吉謫爲事官，治水蘇、松。既而復職，還上《聖孝瑞應

俞士吉，字用貞，象山人。建文年間，任官兖州訓導。上奏疏論説當時朝政，提升爲御史。出任鳳陽、徽州以及湖廣巡按御史，能够明察并釋放無辜被關的囚犯。成祖登位，晋升爲僉都御史。奉皇帝詔令把有關水利方面的書籍賜給夏原吉，順便留下監督浙西的農業政務。湖州拖欠税糧達六十萬石，同事想減少這一數字後報告朝廷。俞士吉説：“欺瞞君王損害百姓，我不會這樣做。”完全以實情上奏，全部得以免除。不久被都御史陳瑛彈劾，與大理少卿袁復一起關進監獄。袁復死在獄中，俞士吉貶爲工部辦事員，在

頌》。帝曰："爾爲大臣，不言民間利病，乃獻諛耶！"擲還之。宣德初，仕至南京刑部侍郎，致仕。

蘇、松地區治水。不久恢復官職，返京奏上《聖孝瑞應頌》。皇上説："你身爲大臣，不上言民間的生計疾苦，却來獻媚嗎！"把奏章丢還給他。宣德初年，做到南京刑部侍郎，退休。

李文郁

李文郁，襄陽人。永樂初，以户部侍郎副原吉治水有勞。後坐事謫遼東二十年。仁宗即位，召還，爲南京通政參議，致仕。

李文郁，襄陽人。永樂初年，以户部侍郎的身份輔助夏原吉治水有功。後來獲罪流放遼東二十年。仁宗登位，召他返回，任官南京通政參議，退休。

鄒師顔

鄒師顔，宜都人。永樂初，爲江西參政，坐事免。尋以薦擢御史，有直聲，遷大理丞，署户部，與原吉同下獄。仁宗立，釋爲禮部侍郎。省墓歸，還至通州，卒，貧不能歸葬。尚書吕震聞於朝，宣宗命驛舟送之。詔京官卒者，皆給驛，著爲令。

鄒師顔，宜都人。永樂初年，任官江西參政，因其他事獲罪被免去職務。不久被推薦提升爲御史，有正直的名聲，升爲大理丞，代理户部事務，與夏原吉一起關進監獄。仁宗登基，釋放任官禮部侍郎。掃墓返鄉，返回時抵達通州，去世，因家貧無法送回家鄉下葬。尚書吕震上報朝廷，宣宗命令派官船把他送回去。下詔令凡在京爲官去世的人，都派給公家的車船，被著録下來成爲法令。

贊曰：《書》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蹇義、夏原吉自筮仕之初，即以誠篤幹濟受知太祖，至成祖益任以繁劇。而二人實能通達政體，諳練章程，稱股肱之任。仁、宣繼體，委寄優隆，同德協心，匡翼令主。用使吏治修明，民風和樂，成績懋著，蔚爲宗臣。樹人之效，遠矣哉。

贊曰：《尚書》説"廣泛地尋求具有卓越見識和才能的人，使他們輔佐你的後代"。蹇義、夏原吉自從一開始進入仕途，就以忠誠老實、具有幹練的辦事能力而受到太祖的賞識，到成祖更是將繁重的事務委任給他們。而兩人確實能够透徹地瞭解政治體制，熟悉規章條例，被稱爲能够承擔輔佐的職責。仁、宣繼位，委任付托優厚隆重，齊心協力，匡正輔助英明的君主。由此使官吏的治績優良清明，民間的風俗平和安樂，成績卓著，功德巍巍，成爲人們所敬仰的大臣。培育人才的功效，真是深遠啊！

明史卷一百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郁新　趙玒　金忠　李慶　師逵　古朴 向寶
陳壽 馬京 許思温　劉季篪　劉辰　楊砥
虞謙 吕升 仰瞻 嚴本　湯宗

郁新

郁新，字敦本，臨淮人。洪武中，以人才徵，授户部度支主事。遷郎中。逾年，擢本部右侍郎。嘗問天下户口田賦，地理險易，應答無遺，帝稱其才。尋進尚書。時親王歲禄米五萬石，新定議減五之四，并定郡王以下禄有差。又以邊餉不繼，定召商開中法，令商輸粟塞下，按引支鹽，邊儲以足。夏原吉爲户部主事，新重之，諸曹事悉委任焉。建文二年引疾歸。

郁新，字敦本，臨淮人。洪武年間，以人才的身份被徵召，授官户部度支主事。提升爲郎中。過了一年，提升爲本部門右侍郎。皇上曾經向他詢問全國的户口和田賦，山川地理的險阻平坦，他回答没有遺漏，皇上稱贊他的才能。不久晋升尚書。當時親王每年的俸禄是五萬石，郁新決議減少五分之四，并制定郡王以下俸禄的等級差别。又因爲邊防的糧餉供應不上，制定召商開中法，命商人運輸糧食去邊塞，按收條去官家支取鹽，邊疆的糧食儲備得以充足。夏原吉任户部主事，郁新很重視他，各部門的事務都委任給他。建文二年因身體有病自請返回家鄉。

成祖即位，召掌户部事，以古朴爲侍郎佐之。永樂元年，河南蝗，有司不以聞，新劾治之。初，轉漕北京，新言："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溪口跌坡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黄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入衛河，轉輸北京。"從之。又言："湖廣屯田所産不一，請皆得輸官。粟穀、糜黍、大麥、蕎穄二石，准米一石。稻穀、薥秫二石五斗，穇稗三石，各准米一

成祖登位，召他掌管户部事務，任古朴爲侍郎輔助他。永樂元年，河南發生蝗災，有關部門不上報朝廷，郁新彈劾後治了他們的罪。當初，要轉運糧餉到北京，郁新説："從淮河到黄河，一路上多淺灘和陡坡，運糧船隻阻塞難行。請另外用吃水淺的船隻裝載三百石糧食，從淮河、沙河運到陳州潁溪口的陡坡下，再用吃水淺的船隻裝載二百石運到陡坡上，另用大船運入黄河。到達八柳樹各處，再令河南的車夫從陸地上運到衛河，轉而運輸到北京。"朝廷聽從了這一建議。又説："湖廣屯田所出産的糧食品種不一樣，請求都必須繳納給官府。穀類、糜黍、大麥、蕎麥每二石，折算米一石。稻穀、高粱每二石五斗，

石。豆、麥、芝蔴與米等。”著爲令。二年議公、侯、伯、駙馬、儀賓祿，二百石以上者，請如文武官例，米鈔兼給。三年以士卒勞困，議減屯田歲收不如額者十之四五，又議改納米北京贖罪者於南京倉。皆允行。是年八月卒於官。帝嘆曰：“新理邦賦十三年，量計出入，今誰可代者?”輟朝一日，賜葬祭，而召夏原吉還理部事。

穇稗每三石，各折算米一石。豆、麥、芝蔴與米等量。”被著録下來成爲法令。永樂二年，建議公、侯、伯、駙馬、儀賓的俸祿，二百石以上的，請求如同文武官員的定例，米和錢鈔兩樣搭配發給。永樂三年，因士兵們辛勞困頓，建議屯田的年收成達不到定額的其賦税減少十分之四五，又建議將把米交納到北京贖罪的改爲把米交納到南京的倉庫。都批准實行。這一年的八月死在任上。皇上嘆息說：“郁新治理國家的賦税十三年，計算錢糧的出入，今後有誰能代替他呢?”停止上朝一天，賜給下葬的祭品，而召夏原吉返京總理户部事務。

新長於綜理，密而不繁。其所規畫，後不能易。

郁新擅長於綜合管理，嚴密而不繁瑣。他所規劃的事情，後人不能够改變。

趙羾

趙羾，字雲翰，夏人，徙祥符。洪武中，由鄉舉入太學，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圖天下要害厄塞，并屯戍所宜以進。帝以爲才，遷員外郎。建文初，遷浙江參政，建策捕海寇，有功。

趙羾，字雲翰，夏縣人，遷移到祥符。洪武年間，由舉人的身份進入太學，授官兵部職方司主事。他將全國的軍事重鎮和險要之地，包括適宜屯田、衛戍的地點繪製成地圖進呈朝廷。皇上認爲是個人才，提升他爲員外郎。建文初年，提升浙江參政，提出追捕海上賊寇的計策，有功勞。

永樂二年使交阯，還奏稱旨。擢刑部侍郎，改工部，再改禮部。五年進尚書，賜宴華蓋殿，撤膳羞遺其母。初，羾每以事爲言者所劾，帝不問。九年秋，朝鮮使臣將歸，例有賜賚，羾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遠人心。”遂下之獄。尋得釋，使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撫綏新集，民安其業。十五年丁母艱。起復，改兵部尚書，專理塞外兵事。帝北征，轉餉有方。

永樂二年出使交阯，返回後上奏合乎皇上意旨。提升爲刑部侍郎，改任工部，再改任禮部。永樂五年，晋升尚書，被賜參加華蓋殿的宫宴，撤下美味佳肴帶回家給母親。起初，趙羾每每有事被言官彈劾，皇上并不過問。永樂九年秋季，朝鮮的使臣即將回國，按成例應有賞賜，趙羾没有將此事上奏。皇上發怒説：“這樣做將使朕失去遠方國人的心。”於是把趙羾關進監獄。不久得到釋放，讓他監督建置隆慶、保安、永寧各州縣，安撫新近依附的民衆，百姓安居樂業。永樂十五年遭母親之喪。起用復官，改任兵部尚書，專門處理塞外的軍事問題。皇上出征北方，轉運糧餉得法。

仁宗嗣位，改南京刑部。宣德五年，御史張楷劾羾及侍郎俞士吉怠縱。召至，命致仕。

仁宗繼承皇位，改任南京刑部。宣宗宣德五年，御史張楷彈劾趙羾以及侍郎俞士吉懈怠放縱。召至京師，命令他退休。

羾性精敏，歷事五朝，位列卿，

趙羾性情精細聰敏，先後在五個朝代任職，

自奉如寒素。正統元年卒，年七十三。

地位列爲大臣，對待自己就像家世清貧的人一樣。正統元年去世，年七十三歲。

金忠

金忠，鄞人。少讀書，善《易》卜。兄戍通州亡，忠補戍，貧不能行，相者袁珙資之。既至，編卒伍。賣卜北平市，多中。市人傳以爲神。僧道衍稱於成祖。成祖將起兵，托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中，常以所占勸舉大事。成祖深信之。燕兵起，自署官屬，授忠王府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城不克。已，召置左右，有疑輒問，術益驗，且時進謀畫。遂拜右長史，贊戎務，爲謀臣矣。

金忠，鄞縣人。少年時讀書，擅長於《易》的占卜之術。兄長戍守通州死去，金忠得以補戍邊，因貧困不能成行，相士袁珙資助了他。到達之後，編入軍隊。在北平的集市上賣卜，大多算中。集市上的人相互傳説以爲是神仙。和尚道衍在成祖面前稱贊他。成祖即將起兵，假托生病召見金忠占卜，得到的是"鑄造印信，乘坐軒車"的卦，説："這卦象貴不可言。"從此以後自由出入燕王府中，常常以自己所占的卦勸説成祖舉大事。成祖非常相信他。燕王的軍隊起兵，自己設置官員屬吏，授予金忠爲王府紀善，守衛通州。建文帝的軍隊幾次攻城没能攻下。不久，成祖召回他安置在身邊，有什麼疑難就問他，占卜之術更加靈驗，而且常常進獻計謀。於是拜官右長史，參贊軍務，成爲謀臣。

成祖稱帝，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贊世子守北京。尋召還，進兵部尚書。帝起兵時，次子高煦從戰有功，許以爲太子。至是淇國公丘福等黨高煦，勸帝立之。獨忠以爲不可，在帝前歷數古嫡孽事。帝不能奪，密以告解縉、黄淮、尹昌隆。縉等皆以忠言爲是。於是立世子爲皇太子，而忠爲東宫輔導官，以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六年命兼輔皇太孫。

成祖稱帝，論他輔助創業的功勞，提升爲工部右侍郎，輔助世子留守北京。不久召回南京，晋升爲兵部尚書。皇上起兵的時候，因第二子朱高煦隨從征戰有功，許願立他爲太子。到這時候淇國公丘福等人與朱高煦結黨，勸説皇上册立他爲太子。衹有金忠認爲不行，在皇上面前幾次歷數古時有關嫡子和庶子之間的事。皇上無法定奪，秘密地將此事告訴解縉、黄淮、尹昌隆。解縉等人都認爲金忠的話是對的。於是册立世子爲皇太子，而任金忠爲東宫輔導官，以兵部尚書的身份兼任詹事府詹事。正統六年，命他兼而輔導皇太孫。

帝北征，留忠與蹇義、黄淮、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是時高煦奪嫡謀愈急，蜚語譖太子。十二年北征還，悉徵東宫官屬下獄。以忠勛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流涕，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宫僚黄淮、楊溥等亦以是獲全。

皇上出征北方，留下金忠與蹇義、黄淮、楊士奇輔助太子代理國事。這時候朱高煦篡奪嫡位的陰謀更加急迫，流言蜚語説太子的壞話。正統十二年皇上北征返回，懲罰全部太子官員屬吏，將他們關進監獄。因金忠是有功舊臣而不問罪，并秘密命令他慎重考察太子的事。金忠説没有什麼事。皇上發怒。金忠脱下帽子叩頭并流淚了，願以連坐擔保太子。因此太子没有被廢掉，而太子屬官黄淮、楊溥等人也因此而得以保全。

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見親倚，每承顧問，知無不言，然慎密不泄。處僚友不持兩端，退恒推讓之。明年四月卒。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洪熙元年，追贈榮禄大夫少師，謚忠襄。官子達翰林檢討。達剛直敢言，仕至長蘆都轉運使。

金忠出自行伍直到高位，很是受到親近和倚重，每當承蒙皇上垂詢顧問，能知無不言，然而謹慎而不泄露。與同事相處不持模棱兩可的意見，退下後則常常謙讓。第二年四月去世。賜給官車返鄉下葬，命有關部門修建祠廟墓地，免去他家的賦税。洪熙元年，追加贈官榮禄大夫少師，謚號忠襄。任命他的兒子金達爲翰林檢討。金達剛强正直，敢於説話，做到長蘆都轉運使。

忠有兄華，負志節。忠守通州有功，欲推恩官之，辭不就。嘗召賜金綺，亦不受。成祖目爲迂叟，放還。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事，放聲長嘆而逝。里中稱爲“白雲先生”。

金忠有兄長金華，抱有志向節操。金忠守衛通州有功，想推恩任他爲官，推辭不到任。皇上曾經召見他并賜予金綺衣，也不接受。成祖視他爲迂腐的老頭，放他回鄉。一天，閲讀《宋史》到王倫依附秦檜的事，放聲長嘆而逝世。鄉里稱他爲“白雲先生”。

李慶

李慶，字德孚，順義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右僉都御史，後授刑部員外郎，遷紹興知府。永樂元年召爲刑部侍郎。性剛果，有幹局，馭下甚嚴。帝以爲才，數命治他事，不得時至部。然屬吏與罪人交通私饋餉，慶輒知之，繩以重法。五年改左副都御史。兩遭親喪，并起復。時勛貴武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鹽，爲官民害。慶言：“舊制，四品以上官員家不得與民争利。今都督蔡福等既行罰，公侯有犯，亦乞按問。”帝命嚴禁如制。忻成伯趙彝擅殺運夫，盗賣軍餉。都督譚青、朱崇貪縱。慶劾之，皆下吏。已，劾都督費瓛欺罔，梁銘貪暴，鎮守德州都督曹得黷貨。皆被責。中外凜其風采。十八年進工部尚書，尋兼領兵部事。

李慶，字德孚，順義人。洪武年間，以國子生身份代理右僉都御史，後授官刑部員外郎，提升爲紹興知府。永樂元年召回任刑部侍郎。性格剛强果斷，有才幹氣度，管理下屬非常嚴厲。皇上認爲他有才能，幾次命他處理其他事務，不能時常到部裏去。但是當下屬官吏與有罪之人勾結來往私收饋贈，李慶一知道這件事，就用嚴厲的法律處治他。永樂五年，改任左副都御史。兩次遭親人之喪，都服喪未滿應召任職。當時功臣、武臣大多讓自己的子弟和家人利用開中法經商販鹽，成爲官府和百姓的禍害。李慶説：“按照舊制，四品以上的官員家庭不許與百姓争利益。現在都督蔡福等人已經受到了處罰，公侯有犯法的，也請求按例問罪。”皇上命令照舊制嚴加禁止。忻成伯趙彝擅自殺了運糧的民夫，盗賣軍用糧餉。都督譚青、朱崇貪婪放縱。李慶彈劾他們，都交法官審訊。不久，彈劾都督費瓛欺騙蒙蔽，梁銘貪婪暴虐，鎮守德州的都督曹得貪污受賄。都被責罰。朝廷内外都敬畏他的風度神采。永樂十八年晋升工部尚書，不久兼領兵部事務。

仁宗立，改兵部，加太子少保。弋謙以言事忤旨，吕震等交口詆之，惟慶與夏原吉無所言。帝尋悟，降敕自責，并責震等，震等甚愧此兩人。

仁宗即位，改任兵部，加官太子少保。弋謙因上言論事違忤意旨，吕震等人衆口一辭譴責他，衹有李慶和夏原吉什麽也没説。皇上不久醒悟了，降下敕令自己責備自己，并且責備吕震等

山陵事多，趣辦中官有求，執不與，人多嚴憚之，號爲“生李”。奉命侍皇太子謁孝陵，在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及太子還北京，遂留慶南京兵部。

人，吕震等人非常愧對這兩人。皇帝陵墓的事情很多，急辦此事的宦官有所要求，李慶堅持不給。人們都非常懼怕他，稱他爲“生李”。奉命侍奉皇太子拜謁孝陵，在路途中約束將士，秋毫無犯。皇太子想打獵，李慶規勸阻止了。等到皇太子回到北京，就留下李慶在南京兵部任職。

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討黎利，命慶參贊軍務，許擇部曹賢能者自隨。師至鎮夷關，升意輕賊，不爲備。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時慶已病甚，强起告升。升不聽，直前，中伏敗死。慶病遂篤，明日亦死，一軍盡没。

宣宗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討伐黎利，命令李慶參預籌劃軍務，准許他挑選部裏各部門中有才德的人跟隨他自己。部隊到鎮夷關，柳升心中輕視賊寇，不作準備。郎中史安、主事陳鏞告訴了李慶。當時李慶已病重，勉强起來勸告柳升。柳升不聽，一直前進，中埋伏兵敗身死。李慶的病於是更加沉重，第二天也死去了。全軍覆没。

師逵

師逵，字九達，東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思藤花菜。逵出城南二十餘里求得之。及歸，夜二鼓，遇虎。逵驚呼天，虎舍之去。母疾尋愈。洪武中，以國子生從御史出按事，爲御史所劾，逮至。帝偉其貌，釋之，謫御史臺書案牘。久之，擢御史，遷陝西按察使。獄囚淹繫千人，浹旬盡决遣，悉當其罪。母憂去官，廬墓側，不飲酒食肉者三年。

師逵，字九達，東阿人。很小就失去父親，侍奉母親非常孝順。十三歲，母親生病，想吃藤花菜。師逵跑出城南二十多里求到了。等到返回，已是夜裏二更天了，遇到了老虎。師逵驚恐地呼叫蒼天，老虎捨棄他而離去。母親的疾病不久痊愈。洪武年間，以國子生的身份跟隨御史外出巡察理事，被御史彈劾，逮捕至京。皇上驚異他雄偉的外貌，就放了他，貶他去御史臺書寫公文。很久以後，提升爲御史，升任陝西按察使。監獄中關押的囚犯積壓了上千人，十天裏全部判決發落，都與他們的罪行相當。母親去世離任還鄉，在墓地旁邊搭蓋小屋守墓，不喝酒不吃肉三年。

成祖即位，召爲兵部侍郎，改吏部。永樂四年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出采木。逵往湖、湘，以十萬衆入山闢道路，召商賈，軍役得貿易，事以辦。然頗嚴刻，民不堪，多從李法良爲亂。左中允周幹劾之。時仁宗監國，以帝所特遣，置不問。八年，帝北征，命總督餽餉，逵請量程置頓堡，更遞轉輸。從之。

成祖登位，召回任兵部侍郎，改任吏部。永樂四年建造北京宫殿，分别派遣大臣外出采集木料。師逵前往湖、湘地區，用十萬人進山開闢道路，召來商人，讓軍人和役夫與他們做買賣，事情得以辦成。但是過於嚴厲苛刻，百姓不堪忍受，很多人跟隨李法良作亂。左中允周幹彈劾了他。當時仁宗代理國事，因爲他是皇上特别派遣的，放在一邊不過問。永樂八年，皇上出征北方，命令他總管監督軍隊的供給，師逵請求測量路程安置停頓的地點，交替轉運。聽從了。

逵佐蹇義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

師逵輔助蹇義在吏部二十年，别人不敢以私

干以私。仁宗嗣位，與趙羾、古朴皆改官南京，而逵進户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正月卒官，年六十二。

事去求他。仁宗繼承皇位，與趙羾、古朴都改爲在南京任職，而師逵晋升爲户部尚書，兼掌管吏部。宣宗宣德二年正月死於任上，年六十二歲。

逵廉，不殖生産，禄賜皆分宗黨。有子八人，至無以自贍。成祖在北京嘗語左右曰："六部扈從臣，不貪者惟逵而已。"

師逵廉潔，不謀圖增加自己的産業，俸禄和賞賜都分給同宗親族。有兒子八人，到了無法自己供養自己的地步。成祖在北京曾經對左右的人説："六部中隨從護駕的大臣，不貪財的祇有師逵而已。"

古朴

古朴，字文質，陳州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清理郡縣田賦圖籍，還隸五軍斷事理刑。自陳家貧，願得禄養母。帝嘉之，除工部主事。母歿，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累遷郎中。建文三年擢兵部侍郎。

古朴，字文質，陳州人。洪武年間以太學生的身份清理各郡縣有關田賦的地圖和户籍，回來後隸屬於五軍都督府判斷罪案掌管刑法。自己陳述家中貧困，希望得到俸禄奉養母親。皇上贊賞他，授官工部主事。母親去世，官府給予船隻讓他返鄉下葬。服喪期滿，改任兵部，經多次提升後任郎中。建文三年提升爲兵部侍郎。

成祖即位，改户部。永樂二年，朴奏："先奉詔令江西、湖廣及蘇、松諸府輸糧北京，今聞并患水潦，轉運艱難，而北京諸郡歲幸豐。宜發鈔命有司增價收糴，減南方運。"從之。營建北京，命采木江西，以恤民見褒。七年，帝北巡，皇太子監國，召還，佐夏原吉理户部。仁宗即位，改南京通政使。明年就拜户部尚書，出督畿内田賦。師逵病，命朴代之。宣德三年二月卒於官。

成祖登位，改任户部。永樂二年，古朴上奏："原先奉詔命令江西、湖廣以及蘇、松各府運糧到北京，現在聽説都遭了水災，轉運艱難，而北京各縣今年幸虧豐收。可以發錢鈔命令有關部門提高價格買進糧食，減少南方的運輸。"聽從了。營造北京，命他去江西采集木料，以體恤百姓得到褒揚。永樂七年，皇上出巡北方，皇太子代理國事，召他還京，輔助夏原吉管理户部。仁宗登位，改任南京通政使。第二年就地拜官户部尚書，出京監督畿内的田賦。師逵生病，命古朴代替他。宣宗宣德三年二月死於任上。

初，户部主事劉良不檢，乞中貴人求上考。朴不可。良遂誣奏朴罪，朴就逮。成祖察其誣，得釋。他日，吏部奏予良誥。仁宗曰："此人素無行，且嘗誣大臣，不可與。"良後果以贓敗。朴在朝三十餘年，自郎署至尚書，確然有守，不通干請，與右都御史向寶，俱以清介稱。

當初，户部主事劉良不檢點，向皇上所寵幸的宦官乞求考績時得到上考。古朴認爲不可以。劉良就誣告古朴有罪，古朴被逮捕。成祖調查到他是被誣告的，得以釋放。某一天，吏部上奏賜予劉良誥書，仁宗説："這個人從來就没有品行，而且曾經誣告大臣，不能給他。"劉良後來果然以貪污而敗落。古朴在朝廷三十多年，從郎官到尚書，剛强而有操守，從不與有所要求而請見的人來往，與右都御史向寶都以清高耿直爲人所稱道。

向寶

寶，字克忠，進賢人。洪武中，

向寶，字克忠，進賢人。洪武年間，以進士

以進士授兵部員外郎。九年無過，擢通政使，以不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尹。建文時，坐事謫廣西。成祖即位，召復職。已，復坐事下獄，降兩浙鹽運判官。仁宗在東宮，知其廉。及即位，召爲右都御史兼詹事，并給兩俸。尋應詔陳八事，多可采者。宣德初，改南京。三年入覲，帝憫其老，命致仕。歸卒於途。

身份授官兵部員外郎。九年没有過失，提升爲通政使，以自己不善於上奏對答竭力辭去，改任應天府尹。建文的時候，獲罪貶往廣西。成祖登位，召回恢復官職。不久，又獲罪關進監獄，降官兩浙鹽運判官。仁宗在東宮爲太子時，知道他清廉。等到登位，召回授官右都御史兼詹事，并且給他兩種職務的俸禄。不久應詔陳述八件事，大多是可以采用的。宣宗宣德初年，改任南京。三年入京覲見，皇上憐惜他已年老，命他退休。返回時死在途中。

寶有文學，寬厚愛民，而持身廉直，屢遭困厄不稍易，平居言不及利。歷仕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向寶有辭章修養，寬容忠厚愛護百姓，而立身廉潔正直，多次遭到困苦也不稍有改變，平時言談從不觸及利。先後爲官四十多年，到死的那一天，家中日常用具都短缺，房裏空空蕩蕩。

陳壽

陳壽，隨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户部主事。永樂元年遷員外郎。出爲山東參政，所至以愛民爲務。用夏原吉薦，召爲工部左侍郎。皇太子監國南京，壽日陳兵民困，又乘間言左右干恩澤者多，恐累明德。太子深納之。嘗目送之出，顧侍臣曰："侍郎中第一人也。"

陳壽，隨縣人。洪武年間，以國子生身份授官户部主事。永樂元年升員外郎。出任爲山東參政，所到之處以愛護百姓作爲自己的本分。因夏原吉的薦舉，召回爲工部左侍郎。皇太子在南京代理國事，陳壽每天陳言軍隊百姓貧困，又乘機會上言説太子左右的人中求取恩惠的很多，恐怕影響太子完美的德性。太子深有同感地接納了這一建議。太子曾目送他出去，回過頭對侍奉的大臣説："這是侍郎中的第一人。"

九年以漢王高煦譖，下獄，貧不能給朝夕。官屬有饋之者，拒不受，竟死獄中。逾年，啓殯如生。仁宗即位，贈工部尚書，謚敏肅，官其子瑺中書舍人，後亦至工部侍郎。

永樂九年，由於漢王朱高煦的誣陷，被關進監獄，家貧而不能够天天供給。屬下有饋贈給他，拒不接受，竟死在獄中。過了一年，打開靈柩，栩栩如生。仁宗登位，贈官工部尚書，謚號敏肅，他的兒子陳瑺被授予中書舍人，後來官也做到工部侍郎。

與壽同下獄死者，有馬京、許思温。

與陳壽同時關進監獄并死在獄中的，有馬京、許思温。

馬京

京，武功人。洪武中，以進士授翰林編修，歷左通政、大理卿。永樂元年爲行部左侍郎。皇太子守北京，命兼輔導，盡誠翊贊，太子甚重之。數爲高煦所譖，謫戍廣西，仍坐前事，逮下獄。

馬京，武功人。洪武年間，以進士授官翰林編修，先後任左通政、大理卿。永樂元年任行部左侍郎。皇太子留守北京，命他兼輔助教導，他竭盡忠誠輔佐贊助，太子非常看重他。幾次被朱高煦所誣陷，被貶往廣西戍邊，接着因以前的事，逮捕關進監獄。

許思温

思温，字叔雍，吴人。以國子生署刑部主事，累官北平按察副使。燕師起，思温佐城守有勞，擢刑部侍郎，改吏部，兼贊善。亦以讒下獄。皆瘐死。仁宗立，贈京少傅，謚文簡；思温吏部尚書，官其子俊贊禮郎，進學翰林。

許思温，字叔雍，吴縣人。以國子生身份代理刑部主事，逐漸做到北平按察副使。燕王軍隊起兵，許思温協助守衛城市有功，提升爲刑部侍郎，改任吏部，兼任贊善。也因讒言關進監獄。都得病死去。仁宗繼位，贈馬京爲少傅，謚號文簡；許思温爲吏部尚書，他的兒子許俊被授爲贊禮郎，進入翰林學習。

劉季篪

劉季篪，名韶，以字行，餘姚人。洪武中進士。除行人。使朝鮮，却其饋贐。帝聞，賜衣鈔，擢陝西參政。陝有逋賦，有司峻刑督，民不能輸。季篪至，與其僚分行郡縣，悉縱械者，緩爲期。民感其德，悉完納。陝不産硇砂，而歲有課。季篪言於朝，罷之。洪渠水溢，爲治堰蓄泄，遂爲永利。

劉季篪，名韶，以字通行於世，餘姚人。洪武年間的進士。任行人。出使朝鮮，拒絶對方的饋贈。皇上聽説，賜給他衣服錢鈔，提升爲陝西參政。陝西有拖欠的賦税，有關部門用嚴酷的刑罰督促，百姓無法繳納。劉季篪到了那裏，與他的同事分頭前往各郡縣，把抓的人全都放了，放寬他們的期限。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全都繳納了。陝西不出産硇砂，而每年都要徵收。劉季篪上奏朝廷，免除了。洪渠水漫溢，爲它修築了河堰蓄水泄洪，於是成爲永久的利益。

建文中，召爲刑部侍郎。民有爲盗所引者。逮至，盗已死，乃召盗妻子使識之。聽其辭，誣也，釋之。吏虧官錢，誣千餘人，悉爲辨免。河陽逆旅朱、趙二人異室寢。趙被殺，有司疑朱殺之，考掠誣服。季篪獨曰："是非夙仇，且其裝無可利。"緩其獄，竟得殺趙者。揚州民家，盗夜入殺人，遺刀尸傍，刀有記識，其鄰家也。官捕鞫之。鄰曰："失此刀久矣。"不勝掠，誣服。季篪使人懷刀就其里潜察之。一童子識曰："此吾家物。"盗乃得。

建文年間，召回任刑部侍郎。有一人被盗賊所牽連，抓來官府時，盗賊已死去，於是召來盗賊的妻子和兒子讓他們辨認。聽他們的説話，這人是冤枉的，就放了他。官吏虧空了官家的錢，誣陷一千多人，全都爲他們分辯并免罪。河陽客舍中有朱、趙二人分室而寢。趙被殺害，有關部門懷疑是朱殺的，朱屈打成招。衹有劉季篪説："他們不是舊仇，而且趙的行裝無利可圖。"延緩了這一案件的判决，終於抓到了殺害趙的凶手。揚州有一百姓家，盗賊夜裏進去殺了人，留下一把刀在尸體旁邊，刀上有記號，是這家鄰居的。官府抓獲并審訊鄰居，鄰居説："丢失這把刀很久了。"受不了嚴刑拷打而屈招。劉季篪派人懷藏這把刀到那個村裏暗中調查。一個小孩認出刀説："這是我家的東西。"盗賊這纔被抓獲。

永樂初，纂修《大典》，命姚廣孝、解縉及季篪總其事。八年坐失出下獄，謫外任。逡巡未行，復下獄。久之始釋。命以儒服隸翰林院編纂。尋授工部主事，卒於官。

永樂初年，纂修《大典》，命令姚廣孝、解縉以及劉季篪總管此事。八年因判案錯誤獲罪關進監獄，被貶往外地任職。拖拖拉拉還没動身，又被關進監獄。很久以後纔被釋放。命令他以儒生的身份隸屬翰林院參加編纂。不久授官工部主

事，死在任上。

劉辰

劉辰，字伯静，金華人。國初，以署典籤使方國珍。國珍飾二姬以進，叱却之。李文忠駐師嚴州，辟置幕下。元帥葛俊守廣信，盛冬發民浚城濠。文忠止之。不聽。文忠怒，欲臨以兵。辰請往諭之。俊悔謝，事遂已。以親老辭歸。

劉辰，字伯静，金華人。建國之初，以代理典籤的身份出使方國珍部。國珍妝扮了二個美女送給他，他呵斥她們退下。李文忠在嚴州駐扎軍隊，徵召劉辰安置在手下。元帥葛俊駐守廣信，嚴冬時派百姓疏浚護城河。李文忠阻止他，不聽。李文忠發怒，想以武力相加。劉辰請求前往講清道理。葛俊後悔謝罪，事情於是平息。以父母年老而辭官返鄉。

建文中，用薦擢監察御史，出知鎮江府，勤於職事。瀕江田八十餘頃，久淪於水，賦如故，以辰言得除。京口閘廢，轉漕者道新河出江，舟數敗。辰修故閘，公私皆便。漕河易涸，仰練湖益水，三斗門久廢。辰修築之。運舟既通，湖下田益稔。

建文年間，被薦舉提升爲監察御史，出任鎮江府知府，對本職工作很勤勉。靠近長江邊的八十多頃田地，很久以來淹在水中，田賦却和以前一樣徵收，因爲劉辰的上言而得以免除。京口的水閘荒廢，轉運漕糧的船隻沿新河出長江，船隻多次遭毁壞。劉辰修理原有的水閘，於公於私都便利。運漕糧的大運河容易乾涸，仰仗練湖增加它的水量，三斗門久已荒廢。劉辰加以修築。運船不久得以通行，湖下游的田地更是得到了豐收。

永樂初，李景隆言辰知國初事，召至，預修《太祖實録》。遷江西布政司參政，奏蠲九郡荒田糧。歲饑，勸富民貸饑者，蠲其徭役以爲之息。官爲立券，期年而償。辰居官廉勤尚氣，與都司、按察使不相得，數争，坐免官。十四年起行部左侍郎，復留南京者三年。帝念其老，賜敕及鈔幣，令致仕。卒於途，年七十八。

永樂初年，李景隆上言説劉辰瞭解建國之初的事情，召回京師，參預修纂《太祖實録》。升江西布政司參政，上奏免除九郡荒蕪田地的糧賦。這一年發生饑荒，鼓勵富裕百姓借糧給飢餓的人，免除他們的徭役來作爲所借糧食的利息。官府爲他們立下字據，一年之後償還。劉辰爲官廉潔勤勉，崇尚氣節，與都指揮使、按察使不相投合，幾次發生争執，獲罪免去官職。十四年起用爲行部左侍郎，又留用南京三年。皇上考慮到他已年老，賜給敕書以及錢鈔彩帛，令他退休。死在途中，年七十八歲。

楊砥

楊砥，字大用，澤州人。洪武末，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上疏言："揚雄爲莽大夫，貽譏萬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廟從祀有雄無仲舒，非是。"帝從之。歷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建文中，言："帝堯之德始

楊砥，字大用，澤州人。洪武末年，以進士身份授官行人司右司副。上疏説："揚雄做王莽的大夫，給千秋萬代留下譏誚。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及解釋大義闡明道理的言論，足以輔佐世風教化。現在孔廟中隨從祭祀的有揚雄而没有董仲舒，是不對的。"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歷經升遷任爲湖廣布政司參議。建文年間，上言：

於親九族。今宜惇睦諸藩，無自剪枝葉。”不報。父喪歸。

“帝堯的德行開始於親近自家九族。現在應當重視和睦各藩王，不要自己剪除自身的枝葉。”不予答覆。因父親去世而返鄉。

成祖即位，起鴻臚寺卿，乞終制。服闋，擢禮部侍郎，坐視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遷北京行太僕寺卿。時吴橋至天津大水决堤傷稼。砥請開德州東南黄河故道及土河以殺水勢。帝命工部侍郎藺芳經理之。定牧馬法，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馬立群頭一人，五十馬立群長一人，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亦免半。帝命軍租盡蠲之，餘悉從其議。於是馬大蕃息。

成祖登位，在服喪期間被起用爲鴻臚寺卿。乞求服滿喪期。喪期滿，提升爲禮部侍郎，因爲管理河渠失職而獲罪，降爲工部主事，改任禮部。永樂十年升北京行在太僕寺卿。當時從吴橋到天津的運河被大水冲垮堤岸損害莊稼。楊砥請求開鑿德州東南面的黄河舊河道以及土河以殺減水勢。皇上命令工部侍郎藺芳經營管理開河工程。楊砥確定牧馬的法令，請求朝廷下令百姓每五口人養種馬一匹，養十匹馬的人家中確立群頭一人，養五十匹馬的人家確立群長一人，養馬人家每年免除税糧的一半。而從薊州以東地區到山海關各衛所，土地寬廣，水草茂盛，在那裏屯田的部隊每人養種馬一匹，田租也免除一半。皇上命令軍隊的租税全部减免，其他的都按照他的建議辦理。於是馬匹大大地繁衍了。

砥剛介有守，尤篤孝行。十六年，母喪哀毁，未至家，卒。

楊砥剛强耿直有操守，尤其誠信孝行。永樂十六年，母親去世哀痛過度，還没有到家，就去世了。

虞謙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刑部郎中，出知杭州府。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年間，以國子生身份提升爲刑部郎中，出任杭州府知府。

建文中請限僧道田，人無過十畝，餘以均給貧民。從之。永樂初召爲大理寺少卿。時有詔，建文中上言改舊制者悉面陳。謙乃言前事請罪。帝見謙怖，笑曰：“此秀才闢老、佛耳。”釋弗問。而僧道限田制竟罷。都察院論誆騙罪，準洪武榜例梟首以徇。謙奏：“比奉詔準律斷罪，誆騙當杖流，梟首非詔書意。”帝從之。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言主者盜用多，縱火自蓋。逮幾八百人，應死者百。謙白其濫，得論減。

建文年間請求限制和尚道士的土地，每人不超過十畝，其餘土地平均分給貧苦百姓。聽從了。永樂初年召回任大理寺少卿。當時有詔令，建文年間曾上言改革舊制度的人都要當皇上的面陳述。虞謙就説了以前的事并請罪。皇上見虞謙害怕，笑着説：“這個秀才衹是排斥老子、佛教罷了。”放了不再過問。但是限制和尚道士田地的制度最終被停止了。都察院確定欺騙的罪名，按照洪武年間公布的條例是殺頭示衆。虞謙上奏：“遵從詔令、按照法律判罪，欺騙應當是杖打流放，殺頭不是詔令中的意思。”皇上聽從了。天津衛的糧倉發生火災，燒掉糧食幾十萬石。御史上言説是主管的人偷竊用去太多，就放火焚燒以掩蓋自己的罪責。逮捕了幾乎八百人，應處死

的有上百人。虞謙辯白此事定罪太過分，得以減輕量刑。

七年，帝北巡，皇太子奏謙爲右副都御史。明年偕給事中杜欽巡視淮、鳳抵陳州災傷，免田租，贖民所鬻子女。明年，謙請振，太子諭之曰："軍民困極，而卿等從容請啓，彼汲黯何如人也。"

永樂七年，皇上出巡北方，皇太子上奏任虞謙爲右副都御史。次年和給事中杜欽一起巡視淮安、鳳陽到陳州的災害，免除田租，贖回百姓賣掉的子女。次年，虞謙請求賑災，太子告諭他説："軍民疲困極了，而你們還從容地啓奏請示，那個矯命開倉賑民的汲黯是個什麽樣的人啊。"

尋命督兩浙、蘇、松諸府糧，輸南、北京及徐州、淮安。富民賂有司，率得近地，而貧民多遠運。謙建議分四等：丁多糧最少者運北京，次少者運徐州，丁糧等者運南京、淮安，丁少糧多者存留本土。民利賴之。又言：徐州、吕梁二洪，行舟多阻，請每洪增挽夫二百，月給廪，官牛一百，暇時聽民耕，大舟至，用以挽。人以爲便。嘗督運木，役者大疫。謙令散處之，疫遂息。未幾，偕給事中許能巡撫浙江。

不久命他監督將兩浙、蘇州、松江各府的糧食，運往南京、北京以及徐州、淮安。有錢的人賄賂有關部門，都得以運往近的地方，而窮人大多運往遠的地方。虞謙建議分爲四等：人口多而糧食最少的人家運往北京，糧食第二等少的人家運往徐州，人口、糧食相等的人家運往南京、淮安，人口少而糧食多的人家存留在本地。靠着他百姓得到了好處。又上言：徐州、吕梁地區發二次洪水，來往船隻大多受阻，請求每次發洪水時增加拉船夫二百人，每月發給糧食，增加公家徵用牛一百頭，空閑時聽任百姓用以耕田，大船到，用牛來拉船。人們都認爲這個辦法很便利。曾經監督運木材，民工中發生嚴重的瘟疫。虞謙下令讓他們分散居住，疫情於是平息了。不多久，和給事中許能一起巡撫浙江。

仁宗即位召還，改大理寺卿。時吕升爲少卿，仰瞻爲丞，而謙又薦嚴本爲寺正。帝方矜慎刑獄，謙等亦悉心奏當。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獄，謙等再四參覆，必求其平。嘗語人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嘗應詔上言七事，皆切中時務。有言其奏事不密，市恩於外者。帝怒，降少卿。一日，楊士奇奏事畢，不退。帝問："欲何言，得非爲虞謙乎？"士奇因具白其誣，且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帝曰："吾亦悔之。"遂命復職。宣宗立，謙言："舊制，犯死罪者，罰役終身。今所犯不等，宜依輕重分年限。"報可。宣德二年三月卒於官。

仁宗登位，召回京師，改任大理寺卿。當時吕升任爲少卿，仰瞻任爲大理寺丞，而虞謙又推薦嚴本爲寺正。皇上正要慎重判刑斷獄，虞謙等人也盡心地向皇上奏聞處罪意見。凡是刑部以及各地所上報的案件，虞謙等人再四地檢驗復核，必定求得公平。曾經對人説："那些人没有遺憾，那麽我也就没有遺憾了。"曾經奉皇上詔令上奏七件事，都切合當時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有人上言説他上奏論事不保密，對外人施恩惠以换取别人的好感。皇上發怒，降職爲少卿。一天，楊士奇上奏論事完畢，不退下。皇上問："想説什麽？是不是爲了虞謙？"楊士奇於是全部辯白了他的冤屈，并且説虞謙先後服事三朝，有大臣的風度格局。皇上説："我也後悔了。"於是就命令恢復原職。宣宗繼位，虞謙上言："按舊有法制，犯了死罪的人，罰他終身勞役。現在罪犯所犯的

謙美儀觀，風采凝重。工詩畫，自負才望。工部侍郎蘇瓚以鄙猥班謙上，恒怏怏，人以是隘其量云。

罪行不相等，應當按照罪行的輕重區分不同的年限。”批准了。宣德二年三月在任上去世。

虞謙具有美好的儀表外貌，風度神采莊重。擅長於作詩繪畫，自恃才能和聲望。工部侍郎蘇瓚以庸俗猥瑣的作風位居於虞謙之上，虞謙因此經常怏怏不樂，人們因此說他氣量狹窄。

吕升

吕升，山陰人。永樂初爲溧陽教諭，歷官江西、福建按察僉事，所至有清慎聲。入爲大理寺少卿。宣德八年致仕卒。

吕升，山陰人。永樂初年任爲溧陽教諭，先後任官江西、福建的按察僉事，所到之處有清廉謹慎的名聲。入朝任大理寺少卿。宣德八年退休去世。

仰瞻

仰瞻，長洲人。永樂中由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門，惟瞻與大理卿薛瑄不往。會與瑄辨殺夫冤獄，益忤振，下獄，謫戍大同。景泰初，召爲右寺丞，執法愈堅，在位者多不悦。移疾歸，加大理少卿。

仰瞻，長洲人，永樂年間由虎賁衛經歷提升爲大理寺丞。正統年間，宦官王振專權，文武百官都紛紛投靠到王振的門下，祇有仰瞻和大理卿薛瑄不與他來往。適逢與薛瑄一起查清了殺夫的冤案，更加觸怒了王振，被關進監獄，謫戍大同。景泰初年，召回任右寺丞，執行法律更加堅決，在官位上的人大多不高興。稱病返鄉，加官大理少卿。

嚴本

嚴本，字志道，江陰人。少通群籍，習法律，以傅霖《刑統賦》辭約義博，注者非一，乃著《輯義》四卷。永樂十一年以薦徵，試以疑律，敷析明暢。授刑部主事。侍郎張本掌部事，官吏少當意者，獨重本，疑獄輒俾訊之。奉命使徽州，時督辦後期，例罰工，本不忍迫民。或以爲言，本曰：“吾辦矣。”蓋已寓書其子，鬻田爲工作償也。

嚴本，字志道，江陰人。年輕時就通曉衆多典籍，熟悉法律條文，因傅霖所撰的《刑統賦》語辭簡約而含義廣博，給書作注的人不止一家，就撰著了《輯義》四卷。永樂十一年以薦舉徵召，以疑難的法律條文考他，陳述剖析得明暸順暢。授官刑部主事。侍郎張本主管刑部事務，下屬官吏中很少有稱他意的，惟獨看重嚴本，有疑難案件就派他去審訊。奉命出使徽州，當時督察辦理的工程已延誤了期限，照例應懲罰做工，嚴本不忍心强迫百姓。有人提醒他，嚴本説：“我已經辦理了。”其實是已經帶信給他的兒子，賣了土地作爲工程的賠償。

仁宗立，以刑部尚書金純及虞謙薦，改大理寺正。斷獄者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論罪。本争之曰：“律自叛逆數條外，無‘故縱’之文。即‘不敬’，情有重輕，豈可概入重比。”謙韙之，悉爲駁正。良

仁宗繼位，因刑部尚書金純以及虞謙的推薦，改任大理寺正。審判案件的人往往以“知情故縱”和“大不敬”的罪名定罪。嚴本争辯説：“法律除了叛逆幾條條文之外，没有‘故縱’的文字。即使‘不敬’，情况有重有輕，怎麼可以一概歸入重罪呢？”虞謙贊同他的意見，全部將

鄉民失馬，疑其鄰，告於丞，拷死。丞坐决罰不如法，當徒，而告者坐絞。本曰："丞罪當。告者因疑而訴，律以誣告致死，是丞與告者各殺一人，可乎?"駁正之。莒縣屯卒奪民田，民訟於官，卒被笞。夜盜民驢，民搜得之，卒反以爲誣，擒送千户，民被禁死。法司坐千户徒。本曰："千户生，則死者冤矣。"遂正其故勘罪。蘇州衛卒十餘人夜劫客舟於河西務，一卒死。懼事覺，誣鄰舟解囚人爲盜，其侶往救見殺。皆誣服。本疑之曰："解人與囚同舟。爲盜，囚必知之。"按驗，果得實，遂抵卒罪。

錯案駁回改正。良鄉的一個百姓丢失了馬，懷疑他的鄰居，告狀到縣丞那裏，鄰居被拷打致死。縣丞因判决處罰不合法律而獲罪，應當判處服勞役有期徒刑，而告狀的人被判絞刑。嚴本説："縣丞的判罪相當。告狀的人因爲懷疑而投訴，按照誣告致死的法律處治，就是説縣丞和告狀的人各殺了一個人，可以這樣説嗎?"駁回糾正了。莒縣屯田的士兵搶奪民田，百姓告到官府，士兵被笞責。夜晚去偷百姓的驢，百姓搜查找到了驢，士兵反過來説他誣告，抓了他押送到千户那兒，百姓被關禁致死。司法官判處千户服徒刑。嚴本説："讓千户活，那麽死去的人就冤枉了。"於是論定他故意製造冤案的罪名。蘇州衛的十多個士兵夜晚在河西務搶劫客船，一士兵死去。他們害怕事情被發覺，就誣告是隔壁船上押解囚犯的人去偷盗，他們的夥伴前往救援而被殺。那些人全都含冤認罪。嚴本懷疑地説："押解的人與囚犯在同一條船上。他們去偷盗，囚犯必定知道。"經審察檢驗，果然得到實情，就判定衛卒有罪而給予處罰。

本立身方嚴，非禮弗履。其使徽也，知府饋酒肴亦不受。年七十八卒。

嚴本持身方正嚴格，不符合禮的事不去做。他出使徽州時，知府饋贈他美酒佳肴也不接受。七十八去世歲。

湯宗

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洪武末，由太學生擢河南按察僉事，改北平。建文時上變，言按察使陳瑛受燕邸金錢，有異謀。詔逮瑛，安置廣西，而遷宗山東按察使。坐事，左遷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府。蘇連歲水，民流，逋租百餘萬石。宗諭富民出米代輸。富民知其愛民，不三月悉完納。

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洪武末年，從太學生提升爲河南按察僉事，改任北平。建文年間向朝廷密告有人謀反叛亂，説按察使陳瑛接受燕王府的金錢，有不軌的圖謀。詔令逮捕陳瑛，安置在廣西，而提升湯宗爲山東按察使。因事獲罪，降職爲刑部郎中，出任蘇州府知府。蘇州連年發生水災，百姓流離，拖欠租税一百多萬石。湯宗曉諭富裕百姓拿出米來代爲繳納。富裕百姓知道他愛護百姓，不出三個月全部交納完畢。

永樂元年有言其坐視水患者。逮下獄，謫判禄州。以黄淮薦，召爲大理寺丞。或言宗曾發潛邸事。帝曰："帝王惟才是使，何論舊嫌。"時外國貢使病死，從人謂醫殺之。獄具，宗

永樂元年有人上言説他坐視水災而不顧。被逮捕關進監獄，降職爲禄州通判。因黄淮的薦舉，召回任大理寺丞。有人上言湯宗曾經告發皇上當年在燕王府的事。皇上説："帝王是衹要是人才就使用，又怎麽會在乎原來的嫌隙呢?"當

閲牘嘆曰："醫與使者何仇，而故殺之乎?"卒辨出之。尋命振饑河南，還署户部事。解縉下獄，詞連宗，坐繫十餘年。仁宗立，復官，再遷南京大理卿。宣宗初，清軍山東。會天久不雨，極陳民間饑困狀。帝爲蠲租免役，罷不急之務。宣德二年卒。

時外國來進貢的使者得病死去，隨從的人説是醫生殺了他。罪案已定，湯宗閲讀案卷嘆息説："醫生與使者有什麽仇，而要故意殺他呢?"最終查明了案情并放了他。不久受命往河南救濟飢民，返回代理户部事務。解縉被關進監獄，供詞牽連到湯宗，獲罪關了十多年。仁宗繼位，恢復官職，又提升爲南京大理寺卿。宣宗初年，去山東清理軍隊。適逢天很久不下雨，他竭力向上陳述民間飢餓貧困的狀況。皇上爲百姓免除租税和勞役，停辦不緊急的事務。宣德二年去世。

贊曰：永、宣之際，嚴飭吏治，職事修舉。若郁新之理賦，楊砥之馬政，劉季篪、虞謙之治獄，可謂能其官矣。李慶、師逵諸人，清介有執，皆列卿之良也。陳壽、馬京遭讒早廢，惜乎未竟其用。金忠奮身卒伍，進自藝術末流，而有士君子之行。當其侃侃持論於文皇父子間，忠直不撓，卒以誠信悟主，豈不偉哉。

贊曰：永樂、宣德之際，嚴格整頓官吏的治事行爲，各官分内掌管的事務整肅齊備。如郁新的管理賦税，楊砥的馬政，劉季篪、虞謙的斷案，可以説是能勝任他們的官職了。李慶、師逵等人，清廉剛直有操守，都是在衆位官員中優秀的。陳壽、馬京遭讒言早被廢斥，可惜没有能完全發揮他們的作用。金忠從士卒的隊伍中奮起，從方士末流中進身，而有讀書人君子的行爲。當他在文皇父子之間從容不迫地發表意見，忠直不屈，最終以忠誠信義感動了人主，難道不偉大嗎!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茹瑺　嚴震直　張紞 毛泰亨　王鈍　鄭賜
郭資　吕震　李至剛　方賓　吴中　劉觀

茹瑺

茹瑺，衡山人。洪武中，由監生除承敕郎，歷通政使。勤於職，太祖賢之。二十三年拜右副都御史，又試兵部尚書，尋實授，加太子少保。及惠帝即位，改吏部，與黄子澄不相能。刑部尚書暴昭發其贓罪，出掌河南布政司事。尋復召爲兵部尚書。

茹瑺，衡山人。洪武年間，以監生身份任承敕郎，歷經升遷任爲通政使。勤於職守，太祖稱贊他賢良。二十三年，拜官右副都御史，又試用兵部尚書，不久授以實職，加官太子少保。等到惠帝登位，改任吏部，與黄子澄互不服氣。刑部尚書暴昭告發他貪污受賄罪，出任主管河南布政司事務。不久又召回任兵部尚書。

燕兵至龍潭，帝遣瑺及曹國公李景隆、都督同知王佐詣燕軍議和。瑺等見成祖，伏地流汗，不能發一言。成祖曰："公等言即言耳，何懼至是。"久之乃言奉詔割地講和。成祖笑曰："吾無罪而削爲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爲！且皇考封諸子，已各有分地矣。其縛奸臣來，吾即解甲謁孝陵歸藩。"瑺等唯唯頓首還。

燕王的軍隊到達龍潭，皇上派遣茹瑺以及曹國公李景隆、都督同知王佐前往燕王軍中談判和解。茹瑺等人見到成祖，伏地流汗不止，説不出一句話來。成祖説："你們説就説好了，何以恐懼到這個地步。"很久纔説奉皇上詔令割地講和。成祖笑着説："我没有罪而被削革成平民，如今是免去一死，要土地有什麽用？况且父皇分封各位皇子，各人已都有封地了。他祇要捆綁着奸臣來，我立即卸甲拜謁孝陵回到自己的封地。"茹瑺等人唯唯諾諾地叩頭離去。

成祖入京師，召瑺。瑺首勸進。成祖既即位，下詔言景隆、瑺、佐及陳瑄事太祖忠，功甚重。封瑺忠誠伯，食禄一千石，終其身。仍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選其子鑑爲秦府長安郡主儀賓。即命瑺出營郡主府第。

成祖進入京師，召見茹瑺。茹瑺首先勸成祖登位。成祖既已登位，下詔書説李景隆、茹瑺、王佐以及陳瑄服事太祖忠誠，功勞很大。封茹瑺爲忠誠伯，俸禄一千石，終身享用。仍然任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挑選他兒子茹鑑作爲秦府長安郡主的駙馬。立即命令茹瑺出京營造郡主的府第。

還朝，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而爲家人所訟，逮至京，釋還。過長

返回朝廷，以不送趙王而獲罪，遣送回鄉。不久被僕人告到官府，逮捕到京師，被釋放還

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陳瑛遂劾瑺違祖制，逮下錦衣獄。瑺知不免，命子銓市毒藥，服之死。時永樂七年二月也。法司劾銓毒其父，請以謀殺父母論。後以銓實承父命，減死，與兄弟家屬二十七人謫戍廣西河池。仁宗立，釋還。宣宗與所沒田廬。

鄉。經過長沙没有謁見谷王，谷王將此事上報。當時正重視對待藩王的禮節，谷王又因打開金川門有功，皇上的心意向着谷王。陳瑛於是彈劾茹瑺違背祖宗法制，逮捕關進錦衣衛監獄。茹瑺知道免不了一死，命兒子茹銓買了毒藥，服毒而死。時間是永樂七年二月。刑部彈劾茹銓毒死自己的父親，請求以謀殺父母而定罪。後來因茹銓實際上是稟承父命的，免除死刑，與兄弟家屬二十七人一起流放到廣西河池。仁宗繼位，釋放還鄉。宣宗時歸還了所没收的田地房屋。

瑺居官謹慎，謙和有容。其死也，人頗惜之。

茹瑺爲官謹慎，謙虚和氣有法度。對於他的死，人們非常同情。

嚴震直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時以富民擇糧長，歲部糧萬石至京師，無後期，帝才之。二十三年特授通政司參議，再遷爲工部侍郎。二十六年六月進尚書。時朝廷事營建，集天下工匠於京師，凡二十餘萬户。震直請户役一人，書其姓名所業於官，有役則按籍更番召之，役者稱便。鄉民訴其弟侄不法，帝付震直訊。具獄上，帝以爲不欺，赦其弟侄。已，坐事降御史，數雪冤獄。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時以富裕百姓身份被選爲糧長，每年押送户部糧食上萬石到京師，没有拖延期限，皇上認爲他有才幹。洪武二十三年特别授官通政司參議，再提升爲工部侍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晋升爲尚書。當時朝廷從事營造建築，召集全國的工匠來京師，總共是二十多萬户。嚴震直請求每户出一名役工，到官府寫上他的姓名職業，有勞役就按照名册輪流召唤他們，服役的人都説便利。家鄉的百姓上告他的兄弟侄兒胡作非爲，皇上交給嚴震直審訊。條述案情上奏，皇上認爲没有隱瞞，免了他兄弟侄兒的罪。不久，因事獲罪降職爲御史，多次昭雪冤案。

二十八年討龍州，使震直偕尚書任亨泰諭安南。還，條奏利病，稱旨。尋命修廣西興安縣靈渠。審度地勢，導湘、灕二江，浚渠五千餘丈，築渼潭及龍母祠土堤百五十餘丈，又增高中江石堤，建陡閘三十有六，鑿去灘石之礙舟者，漕運悉通。歸奏，帝稱善。

洪武二十八年討伐龍州，派遣嚴震直偕同尚書任亨泰一起去安南曉諭百姓。返京，分條上奏其利弊，合乎皇上的意旨。不久命他修築廣西興安縣的靈渠。審核測量土地的形勢，引導湘、灕二江水，疏浚渠道五千多丈，修築渼潭以及龍母祠土堤一百五十多丈，又增高中江的石堤，修建陡坡水閘三十六座，鑿去妨礙行船的河灘中的石頭，漕運全部暢通。返京上奏，皇上稱好。

三十年二月疏言："廣東舊運鹽八十五萬餘引於廣西，召商中買。今終年所運，纔十之一。請分三十萬八千餘引貯廣東，别募商入粟廣西乏糧衛所，支鹽廣東，鬻之江西南安、

洪武三十年二月上疏説："廣東舊例運鹽八十五萬餘引送到廣西，召集商人按開中法運糧换鹽。如今全年所運，纔運了十分之一。請求分三十萬八千餘引貯存在廣東，另外招募商人運糧到廣西缺糧的衛所，再到廣東支取鹽，販往江西的

贛州、吉安、臨江四府便。”帝從之。廣鹽行於江西自此始。

南安、贛州、吉安、臨江四府爲方便。”皇上聽從了這一建議。廣東鹽通行於江西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其年四月擢右都御史，尋復爲工部尚書。建文中，嘗督餉山東，已而致仕。成祖即位，召見，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病卒。

這年四月升爲右都御史，不久再次任工部尚書。建文年間，曾經往山東催督糧餉，不久退休。成祖登位，召見，命他以原官職巡視山西。抵達澤州，因病去世。

張紞　毛泰亨

張紞，字昭季，富平人。洪武中，舉明經。爲東宮侍書，累遷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左參政。陛辭，帝賦詩二章賜之。歷左布政使。二十年春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於今五年。諸蠻聽服，誠信相孚，克恭乃職，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天下十二牧上。故嘉爾績，命爾仍治滇南。往，欽哉。”紞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滇人遵用之。朝士董倫、王景輩謫其地，皆接以禮意。

張紞，字昭季，富平人。洪武年間，選拔爲貢生。任爲東宮侍書，多次升遷後被試用爲左通政。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定，出任爲左參政。在朝廷上辭别，皇上做詩二章賜給他。歷經升遷任爲左布政使。二十年春季入京覲見，政績爲全國第一，皇上特别命令吏部不用考績。賜給詔書説：“以前討伐平定西南，命令官員安撫鎮守，你張紞實際上先行前往，到今天五年了。各蠻人部落聽話服從，誠意和信用爲人所信服，能够恪守你的職守，不用考績而朕就知道你的功勛高於全國十二州官之上。因此嘉獎你的成績，命你仍然治理滇南。去吧。戒慎啊！”張紞在滇總共十七年，土地賦税、法令條文都是由他裁奪决定。民間的喪葬祭祀冠禮婚嫁都有一定的制度，他致力於改變當地的習俗。滇地的人民遵從采用了。中央官吏董倫、王景等人被貶到這裏，都以禮貌的態度接待他們。

惠帝即位，召爲吏部尚書。詔徵遺逸士集闕下。紞所選用，皆當其才。會修《太祖實録》，命試翰林編纂官，紞奏楊士奇第一。士奇由是知名。

惠帝登位，召回任吏部尚書。皇上下詔徵召遺民隱士會集到朝廷之中。張紞所選拔任用的，都是工作與才能相當。適逢修纂《太祖實録》，命他考察翰林編纂官，張紞上奏楊士奇第一。楊士奇因此而知名。

成祖入京師，録中朝奸臣二十九人，紞與焉。以茹瑺言，宥仍故職。無何，帝臨朝而嘆，咎建文時之改官制者。乃令紞及户部尚書王鈍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紞懼，自經於吏部後堂，妻子相率投池中死。

成祖進入京師，逮捕朝中奸臣二十九人，張紞在其中。因茹瑺上言，寬宥他仍然擔任原來職務。不久，皇上在朝廷上嘆息，怪罪建文時修改官制的人。於是命令張紞及户部尚書王鈍解除職務，每月發給一半俸禄，居住京師。張紞恐懼，在吏部的後堂中上吊自殺，妻兒相繼投池而死。

紞在吏部，值變官制，小吏張祖言曰：“高皇帝立法創制，規模甚遠。今更之，未必勝，徒滋人口，願公力

張紞在吏部時，正值改變官制，小吏張祖説道：“高皇帝設立法令創立官制，規模非常遠大。如今更换它，未必能超過原來，白白地增加人員

持之。"紞不能用，然心賢祖，奏爲京衛知事。後紞死，屬吏無敢視者，唯祖經紀其喪。世傳燕師入京，紞即自經死；嚴震直奉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悲愴吞金死。考諸國史，非其實也。

罷了，希望你盡力堅持。"張紞没能接受，但是内心贊賞張祖的賢良，上奏任他爲京衛知事。後來張紞死了，下屬官吏没有敢去看他的，祇有張祖料理了他的喪事。後世流傳燕王的軍隊進入京師，張紞立即上吊死去；嚴震直奉命出使到了雲南，遇到建文君，悲傷得吞金而死。考察於國史，不是真實的。

時有毛泰亨者，建文時爲吏部侍郎，與紞同事。紞死，泰亨亦死。

當時有毛泰亨，建文時任吏部侍郎，與張紞是同事。張紞死去，泰亨也死了。

王鈍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元末猗氏縣尹。洪武中，徵授禮部主事，歷官福建參政，以廉慎聞。遣諭麓川，却其贈。或曰："不受，恐遠人疑貳。"鈍乃受之，還至雲南，輸之官庫。二十三年遷浙江左布政使。在浙十年，名與張紞埒。帝嘗稱於朝，以勵庶僚。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元朝末年爲猗氏縣尹。洪武年間，徵召授官禮部主事，歷經升遷任爲福建參政，以清廉謹慎聞名。派遣他曉諭麓川，拒絶了那邊的饋贈。有人説："不接受的話，恐怕邊地的人懷疑朝廷有二心。"王鈍於是就接受了，返回時抵達雲南，上繳到官府庫中。洪武二十三年提升爲浙江左布政使。在浙江十年，名聲與張紞相等。皇上曾經在朝廷上稱贊他，以鼓勵百官。

建文初，拜户部尚書。成祖入，逾城走，爲邏卒所執，詔仍故官。未幾，與紞俱罷。尋命同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分巡山西、河南、陝西、山東，又同新昌伯唐雲經理北平屯種。承制再上疏言事，皆允行。永樂二年四月賜敕以布政使致仕。既歸，鬱鬱死。

建文初年，拜官户部尚書。成祖入京師，翻越城墻逃走，被巡邏的士兵抓住，詔令仍擔任原來的官職。不多久，與張紞一起被免職。不久命他與工部尚書嚴震直等人一起分道巡按山西、河南、陝西、山東，又與新昌伯唐雲經營管理北平屯田耕種。秉承皇上旨意兩次上奏疏論事，都批准實行。永樂二年四月被賜予敕書以布政使身份退休。回鄉後，鬱鬱寡歡而死。

子瀹，永樂四年進士。仁宗時遷鄭王府左長史，數以禮諫王。嘗擬荀卿《成相篇》，撰十二章以獻。語切，與王不合。召改户部郎中。英宗即位，擢户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有惠政。母喪起復，入覲，留攝部事。尋以老乞歸，卒。

其子王瀹，永樂四年考中進士。仁宗時升爲鄭王府左長史，多次以禮對鄭王直言規勸。曾經模擬荀卿的《成相篇》，撰寫了十二章獻給鄭王。語氣急切，與鄭王不和。召回改任户部郎中。英宗登位，提升爲户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有爲人稱道的政績。母親去世，服喪期未滿就命他回京任職，入京覲見皇上，留下管理户部事務。不久以年老乞求返鄉，去世。

鄭賜

鄭賜，字彦嘉，建寧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時天下郡邑吏多坐罪謫戍，賜嘗奉命於龍江編次

鄭賜，字彦嘉，建寧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官監察御史。當時全國地方官吏大多獲罪貶謫流放，鄭賜曾經奉命在龍江編排軍隊。正是暑

行伍。方暑，諸囚憊甚。賜脱其械，俾僦舍止息，周其飲食，病者與醫藥，多所全活。秩滿當遷，湖廣布政司參議闕，命賜與檢討吴文爲之。二人協心剗弊，民以寧輯，苗、僚畏懷。母喪，去。服除，改北平參議，事成祖甚謹。復坐累謫戍安東屯。及惠帝即位，成祖及楚王楨皆舉賜爲長史。不許，召爲工部尚書。燕兵起，督河南軍扼燕。成祖入京師，李景隆訐賜罪亞齊、黄。逮至，帝曰："吾於汝何如，乃相背耶?"賜曰："盡臣職耳。"帝笑釋之，授刑部尚書。

天，那些囚犯非常疲憊。鄭賜卸下他們的枷鎖，讓他們在租來的房屋中休息，周到地供應他們飲食，生病的給予看病吃藥，多有保全存活的。任期滿了應當升遷，湖廣布政司參議空缺，命令鄭賜和檢討吴文就任這一官職。二人同心協力鏟除弊端，百姓因此安寧和睦，苗、僚部族心懷敬服。母親去世，離任。服喪期滿，改任北平參議，服事成祖非常謹慎。又受牽連獲罪流放安東屯。等到惠帝登位，成祖以及楚王朱楨都推舉鄭賜爲長史。不准，召回任工部尚書。燕王軍隊起兵，他監督河南的部隊阻擋燕王部隊。成祖進入京師，李景隆揭發鄭賜的罪僅次於齊泰、黄子澄。逮捕至京，皇上説："我對你如何，竟然背叛我?"鄭賜説："盡臣子的責任罷了。"皇上笑着釋放了他，授官刑部尚書。

永樂元年劾都督孫岳擅毁太祖所建寺，詔安置海南。岳，建文時守鳳陽，嘗毁寺材，修戰艦以禦燕軍，燕知其有備，取他道南下，故賜劾之。二年劾李景隆陰養亡命，謀不軌。又與陳瑛同劾耿炳文僭侈，炳文自經死。皆揣帝意所惡者。祁陽教諭康孔高朝京師還，枉道省母，會母疾，留侍九閲月不行。賜請逮問孔高，罪當杖。帝曰："母子暌數年，一旦相見難遽舍，况有疾，可矜也。"命復其官。

永樂元年彈劾都督孫岳擅自拆毁太祖所建的寺廟，下詔懲處他，將他安置海南。孫岳，建文年間守衛鳳陽，曾經拆下寺廟的木材，修造戰艦用以抵禦燕王的軍隊，燕王瞭解到他有準備，從其他的道路南下，所以鄭賜彈劾他。永樂二年彈劾李景隆暗中蓄養亡命之徒，圖謀不軌。又與陳瑛一起彈劾耿炳文超越自己的本分，耿炳文上吊自殺。這都是揣摩皇上的心意去中傷他們的。祁陽教諭康孔高來京師朝見後返回，繞道看望母親，適逢母親有病，留下服侍九個多月不動身。鄭賜請求逮捕問罪康孔高，按律應當杖責。皇上説："母子分離多年，一旦相見難以馬上分别，况且有病，可以原諒。"命令恢復他的官職。

三年秋，代李至剛爲禮部尚書。四年正月，西域貢佛舍利，賜因請釋囚。帝曰："梁武、元順溺佛教，有罪者不刑，紀綱大壞，此豈可效!"是年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賜請賀。不許。賜言"宋盛時嘗行之"。帝曰："天下大矣，京師不見，如天下見之何。"卒不許。

永樂三年秋季，代替李至剛任禮部尚書。永樂四年正月，西域進貢佛的舍利子，鄭賜因此請求釋放囚犯。皇上説："梁武帝、元順帝沉溺於佛教，有罪之人不施以刑法，法制大大地敗壞，這怎麽可以效法?"這一年的六月初一日，應當日食，這一天看不到陰雲，鄭賜請求祝賀。不批准。鄭賜上言説："宋代興盛時曾經實行過。"皇上説："天下大着呢，京師看不到，那麽對天下看到的人又怎麽樣呢?"最終没有批准。

賜爲人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意輕之。爲同官趙羾所間，六年六月

鄭賜爲人十分和氣厚道，然而不識大體，皇上心中輕視他。被同任尚書的趙羾挑撥，六年六

憂悸卒。帝疑其自盡。楊士奇曰："賜有疾數日，惶懼不敢求退。昨立右順門，力不支仆地，口鼻有噓無吸。"語未竟，帝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固善人，才短耳。"命予葬祭。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月因憂慮恐懼而去世。皇上懷疑他是自盡的。楊士奇説："鄭賜有病多天了，惶恐不安不敢請求退下。昨天站在右順門，體力不支而仆倒在地，口鼻中衹有吐氣而没有吸氣了。"話没説完，皇上説："假如不是你説，差一點誤疑鄭賜了。鄭賜本來就是善良的人，衹是才能不足罷了。"命賜予葬祭的禮儀。洪熙元年贈官太子少保，謚號文安。

郭資

郭資，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累官北平左布政使，陰附於成祖。及兵起，張昺等死，資與左參政孫瑜、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吕震率先降，呼萬歲。成祖悦，命輔世子居守。

郭資，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積功升遷，做到北平左布政使，暗中依附於成祖。等到燕兵興起，張昺等人死去，郭資與左參政孫瑜、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吕震領先投降，高呼萬歲。成祖很高興，命他輔助世子留守北平。

成祖轉戰三年，資主給軍餉。及即位，以資爲户部尚書，掌北平布政司。北京建，改行部尚書，統六曹事。定都，仍改户部。時營城郭宫殿，置官吏及出塞北征，工役繁興，資舉職無廢事。仁宗立，以舊勞兼太子賓客。尋以老病，加太子太師，賜敕致仕。宣德四年復起户部尚書，奉職益勤。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户部主事。

成祖輾轉作戰三年，郭資掌管供給軍餉。等到登位，任命郭資爲户部尚書，主管北平布政司。北京建成，改任行部尚書，統領六部事務。定都北京，仍然改任户部。當時營建城墻宫殿，安排官吏以及出兵塞外征伐北方，工程繁重興盛，郭資執行公務從没有誤過事。仁宗繼位，以舊功勞兼任太子賓客。不久因年老有病，加官太子太師，賜給敕書退休。宣宗宣德四年又起用爲户部尚書，奉職更加勤勉。八年十二月去世，年齡爲七十三歲。贈爵湯陰伯，謚號忠襄。任命他的兒子郭佑爲户部主事。

資治錢穀有能稱，仁宗嘗以問楊士奇。對曰："資性强毅，人不能干以私。然蠲租詔數下不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資也。"

郭資治理錢財糧食被稱爲有才能，仁宗曾經向楊士奇問起他。回答説："郭資性格剛强有毅力，别人不能以私事去求他。然而減免租税的詔令幾次頒布下去没能遵照執行，使陛下的恩澤不能流傳，是郭資造成的。"

吕震

吕震，字克聲，臨潼人。洪武十九年以鄉舉入太學。時命太學生出稽郡邑壤地，以均貢賦。震承檄之兩浙，還奏稱旨，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入爲户部主事，遷北平按察司僉事。燕兵起，震降於成祖，命侍世子居守。永樂初，遷真定知府，入爲大

吕震，字克聲，臨潼人。洪武十九年因鄉試中舉進入太學。當時命令太學生出京核察各府縣的土地，以平均上繳的賦税。吕震承接了公文前往兩浙，返回上奏合乎皇上意旨，升任山東按察司試僉事。入京任户部主事，升任北平按察司僉事。燕王軍隊起兵，吕震向成祖投降，命令他侍奉世子留守京師。永樂初年，升爲真定知府，入

理寺少卿。三年遷刑部尚書。六年改禮部。皇太子監國，震婿主事張鶴朝參失儀，太子以震故宥之。帝聞之怒，下震及蹇義於錦衣衛獄，已，復職。仁宗即位，命兼太子少師，尋進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宣德元年四月卒。

京任大理寺少卿。三年，提升刑部尚書。六年改任禮部。皇太子代理國事，吕震的女婿、主事張鶴上朝參見時不合禮儀，太子因吕震的緣故而寬宥了他。皇上聽説了這件事發怒，將吕震及蹇義關進錦衣衛監獄，不久，恢復官職。仁宗登位，命兼任太子少師，不久晋升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宣宗宣德元年四月去世。

震嘗三奉命省親，兩值關中饑，令所司出粟振之，還始以聞。然無學術，爲禮官，不知大體。成祖崩，遺詔二十七日釋縗服。及期，震建議群臣皆易烏紗帽，黑角帶。近臣言：“仁孝皇后崩，既釋縗服，太宗易素冠布腰絰。”震勃然變色，詆其異己。仁宗黜震議，易素冠布腰絰。洪熙元年分遣群臣祀岳鎮海瀆及先代帝王陵。震乞祀周文、武、成、康。便道省母，私以妻喪柩與香帛同載。祀太廟致齋，飲酒西番僧舍，大醉歸，一夕卒。

吕震曾經三次奉命回家探親，兩次恰好碰上關中發生饑荒，令主管部門發放糧食救濟災民，返京纔報告皇上。然而他没有專門的學問，身爲禮部官員，但不瞭解禮的大體。成祖崩，留下遺詔二十七天後脱下喪服。到了期限，吕震建議朝廷大臣們换上烏紗帽，黑角帶。皇上親近的大臣説：“仁孝皇后崩，脱去喪服後，太宗换成白帽布腰帶。”吕震突然間變了臉色，譴責與他意見不同的人。仁宗貶斥了吕震的建議，换成白帽布腰帶。洪熙元年分別派遣大臣祭祀山神和水神以及前代的帝王陵墓。吕震乞求祭祀周朝的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順道看望母親，私自將妻子的靈柩和朝廷發下的祭品香帛裝在一起。祭祀帝王的祖廟要齋戒，吕震却在西番和尚住所喝酒，大醉而歸，一天晚上去世。

震爲人佞諛傾險。永樂時，曹縣獻騶虞，榜葛剌國、麻林國進麒麟，震請賀。帝曰：“天下治安，無麒麟何害？”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帝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大巖山，有呼萬歲者三。”震言：“此山川效靈。”帝曰：“山谷之聲，空虛相應，理或有之。震爲國大臣，不能辯其非，又欲因之進媚，豈君子事君之道。”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責其謬。震雖累受面斥，然終不能改。金水河、太液池冰，具樓閣龍鳳花卉狀。帝召群臣觀之。震因請賀。不許。而隆平侯張信奏太和山五色雲見，侍郎胡濙圖上瑞光榔梅靈芝，震率群臣先後表賀云。

吕震爲人阿諛諂媚、陰險狡詐。永樂時，曹縣獻上騶虞，榜葛剌國、麻林國進呈麒麟，吕震請求慶賀。皇上説：“天下政治修明，没有麒麟有什麽妨礙呢？”貴州布政使蔣廷瓚上言：“皇上出征北方班師回朝，詔書到達思南的大巖山，山中三次出現高呼萬歲的聲音。”吕震上言：“這是高山大川靈驗。”皇上説：“山谷中的聲音，在空曠清虚中相互呼應，從道理上説是會有的。吕震身爲大臣，不能辯白它的錯誤，還想以這件事獻媚，這難道是君子服事君王之道嗎？”郎中周訥請求去泰山祭天，吕震竭力贊同，皇上斥責他的荒謬。吕震雖然多次受到皇上當面斥責，但是始終不能改正。金水河、太液池結冰，呈現出亭臺樓閣和龍鳳花卉的形狀。皇上召集各位大臣觀賞。吕震因此請求慶賀。没有批准。而隆平侯張信上奏太和山有五色雲彩出現，侍郎胡濙畫出瑞光榔梅靈芝進獻，吕震率領大臣先後上表慶

賀。

成祖初巡北京，命定太子留守事宜。震請常事聽太子處分，章奏分貯南京六科，回鑾日通奏。報可。十一年、十四年，震再請如前制。十七年，帝在北京，因事索章奏，侍臣言留南京。帝忘震前請，曰："章奏宜達行在，豈禮部别有議耶?"問震。震懼罪，曰："無之，奏章當達行在。"三問，對如前。遂以擅留奏章，殺右給事中李能。衆知能冤，畏震莫敢言。尹昌隆之禍，由震構之。事具《昌隆傳》。夏原吉、方賓以言北征餉絀得罪，以震兼領户、兵部事。震亦自危。帝令官校十人隨之，曰："若震自盡，爾十人皆死。"

成祖起初巡視北京，命他制定太子留守事宜。吕震請求日常事務聽憑太子處理，奏章分别保存在南京六科，皇上鑾駕回來時一起上奏。批准了。永樂十一年、十四年，吕震兩次請求按照以前制度處理。永樂十七年，皇上在北京，因爲有事索要奏章，侍奉大臣説留在南京。皇上忘了吕震以前的請示，説："奏章應當直達皇帝的駐地，難道禮部另有决議嗎?"詢問吕震。吕震害怕獲罪，説："没有。奏章應當直達皇上的駐地。"問了三次，都像前面一樣回答。於是就以擅自扣留奏章的罪名，殺了右給事中李能。大家知道李能是冤枉的，但因害怕吕震而不敢説。尹昌隆的禍事，也是由吕震設計陷害的。詳情記述在《尹昌隆傳》。夏原吉、方賓因上言北征糧餉缺乏而獲罪，命吕震兼領户、兵部事務。吕震自己也感到危險。皇上命令官校十人跟隨着他，説："如果吕震自殺，你們十個人都得死。"

震有精力，能强記，才足以濟其爲人。凡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益多，皆自占奏，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誤。嘗扈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其文。後一年，與諸文學臣語及碑，詔禮部遣官往録之。震言不須遣使，請筆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脱誤者。

吕震有精力，有極强的記憶力，才能足以幫助他的爲人。每當上奏言事，其他尚書都手持副本，又與左、右侍郎輪换進出奏事。吕震已是兼領三部事務，奏摺更多，都是他自己占着位子上奏，不用侍郎參與。具體情况，前後經過，千頭萬緒，背誦如流水，從没有搞錯過。曾經護駕北行狩獵，皇上看見石碑立在沙石中，領着隨從的臣子讀了其中的文字。過了一年，與文學大臣們説起石碑，詔令禮部派遣官員前往記録下石碑的文字。吕震説不必派使者，請求備筆和紙在皇上面前分條陳述。皇上秘密派人拓下石碑上的原有文字校勘，没有一字漏掉出錯。

子熊。宣宗初立，震數於帝前乞官，至流涕。帝不得已，授兵科給事中。

兒子吕熊。宣宗剛剛繼位，吕震多次在皇上面前爲兒子乞求官職，以至於流淚。皇上不得已，授官兵科給事中。

李至剛

李至剛，名鋼，以字行，松江華亭人。洪武二十一年舉明經。選侍懿文太子，授禮部郎中。坐累謫戍邊，尋召爲工部郎中，遷河南右參議。河决汴堤，至剛議借王府積木，

李至剛，名鋼，以字通行於世，松江華亭人。洪武二十一年以明經中舉。被挑選侍奉懿文太子，授官禮部郎中。受牽連獲罪流放邊疆，不久召回任工部郎中，升任河南右參議。黄河冲决開封的堤岸，李至剛建議借用王府中存積的木

作筏濟之。建文中，調湖廣左參議，坐事繫獄。

料，製成木筏接濟修堤。建文年間，調任湖廣左參議，因事獲罪關進監獄。

成祖即位，左右稱其才，遂以爲右通政。與修《太祖實録》，朝夕在上左右，稱説洪武中事，甚見親信，尋進禮部尚書。永樂二年册立皇太子，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直東宫講筵，與解縉後先進講。已，復坐事下獄，久之得釋，降禮部郎中。恨解縉，中傷之。縉下獄，詞連至剛，亦坐繫十餘年。仁宗即位，得釋，復以爲左通政。給事中梁盛等劾至剛輩十餘人，當大行晏駕，不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帝念至剛先朝舊人，出爲興化知府，時年已七十。再歲，歿於官。

成祖登位，左右的人都稱贊他的才能，於是任他爲右通政。參與修纂《太祖實録》，早晚在皇上的左右，談論洪武年間的事情，很受皇上的親近信任，不久晉升禮部尚書。永樂二年確立皇太子，李至剛兼任左春坊大學士，在太子講筵值勤，與解縉先後進宫講課。不多久，又因事關進監獄，很久以後得以釋放，降職爲禮部郎中。怨恨解縉，就攻擊陷害他。解縉被關進監獄，供詞牽連到李至剛，也獲罪關了十多年。仁宗登位，得以釋放，再次任爲左通政。給事中梁盛等人彈劾李至剛等十多人，當先帝剛剛駕崩時，不住宿在衙門中，而飲酒吃肉，無動於衷，毫無悲傷的樣子。皇上考慮到李至剛是前朝的舊臣，出任爲興化知府，當時年紀已經七十。過了一年，在任上去世。

至剛爲人敏給，能治繁劇，善傅會。首發建都北平議，請禁言事者挾私，成祖從之。既得上心，務爲佞諛。嘗言太祖忌辰，宜效宋制，令僧道誦經。山東野蠶成繭，至剛請賀。陝西進瑞麥，至剛率百官賀。帝皆不聽。中官使真臘，從者逃三人，國王以國中三人補之，帝令遣還。至剛言："中國三人，安知非彼私匿?"帝曰："朕以至誠待内外，何用逆詐。"所建白多不用。

李至剛爲人敏捷，能治理極爲繁重的事務，善於傅會。第一個提出在北平建立首都的倡議，請求禁止諫議官挾帶私心，成祖聽從了。既已得到皇上的歡心，致力於阿諛佞媚。曾經上言説在太祖的忌日，應當仿效宋代制度，讓和尚道士念經。山東的野蠶結了繭，李至剛請求慶賀。陝西進呈多穗象徵吉祥的麥子，李至剛率領百官祝賀。皇上都不采納。宦官出使真臘，隨從中逃走三人，真臘國王用他們國家中的三個人頂替逃走的三人，皇上命令派遣他們回國。李至剛上言："中國的三個人，怎麽能知道不是他們私下藏匿起來的?"皇上説："朕以至誠對待國内外，何必猜疑别人存心欺詐呢?"所提建議大多不被皇上所用。

妻父麗重法，至剛爲乞免。帝曰："獄輕重，外人何以知之?"至剛曰："都御史黄信爲臣言。"帝怒，誅信。初，至剛與解縉交甚厚。帝書大臣姓名十人，命縉疏其人品，言至剛不端。縉謫廣西，至剛遂奏其怨望，改謫交阯。

李至剛妻子的父親被判以重刑。李至剛爲他向皇上乞求赦免。皇上説："案情的輕重，局外人怎麽會知道的?"李至剛説："都御史黄信對臣説的。"皇上發怒，誅殺了黄信。當初，李至剛與解縉交情非常深厚。皇上書寫了十位大臣的姓名，命令解縉分别品評這些人的人品，説李至剛品行不正。解縉貶職廣西，李至剛就上奏説他怨恨不滿，改爲貶職交阯。

方賓

方賓，錢塘人。洪武時由太學生試兵部郎中。建文中，署應天府事。坐罪戍廣東。以茹瑺薦，召復官。成祖入京師，賓與侍郎劉儁等迎附，特見委用，進兵部侍郎。四年，儁以尚書出征黎利，賓理部事，有幹才，應務不滯。性警敏，能揣上意，見知於帝，頗恃寵貪恣。七年進尚書，扈從北京，兼掌行在吏部事。明年從北征，與學士胡廣、金幼孜、楊榮，侍郎金純并與機密。自後帝北巡，賓輒扈從。

方賓，錢塘人。洪武年間由太學生身份試用兵部郎中。建文年間，代理應天府事務。獲罪流放廣東。因茹瑺的舉薦，召回恢復原官。成祖進入京師，方賓與侍郎劉儁等人迎接歸附，特別受到重用，晋升兵部侍郎。永樂四年，劉儁以尚書身份出征黎利，方賓處理兵部事務，有辦事能力，處理事務不拖延。性格機警敏捷，能揣度皇上的心意，受到皇上的知遇，很會憑着寵幸貪贓橫行。永樂七年，晋升爲尚書，護駕隨從去北京，兼主管行在吏部事務。次年隨從出征北方，與學士胡廣、金幼孜、楊榮，侍郎金純一起參與機密事務。從此以後皇上出巡北方，方賓總是護駕隨從。

十九年議親征。尚書夏原吉、吳中、呂震與賓共議，宜且休兵養民。未奏，會帝召賓，賓言糧餉不足，召原吉，亦以不給對。帝怒，遣原吉視糧開平，旋召還下獄。賓方提調靈濟宫。中使進香至，語賓以帝怒。賓懼，自縊死。帝實無意殺賓，聞賓死，乃益怒，戮其尸。

永樂十九年商議皇上親自征伐事。尚書夏原吉、吳中、呂震與方賓共議認爲，應當暫且停止出兵以使百姓休養生息。還没有上奏，恰逢皇上召見方賓，方賓上言説糧餉不充足，召見夏原吉，也以供給不足回答。皇上發怒，派遣夏原吉去開平視察糧食情況，不久召回關進監獄。方賓正在總管靈濟宫。宦官進香到此，將皇上發怒的事告訴了方賓。方賓害怕，上吊而死。皇上其實并没有殺方賓的意思，聽到方賓死了，纔更加發怒，下令斬殺他的尸體。

吳中

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洪武末，爲營州後屯衛經歷。成祖取大寧，迎降。以轉餉捍禦功，累遷至右都御史。永樂五年改工部尚書。從北征，艱歸。起復，改刑部。十九年與夏原吉、方賓等同以言北征餉絀，忤旨繫獄。仁宗即位，出之，復其官，兼詹事，加太子少保。宣德元年從征樂安。三年坐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下獄，落宫保，奪禄一年。正統六年，殿工成，進少師。明年卒，年七十。追封茌平伯，謚榮襄。

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洪武末年，任營州後屯衛經歷。成祖攻取大寧，主動投降了。以轉運軍餉和防禦之功，多次提升到右都御史。永樂五年改任工部尚書。隨從皇上出征北方，遭逢親喪返鄉。守喪未滿即起用復職，改任刑部。十九年與夏原吉、方賓等人一起因上言北征的糧餉缺乏，違忤皇上的旨意而關進監獄。仁宗登位，放了他，恢復他的官職，兼任詹事，加官太子少保。宣宗宣德元年隨從出征樂安。宣宗宣德三年，因用公家的木料石頭送給宦官楊慶建造宅第而獲罪，關進監獄，削去太子少保官職。剥奪俸禄一年。正統六年，宫殿工程完成，晋升少師。次年去世，年齡爲七十歲。追加封爵茌平伯，謚號榮襄。

中勤敏多計算。先後在工部二十餘年，北京宫殿，長、獻、景三陵，皆中所營造。職務填委，規畫井然。然不恤工匠，又湛於聲色，時論鄙之。

吴中勤勉敏捷，擅長於計算。先後在工部二十多年，北京的宫殿，長陵、獻陵、景陵三座陵墓，都是吴中所經營建造的。所主管的事務堆積如山，規劃安排得井井有條。但是不體恤工匠，又沉溺於聲色，當時的輿論鄙視他。

劉觀

劉觀，雄縣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太谷縣丞，以薦擢監察御史。三十年遷署左僉都御史。坐事下獄，尋釋。出爲嘉興知府，丁父憂去。

劉觀，雄縣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官太谷縣丞，以薦舉提升爲監察御史。洪武三十年升爲代理左僉都御史。獲罪關進監獄，不久釋放。出任爲嘉興知府，遭逢父喪而離任。

永樂元年擢雲南按察使，未行，拜户部右侍郎。二年調左副都御史。時左都御史陳瑛殘刻，右都御史吴中寬和，觀委蛇二人間，務爲容悦。四年，北京營造宫室，觀奉命采木浙江，未幾還。明年冬，帝以山西旱，命觀馳傳往，散遣采木軍民。六年，鄭賜卒，擢禮部尚書。十二月與刑部尚書吕震易官。坐事爲皇太子譴責。帝在北京聞之，以大臣有小過，不宜遽折辱，特賜書諭太子。八年，都督僉事費瓛討凉州叛羌，命觀贊軍事。還，坐事，謫本部吏。十三年還職，改左都御史。十五年督浚河漕。十九年命巡撫陝西，考察官吏。

永樂元年提升爲雲南按察使，還没出發，拜官户部右侍郎。二年調任左副都御史。當時左都御史陳瑛殘暴苛刻，右都御史吴中寬厚和氣，劉觀敷衍應付在二人中間，以求逢迎并取悦他們。永樂四年，北京建造宫殿，劉觀奉命去浙江采集木料，不多久返京。次年冬季，皇上因山西發生旱災，命令劉觀火速乘坐驛車前往，遣散采伐木材的軍民。永樂六年，鄭賜去世，提升爲禮部尚書。十二月與刑部尚書吕震調换官職。因事獲罪被皇太子責罰。皇上在北京聽説這件事，以大臣有小的過失，不應當馬上羞辱他，特别賜給書信告諭太子。永樂八年，都督僉事費瓛討伐凉州反叛的羌民，命令劉觀參贊軍務。返回，因事獲罪，貶職爲本部門的官吏。十三年恢復原職，改任左都御史。十五年督察疏浚黄河漕運河道的工程。十九年命他巡撫陝西，考察各部門官吏。

仁宗嗣位，兼太子賓客，旋加太子少保，給二俸。時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帝厭其繁瑣。尚書吕震、大理卿虞謙希旨劾奏，觀復令十四道御史論其誣妄，以是爲輿論所鄙。

仁宗繼位，兼任太子賓客，不多時加官太子少保，賜給二種職務的俸禄。當時大理少卿弋謙多次上言論事，皇上討厭他的繁瑣。尚書吕震、大理卿虞謙迎合皇上意旨彈劾上奏，劉觀又命令十四道御史抨擊弋謙的誣陷狂妄，因此被當時的輿論所鄙視。

時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私納賄賂，而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三年六月朝罷，帝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榮曰：

當時還没有官妓的禁令。宣德初年，群臣百官宴飲作樂，以奢侈相互攀比，歌妓擠滿座前。劉觀私下收受賄賂，而衆御史也貪婪放縱，毫無顧忌。宣德三年六月，早朝結束，皇上召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到文華門，告諭説："祖宗時，朝廷大臣謹慎周到。近年來貪污成風，是什麽原因呢?"楊士奇回答説："永樂末年已經有這樣的

“永樂時，無逾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觀。”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帝乃出觀視河道，以佐爲右都御史。於是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觀，并其子輻諸贓污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疏辨。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枉法受賕至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衛獄。明年將置重典。士奇、榮乞貸其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隨往，觀竟客死。七年，士奇請命風憲官考察奏罷有司之貪污者，帝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安得肅。”

風氣，現在更加嚴重罷了。”楊榮說：“永樂時候，没有人超過方賓。”皇上問：“今天誰最厲害?”楊榮回答說：“劉觀。”又問：“誰可以代替他?”楊士奇、楊榮推薦通政使顧佐。皇上於是就外派劉觀視察河道，任命顧佐爲右都御史。於是御史張循理等人就紛紛上奏章彈劾劉觀，以及他的兒子劉輻各種貪臟枉法的事情。皇上發怒，逮捕了劉觀父子，將彈劾的奏章給他看。劉觀上疏辯解。皇上更加發怒，拿出朝廷大臣先後呈上的密奏，其中有違法受賄賂達千金的事情。劉觀引咎伏罪，於是被關進錦衣衛監獄。次年將要判重刑。楊士奇、楊榮乞求饒他一死。於是將劉輻流放到遼東戍守邊疆，而命令劉觀跟隨前往，劉觀最終客死他鄉。七年，楊士奇請求命令御史臺的官員考察上奏并罷免各部門中貪污的官員，皇上說：“對。假使當初不罷免劉觀，御史臺怎麼能得以肅清呢。”

贊曰：成祖封茹瑺，以事太祖有功。然考之，未有所表見，意史軼之歟？嚴震直之於廣西，張紞之於雲南，治效卓然。王鈍、鄭賜爲方伯、監司，聲績頗著，至其晚節，皆不克自振，惜夫。郭資、吕震之徒，有幹濟才，而操行無取。李至剛之險，吴中、劉觀之墨，又不足道矣。

贊曰：成祖封茹瑺官職，因爲他服事太祖有功。然而考察起來，没有什麼表現，想來是歷史文獻漏失了嗎？嚴震直在廣西，張紞在雲南，治理的成效很突出。王鈍、鄭賜作爲地方長官、監察官員，聲望政績十分顯著，至於他們的晚節，都不能够振奮自身，可惜啊。郭資、吕震這些人，有辦事的才能，但節操品行没有可取之處。李至剛的險詐，吴中、劉觀的貪污，又不值得提了。

明史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董倫 王景 儀智（子）銘 鄒濟 徐善述 王汝玉 梁潛
周述（弟）孟簡 陳濟 陳繼 楊翥 俞山 俞綱 潘辰 王英
錢習禮 周叙 劉儼 柯潛 羅璟 孔公恂 司馬恂

董倫

董倫，字安常，恩人。洪武十五年以張以寧薦，授贊善大夫，侍懿文太子，陳説剴切。太祖嘉之，進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左參議。肇州吏目蘭溪諸葛伯衡廉，倫薦之。帝遽擢爲陝西參議。又言儒學訓導宜與冠帶，别於士子。訓導始注選。三十年坐事謫雲南教官。雲南初設學校，倫以身教，人皆嚮學。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洪武十五年因張以寧的推薦，授官贊善大夫，侍奉懿文太子，陳説切中事理。太祖贊賞他，晋升爲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任爲河南左參議。肇州吏目、蘭溪人諸葛伯衡廉潔，董倫推薦了他。皇上馬上提升諸葛伯衡爲陝西參議。又上言説儒學訓導應當給予官帽和官帶，以區别於一般讀書人。訓導纔開始按照資格銓選。洪武三十年因事獲罪被貶爲雲南的教官。雲南剛開始設立學校，董倫以身作則進行教學，人們都思慕讀書。

建文初，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與方孝孺同侍經筵。御書“怡老堂”額寵之，又賜髹几、玉鳩杖。解縉謫河州，以倫言得召還。倫質直敦厚，嘗勸帝睦親藩，不聽。成祖即位，倫年已八十，命致仕，尋卒。

建文初年，召回拜官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與方孝孺一同侍值爲皇上開設的經史講席。皇上御筆書寫“怡老堂”的匾額，表示很寵幸他，又賜黑紅漆茶几、玉鳩杖。解縉貶官河州，因董倫的上言得以召還。董倫正直而敦厚，曾經勸説皇上和睦親近藩王，没有聽從。成祖登位，董倫年齡已經八十，命令退休，不久去世。

王景

其與倫同時爲禮部侍郎者，有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爲懷遠教諭。以博學應詔。命作朝享樂章，定藩王朝覲儀。累官山西參政，與倫先後謫雲南。建文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實録》。用張紞薦，除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成祖即位，擢

當時和董倫同時任禮部侍郎的，有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年，任懷遠教諭。以博學多聞應詔進京。命令制作宗廟祭祀的樂章，確定藩王朝見的法度。積功升遷任山西參政，與董倫先後貶往雲南。建文初年，召回進入翰林院，修纂《太祖實録》。因張紞的薦舉，任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成祖登位，提升爲學士。皇上詢問安

學士。帝問葬建文帝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從之。永樂六年卒於官。

葬建文帝的禮儀，王景叩頭上言："應當用天子的禮儀。"聽從了。永樂六年在任上去世。

儀智 儀銘

儀智，字居真，高密人。洪武末，舉耆儒，授高密訓導，遷莘縣教諭。擢知高郵州，課農興學，吏民愛之。

儀智，字居真，高密人。洪武末年，被推舉爲耆儒，授官高密訓導，升莘縣教諭。提升爲高郵州知州，督促農業生産，興辦學校，官吏百姓都愛戴他。

永樂元年遷寶慶知府。土人健悍，獨畏智，相戒不敢犯。召爲右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遷湖廣右布政使。坐事謫役通州。六年冬，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帝問湖湘間老儒，忠以智對，即日召之。既至，拜禮部左侍郎。十一年元旦，日當食，尚書呂震請朝賀如常，智持不可。會左諭德楊士奇亦以爲言，乃免賀如智議。

永樂元年升爲寶慶知府。土著人强健剽悍，惟獨畏懼儀智，互相告誡不敢冒犯。召回任右通政兼右中允。不久，升爲湖廣右布政使。因事獲罪貶往通州服勞役。永樂六年冬季，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朝覲見。皇上問起湖湘之中的年老儒士，龔忠以儀智回答，當天就召回他。既已抵京，拜官禮部左侍郎。永樂十一年元旦，當發生日食，尚書呂震請求像平常一樣舉行朝賀典禮，儀智堅持說不可以。恰逢左諭德楊士奇也這樣說，於是遵照儀智的建議免去朝賀。

十四年詔吏部、翰林院擇耆儒侍太孫。士奇及蹇義首薦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智誠端士，然老矣。"士奇頓首言："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雖耄，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逾智者。"是日午朝，帝顧太子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對曰："舉禮部侍郎儀智，議未决。"帝喜曰："智雖老，能直言，可用也。"遂命輔導皇太孫。每進講書史，必反覆啓迪，以正心術爲本。十九年，年八十，致仕，卒於家。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簡。

永樂十四年，下詔吏部、翰林院挑選年老儒士侍奉太孫。楊士奇以及蹇義首先推薦儀智。太子說："我曾經推舉李繼鼎，是大錯誤，後悔也來不及了。儀智誠然是端莊的儒士，但太老了。"楊士奇叩頭說："儀智從學官開始出任官職，明白事理篤行正道。雖然年老，精神還沒有衰退。朝廷大臣中老成持重正大光明的，沒有人能超過儀智。"這一天的午朝，皇上回頭看着太子說："侍奉太孫講課讀書的人找到了沒有？"太子回答說："推舉禮部侍郎儀智，商議還沒有决定。"皇上高興地說："儀智雖然年老，能够直言，可以用。"於是命他輔導皇太孫。每次進殿講解典籍歷史，必定反復地開導啓發，以端正思想爲根本。永樂十九年，年齡爲八十歲，退休，在家中去世。洪熙元年贈官太子少保，謚號文簡。

季子銘，字子新。宣宗即位，以侍郎戴綸薦，授行在禮科給事中。九年秩滿，帝念智舊勞，改銘修撰。正統三年預修宣廟實録成，遷侍講，後改郕府長史。

儀智最小的兒子儀銘，字子新。宣宗登位，因侍郎戴綸的推薦，授官行在禮科給事中。九年期滿，皇上念及儀智以前的功勞，改任儀銘爲修撰。正統三年參與修纂宣廟實録完成，升爲侍講，後來改任郕府長史。

郕王監國，視朝午門。廷臣劾王

郕王代理國事，在午門臨朝聽政。朝廷大臣

振，叫號莫辨人聲。銘獨造膝前，免冠數奏。下令旨族振，衆嘩始息。景帝即位，力贊征伐諸大事。尋以潛邸恩，授禮部右侍郎。明年兼經筵官。帝每臨講幄，輒命中官擲金錢於地，任講官遍拾之，號恩典。文臣與者，内閣高穀等外，惟銘與俞山、俞綱、蕭鎡、趙琬數人而已。尋進南京禮部尚書。懷獻太子立，加太子太保，召爲兵部尚書兼詹事。

彈劾王振，叫喊呼號分辨不出各人的聲音。儀銘一個人跑到郕王跟前，脱下官帽陳述上奏。下詔令滅王振家族，大臣的喧嘩纔平息下來。景帝登位，竭力贊同征伐各大事。不久因他是皇上作太子時的舊臣，授官禮部右侍郎。次年兼任經筵官。皇上每次來到講席房中，就命令宦官把金錢扔在地上，任憑講官們到處去拾，號稱爲恩典。文臣中得到這種恩典的，除内閣中高穀等人以外，衹有儀銘與俞山、俞綱、蕭鎡、趙琬等人而已。不久晋升爲南京禮部尚書。懷獻太子册立，加官太子太保，召回任兵部尚書兼詹事。

蘇州、淮安諸郡積雪，民凍餓死相枕。沙灣築河，役山東、河南九萬人，責民間鐵器數萬具。銘請於帝，多所寬恤。因災異，言消弭在敬天法祖，省刑薄斂，節用愛人，録《皇明祖訓録》以進，深見獎納。卒，謚忠襄。

蘇州、淮安各府積雪，凍餓而死的百姓相叠在一起。沙灣修築河道，役使山東、河南百姓九萬人，責成民間拿出鐵器幾萬件。儀銘向皇上請求，對百姓多加寬大體恤。因出現自然災害和反常的自然現象，上言説消除災難在於尊敬上天效法祖宗，減省刑罰減輕賦税，節省開支愛護人民，抄録《皇明祖訓録》進呈，被深深地嘉獎接納了。去世，謚號忠襄。

銘少學於吴訥。天性孝友，易直有父風。長子海，錦衣衛百户。季子泰，舉於鄉，爲禮科給事中。并以父恩授云。

儀銘年輕時跟吴訥學習。天性孝順友愛，平易正直有父親的風度。大兒子儀海，任錦衣衛百户。小兒子儀泰，鄉試中舉，任禮科給事中。都是因父親的恩蔭被授官的。

鄒濟　鄒幹

鄒濟，字汝舟，餘杭人。事母以孝聞。博學强記，尤長《春秋》。爲餘杭訓導，師法嚴。累遷國子學録、助教，以薦知平度州。永樂初，預修《太祖實録》成，除禮部郎中。征安南，從幕府司奏記。還爲廣東右參政，再遷左春坊左庶子，授皇孫經。

鄒濟，字汝舟，餘杭人。服事母親以孝順聞名。學識廣博記憶力强，尤其通曉《春秋》。任爲餘杭訓導，爲師之法嚴格。積功升任國子監學録、助教，以推薦任平度州知州。永樂初年，參預修纂《太祖實録》完成，任禮部郎中。征伐安南，隨從在幕府中負責奏章公文。返京後任廣東右參政，再提升爲左春坊左庶子，爲皇太孫教授經書。

濟爲人和易坦夷，無貴賤皆樂親之。秩滿，進少詹事。當是時，宫僚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輩被讒，相繼下獄死。濟積憂得疾。皇太子以書慰曰："卿善自攝。即有不諱，當提携卿息，不使墜蓬蒿也。"卒，年六十八。洪熙元年贈太

鄒濟爲人平和坦蕩，無論貴賤都樂於親近他。任期滿，晋升爲少詹事。在那時，太子屬官大多獲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一批人遭到陷害，先後被關進監獄死去。鄒濟積憂而得病。皇太子以書信安慰他説："卿善自保養。如果有什麽意外，一定提携卿的子孫，不使他們流落在草野之中。"去世，年齡爲六十八歲。洪熙

子少保，謚文敏。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祀之。

子幹，字宗盛，濟卒時尚幼。仁宗監國，命爲應天府學生，月賜鈔米。舉正統四年進士。景帝初，由兵部郎中超擢本部右侍郎，以才爲于謙所倚。也先入寇，九門皆閉。百姓避兵者，號城下求入，幹開門納之。尋改禮部，兼庶子，考察山西官吏，黜布政使侯復以下五十餘人。巡視河南、鳳陽水災，與王竑請振。又請令諸生輸粟入監讀書。納粟入監自此始。成化二年振畿內饑，再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被劾乞休，卒，謚康靖。

元年贈官太子少保，謚號文敏。命令有關部門在墓地旁邊建立祠廟，春秋祭祀他。

鄒濟的兒子鄒幹，字宗盛，鄒濟去世時還年幼。仁宗代理國事，命他爲應天府的學生，每月賜給錢鈔糧食。考取正統四年進士。景帝初年，從兵部郎中越級提升爲本部門右侍郎，以才能被于謙所倚重。也先入侵，九座門都關閉了。躲避兵亂的百姓，在城下呼號乞求入内，鄒幹打開城門放他們進來。不久改任禮部，兼任庶子，考察山西的官吏，罷黜了布政使侯復以下五十多人。巡視河南、鳳陽的水災，與王竑一起請求賑災。又請求命令生員繳納糧食進入國子監讀書。繳納糧食入國子監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成化二年救濟京師及其附近地區的餓荒，再升任禮部尚書，加官太子少保。被彈劾後乞求退休，去世，謚號康靖。

徐善述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洪武中，行歲貢法，善述首貢入太學。授桂陽州學正。永樂初，以國子博士擢春坊司直郎。見重於皇太子，每稱爲先生，嘗致書賜酒及詩。遷左贊善，坐累死。與鄒濟同日贈太子少師，謚文肅。立祠，春秋祀亦如濟。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洪武年間，實行歲貢法，善述首批納貢進入太學。授官桂陽州學正。永樂初年，以國子博士的身份提升爲春坊司直郎。被皇太子所重用，每每稱他爲先生，曾經致以書信，賞賜酒和詩。升爲左贊善，受牽累獲罪而死。與鄒濟同一天贈官太子少師，謚號文肅。建立祠廟，春秋祭祀也和鄒濟一樣。

王汝玉

王汝玉，名璲，以字行，長洲人。穎敏强記。少從楊維楨學。年十七，舉於鄉。永樂初，由應天府學訓導，擢翰林五經博士，歷遷右春坊右贊善，預修《永樂大典》。仁宗在東宮，特被寵遇。群臣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解縉次之。七年坐修《禮書》紊制度，當戍邊。皇太子監國，宥之，以爲翰林典籍。尋進左贊善，坐解縉累，瘐死。洪熙初，贈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其家。

王汝玉，名璲，以字通行於世，長洲人。聰穎敏捷記憶力强。年輕時跟隨楊維楨學習。年齡十七歲，鄉試中舉。永樂初年，以應天府學訓導提升爲翰林五經博士，歷經升遷官至右春坊右贊善，參預修纂《永樂大典》。仁宗作太子時，特别受到寵幸厚待。大臣應皇上之命撰寫《神龜賦》，王汝玉第一名，解縉在他後面。七年因修纂《禮書》使制度紊亂而獲罪，判決流放戍守邊疆。皇太子代理國事，寬恕了他，讓他任翰林典籍。不久晋升左贊善，受解縉的牽連獲罪，在獄中得病而死。洪熙初年，贈官太子賓客，謚號文靖，派遣官員到他家祭祀他。

梁潛 梁楘

梁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

梁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末年，鄉試中

末，舉鄉試。授四川蒼溪訓導。以薦除知四會縣，改陽江、陽春，皆以廉平稱。永樂元年召修《太祖實録》。書成，擢修撰。尋兼右春坊右贊善，代鄭賜總裁《永樂大典》。帝幸北京，屢驛召赴行在。十五年復幸北京，太子監國。帝親擇侍從臣，翰林獨楊士奇，以潛副之。有陳千户者，擅取民財，令旨謫交阯。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還。或讒於帝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誅陳千户，事連潛及司諫周冕，逮至行在，親詰之。潛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吕震曰："事豈得由潛!"然卒無人爲白者，俱繫獄。或毁冕放恣，遂并潛誅。潛妻楊氏痛潛非命，不食死。

舉。授官四川蒼溪訓導。因薦舉任四會縣知縣，改任陽江、陽春，都以清廉公平著稱。永樂元年召回修纂《太祖實録》。書完成，提升爲修撰。不久兼任右春坊右贊善，代替鄭賜任《永樂大典》總裁。皇上臨幸北京，多次派驛車召他前往皇上行在所。十五年皇上再次臨幸北京，太子代理國事。皇上親自挑選侍從大臣，翰林中惟獨挑了楊士奇，以梁潛輔助他。有個陳千户，擅自奪取百姓的財物，太子命令貶謫交阯。幾天後念及他有軍功，寬恕他回來。有人在皇上面前進讒言説："皇上所貶謫的罪人，皇太子曲意寬恕了他。"皇上發怒，誅殺了陳千户，事情牽連到梁潛以及司諫周冕，逮捕到行在所，皇上親自責問他們。梁潛等人全都以實情回答。皇上對楊榮、吕震説："事情怎能由着梁潛的意思去做!"然而終究没有人爲他們辯白，都被關進監獄。有人誹謗周冕放肆恣行，於是連梁潛一起誅殺了。梁潛的妻子楊氏痛惜梁潛死於非命，絶食而死。

子棨，由進士爲刑部主事，善辨冤獄。用薦擢廣西副使，進布政使。將士多殺良民報功。棨諭其帥，生致難民一人，准功一級，全活無算。田州土官岑鑑兄弟相仇。棨爲解之，却其厚饋。撫服梗化女土官，民夷服其信義。終浙江布政使。

梁潛的兒子梁棨，由進士任爲刑部主事，善於辨别冤案。因人推薦升爲廣西副使，晋升布政使。將士大多殺害良民以報功。梁棨諭告他們的主帥，如活着送來一個難民，批准加功一級，得以保全活下來的百姓無法計算。田州土官岑鑑兄弟間相互仇恨，梁棨爲他們調解，并拒絶他們的厚贈。安撫收服阻止推行教化的女土官，百姓和夷人都信服他的信用和仁義。最後任浙江布政使。

周述　周孟簡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與從弟孟簡并進士及第。帝手題二人策，奬賞之，并授翰林編修。尋詔解縉選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述、孟簡皆與焉。司禮監給紙筆，光禄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宅居之，一時以爲榮。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和堂弟孟簡一起考中進士。皇上親筆批寫二人的策文，奬賞了他們，一起授官翰林編修。不久詔令解縉挑選曾棨等二十八人進文淵閣讀書，周述、周孟簡都在其中。司禮監供給紙和筆，光禄供給早晚的飯食，禮部每月供給燈油燭火的錢鈔每人三錠，工部選擇附近的住宅讓他們居住，當時以此爲榮耀。

述嘗扈北巡，累進左春坊諭德。仁宗即位，命從皇太子謁陵南京。召至榻前，問所以匡弼儲君者，對稱

周述曾經護駕出巡北方，積官晋升爲左春坊諭德。仁宗登位，命他隨從皇太子去南京拜謁陵墓。召他到榻前，問他怎樣輔助太子，回答合乎

旨。宣宗時，進左庶子。正統初，卒官。

皇上意旨。宣宗的時候，晋升左庶子。正統初年，在任上去世。

孟簡在翰林二十年，始遷詹事府丞，出爲襄王府長史。有言宜留備顧問者，帝曰："輔朕弟，尤勝於輔朕也。"

周孟簡在翰林二十年，纔提升爲詹事府丞，出京任襄王府長史。有人上言説可以留下以備顧問，皇上説："輔助朕的弟弟，更勝於輔助朕。"

述溫厚簡静，未嘗有疾言遽色，文章雅贍。孟簡謙退不伐，生平無睚眦於人。并爲世所重云。

周述温和厚道，淡泊寧静，從來没有過言語神色粗暴急躁，文章文雅豐贍。周孟簡謙虚退讓不誇耀自己，生平從没對人有過小怨小忿。并爲當世所看重。

陳濟

陳濟，字伯載，武進人。讀書過目成誦。嘗以父命如錢塘，家人齎貨以從。比還，以其貲之半市書，口誦手鈔。十餘年，盡通經史百家之言。成祖詔修《永樂大典》，用大臣薦，以布衣召爲都總裁，修撰曾棨等爲之副。詞臣纂修者，及太學儒生數千人，翻秘庫書數百萬卷，浩無端倪。濟與少師姚廣孝等數人，發凡起例，區分鈎考，秩然有法。執筆者有所疑，輒就濟質問，應口辨析無滯。書成，授右贊善。謹慎無過，皇太子甚禮重之。凡稽古纂集之事，悉以屬濟。隨事敷奏，多所裨益。五皇孫皆從受經。居職十五年而卒。年六十二。

陳濟，字伯載，武進人。讀書一過目即可背誦。曾經奉父親之命去錢塘，僕人携帶着貨物隨從。等到返回，以那些錢財的一半買了書，口吟誦手抄寫。十多年，完全精通了經史和百家之説。成祖下詔修纂《永樂大典》，因大臣的推薦，以平民的身份召任爲都總裁，修撰曾棨等人爲他的副手。文學侍臣參加纂修的以及太學學生幾千人，要翻閲宫中書庫的書籍幾百萬卷，浩瀚没有頭緒。陳濟與少師姚廣孝等幾人，揭示全書要旨，起草規程條例，分别探求考證，秩序井然有法度。負責撰寫的人有什麽疑問，就向陳濟咨詢，張口就辨别分析從不拖延。書完成，授官右贊善。謹慎没有過失，皇太子非常禮待看重他。凡是研習古事并收集起來的事情，全都將它們托付給陳濟。隨事陳述上奏，多有補益。五個皇孫都跟從他學習經學。在職位上十五年而去世。年齡爲六十二歲。

濟少有酒過，母戒之，終其身未嘗至醉。弟洽爲兵部尚書，事濟如父。濟深懼盛滿，彌自謙抑。所居蓬户葦壁，裁蔽風雨，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爲文根據經史，不事葩藻。嘗云："文貴如布帛菽粟，有益於世爾。"

陳濟年輕時曾經因酒而誤事，母親勸誡他，終身再没有喝醉過。弟弟陳洽任兵部尚書，服事陳濟就像對父親一樣。陳濟深深地害怕權勢過盛過滿，自己更加謙遜克制。居住之處柴門草壁，纔够遮蔽風雨，整天正襟危坐，手中不離書籍。做文章引經據史，不主張華美的詞藻。曾經説："文章貴在如同布帛糧食一樣，對世人有所幫助罷了。"

陳繼　楊翥

其後有陳繼、楊翥者，亦以布衣通經。用楊士奇薦，繼由博士入翰

這以後有陳繼、楊翥，也以平民通曉經學。因楊士奇的推薦，陳繼以博士的身份進入翰林。

林。而翥竟用景帝潛邸恩，與俞山、俞綱等皆至大官。自天順後，始漸拘資格。編修馬昇、檢討傅宗不由科目，李賢皆出之爲參議。布衣無得預館閣者，而弘治間潘辰獨以才望得之，一時詫異數焉。

而楊翥竟然因是景帝爲郕王時屬官的恩典，與俞山、俞綱等人都做到大官。從天順年之後，纔開始漸漸受資格的限制。編修馬昇、檢討傅宗不是從進士科上來的，李賢都派他們出京任參議。平民身份没有人能進入翰林院，而弘治年間的潘辰獨以才能聲望得以進入翰林，當時很多人都對他受到特殊的優遇而感到驚奇。

陳繼，字嗣初，吴人。幼孤，母吴氏，躬織以資誦讀。比長，貫穿經學，人呼爲陳五經。奉母至孝，府縣交薦，以母老不就。母卒，哀毁過人。永樂中，復舉孝行，旌其母曰貞節。仁宗即位，開弘文閣。帝臨幸，問："今山林亦有名士乎?"楊士奇初不識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以示士奇，士奇心識之。及帝問，遂以繼對。召爲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直弘文閣。宣宗初，遷檢討。引疾歸，卒。

陳繼，字嗣初，吴縣人。幼年失去父親，母親吴氏，努力紡織以供他讀書。等到長大，貫通經學，别人叫他爲陳五經。侍奉母親非常孝順，府、縣紛紛推薦，以母親年老而不去做官。母親去世，過度悲傷超過一般人而損害了健康。永樂年間，再次被推舉孝行，旌表他的母親爲"貞節"。仁宗登位，開設弘文閣。皇上臨幸，問："現在民間還有名士嗎?"楊士奇起初不認識陳繼。夏原吉在蘇州、松江治理水害，得到陳繼的文章，返京後將它拿給楊士奇看，楊士奇心中賞識他。正好皇上詢問，就以陳繼回答了。召爲國子博士，不久改任翰林《五經》博士，值勤於弘文閣。宣宗初年，提升爲檢討。稱病引退返鄉，去世。

楊翥，字仲舉，亦吴人。少孤貧，隨兄戍武昌，授徒自給。楊士奇微時，流寄窘乏，翥輒解館舍讓之，而己教授他所。士奇心賢之。及貴，薦翥經明行修。宣宗詔試吏部，稱旨，授翰林院檢討，歷修撰。正統中，詔簡郕王府僚。諸翰林皆不欲行，乃出侍講儀銘及翥爲左右長史。久之，引年歸。王即大位，入朝，拜禮部右侍郎。景泰三年進尚書，給禄致仕。明年卒，年八十五。翥篤行絶俗，一時縉紳厚德者，翥爲最。既没，景帝念之，召其子瑋入覲，授本邑主簿。

楊翥，字仲舉，也是吴縣人。年輕時成了孤兒很貧困，跟隨兄長駐防武昌，教授門徒養活自己。楊士奇貧賤時，寄寓他鄉貧困窘迫，楊翥就辭去學館讓給他，而自己到其他地方去教書。楊士奇心中認爲他賢良。等到發迹了，推薦楊翥通曉經術，修養德行。宣宗下詔在吏部應試，合乎皇上旨意，授官翰林院檢討，歷經升遷任修撰。正統年間，下詔挑選郕王府官屬。翰林都不願去，於是派出侍講儀銘以及楊翥任左、右長史。很久之後，以年老告退返鄉。郕王登皇位，進入朝廷，拜官禮部右侍郎。景泰三年晋升尚書，賜給俸禄而退休。次年去世，年齡爲八十五歲。楊翥行爲忠厚超脱世俗，當時士大夫中德行深厚的，楊翥是最突出的。去世後，景帝想念他，召他的兒子楊瑋入朝覲見，授官本縣的主簿。

俞山　俞綱

俞山，字積之，秀水人。由鄉舉爲郕府伴讀。景帝時，拜吏部右侍

俞山，字積之，秀水人。由鄉里推舉爲郕府中的伴讀。景帝的時候，拜官吏部右侍郎。而嘉

郎。而嘉興俞綱由諸生繕寫實録，試中書舍人，授郕府審理。景帝時，以兵部右侍郎入閣預機務。居三日，固辭，守本官。景帝將易東宫，山密疏諫。不聽。懷獻太子立，加太子少傅，山意不自安，致仕去。綱加太子少保。英宗復辟，山以致仕得免。而綱當景泰時，能周旋二帝間，故得調南京禮部。成化初致仕，卒。

興的俞綱以生員身份抄寫實録，試用中書舍人，授官郕府審理。景帝的時候，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進入内閣參預機要事務。過了三天，堅决辭去，署理原來的官職。景帝將要换掉太子，俞山秘密上疏勸諫，不聽從。懷獻太子册立，加官太子少傅，俞山自己心中不安，退休離任。俞綱加官太子少保。英宗恢復皇位，俞山因退休而得以免禍。而俞綱在景泰時候，能够周旋在二位皇帝之間，因此得以調往南京禮部。成化初年退休，去世。

潘辰

潘辰，字時用，景寧人。少孤，隨從父家京師，以文學名。弘治六年詔天下舉才德之士隱於山林者。府尹唐恂舉辰，吏部以辰生長京師，寢之。恂復奏，給事中王綸、夏昂亦交章薦，乃授翰林待詔。久之，掌典籍事。預修《會典》成，進《五經》博士。正德中，劉瑾摘《會典》小疵，復降爲典籍，俄還故官。南京缺祭酒，吏部推石珤及辰。帝以命珤，而擢辰編修。居九年，超擢太常少卿，致仕歸，卒，特賜祭葬。辰居官勤慎，晨入夜歸。典制誥時，有以幣酬者，堅卻之。士大夫重其學行，稱爲南屏先生。

潘辰，字時用，景寧人。年少時失去父親，跟隨伯父居住京師，以辭章修養聞名。弘治六年下詔全國推舉隱居在民間的有才能德行的隱士。府尹唐恂推舉了潘辰，吏部認爲潘辰生長在京師，就擱下了。唐恂再次上奏，給事中王綸、夏昂也交替上奏章推薦，於是授官翰林待詔。很久以後，掌管典籍事務。參預修纂《會典》完成，晋升《五經》博士。正德年間，劉瑾摘出《會典》中的小毛病，又降職爲典籍，不久恢復原官。南京祭酒之職缺員，吏部推舉石珤以及潘辰。皇上命石珤任此職，而提升潘辰爲編修。在任上九年，越級提升爲太常少卿，退休返鄉，去世，朝廷特别賞賜祭祀的禮儀。潘辰爲官勤勉謹慎，早進晚歸。主管皇上的誥令時，有人拿錢幣酬謝，堅决推卻。士大夫重視他的學問品行，稱他爲南屏先生。

王英

王英，字時彦，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帝察其慎密，令與王直書機密文字。與修《太祖實録》，授翰林院修撰，進侍讀。

二十年扈從北征。師旋，過李陵城。帝聞城中有石碑，召英往視。既至，不識碑所。而城北門有石出土尺餘。發之，乃元時李陵臺驛令謝某德政碑也，碑陰刻達魯花赤等名氏。具以奏。帝曰："碑有蒙古名，異日且

王英，字時彦，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爲庶吉士，在文淵閣讀書。皇上觀察他謹慎嚴密，命他與王直一起抄寫機密文字。參與修纂《太祖實録》，授官翰林院修撰，晋升侍讀。

永樂二十年隨從護駕出征北方。軍隊返回，經過李陵城。皇上聽説城中有石碑，召來王英前去察看。到那裏之後，找不到石碑的地方。而城的北門有塊石頭露出地面一尺多。挖出石頭，原來是元朝時候記述李陵臺驛令謝某德政的石碑，石碑後面刻着達魯花赤等名字。將具體情況上

以爲己地，啓争端。”命再往擊碎之。沉諸河，還奏。帝喜其詳審，曰：“爾是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且用爾。”因問以北伐事。英曰：“天威親征，彼必遠遁，願勿窮追。”帝笑曰：“秀才謂朕黷武邪?”因曰：“軍中動静，有聞即入奏。”且諭中官勿阻。立功官軍有過，命勿與糧，相聚泣。以英奏，復給予。仁宗即位，累進右春坊大學士，乞省親歸。

奏。皇上説：“石碑上有蒙古人的名字，他日將以此爲自己的領土而開啓争端。”命令王英再次前往敲碎石碑。將其沉到河底，返回奏報。皇上爲他周詳地考慮問題而高興，説：“你是二十八個讀書人中的一個，朕將要用你。”因此用征伐北方的事詢問他。王英説：“以天子的威嚴親自征伐，敵人必然遠遠地逃跑，希望不要窮追不捨。”皇上笑着説：“秀才是説朕濫用武力嗎?”因此説道：“軍隊中有什麽動静，有消息立即來奏報。”并且諭告宦官不要阻攔。立功的軍隊有了過錯，皇上命令不許供應糧食，就相聚在一起哭泣。因爲王英的上奏，恢復了供給。仁宗登位，多次晋升爲右春坊大學士，乞求探親返鄉。

宣宗立，還朝。是時海内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與諸學士談論文藝，賞花賦詩，禮接優渥。嘗謂英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吴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汝勉之，毋俾前人獨專其美。”修《太宗》《仁宗實録》成，遷少詹事，賜麒麟帶。母喪，特與葬祭，遣中官護歸。尋起復。正統元年命侍經筵，總裁《宣宗實録》，進禮部侍郎。八年命理部事。浙江民疫，遣祭南鎮。時久旱，英至，大雨，民呼侍郎雨。年七十，再乞休。不許。十二年，英子按察副使裕坐事下獄。英上疏待罪。宥不問。明年進南京禮部尚書，俾就閒逸。居二年卒，年七十五。賜祭葬，謚文安。

宣宗即位，返回朝廷。當時四海之内閑適安逸，皇上平素留意文辭，經常與學士談論文學藝術，賞花賦詩，以優厚的禮數接待他們。曾經對王英説：“洪武年間，學士有宋濂、吴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年，則是解縉、胡廣。你要努力，不要惟獨讓前人持有這樣的美譽。”修纂《太宗實録》、《仁宗實録》完成，升爲少詹事，賜給麒麟帶。母親去世，皇上特地給與葬祭的禮儀，派遣宦官護送返鄉。不久服喪期未滿就起用復職。正統元年命他侍奉爲皇上開設的經史講席，總裁《宣宗實録》，晋升禮部侍郎。八年命令掌管禮部事務。浙江百姓發生瘟疫，派遣他去南鎮祭祀。當時長時間乾旱，王英到達，下起了大雨，百姓呼爲“侍郎雨”。七十歲時，再次乞求退休。不准許。十二年，王英的兒子、按察副使王裕因事獲罪關進監獄。王英上奏疏等候問罪。得以寬恕没有問罪。次年晋升爲南京禮部尚書，是讓他過得閑適安逸一些。任官二年去世，年齡爲七十五歲。賜給祭葬禮儀，謚號文安。

英端凝持重，歷仕四朝。在翰林四十餘年，屢爲會試考官，朝廷制作多出其手，四方求銘志碑記者不絶。性直諒，好規人過，三楊皆不喜，故不得柄用。裕後累官四川按察使。

王英端莊嚴肅，老成持重，先後侍奉四朝天子。在翰林四十多年，多次任科舉會試的考官，朝廷制定的文件大多出自他的手筆，四面八方求他寫墓志銘、碑文傳記的人絡繹不絶。性格正直誠實，喜歡規勸别人的過錯，三楊都不喜歡他，所以没有得到重用。王裕後來積功升遷任四川按察使。

錢習禮

錢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九年進士。選庶吉士，尋授檢討。習禮與練子寧姻戚。既仕，鄉人以奸黨持之，恒惴惴。楊榮乘間言於帝，帝笑曰："使子寧在，朕猶當用之，況習禮乎。"仁宗即位，遷侍讀，知制誥，以省親歸。

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録，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讀學士。英宗開經筵，爲講官。《宣宗實録》成，擢學士，掌院事。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閣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楊士奇、楊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士奇等以聞。帝命具座。後遂爲故事。

正統九年乞致仕，不許。明年，六部侍郎多闕，帝命吏部尚書王直會大臣推舉，而特旨擢習禮於禮部。習禮力辭。不允。王振用事，達官多造其門，習禮耻爲屈。十二年六月復上章乞骸骨，乃得歸。習禮篤行誼，好古秉禮，動有矩則。家居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九。謚文肅。

錢習禮，名幹，以字通行於世，吉水人。永樂九年進士。選爲庶吉士，不久授官檢討。錢習禮與練子寧是姻親。爲官之後，鄉里人拿他當奸人同黨看待，所以經常惴惴不安。楊榮藉機會告訴了皇上，皇上笑着説："假使練子寧在，朕還應當用他，何況錢習禮呢。"仁宗登位，提升爲侍讀，掌管起草誥命，因探親返鄉。

宣宗宣德元年修纂兩朝實録，與侍講陳敬宗、陳循同時召回還京，晋升侍讀學士。英宗開設經史講席，任爲講官。《宣宗實録》修成，提升爲學士，掌管本院事務。七年，將原來的鴻臚寺改爲翰林院。落成後，各殿、閣的大學士都來到。錢習禮没有設楊士奇、楊溥的座位，説："這不是三公的官府。"楊士奇等將此事報告皇上。皇上命令安排座位。以後就成爲制度。

正統九年乞求退休，没有批准。次年，六部的侍郎大多空缺，皇上命令吏部尚書王直會同大臣推薦，而特别下旨提升錢習禮在禮部任職。錢習禮竭力推辭。不允許。王振當權，顯貴的官員大多到他的門下，錢習禮耻於向王振卑躬屈膝。十二年六月再次上奏章乞求終老家鄉，於是得以返鄉。錢習禮致力於品行道義，喜歡古道持有禮節，一舉一動有規矩法則。在家居住十五年去世，年齡爲八十九歲。謚號文肅。

周叙

周叙，字公叙，吉水人。年十一，能詩。永樂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作《黄鸚鵡賦》，稱旨，授編修。歷官侍讀，直經筵。正統六年上疏言事，帝嘉納焉。八年夏又上言："比天旱，陛下責躬虔禱，而臣下不聞效忠補過之言，徒陳情乞用而已。掌銓選者罔論賢否，第循資格。司國計者不問耕桑，惟勤賦斂。軍士困役作，刑罰失重輕，風憲無激揚，言官務緘默。僧道數萬，日耗户口，流民衆多，莫爲矜恤。"帝以章示諸大臣。王直等皆引罪求罷。十一年遷南京侍

周叙，字公叙，吉水人，十一歲時，就能够做詩。永樂十六年進士，選爲庶吉士。創作《黄鸚鵡賦》，合乎皇上旨意，授官編修。歷經升遷任侍讀，值勤於爲皇上開設的經史講席。正統六年上奏疏論事，皇上贊賞并采納了他的意見。正統八年夏季又上言："近來天旱，陛下自責并虔誠地祈禱，可是却聽不到臣下忠心效力、彌補過失的話，衹是陳訴衷情乞求任用罷了。主管考核選拔官員的人不論賢良與否，衹是按照資格録用。掌管國家生計的人不過問耕田植桑，衹是勤於聚斂財富。軍士因勞役而疲困，刑罰失去重輕的標準，御史臺没有激濁揚清的言論，諫議官衹求緘默。和尚道士數萬，户口一天天地減少，流

講學士。

民衆多，没有人加以憐恤。”皇上把奏章給衆大臣看。王直等人都認罪請求罷免。正統十一年，升爲南京侍講學士。

郕王監國，馳疏言：“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殿下宜卧薪嘗膽，如越之報吴。使智者獻謀，勇者效力，務掃北庭，雪國耻。先遣辯士，卑詞重幣乞還鑾輿，暫爲君父屈。”因條上勵剛明、親經史、修軍政、選賢才、安民心、廣言路、謹微漸、修庶政八事。王嘉納之。景泰二年又請復午朝，日接大臣，咨諏治道，經筵之餘，召文學從臣講論政事，并詔天下臣民直言時政缺失。帝因詔求言。

郕王代理國事，飛馳奏疏上言：“君王、父親的仇人不共戴天，殿下應當卧薪嘗膽，就像越國向吴國報仇那樣。使得有智之士進獻計謀，有勇之人效忠盡力，一定能橫掃北單于庭，雪洗國耻。先派遣善辯之人，以謙卑的語言和重金乞求送還皇上，暫且爲君王父親委屈一下。”因而分條上奏鼓勵剛正清明、接近經學歷史、整治軍事政治、選擇賢良之才、安定民心、廣開言路、防微杜漸、整修各類政務八件事。郕王贊賞并采納了他的意見。景泰二年，又請求恢復中午的朝見，每天接見大臣，咨詢治國之道，除經史講席之外，召集善於辭章修養的侍從之臣講論政事，并且詔令全國的臣子百姓直率上言時政的缺點過失。皇上因此下詔徵求直言。

叙負氣節，篤行誼。曾祖以立，在元時以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叙思繼先志，正統末，請於朝。詔許自撰，銓次數年，未及成而卒。

周叙自負志氣節操，致力於品行道義。曾祖父周以立，在元朝時認爲宋、遼、金三種史書的體例不恰當，想重新修纂。周叙想繼承祖先的志向，正統末年，向朝廷請求。下詔准許他自己撰述，選定編次多年，没有來得及完成而去世。

劉儼

同邑劉儼，字宣化。正統七年進士第一。歷官太常少卿。景泰中，典順天鄉試，黜大學士陳循、王文子，幾得危禍。詳《高穀傳》。天順初，改掌翰林院事，卒官。贈禮部侍郎，謚文介。儼立朝正直，居鄉亦有令德云。

同鄉劉儼，字宣化。正統七年進士第一名。歷經升遷任爲太常少卿。景泰年間，主持順天鄉試，未取大學士陳循、王文的兒子，幾乎遭到大禍。詳情見《高穀傳》。天順初年，改爲主持翰林院事務，在任上去世。贈官禮部侍郎，謚號文介。劉儼立足朝廷公正不偏，居住在家鄉享有有美德的聲譽。

柯潛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景泰二年舉進士第一。歷洗馬。天順初，遷尚寶少卿，兼修撰。憲宗即位，以舊宫僚擢翰林學士。《英宗實録》成，進少詹事。慈懿太后之喪，潛與修撰羅璟上章，請合葬裕陵。廷臣相繼争。未報。潛曰：“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與璟皆再疏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景泰二年考取進士第一名。歷經升遷任洗馬。天順初年，升爲尚寶少卿，兼任修撰。憲宗登位，以原太子屬官提升爲翰林學士。《英宗實録》完成，晋升少詹事。慈懿太后的去世，柯潛與修撰羅璟一起上奏章，請求合葬在裕陵。朝廷大臣相互争論不休。没有答覆。柯潛説：“這是朝廷的大事，臣子的大節，除了這件事還有什麽值得用心的呢。”與羅璟兩

爭，竟得如禮。連遭父母喪，詔起爲祭酒，固乞終制。許之。未幾卒。

次上疏爭議，終於得以依照禮數操辦。接連遭逢父母親之喪，服喪期未滿即下詔起用爲祭酒，堅持乞求服滿喪期。批准了。不久去世。

潛邃於文學，性高介。爲學士時，即院中後圃構清風亭，鑿池蒔芙蓉，植二柏於後堂，人稱其亭爲柯亭，柏爲學士柏。院中有井，學士劉定之所浚也。柯亭、劉井，翰林中以爲美談云。

柯潛精通於辭章修養，性情高尚耿介。任學士的時候，就在翰林院中後面的園子裏建造清風亭，開鑿池塘種上芙蓉，植兩棵柏樹在後堂，人們稱這亭子爲柯亭，柏樹爲學士柏。翰林院中有井，是學士劉定之所疏浚的。柯亭、劉井，翰林中以此作爲美談。

羅璟

羅璟，字明仲，泰和人。天順末，進士及第。授編修，進修撰。預修《宋元通鑑綱目》。累官洗馬。孝宗爲太子，簡侍講讀。母喪歸。璟與尚書尹旻子侍講龍同娶於孔氏。旻得罪，李孜省指璟爲旻黨，謫南京禮部員外郎。孝宗嗣位，王恕等言璟才，乃授福建提學副使。弘治五年召爲南京祭酒。久之，卒。

羅璟，字明仲，泰和人。天順末年，賜進士及第，授官編修，晉升修撰。參預修纂《宋元通鑑綱目》。積功升遷任洗馬。孝宗做太子時，被選爲侍奉講讀。母親去世返鄉。羅璟與尚書尹旻的兒子、侍講尹龍都娶孔氏之女爲妻。尹旻獲罪，李孜省指説羅璟爲尹旻的同黨，調任南京禮部員外郎。孝宗繼位，王恕等人上言羅璟有才能，於是授官福建提學副使。弘治五年召回任南京祭酒。很久之後，去世。

孔公恂

孔公恂，字宗文，先聖五十八世孫也。景泰五年舉會試，聞母疾，不赴廷對。帝以問禮部，具言其故，乃遣使召之。日且午，不及備試卷，命翰林院給以筆札。登第，即丁母憂歸。

孔公恂，字宗文，是先聖孔子的五十八代子孫。景泰五年考中會試，聽説母親病了，不前往參加朝廷的應對。皇上以此詢問禮部，被詳細告知此事緣由，於是派遣使者召他赴京。天將近中午，來不及準備試卷，命令翰林院供給他筆和紙。考中進士，即因母親之喪返鄉。

衍聖公孔彦縉卒，孫弘緒幼弱，詔遣禮部郎治喪，公恂理其家事。天順初，授禮科給事中。弘緒已襲封，大學士李賢妻以女，公恂因得交於賢。賢言："公恂，大聖人後，贊善司馬恂，宋大賢温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東宫講讀。入語孝肅皇后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傅。"孝肅皇后者，憲宗生母，方以皇貴妃有寵。於是具冠服拜謝，宫中傳以爲盛事云。

衍聖公孔彦縉去世，孫子孔弘緒年幼羸弱，下詔派遣禮部郎治理喪事，孔公恂主管孔府家族事務。天順初年，授官禮科給事中。孔弘緒已承襲封號，大學士李賢以女兒嫁給他，孔公恂因此得以與李賢交往。李賢上言："孔公恂，是大聖人的後代，贊善司馬恂，是宋代大賢相温國公司馬光的後代。適宜輔導太子。"皇上很高興。同一天越級拜官爲少詹事，侍奉太子講讀。皇上入宫告訴孝肅皇后説："我今天得到了聖賢的子孫爲你兒子的師傅。"孝肅皇后，是憲宗的親生母親，正以皇貴妃身份得寵。於是身穿官服拜謝，這件事在宫中流傳爲一件盛美的事情。

憲宗嗣位，改公恂大理左少卿。

憲宗繼位，改孔公恂爲大理左少卿。孔公恂

公恂言不通法律，乃復少詹事。成化二年上章言兵事，諸武臣嘩然，給事御史交章駁之。下獄，謫漢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商輅請復建言得罪者官，乃還故秩，莅南京詹事府。久之，卒。

上言説不通曉法律，於是仍任少詹事。成化二年進奏章上言軍隊事務，武臣議論紛紛，給事、御史交替上奏章反駁他。關進監獄，貶職漢陽知府。還没抵達，遭逢父喪。服喪期滿，商輅請求恢復因上言獲罪者的官職，於是還他原來的官職，到南京詹事府任職。很久以後，去世。

司馬恂

司馬恂，字恂如，浙江山陰人。正統末，由舉人擢刑科給事中，累遷少詹事。憲宗立，命兼國子祭酒。卒，贈禮部左侍郎。恂强記敦厚，與物無忤，居官無所表見。

司馬恂，字恂如，浙江山陰人。正統末年，由舉人提升爲刑科給事中，積功升遷爲少詹事。憲宗即位，命兼任國子祭酒。去世，贈官禮部左侍郎。司馬恂記憶力强，温柔敦厚，與任何事務没有違忤，任官期間没有創見。

贊曰：建文之初，修尊賢敬老之節。董倫以宿儒見重，雖寡所表見，當非苟焉已也。儀智父子仍世以儒術進，從容輔導，蓋其賢哉。鄒濟諸人，以宫僚被遇而讒構不免，陳濟輩起布衣，列禁近而善始終，固有幸不幸歟。二周、王英、錢習禮、周敘、柯潛謙和直諒，各著其美，蓋皆異於浮華博習之徒矣。

贊曰：建文初年，建立尊賢敬老的法度。董倫以老成博學的讀書人受到尊重，雖然少有表現，應當不是苟且敷衍的。儀智父子累代以儒家學説進身，從容輔導，是因爲他們賢良啊。鄒濟等人，以太子屬官受知遇却免不了遭讒言被陷害。陳濟等起自平民，位列翰林院而善始善終，固然有的幸運有的不幸啊。二周、王英、錢習禮、周敘、柯潛謙遜平和、正直誠實，各自顯示出他們的美德，都是因爲他們不同於那些華而不實、博學不精之輩。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宋禮 藺芳 陳瑄 王瑜 周忱

宋禮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左遷户部主事。建文初，薦授陝西按察僉事，復坐事左遷刑部員外郎。成祖即位，命署禮部事，以敏練擢禮部侍郎。永樂二年拜工部尚書。嘗請給山東屯田牛種，又請犯罪無力准工者徙北京爲民，并報可。七年丁母憂，詔留視事。

九年命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絶濟，屬之衛河，爲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海運爲多。明初輸餉遼東、北平，亦專用海運。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絶安山湖，會通遂淤。永樂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乃三之一，浚之便。"於是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堽城及戴村壩，横亘五里，遏汶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洪武年間，以國子監生的身份被提拔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因故貶爲户部主事。建文初年，被推薦授任陝西按察僉事，又因事獲罪貶爲刑部員外郎。成祖即位，命令他代理禮部事，由於機敏練達被提拔爲禮部侍郎。永樂二年官拜工部尚書。曾經奏請給山東屯田牛種，又奏請犯罪無力抵换工的遷移到北京爲奴隸，一并批覆同意。七年遭母喪，詔令留任處理政務。

九年命令開闢會通河。所謂會通河，元至元年間，因壽張縣尹韓仲暉説，自東平安民山開挖河道至臨清，引汶水截斷濟水，集中到衛河，做轉運漕糧的水道，名叫會通。然而河岸狹窄水淺，不能承受重載船隻，因此直到元代滅亡海運比漕運多。明代初年運送糧餉到遼東、北平，仍然專用海運。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决口，斷絶安山湖的水流，會通於是淤滯。永樂初年，建北京城，河運海運都開通。海運艱險路途多有流失，而河運則是從長江、淮河到達陽武，又徵調山西、河南的民伕，沿岸牽引一百七十里入衛河，經過八個遞運所，百姓覺得非常辛苦。這時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書奏言："以前的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塞的河段有三分之一，疏通它方便。"於是命令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前往治理。宋禮認爲會通河的源頭，一定依靠汶水輸送。於是用汶上老人白英的計策，在堽城和戴村築壩，横亘五里，遏止汶水的流

海。匯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達臨清者十之六。南旺地勢高，决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置閘，以時蓄泄。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凡發山東及徐州、應天、鎮江民三十萬，蠲租一百一十萬石有奇，二十旬而工成。又奏浚沙河入馬常泊，以益汶。語詳《河渠志》。是年，帝復用工部侍郎張信言，使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會金純，浚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復舊黄河道，以殺水勢，使河不病漕，命禮兼董之。八月還京師，論功第一，受上賞。潘叔正亦賜衣鈔。

明年，以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禮往經畫。禮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黄河，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成後爲之。禮還言："海運經歷險阻，每歲船輒損敗，有漂没者。有司修補，迫於期限，多科斂爲民病，而船亦不堅。計海船一艘，用百人而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可運四千石。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撥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兖州糧，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海道則三歲兩運。"已而平江伯陳瑄治江、淮間諸河功，亦相繼告竣。於是河運大便利，漕粟益多。十三年遂罷海運。

初，帝將營北京，命禮取材川蜀。禮伐山通道，奏言："得大木數株，皆尋丈。一夕，自出谷中抵江上，聲如雷，不偃一草。"朝廷以爲

向，使汶水不向南流入洸而向北流入大海。又匯集幾處泉流，讓它們都從汶上流出，至南旺，又中分爲二道，十分之四的流水向南連接徐、沛。十分之六的水流向北到達臨清。南旺地勢高，開口引水流向南向北都水流如注，就稱爲水脊。所以可以因地置宜修建水閘，順天時節氣蓄放。從這裏分水北至臨清，地勢降低了九十尺，設置水閘十七處，而後到達衛河。向南到達沽頭時，地勢降低了一百一十六尺。設置水閘二十一處，抵達淮河。總共派遣山東及徐州、應天、鎮江民工三十萬，免除租税一百一十萬石有餘，二百天疏浚工程完成。又奏請疏浚沙河入馬常泊，以增加汶河水量。論述詳見《河渠志》。當年，皇帝又采用工部侍郎張信建議，派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會同金純，疏浚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恢復舊黄河河道，用來削减水的流量，使黄河不危害漕糧運輸，命令宋禮一并監督這項工程。八月回京都，評論功勞數第一，受到最高的賞賜。潘叔正也賜給錦衣和紙幣。

第二年，根據御史許堪説衛河水爲患，命令宋禮前往治理籌劃。宋禮奏請自魏家灣開挖支河二條，泄水入土河，再自德州西北開挖支河一條，泄水入舊黄河道，使水至海豐大沽河入海。皇帝命令等秋收後開工。宋禮還説："海運經過風浪的艱難險阻，每年漕運船都損壞，有漂流沉没的。有關場所修補，迫於時間的限定，多攤派使百姓受害，而船也不堅固。統計海船一艘，用一百人而運一千石糧，這筆費用可以辦理河船裝載二百石的二十艘，每船用十人，可以運載四千石糧。按這個事例分析，利害比較明顯。請調撥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兖州糧，合計一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至於海道那就三年兩運。"不久平江伯陳瑄治理江、淮間各條河的工作，也相繼宣告竣工。於是河運有很大的便利，漕糧越來越多。十三年終於停止了海運。

當初，皇帝將要修建北京，命令宋禮到川蜀取木材。宋禮到荒山伐木開通道路，上奏説："得大木數株，都在八尺到一丈之間。一天傍晚，大木自動滚出山谷到達江上，聲如雷鳴，没有壓

瑞。及河工成，復以采木入蜀。十六年命治獄江西。明年造番舟，自蜀召還。以老疾免朝參，有奏事令侍郎代。二十年七月卒於官。

倒一棵草。”朝廷認爲是吉兆。等到治河工程完成，又因采木入蜀。十六年命令審理案情到江西。第二年製造外國商船，自蜀召回朝廷。因年老有病免除他早朝參拜，有事奏請讓侍郎代辦。二十年七月死於官位上。

禮性剛，馭下嚴急，故易集事，以是亦不爲人所親。卒之日，家無餘財。洪熙改元，禮部尚書呂震請予葬祭如制。弘治中，主事王寵始請立祠。詔祀之南旺湖上，以金純、周長配。隆慶六年贈禮太子太保。

宋禮性情剛烈，控制下屬嚴厲急躁，所以容易把事情辦成，因此也就不被人親近。到死的那天，家裏沒有多餘的財物。洪熙改年號，禮部尚書呂震請求給宋禮葬祭按制度辦理。弘治年間，主事王寵開始請求爲宋禮立廟祭祀。詔令祀廟在南旺湖上，讓金純、周長配祀。隆慶六年追贈宋禮爲太子太保。

藺芳

藺芳，夏縣人。洪武中舉孝廉。累遷刑部郎中。永樂中，出爲吉安知府。寬厚廉潔，民甚德之。吉水民詣闕言縣有銀礦，遣使覆視。父老遮芳訴曰：“聞宋季嘗有言此者，卒以妄得罪。今皆樹藝地，安所得銀礦?”芳詰告者，知其誣。獄具，同官不敢署名，芳請獨任之。奏上，帝曰：“吾固知妄也。”得寢。已，坐事謫辦事官，從宋禮治會通河，復爲工部都水主事。

藺芳，夏縣人。洪武年間被推選爲孝廉。幾經升遷任刑部郎中。永樂年間，出朝任吉安知府。他寬厚廉潔，老百姓非常稱贊他高尚的品德。吉水有人到朝廷説縣裏有銀礦，派遣使者前去察看。老人們攔住藺芳訴説：“聽説宋朝末年曾經有人説這裏有銀礦，最後以欺騙獲罪。現在都是種植莊稼的地方，哪裏得到銀礦?”藺芳責問報告有銀礦的人，知道他有意欺騙。罪案已定，同級官員不敢署名，藺芳請求獨自承擔這個責任。上奏朝廷，皇帝説：“我本來知道是胡説啊。”此事於是作罷。後來，因事獲罪貶爲辦事官，跟隨宋禮治理會通河，恢復任工部都水主事。

十年，河決陽武，灌中牟、祥符、尉氏，遣芳按視。芳言：“中鹽隄當暴流之衝，請加築塞。”又言：“自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又言：“新築岸埽，止用草索，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囷，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樁表，牽築堤上，則殺水固堤之長策也。”詔悉從之。其後築堤者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工部右侍郎。亡何，行太僕卿楊砥言：“吴橋、東光、興濟、交河及天津屯田，雨水決堤傷稼。乞開德州良店東南黄河故道，

十年，黄河在陽武縣決口，淹灌中牟、祥符、尉氏，派遣藺芳去視察。藺芳説：“中鹽隄正當洶涌急浪的地方，請加築堤堵塞。”又説：“自中灤分别疏導河流，讓水由舊河道北入海，確實是萬世有利。”又説：“新築堤岸保護設施，衹用草繩，不能堅固耐久。應該編木成大圓形倉狀，貫穿木樁在中間，填滿瓦石，再用木樁橫穿外部，連接築在堤上，這是削減水勢鞏固堤防的長遠辦法啊。”詔令完全按藺芳的意見辦理。這以後築堤的人都遵照這種辦法。由於宋禮的推薦，被提拔爲工部右侍郎。没有多久，行太僕卿楊砥説：“吴橋、東光、興濟、交河及天津屯田，雨水冲開堤壩傷害莊稼。請求開通德州良店東

以分水勢。"復命芳往治之。所經郡邑，有不便民者輒疏以聞。事竣還，十五年十一月卒於官。

南黄河故道，用來分流水量。"又命令藺芳前去治理。所經過的郡縣鄉鎮，有不利於百姓的河流都疏通并上奏朝廷。治理河道竣工後回朝，十五年十一月死於官位上。

芳自奉約，布衣蔬食。事母至孝。母甚賢。芳所治事，暮必告母。有不當，輒加教誡。芳受命唯謹，由是爲良吏云。

藺芳自己奉行節約，布衣素食。事奉母親很孝順。母親品德高尚。藺芳每天經辦的事情，晚上一定告訴母親。有不當的地方，就加以教導和警告。藺芳接受任務非常謹慎，因此成爲賢能的官吏。

陳瑄 陳豫 陳鋭 陳熊 陳圭 陳王謨

陳瑄，字彦純，合肥人。父聞，以義兵千户歸太祖，累官都指揮同知。瑄代父職。父坐事戍遼陽，瑄伏闕請代，詔并原其父子。瑄少從大將軍幕，以射雁見稱。屢從征南番，又征越嶲，討建昌叛番月魯帖木兒，逾梁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復征鹽井，進攻卜水瓦寨。賊熾甚。瑄將中軍，賊圍之數重。瑄下馬射，傷足，裹創戰。自巳至酉，全師還。又從征賈哈剌，以奇兵涉打冲河，得間道，作浮梁渡軍。既渡，撤梁，示士卒不返，連戰破賊。又會雲南兵征百夷有功，遷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

陳瑄，字彦純，合肥人。父陳聞，以地方武裝千户的身份歸順太祖，幾經升遷官至都指揮同知。陳瑄代理父親職務。父親因事獲罪貶去守衛遼陽，陳瑄到朝堂跪拜請求代替父親受貶，皇帝下令一并赦免他們父子。陳瑄自小跟隨在大將軍帳下，以射雁受到人們稱贊。多次跟隨征討南番，又征討越嶲，討伐建昌叛番月魯帖木兒，越過梁山，平定天星寨，攻破寧番衆多蠻人。再去征討鹽井，進攻卜水瓦寨。賊寇非常囂張。陳瑄率領中軍，被賊兵重重包圍。陳瑄下馬射敵，脚受傷，裹住傷口繼續作戰。自巳時至酉時，軍隊未受損失勝利而歸。又跟隨征討賈哈剌，用奇兵趟過打冲河，得小道，建造浮橋渡過軍隊。軍隊過完後，撤掉浮橋，讓士兵知道没有退路，接連打敗賊兵。又會合雲南兵征討百夷有功，升任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

建文末，遷右軍都督僉事。燕兵逼，命總舟師防江上。燕兵至浦口，瑄以舟師迎降，成祖遂渡江。既即位，封平江伯，食禄一千石，賜誥券，世襲指揮使。

建文末年，升任右軍都督僉事。燕兵逼近南京，命令總領水軍防備在長江上。燕兵至浦口，陳瑄帶領水軍迎接投降，成祖隨即渡過長江。成祖即位後，封陳瑄爲平江伯，俸禄一千石，皇帝賜給文憑，世襲指揮使。

永樂元年命瑄充總兵官，總督海運，輸粟四十九萬餘石，餉北京及遼東。遂建百萬倉於直沽，城天津衛。先是，漕舟行海上，島人畏漕卒，多閉匿。瑄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之。運舟還，會倭寇沙門島。瑄追擊至金州白山島，焚其舟殆盡。

永樂元年命令陳瑄充當總兵官，總督海運，運送糧食四十九萬餘石，供給北京及遼東。於是修建百萬倉在直沽，修築天津衛。在此以前，漕糧船隻航行在海上，島上的人害怕漕運士卒，多數躲藏起來。陳瑄號召進行貿易，估算貨物的價格，人人互利。海運船返回正遇上日本海盗搶掠沙門島。陳瑄追擊至金州白山島，把海盗的船幾乎全部燒毁。

九年命與豐城侯李彬統浙、閩兵捕海寇。海溢堤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命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堤萬八千餘丈。明年，瑄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於此，無高山大陵可依。請於青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丈，立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帝親爲文記之。

宋禮既治會通河成，朝廷議罷海運，仍以瑄董漕運。議造淺船二千餘艘，初運二百萬石，寖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時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壩，逾淮達清河，勞費其巨。十三年，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爲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築四閘以時宣泄。又緣湖十里築堤引舟，由是漕舟直達於河，省費不訾。其後復浚徐州至濟寧河。又以呂梁洪險惡，於西別鑿一渠，置二閘，蓄水通漕。又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又築高郵湖堤，於堤内鑿渠四十里，避風濤之險。又自淮至臨清，相水勢置閘四十有七，作常盈倉四十區於淮上，及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便轉輸。慮漕舟膠淺，自淮至通州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導舟避淺。復緣河堤鑿井樹木，以便行人。凡所規畫，精密宏遠，身理漕河者三十年，舉無遺策。

仁宗即位之九月，瑄上疏陳七事。一曰南京國家根本，乞嚴守備。二曰推舉宜核實，無循資格，選朝臣公正者分巡天下。三曰天下歲運糧餉，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諸府并去北京遠，往復逾年，上逋公租，下妨農事。乞令轉至淮、徐等處，別令官軍接運至京。又快船、馬船所載

九年命令他與豐城侯李彬統領浙、閩兵搜捕海盜。海潮冲毁了堤岸，自海門至鹽城共有一百三十里。命令陳瑄帶領四十萬士卒修築治理堤岸，修築捍潮堤一萬八千餘丈。第二年，陳瑄説："嘉定是靠近海的地方，江河的交匯之處。海船停泊在這裏，没有高山大土丘可以依靠。請求在青浦築土山，縱横一百丈，高三十餘丈，立土堆爲標志。"建成後，賜名寶山，皇帝親筆寫文章記述這件事。

宋禮已經把會通河治理完成，朝廷决定停止海運，仍然任用陳瑄監督漕糧運輸。討論决定造淺船二千餘艘，開始運糧二百萬石，逐漸達到五百萬石，國家用糧富裕。當時江南漕船抵達淮安，都要經陸運過壩，越過淮河抵達清河，勞務費用非常大。十三年，陳瑄采取老人們的建議，自淮安城西管家湖，挖掘水渠二十里，成爲清江浦，引湖水入淮河，築四道閘門按季節放水。又沿湖十里築堤引船，因此漕船直接抵達清河，節省費用不計其數。後來又挖掘徐州至濟寧河道。又因爲呂梁洪險惡，在西面另挖一條渠，設二道閘門，蓄水通漕運。又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通長江。又築高郵湖堤，在堤内挖渠四十里，作爲躲避狂風惡浪危險的停船處。又自淮河至臨清，察看水勢設置閘門四十七道，建造常盈倉四十區在淮河岸上，以及徐州、臨清、通州都設置倉，便於周轉運輸。考慮到漕船擱淺，自淮至通州設置驛舍五百六十八處，安排士卒，導引漕船避免擱淺。又緣着河堤挖井植樹，爲了便利來往的人。凡是經他規劃的，精密宏遠，親手治理漕河三十年，謀劃没有失策。

仁宗即位第九月，陳瑄向皇帝分條陳述七事。一説南京是國家根本，請求嚴加守備。二説推舉應核察實績，不要論資排輩，選朝臣公正的分頭巡察天下。三説天下每年運輸糧餉，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各府都離北京遠，往返超過一年，上欠國家租税，下妨農業耕作。請求讓轉運至淮、徐等處，另外讓官軍接着運至北京。加上快船、馬船裝載不超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够

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足用，有司添差軍民遞送，拘集聽候，至有凍餒，請革罷。四曰教職多非其人，乞考不職者黜之，選俊秀補生員，而軍中子弟亦令入學。五曰軍伍竄亡，乞核其老疾者，以子弟代，逃亡者追補，户絶者驗除。六曰開平等處，邊防要地，兵食虛乏，乞選練鋭士，屯守兼務。七曰漕運官軍，每歲北上，歸即修船，勤苦終年。該衛所又於其隙，雜役以重困之，乞加禁絶。帝覽奏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遂降敕獎諭，尋賜券，世襲平江伯。

宣宗即位，命守淮安，督漕運如故。宣德四年言："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浚，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命尚書黄福往同經理。六年，瑄言："歲運糧用軍十二萬人，頻年勞苦。乞於蘇、松諸郡及江西、浙江、湖廣别僉民丁，又於軍多衛所僉軍，通爲二十四萬人，分番迭運。又江南之民，運糧赴臨清、淮安、徐州，往返一年，失誤農業，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每歲以空舟赴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撥糧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黄福及侍郎王佐議行之。更民運爲兑運，自此始也。八年十月卒於官，年六十有九。追封平江侯，贈太保，謚恭襄。

初，瑄以浚河有德於民，民立祠清河縣。正統中，命有司春秋致祭。

孫豫，字立卿，讀書修謹。正統末，福建沙縣賊起，以副總兵從寧陽侯陳懋分道討平之，進封侯。也先入犯，出鎮臨清，建城堡，練兵撫

用，有關部門添派軍民接替運送，召集起來聽候調遣，至於有挨凍受餓的，請革職罷官。四説教育官員多數不稱職，請求考查不稱職的罷免他，選優秀的補充生員，而軍中子弟也讓他們入學。五説軍中士兵逃亡，請求核實年老有病的，以子弟代换，逃亡的如數補充，家無男子的免除。六説開平等地方，是邊防要地，守兵糧食缺乏，請求選練精鋭的隊伍，承擔屯田和守邊的任務。七説漕糧運輸官軍，每年北上，返回就修船，辛勤勞苦一年到頭。漕軍衛所又在他們空隙時間，攤派雜役來加重他們的困難，請求加以禁絶。皇帝閲覽奏疏説："陳瑄説的都對。"命令所管部門迅速執行。隨即下令嘉獎表揚，不久賜給憑證，世代繼承平江伯爵位。

宣宗即位，命令守淮安，監督漕糧運輸同以前一樣。宣德四年説："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淤塞，估計用十二萬人清除淤泥，半月可以完成。"皇帝考慮陳瑄長久地勞苦，命令尚書黄福前往協同治理。六年，陳瑄説："每年運糧動用軍兵十二萬人，連年勞苦。請求在蘇、松各郡及江西、浙江、湖廣另外徵調民夫，又在軍隊多數衛所徵集漕運官軍，總共爲二十四萬人，輪换運送。再有江南的百姓運糧到臨清、淮安、徐州，往返一年，耽誤農業，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每年用空船到淮安裝糧。如果讓江南百姓撥糧給附近的衛所，官軍運載至京城，酌量給損耗米及里程費，那麽軍民互相便利。"皇帝命令黄福及侍郎王佐商議推行這條意見。變更民運爲兑運，自這時開始。八年十月死在官位上，終年六十九歲。追封平江侯，贈太保，謚號恭襄。

當初，陳瑄因爲疏通河道有功德於百姓，百姓立祠在清河縣。正統年間，命令有關部門春秋祭祀。

孫陳豫，字立卿，好讀書而行爲謹慎。正統末年，福建沙縣盜匪作亂，他以副總兵的身份跟隨寧陽侯陳懋分道去討伐平定盜匪，晉封爲侯爵。也先入侵，出朝去鎮守臨清，修築城堡，

民，安静不擾。明年召還，父老詣闕請留。從之。景泰五年，山東饑，奉詔振恤。尋守備南京。天順元年召還，益歲禄百石。七年卒。贈黟國公，謚莊敏。

練兵愛民，安定不亂。第二年召回朝廷，地方父老到朝廷請求讓陳豫留在臨清。答應父老的要求。景泰五年，山東饑荒，奉命去救濟。不久守備南京。天順元年召回朝廷，增加年俸禄一百石。七年去世。追贈黟國公，謚號莊敏。

子鋭嗣伯。成化初，分典三千營及團營。尋佩平蠻將軍印，總制兩廣。移鎮淮陽，總督漕運。建淮河口石閘及濟寧分水南北二閘。築堤疏泉，修舉廢墜。總漕十四年，章數十上。日本貢使買民男女數人以歸，道淮安。鋭留不遣，贖還其家。淮、揚饑疫，煮糜施藥，多所存濟。弘治六年，河决張秋，奉敕塞治。還，增禄二百石，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傅。十三年，火篩寇大同。鋭以總兵官佩將軍印往援。既至，擁兵自守，爲給事中御史所劾，奪禄閒住，其年卒。

子陳鋭繼承伯爵位。成化初年，分管三千營及團營。不久佩平蠻將軍印，總管兩廣。轉移去鎮守淮陽，總督漕糧運輸。修築淮河口石閘及濟寧分水南北二閘。築堤疏導泉水，興辦或革除。總管漕糧運輸十四年，上奏章數十道。日本進貢使臣買百姓男女數人帶回去，路過淮安。陳鋭扣留不遣送，用錢贖他們回家。淮、揚饑荒瘟疫，煮粥施藥，使多數人存活度過饑荒。弘治六年，黄河在張秋决口，奉命堵塞治理。回朝後，增加俸禄二百石，接連加封爲太傅兼太子太傅。十三年，火篩侵犯大同。陳鋭以總兵官佩將軍印的身份前往增援討賊。到大同後，擁有兵力衹保自己，被給事中御史彈劾，扣罰他的俸禄免官家居，當年去世。

子熊嗣。正德三年出督漕運。劉瑾索金錢，熊不應，銜之。坐事，逮下詔獄，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熊故黷貨，在淮南頗殃民。雖爲瑾構陷，人無惜之者。瑾誅，赦還復爵。卒，無子。

子陳熊繼承爵位。正德三年出朝督辦漕糧運輸。劉瑾勒索金錢，陳熊不答應，對他懷恨在心。因事獲罪，皇帝下令逮捕入獄，貶到海南衛守邊，削奪世代繼承爵位的憑證。陳熊本來貪污受賄，在淮南又很使百姓遭殃。雖被劉瑾誣陷，人們没有同情他的。劉瑾被殺，赦免又恢復爵位。去世，無子。

再從子圭嗣。以薦出鎮兩廣。封川寇起，圭督諸將往討，擒其魁，俘斬數千，加太子太保。復平柳慶及賀連山賊，加太保，蔭一子。安南范子儀等寇欽、廉，黎岐賊寇瓊厓，相掎角。圭移文安南，曉以利害，使縛子儀，而急出兵攻黎岐，敗走之。論功，復蔭一子，加歲禄四十石。圭能與士卒同甘苦。聞賊所在，輒擐甲先登。深箐絶壑，衝冒瘴毒，無所避，以故所向克捷。在粤且十年，殲諸小賊不可勝數。召還，掌後軍府。圭妻仇氏，咸寧侯鸞女弟也。圭深嫉鸞，

陳熊的堂侄陳圭繼承他的爵位。因被推薦出朝鎮守兩廣。封川盜賊作亂，陳圭監督衆將前往征討，活捉盜賊首領，俘虜殺死數千，加封太子太保。再去平定柳慶及賀連山盜匪，加封太保，封一子爲官。安南范子儀等侵擾欽、廉，黎岐侵犯瓊厓，成夾擊的形勢。陳圭派人送信給安南王，讓他知道利害，要他捆綁范子儀，同時迅速出兵攻打黎岐，趕跑了他們。論功勞，又封一子爲官，加年俸禄四十石。陳圭能跟士卒同甘共苦。聽説盜匪在什麽地方，就穿上盔甲先上。深山狹谷，冒着瘴毒的危險，没有躲避，因此所向克敵制勝。在粤十年之久，殲滅衆多小股盜匪不可勝數。召回朝廷，掌管後軍府。陳圭妻仇氏，

鸞數短圭於世宗，幾得罪。鸞敗，帝益重圭，命總京營兵。寇入紫荆關，圭請出戰，營於盧溝，寇退而止。明年，寇復入古北口，或議列營九門爲備，圭以徒示弱無益，寇亦尋退。董築京師外城，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謚武襄。

咸寧侯仇鸞的妹妹。陳圭非常憎恨仇鸞，仇鸞多次在世宗面前説陳圭的缺點，幾乎使陳圭獲罪。仇鸞失敗後，皇帝更加重用陳圭，命令總管京營兵。盗匪攻入紫荆關，陳圭請令出戰，駐兵在盧溝，盗匪退後就停止前進。第二年，盗匪再攻入古北口，有人提議列隊在九門防備，陳圭認爲衹是被動防守没有好處，盗匪不久也退走。總管修築京師外城，加封太子太傅。死後，贈太傅，謚號武襄。

子王謨嗣。僉書後軍，出鎮兩廣。賊張璉反，屠掠數郡。王謨會提督張臬討平之，擒斬三萬餘。論功加太子太保，蔭一子。萬曆中出鎮淮安，總漕運，入掌前軍府事。卒，贈少保，謚武靖。傳至明亡，爵絶。

子王謨繼承爵位。僉書後軍，出朝去鎮守兩廣。盗匪張璉造反，屠殺搶掠數郡。王謨會同提督張臬討伐平定他們，活捉殺死三萬多人。評定功勞加太子太保，封一子爲官。萬曆年間出朝去鎮守淮安，總管漕糧運輸，入朝掌管前軍府事。死後，贈少保，謚號武靖。傳至明朝滅亡，爵位斷絶。

王瑜

王瑜，字廷器，山陽人。以總旗隸趙王府。永樂末，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與宦官黄儼結，謀弒帝，廢太子而立趙王。其黨高正者，瑜舅也，密告瑜。瑜大驚曰："奈何爲此族滅計。"垂涕諫。不聽。正懼謀泄，將殺瑜，瑜遂詣闕告變。按治有驗，賢等盡伏誅，而授瑜遼海衛千户。仁宗即位，擢錦衣衛指揮同知，厚賜之，并戒同官，事必白瑜乃行。瑜持大體，不爲苛細，廷中稱其賢。

王瑜，字廷器，山陽人。以總旗身份隸屬趙王府。永樂末年，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人與宦官黄儼勾結，謀殺皇帝，廢太子而立趙王。他們的黨羽高正，是王瑜的舅舅，暗地告訴王瑜。王瑜大驚説："怎麽能做這種滅族的陰謀呢。"流着淚勸告。不聽。高正害怕陰謀泄露，將要殺害王瑜，王瑜到朝廷告發孟賢等人的叛變。審查有證據，孟賢等人全被依法誅殺，從而授王瑜遼海衛千户。仁宗即位，提拔爲錦衣衛指揮同知，重重的賞賜他，并告誡同在官署任職的人，有事必須告訴王瑜纔能執行。王瑜掌握大原則，不管繁瑣細小的問題，朝廷中稱贊他賢明。

宣德八年進都指揮僉事，充左副總兵，代陳瑄鎮淮安，董漕運，累進左軍都督僉事。淮安，瑜故鄉也，人以爲榮。在淮數年，守瑄成法不變，有善政。民有親在與弟訟産者。瑜曰："訟弟不友，無親不孝。"杖而斥之。又有負金不能償，至翁婿兄弟相訟者。瑜曰："奈何以財故傷恩。"即代償，勸其敦睦。二卒盗敗舟一板，有司以盗官物，坐卒死。瑜曰："兩

宣德八年晋升爲都指揮僉事，充任左副總兵，接替陳瑄鎮守淮安，總管漕糧運輸，多次加封至左軍都督僉事。淮安，是王瑜的故鄉，人們都以他爲榮。在淮安數年，遵守陳瑄制定的法規不改變，有良好的政績。百姓中有父母在跟兄弟爲争財産打官司的。王瑜説："狀告兄弟是不友愛，没有偏愛是不孝順。"用棍棒趕他出去。又有欠錢不能償還，以至於岳父女婿兄弟相互打官司的。王瑜説："怎麽能因爲錢財的緣故去傷害恩情呢。"就代他們償還，勸他們和睦友好。二

卒之命，抵敗舟一板耶？”竟得末減。歲凶，發官廪以振。然性好貨，爲英宗切責，而前所發不軌事有枉者。正統四年，議事入京。得疾，束兩手如高懸狀，號救求解而卒。

卒盗竊壞船一塊板，有關主管認爲盗竊公物，犯死罪。王瑜説：“兩卒的命，抵壞船的一塊板嗎？”終於得到减刑。莊稼歉收的年份，開官倉發糧救濟百姓。然而生性好貪污受賄，受到英宗的嚴厲斥責，而從前發生的不合法事有冤枉的。正統四年，商討公事到京師。得病，捆住兩手如高懸狀態，他呼救要求解開便死了。

周忱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成祖擇其中二十八人，令進學文淵閣。忱自陳年少乞預。帝嘉其有志，許之。尋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選拔爲庶吉士。次年，成祖挑選其中二十八人，命他們進文淵閣學習。周忱自己陳述説年紀小，乞求參加學習。皇上嘉獎他有志氣，准許了他。隨即提升爲刑部主事，晋升員外郎。

忱有經世才，浮沉郎署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洪熙改元，稍遷越府長史。宣德初，有薦爲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周君。”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遷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税糧。

周忱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在部門官署沉浮二十年，没有人知道他，衹有夏原吉認爲他是奇才。洪熙改立年號，略升爲越府長史。宣德初年，有人推薦他任知府。原吉説：“這是平常的調動，哪裏足以完全發揮周君的才能。”五年九月，皇上因爲全國的財賦大多没有清理，而江南尤其嚴重，蘇州一府，拖欠的賦税累積達八百萬石，想得到一個有才能得力的可以委托重任的大臣前往清理整頓。於是用大學士楊榮的薦舉，提升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各府，總理督察税糧。

始至，召父老問逋税故，皆言豪户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税額益缺。忱乃創爲平米法，令出耗必均。又請敕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户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反資費，皆科斂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訖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見諸縣收糧無團局，糧長即家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置囤，囤設糧頭、囤户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囤，官爲監納，糧長但

剛到，就召集父老詢問拖欠賦税的原因，都説富豪户不肯在交糧時追加損耗，損耗都向平民徵收，百姓貧困而逃亡，因此賦税的數額就更加短缺。周忱就創立平米法，下令交納損耗必須均等。又請求敕令工部頒發鐵製量斛，下交各縣作爲標準，革掉那些大斛進小斛出的糧長。舊有體例，糧長有正副三人，在七月前往南京户部領取文書憑證。事情完畢，再送回户部。往返的費用，都從徵收的賦税中支出。周忱衹設正副各一人，輪流去南京取文書憑證。事情完了，有關部門一起收回上交户部。人民大爲便利。周忱見各縣徵收糧食没有組織，糧長就貯藏在家中，説：“這是導致拖欠的根由。”於是命令各縣在水邊設置糧囤，每囤設糧頭、囤户各一人，名爲轄收。到了六七萬石以上，纔設立糧長一人總管，名爲

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注剥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羨餘，存貯在倉，曰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次年加五徵。

總收。百姓拿着帖子到囤糧處，官方監督交納，糧長衹是奉行日常事務而已。設置撥運、綱運二種簿册。撥運記録劃付發運的數額，預計運到京師、通州各官倉的費用，按位次决定支付的數目。綱運讓運糧的人自己填寫注明在水淺處需分載轉運的各項費用，回來後給予補償。劃付餘下的糧食，貯存在倉庫中，叫做餘米。次年餘米多就加徵餘米的六成，再次年加徵餘米的五成。

初，太祖平吴，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後惡富民豪并，坐罪没入田産，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蘇賦比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

起初，太祖平定吴，將全部吴地功臣子弟的莊田抄没入官，後來憎惡富裕户强行兼并土地，他們獲罪被充公的田産，都稱之爲官田，按照這些人家收租的記録徵收賦税，所以蘇州的田賦與其他府相比最重。官田民田的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的田租竟達二百六十二萬石，百姓不能够負擔。

時宣宗屢下詔减官田租，忱乃與知府况鍾曲算累月，减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以次减，民始少蘇。七年，江南大稔，詔令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蘇州遂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禄米，軍官月俸，皆支於南户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所糴，共得米七十萬餘石，遂置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羨。凡綱運、風漂、盗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抵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浚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振。其奸頑不償者，後不復給。定爲條約以聞。帝嘉奬之。終忱在任，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税未嘗逋負，忱之力也。

當時宣宗多次下詔减少官田的租税，周忱於是與知府况鍾深入計算了好幾個月，减少到七十二萬多石，其他府依次削减，百姓纔得以稍稍鬆了口氣。七年，江南大豐收，下詔令各府縣用官家的錢鈔平價收購糧食以備用於賑災借貸，蘇州就得米二十九萬石。原先公侯的禄米，軍官的月薪，都在南京户部支取。蘇、松百姓轉運糧食到南京，每石加損耗費六斗。周忱上奏請令在各府就地支給，給與船價米一斗，所剩餘的五斗，通算起來有四十萬石還多，加上用官方錢鈔所收購的，共得米七十萬石有餘，於是設置倉庫貯存，稱爲濟農。除賑災借貸之外，每年有剩餘。凡是大規模分組編號的運輸、船隻被風颳翻漂走的、被强盗奪去的，都從這裏借取，秋天的收成下來，按相當的數目還給官府。修水壩、築堤岸、開河道、疏浚湖泊所支取的口糧，不要求償還。種田人借貸，一定要驗察勞動力是中等還是下等以及根據土地的多少借給他，秋天與税糧一同繳納，到災荒的年頭再賑濟。那些奸頑不償還的，以後不再供給。制定成條約上報朝廷。皇上嘉奬了他。一直到周忱任期結束，江南幾個大府，平民不知饑荒，春秋兩季税收從未拖欠，是周忱的功勞。

時漕運，軍民相半。軍船給之

當時的漕運，軍隊和民間各半。軍隊運糧的

官，民則僦舟，加以雜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復經年失農業。忱與平江伯陳瑄議，民運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漕軍運抵通州。淮安石加五斗，瓜洲又益五升。其附近并南京軍未過江者，即倉交兑，加與過江米二斗，襯墊蘆席與折米五合。兑軍或後期阻風，則令州縣支贏米。設廒於瓜洲水次，遷米貯之，量支餘米給守者。由是漕費大省。

船隻來自官府的供應，百姓就租船，加以雜費損耗，往往三石就要增加一石，常年來往耽誤農業生産。周忱與平江伯陳瑄商議，百姓運糧到淮安或者瓜洲岸邊交付兑换，運漕糧的軍隊運到通州。運到淮安的每石加收五斗，運到瓜洲的再增加五升，在它附近及南京的運糧軍隊没有過江的，就在糧倉交付兑换，加給過江米每石二斗，而運糧所用的襯墊、蘆席折合成米五合付給。兑糧的部隊或因船隻被風所阻延誤了期限，就令州縣支付多損耗的米。在瓜洲岸邊設糧倉，轉運糧米貯存在裏面，適量地支付餘米給守倉庫的人。由此漕運的費用大爲節省。

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訾。忱請每束折銀三分，南京則輕賫即地買納。京師百官月俸，皆持俸帖赴領南京。米賤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忱請檢重額官田、極貧下户兩税，準折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嘉定、崑山諸縣歲納布，匹重三斤抵糧一石。比解，以縷粗見斥者十八九。忱言："布縷細必輕，然價益高。今既貴重，勢不容細。乞自今不拘輕重，務取長廣如式。"從之。各郡驛馬及一切供帳，舊皆領於馬頭。有耗損，則馬頭横科補買。忱令田畝出米升九合，與秋糧俱征，驗馬上中下直給米。

民間的馬草每年運到南北兩京城，花去的勞力費用難以計算。周忱請求每束馬草折合銀三分，南京則折輕賫銀就地買了交納。京師百官的月薪，都要拿領取俸禄的帖子到南京去領。米便宜時，俸禄七八石，衹能交换銀一兩。周忱請求查核租税額重的官田、極其貧困和下等人家的春秋二季税收，准予折合交納金花銀，每兩相當米四石，解送京師支付俸禄，百姓支出很少，而官吏的俸禄能經常充足。嘉定、崑山各縣每年交納布匹，每匹重三斤抵糧一石。等到解送時，因爲布縷太粗而被斥責的有十之八九。周忱上言："布縷細必定輕，然而價格更高。現在既然以重的爲貴，勢必容不得細。懇請從今以後不論輕重，衹取長和寬作爲標準。"聽從了。各府的驛馬以及一切供應設備，原先都從管理馬匹的頭領那兒領取。有耗損，那麽管理馬匹的頭領就另外徵收賦税或買來補充。周忱令每畝地出米一升九合，與秋糧一起徵收，檢驗馬匹的上中下三等價值給米。

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敕忱巡視。奏令蘇州諸府，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户得納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尋敕兼理松江鹽課。華亭、上海二縣逋課至六十三萬餘引，竈丁逃亡。忱謂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竈丁。因上便宜四

正統初年，淮、揚發生災荒，鹽税虧損，敕令周忱巡視。上奏請求朝廷命令蘇州各府，調撥餘米一二萬石運往揚州的鹽場，讓他們抵明年的田租，煮鹽的竈户可以交納鹽後發給米。當時米價貴鹽價便宜，官府得以積累了鹽，百姓得以吃到了米，公與私大得益處。隨即敕令兼管松江的鹽税。華亭、上海二縣拖欠的鹽税達到六十三萬多引，煮鹽的勞動力逃亡了。周忱説田賦應該能

事，命速行之。忱爲節竈户運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亦仿濟農倉法，置贍鹽倉，益補逃亡缺額。由是鹽課大殖。浙江當造海船五十艘，下忱計度。忱召問都匠，言一艘須米千石。忱以成大事不宜惜費，第減二十石，奏於朝，竟得報可。以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興二府税糧，又命同刑科都給事中郭瑾録南京刑獄。

養活農夫，鹽税應該能養活煮鹽的人。因此上奏根據事勢而自行處理的四種辦法，詔令迅速實行。周忱因此而節省下煮鹽竈户運輸的消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也仿效濟農倉的辦法，設置贍鹽倉，補充逃亡鹽丁的缺額，由此鹽税大增。浙江應當造海船五十艘，交給周忱計算開支。周忱召集詢問工匠頭目，説是一艘船必須要米一千石。周忱認爲辦大事不應吝惜費用，衹減少二十石，上奏於朝廷，竟得到批准。因九年任期滿，晋升爲左侍郎。六年命他兼管湖州、嘉興二府的税糧，又命他同刑科都給事中郭瑾一起復審整頓南京的案件。

忱素樂易。先是，大理卿胡槩爲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告訐者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安撫軍民。委寄正不同耳。"既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略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况鍾及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趙泰輩，則推心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常詣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浚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歷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朝廷委任益專。兩遭親喪，皆起復視事。忱以此益發舒，見利害必言，言無不聽。

周忱向來喜歡簡易。起先，大理卿胡槩爲巡撫，用法嚴厲。周忱對一切事務都以簡易的辦法去處理，告發攻擊他的人不理會。有人當面攻擊周忱："公不及胡公。"周忱笑着説："胡卿領敕旨，在於去除人民的禍害，朝廷任命我，衹是説安撫軍民。委任托付恰好不同罷了。"既已久在江南任職，與官吏百姓相互熟悉就像家裏人或父子一樣。每當走到村落，就斥退隨從的儀仗人員，與耕田的農夫、送飯的婦人相對，從容地詢問他們的疾苦，爲他們商量解决的辦法。他管理下屬，雖然是地位低微的官員或是閑散的吏役，都坦誠地訪問接納。遇到有才能的地方長官，如况鍾以及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趙泰等人，就推心置腹地與他們一起咨詢謀劃，務必充分發揮他們的長處，所以事情没有辦不成的。經常前往松江視察水利，看見嘉定、上海之間，沿江生長着茂密的荒草，流水多淤塞，就疏浚它的上游，使崑山、顧浦各條河的水流急流直下，淤塞的地方全部被冲刷通了。空閑時一個人騎着馬在江邊往來，看見他的人不知道他是巡撫。經歷了宣德、正統的二十年，朝廷的委托任用更加專注。兩次遭逢親喪，都在服喪期間被起用復職治事。周忱因此更加奮發舒展，見到有利害關係的事必定上言，説了皇上没有不聽的。

初，欲減松江官田額，依民田起科。户部郭資、胡濙奏其變亂成法，請罪之，宣宗切責資等。忱嘗言：

起初，要減少松江官田的税額，依照民田標準徵税。户部郭資、胡濙上奏説他是改變擾亂既定的法則，請求將他治罪，宣宗嚴厲地斥責了郭

"吴淞江畔有沙塗柴場百五十頃，水草茂盛，蟲蝝多生其中。請募民開墾，可以足國課，消蟲災。"又言："丹徒、丹陽二縣田没入江者，賦尚未除。國初蠲税之家，其田多并於富室，宜徵其租，没於江者除之，則額不虧而貧富均。無錫官田賦白米太重，請改征租米。"悉報可。其因災荒請蠲貸，及所陳他利病無算，小者用便宜行之，無所顧慮。久之見財賦充溢，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餉過客，無稍吝惜。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訾省。以故屢召人言。

資等人。周忱曾經上言："吴淞江畔有沙灘柴場一百五十頃，水草茂盛，害蟲蚱蜢多在裏面孳生。請求招募民伕開墾，可以充足國家的税賦，消除蟲害。"又上言："丹徒、丹陽二縣淹没在江中的田地，田賦還没有除去，建國之初減免賦税的人家，他們的田地多被富户兼并，應當徵收他們的田租，除去淹没在江中的田賦，那麼賦税的數額不虧損而貧富均匀。無錫官田的賦税徵收白米太重，請求改爲徵收租米。"都得到批准。他因爲災荒請求減免田賦、借貸糧食，以及所陳述的其他有關地方利弊的事情無法計算，小事就采用根據事實自行處理的辦法實行，没有什麼顧慮。時間久了見財物田賦充足，就更加從事於擴大建設。修繕官署學校、先代賢人的祠廟墳墓、橋梁和道路，以及裝飾寺院道觀，饋送朝中的官員，資助糧食給來往的過客，没有一點吝惜。差役小吏在其中侵蝕，也不太檢查批評。因此常常招來人們的議論。

九年，給事中李素等劾忱妄意變更，專擅科斂，忱上章自訴。帝以餘米既爲公用，置不問。先是，奸民尹崇禮欲撓忱法，奏忱不當多徵耗米，請究問倉庫主者，忱因罷前法。既而兩税復逋，民無所賴，咸稱不便。忱乃奏按崇禮罪，舉行前法如故。再以九載滿，進户部尚書。尋以江西人不得官户部，乃改工部，仍巡撫。

九年，給事中李素等人彈劾周忱隨意變更制度，專門擅長於徵收聚斂賦税，周忱上奏章爲自己辯解。皇上認爲餘米既然是爲公家用的，放在一邊不過問。起先，奸民尹崇禮想要阻撓周忱的法度，上奏説周忱不應當多徵收損耗的糧米，請求追問主管倉庫的人，周忱因此廢除了以前的法規。不久春秋兩季的賦税又拖欠，百姓無所依靠，都説不方便。周忱於是上奏查究崇禮的罪行，依舊施行以前的法規。再次因九年任期滿，晋升户部尚書。不久因爲江西人不能在户部任官，就改任工部，仍任巡撫。

景泰元年，溧陽民彭守學復訐忱如崇禮言，户部遂請遣御史李鑑等往諸郡稽核。明年又以給事中金達言，召忱還朝。忱乃自陳："臣未任事之先，諸郡税糧無歲不逋。自臣莅任，設法剗弊，節省浮費，於是歲無逋租，更積贏羨。凡向之公用所須、科取諸民者，悉於餘米隨時支給。或振貸未還，遇赦宥免，或未估時值，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并太上皇敕

景泰元年，溧陽百姓彭守學再次攻擊周忱就像崇禮所説的那樣，户部就請求派遣御史李鑑等人前往各府查核。次年又因爲給事中金達的上言，召周忱回到朝廷。周忱於是自己陳述："臣在没有負責此事之前，各府的税糧没有一年不拖欠的。自從臣到任，設立法規鏟除弊端，節省没有實際作用的費用，於是年年不再有拖欠的租税，還積累了盈餘。凡是原來公用所必須的、從百姓那裏徵收來的，都從餘米中隨時支付。或者賑災借貸没有歸還的，遇到赦免寬宥免去的，或

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致守學訐奏，户部遣官追徵，實臣出納不謹，死有餘罪。”禮部尚書楊寧言：“妄費罪乃在忱，今估計餘值，悉征於民間，至有棄家逃竄者，乞將正統以前者免追。”詔許之，召鑑等還。既而言官猶交章劾忱，請正其罪。景帝素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

然當時言理財者，無出忱右。其治以愛民爲本。濟農倉之設也，雖與民爲期約，至時多不追取。每歲徵收畢，逾正月中旬，輒下檄放糧，曰：“此百姓納與朝廷賸數，今還與百姓用之，努力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税也。”其所弛張變通，皆可爲後法。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公私饒足，施及外郡。景泰初，江北大饑，都御史王竑從忱貸米三萬石。忱爲計至來年麥熟，以十萬石畀之。

性機警。錢穀巨萬，一屈指無遺算。嘗陰爲册記陰晴風雨。或言某日江中遇風失米，忱言是日江中無風，其人驚服。有奸民故亂其舊案嘗之。忱曰：“汝以某時就我决事，我爲汝斷理，敢相紿耶?”三殿重建，詔徵牛膠萬斤，爲綵繪用。忱適赴京，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俟歸市皮償庫。土木之變，當國者議欲焚通州倉，絶寇資。忱適議事至，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頃之，詔趣造盔甲數百萬。忱計明盔浴鐵工多，令且沃錫，數日畢辦。

者没有估算時價，價錢高低不一的。因得到宣宗皇帝和太上皇的敕令，准許臣根據事勢自行處理，因此支付費用不再具體上報，致使守學上奏攻擊，户部派官員追加徵收，實在是臣出納不謹慎，死有餘罪。”禮部尚書楊寧上言：“胡亂開支的罪是在周忱，如今估計應交賦税的餘額，全部從民間徵收，以至於有拋棄家室逃亡的，懇求將正統以前的餘額免於徵收。”下詔准許，召李鑑等回朝。不久諫議官還是紛紛上奏章彈劾周忱，請求定他的罪。景帝向來知道周忱賢良，大臣也多保護支持他，皇上衹是命令他辭官。

然而當時談論理財的，没有人超過周忱。他的治理以愛護人民爲根本。濟農倉的開設，雖然與百姓訂立期約，到時候多不追討索取。每年徵收税糧完畢，過了正月中旬，就頒下公文命令放糧，説：“這是百姓交納朝廷公糧的剩餘，如今還給百姓使用，努力耕種朝廷的田地，到秋後再交納朝廷的賦税。”他執法處事的寬嚴和變通，都可以作爲後代的法則。各府的餘米，數量多到不可核算，公家私人富裕充足，還送給其他的州府。景泰初年，江北發生大饑荒，都御史王竑向周忱借米三萬石。周忱爲他計算到來年麥子成熟，給了他十萬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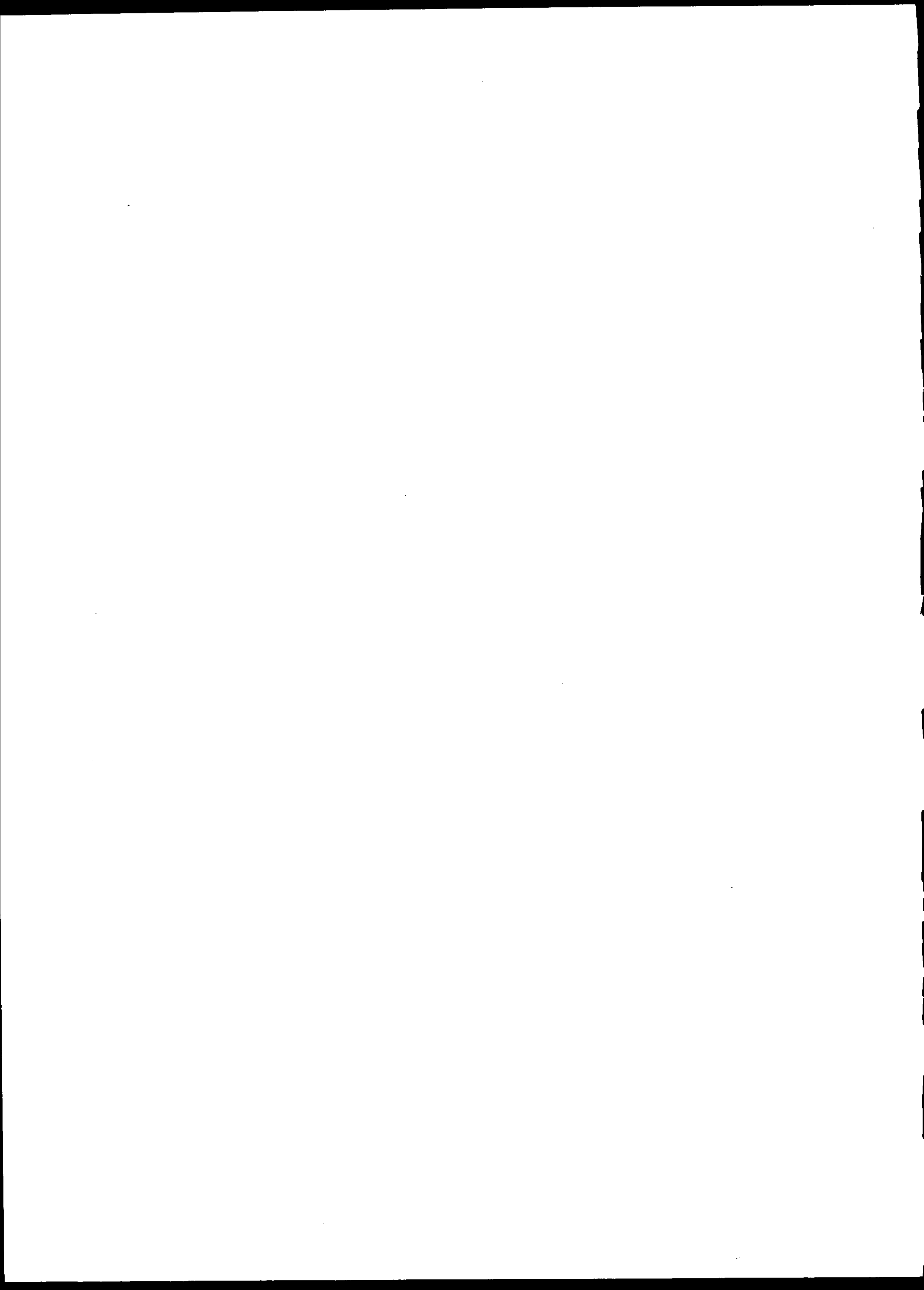
性格機智敏捷，錢穀巨萬，屈指一算没有遺漏。曾經私下用簿子記下陰晴風雨的日子。有人説某一天在江中遇風損失了糧米，周忱説這一天江中没有風，那人驚嘆佩服。有奸民故意亂説他舊日的案子來試他。周忱説：“你在某時到我這兒來解决事情，我已爲你審理，敢來騙我嗎?”重新建造三殿，下詔徵收牛膠萬斤，作爲繪製彩色圖案用。周忱恰巧到京城，説庫藏的牛皮，年頭長了已經腐朽，請求取出來煎膠，等到回去後買皮償還國庫。土木之變，執掌國政的人議論要焚毁通州的糧倉，斷絶敵寇的資源。周忱恰因會同議事到來，説倉庫的米數百萬，可以充當駐京部隊一年的糧餉，命令他們自己去取，立時就取盡了，何至於燒掉。不久，下詔催促製造盔甲幾百萬。周忱算清頭盔灌鐵製作工程大，命令灌錫，幾天就全部辦妥。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户部括所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吴大饑，道殣相望，課逋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景泰四年十月卒。謚文襄。況鍾等自有傳。

周忱既已被彈劾，皇上命令李敏代替他，敕令不要輕易改變周忱的法度。然而從此户部搜刮所積累的餘米爲公家的賦税，儲備稀少。以後吴地發生大饑荒，道路上的餓殍連接不斷，徵收拖欠的税賦又和以前一樣了。百姓更加思念周忱不已，到各地所立的他的生祠中祭祀他。景泰四年十月去世。謚號文襄。況鍾等人各自有傳。

贊曰：宋禮、陳瑄治河通運道，爲國家經久計，生民被澤無窮。周忱治財賦，民不擾而廩有餘羨。此無他故，殫公心以體國，而才力足以濟之。誠異夫造端興事，徼一時之功，智籠巧取，爲科斂之術者也。然河渠之利，世享其成，而忱之良法美意，未幾而澌滅無餘，民用重困。豈非成功之有迹者易以循，而用法之因人者難其繼哉。雖然，見小利而樂紛更，不能不爲當日之嘵嘵者惜也。

贊曰：宋禮、陳瑄治理河流，疏浚運糧的通道，作爲國家長久的打算，百姓受到的恩惠無窮無盡。周忱治理財賦，人民没有受到騷擾而糧倉有盈餘。這没有其他的原因，竭盡公心以體諒國家，而才幹能力足以使他們取得成功。實在是有别於製造事情興起争端，追求一時的功勞，以智謀搜刮、以機巧奪取，作爲徵收聚斂的手段啊。然而河渠的利益，世代享受它的成效，而周忱的優良法度和美好願望，没有多久便消失無遺了，人民因此而重新陷入貧困。這難道不是成功的事情有痕迹容易遵循，而用不同的人執行法規就難以繼承了嗎。即使如此，見到小的利益就樂於變更，不能不爲當時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惋惜啊。



明史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張輔 高士文 徐政　黄福　劉儁 吕毅 劉昱
陳洽 侯保 馮貴 伍雲 陳忠 李任(等)　李彬
柳升 崔聚 史安 陳鏞 李宗昉 潘禋
梁銘　王通 陶季容 陳汀

張輔　張懋

張輔，字文弼，河間王玉長子也。燕師起，從父力戰，爲指揮同知。玉歿東昌，輔嗣職。從戰夾河、藁城、彰德、靈璧，皆有功。從入京師，封信安伯，禄千石，予世券。妹爲帝妃。丘福、朱能言輔父子功俱高，不可以私親故薄其賞。永樂三年進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

張輔，字文弼，是河間王張玉的大兒子。燕王軍隊起事時，跟隨父親奮力戰鬥，任指揮同知。張玉在東昌戰死，張輔承襲官職。跟隨燕王在夾河、藁城、彰德、靈璧打仗，都有戰功。跟隨進入京師，封爲信安伯，俸禄一千石，賜予世襲鐵券。妹妹是皇帝的妃子。丘福、朱能上言説張輔父子功勞都很高，不可因是私人親戚的緣故而少了賞賜。永樂三年進封爲新城侯，增加俸禄三百石。

是時安南黎季犛弑其主，自稱太上皇，立子蒼爲帝。其故王之孫陳天平自老撾來奔，季犛佯請歸國。帝遣都督黄中以兵五千送之，前大理卿薛嵓爲輔。季犛伏兵芹站，殺天平，嵓亦死。帝大怒，命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輔爲右副將軍，帥豐城侯李彬等十八將軍，兵八十萬，會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分道進討。兵部尚書劉儁贊軍事，行部尚書黄福、大理寺卿陳洽給饋餉。

當時安南的黎季犛殺了他的主上，自稱太上皇，扶立兒子黎蒼爲皇帝。那原來皇帝的孫子陳天平從老撾前來投奔，黎季犛假裝請求把國家歸還給陳天平。皇帝派遣都督黄中率領軍隊五千人護送他，前大理卿薛嵓作爲輔助。黎季犛在芹站埋伏了軍隊，殺了陳天平，薛嵓也死去。皇帝大怒，命令成國公朱能任征夷將軍，張輔任右副將軍，統率豐城侯李彬等十八位將軍，軍隊八十萬人，會同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分兵進發征討。兵部尚書劉儁襄贊軍事，行部尚書黄福、大理寺卿陳洽供給糧餉。

四年十月，能卒於軍，輔代領其衆。自憑祥進師，度坡壘關，望祭安南境内山川，檄季犛二十罪。進破隘留、雞陵二關，道芹站，走其伏兵，

永樂四年十月，朱能在軍中去世，張輔代爲率領他的部衆。從憑祥進軍，越過坡壘關，遥望着安南境内的高山大河舉行祭祀，發文聲討黎季犛二十條罪狀。進軍攻破隘留、雞陵二關，經過

抵新福。晟軍亦自雲南至，營於白鶴。安南有東、西二都，依宣、洮、沲、富良四江爲險，賊緣江南北岸立柵，聚舟其中，築城於多邦隘，城柵橋艦相連九百餘里，兵衆七百萬，欲據險以老輔師。輔自新福移軍三帶州，造船圖進取。會帝聞朱能卒，敕拜輔爲將軍，制詞以李文忠代開平王常遇春爲比，且言乘冬月瘴癘未興，宜及時滅賊。十二月，輔軍次富良江北，遣驃騎將軍朱榮破賊嘉林江，遂與晟合軍進攻多邦城。佯欲他攻以懈賊，令都督黃中等將死士，人持炬火銅角，夜四鼓，越重濠，雲梯傅其城。都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城下兵鼓噪繼進，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斬其帥二人，追至傘圓山，盡焚緣江木柵，俘斬無算。進克東都，輯吏民，撫降附，來歸者日以萬計。遣別將李彬、陳旭取西都，又分軍破賊援兵。季犛焚宮室倉庫逃入海，三江州縣皆望風降。

芹站，打跑了埋伏在那裏的軍隊，抵達新福。沐晟的部隊也從雲南抵達，在白鶴扎營。安南有東、西二都，憑藉宣、洮、沲、富良四條江爲天險，賊寇沿着江的南北兩岸樹立柵欄，在柵欄內聚集船隻，在多邦的關隘修築城堡，城堡、柵欄、橋梁、船隻相互連接九百多里，士兵七百萬，想憑據天險來拖垮張輔的軍隊。張輔從新福將部隊轉移至三帶州，建造船隻圖謀進取。適逢皇帝知道朱能去世，敕令拜張輔爲將軍，在制誥的文詞中以李文忠代替開平王常遇春作比喻，并且説乘冬季瘴癘之氣還没有興起，應當及時消滅賊寇。十二月，張輔的軍隊駐扎在富良江北，派遣驃騎將軍朱榮在嘉林江攻破賊寇，於是與沐晟會合軍隊進攻多邦城。假裝作出想攻打其他地方的樣子以使賊寇放鬆警惕，命令都督黃中等率領敢死隊，每人手持火炬銅角，在夜裏四更時，越過深深的護城河，將雲梯附在城墻上。都指揮蔡福率先登上，士兵像螞蟻一樣附跟而上，號角鳴起，千萬支火炬同時舉起，城下的士兵擂鼓吶喊繼續前進，於是攻入城內。賊寇驅趕着大象迎戰，張輔用畫着獅子的套子蒙在馬身上衝過去，用火槍火炮輔助。大象都返身逃走，賊寇大潰敗。斬殺賊寇主帥二人，追到傘圓山，燒光了沿江的木柵欄，俘虜斬殺無法計算。進軍攻克東都，聚集官吏百姓，安撫投降歸附的人，來歸順的人每天以上萬計。派遣另外的將領李彬、陳旭攻取西都，又分兵打敗賊寇的援軍。黎季犛焚燒了宮室倉庫逃到海上，三江的州縣聽到風聲後都投降了。

明年春，輔遣清遠伯王友等濟自注江，悉破籌江、困枚、萬劫、普賴諸寨，斬首三萬七千餘級。賊將胡杜聚舟盤灘江。輔使降將陳封襲走之，盡得其舟。遂定東潮、諒江諸府州。尋擊破季犛舟師於木丸江，斬首萬級，擒其將校百餘人，溺死者無算。追至膠水縣悶海口，還軍。築城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已，賊由富良江入。輔與晟夾岸迎戰。升等

次年春季，張輔派遣清遠伯王友等人從注江渡江，全部攻破了籌江、困枚、萬劫、普賴各寨子，斬首三萬七千多級。賊寇將領胡杜在盤灘江聚集船隻。張輔派遣投降的將領陳封襲擊打跑了他們，得到了他們所有的船隻。於是平定了東潮、諒江各府州。不久在木丸江擊破黎季犛的水師，斬首上萬級，擒獲賊寇的將校一百多人，淹死的無法計算。追趕到膠水縣的悶海口，撤回軍隊。在鹹子關修築城堡，命令都督柳升鎮守。不久，賊寇從富良江進入。張輔與沐晟夾岸迎戰。

以舟師横擊，大破之，馘斬數萬，江水爲赤，乘勝窮追。時天旱水淺，賊棄舟陸走。官軍至，忽大雨水漲，遂畢渡。五月至奇羅海口，獲季犛及其子蒼，并僞太子諸王將相大臣等，檻送京師。安南平。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户三百十二萬。求陳氏後不得，遂設交阯布政司，以其地内屬。自唐之亡，交阯淪於蠻服者四百餘年，至是復入版圖。帝爲詔告天下，諸王百官奉表稱賀。

六年夏，輔振旅還京師。再賜宴奉天殿，帝爲賦《平安南歌》，進封英國公，歲禄三千石，予世券。其年冬，陳氏故臣簡定復叛。命沐晟討之，敗績於生厥江。明年春，復命輔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往討。時簡定已僭稱越上皇，别立陳季擴爲皇，勢張甚。輔就叱覽山伐木造舟，招諒江北諸避寇者復業。遂進至慈廉州，破喝門江，克廣威州孔目柵。遇賊鹹子關。賊舟六百餘，保江東南岸。輔帥陳旭等以划船戰，乘風縱火，擒賊帥二百餘人，盡得其舟。追至太平海口。賊將阮景異以三百艘迎敵，復大破之。於是季擴自言陳氏後，遣使求紹封。輔曰："向者遍索陳王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遣朱榮、蔡福等以步騎先進，輔帥舟師繼之。自黄江至神投海，會師清化，分道入磊江，獲簡定於美良山中，及其黨送京師。八年正月進擊賊餘黨，斬數千人，築京觀，惟季擴未獲。帝留沐晟討之，召輔班師。謁帝於興和，命練兵宣府、萬全，督運北征。

柳升等人以水師攔住迎擊，大破敵人，誅戮幾萬人，江水變爲紅色，乘勝猛追。當時由於天旱而水淺，賊寇丢棄了船隻從陸上逃去。官軍到後，忽然天下起大雨，水漲高了，於是全部渡過江。五月抵達奇羅海口，抓獲黎季犛和他的兒子黎蒼，以及僞太子、諸王、將帥、大臣等人，關在囚車中送往京師。安南平定。獲得了四十八個府州，一百八十個縣，三百一十二萬户人家。訪求陳氏後裔没有找到，於是設立交阯布政司，將這塊土地歸屬内地。自從唐代滅亡，交阯淪落邊陲蠻人之手有四百多年，到這時纔再次歸入版圖。皇帝爲此下詔布告全國，諸王、百官上表稱賀。

永樂六年夏季，張輔整頓軍隊返回京師。兩次在奉天殿賜宴，皇帝爲他作詩《平安南歌》，進封爲英國公，年俸禄三千石，賜予世襲誥券。這一年的冬季，陳氏的舊臣簡定再次叛亂。命令沐晟討伐叛軍，在生厥江被打敗。次年春季，再次命令張輔佩挂征虜將軍印信，率領軍隊前往討伐。當時簡定已經僭冒名位自稱越上皇，另外擁立陳季擴爲皇帝，氣勢很是囂張。張輔在叱覽山就地伐木造船，招集諒江以北各躲避賊寇的百姓恢復生産。於是進軍抵達慈廉州，攻破喝門江，克復廣威州的孔目柵。在鹹子關遭遇賊寇。賊寇的船隻有六百多艘，保衛江東南岸。張輔率領陳旭等人用小划船進行戰鬥，乘着風放火，擒獲賊寇將帥二百多人，得到了他們全部的船隻。追到太平海口。賊寇將領阮景異率領三百艘船隻迎敵，張輔再次大破賊寇。於是陳季擴自稱是陳氏後裔，派遣使者請求繼承封號。張輔説："原先到處尋找陳王後裔而不應召，如今是欺詐。我奉命討伐賊寇，不知道其他的事。"於是派遣朱榮、蔡福等人率領步兵、騎兵先行進軍，張輔率領水師隨後跟上。從黄江到神投海，在清化會合各部，分兵進入磊江，在美良山中抓獲了簡定，和他的黨羽一起送往京師。八年正月進軍攻擊賊寇餘黨，斬首幾千人，收集敵人尸首封築起炫耀武功的高大的京觀，衹有陳季擴没有抓獲。皇帝留下沐晟討伐賊寇，召張輔班師回朝。在興和拜見皇帝，命他在宣府、萬全訓練軍隊，督運糧餉出

征北方。

時陳季擴雖請降，實無悛心，乘輔歸，攻剽如故，晟不能制。交人苦中國約束，又數爲吏卒侵擾，往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寇。九年正月仍命輔與沐晟協力進討。輔至，申軍令。都督黄中素驕，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其年七月破賊帥阮景異於月常江，獲船百餘，生擒僞元帥鄧宗稷等，又捕斬别部賊首數人。以瘴癘息兵。明年八月擊賊於神投海。賊舟四百餘，分三隊，鋭甚。輔衝其中堅，賊却，左右隊迭進，官軍與相鈎連，殊死戰。自卯至巳，大破賊，擒渠帥七十五人。進軍乂安府，賊將降者相繼。

當時陳季擴雖然請求投降，其實并無悔過之心，乘張輔返回朝廷，仍和以前一樣進攻掠奪，沐晟無法制服。交阯百姓苦於中國的約束，又經常被當地官吏士兵侵犯騷擾，往往起來歸附賊寇，一會兒歸服一會兒反叛，將帥更加忽視賊寇。九年正月仍然命令張輔與沐晟合力進軍征討。張輔抵達，申飭軍令。都督黄中素來驕横，不聽節制調度。責問他還出言不遜，張輔把他斬首示衆以警戒部衆。將帥士兵戰戰兢兢，不敢出聲息，没有人再敢不服從命令。這年七月在月常江打敗賊寇兵帥阮景異，獲得船隻一百多艘，活捉僞元帥鄧宗稷等人，又抓獲斬殺其他部落的賊寇首領幾人。因瘴癘之氣而停止用兵。次年八月在神投海攻擊賊寇。賊寇船隻四百多艘，分成三隊，氣勢很盛。張輔衝向他們的主力部隊，賊寇退却，但左右兩邊的隊伍却多次進攻，官軍與賊寇的軍隊相互連接在一起，進行殊死的戰鬥。從卯時到巳時，大破賊寇，擒獲大帥七十五人。進軍乂安府，賊寇的將帥相繼投降。

十一年冬，與晟會順州，戰愛子江。賊驅象前行。輔戒士卒，一矢落象奴，二矢射象鼻。象奔還，自蹂其衆。裨將楊鴻、韓廣、薛聚等乘勢繼進，矢落如雨，賊大敗。擒其帥五十六人。追至愛母江，盡降其衆。明年正月進至政平州。聞賊屯暹蠻、昆蒲諸栅，遂引兵往。懸崖側徑，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四鼓抵其巢，悉擒阮景異、鄧容等。季擴走老撾，遣指揮師祐以兵索之，破其三關。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賊平。承制，以賊所取占城地，設升、華、思、義四州，增置衛所，官其降人，留軍守之而還。十三年春至京。旋命爲交阯總兵官往鎮。而餘寇陳月湖等復作亂，輔悉討平之。十四年冬召還。

永樂十一年冬季，與沐晟在順州會合，在愛子江開戰。賊寇驅趕大象走在前面。張輔告誡士兵，第一箭射落駕馭大象的象奴，第二箭射大象的鼻子。大象返身奔逃，踐踏了自己一方的部衆。裨將楊鴻、韓廣、薛聚等人乘有利形勢繼續前進，箭落如雨，賊寇大敗。擒獲他們的兵帥五十六人。追到愛母江，賊寇的部衆全部投降。次年正月進軍抵達政平州。聽説賊寇屯扎在暹蠻、昆蒲各栅，於是領兵前往。懸崖斜徑，馬匹不能進去。張輔與將帥徒步在樹木叢生的山谷中行軍。夜裏四更時抵達賊寇的老窩，全部擒獲阮景異、鄧容等人。陳季擴逃往老撾，派遣指揮師祐帶領軍隊向老撾政府要人，攻破老撾三座關。於是捆綁了陳季擴以及他的妻子兒子，送往京師。賊寇得以平定。按照皇上命令，在當初賊寇所攻取的占城地方，設立升、華、思、義四州，增加安置衛所，給那些投降的人以官職，留下軍隊鎮守後返京。十三年春季抵達京師。旋即命令任交阯總兵官前去鎮守。而餘下的賊寇陳月湖等人再

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輔還一年而黎利反，累遣將討之，無功。至宣德時，柳升敗没，王通與賊盟，倉卒引還。廷議棄交阯，輔争之不能得也。

次作亂，張輔全都討伐平定了他們。十四年冬季召回京師。

張輔總共四次到交阯，先後建置了地方政府以及增設了驛站郵遞，規劃十分完備。交阯人所畏懼的衹有張輔。張輔返回一年而黎利反叛，多次派遣將領討伐，没有成效。到宣德年間，柳升戰敗死去，王通与賊寇定盟約，倉促地領兵返回。朝廷決議放棄交阯，張輔争辯而没有得到采納。

仁宗即位，掌中軍都督府事，進太師，并支二俸。尋命輔所受太師俸於北京倉支給。時百官俸米皆給於南京，此蓋特恩云。成祖喪滿二十七日，帝素冠麻衣以朝。而群臣皆已從吉，惟輔與學士楊士奇服如帝。帝嘆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益見親重。尋命知經筵事，監修實録。

仁宗登位，掌管中軍都督府事務，進升太師，并且領取兩個官職的俸禄。不久命令張輔所接受的太師俸禄在北京倉庫支取。當時朝廷百官的俸米都由南京供給，這是特别的恩典。成祖喪期滿二十七天，皇帝穿戴着白帽麻衣上朝，而群臣百官都已經恢復吉服，衹有張輔與學士楊士奇穿着和皇帝一樣的衣服。皇帝感嘆地説："張輔，是一個武臣，而通曉禮儀勝過六卿。"更加被親信重用。不久命令主管經筵事務，監督修纂實録。

宣德元年，漢王高煦謀反，誘諸功臣爲内應，潛遣人夜至輔所。輔執之以聞，盡得其反狀，因請將兵擊之。帝決策親征，命輔扈行。事平，加禄三百石。輔威名益盛，而久握兵。四年，都御史顧佐請保全功臣。詔輔解府務，朝夕侍左右，謀畫軍國重事，進階光禄大夫左柱國，朝朔望。英宗即位，加號翊運佐理，知經筵、監修實録如故。

宣德元年，漢王朱高煦謀反，引誘各位功臣作爲内應，偷偷地派人在夜晚到張輔的住所。張輔抓獲此人報告皇上，全部瞭解了他們謀反的情況，因此請求率領軍隊攻擊他們。皇帝決定親自出征，命令張輔扈從隨行。事態平息後，增加俸禄三百石。張輔的威名更加隆盛，而長時間地掌握兵權。宣德四年，都御史顧佐請求保全有功之臣。下詔令張輔解除政府部門事務，早晚侍奉在皇上身邊，籌劃軍國大事，進升官階光禄大夫左柱國，每月的初一日和十五日進宫朝謁。英宗登位，加號"翊運佐理"，與以前一樣主管經筵、監督修纂實録。

輔雄毅方嚴，治軍整肅，屹如山岳。三定交南，威名聞海外。歷事四朝，連姻帝室，而小心敬慎，與蹇、夏、三楊，同心輔政。二十餘年，海内宴然，輔有力焉。王振擅權，文武大臣望塵頓首，惟輔與抗禮。也先入犯，振導英宗親征，輔從行，不使預軍政。輔老矣，默默不敢言。至土

張輔威武剛毅，方正嚴厲，治理軍隊嚴肅，如同高山一樣挺拔。三次平定交南，威名遠播海外。先後事奉四朝，與皇室聯結婚姻，却是小心謹慎，與蹇、夏、三楊，同心同德輔助朝政。二十多年來，四海之内安然無事，張輔有功勞。王振擅攬大權，文武大臣都遠望其行塵叩頭，衹有張輔與他分庭抗禮。也先進犯，王振引導英宗親自出征，張輔隨從扈行，但不讓他參預軍政事

木，死於難，年七十五。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務。張輔老了，沉默地不敢說話。抵達土木堡，死於禍難，年齡七十五歲。追封爲定興王，謚號忠烈。

子懋，九歲嗣公。憲宗閱騎射西苑。懋三發連中，賜金帶。歷掌營府，累加至太師。嘗上言防邊事宜，諫止發京營兵作圓通寺。弘治中，御史李興、彭程下獄，懋論救。復請罷作真武觀，免織造，召還中官董織者。武宗即位，與群小狎游，懋率文武大臣諫，其言皆切直。然性豪侈，又頗朘削軍士，屢爲言者所糾。嗣公凡六十六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尊寵爲勛臣冠。正德十年卒，年亦七十五。贈寧陽王，謚恭靖。萬曆十一年與朱希忠并削王號。孫崙嗣。傳爵至世澤，流寇陷京師，遇害。

兒子張懋，九歲承襲英國公爵位。憲宗在西苑檢閱騎馬射箭。張懋三發接連射中，賜給金帶。先後掌管營府，累次加官到太師。曾經上疏議論有關邊防的事宜，勸諫阻止發派京師的營兵興建圓通寺。弘治年間，御史李興、彭程被投下監獄，張懋議論解救了他們。又請求停止興建真武觀，廢除織造衙門，召回總管織造的宦官。武宗登位後，與一群小人在一起輕狎游玩，張懋率領文武大臣諍諫，其言辭都很切實直率。然而性情豪放奢侈，又經常剥削軍士，多次被諫議官所糾彈。承襲英國公爵位共六十六年，掌握兵權四十年，被尊敬寵愛爲勛臣之首。正德十年去世，年齡也是七十五歲。贈爲寧陽王，謚號恭靖。萬曆十一年與朱希忠一起削奪王的封號。孫子張崙嗣位。傳爵位到張世澤，流寇攻陷京師，遇害。

初，輔之定交阯也，先後百餘戰。其從征死事最著者，有高士文、徐政。

起初，張輔平定交阯時，先後打了一百多仗。其中跟隨出征死得最爲壯烈的，有高士文、徐政。

高士文

士文，咸陽人。洪武中，以小校從征雲南及金山有功，爲燕山左護衛百户。質直剛果，善騎謝。從成祖起兵，累官都督僉事。從張輔征交阯。黎季犛既擒，餘黨竄山谷中，出没爲寇。五年八月，士文帥所部敗之廣源，進圍其寨。晝夜急攻，垂破，賊突走。士文追與戰，中飛石死。所部復追賊，賊失巢潰散，遂爲指揮程瑒所滅。朝廷念士文功，追封建平伯，令其子福嗣，禄千三百石，予世券。三傳至孫霳，無子，以義子爲嗣，事覺，爵除。

高士文，咸陽人。洪武年間，以小校官跟隨出征雲南以及金山有功勞，任爲燕山左護衛百户。質樸正直剛毅果敢，擅長騎馬射箭。跟隨成祖起兵，積功升任都督僉事。跟隨張輔征伐交阯。黎季犛被擒獲後，剩餘的黨羽逃竄到山谷中，來去無踪四處侵掠。永樂五年八月，高士文率領所屬部隊在廣源打敗他們，進軍包圍他們的寨子。白天黑夜地猛攻，即將攻破時，賊寇突圍而逃。高士文追趕并與賊寇戰鬥，被飛石擊中而死。所屬部隊再次追擊賊寇，賊寇失去巢穴潰敗四散，於是被指揮程瑒所殲滅。朝廷念高士文有功，追封爲建平伯，命令他的兒子高福承襲爵位，俸禄一千三百石，賜予世襲誥券。三代傳到孫子高霳，没有兒子，以義子爲嗣，事情被發覺，爵位被革除。

徐政

徐政，儀真人。建文時，爲揚州

徐政，儀真人。建文時候，任爲揚州衛副千

衛副千户，以城降成祖，累遷都指揮同知。從征交阯，奪船於三帶江以濟大軍。拔西都，戰鹹子關，皆有功。陳季擴反，盤灘地最要衝，張輔遣政守之。七年八月，賊黨阮景異來攻，與戰，飛槍貫脅，猶督兵力戰，竟敗賊。賊退，腹潰而死。

户，因以城投降成祖，積功升遷爲都指揮同知。跟隨征伐交阯，在三帶江奪取船隻以接濟大部隊。攻克西都，戰於鹹子關，都有功勞。陳季擴反叛，盤灘之地最爲要衝，張輔派遣徐政鎮守盤灘。永樂七年八月，賊寇黨羽阮景異前來攻打，與敵人開戰，飛槍穿透脅下，還督率部隊奮力戰鬥，終於打敗了賊寇。賊寇敗退，腹部潰爛而死。

黄福

黄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歷金吾前衛經歷。上書論國家大計。太祖奇之，超拜工部右侍郎。建文時，深見倚任。成祖列奸黨二十九人，福與焉。成祖入京師，福迎附。李景隆指福奸黨，福曰："臣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臣心未服。"帝置不問，復其官。未幾，拜工部尚書。永樂三年，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明年坐事，逮下詔獄，謫充爲事官。已，復職，督安南軍餉。

安南既平，郡縣其地，命福以尚書掌布政、按察二司事。時遠方初定，軍旅未息，庶務繁劇，福隨事制宜，咸有條理。上疏言："交阯賦税輕重不一，請酌定，務從輕省。"又請："循瀘江北岸至欽州，設衛所，置驛站，以便往來。開中積鹽，使商賈輸粟，以廣軍儲。官吏俸廩，倉粟不足則給以公田。"又言："廣西民餽運，陸路艱險，宜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以給。"皆報可。於是編氓籍，定賦税，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静，上下帖然。時群臣以細故謫交阯者衆，福咸加拯恤，甄其賢者與共事，由是至者如歸。鎮守中官馬騏怙寵虐民，福數裁抑之。騏誣福有異志。帝察其妄，不問。仁宗即位，召

黄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年間，由太學生歷任金吾前衛經歷。上奏疏議論國家大計。太祖感到他很特殊，越級拜官工部右侍郎。建文時候，深受倚重信任。成祖排列奸黨二十九人，黄福就在裏面。成祖進入京師，黄福迎接歸附。李景隆指出黄福爲奸黨，黄福説："臣固然該死，但被視爲奸黨，則臣心中不服。"皇帝放置一邊不再過問，恢復了他的官職。不久，拜官工部尚書。永樂三年，陳瑛彈劾黄福不體恤工匠，改任北京行部尚書。次年因事獲罪，被捕關進詔獄，貶謫任爲辦事官員。不久，恢復職務，總督安南的軍餉。

安南既已平定，在那裏設置府縣，命令黄福以尚書身份掌管布政、按察二司事務。當時邊遠之地剛剛平定，戰火還未平息，事務繁重，黄福根據需要制定相宜的政策，都很有條理。上疏説："交阯的賦税輕重不一，請求斟酌決定，希望務必要減輕。"又請求："沿着瀘江北岸一直到欽州，設立衛所，安置驛站，以方便往來。實行開中法積累食鹽，派遣商賈運輸米糧，以增加軍事儲備。官吏的俸米，倉庫糧食不够就用公田支付。"又説："廣西百姓運送米糧，陸路艱險，應當命令廣東由海運二十萬石以供給。"都得到批准。於是編排民籍，確定賦税，興辦學校，設置百官。多次召集父老宣布曉諭皇帝的恩德和旨意，告誡下屬官吏切勿苛求騷擾。一切用"静"的方法治理當地，上上下下都順從妥帖。當時朝廷群臣中因小事而貶謫交阯的人很多，黄福都加以救助周濟，區分其中賢能的人與自己共事，因此到交阯的人就好像回到家中一樣。鎮守的宦官

還，命兼詹事，輔太子。福在交阯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别。福還，交阯賊遂劇，訖不能靖。仁宗崩，督獻陵工。

馬騏憑恃恩寵欺辱百姓，黄福多次制裁抑止他。馬騏誣告黄福懷有貳心。皇帝覺察其中的虚妄，不過問。仁宗登位，召回京師，命兼任詹事，輔導太子。黄福在交阯共十九年。等到他回京時，交阯人民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呼號哭泣不忍離别。黄福回京後，交阯的賊寇作亂於是加劇，始終不能平定。仁宗崩，總督獻陵工程。

宣德元年，馬騏激交阯復叛。時陳洽以兵部尚書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阯。會福奉使南京，召赴闕，敕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卿，其爲朕再行。"仍以工部尚書兼詹事，領二司事。比至，柳升敗死，福走還。至雞陵關，爲賊所執，欲自殺。賊羅拜下泣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黄尚書，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饋白金、糇糧，肩輿送出境。至龍州，盡取所遺歸之官。還爲行在工部尚書。

宣德元年，馬騏激起交阯再次叛亂。當時陳洽以兵部尚書代替黄福，累次上奏懇求讓黄福回交阯安撫。適逢黄福奉旨出使南京，召他前往宫中，敕令説："卿以仁慈對待交阯百姓很久了，交阯百姓思念卿，希望爲了朕而再次前去。"仍舊以工部尚書兼詹事，掌管布政、按察二司事務。等到抵達，柳升戰敗死去，黄福離去返京。到達雞陵關，被賊寇抓獲，想自殺。賊寇圍在他的周圍下拜哭泣説："您是交阯百姓的父母，如您不離開，我輩也不至於此。"竭力抓住他不令自殺。黎利聽到後説："中國派遣官吏治理交阯，假如人人都像黄尚書那様，我難道還用得着造反嗎？"派人飛馳前去守護，饋贈白銀、乾糧，用轎子送他出境。抵達龍州，將所饋贈的物品全部歸予官府。返京後任行在工部尚書。

四年與平江伯董漕事，議令江西、湖廣、浙江及江南北諸郡民，量地遠近，轉粟於淮、徐、臨清，而令軍士接運至北京，民大稱便。五年陳足兵食省役之要。其言足食，謂："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阯，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帝善之，下行在户、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實便，請先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之。但山東近年旱饑，

宣德四年與平江伯一起主管漕運事務，商議命令江西、湖廣、浙江以及江南、江北各府縣百姓，根據住地的遠近，轉運糧食到淮安、徐州、臨清，而命令軍隊士兵接運到北京，百姓大稱便利。五年陳述充足軍隊糧食節省工役的要點。其中論"足食"，説："永樂年間雖然營建北京，往南征討交阯，往北征討沙漠，物資錢財從未缺乏過。等到國家不需用大的費用了，而每年的財産收入僅够供給。假如不幸發生水旱災害，徵用調撥將用什麽來周濟？請求驅使那些專事操練修建的軍士十萬人，在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地區，沿河屯田種植。第一年自己食用，第二年每人收税五石，三年收税加倍。既節省了京都倉庫的口糧六十萬石，又節省了本衛的月糧一百二十萬石，每年可净得二百八十萬石。"皇帝認爲這一辦法很好，下交行在的户、兵二部商議。郭資、張本説："沿河屯田確實便利，請求先用五

流徙初復，衛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以俟開墾。”帝從之。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改户部尚書。

萬頃土地爲標準，發派附近的居民五萬人開墾。但是山東近幾年乾旱饑荒，流離失所的人剛剛返回家園，衛所的士兵多徭役，應當先派遣官員巡視田地以準備開墾。”皇帝聽從了。命令吏部郎中趙新等人經營管理屯田事宜，黄福總管這件事。不久有人説軍士百姓各有日常生業，如若再分田開墾，勞役將更加騷擾百姓，事情竟没有能够施行。改爲户部尚書。

七年，帝於宫中覽福《漕事便宜疏》，出以示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誰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建北京行部，綏輯凋瘵，及使交阯，總藩憲，具有成績，誠六卿所不及。福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帝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宫監國。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帝曰：“然。”明日改福官南京。明年兼掌南京兵部。英宗即位，加少保，參贊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機務。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隆用福言，政肅民安。正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

宣德七年，皇帝在宫中閲覽黄福的《漕事便宜疏》，取出給楊士奇看，説：“黄福所説見識思慮深遠，六卿中有誰能與他相比?”回答説：“黄福受太祖知遇之恩，公正無私明察果敢，一心爲了國家。永樂初年，建造北京行部衙門時，安撫困憊的人民，等到出使交阯，總理布政、按察二司，都取得成績，實在是六卿所不及的。黄福年齡七十歲了，各位後進年少的人高坐在公堂上辦理政務，而黄福作爲四朝舊臣，還早晚奔走勞累，實在不是國家優待老人尊敬賢者的道理。”皇帝説：“不是你，我是聽不到這樣的話的。”楊士奇又説：“南京是國家的根本重地，先帝曾以太子身份在那裏代理國事。黄福持重老成，忠誠正直，情勢急迫時可以倚重。”皇帝説：“對。”次日改黄福任官南京。次年兼掌管南京兵部事務。英宗登位，加官少保，參預襄贊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的機要事務。留都文臣參預機要事務，就是從黄福開始的。李隆用了黄福的建言，政局寧肅，人民安定。正統五年正月去世，年齡爲七十八歲。

福丰儀修整，不妄言笑。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於人。當官不爲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自奉甚約，妻子僅給衣食，所得俸禄，惟待賓客周匱乏而已。初，成祖手疏大臣十人，命解縉評之，惟於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守。”無少貶。福參贊南京時，嘗坐李隆側。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少保而贊守備者邪?”卒不變。

黄福容貌儀表修長整潔，不輕易説笑。先後事奉六朝，多有倡議。正直無私廉潔仁愛，素來使人信服。做官不爲顯赫的名聲，事情不論大小無不謹慎。爲國擔憂而忘却自家，年老後更是如此。自己的日常供養非常簡約，妻子子女僅僅供給衣食，所得的俸禄，衹用以接待賓客和周濟那些缺衣少食的人而已。當初，成祖親手寫下大臣十人的名字，命令解縉評論他們，衹有對黄福的評價是：“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没有一點貶意。黄福參贊南京的時候，曾經坐在李隆的旁邊。楊士奇帶信説：“怎麽有身爲高級官員而坐

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士奇之省墓也，道南京，聞福疾，往候之。福驚曰："公輔幼主，一日不可去左右，奈何遠出?"士奇深服其言。兵部侍郎徐琦使安南回，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曰："汝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福卒，贈謚不及，士論頗不平。成化初，始贈太保，謚忠宣。

在旁邊的道理呢?"黄福說："哪裏有身爲少保而襄贊守備的道理?"終不改變。然而李隆對待黄福非常恭敬。公事辦完退下後，立即推擁黄福坐上座，黄福也不推辭。楊士奇回鄉掃墓，經過南京，聽說黄福生病，前往問候他。黄福驚訝地說："你輔助年幼的主子，一天不可離開左右，怎能出遠門?"楊士奇深深信服他的話。兵部侍郎徐琦出使安南回來，黄福與他在石城門外相見。有人指着黄福問安南的來使說："你認識這位大人嗎?"回答說："南部交阯的草木，都知道黄公的名字，怎麽能不認識?"黄福去世，贈官謚號没有及時頒贈，士大夫中的輿論很是不平。成化初年，纔贈官太保，謚號忠宣。

劉儁

劉儁，字子士，江陵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除兵部主事，歷郎中。遇事善剖决，爲帝所器。二十八年擢右侍郎。建文時，爲侍中。成祖即位，進尚書。

永樂四年大征安南，以儁參贊軍務。儁爲人縝密勤敏，在軍佐畫籌策有功，還受厚賚。未幾，簡定復叛，儁再出參贊沐晟軍務。六年冬，晟與簡定戰生厥江，敗績。儁行至大安海口，颶風作，揚沙晝晦，且戰且行，爲賊所圍，自經死。洪熙元年三月，帝以儁陷賊不屈，有司不言，未加褒恤，敕責禮官。乃賜祭，贈太子少傅，謚節愍。官其子奎給事中。

與儁同死者吕毅、劉昱。

劉儁，字子士，江陵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任兵部主事，歷任郎中。遇到事情善於剖析决斷，被皇帝所器重。二十八年提升爲右侍郎。建文年間，任侍中。成祖登位，晋升尚書。

永樂四年大舉征伐安南，派劉儁參贊軍事要務。劉儁爲人細緻周密勤快敏捷，在軍隊中協助謀劃制定計策有功，還京後受到優厚的賞賜。不久，簡定再次叛亂，劉儁再次出任參贊沐晟的軍事要務。六年冬季，沐晟與簡定在生厥江作戰，戰敗。劉儁逃到大安海口，大風颳起，揚起沙土大白天天地昏暗，一邊戰鬥一邊行軍，被賊寇所包圍，上吊自殺而死。洪熙元年三月，皇帝以劉儁陷入賊寇之中不肯屈服，有關部門不上報，没有加以褒揚撫恤，下敕斥責禮部官員。於是賜給祭祀，贈官太子少傅，謚號節愍。讓他的兒子劉奎任官給事中。

與劉儁同時死去的人有吕毅、劉昱。

吕毅

毅，項城人。以濟南衛百户從成祖渡江，積功至都督僉事。與同官黄中充左右副將軍，佐征南將軍韓觀鎮廣西。尋與中將兵送故安南王孫陳天平歸國，至芹站，天平被劫去，坐奪官。帝薄毅罪，起爲鷹揚將軍，從張

吕毅，項城人。以濟南衛百户的身份跟隨成祖渡過長江，積累戰功做到都督僉事。與相同官職的黄中一起充任左、右副將軍，協助征南將軍韓觀鎮守廣西。不久與黄中率領部衆護送原安南王的孫子陳天平回國，抵達芹站，陳天平被劫持而去，獲罪被剥奪官職。皇帝减輕吕毅的罪名，

輔討季犛有功，掌交阯都司事。至是與賊戰，深入陷陣死。

劉昱

昱，武城人。自吏科給事中遷左通政，出爲河南參政，改交阯。嚴肅有治材，吏民畏憚。軍敗，亦死之。

陳洽

陳洽，字叔遠，武進人。好古力學，與兄濟、弟浚并有名。洪武中，以善書薦授兵科給事中。嘗奉命閱軍，一過輒識之。有再至者，輒叱去。帝嘉其能，賜金織衣。父戍五開歿，洽奔喪。會蠻叛道梗，冒險間行，負父骨以歸。建文中以茹瑺薦，起文選郎中。

成祖即位，擢吏部右侍郎，改大理卿。安南兵起，命洽赴廣西，與韓觀選士卒從征。及大軍出，遂命贊軍務，主饋餉。安南平，轉吏部左侍郎。是時黃福掌布、按二司事，專務寬大，拊循其民。洽甄拔才能，振以風紀，核將士功罪，建置土官，經理兵食，剖决如流。還朝，命兼署禮部、工部事。七年復參張輔軍討簡定，平之。還，從帝北征，與輔練兵塞外。九年復與輔往交阯，討陳季擴。居五年，進兵部尚書，復留贊李彬軍事。

仁宗召黃福還，以洽掌布、按二司，仍參軍務。中官馬騏貪暴，洽不能制，反者四起，黎利尤桀黠。而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不相能，寇勢日張。洽上疏言：“賊雖乞降，內懷詭詐，黨羽漸盛，將不可制。乞諭諸將速滅賊，毋爲所餌。”宣宗降敕切

起用爲鷹揚將軍，跟隨張輔征討黎季犛有功，掌管交阯都司事務。到這時與賊寇作戰，深入并陷進敵陣而死。

劉昱，武城人。從吏科給事中升任左通政，出任爲河南參政，改任交阯。爲人認真莊重有治理才能，官吏百姓都敬畏他。軍隊戰敗，也死在戰鬥中。

陳洽，字叔遠，武進人。愛好古事努力學習，與哥哥陳濟、弟弟陳浚同時有名聲。洪武年間，以擅長書法被推薦授官兵科給事中。曾經奉命檢閱軍隊，隊列一在面前經過就認識了面前的士兵。有人第二次經過隊列，就叱呵他們離去。皇帝贊賞他的才能賜予金織衣。父親戍守五開死去，陳洽前往奔喪。適逢蠻人叛亂道路阻塞，冒着生命危險從小路行走，背着父親的尸骨得以返回。建文年間因茹瑺的推薦，起用爲文選郎中。

成祖登位，升爲吏部右侍郎，改任大理卿。安南的兵事興起，命令陳洽前往廣西，與韓觀一起挑選士兵跟隨征伐。等到大軍出發，於是命他襄贊軍務，主管運輸糧餉。安南平定，轉任吏部左侍郎。當時黃福掌管布政、按察二司事務，專門致力於寬大政策，安撫那裏的百姓。陳洽考察并選拔有才能的人，用作風和紀律整頓部隊，考核將帥士兵的功罪，建置土官制度，經營管理士兵的口糧，分析解决事情非常迅速。返回朝廷，命他兼代理禮部、工部事務。七年再次參加張輔的軍隊討伐簡定，平定了叛軍。返回，跟隨皇帝出征北方，與張輔一起在塞外練兵。九年再次與張輔前往交阯，討伐陳季擴。在那兒住了五年，進升爲兵部尚書，再次留下襄贊李彬軍事。

仁宗召黃福返京，派陳洽掌管布政、按察二司，仍然參贊軍事要務。宦官馬騏貪婪暴虐，陳洽不能制止，反叛的人四處起事，黎利尤其凶悍狡猾。而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不相容，賊寇的氣焰日益囂張。陳洽上疏說：“賊寇雖然乞求投降，內心却懷着詭計欺詐，黨羽漸漸興盛，就將不可制服了。懇請諭告各位將帥迅速消滅賊

責智等，令進兵，復敗於茶籠州，帝乃削智、政官爵。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往討，洽仍贊其軍。宣德元年九月，通至交阯。十一月進師應平，次寧橋。洽與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陷泥淖中。伏發，官軍大敗。洽躍馬入賊陣，創甚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臣，食祿四十年，報國在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事聞，帝嘆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

寇，不要被賊寇所引誘。"宣宗降下敕令嚴詞責備陳智等人，命令進軍，再次在茶籠州戰敗，皇帝於是削奪了陳智、方政的官爵。命令成山侯王通佩挂征夷將軍印信前去討伐，陳洽仍舊襄贊他的軍務。宣德元年九月，王通抵達交阯。十一月進軍應平，駐扎寧橋。陳洽與各位將帥說地形險惡，恐怕有埋伏，應當停止進軍以觀察賊寇。王通不聽從，指揮軍隊直接渡過，陷入泥淖之中。伏兵躍起，官軍大敗。陳洽躍上馬背衝入賊寇陣地，受重傷後掉下馬。左右的人想扶他撤退，陳洽圓睜雙目叱呵說："我身爲國家大臣，吃俸祿四十年，報效國家就在今日，堅持道義絶不苟且偷生。"揮舞大刀殺死賊寇多人，自刎而死。事迹上報，皇帝感嘆地說："大臣以身殉國的，一代有幾人啊！"贈官少保，謚號節愍。任命他的兒子陳樞爲刑科給事中。

侯保

自黎利反，用兵三四年，將吏先後死者甚衆。

侯保，贊皇人。由國子生歷知襄城、贛榆、博興三縣，有善政。交阯初設府縣，擇人撫綏，以保知交州府，遷右參政。永樂十八年，黎利反，保以黄江要害，築堡守之。賊至，力拒數月，出戰，不勝死。

自從黎利反叛，派兵征討的三四年中，將帥官吏先後死去的人很多。

侯保，贊皇人。由國子生先後任襄城、贛榆、博興三縣的知縣，有德政。交阯剛剛設置府、縣，選擇人才進行安撫，派遣侯保任交州府知府，升爲右參政。永樂十八年，黎利反叛，侯保因黄江爲要害之地，修築城堡鎮守在那裏。賊寇抵達，奮力拒敵幾個月，出城戰鬥，不能取勝而死。

馮貴

馮貴，武陵人。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從張輔征交阯，督兵餉。累遷左參政。莅事明敏，善撫流亡。土兵二千人，驍果善戰，貴撫以恩意，數擊賊有功，中官馬騏盡奪之。黎利反，貴以羸卒數百，禦賊於瑰縣，力屈而死。仁宗時，尚書黄福言狀，贈貴左布政使，保右布政使。然貴嘗言交阯産金，遂命以參議提督金場，時論非之。

馮貴，武陵人。考中進士，任兵科給事中。跟隨張輔征伐交阯，督理兵餉。積功升官爲左參政。治事明智敏捷，善於安撫流亡的人。有當地土兵二千人，勇猛果敢善於打仗，馮貴以恩德安撫他們，多次出擊賊寇有功勞，宦官馬騏完全奪走了這支部隊。黎利反叛，馮貴帶領羸弱的士兵幾百人，在瑰縣抵禦賊寇，力竭而死。仁宗時候，尚書黄福上言當時情狀，贈官馮貴爲左布政使，侯保爲右布政使。然而馮貴曾經上言說交阯出産金子，於是命他以參議的官職提督采金場，當時的輿論都批評他。

伍雲

伍雲，定遠人。以荆州護衛指揮同知從征交阯，破坡壘、隘留、多邦城，拔東、西二都，皆有功。賊平，調昌江衛。仁宗初，隨方政討黎利於茶籠，深入陷陣死。

伍雲，定遠人。以荆州護衛指揮同知的身份跟隨征伐交阯，攻破坡壘、隘留、多邦城，攻克東、西二都，都有功勞。賊寇平定，調任昌江衛。仁宗初年，跟隨方政在茶籠討伐黎利，深入并陷進敵陣而死。

陳忠

陳忠，臨淮人。初爲寬河副千户。以"靖難"功，積官指揮同知。坐事戍廣西。從征交阯，自箇招市舁小舟入江，劫黎季犛水寨，破之。攻多邦城，先登。論功，還故官，調交州左衛。屢與賊戰有功，進都指揮同知。黎利寇清化，忠戰死。仁宗憫之，與雲皆優恤如制。

陳忠，臨淮人。起初任寬河副千户。因"靖難"之功，積功升任指揮同知。因事獲罪謫戍廣西。跟隨征伐交阯，從箇招市抬着小船進入江中，劫掠了黎季犛的水寨，攻克了它。攻打多邦城，首先登上城墻。評定功勞，歸還原來的官職，調任交州左衛。屢次與賊寇作戰有功勞，提升爲都指揮同知。黎利侵犯清化，陳忠戰死。仁宗很憐惜他，對他和伍雲都按照規定優加撫恤。

李任　顧福　馮智　劉順

李任，永康人。以燕山衛指揮僉事從成祖起兵，累功爲都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從征交阯，守昌江。黎利以昌江爲官軍往來要路，悉力攻之。時都督蔡福爲賊所獲，逼令招任降。任於城上罵福曰："汝爲大將，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食汝餘。"發炮擊之。賊擁福去，大集兵象飛車衝梯，薄城環攻。任與指揮顧福帥精騎出城掩擊，燒其攻具。賊又築土山，臨射城中，鑿地道潜入城。任、福隨方禦之。死守九月餘，前後三十戰。賊聞征夷將軍柳升兵將至，益兵來攻。二年四月城陷，任、福猶帥死士三戰三敗賊。賊驅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剄死。内官馮智、指揮劉順俱自經。城中軍民婦女不屈死者數千人。

李任，永康人。以燕山衛指揮僉事的身份跟隨成祖起兵，多次立功任都指揮同知。宣德元年跟隨征伐交阯，守衛昌江。黎利因昌江是朝廷大軍往來的重要通道，全力攻打。當時都督蔡福被賊寇抓獲，賊寇逼着讓他招降李任。李任在城上大駡蔡福説："你身爲大將，不能殺賊寇，反而爲賊寇所用，猪狗都不吃你這種人。"放大炮攻擊他們。賊寇擁着蔡福離去，大規模集中士兵、大象、飛車和衝梯，逼近城堡圍住攻打。李任與指揮顧福率領精鋭騎兵出城迅疾出擊，燒掉了他們攻城的工具。賊寇又築起土山，居高臨下射擊城中，挖鑿地道偷偷進入城内。李任、顧福隨着對方攻擊的方法抵禦賊寇。死守九個多月，前後打了三十仗。賊寇聽説征夷將軍柳升的軍隊即將到來，增加兵力來攻打。宣德二年四月城陷落，李任、顧福還率領着敢死隊員三次戰鬥三次擊敗賊寇。賊寇驅趕大象蜂擁而來，不能支持，都自刎而死。宦官馮智、指揮劉順都上吊自殺。城中軍民、婦女不肯屈服而死去的有幾千人。

劉子輔

劉子輔，廬陵人。由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巡按浙江。性廉平，浙人德之。按察使周新不苟許與，獨稱子輔

劉子輔，廬陵人。由國子生提升爲監察御史，任浙江巡按。性情廉潔平和，浙江百姓感戴他。按察使周新不輕易稱贊别人，衹稱頌劉子輔

賢。遷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諒江知府，善撫循其民。黎利反，子輔與守將集兵民死守亦九閏月，與昌江先後同陷。子輔曰："吾義不汚賊刃。"即自縊死。一子一妾皆死。

賢德。升任廣東按察使。因受牽累獲罪，降爲諒江知府，善於安撫那裏的百姓。黎利反叛，劉子輔與守將集中軍民死守也有九個多月，與昌江先後都陷落。劉子輔説："我堅持道義絶不能讓賊寇之刀污辱。"即刻上吊而死。一子一妾都死去。

何忠　桂勝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由進士爲監察御史。廉慎，人莫敢干以私。永樂中，三殿災，言事忤旨，出爲政平知州，民安其政。寧橋之敗，王通詭與賊和，而請濟師於朝，爲賊所遮不得達。賊遣使奉表入謝。通乃遣忠及副千户桂勝與偕行，以奏還土地爲辭，陰令請兵。至昌江，内官徐訓泄其謀。賊遂拘忠、勝，臨以白刃。二人瞋目怒駡不屈，并忠子皆被害。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由進士任爲監察御史。廉潔謹慎，别人不敢用私事去麻煩他。永樂年間，三殿發生火災，上言論事違背了皇上旨意，出任政平知州，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很安定。寧橋之敗後，王通假裝與賊寇議和，而向朝廷請求援軍，使者被賊寇所阻攔而無法上達朝廷。賊寇派遣使者奉表章入朝拜謝。王通於是派遣何忠以及副千户桂勝與他們一同前去，以上奏歸還土地爲藉口，暗中請朝廷發兵。抵達昌江，宦官徐訓泄露了他們的計謀。賊寇於是拘押了何忠、桂勝，用白晃晃的刀架在他們的脖子上。二人圓睜雙目怒聲斥駡而不屈服，二人連同何忠的兒子一起都被殺害。

徐麒　蔡顒

徐麒，桂林中衛指揮使，與南寧千户蔡顒守丘温。時賊勢已熾，將吏多棄城遁。丘温被圍，麒與顒猶帥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

徐麒，桂林中衛指揮使，與南寧千户蔡顒守衛丘温。當時賊寇的聲勢已經熾盛，將帥官吏大多拋下城堡逃遁。丘温被包圍，徐麒與蔡顒仍舊率領疲憊的士兵固守，城陷落都死去，没有一個投降的。

易先

易先，湘陰人。以國子生授諒山知府，有善政。歲滿還朝，郡人乞留。詔進秩三品還任。賊破諒山，先自縊死。

易先，湘陰人。以國子生授官諒山知府，有德政。任期滿後返回朝廷，當地人民懇請留下。下詔晋升官秩三品返回原任所。賊寇攻破諒山，易先上吊自殺而死。

周安　陳麟

周安以指揮僉事守備乂安。黎利勢張，都督蔡福以芻糧將盡，退就東關。既行，千户包宣以其衆詣賊降。安等至富良江爲賊所扼，俱陷賊。賊逼蔡福詣諸城説降。安憤甚，潜與衆謀，俟官軍至爲内應。包宣覺之，以告利。利收安，將殺之，安曰："吾天朝臣子，豈死賊手！"與指揮陳麟

周安以指揮僉事防守乂安。黎利聲勢囂張，都督蔡福以糧草即將吃完，撤退靠近東關。撤退之後，千户包宣帶領他的部衆前往賊寇那裏投降了。周安等人抵達富良江時被賊寇所困，一起陷入賊寇手中。賊寇逼着蔡福前往各城勸説投降。周安非常氣憤，暗中與衆人謀劃，等到官軍到來時做内應。包宣覺察了，將這件事報告黎利。黎利抓了周安，將要殺他，周安説："我是天朝的

躍起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九千餘人，悉被殺。

臣子，怎能死在賊寇手中!”與指揮陳麟躍起搶奪賊寇的刀，殺死多人，都自刎而死。所屬部衆九千多人，全部被殺害。

交阯布政使弋謙以任等十二人死事聞。宣宗嘆息，贈任都督同知，福、順、麒都指揮同知，安指揮同知，顒指揮僉事，勝正千户，并令子孫承襲。子輔、先布政司參政，忠府同知，智太監，并予誥賜祭。惟麟嘗與朱廣開門納賊，故贈恤不及。已而黎利稱臣，歸蔡福、朱廣等六人，盡棄市，籍其家。

交阯布政使弋謙將李任等十二人死去的經過報告朝廷。宣宗嘆息，贈官李任爲都督同知，顧福、劉順、徐麒爲都指揮同知，周安爲指揮同知，蔡顒爲指揮僉事，桂勝爲正千户，并且令他們的子孫承襲。劉子輔、易先爲布政司參政，何忠爲府同知，馮智爲太監，一并給予誥令賜給祭祀。衹有陳麟曾經與朱廣一起開城門迎入賊寇，因此贈官撫恤輪不上。不久黎利投降稱臣，歸還蔡福、朱廣等六人，全部被殺并暴尸街頭，抄没他們的家産。

李彬　李賢　李旻

李彬，字質文，鳳陽人。父信，從太祖渡江，積功爲濟川衛指揮僉事。彬嗣職，從潁國公傅友德出塞，斬獲多。還，與築諸邊城。成祖起兵，彬歸附，爲前鋒，轉戰有功，累遷右軍都督僉事。永樂元年四月，以丘福議，封豐城侯，禄千石，予世券。明年，襄城伯李濬討永新叛寇，命彬帥師策應。未至，寇平，命以所統鎮廣東。四年召還，捕南陽皁君山寇。其年七月，以左參將賫征夷副將軍印授沐晟，進討安南。十二月，彬及雲陽伯陳旭破安南西都，又大敗賊於木丸江。安南平，論功，與旭皆以臨敵稽緩，不益封，加禄五百石。尋充總兵官，備倭海上，移兵討擒長沙賊李法良，又帥浙、閩兵捕海寇。

李彬，字質文，鳳陽人。父親李信，跟隨太祖渡過長江，積功任濟川衛指揮僉事。李彬繼承職位，跟隨潁國公傅友德出兵塞外，斬殺擒獲敵人很多。返回，參與修築各邊防城堡。成祖起兵，李彬歸附成祖，命爲前鋒，轉戰有功勞，累次提升爲右軍都督僉事。永樂元年四月，因丘福的提議，封爲豐城侯，俸禄一千石，賜予世襲誥券。次年，襄城伯李濬討伐永新的叛賊，命令李彬率領部隊呼應配合。還未抵達，賊寇得以平定，命他率所屬部隊鎮守廣東。四年召回朝廷，追捕南陽皁君山的賊寇。這一年的七月，以左參將的身份送征夷將軍的印信授予沐晟，進軍討伐安南。十二月，李彬以及雲陽伯陳旭攻破安南的西都，又在木丸江大敗賊寇。安南平定，評定功勞，與陳旭都因面對敵人遷延遲緩，不予加封，加俸禄五百石。不久充任總兵官，在海上防備倭寇，移軍討伐并擒獲了長沙的盜賊李法良，又率領浙、閩的軍隊追捕海盜。

十年命往甘肅與西寧侯宋琥經略降酋。彬與柳升嚴兵境上，而令土官李英防野馬川。凉州酋老的罕叛，都指揮何銘戰死，英追躡，盡俘其衆。老的罕走赤斤蒙古。帝欲發兵，彬言道遠餉難繼，宜緩圖之。明年代

永樂十年奉命前往甘肅與西寧侯宋琥策劃處理投降的番酋。李彬與柳升在邊境上嚴密布兵，而命令土官李英防守野馬川。凉州首領老的罕反叛，都指揮何銘戰死，李英追踪而去，全部俘虜了他們的部衆。老的罕逃往赤斤蒙古。皇帝想發兵討伐，李彬上言説道路遥遠糧餉難以接

琥鎮甘肅，赤斤蒙古縛老的罕以獻。帝嘉彬功，賜賚甚厚。十二年從北征，領右哨，破敵於忽失温，追奔至土剌河。師還，受上賞，移鎮陝西。

濟，應當慢慢設法收拾他。次年代替宋琥鎮守甘肅，赤斤蒙古捆綁了老的罕來獻上。皇帝贊賞了李彬的功勞，賞賜很是優厚。十二年跟隨出征北方，統領右哨，在忽失温攻破敵人，追趕一直到土剌河。軍隊撤還，受到上等獎賞，移調鎮守陝西。

十五年二月命佩征夷將軍印，鎮交阯。至則破擒陸那縣賊阮貞，遣都督朱廣等平順州及北畫諸寨。明年，清化府土巡檢黎利反，彬遣廣討破之。利遁去。十七年遣都督同知方政襲利於可藍栅，獲其將軍阮箇立等。利走老撾。師還，復出爲寇。都指揮黃誠擊走之，以暑雨旋師。

永樂十五年二月奉命佩挂征夷將軍印信，鎮守交阯。剛到就攻克并擒獲了陸那縣的賊寇阮貞，派遣都督朱廣等人平定了順州以及北畫各寨。次年，清化府土巡檢黎利反叛，李彬派遣朱廣討伐并攻破了他。黎利逃走。十七年派遣都督同知方政在可藍栅襲擊黎利，擒獲他手下的將軍阮箇立等人。黎利逃往老撾。官軍撤還後，又出來四處劫掠。都指揮黃誠襲擊并趕走了他們，因酷暑雨季回師。

當是時，交人反者四起，彬遣諸將分道往討：方政討車綿子等於嘉興，鄭公証於南策，丁宗老於大灣；朱廣討譚興邦等於別部；都指揮徐源討范軟於俄樂；指揮陳原瑰討陳直誠於惡江；都指揮王忠討楊恭於峽山。皆先後報捷。而賊勢尤劇者，彬輒自將往擊。潘僚者，乂安土知府也。爲中官馬騏所虐，反衙儀。彬擊敗之，追至玉麻州，擒其酋，進焚賊栅。僚竄老撾，彬遣都指揮師祐帥師往。僚以老撾兵迎戰，破之農巴林，悉降其衆。范玉者，塗山寺僧也，反東潮州。彬往討，敗之江中。玉脱走，追獲之東潮。而鄭公証之黨黎姪復起，都指揮陳忠等累敗之於小黄江，彬自將追捕，至鎮蠻，盡縛其衆。於是諸賊略平，惟黎利數出没，聚衆磊江，屢爲徐源、方政所敗，復遁去。

當時，交阯百姓造反的人此起彼伏，李彬派遣各將帥分兵前去征討：方政在嘉興征討車綿子等人，在南策征討鄭公証，在大灣征討丁宗老；朱廣在其他部征討譚興邦等人；都指揮徐源在俄樂征討范軟；指揮陳原瑰在惡江征討陳直誠；都指揮王忠在峽山征討楊恭。都先後傳來捷報。而賊寇中勢力尤其囂張的，李彬就親自前往攻擊。潘僚，是乂安的土知府。被宦官馬騏所虐待，在衙儀反叛。李彬打敗他，一直追到玉麻州，擒獲他們的首領，進而焚燒了賊寇的寨子。潘僚逃竄到老撾，李彬派遣都指揮師祐率領軍隊前往。潘僚帶領老撾軍隊迎戰，在農巴林打敗賊寇，全部招降了他們的部衆。范玉，是塗山寺的和尚，在東潮州反叛。李彬前去討伐，在江中打敗他們。范玉脱身逃走，在東潮追到并擒獲了他。而鄭公証的同黨黎姪再次起兵，都指揮陳忠等人在小黄江多次打敗他，李彬親自率軍進行追捕，到了鎮蠻，全部抓獲了他的部衆。於是各路賊寇大多平定，祇有黎利多次出没，在磊江聚集部衆，多次被徐源、方政所擊敗，再次潛逃而去。

十九年，彬以餽運不繼，請令官軍與土軍參錯屯田，并酌屯守征行多寡之數以聞。帝從之。將發兵入老撾索黎利。老撾懼，請自捕以獻，會彬

永樂十九年，李彬因爲運送糧餉接不上，請求朝廷命令官軍與當地軍隊分别交錯進行屯田，并且估算了屯田守衛和出發打仗所需糧食數目的多少上報朝廷。皇帝聽從了。即將發兵進入老撾

疾作而罷。明年正月卒。繼之者孟瑛、陳智、李安、方政，皆不能討。王通代鎮，賊勢益盛，交阯遂不可守。

搜索黎利。老撾害怕了，請求由他們自己捕獲後獻上，適逢李彬的病發作而作罷。次年正月去世。接替他的孟瑛、陳智、李安、方政，都無法討伐。王通代爲鎮守，賊寇的勢力更加熾盛，交阯終於守不住了。

彬卒，贈茂國公，謚剛毅。

李彬去世，贈爵茂國公，謚號剛毅。

子賢嗣，宣德三年從出塞，還修永寧、隆慶諸城。正統初，鎮大同，尋守備南京。景泰二年卒，贈豐國公，謚忠憲。

兒子李賢繼位，宣德三年跟隨出兵塞外，返回後修築永寧、隆慶各城。正統初年，鎮守大同，不久守備南京。景泰二年去世，贈爵豐國公，謚號忠憲。

子勇嗣，再傳至孫旻。正德中鎮貴州，擒思南、石阡流賊，平武定諸蠻有功，加太子太傅。嘉靖初，鎮湖廣，有威惠，楚人安之。徙兩廣。武定侯郭勛典京營，以罪罷。世宗以旻遠鎮無内黨，召代之，尋坐事罷。卒謚武襄，無子。

兒子李勇繼位，再傳到孫子李旻。正德年間鎮守貴州，擒獲思南、石阡的流竄盜賊，平定武定各蠻人部落有功勞，加官太子太傅。嘉靖初年，鎮守湖廣，有威嚴和恩惠，楚地百姓很安定。移駐兩廣。武定侯郭勛掌管京營，因有罪罷官。世宗因李旻一直在遠方鎮守没有朝廷内的同黨，召他回京代替郭勛，不久因事獲罪罷官。去世後謚號武襄，没有兒子。

從子熙嗣，出鎮湖廣。楚世子獄，株連甚衆，熙言於御史，平反二百餘人。討平沅州、麻陽叛蠻。卒，無子。從子儒嗣，傳至孫承祚，天啓時附魏忠賢，請設海外督理内臣，又請予忠賢九錫。崇禎初，奪爵戍邊。子開先嗣爲伯，都城陷，遇害。

侄子李熙繼承爵位，出京鎮守湖廣。楚世子的案子中，受株連的人很多，李熙對御史説了，平反了二百多人。征討平定了沅州、麻陽叛亂的蠻人。去世，没有兒子。侄子李儒繼承爵位，傳到孫子李承祚，天啓時候依附魏忠賢，請求在海外設置督察管理的太監，又請求賜給魏忠賢九錫。崇禎初年，被奪去爵位流放戍守邊地。兒子李開先承襲爲伯爵，京城陷落，遇害。

柳升　崔聚

柳升，懷寧人。襲父職爲燕山護衛百户。大小二十餘戰，累遷左軍都督僉事。永樂初，從張輔征交阯，破賊魯江，斬其帥阮子仁等。守鹹子關。賊入富良江，舟亘十餘里，截江立寨，陸兵亦數萬人。輔將步騎，升將水軍，夾攻，大敗之，獲僞尚書阮希周等。又敗賊於奇羅海口，得舟三百。部卒得季犛及其子澄。升賫露布獻俘，被賞賚。師還，封安遠伯，禄千石，予世券。

柳升，懷寧人。承襲父親的職位任燕山護衛百户。大大小小二十多次戰鬥，積功升爲左軍都督僉事。永樂初年，跟隨張輔征伐交阯，在魯江打敗賊寇，斬殺賊寇主帥阮子仁等人。守衛鹹子關。賊寇進入富良江，船隻横貫十多里，截斷江面樹立栅寨，陸軍也有幾萬人。張輔率領步兵騎兵，柳升率領水軍，兩面夾攻，大敗賊寇，擒獲僞尚書阮希周等人。又在奇羅海口打敗賊寇，得到船隻三百艘。部下士兵抓獲了黎季犛以及他的兒子黎澄。柳升飛送捷報獻上俘虜，被賞賜。軍隊撤還，封爲安遠伯，俸禄一千石，賜予世襲誥券。

七年同陳瑄帥舟師巡海，至青州海中，大破倭，追至金州白山島而還。明年從北征，至回曲津，將神機火器爲前鋒，大敗阿魯台。進封侯，加祿五百石，仍世伯爵。出鎮寧夏，討斬叛將馮答蘭帖木兒等。召還，總京營兵。十二年復從北征，將大營兵戰忽蘭、忽失温，以火器破敵。

永樂七年同陳瑄率領水師巡視海上，到青州的海中，大破倭寇，一直追到金州的白山島纔返回。次年跟隨出征北方，抵達回曲津，率領神機營以火器爲前鋒，大敗阿魯台。進封侯爵，增加俸祿五百石，仍然世襲伯爵。出兵鎮守寧夏，討伐并斬殺叛變的將帥馮答蘭帖木兒等人。召回京師，總管京軍部隊。十二年再次跟隨出征北方，率領大營的士兵戰鬥在忽蘭、忽失温，用火器攻克敵陣。

十八年，蒲臺妖婦唐賽兒反。命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剿，圍其寨。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爲所襲，忠中流矢死，賽兒遁去。及明始覺，追獲其黨百餘人。都指揮衛青力戰解安丘圍。升忌其功，摧辱之。徵下獄，已，得釋。

永樂十八年，蒲臺的妖婦唐賽兒造反。命柳升與都指揮劉忠率領京軍前去征剿，包圍了他們的寨子。柳升自認爲是大將，心中輕視盜賊。盜賊乞求投降，就相信了他們。夜裏被盜賊所襲擊，劉忠中了流箭死去，唐賽兒逃走。等到天亮了纔發覺，追趕擒獲盜賊黨羽一百多人。都指揮衛青奮力戰鬥解除了安丘的包圍。柳升嫉妒衛青的功勞，就折辱他，收他下獄，不久，得到釋放。

二十年復從北征，將中軍破兀良哈於屈裂兒河，予世侯。帝五出塞，升皆從，數有功，寵待在列侯右。仁宗即位，命掌右府，加太子太傅。

二十年再次跟隨出征北方，率領中軍在屈裂兒河打敗兀良哈，賜予世襲侯爵。皇帝五次出兵塞外，柳升都跟隨，多次有功，寵信優待在同列侯爵之上。仁宗登位，命他掌管右軍都督府事務，加官太子太傅。

宣德元年冬，成山侯王通征黎利，敗聞。命升爲征虜副將軍，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參將，尚書李慶贊軍務，帥步騎七萬，會黔國公沐晟往討。時賊勢已盛，道路梗絶，朝廷久不得交阯奏報。二年六月，有軍丁李茂先者三人，間道走京師，言昌江被圍急。帝授三人百户，敕升急進援，而昌江已於四月陷。九月，升始入隘留關。利僞爲國人上書，請立陳氏後，升不啓封以聞。賊緣途據險列柵，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以賊屢敗，易之。時李慶、梁銘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

宣宗宣德元年冬季，成山侯王通征討黎利，失敗而上報朝廷。命柳升爲征虜副將軍，充任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參將，尚書李慶襄贊軍務，率領步兵騎兵七萬人，會同黔國公沐晟前往征討。當時賊寇的勢力已經熾盛，道路阻塞斷絶，朝廷很久没有得到交阯的上奏報告。宣德二年六月，有在軍中服徭役的李茂先等三人，從小路逃到京師，上言昌江被包圍，情況危急。皇帝授三人官爲百户，敕令柳升急速進軍增援，而昌江已經在四月陷落。九月，柳升纔進入隘留關。黎利僞造國人上書，請求册立陳氏後裔，柳升没有啓封而上報朝廷。賊寇沿途憑據天險陳列木栅，官軍接連打敗他們，抵達鎮夷關。柳升因爲賊寇多次失敗，因而輕視賊寇。當時李慶、梁銘都病得很重。郎中史安、主事陳鏞對李慶説："柳將軍言辭臉色中都顯出驕

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璽書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慶强起告升，升不爲意。至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賊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鏢死。其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崔聚帥軍至昌江。賊來益衆，官軍殊死鬥。賊驅象大戰。陣亂，賊大呼："降者不死。"官軍或死或走，無降者，全軍盡没。史安、陳鏞及李宗昉、潘禋皆死之。

傲。驕傲，是兵家所忌諱的。賊寇或許是顯示軟弱以引誘我方，還未可知。防備賊寇設下埋伏，皇上璽書中告誡我們很是切實，你應當盡力告知他。"李慶勉强起來告知柳升，柳升并不在意。抵達倒馬坡，與一百多名騎兵率先奔馳過橋，橋突然壞了，後面的部隊無法前進。埋伏的賊寇從四處衝出，柳升陷入泥淖之中，被鏢槍擊中而死。這一天，梁銘病故。次日，李慶也去世。又次日，崔聚率領軍隊抵達昌江。賊寇衝過來更多，官軍殊死戰鬥。賊寇驅趕着大象大戰。陣營大亂，賊寇大喊："投降的不殺。"官軍有的死去有的逃走，没有投降的，全軍覆没。史安、陳鏞以及李宗昉、潘禋都死在戰鬥中。

崔聚，懷遠人。從成祖起兵。八年從北征，敗敵於廣漠戍。洪熙元年累遷左軍都督僉事。至是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終不屈死。

崔聚，懷遠人。跟隨成祖起兵。永樂八年從征北方，在廣漠戍打敗敵人。洪熙元年積功升官任左軍都督僉事。到這時奮力戰鬥被抓獲，賊寇用盡辦法使他投降，最終不屈服而死。

升質直寬和，善撫士卒，勇而寡謀，遂及於敗。升敗，沐晟師不得進，亦引還。王通孤軍援絶，遂棄交阯。朝議以升喪師，不令子溥襲爵，久之乃許。正統十二年贈升融國公，謚襄愍。

柳升正直寬厚，善於安撫士兵，勇猛但缺少謀略，於是導致失敗。柳升失敗後，沐晟的軍隊無法進軍，也領兵撤還。王通孤軍，增援斷絶，於是放棄了交阯。朝廷商議因柳升喪失了軍隊，不讓他兒子柳溥承襲爵位，很久以後纔准許。正統十二年贈柳升爲融國公，謚號襄愍。

柳溥　柳珣

溥，初掌中府，出鎮廣西。廉慎，然無將略，承山雲後，不能守成法，過於寬弛。瑶、僮相煽爲亂，溥先後討斬大藤峽賊渠，破柳州、思恩諸蠻寨，而賊滋蔓如故。景泰初，兵事亟，召掌右府，總神機營。事定，復出鎮。天順初召還，防宣府、大同，累進太傅。陝西有警，命佩平虜大將軍印往禦。敵再入凉州，溥閉壁不出，敵飽掠去，躡取數十級報捷，被劾，落太傅閑住。尋復起掌神機營。卒，謚武肅。

柳溥，起初掌管中軍都督府，出京鎮守廣西。廉潔謹慎，然而没有作將領的謀略，繼山雲之後，不能守住原有的法度，過於寬大鬆弛。瑶人、僮人相互煽動作亂，柳溥先後討伐并斬殺了大藤峽的賊寇首領，攻克柳州、思恩各蠻人村寨，但是賊寇仍然滋生蔓延。景泰初年，軍情緊急，召回掌管右軍都督府，總管神機營。事情平定後，又出京鎮守。天順初年召回，防守宣府、大同，積官晋升太傅。陝西有警報，命他佩帶平虜大將軍印信前往抵禦。敵人再次進入凉州，柳溥緊閉城堡不出兵，敵人飽飽地劫掠而去，跟踪并取了幾十個首級報捷，被彈劾，丢了太傅的官銜在家閑住。不久又起用掌管神機營。去世，謚號武肅。

孫景嗣，景子文，文子珣，凡三

孫子柳景繼位，柳景的兒子柳文，柳文的兒

世皆鎮兩廣，有平蠻功。嘉靖十九年命珣佩征夷副將軍印，征安南莫登庸。登庸乞降，加太子太傅。又以討瓊州黎賊功，加少保。卒贈太保，謚武襄。傳至明亡，爵絶。

子柳珣，共三代都鎮守兩廣，有平定蠻人的功勞。嘉靖十九年命柳珣佩帶征夷副將軍印信，征伐安南的莫登庸。莫登庸乞求投降，加官太子太傅。又因討伐瓊州黎人賊寇的功勞，加官少保。去世，贈官太保，謚號武襄。傳位到明代滅亡，爵位斷絶。

史安 陳鏞 李宗昉 潘禋

史安，字志静，豐城人。廉重好學，由進士歷官儀制司郎中。

陳鏞，字叔振，錢塘人。由庶吉士授祠祭司主事。楊士奇稱其清介端確，表裏一出於正。

李宗昉，不知何許人，亦以主事從。

潘禋，鄞人。以後軍都事從，嘗勸升持重，廣偵探，引芹站、寧橋事爲戒，升不聽。軍敗，格鬥死。

史安，字志静，豐城人。廉潔持重愛好學習，由進士歷任儀制司郎中。

陳鏞，字叔振，錢塘人。由庶吉士授官祠祭司主事。楊士奇稱贊他清廉正直、端莊剛强，表裏一致全顯露出正氣。

李宗昉，不知是哪裏人，也以主事從征。

潘禋，鄞縣人。以後軍都督僉事從征，曾經勸説柳升要謹慎穩重，廣泛地偵察探聽敵情，并引芹站、寧橋的事情以爲戒，柳升不聽。軍隊失敗，在格鬥中死去。

梁銘 梁瑤

梁銘，汝陽人。以燕山前衛百户從仁宗守北平。李景隆圍城，戰甚力。積功至後軍都督僉事，侍仁宗監國。永樂八年坐事下獄。十九年赦復職，副都督胡原捕倭廣東。仁宗即位，進都督同知。以參將佩征西將軍印，同都督同知陳懷鎮寧夏。追論守城功，封保定伯，禄千石，予世券。宣德初，御史石璞劾其貪黷，下獄，當奪爵，宥之。副柳升征交阯。升敗，銘病卒。銘勇敢善戰，能得士卒心。既死，崔聚獨以衆入，全軍遂覆。

子瑤嗣。正統末，充副總兵，討福建盗鄧茂七，擊斬餘賊於九龍山。班師，而賊黨復作，謫充爲事官。從石亨立功，復爵。景泰元年拜平蠻將軍，代王驥討貴州苗。其冬，分四道進攻，大敗之，斬首七千有奇，破寨五百。明年自沅州進兵，與都督方

梁銘，汝陽人。以燕山前衛百户的身份跟隨仁宗留守北平。李景隆包圍城市，打仗非常盡力。積功做到後軍都督僉事，侍奉仁宗代管國事。永樂八年因事獲罪關進監獄。十九年赦免恢復職務，作都督胡原的副手在廣東追捕倭寇。仁宗登位，晋升爲都督同知。以參將身份佩帶征西將軍印信，會同都督同知陳懷鎮守寧夏。追加論定守城的功勞，封爲保定伯，俸禄一千石，賜予世襲誥券。宣德初年，御史石璞彈劾他貪污黷職，關進監獄，應當削奪爵位，寬恕了他。輔助柳升征伐交阯。柳升敗亡，梁銘病故。梁銘勇猛果敢善於戰鬥，能得到士兵的心。死去之後，崔聚單獨率部衆入敵陣，全軍於是覆没。

兒子梁瑤繼位。正統末年，充任副總兵，討伐福建的盗賊鄧茂七，在九龍山擊殺剩餘的盗賊。撤回軍隊，而盗賊黨羽再次作亂，貶謫充任辦事官吏。跟隨石亨立功，恢復爵位。景泰元年拜官平蠻將軍，代替王驥討伐貴州的苗人。這一年的冬季，兵分四路進攻，大敗賊寇，斬殺七千餘人，攻克寨子五百個。次年從沅州進軍，與都

瑛破賊於興澤，又大破之香罏山，俘僞王韋同烈等，擒斬數千人。分兵攻都勻草塘諸苗，悉震恐降。師還，苗復叛，瑤復與瑛討平之。論功，進侯，益祿五百石。四年討平湖廣清浪叛苗。天順元年出鎮陝西，破敵涼州，又破敵靖虜堡。召還，理左府事。成化初卒。贈蠡國公，謚襄靖。

督方瑛在興澤打敗賊寇，又在香罏山大破賊寇，俘虜了僞王韋同烈等人，擒獲斬首幾千人。分兵攻打都勻、草塘各苗人部落，都震驚恐懼而投降。軍隊撤退，苗人再次反叛，梁瑤再次與方瑛討伐平定了他們。評定功勞，晋升爲侯爵，增加俸祿五百石。景泰四年討伐平定了湖廣清浪的反叛苗人。天順元年出京鎮守陝西，在涼州打敗敵人，又在靖虜堡打敗敵人。召回京師，管理左軍都督府事務。成化初年去世。贈蠡國公，謚號襄靖。

瑤天資平恕，數總兵柄，未嘗妄殺一人。子弟從征，以功授官，輒辭不受，人以爲賢。傳爵至世勳，崇禎初提督京營。京師陷，遇害。

梁瑤天生資質平和仁愛，多次執掌兵柄，從没有亂殺過一個人。子弟跟隨出征，因功授以官職，常常推辭不接受，人們認爲賢德。傳爵位一直到梁世勳，崇禎初年提督京營。京師陷落，被害。

王通

王通，咸寧人，金鄉侯真子也。嗣父官爲都指揮使，將父兵，轉戰有功，累進都督僉事。復以父死事故，封武義伯，祿千石，予世券。永樂七年董營長陵。十一年進封成山侯，加祿二百石。明年從北征，領左掖。二十年從出塞，以大軍殿，連出塞，并領右掖。仁宗即位，命掌後府，加太子太保。

王通，咸寧人，是金鄉侯王真的兒子。承襲父親的官職任都指揮使，率領父親的軍隊，輾轉作戰有功，積官升爲都督僉事。又因爲父親死於國事的緣故，封爲武義伯，俸祿一千石，賜予世襲誥券。永樂七年主管營建長陵。十一年進封爲成山侯，增加俸祿二百石。次年從征北方，領左掖軍。二十年跟隨出征塞外，率大軍作後衛，接連出兵塞外，同時領右掖軍。仁宗登位，命他掌管後軍都督府，加官太子太保。

時交阯總兵官豐城侯李彬已前卒，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以參將代鎮，不協。黎利益張，數破郡邑，殺將吏，智出兵數敗。宣宗削智爵，而命通佩征夷將軍印，帥師往討。黎利弟善攻交州城，都督陳濬等擊却之。會通至，分道出擊。參將馬瑛破賊於石室縣。通引軍與瑛合，至應平之寧橋中伏，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尚書陳洽與焉。通中傷還交州，利在乂安聞之，自將精卒圍東關。通氣沮，陰遣人許爲利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歸利。按察使楊時習執不可，通厲聲叱之。清化守羅通亦不肯棄

當時交阯總兵官豐城侯李彬已經在此之前去世，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以參將身份代爲鎮守，不協調。黎利更加囂張，多次攻破府縣，殺死將帥官吏，陳智出兵多次失敗。宣宗削奪陳智的爵位，而命令王通佩挂征夷將軍印信，率領軍隊前往討伐。黎利的弟弟黎善進攻交州城，都督陳濬等人出擊殺退了敵人。適逢王通抵達，分幾路出擊。參將馬瑛在石室縣打敗賊寇。王通領兵與馬瑛會合，一直到應平的寧橋中了埋伏，軍隊大敗，死去的有二三萬人，尚書陳洽也在其中。王通受了傷撤還交州，黎利在乂安聽説了這一消息，親自率領精鋭士兵包圍東關。王通意氣沮喪，暗中派人應許爲黎利向朝廷乞求封號，并且發文曉諭清化往南延伸的土地歸黎利所有。按

城，與指揮打忠堅守。朝廷遣柳升等助通，未至。

察使楊時習堅持認爲這樣不行，王通厲聲地呵叱他。清化守備羅通也不肯丢棄城堡，與指揮打忠堅持守衛。朝廷派遣柳升等人協助王通，還未抵達。

二年二月，利攻城。通以勁兵五千出不意擣賊營，破之，斬其司空丁禮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擊。通猶豫三日不出，賊勢復振。樹栅掘濠塹，四出攻掠，分兵陷昌江、諒江，而圍交益急。通斂兵不出。利乞和，通以聞。會柳升戰歿，沐晟師至水尾縣不得進。通益懼，更啖利和，爲利馳上謝罪表。

二年二月，黎利攻城。王通用强有力的士兵五千人出其不意地直擣賊寇營壘，打敗了賊寇，斬殺他們的司空丁禮以下的一萬多人。黎利慌張恐懼想逃走。將帥都請求乘勝急速追擊。王通猶豫了三天不出兵，賊寇的聲勢又振奮起來。樹起栅欄挖掘護城河溝，四處出擊攻打劫掠，分兵攻陷了昌江、諒江，而包圍交州更加急迫。王通約束軍隊不出擊。黎利乞求講和，王通將此上報朝廷。適逢柳升戰死，沐晟的軍隊抵達水尾縣無法前進。王通更加恐懼，更是引誘黎利講和，爲黎利飛馳上報謝罪表。

其年十月大集官吏軍民出城，立壇與利盟，約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亦以重寶爲謝。十二月，通令太監山壽與陳智等由水路還欽州，而自帥步騎還廣西，至南寧，始以聞。會廷議厭兵，遂棄交阯。交阯内屬者二十餘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餽餉至百餘萬，轉輸之費不與焉，至是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於賊及爲賊所戮者不可勝計。而土官嚮義者陶季容、陳汀之屬，乃往往自拔來歸。

這一年的十月集中所有的官員軍士百姓出城，建立高壇與黎利盟誓，約定撤退軍隊，并宴請黎利，贈送彩色絲織品，黎利也用貴重的寶物作爲答謝。十二月，王通命令太監山壽與陳智等人從水路返回欽州，而親自率領步兵騎兵返回廣西，到了南寧，纔上報朝廷。適逢朝廷大臣商議厭倦了打仗，於是放棄了交阯。交阯隸屬於内地二十多年，前後使用軍隊幾十萬人，糧餉達到一百多萬，轉送運輸的費用還不算在内，到這時放棄離去。官吏軍士百姓返回内地的有八萬六千多人，其餘陷在賊寇之手以及被賊寇所殺戮的更是無法計算。而當地土官向往信義的陶季容、陳汀之類的人，則往往自己脱身前來歸順。

明年，通還京，群臣交劾，論死繫獄，奪券，籍其家。正統四年特釋爲民。景帝立，起都督僉事，守京城。禦也先有功，進同知，守天壽山，還其家産。景泰三年卒。天順元年詔通子琮嗣成山伯。琮子鏞，成化時，賜原券。傳爵至明亡。

次年，王通返回京師，群臣交相彈劾，論定死罪關進監獄，奪去誥券，抄没他的家。正統四年特别釋放爲普通百姓。景帝即位，起用爲都督僉事，守衛京城。抵抗也先有功，晋升同知，守衛天壽山，歸還了他的家産。景泰三年去世。天順元年下詔王通的兒子王琮承襲成山伯爵位。王琮的兒子王鏞，成化時候，賜予原來的誥券。傳爵位一直到明代滅亡。

陶季容

陶季容者，世爲水尾土官。交阯平，以爲土知縣。歷歸化知州，遷宣

陶季容，世世代代爲水尾的土官。交阯平定後，任爲土知縣。歷任歸化知州，升爲宣化府同

化府同知，守北閑堡。宣德元年遣所部阮執先等追賊，至清波縣爲所獲。既而遣執先還，招季容，脅以兵，不爲動。宣宗聞之，擢宣化知府，降敕奬勞。賊復遣人誘季容，季容執以送沐晟，而導官軍敗賊於水尾。王通棄交阯，季容率官屬入朝。

知，守衛北閑堡。宣德元年派遣所屬部下阮執先等人追擊賊寇，追到清波縣被賊寇所抓獲。不久賊寇遣送阮執先返回，招降陶季容，以軍隊相威脅，不爲之動摇。宣宗聽説這件事，提升他爲宣化知府，降下敕令嘉奬慰勞。賊寇再次派人引誘陶季容，陶季容將來人押送交給沐晟，并且給官軍帶路在水尾打敗賊寇。王通放棄交阯，陶季容率領下屬歸入明朝。

陳汀

陳汀，古雷縣千夫長，數從方政擊賊有功，政信倚之。王通棄地，汀北行，爲賊所得，授以官，令守交州東關。汀挈其家九十餘人從間道走。賊追之，家屬盡陷，汀獨身入欽州。帝嘉其義，以爲指揮，厚賚之。

陳汀，古雷縣的千夫長，多次跟隨方政攻打賊寇有功，方政信任并倚重他。王通放棄交阯地，陳汀前往北方，被賊寇所抓獲，授官給他，令他守衛交州的東關。陳汀帶領全家九十多口人從小路逃走。賊寇追趕他們，家屬全部陷入敵手，陳汀獨自一人進入欽州。皇帝嘉奬他的節義，任他爲指揮，優厚地賞賜他。

他若土官阮世寧、阮公庭，皆不願從利，率所部來歸，乞居龍州、陳州之地。帝命加意撫恤，資糧器用官給之。

其他如土官阮世寧、阮公庭，都不願意追隨黎利，率領所屬部隊前來歸順，懇求居住在龍州、陳州的地方。皇帝命令要特意地安撫救濟，由官方供給他們錢糧器具。

贊曰：成祖因季犛篡立，興師問罪以彰天討，求陳氏後不得，從而郡縣其地，得取亂侮亡之道矣。蠻疆險遠，易動難馴，數年之間叛者數起，柳升以輕敵喪師，王通以畏怯棄地。雖黄福惠愛在交，叛人心折，而大勢已去，再至無功。宣宗用老成謀國之言，廓然置之度外，良以其得不爲益，失不爲損，事勢所不必争，非獨憚於勞民而絀於籌餉也。嘗考黄福與張輔書言："恶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馭之有道，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權交事之始終，蓋惜張輔之不得爲滇南之沐氏也。

贊曰：成祖因爲黎季犛篡位，發動軍隊聲討罪行以顯示上天的討伐，訪求陳氏後裔没有得到，因此在當地設立府縣，是符合奪取政治荒亂的國家、侵侮將亡的國家這一道理的。然而蠻人疆域險阻遥遠，容易騷動而難以馴服，幾年之間叛亂多次興起，柳升因爲輕視敵人而喪失軍隊，王通因爲害怕膽怯而放棄土地。雖然黄福在交阯留下恩惠仁愛，叛逆之人心服，但是大勢已去，再次去那兒也没有成效。宣宗采用持重老成之人治理國家的意見，寬宏大度地不把交阯放在心上，確實是因爲得到了交阯没有什麽益處，失去了也没有什麽損害，事勢所趨不必去争，而不僅僅是因爲害怕勞民傷財并難以籌措糧餉的緣故。曾經考察黄福給張輔的信中所説："作惡的根本没有全部清除，守衛的士兵不足够用。駕馭他們有辦法，可以逐漸安寧。鎮守當地没有好的方法，則不免再生變亂。"權衡交阯事情的始終，衹可惜張輔無法成爲滇南的沐氏啊。

明史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宋晟　薛禄 郭義 金玉　劉榮　朱榮　費瓛　譚廣
陳懷 馬亮　蔣貴(孫)琬　任禮　趙安　趙輔　劉聚

宋晟

宋晟，字景陽，定遠人。父朝用，兄國興，并從渡江，皆積功至元帥。攻集慶，國興戰歿，晟嗣其職。既而朝用請老，晟方從鄧愈克徽州，召還，襲父官。累進都指揮同知，歷鎮江西、大同、陝西。洪武十二年坐法降凉州衛指揮使。十七年五月討西番叛酋，至亦集乃路，擒元海道千户也先帖木兒、國公吴把都剌赤等，俘獲萬八千人，送酋長京師，簡其精鋭千人補卒伍，餘悉放遣。召還，復爲都指揮，進右軍都督僉事，仍鎮凉州。

二十四年充總兵官，與都督劉真討哈梅里。其地去肅州千餘里。晟令軍中多具糧糗，倍道疾馳，乘夜至城下。質明，金鼓聲震地，闔城股栗，遂克之。擒其王子别兒怯帖木兒，及僞國公以下三十餘人，收其部落輜重以歸。自是番戎懾服，兵威極於西域。明年五月從藍玉征罕東，徇阿真川，土酋哈昝等遁去。師還，調中軍都督僉事。

二十八年六月從總兵官周興出開原，至忽剌江。部長西陽哈遁，追至

宋晟，字景陽，定遠人。父親宋朝用，兄長宋國興，一起跟隨太祖渡過長江，都積功升遷到元帥。攻打集慶時，宋國興戰死，宋晟承襲了他的職務。不久以後宋朝用以年高請求退休，宋晟正跟隨鄧愈攻克徽州，召回，承襲父親的官職。積功升爲都指揮同知，先後鎮守江西、大同、陝西。洪武十二年因犯法降職爲凉州衛指揮使。十七年五月征討西番的叛亂首領，抵達亦集乃路，擒獲元朝海道千户也先帖木兒、國公吴把都剌赤等人，抓獲俘虜一萬八千人，將酋長送往京師，挑選俘虜中精鋭士兵一千人補充爲自己的士兵，其餘的全部遣送回家。召回京師，再次任都指揮，升爲右軍都督僉事，仍然鎮守凉州。

洪武二十四年充任總兵官，與都督劉真一起征討哈梅里。那地方離肅州有一千多里路。宋晟命令軍隊中多準備乾糧，兼程疾馳，乘夜晚抵達城下。天亮時，敲擊金鼓的聲音震天動地，全城的人害怕得腿都發抖，於是攻克了它。擒獲了他們的王子别兒怯帖木兒，以及僞國公以下的三十多人，收集了他們部落的軍用物資撤回。從此番戎因畏懼而順服，他軍隊的聲威遠播西部邊疆。次年五月跟隨藍玉征討罕東，奪取阿真川，土酋哈昝等人逃遁而去。軍隊撤還，調任中軍都督僉事。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跟隨總兵官周興從開原出兵，抵達忽剌江。部長西陽哈逃走，追到甫答迷

甫答迷城，俘人畜而還。明年拜征南右副將軍，討廣西蚺蠓諸寨苗，擒斬七千餘人。又明年，總羽林八衛兵討平五開、龍里苗。三十一年出鎮開平，從燕王出塞，還城萬全諸衛。建文改元，仍鎮甘肅。

城，俘虜了人和牲口而撤還。次年拜官征南右副將軍，討伐廣西蚺蠓各寨的苗人，擒獲并斬殺七千多人。又次年，總領羽林八衛的軍隊討伐平定了五開、龍里的苗人。三十一年出京鎮守開平，跟隨燕王出兵塞外，奪回萬全各衛的城堡。建文更换年號，仍然鎮守甘肅。

成祖即位，入朝，進後軍左都督，拜平羌將軍，遣還鎮。永樂三年招降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等部落五千人，獲馬駝牛羊萬六千。封西寧侯，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

成祖登位，進入朝廷，升爲後軍左都督，拜官平羌將軍，派他返回鎮所。永樂三年招降了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等部落的五千人，得到馬匹駱駝和牛羊一萬六千隻。封爲西寧侯，俸禄一千一百石，世襲指揮使。

晟凡四鎮涼州，前後二十餘年，威信著絶域。帝以晟舊臣，有大將材，專任以邊事，所奏請輒報可。御史劾晟自專。帝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統制一邊，寧能盡拘文法。"即敕晟以便宜從事。晟嘗請入朝。報曰："西北邊務，一以委卿，非召命，毋輒來。"尋命營河西牧地，及圖出塞方略。會病卒，五年七月也。

宋晟總共四次鎮守涼州，前後有二十多年，威望信義遠揚於邊遠地區。皇帝因宋晟是舊臣，有大將的才能，專門委任他處理邊疆事務，所上奏請示的都批准。御史彈劾宋晟按自己的意願獨斷行事。皇帝説："用人不獨斷專行就不能成功，況且大將統一節制一方邊地，怎麽能够全都受法令條文的約束。"立即敕令給予宋晟根據事勢所宜自行處理軍務的權力。宋晟曾經請求入朝。回答説："西北邊疆事務，全部委托給卿了，如果没有召回的命令，不要擅自來京。"不久命他經營河西的牧地，以及謀劃出兵塞外的方法策略。恰巧他生病去世，當時是永樂五年七月。

晟三子。長瑄，建文中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戰靈璧，先登，斬數級，力鬥死。

宋晟有三個兒子。長子宋瑄，建文年間任府軍右衛指揮使，在靈璧作戰，首先登城，砍下幾個敵人的首級，奮力戰鬥死去。

宋琥

瑄弟琥，尚成祖女安成公主，得嗣侯，予世券。八年佩前將軍印，鎮甘肅。十年與李彬捕叛酋老的罕，俘斬甚衆。召還。洪熙元年坐不敬奪爵，并削駙馬都尉官。宣德中復都尉。

宋瑄的弟弟宋琥，娶成祖女兒安成公主爲妻，得以承襲侯爵，賜予世襲誥券。八年佩挂前將軍印信，鎮守甘肅。十年與李彬追捕叛軍首領老的罕，俘虜斬殺敵人很多。召回京師。洪熙元年獲不敬罪名被奪去爵位，一并削奪駙馬都尉官。宣德年間恢復都尉官職。

宋瑛　宋誠

琥既廢，弟瑛嗣。瑛尚咸寧公主。正統中，歷掌左軍前府事。瓦剌也先入寇，瑛充總兵官，督大同守將朱冕、石亨等戰陽和，全軍敗没，瑛及冕皆戰死。贈鄆國公，謚忠順。

宋琥既已被廢爵，弟弟宋瑛繼承爵位。宋瑛娶咸寧公主爲妻。正統年間，曾經掌管左軍前府事務。瓦剌的也先入侵時，宋瑛充任總兵管，督率大同守將朱冕、石亨等人在陽和作戰，全軍覆没，宋瑛以及朱冕都戰死。贈鄆國公，謚號忠

子傑嗣。景泰中典禁兵宿衛，以謹慎稱。卒，子誠嗣。署右府事，復佩平羌將軍印，鎮甘肅。誠有材武，嘗出獵至涼州，遇寇掠牛馬北去。誠三矢殪三人，寇驚散，盡驅所掠還。九傳至孫裕德，死流寇難。

順。

兒子宋傑繼位。景泰年間主管禁軍宿衛，以謹慎小心著稱。去世，兒子宋誠繼位。代理右軍都督府事務，又佩挂平羌將軍印信，鎮守甘肅。宋誠有才能而又勇武，曾經出發到涼州打獵，遇上賊寇掠奪了牛馬向北逃去。宋誠三箭殺死三人，賊寇驚恐逃散，驅趕所有被掠奪的牛馬返回。九代傳位到孫子宋裕德，死於明末流寇的災難。

薛祿

薛祿，膠人。行六，軍中呼曰薛六。既貴，乃更名祿。祿以卒伍從燕起兵，首奪九門。真定之戰，左副將軍李堅迎鬥。鋒始交，祿持槊刺堅墜馬，擒之。擢指揮僉事。從援永平，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還救北平，先驅敗南軍游騎。進指揮同知。攻大同，爲先鋒。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遷指揮使。戰東昌，以五十騎敗南兵數百。時成祖爲盛庸所敗，還走北平。庸檄真定諸將屯威縣、深州，邀燕歸路。祿皆擊走之。戰滹沱河，右軍却。祿馳赴陣，出入數十戰，破之，追奔至夾河，斬馘無算。戰單家橋，爲平安所執，奮脱縛，拔刀殺守卒，馳還復戰，大敗安軍。掠順德、大名、彰德。攻西水寨，生擒都指揮花英。乘勝下東阿、東平、汶上，連戰淝河、小河、靈璧，功最。入京師，擢都督僉事。

薛祿，膠州人。排行第六，軍隊中人叫他薛六。地位尊貴之後，於是改名祿。薛祿以士兵身份跟隨燕王起兵，首先奪取九門。真定一仗中，左副將軍李堅迎戰。開始交鋒，薛祿手持長矛刺向李堅使他落下馬，擒獲了他。提升爲指揮僉事。跟隨增援永平，攻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還軍援救北平，驅馬衝在前面打敗了南方軍隊流動騎兵。升爲指揮同知。攻打大同，身爲先鋒。在白溝河戰鬥中，追擊敵人一直到濟南，升任指揮使。在東昌戰鬥中，以五十個騎兵打敗了南方軍隊士兵幾百人。當時成祖被盛庸所擊敗，撤軍逃往北平。盛庸發文命令真定各將帥屯扎在威縣、深州，阻截燕王軍隊的退路。薛祿將他們全都擊敗趕走。在滹沱河戰鬥中，右軍退却。薛祿飛馳前去參戰，出生入死打了幾十仗，打敗了敵人，追擊到夾河，斬獲的敵人無法計算。在單家橋戰鬥中，被平安抓獲，奮力掙脱捆綁的繩索，拔出刀殺死看守的士兵，飛馳返回又參加了戰鬥，大敗平安的軍隊。攻掠順德、大名、彰德。攻打西水寨，活捉都指揮花英。乘勝攻下東阿、東平、汶上，連續在淝河、小河、靈璧作戰，功勞最大。進入京師，提升爲都督僉事。

永樂六年進同知。八年充驃騎將軍，從北征，進右都督。十年上言："自古用人，必資豫教。今武臣子弟閒暇不教，恐緩急無可使者。"帝韙其言。會四方送幼軍數萬至，悉隸祿操習之。十五年以行在後軍都督董營造。

永樂六年升爲同知。八年充任驃騎將軍，跟隨出征北方，升右都督。十年上言說："自古以來使用人，必須憑藉預先的教習。如今武臣的子弟空閑時不教習，恐怕情勢緊急時没有可以派用場的人了。"皇帝很贊同他的話。適逢四處送來年幼軍士數萬人已抵達，就都交付給薛祿操練教習他們。十五年以行在後軍都督的身份主管營建

十八年十二月定都北京，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封陽武侯，禄千一百石。二十一年將右哨從北征。還，討平長興盜。二十二年再領右哨從北征。

仁宗即位，命掌左府，加太子太保，予世券。洪熙元年充總兵官，備禦塞外。尋以獲寇功，益禄五百石。是年頒諸將軍印於各邊鎮，禄佩鎮朔大將軍印，巡開平，至大同邊。

宣宗即位，召還，陳備邊五事。尋復遣巡邊。宣德元年從征樂安，爲前鋒。高煦就擒，留禄與尚書張本鎮撫之。明年春，奉詔巡視畿南諸府城池，嚴戒軍士毋擾民，違者以軍法論。是夏復佩大將軍印，北巡開平，還駐宣府。敵犯開平，無所得而退，去城三百餘里。禄帥精兵晝伏夜行，三夕至。縱輕騎蹂敵營，破之，大獲人畜。師還，敵躡其後，復奮擊敗之，敵由是遠遁。召還。三年從北征，破敵於寬河，留鎮薊州、永平。復數佩鎮朔印，巡邊護餉，出開平、宣府間。五年遇敵於鳳凰嶺，斬獲多，加太保。上言永寧衛團山及鵰鶚、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便守禦。詔發軍民三萬六千赴工，精騎一千五百護之，皆聽禄節制。臨行賜詩，以山甫、南仲爲比。禄武人不知書，以問楊士奇。士奇曰："上以古賢人待君也。"禄拊心曰："禄安敢望前賢，然敢不勉圖報上恩萬一。"其年六月有疾，召還。逾月卒。贈鄞國公，謚忠武。

修造。

十八年十二月確定北京爲首都，授予他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封爲陽武侯，俸禄一千一百石。二十一年率領右哨軍從征北方。返回時，討伐平定了長興的盜賊。二十二年再次率領右哨軍從征北方。

仁宗登位，命他掌管左軍都督府，加官太子太保，賜予世襲誥券。洪熙元年充任總兵官，防禦塞外。不久因擒獲賊盜的功勞，增加俸禄五百石。這一年對各邊鎮的諸位將帥頒發將軍印信，薛禄佩挂鎮朔大將軍印信，巡視開平，一直到大同邊境。

宣宗登位，召回京師，上疏陳述了邊疆防務的五件事。不久再次派遣他巡視邊疆。宣德元年跟隨征伐樂安，身爲先鋒。朱高煦就地被擒獲，留下薛禄和尚書張本鎮守安撫樂安。次年春季，奉詔巡視畿南各府的城池，嚴厲告誡士兵不許騷擾百姓，違反者以軍法論罪。這一年的夏季再次佩挂大將軍印信，向北巡視開平，返回駐扎在宣府。敵人侵犯開平，什麽也没得到就退兵了，離城有三百多里。薛禄率領精鋭士兵白天隱伏夜晚行軍，三個晚上趕到。派出輕便騎兵侵襲敵營，打敗了敵人，獲得很多人和牲口。軍隊撤還，敵人跟踪在他們後面，再次奮起攻擊打敗了敵人，敵人從此逃得遠遠的。召回京師。宣德三年從征北方，在寬河打敗敵人，留下鎮守薊州、永平。又多次佩挂鎮朔大將軍印信，巡視邊疆護送糧餉，出巡在開平、宣府之間。五年在鳳凰嶺遇到敵人，斬首擒獲很多，加官太保。上疏説永寧衛的團山以及鵰鶚、赤城、雲州、獨石應當修築城堡，便於防守和抵禦敵人。下詔發派軍士百姓三萬六千人前去參加修城工程，精鋭騎兵一千五百人護衛，都必須聽從薛禄的指揮調度。臨行時皇帝賜詩，用仲山甫、南仲比作薛禄。薛禄是一介武夫，不懂得詩書，就拿着詩去問楊士奇。楊士奇説："皇上是以古代賢人對待你啊。"薛禄拍着心口説："薛禄怎敢仰望前代賢人，然而又怎敢不勉力圖報皇上恩典的萬分之一呢。"這一年的六月有病，召回京師。過了一個月去世。贈鄞國

公，謚號忠武。

禄有勇而好謀，謀定後戰，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同甘苦，人樂爲用。“靖難”諸功臣，張玉、朱能及禄三人爲最，而禄逮事三朝，巋然爲時宿將。

薛禄有勇武并且喜好謀略，策謀制定後作戰，所以每戰必然勝利。紀律嚴肅而公正，秋毫無犯。善於安撫士兵，與士兵同甘苦，人們樂於爲他所用。“靖難”的各位功臣中，張玉、朱能以及薛禄三人功勞最大，而薛禄得以事奉三朝，巋然成爲當時有豐富經驗的老將。

孫詵嗣。至曾孫翰卒，無子，族人争襲，久之不得請，田宅并入官，世絶者三十餘年。萬曆五年乃復封翰族子鋹爲侯。再傳至濂。崇禎末，京師陷，被害。

孫子薛詵繼承爵位。到曾孫薛翰去世，没有兒子，同族的人争相承襲，很久都請求不到繼位的結果，田産宅邸都歸入官家，世襲斷絶有三十多年。萬曆五年纔再次封薛翰的同族子薛鋹爲侯爵。又傳到薛濂。崇禎末年，京師陷落，被殺害。

永樂中從起兵北平，後積功至大將，封侯伯不以“靖難”功者，薛禄及郭義、金玉、劉榮、朱榮凡五人，而義、玉與禄同日封云。

永樂年間跟隨起兵到北平，後來積累功勞做到大將，不是因爲“靖難”的功勞而被封爲侯爵伯爵的，有薛禄以及郭義、金玉、劉榮、朱榮共五人，而郭義、金玉是與薛禄同一日受封的。

郭義

郭義，濟寧人。洪武時，累功爲燕山千户。從成祖入京師，累遷左都督。永樂九年坐曠職謫交阯立功，已而宥之。數從出塞，有功，封安陽侯，禄千一百石，亦授奉天靖難武臣號。時義在南京，疾革，聞命而卒。

郭義，濟寧人。洪武時，累積功勞任燕山千户。跟隨成祖進入京師，積功升爲左都督。永樂九年因曠廢職務獲罪貶謫到交阯立功贖罪，不久寬恕了他。多次跟隨出兵塞外，有功勞，封爲安陽侯，俸禄一千一百石，也授予奉天靖難武臣的稱號。當時郭義在南京，病情危急，聽到受封的消息後去世。

金玉

金玉，江浦人。襲父官爲羽林衛百户，調燕山護衛。從起兵有功，累遷河南都指揮使。永樂三年進都督僉事。八年充鷹揚將軍從北征。師旋，爲殿。至長秀川，收敵所棄牛羊雜畜亘數十里。十四年討平山西妖賊劉子進。論前後功，封惠安伯，禄九百石。十九年卒。妾田氏自經以殉，贈淑人。

金玉，江浦人。承襲父親的官職任羽林衛百户，調任燕山護衛。跟隨起兵有功勞，積功升爲河南都指揮使。永樂三年升爲都督僉事。八年充任鷹揚將軍從征北方。軍隊凱旋時，指揮後衛部隊。抵達長秀川，收集了敵人所丢棄的延綿幾十里的牛羊和其它牲畜。十四年討伐平定了山西的妖賊劉子進。評定他前前後後的功勞，封爲惠安伯，俸禄九百石。十九年去世。妾田氏上吊自殺以殉節，贈爲淑人。

劉榮　劉安

劉榮，宿遷人。初冒父名江。從魏國公徐達戰灰山、黑松林。爲總旗，給事燕邸。雄偉多智略，成祖深

劉榮，宿遷人。起初冒用父親的名叫江。跟隨魏國公徐達在灰山、黑松林作戰。任爲總旗，在燕王的宅邸做事。雄壯威武多有智謀，成祖非

器之，授密雲衛百户。從起兵爲前鋒，屢立戰功。徇山東，與朱榮帥精騎三千，夜襲南軍於滑口，斬數千人，獲馬三千，擒都指揮唐禮等。累授都指揮僉事。戰滹沱河，奪浮橋，掠館陶、曹州，大獲。還軍救北平，敗平安軍於平村。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江往援，文引却。江聲言還北平，行二十餘里，卷甲夜入永平。文聞江去，復來攻。江突出掩擊，大敗之，斬首數千，擒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遷都指揮使。從至淝河，與白義、王真以輕騎誘致平安，敗之。	常器重他，授官密雲衛百户。跟隨起兵任前鋒，多次立下戰功。攻取山東，與朱榮一起率領精鋭騎兵三千，夜晚在滑口襲擊南方軍隊，斬首幾千人，得到三千匹馬，擒獲都指揮唐禮等人。積官授爲都指揮僉事。在滹沱河戰鬥時，奪取浮橋，掠奪館陶、曹州，收獲巨大。撤回軍隊救援北平，在平村打敗平安的軍隊。楊文率領遼東的軍隊包圍了永平，劉江前去增援，楊文領兵退却。劉江揚言返回北平，行軍二十多里，收起鎧甲深夜潛入永平。楊文聽説劉江離去了，再次來攻打。劉江突然衝出發動襲擊，大敗敵人，斬首幾千人，擒獲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升爲都指揮使。從征抵達淝河，與白義、王真用輕騎誘使平安軍來，打敗了平安軍。
時南軍駐宿州，積糧爲持久計。成祖患之，議絶其餉道。命江將三千人往，趑趄不行。成祖大怒，欲斬之。諸將叩首請，乃免。渡江策功，以前罪不封，止授都督僉事。遷中府右都督。	當時南方軍隊駐扎在宿州，聚積糧食以作長久之計。成祖很擔憂這件事，商議決定斷絶敵人的運餉通道。命令劉江率領三千人前往，劉江拖拖拉拉地不出發。成祖大怒，要斬了他。衆將帥都叩頭求情，纔免了他的罪。渡過長江後策記功勞，因前面的罪而不給他封官，衹授予都督僉事。升任中軍都督府右都督。
永樂八年從北征，以游擊將軍督前哨。乘夜據清水源，敗敵斡難河，復敗阿魯台於靖虜鎮。師還爲殿，即軍中進左都督，遣鎮遼東。敵闌入殺官軍。帝怒，命斬江，既而宥之。九年復鎮遼東。十二年再從北征，仍爲前鋒，將勁騎偵敵於飲馬河。見敵騎東走，追至康哈里孩，擊斬數十人。復與大軍合擊馬哈木於忽失温，下馬持短兵突陣，斬獲多，受上賞。復充總兵官，鎮遼東。	永樂八年從征北方，以游擊將軍身份督率前哨軍。乘夜晚占據了清水源，在斡難河打敗了敵人，又在靖虜鎮打敗阿魯台。軍隊撤還時爲後衛部隊，就在軍中升爲左都督，派去鎮守遼東。敵人混進來殺死官軍。皇帝發怒，命令斬了劉江，不久寬恕了他。九年再次鎮守遼東。十二年第二次從征北方，仍然作爲前鋒，率領强勁的騎兵在飲馬河偵察敵情。看見敵人騎兵往東逃走，追到康哈里孩，襲擊斬殺幾十人。再與大部隊會合在忽失温襲擊馬哈木，跳下馬手持短兵器突入敵陣，斬首擒獲很多敵人，受到上等獎賞。再次充任總兵官，鎮守遼東。
倭數寇海上，北抵遼，南訖浙、閩，瀕海郡邑多被害。江度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望海堝築城堡，設烽堠，嚴兵以待。十七年六月，瞭者言東南海島中舉火。江急引兵赴堝上。倭三十餘舟至，泊馬雄島，登岸奔望	倭寇多次在海上劫掠，向北抵達遼東，向南到浙、閩，沿海府縣大多受到侵害。劉江測度了地形要勢，請求在金線島西北的望海堝修築城堡，設置烽火臺，嚴陣以待。十七年六月，瞭望的人説東南方的海島中舉起了火。劉江迅疾領兵前去望海堝上。倭寇的三十多隻船抵達，停泊在

海堝。江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佯却。賊入伏中，炮舉伏起，自辰至酉，大破賊。賊走櫻桃園空堡中。江開西壁縱之走，復分兩路夾擊，盡殪之，斬首千餘級，生擒百三十人。自是倭大創，不敢復入遼東。詔封廣寧伯，祿千二百石，予世券，始更名榮。尋遣還鎮。明年四月卒。

馬雄島，登上岸直奔望海堝而來。劉江依據山勢設置埋伏，另外派遣將帥截斷了敵人的退路，率領步兵迎戰，假裝退却。賊寇進入埋伏圈中，大炮轟擊伏兵躍起，從辰時一直到酉時，大敗賊寇。賊寇逃到櫻桃園的空城堡中。劉江鬆開西邊的包圍讓敵人逃走，再次兵分兩路夾擊，全部消滅了賊寇，斬首一千多級，活捉一百三十人。從此倭寇受到了沉重打擊，不敢再進入遼東。下詔封爲廣寧伯，俸祿一千二百石，賜予世襲誥券，從這時開始改名榮。不久派他返回鎮所。次年四月去世。

榮爲將，常爲軍鋒，所向無堅陣。馭士卒有紀律，恩信嚴明。諸款塞者，撫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贈侯，謚忠武。

劉榮身爲將領，常常是軍隊的前鋒，無論打向哪裏，都没有打不破的敵陣。駕馭士兵有紀律，恩惠信用嚴厲公正。對於那些來求和的人，安撫得十分周到。去世後，人們都很懷念他。贈侯爵，謚號忠武。

子湍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與郭登鎮大同，也先擁英宗至城下，邀登出見，登不可。安出見，伏哭帝前。景帝降敕切責。安馳至京師，言奉上皇命來告敵情，且言進己爲侯。群臣交劾，下獄論死。會京師戒嚴，釋安充總兵官，陣東直門。寇退，進都督同知，守備白羊口，復伯爵。英宗復位，予世侯，再益祿三百石。曹欽反，安被創，加太子少傅。成化中卒。贈嶧國公，謚忠僖。傳爵至明亡。

兒子劉湍繼承爵位，去世，没有兒子，弟弟劉安繼承爵位。正統十四年與郭登鎮守大同，也先擁持着英宗抵達城下，請郭登出來一見。郭登不同意。劉安出城相見，伏身哭倒在皇帝的跟前。景帝降敕令嚴詞責備。劉安飛馳抵達京師，說是奉太上皇之命前來密告敵情，并且說已進封自己爲侯爵。群臣紛紛彈劾，關進監獄判爲死罪。適逢京師實行戒嚴，釋放劉安充任總兵官，列陣於東直門。賊寇退兵，升爲都督同知，防守在白羊口，恢復伯爵。英宗恢復帝位，賜予世襲侯爵，再增加俸祿三百石。曹欽反叛時，劉安受傷，加官太子少傅。成化年間去世。贈爲嶧國公，謚號忠僖。傳爵位一直到明朝滅亡。

朱榮

朱榮，字仲華，沂人。洪武十四年以總旗從西平侯沐英征雲南。累官副千户。守大寧，降於成祖。襲孫霖於滑口，圍定州，斷南軍餉道，大小二十餘戰，論功授都督僉事。

朱榮，字仲華，沂州人。洪武十四年以總旗身份跟隨西平侯沐英征討雲南。積功升遷任副千户。鎮守大寧，向成祖投降。在滑口襲擊孫霖，包圍定州，斷絶南方軍隊的運餉通道，打了大大小小二十多仗，論功授官都督僉事。

永樂四年從新城侯張輔征交阯，破雞陵關，會沐晟於白鶴。輔等議於嘉林江上流濟師，遣榮陣下流十八里，日增其數以惑賊。又作舟筏爲欲

永樂四年跟隨新城侯張輔征伐交阯，攻破雞陵關，在白鶴與沐晟會合。張輔等人商議決定在嘉林江的上游讓軍隊渡江，派遣朱榮在往下游十八里的地方列陣，并每天增加軍隊人數以迷惑

濟狀，以牽制之。賊果分兵渡江登岸。榮等奮擊，大破之。大軍進克多邦城，榮功爲多。帝以榮嘗怠事，師還論功，僅擢右都督，賜白金鈔幣。七年復從輔討賊餘黨，平之。

賊寇。又建造船隻竹筏擺出要渡江的架勢，以牽制敵人。賊寇果然分兵渡江并登岸。朱榮等人奮力擊殺，大破敵人。大軍進軍并攻克多邦城，朱榮的功勞很多。皇帝因朱榮曾經耽誤過事情，軍隊返回後評定功勞時，僅僅升爲右都督，賞賜白銀和鈔幣。七年再次跟隨張輔討伐賊寇餘黨，平定了。

明年督右掖，從征阿魯台，與劉榮并進左都督。十二年復從北征，與榮俱爲前鋒。其冬充總兵官，鎮大同。修忙牛嶺、兔毛河、赤山、榆楊口、來勝諸城，寇不敢近。居三年，召還。

次年督率右掖軍，跟隨出征阿魯台，與劉榮一起升爲左都督。十二年再次從征北方，與劉榮都身爲前鋒。這一年的冬季充任總兵官，鎮守大同。修築忙牛嶺、兔毛河、赤山、榆楊口、來勝各城堡，賊寇不敢靠近。居住三年後，召回京師。

十八年代劉榮鎮遼東。二十年復從北征，爲前鋒。駐鵰鶚詗寇，以五千騎視敵所向。大軍次玉沙泉。榮帥鋭士三百人，人三馬，齎二十日糧深入。敵已棄牛羊馬駝北走，悉收之，焚其輜重，移師破兀良哈。師還，封武進伯，禄千二百石，仍鎮遼東。二十二年復從北征。已，還鎮。洪熙元年佩征虜前將軍印，鎮如故。其年七月卒於鎮。贈侯，謚忠靖。

十八年代替劉榮鎮守遼東。二十年再次從征北方，身爲前鋒。駐扎在鵰鶚偵察賊寇，用五千騎兵監視敵人的動向。大部隊駐扎玉沙泉。朱榮率領精鋭士兵三百人，一人三匹馬，帶着二十天的口糧深入敵陣。敵人已經丢棄了牛羊和馬匹駱駝向北逃竄，他們全都收集起來，焚燒了敵人的軍用物資，調動部隊攻破兀良哈。軍隊返回，封爲武進伯，俸禄一千二百石，仍然鎮守遼東。二十二年再次從征北方。不久，返回鎮所。洪熙元年佩挂征虜前將軍印信，和以前一樣鎮守遼東。這一年七月在鎮所去世。贈爲侯爵，謚號忠靖。

子冕嗣。以晋王濟熿新廢，命鎮山西，尋召還。六年命輸餉獨石，因巡其地。正統四年，佩征西將軍印，鎮大同。十四年從北征，戰於陽和，死之。謚忠愍。子瑛嗣。傳爵至明亡。

兒子朱冕繼承爵位。因晋王朱濟熿剛被廢掉，命他鎮守山西，不久召回。六年命他去獨石運送糧餉，并且巡視獨石。正統四年，佩挂征西將軍印信，鎮守大同。十四年從征北方，在陽和作戰，死在戰鬥中。謚號忠愍。兒子朱瑛繼承爵位。傳爵位到明朝滅亡。

費瓛

費瓛，定遠人。祖愚，洪武時爲燕府左相，改授燕山中護衛指揮使，傳子肅。至瓛從成祖起兵有功，累進後軍都督僉事。

費瓛，定遠人。祖父費愚，洪武時任燕王府左相，改授官燕山中護衛指揮使，傳給兒子費肅。一直傳到費瓛，跟隨成祖起兵有功勞，積官升爲後軍都督僉事。

永樂八年春，凉州衛千户虎保、永昌衛千户亦令真巴等叛，衆數千，屯據驛路。新附伯顔帖木兒等應之。西鄙震動。都指揮李智擊之不勝。賊

永樂八年春季，凉州衛千户虎保、永昌衛千户亦令真巴等人叛亂，部衆有幾千人，屯扎占據了驛道。新近歸附的伯顔帖木兒等響應他。西部邊境爲之震動。都指揮李智攻打敵人没有獲勝。

聲言攻永昌、凉州城。皇太子命瓛往討。至凉州，智及都指揮陳懷以師會，遂進兵鎮番。遇賊於雙城。瓛擊其左，懷等擊其右。賊大敗走，斬首三百餘級。追奔至黑魚海，獲賊千餘，馬駝牛羊十二萬。虎保等遠遁。乃班師。

賊寇揚言要進攻永昌、凉州城。皇太子命令費瓛前往討伐。抵達凉州，李智以及都指揮陳懷率領軍隊前來會合，於是向鎮番進軍。在雙城遇上了賊寇。費瓛攻擊他們的左翼，陳懷等人攻擊他們的右翼。賊寇大敗而逃，斬首三百多級。追趕到黑魚海，擒獲賊寇一千多人，馬匹駱駝和牛羊十二萬隻。虎保等人遠遠逃走。於是班師回朝。

十二年充總兵官，鎮甘肅。瓛以肅州兵多糧少，脱有調發，猝難措置，請以臨鞏税糧付近邊軍丁轉運。又以凉州多閒田，請給軍屯墾。從之。洪熙元年予平羌將軍印。永樂時，諸邊率用宦官協鎮，恣睢專軍務，瓛亦爲所制。仁宗知之，賜璽書責之曰："爾以名臣後，受國重寄，乃俯首受制於人，豈大丈夫所爲！其痛自懲艾，圖後效。"瓛得書陳謝。

十二年充任總兵官，鎮守甘肅。費瓛因爲肅州兵多糧少，倘若有調動開拔，倉促間難以籌措糧餉，請求把在臨鞏徵收的税糧交給附近邊防地區的士兵轉運。又因爲凉州多有空閑的土地，請求交給軍隊屯田開墾。同意了。洪熙元年賜予平羌將軍印信。永樂時，各邊地都用宦官協助鎮守，他們放縱暴戾專斷軍務，費瓛也被他們所牽制。仁宗知道後，賜予詔書責備他説："你身爲名臣之後，受國家的重托，却低頭接受别人的控制，這難道是大丈夫的所作所爲嗎！應當對自身痛加懲戒，以寄希望於以後的成效。"費瓛得到書信後上疏拜謝。

宣宗嗣位，進右府左都督。元年七月入朝，封崇信伯，禄千一百石。從征高煦，次流河驛。帝念前鋒薛禄軍少，命瓛帥兵益之。還，予世券，復鎮甘肅。二年，沙州衛賊屢劫撒馬兒罕及亦力把里貢使，瓛討破之。明年卒於鎮。

宣宗繼位，升爲右府左都督。元年七月進入朝廷，封爲崇信伯，俸禄一千一百石。跟隨征討朱高煦，駐扎在流河驛。皇帝挂念前鋒薛禄的軍隊人少，命令費瓛率領軍隊增援他。返回，賜予世襲誥券，再次鎮守甘肅。二年，沙州衛的盗賊多次劫走撒馬兒罕以及亦力把里的貢使，費瓛討伐并打敗了盗賊。次年在鎮所去世。

瓛爲人和易，善撫士。在鎮十五年，境内寧謐。

費瓛爲人和氣平易，善於安撫士兵。在鎮所十五年，轄區之内安寧平静。

子釗嗣。從征鄧茂七，還掌都督府。天順中，受武定侯郭英次孫昭賂，誣嫡孫昌不孝，欲奪其爵。法司請逮治。詔解府事。卒，子淮嗣爵。傳至明亡乃絶。

兒子費釗繼位。跟隨征伐鄧茂七，返回後掌管都督府事務。天順年間，接受武定侯郭英的第二個孫子郭昭的賄賂，誣陷嫡長孫郭昌不孝順，想争奪郭昌的爵位。司法部門請旨逮捕治罪。下詔解除了都督府事務。去世，兒子費淮繼承爵位。傳到明朝滅亡纔斷絶。

譚廣

譚廣，字仲宏，丹徒人。洪武初，起卒伍，從征金山，爲燕山護衛百户。從成祖起兵，以百騎掠涿州，生得將校三十人。戰白溝、真定、夾

譚廣，字仲宏，丹徒人。洪武初年，從士兵起家，跟隨征伐金山，任燕山護衛百户。跟隨成祖起兵，率領一百騎兵侵掠涿州，活捉將官三十人。在白溝、真定、夾河作戰都有戰功，多次立

河咸有功，屢遷指揮使，留守保定。都督韓觀帥師十二萬來攻。廣以孤軍力拒四十餘日，伺間破走之。

功後升爲指揮使，留下守衛保定。都督韓觀率領軍隊十二萬人前來攻打。譚廣率領孤軍作戰奮力拒敵四十多天，窺伺機會打敗并趕走了敵人。

永樂九年進大寧都指揮僉事。董建北京。既而領神機營，從北征，充驍騎將軍。十一年練軍山西。明年從征九龍口，爲前鋒。賊數萬憑岸，廣命挽强士射之。萬矢齊發，死者無算。乘勝夾擊，賊大敗。論功，進都督僉事。

永樂九年升大寧都指揮僉事。主管營建北京。不久總領神機營，從征北方，充任驍騎將軍。十一年在山西訓練軍隊。次年跟隨征伐九龍口，身爲前鋒。賊寇幾萬人占據高處，譚廣命令弓箭手射擊敵人。萬箭齊發，死去的敵人無法計算。乘勝夾攻，賊寇大敗。評定戰功，升爲都督僉事。

仁宗嗣位，擢左都督，佩鎮朔將軍印，鎮宣府。宣德三年請軍衛如郡縣例，立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壇。六年以宣府糧少，請如開平、獨石召商中鹽納粟，以足兵食。俱從之。明年，帝從户部議，令他衛軍戍宣府者，悉遣還屯種。廣上言："臣所守邊一千四百餘里，敵人窺伺，竊發無時。脱有警，徵兵數百里外，勢豈能及。屯種之議，臣愚未見其可。"帝以邊卒戍守有餘，但命永樂中調戍者勿遣。

仁宗繼位，提升左都督，佩挂鎮朔將軍印信，鎮守宣府。宣宗宣德三年請求軍隊中的衛所按照當地府縣的成例，設立風、雲、雷、雨、山川、社稷的祭壇。六年因爲宣府糧食少，請求和開平、獨石一樣用召集商人運送糧食以換取鹽的開中法，來充實軍隊的糧食。都同意了。次年，皇帝聽從户部的建議，命令其他戍守宣府的衛所部隊，都回駐地屯田種地。譚廣上言説："臣所守衛的邊境有一千四百多里，敵人窺伺可乘之機，不知什麽時候就偷偷出兵。倘若有緊急情况，到幾百里之外徵集軍隊，力量怎能够得上？屯田種地的决議，臣愚笨，未見得此法是可行的。"皇帝認爲邊境上負責守衛的士兵有餘，衹命令永樂年間調去戍守的士兵不要派遣。

正統初，朝議以脱歡雖款塞，狡謀未可測，命廣及他鎮總兵官陳懷、李謙、王彧圖上方略。廣等各上議，大要謂："邊寇出没不常，惟守禦爲上策。宜分兵扼要害，而間遣精鋭巡塞外，遇敵則量力戰守，間諜以偵之，輕兵以躡之。寇來無所得，去有所懼，則邊患可少弭。"帝納其言。六年十一月以禦敵功，封永寧伯，禄千二百石，仍鎮宣府。八年乞致仕。優詔不許。明年十月召還陛見。帝憫其老，免常朝。是月卒，年八十二。謚襄毅。

正統初年，朝廷商議因脱歡雖然已求和，但却狡猾不可揣測，命令譚廣以及其他鎮所的總兵官陳懷、李謙、王彧獻上計謀。譚廣等人分别獻上建議，大略是説："邊境賊寇出没没有固定的常規，衹有固守防禦是上策。應當分兵把守要害之地，而暗中派遣精鋭部隊巡視塞外，遇到敵人要估量自身的力量或戰或守，用探子去偵察他們，用小部隊去跟踪他們，賊寇打來什麽也得不到，離去有所畏懼，那麽邊境的禍患就可以减少平息了。"皇帝采納了他們的意見。正統六年十一月因抵禦敵人的功勞，封爲永寧伯，俸禄一千二百石，仍然鎮守宣府。八年懇請退休。下優詔不准許。次年十月召回京師在朝廷召見。皇帝憐憫他年老，免去平常的朝見。這個月去世，年齡八十二歲。謚號襄毅。

廣長身多力，奮迹行伍至大將，大小百餘戰，未嘗挫衄。在宣府二十年，修屯堡，嚴守備，增驛傳，又請頒給火器於各邊。將校失律，即奏請置罪，而撫士卒有恩。邊徼帖然，稱名將。嘗逞憤杖殺都司經歷，又以私憾杖百户，并爲言官所劾。置不問。既卒，吏部言非世券，授其子序指揮使。

譚廣身材高力氣大，奮鬥在軍隊中一直做到大將，大大小小一百多仗，從没有戰敗過。在宣府二十年，修築屯堡，嚴加防備，增加驛站傳遞，又請求給各邊頒發火器。將官犯了紀律，立即上奏請求治罪，而安撫士兵有恩信。邊境安寧，被稱爲名將。曾經藉着憤怒杖殺了都司經歷，又因私恨杖打百户，都被諫議官所彈劾。皇上放置一邊不過問。去世後，吏部說他没有世襲誥券，授官他的兒子譚序爲指揮使。

陳懷

陳懷，合肥人。襲父職爲真定副千户。永樂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從平安南，進都指揮使，莅山西都司事。再從張輔擒安南賊簡定，從都督費瓛征凉州叛人虎保，皆有功。仁宗立，進都督同知。

陳懷，合肥人。承襲父親的職位爲真定副千户。永樂初年，積累功勞做到都指揮僉事。跟隨平定安南，升爲都指揮使，掌管山西都司事務。再次跟隨張輔擒獲了安南賊寇簡定，跟隨都督費瓛征伐在凉州叛亂的虎保，都有戰功。仁宗登位，升爲都督同知。

宣德元年代梁銘爲總兵官，鎮寧夏。時官軍征交阯者屢敗，詔發松潘軍援之，將士憚行。千户錢宏與衆謀，詐言番叛，帥兵掠麥匝諸族。番人震恐，遂反。殺指揮陳傑等，陷松潘、疊溪，圍威、茂諸州。指揮吴玉、韓整、高隆相繼敗績，西鄙騷然。詔遣鴻臚丞何敏、指揮吴瑋往招之，而命懷統劉昭、趙安、蔣貴帥師數萬隨其後。瑋等至，賊不順命。瑋與龍州知州薛繼賢擊賊，復松潘。比懷至，仍用瑋前鋒，遂復疊溪，降二十餘寨，招撫復業者萬二千二百餘户，歸所掠軍民二千二百餘人，事遂定。進左都督，厚賚金幣，而絀瑋功不録。懷留鎮四川。在鎮驕縱不法，干預民事，受賕庇罪人，侵奪屯田，笞辱僉事柴震等，數爲言官所劾。帝降敕責讓，復以御史王禮彈章示之。懷引罪。置不問。

宣德元年代替梁銘任總兵官，鎮守寧夏。當時官軍征伐交阯的行動多次失敗，下詔派松潘的軍隊增援，將帥士兵害怕前去。千户錢宏與衆人謀劃，假説番人叛亂，率領士兵劫掠麥匝各族。番人震驚恐懼，於是反叛。殺死指揮陳傑等人，攻陷松潘、疊溪，包圍威州、茂州各州。指揮吴玉、韓整、高隆相繼戰敗，西部邊境騷亂起來。下詔派遣鴻臚丞何敏、指揮吴瑋前去招降賊寇，而命令陳懷統領劉昭、趙安、蔣貴所率領的部隊幾萬人跟在他們的後面。吴瑋等人抵達，賊寇不服從命令。吴瑋與龍州知州薛繼賢攻擊賊寇，收復了松潘。等到陳懷抵達，仍然用吴瑋作前鋒，於是收復疊溪，降伏了二十多個寨子，招降安撫并使之恢復生産的有一萬二千二百多户人家，讓所劫掠的士兵百姓二千二百多人返回家園，事情纔得以平定。升爲左都督，優厚賞賜金幣，而排除吴瑋不予記功。陳懷留下鎮守四川。在鎮所驕横放縱不守法度，干預百姓事務，收受賄賂包庇有罪之人，侵占奪取屯田，用笞條責打僉事柴震等人，多次被諫議官所彈劾。皇帝降下敕令責備他，再拿出御史王禮的彈劾奏章給他看。陳懷認罪。被放置一邊不再過問。

六年，松潘勒都、北定諸族暨

六年，松潘的勒都、北定各族與空郎、龍溪

空郎、龍溪諸寨番復叛。懷遣兵戰敗，指揮安寧等死者三百餘人。懷乃親督兵深入，破革兒骨寨，進攻空郎乞兒洞。賊敗，斬首墜崖死者無算。革兒骨賊復聚生苗邀戰。擊破之，剿戮殆盡。於是任昌、牛心諸寨番聞風乞降，群寇悉平。久之，巡按御史及按察使復奏："懷僭侈逾分。每旦，令三司官分班立，有事跪白。懷中坐，稱旨行遣。且日荒於酒，不飭邊備，致城寨失陷。"宣宗怒，召懷還，命文武大臣鞫之，罪當斬。下都察院獄，宥死落職。

各寨番人再次叛亂。陳懷派出軍隊作戰失敗，指揮安寧等死去的人有三百多。陳懷於是親自督率軍隊深入，攻破革兒骨寨，進軍攻打空郎的乞兒洞。賊寇戰敗，被斬首和掉下懸崖死去的人不計其數。革兒骨賊寇又聚集了不開化的苗人迎戰。攻擊打敗了賊寇，圍剿并將他們全部殺光。於是任昌、牛心各寨的番人聽到風聲後乞求投降，所有的賊寇都得到平定。很久以後，巡按御史以及按察使再次上奏："陳懷僭越名位奢侈過分。每天清晨，命令三個部門的官員分別站立在兩邊，有事情下跪稟白。陳懷坐在中間，口稱按皇上旨意進行調遣。況且天天因酒廢事，不整頓邊境防備，致使城堡村寨被敵人侵占。"宣宗發怒，召陳懷返京，命令文武大臣審訊他，按他的罪狀應當殺頭。被關進都察院監獄，寬恕死罪而剥奪官職。

正統二年以原官鎮大同。時北人來貢者日給廩餼，爲軍民累。懷言於朝，得減省。居二年，以老召還，命理中府事。九年春，與中官但住出古北口，征兀良哈。還與馬亮等同封，而懷得平鄉伯。十四年扈駕北征，死土木。贈侯，謚忠毅。

正統二年以原來的官職鎮守大同。當時對北方來的貢使天天要供給他們糧食，成爲當地軍士百姓的負擔。陳懷報告了朝廷，得到減輕。過了二年，因年老召回京師，命他總理中府事務。九年春季，與宦官但住出兵古北口，征討兀良哈。返回後與馬亮等人同時受封，而陳懷得以封爲平鄉伯。十四年隨從護駕出征北方，死在土木之難中。贈爲侯爵，謚號忠毅。

子輔乞襲爵，吏部言非世券，執不許。景帝以懷死事，許之。輔卒，子政請襲，吏部執如初，中旨許嗣。政鎮兩廣久，自陳軍功，乞世券，吏部復執不可，詔予之。政卒，子信嗣。弘治中卒，無子，弟俊嗣指揮使。

兒子陳輔懇請承襲爵位，吏部説没有世襲誥券，堅持不批准。景帝因陳懷死於國事，同意了。陳輔去世，兒子陳政請求承襲，吏部像當初一樣堅持，皇帝下旨准許繼位。陳政鎮守兩廣很久，自己陳述軍功，懇請世襲誥券，吏部又堅持不同意，下詔賜給了他。陳政去世，兒子陳信繼位。弘治年間去世，没有兒子，弟弟陳俊承襲指揮使。

馬亮

馬亮，淇人。以燕山衛卒從成祖起兵，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宣宗時官至左都督。兀良哈之役，偕中官劉永誠出劉家口，至黑山、大松林、流沙河諸處，遇賊勝之，還封招遠伯。是役也，王振主之，故諸將功少率得

馬亮，淇縣人。以燕山衛卒的身份跟隨成祖起兵，積功做到都指揮僉事。宣宗時官做到左都督。在征伐兀良哈的戰役中，偕同宦官劉永誠從劉家口出兵，到黑山、大松林、流沙河各地，遇到賊寇，戰勝了他們，返回後封爲招遠伯。這一戰役，因爲是王振主持的，所以各將帥即使功勞

封。

亮善騎射，每戰身先士卒，所向克捷，時稱驍將。爲伯三年卒。謚榮毅。

很少也都得以封官。

馬亮擅長於騎馬射箭，每次戰鬥都親自帶領士兵衝殺在最前面，每次戰鬥都取得勝利，當時被稱爲勇猛的將領。封招遠伯三年後去世。謚號榮毅。

蔣貴　蔣琬

蔣貴，字大富，江都人。以燕山衛卒從成祖起兵。雄偉多力，善騎射，積功至昌國衛指揮同知。從大軍征交阯及沙漠，遷都指揮僉事，掌彭城衛事。

蔣貴，字大富，江都人。以燕山衛士兵的身份跟隨成祖起兵。雄壯偉岸力氣大，擅長騎馬射箭，積功做到昌國衛指揮同知。跟隨大部隊征伐交阯以及沙漠，升爲都指揮僉事，掌管彭城衛事務。

宣德二年，四川松潘諸番叛，充右參將，從總兵官陳懷討之。募鄉導，絶險而進，薄其巢，一日十數戰，大敗之。進都指揮同知，鎮守密雲。七年復命爲參將，佐懷鎮松潘。明年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協方政鎮守。又明年，諸番復叛，政等分道進討。貴督兵四千，攻破任昌大寨，會都指揮趙得、宫聚兵以次討平龍溪等三十七寨，斬首一千七百級，投崖墜水死者無算。捷聞，進都督同知，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代政鎮守。

宣德二年，四川松潘的各番族叛亂，充任右參將，跟隨總兵官陳懷討伐番人。招募當地的嚮導，越過天險而進軍，逼近敵人的巢穴，一天打了十幾仗，大敗敵人。升爲都指揮同知，鎮守密雲。宣德七年再次任命爲參將，輔助陳懷鎮守松潘。次年升任都督僉事，充任副總兵，協助方政鎮守。又次年，各番族再次叛亂，方政等人兵分幾路進軍討伐。蔣貴督率士兵四千人，攻破任昌大寨，會同都指揮趙得、宫聚的軍隊先後討伐平定了龍溪等三十七寨，斬首一千七百人，跳崖落水而死的敵人無法計算。捷報上達朝廷，升爲都督同知，充任總兵官，佩挂平蠻將軍印信，代替方政鎮守。

英宗即位，以所統皆極邊地，奏增軍士月糧。正統元年召還，爲右都督。阿台寇甘、凉，邊將告急，命佩平虜將軍印，帥師討之。賊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死，亡士卒百四十餘人。侍郎徐晞劾貴，朝議以貴方選軍甘州，勢不相及，而莊浪乃晞所統，責晞委罪，置貴不問。

英宗登位，蔣貴因爲自己所管轄的都是極其邊遠的地區，上奏請求增加軍士每月的口糧。正統元年召回京師，任右都督。阿台侵犯甘州、凉州，邊地守將報告戰事危急，請求援助，朝廷命蔣貴佩挂平虜將軍印信，率領軍隊討伐敵人。賊寇侵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死，死去的士兵有一百四十多人。侍郎徐晞彈劾蔣貴，朝廷商議認爲蔣貴正在甘州挑選兵馬，兵勢還達不到莊浪，而莊浪是徐晞統轄的，斥責徐晞將罪過推到别人身上，將蔣貴放置一邊不再問罪。

明年春，諜報敵駐賀蘭山後。詔大同總兵官方政、都指揮楊洪出大同迤西，貴與都督趙安出凉州塞會剿。貴至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引還。鎮守陝西都御史陳鎰言

次年春季，探子來報敵人駐扎在賀蘭山後面。詔令大同總兵官方政、都指揮楊洪從大同出兵向西移動，蔣貴與都督趙安從凉州邊塞出兵會同圍剿。蔣貴抵達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説前面途中没有水草，領兵撤還。鎮守陝西的都御史陳

狀，尚書王驥出理邊務，斬敬，責貴立功。貴感奮，會朶兒只伯懼罪，連遣使入貢，敵勢稍弱。貴帥輕騎敗之於狼山，追抵石城。已，聞朶兒只伯依阿台於兀魯乃地，貴將二千五百人爲前鋒往襲。副將李安沮之，貴拔劍厲聲叱安曰："敢阻軍者死。"遂出鎮夷，間道疾馳三日夜，抵其巢。阿台方牧馬，貴猝入馬群，令士卒以鞭擊弓韣驚馬，馬盡佚。敵失馬，挽弓步鬥。貴縱騎蹂擊，指揮毛哈阿奮入其陣，大敗之。復分軍爲兩翼，别遣百騎乘高爲疑兵，轉戰八十里。會任禮亦追敵至黑泉，阿台與朶兒只伯以數騎遠遁，西邊悉平。三年四月，王驥以捷聞，論功封定西伯，食禄一千二百石，給世券。明年代任禮鎮甘肅。又明年冬，以征麓川蠻思任發，召還京。

鎰上報這一情況，尚書王驥出京主管邊疆事務，斬了安敬，責成蔣貴立功贖罪。蔣貴感激振奮，適逢朶兒只伯對自己的罪行感到害怕，接連派遣使者來進貢，敵人的勢力稍稍削弱。蔣貴率領輕騎兵在狼山打敗了敵人，一直追到石城。不久，聽説朶兒只伯在兀魯乃地區依附了阿台，蔣貴就率領二千五百人作先鋒前去襲擊。副將李安阻止這樣做，蔣貴拔出劍厲聲呵叱李安説："哪個敢阻攔軍事行動就殺了他。"於是從鎮夷出兵，從小路迅疾奔馳了三天三夜，抵達敵人的巢穴。阿台正在放馬，蔣貴突然間衝入馬群，命令士兵用鞭子拍擊弓箭袋以驚嚇馬群，馬全都跑散了。敵人失去了馬，就拉開弓箭徒步戰鬥。蔣貴放任騎兵踐踏擊殺，指揮毛哈阿奮勇殺入敵陣，大敗賊寇。又將軍隊分爲兩翼，另外派遣百名騎兵登上高處布爲疑兵迷惑敵人，轉戰八十里。適逢任禮也追擊敵人一直到黑泉，阿台與朶兒只伯率領幾名騎兵遠遠逃走，西部邊境全部平定。宣德三年四月，王驥將捷報上報朝廷，評定功勞封蔣貴爲定西伯，俸禄一千二百石，賜給世襲誥券。次年代替任禮鎮守甘肅。又次年冬季，因征討麓川的蠻人思任發，召回京師。

六年命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與王驥帥師抵金齒。分路進擣麓川上江寨，破杉木籠山七寨及馬鞍山象陣，功皆第一。事詳《王驥傳》。明年，師還，進封侯，益禄三百石。

六年命他佩挂平蠻將軍印信，充任總兵官，與王驥率領軍隊抵達金齒。兵分幾路進軍直搗麓川的上江寨，攻破杉木籠山的七個村寨以及馬鞍山的大象隊列，戰功都是第一。事情詳細地記載在《王驥傳》中。次年，軍隊撤還，進封爲侯爵，增加俸禄三百石。

八年夏，復佩平蠻將軍印，與王驥討思任發子思機發，攻破其寨。明年，師還，賞賚甚渥，加歲禄五百石。是役也，貴子雄乘敵敗，帥三十人深入。敵扼其後，自刎沉於江。贈懷遠將軍、彭城衛指揮使。

八年夏季，再次佩挂平蠻將軍印信，與王驥一起討伐思任發的兒子思機發，攻破了他的寨子。次年，軍隊撤還，賞賜非常優厚，增加年俸禄五百石。在這次戰役中，蔣貴的兒子蔣雄乘敵人潰敗，率領三十人深入敵陣，敵人斷絶了他的後路，就自刎沉没江中。被贈爲懷遠將軍、彭城衛指揮使。

十四年正月，貴卒，年七十。贈涇國公，謚武勇。

十四年正月，蔣貴去世，年齡七十歲。贈涇國公，謚號武勇。

貴起卒伍，不識字，天性樸實，忘己下人，能與士卒同甘苦。出境討

蔣貴從士兵起家，不識字，天性質樸實在，常忘記自己的身份與下面的人交往，能與士兵同

賊，衣糧器械常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陣輒身先之，以故所向有功。	甘共苦。出邊境討伐賊寇，衣服糧食和武器等常常是自己背着，不用一個役夫，面對敵陣則是親自衝殺在士兵之前，因此所到之處都能建功。
子義，病不能嗣，以義子琬嗣侯。天順末，佩平羌將軍印，總兵甘肅，築甘州沙河諸屯堡。	兒子蔣義，因病不能繼承爵位，以蔣義的兒子蔣琬承襲侯爵。天順末年，佩挂平羌將軍印信，在甘肅總管軍隊，修築了甘州的沙河等城堡。
成化八年召還，協守南京，兼督操江。十年入督十二團營，尋兼總神機營兵。上言："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復築土城以衛居民，誠萬世之業。今北京但有内城。己巳之變，敵騎長驅直薄城下，可以爲鑒。今西北隅故址猶存，亟行勸募之令，濟以工罰，成功不難。"又言："大同、宣府諸塞下，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爲豪右所占。畿内八府，良田半屬勢要家，細民失業。脱使邊關有警，内郡何資？運道或梗，京師安給？請遣給事、御史按核塞下田，定其科額；畿内民田，嚴戢豪右毋得侵奪。庶兵民足食而内外有備。"章下所司。雖不盡行，時論韙之。十三年帥京軍防秋大同、宣府，陳機宜十餘事。皆報可。十五年偕汪直按遼東邊事。	成化八年召回，協助守衛南京，兼任操江總督。十年入京督率十二團營，不久兼任神機營總兵。上言説："太祖開始建築南京，在京城之外再修築土城以保衛居民，實在是萬世的大業。如今北京衹有内城。己巳之變時，敵人的騎兵直驅逼近城下，可以此爲借鑒。現今西北角的城墻故址還在，立即頒發提倡招募的命令，并以做工代罰作爲輔助辦法，成功是不難的。"又上言："大同、宣府各邊塞之下，肥沃的田地不止幾十萬畝，都被豪門大户所占據。京師之内的八府，良田也一半屬於權勢要人之家，小民却失去産業。假使邊疆有緊急情况，内地用什麽來資助邊地？運糧通道一旦被阻，用什麽來供給京師？請求派遣給事、御史巡查考核邊塞之下的田地，確定這些田地應交納的税額，京師之内的民田，嚴令豪門大户不得侵奪。希望軍隊百姓有足够的糧食而内地塞外都有儲備。"奏章下交有關部門。雖然未能全部施行，但當時的輿論都贊同他的意見。十三年率領京軍去大同、宣府保衛秋收，并上陳事宜十幾件。都得到批准。十五年偕同汪直巡視遼東的邊疆事務。
二十年佩將軍印，出禦邊寇。寇退班師，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卒，贈涼國公，謚敏毅。	成化二十年佩挂將軍印信，出兵抵禦邊疆的賊寇。賊寇退兵後返回京師，多次加官爲太保兼太子太傅。去世，贈涼國公，謚號敏毅。
子驥嗣，典京營兵。弘治中充總兵官，歷鎮薊州、遼東、湖廣。官中外二十年，家無餘貲。再傳至孫傅。嘉靖中，累典軍府。佩征蠻將軍印，鎮兩廣。以平海賊及慶遠瑶功，加太子太保。明亡，爵絶。	兒子蔣驥繼位，掌管京師營兵。弘治年間充任總兵官，先後鎮守薊州、遼東、湖廣。在朝廷内外做官二十年，家中没有多餘的錢財。再傳位到孫子蔣傅。嘉靖年間，多次掌管軍府事務。佩挂征蠻將軍印信，鎮守兩廣。以平定海上賊寇以及慶遠瑶人的功勞，加封太子太保。明代滅亡，爵位斷絶。

任禮

任禮，字尚義，臨漳人。以燕山衛卒從成祖起兵，積功至山東都指揮使。永樂二十年擢都督僉事，從北征，前行偵敵，還受厚賞。仁宗即位，命掌廣西都司事，尋改遼東。宣宗立，進都指揮同知。從平樂安，又從征兀良哈，還爲後拒。英宗立，進左都督。

正統元年佩平羌將軍印，充左副總兵鎮甘肅。阿台、朶兒只伯數犯肅州，璽書誚讓。二年復寇莊浪。都指揮魏榮擊却之，擒朶兒只伯侄把禿孛羅。禮以聞。三年與王驥、蔣貴出塞，敗朶兒只伯於石城，復分道至梧桐林、亦集乃，進至黑泉而還。斬獲多，封寧遠伯，祿千二百石。明年還朝。又明年代貴鎮甘肅。

八年，赤斤蒙古衛都督且旺失加苦也先暴横，欲移駐也洛卜剌。禮以其地近肅州，執不許。已，奏請建寺於其地。禮復言許其建寺，彼必移居，遺後患，事竟寢。時邊將家僮墾塞上田者，每頃輸糧十二石。禮連請於朝，得減四石。是時邊塞無警，禮與巡撫曹翼屯田積粟，繕甲訓兵，邊備甚固。

十一年，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爭，部衆離貳。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内地。會喃哥亦請居肅州境内。禮因遣都指揮毛哈剌往撫其衆，而親帥兵繼其後。比至，喃哥復持兩端。其部下欲奔瓦剌，禮進兵逼之，遂收其全部千二百餘人以還。事聞，賜賚甚厚。時瓦剌也先方盛，封喃哥弟鎖南奔爲祁王。禮以二寇合則勢益難制，遣人招之。鎖南奔欲從未决，禮潛師直抵罕東，縶之以歸。帝大喜，

任禮，字尚義，臨漳人。以燕山衛士兵的身份跟隨成祖起兵，積累戰功做到山東都指揮使。永樂二十年提升爲都督僉事，跟隨出征北方，走在部隊前面偵察敵情，返回後受到優厚賞賜。仁宗登位，命他掌管廣西都司事務，不久改任遼東。宣宗登位，升爲都指揮同知，從軍平定樂安，又跟隨征討兀良哈，回來時爲後衛阻擋敵人。英宗登位，升爲左都督。

正統元年佩挂平羌將軍印信，充任左副總兵鎮守甘肅。阿台、朶兒只伯多次進犯肅州，皇帝發詔書譴責他。二年賊寇再次侵犯莊浪。都指揮魏榮打退了敵人，擒獲朶兒只伯的侄子把禿孛羅。任禮上報朝廷。三年與王驥、蔣貴出兵塞外，在石城打敗朶兒只伯，又分兵到達梧桐林、亦集乃，進軍到黑泉纔撤還。斬首擒獲很多敵人，封爲寧遠伯，俸禄一千二百石。次年返回朝廷。又次年代替蔣貴鎮守甘肅。

八年，赤斤蒙古衛都督且旺失加苦於也先的殘暴蠻横，想移兵駐扎在也洛卜剌。任禮因爲那裏靠近肅州，堅持不准許。不久，他們上奏請求在那裏修建寺廟。任禮再次上言説准許他們修建寺廟，他們必定移居那裏，留下後患，事情竟得以平息。當時邊疆守將的家人開墾邊塞上的土地，每頃土地要交納税糧十二石。任禮接連向朝廷請求，得以减去四石。這時候邊塞没有緊急情况，任禮就與巡撫曹翼屯田儲積糧食，修理兵器訓練士兵，邊疆防備非常鞏固。

正統十一年，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之間爭鬥，部衆也分離成兩派。任禮想乘他們飢餓窘迫之時，將他們遷往内地。適逢喃哥也請求居住到肅州邊境之内來。任禮就派遣都指揮毛哈剌前去安撫那裏的部衆，而親自率領部隊隨後前往。等到了那裏，喃哥又持首尾兩端遲疑不決。他的部下想去投奔瓦剌，任禮進兵逼近他們，於是收歸了他們全部人馬一千二百多人返回。事情上報朝廷，賞賜很是優厚。當時瓦剌的也先勢力正當興盛，封喃哥的弟弟鎖南奔爲祁王。任禮認爲兩股賊寇會合一起則形勢更加難以控制，派人招降鎖

賜禮鐵券，令世襲。

南奔。鎖南奔想聽從還未最後決定時，任禮暗中派部隊直抵罕東，捆了他而返回。皇帝非常高興，賜給任禮鐵券，令他世代承襲。

十四年，也先分道入寇，抵肅州。禮遣裨將禦之，再戰再敗，失士馬萬計。徵還，以伯就第。景泰初，提督三千營，以老致仕。久之，復起守備南京，入掌中府。

十四年，也先兵分幾路進犯，抵達肅州。任禮派遣副將抵禦敵人，兩次作戰兩次失敗，失去士兵馬匹以萬計。徵召回朝，以伯爵的身份回到府第。景泰初年，提督三千營，因年老退休。很久以後，再次起用守備南京，入京掌管中軍都督府。

禮自起卒伍，至大將，恪謹奉法。成化初卒。贈侯，謚僖武。子壽嗣，總兵鎮陝西。坐征滿四失律，宥死戍邊。子弘，予世指揮使。

任禮從士兵起家，做到大將，謹慎奉法。成化初年去世。贈侯爵，謚號僖武。兒子任壽繼位，任總兵鎮守陝西。因征伐滿四戰鬥失利獲罪，寬宥他死罪流放戍守邊地。兒子任弘，賜予世襲指揮使。

趙安

趙安，狄道人。從兄琦，土指揮同知，坐罪死，安謫戍甘州。永樂元年進馬，除臨洮百户，使西域。從北征有功，累進都指揮同知。

趙安，狄道人。堂兄趙琦，任土指揮同知，因事獲罪被處死，趙安被貶謫戍守甘州。永樂元年進獻馬匹，任臨洮百户，出使西域。從征北方有功勞，積功升爲都指揮同知。

宣德二年，松潘番叛。充左參將，從總兵陳懷討平之，進都督僉事。時議討兀良哈，詔安與史昭統所部赴京師。兀良哈旋來朝，命回原衛。使烏思藏，四年還。明年復以左參將從史昭討曲先，斬獲多。九年，中官宋成等使烏思藏，命安帥兵千五百人送之畢力术江。尋與侍郎徐晞出塞討阿台、朵兒只伯，敗之。

宣德二年，松潘番人叛亂。充任左參將，跟隨總兵陳懷討伐平定了叛亂，升爲都督僉事。當時商議討伐兀良哈，下詔趙安與史昭統率所屬部隊前往京師。兀良哈旋即前來朝見，朝廷命趙安返回原來衛所。出使烏思藏，四年返回。次年再次以左參將身份跟隨史昭討伐曲先，斬首擒獲很多。九年，宦官宋成等人出使烏思藏，命令趙安率領士兵一千五百人護送到畢力术江。不久與侍郎徐晞出兵塞外討伐阿台、朵兒只伯，打敗了敵人。

正統元年進都督同知，充右副總兵官，協任禮鎮甘肅。明年與蔣貴出塞，剿寇無功。三年，復與王驥、任禮、蔣貴分道進師，至刁力溝執右丞、達魯花赤等三十人。以功封會川伯，祿千石。明年移鎮凉州。安家臨洮，姻黨厮養多爲盜，副使陳斌以聞。在凉州又多招無賴爲僮奴，擾民，復爲御史孫毓所劾。詔皆不問。

正統元年升爲都督同知，充任右副總兵官，協助任禮鎮守甘肅。次年與蔣貴出兵塞外，圍剿賊寇但没有功勞。三年，再次與王驥、任禮、蔣貴分兵進軍，抵達刁力溝後抓獲右丞、達魯花赤等三十人。以戰功封爲會川伯，俸禄一千石。次年移兵鎮守凉州。趙安的家在臨洮，他的姻親朋黨和家奴僕役大多是强盜，副使陳斌將此上報朝廷。在凉州又招了很多無賴之人作爲奴僕，騷擾百姓，又被御史孫毓所彈劾。下詔都不予過問。

安勇敢有將略，與貴、禮并稱西

趙安作戰勇敢有大將的才略，與蔣貴、任禮

邊良將。九年十二月卒。子英爲指揮使，立功，進都督同知。

一同被稱爲西部邊疆的良將。九年十二月去世。兒子趙英任指揮使，建立戰功，升爲都督同知。

趙輔

趙輔，字良佐，鳳陽人。襲職爲濟寧衛指揮使。景帝嗣位，尚書王直等以將才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充左參將，守懷來。天順初，徵入右府莅事。

趙輔，字良佐，鳳陽人。承襲職位任濟寧衛指揮使。景帝繼位，尚書王直等人以將帥之才薦舉，提拔爲代理都指揮僉事，充任左參將，守衛懷來。天順初年，徵召進入右府管事。

成化元年以中府都督同知拜征夷將軍，與韓雍討兩廣蠻，克大藤峽，還封武靖伯。已而蠻入潯州，言官交劾。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賊流毒方甚，而輔妄言賊盡，冒封爵，不罪輔無以示戒。"輔乃自陳戰閥，委其罪於守將歐信。帝皆弗問。三年總兵征遼東，與都御史李秉從撫順深入，連戰有功，進侯。

成化元年以中府都督同知的官職拜官征夷將軍，與韓雍一起討伐兩廣的蠻人，攻克大藤峽，返回後封爲武靖伯。不久蠻人又進入潯州，諫議官交相彈劾。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說："賊寇的傳播和毒害正盛廣，而趙輔却胡亂說賊寇已消滅乾净了，冒功封爵，如不定趙輔的罪就無法以示儆戒。"趙輔於是自己陳述戰功，將罪過推到守將歐信的身上。皇帝都没有問罪。三年總領軍隊出征遼東，與都御史李秉從撫順出發深入，接連作戰有功勞，進爲侯爵。

八年，廷議大舉搜河套，拜輔將軍，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皆聽節制。輔至榆林，寇已深入大掠。輔不能制，與王越疏請罷兵。言官交論其罪。命給事中郭鏜往勘，還言："寇於六月入平凉、鞏昌、臨洮，殺掠人畜。迨七月而縱横慶陽境內。輔與越至榆林不進，宜治其弛兵玩寇罪。"帝不納。輔還，猶督京營。言者攻益力，詔姑置之。輔辭侯，乞世伯。帝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禄二百石。言官力爭。不聽。輔復上疏暴功，言減禄無以贍老。又言上命內官盧永征南蠻，黃順、汪直征東北，皆莫大功，宜付史館。余子俊等請置輔於法，卒不問。十二年解營務。家居十年卒。贈容國公，謚恭肅。

八年，朝廷商議大規模興兵搜索河套，拜趙輔爲將軍，陝西、延綏、寧夏三個鎮的軍隊都聽從趙輔的指揮管轄。趙輔抵達榆林，賊寇已經深入內地大肆劫掠。趙輔無法制止，與王越一起上疏請求停止出兵。諫議官交相上疏論趙輔的罪狀。命令給事中郭鏜前去調查，返京後上言說："賊寇於六月進入平凉、鞏昌、臨洮，殺害掠奪人和牲畜。到了七月在慶陽的境內横衝直撞。趙輔與王越抵達榆林後不再進軍，應當治他拖延軍隊、忽視賊寇的罪。"皇帝不采納。趙輔返回京師，仍然督率京營。上言的人攻擊他更加得力，下詔姑且將這件事放置一邊。趙輔辭去侯爵，懇求世襲伯爵。皇帝准許他世襲伯爵，但他本人仍然爲侯爵，僅僅減去俸禄二百石。諫議官竭力爭辯。不予采納。趙輔再次上疏表白功績，說減少俸禄無法贍養老人。又說皇上命令宦官盧永征伐南蠻，黃順、汪直征伐東北，都是極大的功績，應當交付史館記載下來。余子俊等人請求將趙輔治罪，終究不予問罪。十二年解除京營事務，在家居住十年後去世，贈爲容國公，謚號恭肅。

輔少俊辯有才，善詞翰，多交文士，又好結權幸。故屢遭論劾，卒無患。

趙輔年輕時善辯有才智，擅長做詩文，喜歡結交文人，又喜歡結交那些有權勢和受皇上寵愛的人。因此多次遭到抨擊和彈劾，最終没有禍患。

子承慶嗣伯，協守南京。正德初，坐傳寫諫官劉菃疏，爲劉瑾所惡，削半禄閒住。四傳至玄孫光遠，萬曆中鎮湖廣。明亡乃絶。

兒子趙承慶繼承伯爵，協助防守南京。正德初年，因爲傳抄諫議官劉菃的奏疏獲罪，爲劉瑾所厭惡，削去一半俸禄閑居在家。傳四代到玄孫趙光遠，萬曆年間鎮守湖廣。明代滅亡於是斷絶。

劉聚

劉聚者，太監永誠從子也。爲金吾指揮同知。以“奪門”功，進都指揮僉事，復超擢都督同知。與討曹欽，進右都督。

劉聚，是太監永誠的侄子。任金吾指揮同知。因“奪門之變”的功勞，升爲都指揮僉事，又越級提升爲都督同知。參與討伐曹欽，進升右都督。

成化六年以右副總兵從朱永赴延綏，追賊黄草梁。遇伏，鏖戰傷頰，麾下力捍以免。頃復與都督范瑾等擊寇青草溝，敗之。永等追寇牛家寨，聚亦據南山力攻。寇大敗，出境。論功進左都督，以内援特封寧晋伯。

成化六年以右副總兵跟隨朱永前往延綏，追擊賊寇到黄草梁。遇到埋伏，在激戰中傷了下巴，手下人奮力保護纔免落敵手。一會兒又與都督范瑾等人追擊賊寇到青草溝，打敗敵人。朱永等人追擊賊寇到牛家寨，劉聚也憑藉着南山奮力進攻。賊寇大敗，逃出境外。評定戰功升爲左都督，因宫内有人援助特别加封爲寧晋伯。

八年冬代趙輔爲將軍，總陝西諸鎮兵。寇入花馬池，率副總兵孫鉞、游擊將軍王璽等擊却之。還至高家堡，寇復至，敗之。追奔至漫天嶺，伏起夾擊，又敗之。鉞、璽亦别破賊於井油山。捷聞，予世券。

八年冬季代替趙輔任將軍，總領陝西各鎮軍隊。賊寇入侵花馬池，率領副總兵孫鉞、游擊將軍王璽等人追擊打退了敵人。撤還抵達高家堡，賊寇再次入侵，又打敗敵人。追趕到漫天嶺，伏兵躍起兩面夾擊，又打敗了敵人。孫鉞、王璽也另外在井油山攻破賊寇。捷報上報朝廷，賜予世襲誥券。

其冬，孛羅忽、滿都魯、乩加思蘭連兵深入，至秦州、安定、會寧諸州縣，縱横數千里。賊退，適王越自紅鹽池還，妄以大捷聞，璽書嘉勞。頃之，紀功兵部員外郎張謹劾聚及總兵官范瑾等六將，殺被掠者冒功。部科及御史交章劾。詔遣給事中韓文往勘，還奏如謹言。所報首功百五十，僅十九級。帝以寇既遁，置不問。聚尋卒。贈侯，謚威勇。

這一年冬季，孛羅忽、滿都魯、乩加思蘭聯合兵力深入内地，一直到秦州、安定、會寧各州縣，方圓有幾千里。賊寇退走後，正好王越從紅鹽池撤還，就胡亂説打了大勝仗并上報朝廷，下詔書嘉獎慰勞。不多時，紀功兵部員外郎張謹彈劾劉聚以及總兵官范瑾等六名將領，誅殺遭掠奪的人以冒功。六科給事中以及御史紛紛上奏章彈劾。下詔派遣給事中韓文前往調查，返回後上奏與張謹所説的相同。所上報的斬首功勞一百五十人，其實僅僅衹有十九個首級。皇帝因賊寇既已逃遁，放置一邊不過問。劉聚不久去世。贈侯

傳子禄及福。福，弘治中掌三千營，加太子太保。卒，子岳嗣。卒，從子文請嗣。吏部言聚無大功，子孫不宜再襲。世宗不允，命文嗣。亦傳至明亡乃絶。

爵，謚號威勇。

傳位給劉禄再到劉福。劉福，弘治年間掌管三千營，加官太子太保。去世，兒子劉岳繼位。去世，侄子劉文請求繼位。吏部説劉聚没有什麽大功，子孫不應當再承襲。世宗不同意，命令劉文繼位。也傳位到明代滅亡纔斷絶。

贊曰：宋晟在太祖時，即與開國諸元勛參迹戎行，其後四鎮涼州，威著西鄙。兩子尚主，世列徹侯，功名盛矣。薛禄以下諸人，皆與“靖難”。禄東昌、滹沱之戰，劉榮守永平，譚廣守保定，宣力最著。雖策勛之日，未即剖符，而各以積閥受封。其善撫士卒，慎固封守，恪謹奉職，有足尚者。趙輔、劉聚猷績遠遜前人，而帶礪之盟，與國終始，誠厚幸哉。諸人并以勛爵鎮禦邊陲，故類著於篇。

贊曰：宋晟在太祖的時候，就與諸位開國元勛一起混迹於軍隊行伍之中，以後四次鎮守涼州，威名遠播於西部邊陲。兩個兒子娶公主爲妻，世代列於顯貴的爵位，功名盛大。薛禄以下衆人，都參與了“靖難”之役。薛禄參加了東昌、滹沱的戰鬥，劉榮守衛永平，譚廣守衛保定，用力最大。雖然在記録功勛之日，未能立即得以封爲列侯，但却各以積累的功績受到册封。他們的善於安撫士兵，謹慎牢固地守衛疆土，嚴格恭謹地奉行職守，有足以崇尚的美德。趙輔、劉聚的功績遠遠遜色於前面各位，而世襲禄位的盟約，却與國家相始終，真是深厚的寵幸啊。衆人都以勛爵的身份鎮守邊陲，因此將他們歸爲一類著録在此篇中。

明史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吴允誠 (子)克忠 (孫)瑾　薛斌 (子)綬 (弟)貴　李賢
吴成　滕定　金順　金忠　蔣信　李英 (從子)文　毛勝
焦禮　毛忠 (孫)鋭　和勇　羅秉忠

吴允誠　吴克忠　吴瑾

吴允誠，蒙古人。名把都帖木兒，居甘肅塞外塔溝地，官至平章。永樂三年，與其黨倫都兒灰率妻子及部落五千、馬駝萬六千，因宋晟來歸。帝以蒙古人多同名，當賜姓別之。尚書劉儁請如洪武故事，編爲勘合。允誠得賜姓名，授右軍都督僉事。倫都兒灰亦賜姓名柴秉誠，授後軍都督僉事。餘授官賜冠帶，給畜産鈔幣有差，使領所部居涼州耕牧。晟以招徠功，封西寧侯。自是降附者益衆，邊境日安，由允誠始。

吴允誠，蒙古人，名把都帖木兒，居住在甘肅塞外的塔溝地區，做官至平章。永樂三年，與他的同黨倫都兒灰率領妻子兒女和部落成員五千人、馬和駱駝一萬六千匹，通過宋晟前來歸順。皇帝認爲蒙古人大多名字相同，應當賞賜他姓以與他人相區別。尚書劉儁請求仿效洪武年間的舊事，把他們收編，發給符契。於是吴允誠得以賜予姓名，授予右軍都督僉事。倫都兒灰也被賜姓名爲柴秉誠，授後軍都督僉事。其餘的人也被授予官職，賞賜了官服，賞給牲畜、錢幣數量不等，讓他帶領部屬住到涼州耕種放牧。宋晟因爲招徠吴允誠有功，封爲西寧侯。從此歸附的人越來越多，邊境日漸安寧，這是從吴允誠開始的。

七年，往亦集乃覘敵，擒哈剌等二十餘人，進都督同知。明年從出塞，敗本雅失里，進右都督。尋進左都督。與中官王安追闊脱赤，至把力河獲之。封恭順伯，食禄千二百石，予世券。

七年，吴允誠前往亦集乃刺探敵情，擒獲哈剌等二十多人，升任都督同知。第二年，跟隨出塞，打敗了本雅失里，升任右都督。不久又升爲左都督。與中官王安追擊闊脱赤，到把力河把他擒獲了。封爲恭順伯，俸禄一千二百石，被給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

允誠三子：答蘭、管者、克勤。允誠與二子從軍，留其妻及管者居涼州。番人虎保等誘脅允誠衆，欲叛去。允誠妻與管者謀，召部將都指揮保住、卜顔不花等擒其黨，誅之。帝喜，降敕奬之，賜綵鈔羊米甚厚，授

吴允誠有三個兒子：答蘭、管者、克勤。吴允誠與兩個兒子隨軍作戰，留下他的妻子和管者居住在涼州。番人虎保等引誘脅迫吴允誠的部衆，想背叛離去。吴允誠的妻子同管者商量，召集部將都指揮保住、卜顔不花等人擒拿虎保的同黨，并把他們殺死。皇帝非常高興，下敕令奬賞

管者指揮僉事。保住賜姓名楊效誠，授指揮僉事。韃靼可汗鬼力赤遇弑，其下多潰。答蘭與别立哥請出塞自效，有功。别立哥者，秉誠子也。

他們，賜予細絹、紙幣、羊、米十分豐厚，授予管者指揮僉事。保住被賜予姓名楊效誠，授予指揮僉事。韃靼可汗鬼力赤遭殺害，其部下大多潰散。答蘭和别立哥請求出塞爲皇帝效勞，立了功。别立哥是柴秉誠的兒子。

帝征瓦剌，允誠父子皆從。師還，命仍居涼州備邊。允誠卒，贈國公，謚忠壯。

皇帝征討瓦剌，吴允誠父子都隨從。軍隊返回，命令他們仍然居住在涼州戍守邊關。吴允誠去世，追贈國公，謚號爲忠壯。

命答蘭更名克忠，襲其爵。再征阿魯台，從行。三征阿魯台，復從。兄弟皆有功。洪熙元年，以戚里恩，克忠進侯。時管者已積功至都指揮同知，亦封廣義伯。克忠嘗充副總兵巡邊。正統九年，統兵出喜峰口，征兀良哈，有功，加太子太保。

皇帝命令答蘭改名爲克忠，繼承他父親的爵位。第二次征伐阿魯台，隨軍出征。第三次征伐阿魯台，又隨軍出征。兄弟都有功。洪熙元年，因爲外戚的恩寵，吴克忠進封侯爵。這時，管者已經積累功勞任都指揮同知，也封爲廣義伯。吴克忠擔任副總兵巡視邊疆。正統九年，帶兵出喜峰口，征伐兀良哈，有功，加封太子太保。

土木之變，克忠與其弟都督克勤、子瑾爲後拒，寇突至，驟戰不勝。敵兵據山上，飛矢石如雨，官軍死傷略盡。克忠下馬射，矢竭，猶殺數人，與克勤俱歿於陣。贈邠國公，謚忠勇。克勤贈遵化伯，謚僖敏。

土木之變時，吴克忠與他的弟弟都督吴克勤、兒子吴瑾擔任後衛，敵人突然殺來，倉猝應戰不能取勝。敵人占據了山頭，利箭石頭如雨點般飛來，官兵幾乎全部傷亡。吴克忠跳下馬射箭，箭射完了，還殺死了幾個人，同吴克勤都死在軍陣中。被贈予邠國公，謚號忠勇。吴克勤被贈予遵化伯，謚號僖敏。

瑾被執，逃歸，嗣侯。英宗嘗欲使瑾守甘肅，辭曰："臣，外人，若用臣守邊，恐外裔輕中國。"帝善其言，乃止。曹欽反，瑾與從弟琮聞變，椎長安門上告。門閉，欽攻不得入，遂縱火。瑾將五六騎與欽力戰死。贈涼國公，謚忠壯，予世券。

吴瑾被逮住了，又逃了回來，繼承了侯爵。英宗曾經想讓吴瑾守衛甘肅，他推辭説："臣是外族人，若用臣守衛邊疆，恐怕外族人會輕視中原。"皇帝覺得他的意見對，就中止了。曹欽反叛，吴瑾和堂弟吴琮得知有變故，敲打長安門報告。城門關閉，曹欽攻不進去，就放火。吴瑾帶領五六個騎兵與曹欽奮戰而死。被追贈涼國公，謚號忠壯，賜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

三傳至曾孫繼爵，嘗守備南京。傳子汝胤孫惟英，與繼爵皆總督京營戎政。崇禎末，都城陷，汝胤弟勳衛汝徵偕妻女投繯死。

傳了三代到曾孫吴繼爵，曾守衛南京。又傳到兒子吴汝胤、孫子吴惟英，與吴繼爵都曾總管京城的軍務。崇禎末年，京城陷落，吴汝胤的弟弟勳衛吴汝徵和妻子女兒上吊而死。

管者卒，子玘嗣。管者妻早奴亦有智略，嘗親入朝獻良馬，朝廷多其忠。玘卒，管者弟克勤子琮嗣，鎮守寧夏。成化四年，滿四反。琮坐激變，且臨陣先退，下獄論死。謫戍

管者去世，兒子吴玘繼位，管者的妻子早奴也有智慧謀略，曾親自到朝廷進獻良馬，朝廷稱贊她的忠誠。吴玘去世，管者弟弟克勤的兒子吴琮繼位，鎮守寧夏。成化四年，滿四造反。吴琮坐視這一突然變故，并且在戰場上首先退却，被

邊，爵除。

關入監獄判處死刑。後被貶斥戍守邊疆，爵位廢除。

薛斌　薛綬

薛斌，蒙古人，本名脱歡。父薛台，洪武中歸附，賜姓薛，累官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斌嗣職，從起兵，累遷都督僉事。從北征有功，進都督同知。永樂十八年，封永順伯，禄九百石，世指揮使。

斌卒，子壽童方五歲，從父貴引見仁宗，立命嗣伯，賜名綬。長，驍勇善戰。正統十四年秋，與成國公朱勇等遇敵於鷂兒嶺。軍敗，弦斷矢盡，猶持空弓擊敵。敵怒，支解之。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類，宜勇健若此。"相與哭之。謚武毅。子輔，孫勳，并得嗣伯。勳子璽乃嗣指揮使，如券文。

薛斌，蒙古人，本名脱歡。父親薛台，洪武年間歸附朝廷，賜姓爲薛，多次遷升至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薛斌繼承了官職，跟從起兵，多次遷升至都督僉事。跟從北征有功，進升爲都督同知。永樂十八年，封爲永順伯，俸禄九百石，世襲指揮使。

薛斌去世，兒子薛壽童纔五歲，伯父薛貴引領他拜見仁宗，立即下令讓他繼承伯爵，賜名爲綬。長大後，驍勇善戰。正統十四年秋天，與成國公朱勇等同敵人在鷂兒嶺遭遇。作戰失敗，弦拉斷了，箭射完了，還用一張空弓擊打敵人。敵人發怒，把他肢解了。事後知道他本來是蒙古人，就説："此人是我們的同類，理應如此勇敢矯健。"大家都爲他哭了。謚號武毅。兒子薛輔，孫子薛勳，都得以繼承伯爵。薛勳的兒子薛璽就繼承指揮使，一如世券的規定。

薛貴

貴，本名脱火赤，斌之弟。以舍人從燕王起兵，屢脱王於險，積官都指揮使。再從北征，進都督僉事。永樂二十年，封安順伯，禄九百石。宣德元年進侯，加禄三百石，予世券。卒，贈濱國公，謚忠勇。無子，從子山嗣爲指揮使。天順改元，以復辟恩，命山子忠嗣伯。卒，子瑶嗣。弘治中卒，子昂降襲指揮使。

薛貴，本名脱火赤，是薛斌的弟弟。以舍人的身份跟從燕王起兵，多次幫助燕王脱離危險，積累官職到都指揮使。第二次跟從北征，進升爲都督僉事。永樂二十年，封安順伯，俸禄九百石。宣德元年升爲侯，增加俸禄三百石，并賜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去世，追贈濱國公，謚號忠勇。没有兒子，侄子薛山繼任指揮使。天順元年，因爲幫助復辟的恩德，下令薛山的兒子薛忠繼承伯爵。死後，兒子薛瑶繼承。弘治年間去世，兒子薛昂降職繼任指揮使。

李賢

李賢，初名丑驢，韃靼人。元工部尚書。洪武二十一年來歸，通譯書。太祖賜姓名，授燕府紀善。侍燕世子最恭謹。"靖難"師起，有勞績，累遷都指揮同知。凡塞外表奏及朝廷所降詔敕，皆命賢譯。賢亦屢陳所見。成祖皆采納之。仁宗即位，念舊勞，進後軍都督僉事，再進右都督，

李賢，最初叫丑驢，韃靼人。曾任元代工部尚書。洪武二十一年前來歸順，精通翻譯。太祖賜給他姓名，授官爲燕府紀善。侍奉燕世子最爲恭敬謹慎。"靖難"兵起，有功，多次升遷至都指揮同知。凡是塞外來的表奏和朝廷下達的詔書敕令，都叫李賢翻譯。李賢也多次陳述見解。成祖都采納了。仁宗即位，念及原來的功勞，升爲後軍都督僉事，又升爲右都督，賞賜很豐厚。不

賜賚甚渥。尋召見，憫其病，封忠勤伯，食禄千一百石。尋卒。

久召見他，憐憫他有病，封爲忠勤伯，俸禄一千一百石。不久死去。

吴成

吴成，遼陽人，初名買驢。父通伯，元遼陽行省右丞。太祖時，觀童來降，通伯父子與俱。買驢更今姓名，充總旗，數從大軍出塞。建文元年，授永平衛百户。降燕，從戰皆有功，三遷都指揮僉事，始知名。南軍聞吴買驢名，多於陣上指目之。設伏淝河，進兵小河，合戰齊眉山，攻敗靈璧軍，皆殊死鬥，功多。

吴成，遼陽人，最初叫吴買驢。父親吴通伯，元代遼陽行省右丞。太祖時，觀童前來歸降，吴通伯父子與他一起前來。吴買驢改爲現在的姓名，充任總旗，多次跟隨大軍出塞。建文元年，被授予永平衛百户。歸順燕王，跟隨作戰都有功，進升三次至都指揮僉事，開始出名。南軍聽説了吴買驢的威名，很多人在陣地上指着看他。在淝河設埋伏，進軍小河，會戰齊眉山，打敗靈璧的軍隊，都是殊死搏鬥，立了很多功。

成祖即位，授都指揮使。從征本雅失里。疾戰，本雅失里以七騎遁。從征阿魯台，合朱榮冰爲前鋒，追至闊灤海。召還，進都督僉事。又三從出塞。洪熙元年，進左都督。從陽武侯薛禄征大松嶺，爲前鋒，有功，增禄米。宣宗初，以成嘗宿衛東宫，録舊勞，封清平伯，禄千一百石，予世券。從征樂安，復與薛禄爲前鋒。事定，出守備興和。成好畋獵而不修武備。寇伺其出獵，卒入城，掠其妻孥以去。帝聞之，置不罪。已而阿魯台入貢，還其家口。三年，帝北征，從敗賊於寬河，進侯，禄如故。八年卒。贈渠國公，謚壯勇。

成祖即位，授予都指揮使。跟隨征討本雅失里。激戰一場，本雅失里帶着七個騎兵逃跑。又跟從征討阿魯台，與朱榮的部隊一起擔當前鋒，追趕到闊灤海。被召回，進升爲都督僉事。又三次跟從出塞。洪熙元年，進升爲左都督。跟從陽武侯薛禄征伐大松嶺，充當前鋒，立了功，增加了俸禄。宣宗初年，以吴成曾經守衛太子，記録以前的功勞，封爲清平伯，俸禄一千一百石，并授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跟隨征伐樂安，再次同薛禄充任前鋒。戰事平定後，外出守衛興和。吴成喜歡打獵，而不修整武器裝備。賊寇等他外出打獵，突然攻進城來，搶去了他的妻子兒女。皇帝聽説了這件事，放置一邊不予問罪。不久阿魯台前來納貢，歸還了他的家人。三年，皇帝征伐北方，從軍作戰在寬河打敗賊寇，進升侯爵，俸禄跟原來一樣。宣宗八年去世。追贈渠國公，謚號壯勇。

子忠前死，忠子英嗣伯。卒，子璽嗣。坐貪淫奪爵，久乃復之。卒，無子，從弟琮嗣。四傳至玄孫遵周。崇禎末，京師陷，被殺。

兒子吴忠先前已死去，吴忠的兒子吴英繼承了伯爵。去世，兒子吴璽繼承。因貪污荒淫被剥奪爵位，很久纔恢復。去世，没有兒子，堂弟吴琮繼承。傳了四代到玄孫吴遵周。崇禎末年，京師陷落，被殺害。

滕定

滕定，父瓚住，元樞密知院。洪武中，來降。授會州衛指揮僉事，賜姓滕。從燕起兵，進燕山右衛指揮使。卒，定嗣官，屢從出塞，有功，

滕定，父親瓚住，元代樞密知院。洪武年間，前來歸降。授予會州衛指揮僉事，賜姓滕。跟隨燕王起兵，進升爲燕山右衛指揮使。去世，滕定繼承官職，多次隨軍出塞，有功，升至都督

進至都督僉事。宣德四年，封奉化伯，禄八百石。正統初卒。子福嗣，爲指揮使。

僉事。宣德四年，封爲奉化伯，俸禄八百石。正統初年去世。兒子滕福繼承，任指揮使。

金順

金順，本名阿魯哥失里。永樂中來降，授大寧都指揮僉事。從敗本雅失里，又敗阿魯台，累進都督僉事。宣德三年，從巡北邊，有斬捕功。明年，封順義伯，禄八百石。卒，子忠嗣，爲指揮僉事。

金順，本名阿魯哥失里。永樂年間前來歸降，授予大寧都指揮僉事。從軍作戰。打敗本雅失里，又打敗阿魯台，多次升官至都督僉事。宣德三年，跟從巡視北方邊疆，有斬首捕敵的功勞。第二年，封爲順義伯，俸禄八百石。去世，兒子金忠繼承，任指揮僉事。

金忠　蔣信

金忠者，蒙古王子也先土干也。素桀黠，爲阿魯台所忌。永樂二十一年，成祖親征漠北，至上莊堡，率妻子部屬來降。時六師深入，寇已遠遁。帝方耻無功，見其來歸，大喜，賜姓名，封忠勇王，賜冠帶織金襲衣，命坐列侯下，輟御前珍羞賜之，復賜金銀寶器。忠大喜過望。班師在道，忠騎從，數問寇中事，眷寵日隆。明年，忠請爲前鋒，討阿魯台自效。帝初不許。會大同、開平警報至，諸將請從忠言。帝復出塞，忠與陳懋爲前鋒，而阿魯台聞王師復出，倉皇渡答蘭納木兒河遁去。忠、懋至河不見寇，抵白邙山，卒無所遇，乃班師。仁宗嗣位，加太子太保，并支二俸。

金忠是蒙古王子也先土干。向來桀驁不馴，詭計多端，被阿魯台所忌妒。永樂二十一年，成祖親自征伐漠北，到達上莊堡，金忠率領妻子兒女及部下來歸降。當時六軍深入大漠，寇賊已經遠遠逃跑。皇帝正爲没有功勞而感到耻辱，見他前來歸順，非常高興，賜給他姓名，封爲忠勇王，賜予帽子、衣帶、織有金綫的官服，命令他坐在衆侯之下，撤下皇帝面前的珍貴菜肴賞賜給他，又賞賜金銀珠寶。金忠大喜過望。在班師回朝的途中，金忠騎馬跟從，皇帝多次詢問賊寇中的事情，對他的寵愛日漸加深。第二年，金忠請求擔任前鋒，討伐阿魯台爲皇帝效命。皇帝開始不答應。恰恰大同、開平警報傳來，衆將領請求聽從金忠的話。皇帝又出征塞外，金忠與陳懋作爲前鋒，然而阿魯台聽説皇帝再次出征，倉皇渡過答蘭納木兒河逃跑了。金忠、陳懋到河邊没有看見敵人，到達白邙山，最終没有遇到敵兵，於是撤回。仁宗繼位，加封太子太保，并支付兩份俸禄。

宣德三年，親征兀良哈，敗寇於寬河。忠與把台請自效，帝許之。或言不可遣，帝曰："去留任所欲耳。朕有天下，獨少此二人邪?"二人獲數十人、馬牛數百來獻。帝喜，命中官酌以金卮，遂賜之。明年，加太保。六年秋卒。命有司治喪葬。

宣德三年，皇帝親自出征兀良哈，在寬河打敗寇賊。金忠和把台請求效命，皇帝答應了。有人説不能派他們去，皇帝説："去留隨他們的便吧！我有整個天下，難道還缺這兩個人嗎?"兩人俘獲了幾十個人和幾百匹牛馬前來進獻。皇帝很高興，命令中官用金杯斟酒，賞賜給他們。第二年，加封太保。六年秋天去世。皇帝命令有關官員辦理喪事。

把台者，忠之甥，從忠來降，授

把台，是金忠的外甥，跟從金忠前來歸降，

都督僉事。宣德初，賜姓名蔣信。正統中，封忠勇伯。從駕陷土木，也先使隸賽罕王帳下。信雖居朔漠，志常在中國。每詣上皇所慟哭，擁衛頗至。已，竟從駕還，詔復給其祿。景泰五年卒。贈侯，謚僖順。子也兒索忽襲爵。天順初，更名善。弘治中卒。無子，爵絶。

授予都督僉事。宣德初年，賜予姓名蔣信。正統年間，封爲忠勇伯。跟從皇帝困陷在土木堡，也先讓他作賽罕王帳下的奴僕。蔣信雖然身在大漠，心却常在中原。每回到太上皇的住所都慟哭，護衛太上皇非常周到。後來，竟然跟隨皇帝回到了中原，詔令恢復給他的俸禄。景泰五年去世。追贈侯爵，謚號僖順。兒子也兒索忽繼承爵位。天順初年，改名爲蔣善。弘治年間去世。没有兒子，爵位廢除。

李英

李英，西番人。父南哥，洪武中率衆歸附，授西寧州同知，累功進西寧衛指揮僉事。英嗣官。

李英，西番人。父親南哥，洪武年間率領部衆來歸附，授予西寧州同知，多次立功進升爲西寧衛指揮僉事。李英繼承了官職。

永樂十年，番酋老的罕叛。英擊之。討來川，俘斬三百六十人。夜雪，賊遁，追盡獲之，進都指揮僉事。番僧張答里麻者，通譯書。成祖授以左覺義。居西寧，恣甚。以計取西番貢使貲，納逋逃，交通外域，肆惡十餘年。英發其事，磔死，籍其家。西陲快之。

永樂十年，番人酋長老的罕叛亂。李英去攻打他。討伐來川，俘獲斬殺了三百六十人。晚上下雪，寇賊逃跑了，前往追捕，全部抓獲，升爲都指揮僉事。番族僧人張答里麻，精通翻譯。成祖授予他左覺義。居住在西寧，非常放肆。用計騙取西番納貢使者的財物，接納逃亡的罪人，裏通外國，放肆作惡十多年。李英揭發了他的事情，磔刑處死，抄了他的家。西部邊疆人民非常高興。

末年，中官喬來喜、鄧誠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賊見殺，掠所齎金幣。仁宗璽書諭赤斤、罕東及安定、曲先，詰賊主名，而敕英與土官指揮康壽等進討。英詗知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曲先指揮散即思實殺使者，遂率兵西入。賊驚走。追擊，逾崑崙山，深入數百里。至雅令闊，與安定賊遇，大敗之，俘斬千一百餘人，獲馬牛雜畜十四萬。曲先賊聞風遠遁，安定王桑爾加失夾等懼，詣闕謝罪。宣宗嘉英功，遣使褒諭，宴勞之，令馳驛入朝。既至，擢右府左都督，賜賚加等。宣德二年，封會寧伯，祿千一百石，并封南哥如子爵。

永樂末年，中官喬來喜、鄧誠等出使西域，經過安定、曲先，遭遇寇賊被殺，被搶去了所帶的錢財貨物。仁宗親自發文告諭赤斤、罕東和安定、曲先的地方官，追問寇賊主犯的名字，并命令李英和土官指揮康壽等人前往討伐。李英刺探到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曲先指揮散即思實際上是殺死使者的凶手，於是帶兵西進。寇賊受驚逃跑了。前往追擊，越過了崑崙山，深入了幾百里。到達雅令闊，與安定的寇賊相遇，大敗寇賊，俘獲斬殺一千一百多人，俘獲牛馬和其他牲畜十四萬匹。曲先的寇賊聽到風聲，逃到了很遠的地方。安定王桑爾加失夾等感到害怕，前往京城請罪。宣宗嘉獎李英的功勞，派遣使者前去傳達褒獎的聖諭，設宴慰勞他，命令他乘驛車迅速回朝。回來以後，升爲右府左都督，加倍賞賜。宣德二年，封爲會寧伯，俸禄一千一百石，并封南哥與兒子一樣的爵位。

英恃功而驕，所爲多不法。寧夏總兵官史昭奏英父子有異志。南哥上章辯。賜敕慰諭之。英家西寧，招逋逃七百餘户，置莊墾田，豪奪人産，復爲兵部及言官所劾。帝宥英，追逃者入官。七年，西寧指揮祁震子成當襲父職。庶兄監藏，英甥也，欲奪之。成從祖太平携成赴京辯。英遣人篡取太平及其義兒杖之，義兒竟死。言官交劾，并及前罪，遂下英詔獄，奪爵論死。正統二年始釋，後稍給其禄。尋卒。英宗復辟，官其子杲錦衣指揮同知。尋進都指揮使，用薦擢左軍都督僉事，屢分典營務，以嚴慎稱。

李英仗恃功勞而驕傲，所做的事大多不合法。寧夏總兵官史昭上奏李英父子有異心。南哥上書申辯。皇帝下敕令安慰勸導他。李英住在西寧，招納逃亡者七百多户，設置莊園，開墾田地，强搶别人的財産，再次被兵部和言官彈劾。皇帝寬恕了李英，追查逃亡的人交到官府。七年，西寧指揮祁震的兒子祁成應當繼承父職。祁成的同父異母哥哥祁監藏，是李英的外甥，想奪取這個職位。祁成的堂祖父祁太平帶着祁成到京城説明這件事。李英派人奪走祁太平和他的義子施以杖刑，義子最終被打死了。言官交相彈劾他，加上原來的罪行，於是把李英關進欽犯監獄，廢除他的爵位，判處死刑。正統二年纔釋放，後來逐漸供給他俸禄。不久死去。英宗復辟後，讓他的兒子李杲作錦衣指揮同知，不久升爲都指揮使，因有人推薦提升爲左軍都督僉事，多次分管軍營事務，以嚴格謹慎著稱。

李文

英從子文，宣德間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西番思俄可嘗盗他部善馬，都指揮穆肅求不得。會思俄可以畜産鬻於邊，肅誣以盗，收掠致死，番人惶駭思亂。文劾之，逮肅下吏，西陲以寧。累官都指揮使。

李英的侄子李文，宣德年間任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西番的思俄可曾盗竊其他部落的良馬，都指揮穆肅四處尋找没有找到。恰逢思俄可在邊境出賣牲畜，穆肅誣陷是他偷的，把他抓起來拷打致死，番人感到惶恐，打算叛亂。李文彈劾了他，逮捕穆肅交法官審訊，西部邊疆得以安寧。多次進升至都指揮使。

天順元年冒迎駕功，進都督僉事。未幾，以右都督出鎮大同。寇二千餘騎犯威遠，文率師敗之，封高陽伯。石亨敗，革奪門冒功者官。文自首，帝以守邊不問。

天順元年，假報迎接皇上有功，進升都督僉事。不久，以右都督身份外出鎮守大同。敵寇二千多騎兵侵犯威遠，李文率軍擊敗了他們，封爲高陽伯。石亨敗落，革除那些假冒打開城門有功的人的官職。李文前去自首，皇帝因他守衛邊疆没有追問。

四年秋，孛來大舉入寇，文按兵不戰，遂入雁門，大掠忻、代諸州，京師震恐。寇退，徵文下詔獄，論斬。帝宥文死，降都督僉事。立功延綏，既而進都督同知。成化中，哈密爲土魯番所并，求救於朝。詔文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經略之，無功而還。弘治初卒。正德初贈高陽伯。

天順四年秋天，孛來大舉入侵，李文按兵不動，於是敵人攻入雁門關，大肆搶掠忻、代等州，京城震驚惶恐。敵寇撤退，召回李文關進欽犯監獄，判處死刑。皇帝寬恕了李文的死罪，降爲都督僉事。在延綏立了功，不久升爲都督同知。成化年間，哈密被土魯番吞并，向朝廷求救。詔令李文與右通政劉文前往甘肅辦理這件事，無功而返。弘治初年死去。正德初年追贈高

毛勝

毛勝，字用欽，初名福壽，元右丞相伯卜花之孫。伯父那海，洪武中歸附，以“靖難”功至都指揮同知，無子。勝父安太嗣爲羽林指揮使，傳子濟。無子，勝嗣。論濟征北功，進都指揮使。嘗逃歸塞外，尋復自還。

正統七年，以征麓川功，擢都督僉事。靖遠伯王驥請選在京番將舍人，捕苗雲南。乃命勝與都督冉保統六百人往。已，再征麓川，即命二人充左右參將。賊平，進都督同知。

十四年夏，也先謀入寇，勝偕平鄉伯陳懷等率京軍三萬鎮大同。懷遇寇戰歿，勝脱還。以武清伯石亨薦，景帝進勝左都督，督三千營操練。

貴州苗大擾，詔勝往討。未行，而也先逼京師。勝禦之彰義門北，擊退之。越二日，引兵西直門外，解都督孫鏜圍。明日，都督武興戰歿於彰義門，寇乘勝進。勝與都御史王竑急援之，寇遂引却。勝追襲至紫荆關，頗有斬獲。事定，乃命以左副總兵統河間、東昌降夷赴貴州。賊首韋同烈據香罏山作亂，勝與總兵梁珤、右副總兵方瑛等從總督王來分道夾擊。勝進自重安江，大破之。會師山下，環四面攻之。賊窘，縛同烈降。

還討湖廣巴馬諸處反賊，克二十餘寨，擒賊首吴奉先等百四十人，斬首千餘級，封南寧伯，予世券。疏請更名，從之。移鎮騰衝。金齒芒市長官刀放革潛結麓川遺孽思卜發爲變，勝設策擒之。

陽伯。

毛勝，字用欽，起初名福壽，元代右丞相伯卜花的孫子。伯父那海，洪武年間歸附，因“靖難”有功升爲都指揮同知，没有兒子。毛勝的父親安太繼任羽林指揮使，傳給兒子毛濟。毛濟没有兒子，毛勝繼承。論及毛濟征伐北方的功勞，進升爲都指揮使。曾經逃回塞外，不久又自己回來了。

正統七年，因征討麓川有功，升爲都督僉事。靖遠伯王驥請求挑選在京的番族將領舍人，到雲南捕捉苗人。於是命令毛勝與都督冉保率領六百人前往。後來，第二次出征麓川，就命令兩人擔任左右參將。亂賊平定後，升任都督同知。

十四年夏天，也先謀劃入侵，毛勝與平鄉伯陳懷等率領京軍三萬人鎮守大同。陳懷遭遇敵寇戰死，毛勝逃脱回來。因武清伯石亨的舉薦，景帝提升毛勝爲左都督，率領三千營操練。

貴州苗人大肆騷擾，詔令毛勝前往討伐。還没出發，而也先逼近京城。毛勝在彰義門北抵禦他，擊退了他。過了兩天，帶兵到西直門外，解了都督孫鏜的圍。第二天，都督武興戰死在彰義門，敵寇乘勝推進。毛勝與都御史王竑緊急支援，敵寇於是撤退。毛勝追擊到紫荆關，斬殺捕獲很多敵人。戰事平定了，就命令他以左副總兵身份統率河間、東昌歸降的外族人前往貴州。賊寇首領韋同烈占據香罏山叛亂，毛勝與總兵梁珤、右副總兵方瑛等人跟從總督王來分路夾擊。毛勝從重安江推進，大敗敵人。在山下會師，四面包圍攻打賊寇。賊寇感到很窘迫，綁着韋同烈來投降。

回師討伐湖廣巴馬等處反叛的賊寇，攻克二十多處營寨，擒獲賊寇首領吴奉先等一百四十人，斬殺一千多人，封爲南寧伯，賜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上疏請求更改名字，皇帝答應了他。移軍鎮守騰衝。金齒芒市長官刀放革暗中勾結麓川殘留的壞人思卜發發動叛亂，毛勝設計擒獲了他。

巡按御史牟俸劾其貪暴不法數十事，且言勝本降人，狡猾難制，今又數通外夷，恐貽邊患。詔巡撫覆實，卒置不問。天順二年卒，贈侯，謚莊毅。

子榮嗣。坐石亨黨，發廣西立功。成化初，鎮貴州，尋移兩廣。卒，子文嗣。弘治初，協守南京，傳爵至明亡乃絶。

巡按御史牟俸揭發他貪污殘暴的事情幾十件，并且説毛勝本是投降過來的人，狡猾而難以控制，現在又多次勾通外族，恐怕在邊疆留下禍患。皇帝詔令巡撫覆查核實，最終擱置没有追問。天順二年去世，追贈侯爵，謚號莊毅。

兒子毛榮繼承。因是石亨同黨被定罪，發配廣西戴罪立功。成化初年，鎮守貴州，不久遷往兩廣。去世，兒子毛文繼承。弘治初年，協助守衛南京，爵位傳到明滅亡纔斷絶。

焦禮

焦禮，字尚節，蒙古人。父把思台，洪武中歸附，爲通州衛指揮僉事。子勝嗣，傳至義榮，無子，以勝弟謙嗣，累功至都指揮同知。卒，子管失奴幼，謙弟禮借襲其職，備禦遼東。

宣德初，禮當還職。宣宗念禮守邊勞，命居職如故，别授管失奴指揮使。禮尋以年勞，累進都指揮同知。正統中，積功至右都督。英宗北狩，景帝命充左副總兵，守寧遠。未幾，也先逼京城，詔禮率師入衛。寇退還鎮。景泰四年，賊二千餘騎犯興水堡，禮擊走之。璽書奬勵，進左都督。

英宗復辟，以禮守邊有功，召入覲，封東寧伯，世襲，賜賚甚厚，遣還鎮。兵部以禮年垂八十，不可獨任，奏遣都指揮鄧鐸協同守備。居無何，禮奏鐸欺侮，請更調。命都指揮張俊代鐸。天順七年，卒於鎮。贈侯，謚襄毅。

禮有膽略，精騎射，善以少擊衆。守寧遠三十餘年，士卒樂爲用，邊陲寧謐。

孫壽嗣爵。卒，無子，弟俊嗣。成化末，歷鎮甘肅、寧夏。弘治中，掌南京前府，兼督操江，出鎮貴州、湖廣。俊少事商販，既貴，能下士，

焦禮，字尚節，蒙古人。父親把思台，洪武年間來歸附，任通州衛指揮僉事。兒子焦勝繼承，傳到焦義榮，没有兒子，讓焦勝的弟弟焦謙繼承，多次立功升至都指揮同知。去世，兒子管失奴年幼，焦謙的弟弟焦禮借他的職位繼承，防禦遼東。

宣德初年，焦禮應當歸還職位。宣宗考慮到焦禮戍守邊疆的功勞，下令仍舊擔任原職，另外授予管失奴指揮使。焦禮不久因爲年資和功勞，多次進升至都指揮同知。正統年間，多次立功升至右都督。英宗北征，景帝命令他擔任左副總兵，鎮守寧遠。不久，也先逼近京城，詔令焦禮帶兵回來保衛。敵寇撤退後，又回去鎮守。景泰四年，賊寇二千多騎兵侵犯興水堡，焦禮把他們趕跑了。皇帝頒發詔書奬勵，升爲左都督。

英宗復辟，因焦禮守衛邊疆有功，召入京覲見皇帝，封爲東寧伯，世襲，賞賜非常豐厚，派回原軍鎮。兵部以焦禮年齡將近八十，獨自不能勝任，上奏派遣都指揮鄧鐸協助守備。不久，焦禮上奏鄧鐸欺侮他，請求另外調人。命令都指揮張俊代替鄧鐸。天順七年，死在軍鎮。追贈侯爵，謚號襄毅。

焦禮有膽識謀略，精通騎馬射箭，善於以少勝多。守衛寧遠三十多年，士兵樂於被他任用，邊境很安寧。

孫子焦壽繼承爵位。去世，没有兒子，弟弟焦俊繼承。成化末年，先後鎮守甘肅、寧夏。弘治年間，掌管南京前府，兼管長江防務，外出鎮守貴州、湖廣。焦俊年少時經商，顯貴後，能够

而折衝非所長。卒，子淇嗣。嘗分典京營。正德中，賄劉瑾，出鎮兩廣。逾年卒，弟洵嗣。洵雖嗣爵，先業盡爲淇妻所有。生母卒，無以葬，哀憤得疾卒。無子，以再從子棟嗣。嘉靖中，提督五軍營，兼掌中府。逾十年，改總兵湖廣。卒，贈太子太保，謚莊僖。傳爵至明亡乃絶。

禮賢下士，而交涉不是他的特長。去世，兒子焦淇繼承。曾經分管京城的軍營。正德年間，賄賂劉瑾，出京鎮守兩廣。過了一年去世，弟弟焦洵繼承。焦洵雖然繼承了爵位，先祖留下的産業全被焦淇的妻子占有。生母去世，無力安葬，悲哀憂憤得病去世。没有兒子，以同曾祖兄弟的兒子焦棟繼承。嘉靖年間，掌管五軍營，并掌管中府。過了十年，改任湖廣總兵。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莊僖。爵位傳到明滅亡纔斷絶。

毛忠 毛鋭

毛忠，字允誠，初名哈喇，西陲人。曾祖哈喇歹，洪武初歸附，起行伍爲千户，戰殁。祖拜都從征哈密，亦戰殁。父寶以驍勇充總旗，至永昌百户。

忠襲職時，年二十，膂力絶人，善騎射。常從太宗北征。宣德五年，征曲先叛寇，有功。八年，征亦不剌山，擒僞少師知院。九年出脱歡山，十年征黑山寇，皆擒其酋。各進一官，歷指揮同知。

正統三年，從都督蔣貴征朵兒只伯，先登陷陣，大獲，擢都指揮僉事。十年，以守邊勞，進同知，始賜姓。明年，從總兵官任禮收捕沙洲衛都督喃哥部落，徙之塞内，進都指揮使。十三年，率師至罕東，生繫喃哥弟僞祁王鎖南奔并其部衆，擢都督僉事，始賜名忠。尋充右參將，協守甘肅。

景泰初，侍郎李實使漠北，還言忠數遣使通瓦剌。詔執赴京。既至，兵部論其罪，請置大辟。景帝不許。請貶官，發福建立功。乃遣之福建，而官秩如故，令甘肅守臣徙其家屬京師。初忠之征沙漠也，獲番僧加失領真以獻。英宗赦不誅。後逃之瓦剌，爲也先用，憾忠，欲陷之，遂宣言忠與也先交通，而朝廷不察也。英宗在

毛忠，字允誠，最初名叫哈喇，西部邊疆人。曾祖哈喇歹，洪武初年歸附，出身行伍，升爲千户，戰死。祖父拜都跟從征討哈密，也戰死。父親毛寶因驍悍勇猛擔任總旗，升至永昌百户。

毛忠繼承職位時，年二十歲，體力無人能比，善於騎馬射箭。常跟從太宗出征北方。宣德五年，征討曲先叛敵，有功。八年，征亦不剌山，擒獲敵僞少師知院。九年出征脱歡山，十年征討黑山敵寇，都擒獲了敵寇首領。每次升官一級，曾任指揮同知。

正統三年，跟從都督蔣貴征討朵兒只伯，最先攻陷敵陣，捕獲很多敵人，升任都指揮僉事。十年，因戍守邊疆有功，升爲都指揮同知，纔賜予姓氏。第二年，跟從總兵官任禮收捕沙洲衛都督喃哥的部落，把他們遷徙到塞内，升爲都指揮使。十三年，率軍到罕東，生擒喃哥的弟弟僞祁王鎖南奔和他的部下，升任都督僉事，纔賜名叫忠。不久擔任右參將，協助守衛甘肅。

景泰初年，侍郎李實出使大漠以北，回來後説毛忠多次派使者勾結瓦剌。詔令逮捕送往京城。到京城後，兵部定他的罪，請處以死刑。景帝不同意。請求貶低官職，發配福建戴罪立功。於是把他遣送到福建，而官位和原來一樣，命令甘肅的守衛大臣把他的家屬遷到京城。最初毛忠出征沙漠時，抓獲番僧加失領真進獻。英宗赦免他没殺。後來逃到瓦剌，被也先利用，恨毛忠，想陷害他，於是揚言毛忠和也先勾結，而朝廷未

塞外獨知之，比復辟，即召還。而忠在福建亦屢有斬馘功，乃擢都督同知，充左副總兵，鎮守甘肅。陛見，慰諭甚至，賜玉帶、織金蟒衣。

加考察。衹有英宗在塞外知道這件事，等到復辟後，馬上把他召回來。而毛忠在福建也多次有斬殺敵人的功勞，於是升任都督同知，充任左副總兵，鎮守甘肅。在宮庭接見，勸諭安慰很周到，賜予玉帶、織金綫的蟒紋官衣。

天順二年，寇大入甘肅，巡撫芮釗劾奏諸將失事罪。部議忠功足贖罪，置不問。三年，以鎮番破賊功，進左都督。五年，孛來以數萬騎分掠西寧、莊浪、甘肅諸道，入涼州。忠鏖戰一日夜，矢盡力疲。賊來益衆，軍中皆失色。忠意氣彌厲，拊循將士，復殊死鬥。賊見終不可勝，而援軍亦至，遂解去，忠竟全師還。七年，永昌、涼州、莊浪塞外諸番屢爲邊患。忠與總兵官衛穎分討之。忠先破巴哇諸大族。其昝咂、馬吉思諸族，他將不能下者，忠復擊破之。論功，忠止增禄百石，而穎乃得世券，忠以爲言，遂封伏羌伯。

天順二年，敵寇大舉入侵甘肅，巡撫芮釗上奏彈劾衆將領的失職罪行。兵部議論認爲毛忠的功勞足以贖罪，擱置没有追問。三年，因在鎮番攻破寇賊有功，升任左都督。五年，孛來用幾萬騎兵分路擄掠西寧、莊浪、甘肅各道，進入涼州。毛忠鏖戰一天一夜，箭射完了，力氣用盡了。寇賊越來越多，軍中將士都大驚失色。毛忠意氣更加高漲，撫慰將士，再作殊死搏鬥。寇賊見最終不可取勝，并且援軍也到了，於是解除包圍離去，毛忠終於保全軍隊返回。天順七年，永昌、涼州、莊浪塞外的各部番人多次造成邊患。毛忠與總兵官衛穎分别討伐他們。毛忠首先攻破巴哇的幾個大族。其中昝咂、馬吉思等族，其他將領不能攻下的，毛忠又把他們攻破了。論定功勞，毛忠衹增加俸禄一百石，而衛穎却獲得了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毛忠以此上疏，於是封爲伏羌伯。

成化四年，固原賊滿四據石城反。詔忠移師討之，與總督項忠等夾攻賊巢。忠由木頭溝直抵磡架山下，多所斬獲。賊稍却，冒矢石連奪山北、山西兩峰。而項忠等軍亦克山之東峰，及石城東、西二門，賊大窘，相對哭。忽昏霧起，他哨舉烟掣軍，賊遂并力攻忠。忠力戰不已，爲流矢所中，卒，年七十五。從子海、孫鎧前救忠，亦死。

成化四年，固原寇賊滿四依靠石城造反。詔令毛忠帶軍轉移討伐他，與總督項忠等夾攻寇賊老巢。毛忠由木頭溝直抵磡架山下，斬殺捕獲很多敵人。寇賊逐漸退却，毛忠冒着弓箭石塊，接連奪取山北、山西兩座山峰。而項忠等的軍隊也攻克了山的東峰，及石城的東門和西門。寇賊大感窘迫，相對哭泣。忽然昏霧升起，其他哨所升起烽烟以抽調士兵，寇賊於是合力攻擊毛忠。毛忠奮力作戰不停，被飛來的箭射中，陣亡，享年七十五歲。侄子毛海、孫子毛鎧前往救助毛忠，也戰死。

忠爲將嚴紀律，善撫士。其卒也，西陲人吊哭者相望於道。事聞，贈侯，謚武勇，予世券。弘治中，從有司言，建忠義坊於蘭州，以表其里。又從巡撫許進言，建武勇祠於甘州城東，春秋致祭。

毛忠作爲將領紀律嚴明，善於撫慰將士。他戰死後，西部邊疆哀吊哭泣的人接連不斷。皇帝聽説後，贈予侯爵，謚號武勇，賜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弘治年間，聽從有關官員的進言，在蘭州修建忠義坊，以在他的鄉里表彰他。又聽從巡撫許進的進言，在甘州城東面修建武勇祠，春

秋兩季進行祭祀。

孫鋭，襲伯爵。成化中，協守南京。弘治初，出鎮湖廣，改兩廣。平蠻賊，累有功，咸璽書奬勵。九年，以廣西破賊，增歲禄二百石。言官劾鋭廣置邸舍，私造大舶以通番商。置不問。思恩土官岑濬反，與總督潘蕃討平之。既又討平賀縣僮賊。加官至太子太傅。正德三年，劉瑾欲殺尚書劉大夏，坐以處置田州事失宜，并逮鋭下詔獄。獄具，革其加官并歲禄五百石。已而賄瑾，起督漕運。逾年，瑾誅，被劾罷。六年，盜劉宸等擾畿甸，命鋭與中官谷大用討之。所統京軍皆驕惰不習戰。明年正月，遇賊於長垣，與戰大敗，身被傷，亡將印。會許泰援軍至，僅免。言官交劾，乃召還。以與大用同事，竟不罪。世宗即位，復起鎮湖廣。居三年卒。贈太傅，謚威襄。

孫子毛鋭，繼承伯爵。成化年間，協助守衛南京。弘治初年，外出鎮守湖廣，改守兩廣。平定蠻賊，多次立功，都得到皇帝詔書的褒奬鼓勵。九年，因在廣西攻破寇賊，每年增加俸禄兩百石。言官彈劾毛鋭大量修建官邸，私自建造大船和番人通商。皇帝擱置一邊，不予過問。思恩土官岑濬造反，與總督潘蕃討伐平定了他。然後又討伐平定賀縣的僮賊。升官爲太子太傅。正德三年，劉瑾想殺害尚書劉大夏，以處理田州事件不妥當定罪，一并逮捕毛鋭投進欽犯監獄。定案後，革除他加封的官職和每年五百石俸禄。事後賄賂劉瑾，被起用管理漕運。過了一年，劉瑾被殺，被彈劾罷官。正德六年，盜賊劉宸等騷擾京城地區，命令毛鋭和中官谷大用討伐他。所率領的京軍都驕傲懶惰不熟習作戰。第二年正月，在長垣遭遇盜賊，與他們作戰，被打得大敗，身體受傷，丢失了將印。恰好許泰的援軍到了，毛鋭纔免於一死。言官交相彈劾，於是被召回。因爲和谷大用共事，最終没有定罪。世宗即位，又起用鎮守湖廣。過了三年去世。追贈太傅，謚號威襄。

傳子江及漢。漢，嘉靖中掌南京左府，提督操江，改總督漕運。未上，給事中楊上林劾其所至貪墨，詔褫職逮問。卒，無子，從子桓嗣。卒，子登嗣，萬曆中，掌中軍府事垂二十年。又再傳而明亡。

傳給兒子毛江和毛漢。毛漢，嘉靖年間掌管南京左府，管理長江防務，改總管漕運。還没上任，給事中楊上林彈劾他在所到之處貪污，詔令革職逮捕審問。去世，没有兒子，侄子毛桓繼承。去世，兒子毛登繼承，萬曆年間，掌管中軍府事務二十年。又傳了兩代，明朝滅亡。

和勇

和勇，初名脱脱孛羅，和寧王阿魯台孫也。阿魯台既爲瓦剌脱歡所殺，子阿卜只俺窮蹙，款塞來歸。宣宗授以左都督，賜第京師。卒，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積功至都督僉事。天順元年，詔加同知，賜姓名。久之，以兩廣多寇，命充游擊將軍，統降夷千人往討。時總兵顏彪無將略，賊勢愈熾。廣西巡撫吴禎殺降冒功，得優賞。彪效之，亦殺平民報

和勇，最初名叫脱脱孛羅，和寧王阿魯台的孫子。阿魯台被瓦剌脱歡殺害以後，兒子阿卜只俺感到困窘，叩開塞門，前來歸順。宣宗授給他左都督，在京城賞賜宅第。去世，和勇繼承指揮使，在錦衣衛兼職，積累功勞至都督僉事。天順元年，詔令加封爲同知，賞賜姓名。過了很久，因兩廣寇賊很多，命他充任游擊將軍，統率投降的夷人一千多前往討伐。當時總兵顏彪没有將領的才略，寇賊勢力更加猖獗。廣西巡撫吴禎殺死投降的人假冒功勞，得到優厚的賞賜。顏彪

捷。朝廷進彪官，勇亦進右都督。既而師久無功，言官劾文武將吏之失事者。詔停勇俸，充爲事官。

仿效他，也殺死平民上報打了勝仗。朝廷進升顏彪官職，和勇也升爲右都督。後來軍隊很久没有戰功，言官彈劾文官武將中失職的人。詔令停發和勇俸禄，充任辦事官。

成化初，趙輔、韓雍征大藤峽賊，詔勇以所部從征。其冬，賊大破，進左都督，增禄百石。三年，召督效勇營訓練。尋上言："大藤峽之役，臣與趙輔同功。輔還京，餘賊復叛。臣親擣賊巢，縶其魁，誅其黨，還被掠男女四千人。今輔已封伯，而臣止進秩，惟陛下憐察。"憲宗以勇再著戰功，特封靖安伯。十年卒。謚武敏，世襲指揮使。

成化初年，趙輔、韓雍征討大藤峽的寇賊，詔令和勇帶領他的部隊跟從出征。這年冬天，寇賊被打得大敗，升爲左都督，增加俸禄一百石。三年，召回監督效勇營訓練。不久上奏説："大藤峽戰役，臣與趙輔功勞相同。趙輔回到京城，殘餘的寇賊再次反叛，臣親自搗毀賊窩，抓獲他們的首領，誅滅他們的同黨，歸還被搶劫的男女四千人。現在趙輔已封爲伯爵，而我衹升了官階，望陛下憐憫明察。"憲宗因和勇兩次顯著的戰功，特地封爲靖安伯。十年去世。謚號武敏，世襲指揮使。

勇性廉謹。在兩廣時，諸將多營私漁利，勇獨無所取，時論稱之。

和勇性格廉正謹慎。在兩廣時，很多將領都謀取私利，惟獨和勇没有謀取什麽，當時輿論都稱贊他。

羅秉忠

羅秉忠，初名克羅俄領占，沙州衛都督僉事困即來子也。兄喃哥既襲父職，英宗復命秉忠爲指揮使，協理衛事。既而喃哥率千二百人内徙，詔居之東昌、平山二衛，給田廬什器，所以撫恤甚厚。喃哥卒，秉忠爲都指揮使，代領其衆。

羅秉忠，最初叫克羅俄領占，沙州衛都督僉事困即來的兒子。哥哥喃哥繼承父職後，英宗又命令羅秉忠任指揮使，協助處理衛中事務。不久喃哥率領一千二百人内遷，詔令居住在東昌、平山二衛，供給田地房舍器具，用以撫慰的物品很豐厚。喃哥去世，羅秉忠任都指揮使，代替率領喃哥的部下。

英宗北狩，塞上多警。朝議恐降人乘機爲變，欲徙之南方。會貴州苗亂，都督毛福壽南征，即擢秉忠都督僉事，率所部援剿。積戰功至左都督。天順初，始賜姓名。曹欽之反，番官多從之者。秉忠亦坐下獄，籍其家。久之，上章自辯，乃得釋。成化初，尚書程信討山都掌蠻，秉忠以游擊將軍從。既抵永寧，分兵六道。秉忠由金鵝江進，大破之。論功，封順義伯。十六年卒。謚榮壯，子孫世指揮使。

英宗北巡，塞上警報頻傳。朝廷商議恐怕投降的人乘機發動叛亂，想把他們遷往南方。恰逢貴州苗人叛亂，都督毛福壽南征，馬上提升羅秉忠任都督僉事，率領部衆支援清剿。積累戰功至左都督。天順初年，纔賜予姓名。曹欽造反時，番族官員有很多跟從他。羅秉忠也定罪關進監獄，抄了他的家。很久以後，上書自我辯護，於是得以釋放。成化初年，尚書程信討伐山都掌蠻，羅秉忠以游擊將軍的身份隨從。抵達永寧後，分兵六路。羅秉忠從金鵝江推進，大敗敵人。論定功勞，封爲順義伯。十六年死去。謚號榮壯，子孫世襲指揮使。

贊曰：明興，諸番部懷太祖功德，多樂内附，賜姓名授官職者不可勝紀。繼以成祖鋭意遠圖，震耀威武，於是吴允誠、金忠之徒，率衆來屬，遂得列爵授任，比肩勳舊。或以戰功自奮，錫券受封，傳世不絶。視夫陸梁倔强者，順逆殊異，不其昭歟！土木以還，勢以不競，邊政日弛，火篩、俺答諸部騷動無寧歲。盛衰之故概可考焉。

贊曰：明朝興起，番族各部感念太祖的功績恩德，很多人都樂意歸附，賜予姓名授予官職的人記不勝記。繼而因成祖鋭意謀取，開闢遠方的疆土，威震四方，於是吴允誠、金忠等人，率領部下前來歸附，於是得以封爵授官，和元勳舊臣同列。有的因爲戰功而自己奮發，賜予鐵券，受到封賜，傳位後人，世代不絶。和那些狂妄倔强的人相比，順從的和叛逆的結果大不一樣，不是很明顯嗎！土木之變以來，勢力已不强盛，邊疆政事日漸鬆弛，火篩、俺答等部落發動騷亂，没有一年安寧。盛衰的原因大概可以從這裏看出來。

明史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金純　張本　郭敦　郭璡　鄭辰　柴車　劉中敷（孫）機
張鳳　周瑄（子）紘　楊鼎 翁世資　黃鎬　胡拱辰
陳俊　林鶚　潘榮　夏時正

金純

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洪武中國子監生。以吏部尚書杜澤薦，授吏部文選司郎中。三十一年出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成祖即位，以蹇義薦，召爲刑部右侍郎。時將營北京，命采木湖廣。永樂七年，從巡北京。八年，從北征，遷左侍郎。

九年，命與宋禮同治會通河，又同徐亨、蔣廷瓚浚魚王口黃河故道。初，太祖用兵梁、晋間，使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通河於泗，又開濟寧西耐牢坡引曹、鄆河水，以通中原之運。其後故道湮塞，至是純疏治之。自開封北引水達鄆城，入塌場，出穀亭北十里爲永通、廣運二閘。

十四年，改禮部左侍郎。越二月，進尚書。十五年，從巡北京。十九年，同給事中葛紹祖巡撫四川。仁宗即位，改工部。居數月，又改刑部。明年，兼太子賓客。

宣德三年，純有疾，帝命醫視療。稍間，免其朝參，俾護疾視事。會暑，敕法司理滯囚。純數從朝貴飲，爲言官所劾。帝怒曰："純以疾

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洪武年間爲國子監生。因吏部尚書杜澤的推薦，授官爲吏部文選司郎中。洪武三十一年出任江西布政司右參政。成祖即位，因蹇義的推薦，召入任刑部右侍郎。當時將要營建北京，命令他到湖廣采集木材。永樂七年，跟從皇帝巡視北京。八年，跟從皇帝出征北方，升任左侍郎。

永樂九年，命令他與宋禮共同治理會通河，又同徐亨、蔣廷瓚疏通魚王口的黃河舊道。當初，太祖在梁、晋間率兵打仗，派大將軍徐達開通塌場口，溝通黃河與泗水，又挖開濟寧西邊的耐牢坡，把黃河水引進曹、鄆，從而使中原的運輸暢通。這以後，黃河舊道逐漸堵塞，到這時，金純疏通治理它。從開封北邊引水到鄆城，進入塌場，流出穀亭北面十里是永通、廣運兩個閘門。

永樂十四年，改任禮部左侍郎。過了兩個月，升任尚書。十五年，跟從巡視北京。十九年，同給事中葛紹祖巡撫四川。仁宗即位，改任工部尚書。過了幾個月，又改爲刑部尚書。第二年，兼任太子賓客。

宣德三年，金純得了病，皇帝命令醫生去探視治療。稍微好轉，免掉他上朝參拜，讓他帶病處理政事。恰逢暑熱，命令司法官審理滯留的囚犯。金純多次跟從朝廷親貴飲酒，被諫官揭發。

不朝而燕於私，可乎？”命繫錦衣獄。既念純老臣，釋之，落太子賓客。八月，予致仕去。

皇帝生氣說：“金純因得病不來上朝而私下宴飲，可以嗎？”命令囚禁在錦衣獄。隨後考慮到金純是老臣，把他放了，免掉太子賓客一職。八月，准予退休離開朝廷。

純在刑部，仁宗嘗諭純：“法司近尚羅織，言者輒以誹謗得罪，甚無謂。自今告誹謗者勿論。”純亦務寬大，每誡屬吏不得妄椎擊人。故當純時，獄無瘐死者。正統五年卒。贈山陽伯。

金純在刑部時，仁宗曾告誡金純：“司法官近來崇尚無中生有地多方構陷，建言的人就以誹謗之名獲罪，很沒有意思。從今以後，上告誹謗罪的，不要過問。”金純也務求寬大處理，常常告誡下屬官吏不能妄自捶擊人。所以金純在位時，獄中没有因受刑、飢寒或疾病而死的囚犯。正統五年死。追贈爲山陽伯。

張本

張本，字致中，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授江都知縣。燕兵至揚州，御史王彬據城抗，爲守將所縛。本率父老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慶成率先歸附，命與本并爲揚州知府，偕見任知府譚友德同莅府事。尋擢本江西布政司右參政。

張本，字致中，東阿人。洪武年間，從國子生授官江都知縣。燕王的軍隊攻到揚州，御史王彬據城抵抗，被守將捆綁。張本率領父老鄉親迎接投降。成祖因爲滁、泰二知州房吉、田慶成率先歸附，命令他們與張本共同擔任揚州知府，偕同現任知府譚友德共同管理府裏的事務。不久提升張本任江西布政司右參政。

永樂四年，召爲工部左侍郎。坐事免官，冠帶辦事。明年五月復官。尋以奏牘書銜誤左爲右，爲給事中所劾。帝命改授本部右侍郎而宥其罪。

永樂四年，召任工部左侍郎。因犯法免掉官職，照樣穿着官服處理政務。第二年五月恢復官職。不久，在奏牘上書寫官銜，把“左侍郎”之“左”誤寫成“右”，被給事中彈劾。皇帝命令改授官職爲工部右侍郎而寬恕了他的罪過。

七年，皇太子監國，奏爲刑部右侍郎。善擿奸。命督北河運。躬自相視，立程度，舟行得無滯。會疾作，太子賜之狐裘冠鈔，遣醫馳視。十九年，將北征，命本及王彰分往兩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督有司造車挽運。明年，即命本督北征餉。

永樂七年，皇太子監國，上奏任命他爲刑部右侍郎。善於揭發奸謀。命令管理北河的漕運。親自前往測量視察，設立程限和進度，船行駛得以没有滯留。恰逢疾病發作，太子賜給他狐皮衣服、帽子和錢鈔，派遣醫生疾馳前往治療。永樂十九年，將要出征北方，命令張本和王彰分別前往南北兩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監督有關部門造車運輸軍餉。第二年，便命令張本督管北征的糧餉。

仁宗即位，拜南京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召見，言時政得失，且請嚴飭武備。帝嘉納之，遂留行在兵部。

仁宗即位，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兼管都察院事。皇帝召見，評論時政的得失，并且請求嚴格整飭軍備。皇帝贊賞地采納了這些意見，於是留在行在所兵部任職。

宣德初，工部侍郎蔡信乞徵軍匠家口隸錦衣衛。本言：“軍匠二萬六

宣德初年，工部侍郎蔡信請求徵集軍匠的家屬隸屬錦衣衛。張本說：“軍匠有二萬六千人，

千人，屬二百四十五衛所，爲匠者暫役其一丁。若盡取以來，家以三四丁計之，數近十萬。軍伍既缺，人情驚駭，不可。”帝善本言。

分屬於二百四十五個衛所，作軍匠的人短時間役使一個人。若把他們家屬全部收編進來，一家以三四個人計算，數目將近十萬。能被役使的軍士本來就緊缺，人心會驚恐，不可如此。”皇帝認爲張本的建議對。

征漢庶人，從調兵食。庶人就擒，命撫輯其衆，而録其餘黨。還以軍政久敝，奸人用貨脱籍，而援平民實伍，言於帝。擇廷臣四出釐正之。時馬大孳息，畿内軍民爲畜牧所困。本請分牧於山東、河南及大名諸府。山東、河南養馬自此始。晋王濟熿坐不軌奪爵，本奉命散其護衛軍於邊鎮。

出征漢庶人朱高煦，跟從調度軍糧。朱高煦被擒，命令招撫安定他的部下，而且逮捕他的餘黨。返還後因軍隊政事久已凋敝，奸詐的人用財物賄賂而免除軍籍，反而强拉平民百姓充實軍隊，於是向皇帝報告。皇帝選擇朝廷大臣出京到各地去糾正整頓。當時馬大量生殖繁衍，京郊内的軍民被放牧牲畜所困擾。張本請求分散放牧於山東、河南和大名等府。山東、河南養馬從這時開始。晋王朱濟熿犯了圖謀不軌的罪行，被削除爵位，張本奉命把朱濟熿的護衛軍遣散到各邊鎮。

四年，命兼太子賓客。户部以官田租減，度支不給，請減外官俸及生員、軍士月給。帝以軍士艱，不聽減，餘下廷議。本等持不可，乃止。陽武侯薛禄城獨石諸戍成，本往計守禦之宜。還奏稱旨，命兼掌户部。本慮邊食不足，而諸邊比歲稔，請出絲麻布帛輸邊易穀，多者三四十萬石，少者亦十萬石，儲偫頓充。六年病卒，賜賻三萬緡，葬祭甚厚。

宣德四年，命張本兼任太子賓客。户部因爲官田的租税減少，經費開支不能供給，請求減少外官的俸禄和生員、軍士每月的供給。皇帝認爲軍士很艱苦，没有聽從建議減少，其餘的下交朝廷商議。張本等人堅持不同意，於是停止施行。陽武侯薛禄修築獨石等守邊的城堡完成，張本前往商討守禦事宜。回來後上奏，符合皇上旨意，命令兼管户部。張本擔心邊境糧食不充足，而各邊塞連年莊稼豐收，請求拿出絲麻布帛送到邊塞交换糧食，多的三四十萬石，少的也有十萬石，儲備頓時充足。宣德六年病死，賜予治喪用的三萬緡錢，下葬祭祀禮品很豐厚。

本廉介有執持，尚刻少恕。録高煦黨，脅從者多不免。成祖宴近臣，銀器各一案，因以賜之。獨本案設陶器，諭曰：“卿號‘窮張’，銀器無所用。”本頓首謝，其爲上知如此。

張本廉潔剛直有操守，崇尚嚴厲很少寬恕。審判朱高煦的同黨，被迫相從的人大多没有免罪。成祖宴請身邊的大臣，銀器每人擺一案桌，用這些東西賜給他們。惟獨張本的案桌上擺着陶器，皇帝告諭説：“你的號是‘窮張’，銀器没有用。”張本磕頭道謝，他被皇上如此知遇。

郭敦

郭敦，字仲厚，堂邑人。洪武中，以鄉舉入太學。授户部主事。遷衢州知府，多惠政。衢俗，貧者死不葬，輒焚其尸。敦爲厲禁，且立義

郭敦，字仲厚，堂邑人。洪武年間，因鄉試中舉進入太學。授官爲户部主事。升任衢州知府，有很多仁惠政績。衢地風俗，窮人死了不埋葬，就焚燒其尸體。郭敦作了嚴厲的禁令，并且

阡，俗遂革。禁民聚淫祠。敦疾，民勸弛其禁。弗聽，疾亦瘳。

建立義冢，民俗於是改變。禁止百姓聚集進行過濫祭祀。郭敦得了病，百姓勸他放鬆禁令。不聽從，病也好了。

在衢七年，永樂初，坐累徵，耆老數百人伏闕乞留，不得。後廷臣言敦廉正，召補監察御史。遷河南左參政，調陝西。十六年春，胡濙言敦有大臣體，擢禮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偕給事中陶衎巡撫順天。二十年督北征餉。

在衢州七年，永樂初年，因受牽累被追究，幾百個年高有德的老人直接上書朝廷請求把郭敦留下來，没有成功。後來朝廷大臣説郭敦廉潔正直，召入補官監察御史。升任河南左參政，調任陝西。永樂十六年春天，胡濙説郭敦有大臣風範，提升任禮部右侍郎，兼任太僕寺卿，偕同給事中陶衎巡撫順天。二十年監督北征軍餉。

仁宗即位，以大行喪不齋宿，降太僕卿。旋進户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宣德二年進尚書。陝西旱，命與隆平侯張信整飭庶務當行者，同三司官計議奏行。敦乃請蠲逋賦，振貧乏，考黜貪吏，罷不急之務，凡十數事。悉從之。歲餘，召還。在部多所興革，罷王田之奪民業者，令民開荒不起科。建漕運議，民運至瓜洲、儀真，資衛卒運至京。民甚便之。

仁宗即位，郭敦因給剛死的皇帝舉行喪禮時没有先一日齋戒獨宿，降爲太僕卿。不久升任户部左侍郎，兼任詹事府少詹事。宣德二年升任尚書。陝西乾旱，命令他與隆平侯張信整頓應該施行的各種政務，同三司官商議上奏執行。郭敦於是請求免除積欠的田賦，救濟貧困，考察罷免貪官污吏，罷除不急迫的事務，共十幾件事。皇帝都聽從了他的意見。一年多後，召回京。在户部有很多興革，廢除剥奪百姓産業的藩王田，讓人民開荒而不徵税。提出漕運的建議，百姓把糧食運到瓜洲、儀真，供給衛卒運到京城。百姓非常方便。

敦事親孝，持身廉。同官有爲不義者，輒厲色待之，其人悔謝乃已。性好學。公退，手不釋卷。六年，卒官，年六十二。

郭敦侍奉親人很孝順，堅守自身的廉潔。同僚有行爲不仁義的，就以嚴厲的臉色對待他，直到那人後悔道歉纔罷休。天性愛學習。公餘時手不釋卷。宣德六年，死於官任上，年齡六十二歲。

郭璡

郭璡，字時用，初名進，新安人。永樂初，以太學生擢户部主事。歷官吏部左、右侍郎。仁宗即位，命兼詹事府少詹事，更名璡。

郭璡，字時用，初名進，新安人。永樂初年，以太學生提升爲户部主事。歷任吏部左、右侍郎。仁宗即位，命令兼任詹事府少詹事，改名爲璡。

宣宗初，掌行在詹事府。吏部尚書蹇義老，輟部務，帝欲以璡代。璡厚重勤敏，然寡學術。楊士奇言恐璡不足當之，宜妙擇大臣通經術知今古者。帝乃止。逾年，卒爲尚書。諭以吕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録故事。璡由是留意人才。識進士李賢輔相器，

宣宗初年，掌行在所詹事府。吏部尚書蹇義年老，停管吏部事務，皇帝想讓郭璡代替。郭璡敦厚穩重勤奮聰明，然而没有學問。楊士奇説恐怕郭璡還不足以勝任這一職位，應精心挑選精通經術通曉古今的大臣。皇帝於是罷止。過了一年，最終擔任尚書。用吕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録選拔人才的舊事訓諭他。郭璡因此留意人才。

授吏部主事，後果爲名相。時外官九年考滿，部民走闕下乞留，輒增秩復任。璡慮有妄者，請覆實。從之。

發現進士李賢有輔相的才能，授官吏部主事，後來果然成爲了名相。當時李賢作外官九年，考核期滿，統轄下的百姓到朝廷請求留任，就加官恢復原職。郭璡擔心有虚妄的，請求復核證實。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璡雖長六卿，然望輕。又政歸内閣，自布政使至知府闕，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既又命御史、知縣，皆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要職選擢，皆不關吏部。正統初，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職任專而事體一。今令朝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之門，長奔競之風，乞杜絶，令歸一。"下吏部議。璡遜謝不敢當，事遂寢。

郭璡雖然是六卿之長，然而威望輕。又因政權歸内閣，從布政使到知府有空缺，聽從三品以上的京官推薦。隨後又命令御史、知縣，都聽從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薦。重要官職的選拔提升，都與吏部無關。正統初年，左通政陳恭説："古代選擇任命百官，都聽從吏部，職責專門事體統一。如今命令朝廷大臣各自舉薦所知曉的人選，恐怕開啓了私下干謁請托的門徑，滋長了奔走競争、追逐名利的風氣，請求杜絶這種現象，下令讓官職任免權歸於統一。"下轉吏部進行商議。郭璡謙遜推辭不敢擔當，事情於是停止。

正統六年，御史曹恭以災異請罷大臣不職者。帝命科道官參議。璡及尚書吴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人。璡等自陳。帝切責而宥之。璡子亮受賂爲人求官。事覺，御史孫毓等劾璡。乃令璡致仕，而以王直代。

正統六年，御史曹恭因災害怪異請求罷免不稱職的大臣。皇帝命令科道官參與商議。郭璡和尚書吴中、侍郎李庸等被彈劾的有二十人。郭璡等各自陳述自己的理由。皇帝嚴詞斥責而寬恕了他們。郭璡的兒子郭亮接受賄賂替人求取官職。事情被發覺，御史孫毓等彈劾郭璡。於是下令讓郭璡退休，而讓王直代替他。

鄭辰

鄭辰，字文樞，浙江西安人。永樂四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江西安福民告謀逆事，命辰往廉之，具得誣狀。福建番客殺人，復命辰往。止坐首惡，釋其餘。南京敕建報恩寺，役囚萬人。蜚語言役夫謗訕，恐有變，命辰往驗。無實，無一得罪者。谷庶人謀不軌，復命辰察之，盡得其踪迹。帝語方賓曰："是真國家耳目臣矣。"

鄭辰，字文樞，浙江西安人。永樂四年中進士。授官監察御史。江西安福有百姓上告有人謀反，命令鄭辰前往訪察情況，全得到誣陷的狀況。福建的番客殺人，又命鄭辰前往調查。衹判了爲首作惡者的罪，釋放了其餘的人。南京敕令建造報恩寺，役使囚犯一萬人。有流言説服役的人毁謗譏刺，恐怕有變亂，命令鄭辰前往驗核。没有實證，没有一人被判罪。谷庶人圖謀叛亂，又命令鄭辰去核察這件事，完全獲得此事的來龍去脉。皇帝對方賓説："這人真正是國家的耳目之臣。"

十六年超遷山西按察使，糾治貪濁不少貸。潞州盗起，有司以叛聞，詔發兵討捕。辰方以事朝京師，奏曰："民苦徭役而已，請無發兵。"帝

永樂十六年越級升任山西按察使，糾劾整治貪污毫不留情。潞州出現盗賊，有關部門以叛亂上報，下詔派兵討伐逮捕。鄭辰正因事去京城見皇帝，上奏説："人民被賦税和勞役所苦罷了，

然之。還則屏騶從，親入山谷撫諭。盜皆感泣，復爲良民。禮部侍郎蔚綬轉粟給山海軍，辰統山西民輦任。民勞，多逋耗，綬令即山海貸償之。辰曰："山西民貧而悍，急之恐生變。不如緩之，使自通有無。"用其言，卒無逋者。丁內艱歸，軍民詣御史乞留。御史以聞，服闋還舊任。

請不要發兵。"皇帝認爲對。返回時，就屏除騎馬的侍從，親自進入山谷安撫曉諭。盜賊都感動得哭了，重新成爲良民。禮部侍郎蔚綬轉運糧食給山海關的軍隊，鄭辰率領山西民衆拉車運送。民衆疲勞，很多逃跑，糧食減少，蔚綬下令就在山海關借貸來補償。鄭辰說："山西民衆貧窮而慓悍，逼迫他們恐怕會産生變亂。不如緩一緩，讓他們自通有無。"采用他的話，最終没有逃跑的。遭逢父親喪事回家，軍民造訪御史請求留任。御史上報，服喪期滿，返回原來的官任。

宣德三年召爲南京工部右侍郎。初，兩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內任者。蹇義等薦九人。獨辰及邵玘、傅啓讓，帝素知其名，即真授，餘試職而已。

宣德三年召任南京工部右侍郎。當初，兩京六部的堂上官空缺，皇帝命令朝廷大臣推舉能進京任職的地方軍政長官。蹇義等推薦了九個人。惟獨鄭辰和邵玘、傅啓讓，皇帝向來知道他們的名聲，就真正授予官職，其餘的人試用職務而已。

英宗即位，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辰往四川、貴州、雲南，悉奏罷其不職者。雲南布政使周璟居妻喪，繼娶。辰劾其有傷風教，璟坐免。正統二年，奉命振南畿、河南饑。時河堤决，即命辰伺便修塞。或議自大名開渠，引諸水通衛河，利灌輸。辰言勞民不便，事遂寢。遷兵部左侍郎，與豐城侯李彬轉餉宣府、大同。鎮守都督譚廣撓令，劾之，事以辦。八年得風疾，告歸。明年卒。

英宗即位，分别派遣大臣考察天下的地方軍政長官。鄭辰前往四川、貴州、雲南，全部上奏罷免那些不稱職的人。雲南布政使周璟在爲妻子守喪時，續娶繼妻。鄭辰揭發他有傷風化，周璟獲罪免職。正統二年，奉命救濟南畿、河南的饑荒。當時黄河决堤，就命令鄭辰施政之便修復堵塞。有人建議從大名開鑿水渠，引導幾支水流通衛河，以利於灌溉和運輸。鄭辰説會使民衆勞苦，不便施行，於是這事停了下來。升任兵部左侍郎，與豐城侯李彬轉運軍餉到宣府、大同。鎮守都督譚廣阻撓命令，鄭辰彈劾他，事情得以辦成。正統八年得風病，上告退休。第二年死去。

辰爲人重義輕財。初登進士，産悉讓兄弟。在山西與同僚杜僉事有違言。杜卒，爲治喪，資遣其妻子。

鄭辰爲人看重仁義而輕視錢財。當初考中進士時，産業全部讓給哥哥和弟弟。在山西與同僚杜僉事有不合的言論。杜僉事死後，鄭辰爲他辦理喪事，出錢遣送他的妻子兒女回家鄉。

柴車

柴車，字叔輿，錢塘人。永樂二年以舉人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歷員外郎。八年，帝北征，從尚書方賓扈行。還遷江西右參議。坐事，左遷兵部郎中，出知岳州府，復入爲郎中。

柴車，字叔輿，錢塘人。永樂二年憑舉人身份授官兵部武選司主事，歷任員外郎。八年，皇帝出征北方，跟從尚書方賓隨從皇帝出行。回來後，升任江西右參議。因事獲罪，降任兵部郎中，出任岳州府知府，又回京作郎中。

宣德五年，擢兵部侍郎。明年，山西巡按御史張勖言大同屯田多爲豪右占據，命車往按。得田幾二千頃，還之軍。

宣德五年，提升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山西巡按御史張勖說大同的屯田大多被富豪世家占據，命令柴車前往查辦。得田地將近二千頃，退還給軍隊。

英宗初，西鄙不靖。以車廉幹，命協贊甘肅軍務。調軍給餉，悉得事宜。初，朵兒只伯寇凉州，副總兵劉廣喪師，不以實聞，顧飾功要賞。車劾其罪。械廣至京，賜車金幣，旌其直。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升賞，車奏請加罪。能復請，命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實繁有徒，臣方次第按核。今宥能，何以戢衆？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雖從能請，然嘉車賢，遣使勞賜之。

英宗初年，西部邊疆不安定。因爲柴車廉潔幹練，命令他協助輔佐甘肅軍務。調遣軍隊，供給軍餉，都遵從事理。當初，朵兒只伯侵掠凉州，副總兵劉廣喪失軍隊，不把實情上報，反而冒功請賞。柴車揭發他的罪狀。用刑具押送劉廣到北京，賜給柴車金銀絲帛，表彰他的正直。岷州當地世襲官后能假冒立功，得到升官賞賜，柴車上奏請求施加罪罰。后能又請求免罪，命令寬恕了他。柴車反復論說這樣處理不妥，說："欺騙假冒像后能這樣的人，實際上很多，臣正要依次審查核實。如今寬恕后能，用什麽來約束衆人呢？如果沒有功勞而取得官職，那麽捨棄生命、死於戰爭的人，用什麽來對待他們呢？"朝廷雖然聽從后能的請求，然而贊賞柴車的賢能，派使者慰勞賞賜他。

正統三年，以破朵兒只伯功，增俸一級。在邊，章數十上，悉中時病。同事多不悅，車持益堅。嘗建言："漠北降人，朝廷留之京師，雖厚爵賞，其心終異。如長脫脫木兒者，昔隨其長來歸，未幾叛去。今乃復來，安知他日不再叛？宜徙江南，離其黨類。"事下兵部，請處之河間、德州。帝報可。後降者悉以此令從事。稽核屯田豪占者，悉清出之，得六百餘頃。

正統三年，因打敗朵兒只伯的功勞，增加俸祿一級。在邊疆時，幾十次呈上奏章，都切中時弊。同事大多不高興，柴車堅持更加堅定。曾經建議說："大漠以北投降的人，朝廷留他們在北京，雖然給予顯貴的爵位和豐厚的賞賜，他們的心志終究不同。如長脫脫木兒，昔日跟隨他們的族長來歸順，不久叛變離去。如今又來歸順，怎知他以後不會再叛變？應該遷徙到江南，遠離他們的同黨。"此事下交給兵部，請求把他們安排在河間、德州。皇帝回覆表示同意。以後，投降的人都按這一命令辦理。查核被豪强占據的屯田，都清理出來，得到六百多頃。

四年，進兵部尚書，參贊如故。尋命兼理陝西屯田。明年召還，命與僉都御史曹翼歲更代出鎮。及期病甚，詔遣大理寺少卿程富代翼，而命車歸治疾。未及行，六年六月卒。

正統四年，升任兵部尚書，參贊之職不變。不久命令兼管陝西屯田。第二年召回，命令與僉都御史曹翼每年輪流出京鎮守。到期時，病得很厲害，下詔派遣大理寺少卿程富代替曹翼，而命令柴車返回治病。没來得及啓程，在六年六月去世。

車在江西時，以采木入閩，經廣信。廣信守，故人也，饋蜜一罌。發

柴車在江西時，因采集木材進入閩地，經過廣信。廣信太守，是老朋友，贈送蜜一罌。打開

視之，乃白金。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却不受。同事邊塞者多以宴樂爲豪舉。車惡之，遂斷酒肉。其介特多此類。

查看，是白銀。笑着說：“您不瞭解老朋友了。”推辭而不接受。共同在邊塞作事的人，大多把宴飲作樂作爲壯舉。柴車厭惡這事，於是斷絶酒肉。他耿介不隨流俗的事大多如同這類。

劉中敷 劉機

劉中敷，大興人，初名中孚。燕王舉兵，以諸生守城功，授陳留丞。擢工部員外郎。仁宗監國，命署部事，賜今名，遷江西右參議。宣德三年遷山東右參政，進左布政使。質直廉静，吏民畏懷。歲大侵，言於巡撫，減賦三之二。

劉中敷，大興人，初名中孚。燕王起兵，劉中敷憑諸生守城的功勞，被授官陳留縣丞。提升任工部員外郎。仁宗監國，命令代理工部事，賜給現名，升任江西右參議。宣德三年升任山東右參政，進升爲左布政使。樸實正直廉潔沉静，官民畏威懷德。年成遇到大饑荒，告訴巡撫，減輕賦税三分之二。

正統改元，父憂奪情，俄召拜户部尚書。帝冲年踐阼，慮群下欺己，治尚嚴。而中官王振假以立威，屢摭大臣小過，導帝用重典，大臣下吏無虚歲。三年，諷給事御史劾中敷與左侍郎吴璽等，下獄，釋還職。

正統元年，服父喪，喪期未滿，應詔在服喪期内奪情任職，不久召任户部尚書。皇帝幼年即位，擔心群臣欺騙自己，治理崇尚嚴厲。而宦官王振藉此樹立威信，多次挑剔大臣的小過錯，引導皇帝用重法，每年都有大臣被下交司法官治罪。三年，暗示給事御史彈劾劉中敷和左侍郎吴璽等，被關進監獄，釋放，恢復原職。

六年，言官劾中敷專擅。詔法司於内廷雜治。當流，許輸贖。帝特宥之。其冬，中敷、璽及右侍郎陳瑺請以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并下獄論斬。詔荷校長安門外，凡十六日而釋。瓦剌入貢，詔問馬駝芻菽數，不能對，復與璽、瑺論斬繫獄。中敷以母病，特許歸省。明年冬，當决囚，法司以請。命璽、瑺戍邊，中敷俟母終具奏。已，釋爲民。

六年，諫官彈劾劉中敷擅權專斷。詔令司法官於内朝會審。判處流放，准許交納糧食贖罪。皇帝特地寬恕了他。這年冬天，劉中敷、吴璽和右侍郎陳瑺請求把供應朝廷的牛馬分散在民間放牧。諫官彈劾他們改變擾亂原有的制度，一同關進監獄，判處斬刑。下詔頸上戴枷在長安門外示衆，共十六天而釋放。瓦剌入京進貢，下詔詢問馬匹駱駝草料糧食數目，不能對答，又與吴璽、陳瑺一起判處斬刑關押在獄中。劉中敷因爲母親得了病，特别允許回家探親。第二年冬天，應當執行死刑，司法官請求赦免。命令吴璽、陳瑺貶謫戍守邊疆，劉中敷待其母辭世再備文上奏。後來，釋放作百姓。

景帝立，起户部左侍郎兼太子賓客。時方用兵，論功行賞無虚日。中敷言府庫財有限，宜撙節以備緩急。帝嘉納。景泰四年卒。贈尚書。

景帝即位，起用任户部左侍郎兼太子賓客。當時正有兵事，論功行賞連日不斷。劉中敷説府庫錢財有限，應該節制以防備意外情况。皇帝嘉賞采納了。景泰四年去世。贈官尚書。

中敷性淡泊，食不重味，仕宦五十年，家無餘貲。

劉中敷生性淡泊，食物没有兩道菜，做官五十年，家無剩餘財産。

子璉，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

劉中敷之子劉璉，正統十年進士。授官刑科

事中，累官太僕寺卿。耻華靡，居官剛果。左遷遼東苑馬寺卿，卒。

給事中，累積功勞升遷任太僕寺卿。以華麗奢靡爲耻辱，做官剛毅果斷。降職任遼東苑馬寺卿，去世。

子機，幼有孝行。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中，代張綵爲吏部尚書，以人言乞歸。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流賊犯江上，衆議擇將。適都督李昂自貴州罷官至，機即召任之，昂以無朝命辭。機曰："機奉敕有云，'敕所不載，聽便宜'。此即朝命也。"衆服其膽識。致仕歸，卒。

劉璉之子劉機，幼年有孝順的品行。成化十四年考中進士。改任庶吉士。正德年間，代替張綵作吏部尚書，因别人的批評，請求辭職還鄉。起用任南京兵部尚書，協助處理機要大事。流動劫掠的賊寇侵犯江上，衆臣討論選擇良將。恰逢都督李昂從貴州罷官到來，劉機馬上召他擔當此事，李昂以没有朝廷的命令推辭。劉機説："我所奉敕命中有'敕命中没有記載的，聽憑自便行事'。這就是朝廷的命令。"衆人佩服他的膽識。辭官退休回鄉，去世。

張鳳

張鳳，字子儀，安平人。父益，官給事中。永樂八年，從征漠北，歿於陣。鳳登宣德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讞江西叛獄，平反數百人。

張鳳，字子儀，安平人。父親張益，任給事中。永樂八年，跟從皇帝出征大漠以北，死於戰場。張鳳考中宣德二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審判江西叛賊案件，平反了幾百人。

正統三年十二月，法司坐事盡繫獄，遂擢鳳本部右侍郎。以主事擢侍郎，前時未有也。明年，命提督京倉。六年，改户部，尋調南京。適尚書久闕，鳳遂掌部事。貴州奏軍衛乏糧，乞運龍江倉及兩淮鹽於鎮遠府易米。鳳以龍江鹽雜泥沙，不堪易米給軍，盡以淮鹽予之，然後以聞。帝嘉賞。又言留都重地，宜歲儲二百萬石，爲根本計。從之，遂爲令。南京糧儲，舊督以都御史。十二年冬，命鳳兼理。廉謹善執法，號"板張"。

正統三年十二月，司法官因事得罪，全部被囚禁於監獄，於是提升張鳳爲刑部右侍郎。以主事提升爲侍郎，這是以前没有的。第二年，命令提督京城糧倉。六年，改任户部，不久調往南京。恰逢尚書一職空缺很久，張鳳於是掌管户部事務。貴州上奏衛所缺乏糧食，請求轉運龍江倉和兩淮的鹽到鎮遠府换米。張鳳因爲龍江鹽摻雜有泥沙，不能换米供給軍隊，全用淮鹽供給他們，然後上報。皇帝嘉獎贊賞。又説留都重地，應該每年儲糧二百萬石，作爲根本大計。聽從他的意見，於是制定爲法令。南京糧食的儲存，以前用都御史督理。十二年冬，命令張鳳兼理。廉潔謹慎善於執法，號稱"板張"。

景泰二年，進尚書。四年，改兵部，參贊軍務。户部尚書金濂卒，召鳳代之。時四方兵息，而災傷特甚，帝屢詔寬恤。鳳偕廷臣議上十事。明年，復先後議上八事。咸報可。鳳以災傷蠲賦多，國用益詘，乃奏言："國初天下田八百四十九萬餘頃，今數既減半，加以水旱停征，國用何以

景泰二年，升任尚書。四年，改任兵部尚書，協助處理軍隊事務。户部尚書金濂去世，召令張鳳代替他。當時周邊戰事平息，而天災人禍招致損失特别大，皇帝多次下詔寬大體恤。張鳳和朝廷大臣奏疏上呈十件事。第二年，又先後奏疏上呈八件事。都批覆照准。張鳳因爲天災人禍而減免的賦税多，國家的物資更加缺少，於是上奏説："建國初天下的田地有八百四十九萬多頃，

取給。京畿及河南、山東無額田，甲方墾闢，乙即訐其漏賦。請準輕則征租，不惟永絶争端，亦且少助軍國。”報可。給事中成章等劾鳳擅更祖制，楊樬等復争之。帝曰：“國初都江南，轉輸易。今居極北，可守常制耶?”四方報凶荒者，鳳請令御史勘實。議者非之。

現在數目已減少一半，加上因水災旱災停止徵税，國家的用度拿什麽來供給。京城郊區和河南、山東没有定額上税的田地，甲方開墾，乙方就揭發他漏繳賦税。請求准許徵收少量租税，不僅可以永遠杜絶争端，并且也稍稍有助於軍隊國家。”回覆同意。給事中成章等彈劾張鳳擅自更改祖宗制度，楊樬等又進行争辯。皇帝説：“建國初期定都長江南面，轉運方便。現在處於最北邊，可以固守平常的制度嗎?”天下上報災荒的，張鳳請求命令御史考查核實。評論者非議他。

英宗復辟，調南京户部，仍兼督糧儲。五年二月卒。

英宗復辟，調往南京户部任職，仍然兼管糧食儲存。天順五年二月去世。

鳳有孝行。性淳樸。故人死，聘其女爲子婦，教其子而養其母終身。同學友蘇洪好面斥鳳過，及爲鳳屬官猶然。鳳待之如初。聞其貧，即賙給之。

張鳳有孝順的德行。天性淳樸。舊友去世，禮聘他的女爲兒媳婦，教育其兒子，并贍養他的母親到死。同學好友蘇洪喜歡當面指斥張鳳的過錯，到擔任張鳳的下屬官員還如此。張鳳對他如同當初。聽説他貧困，就周濟供給他。

周瑄 周紘

周瑄，字廷玉，陽曲人。由鄉舉入國學。正統中，除刑部主事，善治獄。十三年，遷員外郎。明年，帝北征。郎中當扈從者多托疾，瑄請行。六師覆没，瑄被創歸，擢署郎中。校尉受賕縱盗，以仇人代。瑄辨雪之，抵校尉罪。外郡送囚，一日至八百人。瑄慮其觸熱，三日决遣之殆盡。

周瑄，字廷玉，陽曲人。由鄉試中舉進入國學。正統年間，授官刑部主事，善於處理案件。十三年，升任員外郎。第二年，皇帝出征北方。郎中應當護駕隨從的大多托詞有病，周瑄請求隨行。六軍覆没，周瑄受傷而回，提升爲代理郎中。校尉受賄放走盗賊，用仇人代替盗賊。周瑄辨白昭雪，判處校尉應受的罪罰。外郡送來囚犯，一天多到八百人。周瑄擔心他們受熱，三天就審判發落完。

景泰元年，以尚書王直薦，超拜刑部右侍郎。久之，出振順天、河間饑。未竣，而英宗復位。有司請召還。不聽。復賜敕，令便宜處置。瑄遍歷所部，大舉荒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奏行利民八事。事竣還，明年轉左。帝方任門達、逯杲，數興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飭諸郎毋避禍。以故移部定罪者，不至冤濫。官刑部久，屬吏不敢欺。意主寬恕，不爲深文。同佐部者安化孔文英，爲御史

景泰元年，因尚書王直的舉薦，破格升任刑部右侍郎。很久以後，外出賑濟順天、河間的饑荒。没有結束，而英宗復位。主管官吏請求召回來。没有聽取。又賜予敕命，命令他根據情況自行決斷處理。周瑄走遍所管轄的地方，大量推行賑救災荒的政策，先後賑濟飢民二十六萬五千，供給牛和種子各一萬多，上奏施行有利於人民的八件事。事情辦完後返回，第二年轉任左侍郎。皇帝正任用門達、逯杲，多次興起大案件。周瑄委婉曲折地勸告，多有救正，又戒飭衆郎官不要避禍。因此移交刑部定罪的，不至於冤屈濫罰。任官刑部很久，下屬官吏不敢欺騙。心意主張寬

時按黄巖妖言獄，當坐者三千人，皆白其誣，獨械首從一人論罪。及是居部，與瑄并稱長者。七年，命瑄署掌工部事。

恕，不以苛細嚴峻的法律條文治人之罪。和他一同佐助刑部的安化人孔文英，作御史時復審黄巖的妖言案，原來判處連坐的有三千人，至此都辨白他們的誣枉，衹拘禁首犯和從犯各一人判處罪刑。到他居官刑部，與周瑄一并稱爲長者。七年，命令周瑄代管工部事。

瑄恬静淡榮利。成化改元，爲侍郎十六年矣，始遷右都御史。督理南京糧儲，捕懲作奸者數輩，宿弊爲清。鳳陽、淮、徐饑，以瑄言發廪四十萬以振。久之，還南京刑部尚書。令諸司事不須勘者，毋出五日，獄無滯囚。暑疫，悉遣輕繫者，曰："召汝則至。"囚歡呼去，無失期者。

周瑄恬静，淡泊榮譽和私利。成化元年，作侍郎十六年了，纔升任右都御史。督理南京糧食儲備，逮捕懲治多個奸亂犯法的人，舊的弊病被消除。鳳陽、淮、徐遭受饑荒，因周瑄上奏發放糧食四十萬用以賑濟。很久以後，升任南京刑部尚書。命令衆主管官吏事情不必勘核的，不能超出五天審判發落，監獄中没有滯留的囚犯。夏天有瘟疫，釋放所有被囚禁的罪輕的人，説："召你們就回來。"囚犯歡呼離去，没有超過期限的。

爲尚書九載，屢疏乞休。久之乃得請。家無田園，卜居南京。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懿。

當尚書九年，多次上疏請求退休。很久纔得到批覆。家中没有田園，擇地居住於南京。去世，贈予太子少保，謚號莊懿。

長子經，尚書，自有傳。次子紘，進士，爲南京吏科給事中。兩以災異言事。帝并嘉納。未幾，與御史張昺閲軍，爲中官蔣琮誣奏，貶南京光禄署丞。仕終山東參議。

長子周經，官任尚書，自有傳。次子周紘，是進士，任南京吏科給事中。兩次因災害變異向君主進諫。皇帝都贊許并采納。不久，與御史張昺檢閲軍隊，被宦官蔣琮上奏誣陷，貶爲南京光禄署丞。做官以山東參議告終。

楊鼎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家貧力學，舉鄉、會試第一。正統四年，殿試第二。授編修。久之，與侍講杜寧等十人，簡入東閣肄業。鼎居侍從，雅欲以功名見。嘗建言修飭戎備、通漕三邊二事。同輩誚其迂，鼎益自信。也先將寇京師，詔行監察御史事，募兵兖州。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家貧致力於學業，中鄉試、會試第一名。正統四年，殿試第二名。授官編修。很久以後，與侍講杜寧等十人，選拔進入東閣修習課業。楊鼎居官侍從，很想以功名見稱於世。曾建議修整武備、疏通三邊漕運兩件事。同僚諷刺他迂腐，楊鼎更加自信。也先將侵犯北京城，詔令代理監察御史的事務，在兖州招募士兵。

景泰三年，進侍講兼中允。五年，超擢户部右侍郎。天順初轉左。陳汝言譖之。帝不聽。三年冬，以陪祀陵寢不謹下獄，贖杖還職。帝嘗命中官牛玉諭旨，欲取江南折糧銀實内帑，而以他税物充武臣俸。鼎不可。馬牛芻乏，議徵什二，又以民艱力

景泰三年，升任侍講兼中允。五年，破格提升爲右侍郎。天順初年轉任左侍郎。陳汝言誣陷他。皇帝不聽信。三年冬，因陪同祭祀皇陵寢廟不恭謹被關進監獄，交納錢財受杖刑後恢復原職。皇帝曾命令宦官牛玉告諭帝旨，想取江南折合糧食得來的銀子充實内庫，而用其他賦税物品充作武臣的俸禄。楊鼎不同意。馬牛缺乏飼料，

沮。皆報罷。七年，尚書年富有疾，詔鼎掌部事。

建議徵税十分之二，又因民衆艱辛困乏。都回報罷除。七年，尚書年富有病，詔令楊鼎掌管部内事務。

成化四年，代馬昂爲户部尚書，而以翁世資爲侍郎。六年，鼎疏言："陝西外患四寇，内患流民。然寇害止邊塞，流民則疾在腹心。漢中僻居萬山，襟喉川蜀，四方流民數萬，急之生變，置之有後憂。請暫設監司一人，專領其事。其願附籍者聽之，不願者資遣。兼與守臣練士馬，修城池，庶可弭他日患。"詔從之。湖廣頻歲饑，發廩已盡，及是有秋，用鼎言，發庫貯銀布，易米備災。淮、徐、臨、德四倉，舊積糧百餘萬石，後餉乏民饑，輒請移用，粟且匱。鼎議上贖罪、中鹽、折鈔、徵逋六事行之。由是諸倉有儲蓄。尋加太子少保。

成化四年，代替馬昂爲户部尚書，而以翁世資爲侍郎。六年，楊鼎上疏說："陝西外受周邊敵寇之患，内受流亡百姓之患。然而敵寇的危害衹是在邊塞，流亡百姓則危害在腹心。漢中偏僻地處萬山之中，是川蜀的要害之地，四方流亡的百姓幾萬，操之過急會生出變亂，置之不理又有後患。請求暫時設置監司一人，專管此事。願意附載於當地户籍的就聽憑他們，不願意附載的出資遣送回去。并與守臣操練兵馬，修整城池，希望可以止息以後的隱患。"詔令聽從他的建議。湖廣多次遭受饑荒，打開倉庫把糧食已經發盡，到這年秋天，采納楊鼎的建議，取出國庫貯藏的銀和布，換米以備災害。淮、徐、臨、德四糧倉，以前貯糧一百多萬石，後來軍餉缺乏，民衆饑荒，就請求調用這些糧食，糧食將近用完。楊鼎上奏提議交納錢財免除罪刑、交納糧食換鹽引、把税糧折合爲錢鈔、徵收拖欠賦税等六件事，一并施行。因此各存糧倉庫有了儲蓄。不久，加官太子少保。

鼎居户部，持廉，然性頗拘滯。十五年秋，給事御史劾鼎非經國才，鼎再疏求去。賜敕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四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有給賜，自鼎始也。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楊鼎居官户部，保持廉潔，然而性格非常拘泥呆滯。十五年秋，給事御史彈劾楊鼎不是治國之才，楊鼎兩次上疏請求辭官離去。賜予敕令叫他駕乘驛馬疾行回鄉，命令有關部門每月供給米二石，每年供給差役四人，享受終身。大臣辭官後有供給，從楊鼎開始。去世，贈太子太保，謚號莊敏。

子時暘，進士，累官侍講學士。多識典故，有用世才。時敷，舉人，廬墓被旌，官兵部司務。

兒子楊時暘，進士，累積功勞升遷做侍講學士。知道很多典章制度，有治世之才。楊時敷，舉人，在親人墓前築廬守孝被表彰，官任兵部司務。

翁世資

翁世資者，莆田人。正統七年進士。除户部主事，歷郎中。天順元年，拜工部右侍郎。四年，命中官往蘇、松、杭、嘉、湖增織彩幣七千匹。世資以東南水潦，民艱食，議減

翁世資，莆田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歷任郎中。天順元年，授官工部右侍郎。四年，命宦官前往蘇、松、杭、嘉、湖增加編織彩色的布帛七千匹。翁世資因東南鬧水災，民衆吃飯困難，建議減少一半。尚書趙榮、左侍郎霍

其半。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難之，世資請身任其咎，乃連署以諫。帝果怒，詰主議者。榮等委之世資，遂下詔獄，謫衡州知府。成化初，擢江西左布政使。坐事下吏，尋得白。大軍征兩廣，轉江西餉，需十萬人，世資議齎直就易嶺南米。民得不擾。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饑，發倉儲五十餘萬石以振，撫流亡百六十二萬人。召爲户部右侍郎，佐鼎。久之，代薛遠總督倉場，進尚書。十七年還理部事。閱二年，致仕。

瑄對提出的建議感到爲難，翁世資請獨自承擔這一責任，於是聯名進諫。皇帝果然發怒，詰問主謀的人。趙榮等推托在翁世資身上，於是被關進欽犯監獄，貶官爲衡州知府。成化初年，升任江西左布政使。犯法交付司法官吏審訊，不久得以昭雪。大軍征討兩廣，轉運江西的軍餉，需十萬人，世資建議帶上錢就近換用嶺南米。民衆得以不被煩勞。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收成不好，鬧饑荒，分發倉庫儲藏的五十多萬石糧食用以救濟，安撫流亡百姓一百六十二萬人。召任户部右侍郎，輔助楊鼎。很久以後，代替薛遠總督倉場，升任尚書。十七年，回京管理户部事務。過了兩年，退休。

黃鎬

黃鎬，字叔高，侯官人。正統十二年以進士試事都察院。未半歲，以明習法律授御史。

十四年，按貴州。群苗盡叛，道梗塞。靖遠伯王驥等自麓川還，軍無紀律，苗襲其後，官軍大敗。鎬赴平越，遇賊幾死。夜跳入城，賊圍之。議者欲棄城走，鎬曰："平越，貴州咽喉，無平越是無貴州也。"乃偕諸將固守。置密疏竹筒中，募土人間行乞援於朝，且劾驥等覆師狀。景帝命保定伯梁珤等合川、湖軍救之，圍始解。城被困已九月，掘草根煮弩鎧而食之，死者相枕籍，城卒全，鎬功爲多。復留按一年。久之，遷廣東僉事，改浙江。

成化初，以大臣會薦，擢廣東左參政。高、雷、廉負海多盜，鎬討平之。再遷廣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歷吏部左、右侍郎。十六年，拜南京户部尚書。

鎬有才識，敏吏事，理鹽政，多所釐剔，時論稱之。十九年致仕，道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黃鎬，字叔高，侯官人。正統十二年以進士試用任職都察院。没過半年，因明瞭熟悉法律授官御史。

十四年，巡視貴州。當時衆苗都叛變，道路阻塞。靖遠伯王驥等從麓川回來，軍隊没有紀律，苗襲擊他的後續部隊，官兵被打得大敗。黃鎬前往平越，遭遇叛賊差點死去。晚上逃入城中，叛賊圍攻他們。議論的人要棄城逃跑。黃鎬說："平越，是貴州咽喉，没有平越就是没有貴州。"於是偕同諸將頑强地守禦。放置密疏於竹筒中，招募本地人走小路求朝廷援助，并且彈劾王驥等覆滅軍隊的情狀。景帝命令保定伯梁珤等會合川、湖的軍隊援救他們，纔解除包圍。城被圍困已經九個月，挖草根煮弓弩和鎧甲來充飢，死去的人到處都是，城最終得以保全，黃鎬的功勞大。又留下來巡查一年。後來，升任廣東僉事，後改任浙江僉事。

成化初年，因大臣聯合推薦，提升爲廣東左參政。高、雷、廉靠海多盜賊，黃鎬討伐平定他們。又升遷任廣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身份總督南京糧儲，歷任吏部左、右侍郎。十六年，升任南京户部尚書。

黃鎬有才能和膽識，勤勉於政事，管理鹽務，清理剔除很多弊政，時人評議稱頌他。十九年退休，在路上去世。贈太子少保，謚號襄敏。

胡拱辰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四年進士。爲黟縣知縣，有惠政，擢御史。疏陳時弊八事。父艱歸。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四年進士。任黟縣知縣，有仁政，提升任御史。上疏陳述時弊八件事。父喪回家。

景帝即位，詔科道官憂居者悉起復。拱辰至，屢疏以選將、保邦、修德、弭災爲言，出爲貴州左參政。白水堡仡佬頭目沈時保素梗化，拱辰言於總兵官方瑛遣將擒之。一方遂寧。至畢節，平宣慰使隴富亂，威行邊徼。母憂去，御史追劾其受賕事，下浙江按臣執訊。事白，調廣東。歷廣西、四川左、右布政使，皆有平寇功。

景帝即位，詔令丁憂家居的科道官全部起復奪情任職。胡拱辰到來，多次上疏説到選拔將領、保衛國家、修養德行、救濟災害。出任貴州左參政。白水堡仡佬頭目沈時保向來頑固不化，胡拱辰告訴總兵官方瑛派將領捉拿他。這一地方於是安寧下來。到畢節，平定宣慰使隴富的叛亂，威勢推行於邊境。母喪離去，御史追查彈劾他受賄一事，下交浙江按察大臣審問查辦。事情得以弄清楚，調往廣東。歷任廣西、四川左、右布政使，皆有平定叛寇的功勞。

成化八年，拜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十一年，就遷兵部右侍郎。儲位虛久，與尚書崔恭等請册立，言甚切。其年復就改左副都御史總理糧儲，就進工部尚書。節財省事，人皆便之。以年至乞歸。

成化八年，任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十一年，就地升任兵部右侍郎。太子位空缺很久，同尚書崔恭等請求册立太子，言辭很懇切。這年又改任左副都御史總理糧儲，升任工部尚書。節約錢財減少事務，人們都認爲方便。因年老請求退休。

弘治中，巡按御史陳銓言："拱辰退休十餘年，生平清操如一日，乞加禮異以勵臣節。"詔有司月給廩二石，歲隸四人。正德元年，年九十，遣行人齎敕存問，賚羊酒，加賜廩、隸。三年正月卒。贈太子少傅，謚莊懿。

弘治年間，巡按御史陳銓説："胡拱辰退休十多年，一生高尚的情操始終如一，請求給予特殊禮遇以勉勵臣子的節操。"詔令有關部門每月供給糧食二石，每年役使四人。正德元年，年齡九十，派遣行人官帶上敕命前往慰問，賞賜羊和酒，加賜糧食、差役。三年正月去世。贈太子少傅，謚號莊懿。

陳俊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三年進士。除户部主事。督天津諸衛軍采草，奏減新增額三十五萬束。豪猾侵蘇、松改折銀七十餘萬兩，俊往督，不數月畢輸。尚書金濂以爲能，俾典諸曹章奏。歷郎中。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考中鄉試第一名。正統十三年中進士。任户部主事。監督天津衆守衛軍士采集糧草，上奏減免新增額三十五萬束。强狠狡猾不守法紀的人侵吞蘇、松改徵折合的賦税銀七十多萬兩，陳俊前往督察，不到幾個月就完成了轉運。尚書金濂認爲他能幹，讓他掌管各部上奏皇帝的文書。歷任郎中。

天順五年，兩廣用兵，俊督餉。時州縣殘破，帑藏殫虛，弛鹽商越境令，引加米二斗，軍興賴以無乏。母喪，不聽歸，蠻平始還。初，俊爲主

天順五年，兩廣有戰事，陳俊督運軍餉。當時州縣殘敗破落，國庫空虛，放寬鹽商過境的禁令，每張鹽引增加米二斗，軍隊出征物資因此而不缺乏。母死，没有得到批准就回家，平定了蠻

事，奔父喪，賻者皆却之。至是文武將吏醵金賻，亦不納。

成化初，擢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拜户部右侍郎。俊練習錢穀。四方災傷，邊鎮急芻餉，奏請遝至，裁决咸當，尚書楊鼎深倚之。京師大饑，先後發太倉粟八十萬石平糶。石值六錢，豪猾乘時射利。俊請糴以升斗爲率，過一石勿與，饑民獲濟。尋議用兵河套，敕俊赴河南、山、陜，會巡撫諸臣晝芻餉，發帑金二十萬助之。俊以邊庾空竭，歲又不登，而榆林道險遠，轉輸難，乃發金於内地市易，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利飛輓。還朝，進俸一級，歷吏部左、右侍郎。

九載滿，拜南京户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先是，參贊之任，不専屬兵部，自薛遠後，繼以俊，遂爲定制。久之，就改吏部。二十一年，星變，率九卿陳時弊二十事，皆極痛切。帝多采納。而權倖所不便者，終格不行。明年乞致仕。詔加太子少保，賜敕馳傳還。卒，謚康懿。

夷纔返回。當初，陳俊任主事，奔赴父喪，前來贈送財物治喪的人都被推却。到這時，文武官吏集資贈送治喪費用，也不收納。

成化初年，提升任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入授官户部右侍郎。陳俊熟習錢糧事務。各地有災禍，邊鎮缺乏糧草，上奏的文書紛至沓來，裁定決斷都很得當，尚書楊鼎很信任他。京城大饑荒，先後把太倉裏的糧食八十萬石平價賣出。每石價值六錢，强狠狡猾不守法紀之徒乘機牟取財利。陳俊請求糴糧以升斗爲標準，超過一石不給予，飢民得到賑救。不久商議在河套發起征討之役，敕令陳俊前往河南、山、陜，會同巡撫衆臣籌劃糧草，調發國庫金錢二十萬幫助他們。陳俊因邊地糧倉空虚，年成又不好，而榆林道路險而且遠，轉運困難，於是發放錢幣到内地交换，修建西安、韓城、同官的小路，以利於運送糧草。回到朝廷，增加俸禄一級，歷任吏部左、右侍郎。

九年任期滿，升任南京户部尚書。不久改任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此前，參贊機務的職任，不專屬兵部，從薛遠以後，以陳俊繼任，於是成爲固定制度。很久以後，就地改任吏部尚書。二十一年，星象異常變化，率領九卿指陳時弊共二十件事，都極爲沉痛真切。皇帝大多采納。而對權臣佞幸不利的，最終都擱置不實行。第二年請求辭職退休。詔令加官太子少保，賜予敕命乘驛站車馬回家。去世，謚號康懿。

林鶚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監京畿鄉試。陳循等訐考官，鶚邑子林挺預薦，疑鶚有私，逮挺考訊。挺實無他，得白。

英宗復辟，仿先朝故事，出廷臣爲知府，鶚得鎮江。召見，賜膳及道里費，諭所以擢用意。鶚感激，革弊舉廢，治甚有聲。漕故經孟瀆，險甚。巡撫崔恭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鶚言："道里遠，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考中進士。授官御史，監管京郊的鄉試。陳循等攻擊考官，林鶚的同鄉林挺在薦拔之列，懷疑林鶚有私情，捉拿林挺審問。林挺確實没有作弊行爲，得以昭雪。

英宗復辟，仿效前代舊事，派出朝廷大臣外任知府，林鶚任職鎮江。召入接見，賜給食物和途中費用，告諭提升他的原因。林鶚感動奮發，革除弊端使廢止的盛事復興，施治很有聲譽。漕運舊道經過孟瀆，非常險要。巡撫崔恭建議開挖河道，從七里港引金山上游的水，溝通丹陽以避

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浚之令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功力省便。"恭從其議，遂爲永利。居五年，以才任治劇，調蘇州。

開險處。林鶚說："路途遥遠，石頭很多，而且損壞民衆的祖墳。請求考察京口閘、甘露壩的舊道，疏通它使船可通行。春夏開啓閘門，秋冬關閉大壩，功效節省便利。"崔恭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成爲永久的便利。過了五年，因其才幹能處理繁重難辦的事務，調往蘇州。

成化初，超遷江西按察使。有犯大辟賄達官求生者，鶚執愈堅。廣東寇剽贛州急。調兵禦之，遁去。廣信妖賊妄稱天神惑衆，捕戮其魁，立解散。歷左、右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租十五萬石。

成化初年，破格提升爲江西按察使。有犯了死罪而行賄大官以求生的人，林鶚執法更加堅决。廣東敵寇搶掠贛州，情况緊急。林鶚調兵抵禦，賊寇逃走。廣信有以妖言惑衆稱亂者假稱爲天神迷惑群衆，林鶚逮捕殺掉其頭目，賊立即潰散。歷任左、右布政使。收成不好，上奏減免民衆田租十五萬石。

成化六年，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母憂服除，召爲刑部右侍郎。執法不撓。十二年，得疾卒。

成化六年，提升爲南京刑部右侍郎。服母喪，守喪期滿，召入任刑部右侍郎。執法公正，不會屈從。十二年，得病死去。

鶚事母孝謹，對妻子無惰容。不妄交與，公餘輒危坐讀書。歿不能具棺斂，友人爲經紀其喪。鶚在蘇州，先聖像剥落。鶚曰："塑像，非古也，昔太祖於國學用木主。"命改從之。嘉靖中，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林鶚事奉母親孝順恭謹，面對妻子兒女没有委靡不振的神情。不胡亂與人交往，公事之餘就正襟端坐着讀書。死後家人無力備辦棺材，友人爲他操辦喪事。林鶚在蘇州，孔子塑像脱落。林鶚說："塑像，并不是古禮，往昔太祖在國學用木頭作神位牌。"命令改用木頭神位牌。嘉靖年間，御史趙大佑上奏推崇他的節操，贈官刑部尚書，謚號恭肅。

潘榮

潘榮，字尊用，龍溪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犒師廣東，還，除吏科給事中。

潘榮，字尊用，龍溪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到廣東去犒賞軍隊，返回，授官吏科給事中。

景泰初，疏論停起復、抑奔競數事。帝納之。尋進右給事中。四年九月上言："致治之要，莫切於納諫。比以言者忤聖意，諭禮部，凡遇建言，務加審察，或假以報復，具奏罪之。此令一下，廷臣喪氣，以言爲諱。國家有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慝，何由而知？况今巨寇陸梁，塞上多事，奈何反塞言者路。望明詔臺諫，知無不言，緘默者罪。并敕閣部大臣，勿搜求參駁，虧傷治體。"

景泰初年，上疏談論停止守喪期間奪情起復任職、抑制追名逐利的幾件事情。皇帝采納。不久升任右給事中。四年九月進諫說："使國家安定清平的關鍵，没有什麽比接納諫言更切要的。近來因進諫的人違背皇帝的心意，告諭禮部，凡是遇到有人進諫，必須加以審察，有人藉此報復怨仇，備辦奏摺定他的罪。這命令一下達，朝廷大臣失去鋭氣，以進諫爲忌諱。國家有利害，民衆有得失，大臣有奸邪，從何處得知呢？况且如今叛賊囂張，邊塞多戰事，爲何反而堵塞進諫者的道路。希望聖明地詔令臺諫官，知道的不能不

疏入，報聞。

說，閉口不說就處以懲罰。并敕令内閣大臣，不必搜求并彈劾批駁進諫官員的言論，以損傷治國的要領。”疏呈上，批覆知道了。

天順六年使琉球，還，遷都給事中。成化六年三月，偕同官上言：“近雨雪愆期，災異迭見。陛下降詔自責，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風霾晝晦，沴氣赤而復黑，豈非應天之道有未盡歟？夫人君敬天，不在齋戒祈禱而已。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費用不經，後宫無序，恩澤不均，爵濫施於賤工，賞妄及於非分，皆非敬天之道。願陛下日御便殿，召大臣極陳缺失而釐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妃專寵，群小夤緣進寶玩，官賞冗濫，故榮等懇言之。帝不能用。是年遷南京太常少卿。

天順六年出使琉球，返回，升任都給事中。成化六年三月，偕同同僚上奏：“近來雨雪誤了季節，災害現象層出不窮。陛下下詔自責，親自祈禱，詔令大臣都進言，上天應該已感動。而如今却風吹塵飛，天氣陰晦，不祥之氣呈紅色繼而變黑，難道不是順應上天之道没有盡善盡美嗎？國君敬奉上天，不在於齋戒祈禱而已。政令違離正道，下面的民衆失去所依，喜好珍貴的玩物，用度太多不合常法，後宫没有秩序，恩惠給與不平均，爵位濫封給下賤的工匠，妄加賞賜施及不應當賞賜的人，這些都不是敬奉上天的作法。希望皇上每天到便殿，召令大臣盡力陳述過失并改正革除它，或許災異現象可以消除。”當時萬妃得到專有寵愛，衆小人攀附進獻寶貝玩物，封官賞賜多而且泛濫，所以潘榮等誠懇進言。皇帝不能采用。這一年調任南京太常少卿。

又七年，就擢户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積奇羡數萬石以備荒。十七年，召爲户部左侍郎，尋署部事。英國公張懋等四十三人自陳先世以大功錫爵，子孫承繼，所司輒減歲禄，非祖宗報功意。榮等言：“懋等於無事時妄請增禄，若有功何以勸賞？况頻年水旱，國用未充，所請不可許。”事乃寢。中官趙陽等乞兩淮鹽十萬引，帝已許之。榮等言：“近禁勢家中鹽，詔旨甫頒，而陽等輒違犯，宜正其罪。”帝爲切責陽等。

又過七年，就地升任户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積蓄盈餘幾萬石以防備荒歉。十七年，召爲户部左侍郎，不久代理户部事務。英國公張懋等四十三人自行陳述其先祖因大功而賜予爵位，兒孫繼承，有關官吏則減少每年的俸禄，不是祖宗報答功臣的本意。潘榮等人説：“張懋等人在無事時妄自請求增加俸禄，若有功勞，用什麽來鼓勵賞賜？况且常年水災旱災，國家用度不充足，所請求的事不能應允。”事情於是停止。宦官趙陽等乞求兩淮的鹽十萬引，皇帝已答應了。潘榮等説：“近來禁止有勢力的人家轉運販鹽，聖旨剛頒布，而趙陽等就違犯，應定他們的罪。”皇帝爲此嚴厲地責備趙陽等人。

南京户部尚書黄鎬罷，以榮代之。孝宗嗣位，謝政歸。賜月廩、歲夫如制。九年卒，年七十有八。贈太子太保。

南京户部尚書黄鎬被罷免，以潘榮代替他。孝宗繼位，辭職退休回家。賜予每月糧食、每年的役夫按照制度辦。九年死去，時年七十八歲。追贈爲太子太保。

夏時正

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

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十年考中進

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景泰六年，以郎中錄囚福建，出死罪六十餘人。中有減死、詔充所在濱海衛軍者，時正慮其入海島爲變，轉發之山東，然後以聞。因言："凡福建減死囚，俱宜戍之北方。"法司是其言，而請治違詔罪。帝特宥之。時正又言："通番及劫盜諸獄，以待會讞，淹引時月，囚多瘐死。請令所司斷决。"詔從之，且推行之天下。

士。授官刑部主事。景泰六年，在福建以郎中身份復查甄别囚犯，救出判死罪的六十多人。其中有减免死罪、詔令充軍到所在的海濱衛軍的人，夏時正擔心他們進入海島發生變亂，轉而派往山東，然後纔上報。於是説："凡是福建减免死罪的囚犯，都應戍守於北方。"司法官認爲他的話對，而請求定他違背詔令的罪。皇帝特地寬恕了他。夏時正又説："犯裹通外國罪和偷盜罪的案件，因等待集體裁决，延誤了時間，囚犯大多因受刑、飢寒、疾病死於獄中。請命令有關部門裁斷處理。"詔令聽從他的意見，并推行於天下。

天順初，擢大理寺丞。久之，以便養，遷南京大理少卿。成化五年遷本寺卿。明年春，命巡視江西災傷。除無名税十餘萬石，汰諸司冗役數萬，奏罷不職吏二百餘人，增築南昌濱江堤及豐城諸縣陂岸，民賴其利。嘗上奏，不具齎奏人姓名，吏科論其簡恣。帝宥其罪，録彈章示之，遂乞休歸。僦居民舍，布政使張瓚爲築西湖書院居之。家食三十年，年近九十而卒。

天順初年，提升爲大理寺丞。很久以後，爲便於贍養父母，調任南京大理少卿。成化五年升爲本寺卿。第二年春天，命令巡視江西的災情。免除無名税十多萬石，免除各部門繁冗的勞役幾萬，上奏罷免不稱職官吏二百多人，增加修築南昌的沿江堤壩和豐城等縣陂岸，民衆賴此得到利益。曾經上奏，没有簽署上奏人姓名，吏科彈劾他怠慢放肆的罪狀。皇帝寬恕了他的罪過，謄録彈劾他的章奏給他看，於是，乞求退休回家鄉。租百姓房舍居住，布政使張瓚爲他修築西湖書院讓他居住。在家生活三十年，年近九十而去世。

時正雅好學。閒居久，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事尤詳。

夏時正很愛好學習。閑居時間長，有很多著述，關於考查古代的禮樂儀制方面的事尤其詳細。

贊曰：金純等黽勉奉公，當官稱職。加之視躬清白，操行無虧，固列卿之良也。鄭辰之廉事，周瑄之治獄，皆有仁人之用心，君子哉。

贊曰：金純等人勤勉爲公，作官稱職。加上立身清白，節操行爲無缺損，所以是九卿中的優秀者。鄭辰的廉潔政事，周瑄處理案件的方式，都有仁人的用心，是君子啊！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黃宗載　顧佐 邵玘 陳勉 賈諒 嚴升　段民 吾紳
章敞 徐琦 劉戩　吴訥 朱與言　魏驥　魯穆
耿九疇　軒輗 陳復　黃孔昭

黃宗載

黃宗載，一名垕，字厚夫，豐城人。洪武三十年進士。授行人。奉使四方，未嘗受饋遺，累遷司正。

黃宗載，一名垕，字厚夫，豐城人。洪武三十年進士。授任行人。奉命出使天下各處，未曾接受饋贈，累積功勞升官爲司正。

永樂初，以薦爲湖廣按察司僉事。巨奸宿猾，多謫戍銅鼓、五開間，陰持官吏短長。宗載榜數其罪，曰："不改，必置之法。"衆莫敢犯。武陵多戎籍，民家慮與爲婚姻，徭賦將累己，男女至年四十尚不婚。宗載以理諭之，皆解悟，一時婚者三百餘家。鄰邑效之，其俗遂變。徵詣文淵閣修《永樂大典》。書成，受賜還任。董造海運巨艦數十艘，事辦而民不擾。車駕北征，徵兵湖廣，使者貪暴失期。宗載坐不舉劾，謫楊青驛驛夫。

永樂初年，因人推薦作湖廣按察司僉事。舊有的大奸猾之徒，多被貶而戍守銅鼓、五開一帶，暗中抓住官吏的短處進行要挾。黃宗載張榜逐條羅列其罪狀，説："不改正，一定要繩之以法。"衆人没有誰敢違犯他的命令。武陵多軍籍，尋常百姓擔心與他們結爲婚姻，租税徭役將牽累自己，男人女人到了四十歲仍不婚配。黃宗載用道理開導他們，都理解并醒悟，一時間結婚的有三百多家。鄰近縣邑的人仿效他們，當地風氣於是得以改變。受召赴文淵閣編《永樂大典》。書編成後，接受賞賜，恢復原職。監督製造海運大船幾十艘，事情辦好了而民衆不被騷擾。皇上出征北方，從湖廣徵調士兵，使者貪婪暴虐而錯過了日期。黃宗載犯了不檢舉彈劾之罪，貶爲楊青驛的驛夫。

尋起御史，出按交阯。時交阯新定，州縣官多用兩廣、雲南舉人及歲貢生員之願仕遠方者，皆不善撫字。宗載因言："有司率不稱職。若俟九年黜陟，恐益廢弛。請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兩司核實舉按以聞。"帝是之。及歸，行李蕭然，不携交阯

不久起任御史，出京巡按交阯。當時交阯剛平定，州縣官吏大多任用兩廣、雲南的舉人和願意到遠方做官的歲貢生員，都不善於安撫體恤百姓。黃宗載於是説："主管官員都不稱職。若等到九年再决定官吏的升降，恐怕政事更加荒廢衰敗。請求任職二年以上的，巡按御史和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核實之後報告皇上。"皇帝

一物。尚書黄福語人曰："吾居此久，所接御史多矣，惟宗載知大體。"丁祖母憂，起復，改詹事府丞。

認爲他説得對。等他回來，行李很少，没帶回交阯的一件東西。尚書黄福對人説："我任此官很久了，所接觸的御史很多，惟獨宗載識大體。"爲祖母守喪，服喪結束，重新起用，改任詹事府丞。

洪熙元年，擢行在吏部侍郎。少師蹇義領部事，宗載一輔以正。宣德元年，奉命清軍浙江。三年，督采木湖湘。英宗初，以侍郎羅汝敬巡撫陝西，坐事戴罪辦事。汝敬妄引詔書復職，而吏部不言，爲御史所劾，宗載及尚書郭璡俱下獄。未幾，得釋，遷南京吏部尚書。居九年，乞休。章四上，乃許。九年七月，卒於家，年七十九。

洪熙元年，提升爲行在所吏部侍郎。少師蹇義兼掌吏部事務，黄宗載全以正道輔佐他。宣德元年，奉命到浙江清理軍隊。三年，到湖湘監督采集木材。英宗初年，以侍郎羅汝敬巡撫陝西，因事獲罪戴罪辦事。羅汝敬妄自引用詔書恢復原職，而吏部不理會，被御史彈劾，黄宗載和尚書郭璡都被關進監獄。不久，得以釋放，升任南京吏部尚書。做官九年，請求退休。四次上奏，纔同意。九年七月，死於家中，年齡七十九歲。

宗載持廉守正，不矯不隨，學問文章俱負時望。公卿大夫齒德之盛，推宗載云。

黄宗載廉潔公正，不亢不卑，學問文章在當時都很有聲望。公卿大夫中年高德劭的，首推黄宗載。

顧佐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除莊浪知縣。端陽日，守將集官僚校射，以佐文士，難之。持弓矢一發而中，守將大服。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建文二年中進士。授任莊浪知縣。端陽那天，守將召集官員比試射技和武藝，因顧佐是文官，爲難他。他拿弓和箭一箭就射中了，守將很佩服。

永樂初，入爲御史。七年，成祖在北京，命吏部選御史之才者赴行在，佐預焉。奉命招慶遠蠻，督采木四川，從北征，巡視關隘。遷江西按察副使，召爲應天尹。剛直不撓，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肅。北京建，改尹順天。權貴人多不便之，出爲貴州按察使。洪熙元年召爲通政使。

永樂初年，入朝任御史。七年，成祖在北京，下令吏部選拔御史中有才能的人前往行在所，顧佐被選中。奉命招撫慶遠的蠻人，到四川督察采集木材，跟從出征北方，巡視險要的關口。升任江西按察副使，召入擔任應天府尹。剛强正直，不屈不撓，官吏百姓都敬畏佩服，人們把他比作包孝肅。北京建立爲都城，改爲順天府尹。權臣顯貴大多不喜歡他，出任貴州按察使。洪熙元年召任通政使。

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以貪被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薦佐公廉有威，歷官并著風采，爲京尹，政清弊革。帝喜，立擢右都御史，賜敕獎勉，命察諸御史不稱者黜之，御史有缺，舉送吏部補選。佐視事，即奏黜嚴皚、楊居正等二十人，謫遼東各衛

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因爲貪污被罷官，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推薦顧佐公正廉明有威信，每任官職都顯露風采，擔任京尹，政治廉明，弊政廢除。皇帝感到高興，馬上提升爲右都御史，下敕令獎賞勉勵，命令審察御史中不稱職的，把他罷免掉，御史有空缺，舉薦人才送吏部經選拔填補空缺。顧佐就職辦事，就上奏罷黜嚴皚、楊居

爲吏，降八人，罷三人；而舉進士鄧棨、國子生程富、謁選知縣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餘人堪任御史。帝使歷政三月而後任之。居正等六人辨訴。帝怒，并諸爲吏者悉戍之。既而瞠自戍所潛還京，脅他賄，爲佐所奏，且言瞠謀害己。詔戮瞠於市。帝北巡，命偕尚書張本等居守。還復賜敕，令約束諸御史。於是糾黜貪縱，朝綱肅然。

正等二十人，貶到遼東各衛所擔任小官，降職八人，罷免三人；而推舉進士鄧棨、國子生程富、赴吏部應選的知縣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多人能勝任御史。皇帝讓他們試着處理政事三個月而後任用。楊居正等六個人申辯上訴。皇帝發怒，連同降職爲吏的人一并謫戍邊疆。不久，嚴瞠從戍守之地潛逃回到京城，逼迫賄賂他人，被顧佐所上奏，并説嚴瞠圖謀害自己。詔令誅殺嚴瞠於街市。皇帝巡視北方，命令顧佐與尚書張本等留守京城。返回後又賜予敕命，命令管理衆御史。於是糾舉彈劾罷黜貪婪放縱的官吏，朝廷綱紀嚴肅有序。

居歲餘，奸吏奏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嘆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干上怒。"帝乃以吏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頓首謝，召吏言："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之益喜，謂佐得大體。或告佐不理冤訴。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鞫，果千户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帝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磔清於市。

過了一年多，奸詐的官員上奏顧佐接受了徒隸的賄賂，私自放他們回家。皇帝暗中把奏章給楊士奇看并説："你不是曾推舉顧佐廉潔嗎?"回答説："中朝官俸禄微薄，僕從馬匹糧草以徒隸資助，遣送一半徒隸讓他們出錢免除勞役。徒隸得以回家耕田，官員得到資費，中朝官都這樣，臣也這樣。先帝知道這件事，故增加了中朝官的俸禄。"皇帝感嘆説："朝臣貧窮到這種地步啊。"於是憤恨上告的人説："朕正要任用顧佐，小人竟敢誣衊他，必定要下交司法官治罪。"楊士奇回答説："小事不足以惹皇上發怒。"皇帝於是把官吏的狀子交給顧佐説："你自己處理這件事。"顧佐叩頭謝罪，召集下屬官員説："皇上命令我來處治你們，你們改正了行爲，我就赦免你們。"皇帝聽到這件事情更加高興，稱顧佐識得大體。有人上告顧佐不審理冤案。皇帝説："這必是重刑犯教人説的。"命令司法官會同審問，果然是千户臧清殺害無罪的三個人被判處死刑，派人誣陷顧佐。皇帝説："不誅殺臧清，則顧佐定的法規不被執行。"用磔刑處死臧清於街市。

八年秋，佐有疾，乞歸。不許。以南京右都御史熊概代理其事。逾年而概卒。佐疾良已，入見。帝慰勞之，令免朝賀，視事如故。

八年秋季，顧佐得病，請求辭職回家。没有應允。讓南京右都御史熊概代他辦理事務。過了一年，熊概死。顧佐的病也已好了，入朝覲見。皇帝慰勞他，命令他免除朝覲慶賀，如同以往就職辦事。

正統初考察御史不稱者十五人，降黜之。邵宗九載滿，吏部已考稱，

正統初年考察不稱職的御史十五人，降職或罷免了他們。邵宗任職滿九年，吏部已考核稱

亦與焉。宗奏辨，尚書郭璡亦言宗不應與在任者同考。帝遂責佐。而御史張鵬等復劾宗微過。帝以鵬朋欺，并切責佐。佐上章致仕去。賜敕奬慰，賚鈔五十貫，命户部復其家。十一年九月卒。

職，也在不稱職之列。邵宗上奏申辯，尚書郭璡也説邵宗不應該與在任者一起參加考核。皇帝於是責備顧佐。而御史張鵬等又彈劾邵宗的一些小過錯。皇帝認爲張鵬以朋黨相欺蒙，一并嚴厲責備顧佐。顧佐上奏辭官退休。賜給敕命奬賞慰勞，賞賜錢鈔五十貫，命令户部免除他家的賦税。十一年九月死。

佐孝友，操履清白，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户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内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坐。人稱爲“顧獨坐”云。然持法深，論者以爲病。

顧佐孝順友愛，節操清白，性格嚴厲剛毅。每天早晨上朝，都在外廬休息一會兒，樹立兩根藤子在門外。百官路過的，都折轉繞道避過他家。進入宫内值勤室，獨處於小夾室之中，除非商議政事，不與衆官吏坐在一塊。人們稱之爲“顧獨坐”。然而執法嚴厲，議論的人認爲是他的過失。

時雩都陳勉、嶧縣賈諒先後爲副都御史，與佐同舉臺職，而蘭谿邵玘官南京，與佐齊名，繁昌嚴升名亦亞於玘。

當時雩都陳勉、嶧縣賈諒先後擔任副都御史，與顧佐同任御史臺之職，而蘭谿邵玘在南京做官，與顧佐齊名，繁昌嚴升的名聲也稍次於邵玘。

邵玘

玘，字以先，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仁宗監國，知其廉直。每法司缺官，即命玘署，有重獄輒付之。歷仕中外，所過人不敢犯。宣德三年，由福建按察使入爲南京左副都御史。奏黜御史不職者十三人，簡黜諸司庸懦不肖者八十餘人，風紀大振。居二年，以疾卒官。玘負氣，好侮同列，治獄頗刻深。然持身廉潔，内行修，事母以孝聞。

邵玘，字以先，永樂年間進士。授官御史。仁宗監管國政，知道他廉潔正直。每當司法官空缺，就命令邵玘代理，有大案件就交給他辦理。歷任朝廷内外之官，所任職的地方没有人敢冒犯。宣德三年，由福建按察使入朝廷擔任南京左副都御史。上奏罷黜御史中不稱職的十三人，簡選罷黜各部門庸懶懦弱無才能的人八十多個，朝廷風尚紀律大爲振興。過了兩年，因病死在官任上。邵玘負有傲氣，喜歡侮辱同僚，辦案非常苛刻嚴酷。然而修身廉潔，内在品質修養好，事奉母親以孝順而聞名。

陳勉

陳勉，與玘同年進士。仁宗初，以楊士奇薦，由廣東副使擢左副都御史。信、豐諸縣盜起，命勉撫之，招徠三千六百餘人，亂遂定。景泰初，仕至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勉外和内剛，精通法律，吏不敢欺。

陳勉，與邵玘同年考中進士。仁宗初年，因楊士奇的推薦，由廣東副使提升爲左副都御史。信、豐等縣的盗賊起事，命令陳勉安撫他們，招徠三千六百多人，動亂於是平定。景泰初年，做官至南京右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事務。退休，死去。陳勉外表温和内心剛直，精通法律，官吏不敢欺騙他。

賈諒

賈諒，字子信。永樂中由鄉舉入太學，選侍皇太孫説書，擢刑科給事中。宣德四年，劾清軍侍郎金庠受賄，罷之。郎中胡珏、蕭翔等十一人，御史方鼎三人，以不職被劾。帝未信，命諒及張居傑密察之。得實，悉貶官。明年，又劾陽武侯薛禄朋比不敬。廷中肅然。尋拜右副都御史。偕錦衣指揮王裕、參議黄翰、中官張義等巡視四川、江西、湖廣，按治豪强不少假。正統二年，江北、河南大水，命諒及工部侍郎鄭辰往振。芒、碭山盗爲患，諒捕獲甚衆。四年，還至德州，卒。諒内行修，當官有風采。

賈諒，字子信。永樂年間通過鄉試中舉進入太學，選拔去陪皇太孫説書，提升任刑科給事中。宣德四年，彈劾清軍侍郎金庠接受賄賂，罷免了他。郎中胡珏、蕭翔等十一人，御史方鼎等三人，因不稱職被彈劾。皇帝不相信，命令賈諒和張居傑秘密調查這件事。得以證實，全部貶官。第二年，又彈劾陽武侯薛禄結成朋黨怠慢無禮。朝廷中秩序井然。不久授官右副都御史。與錦衣指揮王裕、參議黄翰、宦官張義等一起巡視四川、江西、湖廣，懲治豪强勢力絶不寬饒。正統二年，長江以北、黄河以南發大水，命令賈諒和工部侍郎鄭辰前往賑濟。芒山、碭山上的盗賊成爲禍患，賈諒捕獲很多人。四年，返回到達德州，去世。賈諒内在品質修養很好，做官有聲威和名望。

嚴升

嚴升，建文時進士。歷官大理寺右少卿。清軍蘇、松，執法不撓。調南京僉都御史，與玘同心治事。剛果自信，嘗著《神羊賦》以見志焉。

嚴升，建文帝時考中進士。歷任大理寺右少卿。在蘇、松清理軍隊，執法公正，不屈不撓。調任南京僉都御史，與邵玘同心協力治理政事。剛强果斷而自信，曾經著《神羊賦》以表達他的志向。

段民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與章敞、吾紳輩俱讀書文淵閣，又俱授刑部主事。民旋進郎中。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考中進士。選爲庶吉士。與章敞、吾紳等都讀書於文淵閣，又都授官刑部主事。段民不久升爲郎中。

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官坐縱寇誅，擢民左參政。當是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力爲矜宥，人情始安。

山東邪惡的女人唐賽兒作亂，三司官犯了放縱敵人的法律而被誅殺，提升段民爲左參政。在那時追捕唐賽兒很緊急，把山東、北京的尼姑和天下出家的婦女全都逮捕，前後有幾萬人。段民盡力做到矜憐寬宥，人心纔安定下來。

車駕北征，餉舟由濟寧達潞河，陸輓出居庸至塞外。民深計曲算，下不擾而事集。既還，敕與巡按御史考所過府縣吏廉墨以聞。

皇帝出征北方，運軍餉的船從濟寧到達潞河，再從陸路運出居庸到達塞外。段民精心計算，不擾亂民衆而事情辦成。回來以後，敕令與巡按御史考查所經過的府縣的官吏廉潔與否上報。

宣德三年，召入京，命署南京户部右侍郎，逾年實授。又明年改刑

宣德三年，應召入京城，命他署南京户部右侍郎，過了一年，實授這一官職。再明年改任刑

部。初，二部皆以不治聞。民至，紀綱修舉，宿弊以革。上元人有爲侄毆者，憤甚，詣通政司告。時方令納米贖罪，而越訴禁甚嚴，犯者戍遼東。民上言："依定例，卑幼之罪得贖，而尊長反遠竄，揆於理有未安，請更擬。"帝是之。帝以民廉介端謹，特賜敕，令考察南京百官。八年，詔書罪囚自十惡外并減一等。有重囚三十餘人，例不得赦，民亦減其罪。後有旨報决，乃復追還，而逃已數人。民自陳狀，給事中年富等劾民。帝知民賢，不問。

部右侍郎。當初，户、刑二部都以治理不好而聞名。段民到來，綱紀得以修訂和確立，以往的弊病得以革除。上元有個被侄子毆打的人，憤怒異常，前往通政司告狀。當時正下令可交納米來贖罪，而禁止越級上訴非常嚴格，違犯的人要被罰戍守遼東。段民上疏說："按舊例，位卑年幼的人犯了法可以贖罪，而尊長反而發配到遠方，考察情理是不合適的，請求重新擬定法律。"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見。皇帝因爲段民廉潔耿介正直嚴謹，特地賜給敕命，令他考察南京衆官吏。八年，下詔書規定囚犯中除了十惡不赦的以外，都減罪一等。有重刑犯三十多人，按舊例不能赦免，段民也減免了他們的罪刑。後來有聖旨回覆要處决，於是又去追捕回來，而逃跑的已有多人。段民自行陳述自己的罪狀，給事中年富等彈劾段民。皇帝知道段民賢能，不予追究。

九年二月卒於官，年五十九。貧不能殮，都御史吴訥梲以衣衾。帝聞，命有司營葬。成化間，葉盛請褒恤不果。其後百有餘年，始追謚襄介。

宣德九年二月死於官任，年齡五十九歲。貧困而不能收殮下葬，都御史吴訥饋贈他衣被。皇帝聽到了，命令有關部門負責喪葬。成化年間，葉盛請求褒獎撫恤而没有結果。此後一百多年，纔追加謚號爲襄介。

吾紳

吾紳，字叔縉，衢州人。官刑部主事，治獄有聲。歷郎中，拜禮部侍郎。成祖謂吕震曰："紳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禮矣。"既而爲震所擠，出爲廣東參政。尋召爲南京刑部侍郎，奉敕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故人官參政，素貪黷，權要多爲之地。紳至，竟黜之，時稱其公。復改禮部。正統六年卒於官。

吾紳，字叔縉，衢州人。任官刑部主事，判案有聲望。歷任郎中，拜授禮部侍郎。成祖對吕震説："吾紳出身翰林，可以輔助你典掌禮部。"後來被吕震排擠，出京任廣東參政。不久召回任南京刑部侍郎，奉敕命考察兩廣、福建地方軍政官員。有老朋友任官參政，一向貪得無厭，權臣要人多爲他説話，留有餘地。吾紳到後，最終罷黜了他，當時人稱其公正。又改任禮部侍郎。正統六年死於官任上。

紳清强有執，澹於榮利。初拜侍郎，賀者畢集，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衆笑而起。

吾紳清正剛强有操守，淡泊名利。起初授官侍郎，祝賀的人都聚集，而滿室空蕩蕩的，一點也没有陳設酒食器具，衆人笑着起身而去。

章敞

章敞，字尚文，會稽人。由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山西盜發，捕逮數百人。敞察其冤，留詞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明日訊之，留者盜，餘非

章敞，字尚文，會稽人。由庶吉士授官刑部主事。山西盜賊興起，逮捕了幾百個人。章敞審察其中有冤案，留下言辭和神色怪異可疑的一個人，其餘的人都放出。第二天審訊他們，扣留下

也。遷郎中，改吏部。

來的是盜賊，其餘不是。升爲郎中，改任吏部郎中。

宣德六年，擢禮部侍郎。偕徐琦使安南，命黎利權國事。利遣人白相見禮，敞曰："汝敬使者，所以尊朝廷，奚白爲?"利聽命，趨拜下坐。啖以聲色，不爲動。還致厚贐，不受，利以付貢使。及關，悉閲貢物，封其贐，付關吏。利死，子麟嗣，敞復奉詔往，却贐如初。

宣德六年，提升任禮部侍郎。偕同徐琦出使安南，命令黎利掌管國家大事。黎利派人禀報相見的禮儀，章敞説："你尊敬使者，就是尊奉朝廷，還禀報什麽呢?"黎利聽從了命令，前去拜見并坐於末座。用聲色引誘他，章敞不爲所動。返回時贈送厚禮，不接受，黎利把它交給納貢的使者。到達關口，一一檢查上貢的物品，封裝贈送的財物，交付邊關的官吏。黎利死後，兒子黎麟繼位，章敞又奉命前往，拒絶接受財物如同當初。

正統初，纂洪武以來條格，使諸司參酌，吏無能爲奸。尚書胡濙寬大，敞佐以嚴肅。二年十二月卒。子瑾亦累官至禮部侍郎。

正統初年，纂集洪武以來的法規，讓有關部門商議斟酌，官吏没有人能耍奸猾。尚書胡濙處理事情很寬厚，章敞勸告他要嚴肅治政。二年十二月死去。兒子章瑾也累積功勞升官到禮部侍郎。

徐琦

徐琦，字良玉。先世錢塘人，其祖謫戍寧夏，遂家焉。幼力學，通經史。永樂十三年舉進士。授行人，歷兵部員外郎。明敏有斷，居官務持大體。宣德六年，擢右通政。副敞使安南，亦不受饋。還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八年，帝以安南貢賦不如額，南征士卒未盡返，命琦復往。時黎利已死，其子麟疑未決。琦曉以禍福，麟懼，鑄代身金人，貢方物以謝。帝悦，命落琦戍籍，宴賚甚厚。

徐琦，字良玉。先祖是錢塘人，他的祖父謫戍寧夏，於是定居在那裏。幼年致力於學習，通曉經史。永樂十三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歷任兵部員外郎。睿智機敏有決斷，做官能把持住大體。宣德六年，提升爲右通政。輔佐章敞出使安南，也不接受饋贈。回來後授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八年，皇帝因爲安南上貢的賦税不够數額，往南出征的士兵没有完全回來，命令徐琦重新前往。當時黎利已經死了，他的兒子黎麟正遲疑而未作決斷。徐琦以禍福告知他，黎麟感到害怕，鑄造代替真身的金人，上貢本地特産以示謝罪。皇帝很高興，命令除去徐琦戍守邊疆的户籍，宴請賞賜很隆重豐厚。

正統初，與工部侍郎鄭辰考察南畿有司，黜不法者三十人。時災異屢見，琦陳弭災十事。悉嘉納。五年，命參贊南京機務。十四年進尚書，參贊如故。有言往年分調南京軍家屬悉宜北徙，朝議欲行之。琦奏："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驟徙數萬衆，人心一摇，事或叵測。"事得寢。軍衛

正統初年，與工部侍郎鄭辰考察南畿有關部門，罷免違法的三十人。當時災禍怪異現象多次出現，徐琦禀陳止息災禍的十條措施。都嘉賞采納。五年，命他參贊南京機務。十四年升爲尚書，如同先前參贊機務。有人説前些年分配調度到南京的軍隊家屬都應遷徙北方，朝臣商議想要推行這一辦法。徐琦上奏説："安於故土不願輕易遷徙他鄉，是人之常情。如今突然遷徙幾萬

無學校，琦請天下衛所視府州縣例皆立學。從之。

人，人心一動揺，事情就很難預測。”事情得以停息。軍隊的衛所没有學校，徐琦請求讓天下的衛所仿照府州縣的舊例設立學校。聽從了他的意見。

景泰元年，靖遠伯王驥贊機務，琦專理部事。驥解任，琦仍參贊。四年三月卒，年六十八。謚貞襄。

景泰元年，靖遠伯王驥參贊機務，徐琦專門處理兵部事務。王驥解除職務，徐琦仍然參贊機務。四年三月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謚號貞襄。

敞、琦皆以使安南不辱命著稱。安南多寶貨，後使者率從水道挾估客往以爲利，交人頗輕之。

章敞、徐琦都因出使安南不辱使命而著稱。安南多寶貝財物，後來出使的人都從水道挾帶商人前往以牟取利益，交人非常輕視他們。

劉戩

弘治時，侍講劉戩往頒詔，由南寧乘傳抵其國，交人大驚。戩依舊制，受陪臣拜謁，不交一語，越宿即行，餽遺一無所受。使人要於途，固致之，卒麾去，與敞、琦皆爲交人所重。戩，字景元，安福人。

弘治年間，侍講劉戩前往頒布詔書，從南寧乘坐驛車抵達該國，交人非常吃驚。劉戩依照舊制度，接受陪臣的拜見，不交談一句話，過了一晚就出發，餽贈的東西一樣也不接受。使人在路途中攔住，堅持要送給他，最終還是揮手命令離去，與章敞、徐琦都被交人所尊重。劉戩，字景元，安福人。

吴訥

吴訥，字敏德，常熟人。父遵，任沅陵簿，坐事繫京師。訥上書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歿，訥感奮力學。

吴訥，字敏德，常熟人。父親吴遵，擔任沅陵主簿，因事獲罪拘禁於京城。吴訥上書乞求自己代替父親。事情没有辯白，父親就死了，吴訥傷感而發奮學習。

永樂中，以醫薦至京。仁宗監國，聞其名，命教功臣子弟。成祖召對稱旨，俾日侍禁廷，備顧問。

永樂年間，以醫生的身份被推薦到京城。仁宗監國，聽説了他的名聲，命令他教育功臣的子弟。成祖召入問話，符合皇帝的旨意，讓他每天侍奉於宫廷，以備顧問。

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薦訥經明行修，授監察御史。敬慎廉直，不務矯飾。宣德初，出按浙江，以振風紀植綱常爲務。時軍犯逃者，往往令家人妄訴，逮繫至千人。訥請嚴禁，即冤不得越告。從之。繼按貴州，恩威并行，蠻人畏服。將代還，部民詣闕乞留。不許。五年七月，進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

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推薦吴訥經學博洽，德行美善，授官監察御史。恭敬謹慎廉潔正直，不追求矯揉造作。宣德初年，外出巡按浙江，以振作紀律、建立綱常爲目標。當時士兵犯罪逃跑的，往往命他們的家人胡亂告發，逮捕上千人。吴訥請求嚴厲禁止。即使是冤枉不能越級上告。聽從他的意見。繼而巡按貴州，恩惠與威嚴并施，蠻人敬畏佩服。將要派人代替他回朝廷，所轄民衆直接上書皇帝請求他留下來。不允許。五年七月，升任南京右僉都御史，不久升任爲左副都御史。

正統初，光禄丞董正等盗官物，訥發之，謫戍四十四人。右通政李畛者，奉使蘇、松，行事多不謹。訥微誡之，畛不悦，誣訥稽延詔書等事。訥疏辯。互爲臺省所劾，俱逮下獄，既而釋之。英宗初御經筵，録所輯《小學集解》上之。四年三月，以老致仕，以朱與言代。

正統初年，光禄丞董正等盜竊官家的財物，吴訥揭發了他們，謫戍四十四人。右通政李畛，奉命出使蘇、松，辦事大多不謹慎。吴訥委婉地告誡他，李畛不高興，誣告吴訥稽留延緩頒布詔書等事。吴訥上疏辯白。都被御史臺彈劾，都被逮捕入獄，隨後釋放了他們。英宗最初駕臨御前講席，吴訥抄録所收輯的《小學集解》上呈皇帝。四年三月，因年老退休，以朱與言代替他。

訥博覽，議論有根柢。於性理之奥，多有發明，所著書皆可垂於後。歸家，布衣蔬食，環堵蕭然。周忱撫江南，欲新其居，不可。家居十六年而卒，年八十六。謚文恪，鄉人祀之言偃祠。

吴訥博覽群書，議論有根據。對於人性與天理的奥妙，有很多闡述，所寫的書都可以流傳後世。回到家中，穿布衣吃粗食，家徒四壁。周忱巡撫江南，想要翻新他的住房，不同意。居住家中十六年死去，終年八十六歲。謚號文恪，鄉人供奉他於言偃祠。

朱與言

朱與言，字一鶚，萬安人。永樂九年進士，授湖廣按察僉事。宣德中遷四川副使。合州盗起，督吏目熊鼎斬六十餘人，賊勢遂衰。事聞，擢鼎合州同知。雅州妖人爲亂，與言執送京師，境内以寧。正統元年，召爲南京右副都御史，入代訥領院事。年老致仕，卒。與言剛方廉慎，爲政務大體。數建白，多切時弊。家居門庭清肅，鄉人有不善，惟恐與言知之。

朱與言，字一鶚，萬安人。永樂九年考中進士，授官湖廣按察僉事。宣德年間升任四川副使。合州盜賊興起，他督促吏目熊鼎斬殺六十多人，盜賊的勢力於是衰弱。事情上報，提升熊鼎爲合州同知。雅州興妖作怪的人發動叛亂，朱與言捉拿他們送往京城，境内得以安寧。正統元年，召任南京右副都御史，入京代替吴訥掌管都察院事務。年老退休，去世。朱與言剛强方正廉潔謹慎，主持政事追求大體。屢次上奏，多切中時弊。居住家中門庭清静肅穆，同鄉有不善的人，惟恐朱與言知道。

魏驥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常夜分携茗粥勞諸生。諸生感奮，多成就者。召修《永樂大典》。書成，還任。用師逵薦，遷太常博士。帝謂曰："劉履節爲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不輕予人也。"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年間，以進士副榜的身份授職松江訓導。常在深夜携帶茶粥慰勞諸生。諸生感動而發奮，多有功成名就的人。召入修纂《永樂大典》。書編成後，返還原職。因師逵的推薦，升任太常博士。皇帝對他説："劉履節擔任御史九年，高皇帝纔授予這一官職，這官職不輕易給予人。"

宣德初，遷吏部考功員外郎，歷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逾年實授。屢命巡視畿甸遺蝗，問民疾苦。八年，改禮部，尋以老請致仕。吏部尚書王直言

宣德初年，升任吏部考功員外郎，歷任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入試用行在所吏部左侍郎。過了一年實授這一官職。多次命令巡視京城郊區蝗蟲災情，詢問民衆的疾苦。八年，改任禮部左侍郎，不久因年老而請求辭官退休。吏部

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簡。乃改南京吏部。復以老辭。不允。十四年進尚書。英宗北狩，驥率諸司條上時務，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

尚書王直說魏驥沒有衰老，若考慮到他年齡大，最好下令除去繁雜的工作而做簡要的事情。於是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再次推托年老而辭官。不同意。十四年升爲尚書。英宗被俘北去，魏驥率領各司衆官吏逐條上陳時弊，大多施行。景泰元年，年齡七十七，辭官退休。

驥居官務大體。在太常，山川壇獲雙白兔，圻内生瑞麥，皆却不進。在吏部，有進士未終制，求考功。同官將許之。驥持不可。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綱者，惡逆當辟，或憫其少，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故也。"獄决而雨。

魏驥做官識大體。任太常官時，山川壇抓獲一對白兔，京畿内長瑞麥，都拒絕不進呈。在吏部，有進士服喪期未滿，請求考核功績授官。同僚將要答應他。魏驥堅持不同意。司法官因天旱體恤受刑者，有叫王綱的，罪大惡極，應判處死罪，有人憐憫他年少，想要緩解他。魏驥說："這是婦人之仁，天道不合時節，正是這個原因。"案子斷下來就下雨了。

正統中，王振怙寵，凌公卿，獨嚴重驥，呼"先生"。景泰初，以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

正統年間，王振依仗寵幸，凌辱公卿，惟獨尊重魏驥，稱他爲"先生"。景泰初年，因請求退休養老到達京城。大學士陳循，是魏驥的學生，請求避開衆人對魏驥說："您雖位居冢宰，然而不曾在朝廷作官。請求稍稍等待，事情在我陳循一幫人。"魏驥正色道："你身爲輔佐之臣，應當爲天下推舉賢才，不能偏袒一個老師。"退下後對人說："他以朝廷的事作爲自己的事，怎麼會有好結果呢?"最終辭官退休歸家。

驥端厚祗慎。顧勁直，好别白君子小人。恒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蕭山故多水患，有宋時縣令楊時湖堤遺迹。驥倡修螺山、石巖、畢公諸塘堰，捍江潮，興湖利。鄉人賴之。居恒布衣糲食，不殖生産。事兄教諭騏，雖耄益恭。時戴笠行田間。嘗遇錢塘主簿，隸呵之。答曰"蕭山魏驥也"。主簿倉皇謝慰而去。

魏驥端正厚道恭敬謹慎。然而剛勁正直，善於識别君子小人，常說："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居住家中，憂國憂民，此情到老而更加純厚。蕭山原來多水災，有宋代縣令楊時所修的湖堤遺迹。魏驥倡議修築螺山、石巖、畢公等塘堰，攔截江潮，興修水利。鄉里人依賴它獲利。居家一直布衣粗食，不置産業。事奉兄長作教諭的魏騏，雖年長而更加恭敬。時而戴斗笠行走於田間。曾遇到錢塘的主簿，僕隸呵斥他。回答說"蕭山的魏驥"。主簿倉惶謝罪慰問而離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尚書臣魏驥里居，與里人稠處，教子孫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捍禦災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勗後進。雖在林野，有補治化。驥生平學行醇篤，心術正大，諳世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說："臣最初任職蕭山，看到退休尚書臣魏驥的鄉下住宅，與鄉里人稠密相處，教育子孫遵從孝悌，致力農耕，增築堤壩，挖掘湖泊，抵禦災害。所做的事符合禮法，提倡理學，勉勵後進。雖身處山野，有補正於治理和教化。魏驥生平學問品行純厚，心裏的想法

事，瞭國體。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八歲，四方仰德，有如卿雲，百年化育，滋此人瑞。臣讀前史，有以歸老賜禄畢其身者，有尊養三老五更者，有安車蒲輪召者，有賜几杖者，上齒德也。驥齒德有餘，爵在上卿，可稱達尊。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覽奏嘉嘆，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驥卒。賜祭葬如禮，謚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振饑民。帝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許之。蕭山民德驥不已，詣闕請祀於德惠祠，以配楊時。制曰“可”。

正大光明，諳習世間事務，明瞭國家的典章制度。退休二十多年，年齡九十八歲，天下四方仰慕他的德行，有如吉祥的彩雲，百年化育，滋養這位長壽的老人。臣閱讀前代歷史，有因歸家養老而賜予俸禄終其一生的，有供養三老五更的，有用安車蒲輪的厚禮召見的，有賜給几杖的，用以尊崇年高德劭。魏驥年齡德行有超過他人之處，爵位在上卿，可稱作通達顯貴。請求下令主管部門，遵從前代舊例實施。”皇帝閱覽奏摺而嘉獎贊嘆，派遣行人前往慰問，賜給羊和酒，命令有關部門每月供給米三石。使者和命令没到達而魏驥死去。按照禮制賜予祭品，謚號文靖。他的兒子魏完因魏驥的遺言赴朝堂推辭葬禮，乞求用禮金救濟飢民。皇帝嘆惜説：“魏驥臨終的遺言，還害怕勞民傷財，可謂忠誠的大臣。”答應了他。蕭山民衆尊崇魏驥不止，赴朝廷請求祭祀於德惠祠，以配享楊時。皇帝命令“可以”。

魯穆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四年進士。家居，褐衣蔬食，足迹不入州府。比謁選，有司饋之贐，穆曰：“吾方從仕，未能利物，乃先厲州里乎?”弗受。除御史。仁宗監國，屢上封事。漢王官校多不法，人莫敢言。穆上章劾之，不報，然直聲振朝廷。

還福建僉事。理冤濫，摧豪强。泉州人李某調官廣西，其姻富民林某遣僕鴆李於道，而室其妻。李之宗人訴於官，所司納林賂，坐訴者，繫獄久。穆廉得其實，立正林罪。漳民周允文無子，以侄爲後，晚而妾生子，因析産與侄，屬以妾子。允文死，侄言兒非叔子，逐去，盡奪其貲，妾訴之。穆召縣父老及周宗族，密置妾子群兒中。咸指兒類允文，遂歸其産。民呼“魯鐵面”。時楊榮當國，家人犯法，穆治之不少貸。榮顧謂穆賢，薦之朝。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四年進士。居住家中，穿粗布衣服，吃粗茶淡飯，足迹不進入州府。等到赴吏部應選，有關官吏贈給他路費，魯穆説：“我剛當官，没能够有益於萬民，就首先危害鄉里嗎?”不接受。授官御史。仁宗監國，多次上陳密封的奏章。漢王的下屬官吏多作違法的事，衆人不敢指責。魯穆上奏章彈劾，没有批覆，然而正直之聲震動朝廷。

調任福建僉事。審理冤案錯案，消滅土豪劣紳。泉州人李某調往廣西任職，他的姻親富豪之民林某派人在途中毒死李某，而霸占了他的妻子。李某的族人訴訟於官府，主管官吏接受了林某的賄賂，判訴訟的人有罪，關進監獄很久了。魯穆查訪到這件事的實情，馬上判處林某的罪。漳地人周允文没有兒子，把侄子作爲後代，晚年小老婆生了兒子，於是分財産給侄子，把小老婆的兒子囑托他。周允文死後，侄子説小老婆的兒子不是叔父的兒子，驅趕他離去，全部奪取了他的財産，小老婆投訴他。魯穆召集縣裏的老人和周允文的族人，私下把小老婆的兒子放於衆小孩之中。都指着他説像周允文，於是歸還了他的田

產。民衆稱爲“魯鐵面”。當時楊榮掌管國政，家人犯法，魯穆懲治他們而没有一點寬恕。楊榮因此説魯穆賢能，推薦他到朝廷作官。

英宗即位，擢右僉都御史。明年，奉命捕蝗大名。還，以疾卒。命給舟歸其喪。

英宗即位，升任右僉都御史。第二年，奉命在大名捕蝗蟲。返回，因病去世。命令供給船把靈柩送回家鄉。

始穆入爲僉都御史，所載不過囊衣，尚書吴中贈以器用，不受。至是中爲治棺衾，乃克殯。子崇志，歷官應天尹，廉直有父風。

當初魯穆入朝廷作僉都御史，所帶的東西不過一囊衣，尚書吴中贈給器物，不接受。到這時吴中爲他備辦棺材和壽衣，纔能殯葬。兒子魯崇志，歷任應天府尹，廉潔正直，有父親的風範。

耿九疇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末進士。宣德六年，授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望。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末年進士。宣德六年，授官禮科給事中。所發的言論保持大體，有美好的名望。

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政久壞，宜得重名檢者治之，於是推擇爲鹽運司同知。痛革宿弊，條奏便宜五事，著爲令。母喪去官，場民數千人詣闕乞留。十年正月，起爲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公退焚香讀書，廉名益振，婦孺皆知其名。

正統初年，大臣陳説兩淮鹽政久已廢弛，應選擇推重名譽和禮法的人去治理它，於是推舉耿九疇爲鹽運司同知。他徹底革除以前的弊病，逐條上奏有利於國家的五件事，著録成法令。因母喪辭官，鹽場的百姓幾千人到朝廷請求把他留下來。十年正月，起用任都轉運使。節儉而没有别的嗜好，公事做完後就燒香讀書，廉潔的名聲更加顯揚，婦女兒童都知道他的名聲。

以事見誣，逮下吏，已，得白，即留爲刑部右侍郎。屢辨疑獄，無所撓屈。禮部侍郎章瑾下獄，九疇及江淵等議貶其官。瑾婿給事中王汝霖銜之，與同官葉盛、張固、林聰等論刑部不公。九疇、淵遂劾盛等，且言汝霖父永和死土木，嬉笑自如，不宜居職。時景帝新立，急於用人，置汝霖等不問，瑾如奏。鳳陽歲凶，盜且起，敕往巡視招撫。奏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招來流民七萬户，境内以安。

因事被誣衊，逮入官府，後來，得以昭雪，就留任刑部右侍郎。多次審清疑案，没有枉法屈人的地方。禮部侍郎章瑾被關進監獄，耿九疇和江淵等商議貶他的官。章瑾的女婿給事中王汝霖懷恨他，與同官葉盛、張固、林聰等彈劾刑部不公平。耿九疇、江淵於是彈劾葉盛等人，并且説王汝霖的父親王永和死於土木之難，他反而嬉皮笑臉非常輕鬆，不適宜做官。當時景帝剛即位，急於任用人，放置王汝霖等在一邊，不予追究，章瑾的判罰依照章奏。鳳陽收成不好，盜賊將興起，敕令耿九疇前往巡視招撫。他上奏留下英武、飛熊等衛軍耕種守備，招來流亡人民七萬户，境内得以安寧。

兩淮自九疇去，鹽政復弛。景泰元年，仍命兼理。尋敕録諸府重囚，多所平反。十月，命兼撫江北諸府。

兩淮自從耿九疇離去後，鹽政又廢弛。景泰元年仍然命令他兼管。不久敕令他審核甄别各府的重刑犯，大多被平反。十月，命令他兼巡撫江北等府。

三年三月，代陳鎰鎮陝西。都指揮楊得青等私役操卒，九疇劾之。詔按治，且命諸邊如得青者，具劾以聞。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九疇言："邊城士卒非乏。將帥能嚴紀律，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戍。邊民春夏出作田，秋冬輒徙入塞，九疇言："邊將所以禦寇衛民也，今使民避寇失業，安用將帥?"因禁民入徙。有被寇者，治守帥罪。

三年三月，代替陳鎰鎮守陝西。都指揮楊得青等私自役使操練的士兵，耿九疇彈劾他。詔令依法懲治，并且命令各邊鎮如同楊得青這種情況的，都彈劾上報。邊鎮將領請求增加臨洮等衛戍，耿九疇說："邊塞城鎮的士兵不缺乏。將帥能嚴明紀律，賞罰分明守信用，則人人都自行發奮。不這樣，衹是白白地增加所耗軍糧罷了。"於是不增加守衛的士兵。邊疆居民春夏外出耕田，秋冬就遷徙入塞内，耿九疇說："邊塞將士是用來抵禦敵寇保衛民衆的，如今讓人民躲避敵寇而失業，用將帥來做什麼呢?"於是禁止人民遷入塞内。有遭敵寇傷害的，治守邊將帥的罪。

四年，布政使許資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請改授憲職便。"乃轉右副都御史。大臣鎮守、巡撫皆授都御史，自九疇始。有旨市羊角爲燈。九疇引宋蘇軾諫神宗買浙燈事，事乃寢。災異求言，請帝延儒碩，公賞罰，擇守令，簡將帥。優詔報焉。

四年，布政使許資說："侍郎外出鎮守，與巡按御史不相統率，事情大多拘限滯留，請求改授御史辦理爲便。"於是轉任右副都御史。大臣鎮守、巡撫都授都御史，從耿九疇開始。有聖旨買羊角做燈。耿九疇引用宋代蘇軾進諫神宗購買浙江的燈一事勸阻，事情於是平息。遇上災害怪異現象，要求臣民上書言事，耿九疇請求皇帝延請博通的學者，公平獎賞和懲罰，選擇守臣和縣令，精選將帥。以褒美嘉獎的詔書回覆。

天順初，議事京師。帝顧侍臣曰："九疇，廉正人也。"留爲右都御史。罪人繫都察院獄者不給米。九疇爲言，乃日給一升，遂爲令。已，上疏陳崇廉耻、清刑獄、勸農桑、節軍賞、重臺憲五事。帝皆嘉納。是年六月，御史張鵬等劾石亨、曹吉祥。亨等謂九疇實使之，遂并下獄，謫江西布政使，尋調四川。

天順初年，在京城商議事務。皇帝看着侍臣說："耿九疇，是廉潔正直的人。"留任爲右都御史。罪犯關押在都察院監獄的人不供給米。耿九疇以此上言，每天供給一升，於是成爲制度。後來，上疏陳述崇尚廉耻、清理刑事案件、鼓勵農桑、節約軍隊賞賜、重視御史臺五件事。皇帝都嘉賞采納。這年六月，御史張鵬等彈劾石亨、曹吉祥。石亨等認爲實際上是耿九疇在指使他們，於是把張鵬、耿九疇等人一并關進監獄，耿九疇貶爲江西布政使，不久調往四川。

明年，禮部缺尚書。帝問李賢。賢曰："老成清介，無如九疇。"乃召還。既至，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卒。謚清惠。子裕，自有傳。

第二年，禮部缺尚書。皇帝詢問李賢。李賢說："老成而清正耿介的，無人比得上耿九疇。"於是召他回來。回來後，憐憫他年老，改任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去世，謚號清惠。兒子耿裕，自有傳記。

軒輗

軒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末年進士。授行人司副。宣德六年，用

軒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末年進士。授官行人司副。宣德六年，因人推薦，改任御史。

薦改御史。按福建，剔蠹鋤奸，風采甚峻。

巡視福建，剔除奸惡之徒，聲威名望很高。

正統元年，清軍浙江，劾不職官四十餘人。五年，言："祖宗設御史官，爲職綦重。今内外諸司有事，多擅遣御史，非制，請禁之。"立報可。是年，超擢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輗力矯之。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鷄黍，則人驚以爲異。時鎮守内臣阮隨、布政使孫原貞、杭州知府陳復、仁和知縣許璞居官皆廉，一方大治。

正統元年，在浙江清理軍隊，彈劾不稱職的官員四十多人。五年，進言説："祖宗設立御史官，該職位很清要。現在朝廷内外各部門有事，大多擅自派遣御史，不合舊制，請求禁止。"立即回覆同意。這一年，破格提升爲浙江按察使。前任按察使奢侈，軒輗極力矯正。嚴寒炎暑都穿一青色布袍，縫補連綴幾乎遍及全身，家居常吃素食，妻子兒女親自汲水舂米。與同僚下屬約定，三天拿出俸錢買肉，不能超過一斤。同僚下屬大多不能忍受。故人舊友到來，吃的東西僅僅一高足盤。有時備辦鷄和小米，那麽人們就感到吃驚，認爲是怪事。當時鎮守内臣阮隨、布政使孫原貞、杭州知府陳復、仁和知縣許璞做官都清廉，這一方治理得很好。

温、處有銀場，洪武間歲課僅二千八百餘兩，永樂時增至八萬二千兩，民不堪命。帝即位，以大臣議罷之。至是參政俞士悦請復開，謂利歸於上，則礦盜自絶。下三司議，輗力持不可，乃止。既而給事中陳傅復請，朝廷遽從之，遂致葉宗留之變。

温、處有銀礦，洪武年間每年徵税僅二千八百餘兩，永樂年間增加到八萬二千兩，民衆不能承受。皇帝即位，因大臣提議而罷除。到這時，參政俞士悦請求重新開礦，説利潤歸於朝廷，則礦場的盜賊自然絶迹。下發給三司商議，軒輗極力主張不可行，纔停止。後來，給事中陳傅再次請求，朝廷竟然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導致了葉宗留發起的變亂。

會稽趙伯泰，宋苗裔也，奏孝宗、理宗及福王陵墓，俱爲豪民侵奪。御史王琳謂福王降於元，北去，山陰安得墓？伯泰不平，復訴。帝命輗及巡按御史歐陽澄覆按。輗言福王蓋衣冠之藏，伯泰言非誣。詔戍豪民於邊，停琳等俸。遭親喪，起復。十三年，奏陳四事，俱切時弊，帝悉從之。

會稽趙伯泰，是宋皇室的後裔，上奏説孝宗、理宗和福王的陵墓，都被豪强侵占奪取。御史王琳説福王投降元，到北方去了，山陰怎麽會有墓呢？趙伯泰不服，再次上訴。皇帝命令軒輗和巡按御史歐陽澄考察核實。軒輗説福王的墓是衹葬衣冠的墓，趙伯泰的話不是亂説。詔令處罰侵墓的豪强充戍邊疆，停發王琳等的俸禄。遇上親人的喪事，服喪期間奪情起復任用。十三年，上奏陳説四件事，都切中時弊，皇帝都聽從了他的建議。

景帝立，以右副都御史鎮守浙江。景泰元年，命兼理兩浙鹽課。閩賊吴金八等流劫青田諸縣，輗與原貞討平之。賊首羅丕、廖寧八復自閩抵浙。輗等防遏有功，進秩一等。明年

景帝即位，以右副都御史身份鎮守浙江。景泰元年，命令兼管兩浙鹽税。閩地叛賊吴金八等流竄搶劫青田等縣，軒輗與孫原貞討伐平定叛亂。叛賊頭目羅丕、廖寧八又從閩抵達浙。軒輗等防範遏制有功，增加俸禄一等。第二年改督南

改督南京糧儲。五年復改左副都御史，掌南院事。考黜御史不職者數人。

京糧儲。五年又改任左副都御史，掌管南院事務。考核罷免不稱職的御史幾個人。

天順元年二月，召拜刑部尚書。數月，引疾乞歸。帝召見，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篋，乃卿耶?"輗頓首謝。賜白金慰遣之。明年，南京督理糧儲缺官，帝問李賢，大臣中誰曾居此職者。賢以輗對，且稱其廉，乃命以左都御史往。八年夏，以老乞骸骨，不待報徑歸。抵家趣具浴，欠伸而卒。

天順元年二月，召任刑部尚書。幾個月後，稱病請求退休。皇帝召見他，問道："以前浙江清廉的按察使任滿回京，行李祇有一竹箱，是你嗎?"軒輗叩首回答。皇帝賜給白銀，安慰并准許他退休。第二年，南京督理糧儲缺少官員，皇帝詢問李賢，大臣中有誰曾擔任這一職務。李賢以軒輗作答，并且稱贊他廉潔，於是命令軒輗以左都御史身份前往。八年夏，因年老請求告老還鄉，不等批覆就徑直回家。回到家中催促準備洗澡，伸伸懶腰便去世了。

輗孤峭，遇人無賢否，拒不與接。爲按察使，嘗飲同僚家，歸撫其腹曰："此中有贓物也。"在南都，都御史張純置酒延客。輗惡其汰，不往。徹饌遺之，亦不納。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端坐，事竣竟歸，未嘗與僚友一語。僚友聞其來，亦輒避去，不樂與之處。量頗褊隘。御史有訐人陰私者，輒奬其能。嘗令御史劾南京祭酒吴節，節亦發輗私事，衆頗不直輗。然清操聞天下，與耿九疇齊名，語廉吏必曰軒、耿。

軒輗爲人孤傲嚴厲，遇到人無論賢能與否，拒絶結交。作按察使，曾於同僚家中飲酒，回來摸着肚子説："這裏面有贓物。"在南都，都御史張純置辦酒席延請賓客。軒輗厭惡他的奢侈，不前去。撤去食物送給他，也不接收。每年的一定季節到禮部上奏章慶賀，屏客獨居於一間屋裏，撤掉蠟燭正襟危坐，事情辦完就回家，不曾與同僚説一句話。同僚聽説他來了，也就躲開離去，不樂意與他相處。氣量很狹小。御史中有揭發别人隱私的，就誇獎他能幹。曾命令御史彈劾南京祭酒吴節，吴節也揭發軒輗的隱私，衆人很多不認爲軒輗有理。然而清廉的操守聞名於天下，與耿九疇齊名，説到廉吏必然會稱軒、耿。

陳復

陳復，福建懷安人。輗同年進士，由户部主事知杭州。廉静無私，獄訟大省。日端坐堂皇，與曹掾講讀律令而已。遭喪，部民乞留，詔起復，未幾卒。輗倡僚屬助之，乃克斂。吏民相率致賻，其子盡却之，稱貸歸。

陳復，福建懷安人。與軒輗同年考中進士，由户部主事作杭州知府。廉潔無私，訴訟案件減少了很多。每天安然端坐，與屬吏講讀法律條文而已。遇喪事，所屬民衆請求他留下，詔令在守喪期間起用恢復原官，不久死去。軒輗倡導同僚下屬資助他，纔得以下葬。官吏民衆相率贈予葬禮所用財物，他的兒子都推辭了，借債扶柩回家。

黄孔昭

黄孔昭，黄巖人。初名曜，後以字行，改字世顯。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毁骨立。舉天順四年進士，授

黄孔昭，黄巖人。初名曜，後以字行於世，便改字爲世顯。十四歲時，遇上父喪母喪，因居喪悲痛毁損其身，形銷骨立。考中天順四年進

屯田主事。奉使江南，却饋弗受，進都水員外郎。

成化五年，文選郎中陳雲等爲吏所訐，盡下獄貶官，尚書姚夔知孔昭廉，調之文選。九年，進郎中。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國家用才，猶富家積粟。粟不素積，豈足贍饑；才不預儲，安能濟用？苟以深居絶客爲高，何由知天下才俊?"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於册。除官，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叙平允。其以私干者，悉拒之。嘗與尚書尹旻爭，至推案盛怒。孔昭拱立，俟其怒止，復言之。旻亦信其諒直。旻暱通政談倫，欲用爲侍郎，孔昭執不可。旻卒用之，倫果敗。旻欲推故人爲巡撫，孔昭不應。其人入都謁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旻令推舉，孔昭曰："彼所少者，大臣體耳。"旻謂其人曰："黄君不離銓曹，汝不能遷也。"

爲郎中滿九載，始擢右通政。久之，遷南京工部右侍郎。有官地十餘區爲勢家所侵，奏復之。奉詔薦舉方面，以知府樊瑩、僉事章懋應。後皆爲名臣。郎官主藏者以羨銀數千進，斥退之。掘地得古鼎，急命工鎸文廟二字，送之廟中。俄中貴欲獻諸朝，見鎸字而止。

孔昭嗜學敦行，與陳選、林鶚、謝鐸友善，并爲士類所宗。弘治四年卒。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俌，亦舉進士，爲文選郎中。俌子綰，以議"大禮"至禮部尚書，自有傳。

贊曰：國家盛時，士大夫多以廉

士，授官屯田主事。奉命出使江南，推却饋贈不接受，升爲都水員外郎。

成化五年，文選郎中陳雲等被官吏揭發，全被關進監獄而貶官，尚書姚夔知道黄孔昭廉潔，調他任文選郎。九年，升任郎中。按舊例，文選郎大都閉門謝客。黄孔昭説："國家用人才，猶如富人家屯積糧食。糧食不在平常積累，怎能足以供給饑荒；人才不預先儲備，怎能接濟使用？如果以深居簡出并謝絶賓客爲高尚，從哪兒知道天下的英才呢?"公事完畢後，遇有客人到來，就延請接見，詢問人才，記在册子上。授官，以官員才能的高低匹配管轄地事務的繁簡。因此選才用才公平恰當。那些私下干謁的，一律謝絶接見。曾與尚書尹旻爭論，以至於推翻几案大發脾氣。黄孔昭拱手站在一邊，等他怒火平息，又説這件事。尹旻也相信他誠信正直。尹旻親近通政談倫，想任用他作侍郎，黄孔昭堅决不同意。尹旻最終任用了他，談倫果然失敗。尹旻想推舉舊友作巡撫，黄孔昭不答應。那人進都城拜見黄孔昭，直至跪下來。黄孔昭更加鄙視他。尹旻命令推舉他，黄孔昭説："他所缺少的，是大臣的德性。"尹旻對那人説："黄君若作選拔官員的長官，你就不能升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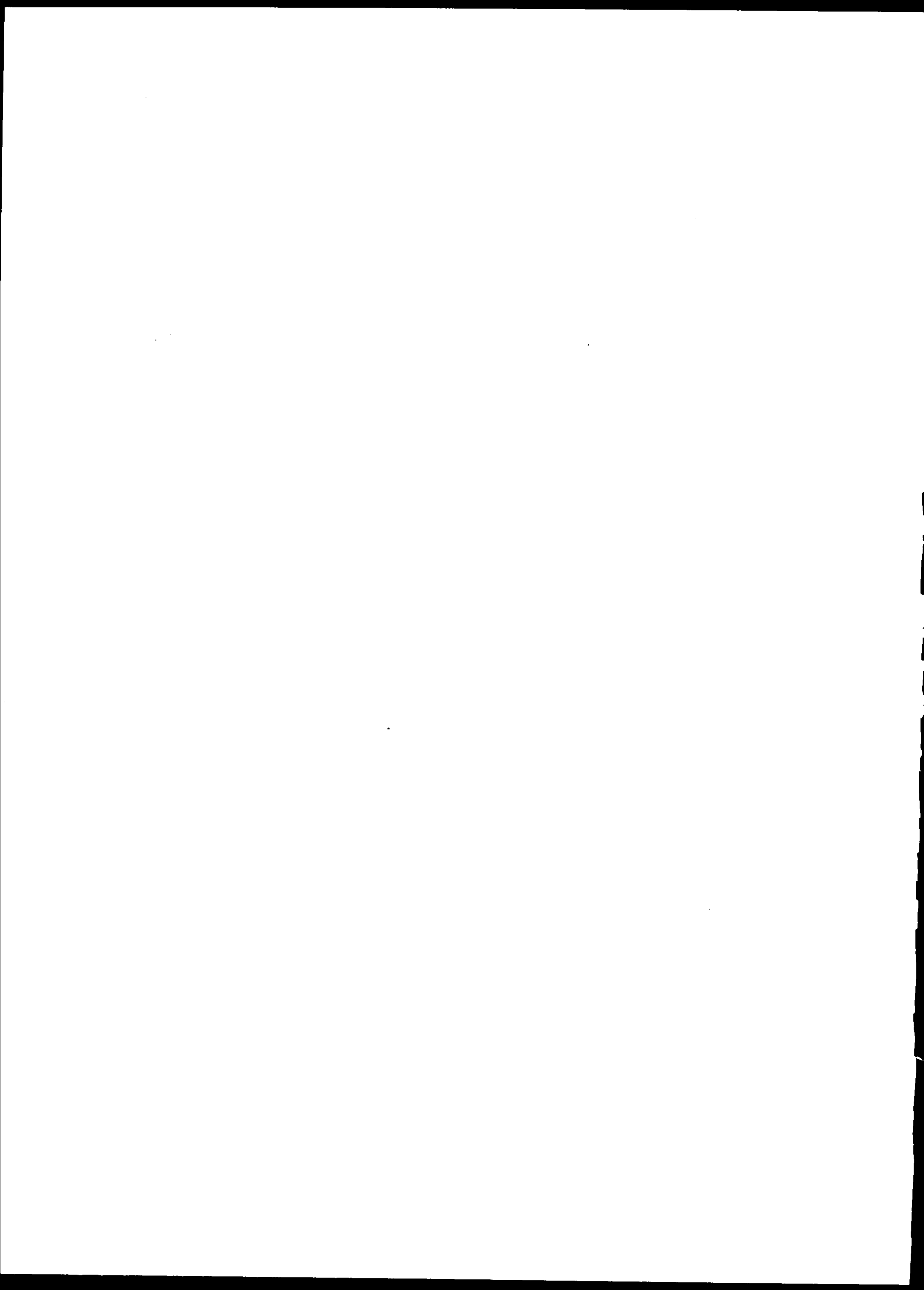
擔任郎中滿九年，纔提升任右通政。很久以後，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有官地十多區被豪强侵占，奏請恢復官地。奉詔命薦舉地方軍政長官，以知府樊瑩、僉事章懋應對。後來這兩人都成爲名臣。主管庫藏財物的郎官用剩餘的銀子數千兩進獻給他，斥令退還回去。挖掘地面得到古鼎，急忙命令工匠刻文廟二字，送到廟中。不久朝中貴人想獻之於朝廷，見到刻的字就放棄了，

黄孔昭喜好學習而品行敦厚，與陳選、林鶚、謝鐸友善，都被文人士大夫推崇。弘治四年去世。嘉靖年間，贈官禮部尚書，謚號文毅。兒子黄俌，也考中進士，任文選郎中。黄俌的兒子黄綰，因議論"大禮"官至禮部尚書，自有專傳。

贊曰：國家强盛時，士大夫大多以廉潔的節

節自重，豈刻意勵行，好爲矯飾名譽哉？亦其澹嗜欲，耻營競，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際，懲吏道貪墨，登進公廉剛正之士。宗載佐銓衡，顧佐掌邦憲，風紀爲之一清。段民、吴訥、魏驥、魯穆皭然秉羔羊素絲之節。軒、耿、孔昭矯厲絶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劉戬律己嚴正，異域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

操自我尊重，哪裏是刻意砥礪德行，喜好矯揉造作博取名譽呢？也大概是淡泊嗜好欲念，以鑽營攀附爲耻辱，有孤高耿直的性格罷了。仁宗、宣宗之際，懲治官場上的貪官污吏，提升公正廉明剛正的士人。黄宗載輔佐選拔人才，顧佐掌管國家大法，風氣法紀因此而清正。段民、吴訥、魏驥、魯穆清清白白有士大夫清廉正直的節操。軒輗、耿九疇、黄孔昭勉力磨煉、超凡脱俗，外物不能干擾。章敞、徐琦、劉戬約束自己嚴格公正，在異國他鄉使人傾服。廉潔足以推崇也可稱卓著了。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熊概 葉春　陳鎰　李儀 丁璿　陳泰　李棠 曾翚　賈銓
王宇　崔恭　劉孜 宋傑 邢宥　李侃 雷復 李綱　原傑
彭誼　牟俸　夏壎（子）鍭　高明　楊繼宗

熊概

熊概，字元節，豐城人。幼孤，隨母適胡氏，冒其姓。永樂九年進士。授御史。十六年，擢廣西按察使。峒谿蠻大出掠，布政使議請靖江王兵遏之。概不可，曰："吾等居方面，寇至無捍禦，顧煩王耶？且寇必不至，戒嚴而已。"已而果然。久之，調廣東。

熊概，字元節，豐城人。年幼時成孤兒，隨母親到胡氏，冒用胡氏的姓。永樂九年中進士。授官御史。十六年，提升爲廣西按察使。峒溪蠻大肆外出搶掠，布政使提議請求靖江王用兵遏制他們。熊概不同意，說："我們身居一方的軍政長官，敵人來了不抵禦，反而去麻煩藩王嗎？況且敵人必定不來，祗戒嚴就行了。"後來果然這樣。很久以後，調往廣東。

洪熙元年正月，命以原官與布政使周幹、參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江南還，代以左通政趙居任，兼督農務。居任不恤民，歲以豐稔聞。成祖亦知其誣罔。既卒，左通政岳福繼之，庸懦不事事。仁宗監國時，嘗命概以御史署刑部，知其賢，故有是命。是年八月，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惡，而福不任職。宣宗召福還，擢概大理寺卿，與春同往巡撫。南畿、浙江設巡撫自此始。

洪熙元年正月，命以原官與布政使周幹、參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當初，夏原吉在江南治水回來，就讓左通政趙居任取代他，兼督農務。趙居任不體恤農民，每年以豐收上報。成祖也知道他謊報。死後，左通政岳福繼任，平庸懦弱不會辦事。仁宗監國時，曾命令熊概以御史身份代理刑部，知道他賢能，所以有這一任命。這年八月，周幹返回，說主管官吏大多沒有得到合適的人，土豪劣紳肆意作惡，而岳福不能勝任職務。宣宗召岳福回來，提升熊概爲大理寺卿，與葉春一同前往巡撫。南畿、浙江設立巡撫從這時開始。

浙西豪持郡邑短長爲不法。海鹽民平康暴橫甚，御史捕之，遁去。會赦還，益聚黨八百餘人。概捕誅之。已，悉捕豪惡數十輩，械至京，論如法，於是奸宄帖息。諸衛所糧運不繼，軍乏食。概以便宜發諸府贖罪米四萬二千

浙西豪強掌握郡邑官的短處幹不法的事情。海鹽百姓平康特別暴虐橫行，御史逮捕他，他逃亡而去。適逢赦免返回，更加猖狂地聚集同黨八百多人。熊概逮捕誅殺了他。後來，全部逮捕豪強惡棍幾十人，戴上脚鐐手銬到京城，按照法律判罪，於是犯法作亂之人都馴服安定。各衛所糧食

繼，軍乏食。概以便宜發諸府贖罪米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乃聞於朝。帝悦，諭户部勿以專擅罪概。

判罪，於是犯法作亂之人都馴服安定。各衛所糧食運送不能接繼，軍隊缺乏糧食。熊概根據具體情況調發各府的贖罪米四萬二千多石以供應軍隊，然後纔報告朝廷。皇帝很高興，告諭户部不要以專擅怪罪熊概。

概用法嚴，奸民憚之，騰謗書於朝。宣德二年，行在都御史劾概與春所至作威福，縱兵擾民。帝弗問，陰使御史廉之，無所得。由是益任概。明年七月，賜璽書奬勵。概亦自信，諸當興革者皆列以聞。時屢遣部官至江南造紙、市銅鐵。概言水潦民饑，乞罷之。

熊概執法嚴格，奸邪之徒害怕他，紛紛傳遞謗書上奏朝廷。宣德二年，行在都御史彈劾熊概和葉春所到之處作威作福，放縱軍隊騷擾百姓。皇帝不過問，暗中派御史查訪他，没得到什麽。因此更加信任熊概。第二年七月，賞賜璽書奬勵。熊概也自信，各方面應該振興、革除的都列舉出來讓皇帝知道。當時多次派遣本部官員到江南造紙、買銅鐵。熊概説發水災，百姓鬧饑荒，乞求罷除。

五年，還朝，始復姓。亡何，遷右都御史，治南院事。行在都御史顧佐疾，驛召概代領其職，兼署刑部。九年十月，録囚，自朝至日宴，未暇食。忽風眩卒。賜祭，給舟歸其喪。

宣德五年，回到朝廷，纔恢復原姓。不久，升爲右都御史，處理南院事務。行在都御史顧佐得了病，以驛馬傳召熊概代任他的職位，兼署刑部。九年十月，審查甄别囚犯，從早上到晚上，没有時間吃飯。忽然感覺眩暈，死去。賜予祭祀，供給船隻送回他的靈柩。

概性剛决，巡視江南，威名甚盛。及掌臺憲，聲稱漸損於初。

熊概性格剛毅堅决，巡視江南，威望很高。等他掌管御史臺，聲望比當初逐漸遜色。

葉春

葉春者，海鹽人。起家掾吏，歷禮部郎中兩淮鹽運使，改四川右參政，與概巡撫江、浙諸府。既復奉命與錦衣指揮任啓、御史賴英、太監劉寧巡視。先後凡三莅浙西，治事於鄉，人無議其私者。概遷都御史，春同日進刑部右侍郎。卒於官。

葉春，海鹽人。由掾吏開始作官，歷任禮部郎中兩淮鹽運使，改任四川右參政，與熊概巡撫江、浙各府。後來又奉命與錦衣指揮任啓、御史賴英、太監劉寧巡視。先後共三次到浙西，在故鄉辦事，百姓没有議論他有私心的。熊概升任爲都御史，葉春同一日升爲刑部右侍郎。死在官任上。

陳鎰

陳鎰，字有戒，吴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遷湖廣副使，歷山東、浙江，皆有聲。

陳鎰，字有戒，吴縣人。永樂十年中進士。授官御史。升任湖廣副使，歷任山東、浙江副使，都有聲望。

英宗即位之三月，擢右副都御史，與都督同知鄭銘鎮守陜西。北方饑民多流移就食。鎰道出大名見之，疏陳其狀，詔免賦役。正統改元，鎰言陜西用兵，民困供億，派徵物料，

英宗即位那年的三月，提升爲右副都御史，與都督同知鄭銘鎮守陜西。北方飢餓的百姓大多流亡遷徙到有糧食的地方。陳鎰取道出大名見到這種情況，上疏陳述其情狀，詔令免除賦税勞役。正統元年，陳鎰説陜西有戰事，百姓被繁多

乞悉停免。詔可。明年五月，以勞績下敕獎勵，因命巡延綏、寧夏邊。所至條奏軍民便宜，多所廢置。所部六府饑，請發倉振。帝從輔臣請，修荒政。鎰請遍行於各邊，由是塞上咸有儲蓄。

的供給所困，攤派徵收財物料糧，請求全部停免。詔令同意。第二年五月，因功勞政績頒布敕令獎賞鼓勵，於是命令巡視延綏、寧夏邊境。所到之處逐條上奏符合實情、方便軍民的事情，多有廢棄或設置。所屬六府遭受饑荒，請求開倉放糧賑濟。皇帝聽從了輔臣的請求，實施救荒政策。陳鎰請求把救荒政策在各邊塞全都實施，於是塞上都有儲蓄。

六年春，以鎰久勞於外，命與王翱歲一更代。七年，翱調遼東，鎰復出鎮。歲滿當代，以陝人乞留，詔仍舊任。時倉儲充溢，有軍衛者足支十年，無者直可支百年。鎰以陳腐委棄可惜，請每歲春夏時，給官軍爲月餉，不復折鈔。從之。

六年春，因陳鎰長時間操勞於外，命令與王翱一年更換一次。七年，王翱調到遼東，陳鎰又出任地方長官。一年滿了應當代換，因陝地百姓請求留下，詔令仍任原職。當時糧倉儲備盈溢，有軍衛的足以支付十年，没有的甚至足以支付百年。陳鎰認爲腐爛丢棄了可惜，請求每年春夏時節，供給官軍作爲月餉，不再折合爲銀鈔。聽從他的建議。

九年春，進右都御史，鎮守如故。秦中饑，乞蠲租十之四，其餘米布兼收。時瓦剌也先漸强，遣人授罕東諸衛都督喃哥等爲平章，又置甘肅行省名號。鎰以聞，請嚴爲之備。已，命與靖遠伯王驥巡視甘肅、寧夏、延綏邊務，聽便宜處置。以災沴頻仍，條上撫安軍民二十四事，多議行。

九年春，進升爲右都御史，鎮守如同以往。秦中發生饑荒，請求免除租税十分之四，剩下的米布兼收。當時瓦剌也先逐漸强盛，派人授予罕東各衛的都督喃哥等爲平章，又設置甘肅行省的名號。陳鎰上報朝廷，請求嚴加防備。後來，命令與靖遠伯王驥巡視甘肅、寧夏、延綏的邊防事務，聽任他根據具體情况自行處理事務。因災害頻繁，逐條上奏安撫軍民的二十四件事，大多經商議後執行。

鎰嘗恐襄、漢間流民嘯聚爲亂，請命河南、湖廣、陝西三司官親至其地撫恤之。得旨允行，而當事者不以爲意。王文亦相繼力言有司怠忽，恐遺禍。至成化時，乃有項忠之役，人益思鎰言。

陳鎰曾害怕襄、漢一帶流亡的百姓聚集起來作亂，請求命令河南、湖廣、陝西的三司官親自到該地安撫救助他們。得聖旨允許執行，而當事人對此不在意。王文也相繼極力指出主管官吏怠慢疏忽，恐怕會留下禍患。到成化年間，於是有項忠逐流民之舉，人們更加思念陳鎰的話。

英宗北狩，景帝監國，鎰合大臣廷論王振。於是振侄王山伏誅。也先將入犯，以于謙薦，出撫畿内。事寧，召還，進左都御史。

英宗被俘北去，景帝監國，陳鎰聯合大臣彈劾王振。於是王振的侄子王山伏罪被誅殺。也先將入内地侵犯，因于謙的推薦，陳鎰出京巡撫京郊一帶。事情平息，召回京城，進升爲左都御史。

景泰二年，陝西饑，軍民萬餘人，“願得陳公活我”。監司以聞，帝復命之。鎰至是凡三鎮陝，先後十餘

景泰二年，陝西遭受饑荒，軍民一萬多人請求，“希望得到陳公而讓我們活下來”。負責監察的官吏以此上報，皇帝又任命他。陳鎰到此時共

年，陝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歡迎數百里不絶。其得軍民心，前後撫陝者莫及也。

三年春，召還，加太子太保，與王文并掌都察院。文威嚴，諸御史畏之若神。鎰性寬恕，少風裁，聲望損於在陝時。明年秋，以疾致仕。卒，贈太保，謚僖敏。天順七年，詔官其子伸爲刑部照磨。

李儀

李儀，涿人。永樂間以薦舉授户部主事。宣宗既平高煦，儀請去趙王護衛。尚書張本亦言："往歲孟賢謀逆，趙王未必不知。高煦亦謂與趙合謀。儀言是。"帝不聽。既而言者益衆。帝封其詞，遣使諭王如儀指。王即獻護衛，趙卒無事。儀尋出知九江府，有惠政。

英宗即位之歲，始設諸邊巡撫。僉都御史丁璿方督大同、宣府軍儲，而儀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盛有所建置。明年，請以大同東西二路分責於總兵官羅文、方政。從之。時朝議遣方政、楊洪出塞，與甘肅將蔣貴、史昭合擊朵兒只伯。儀言："四裔爲患，自古有之，在備禦有方耳。和寧殘部，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爲邊寇，邊將謹待之，將自遁，何必窮兵。萬一乘虛襲我，少有失，適足爲笑，乞敕政等無窮追。"不納。

督糧參政劉璉不職，儀劾之。璉乃誣儀淫亂事。適參將石亨欲奏鎮守中官郭敬罪，先咨儀。儀誤緘咨牒於核餉主事文卷中，户部以聞，致亨、敬相奏訐。詔儀、璉自陳，而切責敬等。璉止停俸二歲。儀雖引罪，自負

三次鎮守陝西，前後十多年，陝地百姓愛戴他如同父母。每次回朝廷，必然阻塞道路簇擁馬車而哭泣。下一次到來，則歡迎的隊伍幾百里相連不斷。他博得軍民的歡心，前後巡撫陝西的人没有誰趕得上。

三年春，召回，加官太子太保，與王文共同掌管都察院。王文威嚴，衆御史怕他如怕神。陳鎰性格寬大仁恕，缺少剛正不阿的一面，聲譽威望比不上在陝之時。第二年秋，因病退休。去世，贈太保，謚號僖敏。天順七年，詔令授官給他的兒子陳伸爲刑部照磨。

李儀，涿人。永樂年間因人推薦授官户部主事。宣宗平定朱高煦之後，李儀請求除去趙王的護衛。尚書張本也説："前些年孟賢圖謀造反，趙王未必不知道。朱高煦也説與趙王合謀。李儀的話有道理。"皇帝不采納。不久進言的人更多。皇帝封存這些言論，派使者按照李儀的意思告諭趙王。趙王馬上交出護衛，最終没有生事。李儀不久出朝廷任九江府知府，有仁惠政績。

英宗即位那年，開始設立各邊塞的巡撫。僉都御史丁璿正督理大同、宣府的軍糧儲備，而李儀以右僉都御史身份巡撫其地，多有建樹。第二年，請求以大同東西兩路分别劃給總兵官羅文、方政負責。聽從他的建議。當時朝廷商議派方政、楊洪出塞外，與甘肅將領蔣貴、史昭聯合打擊朵兒只伯。李儀説："周邊各地作亂，自古就有，在於防備抵禦有好的辦法罷了。和寧的殘餘部隊，走投無路没有歸宿，時而稱臣，時而叛變，小規模的邊疆敵寇，邊塞將領謹慎對待他們，將會自行逃離，何必窮追不捨。萬一乘虛偷襲我方，稍有失敗，正足以成爲笑柄，請求敕令方政等不要窮追不放。"没有采納。

監管糧食的參政劉璉不稱職，李儀彈劾他。劉璉於是誣告李儀淫亂的事情。恰逢參將石亨要上奏告發鎮守宦官郭敬的罪狀，首先咨詢李儀的意見。李儀誤將商議的文書封在核實軍餉的主事的文書中，户部以此上報，導致石亨、郭敬互相攻擊。詔令李儀、劉璉自己陳述，而嚴厲責備郭

其直，詞頗激，遂被劾下吏瘐死。正統二年二月也。儀居官廉謹，邊人素德之。聞其死，建昭德祠以祀。

敬等人。劉璉停發俸禄兩年。李儀雖然承認罪過，自認爲自己正直，言詞很尖鋭，於是被交付司法部門審判，死於獄中。當時是正統二年二月。李儀做官廉潔謹慎，邊疆的百姓向來感激他。聽説他死了，設立昭德祠祭祀他。

丁璿

丁璿，上元人。永樂中進士。由御史擢居是職。正統五年，將征麓川，命乘傳往備儲餉。尋言用兵便宜，遂命撫雲南。麓川平，召爲左副都御史，所至有聲。

丁璿，上元人。永樂年間的進士。從御史升任爲僉都御史這個職位。正統五年，將出征麓川，命令乘坐驛車前往備辦儲存軍餉。不久上疏議論用兵事宜，於是命令巡撫雲南。麓川平定，召任左副都御史，所到之處都有聲望。

陳泰

陳泰，字吉亨，光澤人。幼從外家曹姓，既貴，乃復故。舉鄉試第一，除安慶府學訓導。

陳泰，字吉亨，光澤人。年幼時隨母親姓曹，顯貴後，恢復原姓。中鄉試第一名，授官安慶府學的訓導。

正統初，廷臣交薦，擢御史，巡按貴州。官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千爲鄉導，戰失利，輒殺以冒功，泰奏罷之。再按山西。時百官俸薄，折鈔又不能即得。泰上章乞量增禄廩，俾足養廉，然後治贓污，則貪風自息。事格不行。六年夏言：“連歲災異，咎在廷臣，請敕御史、給事中糾彈大臣，去其尤不職者，而後所司各考核其屬。”帝從之。於是御史馬謹等交章劾吏部尚書郭璡等數十人。已，復出按山東。泰素勵操行，好搏擊。三爲巡按，懲奸去貪，威棱甚峻。

正統初年，朝廷大臣聯合推薦，升爲御史，巡按貴州。官兵出征麓川，每年選取土兵二千作爲嚮導，戰爭失利，就殺死以冒充軍功，陳泰奏請廢除這一作法。再次巡按山西。當時文武百官俸禄微薄，折合爲錢鈔又不能馬上得到。陳泰上奏章請求酌量增加俸禄，使其充足以養成清正廉明的風氣，然後懲治貪官污吏，則貪污的風氣就會止息。事情遭到阻止而没有執行。六年夏天説：“連年發生天災怪異，過錯在於朝廷大臣，請求敕令御史、給事中檢舉彈劾大臣，革除那些尤其不稱職的，而後有關部門考察核實其部屬。”皇帝聽從了這一建議。於是御史馬謹等紛紛上奏章彈劾吏部尚書郭璡等幾十人。後來，又出朝廷巡按山東。陳泰向來磨礪操守品行，喜歡搏擊。三次擔任巡按，懲處奸人除去貪官，威勢很嚴厲。

九年，超擢四川按察使，與鎮守都御史寇深相失。十二年八月，參議陳敏希深指，劾泰擅杖武職，毆輿夫至死。逮刑部獄，坐斬。泰奏辯，大理卿俞士悦亦具狀以聞。皆不聽。

九年，破格提升爲四川按察使，與鎮守都御史寇深不和。十二年八月，參議陳敏迎合寇深的旨意，彈劾陳泰擅自杖責武官，毆打車夫至死。逮捕入刑部監獄，判處斬刑。陳泰上奏申辯，大理卿俞士悦也備文將詳細情況上報。都不聽從。

景帝監國，赦復官。于謙薦守紫荆關。也先入犯，關門不守，復論死。景帝宥之，命充爲事官，從總兵

景帝監國，赦免陳泰并恢復原職。于謙推薦他守衛紫荆關。也先入内侵犯，紫荆關門失守，又判處死刑。景帝寬恕了他，命令充作任事官，

官顧興祖築關隘自效。景泰元年，擢大理右少卿，守備白羊口。四月，都督同知劉安代寧遠伯任禮巡備涿、易、真、保諸城，命泰以右僉都御史參其軍務。三年，兼巡撫保定六府。尋命督治河道。自儀真至淮安，浚渠百八十里，塞决口九，築壩三，役六萬人，數月而畢。七年，移撫蘇、松。

跟從總兵官顧興祖修築關口效力。景泰元年，提升爲大理右少卿，守備白羊口。四月，都督同知劉安代替寧遠伯任禮巡查警戒涿、易、真、保等城，命令陳泰以右僉都御史協助處理軍務。三年，兼任巡撫保定六府。不久命令治理河道。從儀真到淮安，疏通渠道一百八十里，堵塞决口九處，修築堤壩三座，役使六萬人，幾個月就完成了。七年，調任巡撫蘇、松。

天順改元，罷巡撫官，改廣東副使，以憂去。四川盜起，有言泰嘗莅其地，有威名，乃復故官，往巡撫。八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莅淮三年，謝政歸。成化六年卒。

天順元年，罷除巡撫官，改任廣東副使，因服喪而離職。四川盜賊興起，有人説陳泰曾到過那裏作官，有威望名聲，於是恢復原職，前往巡撫。八年，進升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各府。在淮地任官三年，辭官歸家。成化六年去世。

李棠

李棠，字宗楷，縉雲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爲尚書魏源所器。金濂代源，以剛嚴懾下。棠與辯論是非，譴呵不爲動。濂亦器之，進員外郎。録囚南畿，多所平反，進郎中。景帝嗣位，超擢本部侍郎。未幾，巡撫廣西，提督軍務。所部多寇，棠以次討平之。正己帥下，令行政舉。

李棠，字宗楷，縉雲人。宣德五年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被尚書魏源所器重。金濂代替魏源，以剛毅嚴肅威懾下屬。李棠與他辯論是非，譴責呵叱也不爲所動。金濂也器重他，進升爲員外郎。在南畿審察甄别囚犯，很多人被平反，進升爲郎中。景帝繼位，破格提升爲刑部侍郎。不久，巡撫廣西，提督軍務。所屬轄地多盜寇，李棠依次討伐平定了賊寇。端正自己作部下的表率，命令和政策得以施行。

景泰三年，思明土知府黄𤩽老，子鈞嗣。𤩽庶兄玹使其子殺𤩽父子，滅其家，而以他盗爲亂告。棠檄右參政曾翬、副使劉仁宅按其事。翬等誘執玹父子下之獄。玹窘，則遣使走京師，上書請帝廢太子立己子。帝大喜，立擢玹都督同知，出其子於獄。事具《懷獻太子》及《土司傳》。棠既不得竟黄玹獄，鬱鬱累疏謝病歸。不携嶺表一物，以清節顯。

景泰三年，思明的本地世襲知府黄𤩽年老，兒子黄鈞繼位。黄𤩽的庶出兄長黄玹派他的兒子殺黄𤩽父子，滅掉他一家，而以别的盜賊作亂來上報。李棠傳檄文給右參政曾翬、副使劉仁宅查核這件事。曾翬等誘捕黄玹父子關進監獄。黄玹窘迫，就派使者到京城，上書請求皇帝廢太子而立自己的兒子爲太子。皇帝大爲高興，馬上升黄玹爲都督同知，從獄中放出他的兒子。事情詳述於《懷獻太子》和《土司傳》中。李棠最終不能了結黄玹一案，悶悶不樂，多次上疏推托有病辭官歸家。不携帶五嶺以南任何一件東西，以清廉的節操而著稱。

曾翬

曾翬，字時升，泰和人。宣德八

曾翬，字時升，泰和人。宣德八年考中進

年進士。治秦府永興王葬，却有司饋遺。歷刑部員外郎。尚書金濂器之，俾典奏牘。有重獄，諸郎不能决，輒以屬翬。秦王許巡撫陳鎰狎妓。翬按得其情，劾藩府誣大臣，鎰得白。

正統十三年，進郎中。以何文淵薦，擢廣西右參政。李棠檄翬及副使劉仁宅按黄玹父子。玹使人持千金賄於道，且擁精兵挾之。二人佯許諾，已，誘執玹下之獄。棠以聞。未幾，玹以上書擢都督同知，父子俱出獄，翬等太息而已。尋以憂去。服闋，起官河南御史。清軍者利得軍，多枉及民，翬辨釋甚衆。南陽諸府多流户，衆議驅逐，人情惶急，翬與巡撫撫安之。

天順五年，遷山東右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奸民指爲閒田，獻諸戚畹。部使者來勘，翬曰："祖制，民墾荒田，永不科税，奈何奪之?"使者奏如言，乃免。成化初，轉左。河南歲饑，計開封積粟多，奏請平糶，貧民賴以濟。召拜刑部左侍郎，仍食從二品俸。尋巡視浙江，考察官吏，奏罷不職者百餘人，他弊政多所釐革。還朝，久之，謝病去。

翬操行謹，所至有聲。及歸，生計蕭然，絶迹公府，鄉人以爲賢。

賈銓

賈銓，字秉鈞，邯鄲人。永樂末進士。宣德四年授禮科給事中，數有參駁。

英宗踐阼，既肆赦，復命讞在京重囚，多所原宥。從銓請，推之南京。秩滿，出爲大理知府。王驥征麓川，饋運有勞。驥薦之。麓川平，擢

士。操辦秦府永興王的葬禮，推却有關官吏的饋贈。歷任刑部員外郎。尚書金濂器重他，讓他掌管奏疏。有重大案件，衆郎官不能判决，總是交給曾翬處理。秦王揭發巡撫陳鎰玩弄妓女。曾翬查考得其實情，彈劾藩王府誣告大臣，陳鎰得以洗刷冤情。

正統十三年，升任郎中。因何文淵推薦，升任爲廣西右參政。李棠傳檄曾翬和副使劉仁宅查核黄玹父子。黄玹派人拿千金行賄於途中，并且掌握精兵威脅他們。二人假裝答應，後來，引誘逮捕黄玹關進監獄。李棠以此上報皇帝。不久，黄玹因爲上書升爲都督同知，父子都放出監獄，曾翬等嘆息而已。不久因服喪離職。服喪期滿，起任河南御史。清查軍隊的人以得到軍士獲利，多枉曲到百姓，曾翬辨别釋放很多人。南陽各府多流亡的人民，衆人商量驅逐，人心恐慌急迫，曾翬與巡撫撫恤安置他們。

天順五年，升任山東右布政使。百姓開墾的不交賦税的農田，奸邪之徒指爲閑置的農田，獻給外戚。户部使者來調查，曾翬説："按祖先的舊制，百姓開墾荒田，永遠不交税，爲何剥奪它呢?"使者按曾翬的話上奏，於是得以免除。成化初年，轉任左布政使。河南收成不好，考慮到開封的存糧多，上奏請求平價賣出，貧民賴此而得到賑救。召入京授官刑部左侍郎，仍享受從二品官的俸禄。不久巡視浙江，考察官吏，上奏罷免不稱職的人一百多個，其他弊政大多得到糾正革除。回到朝廷，很久以後，報告有病離職。

曾翬操行嚴謹，所到之處有聲望。等到回家後，生活貧困，絶迹於官府，鄉里人認爲他賢德。

賈銓，字秉鈞，邯鄲人。永樂末年進士。宣德四年授官禮科給事中，多次彈劾和批駁官吏的錯誤言行。

英宗即帝位，已經實行赦免，又命令重新審理在京城的重刑犯，很多人得到寬恕。聽從賈銓的請求，推廣到南京。任期滿，出京任大理知府。王驥征討麓川，運送糧食有功勞。王驥推薦

雲南左參政，仍知府事。尋以驥言，還治司事。正統十二年，左布政使闕，軍民數萬人頌銓，參贊軍務侍郎侯琎等亦疏請，銓遂得擢。土官十餘部，歲當貢馬輸差發銀及海肥，八府民歲當輸食鹽米鈔，至景泰初，皆積逋不能償。銓等爲言除之。治行聞，賜誥旌異。景泰七年，九載滿，當入都，軍民乞留。命還任。

天順四年，與梁楘等舉政績卓異。户部初闕尚書，王翺欲擢銓。帝問李賢，賢曰："聞其名，未見其人也。"及是來覲，帝命賢視之，還奏貌寢。乃以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尋兼撫河南。山東歲侵，請召還清軍御史。河南饑，請停徵課馬。皆許之。成化初，左都御史李秉督師遼東，召銓署院事。中官唐慎等從征荆、襄還，杖死淮安知事谷淵，自奏丐免。銓請罪之。乃付慎等司禮監，命法司罪其從人。未幾，卒官。謚恭靖。

銓在雲南，治行爲一時冠。比爲巡撫，清静不自表暴，吏民亦安之。

王宇

王宇，字仲宏，祥符人。童丱時，日記萬言，巡撫侍郎于謙奇之。登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秩滿當轉郎中，吏部以宇才，特用爲撫州知府。爲政簡静，而鋤强遏奸，凛不可犯，一府大治。

天順元年，所司上其治行，詔賜誥命。頃之，擢山東右布政使，命撫恤所屬饑民。明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中官嚴順、都督張林等令家人承納芻糧。宇劾奏，御史寇深爲解，帝切責深。尋命兼撫大同。石亨及從子彪驕恣，大同其舊鎮地，徵索

他。麓川平定，提升爲雲南左參政，仍掌管知府事務。不久因王驥進言，返回治理曹司事務。正統十二年，左布政使空缺，軍民幾萬人頌揚賈銓，參贊軍務侍郎侯琎等也上疏請求，賈銓於是得以提升。土官十多部，每年應當進貢馬匹，上交差發銀和海肥，八府百姓每年應上交食鹽、大米、錢鈔，到景泰初年，都拖欠不能償還。賈銓等進言請求免除。政績被皇帝知道後，賜予誥命獎賞。景泰七年，九年考滿，應當進入京城作官，軍民請求留下。命他回去擔任原職。

天順四年，與梁楘等被推舉爲政績卓異。户部最初空缺尚書，王翺想要提升賈銓。皇帝詢問李賢，李賢説："聽説過他的名聲，没見過他這個人。"等到這時他來京朝見，皇帝命令李賢審視他，回來上奏説相貌丑陋。於是以他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不久兼河南巡撫。山東年成不好，請求召回清軍御史。河南鬧饑荒，請求停止徵收馬匹。都同意了。成化初年，左都御史李秉督師遼東，召賈銓代理院事。宦官唐慎等跟從出征荆、襄返回，杖責打死淮安知事谷淵，自己上奏請求赦免。賈銓請求定他的罪。於是把唐慎等交付司禮監，命令司法官定其隨從者的罪。不久，死於官任。謚號恭靖。

賈銓在雲南，政績在當時數第一。等到作了巡撫，清廉沉静，不誇耀自己，官民也安心。

王宇，字仲宏，祥符人。幼年時，每天能記誦萬言，巡撫侍郎于謙以他爲奇才。考中正統四年進士，授官南京户部主事。官任期滿應當轉任郎中，吏部認爲王宇有才能，特地任用爲撫州知府。辦理政事簡練沉静，而鏟除豪强遏制奸邪，凛然不可侵犯，全府上下治理得很好。

天順元年，主管官吏上奏他的政績，詔令賜予誥命。不久，提升爲山東右布政使，命令安撫救助所屬地的飢民。第二年升爲右副都御史，巡視宣府。宦官嚴順、都督張林等命令家人承辦收納糧草之事。王宇彈劾上奏，都御史寇深爲之辯解，皇帝嚴厲責備寇深。不久命令兼任大同巡撫。石亨和侄子石彪驕横恣肆，大同是他原來的

尤横。宇抗疏論其奸，乞置之法。疏雖不行，聞者敬憚。督餉郎中楊益不能備芻藁，爲宇所劾。户部庇之，宇并劾尚書沈固等。皆輸罪。遭喪，起復爲大理卿。固辭，不許。

鎮守地，徵收賦税尤其蠻横。王宇向皇帝上疏彈劾他的奸惡，請求繩之以法。上疏雖然没有執行，聽到這事的人都敬畏他。督餉郎中楊益没能備辦乾草，被王宇彈劾。户部庇護他，王宇連帶彈劾尚書沈固等。都交待了犯罪事實。遭遇喪事，在守喪期間用他爲大理卿。他堅決推辭，没有准許。

宇剛介，所至有盛名。居大理，平反爲多。七年卒。

王宇剛直，所到之處有好名聲。在大理寺任官，平反的案子很多。七年去世。

崔恭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除户部主事。出理延綏倉儲，有能聲。以楊溥薦，擢萊州知府。内地輸遼東布，悉貯郡庫，歲久朽敝，守者多破家。恭别構屋三十楹貯之，請約計歲輸外，餘以充本府軍餉，遂放遣守者八百人。也先犯京師，遣民兵數千入援。廷議城臨清，檄發役夫。恭以方春民乏食，請俟秋成。居府六年，萊人以比漢楊震。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中進士。任官户部主事。出朝廷管理延綏倉儲，有能幹的名聲。因楊溥的推薦，提升爲萊州知府。内地輸送給遼東的布，全部貯存在郡中的倉庫中，年歲久了腐朽破敗，守倉庫的人大多因爲賠償而家中破産。崔恭另外建屋三十楹來貯存，請求約計每年輸送以外，剩下的用來充作本府的軍餉，於是遣散守倉庫者八百人。也先侵犯京城，派遣民兵幾千人入京救援。朝廷建議築臨清城，傳檄文徵調服勞役的人。崔恭認爲正值春天，百姓缺乏糧食，請求等到秋天收穫以後完成。在官府六年，萊地人把他比作漢代的楊震。

景泰中，超遷湖廣右布政使。諸司供給，率取之民。恭與僚佐約，悉罷之。公安、監利流民擅相殺，恭下令願附籍者聽，否則追秋遣歸，衆遂定。尋遷江西左布政使。司有廣濟庫，官吏乾没五十萬。恭白於巡撫韓雍，典守者咸獲罪。定均徭法，酌輕重，十年一役，遂爲定例。

景泰年間，破格提升爲湖廣右布政使。各部門的供給，都取之於民。崔恭與同僚佐臣約定，全部廢除。公安、監利的流亡百姓擅自互相搏殺，崔恭下令願意隸屬户籍的聽便，不願意的等到秋天遣送回去，衆人於是安定下來。不久升爲江西左布政使。官署有廣濟庫，官吏貪污五十萬。崔恭上告於巡撫韓雍，掌管的人都遭到罪罰。設定均徭法，斟酌輕重，十年服役一次，於是成爲定例。

天順二年，寧王奠培不法，恭劾之。削其護衛，王稍戢。遷右副都御史，代李秉巡撫蘇、松諸府。按部，進耆老言利病，爲興革。與都督徐恭浚儀真漕河，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已，大治吴淞江。起崑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莊家涇，凡浚萬

天順二年，寧王朱奠培做不守法的事情，崔恭彈劾他。削去他的護衛，王纔稍稍收斂。升遷爲右副都御史，代替李秉巡視蘇、松等府。巡視轄地，引進年長有德者議論政治的利弊，進行興革。與都督徐恭疏通儀真的漕河，又疏通常、鎮等河，避免了長江險情的發生。後來，大規模治理吴淞江。起始於崑山夏界口，到上海白鶴江，又從白鶴江經嘉定卞家渡，止於莊家涇，

四千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目曹家港爲"都堂浦"。初，周忱奏定耗羨則例，李秉改定以賦之輕重遞盈縮。其例甚平，而難於稽算，吏不勝煩擾。恭乃罷去，悉如忱舊。

共疏通一萬四千二百多丈。又疏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等水流。百姓因此獲得便利，把曹家港看作"都堂浦"。最初，周忱上奏定立收取損耗的準則，李秉改定爲按賦稅的輕重而遞相增減。這一法則很公平，但難於計算，官吏不勝煩擾。崔恭於是罷除，全按周忱的舊制。

吏部缺右侍郎，李賢、王翺舉恭。遂召用。置勸懲簿，有聞皆識之。翺甚倚恭，轉左。父憂起復。憲宗即位，乞致仕。不允。成化五年，尚書李秉罷，商輅欲用姚夔，彭時欲用王概，而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逐秉，喧謗於朝。時稱疾不出，侍讀尹直以時、概皆己鄉人，恐因此得罪，急言於輅，以恭代秉。越五月，母喪歸。服除，起南京吏部，劾罷諸司不職者數人。

吏部缺少右侍郎，李賢、王翺推舉崔恭。於是召入任用。設立獎懲簿，有所聽聞都記録下來。王翺非常倚重崔恭，轉任左侍郎。父親去世服喪期未滿就命他回京起用。憲宗即位，請求退休。不允許。成化五年，尚書李秉罷官，商輅想用姚夔，彭時想用王概，而北方人作諫官的，説彭時其實是在驅逐李秉，在朝廷上大聲喧鬧。彭時稱病不上朝，侍讀尹直因彭時、王概都是自己的老鄉，恐怕因此獲罪，急忙告訴商輅，以崔恭代替李秉。過了五個月，因母喪回家。服喪期滿，起用爲南京吏部，彈劾罷免各部門不稱職者數人。

十一年春，命參贊機務。居三年，致仕。又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十一年春，命崔恭參贊機務。過了三年，退休。又過二年去世。贈太子少保，謚號莊敏。

劉孜 宋傑

劉孜，字顯孜，萬安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遼東。景帝即位，有建南遷議者。孜馳奏，乞斬言者以定人心。期滿當代，朝議邊務方殷，復留一歲。再按畿輔。時方築滄州城，以孜言罷。擢山東按察使。

劉孜，字顯孜，萬安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官御史，出朝廷巡按遼東。景帝即位，有建議南遷的。劉孜迅速上奏，請求斬殺此建議者以穩定人心。任職期滿應當替换，朝臣商議邊防事務正當頻繁，又留任一年。又巡按京城附近的地方。當時正在修築滄州城，因劉孜的話而放棄。升任爲山東按察使。

天順四年，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按察使惟孜一人，遷左布政使。明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十府。蘇、松財賦，自周忱立法後，代者多紛更。孜首訪忱遺迹，斟酌行之，民稱便。成化元年，應天饑，方振貸，而江北饑民就食者衆。孜請盡發諸縣廪，全活無算。時民間多積困。瀕江官田久廢没，仍責輸賦。蘇、松、杭、嘉諸府僉補富户。南京

天順四年，吏部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按察使祇有劉孜一人，升任爲左布政使。第二年春天，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撫江南十府。蘇、松的財貨賦税，自從周忱立法後，代替的人大多變更改動。劉孜首先訪問瞭解周忱的事迹，斟酌推行，百姓稱贊便利。成化元年，應天鬧饑荒，正在進行救助，而江北遭受饑荒的人民前來求食的很多。劉孜請求完全打開各縣糧倉，救活的人不計其數。當時民間長年危難。臨江的官田長期廢棄淹没，仍然責令交納賦税，蘇、松、杭、嘉等

廊房既傾圮，猶征鈔。上元、江寧農民代河泊所網户采鱘魚。應天都税宣課諸司額外增税。江陰諸縣民户償納荒租。六合、江浦官牛歲徵犢。孜皆疏罷之。

召拜南京刑部尚書，以宋傑代。四年致仕，道卒。

孜廉慎，治事精審。然持法過嚴，時議其刻。傑爲人長者。居二年，罷去，而邢宥代。

府僉補富裕户。南京的廊房已經傾塌，還要徵收錢鈔。上元、江寧農民代替河泊所的漁户捕撈鱘魚。應天都税宣課各部門額外增收賦税。江陰各縣的民户補償交納荒年的租税。六合、江浦的官牛每年要徵收牛犢。劉孜都上疏罷除。

召任南京刑部尚書，用宋傑代任他的原職。四年退休，回家途中去世。

劉孜廉明謹慎，辦事精明審慎。然而執法過於嚴厲，當時人評論他苛刻。宋傑爲人是長者。居官二年，罷官離去，而以邢宥代替。

邢宥

宥，文昌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授御史，出巡福建。民十人被誣爲盗，當刑呼冤。宥爲緩之，果得真盗。天順中，出爲台州知府，有治績，坐累謫晋江丞。憲宗復其職，改知蘇州。奸民攬納秋賦，置之法，得其贓萬緡，以堤沙河，甃官道。大水，民饑，不待奏輒發米二十萬斛以振。宥素廉介，及治蘇，嚴而不苛。傑薦於朝，詔加浙江左參政仍理府事，賜璽書。居半歲，遂以右僉都御史代傑巡撫。開丹陽河，築奔牛閘，省兑運冗費，民以爲便。尋兼理兩浙鹽政，考察屬吏，奏黜不職者百七十餘人。居數載，引疾歸。

邢宥，文昌人。正統十三年中進士。授官御史，出朝廷巡視福建。百姓有十個人被誣陷爲盗賊，臨刑時稱冤枉。邢宥決定緩期執行，果然抓到真正的盗賊。天順年間，出任台州知府，有政績，因受牽連而獲罪貶爲晋江丞。憲宗恢復了他的職位，改知蘇州。奸邪之徒包攬代納秋季的賦税，邢宥將他們繩之以法，得到其臟物一萬緡，用來築沙河堤，砌官道。發大水，百姓遭受饑荒，不等上奏就自己決定發放大米二十萬斛以賑濟。邢宥向來廉潔耿直，等到治理蘇州，嚴格而不苛刻。宋傑向朝廷推薦，詔令加任浙江左參政，仍然管理府内事務，賞賜璽書。過了半年，於是以右僉都御史代宋傑巡撫。開掘丹陽河，修築奔牛閘，省兑運的雜費，百姓以爲便利。不久兼理兩浙的鹽政，考察屬下官吏，上奏罷除不稱職者一百七十多人。過了幾年，因爲有病回家。

李侃

李侃，字希正，東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户科給事中。景帝監國，陳簡將才、募民壯、用戰車三事。也先逼京師，議者欲焚城外馬草。侃言敵輕剽，無持久心，乞勿焚，免復斂爲民累。皆報許。時父母在容城，侃曉夜悲泣，乞假，冒險迎之。景泰初，議録扈從死事諸臣後。侃因言避難偷生者，宜嚴譴以厲臣節。上皇將還，與同官劉福等言禮宜從厚。忤旨，被詰，尚書胡濙爲解，乃已。

李侃，字希正，東安人。正統七年中進士。授官户科給事中。景帝監國，陳述選拔將才、招募服役的壯丁、使用戰車三件事。也先逼近京城，商議的人想要焚燒城外的馬草。李侃説敵人輕捷强悍，没有久戰之心，請求不要焚燒，免得再次徵斂而連累百姓。都批覆同意。當時他父母在容城，李侃白天黑夜悲傷哭泣，請求休假，冒險迎接雙親。景泰初年，建議録用爲國捐軀的各隨從大臣的後代。李侃趁機説躲避危難苟且偷生的人，應該嚴厲譴責以勉勵大臣的節操。太上皇將要返回，與同僚劉福等説禮儀應隆重。違忤聖

旨，被詰問，尚書胡濙爲他開解，纔無事。

再遷都給事中。軍興，減天下學校師儒俸廩。侃奏復之。户部尚書金濂違詔徵租，侃論濂，下之吏。石亨從子彪侵民業，侃請置重典，并嚴禁勳戚、中官不得豪奪細民，有司隱者同罪。帝宥亨、彪，餘如其請。時給事中敢言者，林聰稱首，侃亦矯抗有直聲。廷議易儲，諸大臣唯唯。侃泣言東宫無失德，聰與御史朱英亦言不可，時議壯之。擢詹事府丞。

再次遷升任都給事中。戰事興起，減少天下學校老師的俸禄。李侃上奏恢復原俸禄。户部尚書金濂違反詔令徵收租税，李侃彈劾金濂，下交給司法官吏治罪。石亨的侄子石彪侵奪民産，李侃請求用重法處置，并嚴下禁令，皇親國戚、宦官不能仗勢强奪平民百姓錢財，主管官吏隱瞞的犯同樣的罪。皇帝寬恕了石亨、石彪，其餘按照他的請求執行。當時給事中敢於説話的，林聰數第一，李侃也抗直不群，有正直的聲譽。朝廷商議更换太子，衆大臣唯唯聽命。李侃哭着説太子没有犯過錯，林聰與御史朱英也説不可以，當時輿論認爲他勇敢。提升爲詹事府丞。

天順元年，改太常丞，進太僕卿。明年復設山西巡撫，遷侃右僉都御史任之。奏言："塞北之地，與窮荒無異。非生長其間者，未有能寧居而狎敵者也。今南人戍西北邊，怯風寒，聞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潛逃。宜令南北清勾之軍，各就本土補伍，人情交便，戎備得修。"時不能用。奏發巡按李傑罪，傑亦訐侃。按傑事有驗，除名。侃無贓罪，獲宥。六年，考察屬吏，奏罷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因言："諸臣年與臣若、不堪任事者，臣悉退之，臣亦當罷。"詔不許。侃性剛方，力振風紀，貪墨者屏迹。其年冬以母喪歸，軍民擁泣，至不得行。服除，遂不出，家居十餘年卒。

天順元年，改任太常丞，進升爲太僕卿。第二年又設立山西巡撫，升遷李侃爲右僉都御史任其職。上奏説："塞北一帶，與遠方荒野没有差别。不是生長其間的人，没有能安居樂業而輕視敵人的。現在南方人戍守西北邊疆，害怕狂風和嚴寒，聽説敵至就兩股顫顫。北方人戍守南部邊疆，也不耐熱，大多暗中逃跑。應該命令南北各地清查徵補的士兵，各自到本地補充隊伍，按情理大家都便利，軍備得以修整。"當時不能采納。上奏揭發巡按李傑的罪狀，李傑也揭發李侃。審查李傑的事情有驗證，削除他的名籍。李侃没有贜證罪狀，獲得寬恕。六年，考察所屬官吏，上奏罷免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一百六十人。於是説："各大臣年齡與臣相當、不能勝任的，臣全部辭退，臣也當罷黜。"詔令不允許。李侃性格剛强正直，極力振肅作風法紀，貪污的人絶迹。這年冬因母喪回家，軍民擁道哭泣，以致不能行走。服喪期滿，就不再出來任職，居住家中十多年去世。

侃事親孝，好學安貧，歿幾不能殮。弘治初，國子生江紀等言，前祭酒胡儼，都御史高明、李侃學行事功，彰著耳目，并乞賜謚。寢不行。侃二子：德恢，嚴州知府；德仁，河東鹽運使。

李侃事奉雙親孝順，喜歡學習，安於貧窮，死後幾乎不能入葬。弘治初年，國子監生員江紀等上奏説，前任祭酒胡儼，都御史高明、李侃的學問品行和功勞都很顯著，人所共知，一并請求賜予謚號。放置没有施行。李侃有兩個兒子：李德恢，爲嚴州知府；李德仁，爲河東鹽運使。

雷復

雷復，字景暘，湖廣寧遠人。正統初進士。授行人，歷官廣西副使。藤縣民胡趙成構瑶陷縣治，復與參將范信討斬之。成化初以大臣會薦，擢山東右布政使。七年，徵拜禮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繼李侃後，端恪守法，得軍民心。敗寇紅沙烟，再敗之烟寺溝、石人村，賜敕獎勞。時山西大祲，而廷議以陝西用兵，令預徵芻餉，轉輸榆林。復上言："自山西至榆林，道路險絶，民齎銀往易，價騰踴，不免稱貸，償責多破産。今雨雪愆違，饑民疾病流離，困悴萬狀，而應輸綾帛、藥果諸物，又不下萬計。乞依山東例蠲除，仍發帑振贍。"帝從之。及發金三萬不足，請鬻鹽四十萬引，并令民入粟授散官。皆報可。十年夏卒於官。

雷復，字景暘，湖廣寧遠人。正統初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歷任廣西副使。藤縣百姓胡趙成勾結瑶人攻陷縣府所在地，雷復與參將范信討伐斬殺了他。成化初年因大臣聯合推薦，提升爲山東右布政使。七年，徵召授官禮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繼李侃之後，端正恭敬，遵守法律，獲得軍心民心。打敗敵人於紅沙烟，兩次打敗敵人於烟寺溝、石人村，賜敕命獎賞慰勞。當時山西出現嚴重饑荒，而朝廷商議因陝西用兵，命令預先徵收糧草，轉運到榆林。雷復上奏説："從山西到榆林，道路險要，老百姓帶銀錢前往交易，價格飛漲，免不了借債，爲了還債大多破産。現在雨雪違反季節，飢餓百姓患病而流離失所，困頓憂愁萬分，而應召輸納錦帛、藥果等東西，又不少於以萬計。請求依照山東的舊例廢除，仍然打開國庫賑濟。"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發放帑金三萬仍然不足，請求賣食鹽四十萬引，并下令百姓交納糧食授予散官。都批覆同意。十年夏死於官任。

李綱

李綱，字廷張，長清人。幼從父入都，墜車下，車轢體過，竟不傷，人咸異之。登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贓吏至四百餘人，時目爲"鐵御史"。奉敕編集陝西延綏土兵。還，遷太僕寺少卿，巡畿輔馬政，盡却有司饋。按冀州，遇盜問隸人曰："太僕李公耶？是何從得金？"不啓篋而去。成化十三年遷右僉都御史。轉左，出督漕運，與平江伯陳鋭共事。逾年卒。鋭見笥中惟敝衣，揮涕曰："君子也。"爲具棺斂，聞其清節於朝。帝特命賜祭葬，不爲令。綱清剛似李侃，爲時所重。

李綱，字廷張，長清人。幼年跟從父親進入京城，墜落於車下，車輪從身上輾過，竟然没損傷，人們都感到奇怪。考中天順元年進士，授官爲御史。歷任南畿、浙江巡按，彈劾罷免浙江的貪官污吏達到四百多人，當時被視爲"鐵御史"。奉敕令整編結集陝西延綏的土兵。返回，升任爲太僕寺少卿，巡視京城附近的馬政，全部推辭了主管官吏的贈禮。巡視冀州，遇上强盗，詢問僕役説："這是太僕李公嗎？這從哪兒能得到他的金銀呢？"不開啓箱子就離開了。成化十三年升爲右僉都御史。轉任左僉都御史，出朝廷監督管理漕運，與平江伯陳鋭共處政事。過了一年去世。陳鋭看到他的箱子中衹有破衣服，流淚説："真是一個君子呀。"爲他準備棺材裝殮，上報他的清廉節操於朝廷。皇帝特地命令賞賜祭葬，不作爲常制。李綱清廉剛直如李侃，被當時人所尊重。

原傑

原傑，字子英，陽城人。正統十年進士。又二年，授南京御史，尋改北。巡按江西，捕誅劇盜，奸宄斂迹。復按順天諸府。大水，牧官馬者乏芻，馬多斃，有司責償。傑請免之，開中鹽引入米振饑。疏入，爲部所格，景帝卒從傑議。超擢江西按察使。發寧王奠培淫亂事，革其護衛。治行聞，賜誥旌異，遷山東左布政使。

原傑，字子英，陽城人。正統十年考中進士。兩年後，授任南京御史，不久改任北京御史。巡按江西，捕獲誅殺强悍的大盗，奸詐詭譎之人收斂自己的行爲。又巡按順天衆府。發大水，管馬官缺乏喂馬的草料，許多馬因此倒斃，主管官員責令他們賠償。原傑請求赦免他們，用輸送糧食换取食鹽運銷權的辦法，發給鹽引憑證輸入米以賑濟饑荒。奏疏上呈，被户部阻止，景帝最終聽從了原傑的建議。破格提升爲江西按察使。揭發寧王朱奠培淫亂的事情，革除他的護衛。政績上報於朝廷賜誥命獎賞，升爲山東左布政使。

成化二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歲凶振救，民無流移。召爲户部左侍郎。時黄河遷决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就淤墾種，奸徒指爲園場屯地，獻王府邀賞，王府輒據有之。傑請獻者謫戍，并罪受獻者。從之。江西盗起，以傑嘗再莅其地，得民，詔往治。捕戮六百餘人，餘悉解散。改左副都御史，還佐院事。

成化二年就地任右副都御史，巡撫該地。收成不好，他設法救濟，百姓没有流離遷徙。召任户部左侍郎。當時黄河到處改道决口没有規律，那裏淹没就這裏淤塞。軍民到淤塞之處開墾耕種，奸邪之徒指認爲園場屯地，獻給王府請賞，王府就占有了它。原傑請求判罰進獻的人貶謫戍守邊疆，同時處罰接受進獻的人。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江西盗賊興起，因原傑曾兩次到那裏作官，很得民心，詔令前往治理。他捕殺六百多人，其餘的全部離散。改任左副都御史，返回輔佐都察院事務。

荆、襄流民數十萬，朝廷以爲憂。祭酒周洪謨嘗著《流民圖説》，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户口，俾數百年無患。都御史李賓以聞。帝善之。十二年，遂命傑出撫。遍歷山谿，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願附籍。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户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産及平時頑梗者，驅還其鄉，而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悦。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去襄陽五百餘里，山林阻深，將吏鮮至，猝有盗賊，府難遥制，乃

荆、襄流亡百姓有幾十萬，朝廷以此爲憂患。祭酒周洪謨曾經作《流民圖説》，説應當增設府縣，聽憑附入本地户籍的外地人編爲本地平民，可以核實襄、鄧兩地的户口，使之幾百年没有憂患。都御史李賓上報，皇帝認爲好。十二年，於是命令原傑出朝廷巡視。他走遍山川溪谷，宣傳朝廷仁德的意旨，衆流民欣然願意附入當地户籍。於是大規模聯合湖廣、河南、陝西的巡撫、巡按官登記他們的户口，得到住户十一萬三千有餘，人口四十三萬八千有餘。那些剛剛來的，没有田産以及平時愚妄不順服的人，就驅逐返回他的家鄉，附入本地户籍的按輕的制度來確定田賦。百姓很高興。於是察看地形走勢，因襄陽所管轄的鄖縣，處在竹、房、上津、商、洛各縣之中，道路四面通達，距離襄陽五百多里，山

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且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於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既定，薦知鄧州吴遠爲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爲之。流人得所，四境乂安。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吴道宏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荆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之有撫治，自此始也。傑以功進右都御史。

林阻塞偏遠，官吏很少抵達，突然出現盜賊，官府難以在遠處控制，於是拓展其城，設置鄖陽府，把這些縣附屬於它。并且設置湖廣行都司，增加軍隊設置守衛，從竹山分出，設置竹谿，從鄖分出，設置鄖西，把漢中的洵陽分出，設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都歸屬新府。又在西安增設山陽，在南陽增設南召、桐柏，在汝州增設伊陽，分别隸屬它們原來所屬的府。制度定下來後，推薦鄧州知州吴遠爲鄖陽知府，各縣都選擇鄰近地方的循良官吏來任職。流民得到處所，四方邊境重又得到安寧。將要返回，因轄地與湖廣、河南、陝西交界，事情没有頭緒，於是推薦御史吴道宏代替自己。詔令馬上提升吴道宏爲大理少卿，巡撫治理鄖陽、襄陽、荆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有巡撫，從這時開始。原傑多次進升爲右都御史。

傑數揚歷於外，既居内臺，不欲出。荆、襄之命，非其意也。事竣，急請還朝。會南京兵部缺尚書，以傑任之。傑疏辭。不許。遂卒於南陽，年六十一。鄖、襄民爲立祠，詔贈太子太保，録其子宗敏爲國子生。

原傑多次任職於外，居官内臺後，不想再出朝廷。荆、襄的任命，不是他的本意。事辦完後，馬上請求返回朝廷。恰逢南京兵部缺尚書，便讓原傑擔任這一職務。原傑上疏請求辭職。不同意。於是死在南陽，終年六十一。鄖、襄的百姓爲他設立祠廟，詔令贈太子太保，録取他的兒子原宗敏爲國子生。

彭誼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正統中，由鄉舉除工部司務。嘗與尚書辯事，無所阿。景帝立，用薦改御史。從尚書石璞塞沙灣决河，進秩二等。復决，再往塞之。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正統年間，因鄉試中舉授官工部司務。曾與尚書爭辯事情，没有阿諛奉承。景帝即位，因推薦改任御史。跟從尚書石璞堵塞沙灣的黄河缺口，提升官階兩等。又决口，又前往堵塞。

景泰五年，以從大學士王文巡視江、淮，擒獲蘇州賊，擢大理寺丞。時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荆、倒馬諸關。劾都指揮胡璽納賄縱軍罪。天順初，罷巡撫官。中朝有不悦誼者，下遷紹興知府。歲饑，輒發廩振貸。吏白當俟朝命，誼曰："民方急，安得循故事耶?"築白馬閘障海潮。歷九載，多惠政。超擢山東左布政使，入爲工部左侍郎。

景泰五年，因跟從大學士王文巡視江、淮，擒獲蘇州叛賊，提升爲大理寺丞。第二年二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管轄紫荆、倒馬等關口。彈劾都指揮胡璽接受賄賂、放縱軍士的罪行。天順初年，停設巡撫官。朝中有不喜歡彭誼的人，下調爲紹興知府。收成不好，就打開糧倉賑濟借貸。官吏説應當等待朝廷下命令，彭誼説："百姓正危急，怎能遵循舊例呢?"修築白馬閘阻擋海潮。任職九年，多有仁惠政績。破格提升爲山東左布政使，入朝廷任工部左侍郎。

成化四年，遼東巡撫張岐得罪，吏部舉代者。帝曰："遼東自王翺後，屢更巡撫，多不稱，可於大臣中求之。"乃改誼右副都御史以往。鎮守中官横徵諸屬衛。誼下令，凡文牒不經巡撫審定者，所司毋輒行，虐焰爲息。十年冬，户部檄所司開黑山金場。誼奏永樂中太監王彦等開是山，督夫六千人，三閲月止得金八兩，請罷之。遂止。

成化四年，遼東巡撫張岐獲罪，吏部推舉替代的人。皇帝説："遼東從王翺以後，多次更换巡撫，大多不稱職，可從大臣中選取。"於是改任彭誼爲右副都御史前往。鎮守的宦官向下屬各衛蠻横地徵調。彭誼下令，凡是文書没經過巡撫審定的，有關部門不要擅自執行，宦官殘暴的氣焰平息。十年冬，户部傳檄文令所屬部門開設黑山金場。彭誼上奏説，永樂年間的太監王彦等開采了這座山，督率民夫六千名，經歷三個月衹得到金子八兩，請求放棄這一計劃。於是事情停止。

誼好古博學，通律曆、占象、水利、兵法之屬。平居謙厚簡默，臨事毅然有斷。鎮遼八年，軍令振肅。年未老，四疏告歸，家居四十餘年卒。

彭誼喜好古學，知識淵博，精通律曆、占卜星象、水利、兵法之類的學問。平常謙虚敦厚，簡静沉默，遇到事情剛毅有决斷。鎮守遼八年，軍令整齊嚴肅。年齡没老，四次上疏請求告老還鄉，居住家中四十多年纔去世。

牟俸

牟俸，巴人。景泰初進士。授御史，巡按雲南。南寧伯毛勝鎮金齒，俸列其違縱罪，將吏皆聳。天順元年，出爲福建僉事。成化初，進秩副使。久之，遷江西按察使，政尚嚴厲，入爲太僕卿。

八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歲祲，請發濟南倉儲减價以糶，令臨清關税收米麥濟振。皆從之。時大饑，雖獲振，饑民衆，轉徙益多。俸請敕鄰境撫、按隨所在安輯，秋成資遣復業。又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逋課。詔如所請，更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振之。至七月，俸又言公私困竭，救荒靡策，乞開納粟例，令胥吏得就選，富民授散官，且截留漕糧備振。十月復言："今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貸貧民布棉。"帝皆嘉納。俸又檄發東昌、濟寧倉粟十萬餘石爲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振濟，奏請伏專擅罪。帝特宥之。

牟俸，巴人。景泰初年中進士。授官御史，巡按雲南。南寧伯毛勝鎮守金齒，牟俸論列他違法放縱的罪名，將帥官吏都感到驚恐。天順元年，出京任福建僉事。成化初年，升官爲副使。很久以後，升爲江西按察使，爲政崇尚嚴厲，入朝作太僕卿。

八年，以左僉都御史身份巡撫山東。收成不好，請求打開濟南糧倉减價賣出，命令臨清的關税收米麥來救濟。都聽從他的意見。當時大饑荒，雖獲得救濟，飢民很多，流亡的百姓還是越來越多。牟俸請求下令鄰近地方的撫、按官根據流亡百姓所在之處予以安頓，秋季收穫後出資費送回去恢復舊業。又請求用以糧换取食鹽運銷權的政策給予淮、浙百萬引鹽，完全免除州縣欠交的賦税。詔令按請求執行，又命令運送臨清倉庫裏的糧食十萬石救濟災民。到七月，牟俸又説公家和私人都匱乏，賑救饑荒没有辦法，請求設立納粟制度，命令小官交糧能參加選拔，富裕的百姓交糧後授爲散官，并且截留漕運糧餉以備救濟。十月又進言説："現今救濟饑荒衹救了飢餓，不考慮他們的寒冷。即使能有飯吃，最終免不了被凍死，請求貸予貧民布棉。"皇帝都贊許并采

已，復以俸奏免柴夫折價銀，移河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别給銀爲邊餉，山東輸京租二十萬石，給本地用。十年，又饑，請發倉儲出貸。撫山東五年，盡心荒政，活饑民不可勝數。

納。牟俸又傳遞公文調發東昌、濟寧糧倉的糧食十萬多石作爲軍士的月糧，而用德州、臨清寄存的庫銀换成米救濟，上奏請求承擔專擅的罪責。皇帝特地寬恕了他。後來，又因牟俸的上奏免除柴夫的折價銀，轉運河南輸送邊疆的糧食救濟山東，而另外補給銀錢作爲邊防軍餉，山東輸送京城的租税二十萬石，供給本地使用。十年，又鬧饑荒，請求發放倉庫中儲存的糧食出來施捨。巡撫山東五年，致力於制定賑濟饑荒的政策和措施，救活的飢民不可盡數。

以右副都御史改撫蘇、松。俸性嚴。以所部多巨室，欲故摧抑之，乃禁索私租，勸富家出穀備振動千計，怨謗紛然。中官汪直有事南京，或譖俸。直歸，未發也。俸初在山東，與布政陳鉞負氣不相下。後鉞從容言俸短，直信之。十四年，俸議事至京，直請執俸下詔獄。先是，所親學士江朝宗除服還朝，俸迓之九江，聯舟并下，所至，有司供張頗盛。直因謂朝宗有所關説，并下獄。詞連僉事吴瑞等十餘人，俱被逮，繫獄半歲，謫戍湖廣。

以右副都御史身份改爲巡撫蘇、松。牟俸性格嚴厲。因轄地多世家大族，想有意壓制他們，於是禁止收取私家地租，鼓勵富有人家交出糧食防備災荒動不動就數以千計，埋怨誹謗紛紛産生。宦官汪直有事到南京，有人向他説牟俸的壞話。汪直回京後，没有揭發。牟俸最初在山東，與布政使陳鉞賭氣，不肯居於對方之下。後陳鉞在閑暇時説牟俸的短處，汪直相信了他。十四年，牟俸商討公事到京城，汪直請求逮捕牟俸關進欽犯監獄。這以前，他親近的學士江朝宗服喪期滿，回到朝廷，牟俸迎接他於九江，把船連在一起并行，所到之處，主管官吏宴請很隆重。汪直因此認爲江朝宗替牟俸游説疏通，一起關進監獄。獄訟之辭牽涉到僉事吴瑞等十多人，都被逮捕，關進監獄半年，被謫戍湖廣。

俸在江西時，共成許聽獄，人多議其深文。至是被禍，皆知爲直誣，然無白其冤者。逾年，卒戍所。

牟俸在江西時，一起處理許聽一案，人們多議論他援用法律條文苛細嚴刻。到此時遭禍，都知道被汪直誣陷，然而没有人爲他辯白冤屈。過了一年，死於戍所。

夏壎 夏鍭

夏壎，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巡按福建，繼清軍江西，發鎮守中官葉達恣横狀，達爲斂威。以薦超擢廣東按察使。時用師歲久，役民守城，壎至悉遣之。

夏壎，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中進士。授官御史。天順初年，巡按福建，後來在江西清理軍隊，揭發鎮守宦官葉達恣意驕横的情况，葉達爲此收斂了他的淫威。因人推薦破格提升爲廣東按察使。當時用兵已多年，役使百姓守城，夏壎到後全部遣返了他們。

成化初，奏："瑶、僮弗靖，用兵無功，由有司撫字乖方，賊因得誘良民爲徒黨。劇寇數百，脅從萬千，

成化初年，夏壎上奏："瑶、僮没有平定，用兵没有功效，是由於有主管官吏安撫體恤百姓違背常理，叛賊於是能引誘良民變爲黨羽。大寇

進則驅之當前，退則殺以抒憤，害常在民，而利常在彼。况用兵不已，供斂日增，以易摇之人心，責無窮之軍費，恐外患未除，内變先作。請慎選監司守令，撫綏遺民，彼被脅之衆自聞風來歸。”帝深納其言。尋遷布政使，調江西。

賊幾百，被迫相從的人則千千萬萬，前進則役使他們在前面作戰，後退就殺害他們以抒發憤慨，危害常在百姓，而利益常在盜賊。况且用兵不停止，供奉的賦税日漸增加，用容易動摇的人心，責求没有窮盡的軍費，恐怕外患没有除掉，内亂首先興起。請求慎重選擇監察守備的官吏，安撫流民，那些被脅從的百姓聽到消息自然會前來歸順。”皇帝充分采納他的進言。不久升爲布政使，調到江西。

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苗、僚時爲寇。壎立互知會捕法，賊爲之戢。古州苗萬餘，居爛土久，時議逐之，壎謂非計。松潘參將堯彧請益戍兵三千，又力陳不可。皆得寢。已，奏所部將校多犯法，奏請逾時，輒至遁逸。請先逮繫，然後奏聞。帝可之。

八年，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撫四川。苗、僚當時發生寇亂。夏壎設立互相通知聯合逮捕的法律，叛賊因此有所收斂。古州苗人有一萬多，居住爛土已很久，當時的輿論認爲要驅逐他們，夏壎説不是良策。松潘參將堯彧請求增加守軍三千，又極力陳説不可以。都得以停止。後來，上奏所屬的將校多犯法，奏請來回超過一個季節，犯法的人往往逃跑。請求先逮捕，然後上奏皇上。皇帝同意了。

壎剛介，善聽斷，所至民不冤。在蜀二年，民夷畏服。然厭繁劇，與時多齟齬。子鍭獻詩勸歸，壎欣然納焉。年未五十，即求退。章四上，得請。既歸，杜門養親，不接賓客。又五年卒。

夏壎剛直耿介，善於處理決斷，所到之處，百姓不受冤屈。在蜀兩年，人民蠻夷敬畏佩服。然而厭惡繁重的事務，與時局多相抵觸。兒子夏鍭獻詩勸他回家，夏壎欣然采納了他的意見。年齡不到五十，就請求引退。奏章四度呈上，請求獲准。回來以後，閉門奉養父母，不接待賓客。又過五年去世。

鍭舉進士。弘治四年謁選入都，上書請復李文祥、鄒智等官，罷大學士劉吉。忤旨，下獄，得釋。久之，除南京大理評事。疏論賦斂、徭役、馬政、鹽課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漁狀。不報。鍭素無宦情。居官僅歲餘，念母老，乞侍養，遂歸。家居三十餘年，竟不復出。

夏鍭考中進士。弘治四年等候選拔進入都城，上書請求恢復李文祥、鄒智等的官職，罷免大學士劉吉。違忤聖旨，被關進監獄，得到釋放。很久以後，授官南京大理評事。上疏評論賦税、徭役、馬政、鹽税的利弊，以及宗室藩王、外戚侵奪的情狀。没有回覆。夏鍭向來無做官的志趣。做官僅僅一年多，念及母親年老，請求侍奉供養，於是回家。居於家中三十多年，始終没再出來作官。

高明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幼事母以孝聞。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聞内苑造龍舟，切諫。有指揮爲大臣所陷，論死，辯出之。徐州民訴有司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幼年事奉母親因孝順而聞名。考中景泰二年進士，授官御史。聽説皇宫内的庭苑造龍舟，嚴詞勸諫。有任指揮的軍官被大臣所誣陷，判處死刑，高明出面辯護救出

於朝。時例，越訴者戍邊。明言："戍邊，防誣訴也。今訴不誣，法止當杖。"民有爲妖言者，吏貪功，誣以謀反。明按無反狀，止坐妖言律。皆報許。

了他。徐州百姓向朝廷訴訟主管官吏。按當時的法律，越級訴訟的人要被罰戍守邊疆。高明說："戍守邊疆，是爲了防止誣告。如今的告發不是誣告，按法律祇應當處以杖刑。"百姓有散布妖言的，官吏貪功，誣告爲謀反。高明按察而没有謀反的罪狀，衹判以妖言罪。都批覆同意。

巡按河南，黜屬吏六十人。再按畿輔，入總諸道章奏。天順初，尚書陳汝言有罪，偕諸御史劾，下之獄。四年，御史趙明等劾天下朝覲官，觸帝怒，詰草疏主名。衆大懼，明獨自承。都御史寇深言："頻年章疏，盡出明手，幸勿以細故加罪。"帝意解，反稱明能。石亨既誅，僮僕皆收。明言不宜，坐免者百人。擢大理寺丞。

巡按河南，罷免所屬官吏六十人。又巡按京城郊區，入朝廷總理各道的章奏。天順初年，尚書陳汝言有罪，與衆御史一起彈劾，陳汝言被關進監獄。四年，御史趙明等彈劾天下入朝覲見的官員，觸犯皇帝使之動怒，責問擬寫章奏的帶頭人。衆人大感恐懼，高明獨自承擔罪名。都御史寇深說："多年的章奏和上疏，都出於高明的手，惟願不要因小過失判罪。"皇帝的怒氣消解，反而稱贊高明有才能。石亨被殺戮後，奴僕都被捕。高明說不應該，因此免於逮捕的有一百人。提升爲大理寺丞。

憲宗立，拜南京右僉都御史。以留都春夏淫雨，請修人事以回天意。時納馬入監者至萬餘人，明請區別。薦郎中孫瓊、陳鴻漸、梅倫、何宜，主事宋瑛，皆端方廉潔，恬於進取，宜顯擢以風有位。疏下所司。

憲宗即位，授官南京右僉都御史。因舊都春夏久雨，請求管理好人事以扭轉上天的意志。當時交納馬匹進入國子監的人達到一萬多，高明請求區分辨別。推薦郎中孫瓊、陳鴻漸、梅倫、何宜，主事宋瑛，都是正直廉潔、恬淡求取的人，應大加提升以感化有官位的人。奏疏下交給主管官員辦理。

成化三年，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詔明討之。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并江置邏堡候望。賊踪迹無所匿，遂平之。内官鬻私鹽，據法没入，鹽政大治。因條上利病十餘事，多議行。仍還原任，以親老乞終養歸。

成化三年，揚州鹽寇興起，守軍失敗，詔令高明討伐他們。建造大船，名叫籌亭，往來於江上督戰，在沿江設置巡邏的土堡用來瞭望察看敵情。叛賊的踪迹無處隱藏，於是平定了叛賊。太監轉賣私鹽，依法没收，鹽政治理得很好。於是逐條上奏政治利弊十多件事，大多經商議予以施行。仍返回擔任原職，因雙親年老，請求奉養父母而歸家。

十四年，上杭盜發。詔起巡撫福建，督兵往討。擒誅首惡，餘皆減死遣戍。以上杭地接江西、廣東，盜易嘯聚，請析置永定縣。移疾徑歸。久之，卒。

十四年，上杭盜賊興起。詔令起用高明巡撫福建，督率軍隊前往討伐。捉拿處死頭目，其餘的都免於死罪，派去戍守邊疆。因上杭連接江西、廣東，盜賊容易聚集作亂，請求分出設永定縣。上書稱病，徑直回家。很久以後，去世。

楊繼宗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初年考中進

初進士。授刑部主事。囚多疫死，爲時其食飲，令三日一櫛沐，全活甚衆。又善辨疑獄。河間獲盜，遣里民張文、郭禮送京師，盜逸。文謂禮曰："吾二人并當死。汝母老，鮮兄弟，以我代盜，庶全汝母子命。"禮泣謝，從之。文桎梏詣部，繼宗察非盜，竟辨出之。

士。授官刑部主事。因犯多發瘟疫而死，爲此按時供給他們飲食，命令三天一次梳洗，保全了很多人。又善於辨明疑案。河間擒獲盜賊，派鄉民張文、郭禮送往京城，盜賊逃跑。張文對郭禮說："我倆都當判死刑。你母親老了，兄弟又少，用我代替盜賊，但願能保全你們母子的性命。"郭禮哭着道謝，聽從了他的話。張文戴着脚鐐手銬到官署，楊繼宗考察不是盜賊，最終分辨救出了他。

成化初，用王翱薦，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時時集父老問疾苦，爲祛除之。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清軍，里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爲治有體。公但剔奸弊，勸懲官吏。若比户稽核，則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慚而去。中官過者，繼宗遺以菱芡、曆書。中官索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

成化初年，因王翱推薦，提升爲嘉興知府。以一個僕從跟隨自己，官署裏很冷清。楊繼宗性格剛毅廉潔而孤傲，没人敢侵犯。而常常召集父老詢問疾苦，幫他們解决這些困難。大肆興辦社學。鄉間的孩子八歲不入學的，處罰他的父親兄長。以賓客之禮對待學官。學官互相勉勵，文化教育全面振興。御史孔儒清理軍隊，里長大多被鞭撻致死。繼宗貼告示說："御史用木棒打人致死的，到府上報告姓名。"孔儒發怒。楊繼宗進去參見說："治理要有依據。您衹需剔除奸邪和弊病，奬懲官吏。若挨户稽察核實，則是主管官吏的事，不是御史的事。"孔儒不能責難，而心裏非常恨他。孔儒將要出發，突然闖入楊繼宗官署，打開箱子察看，破衣幾件而已，孔儒慚愧離去。宦官經過的，楊繼宗贈給他們菱角芡實、曆書。宦官索要錢財，楊繼宗就發文取出庫存的金錢，說："金錢都在，給我印券吧。"宦官吃驚不敢接受。入朝覲見，汪直想要他來拜見，不同意。憲宗問汪直來朝覲見的官誰廉潔，汪直回答說："天下不愛錢的人，衹有楊繼宗一人而已。"

九載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於帝前毁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聞母喪，立出，止驛亭下，盡籍廨中器物付有司。惟携一僕、書數卷而還。

九年任期滿，破格提升爲浙江按察使。多次與宦官張慶相違逆。張慶的哥哥張敏在司禮監，常在皇帝面前詆毁楊繼宗。皇帝說："莫非是不私吞一錢的楊繼宗嗎？"張敏感到驚恐，送書信給張慶說："善待他，皇上已知道這個人了。"聽說母親去世，馬上出發，停在驛站的亭子下，把官署中的東西全交給主管官吏。衹帶了一個僕從、書幾卷回家。

服除，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畿内多權貴莊田，有侵民業者，輒奪

服喪期滿，以右僉都御史身份巡撫順天。京郊内多有權有勢人家的莊園，有侵奪百姓田産

還之。按行關塞，武備大飭。星變，應詔陳言，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鎮者，益爲權貴所嫉。治中陳翼訐其過，權貴因中之，左遷雲南副使。

的，就奪回來還給人民。巡察到邊塞，軍備得到大整頓。星象有變異，應詔陳述意見，他一一指出宦官和文武大臣貪婪殘暴的情狀，并且請求召回外出鎮守的宦官，更加被官高勢大的人嫉恨。治中陳翼誣告他的過錯，有權有勢的人趁機中傷他，貶爲雲南副使。

孝宗立，遷湖廣按察使。既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而後視事，曰："吾以除穢也。"居無何，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三司多舊僚，相見歡然。既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諸君幸相諒。"遂劾罷不職者八人。未幾卒。

孝宗即位，升遷爲湖廣按察使。到任以後，命令打水一百斛，洗刷官署視事問案的廳堂，然後就職辦事，說："我以此來除去污穢。"做官不久，又以僉都御史身份巡撫雲南。都指揮司、布政司、按察司多是原來的同事，相見很高興。然後走出座位行禮說："明天有公事，請各位諒解。"於是彈劾罷免不稱職的八人。不久去世。

繼宗力持風節，而居心慈厚，自處必以禮。爲知府，謁上官必衣綉服，朝覲謁吏部亦然。或言不可，笑曰："此朝廷法服也，此而不服，將安用之?"爲浙江按察時，倉官十餘人坐缺糧繫獄，至鬻子女以償。繼宗欲寬之而無由。一日，送月俸至，命量之，則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悟倉吏缺糧之由，將具實以聞。衆懼，請於繼宗，願捐俸代償。由是十人者獲釋。嘗監鄉試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王華、李旻也，後果相繼爲狀元。人服其鑒。天啓初，謚貞肅。

楊繼宗極力推崇風範節操，而心地善良敦厚，約束自己必定守禮。擔任知府，拜見上官必定穿彩綫刺綉的衣服，朝見君主拜見吏部官員也這樣。有人說不行，他笑着說："這是朝廷的法定服飾，這時不穿，還拿它來幹什麽呢?"擔任浙江按察使時，倉官十多人因犯缺糧罪關在監獄，以致賣子女來償債。楊繼宗想要寬恕他們而没有理由。一天，送月俸來了，命令稱量這些月俸，則超過原來的數量。比較其他官員也這樣。於是明白了倉官缺糧的原因，將要把實情上報。衆人感到害怕，向楊繼宗請求，願意捐獻俸禄替他們還債。因此這十多個人獲得釋放。曾監考鄉試得兩份試卷，穿上朝服拜兩拜說："這兩人將奪魁於天下，我爲朝廷得到人才而祝賀罷了。"等到拆開試卷，是王華和李旻，後來果然相繼考中狀元。人們佩服他的鑒别能力。天啓初年，謚號爲貞肅。

贊曰：明初以十五布政司分治天下，諸邊要害則遣侯伯勛臣鎮扼之。永樂之季，敕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事竣還朝，不爲經制。宣德初，始命熊概巡撫蘇、松、兩浙。越數年，而江西、河南諸省以次專設巡撫官。天順初，暫罷復設，諸邊亦稍用廷臣出鎮或參贊軍務。蓋

贊曰：明朝初年用十五個布政司分别區域治理天下，各邊塞要害就派遣侯伯和有功之臣鎮守扼制。永樂末年，敕令蹇義等二十六人出行巡察天下，安撫軍民，事辦完後回到朝廷，不是經常的制度。宣德初年，纔命令熊概巡撫蘇、松、兩浙。過了幾年，而江西、河南各省依次專門設置巡撫官。天順初年，短時間廢除又設置，各邊塞也逐漸用朝廷大臣外出鎮守或參贊軍務。因爲地

以地大物衆，法令滋章，三司謹奉教條，修其常職，而興利除弊，均賦稅，擊貪濁，安善良，惟巡撫得以便宜從事。熊概以下諸人，强幹者立聲威，愷悌者流惠愛，政績均有可紀。于謙、周忱巡撫最爲有名，而勛業尤盛，故别著焉。

大人多，法令增加了條規，三司小心地奉行教條，從事其經常性的職務。然而興利除弊，平均賦税，打擊貪污腐化，安撫善良，衹有巡撫能够根據情況自行決斷處理事務。熊概以下的衆人，精明幹練的樹立了名聲和威望，和樂平易的顯露出仁愛，政績都有可記録的。于謙、周忱巡撫最爲有名，而功勛業績尤其突出，所以另外記載他們。

明史卷一百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王彰　魏源　金濂　石璞 王晉
羅通　羅綺 張固　張瑄　張鵬　李裕

王彰

王彰，字文昭，鄭人。洪武二十年舉於鄉，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廉幹稱，擢吏科源士。逾年，革源士，改給事中，累遷山西左參政。

王彰，字文昭，鄭人。洪武二十年鄉試中舉，補爲國子生。派往山東平價購買糧食作爲儲備，以廉潔幹練著稱，提升爲吏科源士。過了一年，革除源士之職，改任給事中，累積功勞升官到山西左參政。

永樂五年，召爲禮部侍郎。父喪，服除，改户部。陝西大疫，奉使祀西嶽。新安民鬻子女償賦。彰奏爲蠲除，贖還所鬻。改右副都御史。

永樂五年，召入京任禮部侍郎。父親去世，服喪期滿，改任户部侍郎。陝西發生大瘟疫，奉命祭祀西嶽。新安百姓賣子女抵償賦税。王彰上奏爲他們免除賦税，贖回賣出的子女。改任右副都御史。

陝西僉事馬英激肅州番爲變，殺御史及都指揮。彰劾英，置極典。又劾御史陳孟旭受賕枉法，文獻盜銀課，及金吾指揮李嚴逐母不養，皆坐死。他所論劾甚衆。十一年從帝北巡。彰有母年八十餘矣，命歸省，賜其母冠服金幣。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安否，吏賢不肖，悉以聞。"彰還，奏事稱旨。久之，進右都御史。

陝西僉事馬英激起肅州番人作亂，殺死御史和都指揮。王彰彈劾馬英，處以極刑。又彈劾御史陳孟旭接受賄賂貪贓枉法，文獻盜竊賦税銀，以及金吾指揮李嚴驅逐母親不贍養，都判以死罪。他所彈劾的人很多。永樂十一年，跟從皇帝到北邊巡察。王彰有母親年齡八十多了，命令回家省親，賜給他母親帽子衣服和金銀錦帛。告諭他説："君子做官不忘雙親，在家中不忘國君。凡是經過的地方，百姓是否安居樂業，官吏是否賢能，都以此上報。"王彰回到朝廷，上奏的事情符合皇帝的旨意。很久以後，升爲右都御史。

十九年，帝遣廷臣二十六人巡撫天下，彰與給事中王勵往河南。終明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葉春而已。河南水災，民多流亡，長吏不加恤。彰奏黜貪刻者百餘人，罷不急之

十九年，皇帝派遣朝廷大臣二十六人巡撫天下，王彰與給事中王勵前往河南。整個明代，大臣能够在故鄉任巡撫的，祇有王彰和葉春而已。河南發生水災，百姓大多流浪外逃，地方長官不加以撫恤。王彰上奏罷免貪污刻薄的一百多人，

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多所全活。還朝，命督餉北征。仁宗即位，河溢開封，命彰與都指揮李信往振恤。

罷除不緊急的稅收等十多件事。招回流浪的百姓，打開糧倉救濟，保全很多人的性命。回到朝廷，命令監督軍餉出征北方。仁宗即位，黃河在開封泛濫成災，命令王彰與都指揮李信前往救濟撫恤。

宣德元年五月，命彰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尋以所言率常事，降敕切責，令詳具利病以聞。復諭侍臣曰："兩京相距數千里，驛使往來爲擾，或遘水旱，小民失所，朝使還及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彰往視。今所奏多細故。大臣如此，朕復何望？卿等當悉朕意，君臣同體，勿有所疑。"尋召還，命與都督山雲巡山海至居庸諸關隘。逾二月還，奏將士擅離者，帝命逮治。遂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閱。明年四月卒於官。

宣德元年五月，命令王彰從良鄉到南京巡撫軍民。不久因所說的都是平常事情，下敕令嚴厲責備，命令詳細陳述利弊上報。又告諭侍臣說："兩個都城相距幾千里，傳遞公文、書信的人往來造成騷擾，有時遇上水旱災害，貧民失去住所，朝廷使者回來和御史巡視經過都不把這些情况告訴我，所以派王彰前往巡視。如今所上奏的大多是小事情。大臣像這樣，朕還指望什麼呢？你們應明白朕的意圖，國君大臣是一個整體，不要有所顧慮。"不久，召回朝廷，命令與都督山雲巡視山海到居庸各關口。過了兩個月回來，上奏將士擅離職守，皇帝命令逮捕查辦。於是命令兵部三個月派遣一次御史、給事中前往檢閱。第二年四月死於任上。

彰嚴介自持，請托皆絶，然用法過刻。其母屢以爲言，不能改。時劉觀爲左都御史。人謂彰公而不恕，觀私而不刻云。

王彰嚴格耿介能自我克制，走門路、通關係都拒絶，然而執法過於苛刻。他母親多次說這件事，不能改正。當時，劉觀爲左都御史。人們說王彰公正而不寬恕，劉觀偏私而不刻薄。

魏源

魏源，字文淵，建昌縣人。永樂四年進士。除監察御史。辨松江知府黃子威誣，奏減浙東瀕海漁課。巡按陝西。西安大疫，療活甚衆。奏言："諸府倉粟積一千九十餘萬石，足支十年。今民疫妨農，請輸鈔代兩税之半。"從之。涼州土寇將爲變。亟請剿，亂遂息。兩遭喪，俱起復。洪熙元年，出爲浙江按察副使。

魏源，字文淵，建昌縣人。永樂四年考中進士。授官監察御史。辨明松江知府黃子威的誣告，上奏減免浙東沿海的漁稅。巡按陝西。西安發生大瘟疫，治好很多人。上奏說："各官府糧倉的糧食積存了一千零九十餘萬石，足以支付十年。如今百姓得瘟疫妨礙了農事，請求交納鈔票代替兩稅的一半。"聽從他的建議。涼州地方上的賊寇作亂。馬上請求剿滅，叛亂於是平息。兩次遭遇喪事，都在守喪期間起復任用。洪熙元年，出京任浙江按察副使。

宣德三年，召署刑部右侍郎。五年，河南旱荒，民多轉徙。帝以源廉正有爲，命爲左布政使，俾馳驛之任。時侍郎許廓往撫輯，廷議又起丁憂布政使李昌祺原官。源與廓、昌祺

宣德三年，召回代任刑部右侍郎。五年，河南因旱災而發生饑荒，百姓大多輾轉遷徙。皇帝因爲魏源廉潔正直而有作爲，任命爲左布政使，使駕乘驛馬疾行上任。當時侍郎許廓前往安撫，朝廷商議又起用在家守喪的布政使李昌祺恢復原

發倉廩，免逋賦雜役，流民漸歸。雨亦旋降，歲大豐。居三年，召還，授刑部左侍郎。明年，永豐民夏九旭等據大盤山爲亂。帝以源江西人，命撫之，都督任禮帥兵隨其後。未至，官軍擒九旭，因命二人采木四川，兼飭邊務。

職。魏源與許廓、李昌祺打開糧倉救濟，免除未交的賦税和正役之外的徭役，流亡的百姓逐漸回來。不久雨也降了下來，當年收成很好。過了三年，應召回朝，授官刑部左侍郎。第二年，永豐百姓夏九旭等占據大盤山作亂。皇帝因爲魏源是江西人，命令安撫他們，都督任禮帶兵跟隨其後。没有到達，官兵擒獲夏九旭，於是命令他倆采集木材於四川，兼整頓邊防事務。

英宗即位，進尚書。正統二年五月，命整飭大同、宣府諸邊，許便宜行事。源遣都督僉事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劾萬全衛指揮杜衡戍廣西。明年奏大同總兵官譚廣老，帝命黄真、楊洪充左右參將協鎮，諸將肅然。按行天城、朔州諸險要，令將吏分守。設威遠衛，增修開平、龍門城，自獨石抵宣府，增置墩堠。免屯軍租一年，儲火器爲邊備，諸依權貴避役者悉括歸伍。尋以宣、大軍務久弛，請召還巡撫僉都御史盧睿，而薦兵部侍郎于謙爲鎮守參贊。朝廷以謙方撫山西、河南，不聽。于是言官以臨邊擅易置大臣爲源罪，合疏劾之。且言源爲御史嘗犯贓，乃冒領誥命。帝以源有勞，置不問。事竣還朝，與都御史陳智相詈於直廬。智以聞，詔兩責之。

英宗即位，升爲尚書。正統二年五月，命令整頓大同、宣府各邊鎮，准許根據情况自行決斷處理事情。魏源派遣都督僉事李謙守衛獨石，楊洪輔佐他，彈劾萬全衛指揮杜衡謫戍廣西。第二年上奏大同總兵官譚廣年老，皇帝命令黄真、楊洪充當左右參將協助鎮守，衆將領嚴肅認真。巡察天城、朔州各要塞，命令軍官分區域守衛。設置威遠衛，增加修築開平、龍門城，從獨石到宣府，增設瞭望敵情的堡壘。免除屯軍租税一年，儲存軍火作爲邊防裝備，那些依附權貴逃避勞役的都收編到軍隊中。不久因爲宣、大的軍務久已鬆懈，請求召回巡撫僉都御史盧睿，而推薦兵部侍郎于謙作爲鎮守參贊。朝廷認爲于謙剛安撫山西、河南，不聽從建議。於是言官以身臨邊關擅自更换大臣的罪名定魏源的罪，聯合上疏彈劾他。并且説魏源擔任御史曾犯貪污罪，以至冒領皇帝賜爵和授官的詔令。皇帝認爲魏源有功勞，放置不予追究。事情辦完回到朝廷，在朝中輪值處與都御史陳智對駡。陳智告知皇上，詔令兩方都責備。

歲旱，録上疑獄，且請推行於天下，報可。旋坐决獄不當，與侍郎何文淵俱下獄。得宥，復以上遼王貴烚罪狀，不言其内亂事，與三司官皆繫詔獄。累月，釋還職。

發生旱災，審核上奏疑難案件，并且請求推行於天下，批覆同意。不久因斷案不恰當獲罪，與侍郎何文淵都被關進監獄。得到寬恕，又因上奏遼王朱貴烚的罪狀，不説有關内亂的事情，與三司官都關進欽犯監獄。幾個月後，釋放并恢復原職。

源在刑部久，議獄多平恕。陕西僉事計資言，武臣雜犯等罪，予半俸，謫極邊。源以所言深刻，奏寢之。郎中林厚言禁刁訟、告訐及擇理刑官、勘重囚務憑贓具四事，皆以源

魏源在刑部時間久，斷案多平和寬恕。陜西僉事計資説，武官犯了專類罪名以外的其他罪，與專類罪同罪，給予一半的俸禄，被罰到最邊遠的地方。魏源認爲他的説法過於苛刻，上奏罷除這一做法。郎中林厚進言禁止刻薄的訴訟、揭發

議得施行。六年，以足疾命朝朔望。八年致仕，卒。

金濂

金濂，字宗瀚，山陽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宣德初，巡按廣東，廉能最。改按江西、浙江。捕巨盜不獲，坐免。盜就執，乃復官。嘗言郡縣吏貪濁，宜敕按察司、巡按御史察廉能者，如洪武間故事，遣使勞賚，則清濁分，循良勸。帝嘉納之。用薦遷陝西副使。

正統元年，上書請補衛所缺官，益寧夏守兵，設漢中鎮守都指揮使，多議行。三年，擢僉都御史，參贊寧夏軍務。濂有心計，善籌畫，西陲晏然。寧夏舊有五渠，而鳴沙洲七星、漢伯、石灰三渠淤。濂請浚之，溉蕪田一千三百餘頃。時詔富民輸米助邊，千石以上褒以璽書。濂言邊地粟貴，請并旌不及額者，儲由此充。六年，詔僉都御史盧睿與濂更代。明年，睿召還，濂復出鎮。尋加右副都御史，與睿代者再。

八年秋，拜刑部尚書，侍經筵。十一年，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户部相諉，言官劾濂及户部尚書王佐，右都御史陳鎰，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獄。數日，釋之。

福建賊鄧茂七等爲亂，都督劉聚、都御史張楷征之，不克。十三年十一月大發兵，命寧陽侯陳懋等爲將軍往討，以濂參軍務。比至，御史丁瑄已大破賊，茂七死，餘賊擁其兄子伯孫據九龍山，拒官軍。濂與衆

他人的過錯和選擇理刑官、審問重刑犯必須憑藉罪證等四件事，都因魏源的建議得以施行。正統六年，因脚有病命令衹在朔日、望日朝拜。八年退休，去世。

金濂，字宗瀚，山陽人。永樂十六年考中進士。授官御史。宣德初年，巡按廣東，廉潔能幹爲上等。改調巡按江西、浙江。逮捕巨盜没有抓獲，因罪免去職務。盜賊被擒獲，於是恢復官職。曾經説郡縣官吏貪婪污濁，應敕令按察司、巡按御史考察廉潔能幹的人，按照洪武年間的舊例，派使者慰勞賞賜，那麽清官與貪官得以區分，奉公守法的官吏得到勉勵。皇帝嘉賞并采納了他的建議。因人推薦升爲陝西副使。

正統元年，上書請求增補衛所空缺的官員，增加寧夏的守兵，設置漢中鎮守都指揮使，多經商議得以執行。三年，提升爲僉都御史，協助處理寧夏的軍機事務。金濂有計謀，善於籌劃，西部邊疆和平安寧。寧夏原有五道水渠，而鳴沙洲的七星、漢伯、石灰三渠淤塞。金濂請求疏通它，灌溉荒蕪的農田一千三百多頃。當時詔令富裕百姓交納米資助邊防，交納一千石以上的用璽書褒獎。金濂説邊疆的糧食貴，請求一同獎勵不足一千石數額的人，儲備因此而充足。六年，詔令僉都御史盧睿與金濂輪流替换。第二年，盧睿被召回，金濂又外出鎮守。不久加官爲右副都御史，與盧睿相互替换了兩次。

八年秋，升爲刑部尚書，任經筵講官。十一年，安鄉伯張安與弟弟争俸禄，詔令逮捕治罪。司法官和户部互相推諉，諫官彈劾金濂和户部尚書王佐，右都御史陳鎰，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都被關進監獄。幾天後，釋放了他。

福建叛賊鄧茂七等作亂，都督劉聚、都御史張楷討伐他們，没有戰勝。十三年十一月大規模調發軍隊，命令寧陽侯陳懋等爲將軍前往討伐，以金濂參軍務。等到到達時，御史丁瑄已大破叛賊，鄧茂七死去，餘下的賊寇擁戴他的兄長之子鄧伯孫占據九龍山，抗拒官軍。金濂與衆人謀

謀，羸師誘之出，伏精兵，入其壘，遂擒伯孫。帝乃移楷討浙寇，而留濂擊平餘賊未下者。會英宗北狩，兵事棘，召還。言者交劾濂無功，景帝不問，加濂太子賓客，給二俸。尋改户部尚書，進太子太保。

劃，用老弱軍隊引誘賊寇出來，埋伏精兵，攻入賊寇營壘，於是擒獲鄧伯孫。皇帝於是調張楷討伐浙地寇賊，而留下金濂攻擊平定没有攻克的剩餘叛賊。恰逢英宗被俘北去，戰事緊急，召他回朝。言官紛紛彈劾金濂没有功勞，景帝不予過問，金濂加官爲太子賓客，供給兩份俸禄。不久改任户部尚書，升爲太子太保。

時四方用兵，需餉急，濂綜核無遺，議上撙節便宜十六事，國用得無乏。未幾，上皇還，也先請遣使往來如初。帝堅意絶之。濂再疏諫。不聽。初，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天下租十之三。濂檄有司，但减米麥，其折收銀布絲帛者徵如故。三年二月，學士江淵以爲言，命部查理。濂内慚，抵無有。給事中李侃等請詰天下有司違詔故。濂恐事敗，乃言："銀布絲帛，詔書未載，若概減免，國用何資?"於是給事中御史劾濂失信於民，爲國斂怨，且訐其陰事。帝欲宥之，而侃與御史王允力争，遂下都察院獄。越三日釋之，削宫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乃復還户部。濂上疏自理，遂乞骸骨，帝慰留之。東宫建，復宫保。尋復條上節軍匠及僧道冗食共十事。五年卒官，以軍功追封沭陽伯，謚榮襄。

當時各地都有戰事，需軍餉很緊急，金濂全面檢查没有遺漏，建議皇上節省的事十六件，國家的開支能够没有缺乏。不久，太上皇返回，也先請求如同舊時派遣使節相來往。皇帝堅决拒絶。金濂兩次上疏進諫。没有聽從。開初，皇帝即位，詔令免除景泰二年天下租税的十分之三。金濂傳檄文曉諭主管官吏，衹减收米麥，那些折收的銀子布帛絲綢按照以往徵收。三年二月，學士江淵以此上言，命令户部清查辦理。金濂内心感到慚愧，抵賴説没有這事。給事中李侃等請求責問天下官吏違抗詔令的原因。金濂恐怕事情敗露，於是説："銀子布帛絲綢，詔書上没有寫，如果一概減免，國家的開支靠什麽呢?"於是給事中、御史彈劾金濂失信於民，爲國家積斂怨恨，并且揭發他的隱私。皇帝要寬恕他，而李侃與御史王允極力抗争，於是關進都察院監獄。過了三天釋放了他，削除太子太保銜，改任工部尚書。吏部尚書何文淵説理財非金濂不可，於是重回户部任尚書。金濂上疏評議自己的罪，於是請求告老還鄉，皇帝安慰挽留他。太子册立，恢復太子太保銜。不久又逐條上奏裁减軍中的工匠和僧人道士吃閑飯共十件事。五年死在官任上，因軍功追封爲沭陽伯，謚號榮襄。

濂剛果有才，所至以嚴辦稱，然接下多暴怒。在刑部持法稍深。及爲户部，值兵興財詘，頗厚斂以足用云。

金濂剛毅果斷有才能，所到之處以辦事認真嚴厲著稱，然而接待下屬多脾氣暴躁。在刑部執法稍微苛刻。到他任户部尚書，正值軍隊興起，資財短缺，大肆收取重税以使物資充足。

石璞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九年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九年鄉試中舉，進入國學。經選拔授官御史。

正統初，歷任江西按察使。三年，坐逸囚，降副使。璞善斷疑獄。

正統初年，歷任江西按察使。三年，因罪犯逃走犯罪，降爲副使。石璞善於斷决疑案。一百

民娶婦，三日歸寧，失之。婦翁訟婿殺女，誣服論死。璞禱於神，夢神示以麥字。璞曰："麥者，兩人夾一人也。"比明，械囚趣行刑。未出，一童子窺門屏間。捕入，則道士徒也。叱曰："爾師令爾偵事乎?"童子首實，果二道士匿婦槁麥中。立捕，論如法。在江西數年，風紀整肅，雖婦豎無不知石憲使者。

姓娶媳婦，三天之後回娘家看望父母，人不見了。媳婦的父親告女婿殺了女兒，誣枉服罪判處死刑。石璞向神靈祈禱，夢中神靈把"麥"字送給他看。石璞說："麥就是兩個人夾一個人。"等到天亮，用刑具拘囚催促執行死刑。没有出發，一小孩在門屏之間窺視。逮捕入內，原來是道士的徒弟。呵斥說："你的師傅叫你來偵察事情嗎?"小孩交待了實情，果然兩個道士把婦人隱藏在乾麥草中間。立即逮捕，依法論處。在江西多年，風教綱紀嚴肅端莊，即使婦女小孩没有不知道石憲使的。

七年，遷山西布政使。明年，以朝廷歲用物料，有司科派擾民，請于折糧銀內歲存千兩，令官買辦，庶官用可完，民亦不擾。從之。

七年，升爲山西布政使。第二年，因朝廷每年消耗物資，主管官吏徵派困擾百姓，請求從折合糧食的銀錢中每年儲存一千兩，命令官員購買置辦，差不多朝廷用度可以支付，老百姓也不被困擾。聽從了他的意見。

工部尚書王卺以不能屈意王振，十三年致仕去。璞爲振所善，遂召爲尚書。明年，處州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官徐恭等往討，以璞參其軍事。師未至，宗留已爲其黨陳鑑胡所殺。巡撫張驥招降鑑胡，賊勢稍息。璞等逗遛無功，爲御史張洪等所劾，詔俟師旋以聞。

工部尚書王卺因不能屈就討好王振，十三年退休離去。石璞被王振所贊賞，於是召任尚書。第二年，處州叛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官徐恭等前往討伐，讓石璞協助其處理軍隊事務。軍隊没到，葉宗留已被他的同黨陳鑑胡所殺。巡撫張驥招降陳鑑胡，叛賊的勢力逐漸平息。石璞等逗留而没有功勞，被御史張洪等彈劾，詔令等軍隊回來後上報。

已而景帝嗣位，召還。論功，兼大理寺卿。尋出募天下義勇，還朝。會中官金英下獄，法司劾璞嘗賂英，遂并下璞獄，當斬，特宥之，出理大同軍餉。敵犯馬營，命提督宣府軍務。至則寇已退，還理部事。加太子太保，給二俸。

不久，景帝繼位，召他回朝。評論功勞，石憲兼任大理寺卿。不久，出朝招募天下忠義勇猛之士，回到朝廷。恰逢宦官金英被關進監獄，司法官揭發石璞曾經賄賂金英，於是一同把石璞關進監獄，判處斬刑，特地寬恕了他，出朝辦理大同的軍餉。敵軍侵犯馬營，命石璞提督宣府軍務。到達宣府時敵人已經退却，返回朝廷管理工部事務。加官太子太保，供給兩份俸禄。

河决沙灣，命治之。璞以决口未易塞，别浚渠，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艘，而决口如故。乃命內官黎賢等偕御史彭誼助之。于沙灣築石堤以禦决河，開月河二，引水益運河以殺水勢，决乃塞。璞還言："京師盜賊多出軍伍，間有獲者，輒云'糧餉虧

黄河在沙灣决口，命石璞治理它。石璞認爲缺口不容易堵塞，另外開挖渠道，從黑洋山到徐州，以通行漕運的糧船，而缺口同原來一樣。於是命令宦官黎賢等偕同御史彭誼幫助他。在沙灣修築石堤以抵擋决口的黄河，開鑿用以减弱水勢的偃月形河道兩條，引水增加運河水以削弱水勢，决口纔堵塞。石璞回朝說："京城的盜賊大

減，妻孥饑凍故’。又聞兩畿、山東、河南被災窮民多事剽掠，不及今拊循，恐方來之憂甚於邊患。口外守軍，夜行晝伏，艱苦萬狀。今邊疆未靖，宜增餉以作士氣，乃反減其月糧，此實啓盜誤國之端，非節財足用之術。”帝深納其言。沙灣復决，璞再往治之。以母憂歸，起復。

多出身於軍隊，間或有被擒獲的，就説造反是因爲‘軍餉不够，妻子兒女挨凍受餓的原因’。又聽説兩京郊區、山東、河南遭災害的窮困百姓多進行搶劫掠奪，不在現在安撫，恐怕以後的憂患勝於邊疆的憂患。關外的守軍，晚上活動白天隱藏，十分艱苦。如今邊疆没有安定，應增加軍餉以振作士氣，反而減少他們每月的軍餉，這實際上是助長盜賊危害國家的禍端，不是節省資財滿足開支的辦法。”皇帝充分采納了他的建議。沙灣再次决口，石璞再次前往治理。因母喪回家，在守喪期間起復任用。

六年改兵部尚書，與于謙協理部事。明年，湖廣苗亂，命璞總督軍務，與南和伯方瑛討之。天順元年以捷聞。召還，命致仕。既而論功，賜鈔幣。四年冬用李賢薦，召爲南京左都御史。時璞已老聵，不能任事。七年爲錦衣衛指揮僉事門達所劾罷，歸卒。

六年改任兵部尚書，與于謙協助處理兵部事務。第二年，湖廣苗族叛亂，命令石璞總管軍隊事務，與南和伯方瑛領兵討伐。天順元年以捷報上告皇帝。召回朝廷，命令他退休。隨後評定功勞，賜予錢鈔錦帛。四年冬因李賢推薦，召任南京左都御史。當時石璞已經老得耳朵都聾了，不能擔任職務。七年，被錦衣衛指揮僉事門達所彈劾罷免，回家後去世。

王卺

王卺，鄖人。永樂中鄉薦，歷山東左布政使，所至有惠政。正統六年，入爲工部侍郎，代吴中爲尚書。歸家十五年卒。

王卺，鄖地人。永樂年間鄉試中舉，歷任山東左布政使，所到之處有仁惠政績。正統六年，入朝任工部侍郎，代替吴中擔任尚書。回家十五年後去世。

羅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四川。都指揮郭贇與清軍御史汪琳中交通爲奸利，通劾奏，逮治之。三殿災，偕同官何忠等極陳時政闕失。忤旨，出爲交阯清化知州。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考中進士。授官御史，巡按四川。都指揮郭贇與清理軍隊的御史汪琳中勾結爲奸牟取利益，羅通彈劾上奏，逮捕懲罰了他們。皇宫三殿發生火災，與同僚何忠等一起極力列舉當時政治的闕失。違忤聖上旨意，出任交阯清化知州。

宣德元年，黎利反，王通戰敗，擅傳檄割清化迤南畀賊。賊方圍清化，通與指揮打忠堅守，乘間破賊，殺傷甚衆。賊將遁而檄至，通曰：“吾輩殺賊多，出城必無全理，與就縛，曷若盡忠死?”乃與忠益固守。賊久攻不下，令降將蔡福説降，通登陴大駡。賊知城不可拔，引去。及還

宣德元年，黎利造反，王通戰敗，擅自傳文書割讓清化以南給予叛賊。叛賊正包圍清化，羅通與指揮打忠盡力固守，乘機攻破叛賊，殺死殺傷很多人。叛賊將逃跑而文書傳來，羅通説：“我等殺死的叛賊多，出了城必然没有能保全的道理，與其前往被捕，哪裏比得上盡忠而死?”於是與打忠更加堅固地防守。叛賊久攻不下，命令降將蔡福來勸降，羅通登上城墻大駡。叛賊知

京，宣宗大奬勞之。改户部員外郎，出理宣府軍餉。奏言："朝議儲餉開平，令每軍運一石，又當以騎士護行，計所費率二石七斗而致一石。今軍民多願輸米易鹽，請捐舊例五分之二，則人自樂輸，餉足而兵不疲。"帝可之。

道城池不能攻陷，引兵離去。等到回到京城，宣宗厚厚地奬賞慰勞。改任户部員外郎，出朝辦理宣府的軍餉。上奏説："朝臣商議儲存軍餉於開平，命令每個士兵運送一石，又應當用騎兵護送，總共耗費二石七斗纔送到一石。如今軍民大多願意運米换鹽，請求减少以往税收的五分之二，那麽人們自然樂於交納，軍餉充足而士兵不疲勞。"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議。

正統初，遷兵部郎中，從尚書王驥整飭甘肅邊務。從破敵于兀魯乃還，以貪淫事爲驥所覺。驥遣通奏邊情，即疏通罪。下獄，謫廣西容山閘官。已，調東莞河泊所官。九年，都督僉事曹儉薦其有文武才，乞收用。吏部執不可。

正統初年，升任兵部郎中，跟從尚書王驥整頓甘肅的邊防事務。跟從在兀魯乃攻破敵人後回朝，因貪財好色的事情被王驥發覺。王驥派羅通上奏邊關情况，就上疏陳述羅通的罪過。被關進監獄，貶爲廣西容山的閘官。後來，調任東莞河泊所官。九年，都督僉事曹儉推薦他有文才武略，請求召回朝廷任用。吏部堅決不同意。

景帝監國，以于謙、陳循薦，起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俄進郎中。帝即位，進右副都御史。也先犯京師，别部攻居庸甚急。天大寒，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得近。七日遁走，追擊破之。

景帝監國，因于謙、陳循推薦，起用任兵部員外郎，守衛居庸關。不久升爲郎中。皇帝即位，升爲右副都御史。也先侵犯京城，另一支部隊進攻居庸很猛烈。天氣特别寒冷，羅通打水灌城墻，結成的冰堅硬而不能靠近。七天後敵人逃跑，追趕攻擊打敗了敵人。

景泰元年召還。時楊洪督京營，命通參軍務兼理院事。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徵調，飾詐以惑朝廷，遇賊數十輒稱殺敗數千。向者德勝等門外不知斬馘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輦下且然，何况塞外。且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輩。謙疏辨，言："概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必致誤事。德勝門外官軍升級，惟武清侯石亨功次册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陣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之多？通以爲濫，宜將臣及亨等升爵削奪。有如韓信、穰苴者，乞即命指薦，并罷臣營務，

景泰元年召回朝廷。當時楊洪督京營，命令羅通協助軍隊事務并掌管都察院事務。説："各邊鎮報告緊急情况，都因守將害怕徵調，掩飾欺詐來迷惑朝廷，遇上敵人幾十人就稱打敗了幾千人。以前德勝等城門外殺死了不知幾個敵人，而獲得官職的達六萬六千多人。在京城下况且如此，何况塞外。并且韓信出身於軍隊，司馬穰苴從貧賤之家選拔任用，應大量搜求將士中如同韓信、司馬穰苴一樣的人，與他們商議軍隊事務。如今的貴官顯宦，都是苟且偷生保住俸禄和爵位的人，憎恨賢良和有才能的人，能説而不能做，不足以與他們商議軍事。"用意大概是譴責于謙與石亨等人。于謙上疏辯解，説："一概責備邊關報告軍情不真實，果真有緊急情况，不上奏必然會耽誤事情。德勝門外官軍提升官階，惟獨武清侯石亨按功績大小排序記載衝鋒在前的有一萬九千八百多人，以及陣亡的三千多人而已，怎麽會有六萬多人？羅通認爲過濫，應該將臣和石

俾專治部事。"疏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楊洪實堪其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尋敕謙録功，不得如從前冒濫，蓋因通言而發也。給事中覃浩等言通本以知兵用，不宜理院事，乃解其兼職。

亨等的官階和爵位剥奪。有人如韓信、司馬穰苴的，請求馬上命令推舉，并免除臣的軍務，使專管兵部事務。"奏疏下交給朝廷官員商議。朝廷大臣都説于謙和石亨、楊洪實際上能勝任，又説羅通的心志是消滅敵人，没有其他原因。皇帝兩方都爲之解釋。不久敕令于謙登記功勞實行賞賜，不能像從前一樣過於泛濫，大概是因爲羅通的話而説的。給事中覃浩等説羅通本來是以通曉軍事而被任用，不適宜辦理都察院事，於是解除他的兼職。

塞上軍民多爲寇所掠。通請榜諸邊能自歸者，軍免戍守三年，民復徭役終身。又請懸封爵重賞，募能擒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已，又言："古之將帥務搜拔衆才，如知山川形勢者可使導軍，能騰高越險者可使覘敵，能風角鳥占者可使備變。今軍中未見其人，乞敕廷臣各舉所知，命總兵官楊洪、副將孫鏜同臣考驗。"詔皆行之。

塞上軍民大多被敵人騷擾。羅通請求榜示邊疆能自行歸順的，士兵免除守衛邊疆三年，百姓終身免除徭役。又請求懸賞爵位和大的賞賜，招募能擒獲斬殺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的人。後來，又説："古代的將帥必定要搜求選拔很多人才，比如知道山川的地形和走勢的可用來帶領軍隊，能跳到高處跳越險隘的可用來偵察敵情，能占卜預示未來的可用來防備意外變故。如今軍隊中没見到這種人，請求敕令朝廷大臣各自推舉所知道的人，命令總兵官楊洪、副將孫鏜同臣一起考察驗核。"詔令都采納執行。

宣府有警，總兵官朱謙告急。廷推都督同知范廣帥兵往，以通提督軍務。寇退，駐師懷來、宣府，以邊儲不敷，召還。六月，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楊洪亦乞遣重臣從雁門關護餉大同。帝以命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言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日，奏乞躬往。帝不允，卒命通。通本謙所舉，而每事牴牾，人由是不直通。

宣府有緊急情況，總兵官朱謙告急。朝廷推選都督同知范廣帶兵前往，讓羅通提督軍務。敵人撤退，駐軍懷來、宣府，因邊關糧食儲備不足，召回朝廷。六月，于謙因山西靠近敵人，請求派遣大臣前往鎮守，楊洪也請求派遣重要大臣從雁門關護送軍餉到大同。皇帝命令讓羅通來擔任。羅通不想前往，請求能够與于謙、楊洪一起。于謙説國家多難，不是臣子怕苦怕累退却的時候，上奏請求皇上親自前往。皇帝不同意，最終任命羅通。羅通本來是于謙所推舉的，而每件事情都與于謙抵觸，人們因此不認爲羅通有道理。

二年，召還，仍贊軍務。東宫改建，加太子少保。上言："貢使携馬四萬餘匹，宜量增價酬之。價增則後來益衆，此亦强中國弱外裔之一策。"帝以所貢馬率不堪用，若增價正墮賊計，寢通奏。四年，進右都御史，贊

二年，召回朝廷，仍協助處理軍機事務。太子改立，加官太子少保。上疏説："進貢的使者帶來馬四萬多匹，應適當增加價錢來回報他們。價錢增加則以後送來的就更多，這也是壯大中原之國削弱外族的一條計策。"皇帝認爲上貢的馬匹都不能用，如若增加價錢，正落入敵人的圈

軍務如故。

通好大言，遇人輒談兵。自陳殺賊功，求世襲武職，爲給事中王竑所劾。帝釋不罪。天順初，自陳預謀迎駕，恐爲石亨等所掩，乃授其二子所鎮撫。三年致仕。成化六年卒。賜祭葬如例。

羅綺

羅綺，磁州人。宣德五年進士。英宗即位，授御史，按直隸、福建有能名。

正統九年，參贊寧夏軍務。逾年當代，軍民詣鎮守都御史陳鎰乞留。以聞，命復任。尋擢大理右寺丞，參贊如故。常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黨。十一年四月，信、斌訐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真覆核。真謂綺常詈宦官爲老奴，以激怒振。召還京。法司擬贖，振改令錦衣衛再鞫。指揮同知馬順鍛鍊成獄，謫戍遼東。景帝立，綺訴冤，不聽。尋用尚書于謙、金濂薦，召復故官，進右少卿，副李實使瓦剌。

上皇還，以勞擢刑部左侍郎。明年二月，出督雲南、四川軍儲。已，代寇深鎮守松潘。賊首卓勞糾他寨阿兒結等頻爲寇，綺擒斬之。土官王永、高茂林、董敏相仇殺，守將不能制，綺擣永巢誅之。又敗黑虎諸寨番，斬馘三百五十。在鎮七年，威名甚震。

天順初，召爲左副都御史，以功賜二品祿。御史張鵬、楊瑄劾石亨。亨謂綺與右都御史耿九疇使之，并下獄，降廣東參政。綺鞅鞅未赴。明年閏二月，綺鄉人告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宦官，刻香木爲

套，擱置羅通的上奏不用。四年，升爲右都御史，協助處理軍機事務如同以往。

羅通喜歡說大話，碰見其他人就談論軍事。自己陳述殺敵的功勞，請求世代繼承武職，被給事中王竑所彈劾。皇帝放在一邊不問罪。天順初年，自己陳述參與計議迎接皇帝返回，恐怕被石亨等掩蓋，於是授予他兩個兒子爲衛所鎮撫。三年退休。成化六年去世。按舊例賜予祭祀喪葬的禮儀財物。

羅綺，磁州人。宣德五年考中進士。英宗即位，授官御史，巡按直隸、福建有能幹的名聲。

正統九年，參贊寧夏軍務。過了一年應當替換，軍民到鎮守都御史陳鎰處請求留下。以此上報，命令再次擔任這一職務。不久提升爲大理右寺丞，參贊之職不變。曾經因事彈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都是王振的同黨。十一年四月，任信、陳斌誣陷羅綺違法的事情，交給總兵官黃真復核。黃真說羅綺常罵宦官爲老奴，以此來激怒王振。召回京城。司法官員擬定納貨贖罪，王振改令錦衣衛再次審問。指揮同知馬順羅織罪名定案，被謫戍遼東。景帝即位，羅綺申訴冤情，沒有聽從。不久，因尚書于謙、金濂的推薦，召回來恢復原職，升爲右少卿，輔佐李實出使瓦剌。

太上皇返回，按功勞提升爲刑部左侍郎。第二年二月，外出督雲南、四川軍儲。後來，代替寇深鎮守松潘。叛賊頭目卓勞糾集其他山寨的阿兒結等多次暴亂，羅綺擒獲斬殺了他們。土官王永、高茂林、董敏互相仇殺，守將不能制止，羅綺搗毀王永的巢穴殺死了他。又打敗黑虎等邊塞的番人，斬殺三百五十人。在鎮守的七年中，威名很大。

天順初年，召任左副都御史，根據功勞賜予二品俸祿。御史張鵬、楊瑄彈劾石亨。石亨說羅綺與右都御史耿九疇指使他，被一起關進監獄，降職爲廣東參政。羅綺憤憤不平沒有前往。第二年閏二月，羅綺的同鄉報告說磁州同知龍約從京城回來，同羅綺談論皇帝仍然寵信宦官，雕刻香

王振形以葬，綺微笑云："朝廷失政，致吾輩降黜。"奏上，捕綺下吏，坐死，籍其家，陳所籍財賄于文華門示百官，家屬戍邊，婦女没入浣衣局。憲宗立，赦爲民，還其資産。

木爲王振的形狀而埋葬，羅綺微笑着説："朝廷政治混亂，導致我們降職貶黜。"上奏皇帝，逮捕羅綺下交司法官吏，判處死罪，抄没他的家，陳列所没收的財産於文華門給文武百官看，家屬戍守邊疆，婦女淪没入浣衣局。憲宗即位，赦免爲百姓，歸還他的財産。

張固

時與綺先後鎮四川者，張固，字公正，新喻人。宣德八年進士。正統初，授刑科給事中。改吏科，奉命撫裕州流民。景泰改元，給事中李實請於四川行都司設鎮守大臣，乃遷固大理右少卿，鎮建昌。有政績。三年，還理寺事。山東盜起，奉命督捕。適霖潦災，流人載道，固盡心振恤，盜賊弭散。還，卒於官。固在諫職敢言，大臣多被彈劾，又劾都御史陳鎰等舉屬官出身掾吏者爲知府。自是掾吏不得歷知府，著爲例。英宗將北征，偕同官疏諫。復辟，追念之，已卒。遣使諭祭，官其一子。子黼，仕至廣西按察使。

當時與羅綺先後鎮守四川的人是張固，字公正，新喻人。宣德八年中進士。正統初年，授官刑科給事中。改任吏科，奉命安撫裕州流亡的人民。景泰元年，給事中李實請求在四川行都司設鎮守大臣，於是升任張固爲大理右少卿，鎮守建昌。有政績。三年，返回管理大理寺事務。山東盜賊興起，奉命督責搜捕。恰逢水災，流民布滿道路，張固盡心救濟撫恤，叛賊停止搶掠散去。回京，死於官任。張固作諫官時敢於説話，大臣大多被彈劾，又彈劾都御史陳鎰等推舉出身於掾吏的屬官擔任知府。從此掾吏不能擔任知府，寫成法律條文。英宗將出征北方，張固與同僚上疏勸諫。復辟後，追懷他，但他已經去世。派使者傳達聖旨祭祀，封他的一個兒子做官。兒子張黼，做官做到廣西按察使。

張瑄

張瑄，字廷璽，江浦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有能聲。

張瑄，字廷璽，江浦人。正統七年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歷任郎中，有賢能的名聲。

景泰時，賜敕爲吉安知府。俗尚巫，迎神無休日。瑄遇諸途，投神水中。俄遘危疾，父老皆言神爲祟，請復之。瑄怒，不許，疾亦愈。歲大饑，陳牒上官，不俟報，輒發廩振貸。

景泰時，皇帝發布命令任他爲吉安知府。當地風俗崇尚巫術，迎接神靈日日不斷。張瑄在路上遇到迎接神靈的人，把神投到水中。不久得了重病，當地的百姓都説是神在作祟，請求恢復神像。張瑄大怒，不允許，病也痊愈。發生大饑荒，發文書向上級報告，不等回報，便打開官倉賑濟。

居八年，用薦擢廣東右布政使。廣西賊莫文章等越境陷連山，瑄擊斬之。又破陽山賊周公轉、新興賊鄧李保等。既而大藤峽賊頻陷屬邑，瑄坐停俸。成化初，韓雍平賊，録瑄轉餉勞，賜銀幣，給俸如初。瑄按行所

做官八年，因人舉薦提升爲廣東右布政使。廣西叛賊莫文章等越過邊境攻陷連山，張瑄擊破并斬殺了莫文章。又攻破陽山叛賊周公轉、新興叛賊鄧李保等。不久大藤峽叛賊多次攻陷隸屬的城邑，張瑄因此獲罪而停發俸禄。成化初年，韓雍平定叛賊，按張瑄轉運糧餉的功勞行賞，賜給

部，督建預備倉六十二，修陂塘圩岸四千六百，增築廣州新會諸城垣一十二。民德瑄，惟恐其去。既轉左布政使，會滿九載，當赴京，軍民相率乞留。巡撫陳濂等爲之請，乃仍故任。	他銀兩錦帛，并像當初一樣發給俸禄。張瑄巡行所管轄的地區，監督修建預備倉庫六十二座，修繕池塘、窪地的堤壩四千六百處，增加築建廣州、新會諸城墻十二處。百姓對張瑄感恩戴德，惟恐他離去。不久改任左布政使，恰逢任職滿九年，應當趕赴京城，軍民一起乞請他留下來。巡撫陳濂等人爲他請求，仍任舊職。
八年，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平賊林壽六、魏懷三等。福安、壽寧諸縣鄰江、浙，賊首葉旺、葉春等負險。瑄捕誅之，餘盡解散。帝降敕勞之，改撫河南。議事入都，陳撫流民、振滯才十八事，所司多議行。黄河水溢，瑄請振，且移王府禄米於他所，留應輸榆林餉濟荒，石取直八錢輸榆林，民稱便。	八年，纔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撫福建。平定叛賊林壽六、魏懷三等。福安、壽寧諸縣毗鄰江、浙，叛賊首領葉旺、葉春等人憑藉險要的地形作亂。張瑄捕獲誅殺了他們，其餘的全部離散。皇帝降旨慰問他，改任河南巡撫。入京議事，陳述安撫流亡百姓、舉拔遺留未選的人才等十八件事，有關部門大多議定施行。黄河水泛濫，張瑄請求賑濟，并且把王府的俸米轉移到别處，留下應運往榆林的糧餉救濟災荒，一石米收銀八錢運往榆林，百姓認爲方便。
還理院事。尋遷南京刑部侍郎。久之，進尚書。二十年，星變，被劾，帝弗問。居三年，給事御史復劾之，遂落職。孝宗立，復官，致仕。	回京管理都察院事務。不久升任南京刑部侍郎。隨後，進升尚書。二十年，天象變異，被彈劾，皇帝不問罪。過了三年，給事御史又彈劾他，於是丢掉官職。孝宗即位，復官，退休。

張鵬

張鵬，字騰霄，淶水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疏言："懷利事君，人臣所戒。比每遇聖節，或進羊馬錦綺，交錯殿廷。自非貪賄，安有餘財充進奉？且陛下富有四海，豈藉是足國哉？宜一切停罷，塞諂諛奔競之途。"疏凡四事，帝頗采用。出按大同、宣府，奏："兩鎮軍士敝衣菲食，病無藥，死無棺，乞官給醫藥棺櫝，設義冢，俾饗厲祭，死者蒙恩，則生者勸。"帝立報可，且命諸邊概行之。奏停淮、揚征賦，給牛種。	張鵬，字騰霄，淶水人。景泰二年中進士。授官御史。上疏説："抱有私利事奉君主，是臣子應戒除的。近來每次遇上皇帝的生日，有人進獻羊馬和華美的絲綢，往來不斷於宫廷。若不是貪污受賄，哪有多餘的錢充作貢品呢？况且陛下擁用整個天下，難道藉此來使國家富有嗎？應該一概停止罷除，堵塞阿諛奉承奔走鑽營的道路。"上疏共説四件事，皇帝多采用。出京巡按大同、宣府，上奏説："兩個鎮所的士兵穿破舊的衣服吃粗劣的飯食，得了病没有藥，死了没有棺材，請求官方供給醫藥和棺材，修建收埋無主尸骨的墳場，使享受無主鬼的祭祀，死者得到恩惠，而活着的人得到鼓勵。"皇帝馬上批覆同意，并命令各邊塞一概推行這一做法。上奏停免淮、揚的賦税，供給耕牛和種子。
天順元年，同官楊瑄劾石亨、曹吉祥。鵬亦偕劉泰、魏瀚、康驥論	天順元年，同僚楊瑄彈劾石亨、曹吉祥。張鵬也偕同劉泰、魏瀚、康驥彈劾。都獲罪，關進

劾。俱得罪，下詔獄。諸御史多謫官，而鵬、瑄戍遼東。頃之赦免，復戍南丹。憲宗立，廷臣交薦，召復原官，尋超擢福建按察使。

欽犯監獄。衆御史大多貶官，而張鵬、楊瑄謫戍遼東。不久赦免，又謫戍南丹。憲宗即位，朝廷大臣紛紛推薦，召入恢復原職，不久，破格提升福建按察使。

成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剿蠻寇有功。其冬罷巡撫官，命還理南京都察院事。改督漕運，兼撫淮、揚四府。尋解漕務，專理巡撫事。復還南院，進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召還，歷兵部左、右侍郎。

成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身份巡撫廣西，剿滅蠻族賊寇有功勞。這年冬天罷除巡撫官職位，命他回去管理南京都察院事務。改爲督漕運，并巡撫淮、揚四府。不久解除督漕運的職務，專門管理巡撫的事情。又回到南京都察院，升爲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召回朝廷，歷任兵部左、右侍郎。

十八年，代陳鉞爲兵部尚書。守珠池宦官韋助乞往來高、肇、瓊、廉，會守巡官捕寇。鵬執不可，帝竟許之。南北印馬，率遣勛臣、内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是年，帝復欲遣内侍，鵬等執不可。帝勉從之，命俟後仍如故事。鎮守大同中官汪直言小王子將大舉，請發京兵援。鵬等言："大同士馬四萬已足用，所請宜勿許。且京軍困營造，精力銷沮，猝有急，何以作威厲氣，請悉停其役。"詔可。尋加太子少保。

十八年，代替陳鉞作兵部尚書。守衛珠池的宦官韋助請求往返於高、肇、瓊、廉之間，會合守巡官捕捉寇盜。張鵬堅持認爲不可行，而皇帝竟然同意了。南北給馬打烙印，都派遣有功之臣、内侍，後來因天災人禍衹派遣御史。這一年，皇帝又要派遣内侍，張鵬等堅持認爲不可行。皇帝勉強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命令以後仍按舊例。鎮守大同的宦官汪直說小王子將大舉進攻，請求派京城的軍隊援助。張鵬等說："大同的士兵馬匹四萬已經足够了，所請求的應不批准。并且京城軍隊因建造工程而疲倦，精力消耗已盡，若有緊急情況，用什麽來振作士氣，請求全部免除勞役。"詔令同意。不久升爲太子少保。

鵬初爲御史，剛直尚氣節，有盛名。後揚歷中外，惟事安静。群小竊柄，閣臣萬安、劉吉輩專營私，鵬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二十一年，星變，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非軍功毋濫授。四方鎮守、監槍、守備内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亦交以請，下兵部覆核。鵬畏中官，不敢堅其議，帝遂盡留之。時論皆咎鵬。奸民章瑾獻珍寶，得爲錦衣鎮撫。理刑缺，鵬所上不允。知帝意屬瑾，即推用焉。臺諫劾大臣不職者多及鵬，鵬力求去，遂賜敕給驛以歸。弘治四年卒。謚懿簡。

張鵬最初作御史時，剛毅正直崇尚氣節，有美名。後來作官朝廷内外，衹圖安静。衆小人竊奪權柄，大學士萬安、劉吉等專門鑽營私利，張鵬循守職責而已，不能對他們糾正補救。二十一年，星象變異，張鵬與同僚進言："以進呈珍異，由太監以諭旨直接任命而擔任武職的有八百多人，請求全部免去官職，無軍功不能濫授官位。各地的鎮守、監槍、守備的宦官，不是正統年間原來設立的，都應召回朝廷。"朝廷大臣也交相請求，下交兵部審察。張鵬害怕宦官，不敢堅持自己的建議，皇帝於是全部留下。當時輿論都歸咎於張鵬。邪惡的鄉民章瑾進獻珍寶，得以作錦衣鎮撫。掌理刑法的職位空缺，張鵬所推薦的不批准。知道皇帝心意是任用章瑾，就推薦任用他。臺官和諫官彈劾大臣中不稱職的多説到張

鵬，張鵬極力請求辭去官職，於是賜給敕命供給驛馬讓他回家。弘治四年去世。謚號爲懿簡。

李裕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中，巡按陝西，上安邊八事。石彪濫報首功，詔裕核實。彪從父亨以書抵裕，裕焚之，以實聞。亨亦旋敗。由是有强直聲。都御史寇深遇僚屬嚴，惟裕不爲屈。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景泰五年中進士。授官御史。天順年間，巡按陝西，上書陳述安撫邊疆的八件事。石彪虚報斬殺敵人的功勞，皇帝下詔讓李裕核實。石彪的叔父石亨寫信給李裕，李裕燒掉了它，把實情報告上去。石亨也隨即敗落。從此便有了强硬耿直的聲譽。都御史寇深對待同僚部屬嚴厲，衹有李裕不爲所屈。

以才擢山東按察使。重囚二百餘人，或經十餘年未判，裕旬月間决遣殆盡。大峴山賊寨七十餘，裕捕戮其魁，縱脅從，除其逋負，亂遂平。

因才能升任山東按察使。重罪在身的犯人二百多人，有的經過十多年還未判决，李裕一月之間便全部判决完。大峴山叛賊有七十多座山寨，李裕捕殺他們的首領，釋放脅從之人，除去他們拖欠的賦税，叛亂便平定下來。

成化初，遷陝西左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政聲大著。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浚白塔、孟瀆二河以便漕。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舊編木捍衝激，勞費無已。裕與郎中楊恭等謀，易以石，遂爲永利。淮、鳳方饑，而太僕徵預備馬二萬匹。裕論罷之。在淮六歲，每歲入計事，陳利病，多施行。父憂歸，服除，留佐院事。

成化初年，升任陝西左布政使，進京任順天府尹。政績名聲大振。進升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疏通白塔、孟瀆兩條河，以便於漕運。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原來是用成排的木頭防禦河水的冲擊，花費錢財不止。李裕和郎中楊恭等商議，用石頭替代，便成爲一勞永逸的便利。淮、鳳兩地正鬧饑荒，而太僕徵收預備馬二萬匹。李裕奏請免除。在淮六年，每年進京議事，陳述利害，多所施行。父喪回家，服喪期滿，留下輔助處理都察院事務。

十九年，代戴縉爲右都御史。縉附汪直，嘗請復立西廠者也，在臺綱紀不立。裕欲振之。御史有過，或遭棰撻，由是得謗。汪直敗，偕副都御史屠滽請雪諸忤直得罪者。帝不悦，奪俸。又坐累，調南京都察院。考績赴都，留爲工部尚書。

十九年，代替戴縉任右都御史。戴縉依附汪直，曾經請求再次設立西廠，在御史臺時法紀不能實行。李裕想要重振法紀。御史有過失，有人遭到鞭打，因此而被誹謗。汪直敗落，和副都御史屠滽請求昭雪因忤逆汪直而獲罪的衆人。皇帝不高興，奪削他的俸禄。又因受連累獲罪，調到南京都察院。赴京城考察政績，留任工部尚書。

初，吏部尚書尹旻罷，耿裕代之。以持正不爲萬安所喜。而李孜省方貴幸用事，欲引鄉人，乃協謀去耿裕，以裕代之。裕本廉介負時望，以孜省故，名頗損。其銓叙亦平。故事，考察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不謹。裕言："人材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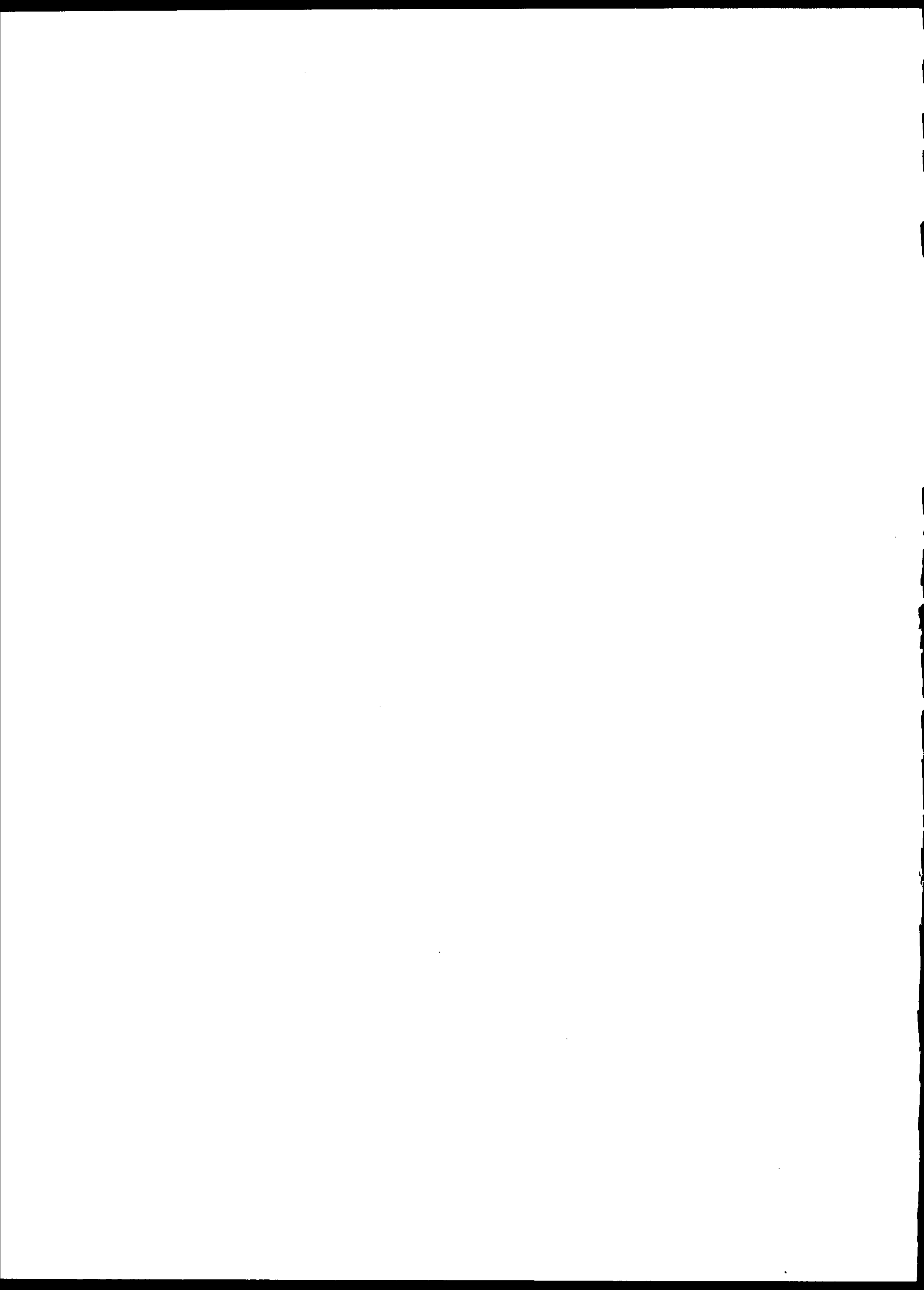
當初，吏部尚書尹旻罷官，耿裕取而代之。因正直不爲萬安所喜。而李孜省正受寵幸當政，想要提拔同鄉的人，便商議去掉耿裕而代之以李裕。李裕本來廉潔耿介負有聲望，因李孜省的原因，名聲大有貶損。考察資歷和功績也公平。舊制，考察的名目有四項：一是年老有病，二是沒有主見，三是貪婪殘酷，四是不謹慎。李裕說：

同。偏執類酷，遲鈍類軟。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愛惜人才之意。”帝善之，遂著爲令。孝宗立，言官交章劾裕進由孜省。裕不平，爲《辨誣録》，連疏乞休去。正德中卒，年八十八。

“人的才能性格氣質不同。偏執的人殘酷，遲鈍的人軟弱。請求設立‘才力不及’這一項，以寄托愛惜人才的意旨。”皇帝認爲好，於是制定作法律條文。孝宗即位，諫官紛紛上奏章彈劾李裕晋升是由於李孜省。李裕不滿，作《辨誣録》，接連上疏請求退休離開朝廷。正德年間去世，終年八十八歲。

贊曰：王彰等或以性行未純，爲時訾議。綜其生平，瑕瑜互見。然揚歷中外，勞績多有可紀。《書》稱“與人不求備”，《春秋》之義善善長，則諸人固不失爲國家幹濟材歟。

贊曰：王彰等人有的因爲本性與行爲不純，被當時人非議。綜觀他們一生，優點缺點都能看到。然而歷任朝廷内外，功績多有可記録的。《尚書》中説“對人不要求完備”，《春秋》的道德標準是奬勵優點和長處，則衆人本來不失爲國家有成就的棟梁之材吧。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周新　李昌祺 蕭省身　陳士啓　應履平　林碩
況鍾 朱勝　陳本深 羅以禮 莫愚 趙泰　彭勗 孫鼎
夏時　黄潤玉　楊瓚 王懋 葉錫 趙亮　劉實
陳選　夏寅　陳壯　張昺　宋端儀

周新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爲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以善决獄稱。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常祇叫他“新”，於是成爲他的名，因而把志新作爲字。洪武年間作爲諸生選貢進入太學。授官大理寺評事，以善於判決訟案而著稱。

成祖即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爲“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衛所不得凌府州縣，府衛官相見均禮，武人爲之戢。改按北京。時令吏民罪徒流者耕北京閒田，監禁詳擬，往復待報，多瘐死。新請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遣，以免淹滯。從之。且命畿内罪人應决者許收贖。帝知新，所奏無不允。

成祖即位，改任監察御史。他敢於直言，多次彈劾官員，權貴外戚震恐畏懼，視爲“冷面寒鐵”。京城中甚至用他的名字嚇唬小孩兒，一聽見他的名字就奔逃躲藏。巡按福建時，奏請都司衛所不得侵凌府州縣，府衛官員相見時禮節平等，武官爲此而收斂。改任北京巡按。當時命令官吏百姓因罪被流放的開墾北京的荒田，那些被監禁拘押等待審判擬罪的人，在公文往返等待回報的時候，很多都病死在獄中。周新請求依從北京行部或巡按的判決遣發人犯，以免滯留。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并且命令京畿内應當處死的犯人允許收取贖金贖罪。皇帝瞭解周新，所奏請的事没有不允許的。

還朝，即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冤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初，新入境，群蚋迎馬頭，迹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鞫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

回到朝廷後，便提升爲雲南按察使。還未赴任，又改任浙江按察使。受冤屈的人被關押了很久，聽説周新到來，高興地説：“我們有生路了。”周新到了以後果然爲他們洗雪冤屈。當初，周新入境，成群的蚋蚊直撲馬頭，他追尋踪迹，在叢林裏發現死人，身上繫着小木印。周新驗查木印，推知死者以前是布商。他秘密命令大量買

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尸。鞫實，磔僧。一商暮歸，恐遇劫，藏金叢祠石下，歸以語其妻。旦往求金不得，訴於新。新召商妻訊之，果商妻有所私。商驟歸，所私尚匿妻所，聞商語，夜取之。妻與所私皆論死。其他發奸擿伏，皆此類也。

布，看到印文吻合的就逮捕審問，抓獲了所有的强盗。一天，正在辦公，旋風把樹葉吹落到案前，這片樹葉不同於其他樹的樹葉。詢問左右，知道衹有一座僧寺纔有這種樹葉。僧寺離城遠，周新猜測和尚殺人。挖開大樹，果然看見婦人的尸體。審訊確實，判處和尚磔刑。有一個商人晚上回家，怕遇到搶劫，把金子藏在叢林裹一座神祠的石頭下，回到家裹把這件事告訴了妻子。第二天早上去取金子却找不到，便向周新報案。周新傳喚商人的妻子審問，果然商人的妻子有姘夫。商人突然回家，姘夫還藏在妻子屋裹，聽到商人的話，連夜取走了金子。商人的妻子和姘夫都判處死罪。其他揭發奸情披露隱密都像這樣。

新微服行部，忤縣令。令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繫之獄。新從獄中詢諸囚，得令貪污狀。告獄吏曰："我按察使也。"令驚謝罪，劾罷之。永樂十年，浙西大水，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新奏之。夏原吉爲居任解。帝命覆視，得蠲振如新言。嘉興賊倪弘三劫旁郡，黨數千人，累敗官軍。新督兵捕之，列木栅諸港汊。賊陸走，追躡之桃源，縶以獻。當是時，周廉使名聞天下。

周新穿着平民服巡視轄區，觸怒縣令。縣令想拷打審問他，但聽説清廉的按察使要來，就把他關押在監獄中。周新在監獄裹詢問衆囚犯，得知縣令貪污的情况。他告訴獄吏説："我就是按察使。"縣令驚慌地謝罪，周新彈劾罷免了他。永樂十年，浙西漲洪水，通政趙居任隱瞞不將此事上報，周新奏明此事。夏原吉替趙居任解脱。皇帝命人覆查核實，得知趙居任正如周新所説的那樣没有蠲免救濟。嘉興强盗倪弘三搶劫附近的郡縣，同黨有幾千人，多次打敗官軍。周新督兵抓捕他，設木栅欄於河流的每個分支處。盗賊從陸路逃跑，周新追擊跟踪到桃源，把他捆綁起來獻給朝廷。這個時候，周廉使名聞天下。

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户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頃之，新齎文册入京，遇千户涿州，捕繫州獄，脱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

錦衣衛指揮紀綱派千户管理浙江，千户索取賄賂作威作福。周新想查證懲治他，他逃跑了。不久，周新送文册進京，在涿州遇到千户，把他抓捕起來關押在州監獄，千户脱身逃走向紀綱求助，紀綱上奏摺誣陷周新犯罪。皇帝大怒，下令逮捕周新。旗、校官都是錦衣衛同黨，在路上拷打周新，使他體無完膚。到了朝廷，他伏在陛前大聲説："陛下詔命按察司施政，與都察院相同。臣遵奉詔命擒拿奸惡，怎麽要治臣的罪？"皇帝更加憤怒，下令殺他。臨刑前他大聲説："活着是直臣，死了應當作直鬼！"最終殺了他。

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嘆曰：

過了幾天，皇帝後悔了，問侍臣："周新是哪裹人？"侍臣回答道："南海。"皇帝感嘆道：

"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後帝若見人緋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爲陛下治奸貪吏"云。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

"嶺南竟然有這樣的人，錯殺他了。"後來皇帝好像看見有人穿深紅色衣服站在太陽下，說"臣周新已經成爲神，替陛下治理奸惡貪吏"等等。後來紀綱因犯罪被誅殺，事情更加清楚。

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及貴，偶赴同官妻内宴，荆布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新死無子。妻歸，貧甚。廣東巡撫楊信民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可使其夫人終日餒耶?"時時賙給之。妻死，浙人仕廣東者皆會葬。

他的妻子有節操。周新没有作官時，她靠縫紉養活自己。等到顯貴後，她偶爾赴同僚妻子的家宴，穿戴像農家婦女。那些官婦都很慚愧，全部改换她們的衣服和佩飾。周新死後没有兒子。妻子回到鄉里，很窮。廣東巡撫楊信民說："周志新是當代第一人，能讓他夫人整天挨餓嗎?"時時周濟她。周新的妻子死，在廣東作官的浙江人都會集在一起給她送葬。

李昌祺

李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僻書疑事，人多就質。擢禮部郎中，遷廣西左布政使。坐事謫役，尋宥還。洪熙元年起故官河南。與右布政使蕭省身繩豪猾，去貪殘，疏滯舉廢，救災恤貧，數月政化大行。憂歸，宣宗已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時河南大旱，廷臣以昌祺廉潔寬厚，河南民懷之，請起昌祺。命奪喪赴官，撫恤甚至。正統改元，上書言三事，皆報可。四年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屏迹不入公府，故廬裁蔽風雨，伏臘不充。景泰二年卒。

李昌祺，名禎，以字行於世，廬陵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參與修撰《永樂大典》，冷僻罕見的書和有疑問的事，人們大多找他評斷。提拔爲禮部郎中，升任廣西左布政使。因事獲罪被貶謫服徭役，不久赦免返家。洪熙元年，起用爲原官職在河南作官。與右布政使蕭省身懲治豪强奸猾，除去貪婪殘暴，疏通積滯，復興廢業，救助災荒，撫恤貧民，幾個月後政治教化大爲盛行。服喪辭官回家，宣宗已經命令侍郎魏源代替他。但是當時河南大旱，朝廷大臣認爲李昌祺廉潔寬厚，河南人民很懷念他，請求起用李昌祺。朝廷命令他在服喪期中奪情任職，趕赴官任，他撫慰救濟很周到。正統元年，他上奏進言三件事，都批覆照准。正統四年退休。在家居住二十多年，隱迹不進入公府，舊茅房僅能遮蔽風雨，生活物品也不够用。景泰二年死。

蕭省身

蕭省身，泰和人。與昌祺同舉進士。洪熙元年，布政考滿，當給誥命。奏父年八十餘，願以給父。帝嘉而許之，後遂爲例。居河南十二年，治行與昌祺等。

蕭省身，泰和人。與李昌祺一起考中進士。洪熙元年，布政使考核期滿，應當封賜誥命。他上奏書說父親年紀八十多歲，願意把封賜讓給父親。皇帝嘉賞并允許，以後便成爲常規。在河南任官十二年，治績品行與李昌祺一樣。

陳士啓

陳士啓，名雷，以字行，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擢禮部郎中。尚書呂震險忮，屬吏皆憚

陳士啓，名雷，以字行於世，泰和人。永樂二年考中進士。選庶吉士，提拔爲禮部郎中。尚書呂震陰險忌能，所屬官吏都怕他，應承迎合十

之，承奉唯謹，士啓獨不少徇。

十二年三月，吏部言布、按二司多缺官。帝曰："布政、按察，吾方岳臣，方數千里地懸數人手，其簡廷臣賢能者，分别用之。"於是諸曹郎、給事中出爲監司者二十餘人，而士啓得山東右參政。盡心吏事，不爲察察名。督徭賦，不峻期約。青州饑，疏請振之粟。使至，而饑民倍。士啓復上疏，先出粟予民，謂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議竟從之。

坐唐賽兒亂下獄。數月，釋還職。高煦謀不軌，士啓自青州暮馳歸語三司，密聞於朝。高煦既執，從薛禄、張本録餘黨，撫安人民。事竣，命清理山東軍籍。宣德六年卒於官。

分謹慎，衹有陳士啓一點也不曲附順從。

永樂十二年三月，吏部奏報布政、按察二司缺很多官員。皇帝説："布政、按察，是爲我管理一方的重臣，方圓幾千里掌管在幾個人手裏，應該選拔賢明能幹的廷臣，分别任用他們。"於是衆曹郎、給事中出任監司的有二十多人，陳士啓得到山東右參政的官職。他盡心於公事，不圖辦事謹慎的虚名。督辦徭役賦税，不嚴厲限定日期。青州發生饑荒，他上疏請求發放粟米賑救災民。專使到達時，災民多了一倍。陳士啓又上疏，并提前發出粟米給災民，對使者説："有罪我一個人擔當。"朝廷商議最終同意了他的請求。

因唐賽兒之亂獲罪入獄。幾個月後，釋放恢復原職。朱高煦圖謀造反，陳士啓從青州連夜快馬回京城告訴三司，秘密報告給朝廷。朱高煦被拘捕後，陳士啓跟隨薛禄、張本收捕餘黨，安撫人民。事情完畢，命令他清理山東的軍籍。宣德六年死於官任。

應履平

應履平，奉化人。建文二年進士。授德化知縣。歷官吏部郎中，出爲常德知府。

宣宗初，擢貴州按察使。所至祛除奸蠹，數論時政。舊制，都督府遣使於外，必領内勘合，下都司，不敢輒下衛。至是軍府寖横，使者挾關文四馳，歷諸衛，朘軍伍。宣德七年，履平抗疏言："勘合之設，所以防詐僞。今右軍府遣發至黔者，不遵故事，小人憑勢横求，詐冒何從省。"宣宗善其言，都督陳政引罪。帝令諸司永守之，軍府爲之戢。

山雲鎮廣西以備蠻，歲調貴州軍萬人，春秋更代，還多逃亡，則取原衛軍以補，不逐逃者。履平奏："貴州四境皆苗蠻，軍伍虚，有急孰與戰守？今衛軍逃於廣西，而以在衛者補。不數年，貴州軍伍盡空，邊釁且

應履平，奉化人。建文二年考中進士。授官德化知縣。歷任吏部郎中，出京作常德知府。

宣宗初年，提拔爲貴州按察使。所到之處除去奸惡害民之人，多次上疏評論時政。以前的制度規定，都督府派遣使者出外，一定要領取朝廷的勘合符，到都司的，不敢擅自到衛。到這時軍府漸漸放縱，使者拿着關文到處奔馳，經過諸衛，剥削軍隊。宣德七年，應履平直言上奏疏説："勘合的設立，是用來防止欺詐作僞的。現在右軍府遣發到黔的人，不遵循過去的制度，小人憑仗權勢恣意索求，假冒憑什麽審察。"宣宗認爲他的意見很好，都督陳政承認罪過。皇帝命令諸司永遠遵守它，軍府爲此而收斂。

山雲鎮守廣西以防備蠻人，每年調動貴州軍隊一萬人，一年更替一次，返回時有很多人逃走，於是用原來的衛所士兵來補充，不追捕逃跑的人。應履平上奏説："貴州四周都是苗蠻，軍隊空虚，有緊急情況誰來參與作戰防守？現在衛軍逃跑到廣西，却用在衛的作補充。過不了幾

起。"帝乃命雲嚴責廣西諸衛，追還逃軍，俟足用，即遣歸，罷貴州戍卒。雲，名將，鎮粵有功，輕履平書生。正統元年，履平劾雲弄權，擅作威福，帝令雲自陳。雲大驚，引罪。帝宥之。

年，貴州軍隊全部空虛，邊境的事端就會發生。"皇帝於是命令山雲嚴厲責令廣西諸衛，追回逃跑的士兵，等服役期滿，馬上遣返回去，罷除貴州戍卒。山雲，是有名的將領，鎮守粵有功，輕視應履平是書生。正統元年，應履平彈劾山雲濫用職權，任意作威作福，皇帝命令山雲自己陳述。山雲大驚，承認罪過。皇帝赦免了他。

明年，上書言四事。一，鎮遠六府，自湖廣改屬貴州，當食川鹽，去蜀道遠，仍食淮鹽爲便。一，軍衛糧支於重慶，舟楫不通，易就輕賫多耗費，請以鎮遠秋糧輸湖廣者就近支給。一，停黎平諸府歲辦黄白蠟。一，貴州初開，三司月俸止一石，今糧漸充裕，請增給。并從之。

第二年，上書進言四件事。一，鎮遠六府，由屬於湖廣改爲屬於貴州，應當食用川鹽，離蜀的道路遥遠，仍然食用淮鹽方便。二，軍衛的米糧從重慶領取，水路不通，改爲就地折算成輕賫銀又有很多耗費，請求用鎮遠輸送給湖廣的秋糧就近支取供給。三，停止黎平各府每年備辦黄白蠟的事務。四，貴州纔建立時，三司每月俸禄衹有一石，現今米糧漸漸充裕，請求增加供給。皇上一并聽從。

時方面以公事行部者，例不給驛。履平言，僦車舟必擾民，請給驛便。又以軍伍不足，請令衛所官旂犯雜死及徒流者，俱送鎮將立功，期滿還伍；邊軍犯盗及土官民與官旂罪輕者，入粟缺儲所贖罪。并從之。三年，遷雲南左布政使。時麓川用兵，屢奏勞績。八年，致仕歸。

當時統轄一方的大官因公事巡視轄區，按規定不提供驛車。應履平上奏説，租賃車船必定驚擾百姓，請求提供驛車等方便。又因爲軍隊人員不足，請求命令衛所官兵犯雜死罪以及流放的，都送到鎮將立功，時間滿了就回到軍隊；邊防軍士犯盗竊罪以及土官吏百姓和官兵犯輕罪的，繳納粟米給缺儲所贖罪。皇上一并聽從。正統三年，升爲雲南左布政使。當時麓川有戰事，多次上奏功績。正統八年，退休回家。

林碩

林碩，字懋弘，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山東。

林碩，字懋弘，閩縣人。永樂十年考中進士。授官爲御史，出京作山東巡按。

宣德初，按浙江。爲治嚴肅，就擢按察使。千户湯某結中官裴可烈爲奸利，碩將繩以法。中官誣碩毁詔書，被逮。碩叩頭言："臣前爲御史，官七品。今擢按察使，官三品。日夜淬勵，思報上恩。小人不便，欲去臣，唯陛下裁察。"帝動容曰："朕固未之信，召汝面訊耳。"立釋碩，復其官，敕責可烈。碩在浙久，人懷其惠。

宣德初年，作浙江巡按。施政嚴謹整肅，就地提拔爲按察使。千户湯某勾結宦官裴可烈作奸犯法謀取私利，林碩按法令制裁他。宦官誣陷林碩毁壞詔書，被逮捕。林碩叩頭説："臣以前當御史，官階七品。現在提升爲按察使，官階三品。日夜激勵自己，想報答皇上的恩賜。小人因我對他不利，想除去臣，請陛下裁决審察。"皇帝顯出受感動的表情説："朕本來就不相信那些議論，召你當面詢問罷了。"馬上釋放林碩，恢復他的官職，發詔書斥責裴可烈。林碩在浙時間久，人們很懷念他的惠政。

正統三年，誤引赦例出人死，僉事耿定劾之。逮訊，輸贖還職。其冬遷廣東布政使，未及任而卒。其後寧波知府鄭珞劾可烈不法，可烈竟罷去。

正統三年，錯誤引用赦免的條例免除一人死罪，僉事耿定彈劾他。被逮捕審訊，繳納贖金恢復原職。這年冬天提升爲廣東布政使，還没到任就死了。此後寧波知府鄭珞彈劾裴可烈不遵守法令，裴可烈最終被罷除官職。

况鍾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書吕震，奇其才，薦授儀制司主事。遷郎中。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最初以小吏的身份侍奉尚書吕震，吕震驚異於他的才能，推薦作儀制司主事。提拔爲郎中。

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鍾用尚書蹇義、胡濙等薦，擢知蘇州，賜敕以遣之。

宣德五年，皇帝因爲郡守大多不稱職，恰逢蘇州等九府缺少官員，都是地位重要事務繁重的地方，命令部、院大臣舉薦他們下屬中廉潔能幹的人補充。况鍾因爲尚書蹇義、胡濙等人的舉薦，提拔爲蘇州知府，賜敕書遣送他。

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爲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至府。初視事，群吏環立請判牒。鍾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鍾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

蘇州賦税徭役繁重，豪强奸猾玩弄文字曲解法律，作奸犯法謀取利益，以最難治理出名。况鍾乘坐驛車到州府衙門。剛開始辦公，群吏圍成一圈請求立即判决訴狀。况鍾假裝不知道，左右詢問，按小吏所想或行或止。小吏們大爲高興，認爲太守昏庸容易欺騙。過了三天，召集群吏責問他們説："以前某件事應該做，你們阻止我；某件事應該停止，你們强求我施行；你們這些人玩弄文字曲解法律很久了，論罪應判死刑。"馬上用捶刑殺死幾個人，全部斥逐貪虐庸懦的屬僚。整個州府大爲震驚，都奉公守法。况鍾於是免除繁重的賦税，訂立條規制度，事情有不利於百姓的，立即上奏書陳述。

清軍御史李立勾軍暴，同知張徽承風指，動以酷刑抑配平人。鍾疏免百六十人，役止終本身者千二百四十人。屬縣逋賦四年，凡七百六十餘萬石。鍾請量折以鈔，爲部議所格，然自是頗蠲減。又言："近奉詔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户，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税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

清軍御史李立清查軍隊暴虐，同知張徽稟承暗示的旨意，動不動就用酷刑强行攤派平民百姓。况鍾上疏免除一百六十人，徭役止於本身而終結的有一千二百四十人。屬縣拖欠賦税四年，共七百六十多萬石。况鍾請求按量折算成鈔銀，被部議拒絶，但從此以後多有减免。又上疏説："最近奉詔命招募人租種官府和百姓的荒田，官田按民田的標準收税，無人種的除去賦額。崑山各縣平民因死罪被流放從軍除名的，共三萬三千四百多户，遺留的官田二千九百八十多頃，應當减少税額十四萬九千多石。其他官田淹没入大海的，賦額還存在，應當全部按詔書處理。臣所管

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有畝徵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於北方諸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闊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

轄的七個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多石。其中民糧祇有十五萬三千多石，而官糧竟然達到二百六十二萬五千多石，有一畝徵税達到三石的，輕重不平均到如此地步。洪武、永樂年間，命令出馬役給北方各驛站，前後四百多匹，約定滿三年後遣還，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馬死了就補充，没有休止的時候。工部徵收三梭闊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祇有一百匹，而蘇州竟然達到七百匹，請求敕命有關部門處置。”皇帝全部答覆准許。

當是時，屢詔減蘇、松重賦。鍾與巡撫周忱悉心計畫，奏免七十餘萬石。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所積濟農倉粟歲數十萬石，振荒之外，以代民間雜辦及逋租。其爲政，孅悉周密。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僞。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理需求。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在這個時候，屢次有詔令削減蘇、松等地繁重的賦税。況鍾與巡撫周忱悉心商議籌劃，上奏書免除七十多萬石。凡是周忱所做的善政，況鍾都協力促成。所積蓄的濟農倉粟米每年有數十萬石，賑救災荒之外，還用它代替民間爲官府辦治的物品和拖欠的租税。他治理政務，細緻全面周密。曾經設置兩個簿册記載民間的善惡，以施行勸勉和懲罰。又設置通關勘合簿，防止出納弄奸作假。設置綱運簿，防止運送的人侵占偷盗。設置館夫簿，防止不合理的需求。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鏟除豪强，培植良善，百姓像神人一樣尊奉他。

先是，中使織造采辦及購花木禽鳥者踵至。郡佐以下，動遭笞縛。而衛所將卒，時凌虐小民。鍾在，斂迹不敢肆。雖上官及他省吏過其地者，咸心憚之。

在此之前，宫中使者織造采辦和購置花木禽鳥的人接踵而來。郡佐以下的官員，動不動就遭到鞭打捆綁。衛所的將領士兵，時時欺凌虐待百姓。況鍾在職，他們收斂行爲不敢放肆。經過他的轄地的即使是上級官員和其他省的官吏，心裏都懼怕他。

鍾雖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單門寒士多見振贍。有鄒亮者，獻詩於鍾。鍾欲薦之，或爲匿名書毁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召授吏、刑二部司務。遷御史。

況鍾雖然出身於刀筆小吏，但是重視學校，禮待文人儒士，出身貧寒家族的讀書人大多受他周濟幫助。有個叫鄒亮的，獻詩給況鍾。況鍾打算推薦他，有人寫匿名信詆毁鄒亮。況鍾説：“這是想讓我馬上使鄒亮成名罷了。”立即向朝廷奏薦鄒亮。皇上召見他并授官吏、刑二部司務。升遷爲御史。

初，鍾爲吏時，吴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籍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

當初，況鍾作小吏的時候，吴江平思忠也從小吏起家，任吏部司務，待況鍾有恩德。到這時況鍾多次延請相見，所用禮節相當恭敬，并且叫兩個兒子去侍候他，説：“不是没有僕人，祇不過是想藉此報答您罷了。”平思忠家裏向來貧

干。人兩賢之。

鍾嘗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正統六年，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明年十二月卒於官。吏民聚哭，爲立祠。

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能及。鍾之後李從智、朱勝相繼知蘇州，咸奉敕從事，然敕書委寄不如鍾矣。

李從智，宜賓人。

朱勝

朱勝，金華人。勝廉静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隸貪，吾不行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居七年，超遷江南左布政使。

初，與鍾同薦者，户部郎中羅以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户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馬儀知杭州，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温州，皆賜敕乘傳行。

陳本深

陳本深，字有源，鄞人。永樂初，由鄉舉入國子監。授刑部主事。善發奸。畿内盜殺人，亡匿，有司繫無辜十八人於獄。本深以計獲盜，十八人皆免。遷員外郎。

與况鍾等同受敕爲知府，本深知吉安。吉安多豪强，好訐訟。巨猾彭摶等十九人横閭里，本深遣人與相結。爲具召與飲，伏壯士後堂，拉殺之，皆曳其尸以出，一府大驚。樂安大盜曾子良據大盤山，衆萬餘。本深

困，不曾攀緣以前的朋友有所請求。人們認爲他們兩個都是賢人。

况鍾曾經服母喪，郡裏的百姓到京城請求讓他留任。詔命服喪期間起復任用擔任原官職。正統六年，任期届滿應當升遷，所管轄的百姓二萬多人，前去向巡按御史張文昌陳述，請求讓他再任。詔命升爲正三品俸禄，仍然處理府内的事務。第二年十二月死於官任。官吏百姓聚在一起大哭，爲他建立祠廟。

况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任蘇州知府的没有誰能比得上。况鍾之後李從智、朱勝相繼作蘇州知府，都遵奉敕命管理，但是敕書委任寄托比不上况鍾。

李從智，宜賓人。

朱勝，金華人。朱勝廉潔沉静，精明聰敏，下吏不能欺騙他。曾經説："小吏貪婪，我不多接狀子。隸役貪婪，我不施行杖刑。獄卒貪婪，我不關押囚犯。"因此，公庭清廉嚴肅，百姓安樂而教化他們。過了七年，越級升爲江南左布政使。

當初，與况鍾一同被推薦的人，户部郎中羅以禮爲西安知府，兵部郎中趙豫爲松江知府，工部郎中莫愚爲常州知府，户部員外郎邵旻爲武昌知府，刑部員外郎馬儀爲杭州知府，陳本深爲吉安知府，御史陳鼎爲建昌知府，何文淵爲温州知府，都賜詔書乘驛車出行。

陳本深，字有源，鄞人。永樂初年，從鄉試中舉入國子監。授官刑部主事。善於揭發奸惡。京畿内盜賊殺人，逃跑躲藏起來，主管官員把十八個無辜的人關進監獄。陳本深用計策抓獲盜賊，十八個人全部無罪釋放。提拔爲員外郎。

與况鍾等人一同接受敕書作知府，陳本深爲吉安知府。吉安多豪强，喜好訴訟。大奸猾彭摶等十九人横行於鄉里，陳本深派人與他們結交。他置辦酒席召他們一齊來喝酒，埋伏壯士於後堂，折殺他們，把他們的尸體都拖出來，整個州府大驚。樂安大盜曾子良占據大盤山，部衆一萬

設伏大破之，斬子良。

多。陳本深設下埋伏把他打得大敗，斬殺曾子良。

本深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既殲，府中無事。晨起，鼓而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析曲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久之，民耻争訟。尤折節士人，飾治學宫，奏新先儒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正統六年，滿九載當遷，郡人乞留，詔予正三品俸。廨前民嫁女，本深聞鼓樂聲，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耶?"遂請老。前後守吉安十八年，既去，郡人肖像祀之。

陳本深管理政務重視大的綱要，不屑於苛小瑣細。大奸猾已經殲滅，府中無事。早晨起來，鳴鼓升堂，小吏們没有可以報告的，就鳴鼓休堂。間或有訴訟的人，叫到坐榻前，剖析曲直之後打發他回去，也不接受狀子。有受壓制得不到申訴的，即使是三尺高的兒童，都可以到他那裏去申訴。長期如此，百姓以争吵訴訟爲羞耻。尤其能禮待士人，修飾整治學宫，奏請翻新前代的儒者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的祠廟。正統六年，滿九年任期應當升遷，郡裏的百姓請求留任，詔命給予正三品俸禄。官署前百姓嫁女，陳本深聽到鼓樂的聲音，笑着説："我來的時候，她是乳下吃奶的小孩兒。現在嫁人了，我還留在這裏嗎?"於是請求養老還鄉。前後作吉安守官十八年，離去之後，郡裏的人畫像祭祀他。

羅以禮

羅以禮，桂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由郎中知西安府。遭喪，補紹興。再以喪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乞以禮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進秩復任。已，移知建昌。所至皆有惠愛。歷三郡，凡二十七年，乃致仕。

羅以禮，桂陽人。永樂十三年考中進士。由郎中任西安府知府。遭逢喪事辭官，服喪期滿補官紹興。又因服喪離職。替代的人不稱職，所管轄的百姓追念他，向朝廷請求羅以禮任職。詔命在守喪期間奪情起復任職處理政務。任期滿，進官階後任原官職。隨後，改作建昌知府。所到之地都有德惠仁愛政績。歷任三個郡，一共二十七年，纔退休。

莫愚

莫愚，臨桂人。由鄉舉，以郎中出知常州。奏請減宜興歲進茶數，禁公差官凌虐有司，嚴核上官薦劾之實。皆報可。郡民陳思保年十二，世業漁。其父兄行劫，思保在舟中，有司以爲從論，當斬。愚疏言："小兒依其父兄，非爲從比。今全家舟居，將舉家坐耶?"宣宗命釋之，謂廷臣曰："爲守能言此，可謂有仁心矣。"正統六年，秩滿，郡民乞留，巡撫周忱以聞。詔進二階復任。

莫愚，臨桂人。由鄉試中舉，以郎中身份出京作常州知府。上奏請求減少宜興每年進貢的茶葉數量，禁止公差官欺凌肆虐主管官員，嚴格核查上官舉薦或彈劾的實際情況。都答覆許可。郡民陳思保十二歲，世代以捕魚爲業。他的父親和兄長行劫犯罪，陳思保在船中，主管官員把他作爲從犯論處，判處斬刑。莫愚上奏疏説："小孩子依靠他的父親和兄長，不能按從犯看作一類。假使他全家都住在船上的話，難道要將他全家連坐定罪嗎?"宣宗命令釋放他，對廷臣説："做地方郡守官能説這些話，可以稱得上有仁心了。"

正統六年，任期滿，郡民請求他留任，巡撫周忱把這件事上報。詔命進二級官階再任。

趙泰

與愚同時爲同知者，潞城趙泰，字熙和。由鄉舉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授常州同知。浚孟瀆、得勝二河，作魏村閘。周忱、况鍾議減蘇州重糧，泰亦檢常州官田租，請并減之。遷工部郎中，命塞東昌决河。忱薦爲協同都運，益勤其職。亡何，疾卒。

與莫愚同時任同知的人，潞城趙泰，字熙和。從鄉試中舉進入國子監。先後在都察院做官，授官常州同知。疏通孟瀆、得勝二條河流，修建魏村閘。周忱、况鍾商議減免蘇州繁重的糧賦，趙泰也檢查常州官田的租税，請求一并減少。升遷爲工部郎中，命令堵塞東昌的黄河决口。周忱推薦他作協同都運，更加勤勉於職守。没多久，因病死去。

彭勖

彭勖，字祖期，永豐人。七歲，入佛寺不拜。僧强之，叱曰："彼不衣冠而袒跣，何拜爲!"

永樂十三年舉進士。親老，乞近地以養，除南雄府教授。學舍後有祠，數現光怪。學官弟子率禱祀，勖撤而焚之。滿考，補建寧教授。副使王增有疾，醫者許宗道誣諸生游亨魘魅，以舍旁童五郎祠爲徵。增怒，置亨家七人重罪，下近祠居民獄四百家。勖抗論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中。增愕，索圖經證之，大慚悔，事得解。建寧朱子故宅，有祠無祭。勖疏請春秋祭，蠲子孫徭。又創尊賢堂，祀胡安國、蔡沈、真德秀。諸生翕然嚮學。

彭勖，字祖期，永豐人。七歲時，進入佛寺不行拜禮。僧人强迫他行禮，他呵叱道："他不戴帽子并且光着脚，拜他幹什麽!"

永樂十三年考中進士。因爲雙親年老，請求在附近的地區當官以便奉養，授官南雄府教授。學舍後面有祠廟，多次出現奇怪的事情。學官及弟子全部禱祝祭祀，彭勖撤毁燒掉了它。考績期滿，補官建寧教授。副使王增有病，醫生許宗道誣陷諸生游亨用妖術使人迷亂，以他房屋旁的童五郎祠作爲證據。王增十分氣憤，判游亨家七人重罪，把靠近祠邊的居民四百家關進監獄。彭勖直言陳述游氏并不是行巫的人，童五郎不是邪神，是最早捐地築城的人，其事記載在郡志中。王增很吃驚，找來附有圖畫、地圖的地理志驗證這件事，非常慚愧後悔，事情得到解决。建寧朱子舊宅，有祠廟却没有祭祀。彭勖上疏請求舉行春秋祭禮，免除他子孫的徭役。又創辦尊賢堂，祭祀胡安國、蔡沈、真德秀。諸生一致向往學問。

正統元年，以楊士奇薦，召授御史。時初設提學官，命督南畿學校。詳立教條，士風大振。疏言："國朝祠祭，載在禮官。修齋起梁武帝，設醮起宋徽宗，宜一切除之。禁立庵院，罷給僧尼度牒。"又言："真定、保定、山東民逃鳳陽、潁州以萬計，皆守令匿災暴斂所致，乞厚軫恤。守

正統元年，因爲楊士奇舉薦，徵召授官御史。當時剛開始設立提學官，命令他監管南畿的學校。他詳細地訂立了教規，士風大爲振興。他上疏説："我朝的祠祭，在禮官中有記載。修齋起自梁武帝，設醮起自宋徽宗，應該一律廢除。禁止設立庵院，停止發放僧尼的度牒。"又説："真定、保定、山東逃往鳳陽、潁州的百姓數以萬計，都是郡守縣令隱瞞災荒大肆賦斂所致，請

令課績，宜以户口增耗爲殿最。”又請設南京諸衛武學。皆報可。所至葺治先賢墳祠。母憂歸，以孫鼎代。勖起復，改吏部考功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土木之變，數言兵事。以直不容於時，致仕歸。

求重加撫恤。郡守縣令考核政績，應該以户口的增加減少評爲最高或最低。”又請求設立南京各衛的武學。都答覆許可。所到的地方都修整先賢的墳墓祠廟。丁母憂回家，朝廷用孫鼎來替代他。服喪期間起復任用擔任官職，改任吏部考功郎中，出京任山東副使。土木之變，多次上疏議論戰争的事。因爲正直不容於時俗，退休回家。

孫鼎

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舉人。歷松江教授。正統八年，楊溥薦爲御史，董南畿學政。置本源録，録諸生善行。行部不令人知，單輿猝至。諸生謁，輒閉門試之，即日定甲乙。諸生試歸，榜已揭通衢，請托者無所措手。通州旱饑，奏蠲糧三千四百餘石。英宗北狩，鼎試罷，謂諸生曰：“故事當簪花宴，今臣子枕戈之秋，不敢陷諸君不義。”設茗飲，步送諸門。既而詣闕上書，請隨所用效死。不報。未幾，以親老致仕。知府張瑄疏言：“鼎孝追曾、閔，學繼朱、程，宜起居論思之職。”帝不允。天順元年，卒於家。

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年間舉人。歷任松江教授。正統八年，楊溥舉薦他作御史，督察南畿的學政。他設置本源録，記録諸生的善行。巡視轄區時不讓别人知曉，獨自坐轎突然到達。諸生拜謁，就關上大門考試他們，當天定出甲乙名次。諸生考試完回家，榜已經張貼在各條大路上，請托的人無法施展。通州發生旱災和饑荒，他奏請免除糧賦三千四百多石。英宗被俘北去，孫鼎考試完了之後，對諸生説：“按過去的常例應當頭上插花而宴，現在是臣子枕戈待旦的時候，不敢陷諸君於不義。”安排茶水，步行送到門口。隨即到宫闕上書，請求按自己所能效死命。皇上不回覆。不久，因爲雙親年老而退休。知府張瑄上疏説：“孫鼎的孝道趕得上曾參、閔子騫，學問繼承朱熹、程頤，應該起用擔任與皇上共同討論國家大事的職務。”皇帝不允許。天順元年，死於家中。

夏時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户科給事中。

洪熙元年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疏留中。鈔果大沮，民多犯禁，議竟寢。帝思時言，命侍皇太子祀孝陵，所過有災傷，輒白太子，發粟以振。留署南京户科。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十六年考中進士。授官户科給事中。

洪熙元年，討論發行紙幣。夏時極力説明這樣會擾亂市場，對國家没有好處，奏疏扣留在宫中。發行紙幣果然大爲失敗，百姓大多違犯禁令，朝廷商議終於停止使用。皇帝想到了夏時的話，命令他侍奉太子祭祀孝陵，所過之處有災荒傷害百姓，就報告太子，發放粟米救濟災民。留下署南京户科。

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尚寶司，兼理吏、禮、兵、刑四科，視七篆，無留事。命核後湖黄册，陳便宜十四事。邳、徐、濟寧、

宣德初年，一天之内三次上封書言事。符合皇上的心意，命令他代理尚寶司，兼管吏、禮、兵、刑四科，先後處理七項政務，没有遺留的事。命令他核查後湖爲徵派賦税而編的户口名

臨清、武清旱，以時請，遣官振之。尋擢江西僉事。

正統三年，奏："今守令多刻刑無辜，傷和干紀。乞令御史、按察司官遍閲罪囚，釋冤滯，逮按枉法官吏。"從之。遷參議。七年，奏恤民六事，多議行。十二年，以大臣薦，超擢廣西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雖不盡用，天下壯其敢言。年未七十，致仕歸，卒。其爲僉事時，進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條約》及《均徭册式》，刊爲令，人皆便之。

時爲人廉潔好義。親殁，廬墓有異徵。殁而鄉人祀之，名其祠曰"孝廉"。

黃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鄞人。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十歲，道見遺金不拾。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其言，許之。

十八年，舉順天鄉試。授建昌府學訓導。父喪除，改官南昌。宣德中，用薦擢交阯道御史。出按湖廣，斥兩司以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

正統初，詔推舉提學官。以楊士奇薦，擢廣西僉事，提督學政。時寇起軍興，有都指揮妄掠子女萬餘口，潤玉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至數百人，亦爲辨釋。南丹衛處萬山中，戍卒冒瘴多死，爲奏徙夷曠地。

母憂歸，起官湖廣。論罷巡撫李實親故二人。實憤，奏潤玉不諳刑

簿，陳述十四件便當合適的事。邳、徐、濟寧、臨清、武清發生旱災，因爲夏時的請求，派遣官員去賑濟。不久提拔爲江西僉事。

正統三年，上奏書說："現在的守令大多用嚴酷的刑法對待無辜人民，損害與老百姓的和睦，違犯法紀。請求命令御史、按察司官員全面審閲罪囚，釋放冤屈和滯留在獄中的人，逮捕審判違法的官吏。"皇上聽從了他。提升爲參議。正統七年，上奏書論及體恤百姓的六件事，大多經朝廷商議後施行。正統十二年，因爲大臣舉薦，越級提拔爲廣西左布政使。前後所呈又有十多封奏疏，雖然没有全部采用，天下人都贊賞他敢於直言。年紀没到七十，退休回家，死。他做僉事時，進獻知州柯暹所寫的《教民條約》以及《均徭册式》，刊行爲法令，百姓都認爲方便。

夏時爲人廉潔好行正義。親人死後，墓旁廬舍有奇異的徵象。死後家鄉的人祭祀他，把他的祠廟稱爲"孝廉"。

黃潤玉，字孟清，鄞人。五歲的時候，侍候生病的母親，晚上不上床睡覺。十歲的時候，在路上看見丢失的金子不撿起來據爲己有。永樂初年，遷徙南方富裕的百姓充實北京，黃潤玉請求代替父親遷徙，官員認爲他太小。他回答說："父親去，天天衰老，兒子去，天天長大。"官員驚異於他的話，答應了他。

永樂十八年，參加順天鄉試中舉。授官建昌府學訓導。父親的喪期滿後，改任南昌。宣德年間，因人舉薦提拔爲交阯道御史。出京巡按湖廣，黜免兩司以下不稱職的達一百二十人。

正統初年，詔命推選舉薦提學官。因爲楊士奇的舉薦，提拔爲廣西僉事，提督學政。當時盜寇起，戰事興，有一個都指揮胡作非爲搶掠子女一萬多人，黃潤玉彈劾他并送還那些子女。副使李立判百姓死罪達數百人，黃潤玉也爲他們辯解。南丹衛處於群山之中，戍守的士兵蒙受瘴氣大多病死，黃潤玉上奏遷至平曠的地方。

服母喪回家，服喪期滿，起用在湖廣作官。彈劾罷免巡撫李實的親戚故交二人。李實憤怒，

律，坐謫含山知縣。以年老歸。歸二十年，年八十有九卒。學者稱南山先生。

上奏書説黄潤玉不熟悉刑法，黄潤玉因此獲罪被謫貶爲含山知縣。因年老回家。回家生活了二十年，八十九歲時死去。學者稱他爲南山先生。

楊瓚

楊瓚，蠡縣人。永樂末進士。知趙城縣，課績爲山西最，超擢鳳陽知府。正統十年，大計天下群吏，始命舉治行卓異者，瓚及王懋、葉錫、趙亮等與焉。鳳陽帝鄉，勛臣及諸將子孫多犯令。瓚請立户稽出入，由是始遵約束。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采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由瓚議始。

楊瓚，蠡縣人。永樂末年進士。任趙城縣令，考核政績爲山西第一，越級提拔爲鳳陽知府。正統十年，普遍考察天下所有的官吏，開始命令舉薦政績和品行卓越不凡的人，楊瓚和王懋、葉錫、趙亮等人在被舉薦之列。鳳陽是皇帝的家鄉，有功之臣和諸將領的子孫大多觸犯法令。楊瓚請求建立家庭户口核查出入的人員，從此纔開始遵守法令。楊瓚上書説民間子弟可造就的人很多，請求增加擴大生員數量，不要限定數額。禮部采納了楊瓚的意見，考核録取，作爲增廣生員附學。天下學校開始有附學生，是從楊瓚的建議開始。

擢浙江右布政使。與鎮守侍郎孫原貞共平陶得二之亂。景泰二年，瓚以湖州諸府官田賦重，請均之民田賦輕者，而嚴禁詭寄之弊。詔與原貞督之，田賦稱平。久之，卒官。

提拔爲浙江右布政使。和鎮守侍郎孫原貞一起平定陶得二叛亂。景泰二年，楊瓚因爲湖州各府官田賦税太重，請求與賦税輕的民田等同，并嚴禁將自己的田地僞報在他人名下以逃税的欺詐行爲。詔命他與孫原貞一起督察這件事，田地的賦税稱公平。很久以後，死於官任。

王懋　葉錫　趙亮

王懋，修武人。永樂末進士，爲海豐知縣。後超擢西安知府，亦有聲。

王懋，修武人。永樂末年進士，作海豐知縣。後來越級提拔爲西安知府，也有好的治政名聲。

葉錫，永嘉人。宣德五年進士。爲吴縣知縣，舉卓異遷。奸民訐於朝，將逮繫，吴人群詣闕頌錫，乃令視事如故，抵誣者罪。尋擢寧國知府。而趙亮爲慶雲典史，亦在舉中，同被宴賚。時人以爲榮。秩滿，擢知本縣。

葉錫，永嘉人。宣德五年考中進士。作吴縣知縣，被舉爲卓異而升官。奸民向朝廷誣告他，將要被逮捕關押，吴縣的百姓成群到京城向皇帝贊頌葉錫，於是詔令他像過去那樣管理政事，誣陷的人被判罪。不久提拔爲寧國知府。當時趙亮作慶雲典史，也在舉薦之中，一同被賜宴賞賜。當時的人們認爲榮耀。任期届滿，提拔爲本縣知縣。

劉實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舉進士。居三年，選庶吉士。正統初，授金華府通判。仍歲荒旱，請蠲租，且贖還饑民子女。義門鄭氏族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考中進士。過了三年，選庶吉士。正統初年，授官金華府通判。連年乾旱災荒，劉實請求蠲免租税，并且贖回飢民的子女。義門鄭氏家族很龐大，不能

大，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郵傳，困甚，亦以實言獲免。母喪歸，廬墓三載，起順天府治中。

够自己供給，又要買馬出丁役，供給山西傳遞文書的驛站，十分窘困，也因爲劉實的請求得到免除賦税。因母喪回家，在墓旁廬舍守孝三年，起用爲順天府治中。

景泰時，侍臣薦其文學。召修《宋元通鑑綱目》。實爲人耿介，意所不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遜。然頗自是。見同曹所纂不當，輒大笑，聲徹廷陛，人亦以此忌之。

景泰年間，侍臣舉薦他的文學才華。徵召他修纂《宋元通鑑綱目》。劉實爲人光明正大，認爲不能做的，即使是達官貴人也無絲毫退讓。但很自負。看見同僚所纂寫的不恰當，就大笑，聲音響徹官舍庭堂，别人也因此忌恨他。

天順初，還原任。四年，擢知南雄府。商税巨萬，舊皆入守橐，實無所私。中官至南雄，入譖言，府僚參謁，留實折辱之，民競前擁之出。中官慚，將召謝之，實不往。中官去，至韶州，聞韶人言南雄守且訟於朝矣，懼，馳奏，誣實毀敕，大不敬，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食粗衣敝，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以是忤朝使。"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瘐死。

天順初年，返還原任。天順四年，提拔任南雄知府。南雄商業税數萬，以前都進入守官的口袋，劉實没有私占。宦官到達南雄，有人説他的壞話，府内僚屬參拜，留下劉實羞辱他，百姓争先上前簇擁他出來。宦官很是羞愧，打算召回向他認錯道歉，劉實不前往。宦官離開，到達韶州，聽韶州人説南雄太守要向朝廷訴訟，十分害怕，用快馬傳遞奏章，誣陷劉實毁壞敕書，以大不敬罪逮捕關進欽犯監獄。劉實從獄中上書説："臣作官三十年，不曾帶妻子和兒女跟隨自己，吃糙米粗糧穿破舊衣服，爲國家愛撫豢養小民，不忍心讓他們困苦，因此觸怒朝廷的使者。"皇帝看了他的奏章，心意稍微緩解，打算釋放他，但劉實却病死在獄中。

實苦節自持。政務紛遝，未嘗廢書，士大夫重其學行。其殁也，南雄人哀而祠之。孫丙，自有傳。

劉實堅持節操，至死不渝，自珍自重。政務紛繁雜亂，不曾停止讀書，士大夫推重他的學識和品行。他死後，南雄人悲哀地修祠廟祭祀他。孫子劉丙，另外有傳。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宣德五年進士。爲御史，出按四川，黜貪奬廉，雪死囚四十餘人。正統末，大軍征鄧茂七，往撫其民，釋被誣爲賊者千餘家。都指揮蔣貴要所部賄，都督范雄病不能治軍，皆劾罷之。歷廣東右參政，福建右布政使。廣東值黄蕭養亂後，而福建亦寇盗甫息，員韜所至，拊循教養，得士民心。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親陳員韜，宣德五年考中進士。作御史，出京巡按四川，罷黜貪官嘉奬廉吏，昭雪死囚四十多人。正統末年，大軍征討鄧茂七，陳員韜前往安撫那裏的百姓，釋放被誣陷爲盗賊的一千多家。都指揮蔣貴向部屬索要賄賂，都督范雄生病不能管理軍隊，陳員韜都彈劾罷免了他們。歷任廣東右參政，福建右布政使。廣東正值黄蕭養作亂之後，而福建也是寇盗剛剛平息，陳員韜所到之處，安撫慰勞百姓，教化養息，得到了士民的擁護。

選自幼端慤寡言笑，以聖賢自

陳選從小正直誠謹少言笑，以聖賢爲標準自

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廣寇流入贛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之。

憲宗即位，嘗劾尚書馬昂、侍郎吴復、鴻臚卿齊政，救修撰羅倫，學士倪謙、錢溥。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督學南畿，頒冠、婚、祭、射儀於學宫，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註》以教諸生。按部常止宿學宫，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己不自信，何以信於人?"

成化六年，遷河南副使。尋改督學政，立教如南畿。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群集署外。直氣懾，好語遣之。

久之，進按察使。决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爲空。治尚簡易，獨於贓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鍰而止。或問之，曰："奸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賂以貨要人，即法撓矣。"歷廣東左、右布政使。肇慶大水，不待報，輒發粟振之。

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户六十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争，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撒馬兒罕使者自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

我勉勵。天順四年，參加會試考取第一名，成爲進士。授官御史，巡按江西，全部罷黜貪婪殘暴的官吏。當時的人説："前有韓雍，後有陳選。"廣東的寇盜流竄進入贛州，奏報朝廷，不等待答覆，派遣軍隊平定寇盜。

憲宗即位，曾經彈劾尚書馬昂、侍郎吴復、鴻臚卿齊政，救助修撰羅倫，學士倪謙、錢溥。他的話雖不被全部采納，但人們一時震懾於他的聲威名望。不久，督察南畿的學校，在學宫頒布冠、婚、祭、射的禮儀，命令諸生按時練習。作《小學集註》來教導諸生。考察部屬時常常在學宫就宿，晚上巡視兩邊的廊屋，檢查諸生的誦讀情況。廢除在試卷上糊住名字的陋習，説："自己不相信自己，用什麽來使别人相信你?"

成化六年，升任河南副使。不久改督學政，像在南畿一樣訂立教規。汪直出朝巡視，都御史以下的官員全部跪拜參見，惟獨陳選行長揖禮。汪直問他任什麽官職，陳選説："提學副使。"汪直説："比都御史大嗎?"陳選説："提學哪裏能與都御史相比，衹是忝爲人師，不敢自己使自己遭受耻辱。"陳選語氣莊嚴，并且諸生也成群聚集在官署外面。汪直被他的聲勢懾服，説些好聽的話打發走他。

很久以後，升任按察使。判决遣發犯輕罪而被關押的幾百人，判重刑的囚犯多被平反，監獄爲此而空。管理政務崇尚簡捷易行，惟獨對貪官污吏没有絲毫寬容。但是接受賄賂一百金以上的，連帶處罰六七鍰就不再罰。有人問他，回答説："奸猾的人愛財也愛命，如果全部帶着所得的賄賂收買要人，法律就會撓敗了。"先後任廣東左、右布政使。肇慶漲洪水，不等待答覆，就發放粟米賑濟災民。

成化二十一年，詔命減省上貢進獻，但是管理市舶的宦官韋眷上奏請求按與六十個人的税收相同的錢添辦土特産。陳選手拿詔書和他争論，皇帝命令給與一半，韋眷從此憎恨陳選。番人馬力麻謊稱蘇門答剌的使臣要入朝進貢，私下交易買賣。韋眷得利於他厚重的賄賂，打算答允，陳選馬上把他驅逐出去。撒馬兒罕的使者從甘肅進

欲往滿喇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帝納其言，而眷憾選甚。

貢獅子，打算取道廣東從海上回去，說想到滿喇加去購買東西進貢。陳選上疏說不能答應他們，恐怕被外番笑話，輕視中國。皇帝采納他的意見，但韋眷更加仇恨陳選。

先是，番禺知縣高瑶沒眷通番資巨萬，選移檄奬之，且聞於朝。至是眷誣奏選、瑶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褧，眷意其怨選，引令誣証選。褧堅不從，執褧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瑶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

在此之前，番禺知縣高瑶沒收韋眷私自與番國通商的資産數萬，陳選傳送公文褒奬他，并且上報給朝廷。到此時韋眷誣奏陳選、高瑶結成私黨貪財受賄。詔命派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審訊他們。陳選有一個被他罷黜的官吏叫張褧，韋眷猜測他仇恨陳選，引導他誣證陳選。張褧堅決不答應，捉拿張褧拷打也没有改變供辭。李行、徐同愛畏懼韋眷，竟然按韋眷上奏給陳選定罪，陳選和高瑶都被朝廷召去審問。數萬士民號哭流淚攔阻挽留，使者驅散趕走他們纔得以出行。到達南昌，陳選疾病發作。李行阻止他看病服藥，最終死去。時年五十八歲。

編修張元禎爲選治喪，殮之。褧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

> 臣聞口能鑠金，毀足銷骨。竊見故罪人選，抱孤忠，孑處群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瑶按法持之。選移文奬厲，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勢養奸，致眷横行胸臆，穢衊清流。勘官行頤指鍛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啖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夏姬，詬伯夷爲莊蹻也。

編修張元禎爲陳選辦理喪事，裝殮他。張褧聽説陳選死了，悲哀地悼念他，於是上書説：

> 臣聽説衆口可以熔化金屬，毁謗的話足够銷蝕骨頭。私下看見死去的罪人陳選，孤零零地持守忠義，孑然處於奸邪之中，獨自站立在衆人憎恨的地方。太監韋眷私通番國的罪行敗露，知縣高瑶按法律處理他。陳選用移文嘉奬鼓勵，來抑制貪污怯懦，本來是賢能監司忠於職守。都御史宋旻以及徐同愛畏怯權勢豢養奸人，致使韋眷任意施行心中的想法，污衊詆毁品德高潔的士大夫。勘官李行頤指氣使，編造罪名加害於人，竟然没有證據。臣原本是個小吏，失誤觸犯法紀，被陳選罷黜，實在是臣咎由自取。韋眷猜測臣憎恨陳選，豐厚地贈送錢財引誘臣，臣雖然是小吏，不敢違背本心。韋眷知道臣不能引誘，嗾使李行等人抓捕臣施加刑訊，拷打審問整整一個月。臣忍着死一般的痛苦呼天求訴，始終没有改變所説的話。李行等人竟然依據韋眷的話，粉飾他的言辭，彈劾陳選察看災情不符合實際，擅自打開糧倉，枉法庇護下屬官員，想達到使他們報恩致謝的目的。倘若像他們所説的定罪，是誹謗共姜成

夏姬，詬駡伯夷爲莊蹻。

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奢，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爲聖朝累也。

往年嶺外地震漲洪水，河水冲走了百姓的房屋，所屬各郡交相用文件報告災情，老人和病弱者伸頸等待救助，然而撫、按、藩臬像没有知聞一様。陳選一個人心懷憂愁，吃飯不能下咽。他説輾轉勘察，災民生命接近死亡，所以根據實際情況議定賑救，心志在救濟災民，并非有其他意圖。陳選原本剛强正直，不能忍受枉曲羞辱，抑鬱不平地過了十天，遭遇疾病而死。李行慶幸他死亡，阻止他接受醫療。陳選絶命的那一天，李行悄悄地跑去報告韋眷，小人奸佞惡毒，竟然達到這種地步！臣是斥退罷黜的有罪之人，手裏拿着耒在田野勞動，没有任何圖謀，實在是痛心於忠良之臣心含冤屈，而成爲聖明朝代的負累。

不報。

没有答覆。

員韶父子皆持操甚潔。而員韶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遇物亦稍峻。人謂員韶德性，四時皆備，選得其秋焉。嘗割田百四十畝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貧還之，戴不可而止。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禄卿，謚忠愍。

陳員韶父子都堅持節操，十分廉潔。但是陳員韶的氣量能容忍他物，陳選追求克制自我，因而自己取號爲克菴，對待人也略微嚴峻。人們説陳員韶的品德性養，如同四季全都具備，陳選衹得到他秋季的品性。陳選曾經割取田地一百四十畝贍養他的族人，他死去之後，族人因爲陳選的兒子陳戴貧困就還給他，陳戴不同意就没送還。弘治初年，主事林沂上疏請求昭雪陳選的冤屈，詔命恢復官職以禮安葬。正德年間，追贈光禄卿，謚號忠愍。

夏寅

夏寅，字正夫，松江華亭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力學，爲文以宏奥稱。進郎中。

夏寅，字正夫，松江華亭人。正統十三年考中進士。授官南京吏部主事。致力於學業，寫的文章以宏深奇奥著稱。提升爲郎中。

成化元年，考滿入都，上言："徐州旱澇，民不聊生，饑餒切身，必爲盗賊，乞特遣大臣鎮撫，蠲租發廪。沿途貢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載官物僅一箱，餘皆私齎，乞嚴禁絶。淮、徐、濟寧軍士，赴京操練，然其地實南北要衝，宜各設文武官鎮守，訓兵屯田，常使兩京聲勢

成化元年，任職期滿入都城，上書説："徐州遭受旱災澇災，民不聊生，飢餓威脅到自身的生死，必定當盗賊，請求專門派遣大臣鎮守安撫，減免租税，發放公糧。沿途上貢的船隻，丁夫不足用，派差役派到老人和小孩。但是船上所運載的官家物品僅有一箱，其餘全是私人貨物，請求嚴厲禁止杜絶這類事情。淮、徐、濟寧的士兵，到京城操練，但是那些地方實在是南北的要

聯絡，倉猝可以制變。”章下所司行之，唯不設文武官。

衞，應當分别設置文武官員鎮守，練兵屯田，經常使兩京之間的聲勢相互聯絡，匆促之時能够控制變亂。”奏章下發有關部門施行，惟獨不采用增設文武官員這一條。

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其教務先德行。進浙江右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寅檄招之，衆皆解散。久之，進山東右布政使。弘治初，致仕歸。

提升爲江西副使，提督學校。他的施教務必先樹立德行。升爲浙江右參政。處州百姓苦於暴虐的統治，逃避到山谷中。夏寅用檄文招撫他們，衆人都離散。以後，升任山東右布政使。弘治初年，退休回家。

寅清直無黨援。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世傳爲名言。

夏寅清廉正直没有朋黨援引。曾經告訴别人説：“君子有三件值得惋惜的事。一輩子不學習，是第一件可惜的事。一天閑散地過去，是第二件可惜的事。名譽一旦敗壞，是第三件可惜的事。”當時人傳爲名言。

陳壯

陳壯，字直夫，其先浙江山陰人。祖坐事謫戍交阯，後調京衞，遂家焉。壯舉天順八年進士，授南京御史。編修章懋等建言得罪，抗疏救之。帝遣中官采花木，復疏諫。尚書陳翌請以馬豆代百官俸，壯言飼馬之物，不可養士大夫。事乃寢。

陳壯，字直夫，他的祖先是浙江山陰人。祖父因事獲罪謫戍交阯，後來調到京衞，於是安家於山陰。陳壯考中天順八年進士，授官南京御史。編修章懋等人建言獲罪，陳壯上疏救援。皇帝派遣宦官采購花草樹木，又上疏進諫。尚書陳翌請求用馬豆代替百官的俸禄，陳壯説喂馬的東西，不能够奉養士大夫。此事於是終止。

壯家素窶，常禄外一無所取。父母歿，廬墓側，居喪一循古禮。歷江西僉事，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弘治中，以尚書張悦薦，起官福建。居二年，又乞致仕。時倪岳爲吏部，素賢之，擢河南副使。歲荒振饑，民懷其惠。僉都御史林俊謝病，舉以自代。未及遷，而壯又乞致仕。巡撫孫需奏留之。又二年，竟致仕去。

陳壯家向來貧寒，正常的俸禄之外一無所取。父母死後，在墳墓旁築廬舍守護，全部遵循古代的禮制守孝。歷任江西僉事，退休回家。在家居住十多年，弘治年間，因爲尚書張悦舉薦，起用在福建作官。過了二年，又請求退休。當時倪岳管理吏部，向來認爲他是賢才，提拔爲河南副使。年成收入不好就賑濟飢民，百姓懷念他的恩惠。僉都御史林俊托病辭職，舉薦陳壯代替自己。還没等到升遷，陳壯又請求退休。巡撫孫需上奏挽留他。又過了二年，最終退休離任。

張昺

張昺，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楷孫也。舉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性剛明，善治獄。有嫁女者，及婿門而失女，互以訟於官，不能决。昺行邑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樹有神巢其巔。昺不聽，率衆往

張昺，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張楷的孫子。考中成化八年進士，授官鉛山知縣。他性格剛强明慧，長於處理訴訟。有一個嫁女兒的，到女婿家却不見女兒，互相以此争訟於官府，不能判决。張昺走到縣的邊界，看見大樹妨礙莊稼生長，打算砍伐它。百姓説這棵樹有神仙在樹巔築

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昺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間。昺怒手斧之，卒仆其樹。巢中墮二婦人，言狂風吹至樓上。其一即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昺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已，并巫失去。昺馳縛以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毁諸淫祠。寡婦惟一子，爲虎所噬，訴於昺。昺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庭下，昺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昺射殺之，以畀節婦，一縣稱神。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湯藥者。昺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節"，不嫁者跪之。民傅四妻祝誓死守，舅姑紿令跪"羞"木下，昺判從之，祝投後園池中死。邑大旱，昺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及啓土，貌如生。昺哭之慟曰："殺婦者，吾也。"爲文以祭，改葬焉，天遂大雨。諸異政多類此。

巢。張昺不聽信，率領衆人前往砍伐。有三個戴着帽子的人跪拜在路邊。張昺呵叱他們，一下子就不見了。等到砍樹的時候，有血從樹中流出來。張昺生氣地親手持斧頭砍它，終於砍倒那棵樹。巢中墮落二個女人，説是被狂風吹到樓上。其中一人就是先前出嫁的女子。有個巫師能隱形，奸污别人的婦女。張昺捉拿巫師用木棒痛打他，他不覺得痛苦。後來，巫師竟然不見了。張昺騎快馬把他捆綁回來，在巫師的背上蓋官印并鞭打他，他立時死去。於是全部毁壞各處的淫祠。有個寡婦衹有一個兒子，被老虎吃了，向張昺告狀。張昺和寡婦約定五天的期限，於是齋戒祭祀城隍神。到約定的那天，二隻老虎伏在庭堂下，張昺呵叱道："誰傷害我的百姓，按法律應當判死罪。無罪的離開。"一隻老虎起身，收斂着尾巴走了。一隻老虎伏地不動，張昺用弓箭射死它，把它交給守節的寡婦，全縣都稱他爲神。鉛山風俗，婦人丈夫死了就要再嫁；還有丈夫生病没有死，便先接受聘約供奉湯藥。張昺想改變這種風俗，命令寡婦都準備訴狀接受判决。他在二塊木頭上寫字。寫"羞"，再嫁的人跪在下面。寫"節"，不嫁的人跪在下面。平民傅四的妻子祝氏發誓到死都守節，公婆哄騙她，叫她跪在寫"羞"的木頭下面，張昺按木頭判决她改嫁，祝氏跳入後園水塘中死去。縣中遇到大旱災，張昺夢見婦人哭着行拜禮，醒來後記起她居住的地方和姓氏，前去查看她的情况。等到挖開泥土，她的面貌像活着的人一樣。張昺哭着悲痛地説："殺死婦人的，是我。"寫文章祭祀她，改葬其他地方，天上於是落下大雨。各個奇異的政事大多與此類同。

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七月，偕同官上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累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説，是聖學將怠之漸也。内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啓寵倖之漸也。外戚雖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

提升爲南京御史。弘治元年七月，和同僚上書進言："近來臺諫大臣紛紛呈上奏章討論國事，但是制止皇帝出行和糾正禮儀的大臣不能逃脱錦衣衛用木棒拷打的污辱，這就使進言之路漸漸堵塞了。御前講席已經設立，但是封書奏章接連而進，最終又不能改變寒暑之時停止免講之説，這就使聖上的學業漸漸懈怠了。宫内寵幸之臣雖然排斥了梁芳這一類人，但是賜祭仍然施及左右親

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尚揭於官禁，番僧旋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户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啓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牛斗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以爲戒。”帝嘉納之。

信，這又是漸漸開始了寵溺幸臣的風氣。對外戚雖然加罪於萬喜，但是莊園田地又賞賜給皇親，這是漸漸驕縱姻親。邪門旁道雖然排斥，但是符書還張貼在宫廷禁地，番僧旋即在都城恢復，這是使異端漸漸復興。不由吏部選拔直接由内宫任官的舊例雖然革除，但是又授給張質千户之職，通政中不罷去張苗，這是使宫内直接任命傳奉官的作法漸漸重新開始。織造之役雖然停止，仍舊有蟒衣牛斗這類東西的紡織，這就是淫巧的風氣漸漸興起了吧？寶石這類貢奉已經廢除了，又聽説經常有對皇親國戚的賞賜，這是奇珍玩好的風氣漸漸推崇了吧？《詩經》説‘不是没有好的開始，衹是很少能有好的結果’，希望陛下以此爲戒。”皇帝嘉賞并采納了這些建議。

先是，昺以雷震孝陵柏樹，與同官劾大學士劉吉等十餘人，給事中周紘亦與同官劾吉，吉銜之。其冬，昺、紘奉命閲軍，軍多缺伍，兩人欲劾奏守備中官蔣琮，琮先事劾兩人。章下内閣，吉修隙，擬黜之外。尚書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再疏争，言官亦論救。乃調昺南京通政司經歷，紘南京光禄寺署丞。

在此之前，張昺因爲雷電震擊孝陵的柏樹，和同僚彈劾大學士劉吉等十多人，給事中周紘也和同僚彈劾劉吉，劉吉懷恨在心。這年冬天，張昺、周紘奉命閲軍，軍隊大多缺少軍員，兩人準備上奏彈劾守備宦官蔣琮，蔣琮搶先彈劾兩人。奏章下發内閣，劉吉報復過去的怨恨，打算貶黜他們到外地作官。尚書王恕直言上奏章説：“不治缺失軍員的罪過，却治執法大臣的罪，用什麽來讓天下人信服！”王恕兩次上疏諫諍，諫官也陳述理由援救。於是調張昺作南京通政司經歷，周紘作南京代理光禄寺臣。

久之，昺用薦遷四川僉事。富豪殺人，屢以賄免。御史檄昺治，果得其情。尋進副使。守備中官某將進術士周慧於朝，昺擒慧，論徙之極邊。歲餘，引疾歸。環堵蕭然，擁經史自娱。都御史王璟以振荒至，饋昺百金。堅拒不得，授下户饑民粟以答其意。知縣丁洪，昺令鉛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爲具蔬食。昺曰：“吾誠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絶，處之澹如。及卒，含斂不具，洪爲經紀其喪。

很久以後，張昺因人舉薦升任四川僉事。有富豪殺人，屢次用賄賂免於罪罰。御史傳檄文命令張昺審理，最終得到真實情况。不久升任副使。守備宦官某人打算推薦術士周慧給朝廷，張昺擒拿周慧，審判發配到最邊遠的地方。一年多之後，稱病回家。家中四壁空曠無物，他手拿經史自得其樂。都御史王璟因賑濟災荒來到他家，贈送張昺一百金。他堅决推拒不能謝絶，便給屬下飢民粟米以答謝他的好意。知縣丁洪，是張昺作鉛山縣令時所選拔的士子，早晚侍候他起床和睡眠，爲他準備蔬菜食品。張昺説：“我固然不能自給，但怎麽能以此煩勞你？”終於不接受。炊烟多次因無食物而斷絶，他恬静淡然對待。到死的時候，殯殮的東西都没有，丁洪爲他操辦了

喪事。

宋端儀

宋端儀，字孔時，莆田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雲南缺提學官，部議屬端儀，吏先期泄之。端儀曰："啓事未登，已喧衆口，人其謂我干乞乎!"力辭之。已，進主客員外郎，貢使以贄見，悉却不納。

宋端儀，字孔時，莆田人。成化十七年考中進士。授官禮部主事。雲南缺少提學官，部議委任宋端儀，小吏提前泄露了這個消息。宋端儀説："啓事還没有公布，已經喧嚷於衆人之口，别人大概認爲我求討吧!"極力推辭。不久，升任主客員外郎，進貢的使者拿着禮物來見他，全都推却不收。

初在國學，爲祭酒丘濬所知。及濬柄政，未嘗一造其門。廣東提學缺，部以端儀名上，濬竟沮之。濬卒，始以按察僉事督廣東學校。卒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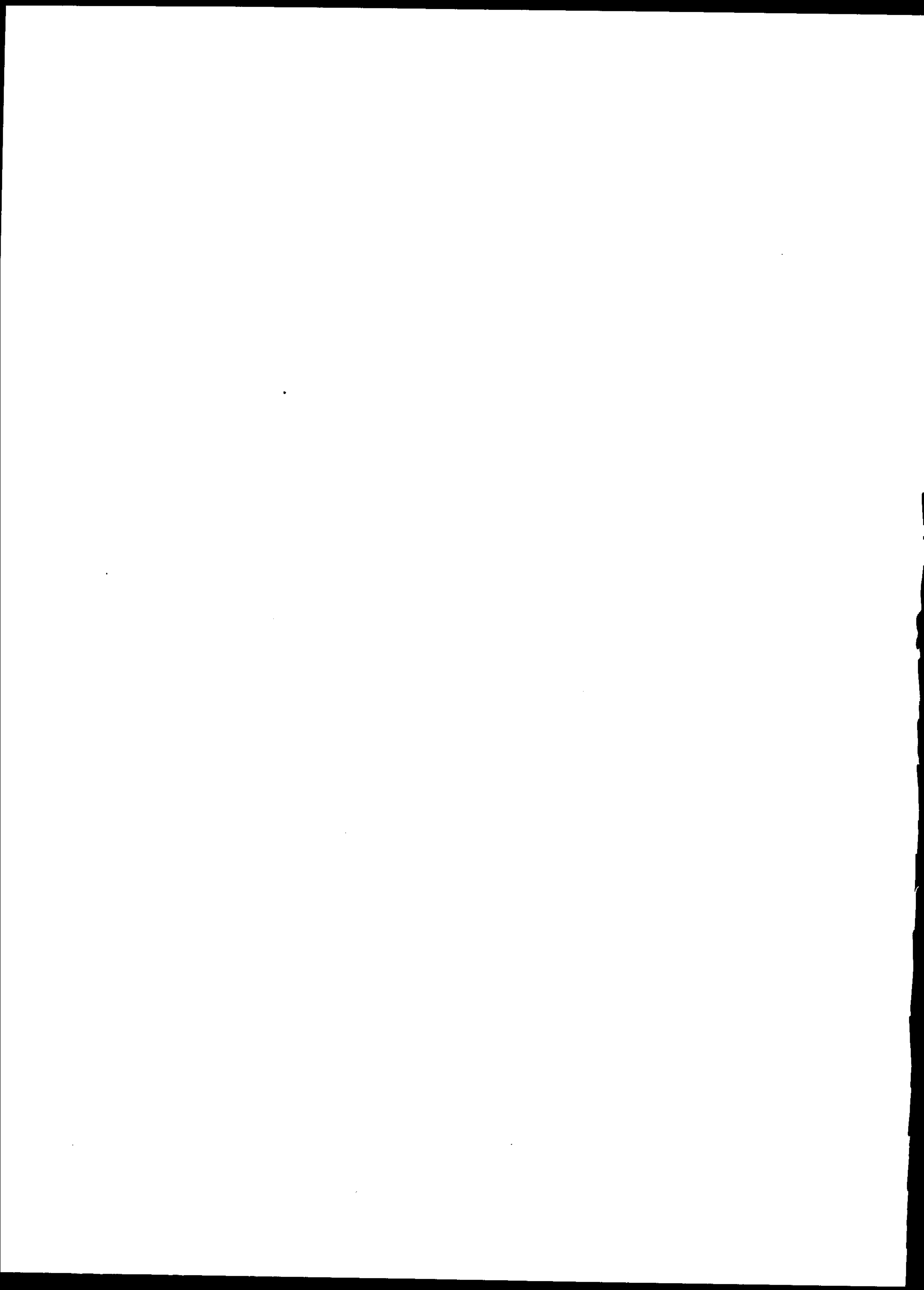
當初在國學，被祭酒丘濬所賞識。到丘濬把握權柄時，一次也没有拜訪過他的家門。廣東缺提學，吏部把宋端儀的名字呈報上去，丘濬竟然阻止這件事。丘濬死後，纔以按察僉事的官職督察廣東的學校。死於官任。

端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没，乃搜輯遺事，爲《革除録》。建文忠臣之有録，自端儀始也。

宋端儀感慨於建文朝的忠臣埋没無聞，於是搜集輯録他們遺留下來的事迹，寫成《革除録》。建文年間的忠臣有記録，從宋端儀開始。

贊曰：明初重監司守牧之任。尚書有出爲布政使，而侍郎爲參政者，監司之入爲卿貳者，比比也。守牧稱職，增秩或至二品。天順而後，巡撫之寄專，而監司守牧不得自展布，重内輕外之勢成矣。夫賦政於外，於民最親。李昌祺、陳本深之屬，静以愛民，况鍾、張昺能於其職。所謂承宣德化，爲天子分憂者，非耶？周新、陳選，冤死爲可哀。讀張褧書，又以見公正之服人者至，而直道之終不泯也。

贊曰：明代初期重視監司守牧的官職。尚書有出京作布政使的，侍郎有出京作參政的，監司入京作朝中大臣的，比比皆是。地方長官稱職，增加官級有達到二品的。天順之後，巡撫寄於專任，而使監司守牧不能够自己施展才能，重視京官輕視地方官的局勢形成了。在外執政的地方官，對於百姓最親近。李昌祺、陳本深這些人，貞静愛撫百姓，况鍾、張昺以才能忠於職守。這正是所説的繼承發揚道德教化，替天子分擔憂愁，不是嗎？周新、陳選，冤屈而死值得哀憫。讀張褧的上書，又因此看見公正使人信服到了極點，并且正直之道始終不會泯滅。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尹昌隆　耿通　陳諤　戴綸　林長懋　陳祚　郭循　劉球　(子)鉞　釪
陳鑑　何觀　鍾同　孟玘　楊集　章綸　(子)玄應　廖莊
倪敬　盛杲(等)　楊瑄　(子)源　盛顒(等)

尹昌隆

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洪武中進士及第。授修撰，改監察御史。

惠帝初即位，視朝晏。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群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過。”未幾，以地震上言，謫福寧知縣。燕兵既逼，昌隆以北來奏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勸帝罷兵，許王入朝。設有蹉跌，便舉位讓之。若沈吟不斷，進退失據，將求爲丹徒布衣且不可得。成祖入京師，昌隆名在奸臣中，以前奏貸死，命傳世子於北平。

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洪武年間考中進士。授官修撰，改任監察御史。

惠帝纔登上皇位時，到朝廷處理政務的時間很晚。尹昌隆上疏勸諫説：“高皇帝在鷄叫的時候就起床，初曉尚暗的時候就上朝，太陽還没有出來就接見百官，所以能各項事業興盛，天下太平無事。陛下繼承掌管國家大業，應該追隨效法祖先的事迹，兢兢業業，憂愁勤奮處理繁多的事務。現在却處於安樂之中，太陽已經上了幾刻，還没有上朝處理政務。群臣宿衛，疲倦於伺候，耽誤職責荒廢事務，上上下下懈怠鬆弛。散布到天下，流傳到四境，不是國家的福氣。”皇帝説：“尹昌隆的話深切直爽，禮部要把它宣示天下，讓他們知道朕的過失。”没過多久，因爲地震上書進言，貶謫爲福寧知縣。燕國的部隊逼近邊境後，尹昌隆以北方來奏章動不動就援引周公輔佐成王的舊例爲藉口，勸諫皇帝停止作戰，允許燕王入京朝見。假設有意外，就把皇位讓給他。如果長久思考没有決斷，舉動失去根據，將會請求成爲丹徒的百姓都不能得到。成祖進入京城，尹昌隆的名字在奸臣裏，因爲以前的奏書而寬恕他的死罪，命令他在北平輔佐世子。

永樂二年册世子爲皇太子，擢昌隆左春坊左中允。隨事匡諫，太子甚重之。解縉之黜，同日改昌隆禮部主

永樂二年，册封世子爲皇太子，提拔尹昌隆任左春坊左中允。他根據事情匡正勸諫，太子很器重他。解縉被罷黜，當天改尹昌隆任禮部主

事。尚書吕震方用事，性刻忮。當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假托宫僚，陰欲樹結，潜蓄無君心。逮下獄。尋遇赦復官。父憂起復，謁震，震温言接之。入理前奏，復下錦衣衛獄，籍其家。帝凡巡幸，下詔獄者率輿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與焉。

事。尚書吕震剛剛掌權，性格刻毒忌恨。當他獨自在一邊專心思考，用手指刮眉毛的尾部，就必定有周密的謀劃細緻的考慮，官員和屬僚相互提醒，没有敢報告事情的。尹昌隆前去報告事情，吕震生氣不答應。過了一會兒又向他報告，吕震更加氣憤，甩下袖子站起來。尹昌隆退下來報告太子，取得令旨做了這件事。吕震大爲憤怒，奏報尹昌隆憑藉宫僚的身份，暗中想樹立派别結成黨羽，悄悄醖釀謀反的打算。被逮捕關進監獄。不久遇到赦免恢復官職。服父喪後起用恢復官職，拜見吕震，吕震用温和的言語接待他。入朝申訴以前的奏報，又關進錦衣衛監獄，没收他的家産。凡是皇帝出巡視察，關在欽犯監獄裹的人全部關在車裹跟從，稱他們是隨駕重囚，尹昌隆也在其中。

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以王前奏昌隆爲長史，坐以同謀，詔公卿雜問。昌隆辯不已，震折之。獄具，置極刑死，夷其族。後震病且死，號呼“尹相”，言見昌隆守欲殺之云。

幾年以後，谷王謀反的事情敗露。因爲谷王以前奏報尹昌隆任長史，判爲同謀，詔命公卿審問。尹昌隆不停地辯解，吕震折辱他。案件判決，處以極刑，誅滅他的家族。後來吕震生病要死了，高聲呼叫“尹相”，説看見尹昌隆守在旁邊想殺他等等。

耿通

耿通，齊東人。洪武中舉於鄉。授襄陽教授。永樂初，擢刑科給事中，歷左右給事。剛直敢言。嘗劾都御史陳瑛，御史袁綱、覃珩朋比爲蒙蔽，構陷無辜，綱、珩已下獄，瑛長官，不宜獨宥。又言驍騎諸衛倉壞，工部侍郎陳壽不預修，糧至無所受，多損耗病民；工部尚書宋禮不恤下，匠役滿，不即遣歸，多至失所。瑛等皆被鐫責。當是時，給事中敢言者，通與陳諤，舉朝憚其風采。久之，擢大理寺右丞。

耿通，齊東人。洪武年間參加鄉試中舉。授官襄陽教授。永樂初年，升任刑科給事中，歷任左右給事。剛强正直敢於進言。曾經彈劾都御史陳瑛，御史袁綱、覃珩結成朋黨做蒙蔽朝廷的事，誣告陷害無辜，袁綱、覃珩已經關在監獄裹，陳瑛是長官，不應該單獨赦免。又進言説驍騎各衛的糧倉壞了，工部侍郎陳壽不提前修理，糧食運到以後没有地方存放，大多損耗爲害百姓；工部尚書宋禮不體恤下屬，工匠服役期滿，不馬上遣返回家，使他們大多失去居住的地方。陳瑛等人都被降級追究責任。在這個時候，給事中敢於進言的，是耿通和陳諤，朝廷上下害怕他們的聲威名望。很久以後，升任大理寺右丞。

帝北巡，太子監國。漢王高煦謀奪嫡，陰結帝左右爲讒間，宫僚多得罪者。監國所行事，率多更置。通從容諫帝：“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

皇帝到北方巡視，太子代理國政。漢王朱高煦陰謀奪取嫡位，暗中勾結皇帝近旁的人進行讒言離間，太子宫的屬僚有很多人獲罪。太子監國中所做的事，大多重新安排。耿通委婉地勸諫

更也。”數言之。帝不悦。十年秋，有言通受請托故出人罪者。帝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大臣鞫之午門，曰：“必殺通無赦。”群臣如旨，當通罪斬。帝曰：“失出，細故耳，通爲東宫關説，壞祖法，離間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極刑。”廷臣不敢争，竟論奸黨，磔死。

皇帝説：“太子做事没有大的過失錯誤，可以不改變。”多次進言這件事。皇帝不高興。十年秋天，有人説耿通接受賄賂故意免除一個犯人的罪刑。皇帝非常憤怒，命令都察院召集文武大臣在午門審問，説：“一定要殺耿通不能赦免。”群臣按照旨令，判處耿通罪該處斬。皇帝説：“過輕判處犯人罪刑，是細小而不值得計較的事情，耿通爲太子在中間説好話，破壞祖宗的法令，離間我父子，不可饒恕，要把他處以極刑。”朝廷大臣不敢諫諍，最後判爲奸黨，用磔刑處死。

陳諤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帝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曰：“是天性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已，復忤旨，罰修象房。貧不能雇役，躬自操作。適駕至，問爲誰。諤匍匐前，具道所以。帝憐之，命復官。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年間，以鄉試中舉進入太學，授官刑科給事中。處理事情剛直果斷，彈劾人没有避忌。每次奏報事情，聲音像鐘響。皇帝命令餓他幾天，奏對仍像以前那樣。皇帝説：“這是天性。”每次看見他，叫他爲“大聲秀才”。曾經議論事情觸怒皇帝，命令挖坑埋在奉天門，露出他的頭。過了七天没有死，赦免他出坑恢復原職。不久，又觸怒皇帝，罰他修建象房。因貧窮不能雇用差役，親自操作。正逢車駕經過，問是誰。陳諤匍匐上前，詳細説出原因。皇帝憐憫他，命令恢復官職。

歷任順天府尹，政尚嚴鷙，執政忌之，出爲湖廣按察使。改山西，坐事落職。仁宗即位，遇赦當還故官。帝以諤前在湖廣頗摭楚王細故，謫海鹽知縣。遷荆王長史，爲王府所厭苦。宣德三年，遷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歷任順天府尹，爲政崇尚嚴厲凶狠，執政者忌恨他，出京任湖廣按察使。改任山西，因事罷官。仁宗登上皇位，遇到赦免應當恢復以前的官職。皇帝因爲陳諤在湖廣頗收集了一些楚王的細小過失，貶謫爲海鹽知縣。升任荆王長史，被荆王所壓制嫌棄。宣德三年，升任鎮江同知。退休回家，死去。

戴綸　林長懋

戴綸，高密人。永樂中，自昌邑訓導擢禮科給事中，與編修林長懋俱侍皇太孫説書。歷中允、諭德。仁宗即位，太孫爲太子，遷洗馬，仍侍講讀。始成祖命太孫習武事，太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綸與長懋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問而事游畋，時時進諫。綸又具疏爲帝言之。他日，太孫侍，帝問：“宫臣相得者誰也？”太

戴綸，高密人。永樂年間，從昌邑訓導提升爲禮科給事中，和編修林長懋一齊侍奉皇太孫説書。歷任中允、諭德。仁宗登上皇位，太孫成爲太子，升任洗馬，仍然侍奉講讀。從前成祖命令太孫練習武功，太孫也很喜歡，不時出去騎馬射箭。戴綸和林長懋認爲太孫正值青年，不該荒廢學問而從事游玩打獵，時時進諫。戴綸又寫成奏疏向皇帝進言這件事。一天，太孫侍候皇帝，皇帝問：“宫中大臣相處得好的是誰？”太孫回答是

孫以綸對。因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

戴綸。皇帝於是拿出戴綸的奏疏給他，太孫因此憎恨戴綸。

長懋者，莆田人。以鄉薦歷青州教授，擢編修。仁宗初，進中允。爲人剛嚴，累進直言，與綸善。

林長懋，莆田人。因鄉薦歷任青州教授，提升任編修。仁宗初年，升任中允。爲人剛正嚴肅，多次進諫直言，和戴綸相友好。

宣宗即位，加恩宫僚，擢綸兵部侍郎。頃之，復以諫獵忤旨，命參贊交阯軍務。而長懋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爲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并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鞫之，綸抗辯，觸帝怒，立棰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

宣宗登上皇位，加恩於宫僚，提拔戴綸任兵部侍郎。不久，又因爲勸諫游獵觸怒皇帝，命令參贊交阯的軍務。而林長懋從南京來，遲到，也降職任鬱林知州。没過多久，因心懷怨恨獲罪，一齊逮捕到京城，關進錦衣衛監獄。皇帝親自審訊他們，戴綸直接申辯，觸犯皇帝憤怒，馬上用竹鞭打死，没收他的家産。伯父叔父河南知府戴賢、太僕寺卿戴希文都被關押。

而長懋在獄十年，英宗立，乃得釋。復其官，還守鬱林，有惠政。其卒也，州人立廟祀之。

而林長懋在監獄裏關了十年，英宗登上皇位，纔得到釋放。恢復他的官職，回去守鬱林，有仁惠政績。他死後，州裏的人修廟祭祀他。

陳祚

陳祚，字永錫，吴人。永樂中進士。擢河南參議。十五年，與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并謫均州太和山佃户。躬耕力作，處之晏然。仁宗立，詔選用遷謫諸臣，祚在選中。會帝崩，不果用。

陳祚，字永錫，吴人。永樂年間考取進士。提升任河南參議。永樂十五年，和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聯合上疏説在北京建都不便利，一齊貶謫到均州太和山當佃户。他親自耕種盡力勞作，平静地對待這種生活。仁宗登上皇位，下詔選用流放貶謫的各位大臣，陳祚在選用的名單裏。恰巧皇帝死了，終究没有被任用。

宣德二年，命憲臣即均州群試之，祚策第一。試吏部，復第一。遂擢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彈擊，禁止和買，閩人德之。還奏白塔河上通邵伯湖，下注大江，蘇、松舟楫，多從往來，淺狹湮塞，請開浚。從之，轉漕果便。尋出按江西。

宣德二年，命令御史到均州一齊考試他們，陳祚策試取得第一名。參加吏部考試，又得第一名。於是提升任御史，巡按福建。統管一方的大臣大多被他彈劾打擊，禁止官府强定平價購買，閩人感激他。回朝上奏説白塔河向上通達邵伯湖，向下注入長江，蘇、松的船隻，大多經由其地往來，河道又淺又狹窄又堵塞不通，請求開鑿疏通。聽從了他的建議，轉運漕糧果然方便。不久出京按察江西。

時天下承平，帝頗事游獵玩好。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

當時天下太平已久，皇帝很喜歡游獵和玩賞寶物。陳祚用快馬上疏勸諫勤勉於聖哲的學問。奏疏大概内容是："帝王的學業先要明理，明理在於讀書。陛下雖然有聖明的品德，但御前講席没能很好地舉行，研究學問没有限度，聖賢的精深微妙，古今的國家治理，怎麽能全部知道并透

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疏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父竟瘐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内皇城修離宫，逮入面詰之。循抗辯不屈，亦下獄。英宗立，祚與循皆得釋復官。

徹地瞭解。真德秀寫的《大學衍義》一書，對於聖賢的格言，没有不完全記載的。希望在處理政事的閑暇，命令儒臣講析評說，非有重大的事情，不得間斷。使陛下瞭解古今的賢人是怎樣在進行治理，政事怎樣纔得當，一定能開闊見聞，讓聖德業績增添光彩，而那些用奇寶巧玩來迷惑聖心的邪佞小人自然地被排除疏遠，那麽天下人民享受的幸福就没有止境了。”皇帝看見奏疏十分氣憤地說：“豎儒説朕没有讀過《大學》嗎！輕視朕到這個地步，不能不誅殺。”學士陳循叩頭下拜說：“庸俗的士子處在遠方，不知道皇上没有什麽書没有讀過。”皇帝的心意稍稍緩解。把陳祚關進監獄，逮捕他的十多個家屬，分隔拘禁關押了五年，他的父親最後死在監獄。當時，刑部主事郭循勸諫拓寬西内皇城修建離宫的事，逮捕進入朝廷當面責問。郭循極力申辯不屈服，也關進監獄。英宗登上皇位，陳祚和郭循都得到釋放恢復官職。

祚再按湖廣。以奏遼王貴烚罪有所隱，與巡撫侍郎吴政逮至京，下獄。尋赦出。時王振用事，法務嚴峻，祚上言：“乃者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如侍郎吴璽誤舉主事吴軏，宜坐貢舉非其人律，乃坐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軏自經死，獄官獄卒罪應遞減，乃援不應爲重罪，概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沴數見，未必非此。”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尋改南京，遷福建按察使僉事。有威惠，神祠不載祀典者悉撤去。久之，以疾歸，卒。

陳祚又按察湖廣。因爲奏報遼王朱貴烚的罪過有所隱瞞，和巡撫侍郎吴政一同逮捕到京城，關進監獄。不久赦免出獄。當時王振掌權，司法追求嚴厲，陳祚上書說：“以前法律機關判決案件，大多違反規定的律例。如侍郎吴璽錯誤舉薦主事吴軏，應當按貢舉非其人的條律判處，却按奏事有規避的條律判處斬首。到吴軏自殺死後，獄官和獄卒的罪刑應該遞減，却引用不應爲的重罪，一律處以杖刑。這一件事都這個樣子，其餘的可以推想了。上天時令不順，災荒瘟疫多次出現，未必不是這個原因。”皇帝認爲他説得對，把他的奏章下發到法律機關。不久改任南京，升任福建按察使僉事。有威儀和惠政，神祠不記載在典册中的全部撤去。很久以後，因爲疾病辭官回家，死去。

祚天資嚴毅，雖子弟罕接其言笑，獨重里人邢量。量博學士，隱於卜，敝屋數椽，或竟日不舉火。祚數挾册就質疑，往往至暮。

陳祚天資嚴肅堅毅，即使是子女和兄弟也很少和他説話歡笑，惟獨敬重同鄉邢量。邢量是博學的人，隱逸在卜者中，破舊的房屋衹有幾根椽木，有時竟然整天不燒火煮飯。陳祚多次挾着書册前去請教疑問，往往到晚上。

郭循

郭循，字循初，盧陵人。居官有才譽。既復職，進郎中，以尚書魏源薦，擢廣東參政，有剿寇功。景泰初卒。

郭循，字循初，盧陵人。做官有才名聲譽。恢復官職後，升任郎中，因尚書魏源舉薦，提拔爲廣東參政，有剿殺寇賊的功勞。景泰初年死。

劉球　劉鉞　劉釪

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讀書十年，從學者甚衆。授禮部主事。胡濙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録》，改翰林侍講。從弟玭知莆田，遺一夏布。球封還，貽書戒之。

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住在家裏讀了十年書，跟隨學習的人很多。授官禮部主事。胡濙舉薦陪侍御前講席，參與修訂《宣宗實録》，改任翰林侍講。堂弟劉玭知莆田，送他一塊用苧麻織的麻布。劉球包起來送還，寫信告誡他。

正統六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川。球上疏曰：

正統六年，皇帝聽信王振的話，大舉征伐麓川。劉球上疏說：

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獫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

帝王統治四方，必定原諒他們小的過失而提防大的陰謀，以此適應鬆緩或緊急情況的需要，是天下長久安寧的計策。周討伐崇不成功，退回來實行德政教化以等待他來歸降。對於獫狁，則命令南仲在朔方修城來防備。漢征討南越不順利，就停止用兵賜與書信互通交好。對於匈奴，雖然已經和親，還是招募百姓遷居關外，交納糧食充實邊關，又命令魏尚駐守在雲中防守。

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群醜，爲誅爲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

現在麓川的殘餘寇賊思任發一直安分於管屬，因爲駐守邊關的將領失去控制，致使他造反煩勞大量軍隊。雖然首領没有被殲滅，也清除了很多叛賊，誰被誅殺誰被放逐，無關輕重。皇上的詔書寬恕他的罪過，使他得到自新的機會，是隆盛的恩德。邊關將領不理解皇上的意旨，又商議大舉發兵，想屯集十二萬人於雲南，來促使他投降，不投降就攻打他。不考慮國家的軍隊不能輕易動用，蠻人的品性不能立即馴服，地勢險要不能動用軍隊，遠去的軍隊不能長久的停留。何况南方水災旱災相連，軍隊和百姓交相困苦，如果又動用軍隊，擔心出現災禍混亂。臣私下認爲應該暫緩受天命誅討，而像周、漢對待崇、越那樣。

至於瓦剌，終爲邊患。及其

至於瓦剌，始終是邊關的禍患。等他尚

未即騷動，正宜以時防禦。乃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慎防遏，如周、漢之於玁狁、匈奴也。	未來得及騷動，正該用這段時間來防禦。却打算調動甘肅的守將去進行南方的征討，如果突然有危急事件，用什麼來防禦？臣私下認爲應該謹慎地防禦遏制，像周、漢對待玁狁、匈奴那樣。
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浚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希望陛下停止大量發兵的討論，推選有智有謀的將帥，用有才識的大臣輔助，按需要的兵力調動官軍，分别駐扎在金齒各處要害地方，結交木邦各蠻來作爲援助，抓住時機進攻，根據形勢撫慰告誡，寇賊自然能够收服。至於西北邊塞，應當敕命邊關大臣巡視，疏通河渠修建城墻，增設維修城堡，加緊訓練，嚴密守望，以防意外，這是有備無患的方法。
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	奏章下發到兵部。説南征已經發出命令，不聽取劉球的話。
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球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略曰：	正統八年五月，雷擊奉天殿。劉球應詔上書建議應該先做的十件事。大概是説：
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决庶政，權歸總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决故事，使權歸於一。	古代的聖王不作没有用處的事，所以心地正直而上天不違背。臣希望皇上常駕臨御前講席，大量任用儒臣，研究追求至道的方法，一定使學問功夫盡善盡美，理欲分明，就會聖心正直而上天的心自然順應。政令由自己發出，就使權力不往下放。太祖、太宗每天親自臨朝三次，時時在便殿召集大臣裁决各種政事，使權力歸總於皇上。皇上親自理政九年，事務漸漸熟悉，希望遵守二聖已有的規章，恢復親自决定的舊例，使權力統歸於皇上一個人。
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棰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勿輒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	古代選擇大臣的時候，必定詢問左右、大夫、國人。在他們有所觸犯的時候，即使達到殺頭的罪也不施加處罰，衹是賜他一死。現在選用大臣不是全部都出自於公論，到有小的過失的時候，就給他戴上脚鐐手銬用棍棒毆打。然而没有多久，又恢復他的官職，尤其不是對待大臣的方法。從現在起選擇任用大臣，應該符合滿足公衆的輿論。小的過錯就赦免他。實在不能寬容，就下交司法官定罪，使自作打算。不要動不動就關

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

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

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運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

《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况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力。

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户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

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擒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録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

押，但願不違背供奉天職的意願。

現在的太常，就是古代的秩宗，一定要用清廉謹慎精通禮儀的大臣擔任，然後纔能溝通神明。現在僅次於卿相的朝中大官都空缺，應當選擇儒臣，讓他們領受這些職務。

古代視察四方巡視各地，以此監察官吏的得失，詢問民間的疾苦。兩漢、唐、宋興盛的時期，多次派遣使者巡行郡縣，洪武、永樂年間也曾經實行過。現在很久都不舉行，所以官吏大多貪污爲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其嚴重。應該選擇公正精明廉潔能幹的大臣，分别巡視天下。

古代的君王不親自處理刑事案件，必定交付治理獄訟的官員，是恐怕順從於喜怒而有輕重不同。近來法律機關上報的案件，大多奉敕命增減輕重，法律機關不能堅持所奏，到審訊其他囚犯的時候，又觀望以定輕重，百姓因此有很多冤屈，應該讓司法機關各司其職。至於運磚輸米以贖罪等條例，都不是古代的刑法，尤其應該免除。

《春秋》對於營造修築都有記録，警戒勞損百姓。京城修建已經有五六年了，說不勞煩百姓而去役使軍隊，軍隊難道不是國家的赤子嗎？何况營造修建大多完成，應該停止工程以蘇解他們的勞力。

各處發生水災旱災，主管官員既不賑救，也不請求減免租稅，有的也不過是祇具空文。應該命令户部按時賑救，酌量予以減免，使百姓不至於失去生活保障。

麓川連續幾年作戰，死的人有十分之七八，軍隊的費用和封爵賞賜不能盡算。現在又派遣蔣貴遠征緬甸，責令捉拿獻上思任發。果然能擒拿敵人回來，也不過在大道上懸頭示衆而已。緬甸打算要挾來獲取功勞，必定請求和木邦一齊瓜分它的土地。不給與就會激怒他們，給與他們就會使兩蠻勢力壯大，這是除去一個麓川而生出兩個麓川了。假設有所失誤，戰爭就没有休止的時候。臣看見皇上每次處理重囚，大多寬恕命令他們

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斬任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削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

從軍，仁愛的心地到了這個地步。現在想生擒一個陷失地方的流竄寇賊，却驅使數萬没有罪過的人到死亡的地方去，豈不有違於喜好生靈的仁德嗎。何況思機發過去曾派遣人來進貢，并非没有悔過乞求赦免的想法。如果敕命緬甸斬下思任發的頭獻上來，仍然敕命思機發全部去除四面邊境的土地，分給各寨新增加的蠻族，那麽這一地方能够安寧了。

邇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

北方進貢的使者漸漸增多，包藏禍心，實在難以預料。應該分別派遣給事、御史檢閱視察京城附近的官軍，及時訓練，不要被各廠借去作工，爲私家服役。公開武舉的選拔以求取良將，確定招募的辦法以招來威武勇敢的人，擴大屯田，公開鹽法，來豐富儲備，希望各種軍事防備没有缺失，而外來的禍患有所防備。

疏入，下廷議。言球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享祀事。

奏疏呈進去，下交到朝廷討論。説劉球所上奏的，衹有選擇太常官應該聽從，命令吏部推選舉薦。修撰董璘於是請求改任太常，管理祭祀事務。

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爲振腹心。凡天文有變，皆匿不奏，倚振勢爲奸，公卿多趨謁，球絶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謀，并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携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户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殮。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璘，字德文，高郵人。有孝行。獄解，遂歸，不復出。

當初，劉球討論麓川的事情，王振本來就已經怨恨他。欽天監正彭德清，是劉球的同鄉，一直是王振的心腹。凡是天文有變化，都隱瞞不奏報，依靠王振的勢力爲非作歹，公卿大多前去拜訪，劉球拒絶不和他往來。彭德清痛恨他，於是摘取奏疏中有關攬權的話，對王振説："這指的是您呀。"王振更加憤怒。恰逢董璘的奏疏呈上來，王振就指責他是劉球的同謀，一同逮捕關進欽犯監獄，吩咐指揮馬順殺掉劉球。馬順深夜帶着一個小校拿着刀到劉球的關押處。劉球剛躺下，起身站立，大聲叫喊太祖、太宗。頸被砍斷，軀體還直站着。於是支解他，埋藏在監獄的門下面。董璘從旁邊悄悄拿到血衣送給劉球家。後來劉球的兒子劉鉞尋求到一條手臂，裹在衣服裹來裝殮。馬順有個兒子病了很久，忽然起來揪住馬順的頭髮，拳打脚踢他説："老賊，叫你以後遭禍超過我！我就是劉球。"馬順驚恐害怕。不久他的兒子死，小校也死。董璘，字德文，高

鄄人。有孝敬的品行。訴訟解除，就回到家裏，不再出來任官。

球死數年，瓦剌果入寇。英宗北狩，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斃之。而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戮其尸。景帝憐球忠，贈翰林學士，謚忠愍，立祠於鄉。

劉球死後幾年，瓦剌果然入侵。英宗被俘虜北去，王振被殺。朝廷大臣馬上攻擊馬順，殺死了他。而彭德清從土木悄悄地逃回來，關進監獄判處斬刑，不久病死獄中。詔命陳列他的尸體示衆。景帝憐憫劉球忠誠，追贈爲翰林學士，謚號忠愍，在家鄉修建祠廟。

球二子，長鉞、次釪。皆篤學，躬耕養母。球既得恤，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鉞，廣東參政；釪，雲南按察使。

劉球有二個兒子，長子劉鉞、次子劉釪。都專意學習，親自耕作奉養母親。劉球得到撫恤後，兄弟二人纔出來參加科舉考試，先後成爲進士。劉鉞，任廣東參政；劉釪，任雲南按察使。

陳鑑　何觀

陳鑑，字貞明，高安人。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正統中，擢御史。

陳鑑，字貞明，高安人。宣德二年進士。授官行人。正統年間，提拔任御史。

出按順天。言京師風俗澆漓，其故有五：一，事佛過甚；二，營喪破家；三，服食靡麗；四，優倡爲蠹；五，博塞成風。章下禮部，格不行。

出京巡按順天。進言京城的風俗浮薄不淳樸，其原因有五個：一，過分地供奉神佛；二，辦理喪事破敗家庭；三，服飾艷麗飲食浪費；四，歌舞演員成爲社會的蛀蟲；五，賭博成爲風尚。奏章下到禮部，阻止不實行。

改按貴州。時麓川酋思任發子思機發遁孟養，屢上書求宥罪通貢。不許，復大舉遠征，兵連不解，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大起。舉朝皆知其不可，懲劉球禍，無敢諫者。十四年正月，鑑抗疏言賊酋遠遁，不爲邊患，宜專責雲南守臣相機剿滅，無遠勞禁旅。王振怒，欲困之，改鑑雲南參議，使赴騰衝招賊。已，復摭鑑爲巡按時嘗請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隸貴州，爲鑑罪，令兵部劾之，論死繫獄。景帝嗣位，乃得赦。尋授河南參議。致仕歸，卒。

改任巡按貴州。當時麓川酋長思任發的兒子思機發逃往孟養，多次上書請求寬恕罪過溝通貢使。不允許，又大舉遠征，戰事連綿没有休止，雲南、貴州的官軍和百姓疲乏困苦。苗人乘機煽動，閩、浙一帶的盜賊到處出現。所有朝廷大臣都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鑒戒於劉球的禍事，没有敢進諫的。正統十四年正月，陳鑑直接上疏説寇賊頭目逃避到遠方，不成爲邊關的禍患，應該專門責令雲南的防守大臣選擇時機剿滅，不要遠征使國家軍隊勞頓。王振憤怒，想爲難他，改陳鑑任雲南參議，派遣他到騰衝去招降寇賊。任務完成，又指摘陳鑑任巡按的時候曾請求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隸屬貴州，是陳鑑的罪過，命令兵部彈劾他，判處死罪關押在監獄裏。景帝繼承皇位時，纔得到赦免。不久授官河南參議。退休回家，死去。

自正統中，劉球以忤王振冤死，鑑繼下獄，中外莫敢言事者數年。至景帝時，言路始開，爭發憤上書。有

從正統年間，劉球因爲觸怒王振冤屈地死去，陳鑑跟着關進監獄，幾年時間朝廷内外没有敢進諫的。到景帝的時候，進言的道路纔開放，

何觀者，復以言得罪去。

大臣争着努力上書進言。有個叫何觀的，又因爲進言獲罪丢掉官職。

觀以善書爲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劾尚書王直輩正統時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中貴見權奸語，以爲侵己，激帝怒，下科道參議。吏科毛玉主奏稿，力詆觀，林聰、葉盛持之，乃删削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帝怒，下觀詔獄，杖之，謫九溪衛經歷。

何觀因爲擅長書法任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彈劾尚書王直一夥人在正統年間奉承依附權貴奸黨，不應該在皇帝的左右。宫裏的權貴聽到所謂依附權奸的，認爲傷害了自己，便有意挑起皇帝的憤怒，貶何觀爲科道參議。吏科毛玉主持奏章的草稿，極力詆毁何觀，林聰、葉盛支持何觀，於是删减削除一些内容奏報皇上。這時御史的奏疏也呈上，裏面有“何觀考核期滿没有被提拔，私下憎恨吏部”的話。皇帝憤怒，把何觀關進欽犯監獄，用木棍打他，貶謫任九溪衛經歷。

鍾同　孟玘　楊集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父復，宣德中進士及第。歷官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詣復邸，邀偕行。復已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爲!”球出嘆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死。”同幼聞母言，即感奮，思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嘆曰：“死不入此，非夫也。”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父親鍾復，宣德年間考中進士。歷任修撰，和劉球友好。劉球上封書議論政事，約請他一起參加，鍾復的妻子勸説阻止他。劉球到鍾復家拜訪，邀請他一齊去。鍾復已經到其他的地方去了，他妻子從屏風的縫隙中駡道：“你自己去上疏，連累他人幹什麽!”劉球出來嘆息説：“他竟然和婦人商量。”於是獨自上奏章，最後死去。没過多久，鍾復也病死了。他妻子很後悔這件事，每次哭泣就説：“早知道這樣，爲什麽不和劉球君一齊死。”鍾同在小時候聽到母親説的話，就感慨激動，想成就父親的志向。他曾經進入吉安的忠節祠，看見所祭祀的歐陽修、楊邦乂等人，嘆息説：“死了不能進入這裏，不是大丈夫。”

景泰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御史。懷獻太子既薨，中外望復沂王於東宫。同與郎中章綸早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五年五月，同因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略曰：

景泰二年，考中進士，第二年授官御史。懷獻太子死後，朝廷内外都希望接回沂王立爲太子。鍾同和郎中章綸上早朝，談到沂王，都流下眼淚，於是相約上疏請求恢復太子的職位。景泰五年五月，鍾同藉着上奏疏討論當時的政務，於是談到恢復太子職位的事情，文中大略説：

> 近得賊諜，言也先使偵京師及臨清虚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

> 近來得到寇賊的諜報，説也先派人偵察京城和臨清的虚實，約定在初秋大舉深入侵犯，直接攻下河南。臣聽到這件事非常擔心，但是朝廷大臣都處之泰然，滿不在意。以前秦征伐趙，諸侯鎮静自如，衹有孔子順擔心這件事，人們都認爲他瘋狂。臣現在的

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

話，與他有什麽區别？臣在當老百姓的時候，聽説宦官捏造罪名害人，殺害直臣劉球，於是使朝廷大臣閉口不説話。假使當時有人敢於冒犯皇帝的尊嚴，必定能够勸諫阻止上皇的作法，怎麽會有落難的災禍呢？

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游。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群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即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

陛下赫然復興，鋤滅奸黨，表彰忠誠正直之臣，命令軍隊在京郊抵禦敵人，不打仗而全軍的士氣自然倍增。臣認爲陛下現在打算統御四方，達到天下太平，奈何邊關的戰争剛剛停息，瘡痍還没有恢復，而侈奢的想法就産生了，致使天下人失望。希望吸取前車之鑒，推崇自我振奮警惕。不要追求財物女色，不要樂於嬉戲游玩。親自管理所有的政務以總攬威權，崇尚倫理道德以使風俗深厚，分辨奸邪和正直以專注委派任用，嚴明賞賜和懲罰以表彰善和惡，重視監察以匡正法紀條律。去除超額的費用，罷免冗餘的官員，禁止僧人道士爲害百姓，選擇能幹的將領來訓練士兵。然後親自率領群臣，在進行郊廟祭祀時承認過錯，像成湯自責六件事情，唐太宗對魏徵的十次勸諫都馬上改正，或許上天的心意能够改變，國家的勢力能够振興。

又言：

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

又説：

父親擁有天下，本來就該把它傳給兒子。以前太子死去，足以推知天命的存在。臣私下認爲上皇的兒子，就是陛下的兒子。沂王天資厚道穩重，足以讓國家有所寄托。希望擴大天地的氣量，崇尚兄弟的仁愛，選擇吉期舉行儀式，設立恢復太子職位，實在是祖宗無盡的福禄。

又言：

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略，經旬逾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

又説：

陛下命令將帥各自陳述計劃策略，超過了很長的時間，互相推委責任。到石亨、柳溥有進言，又不過是平庸的人和小孩兒的計謀。平時尚且這樣，一旦有緊急事情，拿什麽策略來控制它？抵禦敵人的方法，莫過於先任用能幹的人。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對賢才排擠壓制尤其過分，所舉薦的人大多是

即長材屈抑，孰肯爲言。朝臣欺謾若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

親戚舊交富貴有錢的人家。能幹的人才委屈受壓，誰肯爲他們説話？朝廷大臣欺瞞哄騙成這個樣子，這就是臣爲此撫胸流淚，爲現在妨礙賢才損壞國家的人感到羞愧的原因。

疏入，帝不懌，下廷臣集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數日，章綸亦疏言復儲事，遂并下詔獄。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莊亦以言沂王事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時年三十二。

奏疏送進宫裏，皇帝不高興，下交朝廷大臣一齊商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人請求皇帝采納他的話，於是承認罪過請求罷免。皇帝寬慰留用他們。過了幾天，章綸也上疏進言恢復太子官職的事情，於是一齊關進欽犯監獄。第二年八月，大理少卿廖莊也因爲進言沂王的事情給予杖刑。左右進言事情是由鍾同倡導，皇帝於是用一個很大的梃杖在監獄裏杖打，鍾同竟被打死。時年三十二歲。

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

鍾同上疏的時候，騎馬出去，馬躺在地上不肯起來。鍾同呵叱説："我不怕死，你怕什麽？"馬還是徘徊退避了很久，纔出去。鍾同死後，馬長長地嘶叫幾聲也死了。

英宗復位，贈同大理左寺丞，録其子啓爲國子生，尋授咸寧知縣。啓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路費。成化中，授次子越通政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廪。尋賜同謚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

英宗重新登上皇位，追贈鍾同爲大理左寺丞，録用他的兒子鍾啓爲國子生，不久授官咸寧知縣。鍾啓請求把父親的遺骸送回家鄉安葬，詔命給予車船路費。成化年間，授次子鍾越任通政知事，給予鍾同的妻子羅氏月廪。不久賜予鍾同謚號爲恭愍，祔祭忠節祠，和劉球的位置相連，竟然像鍾同當初的志向一樣。

方同下獄時，有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事。帝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黄玹獻議易儲，不過爲逃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又下獄矣，脱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當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玘，閩人；集，常熟人也。

正當鍾同關押在監獄裏的時候，禮部郎孟玘，也上疏議論恢復太子的事情。皇帝不怪罪他。進士楊集給于謙寫信説："奸人黄玹獻上改换太子的建議，不過是逃避死罪的計謀罷了，你們馬上促成它。你是國家的中堅，難道不考慮怎樣處理遺留問題嗎？現在鍾同等人又關進監獄了，如果那些人死在杖刑下，而你們坐享崇高的名位，怎麽面對社會輿論呢！"于謙把信拿給王文看。王文説："書生不知道忌諱，施展作爲有膽識，應當升一級官來對待他。"於是任用楊集知安州。孟玘，閩人；楊集，常熟人。

章綸　章玄應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官南京禮部主事。

景泰初，召爲儀制郎中。綸見國

景泰初年，徵召任儀制郎中。章綸見國家有

家多故，每慷慨論事。嘗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也先既議和，請力圖修攘以待其變。中官興安請帝建大隆福寺成，將臨幸，綸具疏諫。河東鹽運判官濟南楊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諫。帝即罷幸。浩後累官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綸又因災異請求致變之由，語頗切至。

很多變故，常常慷慨激昂地議論事情。曾經上奏太平十六策，反復論證達一萬多字。也先議和後，他請求盡力策劃整頓抵禦的方針來防備敵人的變動。宦官興安請求皇帝修建的大隆福寺完成，皇帝打算親自去，章綸寫成奏疏勸諫。河東鹽運判官濟南楊浩授予官職沒有實行，他也上奏章勸諫。皇帝便停止去大隆福寺。楊浩後來多次升官任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章綸又因爲災荒和星象變異請求探究產生變化的原因，言詞很懇切誠摯。

五年五月，鍾同上奏請復儲。越二日，綸亦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請悉禁罷。"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率群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至願也。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之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疏入，帝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及鍾同下詔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明年杖廖莊闕下，因封杖就獄中杖綸、同各百。同竟死，綸長繫如故。

景泰五年五月，鍾同上奏章請求恢復太子官職。過了兩天，章綸也直接上疏陳述培養品德消除災禍的十四件事情。奏疏大略說："宮中的官員不能干預朝廷政務，奸邪諂媚的臣子不能給予處理事務的權力，後宮不能大規模地追求音樂女色。凡是內宮熾盛這類事情，請全部禁止罷除。"又說："孝悌，是人生各種品行的根本。希望陛下退朝以後拜謁兩宮皇太后，實行問安和察看膳食的禮儀。上皇作爲君王管理天下十四年，是天下的父親。陛下親自受到他的册封，是上皇的臣子。陛下和上皇，雖然外形和身體不同，實際如同一人。讀到奉迎還宮的詔書說：'禮衹能增加而不能廢棄，義是用卑賤來供奉尊貴。'希望陛下忠誠地遵循這句話，或者在朔日、望日，或者在節日的某一天，率領群臣在延和門朝見，以展現兄弟的情誼，實在是天下人最大的願望。再請求恢復汪后在中宮的地位，端正天下的母親儀範；歸還沂王的太子地位，確定天下的根本。這樣的話就能和平的氣息到處洋溢，災禍和瘟疫自然就消除了。"奏疏呈進去，皇帝大爲憤怒。當時太陽已經下山，宮門也關閉了。於是傳達的聖旨從門縫中遞出去，馬上捉拿章綸和鍾同關進欽犯監獄。殘酷地進行拷打，逼迫招供主使的人以及和南宮相溝通的情形。瀕臨死亡的時候，沒有說一句話。恰巧大風吹起沙土，天色晦暗，審問得到稍稍的鬆緩，命令關押他們。第二年在宮闕下杖打廖莊，於是授予使者木杖到監獄裏杖打章綸、鍾同各一百下。鍾同最終死去，章綸像原來那樣長期關押。

英宗復位，郭登言綸與廖莊、林聰、左鼎、倪敬等皆直言忤時，宜加旌擢。帝乃立釋綸。命内侍檢前疏，不得。内侍從旁誦數語，帝嗟嘆再三，擢禮部右侍郎。

英宗重新登上皇位，郭登説章綸和廖莊、林聰、左鼎、倪敬等人都直言勸諫觸犯當時掌權的人，應該加以表揚提拔。皇帝於是釋放章綸。命令宫中的侍臣找出原來的奏疏，没有找到。宫中侍臣在旁邊念了幾句話，皇帝感嘆再三，提拔任禮部右侍郎。

綸既以大節爲帝所重，而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貴倖招公卿飲，綸辭不往，又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乃調南京禮部，就改吏部。

章綸因爲有大的氣節被皇帝所器重之後，但是性格高傲剛直，不能與世俗相合。石亨受到寵愛信任，招集公卿喝酒，章綸推辭不去，又多次和尚書楊善討論事情時發生意見分歧。石亨、楊善一同説章綸的壞話，於是調任南京禮部，就地改任吏部。

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寧自安。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三綱五常實原於此。乞俟來春舉行。"議雖不從，天下咸重其言。

憲宗登上皇位，主管官員憑遺詔請求皇上舉行大婚。章綸説："先皇的墳墓還是新的，國號還没有改换，一百天後進行吉慶的事，心裏安寧自己也安全。陛下剛登上皇位，應當用孝來治理天下，三綱五常其實源自於此。請求等到來年春天舉行大婚。"建議雖然没有被聽取，天下都推崇他的話。

成化元年，兩淮饑，奏救荒四事。皆報可。四年秋，子玄應以冒籍舉京闈。給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因劾綸，命侍郎葉盛勘之。明年，綸及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兩人議不協。疏既上，綸復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言明剛愎自用，已言多不見從，乞與明俱罷。章并下盛等。於是讓及下考諸臣連章劾綸。綸亦屢疏求罷。帝不聽。既而盛等勘上玄應實冒籍。帝宥綸，而所奏他事，亦悉不問。未幾，復轉禮部。温州知府范奎被論調官。綸言："温州臣鄉郡，奎大得民心。解官之日，士民三萬人哭泣攀轅，留十八日乃得去。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竟報寢。

成化元年，兩淮發生饑荒，他奏請救濟饑荒的四件事情，都答覆許可。成化四年秋天，他的兒子章玄應用冒充的户籍參加京城的考試。給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人因此彈劾章綸，命令侍郎葉盛調查這件事。第二年，章綸和僉都御史高明考察衆官，兩個人的意見不統一。奏疏呈上去以後，章綸又獨自奏報給事中王讓不參加考察，并且説高明剛愎自用，自己的話他大多不聽從，請求和高明一齊罷免。奏章一齊下交給葉盛等人。於是王讓和考核不合格的那些大臣接連上奏章彈劾章綸。章綸也多次上疏請求罷免。皇帝不聽從。隨後葉盛等人察明上報章玄應確實冒充户籍。皇帝寬恕了章綸，而他所奏報的其他的事情，也全部不過問。没過多久，又調任禮部。温州知府范奎被彈劾調離官職。章綸説："温州是臣的家鄉，范奎大得民心。解除官職那天，官員和百姓三萬人哭泣着拉住他的車轅，挽留他住了十八天纔讓他走。請求恢復他的官職以寬慰百姓的願望。"奏章下發到所屬部門，最後答覆中止。

綸性戇，好直言，不爲當事者所

章綸性格迂愚，喜歡直截了當地説話，不被

喜。爲侍郎二十年，不得遷，請老去。久之卒。居數年，其妻張氏上其奏稿，且乞恩。帝嘉嘆，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恭毅，官一子鴻臚典簿。

當權的人所喜歡。任侍郎二十年，没有得到升遷，請求以年老離任。很久以後死去。過了幾年，他妻子張氏呈上他奏書的草稿，并且請求恩典。皇帝表彰嘆息，追贈爲南京禮部尚書，謚號恭毅，給他的一個兒子授官鴻臚典簿。

玄應後舉進士，爲南京給事中。偕同官論陳鉞罪，忤旨停俸。孝宗嗣位，上治本五事。仕終廣東布政使。

章玄應後來考中進士，任南京給事中。他和同級官員判處陳鉞的罪行，觸犯聖旨停發薪俸。孝宗繼承皇位，他進言治理根本的五件事。任官至廣東布政使。

廖莊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改庶吉士，與知縣孔友諒等七人歷事六科。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宣德八年改庶吉士，和知縣孔友諒等七個人歷任六科。

英宗初，授刑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御史元亮請如詔書蠲邊軍侵没糧餉，不允。按察使龔鐩亦請如詔書宥盜犯之未獲者，法司亦寢不行。莊以詔書當信，上章爭之。五年詔京官出修荒政，兼徵民逋。莊慮使者督趣困民，請寬災傷州縣，俟秋成，從之。振荒陝西，全活甚衆。還奏寬恤九事，多議行。楊士奇家人犯法，偕同官論列。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正所以爲楊公也。"八年命與御史張驥同署大理寺事。逾月，授左寺丞。

英宗初年，授官刑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御史元亮請求按照詔書減免邊關軍隊侵占吞没的糧食軍餉，不被允許。按察使龔鐩也請求按照詔書赦免盜竊犯中没有抓獲的人，司法機關也停止不實行。廖莊認爲詔書應當有信用，上奏章諫諍這件事。正統五年，詔令在京城的官員出京整頓荒廢的政務，并徵收人民的欠税。廖莊慮及使者催促貧苦百姓，請求寬限有災荒傷病的州縣，等到秋天收穫後再繳納賦税，聽從了他的建議。他到陝西賑救災荒，保全性命活下來的人很多。回朝奏請寬恤的九件事，大多討論施行。楊士奇的家人犯法，和同級官員判罪時，有人説："難道不考慮楊公的地位嗎?"他説："正是爲楊公考慮。"正統八年，命令和御史張驥一同管理大理寺的事務。過了一個月，授官左寺丞。

十一年遷南京大理少卿。逾二年，奸人陳玞者，與所親賈福爭襲指揮職。南京刑部侍郎齊韶納玞賄，欲奪福官與之，爲莊所駁。韶捶福至死，被逮，玞亦誣莊，俱徵下詔獄。會韶他罪并發，棄市，莊乃得釋。

正統十一年，升任南京大理少卿。過了二年，奸人陳玞，和所親近的賈福爭奪襲任指揮的職位。南京刑部侍郎齊韶收取陳玞的賄賂，想削除賈福的官職給他，被廖莊駁回。齊韶把賈福打死，被逮捕，陳玞也誣陷廖莊，都被審訊關進欽犯監獄。恰巧齊韶其他的罪行一齊暴露，判處在市集上斬首，廖莊於是得到釋放。

景泰五年七月上疏曰："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册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群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群臣皆感嘆，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

景泰五年七月，他上疏説："臣以前在朝廷，看見上皇派遣使者册封陛下，每次遇到慶典節日，必定命令群臣在東側廡室朝拜皇上，恩德禮儀隆重恰當，群臣都感嘆，説上皇兄弟友愛如此

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願時時朝見南宫，或講明家法，或商略治道，歲時令節，俾群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即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明年，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詣東角門朝見。帝懷莊前疏，命廷杖八十，謫定羌驛丞。

天順初，召還。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特予祭葬，命起復，仍官南京。天順五年，就擢禮部右侍郎，改刑部。成化初，召爲刑部左侍郎。逾年卒。贈尚書，謚恭敏。

莊性剛，喜面折人過，而實坦懷無芥蒂。不屑細謹，好存卹賓客爲歡狎。既官法司，或勸稍屏謝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爲斂，衆裒錢助其喪。

初，景帝時，英宗在南宫，左右爲離間。及懷憲太子薨，群小恐沂王復立，讒構愈甚。故鍾同、章綸與莊相繼力言，皆得罪，然帝頗感悟。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給事中徐正請間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絶人望。別選親王子

深厚。現在陛下接受天下來奉養上皇，希望時時去南宫朝見，或者講明家法，或者商討治理國家的方法，每年一定的節日，讓群臣朝見他，以寬慰上皇的心，那麽祖宗在天上的神靈安定，天地的心也安定了。太子，是天下的根本。上皇的兒子，也是陛下的兒子。應該讓他親近儒臣，練習讀書作文章，以等待皇上繼承人的出生，使天下臣子百姓明明白白地知道陛下有公天下的想法，難道不是美德嗎？天下，是太祖、太宗的天下。仁宗、宣宗繼承體制遵守成規的，是這個天下。上皇去北方作戰，也是爲了這個天下。現在陛下擁有它，應該追念祖宗創業的艱難，思考怎樣維係天下的人心，那麽消除災禍召來吉祥的方法也不過是這些。”奏疏呈交進去，没有答覆。第二年，廖莊因爲母親去世，到京城領取驗對符契文書，去東角門朝見。皇帝想起廖莊以前的奏疏，命令杖責八十下，貶謫任定羌驛丞。

天順初年，召回朝廷。當時他母親的喪期還没有完，又遭逢父親的喪事，特别予以祭祀埋葬，命令起用重新任官，仍然在南京做官。天順五年，就地提拔任禮部右侍郎，改任刑部。成化初年，召任刑部左侍郎。過了一年死去。追贈爲尚書，謚號恭敏。

廖莊性格剛直，喜歡當面指責別人的過錯，而他其實胸懷坦蕩不懷恨在心。不屑於細小謹微的事情，喜好挽留賓客進行歡宴狎飲。在司法機關任官後，有人勸告他要逐漸推辭謝絶往來官吏，遠避嫌疑。廖莊笑着説：“以前有人説‘臣的門前像市場一樣人來人往，臣的心像水一樣純潔安静’，我無愧於我的心就是了。”死的時候，没有錢來裝殮，衆人凑錢資助他的喪事。

當初，在景帝時期，英宗在南宫，左右的人進行離間。到懷憲太子死後，那些小人害怕沂王重新立爲太子，讒言誣陷更加厲害。因此鍾同、章綸和廖莊相繼極力陳言，都獲罪，但是皇帝頗爲感悟。景泰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給事中徐正請求秘密商議事情。皇帝馬上召他入宫，他説：“上皇親自管理天下很久了，沂王曾經有太子的職位，天下臣子百姓仰戴他。應該把他遷移到所

育之宫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衆，乃命謫遠任，而帝怒未解。已，復得其淫穢事，謫戍鐵嶺衛。蓋帝雖怒同等所言過激，而小人之言亦未遽聽也。迨英宗復辟，于謙、王文以謀立外藩，誅死，其事遂不白云。

分封的地方，以斷絶那些人的希望。另外選擇親王的兒子在宫中養育作太子。”皇帝驚詫愕然，大爲憤怒，馬上喝叱他出去，想治他的罪。考慮驚嚇了衆人，於是命令貶謫到遠方任官，而皇帝的怒氣還没有緩解。不久，又得知他淫穢的事情，貶謫戍守鐵嶺衛。因爲皇帝雖然憤怒於鍾同等人所説的話過於偏激，但是小人的話也没有馬上聽信。到英宗重新登上皇位，于謙、王文以陰謀樹立外地藩王的罪過，誅殺死去，這件事就不清楚了。

倪敬　盛杲(等)

倪敬，字汝敬，無錫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初，畿輔饑，命出視。請蠲田租，户部持不可。再疏争，竟得請。巡按山西。時有入粟補官令，敬奏罷之。戍將侵餉者，悉按治，豪猾斂迹。再按福建。時議將復銀冶，敬未行，抗疏論，得寢。既至，奏罷諸司器物濫取於民者。鎮守内臣戴細保貪横，敬列其罪以聞。帝召細保還，命敬捕治其黨，吏民相慶。代還，留家四月，逮治，尋復職。

倪敬，字汝敬，無錫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提升任御史。景泰初年，京城附近發生饑荒，命令出京視察。請求減免田租，户部阻止不許可。第二次上疏抗争，終於得其所請。巡按山西。當時有交納粟米補任官職的命令，倪敬上奏罷除了它。戍守的將領侵吞軍餉的，全部核察治罪，强横奸猾之人隱藏行迹不敢作亂。第二次巡按福建。當時討論恢復銀兩的鑄造，倪敬没有實行，直接上疏議論，得到制止。到達任所後，奏請罷免各司大肆從民間收取器物的人。鎮守宦官戴細保貪婪横行，倪敬羅列他的罪過上報。皇帝召回戴細保，命令倪敬逮捕審理他的餘黨，官吏和百姓相互慶賀。由别人替代官職後還朝，留在家裏四個月，被逮捕審訊，不久恢復官職。

六年七月，以時多災異，偕同官吴江盛杲、江陰杜宥、蕪湖黄讓、安福羅俊、固始汪清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游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游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逾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娱，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懌，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帝報聞，然意終不釋。未幾，詔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

景泰六年七月，因爲當時發生很多災荒和怪異的現象，和同僚吴江盛杲、江陰杜宥、蕪湖黄讓、安福羅俊、固始汪清上書説：“國家倉庫的財物，不應該没有原因就給予人；巡游觀光的事情，不應該在不恰當的時候進行。以前賜予僧人齋飯，多次取出帑金兑换大米，不知道那些櫛風沐雨的邊疆戰士，爲公家事情奔走的貧苦百姓，又用什麽來周濟他們？近來聽説要造龍舟，修建坐禪修煉的屋宇，營造建修一天天增多，嬉戲游玩不減少，這不是用來培養聖明天子的辦法。章綸、鍾同率直勸諫觸怒皇上，關押超過一年，這不是用來顯示聖明恩德的作法。希望罷除僧侣的供給，停止酒宴嬉玩的娱樂，停止興建製造的工役，寬恕正直大臣的囚刑。”皇帝得到奏

屬，諭令去之。御史罷黜者十六人，而敬等預焉；皆謫爲典史，敬得廣西宜山。英宗復辟，詔皆授知縣，乃以敬知祥符。安遠侯柳溥器敬，西征，請以自隨，改都督府都事。逾年師還卒。士類惜之。

疏不高興，下發它到禮部。部裏的大臣稱贊他們的忠心和仁愛。皇帝答覆知道了，但是惱怒始終不消除。没過多久，詔命都御史蕭維禎考察他的部屬，命令免去他們的官職。御史被罷黜的有十六個人，而倪敬等人在其中；都被貶謫爲典史，倪敬得到廣西宜山的職務。英宗重新登上皇位，詔命都授官知縣，於是任用倪敬知祥符。安遠侯柳溥器重倪敬，征討西方的時候，請求讓他跟隨自己，改任都督府都事。過了一年軍隊回朝，死去。讀書人很惋惜他。

盛杲等五人，皆進士。杲雋爽負氣，嘗按廣東，劾巡撫侍郎揭稽不職，稽坐左遷。杲後爲羅江知縣，擢敘州知府，并有禦寇功。杜宥爲英德知縣。鄰境多寇，創立縣城。嘗被圍糧盡，宥死守不下。夜縋死士焚其營，賊始驚潰。移韶州通判，謝病歸。黄讓知安岳，遷中府都事。以撻錦衣衛隸，爲門達所譖，戍廣西。赦還，復冠帶。貧甚，課耕自給。羅俊嘗巡按四川，有廉聲。仕終南雄知府。

盛杲等五個人，都是進士。盛杲才智出衆爽快耿直，憑藉正氣主持正義，曾經按察廣東，彈劾巡撫侍郎揭稽不盡忠職守，揭稽因此降職。盛杲後來成爲羅江知縣，提拔爲敘州知府，并且有抵禦敵寇的功績。杜宥任英德知縣。周鄰邊境有很多寇賊，他建造設立縣城。曾經被圍困，糧食都吃完了，杜宥拼死防守没有被攻下。晚上用繩子縋下敢死的軍士燒毀敵人的營房，寇賊纔驚慌地逃潰。改任韶州通判，稱病辭官回家。黄讓知安岳，升任中府都事。因爲鞭打錦衣衛屬隸，被門達所誣告，戍守廣西。赦免回朝，恢復官職。家裏很貧困，就教課耕種來自給。羅俊曾經巡按四川，有廉潔的政聲。做官至南雄知府。

楊瑄 楊源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剛直尚氣節。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宫。帝不允。瑄與同官錢璡、樊英等約疏争，會“奪門”事起，乃已。

天順初，印馬畿内。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并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大學士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核，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之。不許。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官御史。剛强正直仰慕氣節。景帝病危，朝廷大臣請求建立太子。皇帝不允許。楊瑄和同僚錢璡、樊英等人約定上疏諫諍，碰上“奪門”事變發生，於是停止。

天順初年，去京郊驗收馬匹。到達河間，百姓訴説曹吉祥、石亨侵占他們的田地。楊瑄把此事報告朝廷，并且羅列二人憑恃寵幸獨斷專權的罪狀。皇帝對大學士李賢、徐有貞説：“這是真正的御史啊。”於是派遣官員考察核實，并且命令吏部定上楊瑄的名字，打算提拔使用。曹吉祥聽到這件事很害怕，向皇帝申辯，請求治罪。不被允許。

未幾，亨西征還，適彗星見，十三道掌道御史張鵬、盛顒、周斌、費

没過多久，石亨西征回來，適逢彗星出現，十三道掌道御史張鵬、盛顒、周斌、費廣、張

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及御史劉泰、魏翰、康驥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先一日，給事中王鉉泄於亨。亨與吉祥泣訴帝，誣鵬等爲已誅内官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永報仇。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之曰："彼帥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禄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於獄。榜掠備至，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都御史耿九疇、羅綺主謀，亦下獄。論瑄、鵬死，餘遣戍。

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和御史劉泰、魏翰、康驥打算彈劾石亨、曹吉祥所有的違犯法紀的事情。前一天，給事中王鉉把這事泄露給石亨。石亨和曹吉祥哭着向皇帝申訴，誣陷張鵬等人是已經被誅殺的宦官張永的侄子，結成私黨排擠陷害，想給張永報仇。第二天奏疏呈進去，皇帝十分氣憤，關押張鵬和楊瑄。皇帝駕臨文華殿，召集所有的御史，扔下彈劾的奏章，讓他們自己讀。周斌一邊讀一邊回答，神色自若。讀到冒功濫賞，皇帝責問他説："他帶領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怎麽説是冒功濫賞?"周斌説："當時迎駕衹有幾百個人，光禄大夫賜給他們酒菜飯食，姓名和數字全部都在。現在越級提拔達到幾千人，不是冒功濫賞又是什麽?"皇帝無言以對，最後把楊瑄、張鵬和衆位御史關進監獄。嚴刑拷打，追問主使的人，楊瑄等人没有牽連别人，於是認爲都御史耿九疇、羅綺是主謀，也關進監獄。判處楊瑄、張鵬死罪，其餘的人遣發戍邊。

亨等復譖諸言官。帝諭吏部，給事、御史年逾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尚書王翺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吴禎等二十三人。詔以玘等爲州判官，禎等爲知縣。會大風震雷，拔木發屋，須臾大雨雹。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亦懼。掌欽天監禮部侍郎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於是帝感悟，戍瑄、鵬鐵嶺衛，餘貶知縣，泰、翰、驥三人復職，而玘、禎等亦得無調。瑄、鵬行半道，適承天門災，肆赦放還。或謂當詣亨、吉祥謝，二人卒不往，復謫戍南丹。

石亨等人又誣陷各位諫官。皇帝命令吏部，給事、御史年紀超過三十歲的留下來，其餘的全部調到京城外。尚書王翺寫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個人，御史吴禎等二十三個人。詔命把何玘等人任用爲州判官，吴禎等人任用爲知縣。恰逢大風響雷，颳起樹木吹垮房屋，不久又下大雨和冰雹。石亨、曹吉祥家裏的大樹全部被風折斷，二人都恐懼。掌欽天監禮部侍郎湯序本來是石亨的同黨，也勸諫説上天發出警告，應該寬赦刑罰。於是皇帝感悟，判楊瑄、張鵬戍守鐵嶺衛，其餘的人貶爲知縣，劉泰、魏翰、康驥三個人恢復原職，而何玘、吴禎等人也得以不被調走。楊瑄、張鵬走到半路上，正巧承天門發生火災，寬赦釋放回家。有人説應當去拜見石亨、曹吉祥，兩個人最後都不去，又被貶謫去戍守南丹。

憲宗即位，并還故官。瑄尋遷浙江副使。按行海道，禁將校私縱戍卒。修捍海塘，築海鹽堤岸二千三百丈，民得奠居。爲副使十餘年，政績卓然，進按察使。西湖水舊可溉諸縣

憲宗登上皇位，他們一起恢復原來的官職。楊瑄不久升任浙江副使。巡察海上的交通，禁止將校私自放縱戍卒。修建防海塘，築造海鹽堤岸二千三百丈，百姓得以安居。任副使十多年，政績突出，晋升按察使。西湖的水在過去可以灌溉

田四十六萬頃，時堙塞過半，瑄請浚之。設防置閘，以利灌溉，功未就，卒。海鹽人祠祀之。

各縣的田四十六萬頃，當時堵塞了一半多，楊瑄請求疏通它。修建堤壩設置閘門，以方便灌溉，事情還没完成，就死了。海鹽百姓修祠廟祭祀他。

子源，字本清，幼習天文，授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劉瑾等亂政，源上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摇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静，今乃動摇。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游，弋獵無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宫室妄鑿山陵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號令不當則不明。伏願陛下祗畏天戒，安居深宫，絶嬉戲，禁游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倖，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克修厥德，以弭災變。"疏下禮部，尚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

楊瑄的兒子楊源，字本清，從小學習天文，授官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劉瑾等人擾亂朝政，楊源上書説："從八月初以來，大角和心宿中星動蕩摇擺不停。大角，是天王的星座，心宿中星，是天王的正位，都應該安定静止，現在却動蕩摇擺。它的占象説：'人君不安定，國家有禍亂。'意思是陛下輕易舉行游玩，没有節制地打獵，所以形成這個樣子。又有北斗的第二顆、第三顆、第四顆星，不如往常明亮。第二顆叫天璇，是后妃的象徵。后妃不能得到寵愛就不會明亮，大量地修建宫殿房屋隨意開鑿陵墓就不會明亮。第三顆叫天機，不愛惜百姓，突然進行征伐徭役就會不明亮。第四顆叫天權，號令不恰當就不會明亮。懇切希望陛下敬畏上天的告誡，安居在深宫裏，摒棄嬉戲玩樂，禁絶游玩打獵，罷除騎馬射箭，停止修造，嚴明號令，不要輕易地出宫，貶斥疏遠騙取寵信的小人，裁減節制賞賜，親近元老大臣，天天專心講習讀書，嚴格地培養自己的品德，以此消除災禍事變。"奏疏下發到禮部，尚書張昇等人稱贊楊源的忠義仁愛。答覆知道了。

迨十月，霾霧時作，源言："此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又上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

到了十月，陰霧不時出現，楊源説："這是衆多邪惡聚成的氣，陰氣冒犯陽氣，是臣子欺瞞君王，小人專權，下級將要反叛上級的徵象。"引用和比喻很恰當。劉瑾生氣了，假托聖旨處以杖刑三十，釋放了他。他又上書説："從正德二年以來，占得火星進入太微垣帝座前面，時東時西，往來不一的星象，請求皇上收歸權力，要考慮災禍預防事變。"大意專指劉瑾。劉瑾十分氣憤，召來呵叱他説："你是什麼官，也要學當忠臣？"楊源厲聲説："官職大小不同，忠誠却是一樣的。"劉瑾又假托聖旨處以杖刑六十，貶謫去戍守肅州。走到河陽驛，因爲傷病死去。他妻子砍下蘆葦蓋在他身上，埋葬在驛站後面。

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爲士論

楊氏父子以忠心進諫名聞天下，爲士大夫的

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天啓初，賜謚忠懷。

輿論所尊重。而楊源小臣大節，尤其是人們難以做到的。天啓初年，賜謚號忠懷。

盛顒(等)

盛顒，字時望，無錫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王鑑，太原人。趙文博，代州人。彭烈，峽江人。李人儀，隆昌人。邵銅，閩縣人。鄭冕，樂平人。皆進士，授御史。顒降束鹿知縣；斌，江陰；鑑，膚施；文博，淳化；烈，江浦；人儀，襄陽；銅，博羅；冕，衡山。并有善政。

盛顒，字時望，無錫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王鑑，太原人。趙文博，代州人。彭烈，峽江人。李人儀，隆昌人。邵銅，閩縣人。鄭冕，樂平人。都是進士，授官御史。盛顒降爲束鹿知縣；周斌，降爲江陰知縣；王鑑，降爲膚施知縣；趙文博，降爲淳化知縣；彭烈，降爲江浦知縣；李人儀，降爲襄陽知縣；邵銅，降爲博羅知縣；鄭冕，降爲衡山知縣。都有好政聲。

束鹿徭役苦不均，顒爲立九則法，繼者莫能易。母憂去。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顒再任，益不用鞭扑。訟者，諭之，輒叩頭不復辯。鄰邑訟不决，亦皆赴訴，片言折之，各心厭去。郊外有隙地，争來築室居之，遂成市，號爲"清官店"。

束鹿的徭役苦於不平均，盛顒爲此定立了九則法，繼任的没有誰能改變。爲母親服喪離官。服喪期滿，百姓紛紛到皇城請求讓他回原地任官。盛顒第二次任官，更加不使用鞭撲這類刑具。有訴訟的，使他明白是非，就叩頭不再争辯。鄰縣有不能判决的官司，也都來向他申訴，他衹用幾句話分析，他們就各自滿意地回去。郊外有空隙的土地，人們争相來修造房屋住在這裏，於是成爲集市，稱爲"清官店"。

斌在江陰，有惠政。民歌曰："旱爲災，周公禱之甘露來；水爲患，周公禱之陰雨散。"天順七年，先以薦擢開封知府。而顒等至憲宗嗣位，所司以治行聞。帝曰："諸臣直諫爲權倖所排，又能稱職，其悉予郡。"於是擢顒知邵武；鑑，延安；文博，衛輝；烈，河南；人儀，荆州；銅，温州；冕，衡州。顒復以任治劇，調延平。巡按御史上顒政績，陝西、湖廣守臣亦上鑑、人儀居縣時治行，皆特賜封誥。

周斌在江陰，有仁惠的政績。民歌唱道："乾旱成災害，周公祈禱甘露就來；雨水成禍患，周公祈禱陰雨就消散。"天順七年，先因人舉薦提拔爲開封知府。而盛顒等人到憲宗繼承皇位時，主管官員把他們的政績上報。皇帝説："這些大臣直言進諫被權奸幸臣所排斥，又能够稱職，應該全部授予郡職。"於是提拔盛顒知邵武；王鑑，知延安；趙文博，知衛輝；彭烈，知河南；李人儀，知荆州；邵銅，知温州；鄭冕，知衡州。盛顒又因爲任所治理特别好，調到延平。巡按御史上報盛顒的政績，陝西、湖廣的地方大臣也上報王鑑、李人儀在縣裏的政績，都特别賜予封誥。

顒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時三邊多警，歲復洊饑。顒經畫餽餉無缺，軍民悉安。成化十七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居二年，山東旱饑，盜起，改顒左副都御史往巡撫。顒至露禱，大雨沾溉，槁禾復蘇。舉救荒之政，既

盛顒多次升遷至陝西左布政使。當時三邊多危急情况，連年發生饑荒。盛顒經營籌劃使食物和軍餉不短缺，士兵和百姓都安定。成化十七年，召爲刑部右侍郎。過了二年，山東發生乾旱和饑荒，盜賊興起，改任盛顒爲左副都御史前往巡撫。盛顒到達後在露天祈禱，大雨澆灌，枯槁

振，餘粟尚百餘萬石。又推行九則法於諸府，黜暴除苛，民甚德之。居三年，以老致仕。弘治中卒。

的禾苗重新生長。他實行救荒的政策，賑救之後，剩餘的粟米還有一百多萬石。又在各府推廣實行九則法，黜免廢除暴虐苛刻的條令，百姓很感激他。過了三年，因年老退休。弘治年間去世。

斌，歷廣東右布政使。初去江陰，民立生祠。及自開封遷去，民亦涕泣追送焉。鑑，初爲御史，嘗於左順門面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因考察屬都御史蕭維禎去之，維禎不可而止。文博，終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烈，廣東左布政使。費廣等無考。

周斌，歷任廣東右布政使。當初離開江陰，百姓爲他建立生祠。到他從開封升官離任，百姓也哭泣着追送他。王鑑，當初任御史，曾經在左順門當面斥責宦官不遵守禮法。宦官非常氣憤，藉考察機會囑咐都御史蕭維禎免去他的職務，蕭維禎不贊同并且阻止此事。趙文博，終官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彭烈，終官廣東左布政使。費廣等人事迹不可考證。

贊曰：直言敢諫之士，激於事變，奮不顧身，獲罪固其所甘心耳。然觀尹昌隆死於吕震；耿通陷於高煦；劉球之斃，陳鑑之繫，由於王振；楊瑄之戍，厄於石亨、曹吉祥；乃至戴綸諫游獵，陳祚請勤學，鍾同、章綸、廖莊倡復儲，倪敬等直言時事，皆用賈禍。忠臣之志抑而不伸，亦可悲夫。

贊曰：剛强正直敢於勸諫的人，爲事變所激，奮不顧身，獲罪本來就是他心甘情願的。但是看到尹昌隆死在吕震之手；耿通受陷於高煦；劉球的暴斃，陳鑑的關押，都由於王振；楊瑄的戍邊，受厄於石亨、曹吉祥；至於戴綸勸諫游獵，陳祚請求勤於學業，鍾同、章綸、廖莊提倡恢復太子，倪敬等人直接討論時事，都自招禍患。忠臣的志願受到壓抑而不能伸張，也是可悲的呀。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李時勉 陳敬宗 劉鉉 薩琦 邢讓 李紹
林瀚（子）庭棉 庭機（孫）燫 烴 謝鐸 魯鐸 趙永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中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太祖實録》。授刑部主事，復與重修《實録》。書成，改翰林侍讀。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世，安福人。年幼時，冬天寒冷常用被子裹脚伸入桶中，誦讀不止。考中永樂二年進士。選爲庶吉士，進入文淵閣學習，參與修訂《太祖實録》。授刑部主事，又參與重新修定《太祖實録》。書修成後，改任翰林侍讀。

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條上時務十五事。成祖決計都北京，時方招徠遠人。而時勉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群居輦下，忤帝意。已，觀其他説，多中時病，抵之地，復取視者再，卒多施行。尋被讒下獄。歲餘得釋，楊榮薦復職。

李時勉性格剛烈耿直，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十九年，三殿遭火災，皇帝下詔求直言。李時勉上書條陳時事十五件。成祖決定遷都北京，當時又正招徠遠方之人。而李時勉却進言營建的不是，以及遠國的人來進貢，不宜使他們聚居在都城，與皇帝的意思相抵觸。之後，帝觀看他的其他説法，多切中時弊，扔到地上，又拾起來再看，最終多予施行。不久李時勉遭讒害入獄。一年多得以釋放，經楊榮推薦恢復官職。

洪熙元年復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阯道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户某有恩，千户適莅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

洪熙元年又上疏言事。仁宗大怒，召到便殿，對答不屈服。皇帝命令武士用金瓜打他，脅骨折斷了三根，拉出去幾乎死了。第二天，改任交阯道御史，命他一天審訊甄别一件案子，上奏一事。上了三次奏章，就被關入錦衣衛獄。李時勉對某位錦衣千户有恩，千户恰好來到獄中，秘密召來醫生，用海外血竭治療，得以不死。仁宗病重，對夏原吉説："時勉在朝廷上侮辱我。"説完，勃然大怒，夏原吉安慰他消除了他的怒氣。當晚，皇帝去世。

宣宗即位已逾年，或言時勉得罪

宣宗即位一年多，有人説出李時勉得罪先王

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縛斬西市，毋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遥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

之事。皇帝震怒，命令左右説："綁他來，朕親自審問，一定殺他。"過後，又命王指揮即刻綁李時勉斬於西市，毋須進入朝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先前派出的人已綁李時勉從端東旁門入，没有遇見。皇帝遠遠看見罵道："你這小臣竟敢觸犯先帝！上疏説些什麼話？趕緊説來。"李時勉叩頭説："臣説居喪中不宜親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離左右。"皇帝聽了這話，臉色稍稍温和。慢慢數到第六件事停止。皇帝令全部陳述。李時勉回答説："臣惶恐不安，已記不全了。"皇帝怒氣愈加消解，説："這衹是難説罷了，稿本在哪裏?"對答説："燒了。"皇帝長長嘆息，稱贊李時勉忠誠，立即赦免他，恢復官職侍讀。等到王指揮從監獄回來，李時勉已穿好官服站在階前了。

宣德五年修《成祖實録》成，遷侍讀學士。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俯取，時勉獨正立。帝乃出餘錢賜之。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録》成，進學士，掌院事兼經筵官。六年代貝泰爲祭酒。八年乞致仕，不允。

宣德五年編纂《成祖實録》完成，升任侍讀學士。皇帝巡幸史館，撒下金錢賞賜學士。衆人都俯身拾取，惟獨李時勉正身站立。皇帝便取出剩下的錢賞賜給他。正統三年因《宣宗實録》完成，升爲學士，掌管國子監的事兼任經筵官。六年代貝泰任祭酒。八年請求退休，未予准允。

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并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閲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圜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内慚。助教李繼請解於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父也。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忠家。忠附奏太后，太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繼不拘檢柙，時勉嘗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至是竟得其助。大用，

當初，李時勉奏請改建國學。皇帝命王振去視察，李時勉接待王振没有超出常規的禮節。王振對他懷恨在心，查訪他的短處，没有得到什麽。李時勉曾經芟除彝倫堂樹的旁枝，王振就説李時勉擅自砍伐公家的樹運入家中。領取朝廷命令，將李時勉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一起用枷鎖鎖在國子監前。官校到時，李時勉正坐在東堂批閲學生答卷。慢慢招呼諸生品評高下，吩咐下屬審定等級，公布成績。當時是盛暑，枷鎖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到皇宫乞求寬恕。有個叫石大用的人，上奏章願以身相代。諸生聚集於朝門，呼聲響徹朝廷。王振聽説諸生不平，怕激發事變。等到通政司奏呈石大用的奏章，王振内心感到慚愧。助教李繼向會昌侯孫忠請求釋放李時勉。孫忠是皇太后的父親。孫忠生日，太后派人賞賜孫忠家。孫忠乘機稟奏太后，太后爲他報告了皇帝。皇帝完全不知道，立即釋放了李時勉。李繼不拘法度，李時勉曾經勸誡他。李繼不

豐潤人。樸魯，初不爲六館所知，及是名動京師。明年中鄉試，官至户部主事。

能完全遵行，然而内心感激李時勉的話，到這時竟得到他的幫助。石大用，豐潤人。樸實魯鈍，當初不被六館知曉，到這時名動京城。第二年中鄉試，官至户部主事。

九年，帝視學。時勉進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悦，賜予有加。連疏乞致仕，不允。十二年春乃得請。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或遠送至登舟，候舟發乃去。

九年，帝巡視國學。李時勉進講《尚書》，言辭旨意清楚明瞭。皇帝很高興，給予很多賞賜。接連上疏乞求退休，未予准允。十二年春纔得到允許。朝臣和國子監學生在都門處餞行的將近三千人，有的遠送到登船，等到開船纔離去。

英宗北狩，時勉日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仇雪耻。景泰元年得旨褒答，而時勉卒矣，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五年，以其孫顒請，改謚忠文，贈禮部侍郎。

英宗巡狩北方，李時勉日夜悲慟。派其孫李驥到皇宫上書，請求朝廷選將練兵，親近君子，疏遠小人，褒獎忠臣，迎還英宗，復仇雪耻。景泰元年得到聖旨嘉獎回覆，而李時勉已去世了，時年七十七歲。謚號文毅。成化五年，根據其孫李顒的請求，改謚號忠文，追贈禮部侍郎。

時勉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耻，抑奔競，别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爲贍給。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誦聲不絶，人才盛於昔時。

李時勉作祭酒六年，提出格、致、誠、正四字口號，教誨勉勵十分深切。崇尚廉耻，抑制鑽營，辨别賢愚，昭示勸懲。學生貧困不能操辦婚喪的，節省餐費周濟救助。督促讀書，燈火通宵達旦，吟誦之聲不絶，人才興盛，超過往日。

始，太祖以宋訥爲祭酒，最有名。其後寧化張顯宗申明學規，人比之訥。而胡儼當成祖之世，尤稱人師。然以直節重望爲士類所依歸者，莫如時勉。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起初，太祖讓宋訥作祭酒，最有名氣。後來寧化張顯宗申明學規，人們將其和宋訥相比。而胡儼在成祖之世，尤其被稱爲人師。然而以節操正直德高望重被士人依靠歸附的，没有人比得上李時勉。英國公張輔和衆侯伯上奏，願同到國子監聽講。皇帝命在三月三日去。李時勉上講壇，諸生按次序站立，講《五經》各一章。講完，設酒席，諸侯伯謙讓説："受教育的地方，當到諸生行列入坐。"衹有張輔和李時勉行同等禮節。諸生歌唱《鹿鳴》之詩，賓主融洽，天色盡黑散去，人們稱爲太平盛事。

陳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大全》，再修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爲庶吉士，進入文淵閣學習，參與編纂《永樂大典》。書編成，授刑部主事。又參與編纂《五經四書大全》，再編纂《太祖實録》，授翰林侍

《太祖實録》，授翰林侍講。内艱歸。

宣德元年，起修兩朝實録。明年，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帝諭之曰："侍講，清華之選；司業，師儒之席。位雖不崇，任則重矣。"九年，秩滿，遷祭酒。正統三年，上書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之期始赴，實長奸惰，請以肄業多寡爲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

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僚屬憚其嚴，誣以他事，訟之法司。周忱與敬宗善，曰："盍具疏自理。"爲屬草，辭稍遷就。敬宗驚曰："得無誑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

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見之，令忱道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來謝。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王直爲吏部尚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薦公爲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論議，顧不樂耶？"

性善飲酒，至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每留飲，聲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如此。

十二年冬，乞休，不允。景泰元年九月，與尚書魏驥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三年五月卒，年八十三。後

講。因母喪歸家。

宣德元年，起用編修兩朝實録。第二年，轉任南京國子監司業。皇帝告諭他説："侍講是清高顯貴的職務，司業是學官的席位。職位雖然不高，責任却重大。"九年，任期届滿，升任祭酒。正統三年，上書説："舊的制度，諸生根據在國子監時間的長短，送到各司實習。近來，有因事休假的，連年拖延，到調撥發送的時候纔去，確實助長了奸邪懶惰，請按完成學業的多少爲順序。近來又有願意擔任品官以外辦事人員的事例，士風卑微鄙陋，實在不是小事，請加以禁止。"皇帝聽從了他。

陳敬宗鬍鬚美麗，儀容端正，步伐有節奏，盡力把師道當作自身的職責。設立教條，革除陋習。六館士子一千多人，每次升堂聽講，擺酒饌相聚進食，嚴整肅穆如在朝廷。稍有失態，即令到堂下等待處分。下屬害怕他的嚴厲，用其他的事誣陷他，訴訟到法司。周忱與陳敬宗友善，説："何不寫奏疏爲自己申訴。"爲他起草，言辭稍微馬虎。陳敬宗驚訝地説："豈不是欺騙皇上嗎？"果然没有上奏，事情最終也弄清楚了。

考核政績的期限到了，來到京城，王振想見他，讓周忱傳達心意。陳敬宗説："我作爲諸生的老師，而私下拜見朝中貴人，怎麽面對諸生？"王振知道不能勉强，就贈給他文錦羊酒，請求書寫程子《四箴》，希望他來回謝。陳敬宗寫完，衹署上名字罷了。退還了他的禮品，最終没有去見他。王直爲吏部尚書，勸誘他説："先生在官府很久了，將要推薦您作司寇。"陳敬宗説："您是知道我的，現在與天下英才終日議論，能不快樂嗎？"

陳敬宗生性善於飲酒，飲至數斗不醉。襄城伯李隆守衛南京，每次留他飲酒，歌妓站滿左右。終日飲酒，不曾看一眼。他嚴格自重到這樣的程度。

十二年冬，請求退休，不允許。景泰元年九月，與尚書魏驥一起因年老退休。在家居住不輕易出門。有被他寬待接見的，没有不奮發的。天順三年五月去世，時年八十三歲。後贈官禮部侍

贈禮部侍郎，謚文定。

初，敬宗與李時勉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曳二人并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勉貌稍寢，後二人同時爲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郎，謚號文定。

當初，陳敬宗與李時勉同在翰林院，袁忠徹曾觀察他們，把二人拉到一起説："二位他日功名相等。"陳敬宗儀容魁梧，李時勉相貌稍醜，後來二人同時任兩京祭酒。李時勉平和寬恕多使士人歸附，陳敬宗正直嚴厲。整個明代世人稱爲優秀祭酒的，稱南陳北李。

劉鉉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生彌月而孤。及長，刲股療母疾。母卒，哀毁，以孝聞。永樂中，用善書徵入翰林。舉順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時，預修《成祖》、《仁宗實録》，遷兵部主事，仍供事内廷。正統中，再修《宣宗實録》，進侍講。以學士曹鼐等薦，與修撰王振教習庶吉士。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出生滿月父親去世。等長大後，割下大腿的肉治療母親的病。母親去世，因悲傷而健康受到損害，以孝順聞名。永樂年間，因善於書寫徵入翰林院。順天鄉試中舉，授中書舍人。宣德時，參預修纂《成祖實録》、《仁宗實録》，升任兵部主事，仍在内廷供職。正統年間，又修纂《宣宗實録》，進升侍講。因爲學士曹鼐等的推薦，與修撰王振教庶吉士學習。

景帝立，進侍講學士，直經筵。三年，以高穀薦，遷國子祭酒。時以國計不足，放遣諸生，不願歸者停其月廩。鉉言："養才，國家急務。今倉廩尚盈，奈何靳此？"遂得復給。又令甄别六館生，年老貌寢、學藝疏淺者，斥爲民。鉉言："諸生荷教澤久，豈無片長。况離親戚，棄墳墓，艱苦備至，一旦被斥，非朝廷育才意。乞揀年貌衰而有學者，量授之官。"帝可其奏。尋以母喪歸。服闋，赴都，陳詢已爲祭酒。帝重鉉，命與詢并任。天順初，改少詹事，侍東宫講讀。明年十月卒。帝及太子皆賜祭，賻贈有加。憲宗立，贈禮部侍郎，謚文恭。

景帝即位，進升爲侍講學士，在御前講席講經。三年，因爲高穀的推薦，升爲國子祭酒。當時因國家經濟不富足，遣散諸生，不願意回家的停發其每月的供給。劉鉉説："培養人才，是國家的緊急任務。現在倉廩還有盈餘，爲什麽要吝惜這些呢？"於是得以恢復供給。又令審查六館諸生，年老貌醜、學藝疏淺的，斥退爲平民。劉鉉上疏説："諸生承受教育的恩澤長久，難道没有一點長處。况且他們離别親戚，捨棄家鄉，艱苦備至，一天之間就被斥退了，這不是朝廷培育人才的本意。請求挑選年老貌衰而有才學的，酌情授予官職。"皇帝同意了他的奏請。不久因母親去世歸家。守喪期滿，趕赴京都，陳詢已任祭酒。皇帝重視劉鉉，命令他與陳詢共同任職。天順初年，改任少詹事，侍奉太子講讀。第二年十月去世。皇帝及太子都賜予祭奠，贈送的治喪禮物很多。憲宗即位，追贈禮部侍郎，謚號文恭。

鉉性介特，言行不苟。教庶吉士及課國子生，規條嚴整，讀書至老彌篤。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瀕行，閲其衣篋。比還，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瀚官終副使，能守父

劉鉉性格耿介特别，言行不隨便。教育庶吉士和考核國子監學生，規則條例嚴格，讀書到老更加誠篤。二兒子劉瀚以進士身份出使南方。臨行，查看他的衣箱。等到回來，衣箱和以前一樣，便高興地説："没有玷污我的門户。"劉瀚最

訓。

後官至副使，能嚴守父訓。

薩琦

薩琦，字廷珪，其先西域人，後著籍閩縣。舉宣德五年進士。歷官禮部侍郎兼少詹事。天順元年卒。琦有文德，狷潔不苟合。名行與鉉相頡頏云。

薩琦，字廷珪，他的先祖是西域人，後著録户籍在閩縣。考中宣德五年進士。曾任禮部侍郎兼少詹事。天順元年去世。薩琦有文德，潔身自好而不苟合。名聲品行與劉鉉差不多。

邢讓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年十八，舉於鄉，入國子監。爲李時勉所器，與劉珝齊名。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十八歲鄉試中舉，入國子監學習。爲李時勉所器重，與劉珝齊名。考中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爲庶吉士，授檢討。

景泰元年，李實自瓦剌還，請再遣使迎上皇。景帝不許。讓疏曰："上皇於陛下有君之義，有兄之恩，安得而不迎？且令寇假大義以問我，其何辭以應。若從群臣請，仍命實齎敕以往，且述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未可必，而陛下恩義之篤昭然於天下。萬一迎而不許，則我得責直於彼，以興問罪之師，不亦善乎。"疏入，帝委曲諭解之。天順末，父憂歸。未終喪，起修《英宗實録》，進修撰。

景泰元年，李實從瓦剌歸來，請求再派使節迎接太上皇。景帝不允許。邢讓上疏説："太上皇對陛下有君王的道義，有兄長的恩澤，怎麽能不迎接呢？況且如果敵寇藉用大義來質問我們，用什麽話來應對。如果順從群臣的請求，仍然命令李實携帶敕令前去，并且陳述迎回太上皇復辟的意思，雖然太上皇歸還與否還不能確定，但陛下恩義的誠篤昭然於天下。萬一迎接不被允許，那麽我們就能責問對方，以此發動問罪的軍隊，不是很好嗎。"奏疏呈入，皇帝委婉開導勸解他。天順末年，父親去世歸家。没有到守喪結束，被起用修纂《英宗實録》，進升爲修撰。

成化二年超遷國子祭酒。慈懿太后崩，議祔廟禮，讓率僚屬疏諫。兩京國學教官，例不得遷擢，讓等以爲言，由科目者，滿考得銓敘。讓在太學，亦力以師道自任，修《辟雍通志》，督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時以此見稱，而謗者亦衆。爲人負才狹中。意所輕重，輒形於詞色，名位相軋者多忌之。

成化二年破格升任國子祭酒。慈懿太后崩，商議祔祭太廟的禮儀，邢讓率同僚上疏進諫。兩京國學教官，依慣例不能遷升，邢讓等以此進言，由分科做官的，達到考核期限得以審查以確定升降。邢讓在太學，也盡力把師道當作自身的職責，修纂《辟雍通志》，督促諸生誦讀小學及各種經書。狠狠懲處告假逃學的弊端，當時因此被世人稱道，而毁謗的人也很多。邢讓爲人恃才而心胸狹窄。心中對誰有褒貶，就表現在言詞神色中，那些爲名位相排擠的人多忌妒他。

五年，擢禮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在國子監用會饌錢事，與後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典籍王允等，俱得罪坐死。諸生訴闕下，請代。復詔廷臣雜治，卒坐死，贖爲民。

五年，提升爲禮部右侍郎。過了兩年，因爲在國子監挪用聚餐的錢一事，與後任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典籍王允等，都獲罪判處死刑。諸生到朝廷申訴，請求代替。又詔令朝廷大臣會審，最終判處死刑，贖爲平民。

鑑既得罪，吏部尚書姚夔請起致仕禮部侍郎李紹爲祭酒。馳召之，而紹已卒。

李紹

紹字克述，安福人。宣德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大學士楊士奇卧病，英宗遣使詢人才，士奇舉紹等五人以對。土木之敗，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紹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爲？"卒不遣。累遷翰林學士。以李賢、王翱薦，擢禮部侍郎。成化二年以疾求解職。紹好學問，居官剛正有器局，能奬掖後進。其卒也，帝深惜之。

林瀚

林瀚，字亨大，閩人。父元美，永樂末進士，撫州知府。瀚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再遷諭德，請急歸。

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録》，充經筵講官。稍遷國子監祭酒，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如故。典國學垂十年，饌銀歲以百數計，悉貯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僦居，由瀚始。歷吏部左、右侍郎。

十三年，拜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率群僚陳十二事。御史王獻臣自遼東逮下詔獄，儒士孫伯堅等夤緣爲中書舍人，瀚疏争，忤旨。乞罷，不許。已，奏請重根本：曰保固南京，曰佑啓皇儲，曰撫綏百姓，曰增進賢才。

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去位，言官丘俊、石介等薦瀚。帝用侍郎焦芳，乃改瀚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命未至，瀚引疾乞休，因陳養正心、崇正道、務正學、親正人四事。優詔慰留。時災異數見，瀚及南京諸臣條時政十二事。語涉近倖，多

陳鑑得罪以後，吏部尚書姚夔請求起用退休的禮部侍郎李紹爲祭酒。疾馳去召他，而李紹已經去世。

李紹字克述，安福人。宣德八年進士。改爲庶吉士，任檢討。大學士楊士奇卧病，英宗派使者向他咨詢人才，楊士奇推舉李紹等五人以作答覆。土木之戰敗績，京城戒嚴，朝中士人多遣送家屬向南遷徙。李紹説："君主受辱臣子當死，哪裏還用得着家呢？"最終没有遣送家屬。多次遷升至翰林學士。因爲李賢、王翱的推薦，提升爲禮部侍郎。成化二年因病請求解除職務。李紹喜好學問，爲官剛正有器量，能够奬掖後進。對他的去世，皇帝深感惋惜。

林瀚，字亨大，閩人。父親元美，永樂末年進士，撫州知府。林瀚中成化二年進士。改授庶吉士，授任編修。又遷任諭德，因急事請假回家。

弘治初年，召入修纂《憲宗實録》，充任御前講席講官。逐漸升至國子監祭酒，進升爲禮部右侍郎，同過去一樣掌管國子監事務。掌管國學將近十年，饌食銀兩每年數以百計，全都儲存在官府，按次序營建官舍。教官不用租屋而居，從林瀚開始。歷任吏部左、右侍郎。

十三年，拜授南京吏部尚書。因災害怪異，率衆官上奏陳述十二件事。御史王獻臣從遼東被逮入欽犯監獄，儒士孫伯堅等攀附權貴成爲中書舍人，林瀚上疏争辯，觸犯了皇帝的旨意。請求退休，没有允許。後來，上奏請求重視國家的根本：要保護鞏固南京，要佑助啓發太子，要安撫百姓，要增加選進人才。

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離職，言官丘俊、石介等推薦林瀚。皇帝任用了侍郎焦芳，便改派林瀚到南京兵部，協助謀劃機要事務。命令還没有到，林瀚就托病請求退休，於是上疏陳述了培養正心、推崇正道、從事正學、親近正人四件事。皇帝頒布褒奬詔書安慰挽留他。當時災害怪異多次出現，林瀚和南京衆臣條列上陳時政

格不行。

十二件事。言辭涉及帝王寵幸之人，多擱置而不施行。

瀚素剛方，與守備中官不合，他內臣進貢道其地者，瀚每裁抑之，遂交譖於劉瑾。會劉健、謝遷罷政，瀚聞太息。言官戴銑等以留健、遷被徵，瀚獨贐送，瑾聞益恨。明年二月，假銑等獄詞，謫瀚浙江參政。致仕。旋指爲奸黨。瑾誅，復官，致仕。予月廩歲隸如故事。尋命有司歲時存問。瀚爲人謙厚，而自守介然。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九人，庭㭿、庭機最顯。

林瀚素來剛直方正，與守備的宦官不投合，其他宦官進貢取道他的屬地的，林瀚常常制止他們，這些人於是就紛紛向劉瑾進讒言。正碰上劉健、謝遷被免除職務，林瀚聽説深深嘆息。言官戴銑等因爲挽留劉健、謝遷而被懲罰，獨有林瀚贈送財物，劉瑾聽説後更加痛恨。第二年二月，假藉戴銑等的供詞，貶林瀚爲浙江參政。退休，不久被指爲奸黨。劉瑾被殺，林瀚恢復官職，退休。每年供給的禄米派給的差役一如從前。不久又命令有關官員每年按時探望他。林瀚爲人謙虚厚道，而且堅持操守堅定不移。去世時八十六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安。有九個兒子，林庭㭿、林庭機最爲著名。

林庭㭿

庭㭿，字利瞻，瀚次子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職方郎中。吏部尚書張綵欲改爲御史，固謝之，乃以爲蘇州知府。頻歲大水，疏請停織造，罷繁征，劃關課備振。再上，始報可。遷雲南左參政。正德九年，以父老乞侍養。時子炫已成進士，官禮部主事，亦謁假歸。三世一堂，鄉人稱盛事。

林庭㭿，字利瞻，林瀚的第二個兒子。弘治十二年進士。任兵部主事。曾任職方郎中。吏部尚書張綵想改任他爲御史，堅決謝絶了，就任他爲蘇州知府。連年大水，林庭㭿上疏請求停止紡造，免除繁重的徭役，減少税賦，準備賑災。又一次上疏，纔回覆同意。遷任雲南左參政。正德九年，因爲父親年老請求回家侍養。當時他的兒子林炫已中進士，任禮部主事，也請假回家。三世聚於一堂，同鄉人稱之爲盛事。

嘉靖初，父憂，服闋，起官江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舉治行卓異，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歷工部右侍郎。應詔言郊壇大工，南城、西苑相繼興作，請以儉約先天下。又因災傷，乞撤還采木、燒造諸使。進左，拜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帝方大興土木功，庭㭿所規畫多稱意。會詔建沙河行宫，庭㭿議加天下田賦，爲御史桑喬、給事中管見所劾。乞罷，歸卒。贈少保，謚康懿。炫終通政司參議。

嘉靖初年，父親去世，守喪期滿，起用任職江西，歷任湖廣左、右布政使。因治理成績卓絶，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察安撫保定各府。曾任工部右侍郎。接受詔命上言修建祭壇的大工程，南城、西苑相繼動工，請求以儉省節約作爲天下的榜樣。又因爲天災人禍招致的損害，請求撤回采木、燒造各使。進升左侍郎，拜授尚書，加授太子太保。當時皇帝正大興土木，林庭㭿的規劃多合皇帝心意。正逢下詔修建沙河行宫，林庭㭿建議增加天下的田賦，被御史桑喬、給事中管見彈劾。請求退休，回去就去世了。追贈少保，謚號康懿。林炫官至通政司參議。

林庭機

庭機，字利仁，瀚季子也。嘉靖

林庭機，字利仁，林瀚的小兒子。嘉靖十四

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遷司業，擢南京祭酒，累遷至工部尚書。穆宗立，調禮部，俱官陪京。時子燫已爲祭酒，遂致仕歸。萬曆九年卒，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僖。子燫、烴。

年進士。改爲庶吉士，任檢討，升任司業，提升爲南京祭酒，多次遷升至工部尚書。穆宗即位，調任禮部，都在南京做官。當時他的兒子林燫已經是祭酒，就退休回家。萬曆九年去世，時年七十六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僖。兒子林燫、林烴。

林燫

燫，字貞恒，庭機長子。嘉靖二十六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景恭王就邸，命燫侍講讀。三遷國子祭酒。自燫祖瀚，父庭機，三世爲祭酒，前此未有也。隆慶改元，擢禮部右侍郎，充日講官。寇犯邊，條上備邊七事。改吏部，調南京吏部，署禮部事。魏國公徐鵬舉廢長立幼，燫持不可。萬曆元年，進工部尚書，改禮部，仍居南京。名位一與父庭機等。母喪去官。服闋，以庭機篤老侍養，家居七年，先父庭機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明代三世爲尚書，并得謚文，林氏一家而已。子世勤，性篤孝。芝生者三，枯篁復青。御史上其事，被旌。

林燫，字貞恒，林庭機的長子。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改爲庶吉士，任檢討。景恭王到封地，命令林燫侍奉講讀。三次遷升至國子祭酒。從林燫的祖父林瀚，父親林庭機，三代任祭酒，在這以前是没有的。隆慶元年，升任禮部右侍郎，充任日講官。敵寇進犯邊境，條列陳述防備邊境的七件事。改任吏部，調任南京吏部，代理禮部事務。魏國公徐鵬舉廢長子立幼子，林燫堅持不同意。萬曆元年，升任工部尚書，改任禮部，仍然居住在南京。名譽地位完全和父親林庭機相同。因母親去世離職。服喪期滿，因林庭機十分衰老需要侍養，在家居住了七年，在他父親林庭機之前去世。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文恪。明代三代任尚書，并得以用“文”字作謚號的，衹有林氏一家。兒子林世勤，生性十分孝順。靈芝三次生長，枯死的竹子又緑了。御史將此事上報，受到了表彰。

林烴

烴字貞燿，庭機次子也。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廣西副使。兄燫卒，請急歸養。久之，歷太僕少卿。因災異極陳礦税之害，請釋逮繫諸臣。不報。終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林氏三世五尚書，皆内行修潔，爲時所稱。

林烴字貞燿，林庭機的二兒子。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授户部主事，歷任廣西副使。兄林燫去世，請求急速回家侍養父親。過了很久，任太僕少卿。因災害怪異極力上言陳述礦業税的危害，請求釋放拘囚的衆臣。没有回應。官至南京工部尚書退休。林氏三代五位尚書，都操行高尚純潔，被當世人稱贊。

謝鐸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宗實録》。性介特，力學慕古，講求經世務。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末年進士。改爲庶吉士，授予編修，參與修纂《英宗實録》。性格孤高，致力於學問，仰慕古風，講求治國事務。

成化九年，校勘《通鑑綱目》，上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鑒。陛

成化九年，校勘《通鑑綱目》，上書説：“《綱目》一書，是帝王的鑒戒。陛下命令重新加

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爲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廢實徇名。曰振綱紀，而小人無畏忌；曰勵風俗，而縉紳棄廉耻。飭官司，而污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减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絶。禁垣被震，城門示災，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爲無用矣。"帝不能從。

以考核審定，一定要在御前講席講解，作爲治理國家的借鑒。現在天下有太平的外形，没有太平的實質，沿襲舊的習慣，廢棄實際，追求虚名。名爲加强法度，而小人無所畏忌；名爲激勵民風，而官吏抛棄廉耻。整飭官府，而污濫暴虐更加厲害；撫恤軍民，而疲勞困敝更加嚴重。節省是有制度的，而興造製作總疲於奔命；免除賦役是有詔令的，而徵收總受到追逼。考察官吏不是没有進行，而奸邪小人進身的門户越開越大；淘汰冗官不是没有實行，而屈己栖身的人日益增多。賞賜用盡了國庫的錢財，而有功的人没有得到鼓勵；懲罰遍及所有審判的案件，而有罪的人没有受到懲處。以至於修身反省祈求保佑的命令多次頒布，水旱災害不斷發生。宫廷的城墙被震壞，城門昭示了災害，不思考震驚轉變，來報答上天和人民的厚望，這樣實在值得憂慮呀。希望陛下借鑒古代認識現在，兢兢業業，然後纔可以長治久安，而典籍也不會没有用了。"皇帝没有聽從他。

時塞上有警，條上備邊事宜，請養兵積粟，收復東勝、河套故疆。又言："今之邊將，無異晚唐債帥。敗則士卒受其殃，捷則權豪蒙其賞。且剋侵軍餉，辦納月錢，三軍方怨憤填膺，孰肯爲國效命者?"語皆切時弊。秩滿，進侍講，直經筵。遭兩喪，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起。

當時邊塞上有警報，謝鐸條列上陳防備邊境的事項，請求養練兵士積蓄糧食，收復東勝、河套原有的疆域。又説："現在的邊防將領，跟晚唐借債行賂爲帥的將領没有什麼不同。戰敗了士卒遭受禍殃，勝利了權貴豪强得到賞賜。而且剋扣軍餉，備辦交納每月支給的錢款，三軍士兵正怨憤填膺，誰肯爲國家效命呢?"言辭都切中時弊。考察期滿，升任侍講，在御前講席講經。謝鐸遭遇父母雙亡，服喪期滿，因爲雙親没有得到孝養，就不再任職。

弘治初，言者交薦，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録》。三年，擢南京國子祭酒。上言六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請進宋儒楊時而罷吴澄。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祀如故。

弘治初年，言官交相推薦，按原職召回修纂《憲宗實録》。三年，升任南京國子祭酒。上疏進言六件事，是選拔師儒，慎重科貢，端正祀典，廣收典籍，恢復會餐，均分實習。其中端正祀典一項，請求任用宋儒楊時而罷免吴澄。禮部尚書傅瀚和他對抗，就升任楊時而吴澄任職仍像以前一樣。

明年，謝病去。家居將十年，薦者益衆。會國子缺祭酒，部議起之。帝素重鐸，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

第二年，稱病退休。在家居住將近十年，舉薦的人更多。正逢國子監缺祭酒，吏部建議起用他。皇帝素來看重謝鐸，提爲禮部右侍郎，管理

事。屢辭，不許。時章懋爲南祭酒，兩人皆人師，諸生交相慶。居五年，引疾歸。

祭酒事務。多次請求辭職，没有允許。當時章懋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兩人都是老師，諸生相互慶賀。過了五年，因病退休回家。

鐸經術湛深，爲文章有體要。兩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修堂室，擴廟門，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周恤之，死者請官定制爲之殮。家居好周恤族黨，自奉則布衣蔬食。正德五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謝鐸經學很精深，作文章切實而簡要。兩次任國子監的老師，嚴格教學，杜絶請客拜謁，增加學舍，修建廳堂内室，擴建廟門，設置了公房三十多處讓他的部屬居住。諸生貧困的給予援助，死去的請求官府擬定制度埋葬他。在家居住時好周濟同族鄉黨，對待自己却是布衣蔬食。正德五年去世。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肅。

魯鐸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會試第一。歷編修。閉門自守，不妄交人。武宗立，使安南，却其饋。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會試第一名。任編修。閉門堅持操守，不隨便結交朋友。武宗即位，出使安南，拒絶了他們的饋贈。

正德二年，遷國子監司業。累擢南祭酒，尋改北。鐸屢典成均，教士切實爲學，不專章句。士有假歸廢學者，訓飭之，悔過乃已。久之，謝病歸。

正德二年升任國子監司業。多次提升至南京國子監祭酒，不久改任北京國子監祭酒。魯鐸多次掌管太學，教育學生做學問要切實，不要專重辭章字句。學生有請假回家廢棄學業的，訓誡他，到他悔改過錯纔作罷。很久以後，因病退休回家。

嘉靖初，以刑部尚書林俊薦，用孝宗朝謝鐸故事，起南祭酒。逾年，復請致仕。累徵不起，卒。謚文恪。

嘉靖初年，因爲刑部尚書林俊的推薦，仿照孝宗時期謝鐸的舊例，起用爲南京國子監祭酒。過了一年，又請求退休。多次徵召不應，去世。謚號文恪。

鐸以德望重於時。居鄉，有盗掠牛馬。或紿云“魯祭酒物也”，舍之去。大學士李東陽生日，鐸爲司業，與祭酒趙永皆其門生也，相約以二帕爲壽。比檢笥，亡有，徐曰：“鄉有饋乾魚者，盍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以其餘詣東陽。東陽喜，爲烹魚置酒，留二人飲，極歡乃去。

魯鐸以品德威望著稱於當時。居住在家鄉時，有盗賊擄掠牛馬。有人欺騙他們説“是魯祭酒的東西”，盗賊丢下牛馬就走了。大學士李東陽生日，魯鐸任司業，與祭酒趙永都是李東陽的門生，相互約定用兩塊帕子作爲壽禮。等到檢查衣箱，没有帕子，也不着急，説：“先前曾有人饋贈的乾魚，何不拿乾魚去呢?”到厨房一問，已吃了一半，拿剩餘的去拜見李東陽。李東陽很高興，爲他們烹魚擺酒，留二人飲酒，盡興纔離去。

趙永

永，字爾錫，臨淮人。與鐸同年進士，亦官編修。復與鐸相繼爲祭酒。尋遷南京禮部侍郎。大學士楊一

趙永，字爾錫，臨淮人。與魯鐸是同年的進士，也任編修。又與魯鐸相繼任祭酒。不久升任南京禮部侍郎。大學士楊一清看重他的才幹，想

清重其才，欲引以自助，乃爲他語挑之。永正色曰：“可以纓冠污吾道乎?”遂請致仕去。人服其廉介。

引用他幫助自己，就用其他的話試探他。趙永嚴肅地説：“能够用官位玷污我的志向嗎?”便請求退休回家。人們佩服他的清廉耿介。

贊曰：明太祖時，國學師儒，體貌優重。魏觀、宋訥爲祭酒，造就人才，克舉其職。諸生銜命奉使，往往擢爲大官，不專以科目進也。中葉以還，流品稍雜，撥歷亦爲具文，成均師席，不過爲儒臣序遷之地而已。李時勉、陳敬宗諸人，方廉清鯁，表範卓然，類而傳之，庶觀者有所法焉。

贊曰：明太祖時，國學的教官，體態容貌優雅莊重。魏觀、宋訥任祭酒，造就人才，盡心盡責。諸生接受命令奉旨出使，往往升任大官，不僅僅靠學業科目進升。中葉以來，流派品級逐漸雜亂，分派監生實習也徒具形式，太學教師的職位，不過是儒臣按次升遷的地方罷了。李時勉、陳敬宗等人，方正清廉高潔耿直，是卓著的表率典範，分類爲他們作傳，希望觀看的人能够有所效法。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鄒緝 鄭維桓 柯暹 弋謙 黃驥 黃澤 孔友諒 范濟
聊讓 郭佑 胡仲倫 華敏 賈斌 左鼎 練綱 曹凱 許仕達
劉煒 尚褫 單宇 姚顯 楊浩 張昭 賀煬 高瑤 虎臣

鄒緝

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授星子教諭。建文時入爲國子助教。成祖即位，擢翰林侍講。立東宮，兼左中允，屢署國子監事。

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緝上疏曰：

> 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
>
> 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

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洪武年間考中明經科，授予星子教諭。建文時召入任國子助教。成祖即位，升任翰林侍講。太子確立，兼任左中允，多次代管國子監事務。

永樂十九年，三殿遭火災，皇帝下詔徵求直言，鄒緝上疏說：

> 陛下創建北京，精神焦慮煩勞，將近二十年。工程浩大，費用繁多，徵調範圍很廣，冗雜官吏蠶食財物，耗費國家儲備。勞作的人伕動輒百萬，整年服役，不能親自到田間努力勞作。而且徵收沒有限度，以至於砍伐桑樹棗木充當柴火，剝取桑皮用來造紙。加上官吏橫徵暴斂，一天比一天厲害。如前一年置辦顏料，本來不是本地生產，動輒徵收成千上百。百姓競相湊集錢財，到別的地方購買。大青一斤，價錢到一萬六千貫。等到進貢交納，又多方刁難，反復周轉，就須要二萬貫錢，却不够一個柱子用。之後雖已派官吏到產地采辦，但購買仍然没有停止。大概因爲工匠多報牟利，而如此不顧惜人民的艱辛。
>
> 京城是天下的根本。人民安定則京城安定，京城安定則國家的根本穩固而天下纔安定。自從修建以來，工匠小人憑藉威勢，驅趕强迫人民遷徙，號令剛剛下達，房子已被

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

貪官污吏，遍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强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毁，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内外上下誅求如此。

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

至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横恣，閑游往來。此皆奸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效之心也。

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内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户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

漠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日子孫患。

破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露宿，不知道到哪裏去。遷徙剛剛安定，又再次驅趕命令遷到他處，以至於有遷徙三四次都不能安定的。等他們離去，而空出來的土地，經過很長時間，工程還没有顧及。這是陛下所不知道而人民特别怨恨的。

貪官污吏，遍布朝廷内外，剝削之重深入骨髓。朝廷每派遣一個人，就是他生活的辦法。强制奪取過分徵求，完全没有限度。有關官員奉承討好，惟恐達不到要求。間或有廉正剛强、堅守節操、不去諂媚求榮的，就妄加讒毁，動不動就獲罪被貶，没有辦法表白自己。所以使者所到之地，有關官員公開進行賄賂，剝削人民諂媚上官，如同做生意。那百姓的積蓄能有多少，而内外上下的貪官却如此勒索。

現在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接，人民到了剝樹皮掘草根當食物的地步。老幼流亡遷徙，顛沛於道路，賣妻賣子以求苟且生存。而京城聚集了僧人道士一萬多人，每天消耗國庫糧食一百多石，這是掠奪人民的食物來供養無用的人啊。

至於報恩效力的將士，朝廷重賞他們糧食財物。等到派遣服役，就驕傲蠻横，到處閑游。這些都是奸邪狡詐之人，害怕回到原來的軍隊，藉這種辦法逃避，并非真有報恩效力的心意。

朝廷每年命令各地織造、鑄錢，派朝廷官員到外番買馬，所花費用常常有數千萬，而所得到的竟然還不能達到支出的十分之一二。買來的馬雖然多，品種都是劣馬，責令人民放牧飼養，擾民非常嚴重。等到馬有死傷，就命令賠償。養馬的人家貧困，竟至賣妻賣子。這更是危害中最嚴重的。

漠北歸降的人，賜予住房，豐富的食物用具，意思是想要招徠他們同族的人。殊不知來的人都懷着窺測觀望的心理，并不是真仰慕皇帝的教化，甘心離開故土。應該在他們來朝見之後，遣送回本國，不必留下來成

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

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

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群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尚復拘繫。并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廩祿，拔簡賢才，申行薦舉，官吏貪贓蠹政者核其罪而罷黜之。則人心歡悦，和氣可臻，所以保安宗社，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

且國家所恃以久長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

書奏，不省。

時三殿初成，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下詔求直言。及言者多斥時政，帝不懌，而大臣復希旨詆言者。帝於是發怒，謂言事者謗訕，下詔嚴禁之，犯者不赦。侍讀李時勉、侍講羅汝敬俱下獄，御史鄭維桓、何忠、羅通、徐瑢，給事中柯暹俱左官交阯，惟緝與主事高公望、

爲日後子孫的禍患。

至於佛寺道觀祈禱求神的事情，治理國家的人應當深爲警戒。古人有句話，過度祭祀没有福氣。况且從事以無益之事損害有益之事，而又消耗錢財胡亂花費的事情呢！

大凡這些事，都是對下失去民心，對上違背天意。怨恨誹謗的興起，實際上是來源於此。

奉天殿，是用來召見群臣，發號施令的地方，古代稱之爲明堂，而災禍首先殃及到它，是不平常的事變。不自我反省，責備自己，大施恩惠，改革政治和教化，周濟天下窮困的人，不能够挽回上天的譴責和憤怒。以前有監生生員因没有兄弟而上疏請求侍養雙親，因而獲罪被遣流放，這實在有損治國的體統。近來大加赦免，法司固執拘泥於常規法條，應當赦免的人還被拘禁。一并請求重加洗雪，免除租賦，一律不予徵收，各級官員發全他們的廩米俸禄，選拔賢才，申明推行舉薦，官吏貪贓敗壞政治的人核實其罪行從而罷免他們。那麼人心歡悦，人和可以形成，保護安定宗廟社稷，創立國家千萬年無窮的基礎的辦法，没有比這個更重要的。

并且國家所依靠來達到長治久安的，祇有天命人心，而天命常常根據人心决定去留。現在天意是這樣，不宜使人民勞累。應當還都南京，拜見皇陵宗廟，告訴災變的緣故，在清静無爲中保養聖體安心休息，不要聽小人的話，再有所興建，而耽誤陛下以後的治理。

書上奏，没有回應。

當時三殿剛建成，皇帝正以定都詔命天下，忽然遭受火災，非常害怕，下詔令徵求直言。等到上疏的人多指責時政，皇帝不高興，而大臣又迎合皇上的旨意詆毁上疏的人。皇帝於是發怒，説上疏的人毁謗譏刺，下令嚴加禁止，違犯的人不赦免。侍讀李時勉、侍講羅汝敬都被投入監獄。御史鄭維桓、何忠、羅通、徐瑢，給事中柯暹都貶官到交阯，祇有鄒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

庶吉士楊復得無罪。是年冬，緝進右庶子兼侍講。明年九月卒於官。

士楊復没有獲罪。這年冬天，鄒緝升任右庶子兼侍講。第二年九月死在任上。

緝博極群書，居官勤慎，清操如寒士。子循，宣德中爲翰林待詔，請贈父母。帝諭吏部曰："曩皇祖征沙漠，朕守北京，緝在左右，陳説皆正道，良臣也，其予之。"

鄒緝博覽群書，爲官勤勉謹慎，清廉高潔像清貧的士人。兒子鄒循，宣德年間任翰林待詔，請求追贈父母。皇帝告諭吏部説："以前皇祖出征沙漠，朕守衛北京，鄒緝跟隨左右，陳述的都是純正的道理，是個賢臣，給他追贈。"

鄭維桓　柯暹

鄭維桓，慈谿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出知交阯南清州，卒。柯暹，池州建德人。由鄉舉出知交阯驩州。累官浙江、雲南按察使。

鄭維桓，慈谿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出任交阯南清州知事，去世。柯暹，池州建德人。由鄉試中舉出任交阯驩州知事。歷任浙江、雲南按察使。

弋謙

弋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言事忤旨，貶峽山知縣。復坐事免歸。

弋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任監察御史。出京巡察江西，上奏言事觸犯了皇帝的旨意，貶爲峽山知縣。又因事獲罪免官回家。

仁宗在東宫，素知謙骨鯁。及嗣位，召爲大理少卿。直陳時政，言官吏貪殘，政事多非洪武之舊，及有司誅求無藝。帝多采納。既復言五事，詞太激，帝乃不懌。尚書呂震、吴中，侍郎吴廷用，大理卿虞謙等因劾謙誣罔，都御史劉觀令衆御史合糾謙。帝召楊士奇等言之，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然心感超擢恩，欲圖報耳。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優容之。"帝乃不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爲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帝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

仁宗作太子時，一向知道弋謙耿直剛强。等到繼位，召入任大理少卿。直言陳述時政，説官吏貪婪凶殘，政事大多不合洪武時的舊制，以及有關官員索求没有限度。皇帝大都采納了。不久又上言五件事，言詞過於激烈，皇帝就不高興了。尚書呂震、吴中，侍郎吴廷用，大理卿虞謙等因而彈劾弋謙編造不實之詞，都御史劉觀令衆御史聯合檢舉弋謙。皇帝召見楊士奇等談這件事，楊士奇回答説："弋謙不熟悉大政，然而内心感激破格提拔的恩典，想要報答罷了。主上聖明則大臣忠直，祇請陛下寬容他。"皇帝於是不懲罰弋謙。然而每次見到弋謙，言詞神色非常嚴厲。楊士奇很從容地進言説："陛下下詔徵求直言，弋謙言詞不恰當，觸怒了皇上。朝廷外的臣子都害怕，以進言爲鑒戒。現在四方朝覲的臣子都聚集在宫闕下，看到弋謙這樣，將會説陛下不能容納直言。"皇帝警覺省悟地説："這固然是朕不能包容，也是呂震之流迎合朕而加重了朕的過失，從今當寬釋他。"就免除弋謙上朝參拜，命令他專門管理官府事務。

未幾，帝以言事者益少，復召士奇曰："朕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臣，白朕心。"士

不久，皇帝因爲上疏論事的人越來越少，又召見楊士奇説："朕不過是惱怒弋謙過於偏激言過其實罷了，朝中大臣就一個多月没有上言。你

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親降璽書。"遂令就榻前書敕引過曰："朕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苟有不當，不加譴呵，群臣所共知也。間者，大理少卿弋謙所言，多非實事，群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默，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群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時中官采木四川，貪橫。帝以謙清直，命往治之。擢謙副都御史，賜鈔以行，遂罷采木之役。

告訴衆臣，表明朕的心意。"楊士奇説："我空口説話不足作憑信，請求皇上親自降旨。"於是命令在床榻前書寫敕令承認過失説："朕自即位以來，臣子百姓上奏章有數百份，没有不欣然聽取采納的。如果有不恰當的，不加以譴責呵叱，這是群臣都知道的。近來，大理少卿弋謙所上奏的事，大多不是實事，群臣迎合朕的心意，相繼上疏奏他故意表示忠直以酤名釣譽，請求依法懲處。朕都拒絶了而没有聽從，衹免除了弋謙上朝參拜。而從此以後，上言的人更少。現在從去年冬天没有下雪，春天也少雨水，陰陽不和，必定有人的過錯，怎能没有可上奏的事。而且做臣子的，懷着自我保全的想法，後退而不言，用什麽來表示忠誠。朕對於弋謙一時不能寬容，未嘗不自覺愧疚。你們這些大臣不要以先前的事爲鑒戒，對國家的利弊、政令不妥當的，直率地説不要忌諱。弋謙上朝參拜像往常一樣。"當時中官在四川采木，貪婪蠻横。皇帝因弋謙清廉耿直，命令他去治理。提拔弋謙爲副都御史，賞賜錢財去赴任，於是就廢除了采木的工程。

宣德初，交阯右布政戚遜以貪淫黜，命謙往代。王通棄交阯，謙亦論死。正統初，釋爲民。土木之變，謙布衣走闕下，薦通及甯懋、阮遷等十三人，皆奇才可用。衆議以通副石亨，謙請專任通，事遂寢。廷臣以謙負重名，奏留之，亦不報。景泰二年，復至京，疏薦通等，不納。罷歸，未幾卒。仁宗性寬大，容直言，謙以故得無罪，反責吕震等。而黄驥言西域事，帝亦誚震而行其言。

宣德初年，交阯右布政使戚遜因貪污荒淫被罷免，命令弋謙去代理。王通丢棄了交阯，弋謙也被判死罪。正統初年，釋放爲平民。土木事變發生後，弋謙以平民身份到京都，舉薦王通和甯懋、阮遷等十三人，都是奇才可以任用。衆臣商議任王通爲石亨副將，弋謙請專任王通，事情就擱置了。朝廷衆臣因弋謙負有重名，奏請留任他，也没有回應。景泰二年，又到京城，上疏推薦王通等人，没有采納。事完回家，没多久就去世了。仁宗胸懷寬大，包容直言，弋謙因此得以無罪，反而責備吕震等。而黄驥上疏言西域的事情，皇帝也責備吕震而實行他的建議。

黄驥

驥，全州人。洪武中，中鄉舉。爲沙縣教諭。永樂時擢禮科給事中，常三使西域。仁宗初，上疏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托，無賴小人投爲從者，乘傳役人，運貢物至京師，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虚月，致民失

黄驥，全州人。洪武年間，鄉試中舉。任沙縣教諭。永樂年間升任禮科給事中，曾經三次出使西域。仁宗初年，上疏説："西域來進貢的使節多是商人假冒，游手好閑的小人投奔爲隨從，乘坐驛車雇用人力，把貢品運送到京城，賞賜豐厚。番人追慕利益，進貢不隔月，致使人民不務

業妨農。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輛。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驛官，鞭夫隸，無敢與較者。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蘇。至西域所産，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碙砂、梧桐、鹼之類，皆無益國用，請一切勿受，則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尚書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邪？驥言是，其即議行。”後遷右通政，與李琦、羅汝敬撫諭交阯，不辱命。使還，尋卒。

本業妨礙農事。等到他們出使回去時，多携帶貨物，用車運送達到一百多輛。男子不够，就役使婦女。所到之地侮辱驛官，鞭笞役夫，没有敢與他們對抗的。請求詔令陝西行都司，祇有哈密等國國王派遣使節進貢的，允許來京，祇有正副使者可以乘坐驛馬，這樣陝西人有望稍微恢復。至於西域出産的東西，祇有馬匹切合邊境需要，應就近供給甘肅軍隊。那些碙砂、梧桐、鹼之類，都對國家的使用没有好處，請一律不要接受，那麽來的人自然會稀少，不必要的開支會逐漸節省。”皇帝把疏奏給尚書呂震看，而且責備他説：“黄驥曾經奉命出使，熟悉西域的情况。你是西域人，難道不知道嗎？黄驥説得對，應即刻商議施行。”後來升任右通政，與李琦、羅汝敬安撫曉諭交阯，不辱没使命。出使歸來，不久去世。

黄澤

黄澤，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擢河南左參政。南陽多流民，拊循使復業。嘗率丁役至北京，周恤備至。久之，調湖廣。仁宗即位，入覲，言時政，多見采。

宣宗立，下詔求言。澤上疏言正心、恤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遠嬖倖、汰冗官十事。其言遠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所以防患於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爲江河。此輩宜一切疏遠，勿使用事。漢、唐已事，彰彰可監。”當成祖時，宦官稍稍用事，宣宗寖以親幸，澤於十事中此爲尤切。帝雖嘉嘆，不能用也。其後設内書堂，而中人多通書曉文義。宦寺之盛，自宣宗始。

黄澤，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升任河南左參政。南陽有很多流亡的百姓，安撫他們，使他們恢復了生産。曾經率領服勞役的壯丁到北京，周濟撫恤很周到。很久以後，調任湖廣。仁宗即位，入朝拜見，進言時政，多被采納。

宣宗即位，下詔徵求諫言。黄澤上疏進言端正思想、體恤民情、尊敬天意、采納諫議、訓練軍隊、重視農業、廢止進貢、嚴明賞罰、疏遠嬖幸、淘汰閑官十件事。其中上言疏遠嬖幸説：“受過宫刑的人，他們的性情幽深陰暗，他們的想法陰險狡詐，特别奸險就近似忠誠，特别狡詐就近似可靠，特别機巧就近似愚鈍。一旦與他們親近，就像喝了醇美的酒，不知道它能醉人；就像吃了美味的乾肉，不知道它有毒。寵幸他們很容易，疏遠他們就很難了。所以古代不讓宦官統領軍隊干涉政治，是用以防患於未然。涓涓細流不堵塞，將成爲江河。這些人應一律疏遠，不要讓他們當政。漢、唐的舊事，非常明顯，可以借鑒。”在成祖時期，宦官漸漸當權，宣宗逐漸親幸他們，黄澤在十件事中這條尤爲切中時弊。皇帝雖然嘉許贊嘆，但没有能采用。之後設置内書堂，而宦官很多人精通典籍知曉文義。宦官的興盛，從宣宗開始。

宣德三年，擢浙江布政使。復上言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宜罷，并請盡罷諸坑冶，語甚切。帝嘆息曰："民困若此，朕何由知。遣官驗視，酌議以聞。"

澤在官有政績，然多暴怒。鹽運使丁鎡不避道，撻之，爲所奏。巡按御史馬謹亦劾澤九載秩滿，自出行縣，斂白金三千兩償官物，且越境過家，遂逮下獄。正統六年，黜爲民。初，澤奏金華、台州户口較洪武時耗減，而歲造弓箭如舊，乞減免。下部議得允，而澤已罷官逾月矣。

宣德三年，升任浙江布政使。又上言平陽、麗水等七縣煉銀應該禁止，并請求全部廢止各礦坑和冶煉廠，語氣非常急切。皇帝長嘆説："百姓困頓成這樣，朕從哪裏知道。派官吏檢驗視察，斟酌商議上報。"

黄澤在任時有政績，然而常常暴躁發怒。鹽運使丁鎡遇到他没有讓路，黄澤鞭笞他，被他奏報。巡按御史馬謹也彈劾黄澤九年任職期滿，自己出去巡行所管的縣，聚斂白銀三千兩用來抵償公家的財物，而且越過轄區境界回家，於是被捕下獄。正統六年，罷官爲民。當初，黄澤上奏金華、台州户口比洪武時期減少，而每年打造弓箭像以前一樣，請求減免。下部討論得以允許，然而黄澤已被免除官職一個多月了。

孔友諒

孔友諒，長洲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出知雙流縣。宣宗初，上言六事：

> 一曰，守令親民之官，古者不拘資格，必得其人，不限歲月，使盡其力。今居職者多不知撫字之方，而廉幹得民心者，又遷調不常，差遣不一。或因小事連累，朝夕營治，往來道路，日不暇給。乞敕吏部，擇才望素優及久歷京官者任之。諭戒上司，毋擅差遣，假以歲月，責成治效。至遠缺佐貳，多經裁減，獨員居職，或遇事赴京，多委雜職署事，因循苟且，政令無常，民不知畏。今後路遠之缺，常留一正員任事，不得擅離，庶法有常守。
>
> 二曰，科舉所以求賢，必名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弊既多端，僥倖過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

孔友諒，長洲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改爲庶吉士，到雙流縣出任知縣。宣宗初年，上疏陳述六件事：

> 一是，州縣守令是親近百姓的官，古代不拘泥於資格，一定要找到合適的人，不限定時日，讓他全部發揮自己的能力。現在在任的人大多不知道安撫百姓的方法，而廉潔幹練贏得民心的人，又調動没有規律，差遣不同事務。有的因爲小事連累，朝夕處理，往來奔波，每天都没有空閑。請求下詔吏部，選擇有才能聲望向來優秀和久在京城做官的人擔任。告諭警戒上司，不要擅自差遣，給他時間，責成他達到治理的成效。至於邊遠地方缺少輔佐主官的副職，多是經過裁減，祇有主官一人在任，有時遇到事情進京，多委托辦事人員代理，這些人因襲舊制敷衍了事，政令時常變化，百姓不知道畏懼。今後邊遠地方有缺職的，應經常留一位正式編制内人員管事，不得擅自離開，這樣有望法規得到穩定執行。
>
> 二是，科舉是用來徵求賢才的，一定要名符其實，不能祇誇耀數量多就行了。現在秋試選取士人動輒一二百人。弊端是多方面的，僥幸入選的超過一半。會試没考中的，

其登第者，實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優贍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得真才之用。

十個人中常有八九個。那些考中的，實際品行有的又不符。請在開考之年，詳細核查考生的經歷。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忠誠可靠、學業淵博豐富的，纔允許參加考試。或許輕浮淺薄的人不至於被胡亂收録，而國家能得到有真才實學的人以供使用。

三曰，禄以養廉，禄入過薄，則生事不給。國朝制禄之典，視前代爲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餘大小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道路往來，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請敕户部勘實天下糧儲，以歲支之餘，量增官俸，仍令内外風憲官，采訪廉潔之吏，重加旌賞。則廉者知勸，貪者知戒。

三是，俸禄是用來供養官吏使之廉潔的，俸禄過於微薄，就不够奉養父母。本朝制定的俸禄制度，比前代微薄。現在京官和地方大員稍微增加了俸禄，其餘大小官吏除折合成錢的部分外，每月供給的米不過二石，不够養活幾個人。上要事奉父母，下要養育子女，加上外出往來，花費從哪裏取得。貪婪的人逐利營私，廉潔的人境遇艱難無處訴説。請求詔令户部核實天下的糧食儲備，用每年支出的結餘，酌情增加官俸，仍然命令朝廷内外監察法紀的官史，探問尋訪廉潔的官吏，大力表彰獎賞。廉潔的人知道勉勵，貪婪的人知道警戒。

四曰，古者賦役量土宜，驗丁口，不責所無，不盡所有。今自常賦外，復有和買、采辦諸事。自朝廷視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無賴之輩，關通吏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奸弊百端。乞盡停采買，減諸不急務，則國賦有常，民無科擾。

四是，古代徵收賦税徭役要測量不同土地，檢查人口，不索取没有的東西，不收盡所有的財物。如今在一般賦税之外，還有預買、采辦等事情。從朝廷來看，不過是命令有關官員支取公家的錢平價購買。而無賴的人，串通吏役，壟斷貨物，巧立辨别驗收、折合損耗的名目，徵收數倍，奸邪弊端百出。請求完全停止采買，減少衆多不緊急的事務，那麽國家賦税有常規，百姓没有横徵暴斂的騷擾。

其二事言汰冗員，任風憲，言者多及之，不具載。

其餘二件事進言淘汰閑官，任用御史，進言的人多有涉及，不具體記載。

宣德八年，命吏部擇外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試之，得友諒及進士胡端禎等七人，悉令辦事六科。居二年，皆授給事中，惟友諒未授官而卒。

宣德八年，命令吏部選擇宫外百官中有文才的六十八人考核，得到孔友諒和進士胡端禎等七人，命令他們全部在六科任職。過了兩年，都授予給事中，祇有孔友諒没有授官就去世了。

范濟

范濟，元進士。洪武中，以文學舉爲廣信知府，坐累謫戍興州。宣宗即位，濟年八十餘矣，詣闕言八事。

范濟，元朝進士。洪武年間，因有才學被舉薦爲廣信知府，因受牽連獲罪貶到興州戍邊。宣宗即位，范濟時年八十多歲了，入京進言八件

事。

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内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税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僞造之條，開倒换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

第一是，紙幣的發行，開始於漢、唐。元製造元統交鈔，後來又製造中統鈔。時間一長實物價重而紙幣價輕，公家私人都受到損害，就製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共同流通，互相兑換，新舊通用。又命令民間把破舊的紙幣拿到平準庫去，中統鈔五貫可以換至元鈔一貫。又規定每天製造紙幣一萬錠，共計官吏俸禄、内府使用若干，天下正税雜税若干，回收發行有辦法，循環流通不阻滯，因而很久還在通行。太祖皇帝製造大明寶鈔，用紙幣一貫當白銀一兩，百姓高興地去兑換。到如今五十多年，這種辦法逐漸有了弊端，也是因實物價重紙鈔價輕導致的。希望陛下根據時代進行變通，重造寶鈔，完全依照洪武初年的制度，使新舊幣同時流通。按照元時所造的數量而有所增減，審定國家計劃開支的數量而斟酌權衡，使紙幣少而實物多，紙幣價重而實物價輕。嚴明懲罰僞造的條令，建立兑換的制度，推陳出新，没有耗費没有阻滯，那麽紙幣制度的通行，就會永遠没有弊端。

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户。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

第二是，防備邊境的策略，守衛險隘最重要。像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是京城的藩籬和垣墻，邊界的門户。土地可以耕種，城池可以守衛。應當派大軍防禦，大力開展屯田，修治城堡，慎用烽火，明晰偵察。不要貪小便宜，不要輕視遠國的要求，加固壁壘，清除轉移周圍的人口事物，使敵人得不到什麽。等他們疲憊再打擊他們，得到勝利就停止，不要窮追不捨深入敵區。這是守衛邊界最重要的。

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

第三是，士兵不在於多，在於能够打仗。近來多徵集在職的官吏和百姓到塞上補充軍隊，不是白面書生，就是老弱病殘。遇到徵兵打仗，有辦法的人得以免除，貧困衰弱的人用以充數。器械不完備，糧食不充足。聽見風聲就雙腿發抖，怎能捨命效力。如今應選擇强壯勇敢的人，勤加訓練，其餘

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

其四曰，民病莫甚於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户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爲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户，詐稱死亡。托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遍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諜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騷擾之弊自絶。

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虚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采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

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較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弘，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礱砥礪，使其氣充志定，

的衹命令他們登城擊柝，巡守營門，可望各自發揮他們的作用。

第四是，人民所困苦的莫過於徵兵。衛所中聽候差遣的人有六七個，百户差遣管軍旗的也有兩三個，都是有能力結交官吏和畏懼逃避徵調的人，重加賄賂得以差遣。到了州縣，作威作福，逼迫鄉里百姓，任意作奸營私。没有男子的家庭，索求不止。有男子的家庭，欺騙謊稱死亡。藉故停留，很久都不回來。等到回來，就用所得到的財物，普遍賄賂官吏，含糊報告了事。探求他們所徵集的壯丁，十個人中得不到一個，想要使軍隊不缺兵難呀。從現在起兵士有事情不能入伍的，命令各衛報告都督府和兵部，都督府和兵部行文布政、按察司，命令府州縣核實籍貫姓名，徵取送到衛所，那麽差人擾亂的弊端自然會斷絶了。

第五是，洪武年間命令士卒七成屯田，三成守城，是最好的策略。近來調度日益頻繁，建造日益廣泛，虚有屯田的名義，田地大多荒蕪。加上養馬、采草、伐薪、燒炭，各種勞役紛繁，兵力怎能不疲憊，農業怎能不荒廢。希望詔令邊防將領督促士卒開墾荒地，規定一定畝數，公家供給耕牛種子，考查他們的勤奮和懶惰，明確賞罰以昭示鼓勵和懲罰。那麽塞下田地可全部得到開墾，運送軍糧更加舒緩，各處邊境富裕殷實，策略中没有比這個更方便的。

第六是，學校是風俗教化的源泉，培養人才的地方，貴在明確大體適合應用，不衹是考核文詞撰述就行了。洪武年間精選師儒，教育培養很完備，人才文質彬彬素質很高。近來士人風氣委靡不振，志向不宏偉，節操不堅定。平時没有剛强正直言行正當的氣魄，怎能指望他們立身朝廷成爲有名望的大臣呢！應選擇賢良的士人任郡縣學官，選擇民間子弟品行端正嚴謹的作學生，用經書史籍教育他們，用節操品行勉勵他們，等他們有了成就，選送到太學。刻苦錘煉，使他

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

們正氣充沛志向堅定，卓然成才，然後舉薦任用他們，讓他們擔任天下國家的大事就不難了。

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仇；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既以餽運不繼，旋即頒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内修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朵兒只巴獻女，伯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擒獲，納哈出亦降，此專務内治，不勤遠略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爲快，毋以犁庭掃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絶傷痍之苦，閭里絶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夭閼，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

第七是，打仗是凶殘的事情，聖人没有辦法時纔用它。漢高祖解除平城的包圍，没有聽説蕭何、曹參勸他復仇；唐太宗在便橋抵禦突厥，没聽説房玄齡、杜如晦勸他報仇。古代明君良相不想讓民力疲憊來誇耀戰功，考慮得很長遠呀。洪武初年曾經激昂地命令將領，想要清除沙漠元軍。不久因爲運輸跟不上，立即使軍隊回來。就撤退東勝衛到大同，在山西陽武谷口建築要塞，選將練兵，把守險要關口等待時機。對内搞好政令教化，對外嚴密防守邊界，廣泛屯田，興建學校，懲治貪官，遷徙頑民。不到數年，朵兒只巴貢獻女兒，伯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被擒獲，納哈出也歸降，這就是專心從事國内治理，不用力經略遠方的明顯效果。懇請古代借鑒漢、唐，近代效法太祖，不要把窮兵黷武作爲快樂，不要把掃平敵國作爲功勞。拋棄不長糧草的土地，讓開化的百姓休養生息，使他們在田間努力勞作，在學校盡心學習。邊塞杜絶創傷的痛苦，里巷斷絶呻吟的聲音，將領不希圖僥幸立功，士卒不會夭亡，遠方的人自然降服，外族自然歸順，國運廣遠綿長可達萬年。

其八曰，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并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

第八是，官不在多，在於得到賢才。國家繼大亂之後，根據時代減少增加，以府爲州，以州爲縣。接着又裁減合并産糧不够支付俸禄的小縣，按照百姓的數量來設置官位。百姓多的縣設置縣丞主簿，少的衹設置知縣、典史就行了。那時官員没有荒廢政事，百姓不爲勞苦發愁。如今布政、按察二司和府州縣官，是洪武年間的兩倍，政事越來越混亂，人民越來越不安寧，奸邪弊端叢生，狡詐虚僞滋長。甚至有的官員不能斷案，有的小吏不熟悉公文，就容留書寫的人，在官府蒙混，賄賂公開進行，案件拖延，都是官員冗雜小吏泛濫所造成的。希望

內外官吏，并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

奏上，命廷臣議之。尚書呂震以爲文辭冗長，且事多已行，不足采。帝曰："所言甚有學識，多契朕心，當察其素履以聞。"震乃言："濟故元進士，曾守郡，坐事戍邊。"帝曰："惜哉斯人，令久淹行伍，今猶足用。"震曰："年老矣。"帝曰："國家用人，正須老成，但不宜任以繁劇。"乃以濟爲儒學訓導。

聊讓

聊讓，蘭州人。肅府儀衛司餘丁也。好學有志尚，明習時務。景帝嗣位，懲王振蒙蔽，大闢言路，吏民皆得上書言事。景泰元年六月，讓詣闕陳數事，其略曰：

> 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番僧絡驛，污吏縱横，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寇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爲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强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先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
>
> 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譴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

從帝王的心裏作出决斷，凡是朝廷內外官吏，都依照洪武年間的名額，冗雜多餘的都淘汰，那麽天賦的職責没有荒廢，各種職業都興盛發達，而天下就得到很好的治理了。

奏書奉上，皇上命令朝廷大臣商議。尚書呂震認爲文辭冗長，而且事情多已施行，不值得采納。皇帝說："所說的話很有學識，大多符合朕的心意，應當考察他清白自守的情况上報。"呂震便説："范濟是以前元代的進士，曾任郡守，因事獲罪貶戍邊疆。"皇帝説："可惜呀這個人，讓他長久留在軍隊裏，如今還可以任用。"呂震説："年老了。"皇帝説："國家用人，正需要年高有德，但不適合讓他擔任繁重的事務。"就任范濟爲儒學訓導。

聊讓，蘭州人。肅府儀衛司的編外人員。好學而有志向，明瞭熟習時政。景帝即位，鑒於王振蒙蔽皇上，廣開進言的渠道，官吏百姓都可以上書言事。景泰元年六月，聊讓到京上奏陳述幾件事，大略是：

> 近年土木工程頻繁興起，各種邪説盛行，外族僧人往來不絶，貪官污吏恣意横行，大臣不矯正他們的不是，御史不彈劾他們的罪行，上下欺瞞，民生凋敝。狡猾的敵人侵犯邊疆，太上皇流離他鄉。陛下在枕戈待旦卧薪嘗膽的時候，能够不選拔賢才舉薦能人，革新政治嗎？往昔宗澤、岳飛擔任將領，敵國不敢提他們的名字；韓琦、范仲淹鎮守邊疆，西夏賊寇聞之破膽。司馬光任宰相，强大的鄰國自我告誡不要侵犯邊界。如今文武大臣有威名德高望重的，應讓他們掌管中樞部門，并且詢訪延聘有謀略和才能的人，布滿朝廷，那麽也先一定畏懼屈服，而太上皇回來就指日可待了。
>
> 大臣，屬陽；宦官，屬陰。君子，屬陽；小人，屬陰。近來日食地震，陰盛陽衰，天地已發出了懲戒。希望陛下總攬朝綱，抑制宦官使他們不能干預朝政，遏制小人使他們不能居於高位，那麽就會陰陽和順

陽順而天變弭矣。

而災變止息了。

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自能革奢靡，戒游佚，而心無不正矣。

天下的安定和混亂，在於君主心地的邪僻和端正。娛游田獵，侈大宮殿，狎近宦官，三件中有一件，足以蠱惑君心。希望陛下修身養性成功，多接近賢良的士大夫，少親近宦官宮妾，自然能够革除奢侈浪費，戒除優游安逸，而內心就不會不端正了。

堯立謗木，恐人不言，所以聖；秦除謚法，恐人議己，所以亡。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無所顧忌，而言無不盡矣。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

堯樹立誹謗之木讓人寫諫言，惟恐人們不進言，所以成爲聖人；秦廢除確定謚號的法則，恐怕人們議論自己，所以衰亡。陛下擴展納諫的度量，表彰直言敢諫的臣子，那麼國家的利弊，民間的喜樂憂慮，臣子無所顧忌，而進言就没有不説完的了。蘇子説："平日没有觸犯龍顏敢於進諫的大臣，那麼面臨危難必定没有堅守節操爲正義而死的人。"希望陛下經常想到這些話而仔細考慮它。

書奏，帝頗嘉納之。後四年，讓登進士。官知縣卒。

書上奏，皇帝非常贊賞地采納了。過了四年，聊讓考中進士。任知縣去世。

郭佑

景泰二年，監生郭佑亦上書言兵事，略曰："逆寇犯順，上皇蒙塵，此千古非常之變，百世必報之仇也。今使臣之來，動以數千，務驕蹇責望於我，而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求戰與戰，是和戰之權，不在我而在賊也。願陛下結人心，親賢良，以固國本；廣儲蓄，練將士，以壯國氣。正分定名，裁之以義。如桀驁侵軼，則提兵問罪。使大漠之南，不敢有匹馬闌入，乃可保百年無虞。不然西北力罷，東南財竭，不能一日安枕矣。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之徒，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贓污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黨之耻，納粟納草，冠帶而歸。

景泰二年，監生郭佑也上書談論戰事，大略是説："敵寇侵犯正道，太上皇逃亡在外，蒙受風塵，這是千古以來十分異常的變故，是百世子孫必報的仇恨。如今使臣來朝拜，動輒幾千人，總是傲慢地對我們提出要求，而我們却克制忍耐姑息遷就，致使敵人氣勢日益囂張，我們氣勢日益消索，他們要和我們就衹能與他們和，他們求戰我們就衹能與他們戰，這樣和戰的權力，不在於我們而在於賊寇。希望陛下團結人心，親近賢良，以鞏固國家的根本；擴充儲蓄，訓練將士，以壯大國家的氣勢。辨正名分，以義衡量。如有桀驁不馴侵犯襲擊，就興兵討伐。使大漠之南，不敢有一匹馬擅自進入，就可保證百年没有憂患。不這樣西北力量疲憊，東南財力枯竭，就不能一天安穩入睡了。原來因爲國家費用消耗缺乏，管理國事的大臣想紓緩一時的緊急，下令百姓交納糧食的賜官位。如今戰爭稍爲安寧，行事又像以往一樣。農工商販這些人，不考察他們賢良愚昧，衹要有財就授官。這些人對親戚驕横，

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重名爵？况天下統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以空乏啓寇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

在鄉里誇耀，增長了不正當的邪惡心思。貪官污吏被罷黜爲平民，想掩蓋在鄉里的耻辱，就交納糧草，得官而歸。以前因爲貪財離職，如今因爲交錢得官，怎麽能禁止貪婪殘暴，推崇名聲和爵位？何况天下統一，財富藏在人民之中，并未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却采取這樣的措施，這是用國力空虛來誘發敵寇的野心啊！”奏章下到朝廷商議，被抵制而没有施行。

胡仲倫

又有胡仲倫者，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也。緣事入都，會上皇北狩，也先欲妻以妹，上皇因遣廣寧伯劉安入言於帝，仲倫上疏爭之。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七。降萬乘之尊，與讎婚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必欲爲姻，驕尊自大，三也。索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稍從其一，大事去矣。曩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諫者死，鯁直者戍，君子見斥，小人驟遷，章奏多决中旨，黑白混淆，邪正倒置。閩、浙之寇方殷，瓦剌之釁大作。陛下宜親賢遠奸，信賞必罰，通上情，達下志，賣國之奸無所投隙，倉卒之變末由發機，朝廷自此尊，天下自此安矣。”帝嘉納焉。

又有個叫胡仲倫的人，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因有事進京，正碰上太上皇被劫持到北方，也先想把妹妹嫁給他爲妻，太上皇因此派遣廣寧伯劉安入朝告訴皇帝，胡仲倫上疏爭辯。説：“今天的事不可以屈服的理由有七條。降低萬乘之尊的身份，和敵寇結親，這是一。敵人假裝和議，使我們没有防備，這是二。一定要求結成姻親，驕傲自大，這是三。索求財物，使我們困乏，這是四。以護送太上皇爲名，乘機入侵，這是五。逼上皇親筆下詔，誘騙奪取邊城，這是六。想要索取山後的地方，這是七。稍稍順從了一件，整個局勢就無法挽回了。以前太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言直諫的人處死，耿直的人戍邊，君子被排斥，小人很快升遷，奏章多根據宦官的意旨來决定，黑白混淆，邪正倒置。閩、浙的敵寇正多，瓦剌的禍亂大起。陛下應親近賢良遠離奸臣，賞罰嚴明，通報皇上的意願，瞭解下民的意志，賣國的奸臣没有縫隙可乘，突然的事變没有發作的機會，朝廷由此得到尊重，天下從此安寧。”皇帝贊賞地采納了。

華敏

又有華敏者，南京錦衣衛軍餘也。意氣慷慨，讀書通大義，憤王振亂國，與儕輩言輒裂眦怒詈。景泰三年九月上書曰：“近年以來，内官袁琦、唐受、喜寧、王振專權害政，致國事傾危。望陛下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爲子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墻，曹節、侯覽之害，復見於今日。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虐軍

又有個叫華敏的，南京錦衣衛的非正式軍人。意氣慷慨，讀過書通曉大義，憤恨王振擾亂國家，與同輩一談論就非常憤怒地責駡。景泰三年九月上書説：“近年來，宦官袁琦、唐受、喜寧、王振獨攬大權，損害朝政，致使國家情况危急。希望陛下防微杜漸，總攬權力和朝綱，作爲子孫萬世的楷模。不這樣恐怕禍起蕭墻，曹節、侯覽的禍患又出現在今天。臣雖然卑賤鄙陋，禁不住痛哭流涕。謹以虐待士卒損害人民的十件

害民十事，爲陛下痛切言之。内官家積金銀珠玉，累室兼籯，從何而至？非内盗府藏，則外朘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籍之子，縱横豪悍，任意作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産。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賦税，寄户郡縣，不受征徭，阡陌連亘，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虚占引數，轉而售人，倍支巨萬，壞國家法，豪奪商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强不償，行賈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名爲伴當，俾辦月錢，致内府監局營作乏人，工役煩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買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怨酷。害十也。”章下禮部，寢不行。

事，向陛下沉痛而懇切地説出。宦官家中積蓄的金銀珠寶，裝滿很多箱子，堆滿很多屋子，從哪裏來的？不是對内盗竊官府的貯藏，就是對外搜刮民脂民膏。這是害處之一。依仗勢力炫耀所受寵愛，霸占公侯宅第，大興土木所徵的勞役，辛苦擾亂軍民。這是害處之二。家人外親，都是街市中没有户籍的人，放縱强横，任意欺詐，交納糧食補授官職，貴賤混雜。這是害處之三。建造佛寺，消耗的費用無法計算，鑽營個人的私利，破壞萬家的財産。這是害處之四。廣泛地置辦田莊，不交納賦税，把户口挂名在郡縣，不服徭役，田地廣闊，而人民無立錐之地。這是害處之五。家人販鹽，憑空占有公鹽鹽引數量，轉而賣給他人，超過支出無數，破壞國家的法規，憑權勢奪取商人的利潤。這是害處之六。奏請開設貨棧，攔截商旅，仗勢賒銷買賣，依仗强權不付錢，行商因此刁敝，無人敢管。這是害處之七。受賄私放軍中的工匠，名義上是差役，使其備辦月錢，致使内府監局興建製作缺乏人力，工役繁重并且人力不足。這是害處之八。家人買辦貨物材料，有關官員畏懼，以一當十，虧負公家損害人民。這是害處之九。監工所到之處，施以非法酷刑，軍匠塗炭，無法忍受其殘暴。這是害處之十。”奏章下到禮部，廢置没有施行。

賈斌

又有賈斌者，商河人，山西都司令史也。亦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宗、宋徽欽爲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采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爲鑒戒者附焉，乞命工刊布。禮部以其言當，乞垂鑒納，不必刊行。帝報聞。

又有個叫賈斌的，商河人，山西都司令史。也上疏進言宦官的危害，引用漢桓帝、唐文宗、宋徽宗、宋欽宗作爲教訓。并且進獻所輯録的《忠義集》四卷，采集史傳所記載的直諫盡忠堅守氣節的志士，而宦官依仗寵幸損害朝政，可以作爲鑒戒的人附在後面，請求命令工匠刊布。禮部認爲他的話妥當，請求皇上借鑒采納，不必刊行。皇帝答覆知道了。

左鼎

左鼎，字周器，永新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都御史王文以御史多闕，請會吏部於進士選補。帝從之。尚書王直考鼎及白圭等十餘人，曉諳刑名，皆授御史。而鼎得南京。尋改

左鼎，字周器，永新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二年，都御史王文認爲御史多有空缺，請知會吏部在進士中選人補缺。皇帝聽從了他。尚書王直考查左鼎和白圭等十多人，他們通曉熟悉刑律，都授任御史。而左鼎得以授任南京。不久改任北

北，巡按山西。

時英宗北狩，兵荒洊臻。請蠲太原諸府稅糧，停大同轉餉夫，以蘇其困。也先請和，抗言不可。尋以山東、河南饑，遣鼎巡視，民賴以安。律，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抵罪，時以給事中于泰言，悉得寬貰。鼎言："小民無知，情貸可也。官吏深文巧詆，與故殺何異？法者，天下之公，不可意爲輕重。"自是論如律。

景泰四年疏言："瓦剌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謂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骩骳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即曩之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邪？至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當慎擇而久任之。"帝頗嘉納。

方，任山西巡按。

當時英宗被劫持去北方，兵荒接連到來。左鼎請求免除太原各府稅糧，停用大同轉運軍糧的人，以緩解他們的困苦。也先請求議和，左鼎直言上疏不可以。不久因山東、河南饑荒，派遣左鼎巡視，百姓依靠他得以安寧。依照法律，官吏在審問百姓時故意致人死亡的抵罪，當時因爲給事中于泰的進言，都得到寬恕。左鼎說："百姓不懂規矩，酌情寬恕可以。官吏苛刻地援引法律，巧言加以詆毀，與故意殺人有什麼區別呢？法律是天下的公理，不能任意減輕加重。"從此按法律定罪。

景泰四年上疏說："瓦剌之變發生，將士不起作用，是由於軍政没有建立。説一定要狠狠懲戒以前的弊端，到如今又是五年了。美女滿座，都屬於公侯；車馬塞路，没有人不是將帥。人民的財産一年年消耗，國家的錢財一天天空虚。憑藉疆域的廣闊，土地兵甲的衆多，竟不能振武揚威，那是軍政仍然没有建立的緣故。以前太祖制定律令，到太宗，暫時允許有罪的人贖罪，衹是權宜之計。而司法官吏拘泥，沿襲成爲慣例，官吏接受歪曲法律得到的錢財，都得以減免贖罪。曲意依從到這種地步，還有什麼顧忌害怕呢。開國之初設置官位有定數，近來因事而增設。主事每司二人，如今有增加到十人的。御史六十人，如今却有一百多人了。甚至一個部有兩個尚書，侍郎也是平常數額的兩倍，都御史有數十個，這是京官的冗雜。在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比如河南參議，由二增加爲四，僉事由三增加爲七，這是外官的冗雜。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各有十多人，於是每年派御史巡視，又派大臣巡視巡撫鎮守。今天的巡撫鎮守，就是往日的方面御史。作方面御史，那集合衆人的長處又不够，作巡撫鎮守，那用一個人的智慧就綽綽有餘，有這樣的道理嗎？至於御史的遷任轉任太頻繁，應當以六年爲期限。讓他通曉政事，然後可以管理人民。巡按的責任最爲重要，不要使用初次上任的官員，隨便嘗試。其餘的百數名官員，都應當慎重選擇而長久地任用他們。"皇帝很贊賞地采納了。

未幾，復言：“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邊，料士伍而紓餉。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不加務，任掊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户部。尚書金濂請解職，帝不許。鼎言亦不盡行。

不久，又進言説：“國家太平數十年，公私的積蓄都不充足。一旦遇到戰事興起，强行攤派横徵暴斂，出賣官爵，大都施行衰敗時代衹顧眼前得過且過的政策，這是爲國家謀劃者的過錯。臣請求徹底地抑制工商業，嚴厲禁止閑游懶惰，排斥異端使他們回歸農田，裁減冗雜人員以節省不必要的浪費，開墾屯田而充實邊疆，照料士卒而使軍餉充足。寺觀營造，供佛養僧，以及不緊急的工程，没有好處的耗費，都予以停止罷除。專門以從事農業重視糧食爲根本，并親自實行節儉爲表率，然後可使人民殷實國家富裕。倘若忽視不努力去做，任憑搜刮聚斂的官吏施行朝三暮四的政策，人民的力量已用盡而徵發没有止境，人民的財力已枯竭而賦税日益增加。如果衹緩解目前的急情，不顧惜意外的憂患，我私下對此感到害怕。”奏章下到户部。尚書金濂請求解除職務，皇帝不允許。左鼎的進言也没有全部施行。

逾月，以災異，偕同官陳救弊恤民七事。末言：“大臣不乏奸回，宜黜罷其尤，用清政本。”帝善其言，下詔甄別，而大臣辭職并慰留。給事中林聰請明諭鼎等指實劾奏，鼎、聰等乃共論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悦、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職狀。錫罷，文淵致仕。

過了一個月，因爲災害怪異，和同官陳述糾正弊端撫恤人民的七件事。末尾説：“大臣中不乏奸惡邪僻之人，應罷免其中最嚴重的，以使政權的根本清明。”皇帝認爲他説得對，下詔甄別官吏，而大臣辭職都予以勸慰挽留。給事中林聰請求皇帝明確命令左鼎等人指明實際的人彈劾上奏，左鼎、林聰等就共同上疏陳述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悦、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稱職的情况。李錫被罷免，何文淵退休。

鼎居官清勤，卓有聲譽。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爲章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

左鼎爲官清廉勤奮，聲譽卓著。御史練綱以敢於進言聞名，而左鼎尤其善於書寫奏章。京城有句話説：“左鼎的手，練綱的口。”從公卿以下都害怕他們。

鼎出爲廣東右參政。會英宗復位，以郭登言，召爲左僉都御史。逾年卒。

左鼎出任廣東右參政。恰逢英宗復位，因郭登進言，召入任左僉都御史。過了一年去世。

練綱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祖則成，洪武時御史。綱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郕王監國，上中興八策。也先將入犯，復言：“和議不可就，南遷不可從，有持此議者，宜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祖父練則成，洪武時期的御史。練綱鄉試中舉，進入國子監。任職都察院。郕王主管國事，練綱上奏轉衰爲盛的八項政策。也先將要入侵，又進言説：“和議不可簽訂，南遷不可聽從，有持這種言論的，應立即

立誅。安危所倚，惟于謙、石亨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勤王。檄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帝悉從之。

斬首。國家安危所依靠的，衹有于謙、石亨當主率中軍，而分別派遣大臣守衛九門，選擇忠誠孝敬名聲顯著的親王，命他們和守門大臣盡力於王事。徵召陝西守將調番兵入京保衛。”皇帝都聽從了他。

綱有才辨，急功名。都御史陳鎰、尚書俞士悦皆綱同里，念綱數陳時政有聲，且畏其口，遂薦之，授御史。

練綱有才智善機辯，急於功名。都御史陳鎰、尚書俞士悦都是練綱的同鄉，顧念練綱多次奏陳時政有名聲，而且畏懼他的一張嘴，就推薦他，授任御史。

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巡視兩淮鹽政。駙馬都尉趙輝侵利，劾奏之。三年冬，偕同官應詔陳八事，并允行。亡何，復偕同官上言：“吏部推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置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於理。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曜等所罔，均宜按問。”帝雖不罪，終以綱等爲直。明年，命出贊延綏軍務，自陳名輕責重，乞授僉都御史。帝曰：“遷官可自求耶?”遂寢其命。

景泰元年，練綱上奏時政五件事。巡視兩淮鹽政。駙馬都尉趙輝侵奪利益，彈劾上奏他。三年冬，和同官接受詔命陳述八件事，都應允施行。没多久，又和同官進言説：“吏部推薦選舉不公正，任意評定高低，請求將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交予法辦。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來行爲耿直端正，被項文曜等誣罔，都應查究追問。”皇帝雖然不懲處，最終認爲練綱等忠直。第二年，命令出京輔助延綏軍務，練綱自己陳述名分輕而責權重，請求授任僉都御史。皇帝説：“升官可以自己要求嗎?”於是廢除對他的任命。

初，京師戒嚴，募四方民壯分營訓練，歲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廷議編之尺籍。綱等言：“召募之初，激以忠義，許事定罷遣。今展轉輪操，已孤所望，况其逃亡，實迫寒餒，豈可遽著軍籍。邊方多故，倘更召募，誰復應之?”詔即除前令。

當初，京城戒嚴，招募四方强壯的百姓分營訓練，時間久了多有逃跑，有的參加操練不能按時，朝廷商議編入軍籍。練綱等進言説：“招募之初，以忠義激勵，許諾事情平定就停練遣歸。如今反復操練，已經辜負衆望，何况他們的逃亡，實在是迫於飢寒，哪可匆忙編入軍籍。邊界多戰事，倘若再次招募，誰又肯響應呢?”下詔立即廢除先前的命令。

五年，巡按福建，與按察使楊珏互訐，俱下吏。謫珏黄州知府，綱邠州判官。久之卒。

五年，巡察福建，與按察使楊珏互相揭發，都下發吏部處理。謫降楊珏爲黄州知府，練綱爲邠州判官。很久以後去世。

曹凱

曹凱，字宗元，益都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磊落多壯節。

曹凱，字宗元，益都人。正統十年進士。任刑科給事中。胸懷磊落多有壯烈的節操。

英宗北征，諫甚力，且曰：“今日之勢，大異澶淵。彼文武忠勇，士馬勁悍。今中貴竊權，人心玩愒。此輩不惟以陛下爲孤注，即懷、愍、

英宗征討北方，竭力上諫，并且説：“如今的形勢，跟澶淵之盟時大不相同。那時文官武將忠直勇敢，士卒馬匹强勁剽悍。如今宦官竊取大權，人心貪圖安逸，荒廢時日。這些人不僅把陛

徽、欽亦何暇恤?”帝不從，乘輿果陷。凱痛哭竟日，聲徹禁庭，與王竑共擊馬順至死。

下作爲最後的賭注，而且即使是晉懷帝、晉愍帝、宋徽宗、宋欽宗又有什麽閑暇顧及?”皇帝不聽從，御駕果然陷入困境。曹凱終日痛哭，聲音響徹朝廷，和王竑共同痛擊馬順直到把他打死。

景泰中，還左。給事中林聰劾何文淵、周旋，詔宥之。凱上殿力諍，二人遂下吏。時令輸豆得補官，凱争曰:“近例，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禄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於荏菽，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以爲然，命已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議。

景泰年間，升左給事中。給事中林聰彈劾何文淵、周旋，下詔寬恕他們。曹凱上殿竭力諫諍，於是二人被交付吏部處置。當時命令交納豆子可以補官，曹凱争辯説:“近來的制度，交納豆子四千石以上，授任指揮。那些人享受俸禄十多年，費用已經補償了，還讓他們世襲，是用百姓的血汗養活没有功勞的子孫，而他們獲取的利息永遠没有窮盡。有戰功的人必然相互説，我們以流血犧牲獲得這一官位，他們以交納豆子也獲得這一官位，這是朝廷把我們的性命等同於豆子，有誰能不分崩離析！請求從現在祇准享受俸禄，不得任職世襲，文官則祇能在原籍享受俸禄。”皇帝認爲對，命令已經授任的仍像以前一樣，没有授任的都按曹凱説的辦。

福建巡按許仕達與侍郎薛希璉相訐，命凱往勘。用薦，擢浙江右參政。時諸衛武職役軍辦納月錢，至四千五百餘人，以凱言禁止。鎮守都督李信擅募民爲軍，糜餉萬餘石，凱劾奏之。信雖獲宥，諸助信募軍者咸獲罪。在浙數年，聲甚著。

福建巡按許仕達和侍郎薛希璉相互揭發，皇帝命令曹凱前去勘察。經推薦，升任浙江右參政。當時各衛所武官役軍備辦交納月錢的，達到四千五百多人，因曹凱上言禁止。鎮守都督李信擅自招募百姓組織軍隊，浪費軍糧一萬多石，曹凱彈劾上奏他。李信雖然得到寬恕，衆多幫助李信招募士卒的人都受到處罰。曹凱在浙江多年，名聲很顯著。

初，凱爲給事，常劾武清侯石亨。亨得志，修前憾，謫凱衛經歷，卒。

當初，曹凱任給事中，常常彈劾武清侯石亨。石亨得志後，清理以前的怨恨，謫降曹凱爲衛經歷，去世。

許仕達

許仕達，歙人。正統十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元年四月，上疏言災沴數見，請帝痛自修省。帝深納之。未幾，復請於經筵之餘，日延儒臣講論經史。帝亦優詔褒答。巡按福建，劾鎮守中官廖秀，下之獄。秀訐仕達，下鎮守侍郎薛希璉等廉問。會仕達亦劾希璉貪縱，乃命凱及御史王豪往

許仕達，歙人。正統十年進士。升任御史。景泰元年四月，上疏進言自然災害屢次出現，請求皇帝深切地反省。皇帝深切地采納了。不久，又請在講經的空隙，每天請儒臣講論經史。皇帝也褒嘉答覆。許仕達巡按福建，彈劾鎮守中官廖秀，把他關入監獄。廖秀揭發許仕達，下交鎮守侍郎薛希璉等察訪審問。正逢許仕達也彈劾薛希璉貪婪放縱，就命令曹凱和御史王豪去核查。回

勘。還奏，兩人互有虛實，而耆老數千人乞留仕達。給事中林聰，閩人也，亦爲仕達言。乃命留任，且敕希璡勿構郤。仕達厲風紀，執漳州知府馬嗣宗送京師。大理寺劾其擅執，帝以執贓吏不問。期滿當代，耆老詣闕請留，不許。未幾，即以爲福建左參政。天順中，歷山東、貴州左、右布政使。

京上奏，兩人情況都有虛有實，而數千老人請求留任許仕達。給事中林聰，閩人，也替許仕達説話。就命令留任，并且敕命薛希璡不要結怨。許仕達嚴肅執行綱紀，拘捕漳州知府馬嗣宗送到京城。大理寺彈劾他擅自拘捕，皇帝以拘捕貪官爲由不予追究。任期屆滿應當卸任，耆老到宫闕請求留任，没有允許。不久，就任命爲福建左參政。天順年間，歷任山東、貴州左、右布政使。

劉煒

劉煒，字有融，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刑科給事中。副都御史周銓以私憾撻御史。諸御史范霖、楊永與尚褫等十人共劾銓，煒與同官盧祥等復劾之。銓下詔獄，亦訐霖、永及煒、祥等。王振素惡言官，盡逮下詔獄。霖、永坐絞，後減死。他御史或戍或謫。煒、祥事白留任，而銓已先瘐死。煒累進都給事中。

劉煒，字有融，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授任南京刑科給事中。副都御史周銓因私人怨恨鞭笞御史。衆御史范霖、楊永和尚褫等十人共同彈劾周銓，劉煒和同官盧祥等也彈劾他。周銓被關入欽犯監獄，也揭發范霖、楊永和劉煒、盧祥等。王振一向憎惡諫官，都拘捕投入欽犯監獄。范霖、楊永被判絞刑，後來減罪免死。其他御史有的戍邊有的謫降。劉煒、盧祥事情清楚後留任，而周銓已經先在獄中病死。劉煒多次升任至都給事中。

景泰四年，户部以邊儲不足，奏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誥敕。煒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耻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誥敕，以何爲辭。若但褒其納米，則是朝廷誥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立爲已之。山東歲歉，户部以尚書沈翼習其地民瘼，請令往振。及往，初無方略。煒因劾翼，且言：“其地已有尚書薛希璡、少卿張固鎮撫，又有侍郎鄒幹、都御史王竑振濟，而復益之以翼，所謂‘十羊九牧’。乞還翼南京户部，而專以命希璡等。”從之。平江侯陳豫鎮臨清，事多違制。煒劾之，豫被責讓。

景泰四年，户部以邊境儲備不足爲由，奏請命令被罷免官員中没有貪污罪行的，繳納粟米二十石，給予誥敕。劉煒等進言説：“經考查罷免的官吏，多有散漫暴虐、沉溺酒色、不講廉耻的人，不祇是貪污之罪而已。賜予他們誥敕，用什麽爲理由。如果祇是褒獎他們繳納粟米，那麽朝廷的誥敕就祇值二十石米，用什麽昭示天下後世。這是由於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這樣荒謬的舉措。”皇帝爲此立即禁止。山東年成歉收，户部以尚書沈翼熟悉那個地方民衆的疾苦，請求派他去賑災。等到去了，完全没有辦法。劉煒因此彈劾沈翼，并進言説：“那個地方已經有尚書薛希璡、少卿張固鎮守安撫，又有侍郎鄒幹、都御史王竑賑濟，而又增加了沈翼，可稱爲‘十隻羊九個牧人’。請求把沈翼召回南京户部，而專門把此事命令給薛希璡等。”皇帝聽從了他。平江侯陳豫鎮守臨清，事情多違背法制。劉煒彈劾他，陳豫被斥責。

明年，都督黃玹以易儲議得帝

第二年，都督黃玹因更换太子的奏議而得到

眷，奏求霸州、武清縣地。煒等抗章言："玹本蠻僚，遽蒙重任。怙寵妄干，乞地六七十里，豈盡無主者，請正其罪。"帝宥玹，遣户部主事黄岡、謝杲往勘。還奏，果民産。户部再請罪玹，帝卒宥焉。杲官至貴州巡撫，以清慎稱。

皇帝的賞識，上奏要求霸州、武清縣的土地。劉煒等直言上疏説："黄玹本是蠻夷官員，突然蒙恩擔當重任。仗恃恩寵狂妄要求利益，請求土地六七十里，難道都是没有主人的土地，請追究他的罪過。"皇帝寬恕了黄玹，派户部主事黄岡、謝杲前去勘察。回京上奏，果然是百姓的産業。户部又請求懲治黄玹，皇帝最終寬恕了他。謝杲任官至貴州巡撫，以清廉謹慎著稱。

煒，天順初出爲雲南參政，改廣東，分守惠、潮二府。潮有巨寇，招之不服，會兵進剿，誅其魁。改莅南韶。會大軍征兩廣，以勞瘁卒官。

劉煒於天順初年出任雲南參政，改任廣東，分别管理惠、潮二府。潮有强大的寇賊，招降他們不歸服，會集兵力進行圍剿，殺了他們的頭領。改任南韶。正逢大軍征伐兩廣，因辛苦勞累死在任上。

尚褫

尚褫，字景福，羅山人。正統四年進士。除行人。上書請毋囚繫大臣。擢南御史。以劾周銓下獄，與他御史皆謫驛丞，得雲南虚仁驛。景泰五年冬因災異上書陳數事，中言："忠直之士，冒死陳言。執政者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中傷，是言路雖開猶未開也。釋教盛行，誘煽聾俗，由掌邦禮者畏王振勢，度僧多至此，宜盡勒歸農。"章下禮部，尚書胡濙惡其刺己，悉格不行。量移豐城知縣，爲邑豪誣構繫獄，尋得釋。

尚褫，字景福，羅山人。正統四年進士。除授行人。上書請求不要拘禁大臣。升任南御史。因彈劾周銓關進監獄，和其他御史都謫降爲驛丞，得任雲南虚仁驛。景泰五年冬因災害怪異上書陳述數事，其中説："忠誠正直的人，冒死進言。執政的人用條例抵制，輕的上報罷免，重的惡言中傷，所以進言的途徑雖已開放就像没開放一樣。佛教盛行，引誘煽動愚昧無知的世俗之人，由於掌管國家禮教的人畏懼王振的勢力，出家僧人多到了這種程度，應全都勒令回鄉務農。"奏章下到禮部，尚書胡濙恨他指責自己，都抵制不施行。酌情調任豐城知縣，被縣中豪强誣陷投入監獄，不久得以釋放。

成化初，大臣會薦，擢湖廣僉事。初有詔，荆、襄流民，許所在附籍。都御史項忠復遣還鄉，督甚急，多道死。褫憫之，陳牒巡撫吴琛請進止。琛以報忠，忠怒劾褫。中朝知其意在恤民，卒申令流民聽附籍，不願，乃遣還鄉。褫爲僉事十年，所司上其治行，賜誥旌異。致仕卒。

成化初年，大臣集體推薦尚褫，升任湖廣僉事。當初有詔令，荆、襄流亡的百姓，允許在所在地依附户籍。都御史項忠又遣送回鄉，督促很急迫，多死在路上。尚褫憐憫他們，向巡撫吴琛呈遞公文請他進而制止。吴琛將此告訴項忠，項忠惱怒地彈劾尚褫。朝廷知道他意在撫恤百姓，最終申明命令流亡百姓聽從依附户籍，不願意的，纔遣送回鄉。尚褫任僉事十年，有關部門上奏他的治理功績，皇命賞賜誥書表彰。退休去世。

單宇　姚顒　楊浩

單宇，字時泰，臨川人。正統四

單宇，字時泰，臨川人。正統四年進士。除

年進士。除嵊縣知縣。馭吏嚴。吏欲誣奏宇，宇以聞。坐不并上吏奏，逮下獄。事白，調諸暨。

遭喪服除，待銓京師。適英宗北狩，宇憤中官監軍，諸將不得專進止，致喪師，疏請盡罷之，以重將權。景帝不納。

初，王振佞佛，請帝歲一度僧。其所修大興隆寺，日役萬人，糜帑數十萬，閎麗冠京都。英宗爲賜號"第一叢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臨幸，以故釋教益熾。至是宇上書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卒致禍亂。近男女出家累百千萬，不耕不織，蠶食民間。營構寺宇，遍滿京邑，所費不可勝紀。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尼，歸之民俗，庶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爲廷議所格。復知侯官。

而咸陽姚顯以鄉舉入國學，亦上言："曩者修治大興隆寺，窮極壯麗，又奉僧楊某爲上師，儀從侔王者。食膏粱，被組綉，藐萬乘若弟子。今上皇被留賊庭，乞令前赴瓦剌，化諭也先。誠能奉駕南還，庶見護國之力。不然，佛不足信彰彰矣。"

當景泰時，廷臣諫事佛者甚衆，帝卒不能從。而中官興安最用事，佞佛甚於振，請帝建大隆福寺，嚴壯與興隆并。四年三月，寺成，帝剋期臨幸。河東鹽運判官濟寧楊浩切諫，乃止。

宇好學有文名，三爲縣，咸以慈惠聞。居侯官，久之卒。

顯後爲齊東知縣，移武城，公廉剛正。用巡撫翁世資薦，擢太僕丞。浩初以鄉舉入國學，除官未行，遂抗疏，聲譽籍甚。累官右副都御史，巡

授嵊縣知縣。統御屬吏嚴格。屬吏想要誣告單宇，單宇聽説了。因不一塊兒上呈屬吏的奏章獲罪，被逮下獄。事情弄清楚後，調任諸暨。

單宇遭遇喪事，服喪期滿，在京城等待考察任命。正碰上英宗被劫持往北方，單宇憤恨宦官掌管軍權，衆將領不能决定進退，導致戰敗，上疏請求罷免全部宦官，以此加重將領的權力。景帝不采納。

當初，王振迷信佛教，請求皇帝每年一次頒發僧人度牒。他所修建的大興隆寺，每天役使上萬人，耗費金錢數十萬，宏偉壯麗名冠京城。英宗爲它賜號"第一叢林"，命令僧人大作佛事，親自臨幸，因此佛教更加興盛。這時單宇上言説："前代帝王尊奉佛教，最終導致禍亂。近來男女出家之人累計千百萬，不耕種不織造，蠶食百姓資財。營造廟宇，遍布京城，所耗費用不可勝數。請求拆卸木頭石料用來營建軍營，銷熔銅鐵用來鑄造兵器，罷除遣散僧人尼姑，使他們歸還民間，可望將皇風清静肅穆，異教不再流行。"奏章呈入，被朝廷商議抵制。又任侯官知縣。

而咸陽姚顯因鄉試中舉進入國學，也上言："以前修建大興隆寺，極盡壯麗，又尊奉僧人楊某爲上師，儀衛隨從如同王侯。吃肥美的食物，穿華麗的衣服，藐視皇帝如同弟子。如今太上皇被扣留在敵國，請求命令他前往瓦剌，教化曉諭也先。如能保護太上皇南歸，也許可以表現出護國的能力。不然，佛教不可迷信就很明顯了。"

在景泰時期，朝廷大臣諫言供佛之事的很多，皇帝最終不能聽從。而宦官興安最有權，迷信佛教甚於王振，請求皇帝修建大隆福寺，莊嚴壯麗與大興隆寺相同。四年三月，佛寺建成，皇帝確定日期準備臨幸。河東鹽運判官濟寧人楊浩懇切諫言纔停止。

單宇好學，有文才聲譽，三次任知縣，都以慈愛仁惠聞名。住在侯官，很久後去世。

姚顯後來任齊東知縣，調任武城，公正廉潔剛强正直。因巡撫翁世資推薦，升任太僕丞。楊浩開始因鄉試中舉進入國學，授官没有上任，就直言上疏，名聲因此很大。多次提升至右副都御

撫延綏。

史，巡撫延綏。

張昭

張昭，不知何許人。天順初，爲忠義前衛吏。英宗復辟甫數月，欲遣都指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聞之，上疏曰："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絶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裹席，鬻子女無售者。家室不相完，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臠，此可爲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振恤，庶饑民可救。"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之。

張昭，不知是什麽地方的人。天順初年，任忠義前衛吏。英宗復辟纔幾個月，想派遣都指揮馬雲等出使西洋，朝廷衆臣没有人敢進諫。張昭聽説此事，上疏説："安撫天下拯救人民，是國家的當務之急；仰慕外國出使遠方，是朝廷的下策。漢光武帝閉關謝絶西域，唐太宗不接受康國歸附朝廷，都是深知國家根本大計的做法。如今京城附近、山東年年因災害而歉收，百姓没有飯吃四處逃散，妻子兒女衣不蔽體，披草薦裹席子，出賣子女没有人買。家庭不能完整，輾轉流離死於道路，没來得及埋葬，已成爲市上零賣的肉，這是令人爲之痛哭的事。希望陛下用與外國和好的費用，加上國庫的財物，速派使者賑災撫恤，災民就可望得救了。"奏章下公卿集體商議，説馬雲等已停止派遣，應登記所買的貨物等待命令。皇帝命令姑且停止。

賀煬

天順三年秋，建安老人賀煬亦上書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逮滿九載，年幾七十，苟且貪污。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及山林抱德士，亦當推舉。景泰朝，録先賢顔、孟、程、朱子孫，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祀。然有官無禄，宜班給以昭崇儒之意。黄幹、劉爚、蔡沈、真德秀配祠朱子，亦景泰間從僉事吕昌之請，然未入祝辭，宜增補。預備義倉，本以振貧民，乃豪猾多冒支不償，致廪庾空虚。乞令出粟義民，各疏里內饑民，同有司散放。"

天順三年秋，建安老人賀煬也上書議論時事，説："如今選拔任命縣令，多是年老的監生。等到任滿九年，年近七十，敷衍貪污。應選擇年輕有爲的人，那些下層僚屬和隱居山林的賢士，也應當推舉。景泰年間，録用先賢顔回、孟子、二程、朱熹的子孫，授任翰林博士，使他們奉行祭祀。然而有官位没有俸禄，應給予俸禄以昭示尊崇儒道的心意。黄幹、劉爚、蔡沈、真德秀陪祭朱子，也是景泰年間從僉事吕昌的請求，然而没有寫入祝辭，應增加補充。預先備置備荒的糧倉，本是用來賑濟貧民，而强横奸猾之人多虚報開支不予償還，致使糧倉空虚。請求命令拿出糧食撫恤百姓，各自舒緩鄉里的災民，會同有關官員一起發放。"

未幾，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而師儒鮮積學，草野小夫夤緣津要，初解免園之册，已厠鶚薦之群。及受職泮林，猥瑣貪饕，要求百故，而授業解惑，莫措一詞。生徒亦往往玩愒歲月，佻達城闕，待

不久，又進言："朝廷建國學立師儒，用以陶冶造就人才。而師儒很少有博學之士，民間淺薄之人因攀附而占據要職，初解淺近的童蒙讀本，已置身於被舉薦的賢才之中，等到在國學任職，猥瑣貪婪，要求多種多樣，而傳授知識解答疑難，不能説出一句話。學生也往往曠廢時日，

次循資，濫升太學。侵尋老耋，倖博一官。但匱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戲謔於城闕，等待次序因循年資，混入太學。不久又年老了，僥幸地獲得一個官位。衹考慮自家的生計，没有建立功名的念頭。到今天不嚴格甄别選擇，人才日益鄙陋，讀書人的風氣日益變壞了。”皇帝認爲他説的正確，下發有關部門施行。

高瑶　黎淳

高瑶，字庭堅，閩縣人。由鄉舉爲荆門州學訓導。成化三年五月，抗疏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宫，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隮祀，未稱典禮。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至十二月始奏：“追崇廟號，非臣下敢擅議，惟陛下裁決。”而左庶子黎淳力争，謂不當復，且言：“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臣以謂瑶此舉，非欲尊郕王，特爲群邪進用階，必有小人主之者。”帝曰：“景泰往過，朕未嘗介意，豈臣子所當言。淳爲此奏，欲獻諂希恩耶?”議遂寢。然帝終感瑶言。久之，竟復郕王帝號。

高瑶，字庭堅，閩縣人。因鄉試中舉任荆門州學訓導。成化三年五月，直言上書陳述十件事。其中一件是：“正統年間己巳之變，先帝巡狩北方，陛下正在東宫，國家形勢危如千鈞一髮。若不是郕王繼承帝統，國家有年長者爲君，那麽禍亂怎能平定，太上皇怎能返回。六七年間，天下安寧，百姓樂業，這功勞不小。等到先帝復辟，貪天功爲己有的人就加以重重地誣陷，使他不能够壽終正寢，節日衹是列入祭祀，還稱不上典禮。希望特别詔令禮官集體商議，追加廟號，盡到愛自己的親屬的恩德。”奏章下，朝廷商議久久不能决定。到十二月纔上奏：“追加推崇廟號，不是臣下敢擅自商議的，衹有請陛下决定。”而左庶子黎淳竭力争辯，認爲不應當恢復，并且説：“高瑶這些話犯兩條死罪：一是誣陷先帝不英明，一是陷陛下於不孝的境地。臣以爲高瑶這一舉動，不是想尊崇郕王，衹是爲衆多奸邪搭進升的臺階，一定有小人主使他。”皇帝説：“景泰以前的過錯，朕没有介意，哪能是臣子應當説的。黎淳上此奏摺，想要獻諂邀寵吧?”商議於是停止。然而皇帝最終被高瑶的進言觸動。很久以後，最終恢復了郕王的帝號。

瑶後知番禺縣，多異政。發中官韋眷通番事，没其貲巨萬於官。眷憾甚，誣奏於朝。瑶及布政使陳選俱被逮，士民泣送者塞道。瑶竟謫戍永州。釋還，卒。

高瑶後任番禺縣知縣，多有顯著政績。揭發中官韋眷勾結外國一事，没收他的財産上萬歸公。韋眷很恨他，誣陷上奏於朝廷。高瑶和布政使陳選都被逮補，士人百姓哭泣送行的阻塞道路。高瑶最終謫降戍邊到永州。釋放後回來，去世。

黎淳，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第一。官至南京禮部尚書，頗有名譽。其與瑶争郕王廟號也，專欲阿憲宗意，至以昌邑、更始比景帝，爲士論所薄。當成化時，言路大阻，給事、

黎淳，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第一名。任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很有名聲。他與高瑶争論郕王廟號，衹是想討好憲宗的心意，至於以昌邑、更始比景帝，被輿論所輕視。在成化時期，進言門路大受阻礙，給事、御史多遭責備。衹有高瑶以

御史多獲譴。惟瑶以卑官建危議，卒無罪，時皆稱帝盛德云。

卑微的官位上奏激烈的建議，最終没有定罪，當時都稱頌皇帝的大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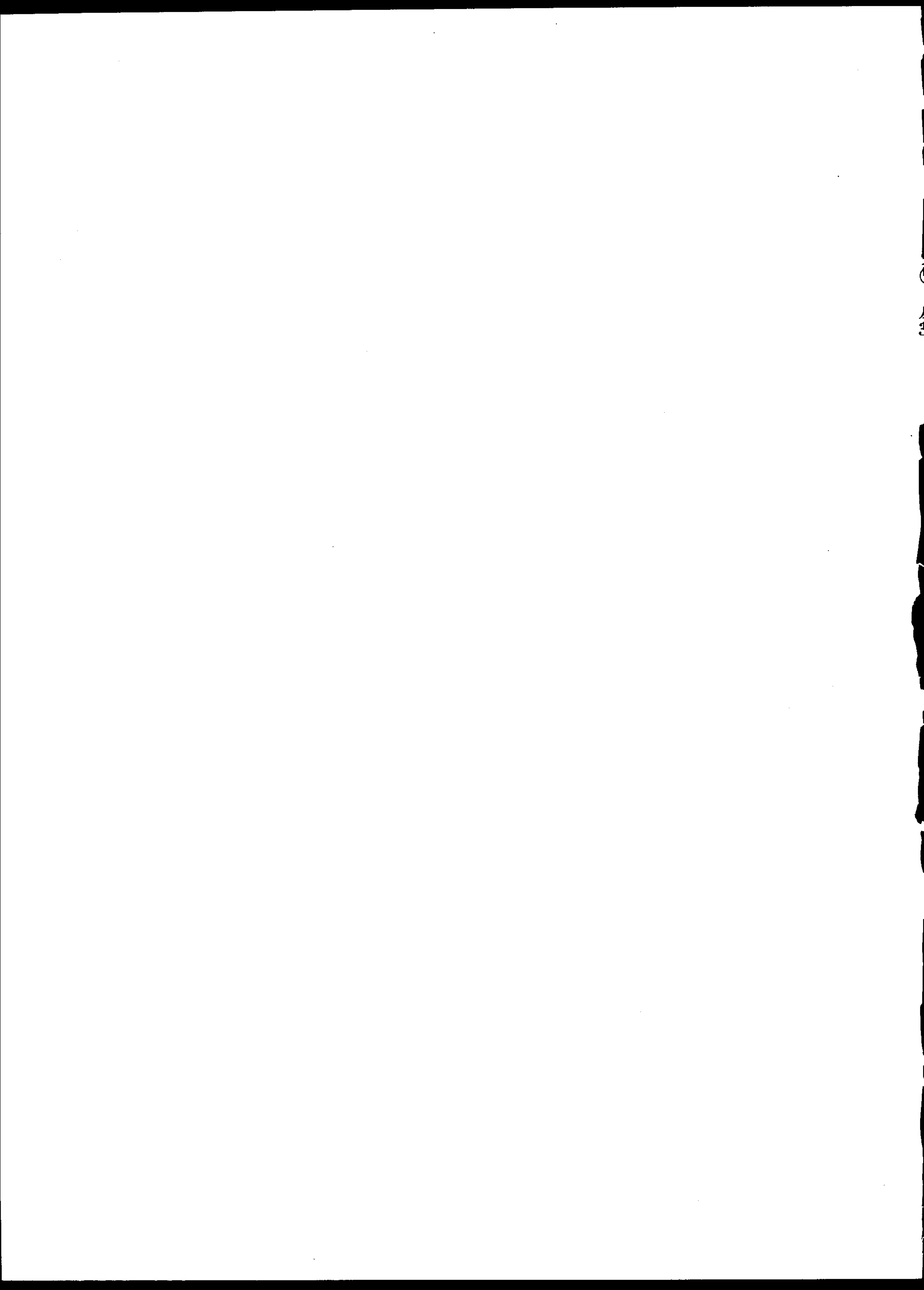
虎臣

又有虎臣者，麟遊人。成化中貢入太學。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從之。省親歸，會陝西大饑，巡撫鄭時將請振，臣齎奏行，陳饑歉狀，詞激切，大獲振貸。已，上言："臣鄉比歲災傷，人相食，由長吏貪殘，賦役失均。請敕有司審民户，編三等以定科徭。"從之。孝宗踐阼，將建棕棚萬歲山，備登眺。臣抗疏切諫。祭酒費誾懼禍及，鋃鐺縶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棕棚已毁矣。"誾大慚，臣名遂聞都下。頃之，命授七品官，乃以爲雲南磀嘉知縣，卒官。

又有叫虎臣的，麟遊人。成化年間被選爲貢生進入太學。上疏説天下士大夫路過先聖宗廟，應下車下馬。皇帝聽從了他。探親回鄉，正碰上陝西大鬧饑荒，巡撫鄭時正要請求賑濟，虎臣携帶奏章回京，陳述缺糧的狀況，言詞激烈迫切，獲得很多賑濟物資。事後，進言説："臣家鄉連年發生天災傷害，人吃人，是由於官吏貪婪殘酷，賦税徭役失衡。請求詔令有關官員審查百姓户口，編爲三個等級來確定徵收賦税徭役。"皇帝聽從了他。孝宗即位，將要在萬歲山修建棕棚，以備登高眺望。虎臣直言上疏懇切諫議。祭酒費誾害怕禍端殃及，用鐵鏈將虎臣鎖在堂中樹下。不久官校傳命叫虎臣到左順門，傳旨安慰曉諭説："你説得對，棕棚已拆毁了。"費誾很慚愧，虎臣的名聲於是傳遍都城。不久，命令授任七品官，就任他爲雲南磀嘉知縣，死在任上。

贊曰：明自太祖開基，廣闢言路。中外臣寮，建言不拘所職。草野微賤，奏章咸得上聞。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逢掖布衣，刀筆掾史，抱關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陳封事，夕達帝閽。采納者榮顯其身，報罷者亦不之罪。若仁宗之復弋謙朝參，引咎自責，即懸鞀設鐸，復何以加。以此爲招，宜乎慷慨發憤之徒扼腕而談世務也。英、景之際，《實録》所載，不可勝書。今掇其著者列於篇。迨憲宗季年，閹尹擅朝，事勢屢變，别自爲卷，得有考焉。

贊曰：明代自太祖開創基業，廣開言路。朝廷内外群臣百官，建議上言不拘限於職責範圍。草莽賤民，奏章全都能够上奏。沿襲到宣宗、英宗，流傳的風氣没有改變。雖然太平時期很長，朝廷森嚴，而儒生平民，刀筆小吏，守關門的閑役，扛兵器的戍卒，早上陳上奏章，晚上就可送到宫中。被采納的身名榮耀顯達，回覆廢置的也不追究罪過。像仁宗恢復弋謙上朝參拜，引咎自責，即使古代設置徵詢民意的鞀鼓木鐸，也不能超過於此。以此作爲號召，那些慷慨奮發的人激昂地談論國事就是很自然的了。英宗、景帝時期，《實録》所記載的，不能够全部寫完。如今選擇其中顯著的列於篇中。等到憲宗晚期，宦官專權，形勢多變，另外作爲一卷，從中可以有所考查。



明史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陶成（子）魯　陳敏　丁瑄　王得仁（子）一夔　葉禎
伍驥　毛吉　林錦　郭緒　姜昂（子）龍

陶成

陶成，字孔思，鬱林人。永樂中，舉於鄉，除交阯鳳山典史。尚書黄福知其賢，命署諒江府教授，交人化之。秩滿，遷山東按察司檢校，用薦擢大理評事。

正統中，以劉中敷薦，超擢浙江僉事。成有智略，遇事敢任。倭犯桃渚，成密布釘板海沙中。倭至，躍舟躍上，釘洞足背。倭畏之，遠去。秩滿，進副使。

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陶得二等寇蘭谿，成擊斬數百人。進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爲内應，前後斬首數百，生擒百餘人。又自抵賊巢，諭降者三千餘人。賊勢漸衰，惟得二尚在。久之，勢復熾，擁衆來犯。先遣其黨十餘輩僞爲鄉民避賊者，以敝緼裹薪，闌入城。及成出戰，賊持薪縱火，焚木城。官軍驚潰，成與都指揮僉事崔源戰死。時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贈成左參政，録其子魯爲八品官。

陶成，字孔思，鬱林人。永樂年間，鄉試中舉，授任交阯鳳山典史。尚書黄福知道他有賢能，任命他代理諒江府教授，交阯人受到教化。考核期滿，遷任山東按察司檢校，因人推薦升任大理評事。

正統年間，因劉中敷推薦，破格升任浙江僉事。陶成有智慧謀略，遇事敢承擔責任。倭寇侵犯桃渚，陶成在海沙中密集地布滿釘板，倭寇到來，船靠岸跳上海灘，釘子穿透脚背。倭寇害怕，遠遠離去。任期届滿，進任副使。

處州寇賊葉宗留、陳鑑胡、陶得二等侵犯蘭谿，陶成襲擊斬殺數百人。進軍屯兵武義，設立木製城防守備。引誘寇賊同夥作爲内應，前後斬殺數百人，活捉一百多人。又親自到寇賊據點，告諭勸降三千多人。寇賊勢力逐漸衰弱，衹有陶得二還在。很久以後，勢力又强盛了，聚集衆人前來侵犯。先派他的同黨十幾個人僞裝成躲避寇賊的鄉民，用破舊的衣服裹住木柴，混入城中。等陶成出城作戰，寇賊拿木柴放火，燒毁木製城防。官軍震驚潰敗，陶成和都指揮僉事崔源戰死。當時是景泰元年五月。事情被皇帝知道，追贈陶成左參政，録用他的兒子陶魯爲八品官。

陶魯

魯，字自强，蔭授新會丞。當是時，廣西瑶流劫高、廉、惠、肇諸府，破城殺吏無虚月。香山、順德

陶魯，字自强，承襲先人功績被授予新會丞。當時，廣西瑶民流竄搶劫高、廉、惠、肇各府，攻破城池殺害官吏每月不停。香山、順德之

間，土寇蜂起，新會無賴子群聚應之。魯召父老語曰："賊氣吞吾城，不早備且陷，若輩能率子弟捍禦乎？"皆曰："諾。"乃築堡寨，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建郭掘濠，布鐵蒺藜刺竹于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天順七年，秩滿，巡撫葉盛上其績，就遷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州同知，仍知縣事。

成化二年，從總督韓雍征大藤峽。雍在軍嚴重，獨於魯未嘗不虛己。用其策，輒有功。雍請擢魯爲僉事，專治新會、陽江、陽春、瀧水、新興諸縣兵。其冬，會參將王瑛破劇賊廖婆保等於欽、化二州，大獲，璽書嘉勞。明年，賊首黃公漢等猖獗，偕參將夏鑑等連破之思恩、潯州。未幾，賊陷石康，執知縣羅紳。復偕鑑追擊至六菊山，敗之。兩廣自韓雍去，罷總督不設，帥臣觀望相推諉，寇盜滋蔓。魯奏請重臣仍開府梧州，遂爲永制。秩滿，課最，進副使。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其撫輯勞，賚銀幣。

魯治兵久。賊剽兩粵，大者會剿，小者專征，所向奏捷。賊仇之次骨，劫其鬱林故居，焚誥命，發先塋，戕其族黨。魯聞大慟。詔徙籍廣東，補給封誥，慰勞有加，益奮志討賊。

二十年，以征荔浦瑤功，增俸一級。又九載，課最，進湖廣按察使，治兵兩廣如故。鬱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爲亂，與參將歐磐分五路進討，大破之，毀賊巢一百三十。

弘治四年，總督秦紘遣平德慶瑤，進湖廣右布政使。魯言身居兩廣，而官以湖廣爲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

間，寇賊蜂起，新會無賴之徒群集響應。陶魯召集百姓告訴他們說："寇賊氣勢囂張像要吞掉我們這座城，不早作準備將被攻陷，你們能率領子弟抵禦嗎？"都說："可以。"就建築堡壘寨子，修理兵器，訓練技能，培養勇氣，以孤城抵擋寇賊的要衝，修建城郭挖掘濠溝，布置鐵蒺藜刺竹於城外，城防守衛十分堅固。寇賊來侵犯，就打垮他們。天順七年，任職期滿，巡撫葉盛上奏他的功績，升任知縣。不久因打敗寇賊的功勞，進升廣州同知，仍兼任知縣。

成化二年，跟從總督韓雍征討大藤峽。韓雍在軍中威嚴鄭重，惟獨對於陶魯没有不虛心的。采納他的計策，就會有戰功。韓雍請求升陶魯爲僉事，專門管理新會、陽江、陽春、瀧水、新興各縣的軍隊。這年冬天，正逢參將王瑛在欽、化二州攻破大盗廖婆保等，大有俘獲，皇上命令嘉獎慰勞。第二年，寇賊首領黃公漢等猖獗，和參將夏鑑等連續在思恩、潯州打敗他們。不久，寇賊攻陷石康，抓走知縣羅紳。又和夏鑑追擊到六菊山，打敗他們。兩廣自韓雍離去後，罷置總督未再設置，大將觀望相互推諉，寇賊滋生蔓延。陶魯上奏請求仍派重臣在梧州設府，於是成爲定制。任期届滿，考核最優，進升副使。兵部尚書余子俊上奏他安撫輯和的功勞，獎賞銀幣。

陶魯治理軍務很久。寇賊掠奪兩粵，大的集中圍剿，小的專門征討，大軍所向捷報頻傳。寇賊恨之入骨，搶劫他在鬱林的故居，燒毁誥令，挖掘祖墳，戕害他的同鄉和族人。陶魯聽了十分悲慟。下詔將户籍遷到廣東，補發誥書，加倍慰問，陶魯更加立志討伐寇賊。

二十年，因征伐荔浦瑤立功，增加俸禄一級。又過了九年，考核最優，進升爲湖廣按察使，管理兩廣軍務還像以前一樣。鬱林、陸川寇賊黃公定、胡公明等作亂，和參將歐磐分五路進攻征討，大敗寇賊，搗毁賊窩一百三十處。

弘治四年，總督秦紘派陶魯平定德慶瑤，進升爲湖廣右布政使。陶魯說身居兩廣，而官職以湖廣爲名，對事務不便利，就改任湖廣左布政使兼任廣東按察副使，管理嶺西道事務。人們稱他

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廣公”。

十一年，總督鄧廷瓚請官其子，俾統魯所募健卒備征討。乃授其子荆民錦衣百户。是年，魯卒。荆民復陳父功，遂進副千户，世襲。

魯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鑿池公署後，爲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以版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參伍用之，故常得勝算而機不泄。羽書狎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可乘，潛師出城，中夜合圍，曉輒奏凱。賊善偵，終不能得要領。歷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凡斬馘二萬一千四百有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三萬七千有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然魯將兵不專尚武，嘗言：“治寇賊，化之爲先，不得已始殺之耳。”每平賊，率置縣建學以興教化。

魯初爲丞，年纔弱冠，知縣王重勉之學。重故老儒，魯遂請執弟子禮。每晨，授經史講解而後視事。後重卒官，魯執喪如父禮，且資其二子。又敬事名儒陳獻章，獻章亦重之。宋陸秀夫、張世傑盡節崖山，未有廟祀，特爲建祠，請祠額，賜名大忠。嘉靖初，魯殁三十載矣，新會人思其德，頌於朝，賜祠祀之。

爲“三廣公”。

十一年，總督鄧廷瓚請求授官給陶魯的兒子，讓他統領陶魯所招募的精兵準備征討。於是授予他兒子陶荆民錦衣百户。這年，陶魯去世。陶荆民又陳述父親功績，就進升副千户，世代承襲。

陶魯善於安撫士卒，足智多謀，計謀確定後再戰。在官署後開鑿水池，在水池中建造亭子，不設橋梁。夜裏就召集部下議事。用木板渡過一人，説完，命令退回。像這樣總共數人，選擇他們的長處而綜合使用，所以常常得勝而機密不泄露。密報交替傳來，身着軍裝，整夜戒備，不動聲色。審視寇賊有機可乘，秘密派兵出城，半夜包圍，早上就報捷。寇賊善於偵察，始終不能得知他的要領。任官四十五年，始終没有脱離軍務。大小數十戰，共斬殺二萬一千四百多人，奪回被劫掠的人和安撫恢復産業的人十三萬七千多，兩廣人倚仗他如像依靠長城。然而陶魯率兵不專一崇尚武力，曾經説：“治理寇賊，教化他們第一，不得已纔殺他們。”每次平定寇賊，率先設縣建學校來開啓教化。

陶魯剛任丞時，年齡纔二十歲，知縣王重勉勵他學習。王重是過去資深年長的儒者，陶魯就請行弟子禮節。每天早晨，教授經史講解後纔辦理公事。後來王重死在任上，陶魯服喪如同對父親的禮節，并且資助他的兩個兒子。又恭敬地事奉名儒陳獻章，陳獻章也器重他。宋陸秀夫、張世傑在崖山爲節操獻身，没有宗廟祭祀，陶魯特地爲他們建立祠堂，請求皇上賜題祠堂匾額，賜名大忠。嘉靖初年，陶魯去世三十年了，新會人懷念他的德行，向朝廷稱頌，賜建祠堂祭祀他。

陳敏

陳敏，陝西華亭人。宣德時，爲四川茂州知州。遭喪去官，所部諸長官司及番民百八十人詣闕奏言：“州僻處邊徼萬山中，與松潘、疊溪諸番鄰，歲被其患。自敏莅州，撫馭有方，民得安業。今以憂去職，軍民失所依。乞矜念遠方，還此良牧。”帝

陳敏，陝西華亭人。宣德年間，任四川茂州知州。遭遇喪事離職，所管各長官司和番民一百八十多人上朝上奏説：“茂州偏處於邊境萬山之中，和松潘、疊溪各番族相鄰，每年遭受他們的侵害。自從陳敏來到茂州，安撫治理有方，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如今因服喪離職，軍民失去依靠。請求憐憫顧念遠方，歸還這樣的好官。”皇

立報可。

正統中，九載滿，軍民復請留。進成都府同知，視茂州事。都司徐甫言，敏及指揮孫敬在職公勤，群番信服。章下都御史王翱等核實，進敏右參議，仍視州事。以監司秩莅州，前此未有也。

黑虎寨番掠近境，爲官軍所獲。敏從其俗，與誓而遣之。既復出掠，爲巡按御史陳員韜所劾。詔貰之。提督都御史寇深器其才，言敏往來撫恤番人，贊理軍政，乞别除知州，俾敏專戎務。吏部以敏莅茂久，别除恐未悉番情，猝難馴服，宜增設同知一人佐之。報可。敏既以參議治州，其體儼監司，遂劾按察使陳泰無故杖死番人。泰亦訐敏，帝不問，而泰下獄論罪。

景泰改元，參議滿九載，進右參政，視州事如前。莅州二十餘年，威信大行，番民胥悦。秩漸高，諸監司郡守反位其下，同事多忌之者。爲按察使張淑所劾，罷去。

丁瑄

丁瑄，不知何許人。正統間爲御史。初，福建多礦盜，命御史柳華捕之。華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得自置兵仗，督民巡徼。沙縣佃人鄧茂七素無賴，既爲甲長，益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租外，例饋田主。茂七倡其黨令毋饋，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傷幾盡，巡檢及知縣并遇害。茂七遂大剽略，僞稱剷平王，設官屬。黨數萬人，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時福建參政交阯人宋新，賄王振得遷左布政使，侵

帝立即回覆可以。

正統年間，九年屆滿，軍民又請求留任。進升爲成都府同知，管理茂州事務。都司徐甫上言説，陳敏和指揮孫敬任職公正勤奮，各番族信任服從。奏章下給都御史王翱等核實，進升陳敏爲右參議，仍管理茂州事務。以監司品位任知州，前所未有。

黑虎寨番人侵掠邊境，被官軍抓獲。陳敏依從他們的風俗，和他盟誓後放了他。不久又出來搶掠，被巡按御史陳員韜彈劾。下詔寬恕他。提督都御史寇深器重他的才能，上言説陳敏往來撫恤番人，代理軍政，請求另外除授知州，使陳敏專一治理軍務。吏部認爲陳敏在茂州時間久，另外任命恐怕不熟悉番族情況，倉猝難以馴服，應增設一位同知輔佐他。皇帝回覆可以。陳敏以參議管理州事之後，他的身份就和監司相比配，於是彈劾按察使陳泰無故用棒打死番人。陳泰也揭發陳敏，皇帝不過問，而陳泰入獄定罪。

景泰元年，參議任滿九年，進升爲右參政，管理州事同以前一樣。到州二十多年，威信很高，番民都很高興。職位逐漸升高，衆監司郡守反而位居他的下面，同事多有忌妒他的。被按察使張淑彈劾，罷免離職。

丁瑄，不知道是哪裏的人。正統年間任御史。當初，福建多有盜礦的人，命令御史柳華逮捕他們。柳華命令村落都設置望樓，把百姓編爲甲兵，選擇其中豪勇的爲頭領，准許自己置辦兵器，督令百姓巡查。沙縣佃户鄧茂七一向無賴，成爲甲長之後，更加依恃氣勢役使鄉民。當地風俗，佃户納租以外，照例要饋贈田主。鄧茂七號召他的同夥叫他們不要饋贈，而要田主自己去接受粟米。田主訴訟到縣裏，縣裏逮捕鄧茂七。鄧茂七不去投案。下令巡檢追捕，鄧茂七殺死弓兵多人。上司聽説，派軍隊三百人追捕他。幾乎全被殺死殺傷，巡檢和知縣都遇害。鄧茂七於是大肆劫掠，僞稱爲剷平王，設置官吏。同黨數萬人，攻陷二十多個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害。當時福建參政交阯人宋新，賄賂王

漁貪惡，民不能堪，益相率從亂，東南騷動。

十三年四月，茂七圍延平。刷卷御史張海登城撫諭。賊訴乞貰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爲良民。海以聞。命瑄往招討，以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大軍繼其後。瑄既至，先令人齎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圍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寨。瑄令通判倪晃等率衆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埜等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巖。

明年二月，瑄誘賊復攻延平，督衆軍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招脅從復業。未幾，復擒其黨林子得等。尤溪賊首鄭永祖率四千人攻延平。瑄偕埜等邀擊，擒之，斬首五百有奇，餘黨潰散。

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寧頓不進，日置酒賦詩爲樂。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福不能平，訴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功亦竟不録。茂七雖死，其從子伯孫等復熾。朝廷更遣陳懋等以大軍討，瑄乃還朝。景泰初，出爲廣東副使，卒。

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爲民患。將帥率玩寇，而文吏勵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有張瑛、王得仁之屬。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擒遂昌賊蘇才於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賊衆，擒斬千餘人。於是帝降敕，數詰讓諸將帥。都指揮鄧安等因歸咎於前御史柳華。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命逮華。華已出爲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詔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没

振得以升任左布政使，侵奪貪婪，人民不能忍受，也相繼跟隨作亂，東南騷動。

十三年四月，鄧茂七圍攻延平。刷卷御史張海登上城樓安撫曉諭。寇賊申訴請求免死，免除三年徭役，就解散成爲良民。張海以此上報。命令丁瑄前去招降征討，讓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的大部隊緊隨其後。丁瑄到了以後，先令人拿着詔書去招撫。鄧茂七不肯投降，丁瑄急奔至沙縣對付。寇賊首領林宗政等一萬多人攻打後坪，想建立營寨。丁瑄命令通判倪晃等率領衆人先占據要地，而親自和都指揮雍埜等截斷他們的退路，斬殺寇賊二百多人，捕獲他們的首領陳阿巖。

第二年二月，丁瑄引誘寇賊再次攻打延平，督令各軍分路衝擊。寇賊大敗，逃跑。指揮劉福追擊他們，於是斬殺鄧茂七，招降脅從的人恢復生產。不久，又捕獲他的同黨林子得等。尤溪寇賊首領鄭永祖率領四千人進攻延平。丁瑄和雍埜等攔擊，擒獲了他，斬首五百多人，餘下的同黨潰敗逃散。

張楷督促大部隊討伐寇賊，到建寧就屯兵不前，每天置辦酒席賦詩作樂。聽説丁瑄擊破寇賊，就急奔到延平竊取功勞。丁瑄被脅迫順着他寫了奏章。劉福不平，告發了他。下詔責令丁瑄報告情況。張楷等都獲罪，丁瑄有功不問罪，功勞也不記録。鄧茂七雖然死了，他的侄子鄧伯孫等又興起。朝廷另派陳懋等帶大部隊征討，丁瑄於是返回朝廷。景泰初年，出任廣東副使，去世。

當時，浙、閩寇盜到處劫掠成爲人民的禍患。將帥都消極抗敵，而文官激勵民兵抗拒寇賊，往往多有斬殺捕獲。閩則有張瑛、王得仁等人。浙江則有金華知府石瑁擒獲遂昌寇賊蘇才於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賊人衆多，擒獲斬殺一千多人。於是皇帝下詔書，多次斥責衆將帥。都指揮鄧安等於是把過錯推給前任御史柳華。當時王振正想殺朝臣威嚇衆人，命令逮捕柳華。柳華已出任山東副使，聽到命令，服毒藥自盡。下詔取消他家官籍，男的戍邊，婦女收入浣衣局。而

入浣衣局。而御史汪澄、柴文顯亦以是得罪。

御史汪澄、柴文顯也因此獲罪。

初，澄按福建，以茂七亂，檄浙江、江西會討。尋以賊方議降，止兵毋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黃英恐得罪，具白澄止兵狀，兵部因劾澄失機。福建三司亦言，賊初起，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遂俱下吏。獄成，詔磔文顯，籍其家，澄棄市。而宋新及按察使方册等十人俱坐斬。遇赦，謫驛丞。天順初，復官。

當初，汪澄巡按福建，因鄧茂七作亂，徵召浙江、江西集中討伐。不久因寇賊正商議投降，停止部隊不前進。等知道寇賊没有投降的意思，再催促進兵，而寇賊已經不能控制。浙江巡按御史黃英恐怕獲罪，全部上奏汪澄停止部隊不進的情況，兵部於是彈劾汪澄失去戰機。福建三司也上言，寇賊剛開始興起，按臣柴文顯隱藏不上奏，釀成今天的禍患。於是都下獄。審訊結束，下詔柴文顯分尸，没收他的家産，汪澄死刑。而宋新和按察使方册等十人都定罪斬首。遇到赦免，謫降爲驛丞。天順初年，恢復官位。

論者謂華所建置未爲過，澄、文顯罪不至死。武將不能滅賊，反罪文吏，華、文顯至與叛逆同科，失刑實由王振云。華，吳縣人。文顯，浙江建德人。澄，仁和人。

評論的人説柳華的處置没有過錯，汪澄、柴文顯罪不當死。武將不能够消滅寇賊，反而歸罪於文官，柳華、柴文顯和叛賊同罪，量刑不當實際是由於王振的緣故。柳華，吳縣人。柴文顯，浙江建德人。汪澄，仁和人。

王得仁 王一夔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本謝姓，父避仇外家，因冒王氏。得仁五歲喪母，哀號如成人。初爲衛吏，以才薦授汀州府經歷。廉能勤敏，上下愛之。秩滿當遷，軍民數千人乞留，詔增秩再任。居三年，推官缺，英宗從軍民請，就令遷擢。數辯冤獄，却饋遺，抑鎮守内臣苛索，政績益著。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世，新建人。本姓謝，父親躲避仇人到母親娘家，因而改姓王。王得仁五歲喪母，悲哀號哭如同成人。剛開始任衛吏，因有才被推薦授任汀州府經歷。廉潔能幹勤奮聰敏，上上下下都喜歡他。任職期滿應當升遷，軍民數千人請求留任，下詔增加任期再任。過了三年，推官缺乏，英宗聽從軍民的請求，命令升遷。多次辯明冤案，推辭饋贈，抑制鎮守内臣的苛刻勒索，政績更加顯著。

沙縣賊陳政景，故鄧茂七黨也，糾清流賊藍得隆等攻城。得仁與守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擒政景等八十四人，餘賊驚潰。諸將議窮搜，得仁恐濫及百姓，下令招撫，辨釋難民三百人。都指揮馬雄得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賊復寇寧化，率兵往援，斬首甚衆。民多自拔歸，賊勢益衰。

沙縣寇賊陳政景，是過去鄧茂七的同黨，糾集清流寇賊藍得隆等進攻府城。王得仁和守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他們，擒獲陳政景等八十四人，剩餘的寇賊驚慌潰散。衆將領商議窮盡搜查，王得仁恐怕超過限度殃及百姓，下令招降安撫辨别釋放難民三百人。都指揮馬雄得到串通寇賊的人的姓名，將要按名單實行殺戮，王得仁竭力請求燒掉名單。寇賊又入侵寧化，率兵去援助，斬殺很多。百姓多脱身歸來，寇賊勢力更加衰弱。

賊退屯將樂，得仁將追滅之，俄遘疾。衆欲輿歸就醫，得仁不可，

寇賊退兵駐扎在將樂，王得仁將要追擊殲滅他們，不久生病了。衆人想載他回去看病，王得

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時正統十四年夏也。軍民哀慟。喪還，哭奠者道路相屬，多繪像祀之。天順末，吏民乞建祠。有司爲請，詔如廣東楊信民故事，春秋致祭。

仁不允許，說：“我一動，寇賊一定長驅直入。”就起來坐在帳中，告諭將領官吏齊心協力平息寇賊，於是去世。當時是正統十四年夏天。軍民哀慟。靈柩運回，在路上痛哭祭奠的人連續不斷，多繪製肖像祭祀他。天順末年，官吏百姓請求建立祠堂。有關官員爲他請求，下詔按廣東楊信民的舊制，春秋兩季祭祀。

子一夔，天順四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進左諭德。成化七年，彗星見，應詔陳五事，請正宮闈，親大臣，開言路，慎刑獄，戒妄費。語極剴摯，被旨切責。累遷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正德中，謚文莊。

兒子王一夔，天順四年考中進士第一。授任修撰，進升爲左諭德。成化七年，彗星出現，接受詔命陳疏五件事，請求端正後宮，親近大臣，廣開言路，慎重辦案，防止浪費。語氣極爲懇切真摯，受到皇帝嚴厲斥責。多次遷升至工部尚書。去世，追贈太子少保。正德年間，贈謚號文莊。

葉禎

葉禎，字夢吉，高要人。舉於鄉，授潯州府同知。補鳳翔，調慶遠。

葉禎，字夢吉，高要人。鄉試中舉，除授潯州府同知。補任於鳳翔，調任慶遠。

兩廣瑶賊蜂起，列郡咸被害，將吏率縮朒觀望。禎誓不與賊俱生，募健兒日訓練。峒酋韋父强數敗官軍，禎生縶之。其黨忿，悉衆攻城，旗山守將擁兵不救。禎率健兒出戰，賊却去。旋躡禎，戰相當，禎子公榮殲焉。

兩廣瑶賊蜂起，各郡都遭禍害，將領官吏都退縮觀望。葉禎發誓不與寇賊共存，招募壯士每日訓練。峒人首領韋父强多次打敗官軍，葉禎活捉了他。他的同黨忿恨，以全部人力攻打縣城，旗山守將統領着軍隊不去救援。葉禎率壯士出城應戰，寇賊退走。不久跟踪葉禎，戰鬥相持不下，葉禎的兒子葉公榮戰死在那裏。

頃之，賊圍雞刺諸村，禎率三百人趨赴。道遇賊人頭山下，鏖戰，禎被數槍，手刃賊一人，與從子官慶及三百人皆死。時天順三年正月晦也。嶺南素無雪，是夜大雷電，雪深尺許。賊釋圍去，諸村獲全。事聞，贈朝列大夫、廣西參議，守臣爲立廟祀之。

不久，寇賊包圍雞刺等村莊，葉禎率領三百人快速前去。路上在人頭山下遭遇寇賊，一番激戰，葉禎身受數槍，親手殺死寇賊一人，和侄兒葉官慶及三百人都戰死。當時是天順三年正月三十。嶺南一向無雪，那天晚上雷電猛烈，雪深一尺多。寇賊解除包圍離去，各村得以保全。事情被皇帝知道，追贈朝列大夫、廣西參議，地方長官爲他立宗廟祭祀。

伍驥

伍驥，字德良，安福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莊重寡言笑，見義敢爲。

伍驥，字德良，安福人。景泰五年進士。授任御史。莊重而少言笑，見義勇爲。

天順七年巡按福建。先是，上杭賊起，都指揮僉事丁泉，汶上人，善

天順七年巡按福建。在此之前，上杭寇賊興起，都指揮僉事丁泉，汶上人，善於捍衛防禦。

捍禦。賊屢攻城，皆爲所却。已而賊轉熾。驥聞，立馳入汀州，調援兵四集。驥單騎詣賊壘。賊不意御史猝至，皆擐甲露刃。驥從容立馬，諭以禍福。賊見其至誠，感悟泣下，歸附者千七百餘户。給以牛種，俾復故業。

惟賊首李宗政負固不服，遂與泉深入破之。泉力戰，爲賊所害。驥弔死恤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破十八寨，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而驥冒瘴癘成疾，班師至上杭卒。軍民哀之如父母，旦夕臨者數千人，争出財立祠。成化中以知縣蕭宏請，詔與泉并祀，賜祠名褒忠。

寇賊多次攻城，都被打退。不久寇賊又興起。伍驥聽説，立刻奔入汀州，徵調援兵會集各處。伍驥一人騎馬進入寇賊營壘。寇賊没料到御史忽然到來，都穿上甲胄露出鋒刃。伍驥從容地停住馬，以禍福開導他們。寇賊見他十分誠摯，感動醒悟而流淚，歸順依附的有一千七百多户。給予牛和種子，讓他們恢復本業。

衹有寇賊首領李宗政依恃險阻不歸服，於是和丁泉深入敵境打擊他。丁泉奮力作戰，被寇賊殺害。伍驥悼念死者撫恤傷員，以忠義激發衆人，又和寇賊開戰。連續攻破十八個營寨，俘獲斬首八百多人，周邊都被平定。而伍驥受瘴氣得病，軍隊回到上杭後去世。軍民哀悼他如同父母，早晚之間去弔唁的有幾千人，都争着出錢建立祠堂。成化年間因知縣蕭宏請求，下詔和丁泉一起祭祀，賜祠堂名褒忠。

毛吉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司轄錦衣衛。衛卒伺百官陰事，以片紙入奏即獲罪，公卿大夫莫不惴恐。公行請屬，狎侮官司，即以罪下刑部者，亦莫敢捶撻。吉獨執法不撓，有犯必重懲之。其長門達怙寵肆虐。百官道遇率避馬，吉獨舉鞭拱手過，達怒甚。吉以疾失朝，下錦衣獄。達大喜，簡健卒，用巨梃搒之。肉潰見骨，不死。

天順五年，擢廣東僉事，分巡惠、潮二府。痛抑豪右，民大悦。及期當代，相率籲留之。

程鄉賊楊輝者，故劇賊羅劉寧黨也。已撫復叛，與其黨曾玉、謝瑩分據寶龍、石坑諸洞，攻陷江西安遠，剽閩、廣間。已，欲攻程鄉。吉先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抵賊巢。先破石坑，斬玉，次擊瑩，馘之，復生擒輝。諸洞悉破，凡俘斬千四百人。捷聞，憲宗進吉副使，璽書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除授刑部廣東司主事。管轄錦衣衛。衛卒窺伺百官的隱秘之事，有片紙隻字上奏立即獲罪，公卿大夫没有人不驚恐不安。公開進行請托，輕慢侮弄官員，就是因罪下到刑部的，也没人敢鞭打。惟獨毛吉執法不屈，有違犯的必定重重懲罰。錦衣衛長官門達依仗恩寵放縱肆虐。百官路上遇見都下馬迴避，惟獨毛吉舉起鞭子拱手而過，門達很憤怒。毛吉因病没有上朝，關入錦衣獄。門達非常高興，選拔强健的士卒，用巨大的棒子拷打。皮肉潰爛現出骨頭，没有死。

天順五年，升任廣東僉事，分管巡視惠、潮二府。狠狠抑制富豪，百姓很高興。到任期滿應當替换，相繼籲請挽留他。

程鄉寇賊楊輝，是過去大盜羅劉寧的同黨。已經歸順又叛變，和他的同黨曾玉、謝瑩分别占據寶龍、石坑各洞，攻陷江西安遠，劫掠於閩、廣之間。後來，想進攻程鄉。毛吉在他没有到來之前，招募壯士結合官軍共七百人，直抵寇賊巢穴。先攻破石坑，斬殺曾玉，再擊破謝瑩，取其首級，又活捉楊輝。各洞都被攻破，共俘獲斬首一千四百人。捷報上達皇帝，憲宗進升毛吉爲副

嘉勞。移巡高、雷、廉三府。

時民遭賊躪，數百里無人烟，諸將悉閉城自守，或以賊告，反被撻。有自賊中逸歸者，輒誣以通賊，撲殺之。吉不勝憤，以平賊爲己任。按部雷州。海康知縣王騏，雲南太和人也，日以義激其民，賊至輒奮擊。吉壯其勇節，獎勵之。適報賊掠鄉聚，吉與騏各率所部擊敗之。薦騏，遷雷州通判。未聞命，戰死。贈同知，蔭其子爲國子生。

成化元年二月，新會告急。吉率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軍萬人，至大磴破賊，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已乙夜，召諸將分三哨，黎明進兵。會陰晦，衆失期。及進戰，賊棄營走上山。吉命潘百户者據其營，衆競取財物。賊馳下，殺百户，華亦馬躓，爲賊所殺，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止軍。吏勸吉避，吉曰：“衆多殺傷，我獨生可乎?”言未已，賊持槍趨吉。吉且駡且戰，手劍一人，斷其臂。力絀，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又八日，始得尸，貌如生。事聞，贈按察使，録其子科入國子監。尋登進士，終雲南副使。

方吉出軍時，賫千金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吉既死，文憫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持歸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雖無文簿可考，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污

使，下詔書嘉獎慰勞。轉移巡視高、雷、廉三府。

當時百姓遭寇賊蹂躪，數百里没有人烟，衆將都閉城自守，有的人報告賊情，反而被鞭打。有從寇賊中逃逸回來的，就誣陷勾通賊人，將他殺害。毛吉不勝憤怒，以平定寇賊作爲自己的責任。巡視部屬到雷州。海康知縣王騏，雲南太和人，經常用大義激勵百姓，寇賊到來就奮力打擊。毛吉覺得他們的勇氣節操雄壯，獎勵他們。正逢有人報告寇賊掠奪村落，毛吉和王騏各自率領軍隊擊敗他們。推薦王騏，升任雷州通判。没有接到任命就戰死了。追贈同知，他的兒子承襲父功爲國子生。

成化元年二月，新會告急。毛吉率領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集合軍隊一萬人，到大磴擊敗寇賊，乘勝追到雲岫山，離賊營十多里。當時已是二更時分，召集衆將分三部，黎明時進攻。正碰上陰天，衆人誤了時間，等到進攻作戰，寇賊丢棄營寨逃跑上山。毛吉命令潘百户占領他們的營寨，衆人競相奪取財物。寇賊奔馳而下，殺死百户，閻華的馬也被絆倒，被寇賊殺害，衆軍於是潰敗。毛吉勒馬大呼制止軍隊。屬吏勸毛吉躲避，毛吉説：“衆人多遭殺傷，我獨自生還可以嗎?”話没説完，寇賊持槍追向毛吉。毛吉邊駡邊戰，揮劍殺傷一人，砍斷了他的手臂。力量耗竭，於是被害。這天，雷雨大作，山谷都震動了。過了八日，纔找到尸體，相貌如同活着一樣。事情上報皇帝，追贈按察使，録用他的兒子毛科進入國子監。不久中進士，官至雲南副使。

當毛吉出兵時，拿出千金作爲犒賞，委托驛丞余文管理開支，已經用去十分之三。毛吉死後，余文憐憫他家貧困，把所剩餘的錢交給毛吉的僕人，讓他拿着回去辦理喪事。當夜，僕人的妻子忽然坐在中堂像毛吉一樣説話，環顧左右説：“請夏憲長來。”全家大驚，跑去告訴按察使夏壎，夏壎到，僕人的妻子站起作揖説：“毛吉享受國家恩典，不幸死於賊手。如今余文把所剩的公家的錢財給毛吉家，雖然没有簿册可查，毛

我。"言畢，仆地，頃之始蘇。於是歸金於官。吉死時年四十，後賜謚忠襄。

吉在地下也背負耻辱。但願立即歸還官府，不要玷污我。"説完，倒地，不久纔蘇醒。於是把錢歸還給官府。毛吉死時四十歲，後來賜謚號忠襄。

林錦

林錦，字彦章，連江人。景泰初，由鄉貢授合浦訓導。瑶寇充斥，内外無備。錦條具方略，悉中機宜。巡撫葉盛異之，檄署靈山縣事。城毁於賊，錦因形便，爲栅以守，廣設戰具，賊不敢逼。滿秩去官，民曰："公去，賊復至，誰禦者?" 悉逃入山。盛以狀聞，詔即以錦爲知縣。馳驛之官，民復來歸。

林錦，字彦章，連江人。景泰初年，由鄉貢除授合浦訓導。瑶賊衆多，内外没有防備。林錦分條上陳方略，都符合情理。巡撫葉盛對此很驚異，發文徵召他代理靈山縣事務。城池毁於寇賊，林錦因地制宜，作栅欄防守，廣泛設置作戰工具，寇賊不敢逼近。任期滿離官去職，百姓説："你離去，寇賊又來，誰來抵禦?" 都逃入山中。葉盛把情况告訴皇帝，下詔立即任林錦爲知縣。乘驛馬急速赴任，百姓又來歸服。

適歲饑，諸瑶益剽掠無虚日。錦單騎詣壘，曉以禍福。瑶感悟，附縣二十五部咸聽命。其不服者則討之。天順六年破賊羅禾水，再破之黄姜嶺，又大破之新莊。先後斬獲千餘級，還所掠人口，賊悉平，乃去栅，築土城。

恰逢饑荒，瑶民各部更加劫掠不間斷。林錦一人馳入瑶民營壘，以禍福開導他們。瑶民感動醒悟，歸順的二十五部都聽從命令。那些不歸服的就討伐他們。天順六年在羅禾水擊破寇賊，再次在黄姜嶺擊破，在新莊又擊破。先後斬殺俘獲一千多人，歸還所劫掠的人口，寇賊全被平定，就撤去栅欄，修築土城。

盛及監司屢薦其才。成化改元，會廉州爲賊所陷，乃以錦爲試知府。歲復大饑，賊四出劫掠。錦諭散千餘人，誅梗化者，而綏輯其流移。境内悉平。

葉盛和監司多次推薦他的才能。成化元年，正逢廉州被寇賊攻陷，就任命林錦爲試用知府。年内又遭大饑荒，寇賊四處劫掠。林錦曉諭遣散一千多人，誅殺頑固不化的人，而安撫聚集流亡的百姓。境内全部平定。

四年，上官交薦，請改授憲職，令專備欽、廉群盗。乃以爲按察使僉事，益勤於政。十年，賜敕旌異。久之，進副使。錦以所部屢有盗警，思爲經久計，乃設團河營於西，設新寮營於南，而别設洪崖營以杜諸寇出没路。易靈山土城，更築高墉，亘五百丈，卒爲岩邑。十四年，兵部上其撫輯功，被賚。

四年，上官相繼推薦，請求改授督察職務，讓他專門防備欽、廉群盗。就任爲按察使僉事，更加勤於政事。十年，賜詔書表彰嘉獎。很久以後，進升爲副使。林錦因所管轄地多次有寇賊警報，考慮長久之計，就在西面設置團河營，在南面設置新寮營，而另設洪崖營以堵塞衆寇賊出没的道路。改换靈山的土城，另築高大的城墻，方圓五百丈，最終成爲險要的城邑。十四年，兵部上奏他的安撫輯和的功勞，受到獎勵。

錦在兵間，以教化爲務。靈山尚鬼，則禁淫祠，修學校，勸農桑。其治廉、欽，皆飭學宫，振起文教。爲人誠實，洞見肺腑，瑶蠻莫不愛信。

林錦在軍隊期間，以教化爲緊要事務。靈山崇尚鬼，就禁止過多的祠廟，修建學校，鼓勵農桑。他治理廉、欽，都整頓學校，振興文教。爲人誠實，洞見肺腑，瑶人没有不敬愛信服的。他

其行軍，與士卒同甘苦，有功輒推以與人，以故士多效死，所在祠祀。

郭緒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十七年進士。使楚府，却其饋。授户部主事，督餉二十萬於陝西給軍。主者以羨告，悉還之。歷遷雲南參議。

初，孟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揲復於界外侵木邦地二十七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思禄兵脅之。思揲始還所侵地，然多殺孟養兵。思禄仇之，發兵越金沙江奪木邦故割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構怨不已。

巡撫陳金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抵金齒。參將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干崖。遇緒，語故，戒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乘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踸踔。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手自爲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槊勁弩，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阻者斬。"

思禄既得檄，見譬曉禍福甚備，又聞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却之，出敕諭宣示。思禄亦繼至。緒先叙其勞，次白其冤狀，然後責其叛。諸酋聞，咸俯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詰前所留使人，乃盡出而歸之。和及玉聞報馳至，則已

行軍，和士卒同甘共苦，有功勞就推給别人，因此士卒多捨命效力，到處建祠堂祭祀他。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出使楚府，推辭他們的饋贈。除授户部主事，監督軍餉二十萬到陝西供給軍隊。主管的人報告有多餘的，都退還了。多次遷任至雲南參議。

當初，設立孟密宣撫司，實際是從木邦宣慰司所分割出來的地方。不久，孟密思揲又在邊界之外侵占木邦土地二十七處。多次説服他們歸還，不聽從。就調集孟養宣撫思禄的兵力逼迫他。思揲纔歸還所侵占的土地，然而殺了很多孟養的士卒。思禄仇恨他，發兵越過金沙江奪取木邦以前割給孟密的地方十三處。兩位首領結怨不止。

巡撫陳金秉承詔令，派郭緒和副使曹玉前去説明朝廷用意。十多天到達金齒。參將盧和先行率軍到達距所占之地兩站的地方駐扎下來，派官員乘驛馬疾行去説明來意，都扣留不回覆。盧和害怕，撤軍至干崖。遇到郭緒，告訴他原因，告誡他不要前進。郭緒不同意。曹玉以病爲由辭去。郭緒就一人一馬帶着幾個人去，十天到南甸，險峻不能騎馬，就砍開荆棘步行牽繩攀登。又十天到達一個大湖。土人官吏帶着象輿來迎，郭緒乘象輿前去。行進在毒霧中，奔走在泥沙裏。又十天到達孟賴，離金沙江衹有兩站路。親手寫了公文，派人拿着過江，告訴他們朝廷招撫的意旨。蠻人你看我我看你十分驚訝地説："中原使者竟然到了這裏嗎?"發兵率領象、馬數萬夜間渡江，拿着長矛勁弩，把他們包圍了幾層。隨從的人害怕了，請求不要前進。郭緒拔出刀喝叱説："明天一定渡江，敢阻攔的斬首。"

思禄得到公文以後，見譬喻説明禍福很充分，又聽説來的衹有幾個人，就派酋長來聽受命令，并且贈送禮物。郭緒推辭了饋贈，拿出詔書宣示。思禄也隨後到來。郭緒先叙述了他們的功勞，再辯白了他們的冤情，然後責備他們的叛亂。衆酋長聽了，都俯身伏地高呼萬歲，請求歸還侵占的地方。郭緒追問先前所扣留的使者，就

歸地納款矣。時弘治十四年五月也。

把他們全部放出歸還。盧和和曹玉聽到消息趕來，則已經歸還土地交納錢財了。當時是弘治十四年五月。

越三年，擢緒四川督儲參政。武宗即位，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明年致仕歸。

過了三年，提升郭緒爲四川督儲參政。武宗即位，纔因雲南的功績，增加俸禄一級。第二年退休回家。

姜昂　姜龍

姜昂，字恒頫，太倉人。成化八年進士。除棗强知縣。授御史。偕同官劾方士李孜省，杖午門外。以母老乞改南，尋出爲河南知府。吏白事畢，退闔門讀書，鞭棰懸不用。藩府人有犯，立决遣之。改知寧波，擢福建參政。請終養歸，服闋而卒。

姜昂，字恒頫，太倉人，成化八年進士。除授棗强知縣。授任御史。和同官彈劾方士李孜省，被杖責於午門外。因母親年老，請求改任南方，不久出任河南知府。小吏報告事情結束，就退堂閉門讀書，鞭子懸而不用。藩王府的人有犯法的，立即處置遣送。改任寧波知縣，升任福建參政。請求盡孝回家，服喪完畢後去世。

昂在官，日市少肉供母，而自食菜茹。子弟學書，不聽用官紙筆，家居室不蔽風雨。

姜昂作官時，每天買少量的肉給母親，而自己吃素菜。子弟學習，不讓用官家的紙筆，家居房屋不能遮蔽風雨。

子龍，字夢賓，正德三年進士。歷禮部郎中。武宗南巡，率同官諫。罰跪五日，杖幾死。出爲建寧同知，尋遷雲南副使，備兵瀾滄、姚安。滇故盗藪，龍讓土酋曰："爾世官，縱盗寧非賄乎?"酋懼，撫諭群盗，悉聽命。巨盗方定者，既降而貧，爲妻妾所詬，卒不忍負龍，竟仰藥死。南安大盗千人，御史欲徵兵，龍檄三日散盡。四川鹽井剌馬仁、雲南𪉩江和歌仲仇殺數十年，龍撫諭，遂解。大候州土官猛國恃險肆暴，龍擒之。在滇四年，番、漢大治。鄧川州立三正人祠，祀袁州郭紳、莆田林俊及龍。

兒子姜龍，字夢賓，正德三年進士。任禮部郎中。武宗巡視南方，率領同官進諫。罰跪五天，受杖責打得幾乎死去。出任建寧同知，不久遷任雲南副使，駐守軍隊於瀾滄、姚安。滇地從來就是盗賊聚集的地方，姜龍責備土人酋長説："你們世代爲官，放縱盗賊難道不是有賄賂嗎?"酋長害怕了，安撫説服衆盗賊，都聽從命令。大盗方定，歸降後很貧困，被妻妾辱駡，終不忍辜負姜龍，竟服毒而死。南安大盗一千人，御史想出兵征討，姜龍發去文書三天就全部解散了。四川鹽井剌馬仁、雲南𪉩江和歌仲仇殺數十年，姜龍安撫説服，就和解了。大候州土官猛國依仗險阻肆虐粗暴，姜龍擒獲他。在滇四年，番、漢都治理得很好。鄧川州建立三位正直人的祠堂，祭祀袁州郭紳、莆田林俊和姜龍。

贊曰：陶成、陳敏諸人，以監司守令著征剿功，而成及毛吉、葉禎身死王事，勞烈顯著，亦可以愧戎帥之畏懦蹴踖者矣。林錦威能臨制，材足綏懷，邊疆皆得斯人，何憂不治。郭緒單騎入險，諭服兩酋，令當洪、永

贊曰：陶成、陳敏等人，以監司守令身份有顯著的征剿功績，而陶成和毛吉、葉禎死於國事，功績壯烈顯著，也可以令將帥中畏懼懦弱退縮不前的人羞愧了。林錦的威嚴可以監臨控制，才能足以安撫懷柔，邊疆都得到這樣的人，何愁不能治理。郭緒一人一馬馳入險地，曉諭説服兩

間亦何至尚淹常調哉。平世秉國者，多抑邊功，謂恐生事。然大帥倚內援，敘録又多逾等，適足以長武夫玩寇之心，而無以獎勞臣致死之節。國家以賞罰馭世，曷可不公乎！

個酋長，假如在洪武、永樂年間又何至於還掩没在平常的調動中。太平時期主持國政的人，多抑制治理邊疆的功勞，説是恐怕滋生事端。然而大帥倚靠內援，遷升又多超越等級，正足以助長武官消極抗敵的情緒，而無法獎賞勤勞臣子捨命效國的節操。國家用賞罰來治理國事，怎麽可以不公平呢！

明史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韓觀　山雲　蕭授 吴亮　方瑛 陳友　李震
王信 都勝 郭鋐　彭倫　歐磐　張祐

韓觀

韓觀，字彦賓，虹人，高陽忠壯侯成子也。以舍人宿衛，忠謹爲太祖所知，授桂林右衛指揮僉事。

洪武十九年，討平柳州、融縣諸蠻，累遷廣西都指揮使。二十二年，平富川蠻，設靈亭千户所。二十五年，平賓州上林蠻。二十七年，會湖廣兵討全州、灌陽諸瑶，斬千四百餘人。明年，捕擒宜山諸縣蠻，斬其僞王及萬户以下二千八百餘人。以征南左副將軍從都督楊文討龍州土官趙宗壽，宗壽伏罪。移兵征南丹、奉議及都康、向武、富勞、上林、思恩、都亮諸蠻，先後斬獲萬餘級。

觀生長兵間，有勇略。性鷙悍，誅罰無所假。下令如山，人莫敢犯。初，群蠻所在蜂起，剽郡縣，殺守吏，勢甚熾。將士畏觀法，争死鬥。觀得賊必處以極刑。間縱一二，使歸告諸蠻，諸蠻膽落。由是境内得安。

二十九年，召還進都督同知。明年，復從楊文討平吉州及五開叛苗，與顧成討平水西諸蠻堡，還理左府事。建文元年，練兵德州，禦燕師無功。成祖即位，委任如故。命往江西

韓觀，字彦賓，虹人，高陽忠壯侯韓成的兒子。以舍人身份任警衛，忠誠謹慎被太祖知道，任命桂林右衛指揮僉事。

洪武十九年，討伐平定柳州、融縣各蠻夷，多次升遷至廣西都指揮使。二十二年，平定富川蠻夷，設置靈亭千户所。二十五年，平定賓州上林蠻夷。二十七年，會合湖廣軍隊討伐全州、灌陽各部瑶民，斬殺一千四百多人。第二年，捕獲宜山各縣的蠻夷，斬殺他們自立的王和萬户以下二千八百多人。以征南左副將軍的身份跟從都督楊文討伐龍州土官趙宗壽，趙宗壽認罪。調兵征討南丹、奉議和都康、向武、富勞、上林、思恩、都亮各蠻夷，先後斬殺俘獲一萬多人。

韓觀成長於軍隊中，有勇氣謀略。性情凶猛强悍，誅殺懲罰不寬恕。下令如山，没有人敢違犯。當初，群蠻到處興起，掠奪郡縣，殺害守吏，勢力很旺盛。將士畏懼韓觀的法令，争着拼死戰鬥，韓觀抓到寇賊必定處死。偶爾釋放一兩個，讓他們回去告訴各蠻夷，各蠻夷喪膽。從此境内得以安定。

二十九年，召回進升爲都督同知。第二年，又隨從楊文討伐平定吉州和五開反叛的苗人，和顧成討伐平定水西各蠻夷營壘，歸還管理左府事務。建文元年，在德州訓練軍隊，抵禦燕軍没有功勞。成祖即位，任用他像以前一樣。命令去江

練軍城守，兼節制廣東、福建、湖廣三都司。

廬陵民嘯聚山澤，帝不欲用兵，遣行人許子謨齎敕招諭，命觀臨撫之。觀至，衆皆復業，賜璽書褒勞。命佩征南將軍印，鎮廣西，節制兩廣官軍。帝知觀嗜殺，賜璽書戒之曰："蠻民易叛難服，殺愈多愈不治。卿往鎮，務綏懷之，毋專殺戮。"會群蠻復叛，帝遣員外郎李宗輔齎敕招之。觀大陳兵示將發狀，而遣使與宗輔俱。桂林蠻復業者六千家，惟思恩蠻未附。而慶遠、柳、潯諸蠻方殺掠吏民，乃上章請討。

永樂元年，與指揮葛森等擊斬理定諸縣山賊千一百八十有奇，擒其酋五十餘人，斬以徇。還所掠男女於民，而撫輯其逃散者。明年，遣都指揮朱輝諭降宜山、忻城諸山寨。荔波瑶震恐，乞爲編户。帝屬觀撫之，八十餘洞皆歸附。明年，潯、桂、柳三府蠻作亂，已撫復叛，遣朱輝以偏師破之。蠻大懼。會朝廷遣郎中徐子良至，遂來降，歸所掠人畜器械。

四年，大發兵討安南，詔觀畫方略，轉粟二十萬石餉軍。已，復命偕大理卿陳洽選土兵三萬會太平，仍令觀偵安南賊中動静。尋從大兵發憑祥，抵坡壘關，以所部營關下，伐木治橋梁，給軍食。安南平，命措置交阯緣途諸堡，而柳、潯諸蠻乘觀出，復叛。

五年，觀旋師抵柳州。賊望風遁匿。觀請俟秋凉深入，且請濟師。帝使使發湖廣、廣東、貴州三都司兵，又敕新城侯張輔遣都督朱廣、方政以征交阯兵協討。十月，諸軍皆集，分道進剿。觀自以貴州、兩廣兵由柳

西訓練軍隊守衛城池，兼管廣東、福建、湖廣三都司。

廬陵百姓結夥聚集於山野，皇帝不想用兵，派行人許子謨帶着詔書去招撫，命令韓觀親自去安撫他們。韓觀到達，衆人都恢復生産，賜予詔書褒獎慰勞。命令佩帶征南將軍印，鎮守廣西，管轄兩廣官軍。皇帝知道韓觀好殺人，賜詔書警戒他説："蠻民易反叛難歸服，殺得愈多愈治理不住。你去鎮守，務必安撫關懷他們，不要一味斬殺。"恰逢群蠻又叛亂，皇帝派員外郎李宗輔帶着詔書去安撫他們。韓觀大規模布置軍隊顯示將要發兵的樣子，而派使者和李宗輔同去。桂林蠻夷恢復産業的有六千家，衹有思恩蠻夷没有歸附。而慶遠、柳、潯各蠻夷正殺掠官吏百姓，就上奏章請求討伐。

永樂元年，和指揮葛森等打擊斬殺理定各縣山賊一千一百八十多人，擒獲他們的首領五十多人，斬殺示衆。把被掠奪的男女歸還給百姓，而安撫平定逃散的人。第二年，派都指揮朱輝勸解降服宜山、忻城各山寨。荔波瑶民震驚害怕，請求把他們編入户籍。皇帝囑咐韓觀安撫他們，八十多個洞都歸附。第二年，潯、桂、柳三府蠻夷叛亂，已經安撫的又叛亂，派朱輝用部分軍隊擊破他們。蠻夷十分害怕。正逢朝廷派郎中徐子良到，就來歸降，歸還所掠奪的人口牲畜器械。

四年，大規模發兵征討安南，詔令韓觀謀劃方略，運送糧食二十萬石供給軍隊。事完後，又命令和大理卿陳洽選擇土兵三萬會集於太平，仍然令韓觀偵察安南寇賊的動静。不久隨從大軍發兵憑祥，抵達坡壘關，命所率領的部隊駐扎在關下，伐木建造橋梁，供給軍糧。安南平定，命令設置交阯沿途各營堡，而柳、潯各蠻族乘着韓觀出去，又反叛。

五年，韓觀回師抵達柳州。寇賊望風逃匿。韓觀請求等秋凉後深入，并請求增援軍隊。皇帝派使者徵發湖廣、廣東、貴州三都司兵力，又詔令新城侯張輔派都督朱廣、方政用征討交阯的兵力協助討伐。十月，諸軍都會集，分道進軍清剿。韓觀自己帶領貴州、兩廣軍隊由柳州攻打馬

州攻馬平、來賓、遷江、賓州、上林、羅城、融縣，皆破之。會兵象州，復進武宣、東鄉、桂林、貴平、永福。斬首萬餘級，擒萬三千餘人，群蠻復定。捷聞，帝嘉勞之。

平、來賓、遷江、賓州、上林、羅城、融縣，都攻破了。會師象州，又進攻武宣、東鄉、桂林、貴平、永福。斬殺一萬多人，擒獲一萬三千多人，衆蠻夷又平定了。捷報上奏，皇帝嘉獎慰勞他。

九年，拜征夷副將軍，仍佩故印，總兵鎮交阯。明年，復命轉粟給張輔軍。輔再出師定交阯，觀皆主饋運，不爲將，故功不著。

九年，拜授征夷副將軍，仍佩帶原來的印章，統領軍隊鎮守交阯。第二年，又命令運送糧食供給張輔的部隊。張輔又發兵平定交阯，韓觀都主管運送糧食，不帶兵打仗，所以功勞不顯著。

觀在廣西久，威震南中，蠻人惴惴奉命。繼之者，自山雲外，皆不能及。十二年九月卒，無子。宣德二年，保定伯梁銘奏求觀南京故宅，帝許之。既聞觀妻居其中，曰："觀，功臣也，雖殁，豈可奪之。"遂不許。令有司以他宅賜銘。

韓觀在廣西時間久，威震南方，蠻夷恐懼恭敬地接受命令。繼任的，除山雲以外，都比不上他。十二年九月去世，没有兒子。宣德二年，保定伯梁銘上奏索求韓觀南京的舊宅，皇帝允許了。不久聽説韓觀的妻子居住在那裏，説："韓觀是功臣，雖然去世，哪能搶奪他的房子。"於是不允許。命令有關官員把其他房子賜給梁銘。

山雲

山雲，徐人。父青，以百户從成祖起兵，積功至都督僉事。雲貌魁梧，多智略。初襲金吾左衛指揮使。數從出塞，有功。時幼軍二十五所，隸府軍前衛，掌衛者不任事，更命雲及李玉等五人撫戢之。仁宗立，擢行在中軍都督僉事。

山雲，徐人。父親山青，以百户身份隨從成祖起兵，積累功勞至都督僉事。山雲相貌魁梧，多智謀。剛開始承襲父功任金吾左衛指揮使。多次跟從出塞，有功勞。當時幼軍二十五所，隸屬於府軍前衛，掌管衛所的不管事，又命令山雲和李玉等五人安撫平定。仁宗即位，升任行在中軍都督僉事。

宣德元年，改北京行都督府，命偕都御史王彰自山海抵居庸，巡視關隘，以便宜行事。帝征樂安，召輔鄭王、襄王居守。

宣德元年，改任北京行都督府，命令和都御使王彰從山海抵達居庸，巡視關隘，見機行事。皇帝征討樂安，召山雲輔佐鄭王、襄王鎮守京都。

明年，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時鎮遠侯顧興祖以不救丘温被逮，公侯大臣舉雲。帝亦自知之。三年正月，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雲至，討朝烈，破之。賊保山巔。山峻險，挂木於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且盡，衆噪而登，遂盡破

第二年，柳、慶蠻夷韋朝烈等掠奪臨桂各縣。當時鎮遠侯顧興祖因不援救丘温被逮捕，公侯大臣推舉山雲。皇帝也知道他。三年正月，命令佩帶征蠻將軍印，任總兵官去鎮守。山雲到，討伐韋朝烈，擊破他們。寇賊保守山頂。山險峻，把木頭挂在藤上，在上面堆放石頭。官軍到來，就割斷藤條落下木石，没有敢靠近的。山雲半夜裏在牛羊角上扎火把，帶着鼓樂跟在牛羊後面，驅趕牛羊奔向寇賊。寇賊以爲官軍到來，立即割斷藤條。等到天亮，木石將盡，衆人呼喊

之。南安、廣源諸蠻悉下。是夏，忻城蠻譚團作亂，雲討擒之。四年春，討平柳、潯諸蠻。其秋，維容蠻出掠，遣指揮王綸破之。雲上綸功，并劾其殺良民罪。帝宥綸而心重雲。廣西自韓觀卒後，諸蠻漸横。雲以廣西兵少，留貴州兵爲用，先後討平潯、柳、平樂、桂林、宜山、思恩諸蠻。九年，又以慶遠、鬱林苗、瑶非大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益雲。雲分道剿捕，擒斬甚衆。復遣指揮田真攻大藤峽賊，破之。

雲在鎮，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三百七十，奪還男女二千五百八十，築城堡十三，鋪舍五百，陶磚甃石，增高益厚。自是瑶、僮屏迹，居民安堵。論功，進都督同知，璽書褒勞。

雲謀勇深沉，而端潔不苟取，公賞罰，嚴號令，與士卒同甘苦。臨機應變，戰無不捷。廣西鎮帥初至，土官率饋獻爲故事。帥受之，即爲所持。雲始至，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却饋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雲所至，詢問里老，撫善良，察誣枉，土人皆愛之。

英宗即位，雲墜馬傷股。帝遣醫馳視。以病請代，優詔不許。進右都督。正統二年，上言："潯州與大藤峽諸山相錯，瑶寇出没，占耕旁近田。左右兩江土官，所屬人多田少，其狼兵素勇，爲賊所畏。若量撥田州

着登山，於是全部打敗寇賊。南安、廣源各蠻夷都被攻下。這年夏天，忻城蠻夷譚團作亂，山雲討伐擒獲他。四年春，討伐平定柳、潯各蠻夷。這年秋天，維容蠻夷出來劫掠，派指揮王綸擊敗他們。山雲上奏王綸的功勞，并彈劾他殺害良民的罪行。皇帝寬恕王綸而内心器重山雲。廣西自韓觀去世後，各蠻夷漸漸横行。山雲因廣西兵力少，留貴州軍隊使用，先後討伐平定潯、柳、平樂、桂林、宜山、思恩各蠻夷。九年，又因慶遠、鬱林苗人、瑶人没有重大打擊不會歸服，請求增援軍隊。詔令調廣東軍一千五百人增援山雲。山雲分道清剿逮捕，擒獲斬首很多。又派指揮田真攻打大藤峽的寇賊，擊敗了他們。

山雲在鎮守地，先後大戰十多次，斬首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人，降服寇賊首領三百七十人，奪回男女二千五百八十人，修築城堡十三座，巡邏士卒住房五百處，燒磚甃石，增高加厚。從此瑶、僮斂迹，居民安樂。評論功績，進升爲都督同知，下詔褒獎慰勞。

山雲謀略勇氣深沉，而且正直清廉不隨意索取，賞罰公正，號令嚴明，和士卒同甘共苦。臨機應變，戰無不勝。廣西鎮帥初到，土官帶着饋贈來進獻是舊例。鎮帥接受饋贈，就被他們挾持。山雲剛到，聽説府吏鄭牢剛强耿直，召見問他説："饋贈可以接受嗎?"鄭牢説："乾净的衣服穿在身上，一點污水不能濺上，將軍猶如新的乾净衣服。"山雲説："不接受，他們將會産生疑心，怎麽辦?"鄭牢説："貪污納賄，按法律當死。將軍不害怕天子的法令，還害怕土官嗎?"山雲説："好。"全部推辭饋贈，嚴格管制他們。從此土官畏懼順從，調集徵發没有敢落後的。山雲所到之處，訪問鄉里老人，撫恤良民，察明冤情，當地人都愛戴他。

英宗即位，山雲墜落馬下傷了大腿。皇帝派醫生快馬去看望。因病請求派人取代，下詔書褒美嘉獎不允許。進升爲右都督。正統二年，上疏説："潯州和大藤峽各山相互交錯，瑶人寇賊出没，占領耕種附近的田地。左右兩江土官，管轄的地方人多田少，那些狼人組成的軍隊向來勇

土兵於近山屯種，分界耕守，斷賊出入，不過數年，賊必坐困。”報可。嗣後東南有急，輒調用狼兵，自此始也。明年冬，卒於鎮。贈懷遠伯，謚忠毅。長子俊，襲府軍前衛指揮使。廣西人思雲不置，立祠肖像祀焉。

敢，被寇賊畏懼。如酌量調撥田州土兵到靠山的地方屯墾，劃界耕種守衛，切斷寇賊出入道路，用不了幾年，寇賊必定陷入困境。”回覆可以。後來東南一有急情，就調用狼人部隊，是從此開始的。第二年冬天，死在鎮守任上。追贈懷遠伯，謚號忠毅。長子山俊，承襲父功任府軍前衛指揮使。廣西人思念山雲不能忘却，建立祠堂設肖像祭祀他。

初，韓觀鎮廣西，專殺戮。慶遠諸生來迓。觀曰：“此皆賊覘我也。”悉斬之。雲平恕。參佐有罪，輒上請，不妄殺人，人亦不敢犯。鄭牢嘗逮事觀。觀醉，輒殺人，牢輒留之，醒乃以白。牢爲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隸終。

當初，韓觀鎮守廣西，一味殺戮。慶遠諸生來依附。韓觀說：“這些都是寇賊來窺視我的。”都把他們殺了。山雲平和寬容。部下有罪，就向上請示，不隨便殺人，人們也不敢冒犯他。鄭牢曾經在韓觀手下做事。韓觀喝醉了，就要殺人，鄭牢就留下那些人，酒醒後就告訴他。鄭牢被士大夫看重，然而竟以差役告終。

蕭授

蕭授，華容人。由千户從成祖起兵，至都指揮同知。永樂十六年，擢右軍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湖廣、貴州。

蕭授，華容人。以千户身份跟隨成祖起兵，任都指揮同知。永樂十六年，升任右軍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鎮守湖廣、貴州。

宣德元年，鎮遠邛水蠻銀總作亂。指揮祝貴往撫，被殺。授遣都指揮張名破斬之。貴州宣慰所轄乖西巴香諸峒寨，山箐深險，諸蠻錯居，攻剽他部，傷官軍，發民冢，而昆阻比諸寨亦恃險不輸賦。二年，授遣都指揮蘇保會宣慰宋斌攻破昆阻比寨，窮追，斬僞王以下數百人。乖西諸蠻皆震慴歸命。

宣德元年，鎮遠邛水蠻夷銀總作亂。指揮祝貴前往招撫，被殺。蕭授派都指揮張名擊敗斬殺了他們。貴州宣慰管轄的乖西巴香各峒寨，山峰密林幽深險峻，各蠻夷交錯居住，攻擊劫掠其他部落，殺傷官軍，發掘百姓墳墓，而昆阻比各寨也仗恃險阻不交納賦稅。二年，蕭授派都指揮蘇保會同宣慰宋斌攻破昆阻比寨，奮力追擊，斬殺僞王以下數百人。乖西各蠻夷都震驚害怕歸從。

水西蠻阿閉妨宜作亂，授結旁寨酋，以計誅之。而西堡蠻阿骨等與寨底、豐寧、清平、平越、普安諸苗復相聚爲寇，四川筠連諸蠻應之。授且捕且撫。諸蠻先後聽命，承制赦之。以豐寧酋稔惡，械送京師，伏誅。七年，諭降安隆酋岑俊。已，討辰州蠻，擒其酋八十，斬馘無算。移兵擊江華苗，討富川山賊，先後破擒之。

水西蠻夷阿閉妨宜作亂，蕭授結交鄰近寨子的首領，用計誅殺了他。而西堡蠻夷阿骨等和寨底、豐寧、清平、平越、普安各地苗人又聚集爲寇，四川筠連各蠻夷響應他們。蕭授一邊追捕一邊安撫。衆蠻夷先後聽從命令，秉承皇帝旨意赦免了他們。因豐寧首領罪惡深重，加刑具押送京城，被處死。七年，詔諭降服安隆首領岑俊。後來，討伐辰州蠻人，擒獲他們的首領八十人，斬殺無數。調兵攻擊江華苗人，討伐富川山賊，先後擊敗擒獲他們。

先是，貴州治古、答意二長官司苗數出掠。授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分兵以戍，賊不得逞。久之，其酋吳不爾覘官軍少，復掠清浪，殺官吏。授遣張名擊破之。賊走湖廣境，結生苗，勢復張。授乃發黔、楚、蜀軍分道捕討。進軍筸子坪，誅不爾，斬首五百九十餘級。賊悉平。九年，都勻蠻爲亂，引廣西賊入掠。授遣指揮陳原、顧勇分道邀擊，獲賊首韋萬良等，降下合江蔡郎等五十餘寨。

英宗即位，命佩征蠻副將軍印，鎮守如故。念授年老，以都督僉事吳亮副之。正統元年，普定蠻阿遲等叛，僭稱王，四出攻掠。授遣顧勇等擣其巢，破之。而廣西蒙顧十六洞與湖廣逃民相聚蜂起，授督兵圍之。再戰，悉擒斬其酋，餘黨就誅。捷聞，進右都督。上言："靖州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永樂、宣德間，嘗儲糧數萬石，備軍興。比年儲糧少，有警，發人徒轉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得賊。乞於清浪、靖州二衛，各增儲五萬石，庶緩急可藉。"報可。

四年，貴州計沙賊苗金蟲、苗總牌糾洪江生苗作亂，僞立統千侯、統萬侯號。授督兵抵計沙，分遣都指揮鄭通攻三羊洞，馬曄攻黄柏山，大破之。吳亮窮追至蒲頭、洪江，斬總牌，千户尹勝誘斬金蟲，於是生苗盡降。授沉毅多計算，裨校皆盡其材，而馭軍嚴整。自鎮遠侯顧成歿，群蠻所在屯結。官軍討之，皆無功。授在鎮二十餘年，規畫多本於成，久益明練，威信大行，寇起輒滅，前後諸帥莫及也。論功，進左都督。是年六月召還，以老致仕。尋起視事右府。十年卒。贈臨武伯，謚靖襄。

在此之前，貴州治古、答意二長官司的苗人多次出來掠奪。蕭授修築二十四座堡壘，環繞那個地方，分派兵力戍守，寇賊不能得逞。很久以後，他們的首領吳不爾窺視官軍兵少，又劫掠清浪，殺官吏。蕭授派張名打敗他們。寇賊逃到湖廣境内，勾結生苗，勢力又擴張。蕭授就調動黔、楚、蜀軍分路追捕討伐。進軍筸子坪，誅殺吳不爾，斬殺五百九十多人。寇賊都被平定。九年，都勻蠻夷作亂，招引廣西寇賊入境掠奪。蕭授派指揮陳原、顧勇分路攔擊，擒獲寇賊首領韋萬良等，降服攻下合江蔡郎等五十多寨。

英宗即位，命令佩帶征蠻副將軍印，鎮守的地方如以前一樣。顧念蕭授年老，派都督僉事吳亮輔助他。正統元年，普定蠻夷阿遲等反叛，非法稱王，四處出擊攻打掠奪。蕭授派顧勇等搗毁其巢穴，擊敗他們。而廣西蒙顧十六洞和湖廣流民相互聚集四處涌起，蕭授領兵圍剿他們。又戰，全部擒獲斬殺他們的首領，其餘的同黨被誅殺。捷報上奏，進升爲右都督。上疏說："靖州和廣西接壤，時常苦於苗人禍患。永樂、宣德年間，曾經儲糧數萬石，以備軍用。這些年儲糧減少，有警報，調人轉運，寇賊就會先覺察，所以不能擒獲寇賊。請在清浪、靖州二衛，各增加儲糧五萬石，有望在緊急時可以依靠。"回覆可以。

四年，貴州計沙寇賊苗金蟲、苗總牌糾集洪江生苗作亂，非法設立統千侯、統萬侯的名號。蕭授領兵抵達計沙，分别派都指揮鄭通攻打三羊洞，馬曄攻打黄柏山，大敗寇賊。吳亮奮力追擊到蒲頭、洪江，斬殺苗總牌，千户尹勝誘殺苗金蟲，於是生苗全部投降。蕭授沉穩堅毅多計謀，讓校官都竭盡他們的才能，而治理軍隊嚴格整飭。自從鎮遠侯顧成去世，群蠻到處聚集。官軍討伐，都没有效果。蕭授在職二十多年，規劃多承襲顧成，久而更加明達純熟，威信廣爲通行，寇賊興起就被消滅，前後各帥没有人趕得上他。評論功績，進升爲左都督。這年六月召令回朝，因年老退休。不久起用管理右府。十年去世。追贈臨武伯，謚號靖襄。

吴亮

吴亮，來安人。永樂初，爲旗手衛指揮僉事。宣德中，署湖廣都指揮僉事。尋以右副總兵與王瑜督漕運。

英宗初，討新淦賊有功，累進都督僉事，副授鎮湖廣、貴州。破普定蠻，進都督同知。平計沙苗，進右都督。方政歿於麓川，召亮還京，命爲副總兵，將兵五萬往討。至雲南，賊益熾，坐金齒參將張榮敗不救，逮下獄。左遷都督僉事，仍佩征南副將軍印，鎮湖廣、貴州，討平四川都掌蠻。尋召還，視右府事。正統十一年卒。

亮姿貌魁梧，性寬簡，不喜殺戮，所至蠻人懷附。好讀書，至老，手不釋卷。

吴亮，來安人。永樂初年，任旗手衛指揮僉事。宣德年間，代理湖廣都指揮僉事。不久以右副總兵身份和王瑜管理漕運。

英宗初年，討伐新淦寇賊有功，多次進升至都督僉事，輔助蕭授鎮守湖廣、貴州。擊敗普定蠻夷，進升爲都督同知。平定計沙苗人，進升爲右都督。方政在麓川去世，召吴亮回京城，任命爲副總兵，領兵五萬去征討。到雲南，寇賊更加猖狂，因金齒參將張榮戰敗不去救援獲罪，被逮入獄。降爲都督僉事，仍佩帶征南副將軍印，鎮守湖廣、貴州，討伐平定四川都掌蠻夷。不久召回，掌管右府事務。正統十一年去世。

吴亮身姿相貌魁梧，性情寬大，不喜歡殺戮，所到之處蠻人愛戴歸附。喜好讀書，到老書不離手。

方瑛

方瑛，都督政之子。正統初，以舍人從父征麓川。父戰死，瑛發憤，矢報父仇。初襲指揮使，已，論政死事功，遷都指揮同知。

六年，從王驥征麓川。帥兵六千突賊壘。賊渠衣黄衣帳中。瑛直前，左右擊斬數百人，蹦死者無算，遂平其地。進都指揮使。尋復從驥破貢章、沙壩、阿嶺諸蠻。進都督僉事，莅後府事，充右參將，協守雲南。十三年，復從驥征麓川。破鬼山大寨，留鎮雲南。

景泰元年，廷議以瑛有將略，命都督毛福壽代，還，進都督同知。甫抵京，而貴州群苗叛，道梗，驥請瑛還討。其年四月，拜右副總兵，與保定伯梁瑤、侍郎侯璡次第破走之。進右都督。復破賞改諸寨，擒僞苗王王阿同等。璡卒，都御史王來代督軍務，分道擊賊香爐山。瑛入自龍場，大破平之。

方瑛，都督方政的兒子。正統初年，以舍人身份隨從父親征討麓川。父親戰死，方瑛激憤，發誓報殺父之仇。剛開始承襲父功任指揮使，後來，評定方政戰死的功績，升任都指揮同知。

六年，隨從王驥征討麓川。率領士卒六千突擊寇賊堡壘。寇賊首領穿着黄衣服在帳篷中。方瑛直衝向前，左右攻擊斬殺數百人，踩死的無法計算，於是平定了那個地方。進升爲都指揮使。不久又隨從王驥擊敗貢章、沙壩、阿嶺各蠻夷。進升爲都督僉事，掌管後府事務，充任右參將，協助守衛雲南。十三年又隨從王驥征討麓川。攻破鬼山大寨，留下鎮守雲南。

景泰元年，朝廷商議認爲方瑛有領兵的策略，任命都督毛福壽代替，回京，進升爲都督同知。剛抵達京城，而貴州衆苗人反叛，道路阻塞，王驥請求方瑛歸還討伐。這年四月，拜授右副總兵，和保定伯梁瑤、侍郎侯璡依次擊敗趕走他們。進升爲右都督。又攻破賞改各寨，擒獲僞苗王王阿同等。侯璡去世，都御史王來代管軍務，分道攻擊寇賊於香爐山。方瑛從龍場進入，擊敗平定了他們。

三年秋，來劾瑛違法事，置不問。來召還，命瑛鎮守貴州。其冬，討白石崖賊，俘斬二千五百人，招降四百六十寨。進左都督。五年，四川草塘苗黃龍、韋保作亂，自稱平天大王，剽播州西坪、黃灘。瑛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剿，賊魁皆就縛。因分兵克中潮山及三百灘、乖西、谷種、乖立諸寨，執僞王谷蟻丁等，斬首七千餘。詔封南和伯。

瑛爲將，嚴紀律，信賞罰，臨陣勇敢，善撫士。士皆樂爲用，以故數有功。廷臣言宜委以禁旅，乃召還，同石亨督京營軍務。明年，琳奏瑛前守貴州，邊境寧，苗蠻畏服，乞遣還。帝不許。未幾，湖廣苗叛，拜瑛平蠻將軍，率京軍討之，而使御史張鵬偵其後。還奏，瑛所過秋毫不犯，帝大喜。

七年，賊渠蒙能攻平溪衛。都指揮鄭泰等擊却之，能中火槍死。瑛遂進沅州，連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與尚書石璞移兵天柱，率陳友等分擊天堂諸寨，復大破之。克寨二百七十，擒僞侯伯以下一百二人。時英宗已復位。捷聞，璞召還，瑛留鎮貴州、湖廣。瑛討蒙能餘黨，克銅鼓藕洞一百九十五寨，覃洞、上隆諸苗各斬其渠納款。帝嘉瑛功，進侯。天順二年，東苗干把豬等僭僞號，攻都勻諸衛。命瑛與巡撫白圭合川、湖、雲、貴軍討之，克六百餘寨。邊方悉定。瑛前後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尋卒於鎮，年四十五。帝震悼，賜謚忠襄。

瑛天姿英邁，曉古兵法。嘗上練兵法及陣圖，老將多稱之。爲人廉，謙和不伐。所至鎮以安静，民思之，

三年秋天，王來彈劾方瑛違法的事情，擱置沒有追問。王來被召回，命令方瑛鎮守貴州。這年冬天，討伐白石崖的寇賊，俘獲斬殺二千五百人，招撫降服四百六十寨。進升爲左都督。五年，四川草塘苗人黃龍、韋保作亂，自稱平天大王，劫掠播州西坪、黃灘。方瑛和巡撫蔣琳會集四川軍隊進剿，寇賊首領都被捕獲。於是分兵攻克中潮山和三百灘、乖西、谷種、乖立各寨，捕獲僞王谷蟻丁等，斬殺七千多人。下詔封爲南和伯。

方瑛任將領，紀律嚴明，賞罰守信用，臨陣勇敢，善於安撫士卒。士卒都樂於爲他所用，所以多次立功。朝中大臣主張應將禁軍委任給他，就召回，和石亨管理京城軍營的事務。第二年，蔣琳上奏方瑛以前鎮守貴州，邊境安寧，苗人畏懼服從，請求派他回來。皇帝不允許。不久，湖廣苗人反叛，拜授方瑛爲平蠻將軍，率領京城軍隊討伐，而派御史張鵬在他後面偵察。回來上奏，方瑛所過之處秋毫無犯，皇帝很高興。

七年，寇賊首領蒙能攻打平溪衛。都指揮鄭泰等擊退他們，蒙能中火槍死去。方瑛於是進軍沅州，連續攻破鬼板等一百六十多寨。和尚書石璞移兵天柱，率領陳友等分別攻擊天堂各寨，又大敗他們。攻克寨子二百七十個，擒獲僞侯伯以下一百零二人。當時英宗已經復位。捷報上奏，石璞被召回，方瑛留下鎮守貴州、湖廣。方瑛討伐蒙能餘黨，攻克銅鼓、藕洞一百九十五寨，覃洞、上隆各部苗人各自斬殺他們的首領歸順。皇帝嘉獎方瑛的功績，進封爲侯。天順二年，東苗干把豬等非法稱封名號，攻打都勻各衛。命令方瑛和巡撫白圭會合川、湖、雲、貴軍隊討伐他們，攻克六百多寨。邊境全部平定。方瑛前後攻克寨子將近二千座，俘獲斬殺四萬多人。平定苗人的功勞，在此之前没有能和他相比的。不久死在任上，時年四十五歲。皇帝驚愕悲悼，賜謚號忠襄。

方瑛天生才智超群，通曉古代兵法。曾經上奏練兵的方法和布陣圖，老將多稱贊他。爲人清廉，謙虚平和不自誇。所鎮守的地方安定平静，

久而不忘。

子毅，嗣伯爵，誘祖母誣從父瑞不孝，坐奪爵閒住。卒，子壽祥嗣。正德中，歷鎮貴州、湖廣。傳爵至明亡乃絶。

百姓思念他，久久不能忘懷。

兒子方毅，承襲伯爵，誘騙祖母誣陷伯父方瑞不孝順，獲罪剥奪爵位閑居。去世，兒子方壽祥承襲。正德年間，鎮守貴州、湖廣。傳爵位至明代滅亡纔斷絶。

陳友

陳友，其先西域人，家全椒。正統初，官千户，累遷都指揮僉事。頻年使瓦剌有勞，尋復進都指揮使。九年充寧夏游擊將軍，與總兵官黄真擊兀良哈。多獲，進都督僉事。未幾，出塞招答哈卜等四百人來歸。

陳友，他的先祖是西域人，家住全椒。正統初年，任千户，多次遷任至都指揮僉事。多年出使瓦剌有功勞，不久又進升爲都指揮使。九年充任寧夏游擊將軍，和總兵官黄真攻擊兀良哈。多擒獲，進升爲都督僉事。不久，出塞招降答哈卜等四百人來歸。

景帝即位，進都督同知，征湖廣、貴州苗。尋充左參將，守備靖州。景泰二年，偕王來等擊賊香爐山。自萬潮山入，大破之。留鎮湖廣。論功，進右都督。四年春奏斬苗五百餘級，五年又奏斬苗三百餘，而都指揮戚安等八人戰死。兵部疑首功不實，指揮蔡昇亦奏友欺妄。命總督石璞廉之，斬獲僅三四十人，陷將士千四百人，宜罪。詔令殺賊自效。

景帝即位，進升爲都督同知，征討湖廣、貴州苗人。不久充任左參將，防守靖州。景泰二年，和王來等攻擊寇賊於香爐山。從萬潮山進入，大敗他們。留下鎮守湖廣。論定功績，進升爲右都督。四年春上奏斬殺苗人五百多人，五年又上奏斬殺苗人三百多人，而都指揮戚安等八人戰死。兵部懷疑斬獲敵人首級的功勞不確實，指揮蔡昇也上奏陳友欺騙。命令總督石璞核實，斬獲僅三四十人，陣亡將士一千四百人，應定罪。下詔命令殺賊效命。

天順元年，隨瑛征天堂諸苗，大獲。命充左副總兵，仍鎮湖廣。已，又偕瑛破蒙能餘黨。召封武平伯，予世券。孛來犯邊，充游擊將軍，從安遠侯柳溥等往禦。率都指揮趙瑛等與戰，敵敗遁。再犯鎮番，復擊却之，俘百六十人。尋佩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寧夏寇。先是，寇大入甘涼，溥及總兵衛穎等不能禦，惟友稍獲。至是巡撫芮釗列諸將失事狀，兵部請免友罪。詔并宥溥等，召還，進侯，卒。

天順元年，隨方瑛征討天堂各部苗人，大勝。命令充任左副總兵，仍然鎮守湖廣。事後，又和方瑛擊敗蒙能的餘黨。下詔封爲武平伯，賜予世代享有特權的鐵券。孛來侵犯邊境，充任游擊將軍，隨從安遠侯柳溥等前往抵禦。率領都指揮趙瑛等與敵人作戰，敵人戰敗逃跑。再次侵犯鎮番，又擊退他們，俘獲一百六十人。不久佩帶將軍印，充任總兵官，討伐寧夏寇賊。在此之前，寇賊大肆入侵甘、涼，柳溥和總兵衛穎等不能抵禦，衹有陳友稍有擒獲。到這時巡撫芮釗陳列上奏衆將處事失誤的情況，兵部請求免除陳友罪過。下詔一并寬恕柳溥等，召回，進封陳友爲侯，去世。

傳子至孫綱，弘治中，請友贈謚。詔贈沔國公，謚武僖。綱傳子勳及熹。嘉靖中，吏部以友征苗功多冒濫，請停襲。帝不從。熹子大策復得

爵位傳給兒子，到孫子陳綱，弘治年間，請求爲陳友追贈謚號。下詔追贈沔國公，謚號武僖。陳綱傳給兒子陳勳和陳熹。嘉靖年間，吏部以陳友征討苗人的功績多冒充虚報爲由，請求停

嗣，至明亡乃絶。

止世襲。皇帝不聽從。陳熹的兒子陳大策又得以繼承，到明代滅亡纔斷絶。

李震

李震，南陽人。父謙，都督僉事，震襲指揮使。正統九年，從征兀良哈有功，進都指揮僉事。已，從王驥平麓川，進同知。

李震，南陽人。父親李謙，都督僉事，李震承襲父功任指揮使。正統九年，隨從征討兀良哈有功，進升爲都指揮僉事。後來，隨從王驥平定麓川，進升爲同知。

景帝即位，充貴州右參將。擊苗於偏橋，敗之。景泰二年，從王來征韋同烈，破鎖兒、流源諸寨，俘斬千六百人，共克香爐山，獲同烈。進都指揮使，守靖州。尋坐罪徵還。方瑛討苗，乞震隨軍，詔許立功贖。已，從瑛大破天堂諸苗，仍充左參將。瑛平銅鼓諸賊，震亦進武岡，克牛欄等五十四寨。斬獲多，進都督僉事。

景帝即位，充任貴州右參將。在偏橋打擊苗人，打敗了他們。景泰二年，隨從王來征討韋同烈，攻破鎖兒、流源各寨，俘獲斬殺一千六百人，共同攻克香爐山，擒獲韋同烈。進升爲都指揮使，鎮守靖州。不久獲罪徵召回還。方瑛討伐苗人，請求李震隨軍，下詔允許立功贖罪。後來，隨從方瑛大敗天堂各部苗人，仍充任左參將。方瑛平定銅鼓各路寇賊，李震也進攻武岡，攻克牛欄等五十四寨。斬殺擒獲很多，進升爲都督僉事。

天順中，復從瑛平貴東苗干把豬。瑛卒，即以震充總兵官，代鎮貴州、湖廣。初，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賦逃入苗中，僞稱唐太宗後，衆萬餘，僭王，建元武烈，剽掠遠近。震進擊，大破之。添保遁入貴州鬼池諸苗中，復誘群苗出掠。震擒之，送京師。尋破西堡苗。

天順年間，又隨從方瑛平定貴東苗人干把豬。方瑛去世，就以李震充任總兵官，代理鎮守貴州、湖廣。當初，麻城人李添保因逃避賦税逃入苗人中，僞稱是唐太宗的後人，聚衆一萬多人，非法稱王，確立年號武烈，劫掠遠近各地。李震進攻打擊，大敗他。李添保逃入貴州鬼池各部苗人中，又引誘群苗出去劫掠。李震擒獲了他，送到京城。不久攻破西堡苗人。

五年春，剿城步瑶、僮，攻横水、城溪、莫宜、中平諸寨，皆破之。長驅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過興軍，克十八團諸瑶，前後俘斬數千人。其冬命震專鎮湖廣，以李安充總兵，守貴州。明年夏，率師由錦田、江華抵雲川、桂嶺、横江諸寨，破瑶，俘斬二千八百餘人。七年冬，苗據赤谿湳洞長官司。震與安分道進，斬賊渠飛天侯等，破寨二百，遂復長官司。進都督同知。明年冬，廣西瑶侵湖南，夜入桂陽州大掠。震遣兵分道追擊，連敗之，俘斬千餘人。

五年春，進剿城步瑶人、僮人，攻打横水、城溪、莫宜、中平各寨，都攻下了。長驅直入廣西西延，會合總兵官過興的軍隊，攻克十八團各瑶人，前後俘獲斬殺數千人。這年冬天命令李震專門鎮守湖廣，以李安充任總兵，鎮守貴州。第二年夏天，率領軍隊從錦田、江華抵達雲川、桂嶺、横江各寨，擊敗瑶人，俘獲斬殺二千八百多人。七年冬，苗人占據赤谿湳洞長官司。李震和李安分道進攻，斬殺寇賊首領飛天侯等，攻破寨子二百座，於是恢復了長官司。進升爲都督同知。第二年冬，廣西瑶人侵犯湖南，夜裏進入桂陽州大肆劫掠。李震派兵分道追擊，連續擊敗他們，俘獲斬殺一千多人。

成化改元，守備靖州。都指揮同

成化元年，守衛靖州。都指揮同知莊榮上奏

知莊榮奏貴州黎平諸府密邇湖廣五開諸衛，非大將總領不可，乃復命震兼鎮貴州。未幾，獲賊首苗蟲蝦。

荆、襄賊劉千斤、石和尚爲亂，震進討。賊屢敗，乘勝追及於梅溪賊巢。官軍不利，都指揮以下死者三十八人，有詔切責。白圭等大軍至，震自南漳進兵合擊，大破之，賊遂平。論功，進右都督。

時武岡、沅靖、銅鼓、五開苗復蜂起，而貴州亦告警。震言貴州終難遥制，請專鎮湖廣。許之，乃還兵。由銅鼓、天柱分四道進，連破賊，直抵清水江。因苗爲導，深入賊境。兩月間破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瑶劫桂陽者，亦擊斬三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西南，苗、僚聞風畏懾，呼爲“金牌李”。七年，與項忠討平流賊李原，招撫流民九十萬人，荆、襄遂定。語具《忠傳》。

十一年，苗復犯武岡、靖州，湖湘大擾。震與巡撫劉敷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寨，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孥萬計。論功封興寧伯。時武靖侯趙輔、寧晋伯劉聚皆以功封，論者多訾議之，獨震功最高，人無異言。

參將吴經者，與震有隙。弟千户綬爲汪直腹心，經屬綬譖之。會直方傾項忠，詞連震，遂逮下獄，奪爵，降左都督，南京閒住。未幾，直遣校尉緝事，言震陰結守備太監覃包，私通貨賂。帝怒，遣直赴南京數包等罪，責降包孝陵司香，勒震回京。直敗，震訴復爵，尋卒。

震在湖湘久，熟知苗情，善用兵。一時征苗功，方瑛後震爲最。然貪功好進，事交結，竟以是敗。

貴州黎平各府靠近湖廣五開各衛，非大將統領不可，就又命李震兼任鎮守貴州。不久，擒獲寇賊首領苗蟲蝦。

荆、襄寇賊劉千斤、石和尚作亂，李震進軍討伐。寇賊多次失敗，乘勝追到梅溪寇賊巢穴。官軍失利，都指揮以下死的有三十八人，有詔嚴辭斥責。白圭等大軍到，李震從南漳進兵合擊，大敗他們，寇賊於是被平定。論定功績，進升爲右都督。

當時武岡、沅靖、銅鼓、五開苗人又四處涌起，而貴州也傳來警報。李震上疏説貴州最終難以遥控，請求專門鎮守湖廣。允許了他，就撤回軍隊。由銅鼓、天柱分四路進攻，連續擊敗寇賊，一直到達清水江。利用苗人作爲嚮導，深入寇賊境内。兩個月内攻破賊巢八百處，燒毁房屋一萬三千座，斬殺擒獲三千三百人，而廣西瑶人劫掠桂陽的，也被斬殺三千八百多人。當時，李震威名著稱於西南，苗、僚聞風喪膽，稱他爲“金牌李”。七年，和項忠討伐平定流寇李原，招撫流亡百姓九十萬人，荆、襄於是被平定。事情詳見《項忠傳》。

十一年，苗人又侵犯武岡、靖州，湖湘大亂。李震和巡撫劉敷等分五路進攻，攻破六百二十多寨，俘獲斬殺八千五百多人，擒獲寇賊妻兒數以萬計。論定功績封爲興寧伯。當時武靖侯趙輔、寧晋伯劉聚都因功封賞，議論的人多非議他們，惟獨李震功勞最高，人們没有異議。

參將吴經，和李震有矛盾。弟弟千户吴綬是汪直的心腹，吴經囑咐吴綬詆毁他。恰逢汪直排斥項忠，言詞牽連到李震，於是逮捕入獄，剥奪爵位，降爲左都督，在南京閑居。不久，汪直派校尉偵緝，上言李震暗中勾結守備太監覃包，私下勾結賄賂。皇帝發怒，派汪直去南京詳查覃包等的罪行，責令降覃包爲孝陵司香，勒令李震回京。汪直失敗，李震上訴恢復爵位，不久去世。

李震在湖湘時間長，熟悉苗人情况，善於用兵。當時征討苗人的功勞，方瑛之後李震功勞最大。然而貪圖功名急於求成，好交結，竟因此

敗落。

王信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生半歲，父忠征北戰歿，母岳氏苦節育之，後俱獲旌。正統中，信襲寬河衛千户。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出生半歲，父親王忠征討北方戰死，母親岳氏堅守節操養育他，後來都獲得表彰。正統年間，王信承襲父功任寬河衛千户。

成化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荆、襄。劉千斤反，信以房縣險，進據之，民兵不滿千人。賊衆四千突至，圍其城。拒四十餘日，選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炮。賊疑援至，驚走，追敗之。已，白圭統大軍至，以信爲右參將，分道抵後巖山，賊遂滅。論功，進都指揮同知。賊黨石龍復陷巫山，信與諸將共平之。而流民仍嘯荆、襄、南陽間。信以爲憂，言於朝，即命信兼督南陽軍務。賊首李原等果亂，信復與項忠討平之。擢署都督僉事，鎮守臨清。

成化初年，積累功勞任都指揮僉事，守衛荆、襄。劉千斤反叛，王信因房縣險要，進兵占據，百姓士卒不到一千人。寇賊四千突然到來，包圍了城池。抵抗了四十多天，挑選以死效力的士卒，出城五六里放炮。寇賊懷疑援兵到來，驚慌逃走，追擊打敗了他們。事後，白圭統率大軍到來，以王信爲右參將，分路抵達後巖山，寇賊於是被消滅。論定功績，進升爲都指揮同知。寇賊同黨石龍又攻陷巫山，王信和衆將共同平定了他們。而流民仍活動在荆、襄、南陽間。王信認爲是憂患，上言於朝廷，就命令王信兼管南陽軍務。寇賊首領李原等果然作亂，王信又和項忠討伐平定了他們。提升代理都督僉事，鎮守臨清。

十三年，以本官佩平蠻將軍印，移鎮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世相仇殺，信諭以禍福，兵即解。靖州及武岡蠻久不戢，守臣議剿之。信親詣，犒以牛酒，責其無狀，衆稽顙服罪。

十三年，以原任官職佩帶平蠻將軍印，轉移鎮守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世代相互仇殺，王信向他們講明禍福，軍隊立即撤離。靖州和武岡蠻族長久不停止劫掠，守臣建議剿滅他們。王信親自去造訪，用牛酒犒賞，責備他們行爲失檢，衆人叩頭認罪。

十七年，疏言："湖廣諸蠻雖腹心蠹，實無能爲。久不靖者，由我將士利其竊發以邀功也。選精鋭，慎隄防，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避徭役，濫誅恐傷天和。南畝之氓咸無蓄積。收穫未竟，糇糧已空；機杼方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加意撫綏。濫授冗員，無慮千百，無一矢勞，冒崇階之賞，乞察勘削奪。"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力薦於朝。且云："英雄之士，處心剛正，安肯俯首求媚。若不加意延訪，則志士沉淪，朝廷安得而用之。"

十七年，上疏説："湖廣各蠻夷雖然是心腹之患，實際没有能力起事。長久不能平定，是因爲我軍將士利用他們暗中發動以求取功勞。挑選精兵，謹慎提防，這一憂患自然消除。荆、襄流民，本來是逃避徭役，濫殺恐怕傷害自然和順之理。農民都没有積蓄。收穫還没完，糧食已經空了；機杼剛停止，布匹又在哪兒呢。請求選擇公正仁惠的守令，加倍注意安撫。亂授閑置的官員，大約有成百上千，没有一點功勞，冒領高官的賞賜，請求核查剥奪。"部指揮劉斌、張全智慧勇敢，竭力向朝廷推薦。并且説："英雄的志士，心思剛强端正，怎麽肯低頭求媚。如不注意訪求，那麽志士落魄，朝廷怎麽能得到并任用他們呢。"

二十一年，巡撫馬馴等言，副總兵周賢、參將彭倫官皆都督僉事，而信反止署職，宜量進一秩以重其權。兵部言信無軍功。帝特擢爲都督同知。頃之，改總督漕運。帥府舊有湖，擅爲利，信開以泊漕艘。勢要壅水，一裁以法，漕務修舉。明年卒。

二十一年，巡撫馬馴等進言説，副總兵周賢、參將彭倫官職都爲都督僉事，而王信反而衹是代理職務，應酌情提升一級以加重他的權力。兵部説王信没有軍功。皇帝特地提升他爲都督同知。不久，改任總督漕運。帥府原來有湖，把它利用起來，王信開通以停泊漕運的船。根據地勢要蓄水的地方，一律按成法辦事，漕運搞得很好。第二年去世。

信沉毅簡重，好觀書，被服儒雅。歷大鎮，不營私産，嘗曰："儉足以久，死後不累子孫，所遺多矣。"故人婚喪，傾資助之。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

王信沉毅持重，好讀書，穿着儒雅。任職於重鎮，不經營私産，曾經説："勤儉足以長久，死後不連累子孫，留給他們的已多了。"朋友婚喪，盡力拿錢資助他們。兒子王繼善、王從善都考中進士。

都勝　郭鋐

繼信總漕運者，寧津都勝、合肥郭鋐。勝襲職南京羽林左衛指揮僉事，鋐襲彭城衛指揮使。成化初，勝擢署都指揮僉事；而鋐亦以從征荔浦功，進都指揮僉事，中武舉，遷同知。勝備倭揚州，擊敗鹽徒爲亂者。尹旻等舉勝將才，鋐亦爲張懋所舉，乃命勝充參將，協同漕運，而鋐代之備倭。陝西大饑，勝奉詔輸米百萬石往振。信卒，遂遷署都指揮使，充總兵官代之，鋐代勝爲參將。弘治中，勝以都督僉事帶俸南京前府。時鋐已鎮守廣西副總兵，破府江僮賊，遂以時望擢總漕運。

接替王信總管漕運的是，寧津都勝、合肥郭鋐。都勝襲蔭任南京羽林左衛指揮僉事，郭鋐襲蔭任彭城衛指揮使。成化初年，都勝升任代理都指揮僉事；而郭鋐也因隨從征討荔浦有功，進升爲都指揮僉事，考中武舉，升任同知。都勝在揚州防備倭寇，擊敗販私鹽刑徒中作亂的。尹旻等舉薦都勝的領兵才能，郭鋐也被張懋舉薦，就任命都勝充任參將，協助漕運，而郭鋐代替都勝防備倭寇。陝西大饑荒，都勝奉旨運輸糧食一百萬石去賑濟。王信去世，就升任代理都指揮使，提升總兵官代替他，郭鋐代替都勝爲參將。弘治年間，都勝以都督僉事的身份帶俸主管南京前府。當時郭鋐已經鎮守廣西任副總兵，擊破府江僮人寇賊，於是因名望升任總漕運。

鋐沉毅有將略。而勝無汗馬勛，徒以居官廉静，故頻有任使。歷任五十七年，所處皆膏腴地，而自奉簡淡，日食止豆腐，時因以爲號。鋐累進都督同知，凡軍民利病多陳於朝。嘗浚通州河二十里，置壩，令淺船搬運，歲省白金數萬。當孝宗時，朝政整肅，文武大臣率得人，鋐管漕十三年不易。正德初，始召佐後府，尋卒。

郭鋐沉毅有將才謀略。而都勝没有汗馬功勞，衹因爲任官廉潔沉静，所以被頻繁任用。歷任各職五十七年，所到之地都是富裕之地，而自己奉守簡約淡泊，每天吃的衹是豆腐，當時因此作爲他的稱號。郭鋐多次進升至都督同知，凡是軍民的利弊多陳奏於朝廷。曾經疏通通州河二十里，設置大壩，命令吃水淺的船隻轉運，每年節省白銀數萬兩。在孝宗時，朝政整飭嚴肅，文武大臣都得人心，郭鋐管理漕運十三年不改换。正德初年，纔召入輔佐後府，不久去世。

彭倫

彭倫，初職爲湖廣永定衛指揮使，累功至都指揮同知。

彭倫，剛開始的職務爲湖廣永定衛指揮使，累積功勞至都指揮同知。

成化初，從趙輔平大藤峽賊。進都指揮使，守備貴州清浪諸處，討破茅坪、銅鼓叛苗。賊掠乾溪，倫討之。賊還所掠，與盟而退。倫以賊入時，道邛水諸寨，不即邀遏，乃下令，賊入境能生致者予重賞，縱者置諸法。由是諸司各約所屬，凡生苗軼入，即擒之，送帳下者累累。倫大會所部目把，縛俘囚，置高竿，集健卒亂射殺之，復割裂肢體，烹啖諸壯士。罪輕者截耳鼻使去，曰："以此識，再犯不赦矣。"因令諸寨樹牌爲界，群苗股栗不敢犯。

成化初年，隨從趙輔平定大藤峽寇賊。進升爲都指揮使，守衛貴州清浪等地，討伐攻破茅坪、銅鼓反叛的苗人。寇賊劫掠乾溪，彭倫討伐他們。寇賊歸還所掠奪的東西，和他盟誓而撤退。彭倫因爲寇賊侵入時，取道邛水各寨，不能立即截擊遏止，就下令，寇賊入境能活捉到的給予重賞，放跑的按法令處置。從此各司各自約束下屬，凡是生苗侵入，立即擒獲他們，送到帳下的很多。彭倫廣泛集合轄區的夷人頭目，捆縛俘虜囚犯，置於高竿上，集合强健的士卒亂箭射死他們，又割裂肢體，煮了給衆壯士吃。罪刑輕的割去耳朵鼻子讓他們離去，說："以此爲標識，再違犯就不赦免了。"於是命令各寨樹立牌子作爲界限，群苗害怕不敢侵犯。

明年，充右參將，仍鎮清浪。益盡心邊計，戎事畢舉。妖賊石全州潛入絞洞，煽動古州苗，洪江、甘篆諸苗咸應之。倫遣兵截擒，并搜獲其妻子。諸苗將攻鎮遠，倫大敗之，斬首及墮崖死者無算。無何，邛水十四寨苗糾洪江生苗爲逆。倫分五哨往，甫行，雨如注，倫曰："賊不虞我，急趨之，可得志也。"競進夾攻，縶其魁，俘斬餘黨。賊盡平。

第二年，充任右參將，仍然鎮守清浪。更加盡心於邊防事務，軍備之事都辦得很好。妖賊石全州偷偷進入絞洞，煽動古州苗人，洪江、甘篆各部苗人都響應他。彭倫派兵攔截擒獲，并搜查捕獲他的妻子兒女。各部苗人將要攻打鎮遠，彭倫大敗他們，斬首和墜崖死的無法計算。不久，邛水十四寨苗人糾集洪江生苗叛逆。彭倫分爲五隊前去，剛出發，下起瓢潑大雨，彭倫說："寇賊不會料到我們會去，趕快去，可以得勝。"競相前進幾面夾攻，抓獲他們的首領，俘虜斬殺其餘的同黨。寇賊全被平定。

靖州苗亂，湖廣總兵官李震檄倫會討。軍至邛水江，諸熟苗驚，欲竄。倫與僉事李晃計曰"苗竄必助賊"，乃急撫定之。又緣道降天堂、小坪諸苗。既抵靖州，倫將右哨，出賊背布營。賊走據高山，倫軍仰攻之，賊敗走。遂渡江，搗其巢，大獲。乘勝攻白崖塘。崖高萬仞，下臨深淵，稱絕險。倫會左哨同進，得徑路。夜登，賊倉皇潰。追斬二千餘級，俘獲如之，盡夷其寨。

靖州苗人作亂，湖廣總兵官李震致檄書召彭倫會集討伐。軍隊到達邛水江，各部熟苗驚駭，想要逃竄。彭倫和僉事李晃商量說"苗人逃竄必定幫助寇賊"，就急忙安撫平定他們。又沿途降服天堂、小坪各部苗人。抵達靖州後，彭倫率領右路，在寇賊背後扎營。寇賊逃跑占據高山，彭倫軍隊向上攻打，寇賊失敗逃走。於是渡過江，搗毁他們的巢穴，大勝。乘勝攻打白崖塘。崖高萬仞，下臨深淵，可稱得上絕險。彭倫會集左路一同進攻，找到道路。夜裏登山，寇賊倉皇潰散。追擊斬殺二千多人，俘獲同樣多，全

初，臻、剖、六洞苗侵熟苗田，不輸賦，又不供驛馬，有司莫敢問。倫遣人諭之，頓首請如制。録功，進都督僉事。久之，御史鄧庠、員外郎費瑄勘事貴州，總兵官吴經等皆被劾，獨薦倫智謀老成。弘治初，經論罷，即以倫代。

倫用師，先計後戰，故多功。四年，以老致仕。卒，予恤如制。

歐磐

歐磐，滁人。襲世職指揮使。成化中，擢廣東都指揮僉事。屢剿蠻寇有功。用總督朱英薦，充廣西右參將，分守柳州、慶遠。與左參將馬義討融縣八砦瑶，克之。師旋，餘賊復出掠，被劾。帝絀磐等功，但恤死事家。瑶賊方公强亂，兵部劾總鎮中官顧恒，并及磐，當謫戍。督撫奏："磐所守乃瑶、僮出没地。磐募死士，夜入賊巢，斬其渠胡公返，威震群蠻，論功，可贖罪。"帝乃宥之，還故任。二十三年，鬱林陸川賊黄公定、胡公明等亂。磐偕按察使陶魯等分五道攻破之。進都指揮同知。

弘治初，謝病解職。總督秦紘言磐多歷戰陣，有才有守，乞起用。詔還任。八年，府江永安諸僮亂。總督閔珪調兵六萬，分四哨往討。磐自象州、修仁直擣陸峒，所向摧破。已，偕諸軍連破山寨百八十，斬首六千有奇。進都指揮使，遷廣西副總兵。思恩土官岑濬築石城於丹良莊，截江括商利。帥府令毁之，不聽。磐自田州還，督兵將毁城。濬率衆拒，擊敗之，卒夷其城。都御史鄧廷瓚等以磐功多，言於朝，進都督僉事。十五年，命佩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

磐爲將廉，能得士。久鎮南邦，

部平毁寨子。

當初，臻、剖、六洞苗人侵占熟苗田地，不交納賦税，又不供給驛馬，有關官員没有人敢過問。彭倫派人説服他們，叩首請求按法制辦事。記録功績，進升爲都督僉事。很久以後，御史鄧庠、員外郎費瑄到貴州核查事情，總兵官吴經等都被彈劾，惟獨推薦彭倫有智謀穩重成熟。弘治初年，吴經論定罷職，就以彭倫代替。

彭倫用兵，先謀劃後作戰，所以多有功績。四年，因老退休。去世，按制度給予撫恤。

歐磐，滁人。承襲先世職務任指揮使。成化年間，升任廣東都指揮僉事。多次清剿蠻夷寇賊有功。因總督朱英推薦，充任廣西右參將，分擔鎮守柳州、慶遠。和左參將馬義討伐融縣八砦瑶人，攻克了他們。軍隊撤回，餘下的寇賊又出來劫掠，被彈劾。皇帝廢除歐磐等人的功勞，衹撫恤死者的家屬。瑶人寇賊方公强作亂，兵部彈劾總鎮中官顧恒，并連及歐磐，當謫降戍邊。督撫上奏説："歐磐所鎮守的是瑶、僮出没的地方。歐磐招募效死力的士卒，夜入賊巢，斬殺他們的首領胡公返，威震群蠻，論定功績，可以贖罪。"皇帝就寬恕了他，還任原職。二十三年，鬱林陸川寇賊黄公定、胡公明等作亂。歐磐和按察使陶魯等分五路打敗了他們。進升爲都指揮同知。

弘治初年，稱病離職。總督秦紘進言説歐磐多經歷戰事，有才能有操守，請求起用。下詔還任原職。八年，府江永安各部僮人作亂。總督閔珪調兵六萬，分四路去征討。歐磐從象州、修仁直擣陸峒，所過都被攻破。後來，和各軍連續攻破山寨一百八十座，斬殺六千多人。進升爲都指揮使，遷任廣西副總兵。思恩土官岑濬在丹良莊修築石城，截斷水路搜刮商人錢財。帥府命令拆毁，不聽從。歐磐從田州返回，督令兵將拆毁石城。岑濬率領衆人抗拒，打敗他們，最終平毁石城。都御史鄧廷瓚等因歐磐功勞多，上言於朝廷，進升爲都督僉事。十五年，命令佩帶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

歐磐任將領清廉，能得到兵士擁戴。長久鎮

蠻人畏服。十八年請老。又二年卒。祭葬如制。

守南邦，蠻夷畏懼順服。十八年請求退休。過了兩年去世。祭祀葬禮按制度辦理。

張祐

張祐，字天祐，廣州人。幼好學能文。弘治中襲世職爲廣州右衛指揮使。年十九，從總督潘蕃征南海寇裍元祖，先登有功。

張祐，字天祐，廣州人。年幼時喜好學習擅長作文。弘治年間承襲先世職務任廣州右衛指揮使。十九歲時，隨從總督潘蕃征討南海寇賊裍元祖，率先攻入有功。

正德二年，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德慶、瀧水。瑶、僮負險者聞其威信，稍稍遁去。總督林廷選引爲中軍，事無大小咨焉。守備惠、潮，搗盜魁劉文安、李通寶穴，平之。遷廣西右參將，分守柳、慶。總督陳金討府江賊，命祐進沈沙口，大破之。增俸一等，擢副總兵，鎮守廣西。尋進署都督僉事。

正德二年，升任代理都指揮僉事，守衛德慶、瀧水。瑶、僮負隅頑抗的聽説他的威名，漸漸逃走。總督林廷選把他調入指揮部，事無大小都向他咨詢。守衛惠、潮，搗毁盜賊首領劉文安、李通寶的巢穴，平定了他們。遷任廣西右參將，分擔防守柳、慶。總督陳金討伐府江寇賊，命令張祐進攻沈沙口，大敗他們。增加俸禄一等，升任副總兵，鎮守廣西。不久進升爲代理都督僉事。

古田諸瑶、僮亂。祐言："先年征討，率倚兩江土兵，賞不酬勞。今調多失期，乞定議優賚。"從之。督都指揮沈希儀等討臨桂、灌陽諸瑶，斬首五百餘級，璽書獎勞。又連破古田賊，俘斬四千七百，進署都督同知。已，復討平洛容、肇慶、平樂諸蠻。增俸一等，蔭子，世百户。

古田各部瑶、僮作亂。張祐進言説："以前征討，都倚靠兩江土兵，賞賜不够酬謝功勞。如今調兵多錯過期限，請求商議確定重賞。"聽從了他。督令都指揮沈希儀等討伐臨桂、灌陽各部瑶人，斬殺五百多人，下詔書嘉獎慰勞。又連續攻破古田寇賊，俘獲斬首四千七百人，進升爲代理都督同知。後來，又討伐平定洛容、肇慶、平樂各蠻夷。增加俸禄一等，蔭襲其子，世襲百户。

嘉靖改元，母喪，哀毁骨立。尋以疾乞休，還衛。

嘉靖元年，母親去世，悲傷過度形貌消瘦。不久因病請求退休，回到衛所。

初，上思州土目黄鏐作亂，祐購其黨黄廷寶縛獻之。總督張嵿惡祐不白己，至劾祐懷奸避難，逮繫德慶獄。數上書訟冤，釋令閑住。盧蘇、王受亂田州。總督姚鏌召至軍中，待以賓禮，多所裨贊。後王守仁代鏌，詢撫剿之宜，祐曰："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守仁納之，蘇、受果效順，因命祐部分其衆。事寧，守仁言："思、田初定，宜設一副總兵鎮之，請即以命祐。"報可。破封川賊盤古子，又剿廣東會寧劇賊丘區長

當初，上思州土人頭目黄鏐作亂，張祐收買他的同黨黄廷寶把他綁了進獻。總督張嵿怨恨張祐没有告訴自己，以致彈劾張祐心懷奸詐逃避困難，逮捕投入德慶監獄。多次上書訴冤，釋放後命令閑居。盧蘇、王受擾亂田州。總督姚鏌把他召到軍中，以賓客禮節招待他，多有輔助。後來王守仁代替姚鏌，詢問安撫清剿的辦法，張祐説："用夷人治理夷人，可以不用兵而拿下。"王守仁采納了他的意見，盧蘇、王受果然聽命順服，於是命令張祐安排二人的部衆。事情平息，王守仁進言説："上思州、田州剛剛平定，應設置一位副總兵鎮守，請就任命張祐。"回覆可以。

等，斬首一千二百，勒銘大隆山。

攻破封川寇賊盤古子，又清剿廣東會寧大盜丘區長等，斬殺一千二百人，在大隆山刻銘記功。

十一年，楊春賊趙林花陷高州。總督陶諧檄祐討。深入，多所斬獲。忽中危疾卒，軍中爲哀慟。

十一年，楊春寇賊趙林花攻陷高州。總督陶諧發檄書召張祐討伐。深入敵境，多有斬殺擒獲。忽然得重病去世，軍中爲之哀慟。

祐身長八尺，智識絶人。馭軍有節制，與下同甘苦，不誉私産。性好書，每載以自隨，軍暇即延儒生講論。嘗過烏蠻灘，謁馬伏波祠，太息曰："殁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題詩而去。後田州人立祠横山祀之。

張祐身高八尺，智謀才識超過常人。治軍有節制，與部下同甘共苦，不經營私産。生性好讀書，經常用車裝書跟隨自己，軍中閑暇就請儒生講談論議。曾經路過烏蠻灘，拜謁馬伏波祠堂，長嘆説："去世後不和他們一起受祭祀，不是大丈夫。"題詩離去。後來田州人在横山建立祠堂祭祀他。

贊曰：苗蠻阻險自固，易動難服，自其性然。而草剃禽獮，濫殺邀功，貪貨賄，興事端，控馭乖方，綏懷無策，則鎮將之過也。韓觀諸人，雖功最焯著，而皆以威信震懾蠻荒。若山雲、王信、張祐之廉儉有守，士君子何以過，故尤足尚云。

贊曰：苗蠻依靠險阻鞏固自己，容易變動難於馴服，他們的天性是這樣。而像除草捕獸一樣捕殺，濫殺邀功，貪於賄賂，挑起事端，控制違背法度，安撫没有策略，那是鎮守之將的過錯。韓觀等人，雖然功績最卓著，然而都是以威信震懾蠻夷。像山雲、王信、張祐那樣廉潔節儉有操守，士人君子怎麽能超過他們，所以尤其值得推崇。

明史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曹鼐 張益 鄺埜 王佐 丁鉉(等)
孫祥 謝澤 袁彬 哈銘 袁敏

曹鼐

曹鼐，字萬鍾，寧晋人。少伉爽有大志，事繼母以孝聞。宣德初，由鄉舉授代州訓導，願授别職，改泰和縣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師，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明年，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入翰林，爲修撰。

正統元年，充經筵講官。《宣宗實録》成，進侍講，錫三品章服。五年，以楊榮、楊士奇薦，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鼐爲人内剛外和，通達政體。榮既歿，士奇常病不視事，閣務多决於鼐。帝以爲賢，進翰林學士。十年，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

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中官王振挾帝親征。朝臣交章諫，不聽，鼐與張益以閣臣扈從。未至大同，士卒已乏糧，宋瑛、朱冕全軍没，諸臣請班師。振不許，趣諸軍進。大將朱勇膝行聽命，尚書鄺埜、王佐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言天象示警，若前，恐危乘輿。振詈曰："爾何知！若有此，亦天命也。"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前驅敗

曹鼐，字萬鍾，寧晋人。年少時剛直豪爽志向遠大，侍奉繼母以孝順聞名。宣德初年，中鄉試任命爲代州訓導，願意任其他職務，改任泰和縣典史。七年，督促工匠到京城，上疏請求入場考試，又中順天鄉試。第二年，中進士一甲第一，皇帝在禮部賜宴。進士在禮部賜宴，從曹鼐開始。進入翰林院，任修撰。

正統元年，充任御前講席講官。《宣宗實録》完成，進升爲侍講，賞賜三品章服。五年，因楊榮、楊士奇的推薦，進入文淵閣任職，參與機要事務。曹鼐爲人内心剛强外表平和，通曉執政大要。楊榮去世後，楊士奇經常有病不能管事，文淵閣的事務多决定於曹鼐。皇帝認爲他賢良，進升爲翰林學士。十年，進升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

十四年七月，也先入侵，宦官王振挾持皇帝親自征討。朝廷大臣交互上書進諫，不聽，曹鼐和張益以閣臣身份隨從皇帝出巡。還没有到大同，士卒已經缺乏糧食，宋瑛、朱冕全軍覆没，衆臣請求撤軍回朝。王振不允許，督促各軍進攻。大將朱勇跪行聽命，尚書鄺埜、王佐跪在草中，到晚上請求仍没有得到允許。欽天監正彭德清進言説天象顯示警報，如果前進，恐怕危及皇帝。王振駡道："你知道什麽！如果有這樣的事，也是天命。"曹鼐説："臣子本來不值得顧惜，皇帝關係到天下的安危，怎能輕率前進？"王振最

報踵至，始懼，欲還。定襄侯郭登言於鼐、益曰："自此趨紫荆，裁四十餘里，駕宜從紫荆入。"振欲邀帝至蔚州幸其第，不聽，復折而東，趨居庸。

八月辛酉次土木。地高，掘地二丈不及水。瓦剌大至，據南河。明日佯却，且遣使通和。帝召鼐草詔答之。振遽令移營就水，行亂。寇騎蹂陣入，帝突圍不得出，擁以去。鼐、益等俱及於難。景帝立，贈鼐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官其子恩大理評事。英宗復位，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復官其孫榮錦衣百户。鼐弟鼎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

終沒有聽從。先行部隊失敗的消息接踵而至，纔開始害怕，想要回去。定襄侯郭登對曹鼐、張益説："從這裏趕到紫荆關，纔四十多里，皇帝應從紫荆關入京。"王振想請皇帝到蔚州臨幸他的府宅，不聽，又轉折向東走，趕赴居庸關。

八月辛酉，駐扎在土木。地勢高，掘地二丈不見水。瓦剌大軍到來，占據南河。第二日佯裝退却，并派使者溝通講和。皇帝召曹鼐草擬詔書答覆他。王振倉促命令遷移營地靠近水源，隊伍混亂。寇賊騎兵踐踏營陣衝入，皇帝突圍不能出去，被挾持而去。曹鼐、張益等都遇難。景帝即位，追贈曹鼐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號文襄，任命他的兒子曹恩爲大理評事。英宗復位，加贈太傅，改謚號文忠，又封他的孫子曹榮爲錦衣百户。曹鼐弟弟曹鼎是進士，任吏科都給事中。

張益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中書舍人，改大理評事。與修《宣宗實録》成，改修撰。博學强記，詩文操筆立就，三楊雅重之。尋進侍讀學士。正統十四年，入文淵閣。未三月，遽蒙難以殁。景帝立，贈學士，謚文僖。曾孫琮進士。嘉靖初，歷官南京右都御史。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任命爲中書舍人，改任大理評事。參與修纂《宣宗實録》完成，改任修撰。博學强記，詩文揮筆而成，三楊素來敬重他。不久進升爲侍讀學士。正統十四年，進入文淵閣。不到三個月，突然遇難去世。景帝即位，追贈學士，謚號文僖。曾孫張琮是進士。嘉靖初年，任南京右都御史。

鄺埜

鄺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九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成祖在北京，或奏南京鈔法爲豪民沮壞，帝遣埜廉視。衆謂將起大獄，埜執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令震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倭犯遼東，戍守失律者百餘人，皆應死。命埜按問，具言可矜狀，帝爲宥之。營造北京，執役者巨萬，命埜稽省，病者多不死。

鄺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九年進士。任命爲監察御史。成祖在北京，有人上奏南京紙幣制度被豪强破壞，皇帝派鄺埜查訪，衆人都以爲將要大肆逮捕，鄺埜逮捕一兩個街市豪强回京，上奏説："市人聽到命令很害怕，紙幣制度通行了。"事情就完結了。倭寇侵犯遼東，戍守違法的一百多人，都應當處死。命令鄺埜查辦，上奏述説值得憐憫的情況，皇帝寬恕了他們。營建北京，服勞役的極多，命令鄺埜稽察，病的人大多没有死去。

十六年，有言秦民群聚謀不軌者，擢埜陝西按察副使，敕以便宜

十六年，有人報告秦地百姓群聚圖謀不軌，升任鄺埜爲陝西按察副使，詔令見機調兵清剿逮

調兵剿捕。埜白其誣，詔誅妄言者。宣德四年，振關中饑。在陝久，刑政清簡。父憂服除，擢應天府尹。蠲苛急政，市征田税皆酌其平。

捕。鄺埜説明事情的虚假，詔令誅殺亂説的人。宣德四年，賑濟關中饑荒。在陝西時間長，刑罰清明簡約。父親去世服喪期滿，升任應天府尹。免除苛刻過急的行政措施，市場徵收田地賦税都考慮讓它平緩。

正統元年，進兵部右侍郎。明年，尚書王驥出督軍，埜獨任部事。時邊陲多警，將帥乏人，埜請令中外博舉謀略材武士，以備任使。六年，山東災。埜請寬民間孳牧馬賠償之令，以蘇其力。

正統元年，進升爲兵部右侍郎。第二年，尚書王驥出京督察軍務，鄺埜獨自管理兵部事務。當時邊疆多有警報，將帥缺乏人選，鄺埜請求命令朝廷内外廣泛舉薦有謀略才幹勇武的士人，以準備任用。六年，山東遭災。鄺埜請求放寬民間繁殖牧養馬匹賠賞的法令，以恢復百姓的財力。

十年，進尚書。舊例諸衛自百户以下當代者，必就試京師；道遠無資者，終身不得代。埜請就令各都司試之，人以爲便。瓦剌也先勢盛，埜請爲備，又與廷臣議上方略，請增大同兵，擇智謀大臣巡視西北邊務。尋又請罷京營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備緩急。時不能用。

十年，進升爲尚書。舊有制度各衛從百户以下當接替的，必須到京城考試，道路遥遠没有錢的，終身不能接替。鄺埜請求就近命令各都司考試他們，人們都認爲方便。瓦剌也先勢力强盛，鄺埜請求作好防備，又和朝廷大臣商議上奏策略，請求增加大同兵力，選擇有智謀的大臣巡視西北邊疆事務。不久又請求廢止京城士兵修建城池的勞役，命令他們休息以應付緊急情況。當時不能采納。

也先入寇，王振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可否。詔下，埜上疏言："也先入犯，一邊將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不聽。既扈駕出關，力請回鑾。振怒，令與户部尚書王佐皆隨大營。埜墜馬幾殆，或勸留懷來城就醫。埜曰："至尊在行，敢托疾自便乎?"車駕次宣府，朱勇敗没。埜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在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懼?"振叱左右扶出。埜與佐對泣帳中。明日，師覆，埜死，年六十五。

也先入侵，王振主張皇帝親自出征，不和朝廷商議可以不可以。詔書下達，鄺埜上疏説："也先入侵，一個邊將就足以制服他們。陛下作爲一國之主，怎能不珍重自己。"不聽。已護衛皇帝出關，竭力請求回宫。王振惱怒，命令他和户部尚書王佐都隨大營行軍。鄺埜落馬幾乎死去，有人勸他留在懷來城治病。鄺埜説："皇帝行在途中，敢托病自由行動嗎?"皇帝到宣府，朱勇戰敗陣亡。鄺埜請求快速入關，用嚴整的軍隊殿後。不回覆。又到皇帝駐地申訴請求。王振惱怒地説："迂腐的儒生怎麽懂得用兵之事，再説者處死!"鄺埜説："我爲國家百姓説話，害怕什麽?"王振叱令左右把他拖出去。鄺埜和王佐相對哭泣於帳中。第二天，軍隊覆没，鄺埜死難，時年六十五歲。

埜爲人勤廉端謹，性至孝。父子輔爲句容教官，教埜甚嚴。埜在陝久，思一見父，乃謀聘父爲鄉試考官。父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

鄺埜爲人勤奮廉潔端正謹慎，生性十分孝順。父親鄺子輔任句容教官，教育鄺埜很嚴格。鄺埜在陝西時間久，想見一見父親，就計劃聘任父親爲鄉試考官。父親憤怒地説："兒子任監察

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埜又嘗寄父褐，復貽書責曰：“汝掌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污我。”封還之。埜奉書跪誦，泣受教。景泰初，贈埜少保，官其子儀爲主事。成化初，謚忠肅。

王佐

王佐，海豐人。永樂中舉於鄉。卒業太學，以學行聞，擢吏科給事中。器宇凝重，奏對詳雅，爲宣宗所簡注。

宣德二年，超拜户部右侍郎。以太倉、臨清、德州、淮、徐諸倉多積弊，敕佐巡視。平江伯陳瑄言，漕卒十二萬人，歲漕艱苦，乞僉南方民如軍數，更番轉運。詔佐就瑄及黄福議之。佐還奏，東南民力已困，議遂寢。受命治通州至直沽河道。已，赴宣府議屯田事宜。

英宗初立，出鎮河南。奏言軍衛收納税糧，奸弊百出，請變其制。廷議自邊衛外，皆改隸有司。尋召還，命督理甘肅軍餉。正統元年，理長蘆鹽課。三年，提督京師及通州倉場，所至事無不辦。

六年，尚書劉中敷得罪，召理部事，尋進尚書。十一年，承詔訊安鄉伯張安兄弟争禄事，坐與法司相諉，被劾下吏，獲釋。時軍旅四出，耗費動以巨萬，府庫空虚。佐從容調劑，節縮有方。在户部久，不爲赫赫名，而寬厚有度，政務糾紛，未嘗廢學，人稱其君子。

土木之變，與鄺埜、丁鉉、王永和、鄧棨同死難。贈少保，官其子道户部主事。成化初，謚忠簡。

丁鉉

丁鉉，字用濟，豐城人。永樂中

官，而父親任考官，怎麽防範？”急速去信責備他。鄺埜又曾經寄給父親褐布，父親又寄信責備他説：“你掌管刑律，應當洗刷冤情解决疑難問題，以無愧於任命，從哪裹得到這塊褐布，用來玷污我。”包好退還他。鄺埜捧信跪讀，哭着接受教誨。景泰初年，追贈鄺埜少保，任他的兒子鄺儀爲主事。成化初年，贈謚號忠肅。

王佐，海豐人。永樂年間鄉試中舉。畢業於太學，以學問品行聞名，升任吏科給事中。儀態穩重，上奏對答詳盡儒雅，被宣宗所關注。

宣德二年，破格拜授户部右侍郎。因太倉、臨清、德州、淮、徐各倉多累積的弊病，詔令王佐巡視。平江伯陳瑄進言説，漕運的士卒十二萬人，每年漕運艱苦，請求徵集和漕運士卒數量相同的南方百姓，輪流擔任轉運。詔令王佐去和陳瑄及黄福商議。王佐回來上奏，東南民力已困乏，建議就被擱置。接受命令治理通州到直沽的河道。事後，到宣府商議屯田事務。

英宗剛即位，出京鎮守河南。上奏説軍衛徵收税糧，奸詐弊端到處出現，請求改變制度。朝廷商議除邊衛外，都改爲隸屬有司。不久召回，命令管理甘肅軍餉。正統元年，治理長蘆鹽税。三年，管理京城和通州的倉庫貨場，所到之處事情没有辦不好的。

六年，尚書劉中敷獲罪，召回管理户部事務，不久進升爲尚書。十一年，秉承詔令審訊安鄉伯張安兄弟争奪俸禄的事，被判定和法司相互推諉有罪，被彈劾交付法司審訊，獲得釋放。當時軍隊四處征伐，耗費動不動就極多，國庫空虚。王佐從容調劑，節約緊縮有方。在户部時間久，不追求顯赫的名聲，而寬大忠厚有節制，政務雜亂，不曾荒廢學業，人們稱他爲君子。

土木之變，和鄺埜、丁鉉、王永和、鄧棨同時遇難。追贈少保，任命他的兒子王道爲户部主事。成化初年，贈謚號忠簡。

丁鉉，字用濟，豐城人，永樂年間進士。任

進士。授太常博士。歷工、刑、吏三部員外郎，進刑部郎中。正統三年，超拜刑部侍郎。九年，出理四川茶課，奏減其常數，以俟豐歲。振饑江淮及山東、河南，民咸賴之。平居恂恂若無能，臨事悉治辦。從征歿，贈刑部尚書，官其子琥大理評事。後謚襄愍。

命爲太常博士。歷任工、刑、吏三部員外郎，進升爲刑部郎中。正統三年，破格授予刑部侍郎。九年，出京管理四川茶税，上奏減少固定的數量，以等待豐收之年。到江、淮和山東、河南賑濟饑荒，人民都依靠他。平日温順恭謹像没有能力，遇事都能辦好。隨從出征陣亡，追贈刑部尚書，任他的兒子丁琥爲大理評事。後贈謚號襄愍。

王永和

王永和，字以正，崑山人。少至孝。父病伏枕十八年，侍湯藥無少懈。永樂中舉於鄉，歷嚴州、饒州訓導。以蹇義薦，爲兵科給事中。嘗劾都督王彧鎮薊州縱寇，及錦衣馬順不法事。持節册韓世子妃，糾中官驕傲罪。以勁直聞。正統六年，進都給事中。八年，擢工部右侍郎。從征歿，贈工部尚書，官其子汝賢大理評事。後謚襄敏。

王永和，字以正，崑山人。年少時十分孝順。父親生病卧床十八年，侍奉湯藥從不鬆懈。永樂年間鄉試中舉，歷任嚴州、饒州訓導。因蹇義的推薦，任兵科給事中。曾經彈劾都督王彧鎮守薊州放縱寇賊，以及錦衣馬順違法的事情。持符節册立韓世子的妃子，舉發宦官傲慢的罪行。以剛勁正直聞名。正統六年，進升爲都給事中。八年，升任工部右侍郎。隨從出征陣亡，追贈工部尚書，任他的兒子王汝賢爲大理評事。後來贈謚號襄敏。

鄧棨

鄧棨，字孟擴，南城人。永樂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奉敕巡按蘇、松諸府。期滿將代去，父老赴闕乞留，得請。旋以憂去。宣德十年，陝西闕按察使，詔廷臣舉清慎有威望者。楊士奇薦棨，遂以命之。正統十年，入爲右副都御史。北征扈從，師出居庸關，疏請回鑾，以兵事專屬大將。至宣府、大同，復再上章。皆不報。及遇變，同行者語曰："吾輩可自脱去。"棨曰："鑾輿失所，我尚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贈右都御史，官其子瑺大理評事。後謚襄敏。

鄧棨，字孟擴，南城人。永樂末年進士。任命爲監察御史，奉詔巡按蘇、松各府。任期届滿將要被接替而離去，父老鄉親到京城請求留任，得以允許。不久又因服喪離去。宣德十年，陝西缺按察使，詔令朝廷大臣舉薦清廉謹慎有威望的。楊士奇推薦鄧棨，於是就任命他。正統十年，入京任右副都御史。北征時隨從皇帝，軍隊出了居庸關，上疏請求皇帝回宫，將軍事完全交給大將。到宣府、大同，又兩次上疏。都不答覆。等到遭遇變故，同行的人告訴他説："我們可以自行離去。"鄧棨説："皇帝都没地方走，我們還回到哪裏去呢！主上受辱臣子當死，這是本分。"於是遇害。追贈右都御史，任他的兒子鄧瑺爲大理評事。後來贈謚號襄敏。

龔全安(等)

英宗之出也，備文武百官以行。六師覆於土木，將相大臣及從官死者不可勝數，英國公張輔及諸侯伯自有傳，其餘姓氏可考者，卿寺則龔全

英宗出征時，配備文武百官隨行。在土木六師覆没，將相大臣和隨從官員死的不可勝數，英國公張輔和各侯伯各自有傳記，其餘有姓名可考的，卿寺則有龔全安、黄養正、戴慶祖、王一

安、黄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劉容、淩壽，給事、御史則包良佐、姚銑、鮑輝、張洪、黄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庶寮則齊汪、馮學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俞鑑、張瑭、鄭瑄、俞拱、潘澄、錢昺、馬預、尹昌、羅如墉、劉信、李恭、石玉。景帝立，既贈恤諸大臣，自給事、御史以下，皆降敕褒美，録其子爲國子生，一時恤典綦備云。

龔全安，蘭谿人。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左通政。歿贈通政使。黄養正，名蒙，以字行，瑞安人。以善書授中書舍人，累官太常少卿。歿贈太常卿。戴慶祖，溧陽人，王一居，上元人。俱樂舞生，累官太常少卿。歿俱贈太常卿。包良佐，字克忠，慈谿人。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鮑輝，字淑大，浙江平陽人。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數有建白。張洪，安福人，黄裳，字元吉，曲江人。俱進士，授御史。裳嘗言寧、紹、台三府疫死三萬人，死者宜蠲租，存者宜振恤。巡視兩浙鹽政，請恤水災。報可。魏貞，懷遠人。進士，官御史。申祐，字天錫，貴州婺川人。父爲虎嚙，祐持梃奮擊之，得免。舉於鄉，入國學，帥諸生救祭酒李時勉。旋登進士，拜四川道御史，以謇諤聞。尹竑，字太和，巴人。童存德，字居敬，蘭谿人。俱進士，官御史。林祥鳳，字鳴皋，莆田人。由鄉舉授訓導，擢御史。齊汪，字源澄，天台人。以進士歷兵部車駕司郎中。程思温，婺源人。程式，常熟人。逯端，仁和人。俱進士，官員外郎。俞鑑，字元吉，桐廬人。以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駕北征，郎中胡寧當從，以

居、劉容、淩壽，給事、御史則有包良佐、姚銑、鮑輝、張洪、黄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庶寮則有齊汪、馮學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俞鑑、張瑭、鄭瑄、俞拱、潘澄、錢昺、馬預、尹昌、羅如墉、劉信、李恭、石玉。景帝即位，追贈撫恤各大臣之後，從給事、御史以下，都下詔褒獎贊美，録用他們的兒子爲國子生，一時間喪葬撫恤的禮式很是完備。

龔全安，蘭谿人。進士，授任工科給事中，多次遷升至左通政。死後追贈通政使。黄養正，名蒙，以字行世，瑞安人。因善於寫文章除授中書舍人，多次遷升至太常少卿。死後追贈太常卿。戴慶祖，溧陽人，王一居，上元人。都是祭典中的樂舞生，升任至太常少卿。死後都追贈太常卿。包良佐，字克忠，慈谿人。進士，授任吏科給事中。鮑輝，字淑大，浙江平陽人。進士，授任工科給事中，多次對國事有所建議。張洪，安福人，黄裳，字元吉，曲江人。都是進士，授任御史。黄裳曾經進言説寧、紹、台三府因瘟疫而死亡三萬人，死的人應當免除租税，活着的人應當賑濟撫恤。巡視兩浙的鹽務，請撫恤水災。回覆可以。魏貞，懷遠人。進士，任御史。申祐，字天錫，貴州婺川人。父親被虎咬，申祐拿木棍奮力打虎，得以幸免。鄉試中舉，進入國學，率領諸生營救祭酒李時勉。不久中進士，拜授四川道御史，以正直敢言聞名。尹竑，字太和，巴人。童存德，字居敬，蘭谿人。都是進士，任御史。林祥鳳，字鳴皋，莆田人。因鄉試中舉授任訓導，升任御史。齊汪，字源澄，天台人。以進士身份任兵部車駕司郎中。程思温，婺源人。程式，常熟人。逯端，仁和人。都是進士，任員外郎。俞鑑，字元吉，桐廬人。以進士身份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皇帝北征，郎中胡寧應當隨從，因病請求讓人代替，俞鑑慷慨答應。有人説："家遠孩子小怎麽辦?"俞鑑説："爲了國家，臣子怎敢考慮自己和家庭!"尚書鄺埜知

病求代，鑑慷慨許諾。或曰："家遠子幼奈何?"鑑曰："爲國，臣子敢計身家!"尚書鄺埜知其賢，數與計事，鑑曰："惟力勸班師耳。"時不能用。張瑭，字廷玉，慈谿人。進士，授刑部主事。尹昌，吉水人。進士，官行人司正。羅如墉，字本崇，廬陵人。進士，授行人。從北征，瀕行，訣妻子，誓以死報國，屬翰林劉儼銘其墓。儼驚拒之，如墉笑曰："行當驗耳。"後數日果死。劉容，太僕少卿。淩壽，尚寶少卿。夏誠、孫慶皆御史。馮學明，郎中。王健，員外郎。俞拱、潘澄、錢昺，皆中書舍人。馬預，大理寺副。劉信，夏官正。李恭、石玉，序班。里居悉無考。

道他賢良，多次與他商量事情，俞鑑說："祇有竭力規勸回師了。"當時不能采納。張瑭，字廷玉，慈谿人。進士，授任刑部主事。尹昌，吉水人。進士，授官行人司正。羅如墉，字本崇，廬陵人。進士，授任行人。隨從北征，臨行，告別妻子兒女，發誓以死報國，囑咐翰林劉儼爲他的墓作墓銘。劉儼震驚而拒絶，羅如墉笑着說："出行後會應驗的。"過了幾天果然死難。劉容，太僕少卿。淩壽，尚寶少卿。夏誠、孫慶都是御史。馮學明，郎中。王健，員外郎。俞拱、潘澄、錢昺，都是中書舍人。馬預，大理寺副。劉信，夏官正。李恭、石玉，序班。籍貫都無從考證。

孫祥

孫祥，大同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擢右副都御史，守備紫荆關。也先逼關，都指揮韓青戰死，祥堅守四日。也先由間道入，夾攻之，關破。祥督兵巷戰，兵潰被殺，言官誤劾祥棄城遁。寇退，有司修關，得其尸戰地，焚而瘞之，不以聞。祥弟祺詣闕言冤，詔恤其家。成化改元，録其子紳爲大理寺右評事。

孫祥，大同人。正統十年進士。任職兵科給事中。升任右副都御史，防守紫荆關。也先侵犯邊關，都指揮韓青戰死，孫祥堅守四天。也先由小道進入，夾攻他，關被攻破。孫祥領兵巷戰，軍隊潰敗被殺，諫官錯誤地彈劾孫祥棄城逃跑。寇賊撤退，有關部門修理關隘，在戰地找到他的尸體，焚燒後埋了，没有報告讓皇帝知道。孫祥的弟弟孫祺到朝中陳述冤情，下詔撫恤他的家人。成化元年，録用他的兒子孫紳爲大理寺右評事。

謝澤

又謝澤者，上虞人。永樂十六年進士。由南京刑部主事出爲廣西參政。正統末，擢通政使，守備白羊口。王師敗於土木，守邊者無固志，澤與其子儼訣而行。受事未數日，也先兵大入，守將吕鐸遁。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關避敵，澤不可。寇至，衆潰，澤按劍厲聲叱賊，遂被殺。事聞，遣官葬祭，録儼爲大理評事。

又有個叫謝澤的，上虞人。永樂十六年進士。由南京刑部主事出任廣西參政。正統末年，升任通政使，防守白羊口。軍隊戰敗於土木，守邊的人没有堅定的鬥志，謝澤和他的兒子謝儼訣别而前去。接受職務没幾天，也先軍隊大量侵入，守將吕鐸逃跑。謝澤督促士兵把持山口，大風揚沙，不能分辨人和馬。有人請轉移到其他關口躲避敵人，謝澤不允許。寇賊到來，衆人潰敗，謝澤按劍厲聲叱責寇賊，於是被殺。事情被皇帝得知，派官員埋葬祭祀，録用謝儼爲大理評事。

袁彬 哈銘

袁彬，字文質，江西新昌人。正統末，以錦衣校尉扈帝北征。土木之變，也先擁帝北去，從官悉奔散，獨彬隨侍，不離左右。也先之犯大同、宣府，逼京師，皆奉帝以行。上下山坂，涉溪澗，冒危險，彬擁護不少懈。帝駐蹕土城，欲奉書皇太后貽景帝及諭群臣，以彬知書令代草。帝既入沙漠，所居止毳帳敝幃，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而已。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帝同寢，天寒甚，恒以脅温帝足。

袁彬，字文質，江西新昌人。正統末年，以錦衣校尉身份護衛皇帝北征。土木之變，也先劫持皇帝向北離去，隨從官員都奔跑逃散，衹有袁彬隨從服侍，不離左右。也先侵犯大同、宣府，進逼京城的時候，都侍奉皇帝隨行。上下山坡趟水過河，冒着危險，袁彬護衛没有一點鬆懈。皇帝暫住土城，想要寫信給皇太后轉致景帝并告諭群臣，因袁彬有學識令他代爲起草。皇帝進入沙漠以後，住的衹是氈帳和破舊的幃幔，旁邊放着一車一馬，藉以準備轉移。袁彬周旋於患難間，不曾觸犯皇帝的旨意。夜裏就與皇帝同睡，天很寒冷，常用胸脯温暖皇帝的脚。

有哈銘者，蒙古人。幼從其父爲通事，至是亦侍帝。帝宣諭也先及其部下，嘗使銘。也先輩有所陳請，亦銘爲轉達。帝獨居氈廬，南望悒鬱。二人時進諧語慰帝，帝亦爲解顔。

有個叫哈銘的，蒙古人。年幼時隨從父親作翻譯，到這時也服侍皇帝。皇帝曉諭也先和他的部下，曾經任用哈銘。也先等人有陳奏請求的事，也是哈銘爲他們轉達。皇帝獨自居住在氈篷中，向南方眺望很憂鬱。二人時常進獻詼諧語言寬慰皇帝，皇帝也就臉色舒緩。

中官喜寧爲也先腹心。也先嘗謂帝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帝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朝遣使，徒費往返爾。"寧聞，怒曰："欲急歸者彬也，必殺之。"寧勸也先西犯寧夏，掠其馬，直趨江表，居帝南京。彬、銘謂帝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空取凍飢。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帝止寧計。寧又欲殺二人，皆帝力解而止。也先將獻妹於帝，彬請駕旋而後聘，帝竟辭之。也先惡彬、銘二人，欲殺者屢矣。一日縛彬至曠埜，將支解之。帝聞，如失左右手，急趨救，乃免。彬嘗中寒。帝憂甚，以身壓其背，汗浹而愈。帝居漠北期年，視彬猶骨肉也。

宦官喜寧是也先的心腹。也先曾對皇帝説："明朝如派使者來，皇帝就可以回去了。"皇帝説："你親自送我就可以了，想要明朝派使者來，衹是往返白跑罷了。"喜寧聽説了，憤怒地説："想要急着回去的是袁彬，一定要殺了他。"喜寧勸説也先向西侵犯寧夏，劫掠他們的馬匹，直奔江表，讓皇帝住到南京去。袁彬、哈銘對皇帝説："天寒路遠，陛下又不能騎馬，白白忍飢挨凍。而且到了那裏衆將不接納，怎麽辦?"皇帝制止了喜寧的計劃。喜寧又想殺掉二人，都因皇帝竭力勸解纔作罷。也先要把妹妹獻給皇帝，袁彬請皇帝回去後再聘娶，皇帝最終推辭了。也先恨袁彬、哈銘二人，想殺他們有多次了。一天綁袁彬到曠野，將要支解他。皇帝聽説了，如同失去了左右手，急忙趕去解救，纔免於一死。袁彬曾經中寒。皇帝很擔憂，用身體壓在他背上，汗流出來病就好了。皇帝居住在漠北一年，對待袁彬像親人一樣。

及帝還京，景帝僅授彬錦衣試百户。天順復辟，擢指揮僉事。尋進同

等到皇帝回到京城，景帝僅授袁彬爲錦衣試百户。天順復辟，升任指揮僉事。不久進爲同

知。帝眷彬甚，奏請無不從。內閣商輅既罷，彬乞得其居第。既又以湫隘，乞官爲別建，帝亦報從。彬娶妻，命外戚孫顯宗主之，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其年十二月，進指揮使，與都指揮僉事王喜同掌衛事。二人嘗受中官夏時囑，私遣百户季福偵事江西。福者，帝乳媪夫也。詔問誰所遣，二人請罪。帝曰："此必有主使者。"遂下福吏，得二人受囑狀。所司請治時及二人罪。帝宥時，二人贖徒還職，而詔自今受囑遣官者，必殺無赦。已而坐失囚，喜解職，彬遂掌衛事。五年秋，以平曹欽功，進都指揮僉事。

知。皇帝很看重袁彬，上奏請求没有不依從的。內閣大臣商輅被罷免後，袁彬請求得到了他的府宅。後來又因地方低窪而狹小，請求官府爲他在別處修建，皇帝也回覆依從。袁彬娶妻，命令外戚孫顯宗主持，賞賜很豐厚。不時召入便宴，敘述患難時的舊事，歡樂融洽像以前一樣。這年十二月，進升爲指揮使，和都指揮僉事王喜共同掌管錦衣衛事務。二人曾受宦官夏時的囑托，私自派百户季福到江西偵察。季福是皇帝乳母的丈夫。下詔查問是誰派遣的，二人認罪請求處罰。皇帝説："這一定有主使的人。"就把季福交法司審訊，得知了二人受囑托的情況。法司請求懲治夏時和二人的罪行。皇帝寬恕了夏時，二人交錢免刑歸還原職，而下詔從今以後受囑托派遣官員的，必殺不赦。不久因逃失囚犯獲罪，王喜解除職務，袁彬就掌管錦衣衛事務。五年秋，因平定曹欽立功，進升爲都指揮僉事。

時門達恃帝寵，勢傾朝野。廷臣多下之，彬獨不爲屈。達誣以罪，請逮治。帝欲法行，語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還我。"達遂鍛鍊成獄。賴漆工楊塤訟冤，獄得解。然猶調南京錦衣衛，帶俸閒住。語詳《達傳》。

當時門達依仗皇帝寵幸，勢力傾倒朝野。朝廷大臣多屈服於他，惟獨袁彬不屈服。門達以罪名誣陷他，請求逮捕查辦。皇帝想要法規通行，告訴他説："隨你去懲治，但要把活的袁彬還給我。"門達就捏造罪名將案子辦成。多靠漆工楊塤申訴冤情，官司纔得以解除。然而還是調任南京錦衣衛，帶俸閑居。記載詳見《門達傳》。

越二月，英宗崩，達得罪，貶官都勻。召彬復原職，仍掌衛事。未幾，達徵下獄，充軍南丹。彬餞之於郊，饋以贐。成化初，進都指揮同知。久之，進都指揮使。先是，掌錦衣衛者，率張權勢，罔財賄。彬任職久，行事安静。

過了兩個月，英宗崩，門達獲罪，貶官到都勻。召袁彬恢復原有職務，仍掌管錦衣衛事務。不久，門達被召回入獄，充軍南丹。袁彬在郊外爲他餞別，贈送他財物。成化初年，進升爲都指揮同知。很久以後，進升爲都指揮使。在此之前，掌管錦衣衛的人，都聲張權勢，欺詐財物賄賂。袁彬任職時間久，處事安穩。

十三年，擢都督僉事，莅前軍都督府。卒於官。世襲錦衣僉事。

十三年，升任都督僉事，管理前軍都督府。死在任上。後人世襲錦衣僉事。

哈銘從帝還，賜姓名楊銘，歷官錦衣指揮使，數奉使外蕃爲通事。孝宗嗣位，汰傳奉官，銘以塞外侍衛功，獨如故。以壽卒於官。

哈銘隨從皇帝回京，賜姓名爲楊銘，任錦衣指揮使，多次奉命出使外族擔任翻譯。孝宗繼位，淘汰傳奉官，哈銘因塞外侍衛有功，獨自像以前一樣。以高壽死在任上。

袁敏

袁敏者，金齒衛知事也。英宗北

袁敏，金齒衛知事。英宗北征，應招募隨從

征，應募從至大同。及駕還，駐萬全左衛。敏見敵騎逼，請留精兵三四萬人扼其衝，而車駕疾驅入關。王振不納，六師遂覆。敏跳還，上書景帝曰："上皇曩居九重，所服者衮綉，所食者珍羞，所居者瓊宫瑶室。今駕陷沙漠，服有衮綉乎？食有珍羞乎？居有宫室乎？臣聞之，主辱臣死。上皇辱至此，臣子何以爲心，臣不惜碎首刳心。乞遣官一人，或就令臣齎書及服御物問安塞外，以盡臣子之義。臣雖萬死，心實甘之。"命禮部議，竟報寢。

贊曰：異哉，土木之敗也。寇非深入之師，國非積弱之勢，徒以宦竪竊柄，狎寇弄兵，逆衆心而驅之死地，遂致六師撓敗，乘輿播遷，大臣百官身膏草野。夫始之不能制其不出，出不能使之早旋，枕藉疆埸，無益於敗。然值倉皇奔潰之時，主辱臣死，志異偷生，亦可無譏於傷勇矣。

到大同。等到皇帝歸還，駐扎在萬全左衛。袁敏見敵人騎兵逼近，請求留下精鋭的士卒三四萬人扼守衝要，而皇帝趕快入關。王振不采納，六師於是覆没。袁敏逃歸，上書景帝説："太上皇以前居於深宫中，穿的是錦衣綉裳，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瓊宫瑶室。如今皇帝困在沙漠，穿的有錦衣綉裳嗎？吃的有山珍海味嗎？住的有宫室嗎？我聽説，主上受辱，臣子當死。上皇受辱到這種地步，臣子怎能心安，臣不惜碎首剖心。請求派官員一人，或者就命令臣帶着詔書負載着皇帝的物品到塞外問安，以此盡到臣子的大義。我即使死一萬次，也甘心了。"命令禮部商議，竟回覆擱置。

贊曰：奇怪啊，土木之戰的失敗。寇賊并不是深入内地的軍隊，國家并不是長期衰弱的形勢，衹因爲宦官竊取大權，輕視寇賊，玩弄兵權，違背衆人意願而將他們趕向死地，於是導致六師戰敗，皇帝流離，大臣百官葬身草野。開始之時不能制止他們而不出征，出征後又不能使他們早日返回，許多人陳尸疆埸，對挽救失敗没有什麼效果。然而正當倉皇逃散之時，主上受辱臣子當死，志向和苟且偷生迥異，也可以不譏諷他們有失勇武了。

明史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陳循 蕭鎡　王文　江淵　許彬　陳文
萬安 彭華　劉珝 (子)鈗　劉吉　尹直

陳循　蕭鎡

陳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習朝廷典故。帝幸北京，命取秘閣書詣行在，遂留侍焉。

洪熙元年，進侍講。宣德初，受命直南宮，日承顧問。賜第玉河橋西，巡幸未嘗不從。進侍講學士。正統元年，兼經筵官。久之，進翰林院學士。九年，入文淵閣，典機務。

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榮、士奇已卒，循及曹鼐、馬愉在內閣，禮部援故事請。帝以楊溥老，宜優閑，令循等預議。明年，進户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之變，人心汹懼。循居中，所言多采納。進户部尚書，兼職如故。也先犯京師，請敕各邊精騎入衛，馳檄回番以疑敵。帝皆從其計。

景泰二年，以葬妻與鄉人爭墓地，爲前後巡按御史所不直，循輒訐奏。給事中林聰等極論循罪。帝是聰言，而置循不問。循本以才望顯，及是素譽隳焉。

陳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十三年，考中進士第一名。授官翰林修撰。他很熟悉朝廷的典章舊例。皇帝駕臨北京，命令他拿出國家書庫的書籍到皇帝臨時駐地，於是留用爲侍臣。

洪熙元年，晋升爲侍講。宣德初年，接受命令值班南宫，白天擔任顧問。皇帝賜給他住宅於玉河橋西，巡游的時候没有不跟從的。晋升爲侍講學士。正統元年，兼任御前講席。過了很久，晋升爲翰林院學士。正統九年，進入文淵閣，主管機要事務。

當初，朝廷商議天下官吏百姓進言上奏章，都是三楊主持。到這時楊榮、楊士奇已死，陳循和曹鼐、馬愉在内閣，禮部援引舊例請示。皇帝認爲楊溥年老，應該優閑地生活，命令陳循等人參加商議。第二年，晋升爲户部右侍郎，兼任學士。土木事變，人人心裏都震蕩恐懼。陳循居處其中，所進言的事大多被采納。提升爲户部尚書，仍像以前那樣兼職。也先侵犯京城，請求敕命各邊關的精良騎兵進京護衛，用快馬傳遞檄文給回人以迷惑敵人。皇帝全都聽從了他的計策。

景泰二年，因爲埋葬妻子和鄉里人爭奪墓地，前後任巡按御史認爲他無理，陳循就告訴上奏他人的過錯。給事中林聰等人竭力彈劾陳循的罪過。皇帝認爲林聰的話正確，却把陳循放在一邊不追究。陳循本來靠才學名望顯耀，到這時清白的名譽毁壞了。

二年十二月，進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帝欲易太子，内畏諸閣臣，先期賜循及高穀白金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半之。比下詔議，循等遂不敢諍，加兼太子太傅。尋以太子令旨賜百官銀帛。逾月，帝復賜循等六人黄金五十兩，進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如故。循子英及王文子倫應順天鄉試被黜，相與構考官劉儼、黄諫，爲給事中張寧等所劾。帝亦不罪。

景泰二年十二月，晋升爲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皇帝想改立太子，心裏畏懼各位内閣大臣，事先賜予陳循和高穀白銀一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五十兩。等到皇帝下詔書討論的時候，陳循等人於是不敢勸諫，加官兼任太子太傅。不久以太子令旨賜給百官銀兩和絹帛。過了一個月，皇帝又賜給陳循等六個人黄金五十兩，提拔爲華蓋殿大學士，仍像以前那樣在文淵閣兼職。陳循的兒子陳英和王文的兒子王倫參加順天的鄉試被除名，一齊拉攏考官劉儼、黄諫，被給事中張寧等人所彈劾。皇帝也不追究他們的罪過。

英宗復位，于謙、王文死，杖循百，戍鐵嶺衛。

英宗第二次登上皇位，于謙、王文被處死，處陳循杖刑一百，戍守鐵嶺衛。

循在宣德時，御史張楷獻詩忤旨。循曰“彼亦忠愛也”，遂得釋。御史陳祚上疏，觸帝怒，循婉爲解，得不死。景帝朝，嘗集古帝王行事，名《勤政要典》，上之。河南江北大雪，麥苗死，請發帑市麥種給貧民。因事進言，多足采者。然久居政地，刻躁爲士論所薄。其嚴譴則石亨輩爲之，非帝意也。

陳循在宣德時期，御史張楷獻詩觸怒了皇上。陳循説：“他也是忠心愛國。”於是張楷得到釋放。御史陳祚上疏，觸怒了皇帝，陳循婉言爲他解脱，使他没有被處死。景帝時期，他曾經編輯古代帝王的事迹，命名爲《勤政要典》，進獻上去。黄河南岸和長江北岸下大雪，麥苗被凍死，他請求用國庫的錢買麥種供給貧民。他根據具體事情進言，有很多足以采用。但是長久地處在政府部門，刻薄浮躁的作風被士論所輕視。他受到的嚴厲譴責却是石亨那一夥人幹的，并不是皇帝的意思。

亨等既敗，循自貶所上書自訟，言：“天位，陛下所固有。當天與人歸之時，群臣備法駕大樂，恭詣南内，奏請臨朝。非特宫禁不驚，抑亦可示天下萬世。而亨等僥倖一時，計不出此，卒皆自取禍敗。臣服事累葉，曾著微勞，實爲所擠，惟陛下憐察。”詔釋爲民，一年卒。成化中，于謙事雪，循子引例請恤，乃復官賜祭。

石亨等人失敗後，陳循從貶謫的地方上書申辯，説：“天位，是陛下本來就有的。在天和人歸向的時候，群臣準備法駕和盛大的禮樂，恭敬地到南内宫，上奏章請求陛下親臨朝政。不但皇宫禁地不驚慌，也可以宣示於天下萬世。但是石亨等人僥幸於一時，想不到這些，最後都自取災禍失敗。臣擔任官職幾朝，曾有微薄的功勞，實在是被人排擠，懇請陛下憐憫明察。”皇帝詔命釋放作平民，一年後死去。成化年間，于謙的事昭雪，陳循的兒子援引舊例請求恤典，纔恢復官爵賜予祭祀。

同邑蕭鎡，字孟勤。宣德二年進士，需次於家。八年，帝命楊溥合選三科進士，拔二十八人爲庶吉士，鎡爲首。英宗即位，授編修。正統三

同鄉蕭鎡，字孟勤。宣德二年考中進士，授予官職後在家按等候資歷補缺。宣德八年，皇帝命令楊溥全面選拔三科進士，提升二十八人爲庶吉士，蕭鎡爲第一個。英宗登上皇位，授官編

年，進侍讀。久之，代李時勉爲國子監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疾辭。既得允，監丞鮑相率六館生連章乞留。帝可其奏。明年，以本官兼翰林學士，與侍郎王一寧并入直文淵閣。又明年，進户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易儲議起，鎡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不聽。加太子少師。《寰宇通志》成，進户部尚書。帝不豫，諸臣議復憲宗東宫。李賢私問鎡，鎡曰："既退，不可再也。"英宗復位，遂削籍。天順八年卒。成化中，復官賜祭。鎡學問該博，文章爾雅。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云。

王文

王文，字千之，初名强，東鹿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持廉奉法，爲都御史顧佐所稱。宣德末，奉命治彰德妖賊張普祥獄。還奏稱旨，賜今名。

英宗即位，遷陝西按察使。遭父憂，命奔喪，起視事。正統三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五年召爲大理寺卿。明年與刑部侍郎何文淵録在京刑獄，尋遷右都御史。九年，出視延綏、寧夏邊務，劾治定邊營失律都督僉事王禎、都督同知黄真等罪，邊徼爲肅。明年代陳鎰鎮守陝西。平凉、臨洮、鞏昌饑，奏免其租。尋進左都御史。在陝五年，鎮静不擾。

景泰改元，召掌院事。文爲人深刻有城府，面目嚴冷，與陳鎰同官，一揖外未嘗接談。諸御史畏之若神，廷臣無敢干以私者，然中實柔媚。初，按大理少卿薛瑄獄，希王振指，欲坐瑄死。至是治中官金英縱家奴不

修。正統三年，晋升爲侍讀。過了很久，代替李時勉任國子監祭酒。景泰元年，因年老多病辭官。已經得到許可，監丞鮑相帶領六館的學生接連呈上奏章請求讓他留任。皇帝答應了他們的奏請。第二年，以原來的官職兼任翰林學士，和侍郎王一寧一起進入文淵閣值班。第三年，晋升户部右侍郎，仍像以前那樣兼職。改變儲君的討論發生時，蕭鎡説："不要改變樹立的太子，這是霸王們所禁止的，何况天朝呢？"皇上不聽從。加官太子少師。《寰宇通志》寫成，晋升户部尚書。皇帝有病，衆位大臣討論恢復憲宗爲太子。李賢私下詢問蕭鎡，蕭鎡説："已經退位，不能第二次登位了。"英宗第二次登上皇位，於是削去官籍。天順八年死去。成化年間，恢復官爵賜予祭祀。蕭鎡學問淵博精深，文章雅正。但是本性猜忌，遇到事情大多退避。

王文，字千之，本名叫王强，束鹿人。永樂十九年考中進士。授官監察御史。品行廉潔奉守法律，被都御史顧佐所稱贊。宣德末年，奉命審理彰德妖賊張普祥的案件。回朝奏報符合皇上的意思，賜給他現在的名字。

英宗登上皇位，升任陝西按察使。遭逢父親去世服喪，起用處理政事。正統三年正月，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正統五年，召回朝廷任大理寺卿。第二年，和刑部侍郎何文淵審察京城的案件，不久升任右都御史。正統九年，出京巡視延綏、寧夏的邊關防務，彈劾審理定邊營觸犯法律的都督僉事王禎、都督同知黄真等人的罪行，邊關爲此而嚴整。第二年，代替陳鎰鎮守陝西。平凉、臨洮、鞏昌發生饑荒，上奏章免除那些地方的租税。不久提升爲左都御史。在陝西任職五年，鎮守安静不擾亂平民。

景泰元年，召回朝廷掌管都察院的事務。王文爲人嚴峻苛刻有心機，面容嚴肅冷峻，他和陳鎰官階相同，見面作一個長揖之外從没有過交接攀談。衆御史像神人一樣畏懼他，朝廷大臣不敢以私情干謁，然而内心實際柔媚。當初，審理大理少卿薛瑄的案件，迎合王振的旨意，想判薛瑄

法事，但抵奴罪。給事中林聰等劾文、鎰畏勢長奸，下詔獄。二人俱伏，乃宥之。二年六月，學士江淵上言法司斷獄多枉。文及刑部尚書俞士悦求罷，且言淵嘗私以事，不聽，故見誣。帝兩置之。

死罪。到這時審理宦官金英放縱家奴不遵守法律的案件，祇是判了家奴的罪。給事中林聰等人彈劾王文、陳鎰畏懼權勢助長奸惡，把他們關進欽犯監獄。兩個人都承認罪行，皇上於是寬容了他們。景泰二年六月，學士江淵上書説法律機關判決案件大多枉曲。王文和刑部尚書俞士悦請求罷免，并且説江淵曾經有事賄賂他們，他們没有聽從，所以被誣告。皇帝對兩邊都置之不理。

三年春，加太子太保。時陳鎰鎮陜西，將還，文當代。諸御史交章留之，乃改命侍郎耿九疇。南京地震，江、淮北大水，命巡視。偕南九卿議上軍民便宜九事。又言徐、淮間饑甚，而南京儲蓄有餘，請盡發徐、淮倉粟振貸，而以應輸南京者輸徐、淮，補其缺。皆報可。

景泰三年春，加官爲太子太保。當時陳鎰鎮守陜西，將要回朝，王文應當代替他。各個御史紛紛上奏章挽留他，於是改换任命侍郎耿九疇。南京發生地震，長江、淮河北岸漲洪水，命令他去巡視。他同南九卿商議呈上有利於軍民的九件事。又進言徐、淮之間饑荒嚴重，而南京的儲蓄有剩餘，請求全部發放徐、淮倉庫的粟米來賑救，而把應該輸送到南京的糧食輸送給徐、淮，填補那裏的空缺。都答覆許可。

是時，陳循最任，好剛自用。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强悍，思引與共政以敵之，乃疏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遂舉文。而文得中官王誠助，於是詔用文。尋自江、淮還朝，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尋遭母喪，奪哀如前。文雖爲穀所引，而穀遲重，循性明決，文反與循合而不附穀。其後以子倫故，欲傾考官，又用穀言而罷。由是兩人卒不相得。

這時候，陳循最得到信任，剛愎自用。高穀和陳循不相友好，因爲王文强悍，想拉他一齊共同處理朝政來對抗陳循，於是上疏請求增加内閣的人數。陳循舉薦他的同鄉蕭維禎，高穀於是舉薦王文。而王文得到宦官王誠的幫助，於是詔命任用王文。不久他從長江、淮河回到朝廷，改任吏部尚書，兼任翰林院學士，值班文淵閣。二品大臣進入内閣從王文開始。不久遭逢母親去世服喪，像前次那樣減少服喪期任官。王文雖然是高穀所引薦，但是高穀遲緩穩重，陳循性格鮮明决斷，王文反而與陳循相合而不依附高穀。後來因爲兒子王倫的原因，想傾軋考官，又因爲高穀進言而作罷。因此兩個人最終不相友好。

五年三月，江、淮大水，復命巡視。先是，蘇、松、常、鎮四府糧，四石折白銀一兩，民以爲便。後户部復徵米，令輸徐、淮，凡一百十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有破家者。文用便宜停之，又發廩振饑民三百六十餘萬。時年饑多盗，文捕長洲盗許道師等二百人。欲張其功，坐以謀逆。大理卿薛瑄辨其誣。給事中王鎮乞會

景泰五年三月，長江、淮河漲洪水，又命令他巡視。在此之前，蘇、松、常、鎮四府的糧食，四石折合白銀一兩，百姓認爲便宜。後來户部又徵收大米，命令輸送給徐、淮，共一百一十多萬石。大致用三石纔運送到一石，有的人家産破敗。王文以便宜行事停止輸送大米，又打開糧倉賑濟飢民三百六十餘萬。當時因爲饑荒而多盗賊，王文逮捕長洲盗賊許道師等二百人。想擴大自己的功勞，判許道師爲謀反叛逆罪。大理卿薛

廷臣勘實，得爲盗者十六人置之法，而餘得釋。還進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再進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閣。

瑄辨别出他的誣陷。給事中王鎮請求召集朝廷大臣勘察落實，查出當盗賊的十六人依法處置，而其餘的得到釋放。回朝後晋升爲少保，兼任東閣大學士。再次升任謹身殿大學士，仍然在東閣兼職。

初，英宗之還也，廷臣議奉迎禮。文時爲都御史，厲聲曰："公等謂上皇果還耶？也先不索土地、金帛而遽送駕來耶？"衆素畏文，皆愕然不决而罷。及易儲議起，文率先承命。景帝不豫，群臣欲乞還沂王東宫。文曰："安知上意誰屬？"乃疏請早選元良。以是中外誼傳文與中官王誠等謀召取襄世子。

當初，英宗回朝的時候，朝廷大臣討論迎接的禮節。王文當時是都御史，厲聲説："你們認爲上皇果真能回來嗎？也先不索取土地、金帛而立即送上皇回來嗎？"衆人一直畏懼王文，都愕然没有决議而結束討論。到改换儲君的討論興起時，王文率先受命。景帝病重，群臣打算請求讓沂王回東宫。王文説："怎麽知道皇上的遺意屬於誰？"於是上疏請求早日選定太子。因此宫裏宫外鬧嚷嚷地盛傳王文和宦官王誠等人謀劃召取襄世子爲儲君。

英宗復位，即日與于謙執於班内。言官劾文與謙等謀立外藩，命鞫於廷。文力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内府兵部可驗也。"辭氣激壯。逮車駕主事沈敬按問，無迹。廷臣遂坐謙、文召敬謀未定，與謙同斬於市，諸子悉戍邊。敬亦坐知謀反故縱，減死，戍鐵嶺。文之死，人皆知其誣。以素刻忮，且迎駕、復儲之議不愜輿論，故冤死而民不思。成化初，赦其子還，尋復官，贈太保，謚毅愍。

英宗重新登上皇位，當天他和于謙就在班列内被拘捕。諫官彈劾王文和于謙等人陰謀樹立外地藩王，命令在朝廷上審問。王文極力争辯説："召回親王必須用金牌信符，遣發官員必定有馬牌，内府兵部可以驗證我做了没有。"言辭語氣激烈雄壯。逮捕車駕主事沈敬來查究審問，没有事實。朝廷大臣於是以于謙、王文召集沈敬陰謀未定而判罪，和于謙一起在集市被斬首，所有的兒子全都戍守邊關。沈敬也因知道謀反却故意放縱獲罪，減去死刑，戍守鐵嶺。王文的死，人人都知道他受了誣陷。因爲平時刻薄强悍，并且在迎駕、復儲的討論時不與輿論相合，所以冤死而百姓不思念他。成化初年，赦免他的兒子回來，不久恢復官職，追贈爲太保，謚號毅愍。

倫，改名宗彝。成化初進士。歷户部郎中，出理遼東餉。中官汪直東征，言宗彝督餉勞，擢太僕少卿。弘治中，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謚安簡。

王倫，改名爲宗彝。成化初年進士。歷任户部郎中，出京管理遼東的軍餉。宦官汪直東征，説王宗彝督辦軍餉有功勞，提升任太僕少卿。弘治年間，多次升遷至南京禮部尚書。死後，謚號安簡。

江淵

江淵，字世用，江津人。宣德五年庶吉士，授編修。正統十二年，詔與杜寧、裴綸、劉儼、商輅、陳文、楊鼎、吕原、劉俊、王玉共十人，肄

江淵，字世用，江津人。宣德五年選庶吉士，授官編修。正統十二年，詔命他和杜寧、裴綸、劉儼、商輅、陳文、楊鼎、吕原、劉俊、王玉一共十個人，在東閣學習，曹鼐等人當他們的

業東閣，曹鼐等爲之師。

郕王監國，徐有貞倡議南遷，太監金英叱出之，踉蹌過左掖門。淵適入，迎問之。有貞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於是淵入，極陳固守之策。遂見知於王，由侍講超擢刑部右侍郎。也先薄京師，命淵參都督孫鏜軍事。

景泰元年，出視紫荆、倒馬、白羊諸關隘，與都指揮同知翁信督修雁門關。其秋遂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尋改户部侍郎，兼職如故。

明年六月，以天變條上三事：一，厚結朵顔、赤斤諸衛，爲東西藩籬；一，免京軍餘丁，以資生業；一，禁訐告王振餘黨，以免枉濫。詔悉從之。又明年二月改吏部，仍兼學士。是春，京師久雨雪。淵上言："漢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仲春少陽用事，而寒氣脅之，占法謂人君刑法暴濫之象。陛下恩威溥洽，未嘗不赦過宥罪，竊恐有司奉行無狀，冤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田租之三，今復移檄追徵，則是朝廷自失大信於民，怨氣鬱結，良由此也。"帝乃令法司申冤濫，詰户部違詔，下尚書金濂於獄，卒免税如詔。東宫既易，加太子少師。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不職，以淵言罷之。母憂起復。初侍講學士倪謙遭喪，淵薦謙爲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自爲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而令自今群臣遭喪無濫保。

老師。

郕王代理國政，徐有貞倡議南遷，太監金英呵叱他出去，他踉踉蹌蹌經過左掖門。江淵正好進來，迎上去問他。徐有貞説："因爲我建議南遷不合衆意。"於是江淵進去，極力陳説穩固防守的策略。於是被郕王知遇，由侍講越級提拔爲刑部右侍郎。也先進犯京城，皇上命令江淵參與都督孫鏜的軍隊事務。

景泰元年，出京巡視紫荆、倒馬、白羊各關隘，和都指揮同知翁信監督修建雁門關。這年秋天就以原來的官職兼任翰林學士，進入内閣參預機要事務。不久改任户部侍郎，像以前那樣兼職。

第二年六月，因爲天象變異分條上書建議三件事：一，深厚結交朵顔、赤斤各衛，作爲東西方的防綫；二，除去京城軍隊多餘的兵丁，用來資助生産；三，禁止揭發上告王振的餘黨，以免枉錯淫濫使無辜受害。詔令全部聽從他的建議。又在第二年二月改任吏部，仍然兼任學士。這年春天，京城下了很久的雪。江淵上言説："漢代的劉向説，凡是雨都屬於陰，雪又比雨更陰。仲春時節少陽主宰天下，而寒氣却挾持它，占卜説這是人間的君王刑法嚴厲過濫的兆象。陛下恩德威嚴廣博，不是没有赦免罪過，私下擔心有關官員奉命行使權力却行爲不檢，冤屈可能有没能伸張的。况且以前下達明確的詔令，免去景泰二年田租的三分之一，現在又傳遞公文追收，却是朝廷自己對人民喪失了極大的信用，怨氣鬱結，確實是因爲這個原因。"皇帝於是命令司法機關昭雪受冤屈和判處過重的人，責備户部違反詔令，把尚書金濂關進監獄，最後按詔令免税。東宫改换後，加官太子少師。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不稱職，因爲江淵的進言罷免了他。服母喪期中起用恢復官職。當初侍講學士倪謙遭逢喪事，江淵舉薦他任講官，倪謙於是減少服喪期起用任職。現在御史周文説江淵引薦倪謙，正是他自己爲今天打算。皇帝認爲事情已經處理了，不再過問，却命令從現在起群臣遭逢喪事不得没有準則地保舉。

五年春，山東、河南、江北饑，命同平江侯陳豫往撫。淵前後條上軍民便宜十數事。并請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廣徐州東城以護廣運倉。悉議行。時江北洊饑，淮安糧運在塗者，淵悉追還備振，漕卒乘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淵被劾，當削籍。廷臣以淵守便宜，不當罪。帝宥之。

景泰五年春，山東、河南、長江北岸發生饑荒，命令他和平江侯陳豫一起前去撫慰。江淵前後分條上書對軍民有利的十多件事。并且請求修築淮安月城來保護常盈倉，擴大徐州東城來保護廣運倉。全部都經廷議實行。當時長江北岸屢次發生饑荒，淮安運送在途中的糧食，江淵全部追回來預備救災，管理漕運的士兵乘機侵占偷盜。事情被朝廷知道，派遣御史考察落實。江淵被彈劾，應當削去官籍。朝廷大臣認爲江淵是爲了方便救災，不應當定罪。皇帝寬恕了他。

閣臣既不相協，而陳循、王文尤刻私。淵好議論，每爲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兵部尚書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人協理部事，淵心欲得之。循等佯推淵而密令商輅草奏，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英宗復位，與陳循等俱謫戍遼東，未幾卒。

內閣大臣已經不融洽，而陳循、王文尤其刻意營私。江淵喜歡議論，常常被同級官員所壓制，內心感到失意不高興。恰逢兵部尚書于謙因病告假，詔命推選一人去協同辦理兵部的事務，江淵心裏很想得到這個職位。陳循等人假裝推選江淵却悄悄地叫商輅起草奏章，把“石兵江工”四個字給他看，江淵在一邊不明白。等到詔書下達，調工部尚書石璞去兵部，而用江淵代替石璞，江淵大爲失望。英宗重新登上皇位，他和陳循等人都貶謫去戍守遼東，没過多久就死了。

初，黄玹之奏易儲也，或疑淵主之。丘濬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紙異。”索奏視之，果廣西紙，其誣乃白。成化初，復官。

當初，黄玹奏請改换儲君，有人懷疑江淵主張這件事。丘濬説：“這容易分辨，廣西的紙和京城的紙不同。”取來奏書一看，果然是廣西的紙，他受的誣陷纔洗清。成化初年，恢復官職。

許彬

許彬，字道中，寧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正統末，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詔，提督四夷館。上皇將還，遣彬至宣府奉迎，上皇命書罪己詔及諭群臣敕，遣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上皇，還擢本寺卿。石亨等謀復上皇，以其謀告彬，彬進徐有貞，語具《有貞傳》。英宗復位，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直文淵閣。未幾，爲石亨所忌，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甫行，貶陝西參政。至則乞休去。憲宗立，命以侍郎致仕，尋卒。

許彬，字道中，寧陽人，永樂十三年考中進士。改爲庶吉士，授官檢討。正統末年，多次升遷至太常少卿，兼任翰林待詔，總管四夷館。上皇將返回，派遣許彬到宣府迎接，上皇命令他寫罪己詔和訓諭群臣的敕書，派遣他祭祀土木陣亡的官軍，因此被上皇知遇，回朝後提升爲本寺卿。石亨等人謀劃恢復上皇的皇位，把他們的打算告訴許彬，許彬推薦徐有貞，詳情記載在《有貞傳》。英宗重新登上皇位，他晋升爲禮部左侍郎，兼任翰林院學士，進入文淵閣值班。没過多久，被石亨所猜忌，出京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剛剛出發，又貶爲陝西參政。到達後就請求退休離任。憲宗登上皇位，命令他以侍郎的官職退休，不久就死了。

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一時浮蕩士多出其門。晚參大政，方欲杜門謝客，而客惡其變態，競相騰謗，竟不安其位。

許彬性格坦率，喜歡交結朋友，不善於選擇人，當時輕浮放蕩之士大多出於他的門下。晚年參預重大的政事，正想閉門謝客，但是客人不喜歡他改變以前的態度，競相肆意誹謗他，終於不能安穩自己的官位。

陳文

陳文，字安簡，廬陵人。鄉試第一，正統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十二年，命進學東閣。秩滿，遷侍講。

陳文，字安簡，廬陵人。參加鄉試獲得第一，正統元年，考中進士，授官編修。正統十二年，命令進爲東閣大學士。任期滿，晋升爲侍講。

景泰二年，閣臣高穀薦文才，遂擢雲南右布政使。貴州比歲用兵，資餉雲南，民困轉輸。文令商賈代輸，而民倍償其費，皆稱便。税課額鈔七十餘萬，吏俸所取給，典者侵蝕，吏或累歲不得俸。文悉按治，課日羨溢。雲南産銀，民間用銀貿易，視内地三倍。隸在官者免役，納銀亦三之，納者不爲病。文曰："雖如是，得無傷廉乎?"損之，復令減隸額三之一。名譽日起，遷廣東左布政使，母憂未赴。

景泰二年，内閣大臣高穀舉薦陳文的才能，於是提升他任雲南右布政使。貴州連續幾年有戰争，物資軍餉來自於雲南，百姓被運輸所困擾。陳文命令商人代替百姓輸送，而百姓加倍補償商人的運費，大家都稱道説方便。税收款額爲錢鈔七十多萬，官吏的俸禄取以供給，主管的人侵吞，官吏有時連續幾年不能得到俸禄。陳文全都審察整頓，税收漸漸充足富餘。雲南出産白銀，民間用白銀貿易，是内地的三倍。屬於官家的人免除徭役，繳納的白銀也是百姓的三分之一，繳納的人不認爲是不好。陳文説："雖然如此，該不會有害於廉政吧?"減少這種份額，又命令減除屬於官家的租税份額的三分之一。名聲贊譽漸漸上升，升任廣東左布政使，因爲母喪没有赴任。

英宗既復位，一日謂左右曰："向侍朕編修，晳而長者安在?"左右以文對，即召爲詹事。乞終制。不允。入侍東宫講讀。學士吕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曰："柯潛可。"出告王翺，翺曰："陳文以次當及，奈何抑之?"明日，賢入見，如翺言。

英宗再次登上皇位之後，有一天對左右的人説："以前侍奉朕的編修，白晳而且高大的人在哪裏?"左右的人回答是陳文，皇上馬上召他任詹事。他請求守完三年的喪期。不被允許。入朝陪侍東宫任講讀。學士吕原死，皇帝問李賢誰能够代替，李賢説："柯潛可以。"出來以後告訴王翺，王翺説："陳文按順序應當輪到他，爲什麽要壓制他?"第二天，李賢入朝晋見皇上，像王翺説的那樣進言。

七年二月，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内閣。文既入，數撓賢以自異，曰："吾非若所薦也。"侍讀學士錢溥與文比舍居，交甚歡。溥嘗授内侍書，其徒多貴幸，來謁，必邀文共

景泰七年二月，晋升爲禮部右侍郎兼任學士，進入内閣。陳文入内閣後，多次阻撓李賢而提出異議，説："我不是你所推薦的。"侍讀學士錢溥和陳文相鄰居住，交往很好。錢溥曾經授官内侍書，他弟子大多顯貴寵幸，前來拜謁，必定

飲。英宗大漸，東宫内侍王綸私詣溥計事，不召文。文密覘之。綸言："帝不豫，東宫納妃，如何?"溥謂："當奉遺詔行事。"已而英宗崩，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綸、溥定計，欲逐賢以溥代之，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是時憲宗初立，綸自謂當得司禮，氣張甚。英宗大殮，綸衰服襲貂，帝見而惡之。太監牛玉恐其軋己，因數綸罪，逐之去。溥謫知順德縣，雍浙江參政。詞所連，順天府尹王福，通政參議趙昂，南寧伯毛榮，都督馬良、馮宗、劉聚，錦衣都指揮僉事門達等皆坐謫。雍亦文素所不悦者也。改吏部左侍郎，同知經筵事。

邀請陳文一同喝酒。英宗病危，東宫内侍王綸悄悄到錢溥家商量事情，不召陳文。陳文暗中偷看他們。王綸説："皇帝病危，東宫要納妃子，怎麽辦?"錢溥説："應當遵奉遺詔行事。"不久英宗死了，李賢應該起草詔書。陳文起身奪下他的筆説："没有用了，已經有起草的人。"於是説王綸、錢溥已經定下計劃，想逐出李賢用錢溥代替，還要用兵部侍郎韓雍代替尚書馬昂。李賢大怒，揭發他們的事情。當時憲宗剛登上皇位，王綸自以爲應當得到司禮的職位，氣焰很囂張。舉行英宗的入棺禮，王綸的喪服疊套着貂皮衣，皇帝看見了很討厭他。太監牛玉擔心他傾軋自己，於是歷數王綸的罪過，驅逐他離開朝廷。錢溥貶謫爲順德縣知縣，韓雍爲浙江參政。獄詞所牽連的人，有順天府尹王福，通政參議趙昂，南寧伯毛榮，都督馬良、馮宗、劉聚，錦衣都指揮僉事門達等人都連坐被貶謫。韓雍也是陳文一直所不喜歡的人。陳文改任吏部左侍郎，同知御前講席事務。

成化元年，進禮部尚書。羅倫論賢奪情。文内愧，陰助賢逐倫，益爲時論所鄙。三年春，帝命户部尚書馬昂、副都御史林聰及給事中潘禮、陳越清理京營。文奏必得内臣共事，始可剗除宿弊，因薦太監懷恩。帝從之。《英宗實録》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卒。贈少傅，謚莊靖。

成化元年，晋升爲禮部尚書。羅倫控告李賢守喪不滿期而任職。陳文心中愧疚，暗地裏幫助李賢逐出羅倫，更加被當時的輿論所鄙薄。成化三年春季，皇帝命令户部尚書馬昂、副都御史林聰和給事中潘禮、陳越清理京城的軍營。陳文上奏説一定要有内臣一齊處理這件事，纔能够鏟除長期以來的弊病，因此推薦太監懷恩。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英宗實録》寫成，加官爲太子少保，兼任文淵閣大學士。成化四年死去。追贈爲少傅，謚號莊靖。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士大夫多冀其進用。及居宫端，行事鄙猥。既參大政，無所建明。朝退則引賓客故人置酒爲曲宴，專務請屬。性卞急，遇睚眦怨必報。及賢卒，文益恣意行，名節大喪。殁後，禮部主事陸淵之、御史謝文祥皆疏論文不當得美謚。帝以事已施行，不許。

陳文一直以才華自許，在京城外做官頗有功績實效，士大夫大多希望他進入朝廷得到任用。到他任太子詹事，做事鄙陋。參預重大政務後，没有什麽建樹。退朝後就邀請賓客老友進行歌舞宴樂，專心於打通關節。性格急躁，遇到極小的仇怨也一定要報復。到李賢死後，陳文更加任意行事，名節大大地喪失。死了以後，禮部主事陸淵之、御史謝文祥都上疏彈劾陳文不應當得到好的謚號。皇帝認爲事情已經施行了，不同意。

萬安　彭華

萬安，字循吉，眉州人。長身魁顔，眉目如刻畫，外寬而深中。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萬安，字循吉，眉州人。身材高大相貌魁梧，眉毛和眼睛像刻畫上去的，外面寬闊而裏面深凹。正統十三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

成化初，屢遷禮部左侍郎。五年，命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參機務。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歡。自爲同官，每當遷，必推安出己上。至是議簡閣臣，泰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

成化初年，多次遷升後任禮部左侍郎。成化五年，命令他兼任翰林學士，進入内閣參預機要事務。和他同一年考中的生員任詹事的李泰，是宦官李永昌的養子，比萬安年紀小。萬安像對待兄長一樣對待他，得到他的歡心。自從成爲同級官僚以後，每當遷升，李泰必定推薦萬安排在自己的前邊。到這時商議選拔内閣大臣，李泰又推薦萬安説："你先去，我不怕不能到達。"因此萬安得到進入内閣的機會，而李泰忽然得急病死了。

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托，結諸閹爲内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宫，安因内侍致殷勤，自稱子侄行。妃嘗自愧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其妻王氏有母至自博興。王謂母曰："嚮家貧時，以妹爲人娣，今安在？"母曰："第憶爲四川萬編修者。"通心疑是安，訪之則安小婦，由是兩家婦日往來。通妻著籍禁内，恣出入，安得備知宫中動静，益自固。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與安同年不相能。安構獄，除兩人名。

萬安没有什麽學問，被重用而掌握大權以後，衹是天天專注於請客送禮，結交各個宦官作爲内援。當時萬貴妃在後宫最受寵，萬安依靠内侍獻殷勤，自稱子侄輩。萬貴妃曾經爲没有門閥望族而羞愧，聽説之後十分高興。萬貴妃的弟弟錦衣指揮萬通，於是以家族親屬的身份多次到萬安家裏拜訪。他的妻子王氏的母親從博興來。王氏對母親説："以前家裏貧窮的時候，把妹妹給别人作小妾，現在在哪裏？"母親説："衹記得是四川萬編修。"萬通心裏懷疑是萬安，問他纔知道是萬安的小妾，從此兩家的女人天天來往。萬通的妻子在宫城中有門籍，任意出入，萬安能够完全知道宫中的動静，更加穩固了自己的地位。侍郎邢讓、祭酒陳鑑和萬安同年中進士，不相友好。萬安誣陷二人入獄，除去二人的名籍。

七年冬，彗見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安

成化七年冬天，彗星出現在天田，衝犯太微星。朝廷大臣多説是君王和臣子之間阻隔不通，應該按時召見大臣商議朝政 。大學士彭時、商輅極力請求。司禮宦官於是約定在御殿日召對，并且説："初次拜見皇上，感情還没有融洽，不要多説話，有什麽要説的姑且等待其他時候。"正要進去，又像原來那樣約定。等到晋見皇上的時候，彭時説天象的變化是可怕的，皇帝説："已經知道了，卿等應該盡心。"彭時又説："昨

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矣。

天御史有疏奏，請求減少京城官員的俸禄薪水，武臣不免因失望而怨恨，請求按舊例行事爲好。"皇帝答應了他。萬安於是磕頭呼萬歲，想出去。彭時、商輅没有辦法，都磕頭退出。宦官嘲笑朝廷的官員説："你們這些人經常説皇上不召見你們。等到召見的時候，衹知道呼萬歲罷了。"一時傳爲笑話，稱他們是"萬歲閣老"。皇帝從此不再召見大臣了。

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帝計事。安止之曰："往彭公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以此貽笑。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其容悦不識大體，且善歸過於人如此。

這以後尹直進入内閣，想請求晋見皇帝商議事情。萬安制止他説："以前彭公請求召對，一句話不對，就磕頭呼萬歲，因此留下笑柄。現在我們每件事情都詳盡地報告，太監選擇上報，皇上没有不應允的，大大地勝過去當面對答了。"他曲意逢迎取悦上意不識大體，并且善於把過錯歸結給别人到這個地步。

九年，進禮部尚書。久之，改户部。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俄改文淵閣大學士。孝宗出閣，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尋加太子太保。時彭時已歿，商輅以忤汪直去，在内閣者劉珝、劉吉。而安爲首輔，與南人相黨附，珝與尚書尹旻、王越又以北人爲黨，互相傾軋。然珝疏淺而安深鷙，故珝卒不能勝安。

成化九年，晋升爲禮部尚書。很久以後，改任户部。成化十三年，加官太子少保，不久改任文淵閣大學士。孝宗出閣，晋升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不久加官太子太保。當時彭時已經死了，商輅因爲觸怒汪直而辭官，在内閣的有劉珝、劉吉。萬安作首輔，和南方的人結成黨派，劉珝和尚書尹旻、王越又以北方的人作爲朋黨，互相傾軋。但是劉珝粗疏淺薄而萬安却深沉凶狠，所以劉珝始終不能勝過萬安。

十八年，汪直寵衰，言官請罷西廠。帝不許。安具疏再言之，報可，中外頗以是稱安。《文華大訓》成，進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復進少傅、太子太師，再進少師。

成化十八年，汪直的寵幸衰微，諫官請求罷除西廠。皇帝不答應。萬安呈上奏疏再次説這件事，答覆許可，朝廷内外大多因此稱贊萬安。《文華大訓》寫成，晋升爲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又升任少傅、太子太師，又升任爲少師。

當是時，朝多秕政，四方災傷日告。帝崇信道教，封金闕、玉闕真君爲上帝，遣安祭於靈濟宫。而李孜省、鄧常恩方進用，安因彭華潛與結，藉以排異己。於是珝及王恕、馬文升、秦紘、耿裕諸大臣相繼被逐，而華遂由詹事遷吏部侍郎，入内閣。朝臣無敢與安抵牾者。

正當這個時候，朝廷有很多不恰當的措施，四面八方的災害每天都有報告。皇帝崇信道教，封金闕、玉闕真君爲上帝，派遣萬安在靈濟宫祭祀。而李孜省、鄧常恩纔進用，萬安因爲彭華暗中和他結交，藉他來排除異己。於是劉珝和王恕、馬文升、秦紘、耿裕等大臣相繼被逐出朝廷，而彭華於是從詹事升任吏部侍郎，進入内閣。朝廷大臣没有敢和萬安對抗的。

華，安福人，大學士時之族弟，舉景泰五年會試第一。深刻多計數，

彭華，安福人，大學士彭時的族弟，考中景泰五年會試第一名。爲人嚴峻苛刻又多算計人，

善陰伺人短，與安、孜省比。嘗嗾蕭彦莊攻李秉，又逐尹旻、羅璟，人皆惡而畏之。逾年，得風疾去。

善於窺伺别人的短處，和萬安、李孜省相勾結。曾經唆使蕭彦莊攻擊李秉，又驅逐尹旻、羅璟，人們都厭惡并且畏懼他。過了一年，得中風病而離任。

孝宗嗣位，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假風聞挾私，中外嘩然。御史湯鼐詣閣。安從容言曰："此裏面意也。"鼐即以其語奏聞，謂安抑塞言路，歸過於君，無人臣禮。於是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交章列其罪狀。先是，歙人倪進賢者，粗知書，無行，諂事安，日與講房中術。安暱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爲庶吉士，除御史。帝一日於宫中得疏一小篋，則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帝命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意。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遽索馬歸第，乞休去。時年已七十餘，尚於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居一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孝宗繼承皇位，萬安起草即位詔書，禁止諫官假藉風聞的事挾私報復，朝廷内外議論紛紛。御史湯鼐到内閣問這件事。萬安委婉地説："這是裏面的意思。"湯鼐馬上將他的話奏報皇上，説萬安壓制阻塞進言的道路，把過錯歸結給君王，没有人臣的禮節。於是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人紛紛上奏章列數他的罪狀。在此之前，歙人有個叫倪進賢的，粗略地讀過一些書，没有品行，諂媚侍奉萬安，天天和他研討房中術。萬安昵愛他，於是叫他去參加考試，獲得進士。授官庶吉士，任命爲御史。皇帝有一天在宫中得到一小篋奏疏，却全部都是討論房中術的，末尾署名爲"臣安進"。皇帝命令太監懷恩拿到内閣説："這是大臣所做的嗎?"萬安羞愧流汗爬在地上，不能説話。等到各位大臣彈劾的奏章送進宫，又命令懷恩到萬安面前宣讀。萬安多次下跪請求哀憐，没有辭官的想法。懷恩直接前去摘下他的牙牌説："可以出去了。"他纔驚惶地急忙找馬回家，請求退休離任。當時年紀已經七十多歲了，還在路上望三台星，希望又被任用。過了一年就死了，追贈爲太師，謚號文康。

初，孝穆皇太后之薨，内庭籍籍指萬貴妃。孝宗立，魚臺縣丞徐頊上書發其事。廷臣議逮鞠萬氏戚屬曾出入宫掖者。安驚懼不知所爲，曰："我久不與萬氏往來矣。"而劉吉先與萬氏姻，亦自危。其黨尹直尚在閣，共擬旨寢之。孝宗仁厚，亦置不問，安、吉得無事。

當初，孝穆皇太后的死，内宫喧嘩指責萬貴妃。孝宗登上皇位，魚臺縣縣丞徐頊上書揭發這件事。朝廷大臣商議逮捕審問萬氏親屬中曾經出入宫門的人。萬安吃驚害怕不知道自己該怎麽辦，説："我已經很久不和萬氏來往了。"而劉吉原先和萬氏有姻親關係，也感到危險。他的黨羽尹直還在内閣，一齊擬寫聖旨阻止這件事。孝宗仁厚，也放在一邊不過問，萬安、劉吉纔没有什麽事。

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試，必令其門生爲考官，子孫甥婿多登第者。子翼，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翰林編修。安死無幾，翼、弘璧相繼死，安竟無後。

萬安在政府任職二十年，每當遇上考試，必定命令他的門生當考官，兒子孫子外甥女婿有很多考中的。兒子萬翼，南京禮部侍郎。孫子萬弘璧，翰林編修。萬安死後没多久，萬翼、萬弘璧相繼死去，萬安竟然没有後代在世。

劉珝 劉鈗

劉珝，字叔温，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天順中，歷右中允，侍講東宫。

憲宗即位，以舊宫僚屢遷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日講。成化十年，進吏部左侍郎，充講官如故。珝每進講，反覆開導，詞氣侃侃，聞者爲悚。學士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憲宗亦愛重之。明年，詔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帝每呼"東劉先生"，賜印章一，文曰"嘉猷贊翊"。尋進吏部尚書，再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謹身殿大學士。

珝性疏直。自以宫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員外郎林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珝於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摇東宫。珝密疏諫，謀少阻。素薄萬安，嘗斥安負國無耻。安積忿，日夜思中珝。初，商輅之劾汪直也，珝與萬安、劉吉助之争，得罷西廠。他日，珝又折王越於朝，越慚而退。已而西廠復設，珝不能有所諍。至十八年，安見直寵衰，揣知西廠當罷，邀珝同奏。珝辭不與，安遂獨奏。疏上，帝頗訝無珝名。安陰使人訐珝與直有連。會珝子鎡邀妓狎飲，里人趙賓戲爲《劉公子曲》，或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大怒，决意去珝。遣中官覃昌召安、吉赴西角門，出帝手封書一函示之。安等佯驚救。次日，珝具疏乞休。令馳驛，賜月廪、歲隸、白金、楮幣甚厚。其實排珝使去者，安、吉兩人謀也。

劉珝，字叔温，壽光人。正統十三年考中進士。改爲庶吉士，授官編修。天順年間，多次任右中允，侍講東宫。

憲宗登上皇位，他因爲是以前宫中的屬僚多次遷升至太常卿，兼任侍讀學士，值班御前講席，任日講官。成化十年，晋升爲吏部左侍郎，像以前那樣擔當講官。劉珝每次入朝講學，反復開導，言詞語氣不慌不忙，聽的人爲之悚懼。學士劉定之稱他爲講官第一名，憲宗也喜愛并推重他。第二年，詔命以原來的官職兼任翰林學士，進入内閣參預機要事務。皇帝每次都叫他"東劉先生"，賜給他一枚印章，印文是"嘉猷贊翊"。不久晋升爲吏部尚書，再次加官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寫成，加官太子太保，升任謹身殿大學士。

劉珝性格開朗直爽。自以爲是宫僚舊臣，遇到事情不迴避。員外郎林俊因爲彈劾梁芳、繼曉被關進監獄，劉珝在皇帝面前解脱了他。李孜省等人用邪門左道擾亂政事，想改换東宫。劉珝秘密地上疏勸諫，那個陰謀被稍微阻止。他一直輕視萬安，曾經斥責萬安辜負國家没有羞耻。萬安忿恨鬱積於心，日夜想法中傷劉珝。當初，商輅彈劾汪直，劉珝和萬安、劉吉幫助他抗争，結果罷除西廠。另一天，劉珝又在朝堂責備王越，王越羞愧地退了下去。不久西廠重新設立，劉珝不能够有所勸諫。到了成化十八年，萬安見汪直的寵幸衰微了，揣想西廠應當罷除，邀請劉珝一齊上奏。劉珝推辭不參與，萬安於是獨自上奏。奏疏呈上去，皇帝很驚訝没有劉珝的名字。萬安暗中叫人揭發劉珝和汪直有牽連。恰逢劉珝的兒子劉鎡邀約妓女放蕩地喝酒，同鄉趙賓開玩笑寫了《劉公子曲》，有人增加添飾淫穢的話語，混雜在教坊院本中上奏。皇帝十分氣憤，下决心棄去劉珝。派遣宦官覃昌召集萬安、劉吉到西角門，拿出皇帝親手寫的一封信函給他們看。萬安等人假裝急忙救助劉珝。第二天，劉珝上疏請求退休。命令乘驛馬返家，賜給很豐厚的月廪、歲隸、白銀、紙幣。實際上排擠劉珝使他離開的，是萬

時内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珝稍優，顧喜譚論，人目爲狂躁。珝既倉卒引退，而彭華、尹直相繼入内閣，安、吉之黨乃益固。珝初遭母憂，廬墓三年。比歸，侍父盡孝。父歿，復廬於墓。弘治三年卒，謚文和。嘉靖初，以言官請，賜祠額曰"昭賢"，仍遣官祭之。

子鈗，字汝中。八歲時，憲宗召見，愛其聰敏，且拜起如禮，即命爲中書舍人。宫殿門閾高，同官楊一清常提之出入。帝慮牙牌易損，命易以銀。歷官五十餘年，嘉靖中至太常卿，兼《五經》博士，仍供事内閣誥敕房。博學有行誼，與長洲劉棨并淹貫故實，時稱"二劉"。

劉吉

劉吉，字祐之，博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經筵官。《寰宇通志》成，進修撰。天順四年，侍講讀於東宫，以憂歸。

憲宗即位，召纂《英宗實録》。至京，上疏乞終制。不允，進侍讀。《實録》成，遷侍讀學士，直經筵。累遷禮部左侍郎。

成化十一年，與劉珝同受命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尋進禮部尚書。孝宗出閣，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遭父喪，詔起復。吉三疏懇辭，而陰屬貴戚萬喜爲之地，得不允。《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久之，進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孝宗即位，庶吉士鄒智、御史姜洪力詆萬安、尹直及吉皆小人，當

安、劉吉兩個人的陰謀。

當時内閣有三個人。萬安貪婪狡猾，劉吉陰險刻薄。劉珝稍微好一些，但是因爲喜歡談論，人們認爲他浮躁輕狂。劉珝已經倉促引退，而彭華、尹直相繼進入内閣，萬安、劉吉的黨派於是更加穩固。劉珝當初遭逢母親喪事，在墓旁廬舍裏守了三年孝。等他回朝做官，侍候父親盡孝。父親死了，又在墓旁搭廬舍守孝。弘治三年死，謚號文和。嘉靖初年，因爲諫官的請求，賜祠廟匾額爲"昭賢"，仍然派遣官員祭祀他。

兒子劉鈗，字汝中。八歲的時候，憲宗召見他，喜愛他聰明敏捷，并且跪拜起身符合禮節，當即任命爲中書舍人。宫殿的門坎很高，同級官員楊一清經常提着他進出。皇帝考慮到牙牌容易損壞，命令用銀牌改换。先後任官五十多年，嘉靖年間官至太常卿，兼任《五經》博士，仍然在内閣的誥敕房辦公。他博學又有品行，和長洲劉棨都淵博貫通過去的史實，當時被稱爲"二劉"。

劉吉，字祐之，博野人。正統十三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充任御前講席。《寰宇通志》寫成，晋升修撰。天順四年，在東宫陪侍太子講讀，因服喪歸家。

憲宗即位，徵召纂寫《英宗實録》。到達京城，上疏請求服滿喪制。不允許，晋升侍讀。《英宗實録》寫成，升任侍讀學士，值班御前講席。多次遷升至禮部左侍郎。

成化十一年，和劉珝一齊接受命令兼任翰林學士，進入内閣參預機要事務，不久晋升爲禮部尚書。孝宗出閣，加官太子少保兼任文淵閣大學士。成化十八年，遭逢父親喪事，詔命起用恢復官職。劉吉三次上疏誠懇地辭官，却暗地裏囑托貴戚萬喜給他一席之地，結果不允許辭官。《文華大訓》寫成，加官太子太保，晋升爲武英殿大學士。很久以後，升任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不久加官少保兼任太子太傅。

孝宗登上皇位，庶吉士鄒智、御史姜洪竭力譴責萬安、尹直和劉吉都是小人，應當罷斥。劉

斥。吉深銜之。安、直皆去，吉獨留，委寄愈專。慮言者攻不已，乃建議超遷科道官，處以不次之位。詔起廢滯，給事中賀欽、御史强珍輩十人已次第擬擢，吉復上疏薦之，部曹預薦者惟林俊一人，冀以此籠絡言路，而言者猶未息。庶子張昇，御史曹璘、歐陽旦，南京給事中方向，御史陳嵩等相繼劾吉。吉憤甚，中昇逐之。數興大獄，智、向囚繫遠貶，洪亦謫官。復與中官蔣琮比，逐南御史姜綰等，臺署爲空。中外側目，言者亦少衰。

吉很怨恨他們。萬安、尹直都離職而去，劉吉一個人留了下來，委任托付更加專任他一人。考慮到進言的人不停地攻擊，於是建議越級提拔科道官，把他們放置在不按次序升遷的位置。詔命起用廢棄不用或者長期滯留不升遷的官員，給事中賀欽、御史强珍等十人已經按次序提拔，劉吉又上疏舉薦他們，部曹預先推薦的祇有林俊一個人，希望以此籠絡諫官，但是進言的人還是没有停息。庶子張昇，御史曹璘、歐陽旦，南京給事中方向，御史陳嵩等人相繼彈劾劉吉。劉吉氣憤極了，中傷張昇并把他逐出朝廷。多次發起大案，鄒智、方向被囚禁起來貶到遠方，姜洪也被貶官。又和宦官蔣琮勾結，驅逐南御史姜綰等人，御史臺官署因此而空虚。朝廷内外的人側目而視，進言的人也稍稍衰減。

初，吉與萬安、劉珝在成化時，帝失德，無所規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謡。至是見孝宗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而吉於閣臣居首，兩人有論建，吉亦署名，復時時爲正論，竊美名以自蓋。

當初，劉吉和萬安、劉珝在成化時期，皇帝失去聖德，没有什麼規勸矯正，當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謡諺。到這個時候看見孝宗仁愛明智，同級官員徐溥、劉健都是正直的人，但是劉吉在内閣大臣中處在第一位，兩人一有什麼商討建議，劉吉也署上名字，又不時發表正面的議論，竊取美好的名聲來掩蓋自己。

弘治二年二月，旱，帝令儒臣撰文禱雨。吉等言：“邇者奸徒襲李孜省、鄧常恩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覬一驗以希進用。倖門一開，争言祈禱，要寵召禍，實基於此，祝文不敢奉詔。”帝意悟，遂已之。五月，以災異請帝修德防微，慎終如始。八月，又以災異陳七事。代王獻海青，吉等言登極詔書已却四方貢獻，乞勿受。明年三月，偕同列上言：“陛下聖質清羸，與先帝不同。凡宴樂游觀，一切嗜好之事，宜悉減省。左右近臣有請如先帝故事者，當以太祖、太宗典故斥退之。祖宗令節宴游皆有時，陛下法祖宗可也。”土魯番使者貢獅子還，帝令内閣草敕，遣中官送之。吉等言不

弘治二年二月，發生乾旱，皇帝命令儒臣撰寫文章祈禱降雨。劉吉等人進言説：“近來奸邪的人攻擊李孜省、鄧常恩的舊方法，看見月宿在畢，天將轉陰下雨，於是上奏請求祈禱，希望有一次靈驗而以此希圖進用。僥幸進身的門路一打開，争着建議祈禱，謀求寵信招致災禍，實在都是來源於這些事，我們不敢遵奉命令撰寫祝祀文章。”皇帝的思想省悟過來，於是停止了這件事。五月，因爲有災異請求皇帝修養品德防止細微的引誘，像開始那樣一直慎重地做到終止。八月，又因爲災異陳述七件事。代王進獻海青，劉吉等人説即位詔書已經制止四方的貢獻，請求不要接受海青。第二年三月，和同列官員一起上書進言：“陛下神聖的身體清瘦薄弱，和先帝不同。凡是宴樂游觀，一切喜好的事情，應該全部减少省去。左右近臣有請求像先帝舊例的，應當用太祖、太宗的典制和成例斥退他們。祖宗在時令節

宜優寵太過，使番戎輕中國。事遂寢。既又言：“獅子諸獸，日飼二羊，歲當用七百二十，又守視校尉日五十人，皆繁費。宜絶諸獸食，聽自斃。”帝不能用。十二月，星變，又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杵臼，迫營室，其占爲兵，爲饑，爲水旱。今兩畿、河南、山西、陜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盗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罷宴游，屏讒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講求治道。沙河修橋，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繕垣墻，俱非急務，宜悉停止。”帝嘉納之。帝惑近習言，頗崇祈禱事，發經牌令閣臣作贊，又令擬神將封號。吉等極言邪説當斥。

吉自帝初即位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及《憲宗實録》成，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吉柄政久，權勢烜赫。帝初傾心聽信，後眷頗衰，而吉終無去志。五年，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不悦，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始上章引退。詔賜敕，馳驛如故事。

吉多智數，善附會，自緣飾，鋭於營私，時爲言路所攻。居内閣十八年，人目之爲“劉綿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群集都下，禮部爲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吉歸，逾年卒。贈太師，謚

候宴游，都有一定的時候，陛下效法祖宗就行了。”土魯番使者進貢獅子後返回，皇帝命令内閣起草敕書，派遣宦官護送他們。劉吉等人説不該太過分地優待寵愛，使番戎輕視中原之國。事情於是終止。不久又進言：“獅子這些野獸，每天喂養兩隻羊，一年應當用七百二十隻，再加上護守看管的校尉每天有五十個人，都是繁重的費用。應該斷絶那些野獸的糧食，聽任它們自己死亡。”皇帝不能采用。十二月，星象有變化，又進言：“近來妖星出現在天津，經過杵臼，迫近營室星，它的占象是有兵亂，有饑荒，有水災旱災。現在兩畿、河南、山西、陜西發生乾旱蝗災，四川、湖廣收成不好。倘若明年又這樣，恐怕盗賊要暗中暴發，禍亂將會發生。希望陛下節省用度，停止宴樂游玩，屏棄讒言，排斥異教，心中常想着經書史册，講求治國的方法。沙河修橋，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維修城墻，都不是緊急事務，應該全部停止。”皇帝嘉賞并采納了他的建議。皇帝迷惑於近臣的話，很崇信祈禱的事情，發經牌命令内閣大臣寫贊語，又命令擬定神將的封號。劉吉等人極力勸諫邪説應當排斥。

劉吉從皇帝纔即位就提升爲少傅，兼任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到《憲宗實録》寫成，又升任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吉把持政權的時間很長，權勢顯赫。皇帝開始的時候傾心聽信他，後來對他的眷顧漸少，但是劉吉始終没有離任的想法。弘治五年，皇帝想分封皇后的弟弟爲伯爵，命令劉吉撰寫誥券。劉吉説一定要全部分封兩個太后家裏的子弟纔行。皇帝不高興，派遣宦官到他的家裏，婉言命令他退休，這纔上奏章引退。詔命賜予敕書，按先例駕乘驛馬回家。

劉吉多智謀心計，善於附會，自我裝飾，專一於營謀私利，不時被諫官攻擊。在内閣十八年，人們稱他爲“劉綿花”，因爲他耐彈。劉吉懷疑這話出自於没考上的舉子，於是向皇帝請求舉人參加三次考試不及第的，不准再參加會試。當時正好是會試的時候，舉子已經全部聚集在京城裏，禮部爲此向皇上請示。詔命姑且准許進去考試，後來像劉吉所言執行。不久劉吉罷免，命

文穆。

令也不執行了。劉吉回到家裏，過了一年就死了。追贈爲太師，謚號文穆。

尹直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成化初，充經筵講官，與修《英宗實録》。總裁欲革去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爲比。直辨曰："《實録》中有初爲大臣，後爲軍民者。方居官時，則稱某官某，既罷去而後改稱。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其未反時，書王書叔如故也。豈有逆計其反，而即降從庶人之號者哉！且昌邑旋立旋廢，景泰帝則爲宗廟社稷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於母后。當時定傾危難之中，微帝則京師非國家有。雖易儲失德，然能不惑於盧忠、徐振之言，卒全兩宫，以至今日。其功過足相準，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既成，進侍讀，歷侍讀學士。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五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

成化初年，擔任御前講席講官，參加修撰《英宗實録》。總裁打算革去景泰的帝號，援引漢代昌邑、更始爲比照。尹直爭辯説："《實録》中有當初是大臣，後來是軍民的人。在他當官的時候，就稱某官某，已經罷去而後改變稱呼。比如漢府因爲謀反降爲庶人，他没有造反的時候，像原來那樣寫爲王寫爲叔。難道有預料到他造反，就降爲庶人的稱呼的道理嗎！況且昌邑隨即登位隨即廢除，景泰皇帝却成爲宗廟社稷的主宰達七年。更始没有接受命令，而景泰皇帝却從母后受策命。當時是穩定傾倒的國家於危難之中，没有皇帝京城就不會是國家所有。雖然他改换儲君失去聖德，但是能够不迷惑於盧忠、徐振的話，最後保全兩宫，以至於今天。他的功勞過錯足以相當，不應該革去帝號。"當時没有人能够難倒他。《實録》修成後，晉升爲侍讀，歷任侍讀學士。

六年，上疏乞纂修《大明通典》，并續成《宋元綱目》。章下所司。十一年，遷禮部右侍郎，辭，不許。丁父憂，服除，起南京吏部右侍郎，就改禮部左侍郎。

二十二年春，召佐兵部。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援。議者欲送之還，直曰："彼窮來歸，我若驅使還國，是殺之也。宜遣大臣即詢，量宜處置。"詔從之，命都御史屠滽往。貴州鎮巡官奏苗反，請發兵，廷議將從之。直言起釁邀功，不可信。命官往勘，果無警。是年九月，改户部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逾月，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成化六年，上疏請求纂修《大明通典》，并且續寫完成《宋元綱目》。奏章下發到有關部門。成化十一年，提升爲禮部右侍郎，他推辭，不被允許。服父喪，喪期滿，起用爲南京吏部右侍郎，就地改任禮部左侍郎。

成化二十二年春季，召回朝廷輔佐兵部。占城王古來被安南逼迫，離開國家來請求援助。討論的人打算送他回去，尹直説："他走投無路來歸順，我們如果驅逐使他回國，就等於是殺了他。應該派遣大臣馬上詢問他，再權衡合適的方法處置。"詔命聽從他的建議，命令都御史屠滽前去。貴州鎮巡官奏報苗族造反，請求發兵，朝廷議論打算依從他。尹直説這是挑起事端邀功請賞，不能聽信。命令官員前去考察，果然没有敵警。這一年九月，改任户部兼翰林學士，進入内閣。過了一個月，晉升爲兵部尚書，加官太子太保。

直明敏博學，練習朝章，而躁於進取。性矜忌，不自檢飭，與吏部尚書尹旻相惡。直初覬禮部侍郎，而旻薦他人，直以中旨得之。次日遇旻於朝，舉笏謝。旻曰："公所謂簡在帝心者。"自是怨益深。後在南部八年，鬱鬱不得志，屬其黨萬安、彭華謀內召，旻輒持不可。諸朝臣亦皆畏直，幸其在南。及推兵部左、右侍郎，吏部列何琮等八人。詔用琮，而直以安、華及李孜省力，中旨召還。至是修怨，與孜省等比，陷旻父子得罪，又構罷江西巡撫閔珪，物論喧然不平。刑部郎袁淸者，安私人，又幸於內侍郭閏。勘事浙江，轢轢諸大吏，吏部尚書李裕惡之。比還，即除紹興知府。淸懼，累章求改。裕極論其罪，下詔獄。安、閏以屬直，爲言於孜省，取中旨赦之，改知鄖陽。

尹直明察敏悟博學，熟習朝廷的章程，但是急於進取。性格矜傲猜忌，不自我檢束整飭，和吏部尚書尹旻關係不好。尹直當初想任禮部侍郎，而尹旻推薦了別人，尹直靠內宮皇帝直接下旨得到這個職位。第二天在朝堂上遇到尹旻，他舉起笏板稱謝。尹旻說："你是所說的從皇帝心裏選出來的人。"從此怨恨漸漸加深。後來他在南京呆了八年，鬱鬱不得志，囑托他的同黨萬安、彭華設法召回朝內，尹旻就把持住不許可。衆位朝廷大臣也都畏懼尹直，慶幸他在南京。到推薦兵部左、右侍郎的時候，吏部列出何琮等八個人。詔命任用何琮，而尹直靠萬安、彭華和李孜省出力，皇帝直接下旨召他回朝。從此報復以前的仇恨，和李孜省等人勾結，誣陷尹旻父子獲罪，又誣陷罷免江西巡撫閔珪，輿論喧然不平。刑部郎袁淸，是萬安的親信，又被內侍郭閏寵幸。他在浙江調查事情，欺壓各位大官吏，吏部尚書李裕討厭他。等他回朝，馬上授官爲紹興知府。袁淸害怕，多次上奏章請求改任。李裕用最重的刑法判處他的罪過，被關進欽犯監獄。萬安、郭閏把這件事托付給尹直，尹直爲他在李孜省面前說好話，取得內宮皇帝的聖旨赦免了他，改任鄖陽知府。

孝宗立，進士李文祥，御史湯鼐、姜洪、繆樗，庶吉士鄒智等連章劾直。給事中宋琮及御史許斌言直自初爲侍郎以至入閣，夤緣攀附，皆取中旨。帝於是薄其爲人，令致仕。弘治九年，表賀萬壽，并以太子年當出閣，上《承華箴》，引先朝少保黃淮事，冀召對。帝却之。正德中卒，謚文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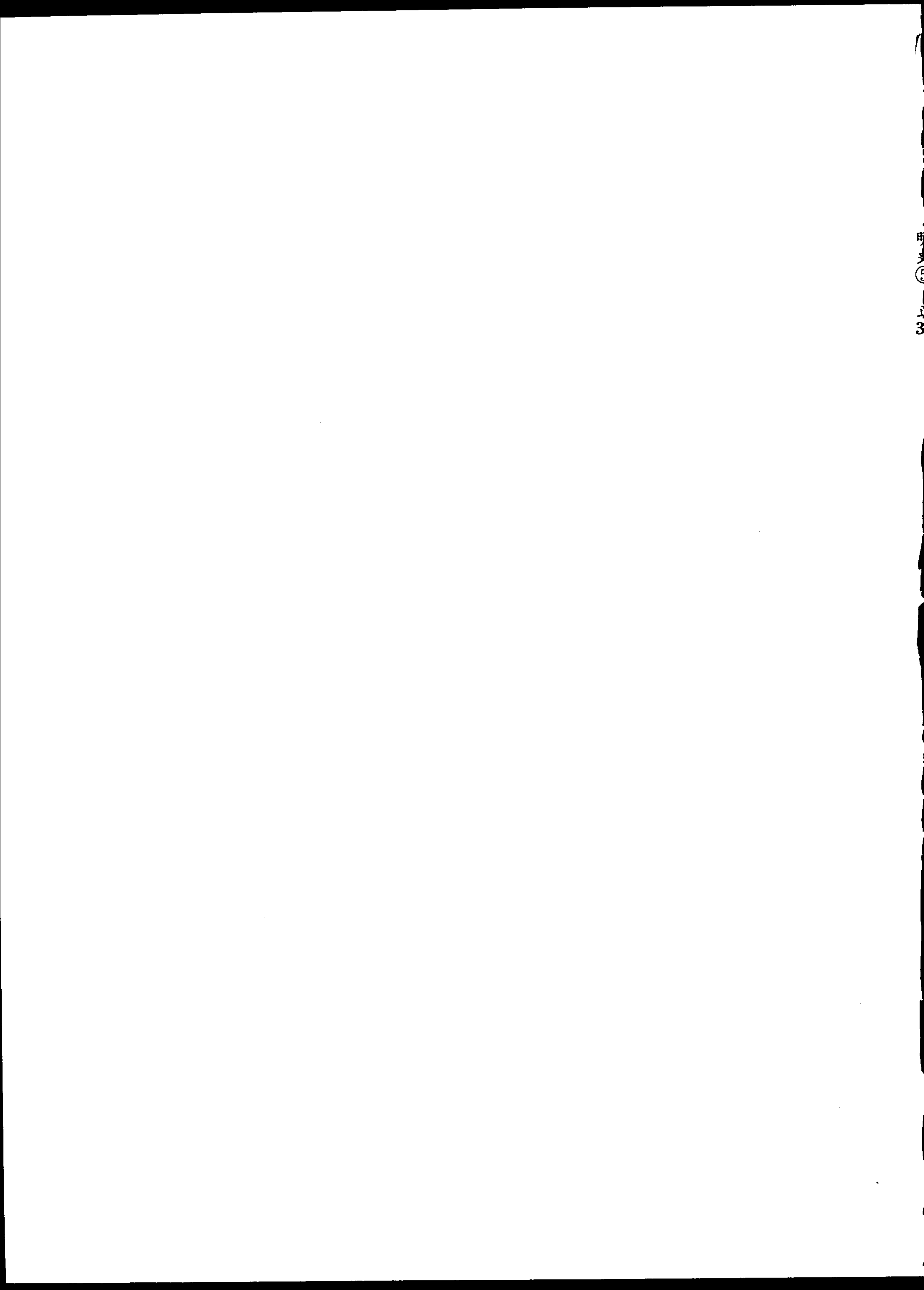
孝宗登上皇位，進士李文祥，御史湯鼐、姜洪、繆樗，庶吉士鄒智等人接連呈上奏章彈劾尹直。給事中宋琮和御史許斌說尹直從當初當侍郎到進入內閣，拉攏關係攀附權貴，都是取自內宮皇帝的聖旨。皇帝於是鄙薄他的爲人，命令他退休。弘治九年，他上表祝賀皇帝生日，并且藉口太子年紀應當出閣，上《承華箴》，援引前朝少保黃淮的舊例，希望召對。皇帝拒絕了他。正德年間死去，謚號文和。

贊曰：《易》稱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外君子內小人，爲否。况端揆之寄，百僚具瞻者乎！陳循以下諸人，雖不爲大奸慝，而居心刻忮，務逞己私。同己者比，異己者忌。比則相援，忌則相軋。至萬安、劉吉要結

贊曰：《易經》說接納君子排斥小人，是好的；排斥君子接納小人，是壞的。何况宰相是國家的依賴，百官都瞻仰的人呢！陳循以下那些人，雖然不是大奸大惡，但是居心刻薄陰險，追求滿足自己的私心。贊同自己的就勾結，不贊同自己的就忌恨。黨同的就相互援助，忌恨的就傾

近倖，蒙耻固位，猶幸同列多賢，相與彌縫匡救，而穢迹昭彰，小人之歸，何可掩哉！

軋。到萬安、劉吉討好巴結皇上近身的內幸，不顧羞耻鞏固官位，還幸虧一同爲官的有很多賢人，相互彌補縫合匡正挽救，但是他們污穢的行徑顯而易見，小人的行爲，怎麽能够掩蓋呢！



明史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高穀　胡濙　王直

高穀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改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英宗即位，開經筵，楊士奇薦穀及苗衷、馬愉、曹鼐四人侍講讀。正統十年由侍講學士進工部右侍郎，入内閣典機務。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考中進士。選庶吉士，授官中書舍人。仁宗登上皇位，改任春坊司直郎，不久升遷爲翰林侍講。英宗登上皇位，開設御前講席，楊士奇舉薦高穀和苗衷、馬愉、曹鼐四個人侍奉講讀。正統十年，從侍講學士升任工部右侍郎，進入内閣主管機要事務。

景泰初，進尚書，兼翰林學士，掌閣務如故。英宗將還，奉迎禮薄。千户龔遂榮投書於穀，具言禮宜從厚，援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朝，遍示廷臣曰："武夫尚知禮，况儒臣乎！"衆善其言。胡濙、王直欲以聞。穀曰："迎復議上，上意久不决。若進此書，使上知朝野同心，亦一助也。"都御史王文不可。已而言官奏之。詰所從得，穀對曰："自臣所。"因抗章懇請如遂榮言。帝雖不從，亦不之罪。

景泰初年，晉升爲尚書，兼任翰林學士，像以前那樣掌管内閣事務。英宗將要回朝，迎接的禮儀簡薄。千户龔遂榮寄信給高穀，詳細説明禮節應該遵從豐厚，援引唐肅宗迎接上皇的舊例。高穀把它裝進衣袖内進入朝廷，普遍給朝廷大臣看，説："武夫尚且知道禮節，何况儒臣呢！"大家都認爲他的話很對。胡濙、王直打算上報。高穀説："迎接上皇回來的建議呈報上去後，皇上的意見很久都没有决定。如果呈進這封信，使皇上知道朝廷内外同心，也是一個幫助。"都御史王文不答應。不久諫官奏報這件事。皇上追問從什麽地方得來，高穀回答説："從臣這裏。"於是像龔遂榮所説的一樣直接上奏章懇請。皇帝雖然不聽從，也不怪罪。

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易儲，加太子太傅，給二俸。應天、鳳陽災，命祀三陵，振貧民。七年，進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閣。内閣七人，言論多齟齬。穀清直，持議正。王文由穀薦，數擠穀。穀屢請解機

景泰二年，晉升爲少保、東閣大學士。改换太子後，加官太子太傅，供給兩份俸禄。應天、鳳陽發生災荒，命令祭祀三陵，賑救災民。景泰七年，升任謹身殿大學士，仍然在東閣兼職。内閣的七個人，議論大多互相抵觸。高穀清正剛直，所持建議正直。王文由高穀舉薦，多次排擠

務，不許。都給事中林聰忤權要論死，穀力救，得薄譴。陳循及文構考官劉儼、黄諫，帝命禮部會穀覆閲試卷。穀力言儼等無私，且曰："貴胄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不安義命，欲因此構考官乎?"帝乃賜循、文子中式，惟黜林挺一人，事得已。

高穀。高穀多次請求解除自己參與機要事務，不被允許。都給事中林聰觸怒權貴要人被判處死罪，高穀極力救援，受到輕微的責備。陳循和王文構陷考官劉儼、黄諫，皇帝命令禮部會同高穀重新審閲試卷。高穀極力進言劉儼等人没有私心，并且説："富貴家庭的後代和貧寒的讀書人競争進入朝廷，已經不對，何況不安於法制命令，想因此構陷考官呢?"皇帝於是賜陳循、王文的兒子殿試，衹除去林挺一個人，事情得以停止。

英宗復位，循、文等皆誅竄，穀謝病。英宗謂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内閣議迎駕及南内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給驛舟以歸。"尋復賜敕奬諭。

英宗重新登上皇位，陳循、王文等人都被誅殺放逐，高穀稱病辭官。英宗説高穀是長者，告訴朝廷大臣説："高穀在討論迎駕和南宫内的事情，曾經回護朕。賜給他金帛襲衣，提供驛車船隻送他回去。"不久又賜敕書褒奬告諭。

穀既去位，杜門絶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天順四年正月卒，年七十。

高穀離任後，關門謝絶賓客。有人問到景泰、天順年間的事情，就不回應。天順四年正月死去，年紀七十歲。

穀美丰儀，樂儉素，位至台司，敝廬瘠田而已。成化初，贈太保，謚文義。

高穀的風度儀表很美，以勤儉樸素爲樂，官位到達臺司，也不過破屋瘠田而已。成化初年，追贈爲太保，謚號文義。

胡濙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乃黑。建文二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遷户科都給事中。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下來頭髮是白的，滿一個月纔變黑。建文二年考中進士，授官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升任户科都給事中。

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并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

惠帝死於火中，有人説他逃遁離去，各位舊臣中有很多跟從的，皇帝懷疑這件事。永樂五年，派遣胡濙頒發御製的各種書籍，并且尋訪仙人張邋遢，走遍了天下的州郡鄉邑，悄悄地察知建文帝在何處。胡濙因此在京城外的時間最久，到十四年纔回京。所到之處，也間或把民間的隱情上報。母親死後他請求回家，皇帝不允許，提升任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又出京巡按江、浙、湖、湘各府。二十一年回京城，急馳在宣府拜謁皇帝。皇帝已經睡了，聽説胡濙來了，急忙起床召他進去。胡濙以他所聽到的全部消息回答，鐘漏到四鼓纔出來。胡濙没到以前，傳言建文帝航海離去，皇帝分别派遣内臣鄭和等幾個人航海下

西洋，到這時懷疑纔消釋。

皇太子監國南京，漢王爲飛語謗太子。帝改濙官南京，因命廉之。濙至，密疏馳上監國七事，言誠敬孝謹無他，帝悦。

皇太子在南京代理國政，漢王捏造没有根據的話誹謗太子。皇帝改派胡濙到南京任官，於是命令他訪察太子。胡濙到達後，秘密上疏飛馳呈上太子代理國政的七件事，説太子恭敬孝順謹慎没有别的，皇帝十分高興。

仁宗即位，召爲行在禮部侍郎。濙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帝皆嘉納。既聞其嘗有密疏，疑之，不果召。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

仁宗登上皇位，徵召爲行在禮部侍郎。胡濙陳述十件事，極力進言建都北京不便利，請求返還南都，省去南北轉運供應的煩勞。皇帝全部嘉賞并采納他的建議。不久聽説他曾經有密疏後，懷疑他，結果没有召用。轉任太子賓客，兼任南京國子祭酒。

宣宗即位，仍遷禮部左侍郎。明年來朝，乃留行在禮部，尋進尚書。漢王反，與楊榮等贊親征。事平，賚予甚厚。明年賜第長安右門外，給閽者二人，賜銀章四。生辰，賜宴其第。四年，命兼理詹事府事。六年，張本卒，又兼領行在户部。時國用漸廣，濙慮度支不足，蠲租詔下，輒沮格。帝嘗切戒之，然眷遇不少替。嘗曲宴濙及楊士奇、夏原吉、蹇義，曰："海内無虞，卿等四人力也。"

宣宗登上皇位，仍然升任禮部左侍郎。第二年入京朝見，於是留任行在禮部，不久升任尚書。漢王造反，他和楊榮等人協助皇上親自出征。事情平定後，賞賜很豐厚。第二年賞賜府第於長安右門外，給予宦官兩人，賜給四個銀章。生日那天，在他的府第賜宴。四年，命令他兼管詹事府的事務。六年，張本死，他又兼管行在户部。當時國庫的費用漸漸增多，胡濙憂慮開支不足用，蠲免租賦的詔書下達，就阻止。皇帝曾經嚴肅告誡他，但是眷顧禮遇没有一點減少。曾經設宫中私宴請胡濙和楊士奇、夏原吉、蹇義，説："海内没有災亂，是卿等四個人的功勞。"

英宗即位，詔節冗費。濙因奏減上供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浮費大省。正統五年，山西災，詔行寬恤，既而有采買物料之命。濙上疏言詔旨宜信。又言軍旗營求差遣，因而擾民，宜罷之。皆報可。行在禮部印失，詔弗問，命改鑄。已，又失，被劾下獄。未幾，印獲，復職。九年，年七十，乞致仕，不許。英宗北狩，群臣聚哭於朝，有議南遷者。濙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也。"與侍郎于謙合，中外始有固志。

英宗登上皇位，詔命節減冗餘的費用。胡濙於是奏請減少上供的物品，以及裁減法王以下的番僧四五百人，虚浮的費用大爲減省。正統五年，山西發生災荒，詔命進行寬緩的撫恤，後來有采買物料的命令。胡濙上疏説詔書旨意應該守信用。又進言軍旗謀求得到差遣，因此驚擾百姓，應該罷去。全部答覆許可。行在禮部的官印丢失了，詔書没有責問，命令改鑄。鑄好了，又丢失，被彈劾關進監獄。没過多久，官印找到了，恢復官職。正統九年，滿七十歲，請求退休，不被允許。英宗被俘北去，群臣聚在朝廷痛哭，有建議南遷的。胡濙説："文皇決定在這裏設陵寢，是向子孫指示不遷都的計策。"和侍郎于謙相合，朝廷内外纔有了堅定的意志。

景帝即位，進太子太傅。楊善使

景帝登上皇位，升任太子太傅。楊善出使也

也先，濙言上皇蒙塵久，宜附進服食，不報。上皇將還，命禮部具奉迎儀。濙等議遣禮部迎於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司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南城大內。議上，傳旨以一轎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餘如奏。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帝報曰："朕尊大兄爲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禮部其會官詳察之。"濙等言："諸臣意無他，欲陛下篤親親耳。"帝曰："昨得太上皇書，具言迎駕之禮宜從簡損，朕豈得違之。"群臣乃不敢言。會千户龔遂榮爲書投大學士高穀，言奉迎宜厚，具言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以朝，與王直等共觀之。直與濙欲聞之帝，爲都御史王文所阻，而給事中葉盛竟以聞。盛同官林聰復劾直、濙、穀等，皆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典禮，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帝不悦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

先，胡濙説上皇在外流亡很久了，應當附帶進獻衣服和食物，不答覆。上皇要返回，命令禮部準備奉迎的禮儀。胡濙等人商議派禮部在龍虎臺迎接，錦衣準備法駕在居庸關迎接，百司在土城外迎接，諸將在教場門迎接，上皇從安定門入城，進入東安門，從東方上北門之後面向南方坐，皇帝謁見完畢，百官朝見，上皇進入南城大內。建議奏報上去，傳旨用一輛轎子二匹馬在居庸關迎接，到達安定門改乘法駕，其餘依照奏報。給事中劉福等人説禮儀太薄，皇帝答覆説："朕尊奉大兄爲太上皇帝，尊奉的禮節無以復加了。劉福等人却説太薄，他們的用意何在？禮部要召集官員詳細地審察這件事。"胡濙等人説："諸臣没有其他意思，想讓陛下篤厚親近親人罷了。"皇帝説："昨天收到太上皇的信，詳細説迎駕的禮儀應該遵從簡省，朕怎麽能違抗他呢?"群臣於是不敢進言。恰逢千户龔遂榮寫信給大學士高穀，説奉迎應該隆重，詳細地講述唐肅宗迎接上皇的舊例。高穀把它裝進衣袖進入朝廷，和王直等人一起看信。王直和胡濙打算上報皇上，被都御史王文所阻止，而給事中葉盛竟然把這件事上報。葉盛的同僚林聰又彈劾王直、胡濙、高穀等人，都是股肱大臣，有所知聞就必須上報，不應該結夥悄悄議論。有詔書索取信件。胡濙等人於是把信呈上去，并且説："肅宗迎接上皇的典禮，今天正可以效仿行事。陛下應當親自在安定門外迎接，并分别派遣大臣在龍虎臺迎接。"皇帝不高興地説："衹管遵從朕的命令，不要做紛亂的更改。"

上皇至，居南城宫。濙請帝明年正旦率群臣朝延安門，不許。上皇萬壽節，請令百官拜賀延安門，亦不許。三年正月與王直并進少傅。易太子，加兼太子太師。王文惡林聰，文致其罪，欲殺之。濙不肯署，遂稱疾，數日不朝。帝使興安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聰由是得釋。

上皇回來，住在南城的宫殿裏。胡濙請求皇帝第二年正月初一率領群臣在延安門朝拜，不許可。上皇生日那天，請求命令百官在延安門拜賀，也不許可。三年正月，和王直一起升任少傅。改换太子，加官兼任太子太師。王文憎恨林聰，羅織他的罪過，想殺他。胡濙不肯簽署名字，於是聲稱有病，幾天不朝見。皇帝派興安問候他的病情。回答説："老臣本來没有病，聽説要殺林聰，十分吃驚受到驚嚇罷了。"林聰因此得到釋放。

英宗復位，力疾入朝，遂求去。賜璽書、白金、楮幣、襲衣，給驛，官其一子錦衣，世鎮撫。濙歷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稱耆德。及歸，有三弟，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聚一堂，因名之曰壽愷。又七年始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

英宗重新登上皇位，胡濙勉强支撑病體入朝，於是請求離任。賜璽書、白銀、紙幣、成套衣服，提供驛車，他的一個兒子授官錦衣，世代承襲鎮撫。胡濙先後侍奉六朝君王，接近六十年，朝廷内外稱爲耆德。到他回家時，有三個弟弟，年紀都已七十多歲，鬍鬚和眉毛雪白，在一間屋子裏吃飯，於是取名爲壽愷。又過了七年纔死，時年八十九歲。追贈爲太保，謚號忠安。

濙節儉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能以身下人。在禮部久，表賀祥瑞，以官當首署名，人因謂其性善承迎。南城人龔謙多妖術，濙薦爲天文生，又薦道士仰彌高曉陰陽兵法，使守邊，時頗譏之。

胡濙節儉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能够親自禮待不如他的人。在禮部很久，上表祝賀吉祥如意，以官職論應當首先署名，别人因此説他善於奉承迎合。南城人龔謙擅長妖術，胡濙舉薦他任天文生，又舉薦道士仰彌高通曉陰陽兵法，派他駐守邊關，時論頗譏諷他。

王直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父伯貞，洪武十五年，以明經聘至京。時應詔者五百餘人，伯貞對第一。授試僉事，分巡廣東雷州。復呂塘廢渠，清鹽法。會罷分巡官，召還爲户部主事。以父喪服闋，不時起，謫居安慶。建文初，復以薦知瓊州。崖州黎相仇殺，以反聞，且用兵。伯貞捕其首惡，兵遂罷。瓊田歲常三穫，以賦軍，軍不時受，俟民乏，乃急斂以要利。伯貞爲立期，三輸之，弊始絶。居數年，大治，流民占籍者萬餘。憂歸，卒於家。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父親王伯貞，洪武十五年，因明經聘到京城。當時應詔進京的有五百多人，王伯貞對答爲第一名。授官試用僉事，分巡廣東雷州。修復呂塘的廢渠，清理鹽法。正當罷去分巡官的時候，召回京城任户部主事。因爲父親死去服喪，守孝期滿没有按時起程任官，貶謫遷居安慶。建文初年，又因人舉薦知瓊州。崖州的黎族人相互仇殺，被當作造反上報，朝廷打算動用軍隊鎮壓。王伯貞抓捕其爲首作亂的人，動用軍隊的事於是停止。瓊州的農田一年常常三次收穫，以賦税供給軍隊，軍隊不按時收取，等百姓缺糧時，纔急忙聚斂糧食來獲取利益。王伯貞爲他們安排了時間，分三次繳税，這個弊端纔消除。過了幾年，政治修明，社會安定，流亡百姓入籍定居的有一萬多人。服喪回家，死在家裏。

直幼而端重，家貧力學。舉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與曾棨、王英等二十八人同讀書文淵閣。帝善其文，召入内閣，俾屬草。尋授修撰。歷事仁宗、宣宗，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王直從小就端莊穩重，家裏貧窮就勤奮於學問。考中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和曾棨、王英等二十八人一起在文淵閣讀書。皇帝認爲他的文章寫得好，召進内閣，幫助起草文書。不久授官修撰。先後侍奉仁宗、宣宗，多次升任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正統三年，《宣宗實録》成，進禮部侍郎，學士如故。五年出蒞部

正統三年，《宣宗實録》完成，升任禮部侍郎，仍像以前那樣兼任學士。正統五年，出任管

事，尚書胡濙悉以部政付之，直處之若素習者。八年正月代郭璡爲吏部尚書。十一年，户部侍郎奈亨附王振，構郎中趙敏，詞連直及侍郎曹義、趙新，并下獄。三法司廷鞫，論亨斬，直等贖徒。帝宥直、義，奪亨、新俸。

帝將親征也先，直率廷臣力諫曰："國家備邊最爲謹嚴。謀臣猛將，堅甲利兵，隨處充滿，且耕且守，是以久安。今敵肆猖獗，違天悖理，陛下但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鋭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爲不可。"帝不從，命直留守。王師覆於土木，大臣群請太后立皇子爲皇太子，命郕王攝政。已，勸王即位，以安反側。時變起倉卒，朝臣議屢上，皆直爲首。而直自以不如于謙，每事推下之，雍容鎮率而已。加太子太保。

景泰元年，也先使使議和，且請還上皇，下禮部議未决。直率群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於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群臣兆姓同心僇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耻。乃者天誘其衷，也先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於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爲福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僞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還，不復莅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則天倫厚而天眷益隆，誠古今盛事也。"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後使

理部事，尚書胡濙把所有部事交給他辦理，王直像一直很熟悉的人一樣處理這些事務。正統八年正月，代郭璡任吏部尚書。正統十一年，户部侍郎奈亨依附王振，誣陷郎中趙敏，訴訟牽連王直和侍郎曹義、趙新，一齊關進監獄。三法司在朝廷審訊，判奈亨斬刑，王直等人贖罪流放。皇帝寬恕王直、曹義，剥奪奈亨、趙新的俸禄。

皇帝打算親自征討也先，王直率領朝廷大臣極力勸諫説："國家防備邊關最爲嚴謹。聰明的文臣勇猛的武將，堅實的鐵甲鋒利的武器，到處都充滿了，一邊耕種一邊防守，因此長久安寧。現在敵人放肆猖獗，違背天理，陛下衹該固守邊疆，申明命令，堅壁清野，蓄積優勢以等待敵人，可以預料必定會勝利，不必親自統率軍隊，遠遠地到邊關。何况秋天的炎熱没有消退，乾旱的氣候没有改變，青草不茂盛，河水泉水堵塞不通，要徵用的士兵和馬匹不充足，戰争凶險，臣等認爲不能那樣做。"皇帝不聽從，命令王直留守。天子的軍隊在土木覆滅，大臣一起請求太后立皇帝的兒子爲皇太子，命令郕王代理國政。不久，勸諫郕王登上皇位，以安定動蕩傾危的局面。當時變亂事端很倉猝，朝廷大臣的建議紛紛呈上，都是以王直爲首。但是王直自己認爲比不上于謙，每件事都推舉于謙，甘落其下，衹是不慌不忙地安撫統領大臣罷了。加官太子太保。

景泰元年，也先派遣使者議和，并且請求歸還上皇，下發到禮部討論没有决議。王直率領群臣上書説："太上皇迷惑於見識淺薄的人説的話，輕率地親自出征，以致失位逃難在外，蒙受風塵。陛下辛勤政務，徵集天下的部隊，和群臣百姓同心盡力，希望迅速消滅敵人，以洗雪不共戴天的耻辱。不久前上天勸導他的内心，也先萌動悔改之心，而來向我們請求講和，請求歸還上皇，這是轉禍爲福的機會。希望陛下答允他的請求，派遣使者去答覆，乘機考察他的真假并安撫收納他，奉迎太上皇回來，略微寬慰祖宗的心。陛下上承於天的帝位已經確定，太上皇回來，不再管理天下的事務，陛下衹是尊敬奉養他，那麽天倫深厚而眷愛更加隆重，實在是古往今來的重

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爲名，來犯京師，豈不爲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

大事情。”皇帝說：“卿等說得確實好。衹是前後派遣使者五次前去，始終没有達到目的。現在又派遣使者，假設他們藉護送車駕爲名義，來侵犯京城，豈不成爲百姓的禍患嗎？賊人狡猾難以相信，還是重新商議吧。”

已而瓦剌别部阿剌使復至，胡濙等復以爲言。於是帝御文華殿門，召諸大臣及言官諭以宜絶狀。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帝不悦。于謙前爲解，帝意釋。群臣既退，太監興安匍匐出呼曰：“若等固欲遣使，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直大言曰：“廷臣惟天子使，既食其禄，敢辭難乎！”言之再，聲色愈厲。安語塞，乃議遣使，命李實、羅綺往。

不久，瓦剌的另一支部落阿剌的使者又到，胡濙等人又因此進言。於是皇帝駕臨文華殿門，召集各位大臣和諫官向他們講明應當拒絶的情由。王直回答説：“一定要派遣使者，不要留下後悔的事。”皇帝不高興。于謙上前爲他解釋，皇帝的心意緩解。群臣已經退下，太監興安匍匐出宫喊道：“你們這些人堅持想派遣使者，有文天祥、富弼這樣的人嗎？”王直大聲説：“朝廷大臣聽從天子的派遣，已經享受他的俸禄，敢推辭危難嗎！”説了兩遍，聲音更加嚴厲。興安説不出話，纔商議派遣使者，命令李實、羅綺前去。

既行，而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及也先使先後至，將遣歸。使者謂館伴曰：“中國關外十四城皆爲我有。前阿剌知院使來，尚遣人偕往。今亦必得大臣同行，庶有濟。”胡濙以聞，下廷議。直等固請，乃遣楊善等報之。

使者出發後，而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和也先的使者先後來了，打算遣送他們回去。使者對住宿的陪伴説：“中國關外的十四座城全都爲我們所有。以前阿剌知院的使者來，尚且派人一同回去。現在也一定要有大臣一起走，這纔比得上。”胡濙把這件事報告朝廷，詔書下發到朝廷討論。王直等人堅決請求，於是派遣楊善等人回報。

比實還，又以也先使至，具言也先欲和狀。直與寧陽侯陳懋等上疏，請更遣使齎禮幣往迎上皇，不許。復上疏曰：“臣等與李實語，具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車駕，也先意也。昨者脱脱不花及阿剌知院使來，皆有報使。今也先使以迎請爲辭，乃不遣使與偕，是疑敵而召兵也。”又不許。

等到李實回來，又因爲也先的使者到來，詳細陳述也先想求和的情形。王直和寧陽侯陳懋等人上疏，請求另外派遣使者送禮物絲帛去迎接上皇，不允許。又上疏説：“臣等和李實交談，詳細地瞭解對方國内的情形。他們需求的衣物錢財，是上皇提出的，而奉迎上皇回來，是也先的意思。以前脱脱不花和阿剌的知院使來，都有回覆的使者。現在也先的使者以迎回上皇爲辭，却不派遣使者和他一起回覆，這會使敵人懷疑并且招致戰争。”又不允許。

已而實自言於帝。帝第報也先書，就令楊善迎歸而已。直等復上言：“今北使已發，願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往報，以圖迎復，此不待計而决者也。不然，衆志難犯，違天不祥，彼將執爲

隨後李實自己向皇帝進言。皇帝衹是回覆也先的信，於是命令楊善迎接上皇回來而已。王直等人又上書説：“現在北方的使者已經出發，希望依照上皇的心願，順應臣子百姓的要求，藉着他後悔的心理，派遣使者去答覆，以圖謀迎接上皇回來，這是不需要商議就可以决定的。不然的

兵端，邊事益棘，京師亦不得高枕卧矣。”帝乃命群臣擇使，直與陳懋等請仍遣實。報曰：“候善歸議之。”御史畢鑾等復上疏，力言：“就令彼以詐來，我以誠往，萬一不測，則我之兵力固在。”帝終不聽。已而善竟奉上皇還。

話，衆志難犯，違背天理不吉祥，他會以此作爲挑起戰爭的藉口，邊關的事務更加難處理，京城也不能安然無事地高枕而卧了。”皇帝於是命令朝廷大臣選擇使者，王直和陳懋等人請求仍然派遣李實。答覆説：“等楊善回來再商量這件事。”御史畢鑾等人又上疏，極力進言説：“即使對方以欺詐而來，我以誠實前往，萬一有意外，我方兵力本身還在。”皇帝終究不聽從。不久楊善終於奉迎上皇回來。

二年，也先遣使入貢，且請答使。直屢疏言：“邊備未修，芻糧未積，瘡痍未復，宜如其請。遣使往以觀虚實，開導其善。”不許。無何，也先遣騎入塞，以報使爲辭。直與群臣復請之，卒不許。直等乃上疏言：“陛下鋭意治兵，爲戰守計，真大有爲之主。然使命不通，難保其不爲寇。宜敕沿邊守臣，發兵游徼，有警則入保，無事則力耕。陛下於機務之暇，時召京營總督、總兵，詢以方略，誠接而禮貌之，信賞罰以持其後，斯戰守可言也。”帝曰“善”。

景泰二年，也先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并且請求派遣回覆的使者。王直多次上疏説：“邊關的防備没有完善，草料和糧食没有蓄積，國家的創傷還没有恢復，應該答應他的請求。派遣使者去以觀察虚實，開導對方從善。”不許可。没過多久，也先派遣騎兵進入邊關，以回覆使者爲藉口。王直和群臣又請求這件事，最後不許可。王直等人於是上疏説：“陛下堅决治理軍隊，確定或戰或守的策略，實在是大有作爲的君主。但是使命不通暢，難以保證他不入侵。應當敕命邊疆沿綫的守臣，派士兵游動巡察，有警報就入關保衛，没有戰爭就進行耕種。陛下在處理機要事務的空閑時間，不時召集京城兵營的總督、總兵，向他們咨詢方法和策略，真誠地接待并禮貌地對待他們，明確獎賞處罰以控制他們的後效，這樣或戰或守的策略可以提出來了。”皇帝説“好”。

明年正月進少傅。帝欲易太子，未發。會思明土知府黄𤥭以爲請。帝喜，下禮部議。胡濙唯唯，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當署名，直有難色。陳循濡筆强之，乃署，竟易皇太子。直進兼太子太師，賜金幣加等，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爲一蠻酋所壞，吾輩愧死矣。”景帝疾亟，直、濙等會諸大臣臺諫，請復立沂王爲皇太子，推大學士商輅草疏。未上，而石亨、徐有貞等奪門迎上皇復位，殺王文等。疏草留姚夔所，嘗出以示郎中陸昶，嘆曰：“是疏不及進，天也。”直遂乞休。賜璽書、金綺、楮幣，給

第二年正月，升任少傅。皇帝打算改换太子，没有提出。恰逢思明土知府黄𤥭請求這件事。皇帝十分高興，詔書下發到禮部討論。胡濙不敢表示不同的意見，文武諸臣討論的九十一個人應當簽名，王直顯出爲難的樣子。陳循把筆蘸上墨强求他，於是寫上名字，最終改换皇太子。王直晉升兼任太子太師，賜予金幣增加等次，他跺脚嘆息説：“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居然被一個蠻族的酋長破壞，我們這些人羞愧死了。”景帝的病情十分嚴重，王直、胡濙等人召集各位大臣和諫官，請求重新立沂王爲皇太子，推舉大學士商輅起草奏疏。還没有呈上去，而石亨、徐有貞等人奪得宫門迎接上皇再次登上皇位，殺了王文等人。奏疏的草稿留在姚夔那裏，曾經拿出來

驛歸。

給郎中陸昶看，嘆息説：“這封奏疏來不及呈進，是上天的安排呀。”王直於是請求退休。賜予璽書、金綺、紙幣，提供驛車送回家。

直爲人方面修髯，儀觀甚偉。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紀注之事，多出其手。與金谿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直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益廉慎。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稱得人。其子穡爲南國子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朝廷以直老，命何文淵爲尚書佐之。文淵去，又命王翺，部遂有二尚書。直爲尚書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帝優禮之，免其常朝。

王直臉頰方正鬍鬚很長，儀表很雄偉。性格嚴肅莊重，不隨便言笑。到和别人交往時，却恭敬温和。在翰林二十多年，考察古事，草擬詔書，編寫纂集，記載注録的事，大多出自他的手筆。和金谿王英齊名，人們稱爲“二王”，按居住地稱王直爲“東王”，王英爲“西王”。王直按次序應當進入内閣，楊士奇不願意。到他任吏部的官長時，更加廉潔謹慎。當時剛剛廢除朝廷大臣舉薦地方大官的制度，專門歸屬吏部。王直委任曹郎，嚴厲抑制奔走鑽營。凡是御史巡視地方回來，必定命令他們報告所管轄的官員賢明能幹與否來作爲選拔提升的參考，人們稱贊得到了合適的人選。他的兒子王穡是南都的國子博士，考核政績來到吏部，文選郎打算留他侍候王直，王直不同意，説：“這樣的話擾亂法紀就從我開始了。”朝廷因爲王直年老，命令何文淵任尚書輔佐他。何文淵離任，又任命王翺，部裏於是有兩個尚書。王直任尚書十四年，年歲越大，名聲品德一天比一天被推崇。皇帝優厚地禮待他，免了他一般的朝見。

比家居，嘗從諸佃僕耕蒔，擊鼓歌唱。諸子孫更迭舉觴上壽，直嘆曰：“曩者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閣，今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爲樂哉！”天順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到他在家裏居住後，曾經跟隨那些佃户僕人耕作栽種，打鼓唱歌。衆位兒子孫子遞相反復舉杯祝壽，王直嘆息説：“以前西楊壓制我，使我不能和他共事。但是假使我在内閣，現在的皇上復辟，應當避免不了貶謫遼陽的遠行，怎麽能和你們一起高興呢！”天順六年去世，時年八十四歲。追贈爲太保，謚號文端。

穡仕至翰林檢討，亦以學行稱。曾孫思，自有傳。

王穡官至翰林檢討，也以學問品德受到稱贊。曾孫王思，另外有傳。

贊曰：高穀之清直，胡濙之寬厚，王直之端重，蓋皆有大臣之度焉。當英、景之間，國勢初更，人心觀望，執政任事之臣多阿意取容。而穀、濙惓惓於迎駕之儀，直侃侃於遣使之請，皆力持正議，不隨衆俯仰，

贊曰：高穀的清廉正直，胡濙的寬容仁厚，王直的端莊鄭重，大概都有大臣的風範。處於英宗、景帝之間，國家的權力剛剛移交，人心處於觀望的時候，把持朝政管理事務的大臣大多迎合上意求取歡心。而高穀、胡濙懇切地商議奉迎上皇的禮儀，王直理直氣壯地建議派遣使者的請

故能身負碩望，始終一節，可謂老成人矣。

求，都極力主持公正的議論，不跟隨衆人應付周旋，所以能成爲有重望的人，自始至終保全品節，可以稱得上是閱歷多而練達世事的人了。

明史卷一百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于謙 (子)冕 吴寧 王偉

于謙 于冕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舉永樂十九年進士。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出生後七歲，有一個僧人認爲他很奇特，説："這是日後挽救時世的宰相。"考中永樂十九年進士。

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爲傾聽。顧佐爲都御史，待寮屬甚嚴，獨下謙，以爲才勝己也。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栗，稱萬死。帝大悦。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

宣德初年，授官御史。上奏對答的時候，言談博雅流暢，皇帝爲之傾聽。顧佐任都御史，對待屬僚非常嚴厲，惟獨謙讓于謙，認爲他的才華勝過自己。他跟隨皇帝征伐樂安，朱高煦出城投降，皇帝命令于謙口頭列數他的罪狀。于謙言詞鄭重嶄切，聲色威嚴激烈。朱高煦伏在地上發抖，説罪該萬死。皇帝十分高興。軍隊回朝之後，于謙得到的賞賜與各位大臣相同。

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疏奏陝西諸處官校爲民害，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可大任，會增設各部右侍郎爲直省巡撫，乃手書謙名授吏部，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至官，輕騎遍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即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小有水旱，輒上聞。

出京巡按江西，昭雪冤屈的囚犯數百人。上疏奏報陝西各處低級文武官吏是百姓的禍害，詔命派遣御史逮捕他們。皇帝知道于謙能够托付大任，正值增設各部右侍郎任直省巡撫，於是親手寫上于謙的名字交給吏部，越級升遷他任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于謙到達官所，輕裝騎馬全面視察所管轄的地方，邀請訪問父老鄉親，審察當時情況所應當創建和革除的，馬上寫好奏疏議論其事。一年共數次上書，稍有水災旱災，就上報。

正統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户，隨分支給。先菽秫，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州縣吏秩滿當遷，預備糧有未足，不聽離任。仍

正統六年，他上疏説："現在河南、山西積蓄的穀物各有幾百萬。請求在每年的三月，命令府州縣上報缺少糧食的貧苦之家，按一定的份額支取供給。先用菽秫，再用黍麥，然後用稻穀。等到秋季收穫後再償還給官府，而免除那些年老多病和貧困不能償還的人。州縣官吏任期已滿應

令風憲官以時稽察。"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决。謙令厚築堤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并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别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墾田爲官屯，以資邊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在官九年，遷左侍郎，食二品俸。

當升遷，預備糧没有備足的，不許他離任。仍然命令御史官按時稽察。"詔令施行他的建議。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不時有河水冲擊而決口。于謙命令加厚修築堤壩，按里程設置亭，每亭有亭長，責令督促統率修築維護。并命令種樹鑿井，榆柳夾種在路的兩邊，使道路上没有口渴的人。大同孤零零地懸隔在塞外，按察山西的官員不能按時到達，他上奏書建議另外設置御史管理它。全部强取守邊將官私自開墾的田地作爲官田屯種，用它來資助邊防用度。他的威望和惠德到處傳播，太行潛伏的盗賊都避開隱藏。任官九年後，升遷爲左侍郎，享受二品官俸。

初，三楊在政府，雅重謙。謙所奏，朝上夕報可，皆三楊主持。而謙每議事京師，空橐以入，諸權貴人不能無望。及是，三楊已前卒，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復命謙巡撫。時山東、陜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發河南、懷慶二府積粟以振。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前後在任十九年，丁内外艱，皆令歸治喪，旋起復。

當初，三楊在政府，很敬重于謙。于謙所上的奏疏，上午呈報下午就批覆許可，都是三楊主持。而于謙每次到京城議事，空着口袋入城，各權貴不能没有怨恨。到這時，三楊已經在此前死去，太監王振剛剛掌權，恰巧有姓名與于謙相似的御史，曾經得罪過王振。于謙進入朝廷，舉薦參政王來、孫原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錫迎合王振的意圖，彈劾于謙因爲長期不升遷而怨惱忿恨，擅自舉薦人代替自己。下交到司法官判處死罪，關在監獄裏三個月。不久，王振知道自己的失誤，于謙纔得到釋放，貶官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員和百姓直接向皇帝上書，請求留任于謙的有幾千人，周、晋各王也進言，於是又任命于謙爲巡撫。當時山東、陜西因受災而流亡到河南謀生的人有二十多萬，于謙請求調發河南、懷慶二府積蓄的粟米來賑災。又上奏請求命令布政使年富安定收聚他的民衆，給予土地供給耕牛和穀種，并派里長監督檢察。前後在任十九年，遭逢父母喪事，都受命回家辦理喪事，不久又起用再任。

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極諫，不聽。埜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所爲。郕王監國，命群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

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的官職召回朝廷。第二年秋天，也先大舉入侵，王振挾持皇帝親自征討。于謙和尚書鄺埜極力勸諫，皇上不聽從。鄺埜跟隨皇帝處理軍務，留于謙管理部中的事務。等到皇帝被陷落在土木，京城大爲震驚，大家不知道怎麽辦。郕王代理國政，命令群臣討論是攻戰還是防守。侍講徐珵説星象有變化，應當向南

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没，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即遷本部尚書。

方遷移。于謙厲聲説：“主張南遷的人，應該斬首。京城是天下的根本，一旦遷移，大勢去矣，難道没看見宋朝南渡的事嗎!”郕王認爲他説得對，防守的决議於是確定。當時京城裏强勁的甲兵和精良的騎兵都陣亡了，所剩餘的疲憊士卒不到十萬，人們心裏震驚恐懼，上面的官員和下面的百姓都没有堅定的信心。于謙請求郕王發檄文集合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各府的運糧軍，立即奔赴京城，依次經營籌劃部署，人心稍稍安定。當即升任兵部尚書。

郕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排衆直前掖王止，且啓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盡裂。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當是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

郕王剛代理朝政，朝廷的大臣就請求族誅王振。但是王振的同黨有個叫馬順的，却呵叱諫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在朝廷上打馬順，很多官員都跟着打他。朝廷的秩序大亂，衛兵也喧嘩不已。郕王害怕得想站起來，于謙擠開衆人直接上前去用手扶着他的胳膊阻止郕王，并且啓導郕王宣示命令説：“馬順等因罪應當處死，不要再討論。”衆人纔安定下來。于謙衣袍的袖子爲此全部裂開。退朝走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握着于謙的手嘆息道：“國家正是依賴你的時候。今天即使有一百個王直又有什麽用!”這個時候，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謙，于謙也毅然地以國家安危爲己任。

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王驚謝至再。謙揚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爲將

當初，大臣們憂慮國家没有皇帝，太子正值幼年，外寇馬上要來進攻，於是請求皇太后立郕王。郕王急忙再三推辭。于謙大聲説：“臣等實在是憂慮國家，并非爲了私人的打算。”郕王纔接受命令。九月，景帝即位，于謙入朝對答，情緒激動地哭泣着説：“敵寇得意，要挾扣留上皇，這種形勢下他們必然輕視我中國，長驅而入直向南方。請求飭命各位邊關駐守大臣協力防守阻擊。京城軍隊的武器幾乎没有了，應當馬上各分道募集民兵，命令工部修理武器鎧甲。派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儀、雷通分别帶兵防守九門要害地帶，在外城安置兵營。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加這件事，把靠近城郭的居民遷進城内。通州積蓄的糧食，命令官軍自己到關上支取，把剩餘的米賣成錢，不要留下來資助敵人。

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帝深納之。

文臣像軒輗這樣的，應當任用爲巡撫。武臣像石亨、楊洪、柳溥這樣的，應當任用爲將領元帥。至於軍隊的事務，臣親自擔當，没有功效就治臣的罪。"皇帝完全采納了他的建議。

十月，敕謙提督各營軍馬。而也先挾上皇破紫荆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斂兵堅壁老之。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率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門，廣寧伯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興陳德勝門外，當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吴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却敵彰義門北，擒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

十月，敕命于謙掌管督察各營的軍隊。此時也先挾持上皇攻破紫荆關直驅殺進來，窺視京城。石亨建議收斂軍隊實行堅壁清野使敵人疲困。于謙不同意。説："爲什麽要示弱，會使敵人更加輕視我們。"他馬上分别派遣各將領，率領軍隊二十二萬，在九門外排開陣勢：都督陶瑾在安定門，廣寧伯劉安在東直門，武進伯朱瑛在朝陽門，都督劉聚在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在阜成門，都指揮李端在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在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在宣武門，而于謙自己和石亨率領副總兵范廣、武興陳兵於德勝門外，阻擋也先。把兵部事務托付給侍郎吴寧，全部關閉各個城門，親自督戰。他發布命令，臨陣對敵的時候將領不顧軍隊先退却的，斬殺那個將領。軍隊不顧將領先退却的，後隊的士兵斬殺前隊的士兵。這樣將領和士兵知道必定會死，都聽從命令。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在彰義門北面擊退敵兵，生擒敵人的首領一人。皇帝十分高興，命令于謙挑選精兵屯扎在教場以便調用，又命令太監興安、李永昌和于謙一同管理軍務。

初，也先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叛閹喜寧嗾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復邀謙及王直、胡濙等出議。帝不許，也先氣益沮。庚申，寇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騎來薄，副總兵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炮死。寇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禦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却，而内官數百騎欲争功，躍馬競前。陣亂，興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寇，嘩聲動天。王竑及福壽援至，寇

當初，也先遠距離入侵，以爲京城能够在一天内攻下來，等他看見官軍已經布下嚴整的陣勢等待他，意志漸漸沮喪。叛國的太監喜寧唆使也先約請大臣迎回上皇，索取的金帛用萬萬來計量，又約于謙和王直、胡濙等人出來商談。皇帝不允許，也先的意志更加沮喪。庚申，敵寇窺探德勝門。于謙命令石亨設下埋伏騰空房舍，派遣幾名騎兵引誘敵人。敵人用一萬多騎兵來進攻，副總兵范廣發動火器，埋伏的士兵起身一齊攻擊敵人。也先的弟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炮而死。敵寇轉移到西直門，都督孫鏜抵禦他們，石亨也分派軍隊趕來，敵寇退却。副總兵武興在彰義門迎擊敵寇，和都督王敬一起挫敗敵人的前鋒。敵寇正要退却，而有數百名内官想争功，策馬飛奔競相向前。軍隊陣形混亂，武興被流箭擊中而

乃却。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志，又聞勤王師且至，恐斷其歸路，遂擁上皇由良鄉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乃益兵守真、保、涿、易諸府州，請以大臣鎮山西，防寇南侵。

死。敵寇追逐到土城，居民登上房屋，大聲喊叫着投擲磚頭石塊打擊敵寇，喧嘩聲驚天動地。王竑和毛福壽的援兵趕到，敵寇纔退却。相持了五天，也先約請他們會談已經不被答應，作戰又不順利，知道最後是不能如願的，又聽説救援國難的軍隊馬上要到了，害怕截斷他的歸路，於是挾持上皇從良鄉往西方離去。于謙調派各位將領追擊，到邊關纔回來。評定功績，加于謙任少保，總管軍務。于謙説："四面邊境戰事很多，這是卿大夫的耻辱，哪裏敢邀功請賞呢！"堅决推辭，皇帝不答應。於是增加兵力防守真、保、涿、易各府州，請求派大臣鎮守山西，防備敵寇往南方入侵。

景泰元年三月，總兵朱謙奏敵二萬攻圍萬全，敕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寇退，謙請即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剿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參將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謙曰："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况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人人主戰守，無敢言講和者。

景泰元年三月，總兵朱謙奏報有二萬敵人進攻圍困萬全，敕命范廣任總兵官抵禦敵人。不久敵寇退去，于謙請求就在居庸駐兵，敵寇來就出關剿殺，敵退走就從京城補足糧食。大同參將許貴奏報，北方有三個人到鎮上來，想要朝廷派遣使者講和。于謙説："以前派遣指揮季鐸、岳謙前去，但是也先却隨着入侵。又派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去，没有看見上皇而返回。和談不能依靠，已經很明顯了。何况我們與他不共戴天，從情理上講本來就不能講和。萬一講和而對方放肆求索没有滿足，依從他就會因此受損，不依從就會發生變故，情勢也不能够講和。許貴作爲披甲胄的武將，却怯弱害怕成這個樣子，用什麽來抵抗所憤恨的敵人！按法令應當誅殺。"傳遞公文嚴厲地斥責他。從此邊關的將領人人都主張作戰守禦，没有敢建議講和的。

初，也先多所要挾，皆以喜寧爲謀主。謙密令大同鎮將擒寧，戮之。又計授王偉誘誅間者小田兒。且因諜用間，請特釋忠勇伯把台家，許以封爵，使陰圖之。也先始有歸上皇意，遣使通款，京師稍解嚴。謙上言："南京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敕内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鎮守中官

當初，也先有很多要挾的條件，都是靠喜寧謀劃。于謙秘密地命令大同守將擒拿喜寧，殺了他。又設下計策叫王偉引誘并殺死間諜小田兒。并且利用間諜使用離間計，請求特别釋放忠勇伯把台家，許願給他分封爵位，叫他暗中策劃。也先開始有送回上皇的意思，派遣使者講和，京城漸漸放鬆了嚴密的守衛。于謙上奏説："南京是重要的地方，安撫慰問都需要人手。中原一帶有很多流亡的百姓，假設遇到年成不好，很擔心他們互相招呼聚集作亂。請求敕命内外的守備和各

在内地者。”

地的巡撫特别注意整頓，防患於未然，召回派遣去招募的文武官員和在内地的鎮守宦官。”

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以歸，謙力也。

這年八月，離上皇被俘北去快要一年了。也先看見中原之國無隙可乘，更加想求和，使者頻繁地到來，請求送還上皇。大臣王直等人建議派遣使者接回上皇，皇帝不高興地說：“朕本來不想登上皇位，當時被推舉，實在是出於你們的意思。”于謙委婉地說：“天位已經確定，難道還會有其他？衹是從道理上講應當馬上迎接罷了。萬一對方果真心懷欺騙，我們有話說了。”皇帝看着他改變臉色説：“聽你的，聽你的。”先後派遣李實、楊善前去，終於迎接上皇返回，這都是于謙的功勞。

上皇既歸，瓦剌復請朝貢。先是，貢使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至三千餘，賞賚不饜，遂入寇。及是又遣使三千來朝，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請擇精鋭十五萬，分十營團操。團營之制自此始。具《兵志》中。瓦剌入貢，每携故所掠人口至。謙必奏酬其使，前後贖還累數百人。

上皇回來以後，瓦剌又請求入朝進貢。在此之前，進貢的使者不超過一百人，正統十三年，達到三千多人，賞賜不滿足他們，就入境侵犯。到這時又派遣三千個使者來朝拜，于謙請求在居庸關部署部隊以防備意外，京城也部署很多軍隊，然後宴請他們。于謙由此説和議難以依靠，於是分條呈上安定邊疆的三條策略。請求敕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的總兵官增加并修理守禦的設施。京城的軍隊分别隸屬於五軍、神機、三千各營，雖然各自有總兵，却不互相統一，請求選擇精鋭部隊十五萬，分成十營組織在一起操練。團營的制度從此開始設立。詳細記録在《兵志》裏。瓦剌入朝進貢，每次都要帶着以前擄掠的人口到來。于謙必定上奏酬報他們的使者，前後贖還的累積達幾百個人。

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也先入寇，多爲内應。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内患以息。楊洪自獨石入衛，八城悉以委寇。謙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未平，何文淵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謙以上皇雖還，國耻未雪，會也先與脱脱

當初，永樂年間，投降的人安置在靠近都城的有很多。也先入侵，他們大多作爲内應。于謙策劃遣散他們。趁西南有戰事，每次一有征伐，就挑選他們的精鋭騎兵，給他們豐厚的錢糧讓他們去西南，不久又遣散他們的妻子和兒女，内患由此解除。楊洪從獨石入關守衛，八城都抛棄給了敵人。于謙讓都督孫安派輕騎兵從龍門關出去占據它，招募百姓屯田，一邊作戰一邊防守，八城於是歸復。貴州苗人作亂還没有平定，何文淵建議廢除二司，專門設立都司，派大將鎮守。于謙説：“不設立二司，就是丢棄了它。”這種討

不花構，請乘間大發兵，身往討之，以復前仇，除邊患。帝不許。

論於是停止。于謙認爲上皇雖然回國，但是國家的耻辱没有洗雪，恰逢也先和脱脱不花相争鬥，請求乘機調集大軍，親自前去征討，以報以前的仇恨，除去邊關的禍患 。皇帝不允許。

謙之爲兵部也，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黄蕭養各擁衆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瑶、僮、苗、僚所至蜂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勛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雖歸，口不言功。東宫既易，命兼宫僚者支二俸。諸臣皆辭，謙獨辭至再。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西華門，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錠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

于謙管理兵部的時候，也先的勢力正在擴張，而福建的鄧茂七、浙江的葉宗留、廣東的黄蕭養各自擁集部衆僭越名號，湖廣、貴州、廣西等地，瑶、僮、苗、僚到處禍亂蜂起。前後徵集調派部隊，都是于謙獨自籌劃。在軍馬倥傯，變化就在一瞬間的時候，于謙眼睛一看手指一彎，就口述奏章，全部符合當時的情况。屬僚下吏接受成命後，相互對看，驚詫佩服。他號令明確細緻，即使是勛臣宿將有小小的過失不符合法令，也馬上請求下旨嚴厲斥責。他的一片紙傳行於萬里之外，無不令人戒懼。他的才識膽略開放敏捷，意識周到細緻，當時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有超過别人的最忠誠的品格，憂慮國家而忘記了自己。上皇雖然返回，他却不説自己的功勞。東宫改换後，皇帝命令兼屬二宫的官僚支取二份官俸。各位大臣都推辭不接受，衹有于謙一再推辭。自己奉行儉樸節約，所居住的房子衹能遮蔽風雨。皇帝在西華門賜給他住宅，他推辭説："國家危難，臣子怎麽敢使自己安樂?"堅决推辭，皇帝不允許。於是取出前後所賜予的璽書、衣袍、銀錠這類東西，全部加蓋封存印章，每年定時察看一下而已。

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者。嘗遣使往真定、河間采野菜，直沽造乾魚，謙一言即止。用一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所隱，不避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如謙者，亦往往嫉之。比寇初退，都御史羅通即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曕言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内閣奏行。謙據祖制折之，户部尚書金濂亦疏争，而言者挥摭不已。諸御史以深文彈劾者屢矣，賴景帝破衆議用之，得以盡所設施。

皇帝很瞭解于謙，他所建議上奏的没有不聽從的。皇帝曾經派遣使者到真定、河間采集野菜，到直沽製造乾魚，于謙一進言就馬上停止。任用一個人，必定要悄悄地詢問于謙。于謙根據實際情况回答，没有什麽隱瞞，不迴避嫌疑和怨恨。因此那些不被任用的人都怨恨他，而被任用又比不上于謙的人，也往往嫉妒他。等到敵寇剛一退却，都御史羅通就彈劾于謙呈上的功勞簿不真實。御史顧曕説于謙太專權，請求六部的大事同内閣一起奏報施行。于謙援引祖先的制度使他們折服，户部尚書金濂也上疏争辯，但是進言的人仍不停地搜羅罪名來打擊他。各御史多次用嚴厲的奏章彈劾他，幸虧景帝排除衆議任用他，使

他能够盡力安排布置。

謙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意灑何地！"視諸選耎大臣、勋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衆。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不快也。徐珵以議南遷，爲謙所斥。至是改名有貞，稍稍進用，嘗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德勝之捷，亨功不謙而得世侯，内愧，乃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辭，不允。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决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都督張軏以征苗失律，爲謙所劾，與内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

于謙性格本來就剛直，遇到有不如意的事，就撫胸嘆息説："這一腔熱血，到底灑在什麽地方！"看到那些怯懦的大臣、有功勋的舊臣和皇親貴戚，内心頗輕視他們，於是怨恨他的人更多。他又始終不主張和議，雖然上皇確實是因此纔得以返還，却不喜歡他這樣。徐珵因爲建議南遷，被于謙所斥責。從此改名爲有貞，漸漸升官任用，曾切齒痛恨于謙。石亨本來因爲違犯法律被削職，于謙請求寬恕并且任用他，任十營的總兵，他畏懼于謙不敢放縱，也不喜歡于謙。德勝的勝利，石亨的功勞不如于謙却得到世侯，心中羞愧，於是上疏推薦于謙的兒子于冕。詔命他趕赴京城，于冕推辭，皇帝不同意。于謙説："國家多事變，臣子從道義上講不該顧及私人的恩情。况且石亨處於大將的地位，没聽説他曾舉薦一個隱居的人，提拔一個軍中地位低賤的人，有助於軍隊國家，却偏偏推薦臣的兒子，能得到公衆議論的認同嗎？臣對於軍功，極力杜絶僥幸得官，决不敢讓兒子濫冒功勞。"石亨又大爲憤怒。都督張軏因爲征伐苗族違犯法律，被于謙所彈劾，和内侍曹吉祥等人都一直怨恨于謙。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與吉祥、有貞等既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即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黄竑構邪議，更立東宫，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决。丙戌改元天順，丁亥棄謙市，籍其家，家戍邊。遂溪教諭吾豫言謙罪當族，謙所薦舉諸文武大臣并應誅。部議持之而止。千户白琦又請榜其罪，鏤板示天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爲口實。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貞等人已經迎接上皇再次登上皇位，宣告訓諭大臣完畢，馬上捉拿于謙和大學士王文關進監獄。誣陷于謙等人和黄竑合謀奸邪，重新樹立東宫，又和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人陰謀迎立襄王的兒子。石亨等人主持提議，唆使諫官上書。都御史蕭惟禎判决案件，判定爲謀反叛逆，處以死刑。王文不能承受誣陷，極力争辯，于謙笑着説："這是石亨等人授意罷了，辯解又有什麽用？"奏章呈上去，英宗還猶豫地説："于謙確實有功勞。"徐有貞進言説："不殺于謙，這個舉動就没有名義。"皇帝的心意於是决定下來。丙戌年，改元爲天順，丁亥年，殺于謙於集市，没收他的家産，家人充軍去戍守邊關。遂溪教諭吾豫説于謙的罪應當族誅，于謙所舉薦的各個文武大臣一并應當誅殺。部議反對，他纔停止。千户白琦又請求在榜上公開他的罪過，鏤刻鐵板宣示天

下。當時希望取得寵信的人，大多以于謙作爲話柄。

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興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鐍鑰甚固。啓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指揮朵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逾年，歸葬杭州。逵，六合人。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于謙自從也先的變故後，發誓不和賊寇一齊活命。經常在值班的房子裏睡覺，不回自己的家。他一直有痰病，疾病發作的時候，景帝派遣興安、舒良輪番前去看望。聽說他吃的用的都太微薄，詔令朝廷製作來賜給他，甚至於酒菜都全部備齊。景帝又親自到萬歲山，砍竹子取水來賜給他。有人說寵愛于謙太過分了，興安等人說："他日夜分擔國家的憂慮，不過問自己的家產，假使他死了，讓朝廷又到哪裏去找到這樣的人？"到登記没收他的所有財產的時候，家裏沒有多餘的東西，衹有正室的鎖很堅固。打開一看，是皇上賜給他的蟒衣、劍器。他死的那天，陰雲從四處合聚，天下的人都認爲他冤枉。指揮朵兒，本來出自於曹吉祥的部下，用酒祭奠于謙死的地方，悲痛地哭泣。曹吉祥發怒，打他。第二天他又像昨天那樣祭奠。都督同知陳逵爲于謙的忠義所感動，收殮他的尸體埋葬了他。第二年，歸葬在杭州。陳逵，六合人。以前舉薦將才的時候，出自李時勉的門下。皇太后開始還不知道于謙死了，等到聽說死訊，嗟嘆哀悼了好幾天。英宗也後悔殺了他。

謙既死，而亨黨陳汝言代爲兵部尚書。未一年敗，贓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對。俄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吴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爲默然。是年，有貞爲亨所中，戍金齒。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謙事白。

于謙死後，石亨的朋黨陳汝言代替他任兵部尚書。没等到一年就身敗，積藏的贓物達巨萬。皇帝召集大臣進去察看，悲哀而嚴肅地說："于謙在景泰年間被寵任，死去時沒有多餘的東西，陳汝言爲什麽有這麽多。"石亨低下頭不能回答。不久又有邊關警報，皇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吴瑾侍候皇帝，進言說："假使于謙在，應當不會叫寇賊成這個樣子。"皇帝爲此默默無語。這一年，徐有貞被石亨中傷，謫戍金齒。又過了幾年，石亨也被關進監獄而死，曹吉祥謀反被族誅，于謙的冤屈終於得以昭雪。

成化初，冕赦歸，上疏訟冤，得復官賜祭。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恃，爲權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弘治二年，

成化初年，于冕被赦免回朝，上疏申辯冤屈，得以恢復官爵并賜予祭祀。誥命說："正當國家多災多難的時候，保衛社稷没有災禍，衹有他堅持公道，被權貴奸臣一齊嫉妒。在先帝的時候已經知道他的冤枉，而朕心裏實在哀憫他的忠

用給事中孫需言，贈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曆中，改謚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絶。

誠。”天下的人都傳誦。弘治二年，采用給事中孫需的進言，追贈于謙爲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謚號肅愍，在他的墓旁賜一座叫作旌功的祠廟，有關官員每年一定時節前去祭祀。萬曆年間，改謚號爲忠肅。杭州、河南、山西都世代供奉祭祀不絶。

冕，字景瞻，蔭授副千户，坐戍龍門。謙冤既雪，并復冕官。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居官有幹局，累遷至應天府尹。致仕卒。無子，以族子允忠爲後，世襲杭州衛副千户，奉祠。

于冕，字景瞻，因封蔭授官副千户，判罪戍守龍門。于謙的冤屈已經洗雪，并且恢復了于冕的官職。他自己陳説不想任武官，改任兵部員外郎。任官有才幹器局，多次遷升到應天府尹。退休後死去。没有兒子，以族人的兒子于允忠作爲他的後代，世襲杭州衛副千户，供奉祠廟。

吴寧

吴寧，字永清，歙人。宣德五年進士。除兵部主事。正統中，再遷職方郎中。郕王監國，謙薦擢本部右侍郎。謙禦寇城外，寧掌部事，命赴軍中議方略。比還，城門弗啓，寇騎充斥，寧立雨中指揮兵士，移時乃入。寇既退，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或議仍召勤王兵。寧曰：“是益之使驚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景泰改元，以疾乞歸，後不復出。家居三十餘年卒。

吴寧，字永清，歙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官兵部主事。正統年間，兩次升官任職方郎中。郕王代理國政，于謙推薦提升他任兵部右侍郎。于謙在城外抵禦敵人，吴寧掌管部内事務，命令他到軍營中去討論計策。等他回去時，城門没有開啓，敵寇的騎兵到處奔馳，吴寧站在雨中指揮士兵，過了一個時辰纔進城。敵寇退却後，京畿的百姓還是一天要驚亂幾次，交相往南方遷徙，有人建議仍然召集救援國難的軍隊。吴寧説：“這會更加讓他們感到驚慌，不如向四方宣告勝利，人心自然就穩定了。”於是寫成奏章并施行。景泰改换年號，因疾病請求回鄉養老，後來不再出來作官。在家中居住了三十多年後死去。

寧方介有識鑒。嘗爲謙擇婿，得千户朱驥。謙疑之，寧曰：“公他日當得其力。”謙被刑，驥果歸其喪，葬之。驥自有傳。

吴寧剛正耿直并且有鑒别能力。曾經爲于謙選擇女婿，選到千户朱驥。于謙懷疑他，吴寧説：“先生以後會得到他的幫助。”于謙被殺，朱驥果然送歸他的尸體，埋葬了他。朱驥另外有傳。

王偉

王偉，字士英，攸人。年十四，隨父謫戍宣府。宣宗巡邊，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部主事。英宗北狩，命行監察御史事，集民壯守廣平。謙引爲職方司郎中。軍書填委，處分多中窾會，遂薦擢兵部右侍郎。

王偉，字士英，攸人。十四歲的時候，跟隨父親貶謫戍守宣府。宣宗巡視邊關，他獻上《安邊頌》，命令補充爲保安州的學生。考中正統元年的進士，改庶吉士，授官户部主事。英宗被俘北去，命令他代理監察御史的事務，召集百姓中强壯的人駐守廣平。于謙舉薦他任職方司郎中。軍隊文書紛紛堆積，他處理大多切中關鍵，於是

出視邊，叛人小田兒爲敵間，謙屬偉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士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

被舉薦提升任兵部右侍郎。出京巡視邊關，叛徒小田兒是敵人的間諜，于謙吩咐王偉想法除掉他。正好小田兒跟隨進貢的使者入境，到達陽和城時，壯士從道路邊上突然衝出來，砍斷他的頭就跑了，使者不敢過問。

偉喜任智數。既爲謙所引，恐嫉謙者目己爲朋附，嘗密奏謙誤，冀自解。帝以其奏授謙，謙叩頭謝。帝曰："吾自知卿，何謝爲？"謙出，偉問："上與公何言？"謙笑曰："我有失，望君面規我，何至爾邪？"出奏示之，偉大慚沮。然竟坐謙黨，罷歸。成化三年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逾年，告病歸卒。

王偉喜歡耍小聰明。被于謙所舉薦後，擔心嫉妒于謙的人把自己看成他的朋黨附庸，曾經悄悄地奏報于謙的失誤，希望解脱自己。皇帝把他的奏章交給于謙，于謙叩頭謝罪。皇帝説："我自然瞭解你，謝什麼罪呢？"于謙走出皇宫，王偉問："皇上和你談些什麼？"于謙笑着説："我有過失，希望你當面規勸我，何必弄成這個樣子呢？"拿出奏章給他看，王偉十分慚愧沮喪。然而終究連坐爲于謙的同黨，罷官回家。成化三年，恢復官職，請求毁去白琦所鏤刻的鐵板。過了一年，稱病回家死去。

贊曰：于謙爲巡撫時，聲績表著，卓然負經世之才。及時遘艱虞，繕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謙亦憂國忘家，身繫安危，志存宗社，厥功偉矣。變起奪門，禍機猝發，徐、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當時莫不稱冤。然有貞與亨、吉祥相繼得禍，皆不旋踵，而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卒得復官賜恤。公論久而後定，信夫。

贊曰：于謙任巡撫的時候，名聲和功績都顯著，卓然懷有治理國家的才幹。等到遭遇艱難危險的時候，他整治軍隊固守邊境。景帝既已推心置腹，于謙也憂慮國事忘了家事，他關係到國家的安危，立志保存宗廟社稷，他的功績偉大啊。事變起於奪門復辟，隱伏的禍患突然發生，徐有貞、石亨之流盡力排擠置他於死地，當時没有人不説冤枉。但是徐有貞和石亨、曹吉祥相繼得禍，都不過是很短的時間，而于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最後恢復官爵并賜予葬禮。公論是在很久以後纔確定下來，這話很對呀。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王驥（孫）瑾　徐有貞　楊善 李實 趙榮 霍瑄 沈固　王越

王驥　王瑾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長身偉幹，便騎射，剛毅有膽，曉暢戎略。中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免鹽池逋課二十餘萬，尋遷山西按察司副使。

洪熙元年，入爲順天府尹。宣德初，擢兵部右侍郎，代顧佐署都察院。久之，署兵部尚書。九年命爲真。

正統元年奉詔議邊事，越五日未奏。帝怒，執驥與侍郎鄺埜下之獄。尋得釋。阿台、朵兒只伯數寇甘、涼，邊將屢失利。侍郎柴車、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繼經理邊務，未能制。二年五月命驥往，許便宜行事。驥疾驅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追敵魚兒海子，先退敗軍者誰。僉曰"都指揮安敬"。驥先承密旨戮敬，遂縛敬斬轅門，并宣敕責都督蔣貴。諸將皆股栗。驥乃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閱軍甘、涼，汰三之一。定更番法，兵得休息，而轉輸亦省。

俄阿台復入寇。帝以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爲副，驥督軍。三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他身材修長，軀幹偉岸，擅長騎馬射箭，爲人剛毅有膽量，通曉軍事謀略。考中永樂四年進士。任兵科給事中。王驥出使山西，上奏免除鹽池拖欠的賦稅二十餘萬，不久晋升爲山西按察司副使。

洪熙元年，入京任順天府尹。宣德初年，升任兵部右侍郎，代替顧佐代理都察院。很久以後，代理兵部尚書。九年被任命爲正式官。

正統元年奉詔討論邊防事務，過了五天還没有上奏。皇帝大怒，拘捕王驥和侍郎鄺埜，把他們關進獄中。不久得到釋放。阿台、朵兒只伯數次侵犯甘、涼，邊將屢次失利。侍郎柴車、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繼經營邊防事務，不能控制局勢。正統二年五月命王驥前去，允許他相機行事。王驥快速驅馳到軍中，大會衆將，詢問先前追擊敵人魚兒海子，首先退却使軍隊失敗的人是誰。衆將都説是"都指揮安敬"。王驥事先接到處决安敬的密旨，於是把他捆綁起來在轅門斬首，并宣布敕令斥責都督蔣貴。衆將都嚇得大腿發抖。王驥於是大規模檢閱將士，分派兵力，劃分地域，命令他們各自防禦，邊境得到安定。王驥在甘、涼檢閲軍隊，淘汰了三分之一。制定輪番更替的制度，軍隊得到了休息，而運輸也減省了。

不久阿台再次入侵。皇上任命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爲副將軍，王驥督軍。正統三年

年春，偕諸將出塞，以貴爲前鋒，而自與任禮帥大軍後繼，與貴約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敵走兀魯乃。貴帥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之。擒左丞脱羅，斬首三百餘，獲金銀印各一，駝馬兵甲千計。驥與禮自梧桐林至亦集乃，擒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户二人，降其部落，窮進至黑泉。而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亦擒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朵兒只伯遠遁。論功，貴、禮皆封伯，而驥兼大理卿，支二俸。尋召還，理部事。

久之，麓川之役起。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數敗王師。黔國公沐晟討之，不利，道卒，以沐昂代。昂條上攻取策，徵兵十二萬人。中官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驥可屬，思大舉。驥亦欲自效。

六年正月，遂拜蔣貴平蠻將軍，李安、劉聚爲副，而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刑部侍郎何文淵、侍講劉球先後疏諫，不納。瀕行，賜驥、貴金兜鍪、細鎧、蟒綉緋衣、朱弓矢。驥請得以便宜從事。馳傳至雲南，部署諸將，遣參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大軍由中路至騰衝，分道夾擊。是年十一月與貴以二萬人趨上江，圍其寨，五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拔之，斬首五萬餘級。進自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閏月至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參將宫聚、副將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而自將中軍奮擊之，賊大潰，乘勝至馬鞍山。

逾月，抵賊巢。山陡絶，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驥遣前

春，王驥率衆將出軍邊塞，任命蔣貴爲先鋒，自己和任禮統率大軍後繼，和蔣貴約定説："不取勝，就不再相見了。"蔣貴在石城攻擊敵人，敵人逃向兀魯乃。蔣貴率輕騎二千五百人從鎮夷出發，取小道晝夜兼行，三天三夜追上了敵人。擒獲左丞脱羅，殺敵三百多，繳獲金印銀印各一枚，駱駝馬匹武器鎧甲數以千計。王驥和任禮從梧桐林到亦集乃，擒獲樞密、同知、僉院共十五人，萬户二人，降服其部落，窮追到黑泉。趙安等人從昌寧出發，到刁力溝，也擒獲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王驥等分兵幾路夾擊敵人，轉戰一千多里，朵兒只伯遠逃。論功，蔣貴、任禮都封爲伯爵，而王驥兼任大理卿，領取兩項俸禄。不久被召回京，管理本部事務。

很久以後，麓川事件發生。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亂，數次打敗朝廷的軍隊。黔國公沐晟征討他，没有成功，在半路上死去，以沐昂代替。沐昂向皇上分條陳述攻取的對策，徵兵十二萬人。宦官王振正當權，喜歡功名，認爲王驥可擔重任，想大舉出兵。王驥也想效力。

六年正月，就授予蔣貴平蠻將軍，李安、劉聚爲副將，王驥總督軍務，大規模調發東南各路兵十五萬人征討。刑部侍郎何文淵、侍講劉球先後上疏諫止，不被采納。臨出發，皇上賜給王驥、蔣貴金頭盔、精細的鎧甲、蟒綉的紅色官服、大紅的弓箭。王驥請求能够見機行事。王驥驅馳驛傳到達雲南，部署諸將，派參將冉保由東路進軍孟定，大軍由中路到騰衝，分道夾擊。這年十一月與蔣貴率領二萬人到上江，包圍了敵人的營寨，攻打五日没有攻下。恰巧颳大風，放火燒其栅欄，攻占敵營，斬首五萬餘級。從夾象石進軍，渡下江，通過高黎貢山道。閏十一月到騰衝，長驅抵達杉木籠山。敵人乘高據險，營築七座堡壘相互救應。王驥派遣參將宫聚、副將劉聚分左右兩翼緣嶺而上，自率中軍奮起攻擊，敵人大敗，王驥乘騰到達馬鞍山。

一個月以後，抵達叛賊的巢穴。山極陡，很深的大溝環繞着它，山的東南面臨着大江，山壁

軍覘賊，敗其伏兵。賊更自間道立柵馬鞍山，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突賊寨，斬首數百，復誘敗其象陣。會東路軍冉保等已合木邦、車里、大侯諸土軍，破烏木弄、戛邦諸寨，遣別將守西峨渡，防賊軼，刻期與大軍會。驥乃督諸將環攻其七門，積薪縱火。風大作，賊焚死無算，溺江死者數萬人。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宣慰司印及所掠騰衝諸衛所印章三十有奇。犁其巢穴，留兵守之而還。

直立不可以沿山嶺而上。王驥派前軍去偵察叛賊，擊敗他們的伏兵。叛賊又以小道在馬鞍山上建立柵欄，出現在王驥大軍的後面。王驥告誡大軍不要動，而命令都指揮方瑛用六千兵力突襲敵寨，殺敵幾百人，又引誘擊敗他們的象陣。恰好東路軍冉保等人已經會合木邦、車里、大侯等土著軍隊，擊破烏木弄、戛邦等山寨，派另外的將軍駐守西峨渡，防備叛賊逃跑，規定日期和大軍會合。王驥於是督率衆將圍攻敵寨的七個大門，積聚木柴放火燒。風颳得很大，叛賊燒死的無法計算，掉入江中淹死的有幾萬人。思任發帶領他的兩個兒子逃到孟養。繳獲叛賊的虎符、金牌、宣慰司印及所掠奪的騰衝諸衛所印章三十多枚。摧毁他的巢穴，留下一部分兵力守護而返回京城。

明年四月，遣偏師討維摩土司韋郎羅。郎羅走安南，俘其妻子。傳檄安南，縛之以獻。五月，師還。帝遣户部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賜宴奉天門，封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靖遠伯，歲祿千二百石，世襲指揮同知，賜貂蟬冠玉帶。貴進侯，劉聚等遷賞有差。從征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皆擢侍郎，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

第二年四月，派遣非主力軍隊征討維摩土司韋郎羅。郎羅逃跑到安南，俘虜了他的妻子兒女。傳送檄文給安南，於是捆綁了郎羅來進獻。五月，軍隊返回。皇帝派遣户部侍郎王質準備了羊和酒來歡迎犒勞他們，在奉天門賞賜宴席，皇上封王驥爲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上柱國、靖遠伯，每年的俸禄爲一千二百石，世襲指揮同知，賜給貂蟬冠和玉腰帶。蔣貴晋升爲侯爵，劉聚等人升遷賞賜不一。跟從大軍征討的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等都擢升爲侍郎，士卒都賞賜加等。國家府庫爲此而用盡。

思任發之竄緬甸也，其子思機發復帥餘衆居者藍，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是年八月，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以往。未至而思機發遣弟招賽入貢，緬甸亦奏獲思任發，要麓川地。朝廷不納其貢，且敕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

思任發逃竄到緬甸時，他的兒子思機發再次率領殘餘的士兵盤踞在者藍，請求到朝廷謝罪。大臣在朝廷上議論可以趁機招撫他，王振不同意。這年八月，再次任命王驥總督雲南軍務，王驥率領參將冉保、毛福壽前往。没有到達思機發就派遣他的弟弟招賽入朝獻貢，緬甸也上奏擒獲思任發，要求擁有麓川這個地方。朝廷不接受思機發的貢品，并且敕令王驥謀取緬甸，王驥因此請求增派軍隊。

八年五月，復命蔣貴爲平蠻將軍，調土兵五萬往，發卒轉餉五十萬人。驥初檄緬甸送思任發。緬人陽聽命，持兩端。是年冬，大軍逼緬甸，

正統八年五月，再命蔣貴爲平蠻將軍，調遣五萬名當地兵前往，調發士兵運輸軍餉的有五十萬人。王驥起初用檄文曉諭緬甸交出思任發。緬甸人口頭上答應，却猶豫不決。這年冬天，大軍

緬人以樓船載思任發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之歸。驥知緬人資木邦水利爲唇齒，且慮思機發將以獻其父故仇之，故終不肯獻思任發。驥乃趨者藍，破思機發巢，得其妻子部落，而思機發獨脱去。

逼近緬甸，緬人用樓船載着思任發偵察朝廷的軍隊，暗中用另外的船載着思任發回去。王驥知道緬甸人依賴木邦水利，唇齒相依，并且擔心思機發將因爲緬人要向朝廷進獻上他的父親的原因從而仇恨緬人，所以最終緬人不肯獻上思任發。王驥於是趕到者藍，擊破思機發的巢穴，獲得他的妻兒和部落，思機發獨自脱身逃走。

明年召還，加禄三百石，命與都御史陳鎰巡延綏、寧夏、甘肅諸邊。初，寧夏備邊軍，半歲一更，後邊事亟，三年乃更。軍士日久疲罷，又益選軍餘防冬，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用重困。驥請歲一更，當代者以十月至，而代者留至來年正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勞。帝善其議，行之諸邊。當是時，緬人已以思任發來獻，而思機發竊駐孟養地，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願罷兵。振意終未慊，要思機發躬入朝謝。沐斌帥師至金沙江招之，不至。諭孟養執之以獻，亦不聽命。於是振怒，欲盡滅其種類。

第二年，王驥奉召回京，增加俸禄三百石，皇上命令他和都御史陳鎰出巡延綏、寧夏、甘肅等邊境。起初，寧夏設置了邊防軍隊，半年更换一次，後來邊境軍事頻繁，三年纔更换一次。時間長了士兵都疲憊不堪，又增選没有正式軍籍的軍人來防冬，一家有五六口人在邊境的，軍隊費用更加陷入困境。王驥向皇上請求一年更换一次，替换的人在十月份來到，而被替换的人留到第二年正月纔遣送回家，邊防軍備充足并且軍隊不疲勞。皇帝認爲他的建議很好，推行到各處邊境。正在這時，緬甸人已經送思任發來進獻，而思機發偷偷駐扎在孟養，數次派遣使者來進貢謝罪。朝廷内外都願意罷兵停戰。王振意願還未滿足，要思機發親自入朝謝罪。沐斌帶領軍隊來到金沙江招降他，不來。諭告孟養綁着他來進獻，也不聽從命令。於是王振發怒，打算全部消滅他的種族。

十三年春，復命驥總督軍務，宫聚爲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人往。明年，造舟浮金沙江，蠻人栅西岸拒守。官軍聯舟爲浮橋以濟，拔其栅，進破鬼哭山，連下十餘寨，墜溺死者無算，而思機發終脱去，不可得。是時，官軍逾孟養，至孟那海。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自古兵力所不至，諸蠻見大軍皆震怖。而大軍遠涉，驥慮餽餉不繼，亟謀引還。時思機發雖遁匿，而思任發少子思陸復擁衆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表，誓金沙江上，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

正統十三年春，再次命令王驥總督軍務，宫聚爲平蠻將軍，率領軍隊十五萬人前往。第二年，造船渡金沙江，蠻人在江西岸建立栅欄抗拒官軍。官軍把船連接起來作爲浮橋渡江，攻拔蠻人的栅欄，向前進破敵於鬼哭山，接連攻下十多個寨子，墜入江中淹死的無法計算，然而思機發最終逃脱，没能够俘獲。這時候，官軍經過孟養，到達孟那海。這個地方在金沙江西岸，距離麓川一千里，自古以來軍隊未曾到過，衆蠻人看見大軍都非常害怕。而大軍遠途跋涉，王驥擔心糧食軍餉供應不上，幾次打算率軍返回。當時思機發雖然逃跑躲藏起來，然而思任發的小兒子思陸再次聚衆盤據在孟養。王驥考慮叛賊最終不能完全消滅，於是和思陸訂立和約，建立石碑作爲標記，在金沙江上發誓，説："石碑腐爛了，江

驥凡三征麓川，卒不得思機發。議者咎驥等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之，大略謂："驥等多役民夫，舁綵繒，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陟山谷，自縊者多。抵金沙江，徬徨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翟亨等。俟賊解，多捕魚户爲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爲功。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而命英從驥軍自效。英知往且獲罪，匿不去。

水枯竭了，你們纔能渡過金沙江。"於是就率領軍隊回朝。

王驥總共三次征伐麓川，最終也没有擒獲思機發。評論者責備王驥等人勞苦軍隊，浪費財物，因爲一個角落而使天下騷動不安。而會川衛訓導詹英直接奏議彈劾他，大體是："王驥等人大量地募役民夫，裝載彩色絹帛，散發給衆土司來求取豐厚的利益。擅自使用腐刑，謊稱進獻給皇上，實際上是充作個人役使。軍隊行動没有紀律，十五萬人一天出發，互相踐踏。每個士兵背着六斗大米，爬山越谷，自殺的人很多。大軍抵達金沙江，猶豫困惑不敢渡，已經渡過又不敢進攻，進攻則犧牲都指揮路宣、翟亨等將。等到叛賊瓦解，就大量地捕捉打魚的老百姓作爲俘虜，把土地分發給木邦、緬甸，掩蓋了失敗，把它作爲自己的功勞。這和李宓的失利，然而楊國忠却用勝利來向皇上彙報有什麽兩樣呢?"奏章發送到法司。王振保護他，得以不被問罪而命令詹英跟從王驥軍隊效力。詹英知道前去將要獲罪，就藏了起來不去。

當是時，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及諸城堡，貴州東路閉。驥至武昌，詔還軍討苗。會英宗北狩，群臣劾王振并及驥。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命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侍郎侯璡總督軍務。已而苗益熾，衆至十餘萬。平越被圍半歲，巡按御史黄鎬死守，糧盡掘草根食之，而驥頓軍辰、沅不進。景泰元年，鎬草疏置竹筒中，募人自間道出，聞於朝。更命保定伯梁珤爲平蠻將軍，益兵二萬人。侯璡自雲南督之前，疾戰，大破賊，盡解諸城圍，而驥亦俘劉平王蟲富等以獻。

在這時候，湖廣、貴州等苗族人，在他們居住的地方紛紛起事，包圍平越及衆城堡，貴州東面的道路被堵塞。王驥到達武昌，皇上下詔讓他回軍討伐苗人。正好英宗被俘北去，衆大臣彈劾王振并涉及王驥。因爲王驥當時正在軍中，并且要依靠他蕩平苗人，所以把他放在一邊没有問罪。命令他佩帶平蠻將軍的大印，充任總兵官，侍郎侯璡總督軍務。不久苗人勢力更加旺盛，聚衆達到十多萬人。平越被包圍半年，巡按御史黄鎬拼命守住，糧食吃完了就挖草根吃。而王驥駐軍於辰、沅，不向前進。景泰元年，黄鎬起草了一份奏疏把它放在竹筒中，找人從小路出發，報告給朝廷。朝廷改令保定伯梁珤爲平蠻將軍，增加二萬兵力。侯璡從雲南督率軍隊前進，速戰，大破賊人，全部解除了衆城的包圍，王驥也俘獲劉平王蟲富等人來進獻。

驥還，命總督南京機務。其冬，乞世券，與之。南畿軍素偷惰。驥至，以所馭軍法教之。于謙弗重也，

王驥回到京城，皇上命令他總管南京的機務。這年冬天，王驥向皇上請求世代相襲的鐵券，皇上給了他。南畿軍隊一向苟且怠惰。王驥

朝廷以其舊臣寵禮之。三年四月，賜敕解任，奉朝請。驥年七十餘，躍馬食肉，盛聲伎如故。

來後，用他所掌握的治理軍隊的辦法來訓導他們。于謙不重視這件事，朝廷因爲他是老臣所以寵愛禮待他。景泰三年四月，皇上賜令他免職讓他定期參加朝會。王驥年齡七十多歲了，但是他騎馬飛馳吃肉，喜愛聲伎跟以前一樣。

久之，石亨、徐有貞等奉英宗復辟，驥與謀。賞稍後，上章自訟，言："臣子祥入南城，爲諸將所擠，墮地幾死。今論功不及，疑有蔽之者。"帝乃官祥指揮僉事，而命驥仍兵部尚書，理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光禄大夫，餘如故。數月請老，又三年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傳子瑺及孫添。添尚嘉善長公主。

很久以後，石亨、徐有貞等人擁護英宗重登皇位，王驥參與了謀劃。賞賜稍微遲後，王驥上奏章爲自己申訴，說："臣的兒子王祥進入南城，被衆將推擠，落到地上幾乎死去。如今論功行賞没有他，懷疑有人掩蓋了這件事。"皇帝於是授予王祥指揮僉事的官職，命令王驥仍然做兵部尚書，管理兵部事務。增加封號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光禄大夫，其餘的和以前一樣。幾個月以後請求回家養老，又過了三年纔去世，年齡八十三歲。賜爲靖遠侯，謚號忠毅。傳給兒子王瑺和孫子王添。王添娶嘉善長公主爲妻。

再傳至孫瑾。嘉靖初，提督三千營，協守南京，還掌左府。久之，佩征蠻將軍印，鎮兩廣。廣東新寧、新興、思平間，多高山叢篁，亡命者輒入諸瑶中，吏不得問，衆至萬餘人，流劫高要、陽江諸縣。官軍討之，輒失利。三十五年春，瑾與巡撫都御史談愷檄諸路土兵誅其魁陳以明，悉平諸巢。捷聞，加太子太保。而扶藜、葵梅諸山峒馮天恩等，據險爲寇者亦數十年。瑾復督軍分道進剿，破巢二百餘，復以功廕一子錦衣百户。言官劾其暴横，召還。爵傳至明亡乃絶。

官爵再傳到孫王瑾。嘉靖初年，爲三千營提督，協助防守南京，回京掌管左府。很久以後，佩帶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廣東新寧、新興、思平之間，多高山竹林，亡命之徒竄入瑶人中間，官吏不能追究，聚衆一萬多人，流動搶劫高要、陽江諸縣。官軍征討他們，常常失利。三十五年春，王瑾和巡撫都御史談愷傳檄各路士兵誅殺魁首陳以明，全部掃平了他們的巢穴。捷報傳到朝廷，加封王瑾爲太子太保。然而扶藜、葵梅諸山峒馮天恩等人，據險爲寇也有幾十年。王瑾又率軍分路進剿，擊破巢穴二百多個，再因功封廕一子爲錦衣衛百户。諫官彈劾他殘暴横行，被召回京。爵位傳到明亡纔絶。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珵，吴人。宣德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爲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

徐有貞，字元玉，起初名珵，是吴人。宣德八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予編修官。爲人矮小精悍，多智慧，喜好功名。凡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類的書，没有不熟習深究的。

時承平既久，邊備偷惰，而西南用兵不息，珵以爲憂。正統七年疏陳兵政五事，帝善之而不能用。十二年

當時天下太平已經很久，邊備怠惰，而西南用兵不止，徐珵很擔心。正統七年上疏陳述用兵之道五件事情，皇帝認爲很好但是没有采用。宣

進侍講。十四年秋，熒惑入南斗。珵私語友人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還。及土木難作，郕王召廷臣問計。珵大言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太監金英叱之，胡濙、陳循咸執不可。兵部侍郎于謙曰：“言南遷者，可斬也。”珵大沮，不敢復言。

景帝即位，遣科道官十五人募兵於外，珵行監察御史事，往彰德。寇退，召還，仍故官。珵急於進取，自創南遷議爲內廷訕笑，久不得遷。因遺陳循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因屢薦之。而是時用人多決於少保于謙。珵屬謙門下士游說，求國子祭酒。謙爲言於帝，帝曰：“此議南遷徐珵邪？爲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珵不知謙之薦之也，以爲沮己，深怨謙。循勸珵改名，因名有貞。

景泰三年遷右諭德。河決沙灣七載，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浚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艘，請急塞決口。帝敕有貞如竑議。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治渠建閘，起張秋以接河、沁。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爲九堰障之。更築大堰，楗以水門，閱五百五十五日而工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方工之未成也，帝以轉漕爲急，工部尚書江淵等請遣中書偕文武大臣督京軍

德十二年進升爲侍講。十四年秋，火星入南斗。徐珵私下裏對友人劉溥說：“災禍不遠了。”急命妻子兒女回到南方。等到土木之難發生，郕王召集廷臣詢問計策。徐珵大聲説：“檢驗星象，考查曆數，天命已去，衹有南遷纔能解除災難。”太監金英責駡他，胡濙、陳循都堅持認爲不可以，兵部侍郎于謙說：“説南遷的人，可以斬首。”徐珵十分恐懼，不敢再説話。

景帝即位，派遣科道官十五人在外招兵，徐珵兼代理監察御史之職，到彰德。敵人退却，召令徐珵回京，仍然做原來的官。徐珵急於進取，自己提出的南遷建議被朝中大臣嘲笑，很久没有升遷。因此贈給陳循一根玉帶，并且使用星術，説“大人將要使用玉製的腰帶”。不久，陳循果然加官爲太保，十分高興，所以屢次推薦他。而當時用人大多取决於少保于謙。徐珵委托于謙門客爲他游説，謀求國子祭酒。于謙在皇帝面前爲他説話，皇帝説：“這是建議南遷的徐珵嗎？他爲人狡詐，恐怕會使諸生員心術變壞。”徐珵不知道于謙推薦了他，以爲他誹謗自己，很怨恨于謙。陳循勸徐珵改名，因此改名爲有貞。

景泰三年，升遷爲右諭德。黄河决口於沙灣七年，前後去治理的官員都没有成功。朝廷大臣共同推舉徐有貞，於是擢升爲左僉都御史，治理黄河。到達張秋，徐有貞觀察估量水勢，條奏給皇上三個方案：一是設置水門，一是開通支流，一是疏通運河。决議已定，督漕都御史王竑因爲漕渠淤積阻礙運輸船隻，請求緊急堵塞决口。皇帝命令徐有貞采用王竑的建議。有貞堅持見機行事，説：“臨清河變淺，以前就這樣，不是因爲决口没有堵住。漕臣王竑衹知道堵住决口最爲緊急，却不知秋冬之季即使堵住决口，第二年春天一定會再次决口，白白地勞頓而没有好處。我不敢謀求眼前的利益。”皇上下詔聽從了他的話。有貞於是大集民夫，親自督率，治理河渠建立水閘，從張秋連接黄河、沁水。河水旁流，不順河道的，修建九條大壩阻擋它。又修築大壩，用閘門擋住它，經過五百五十五天纔竣工。把河渠命名爲“廣濟”，閘門爲“通源”。當工程還未完成

五萬人往助役，期三月畢工。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决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議遂寢。事竣，召還，佐院事。帝厚勞之。復出巡視漕河。濟寧十三州縣河夫多負官馬及他雜辦，所司趣之亟，有貞爲言免之。七年秋，山東大水，河堤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堤决口，自臨清抵濟寧，各置減水閘，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奬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的時候，皇帝以轉運糧餉爲急務，工部尚書江淵等請求派遣中書同文武大臣率領京城裏的軍隊五萬人前去幫助，限期三個月完工。有貞說："京城的軍隊一出動，每天的費用不可計算，遇到水漲就束手無策無從下手。現在泄口已經合攏，潰决的大堤也已堅固，衹使用沿岸的民夫，足以成事。"他們的建議於是被廢棄。事情完成以後，皇上召有貞回京，輔佐院事。皇帝很豐厚地慰勞他。又出去巡視漕河。濟寧十三個州縣的民夫大多要承擔朝廷獻馬和其他雜税，官署逼促他們很緊急，有貞上告皇上予以免除。景泰七年秋，山東發大水，河堤大多被毁壞，衹有有貞修築的還和以前一樣。有貞就修固舊堤决口，從臨清抵達濟寧，分别設置減水閘，水患全都平息。回到朝廷，皇帝召見他，奬賞慰勞有加，官升爲左副都御史。

八年正月，景帝不豫。石亨、張軏等謀迎上皇，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爲。徐元玉善奇策，盍與圖之。"亨即夜至有貞家。聞之，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陰達之矣。"令太監曹吉祥入白太后。辛巳夜，諸人復會有貞所。有貞升屋覽乾象，亟下曰："時至矣，勿失。"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軏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之。既入，復閉以遏外兵。時天色晦冥，亨、軏皆惶惑，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必濟，趣之行。既薄南城，門錮，毁墻以入。上皇燈下獨出問故。有貞等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輿。兵士惶懼不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星月忽開朗，上皇各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反走。乃升奉天門，有貞等常服謁賀，呼萬歲。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身體不適，石亨、張軏等謀劃迎接回上皇，把這件事告訴了太常卿許彬。許彬說："這是罕有的大功。我年紀大了，不能盡力。徐元玉善於奇策，何不和他一起圖謀這件事呢?"石亨就在晚上來到徐有貞家。有貞聽説這件事，非常高興，說："應該讓南城知道這件事。"張軏說："暗地裏告訴他了。"有貞命太監曹吉祥入宫禀報太后。辛巳晚上，衆人又一次聚集在有貞家。徐有貞爬上房屋觀看天象，急忙下來說："時機到了，不要錯過。"當時正有邊境的警報，徐有貞令張軏謊稱應付非常事件，率兵進入宫内。石亨掌管鑰匙，深夜四更，打開長安門迎接張軏。進入後，又關閉大門來阻止外面的官兵。當時天色昏暗，石亨、張軏都非常驚恐，對有貞說："事情能够成功嗎?"徐有貞大聲說一定會成功，督促他們出發。已經靠近南城，大門緊閉，毁壞墻壁得以進入。上皇點上燈獨自出來詢問發生了什麼事。徐有貞等人俯首跪下請求太上皇即位，於是呼喊隨從送來輿車。士兵心中恐懼不能抬起來，有貞率衆人幫助挽輿而行。夜空忽然明朗起來，上皇分别詢問衆人的姓名。到東華門，守門的士兵拒絶他們進入，上皇說"朕是太上皇帝"，於是門衛都退却了。太上皇就

在奉天門升朝，徐有貞等人穿着普通衣服謁見拜賀，口呼萬歲。

景帝明當視朝，群臣咸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噪聲，方驚愕。俄諸門畢啓，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即日命有貞兼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明日加兵部尚書。有貞謂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爲言於帝，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賜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禄千一百石，世錦衣指揮使，給誥券。有貞遂誣少保于謙、大學士王文，殺之。内閣諸臣斥逐略盡。陳循素有德於有貞，亦弗救也。事權盡歸有貞，中外咸側目。而有貞愈益發舒，進見無時，帝亦傾心委任。

景帝天明應當臨朝聽政，群臣都在宫闕下等候，忽然聽到殿中傳出呼喊喧鬧聲，正在驚恐。不一會兒諸門都打開，徐有貞出來對衆人大聲說："太上皇帝又即位了。"催促進去祝賀。當日命令徐有貞兼任學士，進入内閣，參預國家機務。第二天加授兵部尚書。有貞對石亨說："希望能够戴着冠側注跟在你的後面。"石亨把他的話告訴了皇帝，封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管文淵閣事務，賜號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俸禄爲一千一百石，世襲錦衣指揮使，給他世襲爲官的誥券。徐有貞於是誣陷少保于謙、大學士王文，殺了他們。内閣諸臣被排斥驅逐將盡。陳循一向對有貞有恩，也没有救助他。大小權力盡歸有貞，朝廷内外都不敢正視他。然而徐有貞愈加放縱，朝見没有一定的時間，皇帝也誠心誠意地委任他。

有貞既得志，則思自異於曹、石。窺帝於二人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貪横狀，帝亦爲之動。御史楊瑄奏劾亨、吉祥侵占民田。帝問有貞及李賢，皆對如瑄奏。有詔獎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謀構有貞。帝方眷有貞，時屏人密語。吉祥令小竪竊聽得之，故泄之帝。帝驚問曰："安所受此語？"對曰："受之有貞，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聞。"帝自是疏有貞。會御史張鵬等欲糾亨他罪，未上，而給事中王鉉泄之亨、吉祥。二人乃泣訴於帝，謂内閣實主之。遂下諸御史獄，并逮繫有貞及李賢。忽雷雹交作，大風折木。帝感悟，重違亨意，乃釋有貞出爲廣東參政。

有貞既已得志，就考慮自别於曹吉祥、石亨。觀察皇帝對兩人有厭惡的神色，便稍微節制他們，并且暗示説他們貪婪横暴的情形，皇帝也爲此動心。御史楊瑄上奏彈劾石亨、曹吉祥侵占民田。皇帝問有貞和李賢，回答都和楊瑄説的一樣。皇帝下詔獎賞楊瑄。石亨、曹吉祥心中非常怨恨，日夜謀劃誣陷有貞。皇帝正垂愛有貞，時常屏退别人和有貞密語。吉祥令小宦官偷聽得到他們談話的内容，故意把它泄露給皇帝。皇帝驚問："在哪裏聽到這些話的？"回答説："在徐有貞那裏聽到的，某天説某事，外面没有不知道的。"皇帝從此疏遠徐有貞。恰好御史張鵬等人想糾劾石亨的其他罪狀，没有上奏，而給事中王鉉泄露給石亨、曹吉祥。兩人就向皇帝哭訴，説内閣實際上主使他們。於是就把衆御史下到監獄，并且逮捕了徐有貞和李賢。忽然雷電冰雹交相發生，大風吹折了樹木。皇帝有所感悟，重新違背了石亨的意願，就釋放徐有貞出任廣東參政。

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云有貞怨望，使

石亨等人怨恨不已，一定要殺了他。令人投匿名信指斥責問皇上，説有貞心生怨恨，讓他的

其客馬士權者爲之。遂追執有貞於德州，并士權下詔獄，榜治無驗。會承天門災，肆赦。亨、吉祥慮有貞見釋，言於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功'，又自擇封邑武功。禹受禪爲帝，武功者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以示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奏當棄市。詔徙金齒爲民。

門客馬士權寫的。於是在德州追捕囚禁了徐有貞，和馬士權一起投入關押欽犯的監獄，嚴刑拷打，没有驗證。正趕上承天門發生災禍，都被赦免了。石亨、曹吉祥憂慮有貞被釋放，對皇帝説："有貞自己在武功伯誥券上寫上'纘禹成功'，又自己選擇武功作爲分封的邑地。禹受禪讓成爲皇帝，武功是曹操開始受封的地方，徐有貞志向抱負有非分的希望。"皇帝拿出來給法官看，刑部侍郎劉廣衡等人上奏稱應當斬首。皇帝下詔命令把徐有貞遷徙到金齒爲民。

亨敗，帝從容謂李賢、王翱曰："徐有貞何大罪，爲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成化初，復冠帶閒住。有貞既釋歸，猶冀帝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吴，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征兩廣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邪?"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乃卒。

石亨失敗，皇帝不慌不忙地對李賢、王翱説："徐有貞有什麽大罪，被石亨等人陷害罷了，還是釋放他讓他回鄉吧。"成化初年，又恢復官職閑住。有貞已經被釋放回家，還希望皇帝再次召見他，常常抬頭觀看天象，説將星在吴，更加自信。經常把鐵鞭帶在身邊，屢次隨鞭起舞。等到聽説韓雍征討兩廣有功，纔扔掉鐵鞭嘆息説："那小子也應驗天象嗎?"於是放縱於山水之間，十多年後纔死。

有貞初出獄時，拊士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托。"金齒歸，士權時往候之，絶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而重士權。

有貞剛出獄時，撫着馬士權的背説："你是義士，將來以一女相許。"回到金齒，馬士權經常去問候他，有貞閉口不提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再説這件事。人們因此輕視徐有貞而尊重馬士權。

楊善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年十七爲諸生。成祖起兵，預城守有勞，授典儀所引禮舍人。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十七歲成爲生員。成祖起兵的時候，楊善參預守城有功，被授予典儀所引禮舍人。

永樂元年改鴻臚寺序班。善偉風儀，音吐洪亮，工進止。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累進右寺丞。仁宗即位，擢本寺卿。宣德六年被劾下獄，褫冠帶，逾月。

永樂元年，改任鴻臚寺序班。楊善偉岸有風度，吐音洪亮，擅長進止。每當朝見引進奏時，皇上用眼睛注視着他，多次進升爲右寺丞。仁宗即位，晋升爲本寺卿。宣德六年被彈劾入獄，革除冠帶，超過一月。

正統六年，子容詐作中官書，假金於尚書吴中。事覺，謫戍威遠衛，置善不問。久之，擢禮部左侍郎，仍視鴻臚事。

正統六年，楊善的兒子楊容僞造宦官的書信，向尚書吴中借金。事情敗露，被貶謫戍守威遠衛，赦免楊善没有問罪。很久以後，晋升爲禮部左侍郎，仍然處理鴻臚事務。

十四年八月扈駕北征，及土木，師潰，善間行得脱。也先將入寇，改

十四年八月，楊善護駕北征，到達土木，軍隊潰敗，楊善走小路得以逃脱。也先將要入侵，

左副都御史，與都督王通提督京城守備。寇退，進右都御史，視鴻臚如故。景泰元年，廷臣朝正畢，循故事，相賀於朝房。善獨流涕曰："上皇在何所，而我曹自相賀乎!"衆愧，爲之止。是年夏，李實、羅綺使瓦剌，議罷兵，未還，而也先使至，言朝廷遣使報阿剌知院，而不遣大臣報可汗及太師，事必不濟。尚書王直等奏其言，廷議簡四人爲正副使，與偕行，帝命俟李實還議之。已而實將至，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爲使，齎金銀書幣往。

楊善改任左副都御史，和都督王通提督京城守備。敵人退去，楊善晋升爲右都御史，和以前一樣處理鴻臚事務。景泰元年，廷臣正月初一朝拜已畢，遵循舊有制度，相賀於朝房。楊善獨自流着眼淚說："上皇在什麼地方，而我們這些人却自己互相祝賀!"大家愧疚，因爲他的話而停止了祝賀。這年夏天，李實、羅綺出使瓦剌，商議罷兵，没有回來，而也先使者來到京城，說朝廷派使者報答阿剌知院，却不派大臣去報答可汗及太師，事情肯定不成功。尚書王直等人奏上他的話，在朝廷上商議選擇四個人作爲正副使，和他一起出使，皇帝命令等李實回來再討論。隨後李實將要到達，纔命楊善及侍郎趙榮爲使者，帶着金銀書幣前往。

先是，袁敏者，請齎服御物問上皇安，不納。及是，尚書胡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亦不報。時也先欲還上皇，而敕書無奉迎語，自齎賜也先外，善等無他賜。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携以往。

在此前，有個叫袁敏的人，請求帶着皇帝服飾用品問候上皇，没有采納。等到這一次，尚書胡濙等人說，上皇遭難很久了，御用的衣服食物應該交給楊善等人隨行，也没有答覆。當時也先打算歸還上皇，然而敕書上没有表示奉迎的話，除了帶着賜給也先的財物外，楊善等人没有其他的賜物。楊善於是拿出家裏的錢，全買了他們那裏需要的東西，携帶着前去。

既至，其館伴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征，王司禮邀大駕幸其里，不爲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征將士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槍火器藥弩，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隱鐵椎三尺，馬蹄踐輒穿。又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伴色動。善曰："惜哉，今皆置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歡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以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也先。

到了以後，楊善的館伴和他在帳中飲酒，詫異地問楊善："土木之役，你們的軍隊爲何膽怯呢?"楊善說："那時官軍年輕力壯的都南征去了，王司禮邀請上皇駕幸其里，不作戰爭準備，所以讓你們得志了。如今南征的將士回來可以有二十萬。又招募中外材官技擊，可達三十萬。全都用神槍火器藥弩訓練他們，百步以外洞穿人馬腹部立即死去。又采用謀士的話，沿着邊防要塞的邊緣，隱藏埋鐵椎深三尺，馬蹄一踏上就會穿透。又有刺客林立，夜度營帳像猿猴一樣。"館伴色變。楊善說："可惜啊，如今這些都棄置没有用處了。"館伴問："爲什麼?"楊善說："和議成功了，我們歡樂友好就像兄弟一樣，用它幹什麼呢?"楊善乘機用所拿的東西饋贈他，那個人很高興，把楊善的話全都告訴了也先。

明日謁也先，亦大有所遺，也先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

第二天謁見也先，也大有饋贈，也先也很高興。楊善乘機責問他說："太上皇帝朝，太師派

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乃背盟見攻何也？”也先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價難繼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也？帛剪裂者，通事爲之，事露，誅矣。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亦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歸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爲？貢使受宴賜，上名或浮其人數，朝廷核實而予之。所減乃虛數，有其人者，固不減也。”也先屢稱善。善復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警。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幣日至，兩國俱樂，不亦美乎？”也先曰：“敕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敕書，是太師迫於朝命，非太師誠心也。”也先大喜，問：“上皇歸將復得爲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也先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舜，今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購？”善曰：“若齎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爲好男子，垂史策，頌揚萬世。”也先笑稱善。知院伯顏帖木耳勸也先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復位。也先懼失信，不可，竟許善奉上皇還。

遣上貢的使臣一定三千人，一年內一定兩次進貢，黃金錢幣不斷，却背盟進攻爲什麽呢？”也先説：“爲何削減我的馬價，給我的布帛多被剪斷，前後派人去大多不歸，又減少了歲賜？”楊善説：“不是削減，太師的馬年年增多，價格難以維持又不忍心拒絶，所以稍微減少一些。太師自己考慮一下，價錢和以前相比哪一個多？布帛被剪裂，是通事幹的，事情敗露，被殺掉了。就是太師上貢的馬有劣有弱，貂裘有的破敝，難道是太師的意思嗎？并且使者多達三四千人，有做强盗的或犯其他法律，回去恐怕獲罪，所以自己逃跑了，留他們幹什麽？來進貢的使者接受賜宴，報上的名字又虚浮其人數，朝廷核實後給予他們。減少的衹是虚數，本有其人便一定不會減少。”也先多次稱説得對。楊善又説：“太師兩次進攻我們，屠殺幾十萬人，太師部下死傷也不少。上天好生，而太師好殺，所以常常有雷擊。現在歸還上皇，和好如初，中原金幣一天天送至，兩國都歡樂，不也是美事嗎？”也先説：“敕書爲何没有奉迎語？”楊善説：“這是想成就太師美好的名聲，讓你自己去做。如果記載在敕書上，這是太師迫於朝命而不是太師的真心。”也先大喜，問：“上皇回去後將再爲天子嗎？”楊善説：“皇位已定，很難再改變。”也先説：“堯、舜的事情怎麽樣？”楊善説：“堯禪讓舜，如今兄讓位給弟，道理是相同的。”也先的平章昂克問楊善：“爲何不用重金來换？”楊善説：“如果拿着財物來，人們會説太師圖利。如今不這樣做，纔見出太師仁義，是個英雄好漢，名垂史策，頌揚萬世。”也先笑着説好。知院伯顏帖木耳勸也先扣留使臣，派遣使者去要挾上皇復位。也先害怕失信，認爲不可，終於允許楊善陪着上皇回去。

時舉朝競奇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賞。遷左都御史，仍莅鴻臚事。二年，廷臣朝正旦畢，修賀朝房。善又曰：“上皇不受賀，我曹何相賀也？”三年正月，加太子太保。六年，以衰老乞致仕，優詔不許。

當時舉朝上下争相誇贊楊善的功勞，而景帝認爲不是當初派遣他去時的旨意，對他賞賜很少。晋升爲左都御史，仍然治理鴻臚事務。二年，廷臣在正旦日朝見結束祝賀於朝房。楊善又説：“上皇不受賀，我們何必相賀呢？”三年正月，加官爲太子太保。六年，以衰老請求退休，

朝廷下褒美嘉奬的詔書没答應。

善狀貌魁梧，應對捷給。然無學術，滑稽，對客鮮莊語。家京師，治第郭外。園多善果，歲時饋公卿戚里中貴，無不得其歡心。王振用事，善媚事之。至是又與石亨、曹吉祥結。天順元年正月，亨、吉祥奉上皇復辟，善以預謀，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興濟伯，歲禄千二百石，賜世券，掌左軍都督府事。尚書胡濙頌善迎駕功，命兼禮部尚書，尋改守正文臣。善使瓦剌，携子四人行，至是并得官。又爲從子、養子乞恩，得官者復十數人。氣勢烜赫，招權納賄，亨輩嫉而間之，以是漸疏外。二年五月卒。贈興濟侯，謚忠敏。

楊善狀貌魁梧，應對敏捷。然而没有學問，言語滑稽，對客人很少有正經話。家在京城，在城外修建官邸。花園有很多好的果樹，每年成熟的時候贈送給公卿戚里中貴，没有對他不喜歡的。王振當權，楊善諂媚侍奉他。到這時又和石亨、曹吉祥結交。天順元年正月，石亨、曹吉祥擁護上皇復位，楊善因參預謀劃，被封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興濟伯，一年的俸禄爲一千二百石，賜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掌管左軍都督府事。尚書胡濙頌揚楊善迎駕之功，讓他兼任禮部尚書，不久改任守正文臣。楊善出使瓦剌，帶領四個兒子去，到這時一并得官。又爲侄子養子請求恩惠，得官者又有十幾人。楊善氣勢烜赫，招權納賄，石亨等人因嫉妒而離間他，因爲這個原因逐漸被疏遠。二年五月楊善去世。贈爲興濟侯，謚號忠敏。

善負才辨，以巧取功名，而憸忮爲士論所棄。其爲序班，坐事與庶吉士章樸同繫獄，久之，相狎。時方窮治方孝孺黨，樸言家有孝孺集，未及毁。善從借觀，密奏之。樸以是誅死，而善得復官。于謙、王文之戮，陳循之竄，善亦有力焉。子宗襲爵，後革"奪門"功，降金吾指揮使。孫增尚公主。

楊善憑藉才智機辯，以巧取功名，而他奸邪猜忌被士人們所唾棄。他爲序班時，因事和庶吉士章樸一起被囚禁在監獄，很久以後，相互親近而不莊重。當時正徹底查辦方孝孺黨羽，章樸説家裏有孝孺的書集，没有來得及燒毁。楊善從他家裏借來看，密奏了這件事。章樸因此被誅死，楊善却得以復官。于謙、王文被殺，陳循被放逐，楊善也起了作用。其子楊宗世襲爵位，後來革除"奪門"之功，降爲金吾指揮使。其孫楊增娶公主爲妻。

李實

李實，字孟誠，合州人。正統七年進士。爲人恣肆無拘檢，有口辨。景泰初，爲禮科給事中。也先令完者脱歡議和，實請行。擢禮部右侍郎以往，少卿羅綺爲副。至則見上皇，頗得也先要領，還言也先請和無他意。及楊善往，上皇果還。是年十月進右都御史，巡撫湖廣。五年召還，掌院事。初，實使謁上皇，請還京引咎自責，失上皇意。後以居鄉暴横，斥爲民。

李實，字孟誠，合州人。正統七年中進士。爲人放肆没有拘束，有口才。景泰初年，任禮科給事中。也先命令完者脱歡議和，李實請求隨行。晋升爲禮部右侍郎前往，少卿羅綺爲副使。到了就謁見上皇，頗得也先心意，回來説也先請求議和没有其他的意思。等到楊善前往，上皇果然返回。這一年十月晋升爲右都御史，巡撫湖廣。五年被召回京，掌管院事。開始，李實出使謁見上皇，請求上皇回京引咎自責，違背了上皇的意思。後來因爲在鄉暴横被貶斥爲民。

趙榮

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舅薩琦，官翰林，從入都，以能書授中書舍人。

正統十四年十月，也先擁上皇至大同，知府霍瑄謁見，慟哭而返。也先遂犯京師，奉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出迓。榮慨然請行。大學士高穀拊其背曰："子，忠義人也。"解所佩犀帶贈之，即擢大理右少卿，充鴻臚卿。偕右通政王復出城朝見，進羊酒諸物。也先以非大臣，遣之還，而邀于謙、石亨、王直、胡濙出。景帝不遣。改榮太常少卿，仍供事內閣。景泰元年七月擢工部右侍郎，偕楊善等往。敕書無奉迎語，善口辯，榮左右之，竟奉上皇歸。進左侍郎。

行人王晏請開沁河通漕運，再下廷議，言不便，遣榮往勘。還，亦言不便。尋奉敕會山東、河南三司相度河道。衆以榮不由科目，慢之。榮怒，多所撻辱，又自攝衣探水深淺。三司各上章言榮單馬馳走，驚駭軍民，杖傷縣官，鬻廩米多取其直。撫、按薛希璉、張琛亦以聞。章下治河僉都御史徐有貞核奏。法司言，榮雖失大體，終爲急於國事，鬻米從人所爲；諸臣侮大臣，抗敕旨，宜逮治，希璉、琛亦宜罪。帝令按臣責取諸臣供狀，宥之。

天順元年，進尚書。曹欽反，榮策馬大呼於市曰："曹賊作逆，壯士同我討罪。"果有至者，即率之往。賊平，英宗與李賢言，嘆榮忠，命兼大理寺卿，食其俸。七年，以疾罷。成化十一年卒。賜恤如制。

趙榮，字孟仁，他的祖先是西域人。元朝時來到中原住在閩縣。舅薩琦，做翰林官，跟從他來到京城，因爲能書寫授予中書舍人。

正統十四年十月，也先挾持上皇到大同，知府霍瑄謁見，慟哭而返。也先於是侵犯京城，擁着上皇登上土城，邀約大臣出來拜見。趙榮慷慨請求出城。大學士高穀撫摸着他的後背說："你是一個忠義之人。"解下他所佩的犀牛皮腰帶贈送給趙榮，立即提升爲大理右少卿，充當鴻臚卿。和右通政王復一起出城朝見，進獻羊酒等物。也先因爲他們不是重臣，讓他們回去，而邀約于謙、石亨、王直、胡濙出來。景帝不派遣他們。改任趙榮爲太常少卿，仍在內閣供職。景泰元年七月提升爲工部右侍郎，和楊善等人出使。敕書中無奉迎語，楊善舌戰辯解，趙榮幫助他，終於侍奉着上皇回來。晋升爲左侍郎。

行人王晏奏請開沁河通漕運，兩次下交朝廷商議，說不利，派遣趙榮前去勘察。回來也說不利。不久奉敕令會同山東、河南三司測量河道。衆人因趙榮不是經由科考出身，怠慢他。趙榮發怒，多有所責打辱駡，又提起衣服自己試探河水深淺。三司各上奏章稱趙榮單馬奔走，驚駭軍民，用木板打傷縣官，賣公家的糧食獲取大量錢財。巡撫、按察使薛希璉、張琛也把這件事上報朝廷。奏章下到治河僉都御史徐有貞核實上奏。司法官說趙榮雖失大體，終究是因爲急於國事，賣官糧是從人所爲；諸臣輕慢大臣，違抗敕旨，應該逮捕懲治，薛希璉、張琛也應懲罪。皇帝命令按察大臣責取諸臣供狀，赦免了他。

天順元年，晋升爲尚書。曹欽謀反，趙榮馳馬大呼於市說："曹賊叛逆，壯士同我討其罪。"果然有跟來的，就率領他們前往。叛賊被平定，英宗對李賢交談，嘆賞趙榮的忠心，命令他兼任大理寺卿，食其俸禄。七年，因病免職。成化十一年去世。按制度賜予撫恤。

霍瑄　沈固

霍瑄，字廷璧，鳳翔人。由鄉舉入國學，授大同通判。正統十二年，

霍瑄，字廷璧，鳳翔人。由鄉試中舉入國學，授予大同通判。正統十二年，因武進伯朱

以武進伯朱冕薦，就擢知府。也先擁英宗至城下，瑄與理餉侍郎沈固等出謁，叩馬號泣。衆露刃叱之，不爲動。上皇命括城内金帛，瑄悉所有獻之，上皇嘉嘆。寇數出没大同、渾源，伺軍民樵采，輒驅掠。或幸脱歸，率殘傷肢體。遺民相率入城，無所栖，又乏食。瑄俱爲奏之。老弱聽暫徙，發粟振，而所留城守丁壯除賦役。秩滿當遷，鎮巡諸臣乞留。詔加山西右參政，仍治府事。

冕推薦，就地提升爲知府。也先擁英宗到城下，霍瑄與理餉侍郎沈固等出去謁見，勒住馬號哭。衆兵士露出刀刃喝叱他，不爲之所動。上皇命他搜括城内金帛，霍瑄都拿來獻給他，上皇嘉賞贊嘆。敵寇屢次出没於大同、渾源，等待軍民出來打柴，就驅逐掠奪。有的僥幸逃脱回來，大都傷殘了肢體。遺民相繼入城，没有可以栖息的地方，又缺乏糧食。霍瑄都爲他們奏請。老弱聽憑暫留或遷徙，散發糧食賑濟，而所留下來守城的壯丁免除賦税徭役。任職期滿應當升遷，鎮巡諸臣請求他留下。皇上下詔加升爲山西右參政，仍治理府事。

英宗復位，徵拜瑄工部右侍郎，而固亦以石亨薦，起爲户部尚書。既而巡撫上瑄治行，賜誥旌異。初，瑄在大同，巡撫年富被逮，瑄資其家還里，爲鎮守太監韋力轉所惡，撻之十餘。至是瑄以聞，且言力轉每宴輒用妓樂，服御僭侈如王者，强取部民女爲妾。力轉亦訐瑄違法事。帝兩釋焉。其年轉左，賜二品服。成化初，屢爲言官所劾。命致仕。卒於京師。

英宗復位，徵召授霍瑄爲工部右侍郎，而沈固也因石亨推薦，起任户部尚書。不久巡撫上報霍瑄的政績，皇上賜令褒獎他。起初，霍瑄在大同，巡撫年富被逮捕，霍瑄資助他的家人返回鄉里，爲鎮守太監韋力轉所厭惡，鞭撻他十幾下。到這時霍瑄把這件事上報給朝廷，并且説韋力轉每次宴會總是使用妓樂，服御越制奢侈好像王者，强娶部民女爲妾。韋力轉也攻擊他違法的事情。皇帝把兩人都赦免了。這年轉爲左侍郎，賜二品官服。成化初年，屢次被諫官所彈劾。皇帝命他退休。在京城去世。

瑄初治郡有聲，晚節不檢。特以艱危時見知天子，遂久列顯位。

霍瑄開始治理郡縣很有聲望，晚節不檢點。特别以艱危時刻爲天子所瞭解，於是久列顯位。

沈固，丹陽人。永樂中，起家鄉舉，積官至尚書。石亨敗，乞休去。

沈固，丹陽人。永樂年間，由鄉試起家，積官至尚書。石亨事敗，請求退休離去。

王越

王越，字世昌，濬人。長身，多力善射，涉書史，有大略。登景泰二年進士。廷試日，旋風起，颺其卷去，更給卷，乃畢事。授御史，出按陝西。聞父訃，不俟代輒歸，爲都御史所劾。帝特原之。

王越，字世昌，濬人。身材修長，力氣大善射，涉獵書史，有大謀略。考中景泰二年進士。廷試那天，有旋風颳起吹走了他的卷子，重新給他試卷，纔完事。授予御史，出京巡按陝西。聽説父親去世，不等接替者到就回去，被都御史彈劾。皇帝特意原諒他。

天順初，起掌諸道章奏，超拜山東按察使。七年，大同巡撫都御史韓雍召還，帝難其代，喟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賢薦越，召見。越偉服短袂，進止便利。帝喜，擢右

天順初年，起用掌諸道奏章，破格授予山東按察使。七年，大同巡撫都御史韓雍被召回京，皇帝爲他的繼任犯難，喟然嘆道："哪裏得到和韓雍一樣的人而任用他？"李賢推薦王越，皇上召見他。王越穿着寬鬆的衣服短的衣袖，舉止敏

副都御史以行。甫至，遭母憂，奪情視事。越乃繕器甲，簡卒伍，修堡寨，減課勸商，爲經久計。	捷。皇帝喜歡，擢升他爲右副都御史而行。剛到，遭遇母親去世，不等喪期滿便辦公。王越於是修繕器甲，精選士卒，修建地堡木柵，減免賦稅鼓勵商業，爲長久打算。
成化三年，撫寧侯朱永征毛里孩，以越贊理軍務。其秋，兼巡撫宣府。	成化三年，撫寧侯朱永征討毛里孩，用王越助理軍務。這年秋，兼任宣府巡撫。
五年冬，寇入河套，延綏巡撫王銳請濟師，詔越帥師赴之。河套者，周朔方、秦河南地，土沃，豐水草。東距山西偏頭關，西距寧夏，可二千里。三面阻河，北拊榆林之背。唐三受降城在河外，故內地。明初，阻河爲守，延綏亦無事。自天順間，毛里孩等三部始入爲寇。然時出没，不敢久駐。至是始屯牧其中，屢爲邊患。越至榆林，遣游擊將軍許寧出西路龍州、鎮靖諸堡，范瑾出東路神木、鎮羌諸堡，而自與中官秦剛按榆林城爲聲援。寧戰黎家澗，瑾戰崖窰川，皆捷，右參將神英又破敵於鎮羌，寇乃退。	五年冬，敵寇侵入河套，延綏巡撫王銳請求增派軍隊。皇上詔令王越率軍前往。河套是周朝的朔方、秦朝的河南，土地肥沃，水草豐足。東距山西偏頭關，西距寧夏，約有二千里。三面以黄河爲險阻，北靠榆林之背。唐朝三座受降城在黄河以外，所以是內地。明初，憑仗黄河險阻防守，延綏也没有戰事。自天順年間，毛里孩等三部開始侵入爲寇。然而時常出没，不敢久駐。到這時開始在這裏居住放牧，屢爲邊患。王越到達榆林，派遣游擊將軍許寧出西路龍州、鎮靖諸堡，范瑾出東路神木、鎮羌諸堡，而自己和宦官秦剛巡視榆林城作爲聲援。許寧戰黎家澗，范瑾戰崖窰川，都取勝，右參將神英又破敵於鎮羌，敵寇纔撤退。
明年正月以捷聞，越引還。抵偏頭關，延綏告警。兵部劾越擅還。詔弗罪，而令越屯延綏近地爲援。寇萬餘騎五路入掠，越令寧等擊退之。進右副都御史。是年三月，朝廷以阿羅出等擾邊不止，拜撫寧侯朱永爲將軍，與越共圖之。破敵開荒川，諸將追奔至牛家寨，阿羅出中流矢走。論功，進右都御史。	第二年正月，捷報上達朝廷，王越引軍回京。抵達偏頭關，延綏發出警報。兵部彈劾王越擅自返回。皇上下詔没有怪罪，而命令王越居延綏近地爲援。敵寇萬餘騎兵分五路入侵搶掠，王越令許寧等人擊退了他們。晋升爲右副都御史。這年三月，朝廷因阿羅出等敵不斷侵擾邊境，任命撫寧侯朱永爲將軍，與王越共同謀劃這件事。破敵於開荒川，諸將追擊逃敵到牛家寨，阿羅出被亂箭射中逃走。論功，王越晋升爲右都御史。
又明年，越以方西征，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西事。然是時寇數萬，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敵。永、越乃條上戰守二策。尚書白圭亦難之，請敕諸將守。其年，寇復連入懷遠諸堡，永、越禦却之。圭復請大舉搜套。	又第二年，王越因將要西征，辭去大同巡撫。詔令聽從，加官總督軍務，專辦西部邊防事務。然而這時敵寇數萬，而官軍能够作戰的衹有一萬人，又分散防守，勢力不敵。朱永、王越於是上奏皇上攻守二策。尚書白圭也認爲困難，請求皇上敕令諸將防守。這一年，敵寇又連入懷遠諸堡，朱永、王越抵禦擊退了他們。白圭又請求大舉搜查河套。

明年遣侍郎葉盛至軍議。時永已召還，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不滅，三邊終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逾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乃拜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敕陝西、寧夏、延綏三鎮兵皆受節制，越總督軍務。比至，寇方深入環慶、固原飽掠，軍竟無功。

第二年皇上派侍郎葉盛到軍中商議。當時朱永已被召回，王越以士卒衣服全都破舊，戰馬死去過半，請求暫且休兵，和葉盛一起回京。然而廷議以河套敵人不滅，三邊終究無安寧之日。起先所調去的各路軍馬已超過八萬，將軍權力不統一，終於没有成功，應專遣大將調度指揮。於是授予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敕令陝西、寧夏、延綏三鎮軍隊都受其指揮，王越總督軍務。等到到達，敵寇剛深入環慶、固原大肆掠奪，軍隊最終没有建功。

越、輔以滿都魯、孛羅忽、乩加思蘭方强盛，勢未可破，乃奏言："欲窮搜河套，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今餽餉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斂，内釁可虞。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馬，量留精鋭，就糧鄜、延，沿邊軍民悉令内徙。其寇所出没之所，多置烽燧，鑿塹築墻，以爲保障。"奏上，廷議不决。越等又奏："寇知我軍大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山、陝荒旱，芻糧缺供，邊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暫還朝。"於是部科諸臣劾越、輔欺謾。會輔有疾，召還，以寧晋伯劉聚代。

王越、趙輔因滿都魯、孛羅忽、乩加思蘭正强盛，形勢還不能够消滅，於是上奏説："想窮搜河套，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如今糧餉煩重勞頓。公私都困苦枯竭，重加賦税，内部的矛盾可憂。應暫且退守，遣散士馬，估量留下精鋭軍隊，移兵到糧多的鄜、延，沿邊軍民都命令遷往内地。敵寇所出没的地方，多多設置烽燧，挖溝築墻，以此作爲保障。"奏摺呈上，朝廷議論不能决斷。王越等又奏："敵寇知道我軍大集，把軍營移近黄河，暗中謀劃北渡，大概不戰自屈。但山西、陝西荒蕪乾旱，糧草缺乏供應，邊地早寒，凍餓相繼。以時機考慮，攻取實在困難，請聽從防守之策，臣等也暫時還朝。"於是部科諸臣彈劾王越、趙輔欺騙朝廷。恰好趙輔有病，被召回京，用寧晋伯劉聚代替他。

明年，越與聚敗寇漫天嶺，進左都御史。是時三遣大將，皆以越總督軍務。寇每入，小擊輒去，軍罷即復來，率一歲數入。將士益玩寇，而寇勢轉熾。其年九月，滿都魯及孛羅忽、乩加思蘭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州縣。越策寇盡鋭西，不備東偏，乃率延綏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爲左右哨，出榆林，逾紅兒山，涉白鹽灘，兩晝夜行八百里。將至，暴風起，塵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還軍，遇歸寇，處下風。乘風擊之，蔑不勝

第二年，王越和劉聚敗敵於漫天嶺，晋升爲左都御史。此時三次派遣大將，都以王越總督軍務。敵寇每次來，受很小的打擊就離去，軍隊疲憊就又回來，大概一年來好幾次。將士更加輕視敵人，而敵人勢力轉盛。這年九月，滿都魯及孛羅忽、乩加思蘭留妻兒老弱於紅鹽池，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州縣。王越謀劃敵精鋭都在西面，不防備東邊，於是率領延綏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玉各率五千騎兵作爲左右哨，出榆林，過紅兒山，涉白鹽灘，兩晝夜行軍八百里。將要到達，暴風颳起，塵土蔽目。一個老兵上前説："天助我也。去而颳大風，使敵不知。回軍，遇歸敵，處於風所吹向的那一方。乘風攻擊，没有不勝的。"王越趕快下馬拜謝，提升他

矣。”越遽下馬拜之，擢爲千户。分兵千爲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薄其營，大破之。擒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及滿都魯等飽掠歸，則妻子畜産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敢復居河套，西陲息肩者數年。初，文臣視師者，率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越始多選跳蕩士爲腹心將，親與寇搏，又以間覘敵累重邀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數有功。

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於固原，舉定西侯蔣琬爲總兵官，越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并聽節制。詔罷琬，即以越任之，三邊設總制自此始。論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紀功郎中張謹、兵科給事中郭鏜等論劉聚等濫殺冒功，并劾越妄奏。越方自以功大賞薄，遂怏怏，稱疾還朝。

明年與左都御史李賓同掌院事，兼督十二團營。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節，爲朝議所齮。至是乃破名檢，與群小關通。奸人韋英者，以官奴從征延綏，冒功得百户。汪直掌西廠用事，英爲爪牙，越因英自結於直。内閣論罷西廠，越遇大學士劉吉、劉珝於朝，顯詛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賜專權納賂，非直不能去。商、萬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何亦爲此?”珝曰：“吾輩所言，非爲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爲?”越不能對。

兵部尚書項忠罷，越當遷，而朝命予陝西巡撫余子俊。越彌不平，請解營務，優詔不許。因自陳搗巢功，爲故尚書白圭所抑，從征將士多未録，乞移所加官酬之。子俊亦言越賞不酬功，乃進兵部尚書，仍掌院事。

爲千户。分兵一千作爲十處伏兵，而自己率領許寧、周玉張開兩翼，靠近敵營，大破敵軍。擒殺敵三百五十人，繳獲駝馬器械無數，焚燒了他們的帳篷而回。等到滿都魯等大肆掠奪回來，妻兒牲畜已蕩然無存，相視痛哭。從此遠遠地向北遷徙而去，不敢再居住在河套，西部邊境安定了數年。開始，文臣督率軍隊，大體跟從在大軍之後，出號令行賞罰罷了。王越開始多選鋭卒作爲心腹將，親自和敵寇搏殺，又以刺探敵人疲憊時截擊他，或者消滅其零散的騎兵，因此屢次建功。

十年春，朝廷決議設總制府於固原，選拔定西侯蔣琬爲總兵官，王越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以下，一并聽從指揮。皇上下詔罷免蔣琬，就用王越接任，三邊設總制從此開始。論功，加官太子少保，增加俸禄一級。紀功郎中張謹、兵科給事中郭鏜等彈劾劉聚等濫殺冒取功名，并且彈劾王越假奏。王越正因功大賞薄，於是怏怏不樂，稱病回朝。

第二年王越與左都御史李賓同掌院事，兼督十二團營。王越向來以才自喜，不拘小節，被朝議所排斥。到這時更是不顧名譽禮法，和小人結交。奸人韋英，以官奴從征延綏，冒取功名爲百户。汪直掌管西廠特權，韋英爲爪牙，王越通過韋英巴結汪直。内閣議論撤銷西廠，王越在朝廷上遇見大學士劉吉、劉珝，公開對他們說：“汪直辦事也很公平。比如黄賜專權受賂，非汪直不能除去。商、萬居官任事很久，是非多有所忌憚。二位大人入閣幾天，何必爲此?”劉珝説：“我們所言，不是爲自身謀利。假使汪直辦事都公平，朝廷設公卿大夫幹什麽?”王越不能回答。

兵部尚書項忠被罷免，王越應當升遷，而朝廷任命陝西巡撫余子俊。王越更加不平，請求解除軍務，褒美下詔不允許。因此，自述搗毁敵巢的功勞，被前尚書白圭所壓抑，從征將士大多没有録功，王越請求轉移自己所加的官職賞賜他們。子俊也説王越賞不當功，於是晋升王越爲兵

尋加太子太保。

越急功名。汪直初東征，越望督師，爲陳鉞所沮。鉞驟寵，心益艷之。十六年春，延綏守臣奏寇潛渡河入靖虜，越乃説直出師。詔拜保國公朱永爲平虜將軍，直監軍，而越提督軍務。越説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己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潛行至貓兒莊，分數道。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寧，寇猶不覺，掩擊大破之。斬首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封越威寧伯，世襲，歲禄千二百石。越受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不欲就西班。御史許進等頌其功，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提督團營。從之。

明年復與直、永帥師出大同。適寇入掠，追擊至黑石崖，擒斬百二十餘人，獲馬七百匹。進太子太傅，增歲禄四百石。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越從勛臣例，改掌前軍都督府，總五軍營兵，督團營如故。自是真爲武人，且望侯矣。其年五月，宣府告警，命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復以直監督軍務，率京軍萬人赴之。比至，寇已去，因留屯其地。至冬，而直爲其儕所間，寵衰。越等再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亦代直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已，大同總兵官孫鉞卒，即命越代之，而以直總鎮大同、宣府，悉召京營將士還。

明年，寇犯延綏。越等調兵援之，頗有斬獲，益禄五十石。帝是時益知越、直交結狀。大學士萬安等以越有智計，恐誘直復進，乃請調越

部尚書，仍掌管院事。不久加升太子太保。

王越争於求取功名。汪直起初東征，王越希望督軍，被陳鉞所阻。陳鉞迅速受寵，心中更加羨慕他。十六年春，延綏守臣上奏敵寇暗渡黄河進入靖虜，王越便勸説汪直出師。皇上詔授保國公朱永爲平虜將軍，汪直監軍，王越提督軍務。王越勸説汪直命令朱永率大軍由南路進發，自己和汪直率領輕鋭的騎兵沿着邊塞的城墻向西，都會軍榆林。王越到大同，聽説敵人的營帳在威寧海子，就全部派遣宣、大兩鎮士兵二萬出軍孤店，秘密行至貓兒莊，分兵數路。正趕上大風雨雪昏暗，進軍到威寧，敵人還没發覺，掩殺攻擊大破敵軍。殺敵四百三十餘人，繳獲馬駝牛羊六千頭，軍隊不到榆林而回。朱永所出道路迂迴，没有發覺敵人，無功。由此封王越爲威寧伯，世襲，一年俸禄一千二百石。王越受封，不應再管都察院，而王越不想就任内閣官。御史許進等頌揚他的功勞，援引王驥、楊善的例子，請求仍讓他統領院事，提督團營。皇上聽從了他的話。

第二年又和汪直、朱永率軍出大同。正好敵寇來搶掠，王越等追擊到黑石崖，擒殺敵一百二十餘人，繳獲戰馬七百匹。晋升爲太子太傅，增加俸禄四百石。明朝規定，文臣不得封公侯。王越依照勛臣例，改任掌管前軍都督府，總領五軍營兵，和以前一樣提督團營。從此真正成爲武將，并且希望封侯。這年五月，宣府告警，皇上命王越佩帶平胡將軍印，充任總兵官。又用汪直監督軍務，率京城軍隊一萬人前往。等到達，敵寇已逃去，就留下來駐扎在這個地方。到了冬天，汪直被他的同輩離間，失寵。王越等人再請求班師回朝，皇上不許。陳鉞官居兵部，也替汪直請求。皇帝嚴厲斥責他們，兩人纔開始恐懼。隨後，大同總兵官孫鉞去世，就命王越代替他，而以汪直總領鎮守大同、宣府，把京營將士全都召回。

第二年，敵寇侵犯延綏。王越等調兵增援，頗有斬獲，增加俸禄五十石。皇帝這時更加知道王越、汪直相互交結的情况。大學士萬安等人因王越有智謀，恐怕他誘導汪直再晋升，於是請求

延綏以離之，兩人勢益衰。明年，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詔奪爵除名，謫居安陸，三子以功蔭得官者，皆削籍，且使使齎敕諭之。越聞使至，欲自裁，見敕有從輕語，乃稍自安。越既爲禮法士所疾，自負豪傑，驁然自如。飲食供奉擬王者，射獵聲樂自恣，雖謫徙不少衰。故其得罪，時議頗謂太過，而竟無白之者。孝宗立，赦還。

弘治七年，越屢疏訟冤。詔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年七十，耄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乃寢。

十年冬，寇犯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尚書屠滽以越名上，乃詔起原官，加太子太保，總制甘、凉邊務兼巡撫。越言甘鎮兵弱，非籍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解巡撫事。從之。明年，越以寇巢賀蘭山後，數擾邊，乃分兵三路進剿。斬四十三級，獲馬駝百餘。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恨，其冬卒於甘州。贈太傅，謚襄敏。

越姿表奇偉，議論飆舉。久歷邊陲，身經十餘戰，知敵情僞及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有成算。獎拔士類，籠罩豪俊，用財若流水，以故人樂爲用。又嘗薦楊守隨、侶鍾、屠滽輩，皆有名於世。睦族敦舊，振窮恤貧，如恐不及。其膽智過絶於人。嘗與朱永帥千人巡邊，寇猝至，永欲走，越止之，列陣自固，寇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

皇上把王越調離延綏來拆散他們，兩人的勢力更加衰弱。第二年，汪直獲罪，諫官一并彈劾王越。皇上下詔剥奪爵位革除官名，貶謫居住在安陸，三個兒子因功封蔭得官的，都削奪官籍，并且派使者拿着敕令告諭他。王越聽説使者到，想自殺，發現敕令中有從輕處分的話，纔稍感自安，王越既已爲禮法之士所忌恨，自負豪傑，高傲自如。飲食供奉模擬王者，射獵聲樂恣意享受，即使謫遷也没减弱。所以他獲罪，當時的輿論多認爲太過分，然而終於没有爲他表白的。孝宗即位，赦免他回來。

弘治七年，王越屢次上疏訴訟冤屈。詔令復任左都御史，退休。王越年紀七十歲，老了，又巴結宦官李廣，以皇帝旨命掌管都察院事。給事中李源、御史王一言等先後上奏章議論，纔停止。

十年冬，敵寇侵犯甘肅。朝廷决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推舉七人，不稱職。吏部尚書屠滽推薦王越，於是下詔起用王越，恢復原來的官職，加授太子太保，總制甘、凉邊務兼任巡撫。王越説甘鎮兵弱，不憑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求兼制兩鎮，解除巡撫職務。皇帝聽從了他。第二年，王越因敵寇築巢於賀蘭山後，數次騷擾邊境，就分兵三路進軍剿除。斬敵四十三人，繳獲馬駝百餘匹。加授少保，兼太子太傅。於是向皇上條述設置哈密事宜。恰巧李廣獲罪被處死，諫官連續上章彈劾李廣同黨，都涉及王越。王越聽説後内心憂恨，這年冬死於甘州。贈太傅，謚號襄敏。

王越姿態外表奇偉，議論風發。長久經歷邊陲，身經十餘戰，瞭解敵人的真僞及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出兵便有成功。獎勵提拔士卒，聚集豪俊，用財如流水，因此人們樂於爲他所用。又曾推薦楊守隨、侶鍾、屠滽等人，都有名於世。和睦家族、敦睦故舊，賑濟窮困、撫恤貧苦，惟恐做不到。他的膽量智慧過人。曾經和朱永率千人巡邊，敵寇突然來到，朱永想逃跑，王越阻止他，列陣自我固守，敵疑惑不敢前進。傍晚，王越令騎兵都下馬，銜枚魚貫而行，自率驍勇之士

行，自率驍勇爲殿，從山後行五十里抵城，謂永曰："我一動，寇追擊，無噍類矣，示暇以惑之也。下馬行，無軍聲，令寇不覺耳。"

殿後，從山後行走五十里抵達城堡，對朱永說："我們一動，敵人就會追擊，就没有我們這些人了，我不動，是表示閑暇來迷惑他們。下馬行走，没有軍隊行進的聲音，讓敵人不覺而已。"

性故豪縱。嘗西行謁秦王，王開筵奏妓。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無以相酬者？"因盡乞其妓女以歸。一夕大雪，方圍爐飲，諸妓擁琵琶侍。一小校詗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大喜，酌金卮飲之，命彈琵琶侑酒，即以金卮賜之。語畢益喜，指妓絶麗者，目之曰："若得此何如？"校惶恐謝。越大笑，立予之。校所至爲盡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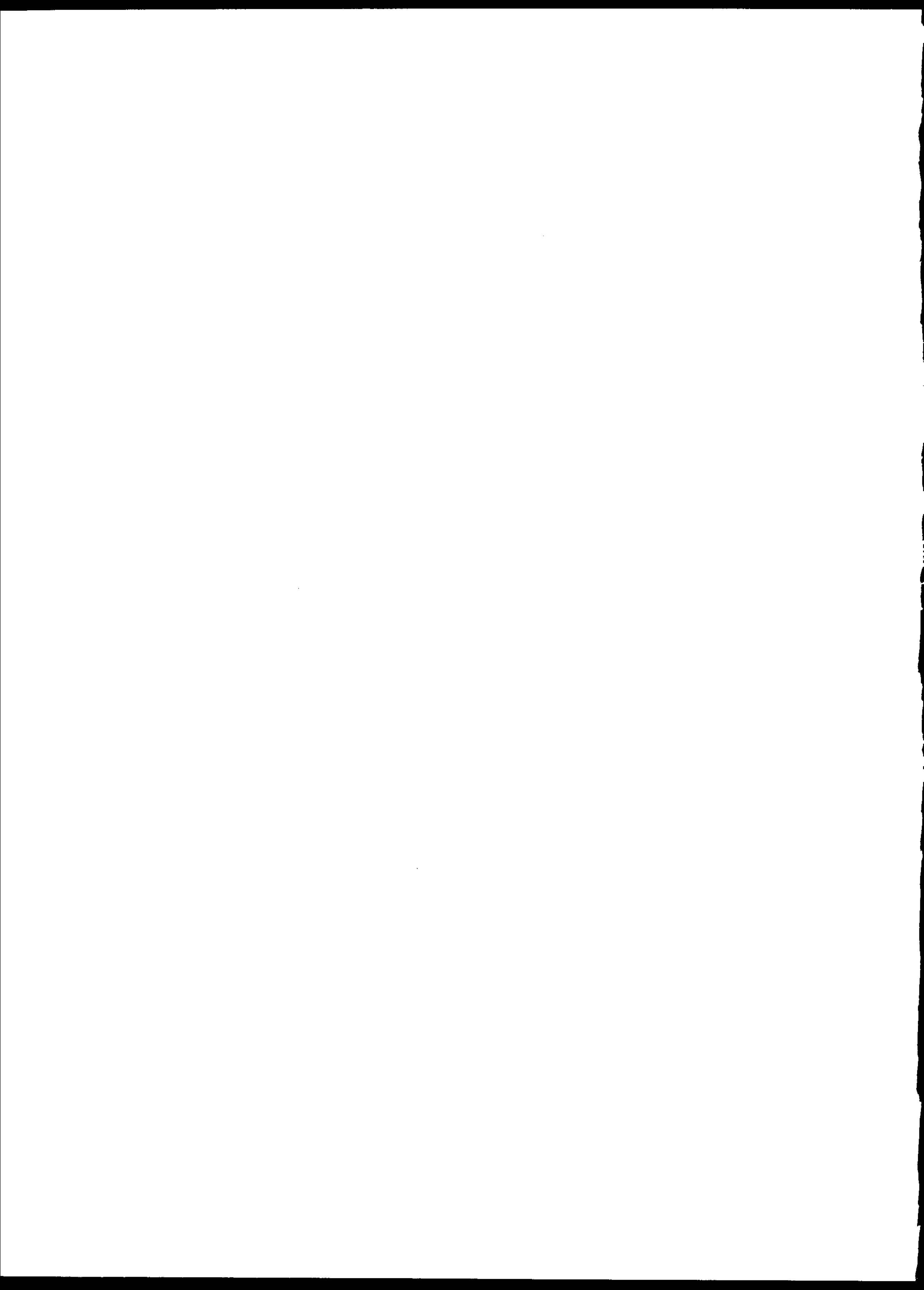
王越性格本來豪放。曾經西行謁見秦王，王設筵進獻歌妓，王越對王說："下官爲王吠犬很久了，難道没有可賞賜的嗎？"因此全部請求他的妓女而歸。一天傍晚下大雪，正圍爐飲酒，衆歌妓擁抱琵琶而侍。一個小校偵察敵情回來，陳述敵情，没有說完，王越大喜，向金卮中添酒讓他喝，命令歌妓彈琵琶勸酒助興，就用金卮賜他。話說完更加高興，指着歌妓中最美麗的，用眼看他說："如果得到她怎麽樣？"小校惶恐謝罪。王越大笑，立即給了他。小校所到之處爲他盡死力。

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死，而將餒卒惰，冒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王越在時，人多責備他貪功。等到死後，將士驕惰，冒功浪費軍餉更加厲害，邊臣終没有如王越的。

贊曰：人非有才之難，而善用其才之難。王驥、王越之將兵，楊善之奉使，徐有貞之治河，其才皆有過人者。假使隨流平進，以幹略自奮，不失爲名卿大夫。而顧以躁於進取，依附攀援，雖剖符受封，在文臣爲希世之遇，而譽望因之隳損，甚亦不免削奪。名節所繫，可不重哉！

贊曰：人不是難在有才，而是難在善用其才。王驥、王越帶兵，楊善奉命出使，徐有貞治河，他們的才能都有過人之處。假如隨波而進，以才幹謀略自奮，不失爲名卿大夫。祇是急於進取，依附攀援，即使剖符受封，在文臣看來爲希世之遇，而聲譽名望因此隳損，甚至難免被削奪。名節所關，難道不重要嗎？



明史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羅亨信　侯璡　楊寧　王來　孫原貞 孫需 張憲　朱鑑　楊信民
張驥 竺淵 耿定 王晟 鄧顒　馬謹　程信　白圭(子)鉞
張瓚 謝士元　孔鏞 李時敏　鄧廷瓚　王軾　劉丙

羅亨信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出視浙江水災，奏蠲三縣租。進吏科右給事中，坐累謫交阯爲吏。居九年，仁宗嗣位，始召入爲御史。核通州倉儲，巡按畿内，清軍山西，皆有聲。宣德中，有薦其堪方面者。命食按察僉事俸，待遷。

英宗即位之三月，擢右僉都御史，練兵平凉、西寧。正統二年，蔣貴討阿台、朶兒只伯，亨信參其軍務。至魚兒海，貴等以芻餉不繼，留十日引還。亨信讓之曰："公等受國厚恩，敢臨敵退縮耶？死法孰與死敵？"貴不從。亨信上章言貴逗遛狀。帝以其章示監督尚書王驥等。明年進兵，大破之。亨信以參贊功，進秩一等。

父喪歸葬。還朝，改命巡撫宣府、大同。參將石亨請簡大同民三之一爲軍，亨信奏止之。十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時遣官度二鎮軍田，一軍八十畝外，悉徵稅五升。亨信言："文皇帝時，詔邊軍盡力墾田，毋徵税，陛下復申命之，今奈何忽爲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考中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予工科給事中。出京視察浙江水災，上奏免除三個縣的租税。晉升爲吏科右給事中，因受牽連獲罪被貶謫到交阯爲小吏。過了九年，仁宗即位，纔召入朝中爲御史。查核通州倉庫，巡察京畿，在山西治軍，都有聲譽。宣德年間，有人推薦他堪任一方長官。皇上命他享受按察僉事的俸禄，等待升遷。

英宗即位後的第三個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在平凉、西寧操練兵馬。正統二年，蔣貴征討阿台和朶兒只伯，羅亨信參預軍務。到魚兒海，蔣貴等人因糧餉不繼，居留十日率軍返回。羅亨信責備他們説："你們接受朝廷厚恩，敢臨陣退縮嗎？死於法度哪趕得上和敵人戰死？"蔣貴不聽從。羅亨信上奏章説蔣貴逗留的狀况。皇帝把他的奏章給監督尚書王驥等人看。第二年進兵，大破敵軍。羅亨信憑藉參贊功勞，進級一等。

父親去世後回家送葬。返回朝廷，改任爲宣府、大同巡撫。參將石亨請求選擇大同三分之一的百姓爲兵，羅亨信上奏制止。正統十年，晉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當時皇上派遣官員測量兩鎮軍田，一軍八十畝以外，都徵税五升。羅亨信説："文皇帝時，詔令邊防軍隊盡力墾田，不徵税，陛下又重申這條命令，今天爲何忽然采

此舉？塞上諸軍，防邊勞苦，無他生業，惟事田作。每歲自冬徂春，迎送瓦剌使臣，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復刈草，八月以後，修治關塞，計一歲中曾無休暇。况邊地磽瘠，霜早收薄，若更徵税，則民不復耕，必致竄逸。計臣但務積粟，不知人心不固，雖有粟，將誰與守？”帝納其言而止。

取這一舉措呢？塞上諸軍，防衛邊疆勞苦，没有其他生計，惟有從事田耕。每年自冬到第二年春，迎送瓦剌使臣，三月纔開始耕種，七月又再次割草，八月以後，修治關塞，一年中幾乎没有閑暇的時間。况且邊塞土地貧瘠，霜露早降，收入微薄，如果再徵税，那麽人民不會再耕種，必然會導致逃逸。謀臣衹知務求積糧，不知人心不穩固，即使有糧，將和誰一起來防守？”皇帝采納他的話，停止了這種做法。

初，亨信嘗奏言：“也先專候釁端，以圖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爲備。不然，恐貽大患。”兵部議，寢不行。及土木之變，人情洶懼，有議棄宣府城者，官吏軍民紛然争出。亨信仗劍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斬。”又誓諸將爲朝廷死守，人心始定。也先挾上皇至城南，傳命啓門。亨信登城語曰：“奉命守城，不敢擅啓。”也先逡巡引去。赤城、鵰鶚、懷來、永寧、保安諸守將棄城遁，并按其罪。

當初，羅亨信曾上奏説：“也先專等時機，以圖入侵。應事先在正北要塞，增置城衛來防備。不然，恐怕貽留大患。”兵部議論，廢置不用。等到土木之變，人心惶恐不安，有建議放棄宣府城的，官吏軍民紛争而出。羅亨信持劍坐在城下，下令説：“出城的殺。”又與諸將發誓爲朝廷死守，人心纔安定下來。也先挾持上皇到城南，傳令開門。羅亨信登城告訴他們説：“奉命守城，不敢擅自開啓。”也先徘徊而去。赤城、鵰鶚、懷來、永寧、保安諸守將棄城逃跑，一并追究他們的罪責。

當是時，車駕既北，寇騎日薄城下，關門左右皆戰場。亨信與總兵楊洪以孤城當其衝，外禦强寇，内屏京師。洪既入衛，又與朱謙共守，勞績甚著。著兜鍪處，顛髮盡禿。景帝即位，進左副都御史。明年，年七十有四矣，乞致仕。許之。歸八年，卒於家。

那時候，皇帝被俘，敵騎兵日日逼近城下，關門左右都是戰場。羅亨信和總兵楊洪以孤城首當其衝，外禦强敵，内保京城。楊洪入京守衛後，又與朱謙共守，功績很卓著。戴頭盔之處，頭髮全禿光。景帝即位，晋升爲左副都御史。第二年，已經七十四歲了，請求辭官。答應了他。回去八年後，死於家中。

侯璡

侯璡，字廷玉，澤州人。少慷慨有志節。登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

侯璡，字廷玉，澤州人。少年時慷慨有志氣。考中宣德二年進士，授予行人。

烏撒、烏蒙土官以争地相仇殺，詔遣璡及同官章聰諭解之，正其疆理而還。副侍郎章敞使交阯，關門卑，前驅傴而入，璡叱曰：“此狗竇耳，奈何辱天使！”交人爲毁關，乃入。及歸，餽遺無所受。遷兵部主事。

烏撒、烏蒙土官因争地盤相互殘殺，詔令侯璡及同僚章聰去開導勸解他們，劃定他們的疆域而還。副侍郎章敞出使交阯，關門低矮，前導人員彎腰而入，侯璡叱責説：“這是狗洞，爲何侮辱天使？”交人爲他們毁壞關門，纔進入。等到離開，饋贈的物品一點也不接受。升遷兵部主事。

正統初，從尚書柴車等出鐵門關禦阿台有功，進郎中。從王驥征麓川，至金齒。驥自統大軍擊思任發，而遣璡援大侯州。賊衆三萬至，督都指揮馬讓、盧鉞擊走之。遂由高黎貢山兼程夜行，會大軍，壓其巢。麓川平，拜禮部右侍郎，參贊雲南軍務，詔與楊寧二年更代。驥再征麓川，璡以功遷左。九年，代還。母憂，起復，尋調兵部。十一年，復代寧鎮雲南。思機發竄孟養，驥復南征。璡與都督張軏分兵進抵金沙江，破之鬼哭山。璽書褒賚。

正統初年，跟從尚書柴車等人出軍鐵門關抵禦阿台有功，晉升爲郎中。跟從王驥征討麓川，到金齒。王驥自率大軍攻擊思任發，而派侯璡增援大侯州。敵衆三萬至，他督率都指揮馬讓、盧鉞擊跑敵人。於是由高黎貢山兼程夜行，會合大軍，逼近他們的巢穴。麓川平定，授侯璡禮部右侍郎，參贊雲南軍務，詔令與楊寧二年替換一次。王驥第二次征討麓川，侯璡因功升遷爲左侍郎。九年，被代替而回。服母喪，起復原官，不久調任兵部。十一年，又代替楊寧鎮守雲南。思機發竄到孟養，王驥再次南征。侯璡與都督張軏分兵進抵金沙江，在鬼哭山擊破他們。皇帝下詔書褒獎。

景泰初，貴州苗韋同烈叛，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命璡總督貴州軍務討之。時副總兵田禮已解新添、平越圍，璡遂遣兵攻敗都盧、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師攻紫塘、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驥兵會。興隆抵鎮遠道皆通。捷聞，進兵部尚書。進克賞改苗，擒其渠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僞稱趙王，率衆掠清平，璡復討擒之。水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乞歸化，詔璡隨方處置。

景泰初年，貴州苗人韋同烈叛亂，圍困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詔令侯璡總督貴州軍務征討。當時副總兵田禮已經解除新添、平越之圍，侯璡於是派兵擊敗都盧、水西諸賊，貴州道路纔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打通畢節諸路，傳檄令普安土兵增援安南衛，而自己率軍隊攻打紫塘、彌勒等十幾個敵軍營寨。恰巧賊再次圍困平越，侯璡回軍擊退了他們。於是分別巡視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王驥會師。興隆至鎮遠的道路都打通。捷報傳到朝廷，晉升侯璡爲兵部尚書。進軍攻克賞改苗，擒獲其首領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僞稱趙王，率衆掠奪清平，侯璡又征討擒獲他。水西苗阿忽等六族都乞求歸順，詔令侯璡依情形處置。

景泰元年八月以勞瘁卒於普定，年五十三。賜祭葬，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户。

景泰元年八月因勞累在普定去世，終年五十三歲。皇上賜予祭葬，封蔭其子爲錦衣衛世襲千户。

楊寧

楊寧，字彦謐，歙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機警多才能，負時譽。

楊寧，字彦謐，歙人。考中宣德五年進士。授予刑部主事。爲人機警多才幹，爲時人所稱譽。

正統初，從尚書魏源巡視宣、大。四年，與都督吴亮征麓川。賊款軍門約降，寧曰："兵未加而先降，

正統初年，跟從尚書魏源巡視宣、大。四年，與都督吴亮征討麓川。敵人到軍門約請投降，楊寧説："兵未發而先降，是誘惑我，應當

誘我也，宜嚴兵待之。”不聽，令寧督運金齒。已而賊果大至，官兵敗績。諸將獲罪，寧擢郎中。復從王驥至騰衝破賊，寧與太僕少卿李賁督戰，并有功。師還，寧超拜刑部右侍郎。遭母憂，奪情。

九年，代侯琎參贊雲南軍務。時麓川甫平，寧以騰衝地要害，與都督沐昂築城置衛，設戍兵控諸蠻。邊方遂定。居二年，召還。

閩、浙盗起，命寧鎮江西。賊至，輒擊敗之。暇則詢民疾苦，境内懾服。

景泰初，召拜禮部尚書，偕胡濙理部事。迤北可汗遣使入貢，寧言："宜留使數日，宴勞賜予，視也先使倍厚。彼性多猜，二人必内構，邊患可緩。"帝務誠信，不許。其冬，以足疾調南刑部。七年，爲御史莊昇所劾，遣核未報。寧力詆言官，都察院再劾寧脅制言路。詔免其罪，録狀示之。英宗復辟，命致仕。逾年卒。

寧有才而善交權貴。嘗自叙前後戰功，乞世廕。子堣方一歲，遂得新安衛副千户。

部署軍隊嚴陣等待他們。"吴亮不聽，命令楊寧督運於金齒。不久敵人果然大舉進犯，官兵大敗。諸將獲罪，楊寧提升爲郎中。又跟從王驥到騰衝破敵，楊寧與太僕少卿李賁督戰，一并有功。軍隊回朝，楊寧被越級授予刑部右侍郎。遭遇母喪，喪期未滿詔令除服任官。

九年，代替侯琎參贊雲南軍務。當時麓川剛剛平定，楊寧因騰衝地處要害，與都督沐昂築城設衛，設置戍兵控制諸蠻。邊塞纔安定下來。過了二年，被召回京。

閩、浙盜賊興起，皇上命楊寧鎮守江西。敵人一來就擊敗他們。閑暇時就詢問人民疾苦，轄區内人民歸向臣服。

景泰初年，召回朝廷授禮部尚書，和胡濙管理部事。迤北可汗派使者入朝進貢，楊寧説："應留使者數日，設宴慰勞并賞賜，對待也先的使者加倍豐厚。對方生性多疑，二人一定不和，邊患可以得到緩解。"皇帝務求誠實守信，不許。這年冬，因脚病調往南刑部。七年，被御史莊昇所彈劾，派人查核没有回報。楊寧竭力詆毁諫官，都察院再次彈劾楊寧挾制進言之路。皇上下詔赦免他的罪過，謄録狀子給他看。英宗復位，命他辭官。一年後去世。

楊寧有才能而善於結交權貴。曾自叙前後戰功，乞求世代封廕。他的兒子楊堣纔一歲，就獲得新安衛副千户之職。

王來

王來，字原之，慈谿人。宣德二年，以會試乙榜授新建教諭。寧王府以諸生充樂舞，來請易以道士。諸王府設樂舞生始此。

六年，以薦擢御史，出按蘇、松、常、鎮四府。命偕巡撫周忱考察屬吏，敕有"請自上裁"語。來言："賊民吏，去之惟恐不速，必請而後行，民困多矣。"帝爲改敕賜之。中官陳武以太后命使江南，横甚，來數抑之。武還，訴於帝。帝問都御史顧佐："巡按誰也?"佐以來對。帝嘆息

王來，字原之，慈谿人。宣德二年，以會試乙榜授予新建教諭。寧王府用諸生充當樂舞，王來請求用道士代替。諸王府設樂舞生由此開始。

六年，因人推薦提升爲御史，出朝巡按蘇、松、常、鎮四府。皇上命他和巡撫周忱一起考察屬吏，敕令中有"請自上裁"的話。王來説："害民之吏，除去他們惟恐不迅速，如果一定要先請示然後纔行動，人民困苦就會很厲害了。"皇帝因此改變敕令賜給他。宦官陳武憑太后命令出使江南，很驕横，王來屢次抑制他。陳武回京，向皇帝訴説。皇帝問都御史顧佐："巡按是

稱其賢，曰“識之”。及報命，奬諭甚至。

英宗即位，以楊士奇薦，擢山西左參政。言：“流民所在成家。及招還故土，每以失産復逃去。乞請隨在附籍便。”又言：“郡縣官不以農業爲務，致民多游惰，催徵輒致已命。朝廷憫其失業，下詔蠲除，而田日荒閒，租税無出，累及良民。宜擇守長賢者，以課農爲職。其荒田，令附近之家通力合作，供租之外，聽其均分，原主復業則還之。蠶桑可裨本業者，聽其規畫。仍令提學風憲官督之，庶人知務本。”從之。

來居官廉，練達政事。侍郎于謙撫山西，亟稱其才，可置近侍。而來執法嚴，疾惡尤甚，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當徒。遇赦，以原官調補廣東。來自此始折節爲和平，而政亦修舉。正統十三年，遷河南左布政使。明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及湖廣襄陽諸府。也先逼京師，來督兵勤王。渡河，聞寇退，乃引還。

景泰元年，貴州苗叛。總督湖廣、貴州軍務侯琎卒於軍，進來右都御史代之。與保定伯梁珤，都督毛勝、方瑛會兵進討。至靖州，賊掠長沙、寶慶、武岡。來等分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賊遁去。已，復出掠，官軍連戰皆捷。賊魁韋同烈據興隆，劫平越、清平諸衛，來與方瑛擊敗之。賊退保香爐山，山陡絶。勝、瑛與都督陳友三道進，來與珤大軍繼之。先後破三百餘寨，會師香爐山下。發炮轟崖石，聲動地。賊懼，縛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解散。遂移軍清平，且檄四川兵共剿都匀、

誰？”顧佐回答是王來。皇帝嘆息稱他賢良，説：“知道他。”等到王來回來覆命，奬賞告諭很多。

英宗即位，因楊士奇推薦，提升爲山西左參政。説：“流民在當地成家。等招回故土，每每因破産又逃去。乞請隨地依附户籍方便行事。”又説：“郡縣官吏不以農業爲本，致使人民大多游蕩懶惰，催徵賦税總是招致過分的命令。朝廷憐憫他們失業，下詔免除，而土地日益荒蕪閑置，租税無處出，累及良民。應選擇賢良的守令，以督促務農爲職責。那些荒地，令附近的人家通力合作，交租之外，聽任他們平均分配，原主恢復常業就還給他。凡是種桑養蠶可以補益農業的，聽憑他規劃。仍舊命令提學御史官監督，希望老百姓知道務農的重要性。”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王來居官廉潔，熟練通達政事。侍郎于謙巡撫山西，多次稱贊他的才能，可在皇帝身邊任官。而王來執法嚴格，痛恨邪惡尤其厲害，因公事杖死不稱職的縣令十人。被逮捕下獄判處受徒刑。遇到赦免，以原職調補廣東。王來從此開始改變平素志行寬容待人，而政事也處理得當。正統十三年，升遷爲河南左布政使。第二年，改任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及湖廣、襄陽諸府。也先逼近京城，王來率兵援救朝廷危難。渡過黄河，聽説敵寇撤退，纔引軍回去。

景泰元年，貴州苗人叛亂。總督湖廣、貴州軍務的侯琎在軍中去世，晋升王來爲右都御史代替他。與保定伯梁珤，都督毛勝、方瑛會師進討。到靖州，賊掠奪長沙、寶慶、武岡。王來等分路出擊，俘虜斬殺三千餘人，賊逃去。後來，賊又出來掠奪，官軍連戰都取勝。賊魁首韋同烈據守興隆，搶劫平越、清平諸衛，王來與方瑛擊敗他們。賊敗退死保香爐山，山十分陡峭。毛勝、方瑛與都督陳友三路進軍，王來與梁珤率大軍繼後。先後攻破三百餘寨，在香爐山下會師。發炮轟擊崖石，聲音動地。賊恐懼，捆綁韋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來投降。其餘的都解散。於是移軍清平，并且傳檄令四川兵共剿都匀、草塘諸賊。賊望風準備牛酒而迎候投降。

草塘諸賊。賊望風具牛酒迎降。

賊平，班師。詔留來、瑺鎮撫。尋命來兼巡撫貴州。奏言："近因黔、楚用兵，暫行鬻爵之例。今寇賊稍寧，惟平越、都勻等四衛乏餉。宜召商中鹽，罷納米例。"從之。

三年十月召還，加兼大理寺卿。瑺以來功大，乞加旌異。都給事中蘇霖駁之，乃止。來還在道，以貴州苗復反，敕回師進討。明年，事平。召南京工部尚書。英宗復辟，六尚書悉罷。來歸。成化六年卒於家。

賊被平定，班師回朝。詔令王來、梁瑺留下鎮撫。不久命王來兼巡撫貴州。王來奏稱："近因黔、楚用兵，暫行買官之例。如今賊情稍微平定，祇有平越、都勻四衛缺餉。應召商以糧換鹽引，免除交納米例。"皇上聽從他。

景泰三年十月被召回京，加官兼大理寺卿。梁瑺以王來功大，請求皇上給他褒獎。都給事中蘇霖反駁，纔止。王來還在路上，因貴州苗人再次反叛，敕令他回師進討。第二年，事平。召爲南京工部尚書。英宗復位，六位尚書都被罷免。王來回家。成化六年在家中去世。

孫原貞

孫原貞，名瑀，以字行，德興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歷郎中。英宗初，用薦擢河南右參政。居官清慎，有吏才。

正統八年，大臣會薦，遷浙江左布政使。久之，盜大起閩、浙間，赦而再叛。景帝即位，發兵討之。原貞嘗策賊必叛，上方略，請爲備。至是即命原貞參議軍事，深入擒其魁。而溫州餘賊猶未滅，命都指揮李信爲都督僉事，調軍討之。遂拜原貞兵部左侍郎，參信軍務，鎮守浙江。丁母憂，當去，副都御史軒輗請留之。報可。

景泰元年，原貞進兵搗賊巢。俘斬賊首陶得二等，招撫三千六百餘人，追還被掠男女。捷聞，璽書奬勵。請奔喪。逾月，還鎮。復分兵剿平餘寇。奏析瑞安地增置泰順，析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四邑，建官置戍，盜患遂息。論功，進秩一等。浙官田賦重，右布政使楊瓚請均於民田輕額者。詔原貞督之，田賦以平。三年，請褒贈禦賊死事武臣。指揮同知脫綱、王瑛，都指揮僉事沈轔、崔源，皆得贈恤。六月進兵

孫原貞，名瑀，以字行於世，德興人。考中永樂十三年進士。授予禮部主事，歷任郎中。英宗初年，因被推薦提升爲河南右參政。居官清廉謹慎，有當官的才能。

正統八年，大臣會同推薦選任，遷升爲浙江左布政使。很久以後，盜賊大起於閩、浙之間，赦免後再次反叛。景帝即位，發兵征討。孫原貞曾猜度賊必叛，條陳謀略，請求爲此做好準備。到這時就命孫原貞參議軍事，深入擒獲其魁首。而溫州餘賊還没消滅，命都指揮李信爲都督僉事，調軍征討。於是授予孫原貞兵部左侍郎，參議李信軍務，鎮守浙江。遭逢母親喪事，應當離職，副都御史軒輗請求留下他。皇上回覆可以。

景泰元年，孫原貞進兵搗毁賊巢。俘虜斬殺賊首陶得二等，招降三千六百餘人，追還被掠去的男女。捷報聞於朝廷，皇上璽書獎勵。請求回去奔喪。過了一個月，返回鎮守。又分兵掃平餘寇。孫原貞上奏請求劃分瑞安土地增置泰順，劃分麗水、青田兩縣土地設置雲和、宣平、景寧四個縣，設置官吏和安置戍守，盜患於是得到平息，評定功勞，進級一等。浙江官田賦税沉重，右布政使楊瓚請求將賦税平均分攤於徵收賦税數目輕的民田。皇上詔令孫原貞監督，田賦因此均平。正統三年，請求褒贈禦賊死事武臣。指揮同知脫綱、王瑛，都指揮僉事沈轔、崔源都得到贈

部尚書，鎮守如故。未幾，命考察福建庶官，因留鎮焉。福州、建寧二府，舊有銀冶，因寇亂罷。朝議復開，原貞執不可，乃寢。

五年冬，疏言：

四方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妨耕作。宜簡精鋭實伍，餘悉歸之農。苟增萬人屯，即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

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兑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賦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脱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汰冗食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數，而民困可蘇也。

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户，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群聚謀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爲編户，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庶無他日患。

時不能盡用。後劉千斤之亂，果如原貞所料。

已，復鎮浙江。英宗復位，罷歸。成化十年卒，年八十七。

原貞所至有勞績，在浙江尤著名。

孫需

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爲常州府推官，疑獄立剖，擢南京御史。劾僧繼曉，忤旨，予杖，出爲四

恤。六月晋升爲兵部尚書，鎮守如故。不久，皇上命他考察福建衆官，於是留下鎮守。福州、建寧二府，以前有冶煉礦銀，因盜寇擾亂停止。朝廷議論再開，孫原貞堅持認爲不可，於是停止。

五年冬，孫原貞上疏道：

四方屯軍，大體因營繕、轉輸等事妨礙耕作。應當挑選精鋭充實隊伍，其餘的都讓他們歸於農耕。如果增加一萬人屯田，那麽一年就會節省支出倉糧十二萬石，并且積儲多餘糧食六萬石，軍隊吃飯難道會不足嗎？

如今一年漕運糧食幾百萬石，在路上的費用不可估量。比如浙江軍糧兑換運米，一石耗米七斗，人民自己來運，一石加耗八斗，其餘計算水路遠近加耗。這樣田地不會增多，而賦斂實際上加倍了，想讓人民不窮困，是不可能的事。況且如今太倉中没有十幾年的積儲，如萬一遇到水、旱災害，如何來救濟？應該量入爲出，裁減吃公飯的官吏和不必要的開支。等到倉儲豐足，漸漸減少一年漕運的數目，則民困可以解除。

臣以前在河南做官，考察衆逃亡百姓的户籍共二十餘萬，臣都把他們轉移到南陽、唐、鄧、襄、樊之間。群居謀生，可安保他們不做强盜。應趁今年豐收，派親近的大臣照此實行，督促主管官吏登記爲户籍，給他們田産，督促農桑，建立社學、鄉約、義倉，使他們注重根本致力於農桑。人民生活安定了，慢慢商議賦税徭役，或許可以免除以後的禍患。

當時没能完全采納，後來劉千斤之亂，果然如孫原貞所料。

後來，孫原貞又鎮守浙江，英宗恢復帝位，被罷職回家。成化十年去世，終年八十七歲。

原貞所至有勞績，在浙江尤爲著名。

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考中進士。任常州府推官，疑難案件立刻剖析明白，提升爲南京御史。彈劾僧人繼曉，違背旨意，給予杖刑，出京

川副使。弘治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歲凶，募民築汴河堤，堤成而饑者亦濟。鎮守中官劉瑯貪橫。奸民赴瑯訟者，需以法論之遣戍。瑯爲跪請，執不聽，瑯恨次骨。大臣子横于鄉，需抑之。瑯與謀，改需撫陝西。尋改撫鄖陽，安輯流民，占籍者九萬餘户。正德元年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四年，就拜禮部尚書。未兩月，劉瑾惡之，追論撫河南時事，罰米輸邊。廷推需刑部尚書，中旨令致仕。瑾誅，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刑部，再改吏部。十三年，乞休去。嘉靖初卒，謚清簡。

任四川副使。弘治年間，積功升官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這年災荒，招募民夫築造汴河堤，堤壩建成挨餓的人也得到救濟。鎮守宦官劉瑯貪婪横暴。奸民到劉瑯那裏去訴訟的，孫需依法律定罪，發遣他們戍守邊地。劉瑯爲此向他下跪請求，孫需堅决不聽，劉瑯恨之入骨。大臣的兒子横行鄉里，孫需抑制他。劉瑯和他謀劃，改任孫需巡撫陝西。不久改撫鄖陽，安頓流民，登記户口九萬餘户。正德元年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四年，就地授予禮部尚書。不到兩個月，劉瑾憎惡他，追究他巡撫河南時的事情，處罰交糧食運輸到邊塞，在朝廷上推舉孫需任刑部尚書，宫中直接降旨令他辭官回家。劉謹被殺，起用他任南京工部尚書，就地改任刑部，再改任吏部。十三年，乞求退休離職。嘉靖初年去世，謚號清簡。

張憲

張憲，字廷式，與需同里，同舉進士，相代爲尚書。嘗爲浙江右布政使，後以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廠，公帑無毫髮私。歷南京禮部尚書。劉瑾勒致仕。瑾誅，起工部，卒。

張憲，字廷式，與孫需同鄉，同時中進士，相互替代爲尚書。曾任浙江右布政使，後來以工部右侍郎督管易州山廠，公家錢財没有絲毫侵吞。歷任南京禮部尚書。劉瑾强迫他辭官。劉瑾被殺，起任工部，去世。

朱鑑

朱鑑，字用明，晋江人。童時刲股療父疾。舉鄉試，授蒲圻教諭。

宣德二年，與廬陵知縣孔文英等四十三人，以顧佐薦，召於各道觀政三月，遂擢御史。巡按湖廣，諭降梅花峒賊蕭啓寧等。請復舊制，同副使、僉事按行所部，問民疾苦。湖湘俗，男女婚嫁多逾三十。鑑申明禮制，其俗遂變。三載代歸。

正統五年，復按廣東。奏設欽州守備都指揮。奉命録囚，多所平反，招撫逋叛甚衆。還朝，請天下按察司增僉事一人，專理屯田，遂爲定制。

七年，用薦擢山西左參政。奏減平陽采薪供邊夫役。景帝監國，進布政使。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

朱鑑，字用明，晋江人。童年時割大腿肉治療父親的疾病。鄉試中舉，授予蒲圻教諭。

宣德二年，與廬陵知縣孔文英等四十三人，因顧佐推薦，召集起來，派往各道考察政治三個月，於是提升爲御史。巡按湖廣，曉諭招降梅花峒賊寇蕭啓寧等人。請求恢復以前的制度，同副使、僉事巡行所管轄的地區，問民疾苦。湖湘習俗，男女婚嫁大多超過三十歲。朱鑑申明禮制，他們的習俗於是改變。三年後被代替回朝。

正統五年，又巡按廣東。上奏請求設置欽州守備都指揮。奉命甄别囚犯，很多得以平反，招撫逃犯很多人。回朝，請求天下按察司增設僉事一人，專管屯田，於是成爲固定的制度。

七年，被推薦提升爲山西左參政。奏請减少平陽砍柴以供應邊防的夫役。景帝監國，晋升爲布政使。不久擢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轄區。

上言："也先奸詭百端，殺掠無已。復假和親，遣使覘伺。以送駕爲名，覬得開關延接。稍示抗拒，彼即有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宜暫罷中貴監軍之制，假總兵以生殺權，使志無所撓，計有所施。整散兵，募勇士，重懸賞格，鼓勸義旅，徵勤王兵，數道并進，戮力復仇，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曩者江南寇發，皆以誅王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昔高皇帝与群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機。乞杜權倖之門，凡軍國重事，屬任大臣，必當有濟。"景帝嘉納之。

進言："也先奸詭百端，殺掠不止。又藉和親，遣使者窺伺。以送駕爲名，企圖能够開關接待。稍微表示抗拒，他就有藉口。他的謀略既已深，我們的打算也應長遠。應暫時廢除中貴監軍的制度，給總兵以生殺之權，使他們心志不被阻撓，計有所施。整頓散漫的士兵，招募勇士，重懸賞賜，鼓勵義軍，徵發勤王兵，數路并進，盡力報仇，或許大駕可還，敵兵自退。以前江南寇賊發動叛亂，都以誅王振爲名。大概事情歸於朝廷就會安定，歸於宦官則亂。以前高皇帝與群臣議事，必摒去左右，恐怕泄露機密。乞求皇上堵塞奸佞之人受寵的門路，凡是軍國重要之事，委托任用大臣，必當有益。"景帝嘉賞并且采納了他的建議。

時瓦剌窺塞下，鑑日夜爲守禦計。景泰元年，敵數萬騎攻雁門，都指揮李端擊却之。尋犯河曲及義井堡，殺二指揮，圍忻、代諸州，石亨等不能禦，長驅抵太原城北，山西大震。命鑑移鎮雁門，而別遣都督僉事王良鎮太原。援兵漸集，敵亦饜，乃引去。時山西仍遘兵荒，鑑外飭戎備，內撫災民，勞瘁備至。

當時瓦剌窺伺塞下，朱鑑日夜爲守禦謀劃。景泰元年，敵數萬騎兵攻打雁門，都指揮李端擊退他們。不久侵犯河曲及義井堡，殺害兩個指揮，圍困忻、代諸州，石亨等不能抵禦，長驅直入太原城北，山西大爲震恐。皇上命朱鑑移兵鎮守雁門，而另派都督僉事王良鎮守太原。援兵逐漸聚集，敵人也疲倦，就引軍而去。當時山西仍遇兵荒，朱鑑外整飭軍備，內安撫災民，辛苦勞累備至。

二年十月，鎮守山西都御史羅通召還，命鑑兼領其事。明年，詔遣大臣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多所論劾。鑑請召幹還，幹因極論鑑徇護，帝是幹言。其年十月召鑑佐院事。至京，致仕去。

二年十月，鎮守山西都御史羅通被召回京，命朱鑑兼管其職事。第二年，下詔遣大臣巡行天下，貶黜和提升主管官吏。禮部侍郎鄒幹到山西，官吏多被彈劾。朱鑑請求召鄒幹回京，鄒幹因此竭力彈劾朱鑑徇私包庇，皇帝認可鄒幹的話。這年十月，召朱鑑輔佐院事。到京城，辭官離去。

初，景帝易儲，鑑貽大學士陳循書，言不可。且曰："陛下於上皇，當避位以全大義。"循大駭。英宗復位，鑑詣闕上表賀。帝曰："鑑老疾，何妄來？其速令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當初，景帝改變儲君，朱鑑給大學士陳循寫信，説不可行。并且説："陛下對於上皇，應當讓位來保全大義。"陳循大驚。英宗復位，朱鑑赴朝堂上表祝賀。皇帝説："朱鑑又老又病，爲何隨便來？你還是趕快回去吧。"在家住了二十幾年去世。

楊信民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鄉舉入國學。宣德時，除工科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於世，浙江新昌人。鄉試中舉進入國學。宣德時，授予工科給事中。

給事中。母憂歸。營葬土石必躬舁數百步，曰："吾葬吾母，而專役他人，吾不安也。"服闋，改刑科。

正統中，清軍江西，還奏民隱五事，多議行。尋以王直薦，擢廣東左參議。清操絶俗，嘗行田野，訪利弊爲更置。性剛負氣，按察使郭智不法，信民劾之下獄。黄翰代智，信民復發其奸。已，又劾僉事韋廣，廣遂訐信民，因與翰俱被逮。軍民嘩然，詣闕下乞留信民。詔復信民官，而翰、廣鞫實，除名。

景帝監國，于謙薦之，命守備白羊口。會廣東賊黄蕭養圍廣州急，嶺南人乞信民，乃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士民聞而相慶曰："楊公來矣。"時廣州被圍久，將士戰輒敗，禁民出入，樵采絶，而鄉民避賊來者拒不納，多爲賊所害，民益愁苦歸賊。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木鍥給民，得出入。賊見木鍥曰，"此楊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信民益厲甲兵，多方招撫，降者日至。乃使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剋日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歡曰："果楊公也。"争羅拜，有泣下者。賊以大魚獻，信民受之不疑。

蕭養且降，而都督董興大軍至，賊忽中變。夜有大星隕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卒。時景泰元年三月乙卯也。軍民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未幾，興平賊，所過村聚多殺掠。民仰天號曰："楊公在，豈使吾曹至是！"訃聞，賜葬祭，録其子玖

母親去世回家。辦喪事用的土石一定親自抬幾百步，説："我埋葬我的母親，如果專門找别人來幹，我心中不安。"守喪期滿，改任刑科。

正統年間，在江西治理軍隊，回京上奏人民的苦難五件事，大多決議推行。不久因王直推薦，提升爲廣東左參議。高尚的節操非同一般，曾經在田野上行走，詢訪利弊進行變更。習性剛强不屈，按察使郭智不守法，楊信民彈劾他，使他進監獄。黄翰代替郭智，楊信民又揭發他的奸情。以後，又彈劾僉事韋廣，韋廣於是揭發楊信民，因此與黄翰一起被逮捕。軍民嘩然，到京城直接請求皇上留下楊信民。詔令恢復楊信民官職，而審判黄翰、韋廣犯罪屬實，被除去官名。

景帝監管國事，于謙推薦楊信民，命他守備白羊口。恰巧廣東賊黄蕭養圍困廣州緊急，嶺南人求救於楊信民，於是授予他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軍民聽説後相互慶祝説："楊公來了。"當時廣州被圍很久，將士作戰總是失敗，禁止人民出入，砍柴被斷絶，并且避賊而來的鄉民一律不讓他們進來，大多被賊所殺，人民更加愁苦而歸附賊人。楊信民來後，打開城門，分發倉糧，刻木鍥發給人民，得以進出，賊見木鍥，説："這是楊公所給。"不敢傷害。避賊的人都收留保藏它，人民好像得到新生。楊信民加緊操練士兵，多方招撫，投降的人一天天到來。於是派使者拿着檄文來到賊營，告之以恩信。黄蕭養説："得到楊公一句話，死而無恨。"約定日期請求相見。楊信民單車來赴約，隔着護城河和他説話。賊黨望見，高聲歡呼説："果然是楊公。"争相下拜，有哭泣流淚的。賊用大魚進獻，楊信民毫不懷疑地接受了。

黄蕭養將要投降，而都督董興大軍到來，賊忽然變卦。晚上有大星墜落在城外，七天後楊信民突然發病去世。當時是景泰元年三月乙卯日。軍民聚在一起痛哭，城中都穿着白色的喪服。賊寇聽説這件事也哭道："楊公死了，我們這些人没有退路了。"不久，董興掃平賊寇，所過村落多遭受殺掠。人民仰天號哭説："如果楊公在世，怎麼能使我們到這地步！"訃告傳到朝廷，皇上

爲國子生。廣東民赴京請建祠，許之。成化中，賜謚恭惠。久之，從選人盧從愿請，命有司歲以其忌日祭焉。

賜予送葬的祭品，録用其子楊玖爲國子生。廣東人民赴京城請求給楊信民建祠堂，皇上答應了。成化年間，賜謚號爲恭惠。很久以後，聽從選人盧從愿的請求，命令主管部門每年在楊信民忌日那天祭祀。

張驥

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永樂中舉於鄉，入國學。宣德初授御史。出按江西，慮囚福建，有仁廉聲。

正統八年，吏部尚書王直等應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者，驥與焉。遷大理右寺丞，巡撫山東。先是，濟南設撫民官，專撫流民，後反爲民擾，驥奏罷之。俗遇旱，輒伐新葬冢墓，殘其肢體，以爲旱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樁”，以驥言禁絶。還朝，進右少卿。已，命巡視濟寧至淮、揚饑民。驥立法捕蝗，停不急務，蠲逋發廩，民賴以濟。

十三年冬，巡撫浙江。初，慶元人葉宗留與麗水陳鑑胡，聚衆盗福建寶豐諸銀礦，已而群盗自相殺，遂爲亂。九年七月，福建參議竺淵往捕，被執死。宗留僭稱王。時福建鄧茂七亦聚衆反，勢甚張。宗留、鑑胡附之，流剽浙江、江西、福建境上。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及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都指揮吴剛、龔禮，永豐知縣鄧顒，前後敗歿。遂昌賊蘇牙、俞伯通剽蘭溪，又與相應，遠近震動。驥至，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牙等，撫定其餘黨。而鑑胡方以争忿殺宗留，專其衆，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僞署將帥，圍處州，分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未幾，茂七死，鑑胡勢孤。驥命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賊巢招之，鑑胡遂

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永樂年間鄉試中舉，進入國學。宣德初年授予御史。出任江西按察使，在福建審問囚犯，有仁義廉潔的名聲。

正統八年，吏部尚書王直等接詔，廣泛推舉廷臣中公正廉潔有學識的人，張驥在其中。升遷爲大理右寺丞，巡撫山東。先前，濟南設有撫民官，專門安撫流民，後來反而成爲人民的困擾，張驥上奏撤除它。當地風俗遇上乾旱，就發掘剛埋葬的墳墓，摧殘死尸的肢體，認爲乾旱是死尸導致，稱之爲“打旱骨樁”，因爲張驥勸説而禁絶。回京，晋升爲右少卿。不久，皇上命他巡視濟寧到淮、揚的飢民。張驥制定法令捕捉蝗蟲，停辦不緊急的事務，免除拖欠的賦税，開倉放糧，人民依賴此得以賑濟。

十三年冬，張驥巡撫浙江。開始，慶元人葉宗留與麗水人陳鑑胡，聚衆盗竊福建寶豐諸銀礦，不久群盗自相殘殺，於是發生動亂。九年七月，福建參議竺淵去拘捕，被拘執而死。葉宗留僭越稱王。這時福建鄧茂七也聚衆謀反，勢力很强大。葉宗留、鑑胡依附他，流動搶劫浙江、江西、福建境内。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及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都指揮吴剛、龔禮，永豐知縣鄧顒，相繼失敗而死。遂昌賊蘇牙、俞伯通劫掠蘭溪；又與鄧茂七相互呼應，遠近震動。張驥來到，派金華知府石瑁出擊，斬殺蘇牙等人，招撫安定其餘黨羽。而陳鑑胡正因争吵殺死葉宗留，合并他的部下，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僭越任命將帥，包圍處州，分别掠奪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不久，鄧茂七死去，陳鑑胡勢力孤弱。張驥命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拿着榜文到賊巢招降他們，陳鑑胡於是帶領他的部下出來投降。衹有陶得二不受招撫，殺使者，入山爲亂如故。這時是

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殺使者，入山爲亂如故。時十四年四月也。驥既招降鑑胡，而别賊蘇記養等掠金華，亦爲官軍所獲，賊勢乃益衰。

十四年四月。張驥已經招降陳鑑胡，而另外的賊寇蘇記養等掠奪金華也被官軍擒獲，賊勢於是更加衰弱。

其秋，景帝嗣位，召驥還，卒於道。驥所至，咸有建樹，山東、兩浙民久而思之。鑑胡至京，帝宥不誅。更遇赦，釋充留守衛軍。也先入犯，鑑胡乘間亡，被獲，伏誅。

這年秋，景帝即位，召張驥回京，在路上去世。張驥所到之處，都有建樹，山東、兩浙人民長久地想念他。陳鑑胡到京城，皇帝寬恕而没有殺他。又遇赦免，被釋放充留守衛軍。也先侵犯，陳鑑胡乘機逃跑，被抓獲，伏法被殺。

竺淵(等)

竺淵，奉化人。耿定，和州人。王晟，鄆城人。鄧顒，樂昌人。俱進士。顒兵潰被執，不屈死。詔爲營葬。淵等贈官，録一子。

竺淵，奉化人。耿定，和州人。王晟，鄆城人。鄧顒，樂昌人。都是進士。鄧顒兵潰被拘執，不屈而死。皇上下詔爲他辦喪事。竺淵等人都贈予官職，録用一子爲官。

馬謹

馬謹，字守禮，新樂人。宣德二年進士。事父母孝，遭喪，親負土以葬。

馬謹，字守禮，新樂人。宣德二年中進士。事奉父母很孝順，遇到辦喪事，親自擔土埋葬。

正統中，以御史按浙江。時修備倭海船，徵材于嚴、衢諸郡。謹恐軍士藉勢肆斬伐，請禁飭之，報可。所至，貪猾屏迹。疏振台、處、寧、紹四府饑。吏部驗封郎中缺人久，帝令推擇。會謹九載滿，尚書郭璡薦謹廉直，遂用之。十年，薦擢湖廣右布政使。

正統年間，以御史官按察浙江。當時修造抵禦倭寇的海船，在嚴、衢諸縣徵收木材。馬謹擔心士兵藉勢大肆砍伐，請求皇上禁止，回報可以。所到之處，貪婪奸猾之人銷聲匿迹。上疏救濟台、處、寧、紹四府飢民。吏部驗封郎中缺人很長時間了，皇帝命推舉選擇。恰巧馬謹九年任滿，尚書郭璡推薦馬謹廉潔正直，於是任用他。十年，被推薦提升爲湖廣右布政使。

正統末，湖南叛苗掠靖州。命謹同御史侯爵撫諭，參將張善率兵繼之。謹等至，招數千人復業，其出掠者擊敗之。尋與善破淇溪諸寨。景泰初，復與善大破朧婆諸洞。已，同參將李震擊破青龍渡、馬楊山諸賊，追奔至雞心嶺，先後斬首千四百有奇。師還，靖州賊復出掠，擣其巢，斬獲如前。武岡、城溪諸賊結廣西蠻，據青肺山，復與震攻破之。獲賊楊光拳等五百六十人，斬首倍之。扶城諸寨，聞風款附。

正統末年，湖南叛亂的苗人掠奪靖州。皇上命馬謹同御史侯爵去安撫曉諭，參將張善率兵繼後。馬謹等來到，招降數千人，恢復常業，那些出來掠奪的就擊敗他們。不久與張善攻破淇溪諸寨。景泰初年，又與張善大破朧婆諸洞。不久同參將李震擊敗青龍渡、馬楊山諸賊，追擊到雞心嶺，先後斬首一千四百有餘。回師，靖州賊又出來搶劫，馬謹率軍搗毁其巢穴，斬獲如前。武岡、城溪諸賊勾結廣西蠻夷，占據青肺山，馬謹又與李震攻破它。俘獲賊楊光拳等五百六十人，斬首加倍。扶城諸堡，聞風投誠依附。

謹出入行間三歲，衝冒鋒鏑，與諸將同，而運籌轉餉功尤多。轉左布政使。録功，進秩一等。六年五月，遷右副都御史，仍支二品俸。巡撫河南，撫流民三萬一千餘户。天順初，廢巡撫官，謹亦罷歸，久之卒。

謹性廉介，楊士奇嘗稱爲“冰霜鐵石”。

程信

程信，字彦實，其先休寧人，洪武中戍河間，因家焉。信舉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景帝即位，薦起薛瑄等三人。也先犯京師，信督軍守西城，上言五事。都督孫鏜擊也先失利，欲入城，信不納，督軍從城上發箭炮助之。鏜戰益力，也先遂却。

景泰元年，請振畿輔饑民，復河間學官、生徒因用兵罷遣者，皆報可。進左給事中。以天變上中興固本十事。其言敬天，則請帝敦孝友之實以答天心。帝嘉納之。

明年二月，出爲山東右參政，督餉遼東。巡撫寇深奏盗糧一石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視舊加大，屬信鈎考。信立碎之，曰：“奈何納人於死！”深由是不悦信。尋以憂去。服闋，起四川參政。理松潘餉，偕侍郎羅綺破黑虎諸寨。

天順元年，信入賀。時方録景泰間進言者，特擢信太僕卿。京衛馬舊多耗，信定期徵之。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并以“奪門”功有寵，庇諸武臣，爲言太僕苛急，請改隸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僕馬數，勿使人知。若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脱有警，馬不給，誰任其咎?”帝是之，乃隸太僕如故。

馬謹出入軍中三年，衝鋒陷陣，和諸將一樣，而謀劃運輸糧餉功勞特别大。轉任左布政使。記録功勞，進級一等。六年五月，升遷爲右副都御史，仍支二品俸禄。巡視河南，安撫流民三萬一千餘户。天順初年，廢除巡撫官，馬謹也被罷官回家，很久以後去世。

馬謹性情清廉耿直，楊士奇曾經稱贊他“冰霜鐵石”。

程信，字彦實，他的祖先是休寧人，洪武年間戍守河間，就在那裏安家。程信考中正統七年進士，授予吏科給事中。

景帝即位，程信推薦起用薛瑄等三人。也先侵犯京城，程信督率軍隊守衛西城，上書言五事。都督孫鏜攻擊也先失利，想進城，程信不讓進，率軍從城頭上射箭放炮幫助他。孫鏜越戰越勇，也先於是退却。

景泰元年，請求賑濟京城附近的飢民，恢復河間學官、生徒因用兵罷免遣送的人，皇上都批覆可以。晋升爲左給事中。因天象變異上書中興固本十件事。他説敬天，就希望皇帝注重孝友之實以答謝天意。皇帝很嘉賞地采納了。

第二年二月，出任山東右參政，監督往遼東運輸軍糧。巡撫寇深上奏，盗糧一石以上的處死，又設置新糧斛，比舊斛加大，送給程信測算考核。程信立即打碎它，説：“爲什麼置人於死地?”寇深由此不喜歡程信。不久因居喪離去。服喪期滿，起用任四川參政。管理松潘軍糧，偕同侍郎羅綺擊破黑虎諸寨。

天順元年，程信入京朝賀。當時皇上正録用景泰年間進言的人，特别提升程信爲太僕卿。京城衛門裏的馬以前被過分消耗，程信定期徵用。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都因“奪門”之功有寵，包庇衆武臣，爲他們説太僕爲人苛刻而急切，請求皇上更改使之隸屬兵部。程信説：“高皇帝命令太僕清點馬匹的數量，不要讓人知道。如果隸屬兵部，馬匹增減，太僕不能知道。萬一有警報，馬匹不充足，誰承擔責任?”皇帝認爲對，於是和以前一樣隸屬太僕。

明年，改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僉事胡鼎發其四十罪，信以聞，下霖錦衣獄。門達言信不當代奏，帝責令陳狀。時寇深方掌都察院，修前却，劾信。徵下詔獄，降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爲刑部右侍郎。母憂歸。

第二年，改任左僉都御史，巡視遼東。都指揮夏霖驕恣不守法，僉事胡鼎揭發他四十條罪狀，程信把它傳達給朝廷，把夏霖關到錦衣獄。門達説程信不應代替上奏，皇帝責令他述説罪狀。當時寇深正掌管都察院，報復前面的隙怨，彈劾程信。追究其罪，被關進欽犯監獄，降官爲南京太僕少卿。天順五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因母喪回家。

成化元年，起兵部，尋轉左。四川戎縣山都掌蠻數叛，陷合江等九縣。廷議發大軍討之。以襄城伯李瑾充總兵官，太監劉恒爲監督，進信尚書，提督軍務。至永寧，分道進。都督芮成由戎縣，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宜、參將吴經由芒部，都指揮崔旻由普市冰腦，南寧伯毛榮由李子關，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參將宰用由渡船鋪，左右游擊將軍羅秉忠、穆義由金鵝池，而信與瑾居中節制。轉戰六日，破龍背、豹尾諸寨七百五十餘。明年至大壩，焚寨千四百五十。前後斬首四千五百有奇，俘獲無算。按諸九姓不奉化者遷瀘州衛，於渡船鋪增置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川長官司，分山都掌地，設官建治控制之。帝降璽書嘉勞。録功，進兼大理寺卿，與白圭同莅兵部。言官劾信上首功不實。信四疏乞休，不許。信欲有爲，而阻於圭，不自得，數稱疾。

成化元年，起任兵部，不久轉左。四川戎縣山都掌蠻人屢次叛亂，攻陷合江等九個縣。朝廷決議發大軍征討。以襄城伯李瑾充任總兵官，太監劉恒爲監督，晋升程信爲尚書提督軍務。到永寧，分路進軍。都督芮成經由戎縣，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宜、參將吴經經由芒部，都指揮崔旻經由普市冰腦，南寧伯毛榮經由李子關，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參將宰用經由渡船鋪，左右游擊將軍羅秉忠、穆義經由金鵝池，而程信與李瑾居中調度。轉戰六天，攻破龍背、豹尾諸寨七百五十多座。第二年到大壩，焚燒敵寨一千四百五十座。前後斬首四千五百多，俘獲無數。查辦諸九姓不馴化的遷徙到瀘州衛，在渡船鋪增置關壘。改大壩爲太平川長官司，劃分山都掌土地，設置官員建立治所以控制它。皇帝頒發璽書嘉獎慰勞。記功，進升兼任大理寺卿，與白圭共同管理兵部。諫官彈劾程信上報首功不實。程信四次上疏乞求退休，皇上不許。程信想有所作爲，但被白圭阻礙，不自由，幾次稱病。

六年春旱，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大略言：延綏、兩廣歲遭劫掠，宜擇大臣總制；四方流民多聚荆、襄，宜早區畫；京軍操練無法，功次升賞未當。語多侵圭。圭奏寢之。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明年致仕，逾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六年春天乾旱，程信應詔言軍事應改革的四條意見，軍隊弊病應治理的五條意見。大體説：延綏、兩廣每年遭劫掠，應選派大臣總制；四方流民多聚於荆、襄，應早做安排；京軍操練没有章法，功勞大小升賞不當。話多暗中指斥白圭。白圭奏請廢止。改任南京兵部，參議軍務。第二年退休，一年後去世。贈太子少保，謚號襄毅。

信有才力，識大體。征南蠻時，制許便宜從事。迄班師，未嘗擅賞戮

程信有才能，識大體。征討南蠻時，皇帝命令准許他見機行事。迄止到班師回朝，不曾擅自

一人。曰："刑賞，人主大柄也，不得已而假之人。幸而事集，輒自專，非人臣所宜。"在南京，守備臣欲預錢穀訟獄事，信曰："守備重臣，所以譴非常也。若此，乃有司職耳。"論者韙之。子敏政，見《文苑傳》。

獎賞殺戮一人。說："刑賞，是君主的大權，不得已而授予別人。幸而事成，總是自己專斷，不是人臣所適宜的。"在南京，守備大臣想干預錢糧的管理和訴訟案件，程信說："守備重臣，是用來防備意外事件的。像這樣，是主管官吏的職責。"評論者贊賞他。兒子程敏政，見《文苑傳》。

白圭　白鉞

白圭，字宗玉，南宫人。正統七年進士。除御史，監朱勇軍，討兀良哈有功。巡按山西，辨疑獄百餘。從車駕北征，陷土木。脱還，景帝命往澤州募兵。尋遷陝西按察副使，擢浙江右布政使。福建賊鄭懷冒流剽處州，協諸將平之。

天順二年，貴州東苗干把猪等僭號，攻劫都匀諸處。詔進右副都御史，贊南和侯方瑛軍往討。圭以谷種諸夷爲東苗羽翼，先剿破百四十七寨。遂會兵青崖，復破四百七十餘寨，乘勝攻六美山。干把猪就擒，諸苗震讐。湖廣災，就命圭巡撫。

四年，召爲兵部右侍郎。明年，孛來寇莊浪。圭與都御史王竑贊都督馮宗軍務，分兵巡邊。圭敗之固原州。七年，進工部尚書。

成化元年，荆、襄賊劉千斤等作亂。敕撫寧伯朱永爲總兵官，都督喜信、鮑政爲左右參將，中官唐慎、林貴奉監之，而以圭提督軍務，發京軍及諸道兵會討。

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縣門石狻猊重千斤，通隻手舉之，因以爲號。正統中，流民聚荆、襄間，通竄入爲妖言，潛謀倡亂。石龍者，號石和尚，聚衆剽掠，通與共起兵，僞稱漢王，建元德勝，流民從者四萬人。圭等至南漳，賊迎戰，敗之，乘勝逼其巢。通奔壽陽，謀走陝西。圭遣兵

白圭，字宗玉，南宫人。考中正統七年進士。授官御史，監朱勇軍，討伐兀良哈有功。巡視山西，查清疑難案件一百餘例。跟從皇上北征，陷於土木。脱身回朝，景帝命他到澤州招兵。不久升遷爲陝西按察副使，提升浙江右布政使。福建賊鄭懷冒流動搶劫處州，白圭協同諸將掃平了他。

天順二年，貴州東苗干把猪等冒用帝王稱號，攻擊劫掠都匀諸處。皇上下詔晋升白圭任右副都御史，輔佐南和侯方瑛軍前往征討。白圭認爲谷種諸夷是東苗羽翼，先剿破其一百四十七座營壘。於是會師於青崖，又擊破四百七十餘寨，乘勝攻六美山。干把猪被擒住，諸苗震驚。湖廣發生災害，就命白圭去巡撫。

四年，召爲兵部右侍郎。第二年，孛來侵犯莊浪。白圭與都御史王竑參議都督馮宗軍務，分兵巡守四邊。白圭敗敵於固原州。七年，晋升工部尚書。

成化元年，荆、襄賊劉千斤等作亂。朝廷下令撫寧伯朱永爲總兵官，都督喜信、鮑政爲左右參將，宦官唐慎、林貴奉監軍，而用白圭提督軍務，發京城軍隊及諸道兵會討。

劉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縣衙門口的石獅子重千斤，劉通用一隻手舉起，以此爲號。正統年間，流民聚集在荆、襄之間，劉通竄入妖言惑衆，陰謀作亂。石龍這個人，號石和尚，聚衆搶掠，劉通和他共同起兵，僞稱漢王，建元德勝，附從的流民有四萬人。白圭等人來到南漳，賊迎戰，白圭擊敗他們，乘勝逼近其巢穴。劉通奔向壽陽，打算向陝西逃跑。白圭派兵扼守住他

扼其道，通乃退保大市，與苗龍合。官軍又破之雁坪，斬通子聰及其黨苗虎等。賊退保後巖山，據險下木石如雨。諸軍四面攻，圭往來督戰，士皆蟻附登。賊大敗，擒通及其衆三千五百餘人，獲賊子女萬一千有奇，焚其廬舍，夷險阻而還。石龍與其黨劉長子等逸去，轉掠四川，連陷巫山、大昌。圭等分兵蹙之，長子縛龍以降，餘寇悉平。録功，加圭太子少保，增俸一級。遭父憂，葬畢，視事。

三年，改兵部尚書，兼督十二團營。六年，阿羅出等駐牧河套，陝西數被寇。圭言鎮巡官偷肆宜治，延綏巡撫王銳、鎮守太監秦剛、總兵官房能俱獲罪去。圭乃議大舉搜河套，發京兵及他鎮兵十萬屯延綏，而以輸餉責河南、山西、陝西民，不給，則預徵明年賦，於是內地騷然。而前後所遣三大將朱永、趙輔、劉聚，皆畏怯不任戰，卒以無功。十年，卒官，年五十六。贈少傅，謚恭敏。

圭性簡重，公退即閉閣卧，請謁皆不得通。在貴州時，有憤中官虐而欲刺之者，誤入圭所。圭擁衾問之，其人驚曰："乃吾公耶？"即自刎，不殊，仆於地。圭呼燭起視，傅以善藥，遣之，人服其量。

次子鉞，字秉德。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習典故，以詞翰稱。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裕。

張瓚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遷郎中，歷知太原、寧波二府，有善政。

成化初，市舶中官福住貪恣，瓚禁戢其下。住誣瓚於朝，瓚遂列住

的去路，劉通就退保大市，與苗龍會合。官軍又在雁坪擊破他們，斬殺劉通的兒子劉聰及其黨羽苗虎等人。賊退保後巖山，據險落木石如雨。諸軍四面圍攻，白圭往來督戰，士兵都像螞蟻一樣攀附登城。賊大敗，擒獲劉通及其部衆三千五百餘人，俘獲賊子女一萬一千有餘，焚燒其廬舍，夷平險阻的地方而還。石龍與其黨羽劉長子等人逃去，輾轉掠奪四川，連陷巫山、大昌。白圭等分兵追逼，劉長子捆綁着石龍來投降，餘寇都被掃平。記功，加授白圭爲太子少保，增俸禄一級。遭受父喪，葬後，辦公。

三年，改任兵部尚書，兼督十二座團營。六年，阿羅山等居留在河套放牧，陝西屢次被侵犯。白圭說鎮巡官苟且恣肆應懲處，延綏巡撫王銳、鎮守太監秦剛、總兵官房能都獲罪離去。白圭就建議大舉搜索河套，調發京軍及其他鎮兵十萬屯居在延綏，而以運輸軍糧督促河南、山西、陝西人民，不能供應，就提前徵收第二年的賦稅，於是內地動蕩。而前後所派遣的三位大將朱永、趙輔、劉聚，都畏懼不敢出戰，終於無功。十年，在任期內去世，終年五十六歲。被贈予少傅，謚號恭敏。

白圭性情莊嚴持重，他回家就關閉閣樓睡覺，別人請求拜見都不通報。在貴州時，有憤恨宦官肆虐而想刺殺他的人，誤入白圭房間。白圭圍着衾被問他，那個人驚問："是主公嗎？"立即自刎，没有死，仆倒在地。白圭呼叫點上蠟燭站起查看，用良藥敷其傷口，讓他走，人們佩服他的氣量。

次子白鉞，字秉德。進士及第，被授予編修官。積功升任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熟習典故，以詩文辭章著稱於世。死，贈太子太保，謚號文裕。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考中正統十三年進士。授予工部主事，升遷爲郎中，歷任太原、寧波知府，有良好的政績。

成化初年，市舶宦官福住貪婪恣肆，張瓚禁止他的部下。福住向朝廷誣告張瓚，張瓚於是羅

罪。住被責，其黨多抵法。大臣會薦，遷廣東參政，轉浙江左布政使。

列福住的罪狀。福住被責罰，他的黨羽大多伏法。大臣相會舉薦，遷升張瓚爲廣東參政，轉任浙江左布政使。

十年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夭壩干、灣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爲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瓚諭還侵地，不服則征之。瓚率兵討定，請設安寧宣撫司，即授輝子友爲宣撫以鎮。詔可，賜敕奬勞。以母老乞歸，母已卒。

十年冬，以右副都御史巡視四川。播州退休的宣慰楊輝說，所屬夭壩干、灣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被没有馴順的苗人竊據，請求官軍進討。皇上詔令張瓚告諭歸還被侵占的土地，不服從就討伐他。張瓚率兵討伐平定，請求設安寧宣撫司。就授予楊輝的兒子楊友爲宣撫鎮守。皇上下詔許可，賜敕令奬賞慰勞。以母親年老乞求回家，回家後他的母親已經去世。

會松、茂番寇邊，詔起復視事。先是，僉事林璧言："松茂曩爲大鎮。都御史寇深、侍郎羅綺嘗假便宜，專制其地，故有功。今惟設兩參將，以副使居中調度。事權輕，臨敵稟令制府，千里請戰，謀泄機緩，未有能獲利者。宜別置重臣彈壓，或即命瓚兼領，專其責成。"十二年七月，命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改大壩舊設副使於安綿，而令副總兵堯彧軍松潘，參將孫暠軍威、疊，爲夾攻計。乘間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十四年六月，攻白草壩、西坡、禪定數大寨，斬獲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抵曲山三寨，攻破之。再討平白草壩餘寇。先後破滅五十二寨，賊魁撒哈等皆殲。他一百五寨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堡，乃班師。帝嘉其功，徵拜户部左侍郎，辭歸終制。

恰巧松、茂番寇侵犯邊防，詔令再次起用辦公。在這之前，僉事林璧說："松茂以前是大鎮。都御史寇深、侍郎羅綺曾憑藉特權，控制這個地方，所以有功。如今衹設兩個參將，以副使居中調度。權力小，臨戰稟告請示制府，千里請戰，謀略泄露，時機延緩，没有能够獲勝的。應另外設重臣控制，或就是命張瓚兼任，專門委任他負責。"十二年七月，命張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張瓚到軍中，審察測度形勢，改變大壩設副使於安綿的舊制，而令副總兵堯彧駐軍松潘，參將孫暠駐軍威、疊，爲夾攻作準備。乘間隙修整河西舊路，建浮橋，治理月城，避開偏橋棧道，軍隊得以安全通行，運糧無阻。十四年六月，攻擊白草壩、西坡、禪定幾個大寨，斬首俘獲無數。招撫茂州、疊溪，所過之處投降歸附。抵達曲山三寨，攻破了它。又討平白草壩殘餘敵寇。先後攻破消滅五十二座寨子，賊魁撒哈等都被殲滅。其他一百零五座營寨都獻馬交錢，諸番賊全被掃平。張瓚留兵戍守要害之處，增置城堡，纔班師回朝。皇帝嘉奬他的戰功，授予張瓚户部左侍郎，辭官回家服喪。

十五年，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十八年，歲大祲，疏請振濟。發銀五萬兩，復敕瓚移淮安倉糧分振，而瓚已卒。

十五年，起任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十八年，遭受大饑荒，張瓚上疏請求賑濟。發銀五萬兩，又敕令張瓚轉運淮安倉糧分發賑濟，而張瓚已經去世。

瓚功名著西蜀。其後撫蜀者如謝士元輩，雖有名，不及瓚。惟夭壩干

張瓚功名聞於西蜀。他之後巡撫蜀的如謝士元等人，雖有名望，却趕不上張瓚。衹有夭壩干

之役，或言楊輝溺愛庶長子友，欲官之，詐言生苗爲亂，瓚信而興師，其功不無矯飾云。

之役，有人説楊輝溺愛庶長子楊友，打算讓他做官，謊言没有馴服的苗人作亂，張瓚信以爲真而發兵征討，其功不免矯飾。

謝士元

謝士元，字仲仁，長樂人。景泰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督通州倉，陳四弊，屢與監倉宦官忤。天順七年，擢建昌知府。地多盜，爲軍將所庇。士元以他事持軍將，奸發輒得。民懷券訟田宅，士元叱曰："僞也，券今式，而所訟乃二十年事。"民驚服，訟爲衰止。考滿，進從三品俸，治府事如故，以憂去。

服闋，起知廣信。永豐有銀礦，處州民盜發之，聚數千人。將士憚其驍獷，不敢剿。士元勒兵趨之，賊遮刺士元，傷左股。裹創力戰，獲其魁，塞礦穴而還。入覲，改永平。遭喪不赴。

服闋，擢四川右參政，進右布政使。弘治元年，就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土番大小娃者，將煽亂，士元托行邊，馳詣其地。賊恐，羅拜道左，徐慰遣之。歲大祲，流民趨就食。士元振恤有方，全活者數萬。明年，坐事下獄。事白，遂致仕。

謝士元，字仲仁，長樂人。考中景泰五年進士。授予户部主事。督管通州糧倉，陳述四條弊端，屢次與監倉宦官發生矛盾。天順七年，提升爲建昌知府。地方多盜賊，爲軍將所庇護。謝士元以他事挾制軍將，奸情暴露就都擒住。有平民拿着證券訴訟田宅，謝士元叱責他説："這是欺詐，券是現在的樣式，而所訟的是二十年前的事。"百姓驚服，訴訟衰減停止。任滿，進升從三品俸禄，治理府事如故，因親喪離去。

服喪期滿，起用任廣信知府。永豐有銀礦，處州老百姓私自盜掘它，聚集幾千人。將士懼其勇猛粗獷，不敢剿除。謝士元率兵前去，賊攔截刺殺謝士元，傷左腿。謝士元包扎好傷口拼死作戰，俘獲其魁首，堵塞礦口而還。入京覲見皇上，改任永平知府。遭受喪事没去上任。

服喪期滿，提升爲四川右參政，晉升爲右布政使。弘治元年，就地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視其地。土番大小娃將要煽動作亂，謝士元假托巡邊，奔馳到他們那地方。賊驚恐，分散拜伏在道旁，徐徐安慰遣返他們。收成不好，流民被迫外出謀生。謝士元賑濟撫恤有方，保全活下來的人數萬。第二年，因事獲罪入獄。事情真相大白，就退休了。

孔鏞　李時敏

孔鏞，字韶文，長洲人。景泰五年進士。知都昌縣。分户九等以定役，設倉水次，便收斂，民甚賴之。以弟銘尚寧府郡主，改知連山。瑶、僮出没鄰境，縣民悉竄。鏞往招之，民驚走。鏞炊飯民舍，留錢償其直以去。民乃漸知親鏞，相率還。鏞慰勞振恤，俾復故業，教以戰守，道路漸通，縣治遂復。都御史葉盛征廣西，以鏞從。諸將妄殺者，鏞輒力争，所全活甚衆。

孔鏞，字韶文，長洲人。考中景泰五年進士。任都昌知縣。分户口爲九等來決定勞役，在水邊建立糧倉，便於收賦税，人民很信賴他。因弟孔銘娶寧府郡主，改任連山知縣。瑶、僮出没於鄰境，縣中老百姓都逃竄了。孔鏞前往招撫，老百姓被驚跑了。孔鏞在民舍裏面燒火做飯，留下錢償還其價值而離開。老百姓纔漸漸瞭解親近孔鏞，相繼而回。孔鏞慰勞賑恤，使他們恢復常業，教他們作戰守備，道路漸通，縣政於是恢復清明安定。都御史葉盛征討廣西，讓孔鏞隨從。諸將中妄自殺戮的，孔鏞總是極力勸説，保全性

命的人很多。

成化元年，用葉盛等薦，擢高州試知府。前知府劉海以瑶警，閉城門自護。鄉民避瑶至者輒不納，還爲瑶所戕。又疑民陰附賊，輒戮之。賊緣是激衆怒，爲内應，城遂陷。鏞至，開門納來者，流亡日歸。城不能容，别築城東北居之。附郭多暴骸，民以疫死，復爲義冢瘞焉。

成化元年，因葉盛等薦舉，提升爲高州試知府。前知府劉海因瑶民的警情，關閉城門自救。鄉民躲避瑶來的都不接納，回去被瑶所殺。又懷疑老百姓暗地裏依附賊，就殺死他們。賊趁此激起衆人憤怒，做爲内應，城池於是陷落。孔鏞到後，打開城門接納來者，流亡在外的老百姓逐漸回來。城中不能容納，在東北面另外建築城池讓他們居住。靠近城池有很多暴露在外的骨骸，老百姓因瘟疫而死，孔鏞又修建義冢埋葬他們。

時賊屯境内者凡十餘部，而其魁馮曉屯化州，鄧公長屯茅峒，屢招不就。鏞一日單騎從二人直抵茅峒。峒去城十里許，道遇賊徒，令還告曰："我新太守也。"公長驟聞新守至，亟呼其黨擐甲迎。及見鏞坦易無騶從，氣大沮。鏞徐下馬，入坐庭中，公長率其徒弛甲羅拜。鏞諭曰："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欲兵汝，吾今奉命爲汝父母。汝，我子也。信我，則送我歸，賫汝粟帛。不信，則殺我，即大軍至，無遺種矣。"公長猶豫，其黨皆感悟泣下。鏞曰："餒矣，當食我。"公長爲跪上酒饌。既食，曰："日且暮，當止宿。"夜解衣酣寢。賊相顧駭服。再宿而返。見道旁裸而懸樹上者累累，詢之，皆諸生也，命盡釋之。公長遣數十騎擁還，城中人望見，皆大驚，謂知府被執，來紿降也，盡登陴。鏞止騎城外，獨與羸卒入，取穀帛，使載歸。公長益感激，遂焚其巢，率黨數千人來降。

當時屯居在高州境内的賊共十餘部，而其魁首馮曉屯居在化州，鄧公長屯居在茅峒，屢次招撫而不降。孔鏞一天單騎衹帶兩人跟從直抵茅峒。峒距城十數里，路上遇到賊徒，讓他們回去報告説："我是新來的太守。"公長突然聽説新太守來，急呼其黨羽穿着鎧甲迎接。等到看見孔鏞坦然而來没有隨從，神色十分沮喪。孔鏞緩緩下馬，入坐庭中，公長率其黨徒解甲羅列而拜。孔鏞曉諭他們説："你們本是良民，迫於挨凍受餓罷了，前任太守打算加兵於你們，我今奉命做你們的父母。你們，是我的兒子。信任我，就送我回去，送給你們糧食布帛。不信任我，就殺了我，大軍很快來到，没有活下來的人了。"公長猶豫，其黨徒都爲之感悟而流出眼淚。孔鏞説："我餓了，應給我飯吃。"公長跪着爲他獻上酒菜。吃完後，説："天要黑了，應留下住宿。"晚上脱下衣服酣睡。賊相視驚服。住宿了兩晚上而回。看見路旁裸體懸挂在樹上的人很多，孔鏞詢問他們，都是諸生，命令全釋放他們，公長派幾十騎護送孔鏞回去。城中人望見，都大驚，説知府被抓，是來騙我們投降的，都登上城墻。孔鏞在城外下馬，衹與羸弱的士卒入城，取糧食布帛，讓他們裝載而回。公長更加感激，就燒毁其巢穴，率黨徒數千人來降。

公長既降，諸賊次第納款，惟曉恃險不服。鏞選壯士二百人，乘夜抵化州。曉倉皇走匿，獲其妻子以歸，撫恤甚厚，曉亦以五百人降。已，與僉事陶魯敗賊廖婆保。他賊先後來

公長已降，諸賊陸續交納錢財，衹有馮曉憑藉險阻不服。孔鏞挑選壯士二百人，乘夜抵達化州。馮曉倉皇逃跑藏匿，俘獲其妻兒而回，孔鏞對他們撫恤很豐厚，馮曉也以五百人來降。後與僉事陶魯敗賊廖婆保。其他的賊先後來侵犯，多

犯，多敗去。境内大定。上官交薦，擢按察副使，分巡高、雷二府。益招劇賊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等，給田產，分處内地爲官，備他盗。廣西賊犯信宜、岑溪，皆擊敗之。治績聞，賜誥命旌異。遭喪，服除，改廣西。瑶、僮聞鏞至，悉遠循。

十四年，兵部上其功，賚銀幣，尋進按察使。荔浦賊來寇，總督朱英以兵屬鏞，擊平之，進食二品禄。

已，遷左布政使。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清平部苗阿溪者，桀驁多智，其養子阿賴尤有力，横行諸部中。守臣皆納溪賂，驕不可制。鏞行部至清平，詢得溪所昵者二人。遂以計擒溪，磔之，并討平雞背苗，郡蠻震懾。

鏞居官廉。歷仕三十餘年，皆在邊陲，觸瘴成疾。乞骸骨，不許。弘治二年召爲工部右侍郎，道卒，年六十三。

平樂李時敏者，爲信宜知縣。嘗與鏞共平瑶亂有功，遷知化州。粵人以孔、李并稱。

鄧廷瓚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知淳安縣，有惠政。丁母憂，服除，遷太僕寺丞。

貴州新設程番府，地在萬山中，蠻僚雜居，吏部難其人，特擢廷瓚爲知府。至則悉心規畫，城郭、衢巷、學校、壇廟、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僚受約束。政平令和，巡撫陳儼上其治行。帝令久任。九載秩滿，始遷山東左參政，尋進右布政使。

弘治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廷瓚自令至守，淹常調者逾三十年。至是去知府止三歲，遂得開府。

戰敗而去。轄區内安定。上司共同舉薦，提升爲按察副使分别巡視高、雷二府。又招降大盗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等人，給他們田産，分别到内地爲官，防備其他的盗賊。廣西賊侵犯信宜、岑溪，都擊敗了他們。治理的政績聞於朝廷，皇上賜誥命褒奬。遇喪事，服喪期滿，改任廣西。瑶、僮聽説孔鏞來，都遠遠地逃跑了。

十四年，兵部上奏他的功勞，賜給銀幣，不久晋升爲按察使。荔浦賊來侵犯，總督朱英把軍隊托付給孔鏞，孔鏞擊敗掃平了他們，進級享受二品俸禄。

後來遷升左布政使。不久以右副都御史巡視貴州。清平部苗人阿溪，桀驁多智慧，他的養子阿賴特别有力氣，横行於諸部中。守禦大臣都收受阿溪的賄賂，驕横不可制服。孔鏞行部到清平，詢問得知阿溪所親近的兩人。於是用計擒住阿溪，肢解了他，并討平雞背苗，郡中蠻人震懾。

孔鏞居官廉潔。任職三十餘年，都在邊陲，接觸瘴氣成病。乞求退休，皇上不許。弘治二年召爲工部右侍郎，在路上去世，終年六十三歲。

平樂人李時敏，是信宜知縣。曾與孔鏞一起平瑶亂有功，遷升化州知府。粵人把孔、李并稱。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考中景泰五年進士。任淳安知縣，有善政。遭逢母親喪事，服喪期滿，遷升爲太僕寺丞。

貴州新設程番府，地方在萬山中，蠻僚雜居，吏部難於人選，特提升鄧廷瓚爲知府。到任後就悉心規劃，城郭、衢巷、學校、壇廟、廨舍，依次興建。張榜曉諭諸僚接受約束。政平令和，巡撫陳儼向皇上陳述他的政績。皇帝令他久任。九年任職期滿，纔遷任山東左參政，不久晋升爲右布政使。

弘治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視貴州。鄧廷瓚從縣令到郡守，長時間没有按常規調動超過三十年。到這時距任知府衹有三年，便獲得開府要

以生母憂歸。服闋，還原任。都勻苗乜富架、長脚等作亂，敕廷瓚提督軍務，同湖廣總兵官顧溥、貴州總兵官王通等討之。副使吴倬遣熟苗詐降富架，誘令入寇，伏兵擒其父子。官軍乘勝連破百餘寨，生繫長脚以歸，群蠻震懾。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禄，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爲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因上善後十一事，帝悉從之。遂設府一，曰都勻；州二，曰獨山、麻哈；縣一，曰清平。苗患自此漸戢。論功，進右都御史。

職。因生母去世回家服喪。服喪期滿，恢復原職。都勻苗人乜富架、長脚等作亂，皇上敕令廷瓚提督軍務，同湖廣總兵官顧溥、貴州總兵官王通等征討。副使吴倬派馴服的苗人假裝投降乜富架，引誘他們來進犯，設伏兵擒獲乜富架父子。官軍乘勝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脚而歸，群蠻震恐懾服。鄧廷瓚説："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那些人都世代享有爵禄，各自使用他們的治理方法，爲人驕恣暴虐，激起苗民變亂，社會動蕩四十餘年。如今元凶被除，非進行大的變更不可。希望改爲府縣，設置流官與土官共同治理，也許可以長治久安。"就條上善後的十一件事情，皇帝全聽從了。於是設府一個，爲都勻；州二個，爲獨山、麻哈；縣一個，爲清平。苗患從此漸除。評定功勞，晋升爲右都御史。

八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甫數月，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越二年，進左。廷瓚治尚簡易，於吏事但總大綱，結群蠻以恩信，不輕用兵，而兵出必成功。鬱林、雲罏、大桂諸蠻及四會饑民作亂，以次討平，兩廣遂無事。十三年，復召掌南院。未行，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弘治八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務。剛剛幾個月，命令提督兩廣軍務兼任巡撫。二年後，晋升左都御史。鄧廷瓚治政崇尚簡易，對於官府事務衹總領大的方面，以恩信交結群蠻，不輕易用兵，而出兵一定成功。鬱林、雲罏、大桂諸蠻及四會飢民作亂，鄧廷瓚依次討平，兩廣於是無事。十三年，又召掌南院。没有動身，去世。贈予太子少保，謚號襄敏。

廷瓚有雅量，待人不疑，時多稱其長者。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在貴州平苗功爲尤偉云。

鄧廷瓚有儒雅的度量，待人不懷疑，當時人們多稱他爲長者。至於其所籌劃，凡行動都切合時宜。他在貴州平苗之功尤爲卓著。

王軾

王軾，字用敬，公安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大理右評事，遷右寺正。録囚四川，平反百餘人，擢四川副使。歲凶，請官銀十萬兩爲糴費。以按嘉定同知盛崇仁贓罪，被訐下吏。事白，還職，改陝西。

王軾，字用敬，公安人。天順八年中進士。授予大理右評事，遷升爲右寺正。在四川甄別囚犯，平反一百餘人，提升爲四川副使。收成不好，請求撥官銀十萬兩做爲救濟的費用。因審查嘉定同知盛崇仁貪贓罪，被誣陷治罪。事情真相大白，被恢復原職，改任陝西。

弘治初，擢四川按察使。三年，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八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旋命巡撫貴州。明年入爲大理卿，詔與刑部裁定條例頒天下。

弘治初年，提升爲四川按察使。三年，遷升南京右僉都御史，任提督操江。八年，晋升右副都御史，總管南京糧儲，不久被命令巡視貴州。第二年調入京任大理卿，奉詔與刑部裁定條例頒布天下。

十三年，拜南京户部尚書。尋命

十三年，拜授南京户部尚書。不久被命兼任

兼左副都御史，督貴州軍務，討普安賊婦米魯。時鎮守中官楊友、總兵官曹愷、巡撫錢鉞共發兵討魯，大敗於阿馬坡。都指揮吴遠被執，普安幾陷。友等請濟師，乃以命軾。軾未至，而友等遣人招賊。賊揚言欲降，益擁衆攻圍普安、安南衛城，斷盤江道，勢愈熾。又乘間劫執友。右布政使閭鉦，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吴達等死焉。

軾至，以便宜調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兵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使致仕都督王通將一軍。十五年正月，參將趙晟破六墜寨。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遂進解安南衛圍，而愷、通及都指揮李政亦各破賊寨。賊還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都御史陳金以雲南兵禦之。賊遁歸馬尾籠寨，官軍聚攻益急，土官鳳英等格殺米魯，餘黨遂平。用兵凡五月，破賊寨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俘獲一千二百。捷聞，帝大喜，嘉勞。召還京，賜賚有加，録功，加太子少保。已，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連乞致仕，不允。武宗立，遇疾復請。詔加太子太保，賜敕乘傳歸。卒，贈太保，謚襄簡。

左副都御史，督率貴州軍務，征討普安賊婦米魯。當時鎮守宦官楊友、總兵官曹愷、巡撫錢鉞共同發兵討伐米魯，大敗於阿馬坡。都指揮吴遠被俘，普安幾乎失陷。楊友等請求朝廷增派軍隊，因此就任命王軾。王軾還没到達，而楊友等派人招降賊寇。賊揚言要投降，更聚衆加緊攻擊圍困普安、安南衛城，阻斷盤江道路，賊勢越加旺盛。又乘間隙劫持楊友。右布政使閭鉦，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吴達等戰死。

王軾來到，根據形勢調動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兵八萬人，會合貴州兵，分八路進軍，使退休的都督王通率一路軍。十五年正月，參將趙晟攻破六墜寨。賊逃循，渡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便進軍解安南衛之圍，而曹愷、王通及都指揮李政也各自攻破賊寨。賊回軍攻打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都御史陳金用雲南兵抵禦。賊逃回馬尾籠寨，官軍聚集攻打更加激烈，土官鳳英等擊殺米魯，餘黨於是被掃平。用兵共五個月，破賊寨一千多座，斬首四千八百有餘，俘獲一千二百人。捷報聞於朝廷，皇帝大喜，嘉獎慰勞。應召回京，賞賜贈送有加，記功，加授太子少保。後來，改任南京兵部，參議軍務。連續請求退休，皇上不許。武宗即位，遇病又一次請求。皇上詔令加授太子太保，賜命乘坐傳車歸家。去世後，贈予太保，謚號襄簡。

劉丙

劉丙，字文焕，南雄知府實孫也。成化末，登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巡按雲南。雲南諸司吏，舊不得給由，父滿子代，丙請如例考入官。流戍僉發，必經兵部，多淹延致死，丙請屬之撫、按。土官無後者，請録其弟侄，勿令妻妾冒冠服。俱著爲例。後督兩淮鹽課，中官請引二萬爲織造費，部議許之，丙執不可，得

劉丙，字文焕，是南雄知府劉實的孫子。成化末年，考中進士。被選爲庶吉士，改任御史，巡撫雲南。雲南諸司官吏，以前不用任命，父親任滿兒子代替，劉丙請求遵循條例考核做官。被流放戍邊的罪人簽發，一定要經過兵部，很多人長久拖延致死，劉丙請求把這事交付給巡撫、巡按。土官中没有後代的，請求録用其弟侄，不要令其妻妾冒領冠服。都著成條例。後來督管兩淮鹽税，宦官請求抽取二萬兩做爲織造費用，部議

減四之三。歷福建、四川副使，俱督學校，三遷四川左布政使。

許可，劉丙堅持不同意，得以減少四分之三。歷任福建、四川副使，都提督學校，三次遷升四川左布政使。

正德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所部鎮溪千户所、筸子坪長官司與貴州銅仁，四川酉陽、梅桐諸土司，犬牙相錯。弘治中，錯溪苗龍麻陽與銅仁苗龍童保聚衆攻剽，土官李椿等實縱之，而筸子百夫長龍真與通謀。後遂四出劫掠，遠近騷然，先後守臣莫能制。丙將討之，賊入連山深箐，爲拒守計。丙率師破其數寨。賊走據天生崖及六龍山。貴州巡撫沈林兵繼至，連攻破之。前後擒童保等二百人，斬首八百九十餘級。都指揮潘勛又破鎮、筸諸寨，擒麻陽等百六十人，斬首級如前，餘賊遠遁。璽書獎勵。

正德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視湖廣。所管轄的鎮溪千户所、筸子坪長官司與貴州銅仁，四川酉陽、梅桐諸土司，犬牙交錯。弘治年間，錯溪苗龍麻陽與銅仁苗龍童保聚衆搶掠，土官李椿等實際上縱容他們，而筸子百夫長龍真和他們串通。後來就四面出去劫掠，遠近騷動，前後守臣没有人能够控制。劉丙將要征討，賊進入連山深竹林，做據守的打算。劉丙率兵攻破其好幾個寨子。賊逃走據守天生崖及六龍山。貴州巡撫沈林兵陸續到達，接連攻破它們。前後擒獲童保等二百人，斬首八百九十餘級。都指揮潘勛又攻破鎮、筸諸寨，擒獲麻陽等一百六十人，斬首級數量如前，其餘的盜賊遠遠地逃遁。皇上下璽書獎勵。

丙操履清介，敢任事。所至嚴明，法令修舉。遷工部右侍郎，采木入山。越二載，犯風痺得疾，卒。詔贈尚書，謚恭襄。

劉丙操守清廉耿直，敢於承擔責任。所到之處紀律嚴明，法令復興。遷升工部右侍郎，進山伐木。兩年後，遭受風濕得病，去世。皇上下詔追贈尚書，謚號恭襄。

贊曰：英、景間，瓦剌逼西陲，邊圉孔棘，而黄蕭養、葉宗留之徒劫掠嶺南、浙、閩境上。其後荆、襄流民嘯聚，則以劉通、石龍爲之魁。他若都匀、松、茂、黔、楚諸苗、瑶，叛者數起。羅亨信、侯璡諸人，保固封圻，誅虓禁亂，討則有功，撫則信著，宣力封疆，無忝厥任矣。孔鏞以知府服叛瑶，其才力有過人者。韓愈言柳中丞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不如是，惡能以有爲哉？

贊曰：英宗、景帝年間，瓦剌逼犯西陲，邊境危急，而黄蕭養、葉宗留之徒又劫掠嶺南、浙、閩境内。其後荆、襄流民呼嘯而聚，就以劉通、石龍做爲他們的魁首。其他如都匀、松、茂、黔、楚諸苗、瑶，叛亂的有好幾起。羅亨信、侯璡諸人，保衛鞏固疆土，誅殺凶猛的敵人禁止作亂，征討則有功，招撫則誠懇有信，盡力於保衛國家疆土，没有辱没其官職。孔鏞以知府官使反叛的瑶人服從，他的才智能力有過人之處。韓愈稱柳中丞做事合於時宜，風采可讓人敬畏愛戴。不這樣，怎麽能有所作爲呢？

明史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楊洪 (子)俊 (從子)能 信　石亨 (從子)彪 (從孫)後　郭登
朱謙 (子)永 (孫)暉(等)　孫鏜 趙勝　范廣

楊洪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祖政，明初以功爲漢中百户。父璟，戰死靈璧。洪嗣職，調開平。善騎射，遇敵輒身先突陣。初，從成祖北征，至斡難河，獲人馬而還。帝曰："將才也。"令識其名，進千户。宣德四年，命以精騎二百，專巡徼塞上。繼命城西猫兒峪，留兵戍之。敗寇於紅山。

英宗立，尚書王驥言邊軍怯弱，由訓練無人，因言洪能。詔加洪游擊將軍。洪所部才五百，詔選開平、獨石騎兵益之，再進都指揮僉事。時先朝宿將已盡，洪後起，以敢戰著名。爲人機變敏捷，善出奇搗虚，未嘗小挫。雖爲偏校，中朝大臣皆知其能，有毁之者，輒爲曲護，洪以是得展其才。

尚書魏源督邊事，指揮杜衡、部卒李全皆訐奏洪罪。帝從源言，謫衡廣西，執全付洪自治。尋命洪副都督僉事李謙守赤城、獨石。謙老而怯，故與洪左。洪每調軍，謙輒陰沮之。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御史張鵬劾罷謙，因命洪代，洪益自奮。朝廷亦厚待之，每奏捷，功雖微必叙。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祖父楊政，明初因戰功任漢中百户。父親楊璟，戰死於靈璧。楊洪承襲官職，調任開平。擅長騎馬射箭，遇到敵人總是率先衝入敵陣。起初，跟從成祖北征，到達斡難河，繳獲人馬而回。皇帝説："這是將才。"令人記住他的名字，晋升爲千户。宣德四年，命令他用二百名精鋭的騎兵，專門巡守塞上。接着命他築西猫兒峪城，留兵戍守。在紅山擊敗敵寇。

英宗即位，尚書王驥稱邊防軍隊怯弱，并且訓練無人，就説楊洪能勝任。詔命加授游擊將軍。楊洪所率的部隊纔五百人，詔命挑選開平、獨石騎兵增加兵力，又晋升爲都指揮僉事。當時先朝宿將已經死盡，楊洪後起之人，因敢戰著名。爲人機變敏捷，善於出奇兵攻擊虚空之敵，未曾受小的挫折。雖是偏校，朝中大臣都知道他有才能，有詆毁他的，總是爲他辯護，楊洪因此得以施展才能。

尚書魏源治理邊事，指揮杜衡、部卒李全都控告上奏楊洪的罪狀。皇帝聽從魏源的話，貶謫杜衡到廣西，拘捕李全交給楊洪自己處置。不久命楊洪作爲副手協助都督僉事李謙守衛赤城、獨石。李謙年老而怯弱，所以和楊洪意見不合。楊洪每次調動軍隊，李謙總是暗地裏阻礙他。楊洪曾激勵將士殺敵，李謙笑着説："敵人可以殺盡嗎？白白地犧牲我們自己人罷了。"御史張鵬彈劾罷免李謙，於是任命楊洪代替，楊洪更加自我

奮進。朝廷也厚待他，每當奏捷，功雖小也一定給予獎勵。

洪初敗兀良哈兵，執其部長朵欒帖木兒。既代謙任，復敗其兵於西凉亭。帝賜敕嘉奬。又敕宣大總兵官譚廣等曰："此即前寇延綏，爲指揮王禎所敗者，去若軍甚邇，顧不能撲滅，若視洪等愧不?"

楊洪初敗兀良哈軍，拘捕他們的部長朵欒帖木兒。代替李謙官職之後，又敗其兵於西凉亭，皇帝賜給敕令嘉奬。又責備宣大總兵官譚廣等説："這就是以前延綏的賊寇，被指揮王禎所擊敗，距你們的軍隊很近，但是不能撲滅，你們和楊洪相比不慚愧嗎?"

三年春，擊寇於伯顔山。洪馬蹶傷足，戰益力，擒其部長也陵台等四人。追至寶昌州，又擒阿台答剌花等五人。寇大敗，遁去。璽書慰勞，遣醫視，進都指揮同知，賜銀幣。尋以譚廣老，命充右參將佐之。洪建議加築開平城，拓龍門所，自獨石至潮河川，增置堠臺六十。尋進都指揮使。與兀良哈兵戰三岔口，又嘗追寇至亦把禿河。再遷都督同知。九年，兀良哈寇延綏，洪與内臣韓政等出大同，至黑山迤北，邀破之克列蘇。進左都督，軍士蒙賞者九千九百餘人。洪嘗請給旗牌，不許，乃自製小羽箭、木牌，令軍中。有司論其專擅，帝不問。

三年春，在伯顔山攻擊敵寇。楊洪的馬突然跌倒傷了脚，楊洪作戰更加奮勇，擒獲他們的部長也陵台等四人。追擊到寶昌州，又擒獲阿台答剌花等五人。敵寇大敗，逃去。皇帝下璽書慰勞，派醫生探望，晋升都指揮同知，賜給銀幣。不久因譚廣年老，命令楊洪充任右參將輔佐他。楊洪建議加築開平城，開闢龍門所，從獨石到潮河川，增置六十個瞭望敵情的土堡。不久晋升都指揮使。與兀良哈兵戰於三岔口，又曾追擊到亦把禿河。又升任都督同知。九年，兀良哈侵犯延綏，楊洪與内臣韓政等出軍大同，到達黑山向北進軍，攔截擊敗他們於克列蘇。晋升左都督，軍士被賞賜的有九千九百餘人。楊洪曾請求皇上給他旗牌，不許，就自製小羽箭、木牌，行令於軍中。主管官吏彈劾他專權，皇帝不追究。

十二年充總兵官，代郭玹鎮宣府。自宣德以來，迤北未嘗大舉入寇，惟朵顔三衛衆乘間擾邊，多不過百騎，或數十騎。他將率巽懦，洪獨以敢戰至大將。諸部亦憚之，稱爲"楊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師也先皆嘗致書於洪，并遺之馬。洪聞於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嗣後數有贈遺，帝方倚任洪，不責也。帝既北狩，道宣府，也先傳帝命趣開門。城上人對曰："所守者主上城池。天已暮，門不敢開。且洪已他往。"也先乃擁帝去。

十二年，充任總兵官，代替郭玹鎮守宣府。自宣德以來敵人往北未曾大舉入寇，祇有朵顔三衛敵衆乘機擾邊，最多不過一百騎兵，或數十騎。其他的將帥怯懦，楊洪獨以敢戰，官至大將。敵寇諸部也害怕他，稱他爲"楊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師也先都曾寫信給楊洪，并贈給他馬。楊洪報告給朝廷，皇帝敕令他接受并以禮回報。以後屢有贈送，皇帝正依靠信任楊洪，不加責備。皇帝被捕向北，路過宣府，也先傳布皇帝命令催促他們趕快打開城門。城上的士兵回答説："我們所守衛的是皇上的城池。天已經黑了，城門不敢開。并且楊洪已到别的地方去了。"也先就裹挾皇帝離去。

景帝監國，論前後功，封昌平伯。也先復令帝爲書遺洪，洪封上

景帝監國，評論前後功勞，封楊洪爲昌平伯。也先再次命令皇帝寫信給楊洪，楊洪把它封

之。時景帝已即位，馳使報洪："上皇書，僞也。自今雖真書，毋受。"於是洪一意堅守。也先逼京師，急詔洪將兵二萬入衛。比至，寇已退。敕洪與孫鏜、范廣等追擊餘寇，至霸州破之，獲阿歸等四十八人，還所掠人畜萬計。及關，寇返鬥，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及。寇去，以功進侯，命率所部留京師，督京營訓練，兼掌左府事。朝廷以洪宿將，所言多采納。嘗陳禦寇三策，又奏請簡汰三千諸營將校，不得以貧弱充伍，皆從之。

緘起來呈給皇上。當時景帝已經即位，速派使者答覆楊洪："上皇的信，是假的。從今以後即使是上皇的書信，也不要接受。"於是楊洪一意堅守。也先進逼京城，急詔楊洪率兵兩萬入京守衛。等到到達，敵寇已經撤退。敕令楊洪與孫鏜、范廣等追擊餘寇，到霸州擊敗他們，俘獲阿歸等四十八人，追還被掠奪的人畜以萬數。到了邊關，敵寇返身戰鬥，殺死官軍數百人，楊洪的兒子楊俊幾乎被敵人所殺。敵寇離去，因功晉升侯，命他率其部留守京城，管理京營訓練，兼管左府事務。朝廷因楊洪是宿將，所言大多采納。曾經條陳禦敵三計，又奏請精簡淘汰三千名諸營將校，不能以貧弱之人充軍，都聽從他。

景泰元年，于謙以邊警未息，宜令洪等條上方略。洪言四事，命兵部議行。都督宮聚、王喜、張斌先坐罪繫獄，洪與石亨薦三人習戰，請釋令立功。詔已許，而言官劾其黨邪撓政。帝以國家多事，務得人，置不問。上皇還，洪與石亨俱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予世券。

景泰元年，于謙以邊防警報不停止，應當命令楊洪等人條陳謀略。楊洪說了四件事，命令兵部討論推行。都督宮聚、王喜、張斌先前犯罪被拘捕入獄，楊洪與石亨保舉說三人習於作戰，請求釋放他們，令其立功贖罪。皇上詔令許可，而諫官彈劾他們包庇邪惡阻撓政治。皇帝因國家多事，務求人才，置之不問。上皇歸來，楊洪與石亨都被授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給予世代襲官的鐵券。

明年夏，佩鎮朔大將軍印，還鎮宣府。從子能、信充左右參將，其子俊爲右都督，管三千營。洪自以一門父子官極品，手握重兵，盛滿難居，乞休致，請調俊等他鎮。帝不許。八月，以疾召還京，逾月卒。贈潁國公，謚武襄。妾葛氏自經以殉，詔贈淑人。

第二年夏，佩帶鎮朔大將軍印，返回鎮守宣府。侄子楊能、楊信充任左右參將，他的兒子楊俊爲右都督，管理三千營。楊洪自己認爲一門父子官居顯赫，手握重兵，盛滿難於久居，乞求退休，請求把楊俊調往他處鎮守。皇帝不許。八月，因病被召回京，一個月後去世。贈予潁國公，謚號武襄。妾葛氏自殺以殉節，皇帝下詔贈予淑人。

洪久居宣府，御兵嚴肅，士馬精强，爲一時邊將冠，然未嘗專殺。又頗好文學，嘗請建學宣府，教諸將子弟。

楊洪久居宣府，帶兵嚴格整肅，兵馬精鋭强盛，成爲一時邊將的典範，然而未嘗擅自殺人。又十分愛好文學，曾請求在宣府建立學校，教授諸將子弟。

子傑嗣，上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蒼頭得官者十六人，大懼不足報稱。乞停蒼頭楊釗等職。"詔許之，仍令給俸。傑卒，無子，庶兄俊嗣。

兒子楊傑承襲爵位，上言給皇帝說："臣家中一侯三都督，奴僕得官的十六人，十分擔心不足以報答皇恩。乞求罷免奴僕楊釗等人官職。"詔令許可，仍令給予俸禄。楊傑去世，無子，庶兄楊俊承襲官位。

楊俊

俊，初以舍人從軍。正統中累官署都指揮僉事，總督獨石、永寧諸處邊務。景帝即位，給事中金達奉使獨石，劾俊貪侈，乃召還。也先犯京師，俊敗其别部於居庸，進都督僉事。尋充右參將，佐朱謙鎮宣府。太監喜寧數誘敵入寇，中朝患之，購擒斬寧者賞黄金千兩，白金二萬兩，爵封侯。寧爲都指揮江福所獲，而俊冒其功。廷臣請如詔。帝以俊邊將，職所當爲，不允。加右都督，賜金幣。

俊恃父勢横恣，嘗以私憾杖都指揮陶忠至死。洪懼，奏俊輕躁，恐誤邊事，乞令來京，隨臣操練。許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獄論斬。詔令隨洪立功。未幾，冒擒喜寧功事覺，詔追奪冒升官軍，别賞福等，而降俊官，令剿賊自效。俄充游擊將軍，巡徼真、保、涿、易諸城，還督三千營訓練。

景泰三年，俊上疏曰："也先既弑其主，并其衆，包藏禍心，窺伺邊境，直須時動耳。聞其妻孥輜重，去宣府纔數百里。我緣邊宿兵不下數十萬，宜分爲奇正以待，誘使來攻。正兵列營大同、宣府，堅壁觀變，而出奇兵倍道擣其巢。彼必還自救，我軍夾攻，可以得志。"疏下廷議，于謙等以計非萬全，遂寢。團營初設，命俊分督四營。

明年，復充游擊將軍，送瓦剌使歸。至永寧，被酒，杖都指揮姚貴八十，且欲斬之，諸將力解而止。貴訴於朝，宣府參政葉盛亦論俊罪。以俊嘗潰於獨石，斥爲敗軍之將。俊上疏自理，封還所賜敕書，以明己功。言官劾其跋扈，論斬，錮之獄。會傑

楊俊，最初以舍人身份從軍。正統年間屢次晋升任代理都指揮僉事，總督獨石、永寧諸處邊防軍務。景帝即位，給事中金達奉命出使獨石，彈劾楊俊貪污奢侈，便被召回京。也先侵犯京城，楊俊擊敗其一部於居庸，晋升都督僉事。不久任右參將，輔佐朱謙鎮守宣府。太監喜寧數次誘使敵人入侵，朝中上下痛恨他，懸賞徵求擒殺喜寧的人，賞賜黄金千兩，白銀二萬兩，封侯爵。喜寧被都指揮江福擒獲，而楊俊冒充他的功勞。廷臣請求像詔書説的做。皇帝認爲楊俊是邊將，按職責應當做的，不允許。加授右都督，賜給金幣。

楊俊憑藉父親權勢驕横恣肆，曾因私人恩怨杖打都指揮陶忠至死。楊洪恐懼，奏稱楊俊輕率急躁，恐怕貽誤邊防大事，乞求令他來京城，跟隨自己操練。皇帝答應他。已至，諫官一起彈劾他，下獄論斬。詔令跟隨楊洪立功。不久，冒充擒喜寧功一事被發覺，下詔追奪冒功晋升的官兵，另外奬賞江福等，而降楊俊官職，令他剿賊效力。不久任游擊將軍，巡視真、保、涿、易諸城，回來監督三千營訓練。

景泰三年，楊俊上疏説："也先已殺其君主，合并其部衆，包藏禍心，窺伺邊境，不過是等待時機動手罷了。聽説他們的妻兒輜重，距離宣府纔幾百里。我們沿邊屯兵不下數十萬，應當分爲奇兵和正兵而等待，誘敵來攻。正兵排列陣營於大同、宣府，堅守觀變，而出奇兵兼程搗毁他們的巢穴。他們必定回軍救援，我軍夾攻，可以得勝。"疏章下達朝廷討論，于謙等人以非萬全之策爲由，於是廢止。團營開始設置，命令楊俊分管四營。

第二年，再任游擊將軍，護送瓦剌使者回去。到達永寧喝醉了酒，杖打都指揮姚貴八十大板，并且想殺他，諸將力勸而止。姚貴向朝廷控訴，宣府參政葉盛也彈劾楊俊的罪狀。因楊俊曾潰敗於獨石，斥責他爲敗軍之將。楊俊上疏爲自己申辯，緘封退還所賜敕書，以表明自己的功勞。諫官彈劾他跋扈，判處死刑，禁錮於監獄。

卒，傑母魏氏請暫釋俊營傑葬事。乃宥死，降都督僉事。旋襲洪職。家人告俊盜軍儲，再論死，輸贖還爵。久之，又以陰事告俊。免死奪爵，命其子珍襲。

恰巧楊傑去世，楊傑的母親魏氏請求暫時釋放楊俊來料理楊傑葬事。就寬赦他死罪，降職爲都督僉事。不久承襲楊洪官職。家奴告發楊俊盜竊軍用物資，再被判處死刑，繳納贖金而還其爵位。很久以後，又因隱秘的事告發楊俊。免死奪爵，令其子楊珍承襲。

俊初守永寧、懷來，聞也先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毋輕納。既還，又言是將爲禍本。及上皇復位，張軏與俊不協，言於朝。遂徵下詔獄，坐誅。奪珍爵，戍廣西。憲宗立，授龍虎衛指揮使。

楊俊當初守衛永寧、懷來，聽說也先想奉還上皇，秘密告誡將士不要輕易接納。已回，又說這將成爲禍害的根源。等到上皇恢復皇位，張軏與楊俊不和，告訴朝廷。於是召回關進欽犯監獄，判處死刑。剥奪楊珍爵位，戍守廣西。憲宗即位，授予龍虎衛指揮使。

楊能

能，字文敬。沈毅善騎射。從洪屢立功，爲開平衛指揮使，進都指揮僉事。景泰元年，進同知，充游擊將軍，沿邊巡徼。寇犯蔚州，畏不進，復與紀廣禦寇野狐嶺，敗傷右膝，爲御史張昊所劾，宥之。尋命與石彪各統精兵三千，訓練備調遣。再加都督僉事，累進左副總兵，協守宣府。巡撫李秉劾其貪惰，弗問。五年，召還，總神機營。天順初，以左都督爲宣府總兵官，與石彪破寇磨兒山，封武强伯。也先已死，孛來繼興，能欲約兀良哈共襲劫之，與以信炮。兵部劾其非計。帝以能志在滅賊，置不罪。寇犯宣府，能失利，復爲兵部所劾，帝亦宥之。是年卒。無子，弟倫襲羽林指揮使。

楊能，字文敬。深沉堅毅擅長騎射。跟隨楊洪屢屢立功，任開平衛指揮使，晋升都指揮僉事。景泰元年，晋升同知，充任游擊將軍，沿邊巡守。敵寇侵犯蔚州，楊能畏懼不前，又和紀廣在野狐嶺抵禦敵寇，戰敗傷右膝，被御史張昊彈劾，赦免了他。不久命令他與石彪各領精兵三千，訓練以備調遣。再加授都督僉事，積官晋升左副總兵，協助守衛宣府。巡撫李秉彈劾他貪婪驕惰，不追問。五年，被召回京，總領神機營。天順初年，以左都督官任宣府總兵官，與石彪破敵於磨兒山，封爲武强伯。也先已死，孛來繼而興盛，楊能想約兀良哈共同襲擊他，給他信炮。兵部彈劾他不是善策。皇帝以楊能志在滅賊，置之一旁，不加問罪。敵寇進犯宣府，楊能作戰失利，再次被兵部彈劾，皇帝也赦免他。這年去世。没有兒子，弟楊倫承襲羽林指揮使。

楊信

信，字文實。幼從洪擊敵興州。賊將方躍馬出陣前，信直前擒之，以是知名。累功至指揮僉事。正統末，進都指揮僉事，守柴溝堡。也先犯京師，入衛，進都指揮同知。

楊信，字文實。小時候隨楊洪在興州殺敵。賊將剛躍馬來到陣前，楊信徑直向前擒獲他，因此聞名。積功官至指揮僉事。正統末年，晋升都指揮僉事，守衛柴溝堡。也先進犯京城，入京護衛，晋升都指揮同知。

景泰改元，守懷來，寇入不能禦。護餉永寧，聞炮聲奔還。皆被劾。朝議以方用兵，不問。累進都督

景泰元年，守衛懷來，敵寇侵入不能抵禦。在永寧護送糧餉，聽到炮聲便逃回。都被彈劾。朝廷商議因正是用兵之際，不加追問。積官晋升

僉事，代能爲左副總兵，協鎮宣府。上言："鹿角之制，臨陣可捍敵馬，結營可衛士卒，每隊宜置十具。遇敵團牌拒前，鹿角列後，神銃弓矢相繼迭發，則守無不固，戰無不克。"從之。

天順初，移鎮延綏，進都督同知。明年破寇青陽溝，大獲。封彰武伯，佩副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如故。延綏設總兵官佩印，自信始也。頃之，破寇高家堡。三年，與石彪大破寇於野馬澗。明年，寇二萬騎入榆林，信擊却之，追奔至金雞峪，斬平章阿孫帖木兒，還所掠人畜萬計。其冬，代李文鎮大同。

憲宗即位，信自陳前後戰功，予世券。成化元年冬，禦寇延綏無功，召還，督三千營。毛里孩據河套，命佩將軍印，總諸鎮兵往禦。寇既渡河北去，已，復還據套，分掠水泉營及朔州，信等屢却之。寇遂東入大同，因詔信還鎮大同。六年，信與副將徐恕、參將張瑛分道出塞，敗寇於胡柴溝，獲馬五百餘匹。璽書獎勵。

信在邊三十年，鎮以安靜，人樂爲用。然性好營利。代王嘗奏其違法事，詔停一歲祿。十三年冬卒於鎮。贈侯，謚武毅。

洪父子兄弟皆佩將印，一門三侯伯。其時稱名將者，推楊氏。昌平侯既廢，能以流爵弗世。而信獨傳其子瑾，弘治初領將軍宿衛。三傳至曾孫炳。隆慶時，協守南京。召掌京營戎政，屢加少師。卒，謚恭襄。傳子至孫崇猷。李自成陷京師，被殺。

石亨 *石彪*

石亨，渭南人。生有異狀，方面偉軀，美髯及膝。其從子彪魁梧似

都督僉事，取代楊能爲左副總兵，協助鎮守宣府。進言說："鹿角這種做法，監陣可以抵禦敵馬，結成營帳可以保護士兵，每隊應設置十具。遇敵時團牌在前拒守，鹿角列後，神槍弓箭相繼發射，那麼防守就無不堅固，作戰就無不取勝。"聽從他的計謀。

天順初年，調動鎮守延綏，晋升都督同知。第二年在青陽溝擊敗敵寇，俘獲很多。被封爲彰武伯，佩帶副將軍印，任總兵官，鎮守延綏如故。延綏設置總兵官佩印，是從楊信開始的。不久，在高家堡擊敗敵寇。景泰三年，與石彪大敗敵寇於野馬澗。第二年，敵二萬騎兵侵入榆林，楊信擊退了他們，追逐奔逃之敵到金雞峪，斬殺敵人的平章阿孫帖木兒，奪回被掠奪的人畜以萬數。這年冬，取代李文鎮守大同。

憲宗即位，楊信自述前後戰功，皇上給他世代襲任的鐵券。成化元年冬，在延綏抵禦敵寇無功，被召回京，督管三千營。毛里孩占據河套，皇上命他佩將軍印，總領諸鎮士兵前往抵禦。敵寇已渡過黄河北去，後來，又返回占據河套，分别掠奪水泉營及朔州，楊信等人屢次擊退他們。敵寇於是東入大同，就詔令楊信回去鎮守大同。六年，楊信與副將徐恕、參將張瑛分兵出塞，在胡柴溝打敗敵人，繳獲戰馬五百多匹。皇帝頒發璽書獎勵。

楊信在邊境三十年，鎮守的地區安静，人們樂於被驅使。然而天性喜歡營利。代王曾上奏他違法的事情，皇上下令停止他一年的俸禄。十三年冬在鎮上去世。被贈予侯爵，謚號武毅。

楊洪父子兄弟都佩將印，一門三位侯伯。當時被稱爲名將的，首推楊氏。昌平侯既已被廢除，楊能因流爵不能承襲。而楊信獨傳其子楊瑾，弘治初年統率將軍宿衛。第三代傳到曾孫楊炳。隆慶時，協助防守南京。被召令掌管京營軍政，屢次加授至少師。去世，謚號恭襄。傳子到孫崇猷。李自成攻陷京城，被殺。

石亨，渭南人。生有奇異的形貌，臉面方正，軀體偉岸，美麗的鬍鬚到達膝蓋。他的侄子

之，鬚亦過腹。就飲酒肆，相者曰："今平世，二人何乃有封侯相?"亨嗣世父職，爲寬河衛指揮僉事。善騎射，能用大刀，每戰輒摧破。

正統初，以獲首功，累遷都指揮僉事。敗敵黄牛坡，獲馬甚衆。三年正月，敵三百餘騎飲馬黄河，亨追擊至官山下，多所斬獲。進都指揮同知。尋充左參將，佐武進伯朱冕守大同。六年，上言："邊餉難繼，請分大同左右、玉林、雲川四衛軍，墾净水坪迤西曠土，官給牛種，可歲增糧萬八千石。"明年又言："大同西路屯堡，皆臨極邊。玉林故城去右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接，水草便利。請分軍築壘，防護屯種。"詔皆允行。尋以敗敵紅城功，進都指揮使。敵犯延安，追至金山敗之，再遷都督僉事。亨以國制搜將才未廣，請仿漢、唐制，設軍謀宏遠、智識絶倫等科，令人得自陳，試驗擢用，不專保舉。報可。

十四年，與都督僉事馬麟巡徼塞外。至箭豁山，敗兀良哈衆，進都督同知。是時，邊將智勇者推楊洪，其次則亨。亨雖偏將，中朝倚之如大帥，故亨亦盡力。其秋，也先大舉寇大同，亨及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等戰陽和口，瑛、冕戰没，亨單騎奔還。降官，募兵自效。

郕王監國，尚書于謙薦之。召掌五軍大營，進右都督。無何，封武清伯。也先逼京師，命偕都督陶瑾等九將，分兵營九門外。德勝門當敵衝，特以命亨。于謙以尚書督軍。寇薄彰義門，都督高禮等却之。轉至德勝門外，亨用謙令，伏兵誘擊，死者甚衆。既而圍孫鏜西直門外，以亨救

石彪魁梧像他，鬍鬚也過腹。在酒館裏喝酒，相面的説："如今太平盛世，兩人怎麽有封侯之相?"石亨繼承伯父職位，做寬河衛指揮僉事。善於騎馬射箭，能用大刀，每次作戰總是擊敗敵人。

正統初年，因斬獲敵首計功，積官遷升都指揮僉事。在黄牛坡打敗敵人，繳獲大量馬匹。三年正月，敵人三百多騎兵入侵到黄河邊，石亨追擊到官山下，多有斬殺俘獲。晋升都指揮同知。不久任左參將，輔佐武進伯朱冕守衛大同。六年，進言："邊防軍糧難以接應，請分派大同左右、玉林、雲川四衛軍隊，開墾净水坪以西廣闊的土地，官府供給耕牛和種子，一年可增加糧食一萬八千石。"第二年又進言："大同西路駐軍城堡，都臨近極遠的邊境。玉林舊城距離右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相接，水草豐美。請分派軍隊建築堡壘，保護屯田耕種。"詔令都允許實行。不久因敗敵於紅城之功，晋升都指揮使。敵寇進犯延安，石亨追至金山，打敗他們，又遷升都督僉事。石亨因朝廷制度搜尋將才不多，請求仿效漢、唐制度，設置軍謀宏遠、智識絶倫等科，令人自己陳述，試驗擢用，不專門憑藉保舉。回報許可。

十四年，與都督僉事馬麟巡視塞外。到達箭豁山，擊敗兀良哈部衆，晋升都督同知。這個時候，邊將智勇的首推楊洪，其次就是石亨。石亨雖是副將，朝中依賴他如同大帥，所以石亨也盡力。這年秋，也先大舉進犯大同，石亨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等於陽和口迎戰，宋瑛、朱冕戰死，石亨單騎逃回。降官，招募兵卒獻身效力。

郕王監國，尚書于謙推薦他。召石亨掌管五軍大營，晋升右都督。不久，被封爲武清伯。也先進逼京城，被命令偕同都督陶瑾等九將，分派兵力駐扎在九門外。德勝門首當其衝，特意把它委派給石亨。于謙以尚書身份監軍。敵寇逼近彰義門，都督高禮等擊退他們。轉到德勝門外，石亨采用于謙的計策，設伏兵誘擊，殺死很多敵軍。繼而在西直門外圍困孫鏜，因石亨救援，敵

引却。相持五日，寇斂衆遁。論功，亨爲多，進侯。

景泰元年二月，命佩鎮朔大將軍印，帥京軍三萬人，巡哨大同。遇寇，敗之。其秋，予世襲誥券。易儲，加亨太子太師。于謙立團營，命亨提督，充總兵官如故。

八年，帝將郊，宿齋宫，疾作不能行禮，召亨代。亨受命榻前，見帝病甚，遂與張軏、曹吉祥等謀迎立上皇。上皇既復辟，以亨首功，進爵忠國公。眷顧特異，言無不從。其弟侄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兩京大臣，斥逐殆盡。納私人重賄，引用太僕丞孫弘，郎中陳汝言、蕭璁、張用瀚、郝璜、龍文、朱銓，員外郎劉本道爲侍郎。時有語曰"朱三千，龍八百"。勢焰熏灼，嗜進者競走其門。既以私憾殺于謙、范廣等，又以給事中成章、御史甘澤等九人嘗攻其失，貶黜之。數興大獄，構陷耿九疇、岳正，而戍楊瑄、張鵬，謫周斌、盛顒等。又惡文臣爲巡撫，抑武臣不得肆，盡撤還。由是大權悉歸亨。

亨無日不進見，數預政事。所請或不從，艴然見於辭色。即不召，必假事以入，出則張大其勢，市權利。久之，帝不能堪，嘗以語閣臣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帝然之。一日語賢曰："閣臣有事，須燕見。彼武臣，何故頻見?"遂敕左順門，非宣召毋得納總兵官。亨自此稀燕見。

亨嘗白帝立碑於其祖墓。工部希亨指，請敕有司建立，翰林院撰文。帝以永樂以來，無爲功臣祖宗立碑故事，責部臣，而令亨自立。初，帝命

寇引軍而退。兩軍相持五天，敵寇收兵而去。論功勞，石亨最大，晋升侯爵。

景泰元年二月，命佩鎮朔大將軍印，率京軍三萬人巡視大同。遭遇敵寇，擊敗他們。這年秋，給予世襲的鐵券。朝廷改换儲君，加授石亨太子太師。于謙建立團營，命令石亨監管，和以前一樣任總兵官。

八年，皇帝將要祭祀天地，住宿齋宫，疾病發作不能舉行典禮，召石亨代替。石亨受命來到床前，見皇帝病得很厲害，就與張軏、曹吉祥等人謀劃迎立上皇。上皇既已恢復帝位，因石亨首功，晋爵爲忠國公，垂愛非同一般，言論無不聽從。他的弟侄家人冒功爲錦衣衛的五十多人，他的部下、親戚朋友冒名"奪門"功勞簿得官的四千多人。兩京大臣被斥逐殆盡。收受私人重金賄賂，任用太僕丞孫弘，郎中陳汝言、蕭璁、張用瀚、郝璜、龍文、朱銓，員外郎劉本道爲侍郎。當時有傳言説"朱銓三千，龍文八百"。石亨聲勢逼人，貪求晋升的人競相進出他的家門。不久因私忿殺于謙、范廣等，又因給事中成章、御史甘澤等九人曾攻擊他的過失，便貶謫罷黜他們。數次興起大案件，捏造罪名陷害耿九疇、岳正，而謫戍楊瑄、張鵬，貶謫周斌、盛顒等。又厭惡文臣作巡撫，抑制武臣不得放肆，全都撤回。由此朝中大權全都歸屬石亨。

石亨没有一天不進見，數次干預政事。所請示如有不從，便艴然不快顯現於臉色。即使不被召唤，一定藉口他事入宫，出來就張大他的氣勢，出賣權利。很久以後，皇帝不能忍受，曾把其意説給閣臣李賢，李賢説："衹有皇上獨自決斷纔可。"皇帝認爲對。一天對李賢説："閣臣有事情，必須進見。他是武臣，爲何頻頻進見?"於是敕令左順門，非宣召不得讓總兵官進來。石亨從此很少進見。

石亨曾經禀報皇帝給他的祖墓立碑。工部迎合石亨意旨，請求皇上敕令主管部門建立，翰林院撰寫碑文。皇帝以永樂以來，没有爲功臣祖宗立碑的先例，責備部臣，而令石亨自己立碑。起

所司爲亨營第。既成，壯麗逾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恭順侯吳瑾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逾若此?"帝頷之。亨既權侔人主，而從子彪亦封定遠侯，驕横如亨。兩家蓄材官猛士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都人側目。

初，皇帝命主管官吏爲石亨營造府第。已建成，規模壯麗超出禮制。皇帝登上翔鳳樓觀看，問是誰所居。恭順侯吳瑾錯答："這必定是王府所居。"皇帝説："不對。"吳瑾説："不是王府，誰敢僭越如此?"皇帝點點頭。石亨權力已相當於君主，而其侄子石彪也被封定遠侯，驕横如同石亨。兩家蓄藏材官猛士數萬人，朝中將帥有一半出自其門。京城的人爲之側目而視。

三年秋，彪謀鎮大同，令千户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問得實，震怒，下彪詔獄。亨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侄官，放歸田里，帝亦不許。及鞫彪，得綉蟒龍衣及違式寢床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命亨養病。亨嘗遣京衛指揮裴瑄出關市木，遣大同指揮盧昭追捕亡者。至是事覺，法司請罪亨，帝猶置不問。法司再鞫彪，言彪初爲大同游擊，以代王增禄爲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與術士鄒叔彝等私講天文，妄談休咎，宜置重典。帝命錮彪於獄，亨閒住，罷朝參。時方議革"奪門"功，窮治亨黨，由亨得官者悉黜，朝署一清。

三年秋，石彪謀求鎮守大同，命令千户楊斌等人上奏保舉。皇帝覺察到他的僞詐，拘捕楊斌等人拷問得實情，十分憤怒，把石彪關進欽犯監獄。石亨恐懼，向皇上請罪，皇帝安慰曉諭他。石亨請求全部削奪其弟侄的官職，放歸田裏，皇帝也不許。等到查究石彪，獲得綉蟒龍衣以及違犯規定的寢床等不法之物，論罪判處死刑。於是抄石彪家，命石亨回家養病。石亨曾派京衛指揮裴瑄出關買木材，派大同指揮盧昭追捕逃亡的人。至此事被發覺，法司官請求追究石亨的罪責，皇帝還置之不問。法司官再次查究石彪，稱石彪初爲大同游擊，以代王增加俸禄作爲自己的功勞，代王前來跪謝。自此屢次殷勤招待石彪，出歌妓敬酒。石彪凌辱親王，判罪也應判死罪。於是趁機彈劾石亨招權納賄，肆意而行，毫無顧忌，與術士鄒叔彝等私講天文，妄談吉凶，應判罰重刑。皇帝命令將石彪禁錮在監獄，石亨閑住，免除上朝參見。當時正討論革除"奪門"之功，完全追究除盡石亨黨羽，經由石亨得官的都罷免，朝廷爲之清平。

明年正月，錦衣指揮逯杲奏亨怨望，與其從孫後等造妖言，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静，不軌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斬，没其家貲。逾月，亨瘐死，彪、後并伏誅。

第二年正月，錦衣指揮逯杲奏稱石亨怨恨，與他的侄孫石後等編造妖言，蓄養無賴之徒，專門窺伺朝廷動静，圖謀叛逆的迹象已很明顯。朝中大臣都説不可輕易寬恕，於是把石亨關到欽犯監獄，犯謀叛罪處斬刑，没收他的家財。一個月以後，石亨在監獄中病死，石彪、石後一并伏法被殺。

彪驍勇敢戰，善用斧。初以舍人從軍。正統末，積功至指揮同知。也先逼京師，既退，追襲餘寇，頗有斬獲，進署都指揮僉事。

石彪驍勇敢於作戰，善於使用斧。起初以舍人身份參軍。正統末年，積功官至指揮同知。也先進逼京城，已退，追擊餘寇，斬獲頗多，晋升代理都指揮僉事。

景泰改元，詔予實授，充游擊將軍，守備威遠衛。敵圍土城，彪用炮擊死百餘人，遁去。塞上日用兵，彪勇冠流輩，每戰必捷，以故一歲中數遷，至都督僉事。

景泰元年，詔令給予實授，充任游擊將軍，守衛威遠衛。敵人包圍土城，石彪用大炮擊殺一百多人，敵人逃去。塞上天天有戰事，石彪勇猛冠於同輩，每次作戰一定得勝，因此一年之中數次升遷，官至都督僉事。

恃亨勢，多縱家人占民産，又招納流亡五十餘户，擅越關置莊墾田，爲給事中李侃、御史張奎所劾，請并罪亨。景帝皆宥不問，但令給還民産，遣流亡户復業而已。

憑藉石亨權勢，石彪多次縱容家人强占民産，又招納流亡五十多户，擅自越過邊關建立村莊開墾荒田，被給事中李侃、御史張奎彈劾，請求一并責罰石亨。景帝都原諒他，不加追問，衹是命令他歸還民産，遣散流亡户恢復常業而已。

三年冬，充右參將，協守大同。嘗憾巡撫年富抑己不得逞。及英宗復辟，召彪還。亨方得志，彪遂誣奏富罪，致之獄。未幾，進都督同知，再以游擊將軍赴大同備敵。與參將張鵬等哨磨兒山。寇千餘騎來襲，彪率壯士衝擊，斬把秃王，搴其旗，俘斬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以是封定遠伯，游擊如故。

三年冬，充任右參將，協同鎮守大同。曾怨恨巡撫年富阻礙自己不得志。等到英宗恢復帝位，召石彪回京。石亨正得志，石彪於是誣奏年富罪狀，把他關入監獄。不久，晋升都督同知，再次以游擊將軍奔赴大同防備敵人。與參將張鵬等在磨兒山警戒。敵寇一千多騎兵來襲擊，石彪率領壯士衝鋒，殺把秃王，拔掉他們的旗幟，俘殺一百二十人。追到三山墩，又殺七十二人。以此被封爲定遠伯，仍舊任大同游擊將軍。

天順二年，命偕高陽伯李文赴延綏禦寇，以疾召還，尋充總兵官。明年，寇二萬騎入掠安邊營。彪與彰武伯楊信等禦之，連戰皆捷，斬鬼力赤，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生擒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爲西北戰功第一。捷聞，進侯。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爲帝所疑，遂及於禍。

天順二年，被命偕同高陽伯李文奔赴延綏禦敵，因病被召回京，不久任總兵官。第二年，敵兩萬騎兵來掠奪安邊營。石彪與彰武伯楊信等抵禦他們，接連作戰都獲勝，斬鬼力赤，追出邊塞，轉戰六十餘里，生擒四十多人，斬首五百多人，獲得馬駝牛羊二萬多，爲西北戰功第一。捷報送入朝廷，晋升侯爵。石彪本以戰功起家，不依靠父兄蔭護，然而一門兩個公侯，權勢興盛而驕横，多做不義的事情。謀求鎮守大同，與石亨内外掌握兵權，被皇帝懷疑，於是引禍喪身。

石後

後，天順元年進士，助亨籌畫。都督杜清出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木掌兵權”語，蓋言杜也。事覺，後伏誅，清亦流金齒。

石後，天順元年進士，幫助石亨籌劃。都督杜清出自石亨門下，石後僞造妖言，有“土木掌兵權”的説法，大概就是説杜清。事情敗露，石後伏法被殺，杜清也被流放到金齒。

郭登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孫也。幼英敏。及長，博聞强記，善議論，好談兵。洪熙時，授勛衛。

郭登，字元登，是武定侯郭英的孫子。小時候郭登很敏捷。等到長大成人，博聞强記，擅長議論，喜歡談論兵法。洪熙時，被授予勛衛。

正統中，從王驥征麓川有功，擢錦衣衛指揮僉事。又從沐斌征騰衝，遷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車駕北征，扈從至大同，超拜都督僉事，充參將，佐總兵官廣寧伯劉安鎮守。朱勇等軍覆，倉猝議旋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車駕宜入紫荊關”，王振不從，遂及於敗。當是時，大同軍士多戰死，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兵械，拊循士卒，吊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擁帝北去，經大同，使袁彬入城索金幣。登閉城門，以飛橋取彬入。登與安及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内臣郭敬家資進帝，以賜也先等。是夕，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明日，也先擁帝去。

景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尋令代安爲總兵官。十月，也先犯京師，登將率所部入援，先馳蠟書奏。奏至，敵已退。景帝優詔褒答，進右都督。登計京兵新集，不可輕用，上用兵方略十餘事。

景泰元年春，偵知寇騎數千，自順聖川入營沙窩。登率兵躡之，大破其衆，追至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邊將自土木敗後，畏縮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人破敵數千騎，軍氣爲之一振。捷聞，封定襄伯，予世券。

四月，寇騎數千奄至，登出東門戰。佯北，誘之入土城。伏起，敵敗走。登度敵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僞爲祭冢者，見寇即棄走。寇至，爭飲食之，死者甚衆。六月，也先復以二千騎入寇，登再擊却

正統年間，跟從王驥征討麓川有功，提升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又跟從沐斌征討騰衝，遷升代理都指揮僉事。十四年，皇帝北征，護衛到大同，破格授予都督僉事，充任參將，輔佐總兵官廣寧伯劉安鎮守。朱勇等軍隊覆滅，倉猝之間決定回師。郭登對學士曹鼐、張益説“皇上應當進入紫荊關”，王振不聽，於是導致失敗。在那個時候，大同軍士大多戰死，城門白天關閉，人心惶惶。郭登慷慨勉勵，修整城墻，修繕兵器，撫恤士兵，吊問死者的家屬，慰問受傷的將士，親自爲他們包扎傷口敷上藥物，説：“我發誓和此城共存亡，不讓你們單獨死去。”八月，也先裹挾皇帝北去，經過大同，派袁彬入城索要金幣。郭登關閉城門，用飛橋使袁彬進入。郭登與劉安及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來謁見，跪地慟哭，拿黄金二萬多兩及宋瑛、朱冕、内臣郭敬家財進獻給皇帝，賞賜也先等人。這天晚上，敵人在城西宿營。郭登謀劃派壯士劫營迎駕，没有成功。第二天，也先裹挾皇帝而去。

景帝監國，晋升都督同知，充任副總兵。不久詔令取代劉安爲總兵官。十月，也先進犯京城，郭登率本部人馬入京增援，首先急速送蠟書上奏。奏章到達，敵人已經撤退。景帝頒發詔書褒奬答覆，晋升右都督。郭登謀劃京城兵力剛剛會集，不可輕易動用，條上用兵策略十幾件事。

景泰元年春，偵察得知敵寇幾千騎兵，自順聖川侵入扎營於沙窩。郭登率兵跟踪，大敗敵兵，追到栲栳山，斬首二百餘人，獲得被掠奪的人畜八百多。邊將自土木之敗以後，畏懼退縮没有敢於與敵作戰的。郭登以八百人敗敵幾千騎，軍隊士氣爲之一振。捷報聞於朝廷，被封定襄伯，給予世襲的鐵券。

四月，敵寇數千騎兵蜂擁而至，郭登出東門迎戰。假裝敗走，引誘他們進入土城。伏兵四起，敵敗走。郭登估計敵人將會再次來犯，命令軍士拿着毒酒、羊猪、紙錢，假裝爲祭墳的人，看見敵寇立即棄之而逃。敵寇至，爭相飲食，死去的很多。六月，也先又以二千騎兵入侵，郭登

之。越數日，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與同守者設計，具朝服候駕月城内，伏兵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閘。也先及門而覺，遂擁上皇去。

時鎮守中官陳公忌登。會有發公奸贓者，公疑登使之，遂與登構。帝謂于謙曰："大同，吾藩籬也。公與登如是，其何以守！"遣右監丞馬慶代公還，登愈感奮。初，也先欲取大同爲巢穴，故數來攻。及每至輒敗，有一營數十人不還者，敵氣懾，始有還上皇意。上皇既還，代王仕壥頌登功，乞降敕獎勞。兵部言登已封伯，乃止。

二年，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宿衛。帝以嵩爲散騎舍人，不聽登辭。是時邊患甫息，登悉心措置，思得公廉有爲者與俱。遂劾奏沈固廢事，而薦尚書楊寧、布政使年富。又言大同既有御史，又有巡按御史，僉都御史任寧宜止巡撫宣府。帝悉從之，以年富代固，而徵還固及寧。其秋，以疾召還。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及是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屹然成巨鎮。登去，大同人思之。

初，英宗過大同，遣人謂登曰："朕與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銜之。及復辟，登懼不免，首陳八事，多迎合。尋命掌南京中府事。明年召還。言官劾登結陳汝言獲召，鞫實論斬。宥死，降都督僉事，立功甘肅。

憲宗即位，詔復伯爵，充甘肅總兵官。奏邊軍償馬艱甚，至鬻妻子，

再次擊退他們。幾天以後，也先挾上皇到城外，聲稱送還聖駕。郭登與同守的人設計，都身穿朝服在月城内迎接聖駕，設伏兵於城上，等上皇進入，立即放下月城閘門。也先走到城門發覺，於是簇擁上皇而去。

當時鎮守宦官陳公妒忌郭登。恰巧有人揭發陳公謀求受賄，陳公懷疑是郭登主使，就與郭登結怨。皇帝對于謙説："大同，是我的屏障。陳公與郭登如此，怎麽可以守衛？"派右監丞馬慶取代陳公，郭登更加感激。起初，也先打算攻取大同作爲據點，所以屢次來攻。等到每次去攻打總是戰敗，有一營幾十人不能生還的，敵勢被震懾住，纔開始有歸還上皇之意。上皇已回，代王朱仕壥贊頌郭登功勞，請求頒發敕書獎賞慰勞。兵部稱郭登已封爲伯，於是就停止代王的建議不用。

二年，郭登以年老多病乞求退休，舉薦石彪代替自己，并請求讓他的兒子郭嵩充當禁衛軍。皇帝以郭嵩爲散騎舍人，不聽從郭登的辭呈。那時邊患剛剛平息，郭登精心安排，考慮得到公正廉潔有作爲的人和他在一起。於是彈劾沈固曠廢職務，推薦尚書楊寧、布政使年富。又稱大同既然設有御史，又有巡按御史，僉都御史任寧應當衹是巡撫宣府。皇帝悉數聽從，以年富取代沈固，而召回沈固及任寧。這年秋，因病被召回京。郭登剛到大同時，可以作戰的士兵纔幾百人，戰馬一百多匹。等到此時戰馬達到一萬五千匹，精兵數萬，屹然成爲大鎮。郭登離去，大同人很想念他。

當初，英宗經過大同，派人對郭登説："朕和郭登有姻親關係，爲什麽像這樣拒絶朕？"郭登奏稱："臣奉命守城，不管其他。"英宗痛恨他。等到恢復皇位，郭登害怕不免於罪，首先陳述八事，多有迎合之意。不久被命掌管南京中府事。第二年被召回京。諫官彈劾郭登勾結陳汝言獲得召命，審訊得實，按律判斬。赦免死罪，降爲都督僉事，在甘肅立功。

憲宗即位，被詔恢復伯爵，充任甘肅總兵官。奏稱邊軍補償戰馬十分困難，甚至賣妻子兒

乞借楚、慶、肅三王府馬各千匹，官酬其直。從之。用朱永等薦，召掌中府事，總神機營兵。成化四年復設十二團營，命登偕朱永提督。八年卒。贈侯，謚忠武。

登儀觀甚偉，髯垂過腹。爲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嘗以意造“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以土木如平地。敵入圍中，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皆陷。又仿古製造偏箱車、四輪車，中藏火器，上建旗幟，鈎環聯絡，布列成陣，戰守皆可用。其軍以五人爲伍，教之盟於神祠，一人有功，五人同賞，罰亦如之。十伍爲隊，隊以能挽六十斤弓者爲先鋒。十隊領以一都指揮，令功無相撓，罪有專責，一時稱善。

登事母孝，居喪秉禮。能詩，明世武臣無及者。無子，以兄子嵩爲子。登謫甘肅，留家京師，嵩窘其衣食。登妾縫紉自給，幾殆，弗顧。登還，欲黜之，以其婿於會昌侯，侯嘗活己，隱忍不發。及卒，嵩遂襲爵。後以非登嫡嗣，止嵩身，子參降錦衣衛指揮使。

女，請求借楚、慶、肅三王府的馬各千匹，官府酬給他們價值。皇帝聽從。因朱永等人舉薦，召令掌管中府事務，總領神機營士兵。成化四年復設十二團營，任命郭登同朱永督管。八年去世。贈侯爵，謚號忠武。

郭登儀表非常偉岸，髯鬚飄垂過腹。爲將智勇雙全，紀律嚴明，料敵制勝，行動合乎時機。曾經以意念建造“攪地龍”、“飛天網”，挖深溝，用土木覆在上面像平地一樣。敵人進入陣中，發動機關，自相撞擊，一會兒全都陷入坑中。又仿照古制建造偏箱車、四輪車，車中藏有火器，上面插有旗幟，以鈎環相互聯絡，排列成陣，攻守都可使用。他的軍隊以五個人爲一伍，教導他們在神祠盟誓，一個人有功，五個人一起受賞，責罰也是如此。十伍爲一隊，隊中以能拉開六十斤弓的人作先鋒。十隊以一名都指揮統領，命令他們戰功不要相互阻撓，犯罪有專人負責，一時稱好。

郭登侍奉母親很孝順，在家辦喪事秉持禮法。能作詩，明朝武臣中没有趕上他的。没有兒子，以兄長之子郭嵩作爲自己的兒子。郭登被貶謫到甘肅，把家留在京城，郭嵩使其衣食困迫。郭登妾縫補衣服自給，幾乎危殆到不能存活，他却不顧念。郭登回來，想罷黜他，因他是會昌侯的女婿，會昌侯曾使自己活命，克制忍耐没有發作。等到去世，郭嵩就繼承他的爵位。後來因不是郭登親生兒子，爵位衹及郭嵩自身，其子郭參降職爲錦衣衛指揮使。

朱謙

朱謙，夏邑人。永樂初，襲父職，爲中都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洪熙時，隸陽武侯薛禄，征北有功，進指揮使。宣德元年，進萬全都指揮僉事。

朱謙是夏邑人。永樂初年，承襲父親官職，任中都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洪熙時，隸屬於陽武侯薛禄，征伐北方有功，晋升指揮使。宣德元年，晋升萬全都指揮僉事。

正統六年，與參將王真巡哨至伯顏山，遇寇擊走之。次閔安山，遇兀良哈三百騎，又敗之。追至莽來泉，寇越山澗遁去，乃還。時謙已遷都指揮同知，乃以爲都指揮使。

正統六年，與參將王真巡查到伯顏山，遇到敵寇，擊跑敵人。駐扎閔安山，遇到兀良哈三百騎兵，又擊敗他們。追到莽來泉，敵人越過山澗逃去，纔回軍。當時朱謙已經遷升爲都指揮同知，就讓他做都指揮使。

八年，充右參將，守備萬全左衛。明年，與楊洪破兀良哈兵於克列蘇，進都督僉事。所部發其不法事，帝以方防秋，宥之。復以北征功，進都督同知。

帝北狩，也先擁至宣府城下，令開門。謙與參將紀廣、都御史羅亨信不應，遂去。進右都督。與楊洪入衛，會寇已退，追襲之近畿。戰失利，洪劾之，兵部并劾洪不救。景帝俱弗問。洪入總京營，廷議欲得如洪者代之，咸舉謙。乃進左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宣府。

景泰元年四月，寇三百騎入石烽口，復由故道去，降敕切責。逾月，復入犯。謙率兵禦之，次關子口。寇數千騎突至，謙拒以鹿角，發火器擊之，寇少却，如是數四。謙軍且退，寇復來追。都督江福援之，亦失利。謙卒力戰，寇不得入。六月，復有二千騎南侵。謙遣都指揮牛璽等往禦，戰南坡。謙見塵起，率參將紀廣等馳援。自巳至午，寇敗遁。論功，封撫寧伯。是時，寇氣甚驕，屢擾宣府、大同，意二城且旦夕下。而謙守宣府，郭登守大同，數挫其衆。也先知二人難犯，始一意歸上皇。八月，上皇還，道宣府，謙率子永出見，厚犒其使者。既而謙謬報寇五千騎毀墻入。察之，則也先貢使也。詔切責之，謙惶恐謝。明年二月，卒於鎮。贈侯。子永襲。

謙在邊久，善戰。然勇而寡謀，故其名不若楊洪、石亨、郭登之著。成化中，謚武襄。

朱永

永，字景昌。偉軀貌，顧盼有威。初見上皇於宣府，數目屬焉。景

八年，充任右參將，駐守萬全左衛。第二年，與楊洪打敗兀良哈兵於克列蘇，晉升都督僉事。部下揭發他不法之事，皇帝以正防備敵寇南侵，寬恕他。又因征伐北方有功，晉升都督同知。

皇帝被俘到北方，也先挾持到宣府城下，命令打開城門。朱謙與參將紀廣、都御史羅亨信不答應，於是離去。晉升右都督。與楊洪入京守衛，恰好敵寇已經退去，在京城近郊追上襲擊敵人。作戰失利，楊洪彈劾他，兵部一并彈劾楊洪不發兵相救。景帝都不追究。楊洪入京總領京營，廷議想選擇和楊洪一樣的人代替他，都推舉朱謙。於是晉升左都督，充任總兵官，鎮守宣府。

景泰元年四月，敵寇三百騎兵侵入石烽口，又由舊路離去，皇上降敕書嚴厲責備。一個月以後，又入侵。朱謙率兵抵禦，駐扎在關子口。敵寇數千騎兵突然而至，朱謙用鹿角拒守，發射火器攻擊，敵寇稍微退却，像這樣多次。朱謙軍隊暫且撤退，敵寇又來追擊。都督江福增援他，也失利。朱謙於是奮力作戰，敵寇不能進入。六月又有兩千騎兵南侵。朱謙派都指揮牛璽等人前往抵禦，戰於南坡。朱謙看見塵土揚起，率參將紀廣等人奔去增援。從巳時到午時，敵寇敗退。論功，封爲撫寧伯。那時，敵寇氣勢很驕横，屢次騷擾宣府、大同，認爲兩城將早晚被攻下。然而朱謙守宣府，郭登守大同，屢次挫敗敵人。也先知道兩人難以侵犯，纔開始一意要歸還上皇。八月，上皇回來，路過宣府，朱謙率兒子朱永出城拜見，厚賞其使者。不久朱謙錯報敵五千騎兵毀墻入侵。細緻偵察，則是也先來上貢的使者。皇帝下詔嚴厲責備他，朱謙惶恐謝罪。第二年二月，在宣府去世。贈予侯爵。兒子朱永承襲。

朱謙在邊防時間很長，善於作戰。然而勇猛少謀略，所以他的名聲不如楊洪、石亨、郭登顯著。成化年間，謚號武襄。

朱永，字景昌，身軀容貌壯偉，顧盼有威儀。第一次在宣府拜見上皇，上皇屢次用眼睛看

泰中，嗣爵奉朝請。英宗復辟，睹永識之曰："是見朕宣府者耶?"永頓首謝。即日召侍左右，分領宣威營禁軍。天順四年，宣、大告警，命帥京軍巡邊。七年，統三千營，尋兼神機營。憲宗立，改督團營，領三千營如故。

成化元年，荆、襄盜劉通作亂。命永與尚書白圭往討。進師南漳，擊斬九百有奇。會疾留南漳，而圭率大軍破賊。永往會，道遇餘賊，俘斬數百人。其秋復進討石龍、馮喜，皆捷。論功，進侯。

毛里孩犯邊，命佩將軍印，會彰武伯楊信禦之。會遣使朝貢，乃班師。六年，阿羅出寇延綏。復拜將軍，偕都御史王越，都督劉玉、劉聚往討，擊敗之蘇家寨。寇萬騎自雙山堡分五道至，戰於開荒川。寇少却，乘勢馳之，皆棄輜重走。至牛家寨，遇都指揮吴瓚兵少，寇圍之。指揮李鎬、滕忠至，復力戰。聚及都指揮范瑾、神英分據南山夾擊，寇乃大敗。斬首一百有六，獲馬牛數千，阿羅出中流矢遁。時斬獲無多，然諸將咸力戰追敵，邊人以爲數十年所未有。論功，予世侯。

阿羅出雖少挫，猶據河套。明年正月，寇屢入，永所部屢有斬獲。三月復以萬餘騎分掠懷遠諸堡。永與越等分兵爲五，設伏敗之，追至山口及滉忽都河，寇敗走。而游擊孫鉞、蔡瑄别破他部於鹿窖山。捷聞，璽書奬勞。永等再請班師，皆不許。寇復以二萬餘騎入掠，擊退之。歲將盡，乃召永還，留越總制三邊。

十四年，加永太子太保。明年冬，拜靖虜將軍，東伐，以中官汪直監督軍務。還，進爵保國公。又明年

他。景泰年間，繼承爵位定期參加朝會。英宗恢復皇位，見到朱永認出他説："這是在宣府拜見朕的那個人嗎?"朱永磕頭謝罪。這天召他在左右服侍自己，分派統領宣威營禁軍。天順四年，宣、大告警，命朱永率京軍巡視邊防。七年，統領三千營，不久兼領神機營。憲宗即位，改任督率團營，依舊統領三千營。

成化元年，荆、襄盜賊劉通作亂。命令朱永與尚書白圭前往征討。進軍南漳，擊殺九百多人。遇上生病留守南漳，而白圭率大軍破賊。朱永前去會合，在路上遇到殘餘的盜賊，俘殺數百人。這年秋又進軍征討石龍、馮喜，都取勝。論功，晋升侯爵。

毛里孩侵犯邊境，受命佩將軍印，會合彰武伯楊信抵禦。恰巧毛里孩派使者入朝進貢，就班師回朝。六年，阿羅出侵犯延綏。又拜授將軍，偕同都御史王越，都督劉玉、劉聚前往征討，在蘇家寨擊敗敵人。敵一萬騎兵自雙山堡分五路來犯，戰於開荒川。敵寇稍微退却，朱永乘勢追擊，全都丢棄輜重而逃。逃到牛家寨，遇上都指揮吴瓚兵少，敵包圍他。指揮李鎬、滕忠到來，又拼死作戰。劉聚及都指揮范瑾、神英分别占據南山夾擊，敵寇於是大敗。殺敵一百零六人，獲馬牛數千，阿羅出中箭逃去。當時斬獲雖然不多，但諸將都力戰殺敵，邊境老百姓認爲幾十年以來所未有。論功，給予世代爲侯的特權。

阿羅出雖小敗，仍然占據河套。第二年正月，敵寇數次入侵，朱永的軍隊屢有斬獲。三月又以一萬多騎兵分别掠奪懷遠諸堡。朱永與王越等分兵五路，設埋伏擊敗敵人，追到山口及滉忽都河，敵寇敗逃。而游擊孫鉞、蔡瑄另外擊破敵人别部於鹿窖山。捷報傳到朝廷，皇帝璽書奬賞慰勞。朱永等人再次請求班師，都不許。敵寇又以兩萬多騎兵入境掠奪，朱永等擊退了他們。這年即將過去，纔召朱永回京，留王越總管三邊。

十四年，加授朱永太子太保。第二年冬，授予靖虜將軍，東征，以宦官汪直監督軍務。回來，晋爵保國公。又第二年正月，延綏告警。皇

正月，延綏告警。命永爲將軍，越提督軍務，直仍監督，分道出塞。越與直選輕騎出孤店關，俘寇於威寧海子。而永率大軍由南路出榆林，不見寇，道回遠，費兵食巨萬，馬死者五千餘匹。於是越得封伯，直蔭錫逾等，而永無功，賞不行。久之，進太子太傅。十七年二月，復偕直、越出師大同，禦亦思馬，獲首功百二十，遂賜襲世公。

上命朱永爲將軍，王越提督軍務，汪直仍監軍，分兵出塞。王越與汪直挑選輕便的騎兵出軍孤店關，俘敵於威寧海子。而朱永率大軍由南路出軍榆林，没有發現敵寇，道路紆迴曲折，耗費軍糧巨萬，死去的戰馬五千多匹。於是王越得以封伯，汪直超越等級蔭襲，而朱永無功，没有獎賞。很久以後，晋升太子太傅。十七年二月，又同汪直、王越出師大同，抵禦亦思馬，計斬獲敵首一百二十個的功勞，於是被賜予世代承襲公爵。

十九年秋，小王子入邊，宣、大告急。越與直已得罪，以永爲鎮朔大將軍，中官蔡新監其軍，督諸將周玉、李璵等擊敗之。還，仍督團營。或投匿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其冬，手敕加太傅、太子太師。弘治四年監修太廟成，進太師。

十九年秋，小王子侵入邊境，宣、大告急。王越與汪直已獲罪，以朱永爲鎮朔大將軍，宦官蔡新監軍，督率諸將周玉、李璵等擊敗敵人。回京，仍然督管團營。有人投匿名信稱朱永圖謀反叛，朱永請求解除兵柄，不許。這年冬，皇帝親手寫敕命加授太傅、太子太師。弘治四年監督整修太廟完工，晋升太師。

永治軍嚴肅，所至多奏功。前後八佩將軍印，内總十二團營兼掌都督府，列侯勛名無與比。九年卒。追封宣平王，謚武毅，子暉嗣。給事中王廷言永功不當公，朝議止予襲一世，後皆侯。詔可。

朱永治軍嚴肅，所到之處大多建功。前後八次佩將軍印，在京城内總領十二團營兼管都督府，列侯功勛名聲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九年去世。追封宣平王，謚號武毅，子朱暉繼承父親爵位。給事中王廷稱朱永功勛不足以爲公爵，朝議決定衹世襲一世，後代都爲侯。皇上下詔同意。

朱暉

暉，字東陽。長身美髯，人稱其威重類父。又屢從父塞下，歷行陣，時以爲才。弘治五年授勛衛。年垂五十，始嗣爵，分典神機營。十三年，更置京營大帥，命暉督三千營兼領右府事。

朱暉，字東陽。身材修長有美麗的鬍鬚，人們稱他威嚴莊重類似他父親。又屢次跟從父親出軍塞下，經歷戰陣，當時稱他有才能。弘治五年，授予勛衛。年齡將近五十，纔繼承爵位，分管神機營。十三年，改設京營大帥，命朱暉督率三千營兼管右府事務。

火篩入大同，平江伯陳鋭等不能禦，命暉佩大將軍印代之。比至，寇已退，乃還。明年春，火篩連小王子，大入延綏、寧夏。右都御史史琳請濟師。復命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寧五將往，而以中官苗逵監其軍。至寧夏，寇已飽掠去，乃與琳、逵率五路師搗

火篩侵入大同，平江伯陳鋭等不能抵禦，皇上命朱暉佩大將軍印代替他。等到達時，敵寇已經撤退，就返回京城。第二年春，火篩聯絡小王子，大肆侵入延綏、寧夏。右都御史史琳請求派兵增援。皇上又命朱暉佩大將軍印，統領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寧五將前往，而以宦官苗逵監軍。到寧夏，敵寇已經大肆掠奪而去，就與史琳、苗逵率五路大軍在河套搗毁他們

其巢於河套。寇已徙帳，僅斬首三級，獲馬駝牛羊千五百以歸。未幾，寇入固原，轉掠平凉、慶陽，關中大震。兩鎮將嬰城不敢戰，而暉等畏怯不急赴。比至，斬首十二人，還所掠生口四千，遂以捷聞。

是役也，大帥非制勝才，師行紆迴無紀律，邊民死者遍野，諸郡困轉輸餉軍，費八十餘萬，他徵發稱是，先後僅獲首功十五級。廷臣連章劾三人罪。帝不問。已而上擣巢有功將士萬餘人，尚書馬文升、大學士劉健持之，帝先入逵等言，竟録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皆被賚。及班師，帝猶遣中官齎羊酒迎勞。言官極論暉罪，終不聽，以暉總督團營，領三千營右府如故。

武宗即位，寇大入宣府，復命暉偕逵、琳帥師往。寇轉掠大同，參將陳雄擊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暉等奏捷，列有功將士二萬餘人，兵部侍郎閻仲宇、大理丞鄧璋往勘，所報多不實。終以逵故，衆咸給賜。劉瑾用事，暉等更奏録功太薄，請依成化間白狐莊例。兵部力爭，不納，竟從暉言，得擢者千五百六十三人，暉加太保。正德六年卒。

子麒，襲侯。嘗充總兵官，鎮兩廣。與姚鏌平田州，誅岑猛，加太子太保。嘉靖初，召還。久之，守備南京，卒。子岳嗣，亦守備南京。隆慶中卒。四傳至孫國弼。天啓中，楊漣劾魏忠賢，國弼亦乞速賜處分。忠賢怒，停其歲禄。崇禎時，總督京營。温體仁柄國，國弼抗疏劾之。詔捕其門客及繕疏者下獄，停禄如初。及至南京，進保國公。乃與馬士英、阮大鋮相結，以訖明亡。

的巢穴。敵寇已經遷徙，僅斬首三級，獲馬駝牛羊一千五百頭而歸。不久，敵寇侵入固原，轉而掠奪平凉、慶陽，關中很震驚。兩鎮將士環城而守不敢出戰，而朱暉等人畏懼膽怯不及時趕赴。等到到達，斬首十二人，奪回被掠奪的牲口四千多頭，於是把捷報報告朝廷。

這次戰役，大帥没有制勝之才，軍行紆迴没有紀律，死去的邊民遍野都是，諸郡以運輸軍糧而困頓，耗費八十多萬，別處徵發與此相當，先後僅獲殺敵十五人的戰功。廷臣連續上奏章彈劾三人罪責。皇帝不追問。不久呈上擣毁敵巢有功的將士一萬多人，尚書馬文升、大學士劉健持論追究，皇帝首先采納苗逵等言，竟録用二百一十人，署理官職一級，其餘都被賞賜。等到班師回朝，皇帝還派宦官準備羊酒迎接犒勞。諫官竭力彈劾朱暉罪責，皇帝最終不聽，任用朱暉總督團營，仍舊統領三千營右府。

武宗即位，敵寇大肆入侵宣府，又命朱暉同苗逵、史琳率軍前往。敵寇轉而掠奪大同，參將陳雄擊殺八十多人，追回被掠去的人口二千七百多。朱暉等奏捷，排列有功將士二萬多人，兵部侍郎閻仲宇、大理丞鄧璋前去核查，所報大多不真實。最終因苗逵的緣故，衆人都被給予賞賜。劉瑾當權，朱暉等人就奏稱録功太微薄，請求依照成化年間白狐莊之例。兵部力爭，不被采納，終於聽從朱暉所言，得以提升官職的有一千五百六十三人，朱暉加授太保。正德六年去世。

兒子朱麒，承襲侯爵。曾任總兵官，鎮守兩廣。與姚鏌平定田州，殺岑猛，加授太子太保。嘉靖初年，被召回京。很久以後，守備南京，死去。兒子朱岳繼承官位，也守備南京。隆慶年間死去。官爵歷四代傳到孫子朱國弼。天啓年間，楊漣彈劾魏忠賢，國弼也乞求快快給予處分。魏忠賢發怒，停止他的俸禄。崇禎時，總督京營。温體仁執掌國政，朱國弼向皇帝上疏直言彈劾他。詔令逮捕他的門客以及書寫奏疏的人投入監獄，朱國弼被停俸如初。等到到南京，晉升保國公。於是與馬士英、阮大鋮相交結，直至明朝滅亡。

孫鏜

孫鏜，字振遠，東勝州人。襲濟陽衛指揮同知。用朱勇薦，進署指揮使。正統末，擢指揮僉事，充左參將，從總兵官徐恭討葉宗留。敗賊金華，復破之烏龍嶺。

英宗北狩，景帝召鏜還，超擢都督僉事，典三千營。也先將入犯，進右都督，充總兵官，統京軍一萬禦之紫荆關。將發，寇已入，遂營都城外。寇薄德勝門，爲于謙等所却，轉至西直門。鏜與大戰，斬其前鋒數人，寇稍北，鏜逐之，寇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高禮、毛福壽來援，禮中流矢。會石亨兵至，寇乃退。詔鏜副楊洪追之。戰於涿州深溝，頗有斬獲。師還，仍典營務。

景泰初，楊洪劾鏜下獄。石亨請赦鏜，江淵亦言城下之役，惟鏜戰最力，乃釋之。

三年冬，充副總兵，協郭登鎮大同。登節制嚴，鏜不得逞，欲與分軍，且令子百户宏侮登。帝械宏，竟以鏜故貰之。召還，典三千營如故。英宗復辟，以“奪門”功封懷寧伯，尋予世券。

天順初，甘肅告警，詔鏜充總兵官，帥京軍往討。將陛辭，病宿朝房。夜二鼓，太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其部下都指揮馬亮告變於恭順侯吴瑾，瑾趨語鏜。鏜草奏，叩東長安門，自門隙投入内廷，始得集兵縛吉祥，守皇城諸門。鏜走太平侯張瑾家，邀兵擊賊，瑾不敢出。鏜倉猝復走宣武街，急遣二子輔、軏呼征西將士，紿之曰：“刑部囚反獄，獲者重賞。”衆稍聚至二千人，始語之故。時已黎明，遂擊欽。欽方攻東長安門，不得入，轉攻東安門。鏜兵追

孫鏜，字振遠，東勝州人。承襲濟陽衛指揮同知。因朱勇舉薦，晋升代理指揮使。正統末年，提升指揮僉事，充任左參將，隨總兵官徐恭征討葉宗留。敗賊於金華，又在烏龍嶺擊破賊寇。

英宗被俘往北方，景帝召孫鏜回京，破格授予都督僉事，掌管三千營。也先將入侵，晋升右都督，充任總兵官，統領京軍一萬在紫荆關抵禦。將要出發，敵寇已經入侵，於是在都城外扎營。敵寇迫近德勝門，被于謙等人擊退，轉到西直門。孫鏜與之大戰，殺其前鋒數人，寇稍稍敗退，孫鏜追擊，敵寇增加兵力包圍孫鏜。孫鏜力戰而不能解圍。高禮、毛福壽前來增援，高禮被箭射中。正好石亨兵到，敵寇纔退却。詔令孫鏜副將楊洪追擊。戰於涿州深溝，斬獲頗多。回師，仍掌管營務。

景泰初年，楊洪彈劾孫鏜將他關進監獄。石亨請求赦免孫鏜，江淵也稱城下之役，祇有孫鏜作戰最賣力，於是就釋放他。

三年冬，充任副總兵，協助郭登鎮守大同。郭登控制嚴格，孫鏜志不得逞，想和他平分軍隊，就命令他的兒子百户孫宏侮辱郭登。皇帝拘禁孫宏，竟然因爲孫鏜的緣故赦免他。被召回京，依舊掌管三千營。英宗恢復皇位，因“奪門”功封爲懷寧伯，不久給予世襲的鐵券。

天順初年，甘肅告警，詔令孫鏜充任總兵官，率京軍前往征討。將要在宫殿告辭，生病宿於朝房。夜二更，太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造反。其部下都指揮馬亮把變亂告訴恭順侯吴瑾，吴瑾跑去告訴孫鏜。孫鏜起草奏章，敲東長安門，從門縫裏投入内廷，纔得以招集兵士縛住曹吉祥，守衛皇城諸門。孫鏜跑向太平侯張瑾家，要求發兵殺賊，張瑾不敢出來。孫鏜倉猝之間又跑到宣武街，急派二子孫輔、孫軏招呼西征將士，騙他們説：“刑部囚犯謀反，捉到者重賞。”衆人稍微聚集到二千人，纔告訴他們原故。這時已經黎明，於是就攻擊曹欽。曹欽正攻打東長安門，不能攻入，轉而攻打東安門。孫鏜率兵追

及，賊稍散。軏斫欽中膊，軏亦被殺。欽知事不成，竄歸其家，猶督衆拒鏜力戰，至晡始定。論功第一，進爵世侯，仍典三千營。贈軏百户，世襲。

鏜粗猛善戰，然數犯法。初賄太監金英，得遷都督。事覺，論斬，景帝特宥之。天順末，以受將士賄，屢被劾。不自安，求退。詔解營務及府軍前衛事，猶掌左府。

憲宗即位，中官牛玉得罪。鏜坐與玉婚，停祿閒住。尋陳情，予半祿。已，復自陳功狀，給祿如故。成化七年卒。贈淶國公，謚武敏。

子輔請嗣，吏部言“奪門”功，例不得世傳。帝以鏜捕反者，予之。傳子至孫應爵，正德中總督團營。四傳至曾孫世忠。萬曆中鎮守湖廣，總督漕運凡二十年。又三傳至孫維藩。流賊陷京師，被殺。

鏜之冒“奪門”功封伯爵也，都督董興及曹義、施聚、趙勝等皆乘是時冒封，予世券。興、義、聚自有傳。

趙勝

趙勝，字克功，遷安人。襲職爲永平衛指揮使。正統末，禦寇西直門，進都指揮僉事。天順初，與孫鏜等預“奪門”功，超遷都督僉事。又與鏜擊反者曹欽，進同知。孛來犯甘肅，勝與李杲充左右參將，從白圭西征至固原，擊寇，却之。憲宗立，典鼓勇營訓練。成化改元，山西告警，拜將軍。次雁門，寇已退，乃還。明年，復出延綏禦寇。會方納款，遂旋師。尋典耀武營。四年，充總兵官，鎮遼東。七年，召典五軍營，已，改三千營。乩加思蘭犯宣府，詔勝爲將軍，統京兵萬人禦之，亦以寇遁召

到，賊稍稍分散。孫軏砍中曹欽胳膊，孫軏也被殺。曹欽知道事情不會成功，竄回到家中，還率衆人抵抗孫鏜與他力戰，到傍晚纔平定下來。論功孫鏜第一，晋爵世侯，仍掌管三千營。贈孫軏百户，世代相襲。

孫鏜粗壯勇猛善戰，然而屢次犯法。起初賄賂太監金英，得以遷升爲都督。事情敗露，按律當斬，景帝特别赦免他。天順末年，因收受將士賄賂，屢次被彈劾。自己不安寧請求辭職。詔令解除營務及府軍前衛事，仍掌管左府。

憲宗即位，宦官牛玉獲罪。孫鏜與牛玉有婚姻關係而獲罪，被停薪閑住。不久陳述冤情，給予一半俸禄。後來，又自陳功績，給予俸禄如故。成化七年去世。贈淶國公，謚號武敏。

兒子孫輔請求繼承父爵，吏部稱“奪門”功，按例不得世襲。皇帝以孫鏜拘捕反叛者，給予其職。爵位從兒子傳到孫子應爵，正德年間總督團營。第四代傳到曾孫世忠。萬曆年間鎮守湖廣，督管漕運共二十年。又第三代傳到孫維藩。流賊攻陷京城，被殺。

孫鏜冒充“奪門”功被封伯爵，都督董興及曹義、施聚、趙勝等人都趁機冒功封爵，給予世襲的鐵券。董興、曹義、施聚各自有傳。

趙勝，字克功，遷安人。襲職爲永平衛指揮使。正統末年，在西直門抵禦敵寇，晋升都指揮僉事。天順初年，與孫鏜等人參預“奪門”立功，破格遷升都督僉事。又與孫鏜攻擊叛亂者曹欽，晋升同知。孛來進犯甘肅，趙勝與李杲充任左右參將，隨白圭西征至固原，進攻敵人，擊退敵寇。憲宗立，掌管鼓勇營訓練。成化元年，山西告警，被授予將軍。進駐雁門，敵已撤退，就回師。第二年，又出軍延綏禦敵。恰巧正講和，於是回師。不久掌管耀武營。四年，充任總兵官，鎮守遼東。七年，召令掌管五軍營，後來，改掌三千營。乩加思蘭進犯宣府，詔令趙勝爲將軍，統率一萬京兵抵禦，也因敵寇逃跑被召回京。很久以後，晋升左都督，加授太子太保。十

還。久之，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十九年，封昌寧伯。

九年，被封昌寧伯。

勝初與李杲并有名。後屢督大師，未見敵，無功，夤緣得封，名大損。後加太保，營萬貴妃塋，墮崖石間死。贈侯，謚壯敏。弘治初，孫鑑乞襲爵。吏部言勝無功，不當傳世，乃授錦衣衛指揮使。

趙勝最初與李杲一并有名聲。後來屢次督率大軍，没有發現敵寇，没有戰功，靠攀附權貴得以封官，名譽大大受損。後來加授太保，營造萬貴妃墳墓，墮落在山崖間而死。贈侯爵，謚號壯敏。弘治初年，孫趙鑑乞求繼承爵位。吏部稱趙勝無功，不應傳官爵給後世，就授予錦衣衛指揮使。

范廣

范廣，遼東人。正統中嗣世職，爲寧遠衛指揮僉事，進指揮使。十四年，積功遷遼東都指揮僉事。

范廣，遼東人。正統年間繼承世代相傳的官職，爲寧遠衛指揮僉事，晋升指揮使。十四年，積功遷升遼東都指揮僉事。

廣精騎射，驍勇絶倫。英宗北狩，廷議舉將材，尚書于謙薦廣。擢都督僉事，充左副總兵，爲石亨副。也先犯京師，廣躍馬陷陣，部下從之，勇氣百倍。寇退，又追敗之紫荆關。録功，命實授。俄進都督同知，出守懷來。尋召還。

范廣精於騎射，驍勇異常。英宗被俘北去，廷議推舉將才，尚書于謙舉薦范廣。提升任都督僉事，充任左副總兵，爲石亨副將。也先進犯京城，范廣躍馬衝擊敵陣，部下跟從他，勇氣百倍。敵寇退却，又追到紫荆關擊敗敵寇。記功，命令授予正將軍。不久晋升都督同知，出軍守衛懷來。不久被召回京。

景泰元年二月，亨出巡邊。時都督衛穎統大營，命廣協理。三月，寇犯宣府。敕兵部會諸營將遴選將材，僉舉廣。命充總兵官偕都御史羅通督兵巡哨，駐居庸關外。數月還京，副石亨提督團營軍馬。

景泰元年二月，石亨出軍巡邊。當時都督衛穎統率大營，命范廣協助管理。三月，敵寇進犯宣府。敕令兵部會同諸營將軍挑選可帶兵的將才，都推舉范廣。命他充任總兵官偕同都御史羅通率兵巡察，駐扎在居庸關外。幾個月後回京，輔助石亨提督團營兵馬。

亨所爲不法，其部曲多貪縱，廣數以爲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廣又與都督張軏不相能。及英宗復辟，亨、軏恃"奪門"功，誣廣黨附于謙，謀立外藩，遂下獄論死。子昇戍廣西，籍其家，以妻孥第宅賜降丁。明年春，軏早朝還，途中爲拱揖狀。左右怪問之，曰："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睡，痛楚月餘而死。成化初，廷臣訟廣冤。命子昇仍襲世職。

石亨所作所爲不合法律，其部下大多貪婪驕縱，范廣屢次以言相勸。石亨痛恨他，誣陷罷免范廣，衹統領毅勇一營。范廣又與都督張軏不相和。等到英宗恢復皇位，石亨、張軏倚仗"奪門"之功，誣陷范廣依附于謙，陰謀擁立外藩，於是投入監獄判處死刑。其子范昇流放到廣西，抄没其家，把他的妻子兒女房宅賜給降丁。第二年春，張軏早朝回來，在路上做拱揖狀。左右隨從很奇怪地問他，他説："范廣經過這裏。"於是得病不能入睡，痛楚月餘而死。成化初年，廷臣訴訟范廣冤情。命令他的兒子范昇仍承襲世職。

廣性剛果。每臨陣，身先士卒，未嘗敗衄，一時諸將盡出其下。最爲

范廣性情剛强果敢。每次兵臨陣前，身先士卒，不曾戰敗，一時諸將都位在其下。最被于謙

于謙所信任，以故爲儕輩所忌。

贊曰：楊洪、石亨輩，遭時多事，奮爪牙之力，侯封世券，照耀一門，酬庸亦過厚矣。洪知盛滿可懼，而亨邪狠粗傲，怙寵而驕，其赤族宜哉。朱謙勇略不及郭登，登乃無後，而謙子永，進爵上公，子孫世侯勿絶。孫鏜、范廣善戰略相等，而廣以冤死。所遇有幸有不幸，相去豈不遠哉！

信任，因此被同輩所妒忌。

贊曰：楊洪、石亨等人，遭遇當時國家多事，奮勇士之力，封侯給予世襲的鐵券，光彩照耀一族，酬勞也太過於豐厚了。楊洪知道盛滿可怕，而石亨奸邪狠毒粗暴傲慢，恃仗寵幸而驕横，其被誅滅全族是應該的。朱謙勇猛謀略趕不上郭登，郭登没有後代，而朱謙之子朱永，晋爵上公，子孫世代爲侯不絶。孫鏜、范廣善戰大略相等，而范廣因冤屈而死。所遇有幸有不幸，相距難道不遠嗎！

明史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史昭 劉昭 李達 巫凱 曹義 施聚 許貴 (子)寧 周賢 (子)玉
歐信 王璽 魯鑑 (子)麟 (孫)經 劉寧 周璽 莊鑑
彭清 姜漢 (子)奭 (孫)應熊 安國 杭雄

史昭

史昭，合肥人。永樂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八年，充總兵官，鎮涼州。土軍老的罕先與千户虎保作亂，虎保敗，老的罕就撫。昭上書言其必叛狀。未至，而老的罕果叛。昭與都指揮滿都等擊平之。移鎮西寧。

仁宗立，進都督僉事。上言西寧風俗鄙悍，請設學校如中土。報可。宣德初，昭以衛軍守禦，不暇屯種，其家屬願力田者七百七十餘人，請俾耕藝，收其賦以足軍食。從之。五年，曲先衛都指揮使散即思邀劫西域使臣，昭率參將趙安偕中官王安、王瑾討之。長驅至曲先，散即思望風遁，擒其黨答答不花等，獲男女三百四十人，馬駝牛羊三十餘萬，威震塞外。捷聞，璽書慰勞，賞賚加等。

七年春，以征西將軍鎮寧夏。孛的達里麻犯邊，遣兵擊之，至闊台察罕，俘獲甚衆。進都督同知。

正統初，昭以寧夏孤懸河外，東抵綏德二千里，曠遠難守，請於花馬池築哨馬營，增設烽堠，直接哈剌兀速之境。邊備大固。尋進右都督。時阿台、朵兒只伯數寇邊。詔昭與甘肅

史昭，合肥人。永樂初年，積功官至都指揮僉事。八年，充任總兵官，鎮守涼州。土軍老的罕先與千户虎保作亂，虎保兵敗，老的罕被招撫。史昭上書説他必定反叛。書信還没到達，老的罕果然叛亂。史昭與都指揮滿都等人進軍平息。移兵鎮守西寧。

仁宗即位，晋升都督僉事。上疏稱西寧風俗粗悍，請求和内地一樣設立學校。回報許可。宣德初年，史昭因衛軍守禦，没有時間屯種，他們的家屬願意種田的有七百七十多人，請求讓他們耕種，徵收田賦來補充軍糧。皇上聽從。五年，曲先衛都指揮使散即思攔路搶劫西域使臣，史昭率參將趙安偕同中官王安、王瑾征討。長途驅馳到曲先，散即思望風而逃，擒獲其黨羽答答不花等人，俘獲男女三百四十人，馬、駱駝、牛、羊三十多萬頭，威震塞外。捷報傳到朝廷，皇帝發璽書慰勞，加等賞賜財物。

七年春，以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孛的達里麻侵犯邊境，史昭派兵攻擊他們，至闊台察罕，俘獲很多。晋升都督同知。

正統初年，史昭以寧夏孤立於黄河以外，東距綏德二千里，空曠遥遠難於拒守，請求在花馬池築造哨馬營，增設烽火臺，直接和哈剌兀速邊境接壤。邊防得到極大的鞏固。不久晋升右都督。當時阿台、朵兒只伯屢次侵犯邊境。皇帝詔

守將蔣貴、趙安進剿。并無功，被詔切責，貶都督僉事。三年，復右都督。八年，以老召還。明年卒。

令史昭與甘肅守將蔣貴、趙安進軍征剿。都無戰功，被皇上下詔嚴厲地斥責，貶官爲都督僉事。三年，恢復右都督官位。八年，因年老被召回京。第二年去世。

昭居寧夏十二年，老成持重，兵政修舉，亦會敵勢衰弱，邊境得無事。兵部尚書王驥、寧夏參將王榮嘗舉其過。朝議以昭守邊久，習兵事，不易也。而與昭并爲邊將最久，有勳績可稱者，都督同知劉昭鎮西寧二十年，都指揮李達鎮洮州至四十年，并爲蕃漢所畏服。

史昭官居寧夏十二年，老成持重，軍政事務處理得當，也恰巧敵勢衰弱，邊境得以安定無戰事。兵部尚書王驥、寧夏參將王榮曾經舉劾他的過失。朝議以史昭守邊長久，熟悉軍事，没有變更。而與史昭同時爲邊將時間最長，有功績可稱的，都督同知劉昭鎮守西寧二十年，都指揮李達鎮守洮州長達四十年，都爲蕃漢所畏懼敬服。

劉昭

劉昭，全椒人。永樂五年以都指揮同知使朵甘、烏思藏，建驛站。還至靈藏，番賊邀劫，昭敗之。進都指揮使，鎮河州。宣德二年，副陳懷討平松潘寇。累進都督同知，移西寧，復鎮河州，兼轄西寧。罕東酋劄兒加邀殺中官使西域者，奪璽書金幣去。命昭副甘肅總兵官劉廣討之。劄兒加請還所掠書幣，貢馬贖罪。帝以窮寇不足深治，命昭等還。

劉昭，全椒人。永樂五年以都指揮同知官出使朵甘、烏思藏，建立驛站。回來時到達靈藏，番賊攔路搶劫，劉昭擊敗他們。晉升都指揮使，鎮守河州。宣德二年，輔助陳懷掃平松潘寇賊。積官升至都督同知，調往西寧，再次鎮守河州，兼管轄西寧。罕東首領劄兒加劫殺出使西域的宦官，奪去璽書金幣。皇上命劉昭輔助甘肅總兵官劉廣征討。劄兒加請求歸還所掠奪的璽書金幣，獻馬以贖罪。皇帝以陷於困境的敵人不足以深究，命令劉昭等回師。

李達

李達，定遠人。累官都督僉事。正統中，致仕。

李達，定遠人。積官爲都督僉事。正統年間，退休。

巫凱

巫凱，句容人。由廬州衛百户積功至都指揮同知。永樂六年，以從英國公張輔平交阯功，遷遼東都指揮使。十一年，召帥所部會北京。明年從征沙漠，命先還。凱言諸衛兵宜以三之二守禦，而以其一屯糧，開原市馬悉給本衛乘操。從之。

巫凱，句容人。由廬州衛百户積功官至都指揮同知。永樂六年，因隨英國公張輔平定交阯之功，遷升爲遼東都指揮使。十一年，被命率所部會集北京。第二年隨征沙漠，被命先回。巫凱進言稱諸衛兵應以三分之二來守禦，而以其三分之一來屯田，開原交换得到的馬匹全部給本衛士兵騎馬操練。皇帝聽從。

宣宗立，以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代朱榮鎮遼東。時中國人自塞外脱歸者，令悉送京師，俟親屬赴領。凱言遠道往來，恐致失所，阻遠人慕歸心。乃更令有馬及少壯者送京

宣宗即位，以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代替朱榮鎮守遼東。當時中原人從塞外脱身回來的，被命都送往京城，等待親屬前往認領。巫凱進言稱遠道往來，恐致失散，阻止遠方的人渴望回歸之心。就改令有馬及年少健壯的送往京城，

師，餘得自便。敵掠西山，凱擊敗之，盡得所掠者，降敕褒勉。

帝嘗遣使造舟松花江招諸部。地遠，軍民轉輸大困，多逃亡。會有警，凱力請罷其役，而逃軍入海西諸部者已五百餘人。既而造舟役復興，中官阮堯民、都指揮劉清等董之。多不法，致激變。凱劾堯民等，下之吏。

英宗登極，進都督同知，上言邊情八事。請厚恤死事者家，益官吏折俸鈔，歲給軍士冬衣布棉，軍中口糧芻粟如舊制，且召商實邊。俱允行。未幾，爲兵部尚書王驥所劾。朝廷知凱賢，令凱自陳。并諭廷臣，文武官有罪得實始奏，誣者罪不貸。凱由是得行其志。正統三年十二月，有疾，命醫馳視，未至而卒。

凱性剛毅，饒智略，馭衆嚴而有恩。在遼東三十餘年，威惠并行，邊務修飭。前後守東陲者，曹義外皆莫及。

曹義

義，字敬方，儀真人。以燕山左衛指揮僉事累功至都督僉事，副凱守遼東。凱卒，代爲總兵官。凱，名將，義承其後，廉介有守，遼人安之。兀良哈犯廣寧前屯，詔切責，命王翺往飭軍務，劾義死罪。頃之，義獲犯邊孛台等，詔戮於市。自是義數與兀良哈戰。正統九年，會朱勇軍夾擊，斬獲多，進都督同知，累官左都督。義在邊二十年，無赫赫功，然能謹守邊陲。其麾下施聚、焦禮等皆至大將。英宗復辟，特封義豐潤伯，聚亦封懷柔伯。居四年，義卒，贈侯，謚莊武。繼室李氏殉，詔旌之。

其餘的自便。敵人掠奪西山，巫凱擊敗他們，全部獲得被掠去的百姓，皇上降敕令褒獎勉勵。

皇帝曾派使者在松花江造船招撫諸部落。地方遥遠，軍民轉運輸送十分疲憊，大多逃跑。恰巧有敵情，巫凱極力請求廢除此勞役，而逃跑到海西諸部落的士兵已五百多人。不久造船之役又興起，中官阮堯民、都指揮劉清等人主管。多有不法之事，導致激發變故。巫凱彈劾阮堯民等人，使之入獄。

英宗即位，晋升都督同知，進言邊情八件事。請求厚恤爲國而死的人家，增加官吏被折扣的錢鈔，每年發給士兵冬衣棉布，軍中口糧芻糧如同舊制，并且召商人充實邊境。都被允許施行。不久，被兵部尚書王驥彈劾。朝廷知道巫凱賢良，命巫凱自己陳述。并且諭告廷臣，文武官員有罪得其實情纔上奏，誣告者罪不赦。巫凱由此得以施展他的志向。正統三年十二月有病，皇上命御醫騎馬前往診視，没有到達巫凱就去世了。

巫凱性情剛毅，很有智謀，管理部衆嚴格而有恩惠。在遼東三十餘年，威嚴恩惠并行，邊防事務整治有序。前後守禦東部邊陲的，除曹義外其他人都比不上他。

曹義，字敬方，儀真人。以燕山左衛指揮僉事積功官至都督僉事，輔助巫凱守禦遼東。巫凱去世，代替他爲總兵官。巫凱是名將，曹義承其後，廉潔耿直有節操，遼東人安居樂業。兀良哈進犯廣寧前屯，皇上詔令嚴厲斥責，命令王翺前往整治軍務，彈劾曹義死罪。不久，曹義捉獲犯邊的孛台等人，皇上詔令將他們斬之於市。從此曹義屢次與兀良哈作戰。正統九年，會同朱勇軍夾擊，斬獲很多，晋升都督同知，積官至左都督。曹義在邊陲二十年，没有赫赫戰功，但能够謹守邊陲。他的部下施聚、焦禮等都至大將。英宗恢復皇位，破格封曹義爲豐潤伯，施聚也被封爲懷柔伯。過了四年，曹義去世，被贈侯爵，謚號莊武。繼室李氏殉節，皇上下詔褒獎。

施聚

施聚，其先沙漠人，居順天通州。父忠爲金吾右衛指揮使，從北征，陣殁，聚嗣職。宣德中，備禦遼東，累擢都指揮同知。以義薦，進都指揮使。義與兀良哈戰，聚皆從。也先逼京師，景帝詔聚與焦禮俱入衛。聚慟哭，即日引兵西。部下進牛酒，聚揮之曰："天子安在？吾屬何心饗此。"比至，寇已退，乃還。聚以勇敢稱，官至左都督。值英宗推恩，得封伯。後義二年卒，贈侯，謚威靖。義三傳至棟，聚四傳至瑾，吏部皆言不當復襲，世宗特許之。傳爵至明亡。

施聚，其先人是沙漠人，居住在順天通州。他的父親施忠爲金吾右衛指揮使，從軍北征，陣亡，施聚繼承父職。宣德年間，守禦遼東，積功提升爲都指揮同知。因曹義舉薦，晋升都指揮使。曹義與兀良哈作戰，施聚都跟從。也先逼近京城，景帝詔令施聚與焦禮都入京守衛。施聚慟哭，即日引兵西去。部下獻上牛酒，施聚揮手讓他們撤去，説："天子在哪裏？我們有什麼心思享受這些東西。"等到到達，敵寇已經撤退，就回師了。施聚以勇敢見稱，官至左都督。正值英宗推恩，得以封伯。在曹義後二年去世，被贈侯爵，謚號威靖。曹義官職三代相傳到曹棟，施聚四代相傳到施瑾，吏部都稱不應再承襲，世宗破格准許。官爵傳到明朝滅亡。

許貴 許寧

許貴，字用和，江都人，永新伯成子也。襲職爲羽林左衛指揮使。安鄉伯張安舉貴將才，試騎射及策皆最，擢署都指揮同知。尋以武進伯朱冕薦擢山西行都司，督操大同諸衛士馬。

許貴，字用和，江都人，是永新伯許成的兒子。繼承官職爲羽林左衛指揮使。安鄉伯張安薦舉許貴是將才，考試他的騎射及對策都是最出色的，提升爲都指揮同知。不久因武進伯朱冕舉薦提升爲山西行都司，督管操練大同諸衛兵馬。

正統末，守備大同西路。也先入寇，從石亨戰陽和後口，敗績，貴力戰得還。英宗北狩，邊城悉殘破，大同當敵衝，人心尤恟懼。貴以忠義激戰士。敵來，擊敗之。進都指揮使。

正統末年，守禦大同西路。也先入侵，隨石亨作戰於陽和後口，大敗，許貴奮力作戰得以生還。英宗被俘往北方，邊城都殘破不堪，大同首當其衝，人心格外惶恐不安。許貴用忠義思想來激勵戰士。敵寇來到，許貴擊敗他們。晋升都指揮使 。

景泰元年春，充右參將。敵寇威遠，追敗之蒲州營，奪還所掠人畜。敵萬騎逼城下，禦却之。再遷都督同知。大同乏馬，命求民間，得八百餘匹。所司不給直，貴爲請，乃予之。嘗募死士入賊壘，劫馬百餘，悉畀戰士，士皆樂爲用。分守中官韋力轉淫虐，衆莫敢言，貴劾奏之。三年，疾還京。英宗復辟，命理左府事，尋調南京。

景泰元年春，充任右參將。敵寇侵犯威遠，在蒲州營擊敗他們，奪回被掠去的人畜。敵一萬騎兵逼近城下，許貴防禦并擊退他們。再次遷升爲都督同知。大同缺乏戰馬，許貴下令在民間徵求，得八百多匹。主管官吏不給予購馬錢，許貴爲之請命，纔給予。曾經招募敢死之士進入賊營，得馬百餘匹，都賜予戰士，士兵都樂於效命。分守中官韋力轉荒淫暴虐，衆人都不敢言，許貴上奏彈劾他。三年，因病回京。英宗恢復皇位，命他管理左府事務，不久調任南京。

松潘地雜番苗，密邇董卜韓胡，

松潘地方番苗雜居，董卜韓胡附近一帶，以

舊設參將一人。天順五年，守臣告警，廷議設副總兵，以貴鎮守。未抵鎮而山都掌蠻叛，詔便道先翦之。貴分兩哨直抵其巢，連破四十餘寨，斬首千一百級，生擒八百餘人，餘賊遠遁。貴亦感嵐氣，未至松潘卒。帝爲輟朝一日，賜賻及祭葬如制。

子寧，字志道。正統末，自以舍人從軍有功，爲錦衣千户。貴殁，嗣指揮使。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守禦柴溝堡。

成化初，充大同游擊將軍。寇入犯，與同官秦傑等禦之小龍州澗，擒其右丞把禿等十一人。改督宣府操練，移延綏。地逼河套，寇數入掠孤山堡。寧提孤軍奮擊之，三戰皆捷，寇渡河走。明年復以三千騎入沙河墩，與總兵官房能禦之。寇退，復掠康家岔。寧出塞百五十里，追與戰，獲馬牛羊千餘而還。

時能守延綏，無將略，巡撫王鋭請濟師。詔大同巡撫王越帥衆赴。越遣寧出西路，破敵黎家澗。進都指揮同知。復遣寧與都指揮陳輝追寇，獲馬騾六百。朝廷以阿羅出復入河套，頻擾邊，命越與朱永禦，而以寧才，擢都督僉事，佩靖虜副將軍印，代能充總兵官。寧起世冑，不十年至大將，同列推讓不及，父友多隸部下，亦不以爲驟。逾月，寇大入，永遣寧及游擊孫鉞禦之。至波羅堡，相持三日夜，寇乃解去。亡失多，寧以力戰得出，卒被賞。至冬，賊入安邊，寧追擊有功。

七年，又與諸將孫鉞、祝雄等敗寇於混忽都河，璽書褒獎。迤北開元王把哈孛羅屢欲降，内懼朝廷見罪，外畏阿羅出仇之，徬徨不決。寧請撫慰以固其心，卒降之。明年，參將錢

前設參將一人。天順五年，守臣告警，朝廷議論設置副總兵，用許貴鎮守。没有抵達而山都掌蠻叛亂，皇上詔令許貴順路先剪滅他。許貴分兵兩路直抵敵人巢穴，連破四十餘寨，斬首一千一百人，生擒八百餘人，其餘的賊寇遠遠地逃跑了。許貴也感染嵐氣，未到松潘就去世了。皇帝爲此而罷朝一日，按制度賜予助祭的錢財舉行葬禮。

兒子許寧，字志道。正統末年，以舍人從軍征戰有功，任錦衣千户。許貴去世，繼任指揮使。因被舉薦提升爲都指揮僉事，守禦柴溝堡。

成化初年，充任大同游擊將軍。敵寇入侵，與同僚秦傑等人在小龍州澗抵禦他們，擒獲敵右丞把禿等十一人。改督宣府士兵操練，移鎮延綏。地靠河套，敵人屢次侵入掠奪孤山堡。許寧率孤軍奮起抗擊，三戰都勝，敵寇渡過黄河逃跑。第二年又以三千騎兵侵入沙河墩，許寧與總兵官房能抵禦他們。敵退，又掠奪康家岔。許寧出軍塞外一百五十里，追上與敵作戰，繳獲馬牛羊一千餘頭而回。

當時房能守衛延綏，没有大將的謀略，巡撫王鋭請求增派軍隊。皇上詔令大同巡撫王越率軍前往。王越派許寧出兵西路，敗敵於黎家澗。晋升都指揮同知。再次派許寧與都指揮陳輝追擊敵寇，獲馬騾六百匹。朝廷因阿羅出又入侵河套，頻頻騷擾邊境，命令王越與朱永防禦，而因許寧有才能，提升爲都督僉事，佩靖虜副將軍印，代替房能任總兵官。許寧出身世家，不出十年官至大將，同僚推讓趕不上，父親的朋友多隸屬爲他的部下，也不以爲提升過快。一個月以後，敵寇大肆侵入，朱永派許寧及游擊孫鉞抵禦他們。至波羅堡，相持三天三夜，敵寇纔引兵而去。傷亡很大，許寧死戰得以脱身，最後被獎賞。到冬天，賊寇侵入安邊，許寧追擊有功。

七年，又與諸將孫鉞、祝雄等敗敵於混忽都河，皇上下璽書褒獎。直北開元王把哈孛羅屢次想投降，内懼朝廷怪罪，外懼阿羅出仇恨他，躊躇不決。許寧請求對他撫慰來堅定他的决心，終於使之投降。第二年，參將錢亮在師婆澗戰敗，

亮敗績於師婆澗，士卒死者十三四，寧與越等俱被劾。帝不罪。時滿都魯等屢犯延綏，寧帥鎮兵力戰。寇不得志，乃出西路，直犯環慶、固原。寧將輕騎夜襲之鴨子湖，奪馬畜而還。又明年，寇入榆林澗，與巡撫余子俊敗之。滿都魯等大入西路，留其家紅鹽池。越乘間與寧及宣府將周玉襲破其巢。進署都督同知。與子俊築邊墻，增營堡，寇患少衰。

十八年，寇分數道入，寧蹙之邊墻，獲級百二十。予實授。時越方鎮大同，命寧與易鎮。至則與鎮守太監汪直不協。巡撫郭鏜以聞，調直南京。小王子大入。寧知敵勢盛，欲持重俟隙，乃斂兵守，而別遣將劉寧、董升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堡。王趣戰，使衆哭於轅門。寧憤，與鏜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寧奔夏米莊，鏜、新馳入城。會璽等來援，寇乃退。寧還，陣亡家婦子號呼詬詈，擲以瓦礫，寧大喪氣。已而寇復入，劉寧、宋澄、莊鑑等禦之。十戰，少利，寇退。寧等掩其敗，更以捷聞。巡按程春震發之，與鏜、新俱下獄。鏜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閒住。

弘治中，用薦署都指揮使，分領操練。十一年十二月卒。贈都督僉事。

寧束髮從軍，大小百十餘戰，身被二十七創。性沉毅，守官廉，待士有恩，不屑干進。劉寧、神英、李杲皆出麾下。子泰，自有傳。

周賢　周玉

周賢，滁人，襲宣府前衛千户。

戰死的士兵有十分之三四，許寧與王越等都被彈劾。皇帝没有問罪。當時滿都魯等人屢次侵犯延綏，許寧率鎮兵與敵人死戰。敵寇不能逞志，就出兵西路，徑直侵犯環慶、固原。許寧率輕鋭的騎兵夜襲鴨子湖，奪獲馬畜而回。又第二年，敵人侵入榆林澗，許寧與巡撫余子俊擊敗他們。滿都魯等大肆入侵西路，把他們的家留在紅鹽池。王越乘機與許寧及宣府將周玉攻破敵人巢穴。晋升代理都督同知。與余子俊築造邊防城墻，增加營堡，寇患稍稍得到緩解。

十八年，敵人分兵數路侵入，許寧把他們逼近邊墻，殺敵一百二十人。皇上給予實授都督同知。當時王越正鎮守大同，皇上命許寧與他交换鎮守。許寧到後就與鎮守太監汪直不和。巡撫郭鏜上報，把汪直調往南京。小王子大肆侵入。許寧知道敵勢强盛，想穩重以待時機，就聚兵守禦，而另外派將劉寧、董升與周璽相爲犄角。敵人大肆掠奪，焚毁代王别墅。王督促作戰，讓衆人在轅門慟哭。許寧很氣憤，與郭鏜等駐營城外。敵以十幾人爲誘餌，太監蔡新部下騎馬攻擊。許寧將士争相出擊，遇埋伏而大敗，戰死的有一千多人。許寧奔向夏米莊，郭鏜、蔡新馳入城中。恰巧周璽等前來救援，敵人纔退却。許寧回城，陣亡士兵的妻子兒女號哭詈駡，投擲瓦礫，許寧十分喪氣。不久敵人再次侵入，劉寧、宋澄、莊鑑等人抵禦。十次作戰，稍微取勝，敵寇退却。許寧等人掩蓋敗績，改以捷報上達朝廷。巡按程春震揭發他們，許寧與郭鏜、蔡新一并入獄。郭鏜降官六級，蔡新因初任降官三級，許寧降爲指揮同知閑住。

弘治年間，因被舉薦任都指揮使，分管操練。十一年十二月去世。追贈都督僉事。

許寧剛成年便從軍，參加大小一百一十多次戰鬥，身上受二十七處創傷。性情沉穩剛毅，居官廉潔，對士兵有恩，不屑於謀求進升。劉寧、神英、李杲都出其麾下。兒子許泰，另有傳記。

周賢，滁人，承襲宣府前衛千户。景泰初

景泰初，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西猫兒峪，助副總兵孫安守石八城。尋充右參將，代安鎮守。兀良哈入寇，總兵官過興令宣府副將楊信及賢合擊。賢不俟信，徑擊敗之。信被劾，都御史李秉言信緩師，賢亦棄約。帝兩宥之。

年，積功官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西猫兒峪，輔助副總兵孫安守衛石八城。不久充任右參將，代替孫安鎮守。兀良哈入侵，總兵官過興令宣府副將楊信及周賢合擊。周賢不等楊信，徑自出擊打敗敵人。楊信被彈劾，都御史李秉稱楊信遲緩，周賢也棄約。皇帝饒恕了兩人。

天順初，總兵官楊能奏賢擢都督僉事。寇駐塞下，能檄賢與大軍會，失期，徵下獄。以故官赴寧夏，隸定遠伯石彪。寇二萬騎入安邊營。彪率賢等擊之，連戰皆捷，追至野馬澗、半坡墩，寇大敗。而賢追不已，中流矢卒。詔贈都督同知。賢初下吏，自以不復用，及得釋，感激誓死報，竟如其志。

天順初年，總兵官楊能上奏提升周賢爲都督僉事。敵寇駐扎塞下，楊能傳檄令周賢與大軍會合，誤期，被逮捕入獄。以原職赴寧夏，隸屬於定遠伯石彪。敵兩萬騎兵入侵安邊營。石彪率周賢等攻擊敵人，連戰都獲勝，追至野馬澗、半坡墩，敵人大敗。而周賢緊追不止，被箭射中而死。皇上下詔贈都督同知。周賢最初入獄，自以爲不能再被任用，等到被釋放，感激不已，誓死報答皇恩，最終實現了他的志願。

子玉，字廷璧，當嗣指揮使。以父死事，超二官爲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督理屯田。進都指揮使，充宣府游擊將軍。

周賢之子周玉，字廷璧，應繼承指揮使。因父親戰死，超越二級任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督管屯田。晋升都指揮使，充任宣府游擊將軍。

成化九年，會昌侯孫繼宗等奉詔舉將才，玉爲首。詔率所部援延綏，從王越襲紅鹽池。進署都督僉事，還守宣府。寇入馬營、赤城，擊敗之。兵部言宣府諸大帥無功，玉所部三千人能追敵出境，請加一秩酬其勞，乃予實授。尋充宣府副總兵。

成化九年，會昌侯孫繼宗等人奉詔薦舉將才，周玉爲舉薦的第一人。詔令率部下增援延綏，隨王越襲擊紅鹽池。晋升代理都督僉事，返還守衛宣府。敵寇侵入馬營、赤城，周玉擊敗他們。兵部稱宣府諸大帥没有戰功，周玉部下三千人能把敵寇逐出邊境，請求加官一級以酬謝功勞，皇上就給予實授。不久充任宣府副總兵。

十三年，佩征朔將軍印，鎮宣府。破敵紅崖，追奔至水磨灣。進署都督同知。十七年五月，寇復入犯，參將吴儼、少監崖榮追出塞，至赤把都，爲所遮，兵分爲三，皆被圍。儼、榮走據北山，困甚。守備張澄率兵進，力戰，解二圍。抵北山下，儼、榮已夜遁。澄拔其衆而還，死者過半。澄所部七百人，亦多戰死。詔録澄功，治儼等罪。玉先以葛谷堡、赤城頻受掠，凡三被論，至是復以節制不嚴見劾。帝皆置不問。

十三年，佩征朔將軍印，鎮守宣府。敗敵於紅崖，追擊奔逃之敵至水磨灣。晋升爲都督同知。十七年五月，敵寇又入侵，參將吴儼、少監崖榮追出邊塞，至赤把都，被阻攔，軍隊被一分爲三，都被包圍。吴儼、崖榮突圍據守北山，非常困乏。守備張澄率兵進擊，死戰，解除兩人之圍。抵達北山下，吴儼、崖榮已乘夜逃跑。張澄收聚他們的人衆而回，戰死的人超過半數。張澄部下七百人，也多戰死。皇上詔録張澄戰功，追究吴儼等人罪責。周玉先前以葛谷堡、赤城頻頻被掠奪，共三次被彈劾，到這時又以管理不嚴被彈劾，皇帝都置之不理。

十九年，小王子犯大同，敗總兵官許寧。入順聖川大掠，以六千騎寇宣府。玉將二千人前行，巡撫秦紘兵繼進，至白腰山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至西陽河，都指揮孫成亦敗寇七馬房。時寇乘勝，氣甚銳，竟爲玉等所挫，一時稱其功。未幾，寇復入，玉伏兵敗之。朱永至大同，復會玉軍擊敗之鵓鴿峪。進署右都督。

余子俊築邊墻，玉不爲力，且與紘不相能。子俊惡之，奏與寧夏神英易鎮。久之，復移鎮甘肅。孝宗嗣位，實授右都督。

玉督邊墻工峻急，部卒張伏興等以瓦石投之。兵部言，悍卒漸不可長，遂戮伏興，戍其黨。

土魯番貢獅子，願獻還哈密城及金印，贖所留使者。玉爲之奏，帝命與巡撫王繼經畫。既果來歸，玉等皆受賚。七年，病歸，尋卒。謚武僖。

玉初爲偏裨，及鎮宣府，甚有名。後莅甘肅，部下屢失事，又侵屯田。死後事發，子襲職，降二等。

十九年，小王子侵犯大同，擊敗總兵官許寧。侵入順聖川大肆掠奪，以六千騎兵進犯宣府。周玉率二千人前往，巡撫秦紘率兵後繼，至白腰山擊敗敵人。指揮曹洪攔擊到西陽河，都指揮孫成也敗敵於七馬房。當時敵寇乘勝，士氣很盛，竟然被周玉等人擊敗，一時稱贊其功。不久，敵再次侵入，周玉設伏兵擊敗他們。朱永到大同，又會合周玉軍隊敗敵於鵓鴿峪。晉升爲代理右都督。

余子俊築邊墻，周玉不爲他出力，并且與秦紘不相和。余子俊厭惡他，奏請與寧夏神英交換鎮守。很久以後，又調任鎮守甘肅。孝宗即位，實授周玉爲右都督。

周玉督促邊墻工程緊急，部卒張伏興等人用瓦塊石頭向他投擲。兵部稱，悍卒惡習不可滋長，於是殺張伏興，流放其黨羽。

土魯番進貢獅子，願意獻還哈密城及金印，來贖取被扣留的使者。周玉爲之上奏朝廷，皇帝命他與巡撫王繼料理。不久果然來歸服，周玉等人都受賞。七年，生病回京，不久去世。謚號武僖。

周玉最初爲偏將，等到鎮守宣府，很有名。後來在甘肅任職，部下屢屢失利，又侵犯屯田。死後事情被揭發，他的兒子承襲官職，降官二級。

歐信

歐信，嗣世職金吾右衛指揮使。景泰三年，以廣東破賊功，擢都指揮同知。已，命守備白羊口，遷大寧都指揮使。

天順初，以都督僉事充參將，守備廣東雷、廉諸府。巡撫葉盛薦其廉勇，進都督同知，代副總兵翁信。兩廣瑶僮陷開建，殺官吏，帝趣進兵。信破賊化州之馬里村，再破之石城，擊斬海南衛反者邵瑄。

時所在盜群起，將吏不能定。廣西參將范信守潯、梧，瑶盡在境內，陰納瑶賂，縱使越境流劫，約毋犯

歐信，繼承世職任金吾右衛指揮使。景泰三年，因廣東破賊之功，提升爲都指揮同知。後來，被命令守禦白羊口，遷升大寧都指揮使。

天順初年，以都督僉事充任參將，守衛廣東雷、廉諸府。巡撫葉盛薦舉他廉潔勇敢，晉升都督同知，取代副總兵翁信。兩廣瑶僮攻陷開建，殺死官吏，皇帝催促派兵征剿。歐信在化州的馬里村擊敗賊寇，又敗敵於石城，擊殺海南衛謀反的邵瑄。

當時，各地的盜賊群起，將吏不能平定。廣西參將范信守衛潯、梧，瑶人全在其轄區內，暗地裏接受瑶人的賄賂，縱容他們越境搶劫，約定

己。於是雷、廉、高、肇悉被寇。帝命廣西總兵官陳涇及信合剿。時有斬馘，而賊勢不衰，朝廷猶倚范信。會涇以罪徵，乃擢范信都督僉事充副總兵，鎮廣東，而命信佩征蠻將軍印，代涇鎮廣西。

不侵犯自己。於是雷、廉、高、肇都被侵犯。皇帝命廣西總兵官陳涇及歐信合剿。時常有斬獲，而賊勢不衰，朝廷還是依賴范信。恰巧陳涇因罪被拘捕，就提升范信爲都督僉事充任副總兵，鎮守廣東，而命歐信佩征蠻將軍印，代替陳涇鎮守廣西。

成化元年，賊掠英德諸縣，信討斬五百餘人，奪還人口。韓雍督師，令信等分五哨，攻破大藤峽。已而餘賊復入潯州，信被劾獲宥，召還，理前府事。

成化元年，賊寇掠奪英德諸縣，歐信征討斬殺五百餘人，奪回被掠去的人口。韓雍督軍，命令歐信等人分兵五路，攻破大藤峽。不久餘賊又侵入潯州，歐信遭彈劾獲得赦免，被召回京，管理前府事務。

七年春，充總兵官，鎮守遼東，累敗福餘三衛。言者謂信已老，請召還。巡撫彭誼奏："官軍耆老五千餘人，皆言信忠謹有謀勇，累立戰功，威鎮邊陲。年六旬，騎射勝壯士，不宜召回。"乃留鎮如故。久之，陳鉞代誼。鉞貪功，信不能違，十四年，爲巡按王崇之所劾。其冬，乃召歸。尋遣中官汪直等往按，直右鉞，歸罪信等。下獄，鎸一官閒住，飲恨而卒。

七年春，充任總兵官，鎮守遼東，屢次擊敗福餘三衛。諫言者稱歐信已老，請召他回京。巡撫彭誼奏稱："年老的官軍五千餘人，都説歐信忠誠謹慎有勇有謀，屢立戰功，威震邊陲。年紀六十，騎射勝過壯士，不應該召回。"就依舊留他鎮守。很久以後，陳鉞取代彭誼。陳鉞貪功，歐信不能違抗，十四年，被巡按王崇之彈劾。這年冬，就被召回。不久派中官汪直等前去查驗，汪直偏袒陳鉞，歸罪於歐信等人。入獄，降官閑住，含恨而死。

范信既徙廣東，賊勢愈盛，劫掠不止，乃語人曰："今賊仍犯廣東，亦我遣之耶。"而是時都督顏彪佩征夷將軍印，討賊久無功，濫殺良民報捷。嶺南人咸疾之。

范信既已調往廣東，賊寇氣勢更加旺盛，搶劫掠奪不止，就對人説："如今賊寇仍犯廣東，也是我派遣他們的嗎?"而當時都督顏彪佩征夷將軍印，討賊很久没有戰功，濫殺良民報捷。嶺南人都痛恨他。

王璽

王璽，太原左衛指揮同知也。成化初，擢署都指揮僉事，守禦黄河七墅。巡撫李侃薦於朝。阿魯出寇延綏，命充游擊將軍赴援，戰孤山堡，敗之。寇再入，戰漫天嶺、劉宗塢及漫塔、水磨川，皆有功。進都指揮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寧夏。九年，以將才與周玉同薦。十二年，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甘肅。

王璽，是太原左衛指揮同知。成化初年，提升爲代理都指揮僉事，守禦黄河七墅。巡撫李侃向朝廷推薦王璽。阿魯出侵犯延綏，被命充任游擊將軍奔赴增援，交戰於孤山堡，打敗他們。賊寇再次侵入，交戰於漫天嶺、劉宗塢及漫塔、水磨川，都有功。晋升都指揮同知，充任副總兵，鎮守寧夏。九年，以將才與周玉一起被薦舉。十二年，提升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鎮守甘肅。

黄河以西，自莊浪抵肅州南山，其外番人阿吉等二十九族所居也。洪

黄河以西，自莊浪至肅州南山，是外番人阿吉等二十九個家族所居住的地方。洪武年間，建

武間，立石畫界，約樵牧毋越疆。歲久湮廢，諸番往往闌入，而中國無賴人又潛與交通爲邊患。璽請"復畫疆域，召集諸番，諭以界石廢，恐官軍欺凌諸部，今復立之，聽界外駐牧，互市則入關。如此，番人必聽命，可潛消他日憂"。帝稱善，從之。

立石碑劃分界限，規定砍柴放牧不得越過疆界。年歲久遠而湮没掉，諸番往往擅自進入，而中原之國無賴之人又暗地與敵勾結并爲邊患。王璽請求"再次劃分疆域，召集諸番，告訴他們界石湮廢，恐怕官軍欺凌諸部，如今再次建立，在界外聽任駐扎放牧，如要相互交易就入關。這樣做，番人必定聽命，可消除將來的憂患"。皇帝稱好，聽從他的意見。

十七年，進署都督同知。時璽以都督僉事爲總兵官，而魯鑑以署都督同知爲參將，璽恐難於節制，乞解兵柄，故有是命。

十七年，晋升爲代理都督同知。當時王璽以都督僉事任總兵官，而魯鑑以代理都督同知爲參將，王璽擔心難於控制，乞求解除兵柄，故有此命。

初，哈密爲土魯番所擾，使其將牙蘭守之。都督罕慎寄居苦峪口，近赤斤、罕東，數相攻，罕慎勢窮無援。朝議敕璽築城苦峪，别立哈密衛以居之。璽遣諜者間牙蘭。牙蘭不聽，得其所羈掠九十餘人以歸，具悉虛實。十七年，召集赤斤、罕東將士，犒以牛酒，令助罕慎。罕慎合二衛兵，夜襲哈密及剌木等八城，遂復其地，仍令罕慎居之。事聞，獎勞，賚金幣。已，罕東入寇，璽禦却之，請興師以討。帝念其常助罕慎，第遣使責諭。明年，北寇殺哨卒，璽率參將李俊及赤斤兵擊之於狼心山、黑河西，多所斬獲。

起初，哈密被土魯番所侵擾，派遣他的將領牙蘭守衛。都督罕慎寄居苦峪口，靠近赤斤、罕東，屢次互相攻擊，罕慎勢力孤弱没有援助。朝議命王璽在苦峪築造城堡，另立哈密衛讓他居住。王璽派間諜離間牙蘭。牙蘭不聽，獲得被其關押掠奪的九十多人而回，完全瞭解了他們的底細。十七年，王璽召集赤斤、罕東將士，用牛酒犒勞他們，命令他們助罕慎殺敵。罕慎合二衛兵，夜襲哈密及剌木等八城，於是收復失地，便命令罕慎鎮守。朝廷知道後獎賞慰勞，賞賜金幣。後來，罕東入侵，王璽防禦擊退他們，請求朝廷調兵討伐。皇帝念其常助罕慎，衹是派使者去譴責。第二年，北方寇賊殺哨兵，王璽率參將李俊及赤斤兵交戰於狼心山、黑河以西，多有斬獲。

二十年，移鎮大同。璽有復哈密功，官不進，陳於朝，乃實授都督同知。

二十年，王璽調守大同。王璽有收復哈密之功，没有被提升，向朝廷陳述纔實授都督同知。

璽習韜略，諳文事，勇而有謀。廷臣多稱之。在邊二十餘年，爲番人所憚。弘治元年卒。賜祭葬，贈恤有加。

王璽熟習文韜武略，勇而有謀。朝廷大臣多稱贊他。在邊防二十餘年，爲番人所忌憚。弘治元年去世。被賜予祭奠葬禮，贈送撫恤很多。

魯鑑　魯麟　魯經

魯鑑，其先西大通人。祖阿失都鞏卜失加，明初率部落歸附，太祖授爲百夫長，俾統所部居莊浪。傳子失加，累官莊浪衛指揮同知。正統末，

魯鑑，他的祖先是西大通人。祖父阿失都鞏卜失加在明初率其部落歸附，太祖授予他百夫長，讓他統領所屬部衆居住莊浪。傳官位給兒子失加，積官至莊浪衛指揮同知。正統末年，魯鑑

鑑嗣父職。久之，擢署都指揮僉事。

成化四年，固原滿四反，鑑以土兵千人從征。諸軍圍石城，日挑戰，鑑出則先驅，入則殿後，最爲賊所憚。賊平，進署都督同知。尋充左參將，分守莊浪。命其子麟爲百户，統治土軍。十七年，坐寇入境，戴罪立功。尋充左副總兵，協守甘肅。寇犯永昌，被劾。鑑疏辨，第停其俸兩月。俄命充總兵官，鎮守延綏。自陳往功，予實授。

孝宗立，得疾，致仕。弘治初，命麟襲指揮使，加都指揮僉事。已，進同知，充甘肅游擊將軍。

魯氏世守西陲，有捍禦功，至鑑官益顯，其世業益大，而所部土軍生齒又日盛。麟既移甘肅，帝以土軍非鑑不能治，特起治之，且命有司建坊旌其世績。鑑乃條上邊務四事，多議行。鑑有材勇，遇敵輒冒矢石，數被傷不爲沮，故能積功至大將。十五年，以舊創疾發卒。贈右都督，賜恤如制。

時麟已由甘肅參將擢左副總兵，豪健如其父，而恭順不如。先爲游擊時，寇入永昌，失律，委罪副將陶禎，下御史按，當戍邊，但貶一秩，遊擊如故。暨爲副將，調章州禦寇。寇大入不能擊，遣都指揮楊琳邀之孔壩溝。琳大敗，不救，連被劾。麟自訴，止停俸二月。時已授麟子經官，令約束土軍。而麟奏經幼，土人不受要束，乞歸治之。不俟報，徑歸。帝用劉大夏言，從其請。

武宗立，甘肅巡撫畢亨薦經及麟謀勇，令率所部協戰守。正德二年，經既襲指揮使，自陳嘗隨父有功，乃

繼承父職。很久以後，提升爲代理都指揮僉事。

成化四年，固原滿四造反，魯鑑以土兵一千人跟從征討。諸軍包圍石城，天天挑戰，魯鑑進攻就擔任先鋒，撤退就擔任殿後，最被叛賊所忌憚。叛賊被掃平，晋升代理都督同知。不久充任左參將，分守莊浪。任命他的兒子魯麟爲百户，統治土軍。十七年，因敵寇入境犯罪，魯鑑戴罪立功。不久充任左副總兵，協助守甘肅。敵人侵犯永昌，被彈劾。魯鑑上疏辯護，衹停發他兩個月的俸禄。不久被命令充任總兵官，鎮守延綏。自己陳述過去的戰功，皇上給予實授。

孝宗即位，得病，退休。弘治初年，朝廷命魯麟承襲指揮使，加授都指揮僉事。不久，晋升同知，充任甘肅游擊將軍。

魯氏世代守衛西部邊防，有禦敵之功，到魯鑑官職更加顯赫，他的家世功業更加擴大，而所屬土軍人口一天比一天多。魯麟既已調往鎮守甘肅，皇帝以土軍非魯鑑不能整治，特意起用他治理，并且命令主管官吏建造碑坊來表彰他的世代功績。魯鑑就條列上呈邊務四事，多經討論被施行。魯鑑有勇猛之才，遇到敵人總是冒着弓箭炮石，數次受傷不被所阻，所以能够積功至大將。十五年，因舊傷猝發而去世。被贈予右都督，按制度賜予撫恤。

當時魯麟已由甘肅參將提升爲左副總兵，像他父親一樣豪健，而恭順却不如。起先爲游擊時，敵人侵入永昌，魯麟行軍没有紀律，嫁禍於副將陶禎，下交御史查核，應流放戍邊，但衹是貶官一級，依舊擔任游擊。作副將以後，調往章州抵禦敵人。敵寇大肆侵入而不能抗擊，派都指揮楊琳攔截敵人於孔壩溝。楊琳大敗，魯麟不救援，連續被彈劾。魯麟爲自己辯解，衹停發他兩個月俸禄。當時已經授予魯麟的兒子魯經官職，令他約束土軍。而魯麟奏稱魯經年幼，土人不受他的約束，乞求回去整治他們。不等批覆，徑自回去。皇帝采用劉大夏的意見，答應他的請求。

武宗即位，甘肅巡撫畢亨薦舉魯經及魯麟多謀勇猛，命令他率所屬部衆協助作戰守衛。正德二年，魯經既已承襲指揮使，自述曾隨父征戰有

以爲都指揮僉事。未幾，麟卒，贈都督僉事，賜祭葬。故事，都指揮無恤典，以經乞，破例予之。

功，皇上就任用他爲都指揮僉事。不久魯麟去世，被贈予都督僉事，賜予祭祀埋葬之禮。按照先例，都指揮没有撫恤之制，因魯經乞求，皇上破例給予。

經積戰功，再遷都指揮使充左參將，分守莊浪。復自陳功閥，兵部執不可。帝特命爲署都督僉事。世宗立，乞休。巡撫許鳳翔言經力戰被創，疾行愈，且世將敢戰，知名異域，今邊患棘，不宜聽其去。帝乃諭留，且勞以銀幣。尋充副總兵分守如故。嘉靖六年冬，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大學士楊一清言："經守莊浪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其部下土軍非他人所能及。雖其子瞻已爲指揮僉事，奉命統轄，然年尚少。今陝西總兵官張鳳乃延綏世將，若調鳳延綏，而改經陝西，自可彈壓莊浪，無西顧患。"帝立從之。居二年，竟以疾致仕。

魯經積戰功，再次遷升都指揮使充任左參將，分守莊浪。又自己陳述功勞，兵部堅持不同意。皇帝破格任命他爲代理都督僉事。世宗即位，請求退休。巡撫許鳳翔稱魯經力戰受傷，疾病將要痊愈，且世代爲將敢於作戰，聞名於異域，如今邊患棘手，不宜讓他離去。皇帝就詔諭他留任，并且用銀幣慰勞。不久充任副總兵分守如故。嘉靖六年冬，以都督同知充任總兵官，鎮守延綏。大學士楊一清説："魯經守衛莊浪二十餘年，屢立戰功，其部下地方軍不是他人所能趕上。雖然他的兒子魯瞻已爲指揮僉事，奉命統領管轄，然而年紀還小。如今陝西總兵官張鳳是延綏世代將領，如果把張鳳調往延綏，而魯經改任陝西，自可彈壓莊浪，没有西陲的憂患。"皇帝立刻聽從。任職二年，終因病退休。

久之，命瞻以本官守備山丹。經奏言："自臣高祖後，世守兹土。今臣家居，瞻又移他鎮，土軍皇皇，不欲別附。若因此生他患，是隳先業而負世恩也，乞令守故業。"可。

很久以後，皇上命魯瞻以本職守衛山丹。魯經奏稱："自從臣的高祖以來，世代守衛這片土地。如今我在家閑居，魯瞻又調往他鎮，土軍惶恐不安，不想依附别人。如果因此發生其他的禍患，這是廢棄先業而辜負皇上的世代恩德，請求令他守衛先前的大業。"皇上許可。

二十二年，宣、大有警，詔經簡壯士五千赴援。至而邊患已息，乃遣還。以經力疾趨召，厚賚之。明年瞻卒。經以次子及孫皆幼，請得自轄土軍。詔許之。

二十二年，宣、大有警情，皇上詔令魯經挑選五千壯士前往增援。到了以後邊患已除，就回軍。因魯經急速地奔赴召令，厚厚地賞賜他。第二年魯瞻去世。魯經因次子及孫子都年幼，請求能够自己管轄地方軍。皇上詔令許可。

經驍勇，奉職寡過，繼祖父爲大帥，保功名，稱良將。三十五年卒。賜恤如制。

魯經驍勇，奉職很少有過錯，繼祖父之後爲大帥，保全功名，被稱爲良將。三十五年去世。按制度賜予撫恤。

劉寧 周璽 莊鑑

劉寧，字世安，其先山陽人。襲世職，爲永寧衛指揮使。勇敢善戰。自以冗散無所見，會延綏用兵，疏請效死。尚書白圭許之。屢以功遷都指

劉寧，字世安，他的祖先是山陽人。承襲世職，爲永寧衛指揮使。勇敢善戰。自以爲閑散無處施展，恰巧延綏有戰争，上疏請求效勞。尚書白圭允許。屢因戰功遷升爲都指揮使，充任宣府

揮使，充宣府游擊將軍。

周璽，字廷玉，遷安人。嗣職爲開平衛指揮使。負氣習兵書，善騎射。以征北功，擢署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分守陽和，敕部兵三千訓肄聽調。成化十六年，從王越征威寧海子，累進都指揮使。

時邊寇無虛歲。十八年，分道入掠，璽與游擊董昇戰黑石崖，寧戰塔兒山，皆有功。璽進署都督僉事，還大同副總兵。寧進都督僉事，改左參將，分守陽和。

十九年秋，亦思馬因大入。大同總兵官許寧分遣璽守懷仁，寧與董昇營西山，自將中軍，擊之夏米莊，敗績。寧、昇被圍數重，幾陷。亟發巨炮擊之，敵多死，圍乃解。璽聞中軍失利，亟還兵援。夜遇敵，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陣，敵少却。久之，短兵接，臂中流矢，拔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寧兵至，中軍潰卒亦稍集，敵乃退，許寧等亦還。無何復入掠。寧將兵三千，遇之聚落站西，連戰敗之。復敗之白登、柳林，又追敗之小鶵鴿谷。而大同西路參將莊鑑亦邀其歸路，戰於牛心山，敵遂遁。時諸將多失利，許寧以下獲罪，而璽以功予實授，寧超遷都督同知，莊鑑以所部無失亡，亦賚銀幣。

鑑，遼東人。天順中，襲定遼右衛指揮使。驍猛有膽决。遇賊輒奮，數有功，累官都督僉事，掌左府。弘治十一年，佩鎮朔將軍印，鎮宣府。以才與大同總兵官張俊易鎮。兵部侍郎熊繡奏其經畫功，進都督同知。

璽尋以右副總兵分守代州，兼督偏頭諸關，而改寧左副總兵，協守大

游擊將軍。

周璽，字廷玉，遷安人。繼承官職爲開平衛指揮使。立志學習兵書，善於騎馬射箭。因出征北方有功，提升爲代理都指揮僉事充任右參將，分守陽和，敕令他所屬部衆三千士兵訓練完畢聽候調用。成化十六年，隨王越征剿威寧海子，積功晋升都指揮使。

當時邊境年年有敵寇入侵。十八年，敵人分路入境掠奪，周璽與游擊董昇戰敵於黑石崖，劉寧戰於塔兒山，都有戰功。周璽晋升代理都督僉事，調任大同副總兵。劉寧晋升都督僉事，改任左參將，分守陽和。

十九年秋，亦思馬因大肆入侵。大同總兵官許寧分派周璽守衛懷仁，劉寧與董昇在西山扎營，自率中軍，交戰於夏米莊，戰敗。劉寧、董昇被重重圍困，幾乎陷没。許寧緊急調用巨炮轟擊，敵人很多被炸死，纔解除圍困。周璽聽説中軍失利，急忙回軍救援。晚上遭遇敵寇，乘勝前進，十分勇猛。周璽激勵將士説："今天有進無退。"大呼衝入敵陣，敵漸漸後退。很久以後，短兵相接，周璽被箭射中胳膊，拔出箭頭作戰更加勇猛，與兒子周鵬及麾下壯士擊殺幾十人。恰巧劉寧軍到，中軍潰敗的士卒也漸漸聚集，敵寇纔撤退，許寧等人也回營。不久敵人又入境掠奪。劉寧率三千士兵，在聚落站以西遭遇敵人，連續作戰擊敗他們。再次敗敵於白登、柳林，又追擊打敗敵人於小鶵鴿谷。而大同西路參將莊鑑也攔截敵人歸路，交戰於牛心山，敵寇於是逃遁。當時諸將大多失利，許寧以下獲罪，而周璽因戰功給予實授，劉寧破格遷升爲都督同知，莊鑑因所部無傷亡，也被賞賜銀幣。

莊鑑，遼東人。天順年間，承襲世職任定遼右衛指揮使。驍勇有膽量决斷。遇賊總是很勇敢，屢次有戰功，積官至都督僉事，掌管左府。弘治十一年，佩鎮朔將軍印，鎮守宣府。因才能與大同總兵官張俊交换鎮守。兵部侍郎熊繡上奏他的經營謀劃之功，晋升爲都督同知。

周璽不久以右副總兵分守代州，兼管偏頭諸關，而改任劉寧爲左副總兵，協助守大同。兩人

同。二人并著功北邊，稱名將。璽以偏頭去太原遠，請改分守爲鎮守，又以鎮守不當聽節制，乞易總兵銜。憲宗皆曲從之。弘治初，移鎮陝西，討平扶風諸縣附籍回回。三年，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甫一歲卒。且死，召諸子曰："吾佩印分閫，分已足，獨未嘗大破敵，抱恨入地矣。"連呼"殺賊"而瞑。子鵬，累官錦衣衛指揮僉事。

璽歿後三年，而寧佩平羌將軍印，鎮甘肅。其冬，寇犯涼州，寧與戰抹山墩，擒斬五十餘，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擒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陶禎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稚弱，獲馬駝牛羊二千，進右都督。明年，與巡撫許進襲破土魯番於哈密，進左都督，增俸百石，以疾還京。十三年，大同告警，命寧爲副總兵，從平江伯陳鋭禦之。鋭無將略，與寧不協，止毋戰，寇遂得志去，坐停半俸閒住。尋以參將贊畫朱暉軍務，亦無功。寧自陳哈密功，乞封伯，詔還全俸。

寧有膽智，爲大同副將時，入貢者數萬人懷異志。寧率二十騎直抵其營，衆駭愕。有部長勒馬引弓出。寧前下馬，與諸部長坐，舉策指畫，宣天子威德。一人語不遜，寧摑其面，奮臂起，其長叱之退。寧復坐與語，呼酒歡飲，皆感悟，卒如約。嘗仿古番上法，以五十八人爲隊，隊伍重爲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起，五陣各視其色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晚再赴大同，已老病，帥又怯懦，故無成功，然孝宗朝良將稱寧。十七年卒，贈廣昌伯。

一并在北部邊防立功，有名將之稱。周璽因偏頭距離太原很遠，請求改分守爲鎮守，又以鎮守不應聽從指揮，請求改總兵銜。憲宗都曲意順從。弘治初年，調鎮陝西，討平扶風諸縣附於户籍的回回。三年，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剛任一年就去世。臨死，召集諸子説："我佩印爲將帥，名分已足，衹是未曾大敗敵寇，遺恨入黄土了。"連呼"殺賊"而瞑目。兒子周鵬，積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周璽死後三年，而劉寧佩平羌將軍印，鎮守甘肅。這年冬，敵寇犯涼州，劉寧與敵交戰於抹山墩，擒殺五十多人，相持到傍晚，收聚輜重南行。敵人又來襲擊，擒獲敵人的首領一人。第二天，參將顏玉來援救，副將陶禎兵也到，敵纔逃遁。俘虜敵人弱小的士卒，獲馬駱駝牛羊兩千頭，晋升爲右都督。第二年，與巡撫許進在哈密擊破土魯番，晋升左都督，增加俸禄一百石，因病回京。十三年，大同報告警情，皇上命劉寧爲副總兵，隨平江伯陳鋭抵禦敵寇。陳鋭没有爲將的謀略，與劉寧不和，制止軍隊不交戰，敵寇於是滿足而去，因爲交戰不力被停發一半俸禄閑住。不久以參將幫助謀劃朱暉軍務，也無功。劉寧自陳哈密之功，請求封伯，皇上詔令恢復他全部的俸禄。

劉寧有膽有謀，任大同副將時，前來進貢的幾萬人懷有異心。劉寧率二十名騎兵直抵其營，衆人愕然。有一個部落首領勒馬拉弓而出。劉寧走向前下馬，與諸部落首領同坐，舉鞭出謀劃策，宣傳天子威德。有個人出言不遜，劉寧摑他的耳光，那人揮臂來打，其部落首領喝叱此人退下。劉寧又坐下與對方交談，舉杯痛飲，都被感悟，最終按照約定行事。曾仿照古代番上法，以五十八人爲一隊，隊伍重合爲陣，建五色旗。又在中軍各建五面大旗，中旗升起，五陣各視其顔色而變化，循環無端，每次出戰用此陣取勝。晚年再赴大同，已經年老多病，將帥又怯懦，所以没有成功，然而孝宗時的良將以劉寧著稱。十七年去世，贈廣昌伯。

彭清

彭清，字源潔，榆林人。初襲綏德衛指揮使，以功擢都指揮僉事。弘治初，充右參將，分守肅州。寇入犯，率兵躡之，獲馬駝器仗及所掠人畜而還。尋與巡撫王繼恢復哈密有功。

彭清，字源潔，榆林人。最初承襲綏德衛指揮使，因功提升爲都指揮僉事。弘治初年，充任右參將，分守肅州。敵人入境侵犯，彭清率兵追擊，獲馬匹駱駝兵器以及被掠人畜而還。不久與巡撫王繼收復哈密有功。

清雖位偏校，而好謀，有勇略，名聞中朝，尤爲尚書馬文升所器。嘗引疾乞休，文升力言於朝，慰留之。八年，甘肅有警，以文升薦，擢左副總兵，仍守甘肅。未幾，巡撫許進乞移清涼州。而是時哈密復爲土魯番所據，文升方密圖恢復，倚清成功，言"肅州多故，而清名著西域，不可易"，乃寢。

彭清雖然官位衹是偏校，然而好謀劃，有勇略，名聞朝廷，尤爲尚書馬文升所器重。曾因病請求退休，馬文升竭力陳言於朝，安慰他留任。八年，甘肅有警情，因馬文升推薦，提升爲左副總兵，仍守衛甘肅。不久，巡撫許進請求調往清涼州。而這時哈密再次被土魯番占據，馬文升正密圖收復，倚仗彭清成功，説"肅州多事，而彭清名聞西域，不可改易"，就廢除許進的請求。

文升既得楊翥策，鋭欲擣哈密襲牙蘭，乃發罕東、赤斤暨哈密兵，令清統之爲前鋒，從許進潛往。行半月，抵其城下，攻克之。牙蘭已先遁，乃撫安哈密遺種，全師而還。是役也，文升授方略，擬從間道往，而進仍由故道，牙蘭遂逸去，斬獲無幾。然番人素輕中國，謂不能涉其地，至是始知畏。清功居多，稍遷都指揮使。

馬文升既得楊翥計策，迫切想攻打哈密襲擊牙蘭，就調發罕東、赤斤及哈密兵，令彭清統領他們作爲前鋒，隨許進暗中前往。行軍半月，抵達城下，攻克了它。牙蘭已提前逃遁，就安撫哈密後代，全師而還。這次戰役，馬文升傳授方略，打算從小路前往，而許進仍經由以前的道路，牙蘭於是逃去，斬獲没有多少。然而番人向來看不起中原之國，稱不能進入他們的土地，到此纔知畏懼。彭清戰功最多，隨後遷升爲都指揮使。

十年，總兵官劉寧罷，擢清都督僉事代之。其冬，土魯番歸哈密忠順王陝巴，且乞通貢，西域復定。屢辭疾，請解兵柄，不允。十五年卒。

十年，總兵官劉寧被罷職，提升彭清爲都督僉事取代他。這年冬，土魯番歸還哈密給忠順王陝巴，并且請求進貢，西域又平定如初。屢次稱病，請求解除兵柄，皇上不許。十五年去世。

清御士有恩，久鎮西陲，威名甚著，番夷憚之。性廉潔，在鎮遭母及妻妹四喪，貧不能歸葬。卒之日，將士及庶民婦豎皆流涕。遺命其子不得受賻贈，故其喪亦不能歸。帝聞之，命撫臣發帑錢，資送歸里，賜祭葬如制。

彭清治理士兵有恩惠，久鎮西陲，威名很顯著，番夷害怕他。本性廉潔，在鎮遭遇母親及妻子妹妹四次喪事，貧困得不能返家送葬。去世那天，將士及平民百姓、婦女小孩都爲他流淚。遺囑命令他的兒子不得接受喪葬餽贈，所以他的靈柩也不能回家。皇帝聽説這件事，命撫恤的大臣發給帑錢，資助他送歸故里，按制度賜予祭葬。

姜漢　姜奭　姜應熊

姜漢，榆林衛人。弘治中，嗣世

姜漢，榆林衛人。弘治年間，繼承世職，爲

職，爲本衛指揮使。御史胡希顏薦其材勇，進都指揮僉事，充延綏游擊將軍。十八年春，寇犯寧夏興武營，漢帥所部馳援，遇於中沙墩，擊敗之。賜敕獎勞。武宗嗣位，寇大舉犯宣、大，漢偕副總兵曹雄、參將王戟分道援，有功。尋代雄爲副總兵，協守延綏。正德三年，移守涼州。明年冬，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寧夏。

漢馭軍嚴整，得將士心。甫數月而安化王寘鐇謀逆，置酒召漢及巡撫安惟學等宴。酒半，其黨何錦等率衆入，即座上執漢。漢奮起，怒罵不屈，遂殺之。子奭逃免。賊平，訟於朝。詔賜祭葬。有司爲立祠，春秋祭之。嘉靖時，復從巡撫張珩請，賜額"憫忠"。

奭當嗣職，帝以漢死事，特進一官，爲都指揮僉事。十一年，回賊魏景陽作亂，華陰諸縣悉被害，巡撫蕭翀檄奭討之，獲景陽。進署都指揮同知，充右參將守肅州。嘉靖二年，擢右副總兵，分守涼州，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甘肅。

回賊犯甘州，奭與戰張欽堡，敗走之。未幾，西海賊八千騎犯涼州，奭率游擊周倫等襲擊於苦水墩，大敗之，斬首百餘級，殲其長，還所掠人口千二百、畜產二千。都指揮張錦亦戰死。録功，進署都督同知。吉囊他部寇莊浪，奭與遇分水嶺，再勝之，遂至平嶺。敵騎大集，奭伏兵誘之，復斬其長一人，獲首功七十，予實授。十六年春，寇大入甘州，不能禦，貶二秩戴罪。尋以永昌破敵功，復署都督僉事。其冬，坐前罪罷。久之，以薦擢副總兵，協守大同，爲總督翁萬達劾罷，卒。

子應熊，嗣指揮使，擢宣府西路

本衛指揮使。御史胡希顏舉薦他有材力而且勇武，晉升爲都指揮僉事，充任延綏游擊將軍。十八年春，敵人侵犯寧夏興武營，姜漢率所屬部衆馳往增援，遇敵於中沙墩，擊敗他們。皇上賜給敕書獎賞慰勞。武宗即位，敵寇大舉侵犯宣、大，姜漢偕同副總兵曹雄、參將王戟分路增援，有功。不久取代曹雄爲副總兵，協同鎮守延綏。正德三年，被調往涼州守衛。第二年冬，提升爲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鎮守寧夏。

姜漢治軍嚴格，很得將士之心。剛剛幾個月而安化王寘鐇謀反，擺下酒席召集姜漢及巡撫安惟學等赴宴。酒宴中途，他的黨羽何錦等率衆兵士進入，就在座位上拘捕姜漢。姜漢奮然而起，怒罵不屈服，於是被殺。他的兒子姜奭逃脱。叛賊被平定，姜奭向朝廷訴説。皇上詔令賜予祭葬。主管官吏爲他建立祠堂，春秋祭祀。嘉靖時，又聽從巡撫張珩的請求，賜匾"憫忠"。

姜奭應當繼承父職，皇帝以姜漢死於變故，特晉升一級，爲都指揮僉事。十一年，回賊魏景陽作亂，華陰諸縣都受其害，巡撫蕭翀傳檄令姜奭征討他，擒獲魏景陽。晉升爲代理都指揮同知，充任右參將守衛肅州。嘉靖二年，提升爲右副總兵，分守涼州，晉升代理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鎮守甘肅。

回賊侵犯甘州，姜奭與他們交戰於張欽堡，擊敗趕走敵人。不久，西海賊寇八千騎兵侵犯涼州，姜奭率游擊周倫等襲擊他們於苦水墩，大敗賊寇，斬首一百餘級，殲滅其酋長，追回被掠去的人口一千二百人、牲畜二千。都指揮張錦也戰死。記功，晉升爲代理都督同知。吉囊一部侵犯莊浪，姜奭與他們在分水嶺相遇，再次戰勝敵寇，於是到達平嶺。敵騎兵大舉會集，姜奭用伏兵誘敵，又殺其酋長一人，斬首七十，被給予實授。十六年春，敵寇大舉入侵甘州，姜奭不能抵禦，被貶官二級，戴罪立功。不久以永昌敗敵之功，又任代理都督僉事。這年冬，因先前的罪狀被罷官。很久以後，因被舉薦提升爲副總兵，協助防守大同，被總督翁萬達彈劾罷官，去世。

姜奭的兒子姜應熊，繼承指揮使，擢升爲宣

參將。二十七年春，俺答寇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戰曹家莊，應熊從萬達自懷來鼓噪揚塵而西。寇不測衆寡，遂遁。累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寧夏。三十二年，套寇數萬騎屯賀蘭山，遣精騎掠紅井。應熊戒將士固守以綴敵，而潛師攻敵營，斬首百四十級，進都督同知。越二年，套寇數萬踏冰西渡，由寧夏山後直抵莊涼。應熊等掩擊，獲首功百餘，進右都督。御史崔揀劾其縱寇，褫職逮問，充爲事官，赴塞上立功。四十年秋，寇六萬餘騎犯居庸岔道口，應熊被圍於南溝，中五槍墮馬，參將胡鎮殺數人奪之歸。其冬，復爲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大同。以招徠塞外人口，增俸一級。

四十二年，寇大舉犯畿輔，詔應熊等入援，諸鎮兵盡集，見敵勢盛，不敢擊。給事中李瑜遂劾應熊及宣大總督江東、保定總兵官祝福坐視胡鎮被圍，一卒不發。帝怒，降敕嚴責。會寇將遁，應熊禦之密雲，頗有斬獲。寇退，帝令江東第諸將功，以應熊爲首，詔增其祖職二級。已，録防秋勞，進左都督。總督趙炳然劾其縱寇互市，殘害朔州，坐戍邊。穆宗立，赦還。

子顯祚襲職，累官署都督僉事，總兵官，歷鎮山西、宣府。子弼，亦至都督僉事，爲援遼總兵官。姜氏爲大將，著邊功，凡五世。

府西路參將。二十七年春，俺答侵犯大同，總兵官周尚文交戰於曹家莊，姜應熊隨翁萬達自懷來擂鼓吶喊揚塵向西前進。敵寇猜不透我軍多少，於是逃遁。積官進升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鎮守寧夏。三十二年，河套敵寇幾萬騎兵駐扎在賀蘭山，派精鋭的騎兵搶掠紅井。姜應熊告誡將士固守來牽制敵人，而暗中派軍隊攻擊敵營，斬首一百四十人，晋升爲都督同知。過了二年，河套敵寇幾萬人踏冰向西渡河，從寧夏山後直抵莊涼。姜應熊等襲擊，斬獲敵首一百多人，晋升爲右都督。御史崔揀彈劾他縱容敵寇，被革除官職逮捕審問，充任事官，赴塞上戴罪立功。四十年秋，敵寇六萬多騎兵侵犯居庸岔道口，姜應熊被圍困於南溝，身中五槍墜落馬下，參將胡鎮殺死數人奪回他。這年冬，又任右都督，充任總兵官，鎮守大同。因其招徠塞外人口，增加俸禄一級。

四十二年，敵寇大舉侵犯京城附近之地，詔令姜應熊等人入京援助，諸鎮兵全都聚集在一起，見敵勢旺盛，不敢攻擊。給事中李瑜於是彈劾姜應熊及宣大總督江東、保定總兵官祝福坐視胡鎮被圍，而不發一兵。皇帝憤怒，下敕令嚴厲斥責。恰巧敵寇將逃，姜應熊在密雲抵禦，頗有斬獲。敵人撤退，皇帝令江東評定諸將功勞，以姜應熊爲第一，詔令增加其祖職二級。後來，記録防秋之功，晋升爲左都督。總督趙炳然彈劾他縱容敵寇互相貿易，殘害朔州，犯罪被流放戍邊。穆宗即位，被赦免回京。

兒子姜顯祚承襲官職，積官至代理都督僉事，總兵官，歷鎮山西、宣府。兒子姜弼，也官至都督僉事，爲援遼總兵官。姜氏爲大將，立邊功，一共五代。

安國

安國，字良臣，綏德衛人。初爲諸生，通《春秋》子史，知名里中。後襲世職，爲指揮僉事。

正德三年中武會舉第一，進署指揮使，赴陝西三邊立功。劉瑾要賄，國同舉六十人咸無貲，瑾乃編之行

安國，字良臣，綏德衛人。最初爲諸生，通曉《春秋》子史，聞名鄉里。後來繼承世職，爲指揮僉事。

正德三年考中武會舉第一名，晋升爲代理指揮使，赴陝西三邊立功。劉瑾索取賄賂，和安國一同舉薦的六十人都没有錢財，劉瑾就把他們編

伍，有警聽調，禁其擅歸。六十人者悉大窘，儕於戍卒，不聊生。而邊臣憚瑾，竟無有收恤之者。寘鐇反，肆赦，始放還。通政叢蘭請收用，瑾怒，諷給事中張瓚等劾諸人皆庸才，悉停其加官。瑾誅，始以故官分守寧夏西路。尋進署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擢右副總兵，協守大同，徙延綏。

入行伍，有警情時聽候調用，禁止他們擅自回去。六十人都十分窘迫，與戍邊士兵同列，不能賴以生活。而邊臣害怕劉瑾，終於没有收留撫恤他們的。朱寘鐇謀反，被赦免，纔放他們回去。通政叢蘭請求收留任用，劉瑾發怒，暗示給事中張瓚等人彈劾諸人都是庸才，他們被加授的官職都廢除了。劉瑾被誅殺後，纔以原職分守寧夏西路。不久晋升爲代理都指揮僉事，充任右參將，提升爲右副總兵，協同鎮守大同，調任延綏。

十一年冬，寇二萬騎分掠偏頭關諸處，國偕游擊杭雄馳敗之岢嵐州，斬首八十餘級，獲馬千餘匹。寇遂遁。

十一年冬，敵人二萬騎兵分别掠奪偏頭關等處，安國偕同游擊杭雄驅軍擊敗敵人於岢嵐州，斬首八十餘級，繳獲戰馬一千餘匹。敵寇於是逃遁。

初，寇大入白羊口，帝遣中官張忠、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統京軍討之，比至，已飽掠去。忠、暉耻無功，紀功御史劉澄甫攘國等功歸之，大行遷賞，忠等悉增禄，予世蔭。尚書王瓊亦加少保，蔭子錦衣。國時以署都督僉事爲寧夏總兵官，僅予實授，意不平，不敢自列，乃具疏力辭，爲部卒重傷者乞敘録。瓊請再敘國功，始進都督同知。

當初，敵寇大舉入侵白羊口，皇帝派中官張忠、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統領京軍征討，等到到達，敵已大肆掠奪而去。張忠、劉暉耻於無功，紀功御史劉澄甫竊取安國等人的戰功歸屬二人，大行升遷賞賜，張忠等人都增加俸禄，准予世代蔭襲官職。尚書王瓊也加授少保，蔭其子爲錦衣。安國當時以代理都督僉事爲寧夏總兵官，僅給予實授，内心不平，不敢爲自己陳述，就詳呈奏疏極力推辭，爲受重傷的部卒請求記録其功。王瓊請求再次記録安國的戰功，纔晋升爲都督同知。

當是時，佞倖擅朝，債帥風大熾，獨國以材武致大將。端謹練戎務，所至思盡職，推將材者必歸焉。在鎮四年卒。特謚武敏。

這時候，奸佞之人獨攬朝政，向將帥索取錢財的歪風大盛，惟獨安國因才能勇武官至大將。端正謹飭熟悉軍務，所到之處思慮盡職，推舉爲將才一定歸屬自己帳下。在鎮四年去世。特贈謚號武敏。

杭雄

杭雄，字世威，世爲綏德衛總旗。雄承蔭，數先登，積首功，六遷至指揮使。

杭雄，字世威，世代爲綏德衛總旗。杭雄繼承蔭封，數次衝鋒在前，積累戰功，六次遷升至指揮使。

正德七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剿賊四川，尋守備西寧。用尚書楊一清薦，擢延綏游擊將軍。從都御史彭澤經略哈密，偕副將安國破敵岢嵐，進都督僉事，改參將，擢都督同知，統邊兵操於西内。武宗幸宣府、大同，

正德七年，晋升爲代理都指揮僉事，往四川剿賊，不久守衛西寧。因尚書楊一清舉薦，提升爲延綏游擊將軍。跟從都御史彭澤經營治理哈密，偕同副將安國在岢嵐破敵，晋升爲都督僉事，改任參將，提升爲都督同知，統領邊軍操練於皇宫西部。武宗駕幸宣府、大同，杭雄跟從護

雄扈從，即拜大同總兵官。

嘉靖初，汰傳奉官，雄當貶，以方守邊，命署都督僉事，鎮守如故。小王子萬餘騎入沙河堡，雄戰却之。未幾，復大入，不能禦，求罷不許。移延綏，召僉書後軍都督府。

三年秋，土魯番侵甘肅，詔尚書金獻民視師，以雄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提督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列侯出征，始佩大將軍印，無授都督者，至是特以命雄。甫至，寇已破走，而雄亦得廕錦衣千户。既班師，復出鎮寧夏。吉囊大入，總督王憲檄雄等破之，進都督同知。寇八千騎乘冰犯寧夏。雄及副總兵趙鎮禦之，前鋒陷伏中，雄等皆敗。總督王瓊劾之，奪官閒住。明年卒。

雄敢戰。嘗以數騎行邊，敵麕至。乃下馬積鞍爲壘，跪而射之。敵退，解衣，腋凝血，乃知中飛矢。武宗在大同，見雄氈帷敝甚，曰："老杭窮乃爾。"寇至，帝將親擊。雄叩馬諫曰："主人畜犬，不使吠盗，奚用犬爲。願聽臣等效力。"帝笑而止。少役延綏巡撫行臺，既貴，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正德、嘉靖間，西北名將，馬永而下稱雄云。

贊曰：時平，則將略無由見。或綰符出鎮，守疆禦侮，著有勞效，以功名終，亦足尚矣。許貴、周賢、魯鑑、姜漢家世爲將，勛閥相承，而賢與漢死事尤烈。彭清、杭雄之清節，斯又其最優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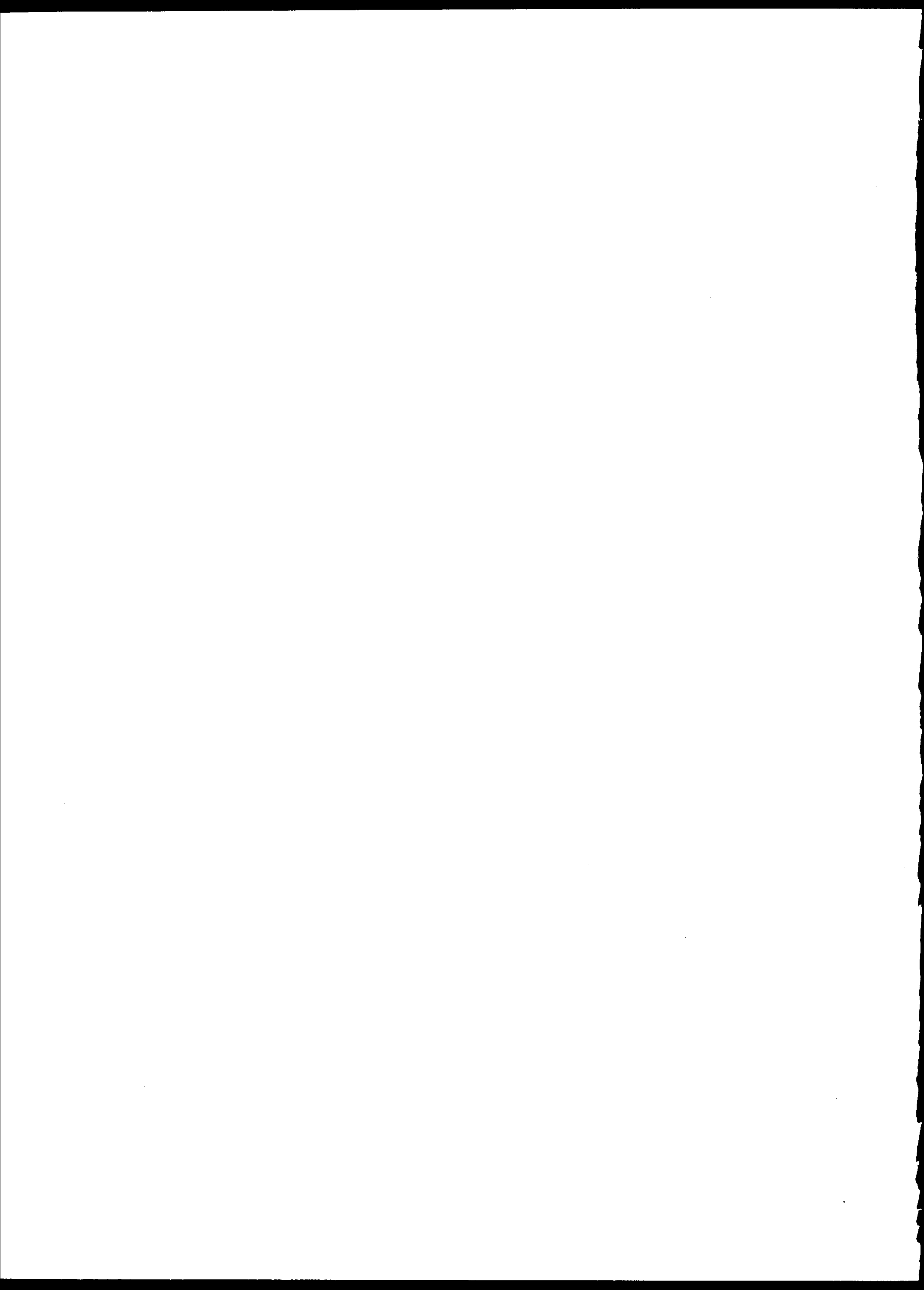
衛，就授予他大同總兵官。

嘉靖初年，淘汰未經吏部選拔直接由内宫傳旨授予的官員，杭雄應當貶官，因他正在守禦邊境，命他任代理都督僉事，鎮守大同如故。小王子一萬多騎兵侵入沙河堡，杭雄擊退他們。不久，又大舉侵入，杭雄不能抵禦，請求罷官，不被允許。調往延綏，令他輔助後軍都督府。

三年秋，土魯番侵犯甘肅，詔令尚書金獻民督察軍隊，以杭雄佩平虜大將軍印，充任總兵官，提督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以列侯出征，開始佩大將軍印，没有被授爲都督的，至此特以任命杭雄。剛一到達，敵已敗走，而杭雄也得以廕襲錦衣千户。既已班師，又出軍鎮守寧夏。吉囊大舉入侵，總督王憲傳檄令杭雄等擊破敵寇，晋升爲都督同知。敵人八千騎兵乘冰凍進犯寧夏。杭雄及副總兵趙鎮抵禦他們，前鋒陷於埋伏之中，杭雄等都戰敗。總督王瓊彈劾他們，杭雄被革除官職閑住。第二年去世。

杭雄敢於作戰。曾經以幾名騎兵巡視邊疆，敵人群集而來。就下馬堆積馬鞍爲堡壘，跪地射箭。敵人退却，杭雄解開衣服，腋下有凝固的血迹，纔知被飛箭射中。武宗在大同，發現杭雄的氈製帳篷十分破舊，説："老杭窮困到如此地步。"敵人來犯，皇帝要親自出擊。杭雄拉着馬繮繩勸諫説："主人養犬，如果不使它攻擊盗賊，那養犬何用。希望聽任臣等效力。"皇帝笑而停止。年輕時服役於延綏巡撫官署，富貴以後，每次到官署議事，不敢正席而坐，説："這是當年服役的地方。"正德、嘉靖年間，爲西北名將，馬永之下要數杭雄。

贊曰：時代太平，那麽將才的謀略就没有辦法體現。有的人掌握將符帶兵鎮守，守衛疆土抵禦外侮，建有功績，以功名而終，也足以稱贊了。許貴、周賢、魯鑑、姜漢家族世代爲將，功勛相承，而周賢與姜漢之死尤爲壯烈。彭清、杭雄清廉的節操，這又是最優秀的吧。



明史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衛青（子）穎　董興　何洪 劉雄　劉玉　仇鉞　神英（子）周
曹雄（子）謙　馮禎　張俊 李鋐　楊銳 崔文

衛青　衛穎

衛青，字明德，松江華亭人。以薊州百户降成祖，積功至都指揮僉事，莅中都留守司事，改山東備倭。

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林三妻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鬥。徒衆數千，據益都卸石栅寨。指揮高鳳敗歿，勢遂熾。其黨董彦昇等攻下莒、即墨，圍安丘。總兵官安遠侯柳升帥都指揮劉忠圍賽兒寨。賽兒夜劫官軍，軍亂，忠戰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賊攻安丘益急，知縣張旟、丞馬㨖死戰，賊不能下，合莒、即墨衆萬餘人以攻。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至城下。再戰，大敗之，城中亦鼓噪出，殺賊二千，生擒四千餘，悉斬之。時城中旦夕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比賊敗，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己，捽之出。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尚書吴中等劾升，且言升媢青功。於是下升獄，而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真都指揮同知，旟、㨖左右參

衛青，字明德，松江華亭人。以薊州百户身份歸順成祖，積累功勞至都指揮僉事，赴中都任留守司事，改任山東防備倭寇。

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林三的妻子唐賽兒犯上作亂。她自稱得到石匣子中的寶書和神劍，能差使鬼神，剪紙做紙人紙馬互相打仗。聚集徒衆幾千人，據守益都卸石栅寨。指揮高鳳戰敗陣亡，唐賽兒的勢力逐漸壯大起來。她的同黨董彦昇等人攻下莒、即墨，包圍安丘。總兵官安遠侯柳升率領都指揮劉忠圍攻唐賽兒的山寨。唐賽兒夜晚打劫官軍，官軍大亂，劉忠戰死，唐賽兒逃跑了。等到天明，柳升纔發覺，没有追趕上，抓獲了賊黨劉俊等及男女一百多人。但是叛賊攻打安丘更加緊急，知縣張旟、縣丞馬㨖拼命抵抗，叛賊未能攻下，聚集莒、即墨部衆一萬多人攻城。此時，衛青正駐扎在海上，聽説了這件事，率領一千名騎兵日夜奔馳趕到城下。再次交戰，大敗叛賊，城中的將士也擊鼓高呼着衝出來，殺死叛賊二千人，活捉四千多人，全部斬殺掉。當時城中一天也不能支持了，若衛青救援稍微遲一點，城必定陷落。等到打敗了叛賊，柳升纔到達，衛青迎上去拜見他。柳升爲衛青不等待自己獨自破賊而氣憤，與他發生衝突而離去。這天，鰲山衛指揮王真也率兵一百五十名在諸城殲滅叛賊，叛賊於是平定。但是最終未能抓獲唐賽兒。皇帝賜詔書慰勞衛青，嚴厲譴責柳升。尚書

議，賞賚有差。

吴中等人彈劾柳升，并説柳升嫉妒衛青的功勞。於是柳升被投入牢中，而提拔衛青爲山東都指揮使，王真爲都指揮同知，張旗、馬摀爲左右參議，賞賜各有差别。

青還備倭海上。尋坐事繫獄。宣德元年，帝念其功，釋之，俾復職。時京師營繕役繁，調及防海士卒。青以爲言，得番代。英宗立，進都督僉事，尋卒。

衛青回到海上防備倭寇。不久因事獲罪囚禁在牢獄。宣德元年，皇帝感念他的功勞，將他釋放，使他恢復了官職。當時，京師軍營修繕工程繁重，徵調到防海的士卒。衛青爲此事進言，纔得以輪流更换。英宗即位，進升爲都督僉事，不久就去世了。

青有孝行，善撫士卒，居海上十餘年，海濱人思之，請於朝，立祠以祀。

衛青遵循孝道，善於安撫士卒，在海上呆了十多年，海濱的人很思念他，向朝廷請求，建立祠堂來祭祀他。

次子穎，正統初，襲濟南衛指揮使。景帝立，奉詔入衛，再遷至都指揮同知。以石亨薦，擢署都督僉事，管五軍營右哨。論黄花鎮、白羊口及西直門禦寇功，累進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協鎮宣府。逾年，召還。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宣城伯，予世券，出鎮甘肅。孛來入犯，不能禦，爲有司所劾，詔不問。亨敗，穎以守邊故得無奪。憲宗即位，廷議以穎不勝任，乃召還。會盡革“奪門”世爵，穎以天順間征西番馬吉思、冬沙諸族功自訴，詔如故。成化二年，爲遼東總兵官，尋引疾罷。給事中陳鉞等劾之，下獄，尋宥之。弘治中卒。贈侯，謚壯勇。

二兒子衛穎，正統初年時，蔭襲任濟南衛指揮使。景帝即位，奉詔令入京守衛，再升遷至都指揮同知。因爲石亨的推薦，提拔代理都督僉事，管理五軍營的右哨。論定黄花鎮、白羊口及西直門抵禦寇賊的功績，累積功勞升爲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協助鎮守宣府。過了一年，被召回。天順元年，因爲“奪門”的功績，封爲宣城伯，賜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出京鎮守甘肅。孛來入侵，没能抵禦，被有關官員彈劾，皇帝下詔令不予問罪。石亨倒臺後，衛穎因爲防守邊疆的緣故没有被免職。憲宗即位，朝廷商議認爲衛穎不能勝任，於是被召回。碰上全部革除因“奪門”而封的世襲爵位，衛穎以天順年間征伐西番馬吉思、冬沙等族的功勞自我申訴，皇帝詔令仍像原來那樣。成化二年，任遼東總兵官，不久稱病辭去官職。給事中陳鉞等彈劾他，被投入監獄，不久又得到寬恕。弘治年間去世。贈予侯爵，謚號壯勇。

傳子至孫錞。嘉靖時，督神機營，屢加太保兼太子太師。四傳至時泰。崇禎時，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

爵位傳給兒子，又傳給孫子衛錞。嘉靖年間，率領神機營，多次加官至太保兼太子太師。經四次傳位至衛時泰。崇禎年間，掌管後府。京城陷落後，懷揣鐵券，全家十七人全部投井而死。

董興

董興，長垣人。初爲燕山右衛指揮使，累遷署都指揮同知。正統中，

董興，長垣人。最初任燕山右衛指揮使，多次升官至代理都指揮同知。正統年間，新建伯

新建伯李玉等舉興將才，進署都指揮使，京營管操。復用薦，擢署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從寧陽侯陳懋討鄧茂七，破餘黨於建寧，進都督同知。

李玉等舉薦董興有將才，升爲代理都指揮使，管理京營操練。再次因爲別人的推薦，升爲代理都督僉事，擔任右參將，跟隨寧陽侯陳懋討伐鄧茂七，在建寧打敗鄧茂七的餘黨，升官至都督同知。

南海賊黃蕭養圍廣州，安鄉伯張安、都指揮王清戰死，賊衆攻城益急。詔拜興左副總兵，調江西、兩廣軍往討，而以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興用天文生馬軾自隨。興果鋭，不能戢下，軾戒之。景泰元年二月，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熾，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師。軾曰："廣民延頸久矣，即以狼兵往擊，猶拉朽耳。"興從之。既而兵大集，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俘其父及子等，餘黨皆伏誅。論功，進右都督，留鎮廣東。給事中黃士儁劾興寬縱，降其官。明年，復職。

南海寇賊黃蕭養圍攻廣州，安鄉伯張安、都指揮王清戰死，寇賊攻城更加緊急。皇帝下詔授予董興左副總兵，調集江西、兩廣軍隊前往討伐，而派侍郎孟鑑輔助管理軍務。董興讓天文生馬軾跟隨自己。董興辦事果斷敏鋭，但不能約束部下，馬軾告誡他。景泰元年二月，軍隊到達廣州，寇賊的船隻有一千多艘，聲勢十分浩大，而徵召的士兵還未到達，衆將領請求增兵。馬軾説："廣州的老百姓早已伸長脖子等候，如果派遣粤西狼人組成的軍隊去攻打，猶如折斷朽木一樣。"董興聽從了他的意見。不久，士兵大規模集中，前進到大洲攻擊寇賊，殺死淹死的有一萬多人，剩下的大多接受安撫。黃蕭養被流箭射死，將他的首級裝在盒子裏獻上去，俘虜了他的父親和兒子等人，餘黨全都被處死。評定功績，進升爲右都督，留下鎮守廣東。給事中黃士儁彈劾董興寬容放縱部下，降了他的官職。第二年，恢復職位。

久之，召還，分督京營。與曹吉祥結姻，冒"奪門"功，封海寧伯。未幾，充總兵官，鎮遼東，予世券。議革"奪門"者爵，興以守邊得免。吉祥誅，乃奪興爵，仍右都督，發廣西立功。以錦衣李貴薦，復爵，總兵宣府，再予世券。憲宗嗣位，罷還。已，停世襲。家居十餘年卒。

很久以後，召回京，分管京營。與曹吉祥聯姻，冒充"奪門"有功，被封爲海寧伯。不久，擔任總兵官，鎮守遼東，被賜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朝廷商議革除"奪門"的人的爵位時，董興因守衛邊疆而幸免。曹吉祥被殺，於是剥奪了董興的爵位，仍擔任右都督，發配到廣西去戴罪立功。因爲錦衣李貴的推薦，恢復了爵位，任宣府總兵，再次被賜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憲宗繼位後，罷官回家。不久，停止世襲。在家居住十多年後去世。

何洪　劉雄

何洪，全椒人。嗣世職，爲成都前衛指揮使。正統中，從征麓川，景泰末，從征天柱、銅鼓，皆有功。屢遷都指揮使，掌四川都司事，與平東苗。憲宗即位，論功，擢都督僉事。

何洪，全椒人。繼承世襲職位任成都前衛指揮使。正統年間，跟從征伐麓川，景泰末年，跟從征伐天柱、銅鼓，都有功勞。多次升遷至都指揮使，掌管四川都司事務，參與平定東苗。憲宗即位後，評定功績，提拔爲都督僉事。巡撫汪浩

巡撫汪浩乞留洪四川，許之。

德陽人趙鐸反，自稱趙王，漢州諸賊皆歸之。連番衆，數陷城，殺將吏。遣其黨何文讓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洪斬悟昇，生擒文讓。鐸將逼成都，官軍分三路討。洪偕都指揮寧用趨彰明，賊引去。追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却。洪乘勝陷陣，後軍不繼，爲賊所圍，左右跳蕩，殺賊甚衆，力竭而死。

洪勇敢，善撫士，號令嚴，蜀將無及之者。既死，官軍奪氣。而四川都指揮僉事臨淮劉雄亦戰死。雄剛勁，遇敵輒前，嘗捕賊漢州，生擒七十餘人。及鐸亂，追之羅江大水河，手馘數人，賊連敗。千户周鼎傷，雄前救之，徑奔賊陣，叢刺死。詔贈洪都督同知，予祭葬，子節襲都指揮僉事。雄贈都指揮同知，賜祭，命子襲職，超二官。

洪雖死，綿竹典史蕭讓帥鄉兵擊鐸，破之。官兵頻進擊，其黨稍散去。鐸勢孤，帥餘賊趨彰明。千户田儀等設伏梓潼，而參將周貴直擣其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嶺。儀亟進，斬鐸，賊盡平。成化元年五月也。

懇求將何洪留在四川，皇帝答應了。

德陽人趙鐸造反，自稱爲趙王，漢州各路寇賊都歸順他。勾結番族，多次攻陷城池，殺死將吏。派遣他的同黨何文讓和僧人悟昇掠奪安岳等縣。何洪斬殺了悟昇，活捉了何文讓。趙鐸即將逼近成都，官兵分爲三路討伐。何洪偕同都指揮寧用快速趕往彰明，寇賊帶軍逃走。追到梓潼朱家河，苦戰後，寇賊稍微退却。何洪乘勝衝入敵陣，後續部隊未能跟上，被寇賊圍困，他左右衝殺，殺死許多寇賊，力氣用盡而死。

何洪勇敢，善於安撫將士，號令嚴明，蜀中將領没有比得上他的。死之後，官軍氣勢受挫。而四川都指揮僉事臨淮劉雄也戰死。劉雄剛勁有力，遇到敵人總是向前，曾經在漢州捕捉寇賊，活捉七十多人。到趙鐸叛亂時，追趕他到達羅江大水河，親自殺死幾人，寇賊連連敗退。千户周鼎受傷，劉雄前去營救他，直接奔入寇賊陣地，被寇賊亂槍刺死。皇帝詔令贈予何洪都督同知，賜予祭祀葬禮，兒子何節繼承都指揮僉事。劉雄被贈予都指揮同知，賜予祭奠，命令他的兒子繼承職位，提拔兩級。

何洪雖然死了，綿竹典史蕭讓率領鄉兵攻打趙鐸，打敗了他。官兵頻繁進擊，他的同黨逐漸逃散。趙鐸的勢力孤單，率領剩下的同黨逃到彰明。千户田儀等人在梓潼設下埋伏，而參將周貴直擣趙鐸老巢。寇賊大敗，連夜逃往石子嶺。田儀儘快進發，斬殺趙鐸，寇賊完全被平息。這是成化元年五月的事。

劉玉

劉玉，字仲璽，磁州人。生有膂力，給侍曹吉祥家。從征麓川，授副千户，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天順元年以“奪門”功進都督僉事，尋充右參將，守備潯州。慶遠蠻剽博白及廣東之寧川，玉偕左參將范信邀擊，敗之。俄命分守貴州。從方瑛討東苗，殲干把猪。討西堡苗，縶其魁楚得。先後斬首千級，毁其巢而還。旋改右副總兵，鎮守貴州。吉祥誅，玉下吏

劉玉，字仲璽，磁州人。生來就有體力，在曹吉祥家做侍從。跟從征伐麓川，被授予副千户，累積功勞升至都指揮僉事。天順元年因爲“奪門”的功勞而升爲都督僉事，不久擔任右參將，守衛潯州。慶遠蠻族搶奪博白和廣東的寧川，劉玉偕同左參將范信在半路攔截，打敗他們。不久，被命令分守貴州。跟從方瑛討伐東苗，殲滅干把猪。又討伐西堡的苗人，抓獲他們的首領楚得。先後斬首一千人，搗毁他們的老巢而歸。隨即改任右副總兵，鎮守貴州。曹吉祥被

當斬。以道遠不與謀，免死，謫海南副千户。

六年，帝將以谷登爲甘肅副總兵。李賢言登不任，玉老成。乃復以爲都督僉事、右副總兵，鎮守凉州。咎嗢族叛，會兵平之，進都督同知。

成化四年，滿俊亂固原，白圭舉玉爲總兵官，統左右參將夏正、劉清討之，兵分爲七。玉與總督項忠抵石城，賊已數敗。會毛忠死，玉亦被圍，中流矢，力戰得出。相持兩月，大小百十戰，竟平之。進左都督，掌右府事。自訴前西堡功，命增俸百石，掌耀武營。六年，充左副總兵，從朱永出延綏。五月，河套部入犯，玉帥衆禦却之。逾年卒。贈固原伯，謚毅敏。

玉雖起僕隸，勇决過人，善撫士，所至未嘗衄。滿俊之叛，據石城險，屢敗官軍，玉戰最力。及論功，祇賜秩一級，時惜其薄。子文，襲指揮使。

殺，劉玉被交法司審訊應該斬首。因爲路途遥遠没有參與陰謀，免去死刑，貶爲海南副千户。

六年，皇帝將任用谷登爲甘肅副總兵。李賢進言説谷登不能勝任，而劉玉老成。於是又任命劉玉爲都督僉事、右副總兵，鎮守凉州。咎嗢族叛亂，集合部隊平定了它，進升爲都督同知。

成化四年，滿俊在固原叛亂，白圭推舉劉玉爲總兵官，統率左右參將夏正、劉清去討伐他，兵分七路。劉玉與總督項忠抵達石城，寇賊已經多次戰敗。正巧毛忠死去，劉玉也被圍困，被流箭射中，奮力拼戰纔得以衝出。相持了兩個月，經大小一百多次戰鬥，最終平定了叛亂。進升爲左都督，掌管右府事務。自己陳述以前西堡之戰的功勞，皇帝命令增加俸禄一百石，掌管耀武營。六年，擔任左副總兵，跟從朱永出防延綏。五月，河套部族入侵，劉玉率領部衆抵禦打退了敵人。過了一年去世。追贈固原伯，謚號毅敏。

劉玉雖然出身於奴僕，但是他勇敢果决過人，善於安撫士兵，所到之處還没有失敗過。滿俊叛亂時，據守石城的險要之地，多次打敗官軍，劉玉作戰最努力。到論功時，祇賜予他提升一級，當時人們惋惜對他賞賜太薄。兒子劉文，世襲了指揮使。

仇鉞

仇鉞，字廷威，鎮原人。初以傭卒給事寧夏總兵府，大見信愛。會都指揮僉事仇理卒，無嗣，遂令鉞襲其世職，爲寧夏前衛指揮同知。理，江都人，故鉞自稱江都仇氏。再以破賊功，進都指揮僉事。

正德二年，用總制楊一清薦，擢寧夏游擊將軍。五年，安化王寘鐇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鉞時駐城外玉泉營，聞變欲遁去。顧念妻子在城中，恐爲所屠滅，遂引兵入城。解甲覲寘鐇，歸卧家稱病，以所將兵分隸賊營。錦等信之，時時就問計。鉞亦謬輸心腹。而陰結壯士，遣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旦夕至。鉞因

仇鉞，字廷威，鎮原人。最初在寧夏總兵府當傭人，大受信任和喜愛。碰巧都指揮僉事仇理去世，没有後人，於是令仇鉞繼承他的世襲職位，任寧夏前衛指揮同知。仇理是江都人，因此仇鉞自稱是江都仇氏。又因打敗寇賊的功勞，進升爲都指揮僉事。

正德二年，因爲總制楊一清的推薦，被提升爲寧夏游擊將軍。五年，安化王寘鐇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造反。仇鉞當時駐扎在城外玉泉營，聽説變故後想潛逃。但顧念妻兒在城内，擔心被殺害，於是率兵進入城内。卸下盔甲拜見寘鐇，回家卧床稱病，將自己率領的軍隊分别歸屬到叛賊軍營中。何錦等人相信了他，時常到他那兒詢問計謀。仇鉞也就假裝向他們説心裏話。而暗中結交壯士，派人暗中出城，叫他們回

給錦、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廣果傾營出，而昂獨守城。寘鐇以禡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卧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鉞乃被甲橫刀，提其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鐇第，縛之。傳寘鐇令，召錦等還，而密諭其部曲以擒寘鐇狀，衆遂大潰。錦、廣單騎走賀蘭山，爲邏卒所獲，舉事凡十八日而敗。

來禀報官軍馬上就要到了。仇鉞趁此哄騙何錦、丁廣，説應迅速出兵守住渡口，遏制東岸的軍隊，不讓他們渡過黄河。何錦、丁廣果然傾巢而出，而留周昂獨自守城。寘鐇召仇鉞參加出兵的祭旗儀式，仇鉞説病得厲害。周昂前來探視，仇鉞正卧床呻吟。伏兵突然衝出來，用木棍打死周昂。仇鉞於是披甲橫刀，提着周昂的首級，跨上馬大聲呼叫，壯士們都聚集起來，徑直衝向寘鐇府第，將他捆起來。於是假傳寘鐇的命令，召何錦等人回來，而暗地將擒獲寘鐇的情形告訴他們的部下，叛軍於是完全崩潰。何錦、丁廣單槍匹馬逃到賀蘭山，被巡邏的士兵抓獲，起事共十八天就失敗了。

先是，中朝聞變，議以神英爲總兵官，而命鉞爲副。俄傳鉞降賊，欲追敕還。大學士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令知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棄良將資敵人耳。"乃不追。事果定。而劉瑾暱陝西總兵官曹雄，盡以鉞功歸之，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睿訟其功，詔奪俸三月。瑾誅，始進署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尋論功，封咸寧伯，歲禄千石，予世券。明年冬，召掌三千營。

此前，朝廷聽説變亂，商議任命神英爲總兵官，任命仇鉞爲副總兵官。不久傳來仇鉞投降叛賊的消息，想將皇帝的敕令追回。大學士楊廷和説："仇鉞必定不會追隨叛賊，讓他知道朝廷提拔他，意志當會更堅定。否則，不過是拋棄良將而資助敵人而已。"於是没有追回。叛亂果然被平定。而劉瑾親近陝西總兵官曹雄，將仇鉞的功勞全部歸於曹雄，仇鉞竟然没有得到特殊的提拔。巡按御史閻睿申訴了他的功勞，皇帝下詔停發閻睿三個月的俸禄。劉瑾被誅殺後，仇鉞纔被提升爲代理都督僉事，擔任寧夏總兵官。不久，朝廷評定功勞，被封爲咸寧伯，每年俸禄一千石，賜予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第二年冬天，掌管三千營。

七年二月，拜平賊將軍，偕都御史彭澤討河南盜劉惠、趙鐩，以中官陸誾監其軍。未至，而參將馮禎戰死洛南，賊勢益熾。已，聞官軍將至，遂奔汝州。又聞官軍扼要害，乃走寶豐，復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敗奔固始，抵潁州，屯朱皋鎮。永順宣慰彭明輔等擊之，賊倉猝渡河，溺死者二千人。餘衆走光山，鉞追及之。命諸將神周、姚信、時源、金輔左右夾擊，賊大敗，斬首千四百有奇。湖廣軍亦破其别部賈勉兒於羅

七年二月，拜授平賊將軍，與都御史彭澤一起討伐河南寇賊劉惠、趙鐩，中官陸誾任監軍。還没到達河南，而參將馮禎在洛南戰死，寇賊的勢力更加猖獗。不久，聽説官軍將到，於是逃往汝州。又聽説官軍扼守要害，於是逃往寶豐，又由舞陽、遂平轉向掠奪汝州東南部，向固始敗退，抵達潁州，駐扎在朱皋鎮。永順宣慰彭明輔等率兵攻打，寇賊倉皇渡河，淹死二千人。剩下的人逃到光山，仇鉞追上了他們。命令神周、姚信、時源、金輔左右夾擊，寇賊大敗，斬首一千四百多人。湖廣軍也在羅田打敗寇賊由賈勉兒帶領的另一支隊伍。寇賊沿途潰散。從六安攻破舒

田。賊沿途潰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急，賊復南攻六安。將陷，時源等涉河進，敗之七里岡。賊趨廬州，至定遠西又敗。還至六安，分其衆爲二。劉惠與趙鐩二弟鐇、鎬帥萬餘人，北走商城。而鐩道遇其徒張通及楊虎遺黨數千人，勢復振，掠鳳陽，陷泗、宿、睢寧、定遠。於是澤與鉞計，使神周追鐩，時源、金輔追惠，姚信追勉兒。勉兒、鐩復合，周信連敗之宿州，追奔至應山，其衆略盡。鐩剃髮懷度牒，潛至江夏，飯村店，軍士趙成執送京師，伏誅。源、輔追劉惠，連戰皆捷。惠窘走南召，指揮王謹追及於土地嶺，射中惠左目，自縊死。勉兒數爲都指揮朱忠、夏廣所敗，獲之項城丁村。餘黨邢本道、劉資及楊寡婦等先後皆被擒。凡出師四月，而河南賊悉平。

城，又返回光山，抵達商城。官軍追趕緊急，寇賊又往南攻打六安。將要攻陷時，時源等人渡河進攻，在七里岡打敗寇賊。寇賊逃向廬州，到定遠西部又被打敗。返回至六安，將部隊一分爲二。劉惠與趙鐩的兩個弟弟趙鐇、趙鎬率領一萬多人，向北逃往商城。而趙鐩在途中遇到他的黨羽張通及楊虎的殘部幾千人，氣勢又振作起來，掠奪了鳳陽，攻破了泗、宿、睢寧、定遠。於是彭澤與仇鉞商量計策，派遣神周追擊趙鐩，時源、金輔追擊劉惠，姚信追擊賈勉兒。賈勉兒與趙鐩又會合，神周、姚信在宿州接連打敗寇賊；追擊到應山，寇賊部衆大致被消滅乾净。趙鐩剃髮爲僧，揣着官府頒發的憑證，潛逃到江夏，到鄉村店中討飯，被軍士趙成捉拿送往京師，被處死。時源、金輔追擊劉惠，連戰連勝。劉惠窘迫中逃往南召，指揮王謹在土地嶺追上他，射中劉惠的左眼，劉惠自縊而死。賈勉兒多次被都指揮朱忠、夏廣打敗，在項城丁村將他擒獲。剩下的同黨邢本道、劉資及楊寡婦等先後都被擒獲。共出師四個月，河南寇賊全部被平定。

趙鐩，一名風子，文安諸生也。劉七等亂起，鐩挈家匿渚中，賊驅之登陸，將污其妻女。鐩素驍健，有膂力，手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爲之魁。賊專事淫掠，鐩稍有智計，定爲部伍，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横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州五日，以馬文升方家居，舍之去。有司遣人齎招撫榜至，鐩具疏附奏言："今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内，誅戮諫臣，屏棄元老，舉動若此，未有不亡國者。乞陛下睿謀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即梟臣之首以謝群奸。"其桀黠如此。

趙鐩，又名風子，文安的諸生。劉七等人叛亂，趙鐩帶着家人藏到江中的小島上。寇賊將他們驅趕到陸地上，將奸污他的妻子女兒。趙鐩向來驍勇强健，有體力，徒手打死兩名寇賊，寇賊一擁而上將他捉住，趙鐩就加入了寇賊并成爲首領。寇賊專門奸淫擄掠，趙鐩稍有一些智謀，將寇賊編爲隊伍，勸告同黨不要妄殺無辜。給府縣發去文書，約定官吏士人不要逃跑躲避，歡迎他們的將相安無事。從此横行中原，勢力超過劉六等人。曾經攻打鈞州五天，因馬文升正好住在此地，捨城而去。有關官員派人給他送去招撫榜文，趙鐩寫好奏疏上奏説："當今一群奸臣在朝，舞弄神器，攪亂全國，誅殺進諫大臣，排除抛棄元老，像這樣的做法，没有不亡國的。懇請陛下英明決斷，懸挂衆奸臣的首級向天下謝罪，否則，就懸挂臣的首級向衆奸臣謝罪。"他的狡詐就是如此。

鉞既平河南賊，移師會陸完，共滅劉七等於江北。論功，進世侯，增

仇鉞平定河南寇賊之後，率領軍隊與陸完會合，共同在長江北岸消滅了劉七等人。評定功

祿百石，仍督三千營。

八年，大同有警，命充總兵官，統京軍禦之。鉞上五事，中請遣還京操邊軍，停京軍出征，以省公私之擾，尤切時弊，時不能用。鉞既至，值寇犯萬全沙河。擊之，斬首三級，而軍士亡者二十餘人，寇亦引去。奏捷蒙賚，朝論恥之。

帝詔諸邊將入侍豹房。鉞嘗一入，後輒力辭。十年冬，稱疾解營務。詔給軍三十人役其家。世宗立，再起督三千營，掌前府事。未上卒，年五十七。謚武襄。

子昌以病廢，孫鸞嗣侯。世宗時，怙寵通邊，磔死，爵除。

神英 神周

神英，字景賢，壽州人。天順初，襲父職，爲延安衛指揮使，守備寧塞營，屢將騎兵從都督張欽等征討有功。

成化元年，尚書王復行邊，薦英有謀勇，進都指揮僉事。以從征滿四功，遷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參將。屢敗乩加思蘭兵，進署都督僉事。巡撫余子俊築邊墻，命英董役，工成受賚。久之，充總兵官，鎮守寧夏，移延綏，復移宣府。弘治改元，移大同。十一年，馬市開，英違禁貿易，寇掠蔚州又不救，言官連劾，召還閑住。尋起督果勇營。嘗充右參將，從朱暉禦寇延綏。武宗立，寇犯宣府，與李俊并充左參將，帥京軍以援。尋以都督同知僉書左府，剿近畿劇賊，進右都督。

勞，進封爲世襲侯爵，增加俸祿一百石，仍舊統率三千營。

八年，大同傳來警報，朝廷命令仇鉞擔任總兵官，統率京軍抗擊。仇鉞上奏五件事，其中有請求召回京軍，操練邊防軍，停止京軍出征，以省去公私兩方面的擾動，尤其切中當時的弊病，當時不能采用。仇鉞到達之後，正值寇賊侵犯萬全沙河。攻擊敵人，斬殺三人，而士兵死亡的有二十多人，寇賊也引兵而去。捷報上奏，獲得賞賜，朝廷的議論對此感到耻辱。

皇帝詔令守邊的各位將軍到豹房聽候吩咐。仇鉞曾經進過一次豹房，後來就極力推辭。十年的冬天，仇鉞稱病解除了職務。皇帝下詔派遣三十名士兵供他家使用。世宗即位後，再次起用他統率三千營，掌管前府事務。還未上任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七歲。謚號武襄。

兒子仇昌因病被廢除侯爵，孫子仇鸞繼承侯爵。世宗時期，仇鸞仗着朝廷的寵幸而與邊境外勾結，被處以分尸的極刑，爵位被廢除。

神英，字景賢，壽州人。天順初年，繼承父職，任延安衛指揮使，守備寧塞營，多次率領騎兵跟從都督張欽等征討而立功。

成化元年，尚書王復巡視邊關，推薦神英有勇有謀，進升爲都指揮僉事。因爲跟隨征討滿四有功，升爲都指揮使，擔任延綏右參將。多次打敗乩加思蘭的軍隊，進升爲代理都督僉事。巡撫余子俊修築邊防的城墻，命令神英管理工程，工程完工後受到賞賜。很久以後，神英擔任總兵官，鎮守寧夏，後改任延綏，又移到宣府。弘治元年，又移到大同。十一年，馬市開放，神英違反禁令從事貿易，寇賊掠奪蔚州時又不救援，言官連續彈劾他，被召回閑住。不久被起用管理果勇營。曾經擔任右參將，跟隨朱暉到延綏抵禦寇賊。武宗即位，寇賊侵犯宣府，與李俊一起都擔任左參將，率領京軍前往救援。不久以都督同知任左府僉書，清剿京城附近的大寇賊，進升爲右都督。

正德五年，給事中段豸劾英老，命致仕。當是時，劉瑾竊政。總兵官曹雄等以附瑾得重權。英素習瑾，厚賄之。因自陳邊功，乞敘録，特詔予伯爵。吏、兵二部持之，下廷議。而廷臣希瑾指，無不言當封者，遂封涇陽伯，禄八百石。未幾，寘鐇反，命充總兵官討之。未至，賊已滅。其秋，瑾敗，爲言官所劾。詔奪爵，以右都督致仕。越二年卒。

正德五年，給事中段豸彈劾神英年老，命令他辭去官職。當時，劉瑾篡權。總兵官曹雄等因依附劉瑾而獲得大權。神英素來和劉瑾接近，豐厚地賄賂他。乘此自己陳述守邊的功勞，請求任用，於是，特别下詔賜予伯爵。吏、兵兩部對此持反對意見，下發朝廷商議。而朝廷大臣都迎合劉瑾的旨意，没有人不説應該受封，於是封爲涇陽伯，俸禄八百石。不久，寘鐇造反，命令神英擔任總兵官討伐他。還未到，叛賊已被消滅。這年秋天，劉瑾敗落，神英遭言官彈劾。皇帝下詔剥奪他的爵位，以右都督退休。過了兩年就去世了。

子周，輸粟爲指揮僉事。累官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參將。正德六年，命以所部兵討河南流賊，數有功，再進都督同知。賊平，遂以副總兵鎮山西。九年秋，寇大入寧武關，躪忻、定襄、寧化。周擁兵不戰，軍民死者數千。詔巡撫官執歸京師。周潛結貴近，行至易州，僞稱病，自陳戰功。帝乃宥周罪，盡削其秩，爲總旗，而輸粟指揮如故。已，賫緣江彬入豹房，驟復都督，賜國姓，典兵禁中。遂與彬相倚爲聲勢，納賄不貲。彬敗，周亦下獄，伏誅。

神英的兒子神周，交納錢財任指揮僉事。升官至都指揮使，擔任延綏右參將。正德六年，命令他帶所率領的軍隊討伐河南的流寇，多次立有戰功，兩次進升至都督同知。平定寇賊後，於是以副總兵鎮守山西。九年秋天，寇賊大肆侵入寧武關，踐踏忻州、定襄、寧化。神周按兵不動，軍民死亡幾千人。下詔巡撫官將神周押回京師。神周暗中勾結顯貴近臣，行進到易州時，假裝生病，自己陳述戰功。皇帝於是寬恕了他的罪過，全部削除他的官職，任命爲總旗，而交納錢財换來的指揮僉事照舊。不久，巴結江彬進入豹房，馬上恢復都督職務，賜予國姓，統率皇帝侍衛軍。於是與江彬相互倚仗，互造聲勢，收受賄賂不計其數。江彬衰敗後，神周也被投入監獄，被處死。

曹雄

曹雄，西安左衛人。弘治末，歷官都指揮僉事，爲延綏副總兵。武宗即位，用總督楊一清薦，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固原。以瑾同鄉，自附於瑾。瑾欲廣樹黨，日相親重。

曹雄，西安左衛人。弘治末年，任過都指揮僉事，爲延綏副總兵。武宗即位後，因總督楊一清推薦，升爲代理都督僉事，擔任總兵官，鎮守固原。因爲與劉瑾是同鄉，自己依附於劉瑾。劉瑾想廣泛樹立黨羽，對他日漸親近器重。

正德四年，雄上言："故事，布、按二司及兵備道臣文移達總兵官者，率由都司轉達。今邊務亟，徵調不時，都司遠在會城，往返千里，恐誤軍機。乞如巡撫大同例，徑呈總兵官便。"兵部尚書曹元希瑾意，覆如其

正德四年，曹雄上奏説："按慣例，布、按二司及兵備道臣的文書上呈給總兵官的，全由都司轉達。現在邊防事務緊急，送取不能按時，都司遠在省城，往返有一千里，恐怕貽誤軍機。請求按照巡撫大同的先例，直接呈送總兵官靈活處理。"兵部尚書曹元迎合劉瑾的旨意，答覆説像

言。既復受瑾屬，奏雄鎮守未佩印，宜如各邊例，特賜印以重其權。乃進雄署都督同知，以延綏總兵官吴江所佩征西將軍印佩之，而别鑄靖虜將軍印予江。及總督才寬禦寇沙窩爲所殺，雄擁兵不救，佯引罪，乞解兵柄，令子謐齎奏詣京師。瑾異謐貌，妻以從女，而優詔褒雄，令居職如故，糾者反被責。

他說的那樣辦。不久又受劉瑾囑托，上奏說曹雄鎮守未佩帶官印，應該像各邊防的慣例那樣，特别賜予官印以增加他的權力。於是提升曹雄爲代理都督同知，將延綏總兵官吴江所佩帶的征西將軍印給他佩帶，而另外鑄造靖虜將軍官印給予吴江。到總督才寬在沙窩抵禦寇賊被殺害時，曹雄按兵不去解救，假裝有罪，請求解除兵權，命令兒子曹謐持奏章去京師。劉瑾覺得曹謐相貌與衆不同，將侄女嫁給他，而發嘉勉詔書褒獎曹雄，命令他仍擔任以前的職務，彈劾他的人反而受到責罰。

寘鐇反寧夏，雄聞變，即統兵壓境上。令都指揮黄正以兵三千入靈州，固士卒心，約鄰境刻期討。密焚大、小二壩積草，與守備史鏞等奪河西船，盡泊東岸。賊黨何錦懼，急帥兵出守大壩，以防决河。雄乃令鏞潜通書仇鉞，俾從中舉事，賊遂成擒。是役也，功雖成於鉞，而居外布置，賊不内顧，雄有勞焉。捷聞，瑾以平賊功歸之，進左都督，謐亦官千户。雄不安，引咎自劾，推功諸將，降旨慰勞。未幾，瑾敗，言官交劾，降指揮僉事，尋徵下獄，以黨逆論死，籍其家。詔宥之，與家屬永戍海南，遇赦不原。

寘鐇在寧夏造反，曹雄聽說發生了變故，立即率領軍隊逼近邊境。命令都指揮黄正率兵三千人進入靈州，穩定軍心，邀約相鄰地區的軍隊定期討伐。暗地焚燒大壩、小壩二壩堆積的草料，與守備史鏞等人奪取黄河西岸的船隻，全部停靠在東岸。叛賊黨羽何錦感到恐懼，急忙率領士兵出來守備大壩，以防官軍挖開黄河。曹雄於是命令史鏞暗中和仇鉞通信，讓他從中起事，叛賊於是被擒。這次戰役，功績雖然由仇鉞做成，但是在外布置，使叛賊不能顧及内部，其中有曹雄的功勞。捷報傳來，劉瑾將平定叛賊的功勞歸於曹雄，進升爲左都督，曹謐也升官爲千户。曹雄不安，引咎彈劾自己，將功勞歸於衆將，皇帝頒布旨令慰勞。不久，劉瑾敗落，言官交相彈劾他，降爲指揮僉事，不久被追究并投入監獄，作爲叛黨被處死刑，抄没他的家産。皇帝下詔寬恕他，與家人永遠戍守海南，遇到赦免也不原諒。

曹謙

雄長子謙，讀書能文，有機略，好施予。故參政李嵛、主事孔琦家貧甚。雄請周恤其妻子，以勸廉吏，謙意也。御史高胤先被逮，無行貲。謙爲治装，并恤其家。受業楊一清，聞一清將起用，貽書止之曰："近日關中人材，連茹而起，實山川不幸。獨不留三五輩爲後日地耶。"時陜人率附瑾以進，故謙云然。雄下獄，謙亦被繫，爲怨家棰死。

曹雄的長子曹謙，讀書能寫文章，有謀略，樂於施捨。已故參政李嵛、主事孔琦家裏非常貧窮。曹雄請求救濟他的妻子兒女，以勉勵廉潔的官吏，這是曹謙的主意。御史高胤先被逮捕，没有路費。曹謙爲他備辦行装，并救濟他的家人。曹謙跟從楊一清學習，聽説楊一清將被起用，寫信勸阻他說："近來關中的人才，接連被起用，實際上是山川的不幸。難道不留下一些人作爲後世的基礎嗎?"當時，陜西人全都依附劉瑾而獲得進升，因此曹謙這樣說。曹雄被投入監獄後，

曹謙也被拘禁，被仇家用鞭子打死。

馮禎

馮禎，綏德衛人。起家卒伍，累功爲本衛指揮僉事。弘治末，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偏頭關。尋充參將，分守寧夏西路，以勇敢聞。寘鐇反，馳奏告變。事平，進署都指揮同知。已，擢副總兵，協守延綏。

正德六年七月，盜起中原。詔以所部千五百人入討。至阜城，遇賊。禎令軍中毋顧首級、貪虜獲，遂大敗賊。逐北數十里，俘斬八百六十有奇。進解曹州圍，執其魁朱諒。錄功，進都督僉事。

明年春，劉惠、趙鐩亂河南，連陷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陽、葉，縱掠南頓、新蔡、商水、襄城，復還駐西平。禎偕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金輔擊敗之。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死千餘人，斬首稱是，餘賊潰而西。巡撫鄧璋等朝崇王於汝寧，宴飲連日。賊招散亡，勢復振，陷鄢陵、滎陽、汜水、鞏。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集。賊屯洛南，覘官軍饑疲，迎戰。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禎及源、周方陣，而後哨參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失利遽遁。陣亂，賊乘之。禎下馬殊死鬥，援絕死焉。贈洛南伯，賜祭葬，授其子大金都督僉事。後賊平，論功，復廕一子世百户。明年是日，禎死所風霾大作，又明年，亦如之。伊王奏聞，敕有司建祠，歲以死日致祭。尋用給事中李鐸言，歲給米二石，帛二匹，贍其家。

馮禎，綏德衛人。從軍中小卒起家，累積功績至本衛指揮僉事。弘治末年，升爲代理都指揮僉事，守備偏頭關。不久擔任參將，分守寧夏西路，以勇敢而聞名。寘鐇造反，馮禎快馬報告發生事變。叛亂平定後，進升爲代理都指揮同知。不久，提升爲副總兵，協同防守延綏。

正德六年七月，中原發生盜寇。皇帝詔令馮禎帶領部下一千五百人去討伐。到阜城時，遇到盜寇。馮禎命令士兵不要祇顧殺人、貪圖俘獲，於是大敗盜寇。追逐敗軍幾十里，俘虜斬首八百六十多人。前進解除了曹州的圍困，抓獲盜寇首領朱諒。記載功績時，進升爲都督僉事。

第二年春天，劉惠、趙鐩在河南叛亂，接連攻陷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陽、葉縣，放肆掠奪南頓、新蔡、商水、襄城，又返回駐扎在西平。馮禎與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金輔擊敗叛賊。叛賊逃入城内，官軍阻塞城門。趁黑夜燒死一千多人，被斬首的人與此相當，殘賊潰敗向西逃去。巡撫鄧璋等人在汝寧朝拜崇王，連續幾天設宴飲酒。叛賊將流散逃亡的人招集起來，勢力又振作起來，攻陷鄢陵、滎陽、汜水、鞏縣。圍困河南府三日，各路官軍纔開始集結。叛賊駐扎在洛南，偵察到官軍飢餓疲勞，迎戰官軍。右哨金輔不敢渡洛水，馮禎和時源、神周正排列陣勢，而後哨參將姚信所率領的京軍先衝鋒，失利後立即逃跑。官軍陣勢大亂，叛賊乘勢追擊。馮禎下馬殊死搏鬥，救援斷絶而戰死。追贈洛南伯，賜予祭祀葬禮，授與馮禎的兒子馮大金都督僉事。後來叛賊平定，評功時，又廕襲他的一個兒子任世襲百户。第二年的這一天，馮禎死的地方風沙大作，再過一年，仍然如此。伊王上奏皇帝，詔令有關官員建立祠堂，每年在他死的那天祭祀。不久因爲給事中李鐸的進言，每年供給米二石，帛二匹，贍養他的家人。

張俊

張俊，宣府前衛人。嗣世職，爲本衛指揮使。累擢大同游擊將軍。弘

張俊，宣府前衛人。繼承世襲職位，任本衛指揮使。多次提升至大同游擊將軍。弘治十二

治十二年，以功進都指揮同知。

火篩入大同左衛，大掠八日。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爲策應，而親禦之荆東莊。依河結營，擊却三萬餘騎。帝大喜，立擢都督僉事。未幾，總兵官王璽失事被徵，即命俊代之。其冬，以寇入戴罪，尋移鎮宣府。中官苗逵督師延綏，檄大同、宣府卒爲探騎。俊持不遣，逵遂劾俊。帝宥俊，而命發卒如逵言。

武宗初立，寇乘喪大入，連營二十餘里。俊遣諸將李稽、白玉、張雄、王鎮、穆榮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俄，寇由新開口毁垣入，稽遽前迎敵，玉、雄、鎮、榮各帥所部拒於虞臺嶺。俊急帥三千人赴援，道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泰至鹿角山被圍。俊力疾益調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復援出鎮。又分兵救稽、玉，稽、玉亦潰圍出。獨雄、榮阻山澗，援絶死。諸軍已大困，收兵還。寇追之，行且戰，僅得入萬全右衛城，士馬死亡無算。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郭東山言，俊扶病馳援，勸懲不宜偏廢，乃許贖罪。

正德五年，起署都督同知，典神威營操練。明年六月，賊楊虎等自山西十八盤還，破武安，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景州，轉入文安，與劉六等合。都指揮桑玉屢敗，僉事許承芳請濟師。乃命俊充副總兵，與參將王琮統京軍千人討之。往來近畿數月，不能創賊。已，朝議調邊軍協守，賊遂連敗。明年三月，劉六、劉七、齊彦名、龐文宣等敗奔

年，因功進升爲都指揮同知。

火篩入侵大同左衛，大肆掠奪了八天。張俊派遣三百名士兵在前面攔截，又分出三百名士兵作爲策應，而親自在荆東莊抵禦敵軍。依河搭建營壘，擊退騎兵三萬多人。皇帝非常高興，立即提拔張俊爲都督僉事。不久，總兵官王璽因戰事失利被追究，立即命令張俊代替他。這年冬天，因爲寇賊侵入而獲罪，不久調去鎮守宣府。中官苗逵在延綏督軍，徵調大同、宣府的士兵作爲偵察騎兵。張俊反對而不派兵，苗逵於是彈劾張俊。皇帝寬恕張俊，而命令張俊像苗逵所説那樣派兵。

武宗剛即位，寇賊乘着喪事期間大舉入侵，營壘連接二十多里。張俊派遣部將李稽、白玉、張雄、王鎮、穆榮各率領三千人，分别扼守要害。不久，寇賊由新開口毁壞城墻侵入，李稽急忙上前迎擊敵人，白玉、張雄、王鎮、穆榮各自率領部隊在虞臺嶺抵禦敵人。張俊急忙率領三千人去增援，在路上脚受了傷，將部隊交給都指揮曹泰帶領。曹泰到達鹿角山被圍困。張俊盡力快速增兵五千人，帶着三天的糧食，疾馳去解曹泰的圍，又援救出王鎮。又分兵救李稽、白玉，李稽、白玉也突圍撤出。惟獨張雄、穆榮被阻隔在山澗中，援兵斷絶而戰死。各路軍隊都已極度疲乏，收兵返回。寇賊追擊他們，邊退邊戰，衹能進入萬全右衛城，士兵和馬匹死亡的不計其數。張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都被徵召返回。御史郭東山説，張俊帶病飛馳救援，獎勵和懲罰不應偏廢，於是允許他贖罪。

正德五年，起用張俊爲代理都督同知，主管神威營操練。第二年六月，寇賊楊虎等人從山西十八盤返回，攻破武安，搶劫威縣、曲周、武城、清河、故城、景州，轉入文安，與劉六等人會合。都指揮桑玉多次戰敗，僉事許承芳請求增援軍隊。於是命令張俊擔任副總兵，與參將王琮統率京軍一千人去討伐。在京城附近來回幾個月，未能打敗寇賊。事後，朝廷建議調遣邊軍協同守備，寇賊於是接連敗退。第二年三月，劉六、劉七、齊彦名、龐文宣等潰敗逃向登州、萊

登、萊海套。陸完檄俊軍萊州，合諸將李鋐等邀之。賊遂北走，轉掠寶坻、香河、玉田，俊急偕許泰、郤永遏之。帝喜，勞以白金。賊由武清西去。未幾，得疾召還。後賊平，實授都督同知。久之，卒。

州海灣。陸完用文書徵召張俊駐軍萊州，會合衆將李鋐等人攔截他們。於是寇賊北逃，轉而搶劫寶坻、香河、玉田，張俊急忙偕同許泰、郤永遏制住寇賊。皇帝非常高興，用白銀慰勞他們。寇賊由武清向西逃去。未過多久，張俊因病被召回。後來寇賊平定，授予都督同知。很久以後，去世。

俊爲邊將，持廉，有謀勇，其歿也，家無贏資。

張俊作爲邊將，爲人廉潔，有謀有勇，他死時，家裏没有多餘的家産。

李鋐

李鋐，大同右衛人。世指揮同知，累功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協守大同。山東盜起，詔改游擊將軍，尋充副總兵，與俊等邀賊，復與劉暉部將傅鎧、張椿等數立功。賊平，進都指揮同知，充總兵官，鎮鳳陽諸府。尋以江西盜猖獗，擢署都督僉事，與都御史俞諫同提督軍務。賊王浩八據裴源山，憑高發矢石，官軍幾不支。鋐下馬持刀，督將士殊死鬥，賊乃走。追數十里，擒之。復以次討平劉昌三、胡浩三等。移駐餘干，將擊遺賊之未下者，疽發背，卒於軍。詔贈右都督，蔭子都指揮僉事。

李鋐，大同右衛人。世襲爲指揮同知，積累功勞進升爲都指揮僉事，擔任參將，協同守衛大同。山東寇賊興起，詔令改任游擊將軍，不久擔任副總兵，與張俊等人攔截寇賊，又與劉暉的部將傅鎧、張椿等人多次立功。寇賊平定後，進升爲都指揮同知，擔任總兵官，鎮守鳳陽各府。不久因江西盜匪猖獗，提升爲代理都督僉事，與都御史俞諫共同管理軍務。寇賊王浩八據守裴源山，憑藉高處，發射箭和石頭，官軍幾乎不能支持。李鋐跳下戰馬，手持軍刀，督率將士殊死搏鬥，寇賊於是逃走。追擊幾十里，將寇賊擒獲。又依次討伐平定劉昌三、胡浩三等。又移駐餘干，將攻擊遺留的未攻下的寇賊，背上毒瘡發作，在軍中去世。詔令追贈右都督，兒子蔭襲爲都指揮僉事。

楊銳

楊銳，字進之，蕭縣人。嗣世職，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正德初，以才擢掌龍江右衛事，督造漕舟於淮安。

楊銳，字進之，蕭縣人。繼承世襲的官職，任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正德初年，因爲有才能提升掌管龍江右衛事務，在淮安監督製造漕運船隻。

寧王宸濠有異謀，王瓊以安慶居要害，宜置戍，乃進銳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其地。銳與知府張文錦治戰艦，日督士肄水戰。十四年六月丙子，宸濠反。東下，焚彭澤、湖口、望江。己丑，奄至安慶城下，舟五十餘艘。銳、文錦與指揮崔文、同知林有禄、通判何景暘、懷寧知縣王誥等禦之江滸。已，收兵入城，被圍。

寧王朱宸濠有異心，王瓊認爲安慶居於要害之地，應該設置防守，於是提升楊銳爲代理都指揮僉事，守備這個地方。楊銳與知府張文錦修造戰艦，每天督促士兵操練水戰。十四年六月丙子，朱宸濠造反。向東而下，燒毀彭澤、湖口、望江。己丑，叛賊涌到安慶城下，有船五十多艘。楊銳、張文錦與指揮崔文、同知林有禄、通判何景暘、懷寧知縣王誥等在長江邊抵禦叛賊。戰後，收兵入城，被圍困。楊銳、崔文守城西，

銳、文軍城西，文錦、有祿軍城北，景暘、誥軍東南。城西尤要衝。銳晝夜拒戰，殺傷賊二百餘，斬其間諜，乃稍卻。

七月丁酉，賊悉兵至，號十萬，舳艫相銜六十餘里。宸濠乘黄艦，泊黄石磯，身自督戰。江西僉事潘鵬在賊軍，安慶人也，宸濠令諭降。呼銳及文錦語，衆心頗摇。吏黄洲者，以大義責數之，鵬慚而退。既復持僞檄至，其家僮見，遥呼之，銳腰斬以徇。將射鵬，鵬遁去，衆心乃定。賊怒，圍城數周，攻益急，銳等殊死戰。賊雲樓數十瞰城中，城中亦造飛樓射賊，夜縋人焚賊樓。賊置天梯，廣二丈，高於城，版蔽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輪轉以薄城。城上束葦沃膏，燃其端，梯稍近即投之，須臾盡焚，賊多死。時軍衛卒不滿百，乘城皆民兵。老弱婦女饋餉，人運石一二，數日積如山。賊攻城，城上或投石，或沸湯沃之，賊輒傷。銳等射書賊營，諭令解散，有亡去者。乃募死士夜劫賊營，賊大驚擾，比曉稍定。宸濠慚憤，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南都。"會聞伍文定等破南昌，遂解圍去。文出城襲擊，又破之，旬有八日而圍解。

張文錦、林有祿守城北，何景暘、王誥守東南。城西是最重要的地方。楊銳晝夜抵抗，殺傷叛賊二百多人，斬殺了叛賊的間諜，叛賊纔稍微退却。

七月丁酉這一天，叛賊全部兵馬到達，號稱十萬人，戰船相連六十多里。朱宸濠乘一艘黄艦，停泊在黄石磯，親自督戰。江西僉事潘鵬在叛賊軍中，他是安慶人，宸濠令他勸降。潘鵬呼叫楊銳及張文錦喊話，軍心頗爲動摇。官吏黄洲用大義斥責數落他，潘鵬感到慚愧就退下去了。不久，又拿着僞軍的文書到來，潘鵬的家僮出來，很遠就在叫喊，楊銳將他的家僮腰斬示衆。將要射潘鵬，潘鵬逃跑了，軍心於是穩定下來。叛賊大怒，圍城幾層，功勢更加緊急，楊銳等人殊死戰鬥。叛賊幾十座雲樓俯瞰城中，城内也造飛樓射殺叛賊，夜晚用繩子吊人下去焚燒叛賊的雲樓。叛賊設置天梯，寬兩丈，高過城墻，用木板遮蔽，前後有門，在中間藏有士兵，用輪子推着靠近城墻。城上的人將葦草扎成小捆，澆上油脂，點燃一端，天梯稍近就扔過去，不一會兒天梯全被燒毁，叛賊大多死亡。當時守城的士卒不到一百人，登上城墻的全是民兵。老弱和婦女就送飯，每人運一兩塊石頭，幾天就堆積如山。叛賊攻城時，城上有的人投石頭，有的人用開水澆他們，叛賊都受了傷。楊銳等人向叛賊營中射去書信，勸告命令他們解散，就有些人逃跑了。於是招募敢死隊在夜晚襲擊叛賊營地，叛賊大大受到驚擾，等到天亮時纔稍爲安定。宸濠羞愧憤恨，對下屬説："安慶尚且不能攻克，怎能指望南都。"恰逢聽説伍文定等人攻破了南昌，於是解圍而去。崔文出城襲擊，又攻破賊軍，共十八天纔解圍。

事聞，武宗大喜，擢銳參將，分守安徽池、太、寧國及九江、饒、黄。銳薦鄭岳、胡世寧，帝即召用。世宗立，論功，擢都督僉事，蔭子世千户。再遷僉書左府，改南京右府。充總兵官，鎮遼東。改督漕運，鎮淮安。嘉靖十年，爲巡按御史李循義劾

事情上報，武宗非常高興，提升楊銳爲參將，分守安徽池州、太平、寧國及九江、饒州、黄州。楊銳推薦鄭岳、胡世寧，皇帝立即徵召任用。世宗即位，評定功勞，提升爲都督僉事，蔭襲兒子世襲千户。再升遷至左府僉書，改任南京右府。擔任總兵官，鎮守遼東。改管理漕運，鎮守淮安。嘉靖十年，被巡按御史李循義彈劾罷

罷，逾年卒。

免，過了一年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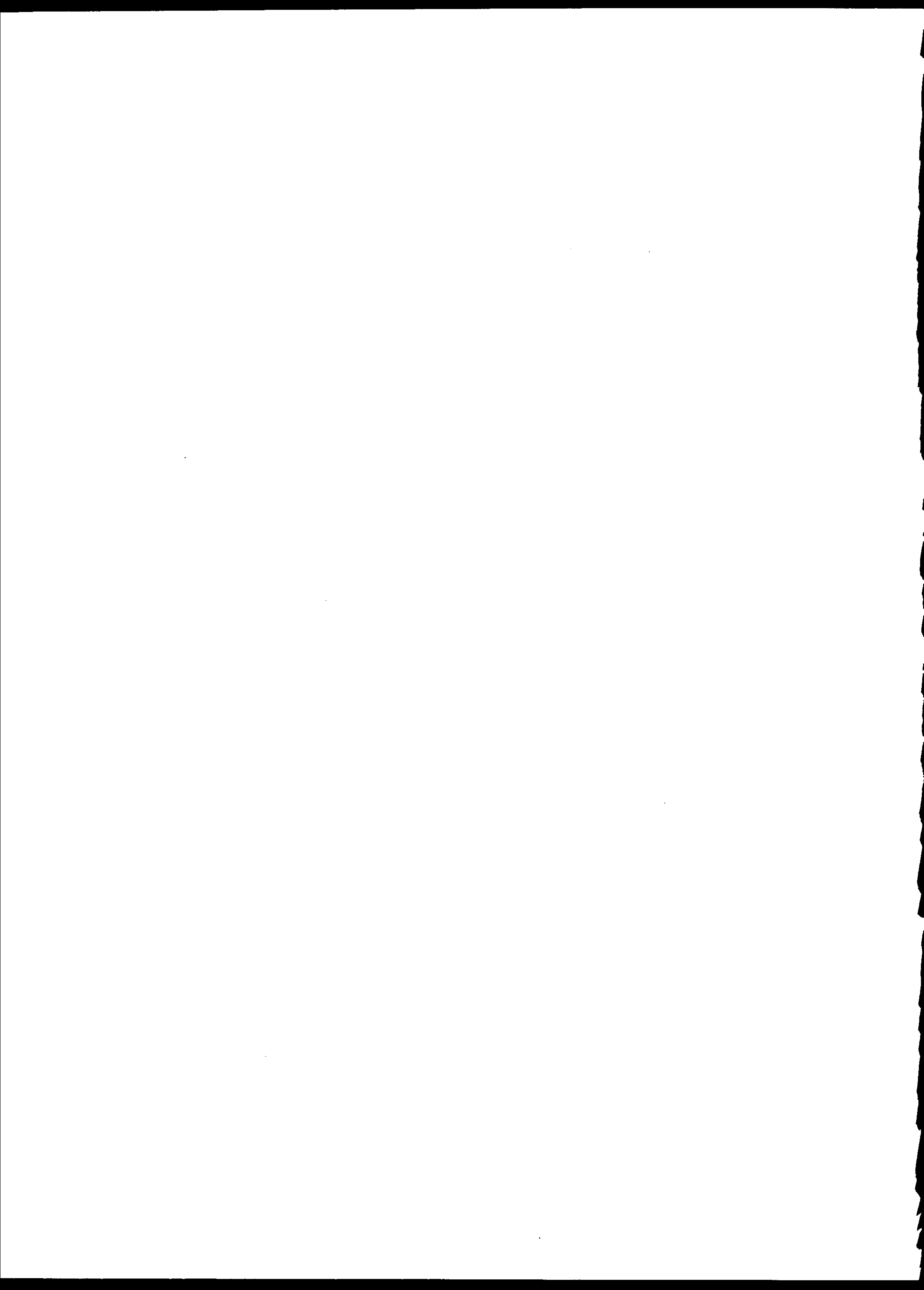
崔文

崔文，世爲安慶衛指揮使，守城勞亞於鋭。世宗録其功，超三階爲都指揮使，蔭子世百户。江、淮多盗，廷議設總兵官，督上下江防，擢文都督僉事任之。改莅南京前府，專督操江。久之，卒。

崔文，世襲爲安慶衛指揮使，守城的功勞次於楊鋭。世宗審查他的功績，提升三級任都指揮使，蔭襲兒子世襲百户。江、淮多盜賊，朝廷商議設立總兵官，管理上江、下江的防務，提升崔文爲都督僉事擔任。改任到南京前府，專門管理長江防務。很久以後，去世。

贊曰：衛青等當承平時，不逞竊發，列城擾攘，賴其戡定。雖所敵非堅，然勇敢力戰，功多可紀。或遂身膏原野，若何洪、劉雄、馮禎輩，壯節有足惜者。鉞以心計定亂，鋭以城守摧逆，干城之寄，克稱廟謨。神英、曹雄亦有勞績，而以附閹損名，且獲罪，爲將者其以跅弛爲戒哉。

贊曰：衛青等人處於太平時期，叛亂暗中暴發，各城受到侵擾，都依賴他們而平定。雖然所面對的敵人并不强大，但是勇敢奮戰，功勞大多可以記入史册。有的還葬身原野，像何洪、劉雄、馮禎這些人，豪壯的氣節足以讓人感到惋惜。仇鉞以心計平定叛亂，楊鋭以守城摧毁叛賊，是捍衛國家的依靠，可以稱爲廟堂的神算。神英、曹雄也有功勞和業績，但因依附宦官損壞名聲，而且獲罪，作將領的人應該以不遵守規矩爲戒啊。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李賢　吕原（子）㦂　岳正　彭時　商輅　劉定之

李賢

李賢，字原德，鄧人。舉鄉試第一，宣德八年，成進士。奉命察蝗災於河津，授驗封主事。少師楊士奇欲一見，賢竟不往。

李賢，字原德，鄧人。考中鄉試第一名，宣德八年，成爲進士。奉命到河津巡察蝗災，授任驗封主事。少師楊士奇想見他一面，李賢竟然不去。

正統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師者盈萬，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實支僅一石，降人反實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宜漸出之外，省冗費，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時詔文武臣誥敕，非九年不給。賢言："限以九年，或官不能滿秩，或親老不待，不得者十八九，無以勸臣下。請仍三年便。"從之。遷考功郎中，改文選。扈從北征，師覆脱還。

正統初年，進諫説："塞外投降的人居住在京師的超過萬人，指揮使每月俸禄三十五石，實際支取僅一石，投降的人反而實際支取十七石五斗，這樣一個投降的人相當於十七個半京官了。應該逐漸將他們調出京城，省去多餘的費用，并且將禍患消除在産生以前。"皇帝未能采用。當時，皇帝給文臣武將封官授爵的誥書，不滿九年不頒發。李賢進諫説："以九年爲期限，有的做官做不滿九年，有的因未到九年父母去世而離職，得不到誥書的占十分之八九，不能以此勉勵臣下。請仍以三年比較合適。"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升遷爲考功郎中，改爲文選。隨從皇帝北征，軍隊覆滅時逃回。

景泰二年二月，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善之，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尋又陳車戰火器之利，帝頗采納。是冬，擢兵部右侍郎，轉户部。也先數貢馬，賢謂輦金帛以强寇自弊，非策。因陳邊備廢弛狀，于謙請下其章厲諸將。轉吏部，采古二十二君行事可法者，曰《鑑古

景泰二年二月，上呈端正國家根本的十項策略，爲勤於聖學，顧忌規勸警告，戒除嗜好欲望，杜絶玩好，審慎舉措，崇尚節儉，敬畏天變，鼓勵顯貴近臣，振作士人風氣，團結民心。皇帝認爲建議很好，命令翰林寫下來放在身邊，用來反省閲讀。不久李賢又陳述車戰和火器的益處，皇帝采納了很多。這年冬天，提升爲兵部右侍郎，後轉入户部。也先多次進貢馬匹，李賢認爲輸送金錢錦帛使敵寇强大而對自己不利，不是辦法。因此陳述邊防衰敗鬆弛的狀況，于謙請求

録》，上之。

將他的奏章下發以勉勵衆將。轉入吏部，采輯古代二十二個國君值得效法的事迹，名爲《鑑古録》，呈送給皇帝。

英宗復位，命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預機務。未幾，進尚書。賢氣度端凝，奏對皆中機宜，帝深眷之。山東饑，發帑振不足，召有貞及賢議，有貞謂頒振多中飽。賢曰："慮中飽而不貸，坐視民死，是因噎廢食也。"遂命增銀。

英宗復位後，命李賢兼任翰林學士，在文淵閣值班，與徐有貞共同參預機要事務。不久，進升爲尚書。李賢氣度莊重，上奏對答都切中時宜，皇帝十分寵愛他。山東鬧饑荒，發放國庫錢糧救濟災民，召徐有貞和李賢商議，徐有貞認爲頒發救濟大多被中間經手官員獲利。李賢説："顧慮有人從中獲利而不給予，坐觀老百姓死亡，這是因噎廢食。"於是命令增加銀兩。

石亨、曹吉祥與有貞争權，并忌賢。諸御史論亨、吉祥，亨、吉祥疑出有貞、賢意，訴之帝，下二人獄。會有風雷變，得釋，謫賢福建參政。未行，王翱奏賢可大用，遂留爲吏部左侍郎。逾月，復尚書，直内閣如故。亨知帝嚮賢，怒，然無可如何，乃佯與交歡。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虚日。

石亨、曹吉祥與徐有貞争權，都忌恨李賢。衆御史論告石亨、曹吉祥，石亨、曹吉祥懷疑出自徐有貞、李賢的意圖，告到皇帝那兒，將二人投入監獄。恰逢有上天示警的災異現象發生，得以釋放，貶李賢爲福建參政。還未出發，王翱上奏説李賢可以擔當重任，於是留任爲吏部左侍郎。過了一個月，恢復爲尚書，像以前一樣在内閣值班。石亨知道皇帝偏向李賢，很生氣，但又無可奈何，於是假裝與他交好。李賢也深藏不露，不是宣命召見不入宫，而皇帝更親近李賢，不間斷地向他詢問。

孛來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彼，可掩而取，帝色動。賢言釁不可啓，璽不足寶，事遂寢。亨益惡賢。時帝亦厭亨、吉祥驕横，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門，爲之奈何？"賢曰："陛下惟獨斷，則趨附自息。"帝曰："向嘗不用其言，乃怫然見辭色。"賢曰："願制之以漸。"當亨、吉祥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然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孛來靠近邊塞打獵。石亨説據説國璽在孛來處，可以襲擊奪取，皇帝動了心。李賢説不要挑起争端，國璽不值得珍愛，這件事於是就擱置了。石亨更加憎惡李賢。當時皇帝也厭惡石亨、曹吉祥驕横，使其他人退避，對李賢説："這些人干預政事，四方上奏的人先到他們那兒去，該怎麽辦呢？"李賢説："陛下衹要獨自决斷，那麽趨承依附自然平息。"皇帝説："曾經没采用他們的意見，就顯露出發泄憤怒的臉色和言辭。"李賢説："希望能逐步遏制他們。"當石亨、曹吉祥當權時，李賢有顧忌不敢把話説完，然而每次都從容對答，用來抑制他們的辦法非常周密。

及亨得罪，帝復問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且爾時幸而成功，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

到石亨被定罪時，皇帝又問李賢"奪門"之事。李賢説："迎駕可以，'奪門'之事怎能爲後人作示範。皇位是陛下固有的，奪取就不是順從天命。况且那時僥幸成功，萬一事情事先暴露，石亨等人不值得痛惜，不知將會置陛下於何種境

曰："然。"賢曰："若郕王果不起，群臣表請陛下復位，安用擾攘爲。此輩又安所得邀升賞，招權納賄安自起。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帝曰："然。"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并議革冒功者四千餘人。至成化初，諸被革者訴請。復以賢言，并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時論益大快之。

地。"皇帝醒悟了，說："是的。"李賢說："如果郕王果真一病不起，群臣上表請陛下復位，哪裏用得着侵擾奪取。這些人又從哪裏得以邀功請求升官賞賜，招攬權力收受財物又從哪裏開始。年高望重的老臣仍然在職，何至於有殺戮貶官之事，以至於干犯天象。《易經》說'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是說的這種情況。"皇帝說："是的。"下詔從現在起奏章中不准再用"奪門"二字，一并商議革除假冒功績的四千多人。到成化初年，各被革職者上訴請求。又因爲李賢進言，一并取消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的爵位，當時輿論更加爲此高興。

帝既任賢，所言皆見聽。于謙嘗分遣降人南征，陳汝言希宦官指，盡召之還。賢力言不可。帝曰："吾亦悔之。今已就道，後當聽其願去者。"帝憂軍官支俸多，歲入不給。賢請汰老弱於外，則費省而人不覺。帝深納焉。時歲有邊警，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賢外籌邊計，內請寬百姓，罷一切徵求。帝用其言，四方得蘇息。七年二月，空中有聲，帝欲禳之，命賢撰青詞。賢言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厥有鼓妖。因請行寬恤之政，又請罷江南織造，清錦衣獄，止邊臣貢獻，停內外采買。帝難之。賢執爭數四，同列皆懼。賢退曰："大臣當知無不言，可卷舌偷位耶?"終天順之世，賢爲首輔，呂原、彭時佐之，然賢委任最專。

皇帝信任李賢以後，李賢說的都聽從。于謙曾經派遣歸降的士卒南征，陳汝言迎合宦官的意圖，將他們全部召回來。李賢盡力勸說不能這樣做。皇帝說："我也懊悔這件事。現在已經動身，以後應當聽從那些願去的人。"皇帝擔憂軍官的俸禄支出太多，每年的收入不能供給。李賢請求將老弱的人淘汰在外，那麼費用節省而人們又不會覺察。皇帝認爲這條建議非常好。當年邊境有緊急情況，又發大水，長江南北尤爲嚴重。李賢對外謀劃守邊的計策，對內請求寬待百姓，罷免一切徵收。皇帝采用了他的建議，四方得到休養生息。七年二月，天空中有聲音，皇帝想消災，命令李賢撰寫青詞。李賢說君主不體恤百姓，天下的人怨恨反叛，纔有擊鼓的妖怪。於是請求實行寬鬆體恤百姓的政策，又請求停止江南織造，清理錦衣衛監獄，制止邊臣進貢，停止宮廷內外的采買。皇帝責難他。李賢多次堅持爭辯，同僚都很恐懼。李賢退朝後說："大臣應當知無不言，可以閉着嘴苟且失職嗎?"整個天順朝，李賢擔任首輔，呂原、彭時輔佐他，然而李賢承擔責任最大。

初，御史劉濬劾柳溥敗軍罪，觸帝怒。賢言御史耳目官，不宜譴。石亨譖賢曲護。帝寖疏賢，尋悟，待之如初。每獨對，良久方出。遇事必召問可否，或遣中官就問。賢務持大體，尤以惜人才、開言路爲急。所薦

當初，御史劉濬彈劾柳溥打敗仗的罪行，觸怒了皇帝。李賢說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不應該譴責。石亨誣告李賢偏袒。皇帝逐漸疏遠李賢，不久醒悟，對待他還像以前一樣。每次單獨談話，很久纔出來。遇事必須召李賢來問可否，或者派遣中官前去詢問。李賢盡力顧全大體，尤其以愛

引年富、軒輗、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紹等，皆爲名臣。時勸帝延見大臣，有所薦，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之。及入對，帝訪文臣，請問王翺；武臣，請問馬昂。兩人相左右，故言無不行，而人不病其專，惟群小與爲難。

惜人才、廣開言路爲當務之急。推薦選拔的人有年富、軒輗、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紹等，都是名臣。時常勸皇帝接見大臣，有要推薦的人，必定先與吏、兵二部討論確定。到進宮回答皇帝提問時，皇帝詢問文官，就請問王翺；詢問武官，就請問馬昂。兩人相輔相成，因此所進言的事没有不實行的，而且人們也不批評李賢獨斷，祇有小人們與他爲難。

曹欽之反也，擊賢東朝房，執將殺之，逼草奏釋己罪。賴王翺救，乃免。賢密疏請擒賊黨。時方擾攘，不知賢所在。得疏，帝大喜。裹傷入見，慰勞之，特加太子太保。賢因言，賊既誅，急宜詔天下停不急務，而求直言以通閉塞。帝從之。

曹欽造反時，在東朝房攻擊李賢，抓住并想殺了他，逼他起草奏書寬釋自己的罪過。依靠王翺相救，纔幸免。李賢秘密上奏請求擒拿賊黨。當時正紛擾混亂，不知李賢在哪裏。得到奏疏，皇帝非常高興。包好傷口入宫見皇帝，皇帝慰問他，特别加封太子太保。李賢於是進言，叛賊誅滅以後，應緊急下詔全國停止不急迫的事情，而徵求直率的建議使閉塞的言路通達。皇帝聽從了他。

門達方用事，錦衣官校恣横爲劇患，賢累請禁止，帝召達誡諭之。達怙寵益驕，賢乘間復具陳達罪，帝復召戒達。達銜次骨，因袁彬獄陷賢，賢幾不免，語載《達傳》。

門達正當權，錦衣官校放縱横行成爲嚴重的禍患，李賢多次請求禁止，皇帝召見門達告誡曉諭他。門達倚仗恩寵更加驕横，李賢乘着機會又詳細陳述門達的罪行，皇帝又召來門達告誡他。門達對李賢恨之入骨，通過袁彬一案誣陷李賢，李賢差點不能幸免，事情載於《門達傳》。

帝不豫，卧文華殿。會有間東宫於帝者，帝頗惑之，密告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大事，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皇帝身體不適，在文華殿卧床。碰巧有人在皇帝面前離間太子，皇帝對此頗感疑惑，秘密地告訴李賢。李賢伏地叩頭説："這是大事，希望陛下三思。"皇帝説："這樣必須傳位給太子嗎？"李賢又叩頭説："國家十分幸運。"皇帝起身，立即召太子來。李賢扶着太子讓他謝恩。太子謝恩，抱着皇帝的脚哭泣，皇帝也哭泣，讒言最終没有得逞。

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是年春，日黯無光，賢偕同官上言："日，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和氣自至。"翌日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宫人太多，浣衣局

憲宗即位，進升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主持御前講席事務。這年春天，太陽黯淡無光，李賢與同僚進言説："太陽是君主的象徵。君主賢德聖明，太陽就光芒四射。祇要陛下恭敬地修養自身，正直地駕御下屬，剛毅地决斷事情，明澈地洞察細節，堅持不放鬆，天象變化自然會停止，祥和之氣自然會到來。"第二天又説："天時不和，是由於陰氣太盛。從宣德至天順年間，選

没官婦女愁怨尤甚，宜放還其家。”帝從之，中外欣悦。五月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賢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凛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有司請造鹵簿。賢言：“内庫尚有未經御者，今恩詔甫頒，方節財用，奈何復爲此。”帝即日寢之。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無隱，而於帝初政，申誡尤切。

宫女太多，浣衣局抄没入官的婦女愁怨尤其重，應該釋放她們回家。”皇帝聽從了他，宫廷内外都很高興。五月下了大冰雹，大風將瓦吹走，拔起城外祭壇的樹。李賢説：“天威令人畏懼，陛下應當更加嚴肅反省，不要狎昵左右寵幸侍臣。推崇信任舊臣，共同謀劃國家大事。”有關官員請求新造儀仗。李賢説：“内庫中還有没有用過的，現在恩詔剛剛頒布，正要節省財務開支，怎麽又做這些。”皇帝當天就停止了這件事。每遇到災害變化，一定與同僚極力陳述不隱瞞，而在皇帝剛當政時，申述告誡尤其懇切。

門達既竄，其黨多投匿名書構賢。賢乞罷，有詔慰留。吴后廢，言官請誅牛玉，語侵賢，又有造蜚語構賢者。帝命衛士宿賢家，護出入。成化二年三月，遭父喪，詔起復。三辭不許，遣中官護行營葬。還至京，又辭。遣使宣意，遂視事。其年冬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

門達被貶官後，他的同黨多投匿名信誣陷李賢。李賢請求去職，皇帝下詔安慰挽留他。吴后被廢黜，言官請求處死牛玉，言語牽涉到李賢，又有人製造流言蜚語誣陷李賢。皇帝命令衛士住在李賢家，保護他出入。成化二年三月，李賢遭遇父親喪事，下詔起用他恢復原職，三次推辭皇帝不答應，派遣中官幫助他安葬。返回京城，又請求辭職。皇帝派遣使者宣布旨意，於是就任。這年冬天去世，時年五十九歲。皇帝震驚哀悼，贈予太師，謚號文達。

賢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景帝崩，將以汪后殉葬，用賢言而止。惠帝少子幽禁已六十年，英宗憐欲赦之，以問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乃決。帝嘗祭山川壇，以夜出未便，欲遣官代祀。賢引祖訓争之，卒成禮而還。嘗言内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前後頻請發帑振貸恤邊，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敕三品京官保舉。賢患其營競，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并推之例始此。

李賢自認爲受到皇帝賞識，進諫言無不盡。景帝駕崩，將用汪后殉葬，因爲李賢進言而停止。惠帝的小兒子被幽禁已達六十年，英宗可憐他想赦免他，去問李賢。李賢叩頭説：“這是堯、舜一般的用心，天地祖宗實際上就依靠它。”皇帝的想法纔決定了。皇帝曾祭祀山川壇，因爲夜晚出行不方便，想派遣官員代替祭祀。李賢引用祖訓爲此事争辯，最終完成禮儀而返回。曾説内庫多餘的財物，若不用來賑恤荒年接濟軍隊，人主必然會滋生奢侈的想法，而將這些財物挪用於興建土木祭祀鬼神和聲色玩樂。先後多次請求發放内庫財物賑救災荒支援邊防，不計其數。過去的慣例，地方長官要命令三品京官保薦推舉。李賢擔心人們奔走鑽營，命令吏部每個空缺推舉兩人，請皇帝選取。同時推薦兩人的先例從此開始。

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者。然自郎署結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

自從三楊以來，得到君主如此信賴没有比得上李賢的。然而從郎署結識景帝受到賞識，越級

書頗謂景帝爲荒淫。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爲世所惜云。

提拔爲侍郎，而所著的書却説景帝荒淫。他壓制葉盛，排擠岳正，不救助羅倫，尤其爲世人痛惜。

吕原 吕㦖

吕原，字逢原，秀水人。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景州訓導。嗣芳老，就養景州，與本相繼卒。貧不能歸葬，厝於景，原時至墓慟哭。久之，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黄懋奇原文，補諸生，遣入學，舉鄉試第一。

正統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十二年，與侍講裴綸等十人同選入東閣肄業，直經筵。景泰初，進侍講，與同官倪謙授小内侍書於文華殿東廡。帝至，命謙講《國風》，原講《堯典》，皆稱旨。問何官，并以中允兼侍講對。帝曰："品同耳，何相兼爲。"進二人侍講學士，兼中允。尋進左春坊大學士。

天順初，改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徐有貞、李賢下獄之明日，命入内閣預機務。石亨、曹吉祥用事，貴倨，獨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之。"原不答。尋與岳正列亨、吉祥罪狀，疏留中。二人怒，摘敕諭中語，謂閣臣謗訕。帝大怒，坐便殿，召對，厲聲曰："正大膽敢爾，原素恭謹，阿正何也？"正罷去，原得留。李賢既復官入閣柄政，原佐之。未幾，彭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賢通達，遇事立斷。原濟以持重，庶政稱理。其年冬，進翰林院學士。

六年，遭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乃之景州，啓父兄殯歸葬，舟中

吕原，字逢原，秀水人。父親吕嗣芳，萬泉教諭。哥哥吕本，景州訓導。吕嗣芳年老，到景州養老，與吕本相繼去世。家裏貧窮不能回原籍安葬，暫時葬在景州，吕原時常到墓地痛哭。很久以後，侍奉母親回到南方，家裏更加貧窮。知府黄懋覺得吕原的文才罕見，補充爲諸生，派他去學習，考取鄉試第一名。

正統七年，考中進士，授任編修。十二年，與侍講裴綸等十人一同選入東閣修習學業，在御前講席講經。景泰初年，進升爲侍講，與同僚倪謙在文華殿東厢房教小宦官讀書。皇帝駕到，命令倪謙講《國風》，吕原講《堯典》，都符合皇帝心意。問他們是什麼官職，都回答是中允兼侍講。皇帝説："等級相同，哪裏用得着兼任。"進升兩人爲侍講學士，兼任中允。不久進升爲左春坊大學士。

天順初年，改任通政司右參議，兼任侍講。徐有貞、李賢被投入監獄的第二天，受命進入内閣參預機要事務。石亨、曹吉祥當權，尊貴倨傲，惟獨敬重吕原。吕原朝見時穿着青色長袍，石亨笑着説："等會兒爲先生换了。"吕原没有回答。不久，吕原與岳正列舉石亨、曹吉祥的罪狀，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發。石亨、曹吉祥兩人憤怒，摘録敕諭中的話語，説大臣誹謗詆毁。皇帝大怒，在便殿升座，召他們來應對，嚴厲地説："岳正竟敢如此大膽，吕原素來恭敬謹慎，爲什麼要迎合岳正呢？"岳正罷官離去，吕原得以留任。李賢恢復官職入内閣掌權之後，吕原輔佐他。不久，彭時也進入内閣，三人相處十分愉快。李賢通曉事理，辦事果斷。吕原以穩重輔助他，各種事務都辦得很好。這年冬天，進升爲翰林院學士。

六年，吕原遭遇母親喪事，連續三天没有喝水。下詔讓他安葬完畢就回去辦理公事。吕原請求服滿三年喪期。皇帝不允許。於是到景州，取

寢苫哀毀。體素豐，至是羸瘠。抵家甫襄事而卒，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

出父親兄長的靈柩回鄉安葬，在船中睡在草墊上，因悲哀身體受到損害。呂原身體向來豐滿，到這時已很瘦弱。回到家中剛辦完喪事就去世了，時年四十五歲。進贈禮部左侍郎，謚號文懿。

原內剛外和，與物無競。性儉約，身無紈綺。歸裝惟賜衣數襲，分祿恤宗姻。

呂原內剛外柔，與世無爭。生性儉樸節約，不穿綢緞。回家穿的衣服衹有皇帝賜予的幾套，俸祿分出來接濟宗族親戚。

子㦷，字秉之。以蔭補國子生，供事翰林，遷中書舍人。疏乞應試，所司執故事不許。憲宗特許之，遂舉順天鄉試。舍人得赴試自㦷始。累遷禮部郎中。好學能文，諳掌故。琉球請歲一入貢，回回貢使乞道廣東歸國，皆以非制格之。以薦進南京太僕寺少卿。故事，太僕馬數，不令他官知。以是文籍磨滅，登耗無稽。㦷曰："他官不與聞，是也；當職者，可貿貿耶?"議請三年一校勘，著爲例。累遷南京太常卿，輯《典故因革》若干卷。正德初，致仕歸。

兒子呂㦷，字秉之。因承襲父親的功績補充爲國子生，在翰林做事，升遷爲中書舍人。上奏請求參加考試，主管官員堅持慣例不答應。憲宗特別允許他，於是參加順天鄉試。舍人可以參加考試從呂㦷開始。多次升遷至禮部郎中。呂㦷好學能寫文章，熟悉掌故。琉球請求每年進貢一次，回回進貢使節請求借道廣東回國，都以不符合制度而被拒絕。因被推薦進升爲南京太僕寺少卿。過去的慣例，太僕寺管理的馬的數量，不讓其他官員知道。因此登記簿磨損丢失後，增加減少無從查考。呂㦷說："其他的官員不知道，是可以的；主管的官員可以昏庸糊塗嗎?"商議請求每三年核對一次，寫成條例。多次升遷至南京太常卿，輯録《典故因革》若干卷。正德初年，退休回家。

岳正

岳正，字季方，漷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贊善。

岳正，字季方，漷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予進士及第，授予編修，進升爲左贊善。

天順初，改修撰，教小內侍書。閣臣徐有貞、李賢下獄，帝既用呂原預政，頃之，薛瑄又致仕，帝謀代者。王翱以正薦，遂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遥見，色喜。既登陛，連稱善。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曰："爾年正强仕，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軏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帝

天順初年，改任修撰，教小宦官讀書。內閣大臣徐有貞、李賢被投入監獄，皇帝任用呂原參預政事後，不久，薛瑄又退休，皇帝尋求代替的人。王翱推薦岳正，於是在文華殿召見他。岳正身材修長，鬍鬚俊美，皇帝遠遠看見，臉露欣喜。登上臺階後，連連稱好。問他年齡多大，家在哪裏，哪年中的進士，岳正一一回答。皇帝又很高興地說："你剛四十歲，是我們北方人，又是我選取的進士，現在派你在內閣任職，要盡力輔佐朕。"岳正叩頭接受任命。快步走出，石亨、張軏在左順門遇見他，驚訝地問："怎麽到這兒來了?"等到進入皇宮，皇帝說："朕今天自己選

曰："岳正。"兩人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入閣。

擇了一個内閣大臣。"問是誰，皇帝說："岳正。"兩人假裝恭賀。皇帝說："祇是官職太小了，應當授予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說："陛下既然選到了人才，等到他任官稱職，再提升也不晚。"皇帝没說話，於是命令以原來的官職進入内閣。

正素豪邁，負氣敢言。及爲帝所拔擢，益感激思自效。掌欽天監侍郎湯序者，亨黨也，嘗奏災異，請盡去奸臣。帝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爲妖言，錦衣校邏得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坐妖言律，邏者給賞而已，不宜與官。"僧黨數十人皆得免。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吕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盗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不問。亨從子彪鎮大同，獻捷，下内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

岳正素來豪邁，憑恃意氣敢於說話。到被皇帝提拔升遷，更加感激，考慮爲皇帝效力。掌管欽天監的侍郎湯序，是石亨的同黨，曾經上奏有災害異常，請求全部除去奸臣。皇帝問岳正，岳正說："湯序没有指出奸臣的名字。如果去尋找，會人人感到危險。何况湯序術數薄淺，哪裏值得相信。"於是制止這種作法。有個僧人散布妖言，錦衣校巡邏將他抓獲，以謀反定罪。中官牛玉請求爲巡邏的人升官，岳正說："事情縱然得到證實，不過是違犯了散布妖言的法律，巡邏的人給賞就行了，不宜授予官職。"僧人同黨幾十人都得以免罪。有人寫匿名信列舉曹吉祥的罪狀，曹吉祥憤怒，請求張榜懸賞捉拿。皇帝派岳正撰寫懸賞捉拿的公告，岳正與吕原入宫拜見皇帝說："爲政有一定的體制，盗賊責成兵部負責，違法作亂責成法司負責，哪有天子張榜懸賞徵求的呢？而且事情舒緩就自然暴露，急躁就更加隱匿，這是人之常情。"皇帝認爲他們說得對，不再追問。石亨的侄兒石彪鎮守大同，打勝仗後，進獻俘虜和戰利品，皇帝下交内閣詢問情况。使者說捕獲斬首不計其數，不能全部送來，都殺了扔在樹林裏。岳正查看地圖指着反問他，說："某地至某地，都是沙漠，你殺了扔在哪裏？"那人頓時語塞。

時亨、吉祥恣甚，帝頗厭之。正從容言："二人權太重，臣請以計間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爲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怒。吉祥見帝，免冠，泣請死。帝内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

當時石亨、曹吉祥非常放肆，皇帝十分厭惡他們。岳正從容地說："這兩人的權力太大，臣請求用計策離間他們。"皇帝答應了他。岳正出宫見曹吉祥說："忠國公經常叫杜清到這裏來幹什麽？"曹吉祥說："承蒙石公的厚愛，送來誠懇的問候吧。"岳正說："不是這樣，他不過是派杜清來探視你的所作所爲而已。"并趁機勸曹吉祥辭去兵權。又去見石亨，以皇帝諾諭令他自己收斂。石亨、曹吉祥揣摩到了岳正的用意，很憤怒。曹吉祥拜見皇帝，脱下帽子，哭泣着請求賜

死。皇帝内疚，安慰他，召見岳正責備他說漏了嘴。

會承天門災，正極言亨將爲不軌，且言："陳汝言，小人。今既爲尚書，可用盧彬爲侍郎。二人者俱譎悍，若同事必相齮齕，乘其隙可并去之。"徐有貞再下獄，復云："用有貞則天變可弭。"帝皆不納。及敕諭廷臣，命正視草。正草敕曰："乃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未盡歟？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用舍乖歟？曲直不辨，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軍旅勞歟？賞賚無度，府庫虛歟？請謁不息，官爵濫歟？賄賂公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附權勢歟？群吏弄法，擅威福歟？征斂徭役太重，而閭閻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此皆傷和致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群臣休戚惟均，其洗心改過，無蹈前非，當行者直言無隱。"

正碰上承天門發生火災，岳正極力進言說石亨將幹出非法的事，并說："陳汝言是小人。現在既然任了尚書，可以任用盧彬爲侍郎。兩人都狡詐强悍，如共事一定會互相傾軋，趁此機會可以一起除去他們。"徐有貞再次被投進監獄，岳正又說："任用徐有貞天變就可以消除。"皇帝都不采納。到詔告朝臣時，命令岳正起草詔諭。岳正起草詔諭說："日前承天門發生火災，朕心震驚，不知所措。心想恭敬上天事奉諸神，有未盡心的地方嗎？祖宗的成法有未遵守的地方嗎？善惡不分，任用免除違背事理了嗎？曲直不辨，刑罰訴訟有冤案嗎？多方徵調，使部隊疲勞了嗎？賞賜没有限度，使國庫空虛了嗎？請求謁告之風不停，使官爵太濫了嗎？賄賂公然盛行，使政事荒廢了嗎？朋比爲奸，欺騙蒙蔽，依附權勢了嗎？衆官吏玩弄法律，作威作福了嗎？徵收徭役太重，使民間不安寧了嗎？進讒言諂媚追名逐利之徒受到寵愛提拔，而忠言進諫的正直之士得不到任用了嗎？還是官吏低劣，殘酷暴虐，貪得無厭，而使軍民不能安居了嗎？這些都是損傷和氣導致災害的原因，而朕還有未能明察的地方。現在朕反省過失思考罪過，心存畏懼警惕。你們群臣應休戚與共，洗心改過，不要重犯以前的過錯，該做的就直言進諫不要隱瞞。"

敕下，舉朝傳誦。而亨、吉祥構蜚語，謂正賣直謗訕。帝怒，命仍授内侍書。明日，謫欽州同知。道漷，以母老留旬日。陳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脱正梏，刳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亨、吉祥既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曰："正有老母，得放歸田里，幸甚。"乃釋爲民。

詔書頒布後，全朝廷都傳誦。而石亨、曹吉祥編造流言蜚語，説岳正故意表現公正忠直，而實際毁謗譏刺。皇帝發怒，命令仍然教内廷宦官讀書。第二天，貶爲欽州同知。經過漷縣，因母親年老逗留了一旬。陳汝言命令巡校報告了這一情况，并且説岳正曾經奪取公主的田地。於是逮捕關入欽犯監獄，打一百棍，戍守肅州。走到涿州，晚上住在驛站。手上戴的刑具太緊，氣得要死。涿州人楊四用酒灌醉獄卒，解開岳正的刑具，將中間挖空，并重金賄賂獄卒，纔得以到達戍守的地方。石亨、曹吉祥被處死後，皇帝對李賢説："岳正確實曾經説過。"李賢説："岳正有老母親，如能放回故鄉，是很幸運了。"於是釋

憲宗立，御史吕洪等請復正與楊瑄官，詔正以原官直經筵，纂修《英宗實録》。初，正得罪，都督僉事季鐸乞得其宅，至是敕還正。正還朝，自謂當大用，而賢欲用爲南京祭酒，正不悦。忌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嗛之。

成化元年四月，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貼黄，以正與給事中張寧名并上。詔以爲私，出正爲興化知府，而寧亦補外。正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爲，騰謗言。正亦厭吏職，五年入覲，遂致仕。又五年卒，年五十五。無子，大學士李東陽、御史李經，其婿也。

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慨然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乃以諫官處我耶?"英宗亦悉其忠，其在戍所，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爲像贊，述帝前語，末言："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疏，欲以縱横之術離散權黨，反爲所噬，人皆迂而惜之。嘉靖中，追贈太常寺卿，謚文肅。

彭時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明年，郕王監國，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聞繼母憂，力辭，不允，乃拜命。釋褐逾年參大政，前此未有也。尋進侍讀。

放爲百姓。

憲宗即位後，御史吕洪等人請求恢復岳正與楊瑄的官職，皇帝詔命令岳正以原來的官職到御前講席當值，纂修《英宗實録》。當初，岳正獲罪，都督僉事季鐸經請求得到他的住宅，到這時皇帝詔令還給岳正。岳正回到朝廷，自己認爲應當擔當重任，而李賢想用他爲南京祭酒，岳正不高興。妒忌的人假造岳正彈劾李賢的奏章草稿，李賢對他懷恨在心。

成化元年四月，朝廷推舉兵部侍郎清理奏疏提要，將岳正與給事中張寧的名字一起報上去。詔令認爲有私情，外調岳正爲興化知府，而張寧也調往外地任職。岳正到任後，築堤灌田數千頃，節省虚浮的費用，經營管理儲藏賑濟糧的倉庫，想有所振興和改革。當地士大夫對他所做的事不予幫助，宣揚誹謗他的話。岳正也厭惡官職，五年進京，拜見皇帝，於是辭去官職。又過五年去世，時年五十五歲。岳正没有兒子，大學士李東陽、御史李經是他的女婿。

岳正學識淵博，能寫文章，自視甚高，性格豪放，不能謙讓别人。在内閣纔二十八天，做事勇敢，敢於發表意見，在便殿討論奏章，甚至唾沫濺到皇帝衣服上。有人規勸他先確信再進諫，岳正感慨地説："皇帝非常看重我，我害怕無法報答，您怎麽能以諫官之責要求我呢?"英宗也知道他的忠誠，岳正在戍守之地時，曾經挂念他説："岳正倒好，衹是大膽了。"岳正聽説後，自己作了一幅像贊，叙述了皇帝前面説的話，最後説："臣曾聽説過古人的話，將死也没有遺憾了。"他的自信不屈就是如此。然而心意廣闊才能粗疏，想以游説離間的方法拆散當權的朋黨，反而被吞噬，人人都覺得他迂腐并爲他感到惋惜。嘉靖年間，追贈太常寺卿，謚號文肅。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考中進士第一名，授予修撰。第二年，郕王監管國事，命令他與商輅進入内閣參預機要事務。聽到繼母去世的消息，極力推辭，不被允許，纔接受任命。從平民擔任官職一年就參與大政，在此之前

還沒有過。不久進升爲侍讀。

景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請終制。然由此忤旨。服除，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易儲，遷左春坊大學士。《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俱兼侍讀。

景泰元年，因爲戰事稍微停息，得以請准服完喪期。然而由此冒犯了皇帝。守喪期滿，命令在翰林院供職，不再參與内閣事務。更换太子後，升遷爲左春坊大學士。《寰宇通志》編成後，升爲太常寺少卿。都兼任侍讀。

天順元年，徐有貞既得罪，岳正、許彬相繼罷。帝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仍命入閣，兼翰林院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爲帝所親擢者，唯時與正二人。而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争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真君子也。"

天順元年，徐有貞獲罪後，岳正、許彬相繼被免職。皇帝在文華殿升座召見彭時，説："你不是朕所提拔的狀元嗎?"彭時叩頭。第二天仍然命令彭時進入内閣，兼任翰林院學士。内閣大臣自三楊之後，升降禮儀很少。被皇帝親自提升的衹有彭時與岳正兩人。而皇帝正趨向任用李賢，多次召見李賢單獨問答。李賢素來器重彭時，退朝後一定去向他咨詢。彭時引用義理争論可否，有時甚至改變臉色。李賢最初有些抵觸，時間久了也佩服他的誠實正直，説："彭公是真正的君子呀。"

慈壽皇太后上尊號，詔告天下。時欲推恩，賢謂一年不宜再赦。時曰："非赦也，宜行優老典。朝臣父母七十與誥敕，百姓八十給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即奏行之。

慈壽皇太后增封尊號，下詔告諭天下。彭時想廣施恩惠，李賢説一年之内不宜兩次赦免。彭時説："并不是赦免，應該實行優撫老人的制度。朝廷大臣的父母七十歲賜予誥命文書，百姓八十歲賜予官服，這就是'尊敬自己的老人，并推廣到别人的老人'呀。"李賢覺得好，就上奏實行了。

帝愛時風度，選庶吉士。命賢盡用北人，南人必若時者方可。賢以語時。俄中官牛玉宣旨，時謂玉曰："南士出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選十五人，南六人與焉。

皇帝喜愛彭時的風度，選他爲庶吉士。命令李賢全用北方人，南方人必須像彭時的纔用。李賢將這些話告訴了彭時。不久，中官牛玉宣布聖旨，彭時對牛玉説："南方士人超過我的不少，怎麽可以壓制他們。"不久，入選十五人，南方有六人。

門達構賢，帝惑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或傳其語，時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賢去，時不得獨留。"語聞，帝意乃解。

門達誣陷李賢，皇帝爲此困惑，説："除去李賢，將專用彭時了。"有人將話傳給彭時，彭時驚懼地説："李公有治理國家的才能，怎麽可以免去他?"因此盡力爲他伸冤。并且説："李賢離開，我不會單獨留任。"話傳到皇帝那兒，皇帝的想法就消除了。

帝大漸，口占遺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嬪御殉葬，凡四事，付閣臣潤色。時讀竟，涕下，悲愴不自勝。

皇帝病危，口授遺囑，確定后妃名分，命令不用嬪妃殉葬，一共四件事，交給内閣大臣潤色。彭時讀完後，掉下眼淚，悲傷得自己不能承

中官復命，帝亦爲隕涕。

受。中官報告皇帝，皇帝也爲之流淚。

憲宗即位，議上兩宫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后久病，不當稱太后。而貴妃，帝所生母，宜獨上尊號。賢曰："遺詔已定，何事多言。"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頃之，中官復傳貴妃旨："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賢色變，目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后表讓位，退居別宫，故在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若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厲聲怵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臣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宫并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及將上寶册，時曰："兩宫同稱則無別，錢太后宜加兩字，以便稱謂。"乃尊爲慈懿皇太后，貴妃爲皇太后。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内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急，幾誤大事。"時閣臣陳文默無語，聞包言，甚愧。禮成，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同知經筵。

憲宗即位後，商議加封兩宫尊號。中官夏時迎合周貴妃的旨意，説錢后生病很久了，不應該稱太后。而貴妃是皇帝的親生母親，應當單獨加封尊號。李賢説："遺詔已經確定，怎能多説。"彭時説："李公的話是對的。朝廷之所以能使天下人信服，在於端正三綱五常。若不這樣，會很大程度上損壞聖上的美德。"不久，中官又傳來貴妃的旨意："兒子做皇帝，母親當然應是太后，哪有没兒子而稱太后的？宣德年間有先例。"李賢變了臉色，看着彭時。彭時説："現在的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上表讓位，退居另外的宫殿，因此在正統初年没有加封尊號。現在名分本來就存在，怎能相比？"中官説："像這樣爲何不起草讓位的奏表？"彭時説："先帝在世時未曾做，現在誰敢起草？如果大臣迎合順從，是萬世的罪人啊。"中官嚴厲地用使人害怕的話嚇唬他。彭時拱手對着天説："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皇后没有兒子，爲她謀利爲她争取的是什麽？臣按照大義不忍心沉默，不過是想保全主上聖德罷了。如要推廣大孝之心，則以兩宫都給予尊號爲宜。"李賢也竭力陳説，於是商議確定下來。到即將敬奉寶册時，彭時説："兩宫稱謂相同就没有區别，錢太后應該再加兩個字，以便稱呼。"於是尊稱錢太后爲慈懿皇太后，周貴妃爲皇太后。過了幾天，中官覃包到内閣説："皇上的意圖本來是這樣。但迫於太后的壓力，不敢自己作主，不是二公力争，差點誤了大事。"當時内閣大臣陳文沉默不語，聽了覃包的話，非常慚愧。儀禮完成後，彭時進升爲吏部右侍郎，兼任學士，同時負責御前講席。

成化改元，進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秋，乞歸省。三年二月，詔趣還朝。《英宗實録》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成化元年，進升爲兵部尚書，兼任的官和從前一樣。第二年秋天，請求回家探親。三年二月，下詔催他回朝。《英宗實録》編成後，加官爲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四年，慈懿太后崩，詔議山陵。時及商輅、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宫，陛下尊爲太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

四年，慈懿太后駕崩，下詔商議陵墓問題。彭時及商輅、劉定之説："太后是先帝的配偶，居後宫的正位，陛下尊奉她爲太后，詔示天下。先帝顧全了夫婦的倫常，陛下盡到了母子的愛

之愛，於義俱得。今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不易之禮。比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懷疑懼。竊謂皇上所以遲疑者，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并配，非祖宗制。考之於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吕后仍祔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於是諸大臣相繼言之。帝猶重違太后意，時偕朝臣伏文華門泣請。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

心，就禮義來説都顧到了。現在皇后的靈柩應當合葬在裕陵，神主應當祔祭於宗廟，這是不能改變的禮儀。近來聽説想另外選擇安葬地點，大臣們實在心懷疑慮恐懼。私下認爲皇上之所以遲疑，一定是認爲現在的皇太后萬壽後，應當與先帝受到同樣的尊崇，自己懷疑二位皇后同時配祭，不是祖宗的制度。考證古代的史實，漢文帝尊崇生母爲薄太后，而吕后仍然祔祭於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爲李宸妃，而劉后仍然祔祭於太廟。現在如果陵墓宗廟制度稍有不合的地方，就有背於前世的美德，招致後世的譏諷。”於是衆大臣相繼發言。皇帝仍難以違背太后之意，彭時和朝廷大臣伏在文華門哭着請求。皇帝與太后都被感動，於是聽從了彭時的建議。

彗見三台，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宫中根本尤爲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爲宗社大計。”時帝專寵萬貴妃，妃年已近四十，時故云然。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群臣僉議。不可悉委臣下，使大權旁落。”帝雖不能從，而心嘉其忠。

彗星出現在三台星的位置，彭時等人説：“朝廷大政固然應當優先，宫中生育子嗣尤其急迫。諺語説‘孩子由多個母親生育’。現在嬪妃衆多，没有生兒子的徵兆。一定是陛下專門寵愛某人，而受寵愛的人已經過了生育年齡的緣故。希望均分恩愛，爲宗社的根本着想。”當時皇帝專門寵愛萬貴妃，而貴妃年齡已近四十，所以彭時這樣説。彭時又説：“大臣的升降，應由皇帝的心意來決斷，或者聚集大臣議論。不能全部委托大臣，使大權落於他人手中。”皇帝雖然不能聽從，但心中贊許他的忠誠。

都御史項忠討滿四不利，朝議命撫寧侯朱永將京軍往赴。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時惡其張大，且度軍可無行，第令整裝待。會忠馳奏，已圍賊石城。帝遣中官懷恩、黄賜偕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至閣議。時曰：“賊四出攻剽，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擒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决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

都御史項忠討伐滿四失利，朝廷商議命令撫寧侯朱永帶領京軍前去。朱永故意將這次行動説得很艱難，提出很多請求。彭時厭惡他誇大其辭，并推測軍隊可以不出動，衹命令整裝待發。碰巧項忠急速上奏，已經在石城圍困賊寇。皇帝派遣中官懷恩、黄賜同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到内閣商議。彭時説：“賊寇四出侵擾劫掠，鋒芒的確不可阻擋。現在逃入石城保全自己，我軍圍困非常堅固，這種困獸是很容易擒獲的。”程信説：“怎麽知道項忠不會撤軍？”彭時説：“他已部分奠定勝局，爲什麽要自己撤退？并且現在出兵，估測什麽時候能到？”程信説：“明年春天。”彭時説：“像這樣，更加遲緩趕不上戰事。事情的成敗，冬月就决定了。”程信很憤怒，放出聳

問時何見。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聞別遣禁軍，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時惟商輅然其言。至冬，賊果平，人乃大服。改吏部尚書。

人聽聞的話說："項忠如果戰敗，一定要斬殺一兩個人，然後出兵。"衆人爲彭時感到危險，問彭時有何見解。彭時說："看項忠奏疏的詳情，知道他的才能。如果他聽說另外派遣禁軍，將退避而不敢擔當責任，寇賊能否打敗就不知道了。"當時衹有商輅認爲他說得對。到冬天，賊寇果然被平定，衆人於是大大折服。彭時改任吏部尚書。

五年，得疾在告。逾三月，帝趣赴閣視事，免朝參。是冬，無雪。疏言："光祿寺采辦，各城門抽分，掊剋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優詔褒納。畿輔、山東、河南旱，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并從之。時以舊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貴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

五年，因生病休假。過了三個月，皇帝催促他到朝廷辦公，免去他上朝參拜。這年冬天没有下雪。彭時上疏說："光祿寺采辦，各個城門抽稅，百姓不堪盤剥。而進獻珍珠寶石的人，成倍地提高價格，將國庫搜括乾凈。請求革除這些弊端，使老百姓得到恩惠。"皇帝發布嘉獎詔書褒獎他并采納了他的意見。京城附近、山東、河南發生旱災，請求免去夏稅和運銷食鹽的憑證，以及讓太僕寺賠償牝馬。京城米貴，請求發放倉庫中儲存的五十萬石糧食以平價賣出。皇帝都聽從了。彭時因是舊臣被依靠器重，遇事爭執不迴避。而這時皇帝倦怠政事，大臣很少能見到他。萬安同在内閣，勾結權貴外戚，上下壅塞阻隔，彭時深感憂慮。

七年，疾復作，乞致仕。帝慰留之，不得去。冬，彗復見，時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禮監，毋令他人，以防詐僞。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幸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僭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毋依違，凡政令失當，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草地，減退勢要莊田。皆切中時弊。

七年，疾病復發，請求辭官。皇帝安慰挽留他，不能離去。冬天，彗星又出現了，彭時進言從政之本的七件事：一，不要被佛事迷惑，浪費金錢。二，傳達聖旨專門委托給司禮監負責，不要命令其他人，以防欺騙詭詐。三，召見大臣商議政事。四，親近寵愛的人賜予太多，工匠冒充官員没有法度，而被判死刑和流放的重刑囚犯，依法律不能判這樣的罪，應該戒除過分的刑罰和獎賞。五，謙遜虛心接受規勸，不要厭惡懇切直率。六，告誡朝廷大臣不要模棱兩可，凡是政令不當，應直言論說上奏。七，清理牧馬草地，削減有權勢的人的莊園田地。這些都貼切地擊中時弊。

寧晋伯劉聚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乞祠額，禮部執故事却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内閣擬封謚。時等言："即予永誠，將來守邊内臣皆

寧晋伯劉聚爲他的伯父太監劉永誠請求封謚號，并且請求賜題祠堂的匾額，禮部按照慣例拒絶他。皇帝特地賜予匾額作"褒功"，命令内閣擬定要封的謚號。彭時等人說："如果賜予劉

援此陳乞，是變祖宗法自今日始。”或言宋童貫封王，時曰：“貫封王在徽宗末年，豈盛世事耶?”乃寢。

永誠，將來鎮守邊疆的宦官都援引此例陳述請求，改變祖宗的法規，就從今天開始。”有人說宋代童貫曾封王，彭時說：“童貫封王是在徽宗末年，難道是盛世時期的事?”於是就停止了。

時每因災變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後，凡七在告，帝輒命醫就視，數遣内臣賜賚。十一年正月，以秩滿進少保。逾月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

彭時每次趁災變進言，有的留在宮中，有的下發主管官吏，大多受到阻隔，愁悶不得志。五年以後，共有七次休假，皇帝總是命令御醫去探視，多次派遣宦官賞賜物品。十一年正月，因任期屆滿進升爲少保。過了一個月去世，時年六十歲。贈予太師，謚號文憲。

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惰容，服御儉約，無聲樂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彭時在朝爲官三十年，孜孜不倦地爲國家效勞，保持公正顧全大體，辦公完後不曾將政事告訴子弟。有所議論推薦，不讓家裏人知道。日常居處没有懶散的神情，服飾器用儉樸節約，没有聲樂的侍奉，不合道義的東西不接受，有古代大臣的風範。

商輅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除修撰，尋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丰姿瑰偉，帝親簡爲展書官。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考取鄉試第一名。正統十年，會試、殿試都是第一名。到明代結束，三試得第一名的，衹有商輅一人。任命爲修撰，不久與劉儼等十人到東閣學習。商輅儀表美好魁偉，皇帝親自選拔他爲展書官。

郕王監國，以陳循、高穀薦入内閣，參機務。徐珵倡南遷議，輅力沮之。其冬，進侍讀。景泰元年遣迎上皇於居庸，進學士。

郕王監管國事時，因陳循、高穀推薦進入内閣，參與機要事務。徐珵倡導南遷的主張，商輅盡力阻止。這年冬天，進升爲侍讀。景泰元年被派遣去居庸迎接太上皇，進升爲學士。

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令校尉上變，告上皇與少監阮浪、内使王瑶圖復位。帝震怒，捕二人下詔獄，窮治之。忠筮於術者同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獄，坐以他罪，降爲事官立功。殺瑶，錮浪於獄，事得不竟。

三年，錦衣指揮盧忠命令校尉上奏變故，告太上皇與少監阮浪、内使王瑶圖謀復位。皇帝震驚憤怒，將兩人逮捕投入欽犯監獄，徹底查辦這件事。盧忠到占卜師同寅處占卜，同寅以大義責備他，并説：“這是大凶的徵兆，死都不足以贖罪。”盧忠很恐懼，假裝瘋狂希望免除懲罰。商輅及中官王誠對皇帝説：“盧忠患風痹病，不足以相信，不應聽他胡説，傷害根本的倫理。”皇帝的心思稍微緩解。於是將盧忠一起投入監獄，以其他罪名定罪，降爲事務官立功贖罪。殺了王瑶，將阮浪禁錮在監獄中，没再追究此事。

太子既易，進兵部左侍郎，兼左

太子改换後，進升爲兵部左侍郎，仍兼任左

春坊大學士如故，賜第南薰里。塞上腴田率爲勢豪侵據，輅請核還之軍。開封、鳳陽諸府饑民流濟寧、臨清間，爲有司驅逐。輅憂其爲變，請招墾畿内八府閒田，給糧種，民皆有所歸。鍾同、章綸下獄，輅力救得無死。《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

春坊大學士，在南薰里賞賜宅第。塞上的肥沃土地全被豪强侵占，商輅請求核實歸還給駐軍。開封、鳳陽各府的飢民流浪到濟寧、臨清一帶，被有關官員驅逐。商輅擔心他們鬧出事變，請求招集他們開墾京城附近八府的閑置田地，發放糧種，老百姓都有了歸宿。鍾同、章綸被投入監獄，商輅盡力挽救纔未被處死。《寰宇通志》編成後，加官兼任太常卿。

景帝不豫，群臣請建東宫，不許。將繼奏，輅援筆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聞者感動。以日暮，奏未入，而是夜石亨輩已迎復上皇。明日，王文、于謙等被收，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温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毋别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輩不悦，諷言官劾輅朋奸，下之獄。輅上書自訴《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中官興安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議南遷，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意漸釋，乃斥爲民。然帝每獨念"輅，朕所取士，嘗與姚夔侍東宫"，不忍棄之。以忌者，竟不復用。

景帝身體不適，群臣請求修建東宫，皇帝不允許。將繼續上奏時，商輅拿着筆説："陛下是宣宗章皇帝的兒子，應當立章皇帝的子孫。"聽的人都很感動。因天晚了，奏章没有呈上去，而這天夜晚，石亨等人已經迎接太上皇恢復帝位。第二天，王文、于謙被捕，皇帝召商輅與高穀進入便殿，用温和懇切的詔書告訴他們，命令他們起草復位的詔書。石亨秘密地告訴商輅，寬赦的文字不要寫另外的條款。商輅説："這是制度，不敢改變。"石亨等人不高興，婉言讓言官彈劾商輅勾結奸黨，把他投入監獄。商輅上書申訴《復儲疏》在禮部，可以覆核，皇帝不省悟。中官興安略微爲他開脱，而皇帝更憤怒。興安説："從前這些人創議南遷，不知將陛下置於何地。"皇帝的想法逐漸寬釋，於是貶斥他爲平民。然而皇帝每每獨自念叨"商輅，是朕選取的士人，曾經與姚夔在東宫侍讀"，不忍心抛棄他。因有忌諱，最終没再任用他。

成化三年二月召至京，命以故官入閣。輅疏辭，帝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首陳勤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帝嘉納之。其言納諫也，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被斥者。於是羅倫、孔公恂等悉復官。

成化三年二月，商輅被召至京城，命他以原來的官職進入内閣。商輅上奏推辭，皇帝説："先帝已知你是冤枉的，就不要推辭了。"商輅首先陳述勤奮學習、采納諫議、儲存將領、防守邊疆、減省多餘官員、設置義倉、尊崇先聖名號、廣泛制定士法，共八件事。皇帝贊許并接納了。他所説的采納諫議，是請求召回復用元年以後因進言而被貶斥的人。於是羅倫、孔公恂等全部恢復了官職。

明年，彗星見，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劾不職大臣，并及輅。御史林誠詆輅曾與易儲，不宜用，帝不聽，輅因求罷。帝怒，命廷鞫諸言

第二年，彗星出現，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人彈劾不稱職的大臣，都涉及商輅。御史林誠攻擊商輅曾經參與更换太子，不適宜任用，皇帝不聽，商輅因此請求辭職。皇帝憤怒，命令在朝

者，欲加重譴。輅曰："臣嘗請優容言者，今論臣反責之，如公論何。"帝悦，旻等各予杖復職。尋進兵部尚書。久之，進户部。《宋元通鑑綱目》成，改兼文淵閣大學士。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進吏部尚書。十三年進謹身殿大學士。

廷查問那些進言的人，想給以嚴厲譴責。商輅説："臣曾經請求優待寬容進言的人，現在議論到臣反而責備他們，對公衆輿論又怎麽辦呢。"皇帝非常高興，董旻等各賜予手杖恢復官職。不久，商輅進升爲兵部尚書。很久以後，進入户部。《宋元通鑑綱目》編成後，改兼任文淵閣大學士。皇太子立位後，加官爲太子少保，進升爲吏部尚書。十三年進升爲謹身殿大學士。

輅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决大議，毅然莫能奪。

商輅爲人，平和純粹，莊嚴持重，寬容大度，到臨大事，决定大政時，十分果斷没有人能改變。

仁壽太后莊户與民争田，帝欲徙民塞外。輅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安用皇莊爲。"事遂寢。乾清宫門災，工部請采木川、湖。輅言宜少緩，以存警畏，從之。

仁壽太后的田户與百姓争奪田地，皇帝想把百姓遷徙到塞外。商輅説："天子以天下爲家，哪裏用得着莊園。"事情於是得到平息。乾清宫大門發生火災，工部請求到四川、湖廣采集木材。商輅進言説應該稍微延緩一下，以保持警戒畏懼，皇帝聽從了他。

悼恭太子薨，帝以繼嗣爲憂。紀妃生皇子，六歲矣，左右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乃聞於帝。帝大喜，欲宣示外廷，遣中官至内閣諭意。輅請敕禮部擬上皇子名，於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御文華殿，皇子侍，召見輅及諸閣臣。輅頓首曰："陛下踐祚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是冬，遂立皇子爲皇太子。

悼恭太子去世，皇帝因繼承人的事而憂慮。紀妃生有皇子，六歲了，左右的人畏懼萬貴妃，没有人敢進言。很久以後，纔報告給皇帝。皇帝非常高興，想向朝廷的人宣告，派遣中官到内閣告訴自己的意圖。商輅請求下詔禮部擬定上報皇子的名字，於是朝廷大臣相互祝賀。皇帝於是命令皇子出宫會見朝廷大臣。過了幾日，皇帝又御臨文華殿，皇子侍奉，召見商輅及衆内閣大臣。商輅叩頭説："陛下在位十年，未立太子，天下盼望已久了。應當立即立爲皇太子，安定朝廷内外的人心。"皇帝點頭同意了。這年冬天，就立皇子爲皇太子。

初，帝召見皇子留宫中，而紀妃仍居西内。輅恐有他患，難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逾己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别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於貴妃，宗社幸甚。"由是紀妃遷永壽宫。逾月，妃病篤，輅請曰："如有不諱，禮宜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過妃宫問視，及製

當初，皇帝召見皇子留在宫中，而紀妃仍然居住在西内。商輅怕有其他禍患，又不好明説，與同僚上疏説："皇子聰明機靈，關係到太子的確立。委重任讓貴妃保護，恩愛超過對自己的兒子。但朝廷外的人議論説皇子的母親因病另外居住，長時間不能相見。應當遷移到鄰近的地方，使母子朝夕相處，而皇子仍由貴妃撫育，國家就非常幸運了。"於是紀妃遷居永壽宫。過了一個月，紀妃病重，商輅説："如有不幸，葬禮應該厚重。"并請求司禮監侍奉皇子，到紀妃住的宫

衰服行禮。帝皆是之。

帝將復郕王位號，下廷議。輅極言王有社稷功，位號當復，帝意遂決。帝建玉皇閣於宫北，命内臣執事，禮與郊祀等，輅等争罷之。黑眚見，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

中官汪直之督西廠也，數興大獄。輅率同官條直十一罪，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顓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擿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爲懲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内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厲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萬安、劉珝、劉吉亦俱對，引義慷慨，恩等屈服。輅顧同列謝曰："諸公皆爲國如此，輅復何憂。"會九卿項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罷西廠。直雖不視廠事，寵幸如故。譖輅嘗納指揮楊曄賄，欲脱其罪。輅不自安，而御史戴縉復頌直

殿探視，并製作喪服準備行禮之用。皇帝都認爲對。

皇帝將恢復郕王的王位和封號，下發朝廷商議。商輅極力説郕王對社稷有功，王位和封號應該恢復，皇帝的主意於是决定下來。皇帝在宫殿北面修建玉皇閣，命令宦官經辦，用於禮儀與郊祭，商輅等人争辯取消了此事。由水氣而生的災禍出現，上奏消除災禍的八件事，爲番僧國師法王，不要濫賜印章；四方日常的貢奉之外，不要接受玩賞的物品；允許衆臣直言進諫；分别派遣刑部使者審察囚犯案卷，减少冤假錯案；停止不急需的修建項目；充實三邊軍隊的儲備；守衛沿邊的關隘；設置雲南巡撫。皇帝下發贊揚嘉獎的詔書獎勵他，采納了他的意見。

中官汪直監督西廠時，多次造成大案。商輅率領同僚分條列出汪直的十一條罪狀，説："陛下委托汪直聽訟斷獄，汪直又把像韋瑛這類小人當作耳目。都自稱奉密旨，可以專斷刑殺，擅自作威作福，殘害虐待好人。陛下如果認爲揭發壞事禁止擾亂，按法律不得不如此，那麽在前幾年，爲何安定無事。况且曹欽的變亂，是由逯杲打探事情激發而成，可以作爲鑒戒。自從汪直掌權，士大夫不安心於他們的職守，商人不安心於經商，老百姓不安心於生産，如不趕快除去，天下安危就不可知了。"皇帝生氣地説："任用一個太監，怎麽竟危及到天下，是誰主使的這個奏章？"命太監懷恩傳旨，責備十分嚴厲。商輅嚴肅地説："朝廷大臣無大小之分，有罪都請下旨逮捕追問。汪直擅自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邊城的要害，守備片刻不能缺，汪直一天拘捕數人。南京是祖宗的根本之地，留守大臣遭汪直擅自收捕。各位近臣侍奉在皇帝左右，汪直動輒更换。汪直不除去，天下怎能没有危險？"萬安、劉珝、劉吉也一起對答，依據大義，慷慨激昂，懷恩等人屈服。商輅看着同僚道謝説："諸公都爲國家這樣做，我又擔心什麽呢。"正值九卿項忠等人也彈劾汪直，於是當日就罷免汪直在西廠的職務。汪直雖然不管理西廠事務，還是像原來那樣受到寵幸。他誣陷商輅曾收受指揮楊

功，請復西廠，輅遂力求去。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輅既去，士大夫益俯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

賄的賄賂，想解脱自己的罪行。商輅自己并不甘心，而御史戴縉又頌揚汪直的功勞，請求恢復他在西廠的職務，商輅於是竭力請求辭職。皇帝下詔加官少保，賜命用驛車送他回去。商輅離開以後，士大夫更加俯首事奉汪直，没有敢與他對抗的人了。

錢溥嘗以不遷官，作《秃婦傳》以譏輅。高瑶請復景帝位號，黎淳疏駁，極詆輅。輅皆不爲較，待之如平時。萬貴妃重輅名，出父像，屬爲贊，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妃意。輅曰："非上命，不敢承也。"貴妃不悦，輅終不顧。其和而有執如此。

錢溥曾經因未能升遷官職，作《秃婦傳》來譏諷商輅。高瑶請求恢復景帝王位稱號，黎淳上疏駁斥，極力詆毁商輅。商輅都不與他們計較，對待他們還是像平常那樣。萬貴妃看重商輅的名望，拿出父親的畫像，囑托他寫贊語，贈送的金錢禮物非常豐厚。商輅竭力推辭，使者告訴他貴妃的意圖。商輅説："不是皇上的命令，不敢接受。"貴妃不高興，商輅最終也不顧及。他的平和而有操守就像這樣。

及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嘆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

到辭去官職後，劉吉去探望他，看見他子孫衆多，感嘆説："我與公同事多年，未曾見公筆下妄殺一人，上天回報公如此豐厚是應該的。"商輅説："衹是不敢讓朝廷妄殺一人罷了。"家居十年去世，時年七十三歲。贈予太傅，謚號文毅。

子良臣，成化初進士，官翰林侍講。

兒子商良臣，成化初年進士，任翰林侍講。

劉定之

劉定之，字主静，永新人。幼有異稟。父授之書，日誦數千言。不令作文，一日偶見所爲《祀竈文》，大異之。舉正統元年會試第一，殿試及第，授編修。

劉定之，字主静，永新人。幼年就有非凡的天資。父親教他讀書，每天誦讀數千言。没讓他作文章，一天偶然見到他寫的《祀竈文》，非常驚異。考取正統元年會試第一名，殿試及第，授予編修。

京城大水，應詔陳十事，言："號令宜出大公，裁以至正，不可苟且數易。公卿侍從，當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畿者，宜漸移之南方。郡縣職以京朝官補，使迭相出入，内外無畸重。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仿唐制，朝臣遷秩，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武臣子孫，教以韜略。守令牧養爲先務，毋徒取幹辦。群臣遭

京城發大水，應詔令陳述十件事，説："頒布號令應該從公正出發，以正道來判斷，不能隨意多次改變。公卿侍從應多次召見，觀察他們的才能心術而決定升降。歸降而散居於京城的人，應該漸漸遷移到南方。郡縣的職位以京城官員作補充，使他們輪番出入，朝廷内外没有偏重。推薦的制度，不應當限制在五品以上。可以仿效唐代的制度，朝廷大臣晋升，推薦一個人接替自己，吏部登記他的名字而選拔任用。武臣的子孫，教他們兵法。地方官員管理百姓是居於第一

喪，乞永罷起復以教孝。僧尼蠹國當嚴絶。富民輸粟授官者，有犯宜追奪。”疏入留中。十三年，弟寅之與鄉人相訐，辭連定之，下獄，得白。秩滿，進侍講。

景帝即位，復上言十事，曰：

自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内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奮於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强，豈可不思自强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略陳所見。

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仿宋吴玠、吴璘三疊陣法，互相倚恃，迭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禄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兀术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於火槍也。

紫荆、居庸二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横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

的任務，不要衹讓他們辦理事情。群臣遇到喪事，請求永遠停止起用復官以倡導孝道。僧尼害國應當嚴厲禁止。有錢人交錢授予官位的，有犯法的應當剥奪官職。”奏疏呈上被留在宫中。十三年，劉定之的弟弟劉寅之與同鄉相互揭發，言詞牽連到劉定之，劉定之被投入監獄，事情得以辯白。任期滿後，進升爲侍講。

景帝即位後，又進言十件事，説：

自古如晉懷帝、愍帝，宋徽宗、欽宗，都由於邊塞被外敵攻破，藩鎮内部潰敗，救援不成功，逐漸招致顛沛流離。没有像今天這樣以廣大的國土，數十萬的軍隊，侍奉太上皇到漠北，把他交給寇賊的。晉、宋遭遇禍害變亂，放棄故土，偏居於一隅，尚且能在衰敗後奮起，以抵禦正囂張的敵人。没有像今天這樣也先乘勝直達都城，憑着軍中衆多武臣，既不能奮力拼搏攻破寇賊，又不能訂立和約迎回太上皇，任憑敵寇自由來去的。國家勢力弱小，雖然不是旦夕能使之强大，豈能不思索自强的方法而全力施行它。愚臣大膽地簡要陳述自己的見解。

近日京軍作戰，衹知道加固壁壘，保持穩重，而不能以奇制勝。以至於前面的軍隊敗退而後面的不救援，左面的軍隊出擊而右面的不協同。臣認爲應仿效宋代吴玠、吴璘的三疊陣法，互相依靠，輪流援救保護。至於騎兵衝擊，必須用刀斧制服它。郭子儀攻破安禄山八萬騎兵，就是派千人手執長刀像墻一樣推進。韓世忠攻破兀术的拐子馬，派五百人手執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脚。這是因爲刀斧揮動便捷，比火槍優越。

紫荆、居庸二關，名義上是關塞，實際上是坦途。現在應該增加兵士，修繕城臺，阻塞小路。陸地上就縱横挖掘壕溝，稱作地網。水中就積蓄泉水增加水的深度，稱作水櫃。或者多種植榆樹柳樹，以制止馬的奔跑，或者多招募地方壯士，以幫助官軍。這

所嘗爲，已有明效。

些都是古代曾經實施過的，已有明顯的效果。

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騶夫，招釁啓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

過去奉命出使的大臣，以差役和馬夫充任，挑起事端，招致戰爭，是因爲任職的人就是如此的緣故。現在應該選擇內心忠誠，對外善於應對，像陸賈、富弼這樣的人，讓他們作爲正使的候選人，纔有望不會因言辭失當使國家受辱。

臣於上皇朝，乞徙漠北降人，知謀短淺，未蒙采納。比乘國釁，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

臣在太上皇朝時，請求遷徙大漠北部的歸降之人，當權的人智謀短淺，没有被采納。到國家發生事端時，就乘機逃回故土，掠奪京城地區的事多次被告知。應該乘大兵聚集時，把他們遷往南方。使他們與中國的兵民相互雜居，以此牽制和改變他們。而且還可以節省俸禄，減少運輸，事情非常有利。

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毋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

天下農民種糧，婦女織布，用來供養士兵。士兵從倉庫得到糧食，從國庫領取衣物，以此來保衛國家。過去士兵從公家那兒領取糧食衣物，而將月錢交入私人手中。於是手不練習刺殺的方法，脚不操練進退的步伐。祇管倒賣貨物經商，掌握技術做工，而以做工經商的收入，補交月錢。老百姓的膏血，士兵的氣力，全變爲金銀讓奸人得利。一旦率領士兵面臨敵人，猶如趕着羊去對抗狼，不敗的次數有多少呢。現在應痛改弊端，全部更新爲簡要精練的制度，將帥沿襲舊習氣的一律處死，不得赦免。像這樣兵威還不振作起來的是不會有的。

守令朘民，猶將帥之剥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贓者舉主與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

地方官剥削老百姓，猶如將帥剥削士兵。應該嚴肅糾正考察，謹慎貶斥升遷。貪污的人，推薦他的人也要受到懲罰，這樣以後貪污的人就少了，推薦的人就審慎了，老百姓安定而國家的根本也堅固了。

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知謀之士，以備將材。庶

古時候賣布殺狗的人，都足以幫助成就帝業。現今的于謙、楊善也不是出自將門。然而將領能知道哪些人有將才，應該讓每個人推舉所瞭解的人，不限於門第。公卿侍從，也讓他們推舉有勇有謀的人，以作爲將

搜羅既廣，禦侮有人。

領的備用人才。希望搜羅廣泛之後，抵禦外侮就有人才了。

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强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他日勳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既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既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

過去漢朝圖謀恢復江山，依靠的是諸葛亮。南宋抵禦金，依靠的是張浚。他們都是忠義素來聞名，功業久已建立。到街亭戰敗，諸葛亮辭去丞相之職。符離之戰未能取勝，張浚解除都督之職。爲什麽會這樣呢？賞罰分明將士就會奮起。昨日德勝門下的戰鬥，没聽説摧毁攻陷强大的敵人，衹是輪番出現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然不足以懲罰，也不足以獎賞，而石亨却由伯爵進升爲侯爵，于謙却由二品升遷爲一品。天下之人没有聽説他們的功勞，衹見到對他們的獎賞，難道不會使忠臣義士的心懈怠嗎？可以命令他們仍然維持舊的等級，不要升上新的等級，以後功勛卓著了而加封爵位給予賞賜，也不爲晚。那種給與之後就不忍心取消的作法，是姑息的政策；升遷以後就不肯下降的人，是有患得患失之心。上不實行姑息的政策，下不懷有患得患失的心，那麽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了。

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内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决機務。政事早朝未决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册，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

過去御史建議，想讓大臣進入内閣議政，奏疏被擱置没有實行。國君應當總攬大權，親自决斷機要事務。政事在早朝没有解决的，白天御臨便殿，讓大臣上奏。言官考察他們的邪正從而糾正彈劾他們，史官直言寫入史册，以表明懲戒和鼓勵。這是前代的舊事，祖宗已形成的法規，希望陛下遵照執行。如果僅僅是封章上奏，將宫中的聖旨向外傳達，恐怕會偏聽獨斷，導致産生違法亂紀的事，想治理成功就難了。

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爲言，即《中庸》所謂知仁勇也。知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既知

國君的品德，願它光明像日月一樣以看清曲直，仁慈像天地一樣以使衆生得到蔭庇，勇猛像雷霆一樣以聚積權力。因此司馬光告誡君主，是説了仁明武幾個字，也就是《中庸》所説的知仁勇。知仁勇不是學習而能做到的嗎？經典没有比《尚書》、《春秋》更重要的，史書没有比《通鑑綱目》更純正的。陛下應留心閲讀。對於君主來説，既知

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内臣也，既知有吕强、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知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嚮者儒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過之，其不至於冥行顛仆者幾何？

道夏禹、商湯、文王、武王興盛的原因，又知道夏桀、紂王、幽王、厲王被取代的原因，而趨利避害就清楚了。對於駕馭内臣來説，既知道有吕强、張承業這樣的忠臣，又知道有仇士良、陳弘志這樣的惡人；對於駕馭朝廷大臣來説，既知道有蕭何、曹參、房玄齡、杜如晦的賢良，又知道有李林甫、楊國忠的奸詐，而任用捨棄就恰當了。像這樣對於知道仁勇的品德，難道不是大有幫助嗎。如果衹是像以前儒臣進講時，衹頌揚講述他們好的一面，忌諱迴避他們壞的一面，這就像擔心道路上有陷阱，而閉着眼睛行走一樣，那在黑暗中行走而不摔倒的人有多少呢？

今天下雖遭大創，尚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强，仇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爲此。

書奏，帝優詔答之。

如今天下雖然遭受大的挫折，仍像金甌没有缺口一樣。果真能依照聖學使它在治國中得到體現，臣看到國勢可以强大，國仇國耻可以洗雪，兄弟的恩情可以保全，祖宗的制度可以恢復，又畏懼什麽而不這樣做呢。

奏疏上呈皇帝，皇帝以褒美嘉獎的詔書答覆他。

三年，遷洗馬。也先使者乞遣報使，帝堅不許。定之疏引故事以請，帝下廷議，竟不果遣。久之，遷右庶子。天順改元，調通政司左參議，仍兼侍講，尋進翰林學士。憲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

三年，升遷爲洗馬。也先的使者請求派遣回報的使臣，皇帝堅決不答應。劉定之上疏引用舊事請求，皇帝下發朝廷商議，最終没有派遣。很久以後，升遷爲右庶子。天順元年，調任通政司左參議，仍兼任侍講，不久進升爲翰林學士。憲宗即位後，進升爲太常少卿，兼任侍讀學士，在御前講席值班。

成化二年十二月，以本官入直文淵閣，進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江西、湖廣災，有司方徵民賦。定之言國儲充積，倉庾至不能容，而此張口待哺之氓，乃責其租課，非聖主恤下意。帝感其言，即命停徵。四年，進禮部左侍郎。萬貴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未兆。郕王女及笄未下嫁。定之因久旱，并論及之。且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不下。五

成化二年十二月，以本官入文淵閣值勤，進升爲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江西、湖廣發生災害，有關官員正在徵收老百姓的賦税。劉定之説國家儲備充實，倉庫已滿得不能再裝，而這些張口待哺的老百姓，却要求他們交賦税，這不是聖主體恤老百姓的本意。皇帝被他的話感動，立即下令停止徵收。四年，進升爲禮部左侍郎。萬貴妃受到特别的寵愛，皇后很少能見到皇帝，皇儲還没有徵兆。郕王的女兒已成年還未出嫁。劉定之因長久乾旱，一并論及到這些事。并且請求御前講席兼講太祖御製的各種書，斥責異端邪

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内使却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絶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有質宋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敏博。

贊曰：英宗之復辟也，當師旅饑饉之餘，民氣未復，權奸内訌，柱石傾移，朝野多故，時事亦孔棘矣。李賢以一身搘拄其間，沛然若有餘。奬厲人材，振飭綱紀。迨憲、孝之世，名臣相望，猶多賢所識拔。偉哉宰相才也。彭時、商輅侃侃守義，盡忠獻納，粹然一出於正。其於慈懿典禮，非所謂善成君德者歟。輅科名與宋王曾、宋庠埒，德望亦無愧焉。吕原、岳正、劉定之雖相業未優，而原之行誼，正之氣概，定之之建白，咸有可稱，故以時次，并列於篇。

教，不讓它們危害政事，消耗財物。皇帝將他的奏疏留在宫中不下發。五年，死在任上。贈予禮部尚書，謚號文安。

劉定之謙虚恭敬、樸實正直，以文才聞名一時。曾經有聖旨命他作元宵詩，内使退後站着等待。劉定之靠着桌子，鋪開紙張，立即寫成七言絶句一百首。又曾經一天起草九份詔書，筆不停地寫。有人問他宋人的名字，他就列出所問的人的世次，像譜系一樣，人們佩服他的敏捷和博學。

贊曰：英宗復辟時，正值軍隊飢餓之後，民氣還没有恢復，當權的奸臣内訌，國家的棟梁傾斜偏移，朝野多變故，時事也很棘手。李賢一人支撑其間，氣勢充沛，游刃有餘。奬勵人才，整頓綱紀。到憲宗、孝宗之世，名臣相接，也多是李賢所賞識提拔的。偉大啊，真是作宰相的人才。彭時、商輅從容不迫地堅守道義，用盡忠心，進獻忠言，純粹全出於正義。他們對於慈懿的典禮，不是人們所説的善於成全君主的大德嗎。商輅的科舉名次與宋代王曾、宋庠相等，品德聲望也不比他們遜色。吕原、岳正、劉定之雖然功業不很優秀，而吕原的品行，岳正的氣概，劉定之的建議，都有值得稱贊之處，因此按時間編次，一并列入篇中。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五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８８
加密地址＝
页数＝３４５０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２／０５／！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２／０５／！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３４５０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２９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５－４　／　Ｋ２０４．１／Ｚ２５１
【原书定价】　１４００．００（全十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明代　纪传体　明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五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